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七

[illegible]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七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桐華閣文集十二卷……清　杜貴墀撰　郋園　一
澤雅堂文集八卷……清　施補華著　湖州　一一七
大衍集一卷附約仙遺稿一卷……清　胡　賁撰　四明　二二三
強夢圃太守上當事三書一卷……清　強望泰撰　藕香　二五三
王文敏公遺集八卷……清　王懿榮著　求恕齋　二六一
葭洲書屋遺稿一卷……清　劉安瀾撰　吳興　三六五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二卷……清　邵樹忠撰　沔陽　三八七
天隱堂文錄二卷……清　凌　霞撰　吳興　四一三
冶遊賦一卷……清　陳寅生撰　香豔　四三五
遜齋文集十二卷補遺一卷……清　吳承志纂　求恕齋　四三九
陔餘雜著一卷……清　陸春官撰　金陵叢書　六六一
趙忠愍公景忠集一卷……清　張　漢　清　傅爲詝　輯　雲南　六七七
琴譜序一卷……清　王　錦撰　香豔　六九九
陳定生先生遺書二卷……清　陳貞慧撰　常州先哲　七〇三
　山陽錄一卷……七〇五
　書事七則一卷……七一一

七夕夜遊記一卷……清　沈逢吉撰　香豔　七一七
恨塚銘一卷……清　陸伯周撰　香豔　七二一
勺軒文鈔三卷……清　章廷華著　陶社　七三一

~~2258~~/05
TW112.1.5

桐華閣文集

門人曹篤光謹書

桐華閣文集目錄

巴陵杜貴墀仲丹

第一卷
爲譚巡撫請崇實學疏
爲胡京卿應　詔陳言疏
第二卷
平王東遷論
廉藺優劣論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論
魯子敬論

聽民控官論
籌費救生論
常平倉義倉社倉論
壻再娶婦不得爲吾女說
扶覘說
第三卷
時事私議
疏通江漢水利議
禁種罌粟花議
歸黃貞姑喪主議

第四卷
黃鵠磯分韻作胡文忠公生日詩敘
郢中酬唱集敘
平平言敘
下平言後敘
畫堤賸稿敘
爲曾威毅伯題胡文忠公遺集敘
桑蠶提要敘
爲人題重栞折獄龜鑑敘
爲陸學使題湘水校經堂二集敘

善化李氏支譜敘
嘉禾雷氏族譜敘
湘潭段氏族譜敘
第五卷
自省錄敘
貽經堂集敘
大清律鈔敘
濂學編敘
爲吳侍郎題湘雅扶輪集敘
湘輶叢刻敘

憩園詩敘
典禮質疑自敘
漢律輯證自敘
漢陽雅集圖跋後
耒陽紀事跋

第六卷

寄謝偶樵書
與余鳳笙書
爲人復張濂卿中書書
復再從祖赤林先生書一

復再從祖赤林先生書二
上曾威毅伯書
再上曾威毅伯書
與賀展如書
致彭濟丈書
致孫樹人觀察書
致楊亘棫大令書
致秦介臣孝廉書
致方柳丈太守書
致方午樵從祖姑丈書

第七卷

上左侯相書
致李芋生刺史書
爲人上孫琴西方伯書
爲人致周蔭堂茂才書
爲人上王侍郎書
致倪豹岑觀察書
致張儷軒書
上吳南屏先生書
致龔智軒司馬書

復曾伯預書
光緒十四年言事書

第八卷

送張海晴敘
送佛海上人敘
送倪豹岑太守升任河南巡道敘
贈謝君定侯敘
俞伯鈞同年入都贈言
周笠西先生八十壽敘
岳州教授劉霞軒先生壽敘

爲孫編修壽李樠堂方伯五十生日敘
涂春山七十壽敘
趙荊湖老人六十壽敘
李太夫人八十壽敘
錢灼庭六十壽敘
李茂才母盧孺人七十壽言
岳州府英太守五十壽言
劉母六旬徵詩啟
二品頂戴江蘇補用道劉公暨夫人王氏八十事略

第九卷

歐陽君培卿家傳
劉武烈公家傳（弟騰鶴附）
任寅台府君家傳
江夏劉節婦傳
許文盛家傳
優貢生黃仲輔傳
誥授奉政大夫江君饗堂立石文
前署山西按察使河東道黃公神道碑
誥封中憲大夫馮君墓表
誥授中憲大夫郭府君墓表
安化縣學訓導任先生墓表
巴陵縣學生趙君墓表
歐陽翁蔭堂墓表

第十卷

處士黃君默初墓誌銘
縣學生方君彝叔墓誌銘
前山西布政使方公墓誌銘（並敘）
何母方太淑人墓誌銘
方淸池墓誌銘

州學生洪雲舫妻何孺人墓誌銘

第十一卷

記巴陵劉匪事
記湖北捕匪事
書牛報讐事
書香兒死烈事
書益陽曹君遺事
訟過齋記
春谿草廬圖記
南海陳蔭田萬卷樓記

爲方大守重濬襄水故道記
爲方太守重濬襄水故道後記
荆南船閘記
武昌府下沙洑捕蝗記
爲方大守宜城縣賓興館記
簃園記

弟十二卷

擬孫楚反金人銘
爲鄂官吏附祀□公三忠祠文
爲鄂官吏祭三忠祠文

爲鄂官吏祭胡文忠公新祠文
祭劉先生文
祭何郎文
祭亡室劉孺人文
祭先從祖祖父劉氏妾文

桐華閣文集十二卷巴陵杜先生貴墀著先生既没之四年其孫耀珪愼初大懼先集放失裒錄遺草之僅存者授湘潭劉肇隅廉生排次讐校劉君篤守師說不敢苟有去取而過以屬湘陰郭焯瑩爲之要刪凡所攷定雜文一百二十篇謹爲敘錄自微言絕諸子始各以其說爭鳴諸子家法亡而文集以盛文集者諸子之遺也循其言以求其趣歸文之流別豈能有異於諸子者哉然而爲之而工者言人人殊及究其所深造自得卓然成其家言者蓋寡託於道者麗焉而失所宗主修於辭者楊焉而不切乎用於是文家者流不歸諸雜則歸諸小說名法之術從横之學道墨之旨蘄能差有合焉難矣而儒者務通天人之微於文辭之末殆有所不屑屑也湖南文章莫盛於曾文正公吳柈湖先生文正於文近狂而吳先生近狷可謂極一時之勝已要之不離雜家者近是當是時號稱儒者若唐確愼公羅忠節公其

言或不能以與曾吳爭工先生生柈湖之鄉文章義法講之已夙而學行與唐羅相頡頏兼明於攷據又有以軼出文正上豈非所謂絕人而可貴者耶自以儒術倡導學人粹然大純道以寖昌頃歲已來學人持論稍稍與先生牴牾聞先生之言適大詫見謂迂怪先生遂悲憤以死夫文家之言詭於衆與媚於俗其失維均媚俗者立言必鄙詭衆者立言必倍其流之敝且將不可勝原也先生之學原本禮經諸所論撰雖與時刺謬百世之下何渠無知其因時設論固非苟焉者於是論次先生文凡其持身涉世之大與其精神意趣之存文格稍

近皆過而存之蓋有取義至狹而得因以明乎文字之體要措語若漫不經意而可藉以究知其志事之本末者矣所自爲說百三篇而代人之作十又七篇往先生敘畫墁賸稿嘗發明斯義故今竝以附著集中若稱情立言事無足資勸戒義無所待發揮亦過而廢焉明乎先生儒家者言未宜與文士較字句之工也雖然攻義理之學而辭不失之腐弱治攷據之學而辭不失之破碎若先生者世豈多有哉世豈多有哉旃蒙大荒落光緒三十一年夏五月丁丑

桐華閣文集一

爲譚巡撫請崇實學疏

奏爲崇實學以正人心以爲圖治之本原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國家之治亂安危視乎人才人才之盛衰消長由於教化教化興廢之會人心死生之關也今天下競言變法矣變法者變中法以從西法夫西法所尚者藝此特工技之學耳周公作指南諸葛武侯作木牛流馬不聞其用此治周治蜀且以臣考之自同治以來從事西學者三十餘年若幼童之出洋若同文館之設京師若各直省之機器製造及五金鑛產卒未能盡秦西之長費帑藏巨款刱造船礮試之戰陳而卒歸委棄者豈智力之不逮人心日錮蔽於私慾國家之成敗得失漠焉無動於中第因以爲利而不究其實之過也臣愚以爲變中國之法必先治中國之心治中國之心必仍敎以中國之學中國之學者何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修此五者然後能革其好利之心爲好義之心好義之心旣篤激焉而發揚蹈厲斯捍艱犯難之才因以出焉　聖祖仁皇帝論兵深取孟子孟子戒時君何必曰利謂修其孝悌忠信可使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梃不足以當堅甲利兵而孝悌忠信足以勝之孟子豈將驅此孝悌忠信者血肉之軀糜碎於堅甲利兵僥倖一試哉蓋人和旣得斯天時地利可相輔爲功爾險莫甚於江河猛莫甚於虎豹而古今孝子有拯親於江濤奪親於虎口者彼豈嘗習爲暴虎馮河積其愛親之忱迫於痛親之厄故能忘其險猛而志得申也親上死長何以異此孟子設在今日値彼敵船堅礮利度亦惟以告梁惠王者制之他無善策也方今藩蘺盡撤盟誓屢渝此國倡謀彼國潛和一國得志各國效尤旣無力以制夷復無術以使夷自制夷兵餉絀而强無由强利權失而富無

從富此時此勢保　國祚之綿長惟恃人心之固結欲人心之固結惟賴學術之昌明有司以是爲薦舉師儒以是爲化導秉彝攸好鼓舞易神可以爲善之才旣日積而日充日推而日廣於是由本以逮末卽藝以見道兼肄及今人所謂西學類皆實事求是庶藉收爪牙指臂之資而無或蕩心於奇技淫巧役志於階進梯榮以至逐臭附羶甚且甘爲鬼奴忍爲漢奸而不顧俾　國家培養而造就者反用以自害斯則才之出於正學不以利己而以利國視彼偏重西法得失較然無俟再計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自古未有人心不正而可維國勢

亦未有學術不正而可維人心者臣管見所及請爲我
皇上敬謹陳之一 請開經筵以助成　聖德
也往者　聖祖仁皇帝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
雖在三藩用兵不爲少輟嘗諭學士傅達禮曰日講關
係重大雖當此多事之時不妨乘閒進講於軍事無誤
工夫不間則裨益身心良非淺鮮　穆宗毅皇帝
當粵逆捻匪未平軍興日久　諭派翰林十數員
將四書五經切要之言衍爲講義　命南書房上
書房諸臣采擇前史事蹟纂輯成書每日進講今事變
繁興有十倍於三藩粵逆者殷憂啟　聖多難興邦

當敵國外患之時尤　聖主自彊之日臣愚謂宜大
開經筵命廷臣亟舉賢明講讀之臣不必專用翰詹凡
內外臣工山林隱逸訪知德行純粹經術湛深明練古
今通達大體者俾專啟沃逐日以經史進講切究乎古
帝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及亂可使治危可使安之要
存理遏欲身體力行以兢兢業業之衷邀赫赫明明之
眷敬勝者吉得道者昌而風聲所樹天下咸曉然於敦
崇正學不務虛文必有經明行修豪傑不世出之士應
運景從而　皇上不息之明无疆之健建極於上以
作興之戰勝　朝廷鞏固金湯戡定之武功行且上媲

聖祖　穆宗是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
一國子監宜先整飭也古者天子出征必入學以定兵
謀我　朝平定沙漠以迄平定兩金川皆勒石太學以
告成功　聖祖御製碑文謂古者文事武事爲一
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閒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
聖謨洋洋與孔子我戰則克蓋得其道之言互相發
明然則解辟廱爲明之以法和之以道釋成均爲成其
虧均其過不及者尚未盡太學育德以育才之效也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初卽命監臣倣胡瑗經義治
事齋法分課諸生時復　切諭以躬行實踐聖賢

爲己之學爲策勵臣謹繹　聖訓義莫大於忠君
事莫重於報國聖賢躬行此實踐踐此傳經壁始先
賢卜氏其所謂學乃在賢賢事君事親交友蓋必本此
以擴充之斯所得於攷據講求者高下淺深涓滴皆可
效於君父否則科條雖繁涉獵雖博祗滋浮僞罔裨家
國茲之居游太學者追惟自　世祖定鼎
列聖相承廣學舍厚歲需詳規制以資誦讀講習有加
無已之　深恩目擊近今强鄰異族逼處搆釁反
覆萬端　廟堂日不暇給宵衣旰食之焦慮諒無不激
發天良憤欲寢戈枕干以衝讎人之胸應請　敕下

監宮恪遵　高宗成憲乘機利導充其忠愛之忱
擴其聰明之用而歸諸切要之圖算學則仍照乾隆三
年定例專立一門無論舉貢生童或世業子弟聽其入
學肄習月給膏火功程中線面體三部各限一年通曉
七政共限二年每季小試歲終大試至祭酒司業似宜
量爲變通不拘資格用海內賢士有經術明大誼者久
於其任復　敕督撫學政選擇各省潔行績學之士
入監肄業如有成效擢以不次數考問以盡其才凡部
院需人督撫請揀於茲取之其不樂仕進者請　寵異
以京銜令分敎各省則各省黨庠術序靡不蒸然嚮風
皇上復以時臨雍視學恭覽勒石　天章穆然
於　祖　宗之鴻功駿烈思所以纘承而賡
續之四方圜橋觀聽感發興起必益集奔奏先後之才
區區東魯泮宮匪怒伊敎尚能得于征之多士獻功之
虎臣以京師太學之大敎育有方而謂古今人不相及
無是理也一各書院請釐定章程也書院之設所以導
進人材廣學校所不逮　高宗乾隆元年曾諭令
倣朱子白鹿洞規條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心倣分年
讀書之法予之程課使貫通乎經史又允部臣議覆書
院敎長令督撫學臣悉心采訪不荊本省鄰省亦不論

已仕未仕但擇品行方正學問淵博素爲士林所推重
之者以禮相延迄今　謨訓昭垂餼羊虛設或遂
議裁議減徒眩於新法標以西學之名而不知昌明正
學以爲變通將拔本塞源必舉中國孔子之敎數千年
聖賢遞傳之道一舉而盡棄之且復招類引朋明目張
膽痛詆中法之不如西法夫亦思此中國之法主持於
上者誰乎君子居國不非其大夫乃敢昌言無忌鼓天
下浮薄之衆相率鄙夷中國以上及其君父流毒稔禍
恐將有不忍言者臣伏思制藝課士　國家立法本意
蓋在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以蘄至聖賢之徒歷久
而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　高宗乾
隆五年之諭已洞悉其弊爲太學諸生親切言之然卒
不以此故改法者以爲學者不知爲己卽變爲經義治
事亦第糟粕陳言浮僞與時文等也然則今日救弊之
法不在紛更而在務實擬請　敕下各直省督撫學
臣力矯書院積習恪遵　仁宗睿皇帝嘉慶三年
上諭以明倫爲本喩義爲先就現在所有書院妙簡師
儒申明約束經義則博之以　欽定七經而約之
以四子期於致用治事則博之四史與文獻通考方輿
紀要而約之以通鑑綱目及五禮通考手抄口誦務期

確有心得可見施行至一切西學現今風會所趨捷徑斯在赴者如衆水歸壑正無俟張皇其事過爲矜重以助羣囂但可倣乾隆三年太學之例或卽附本院中聽其肄習資以膏火升擇尤咨送總理衙門考試以備錄用夫天下由國而積國又由鄉而積今之書院卽古之鄉校誠使鄉校之士能以正學倡導其比閭族黨由是而國而天下析之爲鄉而各有正士之率父誡兄勉經正民興異教將坐失其權卽潛伏之姦宄亦有所憚而不敢發自强之本計蓋無先於此者效與不效則在行之力與不力耳一 朝臣宜令講求實學人習一經也道光中葉以還凡翰詹閣部事之優隆者莫如兩書房及軍機處行走而保薦但取工於小楷御史諫官也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亦專取小楷試帖此等微技在國家重熙累洽優游泮奐之時不妨作賞花釣魚之玩若値需賢孔亟猶復舍其大而取其細玩物喪志致遠恐泥甚非所以慎重 國事淬勵人才臣愚以爲大考試差御史軍機中書學政等試可一切停罷令諸臣各習一經分用其力於吏戶禮兵刑工以通知時務諸臣既不復苦聲律之末諳書法之不善得專心於本業然後長於某事者任以某部勿以一人之身更去迭來而

偏責以六官所能久任而考其成升遷亦不出本部所學卽所用所用卽所學不特庶務殷繁無憂叢脞而古訓有獲典常作師施命誥於四方亦足悚遠人觀聽而逆折其欺玩之萌至庶常入院伊始尤宜端厥初基徐乾學教習條約謂古人有志在德行道藝而卒止於富貴利達未有志在富貴利達而進於德行道藝者又云敬肆爲人品聖狂之分勤惰爲學問進退之介亦可謂知言善誨臣竊意今日教習之法欽遵 穆宗同治元年上諭課以實學治經治史治事及濂洛闗閩等書辨別義利期於精研力踐外似宜兼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體要而附以文獻通考 皇朝通考諸書散館之日各課試所專習有兼通者亦合自著所長而大破小楷試帖之纖陋以期副 世宗憲皇帝翰林必人品端方學問醇粹之 諭而爲我皇上預儲公輔經文緯武以保丕丕基於億萬年豈不懿歟一 禁煙以正俗也鴉片產自印度而西人無吸食者蓋由用法嚴而人知自愛今天下競言西學幾欲盡棄其學而學之獨西人之禁煙則不相師法不知此禁不嚴日甚一日耗財戕生長姦導亂雖有良法美意不可得而治也頃據部咨議覆黑龍江副都統景祺奏請

專設舖稅藥另摺內奏稱紬繹原奏亦以此等藥物爲害無窮猶是藉征爲禁雖多取而不爲虐臣愚竊謂旣可藉征爲禁卽不妨征禁並行征以收微利於目前禁以垂大利於永久似亦計之各得而不相悖者溯查咸豐中煙禁之弛僅及民商而官紳不與今請仍申明官紳舊禁　敕在京各部院堂官在外各將軍督撫幷各省學政官則無論滿漢文武實缺候補人員凡吸煙者除年逾五十不計外俱合同籍戒煙不戒者不復敘用士子則凡吸煙者童生不准進學諸生不准鄉試及補廩報優舉人不准會試阻其登進旣警以惡之當屏行參斥復予以悔之可追庶幾愧恥漸萌振作可望夫官紳多讀書明理之人以飭紀敦倫爲事際此疆圉孔棘君父憂勤揆以每飯不忘之義卽尋常飲食宴樂尙有難安豈復忍坐躭燕逸戀此沈迷今奉　諭旨明禁益懍利害之切身諒必幡然而變計復　飭所在爲廣製戒煙方藥隨地分散又責成各省士紳自爲禁制善爲勸導士紳端表率於先民商樂觀感於後不出數年少一吸食之家卽　國家多一富戶少一吸食之人卽　國家多一壯丁人心由迷而覺悟人才亦由怠而奮興此世運之轉移如蒙　皇上允行諸臣諒

無敢忽視也以上各條或酌量舊章或挽回風氣臣非敢膠執成見惟以今日强敵環伺徒倣行西法而不務本原以致奸蠹叢生變而加厲惟無學故人心壞人才亦因之以壞而無才之患更甚無財悚念時艱竊深憂懼伏祈　皇上敬　天法　祖明目達聰開言路而通下情厚民生以培　國脈自　朝廷及百執事貞白一心嘗膽臥薪艱難共濟則割地賠費之恥計期可雪宋臣蘇軾謂國家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根本之言誠爲深切而臣所慮則尤在不善求富而貧者愈貧不善求强而弱者愈弱也　皇上果日新聖德正一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訓諭樞臣明其政刑　敕下部臣疆臣盡其才力以安民察吏內修外攘通爲一事民心於變則天心亦轉不言西學而富强之源自裕夫求人者制於人求己者操之己正人心而明學術此自强之道反其本而求諸己者也詩曰自求多福書曰自貽哲命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在　聖衷之內斷而已謹恭摺上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此疏戊戌在鄂撫幕中擬作實未上也（門人蘇輿識）

爲胡京卿應　詔陳言疏

奏爲遵　諭陳言仰祈　聖鑒事竊（臣）一介草茅伏居僻陋叨蒙　皇太后　皇上垂念故湖北巡撫（先臣）胡林翼咸豐朝宣力危疆頗資戡定爰及苗裔渥被　鴻慈光緒二十五年□月（臣）遵　旨赴京由□□（臣）帶領引　見仰荷　天顏温霽垂詢諄切隆天重地郎家人父子無以復加　恩予五品京堂旋　授今職本年□月□日　召見伏承温語移時并　諭以汝係名臣之後於時事如有見

聞不妨據實陳奏（臣）跪聆之下感激涕零稍有天良何忍自外生成不思圖報萬一但（微臣）質愚學陋驟邀簡拔天下國家之大計未能悉心講求不敢以虛浮無據之辭冒瀆　宸聰再四思惟勉就湖南糧儲道（臣）但湘良所刊（先臣）胡林翼政書撮其語之關繫今事者約爲六條敢爲我　皇太后　皇上敬謹陳之一端政本以正人心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則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其禍甚於盜賊强敵而欲化不正以歸於正則責在爲政之人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同治元年　穆宗毅皇帝

聖訓云貴州士習不端前有舉人主謀倡亂近復有景其全投賊之事足見歷任地方官平日不善化導以致風俗人心日見澆漓實堪痛恨（先臣）林翼嘗言州縣有催科而無撫字不可謂稱職能聽訟而不能挽回人心風俗不可謂循良（臣）觀後漢書載卓茂爲密令人納其訓魯恭爲中牟令訟者輟耕相讓在東京而尚爾豈聖代之獨殊無如俗吏所務惟在刀筆筐篋視吾民之棄禮義廉恥習爲固然毫不以動其念慮甚者且放辟邪侈以倡導之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如此而望人心之正是猶本實已撥而冀枝葉之榮父兄不先而責子

弟之謹烏可得哉（臣）愚以爲宜　飭各直省督撫整躬率屬累遞以至州縣常相訓勉知不廉無恥之非正則以己之廉正民之不廉以己之恥正民之無恥知無禮不義之非正則以己之禮正民之無禮以己之義正民之不義實力奉行至誠感動而復勤勤懇懇於造士劭農唯正業之是務兢兢業業於明罰敕法扶正氣以常伸其未盡洗心革面而仍狃於故習者卽尚存十之一二當亦懾伏於正人之多而不敢動矣　穆宗毅皇帝謂吏治與軍務相爲維繫如果守令得人則民氣自靖盜賊不與恭繹　聖訓蓋尤爲今之要務云一

崇實學以端士習也三代之學以明人倫蓋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兩漢而後取士之法屢更學亦因而遞異其弊大抵舍本而趨末去實而就華迄夫我朝聖聖相承諄諄以務本崇實訓飭多士同治元年穆宗毅皇帝聖訓云我朝崇儒重道正學昌明士子循誦傳習咸知宗尚程朱以闡聖教惟沿習既久或徒騖道學之虛名而於天理民彝之實際未能研求勢且誤入歧途於風俗人心大有關繫臣恭誦之餘竊意聖炳幾先前此戊戌之變似蚤歸睿鑒之中蓋必致力於天理民彝之實際而後可謂之學舍此不務詞章而浮記問而雜心性而虛事功而囂皆士習所由衰世風所由下也本年舉行萬壽恩科欽奉諭旨預飭各直省疆吏考官於釐正文體之中寓法祖尊聖之義凡有血氣諒無不同心易慮革薄從忠而臣愚鰓鰓過計竊恐上以實求仍不免於下以名應蓋時藝取士其中非無敦本重實之儒然其得也以時藝歆慕而交稱之者不復舉其素行但曰彼今之榮從時藝來也從清眞雅正之時藝來也則亦勉學爲清眞雅正之時藝而已士之學止此上之得士亦止此恐終無以仰副作人之盛意

溯查咸豐九年先臣林翼湖北巡撫任內上薦興國州處士萬斛泉奏稱當茲力挽頽風得才士百不如得醇士一卹乞天恩給予國子監學正銜庶幾觀感奮興頑廉懦立共率由於仁義道德之域得旨兪允迄今四十餘年彼州人士猶相與稱道不衰臣愚竊願切諭各直省督撫訪求安貧樂道砥礪廉隅爲鄉里所矜式如萬斛泉其人者無論有無科目縷陳實行奏請從優獎勵俾遠近聞風以爲敦本崇實如某某卒不至淹沒巖阿且更榮於科目彼趨末就華者烏能有是風行草偃默化潛移士習之端有不待官師之督責者其事似迂而收效甚遠且速惟聖裁留意天下幸甚一崇節儉以厚風俗也湖南素安僻陋不逐譁囂自中興諸帥除三五名臣外晝錦夸榮及時行樂濫觴莫挽馴至澆漓而前此官斯土者亦附會豐亨豫大之說自託於伴奐優游而不知乃爲鴆毒恭溯嘉慶年間仁宗睿皇帝聖訓云各路軍營以正項錢糧供娛樂之費試令清夜捫心天良何在道光十年時海寓清晏宣宗成皇帝聞盛京將軍奕顥演戲宴會切降諭旨責以自蹈繁華豈能勝將軍都統之任今何時乎雖曰烽燧無警而百姓大率窘匱以覩

咸豐間髮捻交訌先臣林翼所謂百錢一錢皆當愛惜見之痛心思之淚下之時相去無幾　朝廷方宵旰於上簪纓乃般樂於下既了無同休共戚之慨安望有親上死長之日臣愚竊謂應請　飭下各直省督撫監司國奢示儉本身作則戒諭各府廳州縣紳耆表率一方刻刻以杜甫每飯不忘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詩句為念損徵逐嬉游之費以任恤睦婣則鄉鄰誼等同室變躭聲戀色之心以忠君愛國則公憤義切私讐蓋浮則未有不薄而樸則未有不厚者理勢然也至奇服淫技月異日新實人心之大蠹本王制所必誅懸之厲禁直視為猛獸洪水急與驅抑庶幾永絕妖孽無玷昇平一廣造就以飭吏治也道光之末桂平韋俊倡亂粵西蹂躪幾徧天下揆厥由來因捐監生謬挂登仕郎扁額差役送交詐贓所致劣吏之貽禍燎原滔天可畏如此然吏治之壞由人才之不出今茲任疆寄者欲劾一溺職之吏而應劾者且數倍於此人則劾不勝劾矣欲換一見任之官而新換者或反不逮此人則換無可換矣因而上下苟偷紀綱廢弛譬之疾須治而鮮湯餌之資屋須支而乏棟榱之用醫匠袖手長此安窮夫古人不借才於異代豈今日而獨絀宋臣袁甫疏云

望陛下明詔二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宐盡求賢不倦之意其會於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為賢某人為才某人宐居某職某人宐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愫相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日日得一日之才月月如是則月月得一月之才先臣林翼嘗云人才因求才者之志氣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撫鄂時編列條目徵求事實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奇才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牘薦舉又常與屬吏促膝並坐緩談事理久之而浮僞者其本末立見稍可用者姑志於心以待試用自言此亦披沙揀金之一法然須全副精神隨事貫注方可有準先臣鞠躬盡瘁期仰酬　聖恩高厚惟此汲汲人才之一念眞有如鳥之依木魚之依水不能以須臾忘者臣愚以為今之各直省督撫監司均應以造就人才為第一要義養育之裁成之因其所明開其所蔽專用所長不責所短樹之風聲信賞必罰以作其鼓舞之氣生其嚴憚之心仿宋臣袁甫及先臣遺法行之無倦所得必多臣愚又聞之先臣云聖賢不可必得必以志氣節操為上孔孟之訓注意狂狷狂是氣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長短高下均無不宐臣謂氣節亦或賴培養而成大僚

深居簡出尊貴自矜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屬吏日事揣摩趨奉猶惴惴焉惟恐不得一當是未及任之以事試之以功已先隳其氣節矣以此而言求才欺人語耳又今之馭吏者恆拘成例又喜輕聽人言委員查勘夫例不足以防姦僞而足以困眞才往者康熙朝臣李之芳疏稱例之所在不問賢否但繩以法雖廉能之員一遇細故亦多詿誤以去賢者不可多得來者未必盡賢徒病民而害政將焉用之此言可謂痛切先臣亦嘗欲破格行事自以一身執其咎夫絆騏驥之足以馳千里縶賁獲之手以敵萬人曷若稍寬文法俾得以從容展布徐奏成功子產治鄭孰殺興歌卽墨大夫毀言日至此亦爲吏治而惜人才者所宜深念也至委員查勘宋臣蘇軾謂牧馬者馬瘠則添一人以牧之添一人而馬愈瘠則又非特擾累地方官而已抑臣更有請者宋臣富弼言兇險之徒讀書應試無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權謀密相煽結此輩散在民間實能始禍要在得人而縻之蘇軾云窮其黨而去之不若因其材而用之明臣邱濬亦言紛紛擾擾之徒一無定志所慮者粗知仁義識古今者在平時宜有以收拾之先臣政書中嘗引此三說謂駕馭人材卽以銷弭隱患內蠹不生外侮

自息故用士用民實今日之先務以臣管窺所及似三公之言並有深意存乎其間蓋棄才以資敵國猶齎寇兵而齎盜糧先臣所謂外侮自息意亦指此然則使此輩得所生養授以羈勒而範我馳驅者亦老成謀國之苦衷往者　世祖章皇帝多畜武力絕倫之人亦以消天下之英傑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可否密飭中外大臣陰爲留意伏乞　聖明裁擇一精選練以飭武備也自古選兵必先選將有戰將有謀將有統將有偏將宜別白而豫儲之自將而下有營官有哨官有十長營官不得其人而一營廢哨官不得其人而一哨廢十長不得其人而十人廢先臣林翼謂人知大旗之衝鋒而不知十長之最要蓋大旗舊勇原可臨陣爭先然不能管人管事大旗百人奮勇僅有百人而已十長百人奮勇則其手下各有十人卽十人之中不必人人奮勇必有三五人同進者若十長得人則此軍如牆而進賊豈能當故挑大旗不如挑十長也臣謹案十長且宜精挑則累而上之以至統領不專以勇敢爲長者更不待言矣軍事以人才爲根本人才以志氣爲根本有志氣者可以爲廉正之將廉潔正直則糧餉不欺賞罰不濫可以固結士心然使非勇而兼智不明方

略不知布置不能審勢審幾則雖士心固結而卒歸於敗故非練兵之難而選將之難將良則兵多而勝少亦勝否則少而敗多亦敗而養兵太多糜餉耗國日引月長久且成坐困之勢此尤事所必至者以臣愚見宜專挑多力之人一人可當五人即優之以倍餉尚可減三人之餉一人可當十人即優之以倍餉尚可減八人之餉兵愈精而餉愈足并可辦重祿厚餼以贍士大夫之智識過人者資其謀略亦何憚而不爲此先臣又言操演之法必精刀桿以護鳥鎗刀桿不精則鳥鎗手內顧而無所恃心怯手顫將不及施放而潰臣愚謂今日專

習洋鎗亦未可恃　本朝入關之始前明火器雖多而不能禦其已事也冥昧之見竊欲請　旨飭下統兵大臣通諭各營以明臣戚繼光練兵之法爲根本務令武藝嫻熟氣力旣壯膽力自雄而復輔之以洋操不第襲其皮毛則未與敵交而制敵之法先備勝敵之形已成不龜之藥句踐用以破吳善穿地洞李光弼因以陷敵一技一能皆軍營所當募致而尤須訓以忠孝馴其獷梗使之勇於公鬭而怯私爭不以私計而忘公義上下一心臥薪嘗膽無一日不修攻戰之具無一日敢忘侵侮之恥庶幾城成衆志愈蓄愈盛愈養愈深而大

局可徐挽此時此勢所以延續民命培養　國脈奠億萬年無窮之基者全在付託得人閫以外屬之將軍非延攬英雄知人善任行事適宜而風采可畏愛者未易收藜藿不採折衝千里之效此中機括應如何審之又審慎之又慎　聖明當自有權衡非新進小臣所敢僭及至若團練鄉勇爲寓兵於農之良法而以强今日之瘠土貧民邊界無警則慮患之情輕倉廩常虛則惜財之念重未見其利而先苦其擾勢必阻格不行先臣常言保甲爲團練根本又言團練之弊過不在民而在吏昔子游子賤之作宰首在得人州縣苟師法游賤

有師事兄事之人則未始不可戢奸謀而清內患又言行保甲之法平日責令稽查一旦有警即就碉卡近處呼集守備則費較省而事易辦臣愚竊以爲費省事辦爲今日救時之良策應請　飭下各直省團練官紳因地制宜不特毗連之州縣情形各有不同即本州本縣之中幅員遼闊各鄉各郵之肥瘠富貧亦難强合其力能練勇者自應及時興辦否則但力行保甲雖不言團練而團練之法已寓其中正無事驅迫箝制必使張練勇之名以衛民者病民也抑臣又聞之先臣辦理會匪莫先除盜盜匪多強悍能死之人會匪方借其力會

匪多深險不測之人盜匪必資其計翦其爪牙則會匪亦弱今無論是匪是盜惟有盜案者必殺無赦然祇究其爲盜而不必問其爲會則可以安反側之心而弭無形之禍臣謹案邪教之興隨地皆是會匪蔓延湖南爲最設局緝摽亦有自知悔懼者然蠹根病髓非旦夕所能湔祓又多脅從之氓懦治之或急渠魁必致脫逃且贊鼓其餘黨以爲亂先臣所論似非過慮敢附及之以備

採擇一皐民財以裕邦計也財力之絀至今而極來源則窮山竭澤無可增加去路則日耗月銷不知底止就湖南一省而論司庫每年經收各款名目曰額征地丁曰額征存留曰額征驛站曰額征耗羨曰額征雜款錢糧其地丁一項除照例支解各款外約餘銀三十四五萬餘兩儘數支作兵餉而兵餉每年例撥四十八萬數千餘兩閏年加增銀三萬數千餘兩則地丁三十四五萬之數不敷供支不得不於奏銷案內應存各款改撥而應存各款又各有應支之項入不敷出此其大宗自餘可推而知捉襟肘見長此清平無事尚不免挪移敷衍若值年歲不登萑苻小警呼庚無地設想何堪先臣林翼言戡亂必在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又云今好用言利之人而實無理財之術竭彼盈此有同兒戲

臣謹按竭彼盈此一語揆之今日可謂不幸言中夫自古謀國未有舍本富末富而他圖者竊嘗恭閱欽定四庫全書子部中所收農家一類捃拾甚詳而高宗純皇帝欽定授時通攷分別八門詳考舊章臚陳政典不僅以自生自息聽之閭閻仰見聖明之教民稼穡委曲周詳其時闢土開疆動踰萬里所費不貲而府庫盈溢粟陳貫朽蓋有由來湖南自衡州以上地多瀕山先臣謂山多田少之區其不宜五穀者諭令廣爲樹植使無隙地宜每於聽訟下鄉隨時董勸有游民無職業者重加警飭今現任巡撫臣俞廉三比年興辦蠶桑迭次遴員東下購取浙桑多株分給各府廳州縣散布民間當茲利權外移中國所恃以補苴者紅茶而外絲爲大宗湖南風氣若自此而開於國於民裨益非淺無如民安故習未能踴躍從事僻壤窮鄉尚有不知蠶爲何物者攷之載籍左氏稱衛文公務材訓農詩衛風亦云星言夙駕說於桑田鄭箋釋說爲辭說夫曰訓曰說其口講指畫不憚勤勞可知而近今官場故套無論何等公事近則張示通衢遠則偏頒諭帖稟報上司則虛購近似之情形作爲辦理有成之實據何敢望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乎先臣嘗言

近年官吏若以小學生作八股之勤苦施於政事事無不辦臣愚竊謂上司之課屬吏亦當如蒙師課讀幼童不許一字含糊凡可爲百姓興利除害者均宜設誠致行務期有的確實效垂之永久蠶桑其一端也中庸條舉九經曰日省月試以勸百工先王慎重工政非惟省之試之而且日焉月焉故不作則已作則未有或輟者近時礦務製造等局所在皆有未知成效如何而湖南北之鼓鑄則暫行而遽停大抵因工本不敷銅鉛無出之故然錢文今尚奇絀不得不仍恃此爲挽救無論辦理得法可獲贏餘卽令本息僅足相當而變無用之銅爲有用之錢於　國計民生亦非無濟收買銅器廢銅歷代苦無良法葢因行自官吏易滋煩擾今保甲既已通行若得正紳主持就近收納而官爲明定章程何等銅色配以何等價值先臣謂千錢購器改成而贏數十錢或十錢便爲上利卽僅能鑄成千錢尚是中利鑄成九百八九十錢亦是小利大致既定不拘收數之多少報解之遲速寬其督責量與通融銅主免搜括之擾又省輸貨領價往返守候之煩將不勞而事集惟銅器在貧戶者絶少世家大族習用者難於更改存貯者不忍割棄又或恥以微物受值有礙急公之令名是在官

紳善爲開導或竟以公牘私函督令主辦諒無不奉命唯謹者生財之道大學寔其大綱若財之何自而生因時制宜非臣所能周知惟此農末二端或可備求富之一說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方今百物昂貴日用所需除穀米不計外較釐金設卡口岸通商之前大都三倍其價以一家八口計之每日食用三倍則抵二十四口矣民之窮困不問可知夫　國用不足可取於民民用不足將於何取宋臣彭龜年有言數百萬緡或可以積致人心一散不可復收臣三復此言每爲悚然夫當此貧弱已極非竭力理財無以立國然理焉而善財足供戡亂之資理焉而一不善財又爲釀亂之具倘或外侮未息而內亂復萌恐百計經營所得之財儲以禦外者又將爲靖內而耗矣　國家深仁厚澤斷無此萬一之虞究之民爲邦本司邦計者卽萬分艱難總宜上體　皇太后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主於愛人毋徒任一切權宜割肉充腹而益汲汲於求民之足以培元氣而固丕基則　列祖　列聖在天之靈實式憑焉臣無任惶恐迫切之至以上所陳各條係推衍先臣政書緒餘深慚淺陋別無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桐華閣文集二

平王東遷論

蘇氏子瞻謂平王東遷乃一舉而鬻先人田宅者宜其不能復振愚謂此非探本之論也東周卽周公所卜之洛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平王居成王所欲居未爲大失其失計蓋有十百倍於此者焉夫幽王無道在天下爲棄主在平王則親父也親父見殺於繒夷犬戎此千古人子莫大之痛不能一日苟焉而生者匹夫匹婦於不共戴天之讎尙思穴胷斷脰得而甘心況在天子且亦思吾父所由見殺乎平王而尙有人心者謂宜負罪引慝嘗膽臥薪求得如吉甫方叔之臣興師六月破斧三年則前雖未能爲申生之恭後尙得爲夫差之報或可見諒於天下而乃晏然南面而父因子廢而見殺子卽因父殺而見立若陰有私幸焉仇讐不問且勞役戍申不以爲怨而以爲德自有天地以來之人綱人紀一旦絕自平王此天下仁人義士所共憤痛欲加刃於其頸者幸而不亡賴文武成康之遺澤長耳彼既不知有父天下又安知有君交質中肩事所必至夫人心之向背卽國勢所因强弱無與於遷不遷也非然者湯居亳而革夏光武起河內而興漢險隨在而可設豈必豐鎬乎晉元帝不念懷愍之痛故第偏安江左宋高宗不恥徽欽之辱故僅僻處臨安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更有何功可立何事可成顧乃鰓鰓焉責其輕棄國都細已甚矣

廉藺優劣論

太史公廉藺列傳謂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贊獨繫之相如稱其智勇兼之夫相如之奉使也知弱趙不敵强秦不敢不奉璧以往已而請示璧瑕睨柱欲擊紿設九賓而歸璧閒道以玩弄嬰孺之智施諸虎狼之暴其氣葢函關而窺百二矣然設秦因璧而怒相如以及趙內積受紿之慙而外責使臣欺謾之罪啓釁速兵豈眞能以曲直爲强弱哉然則相如之智安在葢自楚懷王死秦六國惟齊爲强越韓魏以擊齊於秦非便而趙之攻齊屢矣其後趙一聽樂厲不擊齊秦遂伐趙拔兩城又拔一城又敗二城及趙奢取齊麥邱廉頗又將攻齊而秦趙復合於是有澠池之會然則趙葢陰爲秦用者秦方結天下以病齊必不失驩於攻齊之趙相如能爲繆賢料燕卽能爲趙王料秦秦廷之怒髮衝冠澠池之頸血濺王其陰挾以制秦者獨此耳此史公所謂智勇也廉頗媿相如引車之避始負荊請罪後不受樂乘之代發

兵攻乘而走大梁卒以讒毀死楚勇有餘矣智蓋稍絀焉雖然夫所謂智者必明於國家利害之實而不爲苟且之偷當六國時計無過內自强而外樹交蓄甲養民以觀其弊彼趙今日破齊明日伐齊乃戕輔車之與國以肥啗己之强嬴者也然則相如之智果安在乎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論

三代以上無儒之名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儒居其一戴記孔子言儒乃有似後世任俠之爲者其爲附會無疑然嘗論儒有君子小人之分意當時必有美其名而冒居之者夫君子之所以爲儒與小人不同而儒則既同之矣儒果重乎儒之重蓋自春秋後戰國淆之暴秦激之而一二誦法古訓守殘抱缺之士乃得以峩冠博帶矜耀於時吾夫子所稱君子儒或歉然焉則儒其果足重耶雖然名重則人因名重人重則名因人重如聖今世大名也然書曰睿作聖詩曰或聖或否與哲謀肅乂並列春秋時人稱臧武仲爲聖人而柳下惠之聖孟子固嘗稱之然自聖之名歸夫子後無敢以是稱者蓋必夫子而後爲聖則聖之名重矣而吾於是知程子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之說非儒之足重武侯而武侯之足爲儒重也夫程子所謂儒蓋近夫聖與大賢而微

有不逮者也不然如漢唐以來馬融孔穎達諸輩不得不謂之儒也而謂武侯之所志所學所樹立氣象與諸儒比然乎否乎且昔太公以丹書授武王上接唐虞之道統以程子之意論之可謂大儒而詩咏其鷹揚樂記推其志爲發揚蹈厲絕不以後人之雅歌投壺輕裘緩帶爲美談儒不儒且不足重輕武侯而氣象何論焉且夫重功名者薄儒術重儒術者藐功名古今來相齮齕也宋儒寬以律功名而嚴以覈儒術而所謂儒者則辨義利爭王伯察公私謹誠僞其大較也武侯之出處近義征戰近王治國以公動物以誠義故久專國柄而人不疑王故師雖挫衄而民忘敗公故人受罰而不怨誠故人進善而不懼夫子所謂未見人也曾子所謂君子人也程子欲名武侯於聖與大賢之外而無可爲號故從而儒之不得以儒術相概也又從而氣象之若曰此亦其所有焉云爾夫如武侯而謂之儒則儒貴如武侯而始有其氣象則儒難不然三代而下若武侯者幾人而儒則多矣將皆斥之使不得爲儒乎抑彼自儒者而武侯反瞠乎後乎是不可以不論

魯子敬論

孫權論子敬謂勸借地先主是其一短又謂子敬內不

能辨而外爲大言陳承祚載錄其語評爲優劣允當余謂不然夫子敬豈忘荊州者哉其進說於權謂荊楚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夫在劉表則欲據而有之在先主則欲舉而授之子敬豈眞爲漢不爲吳彼其意徒欲多操之敵以自樹黨耳三國之勢劉與曹必不得而合者也孫與劉合則病曹曹與孫合則病劉兩無所合則曹可不病而孫劉各病蓋其時不特賊在操勢亦在操合而討操則名順而功可成合而拒操則掎角便而邊境固厥後蜀吳好絕而仍不得不續非其明徵歟子敬蓋知之稔矣豈特子敬知之卽權亦未嘗不知之彼呂蒙者見近利而忘大害貪近福而昧遠憂者耳密陳計策謂吳何憂於操何賴於羽夫果無憂於操何操身已死而猶涕泣乞哀無賴於羽何蜀威屢挫而猶遣使求通嗚乎子敬死而蒙代權遂不幸而爲漢之罪人且自辱其父兄矣何以言之當關公降于禁斬龐悳威震華夏之日使子敬而在必益厚集兵力以待時樊城旣克關公乘勢直指許都子敬進據荊州徐向宛洛以爲後援諸葛用成都之衆出秦川江東悉師出洞口濡須以撼中原操死丕立救覆亡之不暇烏能篡漢哉然則漢亡於魏而實亡於權之惑呂蒙而背

子敬也雖然背子敬以亡漢非權所惜也彼方追咎子敬之處蜀人於上游恐爲己害烏得而不背之不知蜀方討操獨力又不能制操操又非可以旦夕勝關公卽不死必不至舍魏爭吳反戈而鬥同室卽慮蜀得志之後意圖兼并然與其屈膝於魏何如頫首於蜀況吳未必遽爲蜀下哉蜀吳之宜好不宜仇也惟操深知之在蜀則諸葛在吳則子敬而已操聞吳以地資先主方作書不覺筆落於地及關公攻樊城又令曹仁宣布權書示關公欲鬥二虎以收卞莊之效也久矣諸葛知之而先主不能用子敬知之而權不能用尋陽詭渡猇亭憤兵卒至漢祚不振而任子之徵寄命交州之乞取笑千載非二臣之誤主乃二主之負臣也權反執是以短子敬烏知子敬之長在是哉且子敬又豈內不能辨而外爲大言者周瑜謂先主關張三人爲蛟龍不可假以雲雨又謂先主寄居公安有如養虎畏之如此其甚慮之如此其深而垂歿上牋則推子敬之智略忠烈可以代己夫豈挈討逆付託之重輕徇僑札之好及子敬代屯陸口威恩大行亦可知瑜薦爲不妄矣子敬關公不足慮之言特借驗於呂蒙耳令須臾無死卽不爲白衣搖櫓之舉而交驩關公豈遂無以陰爲之備者而徒大言

以欺權乎嗚乎若子敬者蓋不爭小利近福而貽國家以大害遠憂者也而近代論者又謂子敬在吳忠漢無異王景略之在秦忠晉夫子敬初見孫權旣言漢室不可復興且鼎足江東矣無端而變其本圖且陰背所事以爲人謀不特不智亦且不忠是說也余尤疑之

聽民控官論

今有以法繩下者曰吾惡知夫官之於民奚若惟有致民之控者吾卽劾之如是則官必不敢得罪於民杜子曰嗚呼此官所由不憚得罪於民也夫官固虐民然烏知夫所虐之民皆此能控之民乎民智不足以飾控力

不足以辦控其視臨己之官固已如帝如天之不可測矣況等而上焉有所謂大人者惡敢一出其身以嘗試之故控官恆不在官所能虐之民然則孰爲控之蓋無如巨室之與奸民矣然巨室惜貲財重名譽非有切膚之痛枕戈之讐必不肯爲世指名然則智力足以控官而陰挾爲得計者則奸民而已矣奸民之計行其勢日重奸民之勢重官勢日危官勢日危則官之計亦將變夫一邑一郡之奸民固不如愚民之繁多也計惟姑見屈奸民而取伸愚民如是則官與奸民之勢合奸民且羽翼焉耳目焉掩覆壅蔽惟意所便在上者方以彼未

致民控爲能因使久於其任而起視吾民其死亡於箠楚追呼者則固已不可勝數矣此皆輕聽民控者貽之弊也夫上果廉明則郡縣守法必不授可攻之瑕於奸民奸民潛身遠罪之不暇必不敢變亂是非以罔上聽如是而有控焉者或折獄有未當用法之失中然可劾而去者必少矣持其平焉而官民可復相安安在民控之必不可聽非然者本思便民而適以便奸民訐奸之獄未終受代之符已下至使廉能之吏欲治一奸民而不可得豈天下之小故哉

籌費救生論

或問生可救乎曰可救生可戕生以救生則不可世有戕生以救生者乎曰惡乎無之今之救生局是已蓋救生不能無費費無所出必勸捐勸又不得則威力行焉威力所迫甚於箠楚供其使令者又或假手焉快其睚眦之報至使鄉人之父子兄弟夫婦相對愁歎憤怨莫紓而彼且詡然於吾事之克濟嗚乎烏知夫所救之生猶後而受戕於冥冥者固已不可勝數乎夫人顚蹶於驚風駭浪之中宛轉號呼求一援手而不可得其慘痛之狀什伯鄉人之捐貲然而無所憾焉者安運數之自然非有人焉以迫之死也苟其迫之雖所失不在軀命

而其怨不能一日而忘夫鄉人之稍有蓄藏類皆苦身戮力遠者自其先累世近亦積數十百年故苟非甚不肖之子孫未有不念財所從來而輕棄焉者今乃彊使傾筐倒篋奪其入口之哺爲吾取名之資而曰吾非戕汝吾勉汝以爲善耳嗚呼天下固有如此不情之善乎鄉人兵燹之後繼以旱潦繼以團練捐輸之屢攤叠派不務思與爲休息顧乃踵事增華日朘月削一有饑饉貧者惟仰給於富而富者資已前竭貸振不給非流離則劫掠此可意揣而得者孰尸其咎而能無悚然惻然也乎天地愛物不必奪壽者之算以給夭殤君相愛人不能奪富者之資以均乞匄順人情之所安盡吾力之所能如是而已矣得救生之名不如無戕生之實願以質之救生者

常平倉義倉社倉論

法以便民而吏能擾之法以生民而吏能死之數變法不如精擇吏精擇吏則謹守法之可行而變通法所未及於是法有利而無害常平倉之設其來舊矣李悝始之耿壽昌繼之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吏計錢予穀無逋負之虞民準穀納錢無抑配之累法至善也然貴糴利農不利吏吏之利在子半直而得倍穀夫持倍穀

而得半直則無錢之民益病賤糴利民不利吏吏之利在子半穀而得倍直夫持倍直而得半穀則無穀之民益飢上知其如此一切禁制之吏卽愛民然不坐專擅則坐虧絀於是吏敢於壞法而不敢於行法而常平遂廢社倉猶義倉也義倉昉自隋文帝其穀宜司諸鄉人不可掌諸官司其倉宜置諸當社不可移諸郡縣移諸郡縣則輸穀勞般運受穀苦奔馳掌諸官司則存穀易侵漁出穀多牽制備荒而不救荒名義而實非義失法本意其弊固宜朱子社倉之法非不效於一時一鄉然欲推行天下垂法萬世則官穀既有常數而貸穀必在貧民有司慮貧之難償而又利貸之得息勢必舍貧而貸富行且瘠富以肥私彼時張南軒已言其近於青苗矣竊謂積貯之善莫如常平與義倉並行而舉常平之法寓義倉之中度地之遠近以置倉量戶之上下以取穀擇鄉之耆正以董事遇荒則散穀以斂錢且卽散所入之錢以斂他處之穀負郭資常平四鄉資義倉極貧則貸又極貧則賑不去其鄉而食自給故曰善也賑恤之法賑以錢必民力可任糴買賑以米必民力可任炊爨至施粥則民最急策最下而行最難粥必有廠就廠非便也則鍥其口數而授之符使來廠一人而受粥者

數口廠必在鄉少廠不供也則綜其戶數而區之界俾各就近廠而領粥者不勞此施之近境者若遠境他境之民因乏食故棄田廬苟無歸必斃道路孰非赤子忍使流亡故遣散不如截留而聚處不如分布在邑則居之寺觀在野則覆之苫茅稽其戶口別其都里擇某鄉之長各聯其鄉人如在故鄉焉擇某族之長各聯其族人如在本族焉擇某家之長各聯其家人如在一家焉部勒則肅若營伍稽查則陰寓保甲疾苦相救而奸慝無所緣如是則流民有歸土著不擾而施粥之法可一如吾近境矣雖然蠹粥則擔石變而升合人食變而犬彘分粥則强梁得兼數人尩羸命艱一飽受粥則枵腹斃於膨脹殘喘斃於遷延不廉不明不勤不慎吏速之死民則何辜夫用良法不如用良吏用良吏不如用良民近境及遠境他境之民皆可聯皆有長使隸於其鄉賢士大夫而分任焉彼各有愛護鄉里之情又深憚鄉里怨毒之積必不肯內欺其心外速其謗而吾又寬以便宜嚴以考察導其惻隱獎其賢能民庶幾其有豸乎然竊謂惠民者必使無至於用賑賑亦必無使至於用粥開其原節其流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而又輔以常平義倉有平價之穀可糶有出陳易新之穀可貸何俟於賑卹不幸不能無賑而先事之籌則米爲便預籍需米之戶懸指停賑之期通計賑米之數或販贏於豐地或勸善於富人官錢不足繼以民捐本境穀昂毋抑商價但使軫念在民必令得食則有功不在赫赫哺子不待嗸嗸粥廠之設特以待過境之流民耳米如不能遍給則計直而予錢滿其全賑之數使得資貿易以自食凡此管見所及坐談匪難苟非其人烏能謹守而變通之抑愚又有慮者貸必先以斂然官倉之積穀半成公牘之具文實情不敢上聞則虛報以求塞責賑必繼以蠲然荒歲之免徵每在豐年之逋賦急公未霑惠澤而轉瞬又追呼此亦籌貸賑者所宜深思早計也古人救荒之術不可枚舉因時因地是在能者

壻再娶婦不得爲吾女說

杜氏女嫁馮氏未及期年而死或問所以處馮氏壻者應之曰始終吾壻也女既已見馮氏廟成爲馮氏婦矣死而既葬主祔王姑百歲之後將配其夫主於廟以享馮氏子孫之烝嘗是馮氏壻之妻吾女百世無以易也吾焉得而不壻之曰吾女死而壻再娶吾將以壻故女其妻乎應之曰壻之名由女而立者也夫吾女者吾可名之壻妻吾壻者吾不得名之女女之名不因壻而立

也曰壻再娶而有子吾將奚稱應之曰孫之而已爲吾壻妻者爲吾壻子母後子之必母前妻猶前子之必母後妻也吾女子之吾烏得而不孫之曰旣孫其子矣奚不可因女其母應之曰孫之名因吾女之子而立女之名不因孫之母而立也吾自女吾女吾自孫吾女之子非假他女之子而孫之奚取此孫之母而女之

扶乩說

丁公之以治病神方氏久矣治吾赤林叔祖之出嗣子甚驗迎致於家數憑乩以應求稱扶乩者曰乩使且呼其行第若相得甚讙者余兒子悅之爲刻木主禮拜之

神期以二十八日運乩兒子輩伺走夜分神不如約頗爲怪余爲之說曰扶乩者舉其軀殼手足而一聽於神者也譬之人家軀殼則第宅也手足則奴隸也而據第宅以麾奴隸者主人翁也今有人潔修其第宅號令其奴隸以速賓客客果顧而樂之岸然居之取其所有而左右東西之是宅若無復有主人焉者客則甚尊嚴矣主人何若是之孱乎嗚乎人至不能自主其第宅奴隸而一惟客之是聽其亦可懼也矣雖然貴重之客世或以能致爲榮第宅弗飭奴隸弗謹主人雖善求客或不顧今若輩之所潔修而號令者其或猶有未飭謹者歟抑其氣猶能桀驁於神客雖尊嚴未得攘奪其物以爲己有也寄語主人翁其日敬謹孳孳於所有事客之來不來無足論也

桐華閣文集三

時事私議

光緒六年我　朝與俄夷尋盟定約奉使非人俯從要挾維時衆言官交劾於內一二大臣力持於外別簡使臣往更前議葢彼俄强鄰偪處方深肘腋之憂出境揚師不過恫喝之計及至　天威震赫諸將合謀彼亦知禍結兵連莫能善後故始則狡焉思逞繼則幡然改圖此　聖朝主和而不專恃和之明效也然善制敵者不恃彼之不來而恃我之能禦今雖約成兵解異時恐反覆多端設若我出彼歸我歸彼出彼但爲多方之

誤不卽交綏我苦於奔命之疲必成坐困愚以謂爲今之計惟有明諭以此次定約之後若更復生枝節必相見以兵戎庶在彼永絕覬覦不任虛聲以恐嚇而在我可專志謀毋恃和局以媮安上下齊規內外協策　廟堂切虎尾春冰之慮仍飭邊防疆場奮枕戈衽革之思如臨戰陳人事所極天意爲囘安見弱之不可轉强强者不可使弱耶夫養兵於無事之時原期用兵於有事之日今者無事則養兵有事則用勇兵果無用何必餉項之虛糜勇卽可用豈能衣糧之永給竊謂經制之兵與其散居汛地而莫任操防何如團結成營而堪資訓練召募之勇與其浮寄孤懸而終歸遣撤何如嚴汰精選而任以屯耕訓練久而老弱盡裁一兵可當數人則一兵可省數兵之費屯耕久而田廬漸裕一勇可贍數口則一勇可期數口之增以私衞室家之心希公扞疆圉之賞衆情共奮我武維揚矣至海濱遼闊防不勝防則又宜規建險要必爭之區策應四及之地宋人謂人身全體祗數處宜護風寒奕家布勢但數子可牽全局斯誠至論宜亟夏圖兵勇不能缺餉籌餉必先理財理財尤在節用天下雖富侈則易貧天下雖貧儉亦易富誠能減飾外之美觀裁無益之浮費塞江河之漏卮剔

樹實之中蠹省一分用卽爲天下留一分之財留一分財卽爲天下備一分之用又益酌古今權宜之法審窮變通久之方鈔票大錢采苗開礦奉行固滋流弊運用究在神明收禁民間銅器藉免銷毀錢文而銅多則鼓鑄亦廣是化無用爲有用重徵洋藥之釐金藉可裨益　國帑而價昂則吸食漸稀是明不禁而實禁而其大者則尤在墾邊陲之荒土以傭內地之游民開畿輔之水利以寶　京師之囷廩募貿洋之鉅賈以通中國之有無課州縣之蠶桑以裕閭閻之衣食治其流則千孔並塞濬其源則百廢俱興如此而不富且强焉殆無是

理說者謂立法雖善求才實難法卽隳頹可振興於一旦才須培養豈遽遇於崇朝是則有然抑猶未盡夫馬無騏驥不聞盡廢馳驅劍乏干鏌幾見全無斷割固不可廢人而任法又烏能懸法以待人但需摩厲有方鞭策有術中材原視夫造就行潦亦助夫汪洋又況五步芳蘭十室忠信在上果卑禮下士破格求賢卽鑑懸堂媸者遁而妍者畢進矣簸揚在手粃者去而精者獨留矣至欲開宏遠之謨建久長之策則毋但取人於科舉徒課士以文章內而翰苑清班毋令疲精於小楷詩賦外而牧令要職毋令屈體於趨走承迎專其智力使及

未官而講求經濟養其氣節使由端品而勉進循良是樹教之大端亦救時之急務也載稽往代下逮末朝大臣無濟屯出坎之才臥薪嘗膽之志事急則倉皇失措不暇討後患之叢生事緩則泄沓仍形馴至倚苟全爲勝算彼此覩望敷衍目前譬猶暫寄郵亭不妨穿漏誰肯周防墻屋豫救傾頹此任事之無人故覆車之相繼而今非其時也彼李贊皇之在唐會昌張太岳之在明萬歷尚能揮斥藩鎭整飭綱紀矧今 聖明御宇名世應期出則掃蕩邊疆功逾方召入則論思密勿道法伊周凡茲管見之偶窺諒屬塵談之餘唾窮閻下士何補高深惟有效擊壤之遺音揚武常之盛烈偕我鄉村父老歌詠太平焉爾

疏通江漢水利議

楚水之大者曰江漢江水之患則江陵監利松滋石首諸縣受其衝漢水之患則鍾祥京山潛江天門荊門沔陽諸邑受其衝江水漢水之支流其脈絡相通分注而互漲者則各屬交受其衝隄防之設久矣屢潰屢修濱水居民修則苦科派之煩潰則罹胥溺之慘潰後之喘息未蘇修時之追呼復及統籌全局兼權久計隄防之有無利害大畧相等於是有祖賈讓棄地之說以爲疏

通者一爲張侍御漢謂治江當先疏其下流之五通口調絃口上而宋穴楊林市上而采穴又疏北河之便河郝穴又疏新隄之口與新潭之淤蓋欲導江水入洞庭分於支河以殺江之流也治漢當疏舊口操家口及小里潭竹筒河與天門縣獅子諸河蓋欲導漢水繞三台湖出五通口而殺漢之流也一爲監利王比部柏心謂大江經流昔在於南宜修治江南之虎渡口門使經流自此趍南分其大半以入洞庭而水所經行若公安石首澧州安鄉數百里之地則可捐以與水而不必惜蓋水復神禹故跡則北岸自荊州郡城及郡屬之江陵監

利安屬之潛江漢屬之沔陽上下千餘里閒皆可永免衝決之患以全膏腴其利不止什倍於南岸所棄之地也然由張之說則江水之宋穴采穴楊林市自宋元以來久經湮塞隄岸綿亘居民世習爲樂土漢水之舊口距五通口計長八九百里中閒煙火萬家田疇相望掘地開洩不獨費然繁費且將使諸處田墓爲墟人民失所由王之說則江水注於南岸原隰高下蕩爲廣澤必按稽田畝豁除糧額又且擇高阜之鄉割隸毗連之郡邑而居民遷徙之費田廬之資又必取給於官而後可是二說者皆詳遠利而畧近害者也且今之洞庭水落則不勝重舟春夏之閒纔畧受南來諸漲便已高出湖岸又安能容納江水大半以殺其勢乎竊謂隄防之不能復爲疏鑿猶阡陌之不可復爲井田奪民田而限之以方里奪民利而斥之爲水道幸則僅見官司之煩擾帑藏之虛縻不幸則稔變而召禍故其論雖高然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成也書曰九河既道又曰九澤既陂或謂陂卽今之隄防夫禹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其功誠在萬世然至殷而耿亳屢圮至周而穀洛交鬭後河道且徙而南古今異變安見疏鑿之一勞永逸乎河流挾沙而下沙積則故道高而梗流江漢雖清駛

然其上流之深山邃谷墾種殆遍沙土鬆浮歲值大雨時行由山溪衝刷而下所至停淤致江底增高而水亦因之加長然則水之至於橫突旁衝者特由無下之可就耳雖有故道墊高則必決而他犯雖繞他道能下則順軌而安流故吾謂善治水者不必與水爭地亦不必棄地與水但就今水所行之地使無變下以爲高水自得所容而不溢夫主棄地者捐其下者以縱之也而主濬汀者還其下者以安之也雖然開濬之說亦有不盡行於今者　國初沿明舊法原設有拖沙之船後以言者罷去夫濬其上流泥沙必趨下流濬其下流泥沙必歸海口故必開積高之海口而自上而下之泥沙始能由口入海不能辦此則上濬而下壅下壅則直衝之水且反攻而倒灌而上流復病然則如何而可無已則請爲挑濬冬令水涸船拖深水之泥沙以積於淺挖淺水之泥沙以登諸岸土去水而河深土登岸而隄固此又開濬之與隄防相輔而行者也而挑濬之夫則取備沿江之水勇拖濬之舟則兼用防江之礮船費不繁而事集議雖卑而易聽孰與坐談賈讓之上策歷久而無成乎夫水之與人爭地久矣隄奪水之地水亦奪隄之地今爲之解紛已奪者吾因與之不必代爲之爭未奪者

吾預保之無使復圭於爭官隄無容置議矣私隄之由來已久亦聽其舊而別修接築則必嚴爲厲禁留地與水以弭其爭以今之法治今之水以今之官行今之法但使實心實力補弊救偏豈遂不可灑沈澹菑若夫矜言改綱規救彼方之害而奪此方之利且懸擬他日之利以償今日之害吾恐害且日滋而利不及待也書曰往省括於度則釋又曰愼終於始省哉愼哉幸毋以民之身家爲試謹議

禁種罌粟花議

道光中林文忠公則徐疏請重禁吃煙以杜弊源云以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約人每日用銀四五分若得一錢則諸凡寬裕吸食鴉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須另用銀一錢是每人每年卽另用銀三十六兩以戶部歷年所奏各直省民數計之總不止於四萬萬人若一百分之中僅有一分吸食鴉片則一年之漏巵卽不止於萬萬兩此可覈數而見者況目下吸食之人何止百中之一文忠此疏可謂痛切然特就彼時略言之耳今煙禁既弛吸食者幾於十人而一二通計天下漏銀當以億萬兩計卽曰稅釐所入利亦稍歸於上然烏能當十分之一內地垂盡之脂膏朘削於外者若孤樹而當

數斧耗竭於中者若尫羸已甚之軀而頻服通下之劑方惴惴焉懼其根株斷絕骨化形銷況又重以鴉片之鉅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無所紀極也哉於是有爲變通之計者謂旣不能禁民之食則無爲禁民之種夫聽民之食而禁其種是驅利歸洋聽民之種而任其販是收利以還中國其說若可信雖然安所得隙地而種罌粟勢必占民所仰食之地也仰食之地僅足供仰食之人萬分之地去其一卽萬分之人而飢其一然且曰罌粟之利倍於五穀罌粟一石計可易穀數石而奚以飢夫此所易之五穀得諸外地乎抑仍得諸內地乎內地之食僅足供內地之人移其一於彼必歉其一於此是不罌粟者且以罌粟而病矣況小民貪利而妒人一家利一鄉趨焉一鄉利一邑趨焉積而不已則天下幾於無食其收倍其值賤其取便食內種之罌粟必百倍於向食外來之鴉片學焉而食則無士耕焉而食則無農仕焉而食則無官蠶織焉酒食焉而食則無婦如是則天下幾於無人天下豈有無食無人而可久安長治者洪水猛獸之禍天下也聖人急起而抑之驅之鴉片爲禍殆尤甚焉今旣不能抑且驅矣奈何鄣洪水於垣墉豢猛獸於庭闈噫吾言至此苟非疾視斯世必欲陷

之溺之使至不可復救者將姑聽利之去中國而歸洋而竊竊然議禁罌粟矣然而不可禁也今夫稟朝廷以出令者內則政府外則督撫也政府督撫去民遠令不能以及民奉上令以致之民者蓋自州縣官等而下焉而吸食鴉片者亦自州縣官等而下焉彼且陰幸民種之值賤取便而陽致上令以懼吾民民懼而試以賄嘗則自隸役等而上焉賄者既免矣然一無所懲艾震動於民慮無以逭上之責且猶未足饜吾無厭之求於是取種焉而力不能賄者刑之繫之以示吾法之必行又於未種而可以取賄焉者藉名履勘而蹂踐其苗稼叫

呼隳突於其屋廬卽至謗讟交作而仍可上邀不避嫌怨之旌蓋民則擾矣而罌粟如故也故曰不可禁也然則如何而後可曰捄弊在明法明法必擇吏擇吏必清源天下未有不治其大能治其細者居上者果有意於是乎他日請畢吾說

歸黃貞姑喪主議

貞姑年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終於其功服姪貴墀鈍安莊舍內咸以喪主宜黃氏爲言謹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鄭注解以不主姑姊妹之喪　國朝顧甯人謂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汪堯峯亦云然二說雖與鄭異而按之文義曰夫死曰夫族曰妻黨似專指喪而言顧汪不爲無見且卽如鄭說亦姑姊妹死於夫家者耳（孔氏正義謂此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爲主之事）儀禮喪服斬衰章子反在室爲父三年（馬氏融云爲犯七出還在父母室吳氏紱云有反室不關七出者如國亡子死無大宗收族之類）齊衰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王氏肅曰姑姊妹本大功以無主爲之期雜記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鄭註云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夫言殯不在己族則固有殯在己族者矣以不在己族而期較輕則

必有在己族而期爲重者矣貞姑嗣子蚤夭夫弟一子遠賈津市依母家爲生者四十餘年（左氏二十七年莊公傳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於某正義云魯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子死自去歸而不反故與出同文此夫死無子可歸母家之證儀禮士冠禮入見姑姊如見母見已嫁姑姊在家與母同居之證）名雖殊於大歸實則等諸在室其身在室其喪在室母家宜服以在室之服卽得以主其在室之喪喪不可一日無主勢不能淹久以待在遠之夫姪不得以殯在己族與孔疏所指沒於夫家者一例而視貞姑爲黃杜兩氏之賢爲黃氏兩立夫後葬其翁又葬其姑在遠之姪比年亦時有奉遺身雖反於父室恩未絕於夫家　聞赴而奔喪

奉柩以歸葬兼祧以承大宗爲喪主此黃氏子所宜行而未能卽行者也黃氏未能卽行則杜氏不能緩所當行夫子賓客生於我館死於我殯夫子卽賓客之喪主哭伯高於賜氏且告之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賜氏卽伯高之喪主禮緣義起文由情生如津市聞赴設位以哭成服受弔是卽彼地之喪主喪在杜氏無嫌也母家之暫設喪主與夫族之宜爲喪主兩不相妨（禮喪服記有大功主喪之文疏云大功從父兄弟也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爲之主喪云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爲主而子猶幼少不能爲主按此卽古所謂攝主）亦不必以喪無二主爲疑陋見如是然此事古籍無稽徒以經意推測未敢據依知禮者矜而教之是幸

桐華閣文集四

黃鵠磯分韻作胡文忠公生日詩敘

余以去年四月寓居黃鵠磯胡文忠公祠側既據江山之勝因遂得交諸英俊以爲己益今夏六月陳君蔭田觴客於此分韻作文忠生日詩余病未能也顧念文忠之遺烈與諸君子之永矢勿諼余心有甚戚戚焉者蓋嘗謂天下之故非遂一發而不可制彼夫粵寇倡亂應者蜂起致重勞文忠諸公血戰幾十年而文忠猶未克身蕆其事豈眞粵寇之能誘人以必叛蠱人以必死哉治久而法弛文武恬熙於朝士庶敖般於野呼朋引類無復有以禮敎相維持忠孝相感發者浸淫發洩至文忠諸公起任其難而焚溺則已甚矣然則士大夫之酬酢往來初若無與於治亂之數而人心風俗實陰繫焉諸君子幸鄂中無事又事權未屬於焉觴詠宜若可以流連風月慨慕神仙者顧惓惓於文忠之忠勤使誦者愀然君父之急以奮發其忠義勇敢又使知吾儕之偶爾讌集必慎於言而不敢苟起敎微渺銷亂未萌將於是焉在則又烏可不序而存之也乎嗚呼清談競而華夏裂講學盛而黨禍亟宣尼之致警羣居蓋知之矣明於古今治亂之故者其能無感於余言耶座中譚君荔

仙故嘗客文忠幕者爲余言文忠用人必推本心術謂心術正則才之短長高下皆可器使而尤喜寒畯樸直之士余既以鄙見序詩並附識其言如此蓋又以見文忠之克夷大難與夫才之獲用而益於時者其原有在而諸君子殆非獨能詩已也韻爲昔人已乘黃鶴去分賦者爲謝君耦樵張君海晴譚君荔仙張君藝臣晏君圭齋與主人并余而七余不能詩蓋七韻而闕其一同治六年丁卯六月巴陵杜貴墀序

鄂中唱酬集敘

同治丙寅歲余識南海謝子偶樵於鄂偶樵故陳子蔭田友余既因偶樵交蔭田蔭田偶樵亦因余而交會稽施子望雲平江鍾子亦皋數人者心相許意相得也然數人者不常聚或數年而一見不幸如鍾子則沒已九年於茲矣蓋吾曹在世不特富貴不能倖邀即友朋之樂彼蒼亦不勝其靳惜而亟予奪也去年春予客武昌往訪望雲偶樵於江陵又因望雲偶樵識蒯子氷淵相與矜詫是遇既誌之以圖又錄其一時歌詠軸以藏之何取是區區者哉得之愈難則張之愈甚人情大抵然爾今年秋偶樵復廣是意爲鄂中唱酬之集而余與蔭田望雲之作爲多其一爲樊子雲門稱才當代蔭田望

雲偶樵先後與之游余尙未之見也夫友朋之樂當其時如饑渴之得食飲然旋風過前不可得而捉搦也卽不至不幸如鍾子然就今以論望雲當旅食南漳南漳僻處一隅其友勢不能以無事往而予與雲門且將北去偶樵留江陵蔭田當返粵之數人者幸乃得通一書其他在郢者踪跡不必盡同而其不能常聚則略相似也夫常聚旣不可得其贈答篇什設又不幸銷蝕於塵埃鼠齧水火盜賊之中致嗟離索而樂歡會者末由狀其髣髴以釋懷思豈不悲哉然則郢中唱酬之集又烏可少也余性懶文字不自收拾其舊稿往往得之蔭田

望雲偶樵處嚮謂諸君於余則然耳今觀偶樵所集又益歎其篤於交游情能遍給而意不少衰爲可感也嗚呼可不謂賢矣乎集中凡詩若干詞若干作者類多憔悴不得志之士如余者抑又甚焉而倪公豹岑以大郡名太守俯厠其中此豈可多得於公卿閒者葢自古難之矣是又予所嘅歎而不置者也光緒元年乙亥歲暮秋月巴陵杜貴墀謹敘於陳氏江樓

平平言敘

嗚呼吏治之在今日不可言矣抑豈盡人之不仁葢亦有由於不學者焉不學故不知萬物之與我爲一體無

精神氣脈以流貫於其閒而又識不足以察民之情術不足以衛民之命惛然貿然木偶而被冠裳而環伺其側者乃爭假竊神威以攫牲牢民生幾何而不蹙也然則士大夫飽食嬉遊廢書不觀之日卽小民銜寃負痛救死不贍之時不學之禍何其甚哉何其甚哉吾邑方都轉菊人先生自爲諸生卽耆讀有用書及官知縣出所學以措施廣濟襄陽稱道吾父母不衰迄今二十餘年矣雖屢典大郡顧追念牧令所以及民者不能以須臾忘嘗上稽經史旁摭羣書近證時事條分而件繫之發前人所未發洪纖鉅細靡不畢具其謀吾民眞若慈

母之哺孩於懷而時其饑飽燥溼焉者旣成若干卷題其編平平言平平言者猶言無甚高論葢謙詞云爾雖然禹之治洪水也注諸海而已周公之治猛獸也放之菹而已順其性使復其所非有奇功異績也彼民亦平人耳雖情僞萬變不至若洪水猛獸之難治舍是平平者將操何術以馭之哉貴墀受而卒業亟復於先生曰今之百工技藝皆賴師以教之學也獨至爲官則舉世中下之資咸以生知自處豈眞視官易百工技藝狃於積習恥於相下而臨其上者亦不克師道自居本諸躬行以訓厲而申儆之也今欲奪天下帖括之學使豫習

民事其勢誠有不能無已則仕而學乎學焉而書浩以博義窮以深仕者不且望洋而歎日不暇給乎吾欲刊是編薦本流行海內俾一開卷而知官之難爲與其所以能爲者一牧令學之則一州縣受其福十牧令學之則十州縣受其福覩彼秘爲治譜以利子孫者其公私相去何啻北胡之與南越耶生民之害亟矣有心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猶懼不及也是編之刻烏可一日緩哉光緒四年孟春月杜貴墀敘

平平言後敘

貴墀敘菊人都轉先生所箸平平言大旨謂古昔吏治

之盛原本經術今既不能奪天下帖括之學豫習民事而及仕而學書浩以博又窘於力而迫於時意欲刊布是編俾仕者開卷得師庶幾民受其福先生讀竟謂貴墀予非知吾心者夫吾何暇言箸書居官久習知所宜法戒嘗私述焉以示子弟口不勝述又易忘也隨其記憶所及而筆錄焉鱗次櫛比積若干卷藏以待吾家之士而欲官者令講習於平日幸無重得罪百姓墜吾中丞公累世之家聲云爾夫謂人不吾若而必待詔告既非所以處人稍有一二知識勇於自信而亟示人又非所以自處子爲吾謀奈何若是貴墀曰然哉謹受教夫自科舉興父兄之誨子弟惟斤斤焉弊精疲神求符有司之尺寸猝膺民社所習與所用齟齬不合子羔尹何甚者禍其國以及其家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言以居官之道望之入學之始也又曰良弓之子善爲箕良冶之子善爲裘言箕可漸進於弓裘可漸進於治也今先生既知子弟所宜學而又以素所學者躬行而漸導之後嗣之繼軌循良不蓍蔡而可決雖然吾子弟之衆不若人各有其子弟之衆也吾教吾子弟而利民溥不若人各教其子弟之利民溥也世未有不可用以教人子弟而顧用以教吾子弟者卽未有可用以教吾子

弟而不可用以教人子弟者古人家訓家範諸書皆教子弟之私言也天下至今誦之然則是編也先生不欲其傳又烏能禁使不傳哉先生前日予必思所以益吾書者媿無以應則仍申前敘之請蓋非貴墀一人之私言而凡有心斯民者之公言也先生其謂之何

畫墁賸稿敘

畫墁賸稿者武進陸徵君邵文先生所爲書記也先生少以才名江浙垂老猶窮客諸侯士鬻文工鬻伎畫墁云者工下而技拙名之以自嘲也都若干卷陳諸廟堂垂之金石者其義嚴以閎也其氣厚以愉也往來贈答

指事述意者其辭曲以盡也其旨深以婉也曰牘稿云者全數之仂也嗚呼先生之於客久於文勤矣唐韓愈言書記之任非具閎辨通敏之才者莫能任之若先生者可不謂閎辨通敏也乎顧唐雖以科目取士而辟舉未嘗廢朝廷既得收其俊偉補王官之缺而士失意主司者亦得自效幕府以階通顯先生何如哉然先生雖未能如昌黎所記許孟容杜兼入仕王朝而身當嘉道之間承　國家極盛之餘海內富庶名公鉅卿類多風流篤耆文學樂與諸賢儁商略往還不憚屈己下之而財力贍給又足以佐其優禮故幕府常極一時之選而博學高文之士藉茲游覽而廣著述者往往棲託其閒先生雙白燕樓詩其中山水友朋蓋多取諸是貴墀故以悲先生之不遇而又未始不歎其遭時之爲可幸也先生孫彥頎刺史去先生之卒□□年而權興國其政成之明年纂修州志抵書武昌幕中招貴墀以來以貴墀喜悅其文因出先生所著金石遺編古今體詩各刊本及是集相示是集先生戒勿刊刺史則懼其久而散佚也疑弗決貴墀曰何疑哉代張籍之書代張方平之奏今皆存韓蘇集中此其例矣且烏有爲人子孫顧代先人執謙退遏盛美而弗揚者刺史謹應曰諾然則子

盡爲之序固辭不可爲識是集之刊印緣起如此抑貴墀非所謂閎辨通敏者也徒以衣食之故隱忍而爲先生所爲去傭句者幾希繙繹是集能無昌黎之愧發於中顏變於外乎嗚呼是則尤可悲歎者已光緒四年三

月日巴陵杜貴墀序

爲曾威毅伯題胡文忠公遺集敘

今上御極之五年詔起某巡撫湖北且　敕酌帶舊部以慎固封守某既受命伏念此邦三淪於賊前撫胡文忠血戰得之全力守之享成功者豈可不思光大公緒冀上紓　朝廷眷念南服之廑於是察利弊所在且攷公遺政以求合鑒於成憲主善爲師之義及得公遺文讀之蓋自受節以至屬纊雖非可言語罄而規模固已具矣欽惟我　國家膺運二百餘年匿武覲文中外恬謐一旦盜賊發粵西掠郡縣以數百計竊據金陵震及畿輔天下搖搖若無所寄當是時某家兄毅勇侯躬率湘軍倡義而公亦自黔來楚常引軍與毅勇合及毅勇舟師困江西公亦頓金口潰奓山崎嶇於亂軍悍賊之閒扶傷起仆蓋揹拒年餘而始得集諸軍以克武昌復九江又久而□□始奪安慶又去公薨數年而金陵賊始就俘嗚呼難矣　朝廷追念公本謀　恩加世

職世論翕然益武漢扼長江上游爲賊衆死守必爭之地非公出入危險以摧堅城厲兵募財養人才固人心以甦殘疆則我失建瓴之勢方諸將之規復安慶也賊數出死黨以犯湖北非公堅忍不拔則皖且爲賊屏蔽金陵天下事尚未可問故公雖未親蕆其事而勞苦功高則上邀 天鑒下孚衆議中服羣帥之心而無少疑開於其後也然又豈漫無挾持而苟焉僥倖一旦者哉毅勇嘗亟推公才而尤服其進德之猛然則公之能爲天下決大計肩大任無幾希疑且懼者其本原蓋有在矣夫天下事至於燎原漂山雖負過人之才者被髮

徒跣號呼救之而常若不及當其未發則僅得中才從容制之而有餘嚮令各直省疆吏治其境如公治鄂則郡縣無敝法蠹吏必無奸民就令或有變禍亦必不如是之烈惟不蚤爲其易承其敝者乃不得不勞且苦功遂不得不高而病已先中於國嗚呼可不戒哉書曰有備無患易曰履霜堅冰至依古以來禍天下者又豈獨在盜賊爲 天子捍牧圉者其慎思弭亂之本懲前毖後以益宏我 國家丕丕基則庶幾我公之志而天下之幸也夫

桑蠶提要敘

桑蠶提要若干卷吾鄉方菊人先生居宦時所著也創稾於武昌郡署初刻於襄陽分巡任所逮陳臬樹藩密邇邦畿復改刻於都門其爲書大旨見所自爲說及凡例中明辨以晳至詳且盡益易稾者數矣改刻既竣而先生自山西罷歸攜板自隨在途復刊正訛字數處抵鄂而舉書授余命爲之序欽惟我 國家 列聖相承惠愛黎元勤思本業 聖祖仁皇帝詔列耕織圖四十六幅各冠詩章 世宗而下咸依題成什先後編入授時通考永垂彝禮 聖訓維昭而宋臣陳旉農書秦湛蠶書及於潛令耕織二圖詩身後

數百年且得邀 聖祖睿鑑寵貯 內廷其重民事也如此則凡大小臣工祇承 天子命撫字閭閻曷敢不震動恪恭以求上副保赤之誠而有能勤恤民隱事事而爲之謀者度亦 列祖 列宗在天之監臨所不遺也先生起家令守案牘必纖悉躬親而尤惓惓於民之生計以謂方今各直省無不農之地而有不蠶之區當不盡由惰窳因著爲是書以曉編氓且廣購桑蠶於浙及一試之襄陽而效果大著烏虖可不謂賢矣乎以先生之勤而不獲究其才力所極遽以罷去或疑不能無少憾予謂不然夫得一賢而護靦惟

恐不謹維縶惟恐不殷惴惴焉慮賢一旦舍己而去視國之失賢若己之寒而失衣饑而失食不能以一息安者此任天下者之責也若賢者之自處則有道焉幸君相任之進而施澤一隅暨四海不以自廣不幸屏伏退處收聲斂實儕侶於庸宂之輩不以自狹要惟於世無擇隨其身之所値而皆有以自盡以及於物此其所以爲賢爾予先生之鄉人也不能無私於其鄉喜吾君吾相以先生見還而先生之持是書以歸也謂庶幾吾鄉蠶桑可興舉如襄陽蓋有私幸焉雖然自湖南外地廣什伯於吾鄉人衆千萬於吾鄉者爲行省一十有七彼

或身被耳飫於先生之治行能不以失先生爲恨乎以地之廣人之衆不能無嘸然於先生之去則臨夫廣與衆者能不以動念乎則又安能久私先生於吾鄉也吾鄉及先生家居之暫從事是書而亟收耳提而命之益以興利於百世則先生之歸非偶然而吾鄉果幸矣遂書之以貽鄉人光緒九年夏四月里人杜貴墀謹序

爲人題重栞折獄龜鑑敘

折獄龜鑑八卷宋開封鄭克武子輯　四庫總目稱其究悉物情以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然鋟板流行絕少今粲大令湘帆及某某諸君從事讞局心怵然於折獄之不易將博求所以益其神智者因取是書而重栞之又以余爲識塗老馬必取言焉用心可謂勤矣余謂折獄之道未足竟司民之責與心也養與教胥失而後獄訟繁焉雖然吾聽訟明而執法公俾民曉然知是非曲直之決無可淆懔然於罪之不可幸免而快然於良善之有伸無屈固所以弼教矣吾剖決速而逮繫少兩造及它左證幸無久羈候廢業損財胥吏不得因緣以恣攫噬又未始非折獄中之養也夫養與教之胥失由來既久迫而期之弊或以滋故其功未可遽成其事亦恆若有待而隨時可以盡吾

之責與心又旋至而立有效者惟折獄爲然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至得其情則獄成矣然必先致己之情然後有以致民之情否則威劫而已武斷而已挾威恃武而乘以忿疾於頑之心予智自雄之習彼民也愚怯者震慄惶惑反以掩其茹冤待白之情而桀黠者且陰測吾之可以貿欺禍之可以巧嫁乃愈益堅匿其可誅之情以希幸脫如是則獄有不成而箠楚敲撲之慘縲絏幽囚之辱民有枉受者矣嗚呼民之異吾者分與勢耳髮膚身體受之父母者在彼無異在吾也非有不應得法有不

應加徒以吾一時之忿睢鹵莽而令彼血肉狼藉於堂皇呼吸待絕於犴狴豈仁人君子而忍出是抑又聞諸班史其傳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歷敘其發奸擿伏之神而傳循吏也則曰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又曰適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色吏事蓋其指微矣而鄭武子之輯是編亦兢兢於尚德緩刑然則折獄患其不平至於能平司民者又未可自謂責與心之已盡也湘帆諸君久讞事與予相切磋類能本循吏之寬厚爲能吏之神明庶幾武子著書之意異時身膺民事必有卓然樹立於折獄之外者予知之信之謹著之簡端以俟吾言之驗焉光緒四年六月某序

爲陸學使題湘水校經堂二集敘

湘水校經堂創自朱肯甫前輩嗣是學使歲科試畢則檄取優等之尤者肄業其中余承曹仲銘同年之後主講者爲巴陵杜仲丹同年按月督課而余與前巡撫卞公復迭試之及任滿將去乃別裁其課卷都爲是編蓋皆彬彬雅雅選言貴當所謂入主出奴黨同伐異者壹皆無有而扶持正氣主張公道摭拾利病之作亦往往什居二三力是而繼以無怠無紛材成足用或庶幾二帝三王所以爲天下國家立學之意往者湖南考官姚惜抱先生列學爲三曰義理曰考据曰辭章余則謂學者學乎義理而已考据之博博此辭章之達達此苟不深究乎義理之所安而惟據執夫意見之偏馳騁夫才力之駁浸淫發洩奇衺恣睢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匪獨玩物喪志獵華遺實爲末俗文學之通病已也夫天下之治亂係乎風俗風俗積漸於人心而肇端於語言文字之細游處鄉校其儕輩相與崇尚敦樸循循於規矩無敢放言高論炫己以矜人非今以刺古則其居家與鄉順承乎父兄無咈於耇長可推而知用是倡率齊民習爲遜讓必有以豫絕夫犯上作亂之萌而徐收夫急公趨義之報卽其身終屏不用要無負　國家興學造士長育以待用之至意教化之興人材之出將於是乎在豈不盛歟湘中當咸同中興數千百年來山川磅礴蜿蟺之氣一旦踔厲奮發盡萃於曾左諸公愚意竊以謂今日之湘中宜收聲斂實藏氣於根厚培深壅俾益充實完固踵嗣乎發榮滋長之盛無有窮極旣以此質仲丹院長因遂弁諸是編且用志余不忘湘人士之拳拳湘人士其或不謬妄余言也夫

善化李氏支譜敘

曩郭侍郎筠仙先生爲余言近吾湘多能古文然莫先

李君作周余用是交君交君再閲而君舉李氏支譜視余曰吾恨是編不及侍郎之存也今以序溷吾子先是余嘗讀君妾不廟見議兢兢焉無敢或循俗以瀆先人竊意君必能內盡尊敬之實者今乃益信蓋引事必覈以辨取古義必博以精自下已見援据必稱曡以昭晰其詳也蓋其愼爾自歐蘇二公之譜名世迄今士大夫家類放爲之然或不始諸經明行修出之也無本持之也無故承訛踵陋鬱前美而弗宣怨恫奚自而泯夫世衰道微至忍以苟簡施諸吾祖若宗則何不可苟簡者流失所極君子懼焉觀於君之行事與所爲譜以謂有

人心者宜於此乎變焉矣譜敘見於元明別集者尠可稱述君奚取乎是侍郎而在者以宗經翼聖之文推論仁人孝子收族之大旨庶乎相得益彰並垂世範而今何如哉余能無悲且媿哉抑余又竊以謂支譜之作蓋歐蘇小宗之法然自歐蘇得姓及永叔老泉之身或數百年近且百餘年而後能得二公則所謂名譜所知合諸吾譜而全焉者遙遙不能以相待其勢必終於吾譜而止安所得族而合之余又以知君仁孝無窮之思必不能遂晏然而已也光緒十八年四月謹敘

嘉禾雷氏族譜敘

光緒二十三年冬仲嘉禾雷君小秋孝廉以所爲雷氏族譜視余校經堂君故校經堂肄業生也雷氏族大以繁獨推君能古文族所在聚而居者各自爲郙郙凡十餘所小秋創爲表以別之按表而稽某族其系之源流分合犂然粲然敘次雷公煥以下舉正舊譜世次之顚倒朝代年歲之舛誤都百餘事蓋自齊梁以上及漢章賢楊雄輩考證不能無謬者茲譜庶幾免焉余樂得而敘之而彼時未暇以爲明年夏六月小秋自長沙寓書武昌督前諾爲言今時父老不憂窳呰子弟不懲淫佚詆鄙舊學馳逐新異而合種保教諸怪誕不經之邪詞

巵言且日出而未已其語絕痛余謂此亦吾輩之過也自聖賢爲學之旨不明下者鶩辭章上者溺考据貿貿然靡靡焉敝其精力於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及一旦試之以政偷儒憚事月益歲甚習爲故常至於憂患不可勝校禍敗不可深悔而乘其弊者乃相率抵隙蹈瑕戟指攘臂謂宜破攣拘之見而獨觀昭曠之道於是姦言竝至嘗試之說鋒起任當世之責者失於不學爲所陵轢劫持傾駭一時之耳目而囂天下之口誠如君所云百川不東非蘆灰一撮所能救止者夫古有鴻水而因有禹有猛獸夷狄而因有周公有亂臣賊子爲我兼愛

而因有孔孟今之異類欲舉吾中國四千年以來相承之道脈一旦斬絕之使無餘古今萬萬無此理物不極不反寒暑火中乃退吾意異日必有如禹周公孔孟其人者奮起而廓清之合五大洲之熸火盡息於日月之明惜夫吾儕之不及見也然則且爲之奈何曰亦修其本以勝之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俾仁義之根極於人心者油然而生怡然而順充然而各足其服習也馴其樹本也固其信道也堅非法誣聖之巧辯飾說將深惡痛絕不遺餘力焉又烏從而眩奪之哉小秋如不以愚言爲不然幸以冠諸譜端爲百世雷告前人所謂天下不治而吾家自治者將於小秋焉徵之是爲序

湘潭段氏族譜敘

光緒二十五年余重主湘水校經書院得肄業生湘潭段君伯猷余嘗與論爲學生作而言曰某幼卽喜讀義理之書余亟稱其志之不苟而勉以學之貴恆旣而以段氏族譜問序於余固請不已余曰愚不能文將何以重君譜無已請卽以子所自言言之子不嘗曰有志義理之學乎夫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而理卽付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得天地之氣與夫宰氣之

理以成形而遞嬗遞衍以及無窮之子孫祖宗雖聲銷形化不可得而恍惚而其所受於天之理子孫實凝承之死如生亡如存第言子孫所恍惚之形與聲耳若理所憑依之精氣則盡在其子孫之身死而實生亡而實存何言如乎世之治譜每樂侈世系之繁閥閱之盛然有繁而非繁盛而非盛者何以言之凡譜所繫丁口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學三代之所學及其旣成一人而當萬夫之英千夫之傑百夫之俊則不繁亦繁不盛亦盛若夫囂焉而名放焉而利塊然而物卽幸而瓜綿椒盈爲公者四世珥貂者七葉三鼎五鼎之享五廟七廟之崇直無異乎庭堅不祀若敖餒而蓋祖宗所遞嬗遞衍於形氣中之天理反覆牿亡以至澌滅殆盡自絕於天乃自絕於祖烏得謂祖宗之有後生必欲得余言余不得不以正告余觀於生而知其族必有合於余所期許之繁盛也故亦樂爲言之段氏得姓出自段干木之子隱如去干存段而段干木實出自老子老子之敎雖稍異孔然如云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又咎莫大於欲得其遏人欲之橫流以存天理於幾希則與儒無殊旨是又治段譜者所宜知也光緒二十六年季秋月日巴陵杜貴墀謹敘

桐華閣文集五

自省錄敘

光緒二十有一年乙未仲秋窻齋尙書見示所著自省錄益多甲乙年間得之山海軍次者尙書之撫吾湘前後於茲四載矣其行事與所錄三十餘條大旨脗合誠朱子所謂始終如一表裏如一者而括要尤在無欲無私二語無欲無私誠積而明生焉矣錄中言質勝文拙勝巧虛勝實竊謂準此律己誠有得無失觀人則猶有慮蓋譎者之乘我也往往隱情以虞多方以誤彼詗知吾所謂勝將日夜淬厲以求貌合文焉而質巧焉而拙

虛焉而實不幸一售其欺必至陰敗吾事而害且中於天下國家至所引呂新吾先生恕心養到極處看得世間人都無罪過云云此語亦在善會吾夫子不逆不億而曰鄉人皆好未可曰衆好必察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豈見此等人胥負罪過斷斷然不肯姑爲稍恕哉誠恐一有未當或反陷彼罪過之中後雖欲恕之而不可得也聽言而或有偏任人而或有誤尙書既深言其艱苦矣貴墀復爲引申之如此俾讀是錄者知大君子之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義兼成己成物其功必徵諸不賞而勸不怒而威非第己不愧屋漏而已尙書以敘見命曰吾不敢自是其說至哉言乎此舜所由大知雖貴墀暮年炳燭無裨兼照之明他人必有聞而興起者錄中所云集羣思廣忠益自茲益宏且遠矣豈不懿與治下老民巴陵杜貴墀謹敘

任杏農貽經堂集敘

余試童子時即聞同試者雜然稱任先生能文或爲誦君韓蘄王湖上騎驢諸賦終篇不遺一字益其所作塾課傳習人口者幾徧吾岳郡邑不必皆其弟子也彼時梓湖吳先生方屏居爲歐歸文然稱道者少而好其文如誦君文者尤加少焉余後君補弟子員而其窮相若

君終歲閉戶授徒而余輒奔走衣食鉛槧屢輟余常以是慙君間一返里則喜與君塾徒游君塾徒能誦君作如故最後乃得君所爲散文於方菊人方伯所私意其宗法歐歸君沒數年其嗣孫兩茂才以君貽經堂集鈔本見示散文視余前所見增多過倍而皆歐歸之文也今吾里人稱能爲歐歸者獨有吳先生耳先生用功深而收效遠又賴梅伯言曾文正諸公爲之先後其文今乃得徧在人口如向時誦君塾作今知君文者誰哉士人自束髮受書知定祈嚮不幸困躓名場授徒帖括勢不能使毋工既工矣勢不能使毋傳推衍浸廣耳食者

衆口一聲舉細遺大流聞來茲將疑前人所以擅名一時者僅僅止是而僅僅止是者亦遂足以擅名而垂久汨沒典型疑誤後學浸淫習熟風尚隨之不如一字無傳慕者因其人以想像其文猶得稍彷彿焉而不至重誣其實然則持論者其可苟焉已哉余既卒業因別擇其散文之可傳者定爲一編歸其嗣孫刊行與向之誦君塾作者共徵君得力所在又以見士苟有志卽迫促使終日從事世俗之文而祈嚮所專果力之積爲精光者不可磨滅久益章著終不得以彼而掩亦耆學者之一勸也光緒二十一年春仲里人杜貴墀謹敘

大清律鈔敘

以今之政治今之世無所爲撫字也催科而已矣無所爲教化也刑罰而已矣催科無擾撫字寓焉刑罰而當教化存焉刑罰之用隆古議事以制使民不知所爭也晚季鑄鼎爲書使民豫知所避也豫知所避雖不能無蹈叔向之譏視不敎而罔民者大有閒焉吾友湘陰芋生刺史令牧湖北所至輒興利勸學去民久而謌思未輟庶幾能養且敎者折獄之餘憫念民身陷辟而不知因敬舉現今通行律目四百三十有六都爲上下二卷而刊布之往昔劉劭著魏律縣之象魏盧珽張華表上新律諸死罪條目張之亭傳以示兆庶仁人君子不忍斯民之冥墮坑塹用心先後一轍其不謀而合者各動於天而不容以自已爾嗚呼今凡爲上者莫不共此一天也能推其自有之天以哀矜庶獄則用法而兼行法外之意且重悲吾民所以爾法之故務從事於其本而是編且爲贅設豈非刺史所尤日夜禱祀以求而我
國家億兆萬年之基所由鞏固不拔者歟嗚呼吾言其信然歟光緒二十二年仲秋月日巴陵杜貴墀謹敘

濂學編敘

吾友漢陽黃先生小魯自陝西漢中道憂歸其明年以湖北水災甚鉅籌振來湘因出所輯濂學編示墀謹受而讀之作而言曰此吾友救時之書也夫今時切膚之痛方亟憂　國奉公之臣草茅忠義之士日夜淬厲講求夫師夷以制夷者且兢兢惟恐力有或遺制有不逮奚取於是編之蕞然抑思今禍所由昉乎互市通之姦商黨之汙吏庇之貪將縱之導源人心耆利之一念增淫發洩衝潰隄防以成浩浩滔天之勢被髮纓冠號呼盡氣圖之累數十年莫可救止患且益深蓋自古人欲橫決之爲害未有烈於今日之重且大者也持國是者不知其禍所從來而還以致禍之道治之紛紛變法以

誘致一蒔之耆利者干進速化之術非此莫由彼其處心積慮將由此術以洩吾君父之憤乎抑仍不異嚮者之爲將以求吾所大欲乎功利之中人久窟穴於藏府充溢貫注骨髓筋絡所恃以生之元氣日銷月耗於無何有之鄉醫者顧乃汲汲焉施功形體求其手之獨舉千鈞足之日馳千里無論不能卽使能之外彊而中乾亦卒歸顚仆而已管仲伯業聖門羞稱然且恃禮義廉恥爲國四維卽今之耽耽逐逐敢於要挾憑陵者亦有道焉非獨船礮之堅利然則救時急務莫先是編鄙言豈盡妄歟吾友少耆宋學篤信不倦施之於家試之於政皆還至立效夫理學爲世詬病者非迂遠難行卽空虛無補令小魯何如哉讀是編者取徵吾友以上推周子之洗冤澤物老吏不如知吾人之才本無不可造乎其極惟無以私欲害之斯隨其大小淺深皆足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設教造士因本逮末庶幾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可爲　朝廷廣收折衝禦侮緩急可恃之人歟濂溪始倡道湖南故以名編所列湖南北先儒就墀所見吾岳蓋倘略焉補闕有待已自言之矣光緒二十三年季春月日巴陵杜貴墀謹敘

爲吳侍郎題湘雅扶輪集敘

光緒二十四年　月使者欽奉　特旨授任湖南學政瀕行　陛辭仰荷　皇太后　皇上天語諄切諭以務整頓湖南士習爲挽回風氣之計使臣謹拜手稽首銜　命駪征以其年十一月始事岳州畢事於二十六年五月所至嘉與多士道揚　天子之休命匪敏夙夜幸無隕越於是裒刻歲科試入格之作以類相從都若干卷而爲之敘其首曰朝廷取士以言之制漢後屢變至有明而主制藝　國朝因之廢未久而復行而鄉會試則經策各居一場蓋制藝及經義治事同出一源而各徵實際非有所軒輊其間凡以使承學之士因文以見道卽本道以立言期有合於聖賢之體用賅備焉爾湖南當咸同中興之際江忠烈而後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諸公並起家制藝卓著勛名一時人才之盛稱湖南爲天下冠嗣是英俊踵起督學者因有校經堂之設羅諸生之能考据詞章者肄業其中優其廩餼號曰高才士人轉相慕傚至厭薄時藝爲不足道爲者又或橫軼乎準繩之外然其效可覩矣自古家國之盛衰其端每著見於語言文字世有跅弛之才倖偶竊軼羣之譽傲睨當時召號徒黨積其無忌憚之心相與抵掌奮臂倡和爲侮聖蔑經之狂吠聾瞽一世習倘

所趨而國家之氣運隨之宋人謂王安石學術壞人心無父無君馴致靖康之禍嗚呼孰任斯文之責者可不劇心怵目復坐聽其燎原滔天至於不可救止哉欽惟我

高宗純皇帝諭太學生有云學者不知爲己卽經義治事亦第糟粕陳言浮僞與時文等　聖鑒之明若預取今日之流極而燭計之使臣不敏惟日兢兢焉奉　貽訓爲依歸制義考据詞章竝汰其浮僞而掇取其根柢先儒崇尚雅正平實近理者風簷一日之長豈謂足槩其人之生平然循茲以往沿流溯源漸反乎爲己之實本道立言卽因言求道深知力踐

聖賢體用兼賅之學將於是乎在殷憂啟聖戡亂需才學優而仕往求攸濟庶幾賡續曾胡諸名公之盛以仰酬　兩宮惓惓湖南之高厚於萬一而使者亦得以無負厥職上告　君父蓋不佞之冀望多士者此刻第其嚆矢耳多士其謂之何光緒二十六年九月　日

湘輶叢刻敘

光緒二十六年某月日湖南學臣吳戶侍　奏言推原治本急在造就人才造就人才不外講明學術故思勉竭駑鈍凡所誥誡均剴切開陳不敢視爲故事期以愚誠感動各能激發天良其懷康濟之思同奮臣民之義艸莽臣杜貴墀伏讀再四作而歎曰至誠動物大臣事君之道二者於茲見焉矣夫天良人自所有臣民之義薄海攸同斯亦何待於上之感動激發而有不然者夫豈才之不美抑由不正之學術先入而深錮之也科第取士功利之習既淪入肌髓不可刮摩洗濯乘其弊者陰伺世之方疾夫士習委瑣因循襲故乃別倡爲可驚可喜之說以相夸眩歧復生歧彌近彌亂其固有之良當由之義日銷月耗於顚倒迷惑之中澌滅無餘誤始習尚蠹及紀綱禍遂延於家國天下當此之時非有以感動而激發之如震疾雷於窮冬沍閉之餘則剝極之

微陽不復句萌無自而生然非得仁心爲質獨立不移者以爲之上漠焉無與退然不勝不裸裎以適吳則談笑而道越卽大書特書不一書旦夕張示國門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觀者且羣焉嗤爲墻壁之具烏足損益毫末哉今戶侍之督學吾湘也凡已所當爲與能爲者皆力踐焉以既其實士子既悅服其躬行矣及播諸告諭則敷其心腹腎腸諄諄焉反覆周詳惟言之或有未盡聽者之或有未曉爲懼吾夫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既本篤敬之行發爲忠信之言又復潤澤詩書以六

藝之精藹如秩如誦者斯愛而傳之愛之也深而傳之也廣斯服習而饜飫之有不自禁其懽忻鼓舞而變動於不自知者雷出地奮一時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行且冥升不息積小高大以成王國之楨其感動激發之有造吾湘豈不大且遠歟在昔有明零陵陳忠潔公濬元督學 直隸崇實爲先謂從來眞正經濟俱本於眞正學問謂 方今寇虜交訌民窮餉匱士生今日而括据當局先宜 成算在胷處而目擊時艱亦宜借箸爲助上以輩 封疆下以全身家性命其大旨與今戶侍勸勉湘人蘄上爲 天子造就人才以資康濟先後合符貴墀老億日甚媿無以帥先同學諸子勉成賢學使之志然而期望之私則未敢須臾忘也既以是復諸戶侍因謹弁簡端以爲湘輶叢刻之敘叢刻自奏章及諸公牘凡十二卷附雜箸一卷文尤古宕以非學政所急國家所繫爲興替故敘不及焉光緒二十六年孟冬月日巴陵杜貴墀謹譔於校經書室

憩園詩敘

貴墀交臨湘黃默初之數年識李君秋樵於郡城因知有秋樵之兄憩園憩園者從其園之名以號主人者也憩園擅臨湘山水之勝而其詩聞遠近監利王先生子壽比部重其詩嘗與諸名流觴詠憩園蓋距今三十餘年矣王先生下世既久秋樵默初相繼逝憩園老且窮園之亭榭日就荒獨其詩若干卷有前後刋本行世臨湘諸賢以敘屬余余久無以應乃屢不得而求益堅諸賢樂誦憩園之詩而必欲傳之也其勤如此余惟古三百篇風之入人也最深彼其爲詩非若後代瑰偉奇麗駴世耀俗之作令非有深概夫人心者雖大聖人刪訂之力烏能使必傳至今而不可一日廢哉然則詩無論古今而惟能使人樂誦之必欲傳之則其爲江河之不廢可 知也憩園詩之必傳烏待余言然余獨以慨憩園工詩於未窮之日及詩可傳天乃展轉顚覆必欲符詩人多窮之例出盡力以陰擠之不至於大困如今不止而余自少壯卽耳憩園不獲陪名流觴詠之後顧以枯朽摧挫之餘勉敘憩園詩以道其衰而憶其盛人事之遷流曾不能以瞬息其可歎詫爲何如也雖然以言乎不可久則千百倍於憩園其零落者未易更僕數若自其可久者而言憩園之詩其能使人樂誦而必欲傳之端緒已見於今諸賢豪矣窮奚足以慼憩園惟余少嘗欲以詩從王先生後今且就木而卒碌碌無可稱道斯足概耳憩園將爲余悲余又奚暇爲憩園悲哉光緒十

四年除歲前二日謹敘

典禮質疑自敘

古今禮家郊廟朝廷之大章采名物之繁聚訟千百年而未有已其書非累月讀之不盡貴墀資性極鈍每、一肄業及之輒惛然舍去以爲聖人復起因時制宜未必規規周末已去之故籍銖度黍量以求合也顧獨念倫常喪紀之重亘古維昭晚近所忽至若三年之制肇紀於尚書疊見於中庸論語孟子先聖後賢罔或異辭至小戴記禮始㧙爲再期之說謂喪服本止於期再期者加隆焉爾夫子生三年然後免父母之懷稱情立文豈

斤斤焉與伯叔兄弟較隆殺於其間哉解者又曰再期而後則已涉三年夫三年而三分之各得一期猶大功九月三分之各得三月小功五月而三分之各得五十日也大功小功之喪不聞因再歷三月已涉九月再歷五十日已涉五月而除獨至君親重喪而限以期之再歷苟可以再期而止先王胡不直著爲再期期喪或十五月而禫再期亦二十五月或二十七月而禫奚不可者乃必陽予以三年之名而陰奪其一期之數此何理乎　國朝毛西河諸儒嘗祖唐人王元感之議賡續而恢張之而私造典禮之議嘵嘵至今百喙莫辨夫不折衷於舜禹所行孔孟所述而孤據漢儒捃拾煨燼瓦礫之餘不知何人之言言名夫子定爲千萬世不易之經公相率爲短喪而不顧豈古所謂禮疑則從重者乎其他若今之嫡母不厭庶而或執古以律今古之嫂叔不爲服而或舉今以誣古凡此之類前人已及者引而伸之未及者補而正之又若今有其事古無其禮者則參考其近事權衡其重輕而比附之要皆本前人之成說以爲斷期於義之協心之安而已至累朝旁支入繼大統爲之後者爲之子宋明諸臣互爲水火　國朝治漢學家言者持之尤力經　高宗純皇帝論定大義

如皎日中天爝火盡息謹冠之首篇彰　聖明之述作識（微臣）之法守自外典禮有經　聖訓指示者並敬謹登之俾草莽市井之臣無力窺及會典通禮者得稍知　天秩昭垂無或敢倍踰尺寸以干　天討則斯編微意所尤亟也世有碩學通儒就所質正發其癥結而施之箴砭先王制禮之精意且因反復辨詰而益以冰釋無疑幸厮老拙於助我起予之列固所欣慕焉光緒二十五年季秋月朔日巴陵杜貴墀

漢律輯證自敘

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太史公素王妙論）皋陶謨虞始造律（風俗

通筦子曰令者令民知民事（本書）鄭鑄刑書晉作執秩（張斐律序）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造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爲律（唐律疏議疏按晉書刑法志悝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論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治也）漢相蕭何承秦法作爲律令（宣帝紀地節四年注）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八十篇（晉書刑法志按御覽刑法部引張斐律序趙禹作朝會正見律）光武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遵漢世之輕（見循吏引書序）然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桓譚傳）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不良吏得爲因緣陳寵辟司徒鮑昱府爲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見陳寵傳）應劭刪定律令撰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治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其重複奏之（見本傳及六帖）蓋漢之律書出於小杜（見文苑英華三百引沈約授蔡法度廷尉制）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五百餘言（晉書刑法志）歷魏晉迄

隋唐書之存者建武律令故事律略論廷尉決事廷尉駮事廷尉雜詔而已今惟唐長孫无咎律疏三十卷亡而復存其原本於漢律者文沒不見王伯厚玉海漢制攷中引十餘事貴墀喜其存而惜其少妄有增益欲仿漢官儀諸書之輯別爲漢律一編以蒐采未富久稽卒業今夏元和江學使建霞見贈所刊靈鶼閣叢書乃知汶民已先我爲之然攈拾寥寥未塞鄙意因檢所未卒業者傭鈔存篋凡得百數十條逐條各注原書字句稍有刪節者曰見某書其明引律文而制詔所定其入律可知及推求所坐罪名彼此互證決爲律文所有則竟以所坐當之而微引本事分注下方先後鄭注經或稱漢法法即律也許汶長說文或引漢令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著令甲稱其忠焉瓚曰以非制故特著令杜周有言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杜預律序律者八以正罪名令者八以存事制二者相須爲用黃香傳引田律作田令後漢書禮儀志引漢律金布令是令亦律也異名同物無關限斷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廄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盜律以下見晉書刑法志）既未睹其全書無從強爲隸目今之律目非蕭何所有尤無取焉秉燭餘光照不及

遠取爲嗃矢謹俟來喆光緒二十三年季夏朔巴陵杜貴墀自敘

漢陽雅集圖跋後

貴墀以十一月十一日就譚荔仙飲宜春閣飲歸而病數日同飲亦皋出所爲漢陽雅集敘文大抵歎事權不屬至相與賦詩飲酒於四郊多壘之日未見其爲樂而可傳夫亦皋豈假是張大其文抑亦從軍久而閱變多其於天下之故誠有私憂竊痛而又自傷微賤不得舉其天衷民彝以自效於君父故雖流連觴詠終不能以暫樂易其素悲也夫無位之悲人既謂無益而迂之而

赫赫炎炎者其樂乃尚不止賦詩飲酒能悲者蓋僅僅焉然則天下之可悲者何時已乎惟君子能詳求古今治亂之由而默探其要幸則出其素蓄不動聲色而弭天下無窮之變以悲始者以樂終不幸終沮而吾所爲弭變於天下者能自信其不誣則可悲者在天下而可樂者仍在吾嗚乎是豈非亦皋及諸君之所宜勉哉荔仙既繪集圖屬文記之余無以應也因推廣亦皋之意以識一時之飲食宴樂其相規厲有如此者然余迫窮困垂老奔趨欲以詩從諸君子後猶媿未暇如前所云又奚能爲役哉此余所爲停觴四顧而愴然以悲者矣

耒陽紀事跋

此吾同年歐陽君蘭浦耒陽紀事也耒陽煤窿之誘害平民由來已久君感翁公之知一舉而去鉅蠹時年甫二十餘豈第才勝抑經世之學深焉而余猶恨其事之晚也自封建廢而天下獨理於天子鄉官廢而郡縣獨理於守令則耳目有所不接思慮有所不通或勞倍而功半然各行省督撫之設尚得以民事達於天子其賢者必不至有所壅蔽若守令則與其郡縣者爲丞簿尉丞簿尉例不得與民事外此供傳宣者胥給奔走者役胥役不可與治民也惟守若令孤據於郡縣之上訟至

而聽之盜起而捕之苟幸免官責而已然且日不暇給焉奚暇論繩墨之外哉地大物博櫱其間者荒穢莫薙聲生勢長公爲豺狼攫人於白晝而莫之禁及夫凶燄燎原當事者倉皇奔救乃始慨然官司之不可獨倚而委其任於鄉之賢而能者此賢而能者亦激於義憤之公不憚身叢衆怨舉十數年數十年之不可爬沙抉剔者一旦而廓清摧陷之功不可謂不大然民之受害久矣嚮使彷周官閭師族長之意擇各鄉賢且能者各率其鄉民觀象讀法別其良莠勸誡之而官之賞罰準焉卽未敢期於盡化其至於罔所顧忌橫決而四裂者殆

亦尠矣小人之革面孰與罪人之斯得耶余又反覆蘭浦所記苟非發自鄉人蕭御史則其事末由上聞而爲害且未有已鄉人之可倚賴也如此夫鄉人豈必賢能逾守令其耳目思慮之易周勢則然矣蘭浦志乎經世者也他日惟所得爲其重思鄙言光緒十五年六月日

寄謝偶樵書

貴壻以二月二十三日由武昌檀角趁舟東下前此三日得足下天門手書摒擋匆匆未及作復二十七日晨抵興國治下搨衙齋主人風流儒雅工駢文多記覽甚相得恨不與吾偶樵諸友共之願竟陵主人固賢而能知偶樵者偶樵儻亦有所恨如貴壻之在興國耶昨歲蔭田返自濟南爲言大明湖之游此湖亦號西湖貴壻因有東坡游歷滿西湖之句蓋至今猶忻慕之而竟陵城夾兩湖其爲陸鴻漸之故居則西湖也鴻漸雖育於

其地不常厥居嘗以崔禮部國輔出守竟陵與之游處三載而偶樵所得主人賢復相似未可必者三載之久耳然西湖煙波相接空明浩淼偶樵徜徉其閒擊林木而弄流泉其吟咏之樂吾知必有甚於鴻漸者奚必三載蔭田於濟南西湖盡一夕之歡不可謂不樂也況積而至累月耶幸甚羨甚蔭田何竟無一字日來未審到鄂否兩雲皆久未通問風便乞爲寄聲二月晦日夜分夢望雲死岳州驚慟而醒則大風撼壁屋瓦聲震庭階門牕自啟閉隔幃燈熒熒相向爲心悸者久之身自墮地而後凡人世所甘皆若有陰奪之者惟庶幾山水友朋之樂天或匄以娛老耳志事已粗得梗概暮春可返棹夏口彼時果能相見否此閒寓齋西偏後有主人所建小滄浪亭高可數十尺風從東來清漪翠篠搖漾欄檻之下暇日當攜茗拾級徘徊瞻顧望我故人於煙波窅然之外也氣候陰陽互勝惟珍重不宣

與余鳳笙

燕臺握別三載於茲天設山川不爲兩人合并黔鄂音問俱絕夢想徒勞客有自黔來者似略識大駕到彼情事雖不能悉然今日英雄不能不放君出一頭地此固可意揣而知者近得何差委略可展布否貴陽之偏橋

銅鼓普安烏撒平越永寧與湖南之沅靖及滇粵川蜀相迫近蠢動則爲患中土獷悍亦可資捍蔽近既經大兵獮薙撫馭者但能效趙營平之安靜不擾張然明之金不入懷馬不入廐卽可相保無他京都樽酒從容謂莬裘之築卽在寢邱此願或可卒償若結廬幕阜我負子戴之約則君雖白水可盟弟如青山難買何弟春闈連罷丁丑出都後仍客鄂中學殖荒落衰況彌增賈長沙之五表三餌仲長統之廣宅良田兩者徒成虛語私冀及未盡餘年稍讀未見之書略補平生之過無貽我良朋羞然未敢自必也因周君範丞赴滇附達鄙懷幸

暇時惠復以慰懸系

爲人復張濂卿中書書

濂卿內翰左右奉惠書及所爲先觀察家傳俛誦再三感繼以涕葢大文紆徐委折饒澹逸之致既擅歐公勝場矣而於先觀察被議反覆陳說尤三致意焉夫人不幸而扼抑於庸妄援孤黨絕黑白闇冒當時無爲持平者獨幸身後是非可待質於來者而史官或不能推究本末又雜以中之愛憎外之徇避闡微申枉十幾不得一二迄夫近代功令限而史傳隘則又更無論矣夫謗議騰於生前而遺徽閟於没後其人而無子孫子孫而

盡無人心則已有子孫而非盡無人心豈能以一息安耶雖然子孫未必能賢也又未必能以文自名也卽賢而能文然以子孫而平反其先祖世俗之情鮮不謂私非幸得行可法而言可誦者爲之直書不諱以代南董則子孫之訴雖勤而先祖之行事終不白於天下後世而所謂行可法言可誦者於人先祖之美夫奚從盡闡見之以自必言之不誣葢又必有至明之識灼見某子孫之非妄必不虛飾先祖以欺友而惑世因以行其至公功罪是非較然昭著夫如是則傳之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因其可信以信人之先祖故自世有行可法言可誦者而欲暴白其先祖之子孫皆得由以免於不孝之戾某今乃於執事遇之來書所云蓄道德能文章者夫豈去而他屬哉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謂其先君之事尚得能言而足信者論次以傳不以不得於史官爲恨某於先中丞先觀察亦云然葢先中丞雖立傳史官未若尊撰之賅備也重荷大賜宜若何圖報奉此先達鄙懷計台旆當回里度歲幸一枉顧可而罄

復再從祖赤林先生書

月初奉得手示葆叔既始基於學內助復善持家政夫扶婦服此萬福之原也八世拂意之遭家庭不幸之事

叔祖皆已齊嚅之黃虀既盡三百甕當漸有味重九沸和兼勺藥者隨其後也家政盡付替人揆諸著代之義及後天八卦退位之說未爲不可而遽欲訪赤松於亡何有之鄉則竊有所未喻殆由受病蒙莊舊症復見耳夫諺所謂兒孫自有福莫爲作馬牛葢以警夫鐘漏將盡乾没未休者君子之道不出日用倫常烏有厭棄夫分所宜盡職所當爲至效清流之曠達佛氏之空虛以自便而自逸乎大學曰爲人父止於慈記曰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慈非獨親愛之謂必將有教養之實垂裕貽安之規使賢者得據之以爲基中材勉循之以寡

過卽不幸有不肖者破壞吾法而墮吾家而吾之心力竭盡無餘下可無不慈之悔上可告無罪於祖宗此爲人父者之分也職也有其分卽司其職一日曠其職卽棲衡飲水不得謂非素餐豈遁諸亡何有者所能逭其責叔祖念傳次之在躬則宜思廣刱績知門戶之攸寄則宜思啟箕裘乘佳兒佳婦奮發之新機爲之鼓舞振興倡率導引而貞姑復從容其間誦說詩書講論道德以徐化其渣滓而益助其歡忻萌芽杜氏之新運遞積遞充祖宗未食之報必將有時而收乃不務此而嗒然頹喪又忽焉而興超世遠舉之思自爲計則得矣於慈

父之義能無少躊躇乎哉且滔滔皆是吾郎去家千里萬里勢不能不與人接彼人者又未必大有異於吾素聞見之人然則郎自爲計亦未見其得也姪孫近日形體畧可壯觀見者輒譽其强健然內潰實甚每一凝神思索覺身不自持如墮雲霧甚且不辨人色心念甲而口呼乙手所置物隨爲覓取繞室環索而不可得目睛數爲水液所障纔近三更睫交下而不得舉牙車亦時有動搖老境侵尋抱朴子所謂如牽羊入肆行一步近死一步盡人皆然無足怪歎獨恨學殖長此荒落雖悔莫追耳貞姑在尊處可謂得所好學不倦正可媿勵後

輩不弃而冠者然目疾不可不防未得另作稟請卽以此紙送閱家中諸尊長諸弟輩不能遍及遙爲心叩而已五月二十七日姪孫貴墀謹上

復再從祖赤林先生書

昨湖口人來幷前屬周笠老轉致者共得二札數百里外情懷概可想見丹公頗多藏書石鐘山近不踰閾日與古人俯仰揖讓於巔崖崛嵂江濤洶湧之間以發壯懷而宣鬱滯文章知必有進也捐納一說原可聽其自然如丹公所云則亦有未盡然者人不能無累於物卽離世絕俗其累自若苟不爲物累卽夷狄患難曾不足

以攖其念慮況於官耶官雖累人度未至夷狄患難之甚也丹公亦念今之爲時乎嶮巇出夷途網羅橫四海非有蛟龍之雲雨人且烹以爲鮮鯤鵬之變化人且籠以爲玩吾未見不官者之晏然無事也且墀之爲公計者意不在官幽閒貞靜爲女德持門戶則宜健婦雅歌投壺爲儒者效疆場則宜武畧公才足用世而其視天下岸然而不屑也漠焉而若無與也墀病其然故冀從事於委瑣煩碎漸擴其隘且馴其不恭以庶幾有爲天下吾家既日益落墀又碌碌以老方將舉輿復杜氏者盡寄之公公蚤棄科舉登進無由乃至舉不入耳之言

彊相勸勉豈得已哉若夫執潔修自好之說逸樂其身外視天下以及其家此楊子爲我非吾儒有用之學又況勢有相迫將求一置我之地而不得哉前寄墀書亦舉大爲驚歎謂吳南公以古文名天下實生巴陵公當爲其後勁此語誠然又安知數百年後荒烟蔓草之間懷坡老之風流緬彭公雪岑之戰績者不更徘徊於杜子寓居讀書之處而慨然想見其爲人也勉焉不怠此雖不足以盡吾止要亦其可止者夫又何不定之有

上曾威毅伯書

貴墀謹頓首上書於威毅伯宮少保左右近張牧銘煥

爲貴墀述少保垂念之殷命見之切貴墀且悚且慚夫一代之偉人千百載後且恍惚其狀貌稱述其耆好以相誇幸剏生並世居同方又竊食其宇下其慕望豈直景星慶雲然分義所限不敢輒效時俗之上策陳書徘徊瞻跂於茲一載少保不罪其疏反辱命焉益信大君子之度量超越尋常而轉悔前此之過事拘拘其窺測抑何淺也夫上之愛士豈惟哀而拯之益將曲成其才厚培其氣預儲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士之于上豈惟冀紓其窮困蓋將暨飫於言論丰采擇而師之以施諸世退伏巖谷亦獲論次其所親炙發皇盛美以附於史而信其文貴墀誠萬萬不足語此而大君子之用心則豈有不然者哉易曰天地交泰夫豈獨君臣上有所待於士拘於體統而禮不下究士有所忠於上怵於威嚴而情不上通上無輔而士無援則天地太和之氣末由交暢畢達而治道無成大君子用心如是天下實陰受厚福貴墀敢私賴焉貴墀少困於病長而尤貧大懼遂荒落以老有爲告相國公者公頗不見拒而貴墀以事阻不果往竊今幸承尊命未識所裁輒敢先布其區區乞垂聽而進退之夫持難進之義守不變之節使天下曉然大君子之待士寬而有禮爭就驅策以奮功名是卽

士之所以爲報也冒瀆尊嚴不勝慚悚之至貴墀謹上

再上曾威毅伯書

宮少保威毅伯左右前上書俚瑣宜重獲罪顧蒙賜以霽光而誘之談論竊意嚴公之於杜甫萊公之於魏野不能有過昔韓昌黎上李實書稱其條理鎭服能布宣天子威德及爲順宗實錄敘李實事與前書迥異豈非初之急於投知求進而不暇擇人與擇言乎貴墀雖不敏然能忍飢困以俟其人前得免求進之辱後不蹈失言之咎此直可以追傲昌黎矣然昌黎干非其人而文傳貴墀干得其人而文陋此貴墀之上負所干昌黎之

賢所干又不一人而未聞所干之寵以厚禮陋如貴墀乃能得昌黎所未得此宮保之遠過古人夫又烏知貴墀是文之必不附以傳耶所以然者蓋必徵於其文之陋而後知大君子之於士果無苛求而有過愛也夫文以陋傳貴墀媿且滋甚矣雖然不敢不勉力於學以化其陋俾覽鄙文者推原德業所由進而大君子所以鼓舞造就人才者愈益彰於天下後世烏虖此豈菲才所能及哉幸大君子之不棄而垂教焉爾胡文忠遺集序文往者曾代擬一通吳南屏先生爲定數語今仍繕呈宮公李公可不作序否本無待於發明序多則非體也愚謬之見乞賜財察卽當南旋恕不趨謁

與賀展如書（光緒丙子）

貴墀自入都以來求問朝廷設施都無大異突見洋樓俯瞰大內居彼掌握之中任其窺伺之密如啟戎心噬臍何及此爲人臣子肝腦塗地之秋不共戴天之日也而冲主臨御左右重臣莫敢出身以任大計坐聽其欺凌孤寡勢益驕橫侵淫發洩事將有不忍言者其形昭著有識者知與其束手待斃何如變計急圖尙可冀成功於萬一乎如鄙所議則天下之勢重天下之勢重則朝廷之體尊何謂天下之勢重當今之世如無主

之家然內持筦鑰者司事之人也外主督課者亦司事之人也彼此情勢相埒循循繩墨之中斯已耳無能出不測之恩威以勵人才挧非常之建置以赴事會者今有賢王焉建藩於外若代天巡狩之爲者則百寮恪恭震動必不敢因循苟且從事虛文精神所極日月光明雷霆震驚勢孰有重於此者吾勢既積彼鄉之爲患肘腋者今且若蚤蝨之居吾口中苟免吞嚙爲幸而今聖天亶日聰十年後卽可轉弱爲强復邊防而還國體矣建藩之地宜在山東山西內固邦畿外聯秦豫左相西事少紓宜移兵內地曾爵帥久習戎機宜移撫近疆既已得二三同志之臣復以賢任賢以能任能君臣上下嘗胆臥薪除籌餉練兵無事業舍雪耻復仇無志嚮天下豪傑必有能助其謀力者然又非能遽事撻伐也必爲不可勝乃不慮彼之常勝必不專恃和乃能保彼之終和不求自强而徒倖彼之既遂所欲而不予怒也古今以來烏有國勢若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又竊謂勝巧之法無如用拙當今各處設機器局糜耗金錢動逾鉅萬我巧既得彼巧又增一旦有變彼豈畏我之巧巧果可以制彼彼豈肯以制彼之具教我哉練兵當練避砲之法練走練飛躍練泅練擊刺有隙可乘自部署

營伍外直省府州縣各團其民自爲戰守環中國而綢焉彼動輒中鉤雖猛何施愚懷此久矣昨聞尊諭太老師拳拳垂意區區文字不足辱大君子之知也未審所論可爲代達否

致彭濟丈書

月初接誦手書忻悉自岳州平安抵局比來想起居萬福眠食勝常至爲頌祝我丈感孫方伯之知勉留宣轍俯司會計豈其初心昨崇陽祝君奪任方武昌力請諸潘藩具道公所以治崇陽者若使繼祝某之後民去虎口而復歸慈母必能消弭患萌潘亦憶及公狀曰是多

髯而翁者耶甚善甚善方武昌退謂貴擬吾此請雖爲彭公實爲崇陽百姓也明日請命督轅則陶君署崇陽矣陶公聞亦循吏然一省之大豈無位置數循吏之地顧使一得而一失也當途諸公果能如曾文正胡文忠用宋呂文穆之夾袋冊司馬公之薦士編汲汲皇皇求賢若渴不數覯之循吏何至投閒置散賢者既不用所用必不賢不賢之效既彰乃始從而參劾焉示吾法之必行不知至於吾法之行而民受不賢之害亦已久矣且無以服不賢者之心何則彼熟夫憒憒者之所用未必賢不賢未必不用也陰據所恃以恣其惡以謂上之

視賢不賢固混同而無別者豈獨有嫌於吾故憚爲賢而樂爲不賢然則不賢者庶司而誘之不賢者上官也誘之而復參劾之彼不惟不服且亦不懼彼蓋知今日之參劾不賢特上官一息之明一時之公勢必不能率以爲常下僚之畏上官不畏其偶而畏其常而上官之常則在視賢與不賢混同無別然則人何由自勉於賢吏治何從而變乎山西奇荒餓殍以二三百萬計蓋彼民貧利土沃者變麥菽而罌粟豐歲且少積儲在歉收遂絕升斗前此二年已遭旱祲而號稱巡撫者如視仇讎之相率入阱不爲稍一援手苟且遲徊以成今日之

奇慘若非曾公拊循以誠晉民素質樸愿愨此數百萬之衆一旦鋌而走險緩死須臾　畿輔近地能無再勞廟堂宵旰乎今郎幸而未變而驟失此數百萬之衆晉勢亦少衰矣大臣爲　天子司牧羣生忍心如此民生安得不蹙　國勢安得復彊草野之人女嫠憂莫能自釋因公事而推及之公之扼腕得不更甚耶宜昌山中冬寒何似伏維頤養珍重不盡欲陳

致孫樹人觀察書

自去臘在都聞我兄病狀無時或忘逢自皖來者輒以相詢而蔭田言之獨詳其言曰樹公無病也病在病病

貴墀曰何謂病病應曰彼獨居深念則曰奈何哉吾病與二三知舊握手敘歡則曰奈何哉吾病吾見其言病輒病不言病而指揮部署諸務不異無病惟其日以心闘惴惴緩緩故所見無非病者而遂病也故曰病在病病也貴墀曰然哉病在病病則不病在不病病是說也貴墀知之貴墀生五十四年病之歲月中分焉久病知醫蓋下醫攻病中醫耐病上醫忘病攻者爭勝耐者覩不勝猶勝忘者不求勝無不勝攻之術夫人知之耐亦間有知者忘則非與病習者不能貴墀習病故忘病忘之術奈何順則忘靜則忘適則忘吾之有所患苦也怡然而安之若我生之初之固如是也者抑不知其能愈否也吾若未嘗病焉者本無病何愈也是不謂順乎吾困於病志鬱焉而不得遂情抑焉而不得逞也吾若未嘗有吾焉者吾游軀殼之外焉所患苦之百骸九竅六藏若無與於吾焉者是不爲靜乎吾有所患苦而不能堪也吾逆知其不過如是之不堪也者因思夫忠臣烈士沸爛鼎鑊之中割裂刀鋸之下彼未見其不堪也孰謂吾有不堪也者是不旣適乎若是者身病心不病不以身之病病心因以心之藥藥身故不求勝病病自不勝病不吾勝攻者乃得助吾以勝病故曰醫之上者在忘也夫當境之病猶且忘之而況乎喜怒愛憎之生乎物窮通壽夭之制於天與夫過去未來之慮歎變慹循環而狎至者乎大抵外物內身忘則病可不病不忘則不病可病是說也又豈獨病之上醫也哉分手十年長江千里身爲世役不得相就問視謹述所得於病者備藥囊中一物惟明者擇焉貴墀出京後踪跡想已有所聞不贅春間承寄京厚貺尤令人耿耿不忘也

致楊亘嵩大令書

聚首京華諸承青睞別時嘉惠重疊至今耿耿敬維德業日進動定多佳如覩爲頌岳陽會館其老輩題名額字半漫漶前議錄爲一冊以備館中掌故此誠高誼想已就緒矣又創立此館記文石刻亦就剝落若得寫手另書鑱諸新石搨印多本散布吾縣俾老輩典型常在後生心目亦敦本興仁之一端竊以風俗之偷傴自侮慢耆長始後生新進纔有知識便覺老輩拙陋州居萃處公爲無忌憚之言以相詬病而禮節之不遜更無論矣巴陵風氣尚有樸厚處然制藝一途已日趍於揣摩揣摩日巧則心術從焉今及其未濔引之以歸於厚俾知老輩之隻詞片紙卽拙且陋且宜寶貴之於千數百年後而況乎其人況乎吾所親炙之人又況乎吾所宜

祗恭之人既知吾所宜祗恭之人不可稍薄而又推其不薄之心以遞及於行路如是則導之者甚微而成就者甚大先生之宏益後進曷有量既先生介然不苟擧世所狂奔而疾就者獨退然不以身與而尤能任事其端緒常發見於事物是非感觸之際及友朋急難之時衰慵不足數如貴墀不惟不厭薄之且引而近之隆而重之其宅心之厚可爲不言之教薰其德而善良鄉人既堇賴有模範矣又誘掖而扶進之有不日新月異者乎出都無病自五月二十九日到鄂平安至今日長事簡頗讀書然老境侵尋纔開卷數葉便須用指染唾津送潤兩眼或眼水涔涔自下每引鏡相對見此中白鬚翁醜惡萬狀輒掩鏡浩歎此生已矣復何望尺寸之進所爲攻苦不輟者亦聊用忘憂送老耳

致秦介臣孝廉書

別來相隔數千里翹首山河神魂飛越以貴墀客鄂之情懷知都門獨處其淒苦殆難言狀也方慰丈來書言及足下云極黃岡維縶之意甚堅脩脯亦略有增益想不歆歸去來矣吾人此身墮地卽有不能自主之勢行止久速似非可以意爲者惟有隨分自盡隨地求益耳貴墀自出都後舊疾未作仍客武昌幕廣室延明窗宜

老眼日手一編不知垂簾外尙有人世倦則繞柱巡簷長吟以宣鬱廣步以解拘覩岳陽會館縮身如蝟畏人如虎不啻九天九地之隔而回憶春明蹭蹬病榻扶持展如之人亂我心曲矣近今交態之惡在都門爲尤甚三五少年輩裙屐風流引類呼儔推襟送抱品花柳而談論洽競嬉戲而性命交若焦悴之士拘方之儒則一見而不願再屏之遠之不欲與同中國耳然卽素所親暱者觴酒豆肉之間小有得失强者挺白刃而相讐弱者亦交惛而互謗若夫風雨同死金石不渝書策所傳未之見焉貴墀與閣下素未相聞問乃承以迂拙相取傾蓋論文當夫踉蹌棘闈呻吟矮屋爲之負戴爲之攜持時其起居而俱其出入雖奔走擁護尙賴同邑諸君而意氣懃懃懇懇有加無已不得不以骨肉推君也夫人亦豈盡無情蓋用諸煊赫靡麗之途易有餘用諸窮苦寂寞之輩常不足而閣下獨與爲背章其事以奮木鐸之徇備輶軒之采人心風俗庶幾有豸惜乎吾言焉而世莫信卽信焉見君所獨厚乃在無所比數之人不能藉以取名收寶且笑其情之輕於誤用而莫之惜也雖然君之道固足以風世矣貴墀年迫垂暮汞爲鄉人內負吾心外負吾友斯則其可爲媿歎者耳秋風乍起

致方午樵從祖姑丈書

潘君來奉到　惠書喜起居健適賓主懽洽無間姪男鎰幸得隨侍左右遂列門墻孺子儻有可教今日醫愚之方卽他日療貧之劑生死肉骨肺腑銘之林薌表叔尙未得往秦隴近頗相過從從容談兩家往事嘗徘徊不忍去也憶貴壻十二三歲自從祖召亭公山西官所歸時曾祖父東軒公罷官歸已久日坐亭觀書合大小家口及內外傭作幾近百人而主之以從曾祖父馥泉公家爲學舍三區區各一師而公以馥泉公壻別居小樓讀書終日不出人目爲閨中處子而尊族六皆先生者

與公爲僚壻常同處吾家家人相語號公矮方以別之貴壻既學爲場文則隨公及再從祖雨亭公輩七八人應童子試七八人中惟貴壻及兄伯崇年最幼吾家素習儉平居目不見鮮服以應試故著新製嫩藍色布衫濃青色布馬褂手持白摺顧盼自喜爾時心目中但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及之人視名場得失泛泛若物之不期而値又不解世上胡有壁髮禿頂而猶窮守牖下者常私自念吾當不至是越數年公別吾家西游秦逮公歸則吾家已析而爲二且漸落公爲貴壻誦一路詩多敲馬上十年人復往秦中之句遂復別去時北地高寒諸爲珍重不盡欲言

致方柳丈太守書

不通箋敬計十數月矣遙諗譽望日隆集祥總慶至以爲幸去年小兒與蘭孫相見長沙乃蒙贈草堂詩箋及各藥物不遺寒素之交於別久道長高情厚誼近今罕覯竊嘗謂世無不用情之人顧用諸可以取償之地不患不豐用諸末由責報之時不患不嗇夫惟大雅卓爾不羣用心之宏且遠非獨貴壻可專私賜也草堂詩箋新本流行江浙頃晤杭州書局總校極稱是刻之精貴壻因言吾丈且將搜刻秘本薈萃成書渠爲叫絕起舞

傳人嘉言懿行代刻遺箸昔人比之掩骼埋胔貴壻謂追溯典型不忘耆宿俾觀者勸勉於厚尤爲風俗人心之倡非獨於逝者生死而肉骨之也尊府武昌君以巴陵數千年來人物罕著或由紀載之無書屢用此相督勉自維譾陋無能爲役然竊觀故籍稍涉巴陵者必謹登諸冊見書極少所得寥寥卽鄉先生在數十年前者欲多錄其遺事而故老盡矣巖棘村甿非無老壽然聞之而不能傳後秀或能傳之而不及聞緬懷文獻良用慨然尊處藏書淵海可謂饋貧之糧倉療愚之藥局伏祈不靳而教誨之

貴墀同試諸人自兩亭以下僅有存者又越十餘年而公歸則馥泉公及吾兄已前沒召亭公繼沒家亦益落貴墀走鄂走燕晉走江南粵東竟齷齪以老而公亦蕭然白髮翁矣嗚乎盛衰循環俯仰數變人事類然殆無足怪者獨十二三歲時自意不至是而竟至是而同時少年家庭骨肉不得久相娛樂以釋吾悲爲可歎也自公始游秦中閒凡幾見後見每悲於前見而老亦因之人生百年妄語耳幸乃得八九十或七十而止自七十至八九十兩人未必俱健又未必能兩相往還而此未至七十之時又俱不能不客於外客未必並在一方然

則兩家之可悲與可無悲後事未可逆知而如前此之相見而悲則可逆知其無幾矣杜氏族旣單又多不壽今已罕能述吾家道光以前及初年事者戚屬中及覩吾家未落時惟公及六皆先生而六皆先生疏於世事與談不甚記憶也子孫不肖不能相與敬守祖宗之習貽胥久而安之視衰茶若固然而烏知先人之兢兢夙夜所以持盈保太其精神志意所發攄固有日新而月盛者乎然則貴墀之尤惓惓於公也者豈直故舊之私情已哉通山去巴陵僅四日程公歲暮想可一歸彼時貴墀或偶在家當迎公鈍安莊遂偕往再從祖蔭亭公所談公在小樓時事蔭亭公姊閒關從公於秦母女殉同難蔭亭公心常痛之蓋尤思與公數相見也山中氣候何如惟頤養冲和眠食勝常爲祝光緒四年四月日

貴墀頓首上

上左侯相書

侯中堂年丈閣下前月麾旌過保一宿卽發貴墀不幸敬謁不及望塵依戀而已頃聞詔贊綸扉私心誠歡誠喜非特用釋杞人之憂輟漆室之歎抑以京師距此間不遠所施爲厝置及所謂覩履考祥康彊逢吉皆易得之傳聞亦不幸而幸者然尚欲急足赴都冀倖一上親丰采言論以自開其愚蔽也夫第論勢分以韋布之賤干宰相之尊昌黎至今貽人口實而況乎其他雖然亦覩所干爲何如人有其人而顧恥於往見是第知勢分

之崇而忘其勳業之巍德盛禮恭之美又大不可且貴墀於公其分誼在子姓之列尤不得以昌黎比夫古人於前代忠義豪傑之士事爲史所闕遺者必傅考載籍務求纖悉具備無舛誤而後已至幸而得見其畫像尤加敬焉爲完補於壞爛之餘且以損眞爲懼夫是何預乎已之毫毛而必兢兢於此者則慕其人之深也以此而推設與是人者並生於世其願趨走於前可知或願見而不得其咨嗟歎恨若抱切身之痛又可知也況夫等忠義豪傑而上之者其人千數百年乃僅一覯而適與並生於世距其居不逾三百里而又爲先人雅故其願見而懼不得見也豈止什伯於前所云哉公之客駱文忠也吳年丈南屏先生爲言有僞爲貴墀上書求見者公心弗善也貴墀以故不敢求見同治丙丁之間貴墀旅食武昌適聞公奉西征之　命將於鄂乎取道齋沐以俟者旬有餘日歲暮乃暫一歸省及公駐節江干而貴墀竟居繼母憂不能卽出昨歲擬來保定甫束裝卽聞　廷召元老私心竊計以爲大軍遠出玉門以外貴墀垂老之年萬無能往理今事乃如此天若鑒憐其誠而陰爲作合於玆土也者夫㮣謂一匹夫積願見偉人之誠致勞上帝之作合雖至愚者亦知其夸誕然會

逢其適輒自矜詡以心語口否否而復唯唯者葢數數焉而事又不然夫乃自笑其前此矜詡之妄且愈以信賦命之窮薄卽欲邀偉人一顧盼之寵一容接之榮冥冥者亦陰掣而屢沮之則無怪夫困頓蹉跌迫老死而莫之援也且貴墀生八年而失怙逮壯而諸父死亡俱盡窮鄉罕先人交游求與先人同時而文學相近者獨數年丈耳楊年丈僅一再見於長沙吳年丈之續修耆舊集寓居長沙荷花池貴墀適館善化周氏謁見頗勤及先生歸道山遂無復有敎誨引掖之者葢煢煢孤立倀倀焉無所適從以至於今夫昔人於蔡中郎尙欲得

其貌似者而亟見之況人子之於父執郛自公授鉞浙江貴堺卽鈔誦其疏稿整軍經武之大無從聞見湘人或爲述一二細節則謹識而劄存之非麾旌小駐保定臬署貴堺走傍賓廨雜立廝僕中傾耳企踵然目故短視竟莫得其髣髴心爲不怡者累日葢念昔先人感動於天性者然也茲又豈特如前所云希慕千百年一覯之人其咨嗟嘆恨不僅什伯於古人願見忠義豪傑而不得者哉貴堺幼讀左氏卽喜談兵已而病瘵尫羸瀕死者數坐此無意於時而學亦漸廢曩嘗從江陵見王先生子壽先生欲使持手書謁公軍次貴堺告以多病

先生乃至舉張留侯李鄴侯相勗勉貴堺愈不敢聞其語媿謝而歸曾文正初督兩江之末年吳年丈往游金陵命貴堺繼往至則文正將移督直隸上詩爲別因附呈詠史截句寓時事所宜言文正再延見稱不及詩中寓旨意者迂謬而不達於事敗茲謹就愚瞽之見爲時事私議一首不自知其萬有一當否伏乞矜而敎之炳燭之明勝於昧昧及殘漏未盡尚思奮勉於學以庶幾朝聞夕死之訓然不逮大賢之門則荀子所謂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者耳然則貴堺之嘆恨咨嗟於願見不得又豈可已而不已哉直陳胸臆冒瀆尊嚴若邀福於先人恕其愚妄而優容焉幸甚幸甚政府機務殷繁伏惟保重金軀以慰滿天下當世之望貴堺謹上

致李芋生刺史書

去冬興國之游爲有生第一樂事第一幸事以常情而論拜謝之書當早達左右而堺不然者不自料其不肖之甚妄有所待焉耳涉春履夏無改故我始終已矣若必待稍有知識始通一介以相質證恐此生遂無攝管之期而徒使企念之私抑鬱而不得達生遠道之疑怪勞良友之懷思重增吾過彌用赧然別來想涵養益深兒子顯鏞仰承厚意殷拳來書具道試事之精詳士心

之說服政敎得民葢漸徵儒術之效矣賢父兄課督子弟本諸至誠惻怛發爲義方遇頑梗不率者不惟不忍加之怒疾必益講求夫啟迪之方日勉其所未至始雖嗃嗃終協威如足下之治興國何以異是彙刻 聖廟先賢儒各集方觀察推爲千秋盛業樂于分任然必自足下發之渠始爲驂之靳也李二曲集自聞高論後日在念中人事迫促頃始得展讀一過其學大旨以改過爲下手切要以愼獨之獨致知之知爲吾心烱然之明德明德卽良知明明德卽致良知其說有與朱子小異者而論大人之學則究極於禮樂兵刑賦役農屯謂一

物不格則一理未明一理未明則臨事應物又安能中窾中會動協機宜是又非專主良知蓋以陽明之致良知爲復本體以考亭之道問學爲做工夫所謂致知以格物格物以致知也至目程朱之言爲布帛菽粟陸王爲巴豆大黄尤非偏袒之論而世儒顧不之取何哉其內功則盡浸於傳心錄中曾用以告八十老人苦口血誠大類足下之諄諄於老拙獨惜足下之未得其人耳屏戚童時頗喜近宋儒語錄致力之處于二曲所云隨逐隨覺隨覺隨斂亦曾見及既而汨沒於文字荒落於奔走舍己芸人迺至侈發舒而罕翕聚疲應接而昧本原每一迴光反照本面全非涕泣自責幾於憤不欲生及與足下相見益發其本心之明然卒無可如何惟每旦攬衣起坐籍以收攝神明休息天機過此片刻身非我有矣足下有教無類憫老拙之陷溺已深桑榆已迫欲以幹蠱望諸豚兒昔二曲門人陸士楷父子並與聞不傳之秘此情此誼何修得之昨已函諭渠早赴師門恐須在武昌郡試後也州志輿地門已竣事否屏所應卒業者仍俟來示遵行往歲盧廩脩膞慙愧之至即此取與一端乃二曲所唾罵而不屑語者天良尚在沈痛可知相去迢遙未由躬受教益惟大君子恢宏德業主

師雖安巡循不妨加密規模既擴節目仍事詳求仔肩斯道利濟羣生是則區區所切禱者然不敢爲外人道也賢郎學業想益進臨穎神馳不盡僂僂

爲人上孫琴西方伯書

某自違左右時以不得躬事大君子爲恨東望長江神魂飛越回憶昨歲幸趨走轅下輒敢冒昧以先六世祖高祖曾祖家傳爲請公不以卑賤而見拒也雖文未及爲先人之靈將幸其有託而傳矣某嘗竊謂表揚善類以冀起後世之功私傳多於史傳史官所記沿博其勢不得盡詳又格於功令奇節偉行之士不得與者蓋十之八九而一二得登史傳之人又或起自下僚其先可紀之績散見他疏牘中史官無從網羅若此類者非私傳其奚賴或者謂身非史官不宜爲人作傳意謂有史而後有傳耳不知范氏鄧禹傳先有本裴注陳壽三國志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數十家自古已然安在私傳之不可作也敝縣鍾運使雲卿有善政於官美行於鄉其歿也左相爲請於朝立傳史館縣人及鍾氏子孫咸榮都轉而仁左相某尉以鍾運使之遇左相不若某先人之遇公何則史名雖美然其文未必稱於後世也唐書列傳誦習者蓋寡而韓退之李習之所爲

何蕃楊烈婦二傳家有其書何蕃楊烈婦事至今在人耳目亦貴夫其文之傳耳奚必於史某先六世祖事在滇黔不僅如國史所紀先高祖曾祖賢似不後鍾運使事有大於何蕃輩者而公道德文章追韓軼李於千載之上集中吳溫鄭周趙諸傳精光奕奕又馬班良史之才千載後之誦習豈異今日之於韓李然則公一舉筆而某先人之被榮甚於史官之褒公之惠先人乃過於左相之仁鍾運但也爲人子孫坐視其先人有可致之榮可邀之惠不爲迫切以求致仁人君子表揚善類以興起後世之心久闕鬱而不達不惟不孝於先人亦非所以待仁人君子此某所日夜恐懼無須臾而或釋者茲謹呈先六世祖高祖事略各一通區區之忱惟公鑒而憐焉

爲人致周蔭堂茂才書

前月杪奉到郵寄武昌手書緣接篆甫及數日稽比衆務未得及時作復頃間復奉一函適因鄙人權莅荊南懽忻而鼓舞之若擬諸叔度來尋次公重臨者設詞稍張非庸劣所敢任分巡例不得有所興革於政監督則專司闗征利可及四民之一窶民一分少造一分之孽居官一日宜盡一日之心斤斤自持求無負知好之期望者獨在此耳前書陳義甚高今之有意於古者希矣汨沒科舉幾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嘗私心竊痛引爲世道之憂足下年未及壯遂能卓然樹立絕去因循猶將旌君以徇於國何至執卑無甚高之論强相勸勉然獨惜所求於世與所挾於己者之相背也葢士惟無求於世苟不能無求焉則世固此世也耀龍章於裸壤昔人固已病之曩者專意時藝之說豈得已哉今足下劃功力之分數視時藝所可緩急而三之七之用心良苦竊謂術業所託未有不專以致精者丈人之於蜩宜僚之於丸且終身焉如足下之說則古作據功力之三分而

時藝不專時藝據功力之三分而古作又不專吾懼兩者之交顧而交病也且所謂古作者蘄至古人之立言耳立言特古人之一端吾學之大且重於是者且多文之古不古不足爲吾學損益如徒以言也則亦求有用而已百工技藝皆可自食其力以救饑寒而衞廉恥時藝爲用雖薄不至視百工不如彼疲力於浩博而卒歸空虛無用者其言豈必出時藝上哉至謂得失有命此語誠然然得失在命而可以得失之故則仍在我吾所操之業揆諸必得之理有一毫之未信卽人力尚有一毫之可盡凡事有人力之可盡者不得謂命且安命必

先盡分秀才之業科舉乃其分也應　朝廷求賢之典以試有司爲拜獻之先資爲任民人社稷之所自始而顧傲然持不屑之意苟簡之心曰吾姑從事焉云爾是爲不誠不敬雖由今日之有司使然然質諸君子之正已反身恐不如是若曰吾特病文之不高耳希古則文高不得何病夫士之竭思慮苦形骸顚踣頻數而不至者豈將以矜文之高抑冀有得於世耳既思有得乃反持不可必得者與爲嘗試挾策之亡羊果有異於博塞乎足下之遇非能無求於世者其才又無不可得軌範時藝不出數年便可成熟成熟之後得與不得俱可視

吾志所向而專吾力不以古作病今日之時藝斯能不以時藝病他日之古作今日短而他日長乞高明更加審擇焉鄙人去此十年而復來來適值足下之館宜昌而今之宜昌又爲分巡荊南者職所必赴誠有如來書所謂有緣者重五後數日當可相見諸俟面罄不具

爲人上王侍郎書

昨歲旌麾過鄂叨送悤悤北望京華無任依戀頃聞

朝命爲額手稱慶者久之蓋樞府繫天下政本相業所基閫命所託非若巡撫直省僅能惠及一方而侍郎恢恢有餘之器又實足以任重遠而濟艱難故預爲天下慶也伏念方今天下不爲無事而有若火之灼膚水之滅頂號呼盡氣徒跣奔救而猶恐須臾緩者則秦晉兗豫之饑黎也　朝廷之惠饑黎亦至矣無如災區毗連不得不轉糴於遠境糴本運資或數金而致一石或十數金而致一石通以十金計之　朝廷發百萬之金乃能致十萬之粟散給百萬之饑民在　朝廷則見百萬之多在饑民則見斗粟之少況嗷嗷者不止什倍於百萬耶卽日各直省及本省溫戶皆有助賑之舉然度亦不過二百餘萬則得粟亦僅二十餘萬耳夫以不止什倍於百萬之衆食二十餘萬之粟又經年累月之久而

尙無往穫待穫之期民命可想而知矣借使秦兗豫之民盡如晉民之坐以待死他時四省所轄必多有地無人田野蒿萊租賦安出　朝廷所失既已不少且坐以待死久而無變者其民可矜而不可恃一有黠者倡走險救死之計攫食於豐稔之區鈔掠鄉村劫奪倉庫漸益猖獗久且蔓延如此則豐稔之區前既以捐賑耗其資收糴損其食後又不幸而蹂躪於盜賊民力疲憊不任輸將恐　朝廷所失賦入又不止秦晉兗豫四省所轄而已況民既聚寇猝難解散辦勦辦撫辦防爲費滋大彼時司農卽甚支絀豈能屏置不問然則均之費也

費於後以誅盜不如費於今以活民遲費而或齎盜糧不如早費而先靖民志聞在事者有稱貸外洋之請舉債雖非良策使自此中外上下壹意撙節尚可徐圖補救以視盜賊蜂起騷然繁費者其害較輕未審可　奏行否民爲邦本有民則土無曠而財用之源不塞且民安於內則根本固而外患不萌似謀國所宜汲汲者某謬承眄採媿無涓埃知識增益崇深然不敢瀆以尋常酬應之語管窺蠡測用藉貢忱幸覽而教之

致倪豹岑觀察書

孟春道過鄂垣適騶從尚未赴荊奉謁不遇縈念至今頃聞新奉　朝旨備兵河南欣喜無量監司雖不能與督撫侔權然喜其漸近居高而施遠所以慰滿天下生民之望者自此始矣湖北官場文學循良合而爲一者幾人誘進後生推拔寒微者又幾人有其人焉不必身受其惠也氣類之不孤呼號之可達援以自壯於荒涼幽寂之中庶幾無消沮於末路以自速其摧折然則觀察之去楚而豫彼地之幸猶後而吾黨之不幸獨先也又況困厄如貴墀衰老如貴墀重接清光此生已不敢自必悽戀當更何如謹呈序文一首豈敢與立言之義所仰望於大君子者固未敢或貶焉爾若蒙收庋篋衍覩物懷人庶要金石貴墀既纂書又不喜作應酬語此後箋啟恐未易達左右也兒子顯鏞屢承不棄感何可言謝偶樵身後藂孤無以自救望雲前書述尊意甚厚未識已爲處分否唐時鄭相公餘慶於孟東野之死憂慮深遠終始不倦而人與錢物則並委樊宗師主營生業事見昌黎集中偶樵不及東野而觀察仁愛有過鄭公望雲近在左右此眞偶樵之宗師也乞加意焉大箸散體屢許見示今當遠別不可更爽前約荊州府志刻竣否亦望見惠一冊啟節何時尚須入都否臨穎神馳不盡飄縷杜貴墀頓首謹啟

致張儻軒書

自文旆入都常忽忽如有所失垂老羈懷喜合愴離況如足下珠玉照人能消我鄙吝者耶前後兩接手書具審日課如恆略無間斷幸甚慰甚惟叔寶神清又復維摩示病雖醫治已愈總須隨時調攝起居飲食視以履薄臨深氣體漸養漸充當可轉弱爲強也時文一道修飾其字句諧適其聲調均非所難惟義理書卷功由積累非可取辦臨時自有科名以來得失之故殆有不可深知者若第歸功揣摩則直省鄉試場人動逾萬計揣摩之勤且工者度亦不下數千能必得者幾人耶夫爲

科舉而廢學科舉未必定失究未必不失失則兩失矣爲學而兼事科舉科舉未必定得究未必不得得則兩得矣卽終不可得而覫窮年揣摩卒之一無所得者不猶愈耶愚讀書揣摩兩無所得敗軍之將本不應靦然論戰而屢嘵嘵於足下者以足下良金渾璞足成令器私心過計恐精力誤用或致斲而小之幸深省焉

上吳南屏先生書

客冬岳郡晉謁聆誨未盡怦怦無已今秋於退菴丈處讀所撰呂僊亭記及自題倚醉圖詩高情逸志想見起居之勝頤養之適望風慰甚昨李竹廬過舍口傳尊命頃晤式甫詳述拳拳厚意感媿無地竊念貴墀幼背嚴訓長嬰世累消耗先人之遺產於仰事俯畜兵戈旱潦之中然猶恃其年力以爲習售世業或與時輩爭一日之長則猶足自立於貧賤又俯仰十餘年而學荒貧劇老且及之則又將舉先人之遺體後裔展轉饑餓溝壑而未有底止不孝如是夫固宜獲罪先人之友矣而公特憫其窮愚且冀其少有樹立俾先人之遺澤不至澌滅以盡將蠲潔而薦諸當今所稱一代偉人曾公者葢仁人君子之厚於故舊而推惠其子孫其用心固如是之摯且勤也夫以公之道德文章爲世宗仰而墀得掛名齒頰文字之間傳及後世因公之薦而重其人以曾公之文章勳業照耀古今天下豪傑之士奔走輻輳惴惴焉惟恐不得一當者而墀得因公片語從容進見以自異於挾策干時之輩則於墀固以榮矣又況陶埏摶埴之爲賜無窮也哉雖然墀向者常欲遍歷江上諸營詳識其規畫措置以盡一時之壯觀自惟譾劣度不足當王公大人一盻又性不諧俗故瀕行而蹶者數四今劣猶昔也困憊有過他日曾公所以優容而曲恕之固幸獲操劵於公而墀以寒素淺材冒瀆賢貴持身涉務罔知所嚮倘不棄其愚而訓誨之則無已之賜先人實厚賴焉偶冒寒疾不得趨謁左右輒敢遣傭走取所致曾公書幷備述鄙忱於此不勝悚切待命之至天氣驟寒敬以順時攝養爲祝

復龔智軒司馬書

智軒司馬足下兩年來不通音問意智軒挾所得以鳴於世得交海內名公卿賢豪拙淺如墀不宜復在念慮昨得惠書乃知鄙人踪跡亦屢承問訊及之則私幸其不見棄於故人而悔前此所以擬智軒者未盡知智軒也智軒志甚大今聞其俯就一官意者欲藉以少紓發其蘊耶毋亦憤於十餘年之奔走去就或知之而不用

或用矣而不久易慮變計將以一官爲足自奮耶來書乃似以屖爲羨者語似不倫而屖則知其中固有所不屑而甚難堪者在也回憶咸豐己未之年屖訪智軒於黃州時余與智軒年方壯而胡文忠方勤勤禮士天下事方亟又皆士有爲之時儔類之中又有可先容於文忠者而屖居一月不得一見文忠智軒雖爲掌書記而陰爲軋者所困鬱鬱難久居而先余往黃州者又有李君叔侯三人者旣皆不得志則相與傲倪歌呼益不爲人所喜叔侯與余先後去黃州智軒亦繼去自是智軒往往客諸營煢然不久輒去叔侯急於用世乃至爲他人

所給余至今見之猶相戲訕以爲笑樂悲夫士之窮達遇否係乎天抑係乎人固皆無足論者而余之迂拙不適於時則槪可見矣今智軒遠在數千里外所職旣非所樂屖益貧困乃至月操鉛槧以營升斗壯盛之年不能爲文忠劃一計定一謀今乃借定遺文以資數月之事畜嗚乎悲矣而智軒且微羨之苟非有所不屑與甚不堪於中者羨何自起然則智軒之遇雖勝於屖而要不得一行其志雖欲不謂之窮不可也屖又執吳南公前爲致書曾侯曾侯亦似頗不相棄者而屖志意牢落精力不復可驅策且有懸於黃州之行也遂不果往近移居距家十里之鈍安莊田頗足耕曩與君數言此事蓋幾十年而後得之相顧頗樂行且歸課兒曹學稼圃余雖不任耕而驅吾犢於柳陰夕照之中適其水草而節其勞逸尙所能爲智軒他日宦歸余當荷蓑笠相訪或遂邀以來對靑山酌綠酒相與憶黃州之傲倪歌呼且深引爲媿恨噫嘻是足慰余之窮而稱智軒之羨矣然移居之願懷之幾十年而始得償夫人事之變幻飄忽固有不可預爲計者此志更歷十年而吾年不且老乎又安知所謂夕照柳陰靑山綠酒者必能從容以待智軒之歸乎是又不若叔侯今日之不去其鄉無求於

世之爲足羨也文忠集卷帙頗多竣事當在來春近日何所撰述希風便示知

復曾伯預書

伯預賢棣有道史右六月初七日續奉手敎合諸前紙抑何用意之篤且勤也前紙卽當作報媿無以裨益高明又人事牽率吮毫中輟者數四別君闊月已八身處省會閉門一編耳目所及不得多於君之深山而學問孤陋猶之疇昔殆又甚焉君奚取於鄙書之報然屖有不能已於情者居恆喜誦孟子乃若其情則可爲善一語以爲天下之善無有不生於情者終古人倫所由相

繫不敵者此而已矣孟子之世臣懷利以事君子弟懷利以事父兄楊無君墨無父豈爲有人心者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凡以正天下之情也情之正否家國之治亂隨之世運之剝復因之吁其危哉然則吾人之於施報安可忽恆情而不講也客冬湘人規擬造洋船比時文從尙小酉院中當及聞其中罷今年 朝廷復有二事一爲京外官諫止推廣鐵路一爲河督吳大澂特疏乞

皇太后詔議 今上推崇本生典禮均承駁斥開

闢以來逮我 朝而局一新輦下諸公其主持國是未知後代云何而並世之吾儕儻能斟酌古今之宜權衡事理之當折衷眾說成一家之言上以資明廷之采擇下以示百世之法守豈非韋布盛業竊有望焉賢者亦樂此乎來書所云立言之道近之矣易傳謂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蓋諸凡不依諸道切於事不因夫時非迂則謬者卽單詞片語已病其多由君之說吾知其免夫布帛菽粟出於耕織之勤而利周天下奇伎滛巧日益月增卒無以加於是夫苟其無以加矣奚事於多又烏有以多病之者哉門下多翹楚與杏君左提右挈成就當有可觀三代之教以明人倫老生常談實今日救時良策此間新交黃小魯觀察（名嗣東湖北人）致力躬行乃挽回風氣之人惜君未得與相見然君及杏樓澤生渠則已中心藏之墀自有知識卽意主闇修不欲近標榜隨習惟一二同志散處各方無由合并者則樂爲之驛騎蓋端人正士聲相聞而心相慕善氣流通灌注吾道之干城可藉得隱然敵國之助而有心當世者兼蓄預儲此尤要務也新調肄業諸君多勤學謹守之士角立傑出未能比肩君及湯黃三人所成當不安苟簡比來士習似勝從前更得鄉先輩啟翼陶甄或可蒸蒸日上墀頑健

仍舊他無可告遠道相望惟德業日進爲祝杏君處乞爲致意相見不遠可無煩紙筆也澤君以其尊人多病不赴殿試未審肯入鄉闈否

光緒十四年言事書

巴陵聚族而居者數百戶或百餘戶戶多而口益繁壯丁至少在一千內外不能家皆謹厚人盡馴良零星小戶田宅地界與彼毗連者恃强欺壓在所不免鄉人恆震而驚之曰某大姓某大屋場大屋場之女有恃無恐每不服夫家約束夫家或稍予薄懲母家卽藉端立威糾率大屋場中人登門詈毆夫家不惟不敢與校并須

以卑辭厚禮央求息事更有一等悍潑之婦以服毒懸梁投水吞烟爲口頭之常話挾制夫家之慣計不幸邂逅致死母家登時帶領無論親疏之惡少蜂擁而來先牽豬牛次毀房屋甚且痛毆其潛匿之翁姑及夫然後苛索死者之衣衾棺木一切齋醮葬埋之費多方擺佈極力吹求必令破家而後已小戶之受屈大姓大率類此若彼此俱係大姓因忿構釁卽係兒女姻親亦各以糾眾械鬥稱雄鄉人名爲打大架軍器火藥儼然開仗命案視爲尋常兇手苦主仍以强弱爲勝負前此數年致有姜黃二姓登時殺斃殺傷十餘人之案上年匪徒

王聯路等始以阻禁召眾繼遂以焚刼倡眾眾卽本族之眾也有本族呼引之眾因而有地方附從之眾事勢所極可爲寒心（咸豐壬子岳州失守勾引逆賊之晏仲五卽係大族）咸豐間沔陽黃邑侯任內有大姓族長戶長之設并頒給官杖其不率教者准戶族公議懲責法甫搬而去任近日惟方方伯菊八家依此行之

巴陵出產極少除北港產茶所得無幾外花布爲一大宗花布幅小者爲河塘布稍寬者爲都布都布之精者爲壹都尖女功積一月而成匹往時平價每匹四丈可得錢二千三四百文稍次之布亦在兩千內外城有布行鄉有布莊中下之戶合姑媳妯娌數人之勤苦　國課家用取給於斯男丁力耕之餘亦操機杼多有積久致富者自洋布盛行都布銷路口狹價值減從前之半近日布莊復收買惡劣錢文年甚一年持布到莊者不賣則別無變錢之物賣則得錢一串實止五六百可用就此五六百之中以完錢糧尚須精選此外則枵腹者不能用以糴穀食淡者不能用以買鹽惟裹置牀頭日供淚眼而已紡布一匹計需花絨三斤每斤需大錢三百內外至賤亦需二百餘文合以現今布價又除去不堪行使之錢抵買花之成本紡花之人工無贏有絀

歲勤苦仍迫飢寒故私錢之病民以布莊爲最甚他若新墻地方賣買貨物彼此私錢均照制錢折水在彼處尚覺相安流行他處病民亦甚葢準岳州之貨價付以新墻之錢文則商價虧折不少也又巴陵業銅器者頗多私銷制錢一串可抵一串三四百之銅本地制錢日少此其一端綿延不息未知伊於胡底

巴陵地方遼濶耳目難周而距城不甚遠之楊林街其地四通八達良莠雜處司官權輕不足讋伏刁痞咸豐兵荒後該處大案迭見上年王聯路未經起事之前附近紳耆曾經稟請府縣暫調駐城之防勇移紮該處以

賓彈壓嗣後王聯路等雖經捕斬而人心浮動鬧尙如故又距楊林街不遠之筻口市少年白晝羣聚以殺牛賭博爲生雖有公正紳耆力求整頓衆寡不敵莫可如何

巴陵四鄉人烟稠密之地烟館盛行雖屢經本處紳耆請示嚴禁然歇業不久仍行開設其不憚以身試法者因此項賣買比別項利息較多銷售較易利之所在貿然爭趨始則因有煙館吸煙者由少增多繼則吸煙者家計日耗食力無門又轉而開設煙館相循增益勢必至處處賣煙人人吸煙不特窩藏匪類收買盜贓爲目前之明害也

巴陵兵荒以前頗多積穀之家偶值荒年除將在倉之穀貸濟貧民外佃戶應上之租石亦予格外減收其時有仁義大戶之稱迨沿習既久不思讓租之仁義反逞抗租之強梁竟有豐收年分上租不及一半者提田則據莊不出別佃則無人敢承卽田主躬自督種伊亦敢於奪牛壞犁肆行辱毆至萬不得已而控官則此種案件自官視之爲甚不要緊自差役視之爲安穩生意非需索既飽不肯下鄉下鄉之後仍需田主供給一票傳人不到再發二票又需照前樣開銷於佃戶畧無驚動而田主送佃所費已多於所短之租矣卽幸而拘佃到官押追租欠佃戶之合家老弱必全赴田主之家撒潑放賴甚至以服毒恐嚇受累更甚於短租故鄉人有賣田爲賣佃之說言低值轉賣與人惟求佃戶脫身耳此種風氣近城尙少河塘二三都爲盛

桐華閣文集八

送張海晴敘

同治六年丁卯六月五日同邑張君海晴與余坐黃鵠磯願謂余吾與子俱羇窮於此然不得常見今又將別矣子能已於言乎予愀然者久之蓋海晴於吾家爲姻婭交余最蚤時海晴已甚貧困而予家未盡落予亡兄雅好客數數招海晴賦詩飲酒予年方少耽於兄弟友朋之樂覩人世所誇耀蓋甚泊然及余年既長三人者皆屢擯於有司予兄抑鬱死海晴負氣使酒又頗爲鄉先生屛擠用以益困而予自先兄亡亦遂寥落寡歡矣

然海晴愈益思用於世當粵寇據郡海晴出奇計以身餌賊母禁不令去蓋至今猶引爲憾云兵興以來一切功名之士往往起布衣至封疆其僅得任牧令者或且爲扼腕太息歎爲不遇然以余所見其人或無以過海晴悲夫盛衰榮悴之遭藁轢傾軋之勢自非實有心得而自樂其樂與夫强制僞托者豈能無所激昂憤發於其閒哉海晴喜任事好議論數常呵叱不可意者而醉尤甚或欲得君如此爲笑樂則故强以酒而微激之又故不直其言君則奮髯戟手自髮際至項筋皆暴起而赤色案上杯盌時躍起作撞擊聲座客且倉皇遁匿其負氣如此然能不宿憾於人人有善必力稱道不衰亦有賴其力者而君則貧困老矣今別急未暇與飲然君自至鄂學益進氣且漸斂卽飲亦不能如從前之狂爲可笑樂也余既悲海晴之遇而自顧身世又不能無媿於宿所期望俛仰今昔慨歎以爲是言然則海晴之感喟當更復何如也

送佛海上人敘

昌黎闢佛顧好與浮屠者游而其序高閑上人則謂淡與泊遭於書未見其能旭豈誠然乎人果能泊然淡然無營無嗜則好篤而力專和順其中而醲郁於古技而

道矣何旭之足師又烏乎不可師昌黎之云然意者高閑之猶未足語此乎郴州佛海自祝髮爲僧寺茶得不浮屠也然篤專儒術吾嘗悲夫井田廢而恆產壞今世所謂浮屠者特鰥寡孤獨無告之民不幸衣食棲託之非必沉溺其教且能張皇其術也而世俗之冒儒名以梯榮鏡寵者或反爲其徒所不屑然則浮屠烏可厚非況浮屠又名非而實是者哉佛海飭己潔而擇交嚴少習制藝後棄去攻詩嘗爲人作書而書尤勝余見之長沙數從談詩意其負可用之才以窮至是必有不能自釋者而君殊怡然余愛之重之於其歸郴也不能無言

夫高閑特能學書遇昌黎而傳今可傳倍高閑而僅得遇余抑何不幸然君將浮洞庭陟匡廬縱攬名山大川以求當世之士吾知其必有遇也雖然如佛海者其能遇而傳與否又烏足爲所感也哉同治六年十月望日

巴陵杜貴墀

送倪豹岑太守升任河南巡道敘

光緒五年湖北荊州府知府倪君以計典優等入覲

皇太后 皇上召詣便殿溫語垂詢移時始罷倪君謹對揚休命退而疏記 天語及己所奏對凡百數十言蓋由 聖明憂勞萬幾惟慮一夫一物之或失其所故能不忽細微不遺疏遠至於如此而非倪君之賢則亦莫克仰契 宸衷祇承 清問也明年四月 詔君分巡河南之開歸陳許其地去京畿餘千里拱衞翊戴必慎簡疆臣 帝有後命人謂不遠蓋敷奏之後繼以明試而車服隨之虞廷官人之法如是焉爾巴陵杜貴墀聞而喜明良之相遇也作而言曰於戲休哉案分巡所領四郡有縣三十二州三廳一而治所則在開封開封東南三百里爲陳州府東二百八十里爲歸德府西南二百五十里爲許州自治所以達三郡無四日之程重山大川之阻其察易周其令

易及幅員雖廣賢者可臥而理吾意倪君爵逾尊而心愈下居漸高而施漸遠必能推廣荊州之治以聞

皇猷而結主知或曰否否是烏可例荊州利病在民興革由州縣達府分巡過問焉則爲下侵幽明在吏黜陟由按察布政達諸巡撫分巡稍干焉則爲上逼不侵不逼而贅旒於上下之閒吾未見賢者之能爲也余曰唯唯雖然賢者有道焉正以率而誠以通正與誠孚於上下黜陟有與我共之者矣黜陟有與我共之斯興革有自我導之者矣吾又未見賢者之不能爲也且未嘗爲之而曰不能尤非所以測賢者夫黃河爲患由於倒灌而漕運例在倒灌於是借黃濟運病民糜帑而河迄不可治者且數百年自漕運廢而河患始衰河漸北徙而河南少安無事然淮潁汝蔡諸水經緯其閒一遇川澤交盈分洩不及則河患仍未爲息愚意今日之河不患倒灌而仍患下壅治今日之全河不必殺黃以濟淮而仍宜蓄清以敵黃修復隄壩而保固之束清之流以攻黃之沙而復挑濬撈濬於水落之時使河流通暢河身不因淤墊而高來汎雖盛可無旁趨橫溢且又隄內之地宜讓於水者禁民與爭隄外之地可蓄洩水者爲民興造用以治全河之水卽并治豫省之水此分巡所宜

有事而荊州舊太守爲而已効者今得爲乎抑不得爲乎陸桴亭述貞明徐氏言京畿四輔以及山左近河瀕海之地皆國家附居之田顧荒而不治待哺東南近廢可耕之產遠資難濟之餉豈謀國經久之道噫弊也久矣異時君開府西北其重思此言也哉光緒六年四月日杜貴墀頓首謹序

贈謝君定侯敘

道光後元閒余居郡城飲謝君定侯所定侯安化人吾縣學師王先生之外孫學師藏書甚精博定侯寢饋其中意甚得而余年方少雖屢見擯有司尚能無淪落之

感酣嬉淋漓醉宿而去後二十餘年定侯訪余江夏黃鵠磯二十餘年中余一之燕再往晉既乃久客於此定侯亦新自京師大梁倦遊返鄂余飲之樓下月中憑闌俯瞰長江追念歲月酒盡悲來余贈詩所謂江漢逢余欲白頭也自是定侯爲小官湖北余居武昌幕皆鬱鬱不自得無幾相見見亦不暇與飲及余去鄂客保定又踰年還客江夏則無由復見定侯蓋以失上官意劾歸矣光緒丙戌余自江夏來主校經堂定侯自其縣赴湘徒步過余余念別久而見稀固飲之酒時嚴冬日暮寒風颯颯窮戶牖尊前兩白髮頹然相對或俛首默默酒未盡告辭竟去嗟夫人生富貴利達則制之天矣第一飲酒之樂耳或與之又或靳之果誰爲之而孰致之哉而不可悲哉然余初與定侯飲定侯而外同飲者尚三四輩及其再也三四輩者無有矣余在鄂之友若平江鍾君亦皋南海陳君蔭田謝君偶樵會稽施君望雲同飲黃鵠磯多於定侯前此十一二年閒溘逝頓盡彼其可悲之尤甚者則定侯今茲來飲庶幾其釋余悲也而定侯又奚悲焉嗚呼余自識定侯凡三飲酒初當道光未亂之時繼值同治平江南之後今則海氛初靖上下晏然世運凡幾變矣一身之盛衰曾何足問而爲之喜

且悲耶定侯歸乎娛老之計惟飲爲宜余又惜子之不早爲辭尉也

兪伯鈞同年入都贈言

兪編修君伯鈞歸覲年餘奉親命供職京師來就余別曰子必贈我以言余謙不敢承逾日復遣使督促之伯鈞余同年也不敢固辭前明蒲圻仵公瑜之序齒錄也曰予與同年之歌鹿鳴而來也將大試於庭而授以官或卿相焉藩臬焉先正在廟堂則憂其民在江湖則憂其君茍能體此意而以堯舜湯文之事責於君以唐虞殷周之化望於治使天下後世人指而稱之曰此皋夔

稷契此伊傅周召是固國家之福亦吾同年之光而予亦以收榮名於不朽貴墀嘗誦其說而韙之然考其時則世宗初年也朝政雖粃邊患未棘今何如哉顧執忤公之說以强聒人揖讓救火講誦臨戎不駭且嗤者幾希雖然使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而生今日將惟是僕僕焉鰓鰓焉敝天下之精力於洋學洋器幸角逐之一當抑別有道焉自强自勝如孟子所謂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乎夫未嘗爲之而曰不能是謂誣己未嘗爲古人所爲而曰雖古人亦有難焉是謂誣聖未嘗爲人言之而曰人必不我聽是謂誣人誣己者無志誣聖者無法誣人者不仁且忤公亦豈能爲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者而顧舉是爲同年勸然觀其立朝侃侃議禮忤旨死杖下庶幾能心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心者不幸而僅以忠直著蓋其所得爲止此耳然則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道誠未敢以望於人人而其心則人人所固有者也心其心學其學蘄至其道而有不至力行其道而終不可行則係乎其稟與其遇焉伯鈞將如之何哉而其自爲則舍是無術矣謂余曰予必賵吾言者蓋亦知貴墀之舍是無以爲言也貴墀於是乎言

周笠西先生八十壽文

光緒十有八年八月二日爲門人周君聲洋聲溢尊公笠西先生八秩誕辰是年春莫先生卽預以不敢受慶刋帖徧布去十七年先生曾樹石客舍大書深刻此宅永不唱戲貴墀謹述諸人人聞者輒憮然曰何必及此帖出尤相怪詫爲異事蓋俗之漸靡猶疫中人轉相傳染莫知由來無端而盛陳牢醴無端而廣召優伶力絀或搜括質貸浪博一豪試詰其人何取諸是强顏以對曰從衆耳夫此衆者皆聖耶皆賢耶而皆吾師耶則又曰此不足爭吾將力持其大者重者亦旣舉我之權而委之衆矣安見大且重者之必能自持烏虖此乃可爲怪詫者矣夫就先生之身世而論出則施澤黎庶處則樹型鄉里象賢二子質有其文家慶國華熠燿湖湘碩德耆年從容游醼陸生疏傅香山洛社昇平潤色疇曰非宜顧乃朝夕警惕不敢以身處安順忘人憂患家方昌熾弛昔綢繆在經則衛武在史則石奮君子之進德修業聖王之祈天永命胥此心也無二道也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當國家重熙累洽而　萬壽久停
筵宴康熙二十七年復申諭中外慶賀禮儀永行停止
列聖紹休屢宣貽訓前湖南巡撫臣趙恭毅公

欽若祇承生日辭賀書中特恭引　聖祖此諭蓋百世之範圍臣民所由寡過者於是乎在往者曾文正公序　國朝先正事略云雍乾嘉道累葉之才皆聖祖教育而成逮同治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然亦未始非　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夫所謂才豈專在章句之儒今以觀先生行事不其然歟貴壻以同治辛未館先生所光緒乙亥之別自謂此生無復相見理而日月過從今且七年而未已益得目覩先生之康彊壽考紬繹其嘉言懿行以自裨益不可謂非桑榆之幸其嗣君兩孝廉奉先生命不敢私受慶顧其意則似甚欲

得余文者而余前此已兩壽先生其得報於天宜而非倖無俟更述特舉先生見在之一端檃括大凡且爲敬告嗣君日奉家訓以周旋異時置身通顯理大物博愼無或惑於衆咻偶忘先生今日之兢業庶悅親之道得保世滋大且俾舉世知行道之果有福而區區聲華文采之盛果不足與先生之闇淡爭光燿於久遠或亦風俗人心轉移之一助爾謹敘

岳州教授劉霞軒先生壽敘

師儒之以道得民者吾於吾郡見二先生焉曰湘鄉成公忍齋曰衡陽劉公霞軒二先生相去二十餘年皆以得知縣棄去教授吾郡皆主講岳陽書院皆得士子心然吾尤難劉先生蓋成先生當道光三十年之前天下無事郡邑物力尚豐饒士子得從容誦習而其時守吾郡者惲公光宸爲成先生同年友鄉先生方公夔卿方罷官家居三人者以道學文章相高心相得成先生擁皐比惲公率生徒敬謁先生再拜成禮其後繼見卻立問起居唯謹惲公月試生徒既等第之則攜卷就成先生集諸弟子講堂下與爲評論且馳介延方公方公居鄉書院來甚易於是互相質難聽者久環列忘倦蓋所以切摩士子如此其勤且摯也官督之師教之鄉先生

助之而又厚其資給隆其禮貌士子肄業於茲者抑何幸歟教化易行而師獲事逸功倍之效豈不亦以其時與劉先生之時異矣吾郡老成凋謝事又多可慨歎者先生主講一年遽謝去又不若成先生之久於其事然吾郡人士於成先生之去官也設生主以祠及聞其歿又私祠之以名宦今劉先生謝講席不居則爭榜頌語以彰其德先生甫六十之年又爭合觴壽之其慕說劉先生與前之成先生同是何教之易行師之能化弟子異其時顧不異其效與嗚呼可謂難矣先生不設崖岸而神采自峻太和元氣溢於顏面與人言煦煦惟恐或

傷至義所不可則斬然無毫髮徇其爲教多設端以開誘必其人自喻而後已楊君聯甲貴塀外家弟應童子試時拙於書先生爲捉其手而波磔之吾鄰趙生堅既從先生游試文輒冠其曹二生皆恂恂溫溫束脩自好其他所教士或奔走在外不多見然可以二生概之也服教如此慕說又如彼則信哉劉先生之爲師不後成先生而能使人歷久不忘又可援成先生事預決之也成先生官吾郡時貴塀年甫弱冠在儕輩中頗爲所標異余亦以自矜寵逮劉先生來則同師成先生者多死亡而余之窮困亦既老矣蓋卽吾一人之身俯仰於二

先生閒而盛衰之不同已有如此然則世事浮雲倏起倏滅於吾前者不足以留一瞬而如兩先生之以道得民其不朽乃爲可恃耳貴塀遠在京師不得從郡人士後以觴以祝因掇拾衆所欲言者而質述之蓋旣幸得見先生如侍成先生而又幸其康彊矍鑠遠過成先生昔時得久官吾郡益宏其教以惠士人於無窮也

爲孫編修壽李黼堂方伯五十生日敘

光緒建元之二年爲吾世叔黼堂先生五十初度鄉先生輩咸欽慕其德將選言以壽之宗錫後輩末學何敢與是顧念吾家與先生家兩世交最厚不肖兄弟爲先

君垂危手挈以託仲雲世叔之孤又極承先生矜憐晉謁無虛月因得識其行事之大者雖不能文於義不可默也蓋粵逆倡亂咸豐同治之間天下之勢如一髮引千鈞曾文正起而任之於時忠義之士雲集而響應羣策羣力惟所指麾而先生以在籍某官膺　特命開藩江西逢權巡撫遇侵軼籌轉輸侃侃自持無絲毫假借竟以與文正不合而去去位無幾時而文正薨矣論語稱君子和而不同竊謂古今之禍變常由君子之不和而亦或出於同夫旣同爲君子矣宜無不可同者然心雖同出於正與公而意見之偏偏或未協夫事理之

當苟一君子以此倡衆君子卽以此和但幸吾道之可張不更相反覆以究是非之極則旣授小人以可攻之瑕且使此一君子者坦然自信謂吾所欲爲於天下無復可議則矜心之萌天下必至陰受其弊惟有人焉據理以抗之其轉圜之妙效卽未見於臨時而事久情平苟非執拗已甚者必且惕然內省愈不敢强天下以徇己見如是則益歸君子而澤及天下然則先生之自處與所以處文正者信乎君子之道也然而物望所歸震赫且百倍於權勢乃獨毅然不顧反天下附和之口孤行其是豈不難哉非大勇而能若是歟先生旣謝病歸

居會城舊宅絕跡不見一要人家故富圖史環列如堵墻寢食其中日有常課如在塾弟子手編　國朝名人事蹟爲書數百卷兩游江浙窺禹穴尋天台鴈蕩諸勝摩崖紀之於是人爭以江湖之樂歸先生而不知非先生意也文恭公受　國重恩號當代名臣先生爲其子又嘗在大位年又富天下又不爲無事苟有可行其志者藉手以報君親宜理髮整冠之不暇而至今未遇也度經不能枉己以徇徘徊躑躅仍賫志於林泉先生所無如何者獨樂其樂豈世家大臣當與國共休戚者所宜又豈仁人君子之用心哉宗錫竊推先生之行事而

又知其必不然也夫勇於樹立而仁於君親此庸德之行諸福之原既有明徵矣一旦爲所得爲推其德以福天之民則天所以福之者又曷有涯涘也哉錫不敏謹就今所得於先生者述之以侑一觴先生與仲雲世叔怡怡一堂見其所摩拊亡友之孤今乃得從諸子弟攝齊上壽或相與笑樂之而忘其文之陋也

涂春山七十壽敘

襄陽涂春山先生墀聞其名於武昌太守方君方君嘗權襄陽郡而先生嗣君元甫孝廉其郡試士故飫聞先生行義光緒丙子歲余與元甫相見京師元甫盍篤行君子因與往還而質方君之言焉元甫則遜其辭以爲吾父窶人不得習帖括取科第所謂濟人利物既阻於分與力之不逮而居乎躬行實踐毋磽磽皦皦以自殊異吾雖爲之子然僅得一二事身受者之家吾父不自言也余聞古人言陰德如耳之鳴惟自知之而他人不與夫知且不求何論於報顧嘗怪近今果報之書意主勸善而其弊至導人以自私自利而無復道義之公夫歆於報而强於善是非能善也特欲報耳如欲報而已設事惡而報美不將變而爲惡乎人各挾求報之心以爲市其源先濁天下烏得有善且其報亦必不驗今有

人焉惜吾令之是從吾未嘗不嘉其順也及窺其隱乃貌從焉以責吾償吾必心病其譎矣天之與人其情豈必相遠哉然則善彰而報嗇者雖理之偶奪於數亦或借善以自私利者之有以取之也今先生所行如不索亡者之負且佽助之以完嫠全孤又如得遺鈔於幼子之手覓其人而歸之而卻其酬此皆可爲世法者誦述焉以垂訓豈與自炫暴者比而先生顧無一語暴之其子何論他人然則先生之行事其不聞於世而類此者宜多也夫諱惡於子孫之前者有矣積善而諱非人情豈非深知善量之無窮視此區區者不得名爲善以自

居及久而遂忘之乎夫深於善者之自忘其善亦猶溺於惡者之自忘其惡而已矣爲善而至於相忘豈復有幾微望報之私稍萌念慮也哉是可風矣余旣爲是言元甫因請筆之將持歸以壽先生蓋先生年七十矣德配張宜人慈惠而有禮子三人趾美迪光將以科第起家子之子有八一家之中雍如也穆如也可不謂善之報乎然先生爲善之初心曷嘗及此也然又烏知夫念不及此者所得不倍蓰於此也壽先生者盍法先生

趙荊湖老人六十壽敘

聖人作書契以代結繩文明啓矣而詭文飾虛詐僞生焉作舟車以濟不通行旅利矣而背宗離本澆薄甚焉能留太古渾樸之風者其在不出鄉之老農乎不出鄉之老農所在皆是也皆得爲太古乎曰否惟安耕鑿之恆而心不競於利順出入之節而身不媿於倫者足以當之茂才堯渠之尊甫某翁茲其人矣翁事後母能變霜雪爲春溫三子循循有法度可不謂無媿於倫者乎自食其力終身不知有求人之事戚某爲公買田署已名後竟執契而有之翁不爲理旣小康不權子母不可謂不競於利者乎其貌質其氣和其中坦然而無他其居距吾鈍安莊不半里余於家客也偶歸過翁廬泊乎無營窈乎若冥如遇無懷葛天焉如入武陵桃源焉高其行而歆其樂每低徊留之不忍去余少時嘗僻陋其鄉人若褌蝨醯雞矣及長嬰世故奔走閶闔雷轟霆擊之波濤鋒簇芒森之岡嶺面好背憎之人情覆雨翻雲之世態惝怳驚疑之旅況棘吻頳面之周旋日十二時矛淅鍼棲回首疇曩鄉村之一童一叟游憩之一林一溪賓朋之一壺一榼田園之一苗一蔬塒柵之一蹄一翼懸諸心目如隔蓬瀛天下事當吾有樂之時不自知其可樂而知其樂常在萬不能得之時夫吾卽至愚安肯勞精疲神去所甚樂以就其所甚不樂哉不樂之事吾無意於求而忽焉而得之而所甚樂者則一去竟去不可復求而得此可爲慨焉長歎者然後知翁之視余不啻霄鳳之視籠雀也堯渠爲予徒學庠久隆隆有聲行必依繩墨不爽尺寸家庭間雍雍如也庶幾能助其親之樂者吾旣不逮翁之能樂諸子才又不及堯渠不能如堯渠之助親以樂余所爲愈益歎羨翁之樂於不置也然堯渠旣事科舉不能無得失兩念合幷乍火乍氷內役其神以汩其眞欲如翁之□□然悶悶然不可得矣然則翁之所樂父雖慈不能畀諸子子雖賢不能得諸父也豈不難哉豈不難哉雖然翁旣以厚德貽子

子又賢且才其勢必至得世所謂巍科顯宦者夫身旣達則不能無憂廊廟祿旣厚則不能無煩會計爾時之封翁將舍所樂以助子之勞乎亦仍樂吾樂而不以彼易此乎吾請奉翁一觴而敬問之

李太夫人八十壽敘

光緒十二年貴壻主長沙之湘水校經堂其年李君葆純大令歸省母太夫人訪予湘垣爲言太夫人今届八旬願得予文以介壽貴壻固辭不獲乃從徵太夫人之懿行葆純作而言曰吾母無奇可書也女於吾外祖父母吾外祖父母樂其爲女婦於吾祖父母吾祖父母樂

其爲婦妻於吾父吾父樂其爲妻母於吾不肖兄弟自孩提以至今日惟吾母訓誨是賴如是焉而已吾不能擇舉其可傳者也貴壻肅然拱應曰是乃太夫人之所以爲賢而總集福壽佑啟後人之原也吾嘗誦詩詩之稱婦人柏舟兩髦其僅見也其不幸也若夫紀后妃夫人之幽閒貞靜則第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耳第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耳其他若求桑采蘞抱衾弋鴈雜佩蓄旨敬一職而勤細事自後世觀之若甚微瑣無足稱誦者詩人顧津津樂道聖人謹錄而存之豈無故哉自昔家庭之故每生於婦人之以才自見而傳述婦人者不聞先王之教狃於世俗之夸又從而張大坿益以成其可驚可愕之奇聞風傾靡者至舍蠶織之常圖樹閨閣之壇坫號巾幗之任俠陰教不修陽剛或因以漸替豈天下之小故哉然則傳述婦行者必原本聖人錄詩之意甚未可置庸行而不道矣斯干之卒章曰無父母貽罹惟酒食是議夫使不幸而處變若春秋所記之叔姬歸酅以奉宗祀戴嬀去衞以謀州吁誠未可以是詩例否則无咎无譽坤道之宜苟鄙酒食越職而他求焉將必有貽罹父母者矣古人於女之夫家戒毋爲善誠深惟含章括囊之義而

知以善自名之非正也後世若柳子厚之稱巽妻云言笑不聞於鄰杜牧之之稱岐陽公主云不識刺史廳屏傳誦至今人以爲難可驚可愕者又豈必在奇行哉然則葆純之述太夫人不可謂親有美而不知者矣太夫人所孝事之節姑壽登九十有二今太夫人躋大耋而神明不衰壽且無量葆純與其夫人年俱六十子儆我佩視寢雞鳴詩所稱妻子好合兄弟旣翕者得之於高堂期頤之日三世壽考孫曾林立觀太夫人所得於天可驗其所修於已又奚俟縈徵博引磐帨爲工貴壻敬太夫人之懿行又善葆純之能揚其親因推原詩教以

垂世範易曰家人利女貞世之爲女爲婦爲妻者能師太夫人俾其父母翁姑夫樂有是女是婦是妻家室和平馴躋仁壽則貴犀是文亦非特善頌善禱而已吾又聞葆純之治保康漢陽監利與民休息以不擾爲安庶幾古所謂當官無赫赫之名去後恆令人思者不自用其才爲民生事毋亦得於母教者多歟葆純其益勉爲循吏俾壽母顧而樂之綿遐算於無疆也謹敘

錢灼庭六十壽敘

光緒十五年武陵錢生昌瀾湘波以高才生來肄業校經書院居六年督學使者優其學行而貢諸　朝故事優貢生　廷試一等授知縣次亦不失爲教官生榜後來謁余舉是爲言生起對曰生卽倖與　廷選或更歷鄉會試而得科第不敢爲官余問故則謹對曰生父家訓如是不敢違余爲悚然者久之生父號□□其縣人所推爲鄉先生者也余往以湘波一再晤君藹恂恂儒者後有令於其縣而來者與余言必稱錢君事之槃錯糾棼積久而不可理及驟欲有所興罷於民之利害雖爲其始者獨惟錢君是倚前湘撫卞公以功襄邵父書額爲贈余乃益知君之賢視昔加敬焉而猶不意其遂至如湘波之所述也後世誦詩書習文藝者非以爲學

也仕而已矣謂學必勝仕乎繩樞甕牖之士踵決肘見三旬九食抱其章句文字澌焉以就泯滅生無聞於時沒無傳於後與夫冠蓋輿馬赫奕一時者比權量力誠不可同年而語謂仕必勝學乎吾又見有朝榮而夕悴福且未盈而禍遽溢運移事去求如踵決肘見三旬九食而不可得者矣然則仕非果勝學也學之偶不如仕者彼未知夫所以爲學而貿焉以市者也夫人自垂髫就傅有所欲得食也教者誡曰汝無然汝第勤汝學學成而得官不患食之不美也有所欲得衣也教者又誡曰汝毋然汝第勤汝學學成而得官不患衣之不華也其他所喜好玩弄皆以是言推之起其惰禁其嬉壹以官爲鞭策銜轡於是利祿之說少習長安樹本堅而植根固人道之大人心之良日漸蔽錮沈溺於弋獲詭遇貪得患失之中爲其上者始於不及覺悟終於莫可救止而國家之氣運隨焉如君所以訓子者苟多有鉅人長者從而和之大聲疾呼以速被髮纓冠之救其爲功世宙豈必在抑洪水驅猛獸下哉往者顏習齋李剛主之爲學其本在忍嗜慾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君之爲政於家與有事於其鄉里未得備書要其大旨實壹壹與二公符

合其所以訓子者卽其所自爲學也可謂知本者矣厥配李宜人其德克媲湘波兄弟之能循父敎母力爲多君今屆耆年交好宜爲文以壽君不謂然也余姑從畧而特詳舉君之訓子以爲世範焉夫學者舉不欲官君臣之義謂何君之意葢以爲惟不欲官至不得已於世强起而應之乃可無負於官也湘波勉乎哉

李茂才母盧孺人七十壽言

光緒某年月日爲李母盧孺人縣帨之辰年七十矣其子壻有字先得者爲余子婦陳氏之弟介孺人喆嗣畹蘭茂才乞文於余余齒暮才盡不能以言語貢諛而先得屢請不已且孺人行事有足維世道感余尤切宜表著焉以風薄俗者葢孺人之歸李也舅有兄二人俱無子孺人以一子婦兼事兩伯舅竝能得其歡心終兩伯舅之身無間言姑特憐愛之而孺人執禮彌謹及舅年七十有六而鰥鰥凡八年其中飲食之旨否衣服之加減出入之動履孺人左右先後罔間晷刻且飭諸子婦事祖舅必如己之事舅余竊惟禮經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自雞鳴盥漱適所共事壹是皆與子同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庶兆民者莫先乎是後世人倫多變舅婦間至有不忍言者始以遠嫌廢禮而子婦之孝乃專屬之

於姑在舅或罕稱焉流極所至輒委舅童僕之手相視若秦越人爾余素謹家法嚴待諸子婦年七十有二而亡吾妻兩子恆有事於外諸孫竝閉置書塾余嘗以病避客居內室數敕諸子婦余今耋老於禮可無拘俗嫌然每苦欬急氣上晨起至不能自舉其衣諸子婦環列眙視仍屛不敢前顧謂童養之孫婦代之而疾痛苛癢之抑搔更無論矣葢自余鰥居以來諸子婦敬共其職惴惴懼不得吾意而不得吾意者究未能盡無焉以余之不能無待於子婦諸子婦百計求當吾意而卒未能盡知孺人之事鰥舅以獨力加隆於八年間者爲尤難以余情度之凡爲舅者其欲得如孺人者爲之子婦又可知也夫爲人子婦而至使凡爲舅者皆欲得之是豈不足傳天下法後世余故舉是爲壽言俾稱觴母庭之賓友歸各以詔其子婦轉相傳述化導鄉里則孺人錫類之功至大而余文亦非虛作矣孺人丈夫子五人爲縣學生者二入國子監者一孫凡十人旣富且穀爲吾邑望族大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葢善無不報而孝爲順德順氣所積其極至於風雨調而四時和五穀盛而百昌殖疾疹不作而無妖祥祲夫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旁皇周浹有不蔚爲蘭枝玉樹國琛家寶者乎然則

孺人之福應方且日新月盛而未有艾而慕效孺人者不宜有爲而爲亦無侯有爲而爲也抑余之爲是文由先得致之先得在室長女以孺人外孫爲余已聘之孫婦先得倘持是以達孺人升舉余所以稱頌孺人者爲其女告異日亦將以婦孝昌大吾家則受賜於孺人者無有紀極不綦幸與是爲敘

岳州府英太守五十壽言

今上御宇之二十四年朝議以强鄰益偪要挾無厭奮然求所以自强之策於是權奇倜儻之士攀援競進而挾邪說以簧鼓一世者徒黨益張當事者爲彼氣燄所

懾附和提倡而改國制以師外夷明目張膽悍然發諸其言施諸其政一旦首惡敗露疇昔靡然從風者誅戮貶竄相隨屬蓋自春三月以來圖新復舊法屢掕而屢變人心惶惑搖搖焉旌懸而無所薄至今月始定于一而適當吾郡賢太守公五十初度之期郡人幸　國家之紛解而感公之不以變法擾我也相與頌禱而屬貴墀以爲之辭貴墀竊惟三代井田之法養與教胥出其中顧自秦破除阡陌後世因循今制未始不可爲治而仿古法歸受者轉爲民病無他擾與弗擾異之也夫井田中國良法且不可行於今之中國而欲盡劃戾中國二千餘年相承之舊制一旦而强夏以爲夷烏有不駭且亂者且敵伺我在旦夕之間而我收變法之效至近亦十年以後此十年中主持國是者互有短長彼此是丹非素以黑爲青人乍佞而乍賢權忽予而忽奪虛擬之效卒不可覩而環顧四境狡焉者又將蹙我封疆矣又況功利之習久錮人心吾不能動以君父之義培其忠孝之原而顧汲汲焉導以平權平等鰓鰓焉師讎敵之所長俾之口誦心惟無適而非夷者則亦維知有夷而已矣求富而莫敵彼富求强而莫敵彼强利誘勢怵我所卵翼而埏埴者幾何不資寇兵而齎盜糧此皆事

所必至理所易見號稱名公鉅卿乃茫然而若無覩者進取之念熾於中而羣趨衆附之形劫於外也公之初涖郡也首鉤稽常平倉實燭欺祛蠹嚮者歷二十有餘年而耗毋三百餘石今者歷二年餘而贏于一千餘石值本年旱歉民賴以蘇郡義塾由來已久餼羊而已公躬督課其就學者試所誦習而獎勵之又割廉俸爲增設一塾蒙以養正俾從事進退辭讓之節而峻立其禮義廉耻之防及新令下湖南各郡守奔走汗屬惴惴惟緩不及事失上官意是懼而公徐徐焉應之謂吾固有富敎吾民者在也漢章帝之言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

夫惟安可以持天下之危惟靜可以審天下之動嚮使聽變法之謀者守是道焉而潛移之以漸久焉未始不可以得吾志不是之務而銳意於奇功以取奇禍咎奚屬哉然則章帝所稱非第郡縣吏宜然蓋諸文武將相任社稷邊疆之寄者舉莫外焉然後知我公之姑徐徐者其識度之宏遠爲不可及也抑又聞公在京邸時戚屬某身居權要能顯達人苟稍曲意宦早不止是其恬淡於利祿求諸古人猶難此其所以能爲安靜也貴墀不文謹竊推論居官行事之重大者爲吾郡及天下告焉他惠政纍纍類循良吏所能勉逮不足爲公重姑從

閑如夫子以靜歸仁者而決其必壽以觀我公不其然哉不其然哉謹敘

劉母六旬徵詩啟

同治癸酉之歲吾里劉君兆梅漁珊領鄉薦時貴墀客長沙君來見甚恭不敢承予賀且曰以兆梅之學行何敢望是而幸至是者吾母之賜也吾父吾母勤苦於善得報宜不止是而不肖不克荷承大懼遂止於是以重吾罪而益吾憾也言際愴然若不克畢其辭者予固心異之矣今　上御極之元詔直省舉行恩科其明年丙子集天下舉子試禮部漁珊與余先後來京師爲言太夫人年且六十將徵文壽之而必得予言爲導余辭不能文則肅衣冠拜堂下必諾而後已其言曰不肖生九年而孤母年纔三十又三耳產耗於吾父之樂施人不給二鬴息且數倍於貸自吾父新徙居宗之遠而強是鄰藐茲煢也破闔索負踞堂而席奧獰貌而豺聲掊藏胠篋而不敢以盜名吾母治家俯有拾仰有取頭如蓬葆鞠明究曛兒昔單襦而今複褌貴墀起立曰賢哉母之困而能振也漁珊又言曰吾母有姑年既高得疾非酒不爲養醺則扶牀坐通夕吾母抑搔扶持逮姑之沒如一日勞勩之色無幾微見於顏而貴墀起立曰賢

哉母之不懈於孝也漁珊又言曰不肖不幸失父教又愚惛甚然且粗識章句涉文藝者蓋勞吾母也至矣吾事師惟謹曷旨其口而實其囊一膳一錢吾母機杼之積也吾居塾既久孰督之入而禁其出一舉一動吾母稽察之中也貴墀起立曰賢哉母之能教子也子之發名成業而未有艾也宜哉夫自古賢達之興多由母教豈非以事之苦而爲之難故稱之者衆而傳之者遠歟仁人孝子見人之親則思其親幸其親之樹德以膺福也則樂道人之親之善不啻取其親之善而暴之不暴其親之善與不樂道人之親之善者均不得爲孝夫天

下之文章聚於京師源珊知擇而求之以不朽其親庶幾能暴其親之善者而樂道人之親之善者世豈少其人也哉余既不能文然樂從源珊假所求得之文以覿仁人孝子之用心蓋謹跋之已光緒二年莫春月巴陵杜貴墀頓首拜啟

二品頂戴江蘇補用道劉公暨夫人王氏八十事略

公字斌廷其先祖諱鳳洲雍正八年以縣學生自江西南昌來設教江夏之稼園里遂遷居焉逮公凡七世爲湖北江夏人公起家知府在籍積功保晉三品銜旋

賞戴花翎指分江蘇道保晉二品頂戴公幼即穎悟鄉老奇其有夙慧咸豐二年壬子冬粵寇自長沙連檣東下湖北省城戒嚴公度江漢必淪賊決舉家避居荊襄昏家疾馳贈貲政公諱明健墓所予地主百金急遷其棺詰旦賊遂至掘壕築圍省城東之廣阜屯冢當賊隧者夷焉獨公先塋以遷故得保其遇事敏決多此類漢口號天下大鎮五方輻湊鱗次櫛比無藩籬門戶之蔽公七年還自荊襄奉繼太夫人孫僑居漢鎮因建議規二十餘里而城之時大府事皆倚公遂用公言五閱月而竣工當是時粵逆巢踞金陵安徽數分軍擾湖北境河南捻匪出沒光黃間勢剽以忽而旁近勇營譁饑煽亂環鎮目睒睒幸一飽掠卒皆阻新城失氣以去越築城十有九年當光緒九年癸未會匪竊發省垣先期廣播謠言相震恐商民恃城得無動公復輔以團防三日而集勇六隊隊各四百人分巡嚴密匪無從得間乃變計遁聚省垣以就縛於紅牆巷公因益請編保甲密稽檻以難不律民至今便其法而城北所謂後湖者其閫百餘里夏秋水漲苦行舟公復規湖心地六所積培塿種柳環之漢陽郡城瀕江之西偏巨浪齧激其根勢且仆公以大府敦迫任建江滸石岸丈計者凡四百有二

十水漲則沿岸以下趨衝激不及城城至今屹立如故是役也費錢十有四萬公先事言大府奏請隨釐酌抽故興事五年而民不擾湖北各屬兵後飢民就食漢陽者無慮十餘萬故漢陽知府鍾公謙鈞聯席爲幄形以分棲其男女設廠而哺之醫病者醫死者瘞散而歸者量遠近給貲以達而謀議皆發自公事之方始公亟白鍾公用便宜請上不待報破一切文法拘攣故其時弊絕利溥民困用蘇漢陽城東敬節堂公所捌建也堂內外分處嫠婦都數百餘人別設塾以教其子屢有占府縣學籍者而貧戶嬰數百口亦附斯堂以育公維持擁

護不遺餘力迄今三十年如一日他若各善堂之籌醫米豐備倉之捐積穀救生局之設義渡公善局之掩露歲靡不實事求是貽澤久遠而直隸山東山西之災屢倡衆以鉅款全活尤不可億計蓋公自少時雅意與民同患避兵所至輒援振其貧乏不能自存者至令彼人值公之舍去相率泣餞道旁追送數十里始別而戚黨與所親厚待舉火者恆數十家故人朱穉香全家沒金陵賊中公求得其甥盡畀朱前所寄金甥得朱金遂復朱聞者多爲朱感泣太上好善其天性然也公沈靜寡言慮事輒奇中鄉里彼此嘵嘵得公一語卽止商大計

見有不可則始終一說不爲力奪勢撓故巡撫胡文忠公以討賊駐軍黃州檄某知府籌餉漢陽其數倍十萬某知府就公公曰是不可以官與也張示曉民民自斂而自輸之當不勞而集某欲自以爲功等第諸富戶而注之籍某若干又某若干吏若役持籍按戶洶洶踏人門呵叱取錢民大駭以譁富戶且鳥獸散於是始改用公言公首輸導民民感公本謀速輸如約且贏焉大盜篡民間弱女數十人某同知捕置諸法將以此數十人者屬官媒擇配公謂此則與在盜何異盜掠而媒誑等之不得其所耳某愕然盡舉屬公公爲訪求女所隸州

縣因得其所生之家令各例取而壹資遣之江隄當漢陽城南者綿亙三十里潰同治九年庚午公廣募舟船載民高阜因言潰口下必有深潭樹基難恃力請築弓堤以護明年夏汛所修復堤果復陷居民獨賴有弓堤至今其城漢鎮也鎮內有垸號蕭家者地徑里許公畫城基廣周夫其外不則且病民某官以重費難公公抗言當道所以城者爲民累民奚事城當道顧某是公言某恚曰今地方奚事官爲顧第有紳耳某官素善公及是竟絕公不與通一日忽衣冠謁公直前跪謝公曰公大德我夫蕭家垸自有明逮茲萬家纍纍用吾言必盡

灾枯骨枯骨寃痛盡萃吾吾子孫且無噍類公德我德我蓋公持正不阿而其說卒無以易能使人徐思而自服也如此性沈毅人罕見其歡笑自先世不畜童婢子婦侍嫁婢二人家遠在穀城南召皆厚遣之歸子既貴小失公意輒予杖或跪之庭久乃釋所捐建縣節婦坊季子撰聯語勒之石柱時年未及冠公不令署名曰此非小子所宜深識遠慮家法尤近今廟見德配王夫人少公一歲好善與公等施與姻婭無厚薄子三人萬青邑廩貢生刑部郎中改選四川洪雅縣知縣澤青候選同知承公季弟嗣選青庚寅進士前襄陽府南漳縣教

諭發往湖南補用道孫六人曾孫二人公母太夫人鍾素禮佛前公之生嘗求嗣里之普度寺佛法非儒家所知然如公之聰明仁壽不得謂其來無自今光緒二十年甲午上距公生嘉慶乙亥爲年八十是年六月二十九日爲公及夫人壽辰兩老莊以和康强逢吉見者疑六十許人謹敘梗概以俟諸君子之稱觴介嘏者

桐華閣文集九

歐陽君培卿家傳

同里方君虞臣有姻親在平江習聞平江事數爲予言平江有廬墓孝子歐陽君培卿予宜爲之傳余惟三年之喪古今通義然以聖門賢弟子不能無疑於已久彼豈無父母之愛於心哉蓋古人質行懇到期年中饘粥之食苫凷之居哭泣之哀其情竭盡幾微傷痛或有難繼者故宰我慮喪久害生而託詞禮崩樂壞耳若今人之居喪雖終身何害蓋有親喪在殯而去之不顧者矣何論墓耶廬墓未聞諸自秦以前逮漢世興廉舉孝行服墓次者往往而有風尚所激至有如趙宣子之寢病冢藏孕育五子誑時惑眾毋亦利祿之途使然歟方今

朝廷鄉里第聞無短喪焉耳有加於無短喪者友朋不以稱有司不以告僞者亦以無利而止不爲夫至并僞者而無之君子尤蠢然傷矣然則幸並吾世而有爲世所不爲習知無所利而不止此君子所謂絕特之行方藉其事以振末俗又烏可聽其湮沒而無傳哉君姓歐陽名世篤別字培卿世爲平江人幼有神童名場試顧屢躓即棄去徜徉山水間窺禹穴陟太華登衡嶽綴觀京都而歸歸則爲鄉人師曲直咸取質焉性嚴正不以言笑假非類非義不以一毫自汙然能急人閭里多蒙其惠者其事父母也雖倉卒不敢缺禮侍疾常廢寢食積久無倦容親沒均廬墓三年迄身之終稱及則涕泣隨之兄弟五人世篤盡得其歡心分異家財多寡略不過問歿前數日取家藏貸券悉焚之妻余氏有淑行子昺琴均在仕琴別字井梧余見之武昌溫雅可親亟介方君虞臣以傳其先人因推論居喪之禮而繫之贊親有生而若死死於不孝者之心也親有死而若生生於篤孝者之心也人曰親死坟而掩君曰親生穴而居禮歟古歟斯其即於人心者乎

劉武烈公家傳（弟騰鶴附）

公諱騰鴻號峙衡長沙湘鄉人父象觀郡庠生有子五其一騰鶴今官候選道而公與弟騰鶴並立戰功先後死

王事亦其教導使然也公生而穎異雙眸炯炯人不敢逼視書無所不讀試場屋輒蹶棄去服賈湖湘閒廣西紅巾賊竊據金陵湖北江西安徽諸省布死黨殆徧而官軍之不逞者或潛去其伍而竄一日公泊舟湘江椗而馳者數十輩掠公舟公紿使去兵屬一舟與俱至潭告諸邑宰盡縛之無得脫者以是知名時咸豐三年九月也花縣駱文忠公秉章撫湖南今陝甘總督

左公宗棠居幕中籌兵號知人五年五月昇公勇五百使防巴陵至則擒斬巨匪遂從官軍復蒲圻咸甯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與羅忠節公澤南併軍武昌以公名入奏公帥衆勝兵盡銳乘賊官軍勢益振六年正月逼城下而營適大雪公策賊必乘吾懈嚴勒諸營兵夜三鼓賊白衣薄營昭伏中裏而殲之洪山崎會城之東高可瞰羅忠節奪據之以遏賊援賊陳漢陽門索戰公怪其出兵甚少度賊必以此牽綴我師而大薄洪山白大帥潛軍往援果大破賊洪山下賊由是益憚公望見黑旗輒怖曰此天下無敵者也羅公之卒於軍也其弟

子李忠武公續賓代領其衆是時江西郡縣尤苦賊兩湖邊境無甯晷武昌既久攻不下而　朝旨屢趣鄂軍援江於是胡公益公兵以行公首克咸甯蒲圻遂由崇陽通城追賊入江西境克新昌上高轉戰二千餘里六十日而薄瑞州圍之又屢挫其援兵賊後無敢向瑞者福帥興凡三來視師謂僚佐曰結平地之營以扼賊而賊外不能援內不能突吾行軍八年未見有如此能者公既畱瑞州而李忠武復進軍九江胡公奏公軍移鄂且書招之公重惜江西垂成功攻瑞益急壓擊十餘日賊城樓礮臺俱毀公鎗傷五所明日裹瘡力戰城垂破

礮子穴公左右脇死之時咸豐七年七月十三日年三十有八士卒既感公忠義而公弟號傑人者在軍久慈惠得衆心奮臂一呼皆號慟用命是夕克其城賊酋懵焉事聞準公本官直隸州知州以道員從優議郵　加光祿寺卿銜　賜謚武烈　勅瑞州湘鄉專祠以祀公自初起軍卽勇敢爲軍鋒冠衣袴常洞五六處胡文忠公嘗稱其英銳如迪菴激烈如季高而精明果決尤勝迪菴李忠武別字季高左公宗棠別字其圍瑞州今兩江總督曾侯相視師江西聞奉新賊將悉衆來援而我軍前此數挫屢移書戒公且移營烏山顧江省門

戶公不爲動後竟大破奉新賊於城下曾以此益倚信之其堅忍不拔多類此瑞人旣籲請建祠而私廟祀者復數十家瑞城廟據屯兵遺址祈晴雨禱疾病恆必於茲曰我公必我福也蓋往往著靈異云騰鶴號傑人膂力絕人六年冬從兄武烈公於軍武烈公旣歿當道謂傑人爲能俾領其軍尋移軍臨江峽城以四千人禦賊數萬於吉安吉安之拔傑人功爲多江西巡撫奏彭澤江省門戶而諸軍中紀律嚴明調度有方者無如劉騰鶴非此軍駐防不可遂以八年十月由南昌進軍彭澤明年二月敗建德賊之犯彭界者移軍更進賊衆且十

倍傑人義不棄其軍衝突重圍出而復入者數四力戰死之傑人行軍整一時有亞夫品概叔子風規之頌其歿也民慟之如武烈公年二十有九累功官 記名知府以道員從優議䘏 贈中憲大夫與武烈皆雲騎尉世襲

論曰艱哉行軍之不利仰攻也武昌捷而忠節亡瑞州破而武烈逝彼成功矢石之間而身名俱泰者果烏從而得必不死之道邪抑忠義之奮埸於遂志而死與不死皆其偶歟吾聞武烈用兵有取民間一蒭者立斬以徇其嚴如此而卒能得其死力以少制勝雖古之名將

亦無以加至若前阻堅城軍失大將能不震不悚保無撓敗焉斯爲賢耳顧猶灑泣麾戈一鼓而續墜功嗚呼若二公者可謂難矣

任寅台府君家傳

君姓任氏諱德佑一字寅台世籍巴陵光緒元年乙亥舉於鄉爲余同年者君之仲子也時年尚少距君之沒蓋五年賀者皆曰君宜有是子云君性樂易豪於飲鄉人喜近君鼓爲君設酒君輒與談古今善惡報應事雜俚語易曉人愈益樂與君遊君喜爲詩歌耆讀書嚴督課仲子顧身困童子試既得復失遂罷棄不事自來崛

起擅名於世者其先恆累世力農或專壹憔悴於學迄皓首而槁黃壞者接踵數輩非第消息盈虛之常理固然抑亦其樸厚堅凝之氣退藏於無極之深隆陰涸沍四匝周內無稍滲漉穿穴旁出萌芽怒茁僨興上騰故隨所達之高卑遐邇皆不可得而遏抑也胡文恭公煦言草木之生皆具水火之氣水氣上及杪則爲滋液火氣見於杪則爲華實人世之光大顯榮豈亦非其氣之自至歟君侍親疾嘗糞以驗差否其族相與言曰宗族鄉黨之地得寅台周旋其間盛世睦婣任恤和親康樂之風去人未遠蓋自君母氏丁孺人以樂施損貲君繼

之雖貧無倦或有甚焉鄉里至今稱道其質產濟人爲難然則君之培根以俟熟也久矣仲子名鍾彥鄉舉後病目輟試禮部而文最有名

江夏劉節婦傳

武昌省會某街有堂曰敬節居貧嫠而賙恤之法至詳美堂中嫠所共尊禮爲劉短髮者媪江夏李氏女劉氏婦而同里張氏之乳母張氏故士族家法嚴其主人某以善名一鄉婦非張氏不傭也婦夫病且死度其弟無行毋不能制異日必劫嫁嫠嫂乃預屬婦張氏及夫死既葬婦避叔居夫所屬家叔果與某氏子爲成言以母

病婦歸視婦微有聞跳而免叔糾諸無賴索嫂張氏張氏素重此乳母且追念其夫前言高其傭而預給之俾犒奉叔然叔故放蕩錢入手輒盡復理前謀婦恚曰吾身不死叔不休安用此賈禍者爲遂絕食絕食九日不得死叔益糾衆譁張氏且嗾其母縊張氏門外婦不出懼禍張氏乃佯爲病顚者以出且散其髻而盡翦之冀以禿免劉短髮所由稱也諸無賴竟刦顚婦輿之而疾走婦斷縛躍出衆追獲之婦復死力躍出輿如是者三竟脫奔張氏所居村遭人而跽哀之爲捍後追者於是張族之望者畱匿婦村衆且嚴衞張族諸無賴始稍稍散去婦居數日間道走省垣張氏入之敬節堂時光緒三年某月婦既免傭居堂中姑益貧時來就婦婦豐膳以養積縫紉所得買產奉姑終其身婦生十有七年而嫁嫁十有三年而寡其沒當光緒之十年沒前數日張氏來視疾謀歸其喪婦曰吾烏乎歸葬所如死所則俱得所矣張氏乃葬之義塚婦傭張氏凡若干年乳彼子如己子及寡居張氏數私市酒肴香楮就張宅左右僻處望夫墓所在縗絰而哭祭之哀感行路然不以凶服涕痕入張氏平居不爲戚戚可憐色張氏感其義重其有禮故始終保全之然瀕危險者屢矣卒以節著烏乎難哉

許文盛家傳

文盛姓許氏名光治文盛其字也祖籍澧州永定縣父上達始去永定來爲永順府永順縣人後其族有任縣古丈坪營右哨千總者文盛兄弟遷其家依之是爲古丈坪許氏古丈坪許氏之著蓋由文盛文盛兄弟幼孤幾母羅氏甘茶苦日事紡績哺兩兒遷古丈坪時文盛兄弟年及壯籍營爲弓兵母安其養母病目爲瞽人文盛奉事益加勤且謹有所如往咫尺必白母白事必跪不以母瞽不見易常禮非大故不去母左右非手自烹飪不以食母夜必躬視母寢爲覆衾安枕寢已屏侍牀隅母鼾聲微聞乃潛退冬寒則先置體被褥中母倦乃徐起扶母就臥母將起則解己衣被母衣久乃脫以著母或言就火取溫便曰火力猛而不均故不爲也弓兵例輪直公署供役文盛當直日其旦暮必趨歸母所侍母起臥如平時恆來以昧爽去以夜分家人憫其勞乞代卒不許慮他人或有不如己也母或小不懌輒長跪旁母委曲譬解母意釋色霽乃起如此以終母之身母沒廬墓三年朝夕奉匕箸如生存文盛刻苦自持爲弓兵累三十年力嗇縮其衣食錙銖之入壹奉兄不問出

入前後積產至萬金兄專其功而有之文盛分金三百餘購田宅別居不以自少視兄所爲乃固宜然者生乾隆辛亥三月十二日卒之日晨起命家人進食食已而寢遂不起時爲咸豐辛酉九月十二日子楊武出嗣兄後楊祿楊輝例監生輝子炳元古丈坪自爲廳以來百六十有餘年炳元始爲府學生炳元自言覆試時已納卷矣若有挈之使返者頓寤其誤書命題乞就更焉遂獲雋古丈坪耆老及見文盛者追述文盛謂其孫實孝友之報云贊曰人言孝衰於妻子余謂孝又僞於詩書彼其緣飾古義事則誠美顧其父母何如哉又其甚者梯媒託焉文盛老兵耳孰播揚之而自盡若此號稱彬彬儒雅者宜少媿矣

優貢生黃仲輔傳

方望溪先生言喪禮不行而人道息蓋未有不哀吾親之終而能致愛於生存且推及夫吾親所宜愛者余常以是陰求世之賢士大夫老客湘沅得漢陽黃君小魯小魯之持父喪不敢謂盡合古經蓋亦有迫於人事者其去俗則遠矣哀痛之積中又瀹溢於外所據依余故交君及是乃益深因亦悉其亡弟仲輔之篤行仲輔名嗣朔字惺余世稱其別字仲輔上世浙江餘姚人後寄

籍漢陽祖文玠道光甲午舉人父□□龍陽縣知縣所稱善居喪之小魯名嗣東以拔貢生由郎中改官署陝西鹽法道其伯兄也仲輔幼以慧著稱五齡隨伯兄就傅受毛詩卽通其義耳熟兄所受爾雅默誦無遺字摯性尤過人師有所發怒誤舍兄而責弟仲輔訖無一言師既悟而詰之故泣曰手足一也何辨爲或與兄小忤屏不與語則牽兄衣裾而啼母氏吳有心疾以仲輔及伯兄一姊與弟嗣佑均幼輒令母侍妾樓氏伯兄難之仲輔曰母命也不可違長娶婦張氏母病或浹旬不得就寢仲輔與婦恆終夜侍嫂氏憫其勞固請與更卒弗聽疾已始就私室出嫁姊貧而善病仲輔肄業學舍月有糈又試輒高等則屢所得以膳姊伯兄官京師慮有缺乏爲亟請於父不足則稱貸以益戒家人毋聞伯兄妻父死遺女三仲輔爲擇嫁士族籍遺產千金畀爲其後之族子斗粟尺布無所私與人交言訥訥若不出及有急難銳身任之不疑或以文字就正必委曲爲之陳說待奴僕有恩貲財出入無所問及卒自耆舊交游下逮走卒多有泣下者余所聞小魯云爾蓋周官之六行備焉矣緣此數事之心其爲人子親苟非大悖於禮凡可順而將者必劬躬屈己多方以致之其處兄弟毛髮

之利不以私猝遇患難水火刀鋸必樂以身代焉無少遼緩矣身未値人倫之變生三十有一年而卒時促事稀艱苦卓絕之行無自而見故可述止於如此然所性之善其量豈以是爲盈歉哉仲輔補博士弟子時爲今楚督南皮張公學使所奇賞再試皆第一繼此督學吳縣洪公鈞以優行貢入太學湖北經心書院南皮爲學使所創設也仲輔首以高才生冠名其中嘗就試院長江都薛先生一日成三萬餘字所匄書手憊不給至啟戶欲逃文譽既日以高湘中如楊性農比部郭筠仙侍郎張東墅太守王壬秋孝廉皆折行輩與交巡撫以下稱壽皆曰願幸得黃優貢文凡五試秋闈每榜發江漢之人必先問黃某中否某公子以文自雄榜後怏怏家有老嫗謂曰黃公子猶不得一第何慍爲湖南北至今豔稱之然此不足爲仲輔重也余獨惜其倫誼之篤而賦命之窮天鑒在上顧乃假澆薄者藉口之資聽其指用爲戒孤撓善類而知仲輔者又或第扼腕於才之夙成舉末遺本至今與鋒銳易折朝華蚤謝者等量齊觀此仲輔所隱恨而非其兄所願聞者故略次其行事附著吾說篇末以質當世余又聞仲輔之弟嗣佑行誼略與兄同死亦一歲矣方先生述兄舟言能盡弟道者未

見其人小魯幸得兩人以兄之而先後摧折其喪嗣佑又適當父喪未期宜乎彌觸前痛亟欲得徵實之文以紓其哀也是可悲已

誥授奉政大夫江君饗堂立石文

光緒七年三月日前署黃安縣知縣江君某卒於湖北省寓其卒之明年黃安士紳合詞上陳請奉故令主入祀名宦由其本管府層累以達巡撫總督呼籲哀切出於至誠蓋黃安當同治二年捻賊躪境之時君力戰却敵急以其間繕城隍行保甲練土團創碉堡廣偵探游兵四出賊不得近邊至輒失利去維時有勇加山立賊不敢入望風疾逃永保安邑之頌民得免於死徙今之垂髫戴白嬪然成列者君所遺也其條上治行尤卓者曰崇尚實學以忠孝大節啟迪顓蒙曰明察若神曰加意拊循曰事必躬親竭盡心力不留餘地曰厚犒客兵城鄉按堵曰丰裁嚴峻不可私干曰深明治體夫彼民者豈有所倖於君之身後哉而其言云云蓼莪之詩曰拊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彼質言所身受者亦若是焉爾謹按君諱□□字子琢一字樂峰世爲上元縣人幼聰敏年十六補弟子員自是以貧故客游而居滇最久爲林文忠阮文達二公所知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爲服官湖北之始同治四年丁卯爲引疾致仕之年所治歷襄陽當陽遠安鄖監利安陸江夏光化黃安武昌諸縣其間嘗再赴唐公訓方安徽營次前後值咸豐壬子以訖己未蓋無歲不治軍旅內弭土匪外禦彊寇率用寡制衆轉危爲安而在鄖陽以單騎帥八人當賊大隊致賊疑有伏遁去在太湖身守無帥空營以八百人擊走合圍賊衆卒完壘以待唐公訓方之歸在黃安以練勇衷賊軍追奔數十里生擒賊鋒陳旺兒等十餘人其事爲尤烈云方君之任江夏也爲巡撫陶公書乞胡文忠回援省城文忠以書故大激賞君然君號性直守

介不能假借人營弁野獲數十人上擒賊功君曰此難民也竟縱之使去某文生奉檄督捐輸不應者輒械其人火其廬君怫然謂文忠曰不斬是生以謝民民且變君既數與文忠忤遂罣吏議久乃得以積功復振然官終同知而已烏虖以文忠之賢求才常汲汲皇皇唯恐不及才遠不逮君者且得効能帷幄彊場之間取高官大名以去君既幸與文忠遇素所樹立又赫赫在文忠耳目顧獨侘傺抑鬱不得奮揚武烈以與中興諸將相後先語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不其然歟惟命然也故君之不遇不能掩文忠之賢然當日受知文忠者不必

盡可傳於後而君以直道在人之故雖官徵名卑卒不得而泯沒之此則君所能自爲而命不與焉者也烏虖有志之士觀於君可以興矣君敏於吏事遇疑獄立決諳諳勸導不假刑威監利大疾疫死亡枕籍君禱天請以身代疫竟止愛民其天性也然勇毅敢爲鉅竈號饑衣狗者日嚙噬民民莫敢控訴君一見知爲凶頪鞫狀置諸法任鄖時省垣失守姦人利民驚徙攫財物日數譁賊至君立斬訛言數人一縣始定手治官書頃刻數千言嘗言吏胥之乘間舞弊由官不勤故終其居官勤如一日所至民輒製詩歌爲頌各畱名衣織涕泣以送

君行而黃安德君尤厚君生嘉慶某年月日卒年八十配滕氏　誥封宜人有賢行前卒子毓昌某年舉人援事例觀政某部女一適涇縣吳氏孫男忠立忠德均縣學生毓昌生之前歲君佐滇幕治大獄脫擬斬者數十人及毓昌貴人以爲陰德之報云毓昌既葬君某鄉郎墓所爲饗堂請予文鐫石其言曰匪特不朽吾先人且用慰彼民之思焉予謹爲敘次如此而繫之以娛神之樂章詞曰

亂萌牙兮浸長民曷賴兮循良賊躍馬兮近隍揕賊喉兮戈揚石壘垣兮塹防閑老弱兮餱糧野無掠兮賊尫

走陷伏兮踣僵鋤害穀兮莠稂母哺子兮口傷孰敢匿兮肺腸神森然兮在旁召伯憩兮甘棠朱邑葬兮桐鄉羅桂酒兮椒漿魂來饗兮徜徉驅疫厲兮不祥福彼民兮壽康世嗣德兮馨香永無極兮蒸嘗

前署山西按察使司河東道黃公神道碑

光緒十有一年署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黃公照臨陳請歸養其年上書大學士朝邑閻公燕都逼近海疆難防易警關中西阻新疆萬里東臨十八行省北依蒙古親藩形勝雄大地球岸國宜以時漸徙花門開通水利而稍治 壇 廟宮殿建爲陪京鎭以賢王一旦

有變責重臣以留守居 君父於堂奧此億萬年不拔之基昔堯舜禹三聖周自后稷至文武父子皆各異其都道與時爲變通謂及今改圖爲便距公上書九年當光緒二十年賁墀始得見其遺稿於夢范山館集中其年冬倭寇自朝鮮深入稀突狂噬先後疆臣茶陵譚公南皮張公疏請 西幸然後歎公深慮遠見事前之智爲不可及也謹按狀公諱照臨字東敔一字碧川籍隸湖南澧州石門縣石門僻處萬山中宋元以來洞蠻恆出沒爲患黃氏當明初有以武陵指揮使助勦者遂世爲鎭邊司土官逮 國朝土改爲流襲職如故十傳至公曾祖乃始罷襲爲農家公生而奇特書經目輒能言其大義同治元年壬戌舉於鄉七年以知縣簡發陝西巡撫劉果敏公檄公主修龍洞渠大溉渭北四縣田敘勞以上 晉同知直隸州是爲公發名之始自是令山陽朝邑牧商州分巡河東攝山西按察使前後歷官十餘年刻苦自厲其設施一本至誠規利久遠尤先敎化恆單騎周歷山谷崖穴問呼愿謹老民問所患苦而籍記其貧富强弱賢能姦宄收獄詞如甲訟乙卽給甲票令喚乙以來兩造非重案無所事差差以無事去大半在者令更番留值退則以耕貿自給所至荒者墾

瘠者饒頑者馴樸者秀昔民而匪者今匪而民居久訟益稀日與諸生講論文行就署執經者率五六十人富人子弟有不謹罰令入縣塾讀書貧民有犯罰種桑多少視所犯爲差鞭扑無所用民習公不忍其去輒相率結綵焫香扶攜數十里垂泣爲別又刻木祠中以祀有不遠數百里躬餽問公他境者商州隸山陽之蔦峰溝姦民踞以抗官公力阻剿捕之軍而躬率兵役馳駐溝口民感公舊德爭悔罪自投縛渠以獻凡九日而亂定公嘗言詩云媚於庶人當先提攜保抱以結其心然後能爲我用此其效也他若運穀濟饑於山陽免百年來

沉水之田賦於朝邑振旱災於商州利商人於白河釐局蓋仁心觸物發見流動充滿而智又足以行之今署兩江總督張公之巡撫山西也公光緒九年以大同知府往屬張公方銳意吏治亟求賢以自助得公則大喜奏權河東道旋奉　旨補授遂署任山西臬司公益感奮任勞怨視利害所急一切興罷之嚴劾一枉大獄甯得罪同官不敢得罪百姓用是官若吏望風改操根柢窟穴於人心之錮堅且久者一旦盡拔塞之上下肅然環境數百里倡盜博徒煙館絕跡焉公及見倭文端

公師其請行其爲學則主靜以立極窮理以致用而尤必使無爲而爲之本心常炯然於方寸墀同縣傅君惕齋以舉人致諭石門適公自山西乞養歸一見交定惕齋爲墀言公事親依依如孺子而奉命維謹偶出必先白封翁命之騎不敢輿命之徒不敢騎辰以出命巳以入不敢及午也宦歸篋笥衣物悉括呈封翁私室纖毫之需皆待命封翁而受給焉少卽以天下自任夢侍坐范文正公因號所居曰夢范山館以名其詩文集志不忘也恆汲汲憂天下之乏才謂非細故獎誘風厲惟恐不及在朝邑爲華山隱士楊仁甫秀才刱設友仁書院

躬三往以招之遘疾彌留且引未及報　國爲己憾蓋志行符合范公而忠孝出天性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於公益信公篤厚故舊遇人坦白露肺腑而決機應猝往往出人不測山陽嘓匪自同治元年藍逆之變兇黨益衆幾布滿縣署前後左右莫可謀公偵知某書吏爲匪渠旣陰定計因召某密室而示之檄曰府命取汝汝死矣某叩頭乞命公曰汝行乎資之十金某宵遁明日公張賞通衢購匪渠某其黨聞風皆匆遽走逃縣以無事副戎某率所部勇數百過商州稱奉調東征洶洶索供應公心知所爲驟召集團丁數千整隊迎副戎令曰

副戎我同鄉汝輩善護之出境愼毋相害游勇斂手去甫出境而劫掠肆行矣公於書無所不窺尤究極古今治亂之故所議諸大政見夢范山館文集中者並當今切務而建關中爲陪京則尤人所難言自古書傳所紀竊位病國之臣天旣不惜畀大之以富貴又必俾壽考康甯務使銛金利斤旦旦而伐直至剝窮否極無可復爲而後其身與國俱盡而一二豪傑不世出之士則常嗇其遇且促其年不幸而其言畢驗始追悔焉而智者不及爲謀勇者不及爲力矣嗚呼此縈心君國者所爲太息痛恨於造物不仁之甚者也公曾祖某妣某氏祖

某妣某氏父某母某氏皆以公貴　贈封元配覃氏封恭人　晉贈夫人光緒四年卒商州繼配唐氏　封夫人子葆元乙酉拔貢生有學行孫顯章公生道光十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光緒十有六年七月四日年五十有五病革時鄉人多爲諷經祈禱及卒路祭巷哭相連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本里浾瑞塥之陽覃夫人之墓合焉其孤屢乞文公碑余友惕齋復促之墀與公一再相見幸覩偉人因爲撮狀中所書大者如此亦使後世知　大清力斥和議之臣吾湘左文襄彭剛直諸公而外侚有不克留身以待大難之來竟其才於天下如公其人者嗚乎悲矣

誥封中憲大夫馮君墓表

君諱仕楷字藝爾自號老圃邑庠生以子官部郎封如其官君先世百四公元季自南昌來徙自是籍巴陵二十一世始富於財又二世逮君考諱某始力於學早卒遺孤二君少其兄六歲葢生三年矣稍長母黃恭人督之嚴嶄然成立鄉人稱馮氏有子咸豐初粵逆距武昌往來岳州諸無賴嗚呼竄突張賊燄以毒閭里君計擒渠魁彭某勢始稍戢當是時賊徒以利相煽誘非君身遏其鋒變且不測而賊黨陰仇君甚伺賊復至蕩君家君陽陽自若不以悔其敢決不撓如此然君故長者恂恂退讓無毫髮先人居家一稟母訓事大小必取決兄兄常誡其子事若叔宜謹若叔不第以兄事我也兄子亦自言叔慈我不後已子其督責亦如之而族戚貧者尤倚君以無苦庶幾古所謂孝友睦婣任卹者歟仁者必有勇不其然歟君少溺於學顧不樂爲科舉文手錄詩書經古注春秋三傳大義有所論述復以其間考六朝人物勒爲一編然自母恭人棄養伯氏繼逝伯氏二子先後相繼夭竟以無嗣君居恆侘傺常忽忽若有失如此者十餘年以迄於死而業遂中輟則又以悲君之

志而憫其無傳也吾鄉經學　國朝首推許侍御石雲先生其書入儲　四庫繼起則吳敎諭南屏先生方部曹稼軒先生歲貢冉亭先生然部曹促於年命毛詩正義四書通義稿皆未及定歲貢所著若天文歲差考畧若禹貢水道考異若山海經辨正圖注諸書凡十餘種以窮困無刊行本吳先生古文名天下刊行之梓湖文錄詩錄爲晚年手定本而所著詩國風原指春秋三傳義求諸書未及問世世亦遂不之知以余所見此尤卓卓者顧湮鬱不宣若是其他則又何說傳不傳殆有數存要於吾學之不苟而已君又奚憾焉　國朝長洲惠

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皆治經三世增高埤厚式廓前模然則君之學其亦有待而顯歟子正元戶部廣西司員外郎正鵠府學生正儀正達按察司照磨女子二人孫男八人正元獨身宦京師且久羣於物不亂嘗醉吐友人所自是不復飲酒雖素所嚴重無能强以一滴今十餘年矣余以姻親故屢至君家君之子若孫皆謹自勑厲幼者勤於學長者勤於敎余又以信爲善之克昌厥後也君居直黃茅山書室數楹闢宅左荒圃爲之故自號老圃而名堂曰仰山裒所吟咏曰仰山堂集然所存不多君生道光四年甲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五

十有九當光緒九年壬午二月六日君配胡氏有賢行與君同歲生卒於君卒之明年二月十日並以某年月日遷葬於蒼田塅祖塋左右丙向部郎屬縣人杜貴墀爲文以表其墓時光緒某年月日

誥授中憲大夫郭府君墓表

道咸閒湖南以文學昌其家者世推湘陰郭氏郭氏大自前兵部侍郎嵩燾而仲季兩弟並賢才並身不仕而任天下之大計侍郎撫廣東馳節英吉利以論事中時忌乞歸歸既久連喪兩弟而季弟先卒季弟卽府君府君卒之八年子龍允授狀貴墀乞文以表其墓按狀府君諱崙燾字叔和一字志城　誥授中憲大夫先世自江西廣東徙居湘陰縣曾祖熊貢生祖世遵廩膳生本生父家彪議授八品職本生母張氏三世皆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　贈中憲大夫家曒恭人吳氏者所後父母也府君幼穎異諸生時名並兩兄稱三郭及咸豐壬子髮逆起粵犯長沙守者用其謀完城後三年乙卯巡撫駱文忠公用其言不遣一兵擾一民一檄下邑紳而猝定湘陰臯徒之變斬者止五人當軍事方亟湘鄂江皖諸大帥咸才府君爭欲得府君自助而府君常謝病閒一强起爲権鹽岳州以利曾文正公

之東征居數年辛辭以去最後貴州巡撫曾文誠黎文肅兩公先後疏薦皆以病不赴司権岳州也外夷勢方張內地黠者巧逋稅匃其徽幟連舸揚帆上下湖湘閒而江南諸大營假歸弁勇動百數爲羣洶洶越關卡莫敢誰何府君反覆譬諭壹裁以法用是稅入增前數鉅萬而商賈不病諸所設施代者迭更無以易苟易焉必弊縣民困漕征府君以謀當道自是歲省民錢萬餘緡其他纍纍鉅舉縣賴爲永利者稟府君成算爲多行於鄉者又如此蓋府君才優繁劇感念時艱義不得獨顧其私故時以踔厲奮發赴當時之急是豈樂與忘世者

比數而卒以不仕何哉大道澆漓習非勝是君子不恤其身之羅謗而不能無懼於功之見沮府君卽芒刃未頓豈眞謂吾志可行而施於世者果可竟歟嗚乎是孰使之然歟府君性淡泊衣食取饘糲餽遺卽出自親故絲髮無所受或有求請必內度彼己所堪以應之素工詩旣謝不任事乃益與二三老友切劘經史之學春秋佳日唱和閒作侍郎時方家居以樸學誘掖後進而府君子及從子慶藩輩又皆能文章一門之內淵源浸灌聯翩齊穎朱輪象笏之榮誠未見其足當也配張氏封恭人子龍允廩貢生候選訓導虎宣中光緒元年乙亥鄉試工部主事前卒立羣妾蔡氏出女一歸瀏陽廩貢生舒佐堯孫男七人余既譔次府君事又得蘿華館遺集讀而悲之薈集中所錄多與諸大帥往復論事書大旨不越培養人材伸正氣達下情至其譏切吏治則云挾邀福干譽之心工塗飾趨避之術名爲寛大安靜實則釀姦縱暴禍所從來今去府君論事時遠亂久平歲屢登宄刼畧或且未已有司苟不忍盜賊之死吾民幾何而不死耶臨有司者又或不忍於有司吾民之死幾何而不盡耶余所爲重悲其言而知於先王張弛之宜必有合也謹著於碑以告後之民父母嗚呼　其亦

可謂不朽也已蘿華館者府君所自號居室其集與仲兄崑燾雲臥山莊集並行各冠以侍郎傳序生道光丁亥十月十五日卒光緒庚辰正月初六日以某年月日葬湘陰縣東六都石皮埧后山頂離趾坎某年月日巴陵杜貴墀表

安化縣學訓導任先生墓表

君姓任氏諱哲巴陵學者識與不識稱杏農先生杏農其別字也父審齋公　貤贈修職郎妣方氏君幼慧早雄庠序喜博覽能爲古文而駢體特工晚以貢生援例爲校官安化一子名德藩縣學生才而夭君因乞病歸君之任安化今雲貴總督王公方撫湖南君循例謁驗王公覩君名遽命啟門延以入君出公就輿揖送俟輿起乃返非上官接屬吏禮其見重如此咸同軍興憔悴牖下之士不能無厭寂就羈依託以赴事會君終其身惟一客中表方公菊人任所教授鄉里四十餘年用勤苦創田廬節嗇所入積奇贏貽子孫溫飽視遑遑外索希冀不可必得一言不中人釀衅兆釁利不盈背害且業身者其償負相去何如也余與君並逐名場爲寠人顧奔走老且未已歸見君閉戶市闤蕭然於人世無與心尤惡焉嗚乎由君之道度己力所堪食焉無愧不

爲窮困久徙業去鄉用以激厲斯世[illegible]恥貪進之風庶少息哉君之教授也足不出塾門一步朝有拾暮有取日月歲時程功歷歷可按學人質無論高下皆願得杏農先生爲師杏農先生不可復得至今擇師者恆於其徒曰是曾及杏農先生之門者嗚乎是可表也已君生嘉慶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卒光緒十六年六月十有六日年七十有四以其年葬新牆之余家冲俗名玉家嶲者著詩文稿若干卷孫鐘鼎鍾泰泰去父德藩之死十有二年繼爲學官弟子女五人兩適方氏蓋與菊人公累世姻戚而方氏得壻者多其弟子前後輩

均稱杏農先生云

巴陵縣學生趙君墓表

予曩延同縣趙先生靜舟居鈍山房爲內外諸孫師師喜博覽講授輒援證古今娓娓千餘言不倦余家二三十年來所請塾師罕可倫比數以其先考爾梅府君墓文爲請按府君諱世謙爾梅其別字自宋忠簡公孫諱益輝者由衡山來遷始籍巴陵本生曾祖諱登模浙江衢州同知事詳邑志義舉君早以文學噪聲庠序開顧夷然不屑嘗歷考古今中外輿地手繪其山川險要可爲戰守者而尤致力於三禮之書及近思錄大書居室之壁曰誠曰敬出入觀省又銘其齋曰心源志所如往景附而力追之生長鄉曲乃能別白一尊毅然內斷訖不爲俗儒章句功利之學所動可謂特立獨行者矣終不以責己者絕人靜舟所課余孫謂侍師終年未聞一語及人之短蓋先訓然也余既爲之碑且係以論謂善人獲福古今常理如君所爲而仍世窮困宜世多惑之然君有令子日夜淬厲將以文學自奮顯君之劬躬誥後與彼蒼所以厚君者是胡可繩以區區世俗之榮余爲此文時靜舟年甫四十餘顧未及上石而靜舟竟死靜舟死而余言終久不驗世之惑且滋甚矣邑人任佑

觀桂秋志節之士也稱君外文既燿內行彌彰又曰黃心在福陰德耳嗚余又聞君之初卒未卜葬地鄉父老皆曰苟吉壤所在願以葬吾三爹不索一錢蓋君序居三呼吾三爹而不以姓尊且親之也以此覯之君第所得於天者不能無憾焉耳若其所得於人則不可謂不厚矣天道神而難測世不爲君者何限豈皆能有得於天均之無得於天也曷若爲君所爲不得於天而尚能有得於人且夫人之說猶其外焉者也有志者求自盡夫己所當爲其得於人焉與否且不暇顧遑取必於杳冥之天乎然則吾前所云驗與不驗均無足爲君輕重

也君著有鈍樵詩草心源堂文草筆錄藏於家子三縣學生名聲溢者卽余家塾師靜舟篤孝友交友以誠蓋近今僅見者

歐陽翁蔭堂墓表

邑子歐陽生中鵠故從余遊爲余言其大父蔭堂君搆小樓宅畔庋書其間四時旦暮晴雨倚闌山翠撲衣袖余聞欲覩之爲快未暇以往光緒庚子春生來偕居長沙校經書院距其大父之沒已二年屢以君墓文爲請余覩生所敘述蓋君直聲聞鄉里往往面詰責人人知君性本寬柔其見斥者非有所憎疾於己且稔君之事過輒忘也卒無怨言鄉里有忿爭諸父老約其平之然必强君偕君至則嘵嘵者各屏息噤聲壹惟君聽所在傍近以君故多絕跡訟庭余考周禮自萬二千五百家之鄉遞減至二十五家之閭五家之比各立之胥長書其敬敏任恤掌其比牖撻罰使之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蓋以庶人治庶人耳目接而情僞易知而及其大比則又有眾庶之詢故其時人爭爲善於鄉而其上不勞而理自封建變爲郡縣庶人在官及鄉舉里選之法蕩然無存而郡縣幅員類多遼濶地大物博事殷以繁壹以屬諸不恆厥居之有司朝夕疲苶案牘苟逃

官責爲幸至語以化民成俗賢者且敬謝不敏矣居常私念古制難期輒復要其意可師周禮調人之職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然則今鄉俗之居閒排解乃先王諧和民難所爲設官之遺意今使自五家二十五家累增爲萬二千五百家之鄉鄉合焉而爲縣得如君者十數輩散處其閒而更有司復授以比長閭胥之任倡帥同志以道得民安見獄訟不爲衰息蚩蚩之氓不可與復進於古嗚乎此余所爲次君行事不能無憾於奉行古法在上之無其人也中鵠又言君無寒暑必蚤起喜潔淨日擁篲唐塗閒循視無纖垢乃已春秋常事不書此戔戔奚足重君顧余所見聞世家大族其先多起自服田力穡惟日孜孜罔敢逸豫後裔蒙業而安昔之人無聞知田舍翁得此已足不旋踵而傾復相仍者比比皆是中鵠不忘先人之克勤小物欲余書以示後庶幾能知所本者夫衞武公以天子藩侯睿聖耋老而夙興夜寐洒埽庭內此何爲者後儒爲學每薄卜子夏之篤信謹守而務爲才高意廣大丈夫當埽除天下何問一室識者遂以是窺之歐陽生其謹率祖考之攸行踵美尊瀦以益昌大其世哉君諱世美號蔭堂子二□□孫七□□中鵠縣學生曾孫四君生七十

有一年卒戊戌年七月十六日其年十二月朔日君妻朱孺人亦卒年七十矣孺人歸歐陽時歐陽貧而朱富母爲積私財畀之孺人曰貧富命也我奚用此爲卒無一受性仁慈賤而傭者無少長待以恩禮視人厄若疾痛之在己或有乞請必量與之不以己力不逮爲辭鄉人追念此翁媪至今有涕泣者君葬河塘蓮花墩戌山辰向朱孺人祔焉葬踰三百餘日而巴陵杜貴墀爲表其墓光緒二十六年夏五月庚子

桐華閣文集十

處士黃君默初墓誌銘

嘉道中臨湘布衣余耕石先生以詩名岳郡監利王子壽比部諸生時與爲詩友越二十餘年而有黃君默初其詩亦爲比部所激賞博覽不逮耕石而詩殆過之默初擅詩名臨湘垂二十年然其窮則什伯於耕石光緒壬午之歲余寓席岳陽書院臨湘吳孝廉君子常數詣郡就余相與稱述默初之詩與窮其年秋七月默初之友梅君携默初所著談鯖史億以來爲道默初之言曰吾病且殆將以是戔戔者累吾良友余既悲默初之遇

且哀其意期明月躬詣省疾而牽於人事竟不克果逮梅君歲暮再來則以墓銘爲請蓋默初以某月日死矣默初識余自咸豐元年辛亥時余授徒邨塾中默初來自余先兄所遂與余兄弟定交凡交先兄而因及余者惟巴陵張君海晴及吾默初交默初之又明年當咸豐三年癸丑先兄謝世而余自是困於貧役於奔走由癸丑迄今癸未三十年爲一世此一世中僅與默初一相見於長沙而今乃遂銘吾默初也余之哭海晴長沙去今十有一年耳交先兄而因及余之友今無一人亦遂無一人能道先兄者悲夫前默初死之數月余遺書默初謂余客游湖北前後通二十餘年所得新友若平江鍾子亦皋南海陳子蔭田謝子偶樵會稽施子望雲數年間零落遂盡舊交如默初者又以事不得合幷或不幸而天以默初續諸亡友則垂暮之余生趣其幾何邪此書屬梅君持去梅君今來道默初讀而出涕蓋深感余言之悲焉余今年六十而數悲其又能久存於世以永君之託邪然則宜及今而銘之其不可以不文辭也君諱某字某默初其號酷貧而耆學舉所得一發於詩詩宗少陵而近漁洋王子壽比部樂誦而爲之序君之詩名蓋倡自比部然倔强不偶流俗卒以此貧鄉訕少

時唯獨與同縣李君秋樵兄弟游秋樵爲梓行其詩然秋樵後亦漸貧其縣官黃侯治二年有聲獨能禮重君數周君之君生平蓋未嘗得此於顯者幸一得之而竟死矣烏虖豈非其命之窮夫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十有□無子以兄子某嗣葬於某鄉之原君自擇而自記之刻石存焉秋樵既經紀其喪梅君與吳孝廉復謀其墓石庶幾不負君余先兄號伯崇君題其華嶽集曰吟得秦中詩百首歸來叓比舊時狂漢人立石墓道或幷刻其交友而君又孤特寡交余故銘君而附及之

銘曰　天欲殺之則如勿生悔才之生而殺以貧猶

曰未逞而殁以病嗚呼懵懵其奚解於不仁

縣學生方君彝叔墓誌銘

光緒四年二月庚戌方君彝叔卒於其父武昌官舍武昌君引古義命其長兄護喪歸巴陵里第入柩於門殯於堂將以某月日葬於某鄉之原而乞銘於貴塤嗚乎吾尚忍銘吾彝叔也哉吾邑才莫盛方氏而吾尤才君吾戒吾子弟及吾友之子弟與吾子弟之友未嘗不舉君爲程度今已矣尚奚忍銘然吾固自謂能知君者非吾則又誰銘君諱朝棨字槐三改字彝叔同治十三年縣學生先世自後唐時已爲巴陵人前明多達官遭寇

難亡其系牒入、　國朝以諱龍元者爲始祖五傳而至資政公顯廣西巡撫有平苗大功在雍正朝祀鄉賢資政生中憲公桂浙江甯紹台海防兵備道中憲子諱應清爲君高祖山西鴈平兵備道曾祖諱聯甲候選同知祖諱功鐕均　誥贈中議大夫本生曾祖諱聯會以子貴　敕封文林郎以長孫大醇貴　誥封奉直大夫本生祖諱鈺嘉慶丙子舉人大挑二等歷任攸零陵嘉禾等縣訓導以長子大醇貴　誥封奉直大夫祀鄉賢均以武昌君貴　晉贈中議大夫父大湜字菊人鹽運使銜特用道起家知縣令廣濟襄陽民間所歌方公好者也今爲武昌府知府母張氏　誥贈淑人生子三長朝槩縣學生議敘通判次朝榘以郎中舉光緒丙子順天鄉試觀政戶部季卽君也君趾美前人自成童時卽沈溺於學然意不在詞章科第痛刮磨貴冑裙屐習盛寒不裘溽暑不去外衣無欸坐戲語稠人廣坐爭喧呶君至則皆爲禮容莊論兩兄共學朝夕見然敬君嚴正必擇語而後言光緒元年鄉試幾得而失君則以不得爲大幸巴陵筆工王某者年六十餘矣來鬻筆武昌爲吾言彝叔貴公子而於人無所不厚我嘗客長沙伏秋病臥彝叔榻汗淋漓裀席間彝叔寄宿它

所親爲我省視醫藥如是者數日今我來而彝叔病恐遂不得相見語際淚涔涔墮嗚乎是可以觀君矣君生咸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距卒之時僅二十有七年垂没泣辭武昌君以不得終子職爲己罪人無知不知咸痛惜之而尤傷武昌君謂如武昌行事宜有萬吉而無一凶何天憒憒若是吾謂於武昌無與也武昌之本生父鄉賢公嘗天長子矣葢吾鄉今所稱穣軒先生諱醕者博學高文有孝行豈天獨於方氏而一再憒憒葢山川清淑之氣飛揚升降於天地之間聚而爲秀傑散而爲太虛其聚之或久或暫皆氣之自爲羸縮人不得而

控搏之卽天亦不得而紓促之也顧區區執福善之常理謂賢者有令子必壽必不夭此殆拘墟之見且善盡獲福則羣慕焉而羣爲之善又曷貴惟行事之不泯沒於人心雖凶猶吉雖夭猶壽此則其可必者耳東漢黃憲早世風旨無所傳聞傳者惟歷敘郭太戴良諸人推重之言更數千百年猶如親見叔度其人者而君既不幸未及表見於時尤不樂交遊聲譽世雖有郭林宗輩無從得黃生而稱之吾習君故能質言君然又烏知後世之必能信吾言乎嗚乎是可悲已君娶前湖北知州孫君大立女少君三歲子二榮爌榮燰女一均幼銘曰

謂無天耶父循良而子賢謂有天耶君豐德而嗇年自古有然兮惡能使之不然惟此石之不泐兮庶用慰夫幽泉

葬二十有二年歲己亥君之孤爌以母孫孺人祔君今墓來告葢並去其舊塋而卜遷於縣境之北港街嶺亭也君疾革時孺人刲臂肉和藥者再創甚幾死及君卒絕粒盡五日君父武昌君聞而泣曰殉夫誠烈遺小兒女重我累奈何孺人乃强起進食示舅不死然自夫始殯侍柩飲泣無虛日去君卒三百許日當葬之明日鄉里嘖嘖傳孫孺人烈曰死矣余惟孺人前所爲不卽死者夫未葬姑徐以緩舅憂旣葬矣意決死病因以篤若有陰相焉使克終命以成其志者死於悲痛與誓死於刲股絕粒其爲殉等耳嗚乎是足光君矣余深重孺人素行嘉其孤能貽父母令名謹依漢碑例書孺人君碣石後以彰其烈俾方氏世世子孫有所考焉孺人生咸豐五年正月二十有七日卒光緒四年十有二月三日年二十有四云子榮爌試用同知

前山西布政使方公墓銘（幷敘）

前山西布政使巴陵方公罷歸之四年九月二日卒於里第明年當光緒丁亥將以九月某日葬於其縣大橋

吳家隴洞坡雲蝠山之陽其孤泣謂貴墀吾先君在官居鄉行事類可銘敢以屬子葢先君意也子習先君而言信幸毋辭貴墀乃謹撮其大凡而敘之曰公諱大湜字守初一字菊人鄉賢方先生鈺出嗣子巡撫廣西四川鄉賢方公顯之五世孫故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所拔士而襄陽縣民所歌好方公者也起諸生從事胡文忠戎幕保訓導以知縣用旋權廣濟討擒通賊之逆魁功在湖北安徽兩行省文忠目以仁賢正大稱其有除惡務盡之苦心制治未亂之大略廣濟旣大治遂知其縣葢自是二十餘年歷官廣濟襄陽縣知縣襄陽宜昌武

昌府知府荆宜施安襄鄖荆兵備道直隸按察使布政使經山西布政使中間凡兩乞病不得請再署荆宜施道改復前手定關榷善章三至襄陽親見其德政之碑生祠之主所涖務除民疾苦周諮而果斷催科不以役擾聽訟不以刑求履行鄉邨一書吏一擔夫自隨有訟者即田隴間坐判之守武昌時以勘堤過屬縣境不欲入城頓館舍日暮就貧民棲止雜廁圂圊間徙倚達旦既去而縣令不知其政之犖犖尤著者襄陽之水利團防蠶桑宜昌之振務廣濟武昌各屬之堤工而振務先發後聞首捐五百緡以勸分晝夜躬親循揃徧舉古今之良法擇人專任用能澹亘古僅見之災延合郡層刻就盡之命宜人刊碑頌德至今歸功再造焉公沈默鎮靜倉卒閒喜慍不形於色與人交初若難合者久乃益篤以孤寒遇文忠特知當大兵之後湖北百孔千瘡文忠率寮屬日夕淬厲惟恐不給公於時惟知有民而已朝上事輒夕報可解去苛嬈所謂奔走形勢揣摩以爲迎合者公微特未嘗身試亦幸不目覩其事文忠薨後他及事文忠者或趨時以幸速化而公樸拙如故其在襄陽學使某書詆公於巡撫巡撫復書此人官場怪物當爲君除之俄安徽學使朱公蘭道出襄陽襄陽令值

郵之役與學使從僕爭毆朱因謂巡撫此强項者不卽予奏遷願令久任衝區不幸爲勢要中傷如朝廷與百姓何於是巡撫奏公治行以貞廉沈毅保任知府事在同治二年蓋公之令襄陽終日治事堂皇世所號爲門丁籤押者壹屏不用門內外鉦柝各一鉦以達民柝以召吏嘗躬躡草履持竹竿督農捕蝗酷日中萬姓踴躍歡呼七八十歲老人自言有生以來未見此好官凡三日而蝗罄盡巡撫所列云云皆紀實也光緒六年兵部右侍郎朱公智秘疏公秉性耿介操守堅定勤求民隱視　國事如家事與某某等均才堪大用及罷官歸大學士左文襄公方督兩江疏請起公置沿海各省備國家他日之用其爲諸鉅公推重如此然公於京都各直省達官顯宦非嘗躬爲其屬者絕無音問之通衡陽彭尚書雅器公及公以毀隄樊口被劾尚書奉　朝旨履勘謂中人言不主公然樊口實無可隄理隄則湖水內壅爲巨浸沿湖七八州縣必盡病維時今兩廣總督張公爲著私議斥塞口之非而公卒不以自申於尚書侍郎王公自湖南巡撫入贊機務以公襄陽舊僚屬勤致書達外事而公正旦箋賀外卒無一語他及左文襄入相道直隸公以直隸署布政使上謁文襄迎謂公

子眞循良吏吾久知子吾與子伯兄稼軒數往還京寓語輒盡日子時在側也殆不復省憶耶葢文襄左右十餘年無公一剌故今云然李傳相嘗字公以告人如菊人者豈有求上官乃上官求焉而未必應者然則公之於世雖有合不合而守正不阿人卒信而諒之者素所樹立然也布政山西也今粵督張公爲之巡撫兩公文學政事名海內公居恆不爲矯激之行所規畫匡襄不矜主已非予其上以難爲而其上又實心知廉能非不以公義相取乃若有物憑焉以與其怒者豈天有慊於吾民而靳公施抑交際果有命存非愛憎者所能任其德怨歟胡文忠得士號精博民食其賜者且數十年然今略盡矣一時風議之士不能通知二公之異同顧總總焉取快於馳騁搏擊轉石而擠之井是豈爲　國家愛惜人材者所宜出而亦豈張公所及料烏乎此尤可哀也已公既被劾歸樓其書而讀之課桑數百株絕迹城市外賓希得見然色加腴貌加豐所著書曰方氏世德錄曰辨惑錄曰團防章程曰修防芻言曰捕蝗紀要曰桑蠶提要曰桑餘提要曰平平言平平言盡述官所以利病民者葢亦自道其甘苦云嘗言吾官藩臬不如爲州縣之樂吾任廣濟久官民相信遇有句攝但令其

隣近在縣者傳語若早來則即來矣有傷人及盜者吾意必某鄉某大姓已而果然自謂庶幾能知一縣又言曩文忠公嘗舉許魯齋學者治生之說謂宜先爲可退計我至今得以自行其志者文忠之教也公居官既久本所聞於文忠者又力節縮其私奉而益廣之以學田義田宗族鄉黨稱惠焉余依公八載多記公懿行以非公所重不著於碑而余所爲巴陵人物志則實自公發之卒前一日環集子姪申訓戒人物志刻資亦居遺令之一葢公嘗怪吾巴陵爲縣以來紀載寂寥於諸故老之湮沒無聞常深痛惜之欲使見於吾文而吾文乃遽及於公自公之去甯復有知余如公者余所爲泫然不能自已也公生道光元年九月十一日距卒之歲六十有六年五世祖諱顯以平苗功受知　純廟事在

國史高祖桂官浙江甯紹台道曾祖應清山西雁平道祖聯甲父功鏳均　誥贈通奉大夫本生父鈺嘉慶丙子舉人官訓導　晉贈通奉大夫有子六人長大純即稼軒道光癸巳進士官兵部早卒左文襄嘗推爲湘人第一公序居四妻張氏　誥贈夫人貧不廢施久居富貴如貧時前公十餘年卒子朝棨湖北候補知縣朝榘戶部廣西司郎中中光緒丙子順天鄉試朝棐

縣學生早卒女三人孫男四人銘曰

不可爲耶聞四馳果可爲耶喪厥資天耶人耶柄誰司褰裳去之何瑕疵巍然高者碑且祠召伯所愒民懷思我銘公幽無媿辭　國史循良文在玆

何母方太淑人墓志銘

咸豐八年十月某日李忠武公死綏三河集隨征諸將士殉焉其一則吾郡人平江何君忠駿龍臣也先是忠武公被圍急告諸將士吾誓身報國諸君盍自爲計何君等毅然不可及事　聞諸將士　贈官有差而何君爲太僕寺卿於是海內數忠義者稱何太僕太僕沒後二十六年當光緒九年杜貴墀游金陵遇太僕之弟曰忠馴者於江甯節署見卽以文章氣義相許與其年忠馴將改葬母太淑人自江甯以其狀來武昌乞爲墓銘蓋太淑人後太僕十有六年而終距今癸未十有二年矣貴墀受狀讀之乃知太僕所成就卓卓如此亦其得於母敎者豫也按狀太淑人姓方氏世爲平江人未笄而歸封翁達夫公爲何氏婦何氏自太淑人而上累三代皆以賢媛著稱而姑劉淑人督家尤嚴太淑人年少操作得姑懽劉淑人沒時年一百有三太淑人事姑最久終翁姑之身稱賢孝婦忠馴之言曰自吾稍有知

識而見吾母之勤苦也育吾男女兄弟凡七人皆自哺之女紅中饋而外庖湢廁隃婢妾視爲勞辱而爭避免者纖悉皆躬親焉常浣濯風雪中鑿冰取水冰裂指塞夜倦極投床則薦上臥兒更迭起溲溺或無故自啼露肱枕兒首展轉撫拍雖凍極不得縮肱慮驚兒復啼坐此兩臂時隱隱作痛臨重欲舉則似有物掣之者吾兄弟生未及十年王父必令就外傅太淑人日治食具纍纍然筐提榼挈踵接於塾忠馴五齡時自塾歸望見吾母輒走投母懷喃喃索乳母雖値匆遽不以嗔喝然督課甚嚴吾兄弟稍長出塾則環侍先大夫與太淑人先大夫善講論闢譬指陳娓娓不倦太淑人往往私問兒輩能盡憶否憶則喜否則愀然不樂曰汝父之益汝至大且遠匪第科名而已吾謂宜終身行之乃轉眼卽忘邪自是吾兄弟聞先大夫訓不敢有忘三河集之變太淑人哭太僕甚痛旣而曰吾兒幸得死所吾奚悲且未可驚吾老姑蓋劉淑人時已百歲矣忠馴之言如此吾又聞太僕之列諸生也年甫十三太淑人曰吾勤苦一生僅乃見此然自是鄉舉之年須爲汝三代辦裝矣蓋喜太僕之早雋又悲其夫若翁之久困而貧而已經營囊橐之不易也嗚乎自科舉制興業是者每終身於一

夫之目而憔悴專壹之士見擯於時失而更往諜蹤道路累世不悔至空其以生以養之資卒於無成爲世大戒者所在多有太淑人之言其亦重有感於中夫然予謂今世之榮太淑人者不曰子有科名然則由太淑人之教揚名顯親道固有在卽三世終無得者不足爲太淑人悲也司馬温公銘程夫人墓謂夫人戒其子軾轍讀書勿效曹耦止欲以書自名又每稱引名節以勵子曰汝果能死直道吾無戚焉嗚乎自今以觀太淑人之行事不其然歟大淑人生嘉慶某年月日卒同治某年月日年八十有一何氏自太僕之高祖母逮及太淑人皆賢又皆壽考亦異已哉初葬某山今改葬某山子忠駿道光己酉優貢中咸豐壬子順天鄉試知府銜湖北補用直隸州知州　贈太僕寺卿世襲雲騎尉□紹六品銜頂候選知縣忠騆邑庠生從九忠馴邑庠生號疊坰樸誠能文章忠馴又言太淑人喜施與一日見床頭餘錢頓盡試以問太淑人笑曰此必小兒輩盜買餅果耳實則聞隣媼困甚陰致之也嗚呼是烏可不銘銘曰

母有子母不死子死而當母不傷惟有滂母乃有滂吾銘此世勿忘

方清池墓誌銘

方君諱崇智字宏韜一字清池世居巴陵之梅坪自題其居曰梅坪書屋遂爲梅坪方氏方氏昌自前明科第仕宦綿歷　本朝而居話梅灣與報馬莊之方尤著梅坪自先世以至君皆韜光未耀君卒之四年其子澤遠與余同輯邑乘因請文以銘君墓澤遠之言曰吾父儒而吏者也雖然其吏也異焉苟利在已去若涴苟利於人赴若渴不憚身之劬而憂事之不治不慍遇之困而恥志之不伸子謂覘今之儒行何如顧不得以儒顯豈非命之不幸歟余謂惟今所謂吏卽古之掾屬漢世儒者多爲之自是躋爲名臣者不可勝紀下至孫伏伽張元素輩猶得以顯於唐今其事絕矣時會變遷有必不可以强同者古人復作如今世何哉要於立身制行不戾乎道斯今猶古耳儒不儒何幸不幸之有君之去吏而歸也以躬行帥先宗族鄉黨族中舊無祠以祀君獨力倡成之里有孤貧而鬻妻者旣成言矣君馳往諭止貸錢償其鬻値其人後舉子嗣得不絕舉人某以控縣浮徵蒙誣詞連君或教君避免君毅然曰我不出某禍不解浮徵且益甚竟爲往直諸大府君行事多此類蓋平居恂恂惟恐傷物而果敢有氣又時類任俠之爲故鄉人尤慕賴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彼張湯杜周

漢之酷吏耳既由小吏致三公又俱有賢子爵位繼世迹其福祚儒林之後莫及天之報施蓋有未可盡執者然必謂反道以行專富淫而不及善善之獲福必不如夫暴戾恣睢則古今萬無是理異日讀吾文者質諸君後之克昌當益信余之言君果非有不幸也君考諱□妣□氏妻□氏子一郎澤遠孫訓詩訓書訓易訓禮訓樂皆業儒訓□訓□前君數月卒生嘉慶庚午正月十八日卒光緒甲申五月五日以□年月日葬居宅之左君所自定也澤遠能揚先人之美其美宜銘銘曰吏於古戰而翔吏於今抑不揚時所爲德則臧銘示後幽以光

州學生洪雲舫妻何孺人墓誌銘

道州州學生洪翼昇雲舫之妻何孺人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十有八日卒君舅長沙縣學任所將以八月歸葬於其州其舅訓導君遺余書某失一孝婦非文其賓行於碑無以釋吾悲敢命子翼昇謁銘於師蓋雲舫方肄業校經書院篤實士也其言曰何氏與吾洪氏自先世居同里二品銜分省補用道貂彬公者吾妻之父妻幼名何氏賢女年二十來歸翼昇今八年矣入門婣黨見者咸以得賢婦爲吾洪賀所以左右翼昇者纖悉必於禮法警惰劑剛古人所謂父子君臣朋友之道皆備焉而上事翼昇大父父母尤竭盡其誠吾父母家事鉅細倚賴之厚奩資精女紅絕不以吝求者通大義家人獻疑就取決各得其意以去翁姑曰吾賢婦姒曰吾賢娣叔若姑曰吾賢嫂婢僕雜然曰賢內主人疾之起也勞於小姑之久病而悲痛於其亡然口不自言既劇而家人始覺死後吾妹兩月餘耳吾父母以此尤哀之云詩人言女子無非無儀余謂衰世嫉妒有可儀卽有可非然既無可非矣可儀者夫豈外是閨閫之間地近而事瑣朝夕聽睹遁飾無從古今來挾其才智以恣盜襲一時聲施爛然而炫耀彌縫之力顧或窮於身所狎近不能以久假保終譽者往往而有以此推論婦德其能始終無一見非於家室者在吾黨爲寡尤悔之士非誠力希夫賢聖雖豪桀未敢信也孺人生同治八年四月二十日得年二十有八遺二女垂沒語姑幸毋爲新婦慟婦未卒孝養再生當仍婦洪氏以償輪迴之說儒者不道然惟誠故神神苟不泯矣事之有無奚論哉余重孺人賢乃銘其阡

嗚乎槃德之彰而形之藏孰謂其藏在舅姑旁余銘以詔洪百世曰斯孝婦者至今未亡

桐華閣文集十一

記巴陵剿匪事

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有一日客有自巴陵來者爲言焚掠吾鄉里之匪魁爲奉督檄之李竹虛觀察縛赴鄂垣矣余驚喜起立匪魁蓋臨湘汪殿丞曾應募福建充營伍者以去年八月倡亂火巴陵鉅姓彭氏及他數家戰敗而跳汪殿丞名聞大湖南北官雖購捕而橫行鄉里自若其黨散則民聚則盜數劫取民錢公名催貢官或有問遺問狀被劫者畏汪殿丞且易視官度無如汪殿丞何輒漫應曰無之官信爲然罷斥諸以賊告者私

幸無事及今閏六月汪殿丞益糾合臨湘通城巴陵諸無賴結寨臨湘境所稱蒔菇山者刈沿山民稻充食張幟攻械蹂鄉里益甚去年擊賊之防軍合駐岳水師分數隊薄山賊寨中侵曉聞礮聲四出竄匿防軍斬獲數人盛上功大府制府張公怒防軍再失匪魁不置念第張功邀獎於是檄湖北卽補道巴陵李君率勇三百人來治其事卽客所稱李竹虛觀察也余問客觀察以去年屢擒湖北鉅匪由知府保升道員余固知其能然來甫旬日耳何術而速蒇若是客曰匪黨中有吳子愚者狡黠知書爲謀主汪殿丞能倡衆爲亂以有此人觀察未捕汪殿丞之先擒至匪里諭各匪族疾縛匪來取賞否則且連誅以此得吳族中子愚陰用爲向導就取殿丞汪氏複壁中若牽羊豕以出蓋觀察初得子愚解其縛而賓禮之盛供張與同起處剖腹心相示數以厚利爲啗子愚傾倒吐實故不勞而事集也觀察初奉督檄前署湖南糧道但公白撫軍策觀察必能得賊撫軍曰是固知兵者耶公曰非必知兵然賊未去其鄉吾環兵左近以利害曉諭賊族則取賊第費文書一紙耳今果如公言以久逋誅之劇匪一旦制府赫然震怒觀察徐徐然探物囊中以去似有陰畱護之以俟制軍之檄觀

察者亦異矣哉客又言汪殿丞既就縛觀察命引吳子愚來前吾極欲貰汝因指顧環覩者曰汝毒害彼等數十家吾不能禁彼不汝控控則大府必掠治益以苦汝等死耳速差無苦此吾所以報也竟斬之衆中鄉人大呼稱快驩散去

記湖北捕匪事

湖北省城內三月二十八日夜分操防營圍捕敎匪紅牆巷街擒三十餘人明日閉城嚴索得七八人兩日內梟匪四十餘人張示購捕首逆鄧玉亭熊定國四月朔日事定城出入如故先是旬日訛言起漢口居民般徙

日益甚二十六日宋提督甸南頗有聞密啟制軍爲之備其明日朱把總元度遇素識寇某於市匪黨也因遂詣元度謂元度何尙不移而家元度故預哥弟會因僞爲從亂者偕寇某詣紅牆巷匪所如匪約穿刀刀數以八懸空而刃皆下向搖搖然欲迫人頸元度拂之無怖色匪黨則大喜許居第三座明日邀匪六人者偕至其家取火藥至則二鼓矣閉客使掘地取藥乘閒疾驅抵協戎以聞制府時城內防兵方以巡夜故嚴裝而出卽隨元度以往且啟闢納附城兵兩路合捕之然未及豫飭城守匪竟越軼大半是時城內之匪伏百數十人紅牆巷草潮門梳粧臺諸處而指揮出梳粧臺悍賊鄧玉亭等皆在焉期二十八日四鼓舉火三分其眾劫火藥軍裝糧餉獄囚城外伏賊約見火則緣堞入也首逆鄧玉亭漢川人熊定國嘉魚人其教名大神又曰聖人入教者人給符契以布或積紙數重而方之上書大道教參天一貫祖師名下某某又書山海聖君昌福兵身云持此可禳災疫袪疾厄不裹糧而千里故多惑之者光緒九年四月某日記

書牛報讐事

慈利縣有牧兒年甫六七卧牧所草閒虎暴至取兒兒所牧牛力捍虎虎不得近兒邨眾望見虎鬥牛急趨前助牛殺虎及兒長鄰某豔兒婦色非兒死不可得婦嗾其弟縣鬥斃兒兒寡母訟官不得直攜婦長號兒所牧牛前牛卽前爲兒捍虎者至是怒奔鄰某舍鄰某方以訟勝飲賀客牛突前觸某出其腸某子前搏牛牛又觸之某父子皆死牛下牛奔還兒寡母所不食數日死牧兒姓氏傳者忘之

書香兒死烈事

歸氏震川張氏女子神異記其文特奇以余所聞嘉慶朝直隸民女香兒事與震川記絕類第無張氏神異耳然日月照臨上有九天正無藉雷霆柱火之震駴也香兒夫家王氏其姑李氏私郎復郎復數寢其家無所避香兒其姑尤媿香兒私計毋如迫香兒使同己以謀郎復郎復心豔香兒憚不可猝犯因教李氏爲嘗試之李氏飲郎復私室以他事呼前香兒至則呼香兒酌客香兒不應數呼數不應姑起强之又不應姑怒手梃疾下香兒創幾殆然卒不應走避姑飲讟嘉慶二十一年某月日貞烈香兒死大司寇奏獄論姑如律當郎復杖流
仁宗特筆改絞候入朝審情實諭執法吏曰香兒之以貞烈死死於郎復嘗試之一言也

書益陽曹君遺事

校經堂益陽曹生佐熙書倉誠篤士也溺苦於學爲古文高簡有法用世本年表例述其先人載軒君諱煒君故貧好行其德力常不足則稱貸繼之佐熙所述益可傳而余尤樂道其脫族某獄事葢族某初以誣被繫及事白當釋然非錢九緡不可以號近親無應者時君方外出聞諸途次卽從人假一緡爲助謂其子曰吾極知一緡無濟然不欲以無濟謝一緡非人人所難幸更得如我數人某事集矣余惟三代以還民散日甚一鄉一邑之閒顚連無告者未易數計必胥待命於一人雖有

大力堯舜猶病亦惟立覩其相率死忘已耳惜乎君處卑而事狹倡焉導焉效之可睹者止於如此也雖然善固自有本量江海之浩浩溝澮之涓涓被物有大小遠近而潤澤之益烏得而軒輊之嗚呼由君之道苟可有濟於世功不必自己成名不必自己立與人爲善廓然而大公其成就豈出三代下哉佐熙又言已稍有知識時一日見君命家人治酒食薦寢已乃檢君考詔祿公遺笥出所藏生存時物涕泣以示家人其日葢詔祿公忌距公卒三十年矣君舅氏妻陳媪老而瞽性卞急難近君迎養於家屢戒諭家人吾痛吾母無所用吾情將

於是媪焉致之用是家人終媪身委曲承奉有他人母所不能得諸子者久而不忘其親古亦罕覯然則君之樂施葢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也太史公敘游俠傳謂緩急人所時有而甚恨儒墨皆排擯不載今觀君趨人之急甚已之私壹原本於先王之至德要道恂恂儒者則游俠之排擯也宜哉

訟過齋記

大易爲寡過之書其消息盈虛之理散見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神明變化不可思議而合以吾身所值所處其示象垂訓之昭然者若一一預設之衡而

懸之鑒然則欲求寡過必先審其時位之宜事非不正言非不順而揆之吾時吾位不必其如是者而必如是焉則過天下有過而尙得爲順爲正者哉易之下坎上兌而爲困也曰險以說困而不失所以亨葢湯文之幽囚孔顏之簞瓢陋巷傳說諸人之版築魚鹽統此矣竊嘗徵諸近事曾文正之初起也以新募之卒乘積怠之餘一敗岳州再蹶九江窘迫於江西死守於祁門當是時無尺寸之柄升斗之糈匄貸鄰疆聯絡方面惴惴焉惟懼不得一當環中外之疑忌萃天下之艱難少一蹉跌非特吾輩之一家數口飢寒死徙而已向使無堅忍

不拔之志銷沮彫喪潰敗不復收挫衂不復振卽以身爲殉愁魂寃魄久已蕩爲荒煙衝飆散之矣烏有今日之赫弈哉然則能居憂患者乃能克當大任若徒憂傷憔悴於無可如何者其人幸富貴必又變其憂傷憔悴而爲般樂怠敖故困不能說無往而非過也志苟不慊酒食亦困朱芾亦困心苟能安厄竆亦亨蒺藜亦亨不可知者天命能自勉者德業如是焉耳舍所可務而嘵嘵焉與世爭是非辨邪正速謗召侮不安於困而困滋甚抑何傎乎楊子芷生墀識之數年自初識卽屬記其訟過齋余不文無以應也且余亦豈能砭過之人哉然

楊子之困與余同余固悲之而近與余同館周氏適益知其困不止於貧蓋又別有難釋焉者雖然吾猶懼其過也因爲原諸易徵諸近事以廣其意今且別我而旅宜章矣旅之爲彖外離明而內艮止君才足以應世而節足以自守庶幾合之然名者身之賊明者衆之讐如是而居人上且乘以剛自焚而莫之救矣嗚乎困而旅其難矣哉

春谿草廬圖記

同治丙寅四月余同新化晏君圭齋寓黃鵠磯爲胡文忠校刊遺集數與商推古今輒能出所見益余以此相得甚懽今夏校事促迫就竣行且別矣爲貴墀言所居廬村爲蘿谷村倚首望山山以盧仙故名寶郡水凹其顚而東西流西者入邵陽界東者則匯爲春谿谿繞村如帶村盡十里而草廬直據其趾水清可鑒甘可飲廬中聲淙淙逕草廬而東北折噴激懸崖自山外望如疋練之垂空者是爲瀑布余好而圖之今將徵子文以慰吾歸余惟黃鵠磯前枕大江顧瞻雄偉獻姿呈媚於朝煙暮靄之間者又有漢陽大別諸山然不能無倦而思去豈必大江之狹於春谿黃鵠磯之陋於草廬哉進退異據靜躁殊情而適人之適與自適其適其樂固不可

同年語也曩聞文忠公撫鄂設館以儲四方來而才者接以隆貌哀顏厚其廩餼擇負重望而能相士者爲之館主於時公幕府號多士士至不忍以室家之樂易鋒鏑之危而公卒藉其力以蕆大功今四方猶且多故意必有繼公而興者乎然圭齋之羈窮如此則既久矣嗚呼山林泉石之樂苟非錮于利祿沈溺而不知返者尙未能以一日去諸懷況夫奔走伉離如余與圭齋者哉圭齋年少耆學能手畫天下郡國形勢嘗夢乘颶風巨浪漂泊海島遇異人告以海內外方十二萬里而今未闢地以五萬計君由是益負奇氣異日揮斥所至安知

不囊括勛業以歸是廬若余則日漸頹廢度終不能以身爲世用他日或刺舟資江策杖登首望山徘徊嘯咏以求世所謂盧仙者圭齋幸淪谿流以酌我也

南海陳蔭田萬卷樓記

萬卷樓者南海陳子蔭田庋書以貽後嗣者也蔭田咸豐初以槊土寇破其家既乃習爲賈稍復舊業以餘貲收圖籍藏之爲人飭品節重然諾有暇則作爲詩歌皆有法可誦或惜其儒而賈也余謂不然彼貨殖之端木且由多學而識聞性與天道矣范蠡去越身勤苦力作居積累致數千金散之　國初顧亭林遺時不偶往來

塞上所至墾荒畜牧皆贍給蓋吾學無施不可士不幸無尺寸柄不能有爲於世豈遂無可自試第汩沒文字而已蔭田以爲知言而屬予爲記其樓竊惟書籍所記古人之事與天下之物而已大學一書自意心以至天下皆謂之物自格致以至均平皆謂之事舍書以求事物無以踐已然之跡而合當然之矩離事與物而恃博聞强識以爲能弊且等於玩物而喪志後世之儒不知所爲學學焉而無所用而相詬病者至謂前明之亡亡於東林之講學近日紅巾之禍兆於諸公之尊尚漢儒其持論抑又謬焉且充其說是必坑儒焚書而後可也書者天下之元氣起病之參苓或有不當惟醫者誤藥藥奚病焉國史稱亭林之爲學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靡不窮究原委考正得失其論學也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士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其論文也以爲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言嗚呼是可以發蔭田之意而貽其嗣矣因備述焉請鐫壁而循覽之貴墀不足言學然樂與

者學者游他日或幸游嶺嶠攬勝西樵訪蔭田萬卷樓中因考證諸子所學而喜見其有成其樂爲何如也同治八年十一月巴陵杜貴墀謹撰於漢陽晴川閣

爲方太守重濬襄水故道記

襄郡以水得名水經注謂水出栁子山下東爲鴨湖自湖而兩分北爲檀谿水東南爲襄水而樂史則謂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爲襄往者沔水本東合襄水自老龍堤建沔水不得繞城以合於襄城以無害而襄流亦微然縣西南境重崖疊阜當夏秋雨集山水建瓴下所謂九冲十八窪者其水又皆匯於襄合助其虐於是宋郭杲

剏建救生堤以防襄且設二閘焉襄水之所經曰南溝曰北溝曰支溝支溝居北溝上流而南溝爲大土人又稱大溝然自宋迄今歷數百年堤閘無存故道之湮塞久矣同治二年春余以廣濟令來權襄邑地當孔道軍符絡繹疲應接適蝗蝻大起日暴行田野中督民捕捉見襄水故道溝深裁一尺二尺濶亦僅及二三尺或五六尺心固已疑此區區者狹於受也及捕蝗告盡大雨時行襄水果橫衝四突民地之以畝計者沒且萬餘余乃案行各溝指溝橋之名延生者示襄人曰汝不知昔日之溝盍視橋橋洞故當在水中其濶且三丈則溝可知矣今溝濶不及十之一二何哉夫水廣而溝狹即捐緣溝地以廣溝義亦應爾矧歸溝侵地而何靳乎且侵溝地以爲利水則漫溢爾侵地而又加廣爾果何利焉則皆應曰唯唯請一如溝舊惟官是聽於是按畝均力而董以紳耆總成分任各傾所司濬南溝三千三百餘丈水由九宮山前的盧橋延生橋通濟橋過小山頭至觀音閣山麓以入於沔濬北溝三百餘丈水自九宮山別趨分水口經何家橋響水洞灌入城壕濬北溝上流之支溝一長四百餘丈水由萬山至高家莊坊一長七百餘丈水由麒麟店至琵琶山皆旁入南溝南北溝之

深皆十尺支溝半之南溝上廣倍十而益四下廣倍十而損二北溝之廣視其深而益五支溝之廣視其深而益三郭杲遺跡不可復考乃以己意度地勢而開之的盧橋曰南閘何家橋曰北閘南北閘更代啟閉水涸則北蓄於壕漲則南洩諸沔不以絲毫耗民而數十百年之害蠲焉蓋亦襄人急公好義之效也漢平當嘗言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而賈讓至欲捐冀州當水衝者以與河彼豈故爲是駭俗之論余師其意而小用之第自今以往無塡淤反壞其利豈必滅郭堤然又非一人一日所能必也成於今或毀於後惟累一歲而至千百無忘於修焉庶乎利可永保因詳述其顛末並議歲修定章鑱諸石以諗後子之宰襄者歲修特重濬淤而本山開墾致雨挾泥沙下壅又濬淤者所宜先慮也

爲方太守重濬襄水故道後記

余既濬襄水之故道明年得代去其年復來權襄陽府事傍溝地大穫民咸稱利逾歲爲同治四年沔水大漲倒灌入南溝溝所受山水爲客水遏抑益湍怒砰訇抨擊摧立土而頹之兩岸遂有坍塌者前慮之未周成功之莫保余滋戚焉乃復集襄人而命之事授之則予數

就工所而屢省之岸峭易崩也使厚下而濶上中狹寡容也使增其上廣爲四十有一尺水卽漲游波得寬綏而不迫其他則皆仍前蓋是渠之成前後役夫十萬有餘而民無慼言信官之專志利彼非爲己名又非得已而不已也夫天下事當經營籌畫之始未必能至到無遺也不幸官非久居迫於時日不及致夫精詳後人因指摘罅漏以相詬病甚且擯善美而弗道聽其廢棄而莫爲之所余常悲之道光中郡守周君凱邑令熊君寶書固嘗從事茲溝而爲利不久彼豈皆智慮不逮哉以余之蹇劣數年閒由令而守得一再興作彌縫其鈌而補救於未敗豈非幸歟溝工既竣因及橋梁多其門而崇其庳使水無或有所迫阨而不得達若通濟若麟兒若衆善若檀溪寺山腳若三官殿廟後蓋凡五所又念司歲修者不能無往來飲食之費因置本百五十緡而二其息歲屆九月朔日諸在事集羊杜祠則取貲焉分所濬地爲五段段各有長買地廿餘畝分隸各段而食所入是皆前所未及爲者故余於今之至尤幸之雖然余又烏知夫今所爲者之必無遺議於後也張弛振墜謹俟諸賢者而已是役也始事十月九日凡歷五旬而畢襄人士均有賢勞而張生德淑虧己貲以蕆事尤應書法云同治四年十二月朔日署湖北襄陽府事遇鈌補用知府方大湜記

荊南船關記

湖北布政司轄府十直隸州一設守道巡道分領各府州而惟領漢黃德三府者兼領關榷漢黃德道舊無關有關於漢陽自洋夷入市內地始漢陽設關之十有□年西人租船埠宜昌如漢陽於是荊宜施道亦監督宜昌洋關然入稅不逮漢陽百一兩洋關稅務皆以重金募西人司之監督坐鎮而已荊宜施道亦稱上荊南道舊領鈔關十有五鈔關之稱蓋仍明舊今計稅以銀準銀收錢不以鈔也其關曰彝曰港曰港支曰調曰柳曰柳支曰中曰東曰北曰西曰西支曰鄢鄢爲田關之更名曰大正大正之支關曰大查曰越曰越者咸豐六年制府奏移置新堤更名曰新稅不隸荊南今關自大查以上通計稅額上司庫以達戶部者日七十金正稅而外船未及關就卸貨之所而稅之者曰本卸船廣不及三尺有五寸非例所宜稅而稅之者曰零星稅目有二曰料稅曰竹木稅料稅卽船稅竹木而外無貨稅貨船而外無船稅載鹽磁紙者稅視他貨船倍十之五船之初出者曰出山船出山船新過關不與量船者爭尺寸

部定量船之章自一寸以至四寸皆爲五寸船廣一尺而贏則以所贏爲五寸併爲一尺五寸而贏亦以所贏爲五寸併爲二尺船至關所關人尺其廣狹以上下其稅船人睊睊覸悲顏哀辭匄彖黍之毋溢數法者稅船則陰縮其尺或旁侵其兩舷且外軼焉以爲之廣稅竹木則展其徑圍又增其征數甚者當本直之六七而稅外復有給票驗票之費且增關於舊或數十里而疊稅船戶商民於以大困宜昌設洋關之三年當光緒五年吾邑方菊人先生以武昌知府權巡荆宜施道既至則曰是固吾十年前之舊治也今之取於關者視前一再

倍焉或三四焉狐埋狐搰民謂我何於是剔弊釐規船不盡其廣竹木不盡其徑圍罷一切之不便與煩費於民者一日而悉還寬政之舊民之過關忽若沉痾之去體重負之釋肩也則相與謀曰前乎今官者吾儕既以身受而知之後乎今官者亦可以世風而卜之盍及今官之未我去而亟行賀焉儔侶相呼和相奔走叫讙鼓舞盈道路既而聞新官之至則又曰吾儕固望方大人之久於我也然知其不能自一年以至十年或十餘年也聞署理之官不久亦必盈百日則猶幸其百日於我也今七十餘日耳上官何心乃靳百日之方大人而不

我予有太息泣數行下者杜子聞而悲焉記荆南船關以諗方來蓋自輪船行中國船之爲利微若涓滴將罄矣所稱方大人者抑豈能盡爲所得爲於民而民已若是烏乎豈獨荆南也哉光緒五年七月日巴陵杜貴墀記

武昌府下沙洑捕蝗記

巴陵方公大湜爲武昌知府之四年當光緒二年其年武昌及漢陽黃州屬縣皆有蝗以疾捕得無害明年蝗起武昌之江夏嘉魚兩縣之令既各督其民以捕而兩縣界中有曰下沙洑者爲江夏金口巡檢汛地外江內

湖蘆葦叢生厥爲蝗宅嘉魚民曰此江夏蝗也官嘉魚者應曰唯江夏民曰此嘉魚蝗也官江夏者應曰諾武昌知府聞而訶之急棹湖流上至則召語嘉魚令及金口巡檢民力宜寬顧我寬民力如蝗不寬民命何蝗之初生易與耳今且速飛是孰卵而翼之又召語兩縣之民汝覩蝗而江夏之嘉魚之豈謂江夏之蝗不害稼於嘉魚嘉魚之蝗不害稼於江夏乎今與汝約毋犁地毋耡草蝗不除犁耡矣爲除矣犁耡未晚是鄉居戶少戶取一人則益少又與汝約諸力任犁耡宜舉從事於蝗非老弱廢疾婦女毋家畱一人於是得捕蝗之農民於

嘉魚二百有四十或五十人江夏一百有六十或七十人又益以武毅軍之勇丁合六百餘人芟蘆葦使盡或斫之使偃掘地而溝之深可二尺廣半之而羸溝身光若鑑滑若酥欲蝗之疾下而不得緣以留也溝中複小溝欲蝗之遞撲遞下不至積高而上溢也翅重不重晨露濡併力合攻爭須臾或摧其仆追其逋與蘆俱燼搜焚餘聚爝諸溝先以驅蓋凡五日而蝗盡殲焉雨澤霑秋成近官斯土者但能保堤坊以禦伏汛稼之豐盈可坐而俟蓋勞止五日而貽利溥矣天下事當其初發不過一舉手之勞惟不肯專任其責徘徊觀望事機一失

不可復追迨已壞已亂則雖有人焉并志合謀狂呼盡氣濡手足焦毛髮以救之而已無及卽幸及救而所傷已多豈不重可悲哉是役也武昌知府始事於至下沙洑之明日爲五月丁卯逮辛未而事竣雖往來蝗所仍寢食紅船中紅船者鄂人所備以拯溺者也戊辰酉刻甫登船就飯西北風暴作擊沈行厨船且及紅船船夫死力爭柁隨浪所嚮初更時至金口船始得泊光緒四年六月日杜貴墀記於武昌幕中

爲方太守宜城縣賓興館記

光緒六年五月宜城縣民牘陳其縣賓興館緣起而爲乞人胡德選者請奬予披閱一過作而歎曰異乎哉乞人也乞人蓋宦裔及其身極貧而匄匄則多所得久而不貧閒去匄爲傭傭或不受直然居積日漸饒乃出所藏新祖祠曰吾無以後吾祖姑藉贖不孝旣而分給兄弟使治產繼又舉其資四百緡爲賓興助今尚獨身棲古寺自奉不加於匄時不營田宅不取妻曰無以累我或嗤其非情乞人曰吾非有惡於財而棄諸地也顧吾乞多財之家二十餘年矣主人早夜遑遑握籌算然怨毒叢身而莫能救求如乞人之肆志無畏焉不可須臾得也然則財者烏之弓而魚之鉤乞人雖賤何忍以身

爲魚烏而殉之且吾向所從乞之人今有乞於人者矣等乞耳苦身焦思以私一已而卒不得不歸於乞何如早散焉而安吾乞之爲逸乎吾又異其言以爲有類圬者王承福然昌黎疑承福不肯勞心爲人近楊朱爲我之教以視德選之行事未可同日語矣德選又嘗畫亘心圖以自佩夫自古聖賢立人極扶世教者不過保此心無失此豈楊墨者所能知而況乎其下哉夫簪纓世胄人所夸耀以爲榮也不幸而流爲乞匄門戶之辱莫甚焉而烏知夫匄而賢者之反辱爲榮耶而又烏知夫庸庸者之富貴忽焉湮滅曾不足與匄而賢者較名毫

末耶是尤與賓興者所當深念也吾異其人而旌以文使宜人鐫之賓興館壁以示其傳且以示夫身不爲旬而心不若是旬者

簃園記

余以同治乙丑遷居今鈍安莊東與宿氏爲鄰宿故冶鐵者先此莊爲鄧氏宅鄧不能有而歸吾族祖赤林公余佃以居今三十許年宿又不能有其宅而歸諸吾吾力弗能有也懼宿之顧而之他或非類之與鄰不得已而舉債焉其宅後老樹十餘株有近百年者隙地可竹余隨地曲折周而垣之西亘鈍安之東垣門之以通往

來環垣三面從廣得若干步向之棄爲汙萊者以與吾舊居毗連可盡園之故用爾雅簃連之訓名曰簃園且離析簃文以寓將移佳竹之意焉余嘗誦召旻之詩夷考其時召公在周非有開疆拓地之舉而曰日闢國百里蓋卽孟子所謂土地闢由於田野之治也茲簃園地不增舊而加廣於昔竊謂庶幾先王經野之遺意宜書焉以示後雖然此故宿氏所有也吾力本不能有而强有之年且篤老勢豈能終有之乎然則今日所移之竹安知他日嘯咏其中者之復爲誰也嗚呼此尤吾後嗣所宜深長思也是役也經始正月丁卯畢事二月癸巳蓋中多陰雨云董其役者爲吾妻弟劉翁厚本光緒二十六年春分日鈍安老人記時年七十有七

桐華閣文集十二

擬孫楚反金人銘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敢言人也無畏言無畏事畏言畏事則天下何賴焉葢惟帝載無聲言託諸聖木舌金口徇路以奮盛世颺拜不廢賡歌不矢其音奚美卷阿風雨飄搖予音嘵嘵憂深唇積哭涕太息矇誦瞽箴街談巷議芻蕘皆裨治理滑稽之流似乖論要微文諷刺義符入告鹿而忽馬童而有角息彼譊譊藉茲謣謣胡爲陳列不聞呼號鳴戒仗馬息等寒蜩天下之勢若大川然言則流通否則壅焉天雷收聲地氣乃閉人不聞言病聾如醉聾尚可療瘖則奈何瘖聾交病其傷孔多傷哉傷哉孰不有口有齒無舌徒啗升斗詩詠磨玷易戒括囊豈尚容默在審否臧得鳳欲鳴畜犬欲吠吞炭銜枚塊然曷貴唯諾既習彼此互師併爲一局牢固不移假說周廟言反見譏憂世君子追而正之

爲鄂官吏附祀某公三忠祠文

在昔一夫夜呼四郊多壘惟公以居鄉之王烈作募勇之李瑒佐諸帥以地勢兵形揖將軍而衣穿履決吾謀不用賊馬遂飲夫洞庭王命出征召虎迺來於江漢陳

臬茲土降典於民覩滿目之瘡痍聲停鞭撻聯衆心爲城郭力鞏金湯於是禽獮草薙庭犁穴埽十盪十決枕席行師九地九天梯衝奪險圍城或六月而至八月未容飛燕之乞降摩壘率一人而當百人自信老羆之當道魚游沸釜暫延喘息之期獸觸張羅奚恃爪牙之利惟京邑盡除夫滋蔓斯楚人得貢其苞茅葢自崇陽通城廣濟之匪除而後忠節忠武勇毅之績著斯則公之大勛一在湘而再在鄂也夫澤無不被身受者思召奭之所以畱棠茇也神無不之地習者戀朱邑之所以樂桐封也況頗牧竝世瑜亮一時其與羅李三公起湘則敵愾同仇戟矛偕作在鄂則聯鑣繼軌笙磬同音槩死者而猶生豈煢焉而獨處爰乃博稽衆議拜表上聞謂舊祠之三忠宜新增乎一席匪若隨陸絳灌有文武之殊途庶幾稷契臯夔堪拜颺乎盛世惟公之勛名震世作保障於河山惟　帝之典禮酬庸表恩榮於俎豆著日叶吉栗主惟新溯百戰于東南勇氣誰張吾楚望五雲于西北忠魂應衞神京永福黎氓共歆肹蠁

爲鄂官吏祭三忠祠文

嗚乎咸豐初元開泰用否哲人挺興手扶厥圮惟嶽惟湘三公所鄉農軍士率我武惟揚粵忠節公身續道脈

鷹擊武昌高墉墮嗣其徒忠武涕泣受詞敵愾復雠惟
君惟師皖南而北賊萬兵百三河熸成九重輟懌喆弟
勇毅踵敗奮功孰善守室鄂軍同攻克翼曾相不死胡
公撫鄂移皖遽瘁臣躬公神焉處參列帝所下翔衡湘
江漢之滸虎齒牙問奪還士女昔子今稠公詎不顧
帝曰廟斯曾胡隣之鄂吏奔走旣除旣治昔震鼙鼓
今娛籥羽昔匱資糧今饜苾芳前明三傑在楚異縣匪
若今公朝思暮見千靈擁旗萬軍環帳舊部鬼雄相從
陟降神所棟宇江山氣王敬奠兩楹冀邀永貺尚饗

爲鄂官吏祭胡文忠公新祠文

惟公討賊來自黔中頹血飲沫射隼高墉矛戟偕作督
師曾公經營岳鄂規復江東公據上流鄂疆再造閉關
繕守謀豈非老乃籌全局樹仆濡蘖頒頒皖城奪諸賊
抱曾告成功疏首列公不有羊傳孰啟濬沖　先皇
報忠榮死以祠祀曾蛇山祀公鵠磯光緒丁丑　帝
有新命特增公祠俾隣文正入共儒學出共軍政匹曾
有公知臣有　聖惟公勳懋惟　帝恩隆在鄂臣
僚戒吏卽工始事秋末蕆事歲終有榮有翼有堂有寢
軒翥高驤冬藹夏凜爲樸爲華罔或泰甚曾祠峙右域
絕區連中通徑術闢戶於垣靈旗陟降往來笑言寅年
午月諏梓治栗往卽新宮卜日維吉告潔告虔禮儀序
秩傍徨戶庭悄焉有述自古家國事章前史意氣陵軋
人持一是匪特檜壬亦在君子匪特秦越亦在桑梓前
角後掎左持右扶功名共奮又或微殊若唐李郭俱起
朔方臨淮晚節差媿汾陽若宋韓范西賊膽破慶州斂
兵好水敗挫惟公與曾塤篪圭璋里近廟隣垂式鄉邦
江漢湯湯湖水茫茫蘭肴桂漿神來徜徉福我鄂氓流
慶無疆尚饗

祭劉先生文

嗚呼公吾之師吾父之友吾侍師側父在師口襁褓客

晉垂髫歸鄉中失怙恃揣索渺茫述父言行惟師則悉
如見諸牆妣繪以筆師言小子頗有父風歎吾家落慘
甓在容匪痛吾痛實心父心近歲奔走峰阻湖深旣違
師訓念覿先型後母之喪旣葬公臨頹然病叟私懼不
久期以歲暮奉觴來壽孰知我師不爲少延風淒四壁
疇命我前死有知耶九原吾父別卅餘年鬼新人故乞
師爲言兒也荼苦少筱旣盈耄勤奚補子不負薪孫孰
繩武儻佑後人或牖其瞽嗚乎公去寂寞鄉閭不坑則
塹佻俗曷扶對宇望衡吾家安仰傷師慟父長空蒼莽
世風之漓師友道薄倚帷致哀鑒此淸酌

祭何郎文

同治某年月日愚外舅杜貴墀謹遣男□□以酒果奠於何郎菊洲之靈几前曰嗚乎爾之病也吾以二月杪聞之爾時吾卽引爲憂後久不得消息疑家人以諱汝死故并書而遲斷之昨三男四男自吾所歸吾謂曰爾到家卽菊洲有他故必報我嗚呼詎知吾不祥之想卽爲汝必死之兆耶今年之春汝乞吾一往汝宅吾時適病聾不能如汝請而汝去吾家時吾猶嚴責汝以正不自覺聲色之厲也嗚乎吾知爾見吾止此豈肯於百年永訣之時而不予以一刻之温霽耶吾年逾五十潦倒奔馳不知人世有快意事惟吾家自曾王父以下年鮮逮見女婚嫁者而吾與汝外姑得親見五婦二壻值歲旦兒輩更迭爲壽人日前後汝外姑卽倚門望壻常爲別具佳釀吾亦輟汝外姑所奉膳畱以待壻至而吾家頗蓄書五子二壻及一兒子一兒子壻張燈環案讀吾所講論者吾輒用爲笑樂謂汝外姑吾倘得一盂粥噉決不以千金易此一晌舍而他適已而又相與言吾家名福壽者無過曾王父母然子女之間尙有他故吾與若薄德其福壽萬不敢望然未必不攖所痛也汝外姑輒怪吾過慮亂以他語嗚乎詎知吾樂無幾而吾所過

慮者竟在吾女耶吾行負神明至貽吾女以荼毒而因及汝寃乎汝之因吾而夭也庚午之秋吾女別吾去時吾與汝內兄鏞俱秋試報罷瀕行流涕嗚咽勸不爲止蓋傷余之窮老且將羈役遠道而相見之不可爲期也自是吾由粵返湘吾之客歸吾女之歸甯期常相左而吾歸又常在歲暮春初復出不得一往汝家見吾女今五更歲矣而詎知吾女此後之見竟易裙布而褰絰耶吾女歸汝在戊辰之冬吾初見汝怪汝神怯而色枯其後數見數不樂然猶冀其得至三十以上嗚乎詎知不樂見者今遂遽不得見耶汝父母老矣前妻子纔十歲今惟倚吾女而吾女狀非永年者其又能爲汝撫此孤耶汝外姑自癸亥哭霖孫後常願無久居人世見可悲痛事今能不爲汝苦耶吾烏知吾之不更哭吾女而哭汝者之不又使吾哭耶吾又烏知吾之以憂爲食而不令哭汝者之還哭吾耶嗚乎汝靈未遠汝亦知吾之悲焉否耶

祭亡室劉孺人文

嗚乎孺人之棄我而逝也今十有六月矣此十有六月中余追念孺人所以勤其夫者不能以須臾忘也不能忘而求自盡於孺人者約有數端可爲孺人一陳之孺

人嘗爲余言我死後子必爲我文以述我平生艱苦余因狀孺人之實行以聞前巡撫吳公而爲之傳自信無一語虛美此余之待孺人以誠也孺人以余不遇貧賤至白首雖困不肯苟求人及其旣沒余於所往還顯貴壹不訃告此余之待孺人以義也在禮夫爲妻廬杖余倚館爲生不得居廬而苴杖即位躬拜弔賓吾鄉驚爲刱見在律期喪蓄髮兩月不預外事世俗沿官幕積習惟持服二十七日余遵律維謹長沙士族始怪而終信之古制今律嫡子先死嫡孫爲祖父母承重而不議及嫡婦之存沒余据有嫡子無嫡孫之義斷以統歸一嫡

嫡婦在者嫡婦之婦不得奪其姑之重嫡孫自服斬衰而孫婦自服本服夫爲妻期十五月而禫今變除之節久廢而余十五月之後以未葬喪主不得釋服仍素冠如未禫時此皆待孺人以禮而不敢或苟焉者也孺人遺命曰毋遷葬而今墓在二十里以外曰毋侈葬而今費在三百千之數非我也孺人之子也孺人之子欲盡心於死者不知於死者無益此檀弓所謂不知不可爲者也而竟爲之其愚甚矣惑於卜兆炫於飾觀余不能正之亦有過焉孺人不昧之靈果能知其孰是孰非而爲之然否耶余歲暮一歸仍居孺人牀榻中夜月色透帷危坐欬喘迴憶疇昔病中孺人毿毿白髮攝衣敲火然燈就鑪持茗藥偃枕殷勤慰憫時凝睇側聽迄無蹤響然則孺人乃眞長逝不返不復與余相知矣余悼亡集句有云葬向青山成底物明年寒食更霑衣夫孺人在殯且不知有在室之余遠在青山更無論已余何爲而霑衣耶余又烏得而不霑衣耶嗚乎哀哉嗚乎慟哉尙饗

祭先從祖祖父劉氏妾文

嗚乎孺人之來歸吾從祖父大寗官所也時墀甫十齡大寗縣治後廨前臨廢圃草樹叢密野趣可念墀塾課

稍暇輒私往跳盪其間上下尋逐賭快趫捷諸幼婢及孺人亦閒在焉孺人長余二歲耳然從祖見輒呵責之自是知男女之禮不敢雜坐立迄今六十餘年矣吾杜氏自儀爾公以下皆爲平恕堂子孫平恕堂別居數處合內外數十人其及見墀童穉與吾從祖之所以恩墀至長者今乃獨惟孺人一人孺人僅一女無子所依嫡子嫡孫皆先後物故自余移居今鈍安莊宅歲暮客歸往往命輿迎孺人以來余老妻與孺人同歲生頹然白髮數躬爲孺人起立行酒孺人素善飲酣輒談余兒時令余妻笑樂已又歎惜余之窮老且自顧其身之貧困

又不能無待於余而或繼以泣也嗚乎古稱三十年爲一世大凡人家之興廢成敗速則十年以往遲之又久亦不過一世或一世而稍贏蓋推移往復之漸自古及今未有極而不返者獨孺人之於吾杜氏初覩其盛之將衰身歷再世竟不一及見其由衰之盛疾病已甚尙願緩數年無死以有待也是可悲已孺人有懿行撫無母女過己出已見壻所爲挽語他日將爲文表諸其墓有知耶無知耶壻以申吾悲而已嗚乎哀哉尙饗

澤雅堂文集

澤雅堂文集序

此總角交施君均甫之遺文也均甫負異才髫齡即以能詩名少孤奇窘爲童子師以養母不數年入邑庠庚午登賢書兩應禮部試不售遂遠赴蘭州投左文襄軍營留佐幕府薦擢至府同知戴孔雀翎旋因公鐫級時張勤果以副帥駐軍阿克蘇城出關五千里往依之勤果甚重之倚如左右手嗣勤果入都暨開闢山左咸隨其行俾總理營務積功造保至候補道加二品銜越二年入　覲爲部臣持其短長勤果具疏力辯奉
特旨以原官原銜發往山東補用初均甫在都因拂鬱病齒頰腫腐又誤於藥及抵山左勢加劇而月遽下世烏虖傷矣其所著澤雅堂詩初刻僅六卷其餘未刻之詩古文稾勤果爲付手民追澤雅堂詩二集成勤果已騎箕而去文稾遂中輟未栞由其親串郵寄與余余乃函商老友潛園觀察篤念故交慨許授梓居然告成此編是也均甫自以　特用道員得缺當易以爲眞除後即相招可遂聯襟之樂詎意竟成虛願良堪浩嘆至其爲文議論縱橫時露精悍之色蓋頗肖其爲人憶於弱冠時嘗屬余鐫小印曰我輩

豈是蓬蒿人惟念均甫以有用之才遽止於此雖未得展其抱負然是區區文字亦足以長留天壤均甫豈眞蓬蒿人哉

光緒癸巳春王月淩瑕

澤雅堂文集目錄

卷一　論說
論過
正矯
食報
天道
表微
防詐
旅說
蝗說

李德裕論
張居正論
卷二　書
上張副帥書
上張撫部書
復許萊盟先生書
復陳子餘書
復陳子餘論韓文書
復趙桐孫書
與陶方之書
寄龍仁荄書
復凌子與書
答凌子與書
復陳藍洲書
與人論文書
示彥貽彥振
復李學士師書
復李悉伯書
代張副帥復金將軍書
復王晉卿書

復張廉卿書
致尚雅眞書
致尚雅眞閱學書
復孫少襄書
與吳摯甫書
復吳摯甫書
致甯陽令書
復朱伯華書
與寶竹坡書
復李越縵書

復陳晝卿書
卷三 序
俞俞齋詩集序
一圓詩序
廖鹿儕先生詩集序
王眉叔遺詩序
雙淸仙館詩鈔序
霞蔭堂文鈔序
樹藝編序
送凌嘉祿之富陽序

送李子長之廣西序
送鄧子柔序
贈王都司序
贈田子駿序
贈洪叔雨序
送李俊臣還京師序
送王金堂總戎還湘鄉序
贈吳恩榮序
別弟文
卷四 記

竹屋圖記
重建滕縣學尊經閣記
歸儒書院記
泉亭記
烏什二泉記
損齋記
重修大佛寺記
肅州昭忠祠碑記（代左侯）
會甯縣新建楚軍中營昭忠祠記（代左侯）
西甯小峽河新築南北兩關記（代左侯）

興福廟碑記
隴西縣首陽山新建淸聖廟碑
贈內閣學士周公祠堂碑（代）
龍洞佛峪游記
記猫
卷五 傳 書事
定海黃先生別傳
裴府君家傳
裴府君家傳
周處士家傳

奚疑傳（周農王漁陳長孺）
程慶餘傳
石紹漢傳
潘錦芳傳
錢江傳
周洪彝傳
姚天保朱大斌傳
徐蔭培沈心粲傳
費鼎成傳（附沈阿良）
沈如芳傳
朱紱傳
沈錦舲徐榮槿傳
費徐氏傳
李彭二烈婦傳
姜張二貞女傳
書王世祜
書俞德和
書廖許兩知縣事
書吳守備事
書張仲子

書程子祥
記黃氏四烈

卷六（墓誌　墓表）

姚子展墓誌銘
鈕右庭墓誌銘
朱叔壽墓誌銘
吳蓮舟墓誌銘
張仲厚墓誌
王定伯墓誌
刑部主事王君墓誌銘
誥贈恭人陳母龍恭人墓誌銘
謝氏墓誌銘
姜孺人墓誌銘
蔣母墓誌銘
孫宜生墓誌銘
楊璞山墓誌銘
周氏姑葬誌
誥封朝議大夫候選訓導左君墓誌銘（代左侯）
誥封朝議大夫湖南安化縣訓導梅君墓誌銘（代左侯）
戴子高墓表

卷七　題跋　銘
劉平國跋
題歸安張氏所藏書册跋
南畺分界圖跋
題樊謝老人自書詩册
題登高圖
書蘇明允權書論孫武後
題王觀察所藏曾文正公手卷
書左侯墨蹟後
書姚子展遺文後

院署賓座銘
卷八　祭文　哀詞
祭馮竹儒觀察文
祭姚春蓬文
祭勞季言文
祭戴子高文
祭鈕右庭文
祭黃西村文
祭旂文（代左侯）
祭雹神文（代左侯）

告河神文
左子重哀詞
吳蘭皐哀詞
蔡元襄哀詞

澤雅堂文集卷一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論過

天下之無過者聖人而已下此皆不能無過其有終身在過中而人覺其無過者鄉愿也聖人之無過全於德也鄉愿之無過善於飾也且聖人不自謂無過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人非聖人無由知聖人之過爾顏淵不貳過固常有過矣改之速而不貳耳孔子薦之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勇於欲改焉耳改與否未可知也孟子稱之若是者

何也崑山之玉而有微瑕焉瑕之外猶是玉也磨而治之去其瑕焉亦可矣以爲瑕而棄之必求所謂無瑕者吾慮其得碔砆也蓋無瑕者天下之至寶而反可以廣託者也然則觀人者當知觀過矣過之中有顏淵有仲路有非顏淵仲路而可以爲善之中人過之外一聖人衆鄉愿而已聖人者千百歲而僅有者也其求於人者必聖人而止其得於人者必鄉愿而止矣棄顏淵仲路與凡可以爲善者而得鄉愿吾見其惑也鄉愿可以無過必不能爲善者也夫無過而不能爲善與有過而可以爲善君子辨之矣是故責己以嚴而論人以恕

正矯

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勿聞也者而過之弟子問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孔子之親故有不孝若是哉非也彼疾夫禮失則僞世之治喪者徒以外飾也思以其身矯之哭云乎哉雖歌亦可矣致其情所以盡哀也哀云乎哉雖樂亦可矣忘其情所以觀化也矯禮之失至於廢禮而任情寘情而乘化視送其母之死如送歸客焉高明之極入于異端愈矯而愈失者也莊周之書有曰哭

踊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又載顏回問於孔子曰孟生才母死而不哀而以善喪蓋魯國孔子曰孟生才盡之矣進於知矣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始原壤殆其流亞歟夫先王之制禮也於喪事爲加詳至於嚴親之終尤爲喪事之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其哭踊之節衰經隆殺之義而後天下有父子也以禮爲僞而一決其藩猖狂恣睢之行足以亂天下矣禮也者制情者也情也者制而後可用者也情不受制而放焉其上智爲異端異端亂天下之鄙也然則孔子奈何曰喪與其易也甯戚救禮之僞

而示之眞也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絕道之歧而守其正也所以治異端也於原廣存其親故無望於親故之外也亦以治異端也微言爾他日夷俟則曰老而不死是爲賊顯言爾春秋之作也微而顯志而晦於原撰施之

食報

同治十年四月今副帥張公攻甯夏之回破納家四堡俘其衆三千人張公擇壯佼善戰者殺之問其餘曰何故復反曰久與官和矣陝賊西來主者恃之故又反公曰汝輩故百姓也抗官曰反從官曰降誰與汝和敢言和者斬既而復言之公怒以屬諸將諸將恨士卒之死傷也將盡戮之桐城汪君景度方襄軍事趨告於公曰如賊言殺之當雖然不肯言降而言和與不知言降而言和半焉必有以辨之多殺何爲公曰諾一一自鞫之釋其老幼婦女凡活八百餘人光緒八年三月公以語補華且曰汪君有二子賢而能文聯翩入庠序矣將食活人之報乎補華應曰然退而告人曰亂民擬敵國狂悖甚矣借曰無知誠而不改正其名而殺之義也憫其愚而救之而聽之仁也義終於仁合天道焉其應食報均也汪君先之耳無張公之義而有汪君之仁不足以止亂

天道

客問於施氏曰李兆受詹啟綸陳國瑞三人者皆爲悍賊皆降皆好殺人皆立功皆獲罪兆受啟綸皆以誅死國瑞遣戍黑龍江病卒朝廷復其原官建祠立傳其始皆同禍福之終何異耶施氏曰嗚呼此可以觀天道矣啟綸之事吾勿能詳兆受則方其爲賊賊也及其爲將賊也至於黜而爲民猶之賊也好亂樂禍濟之以貪行之以狡不受誅無天也國瑞雖號好殺其隨僧忠親王轉戰河南山東忠勇無敵使忠親王不死國瑞久受駕馭功名成就可量哉不幸軍敗王薨並時稱帥無能用國瑞者抑且忌之賊平而身廢矣又以祖啟綸之故深致其罪而遠戍之夫憑意氣然諾而不衷於禮與事勢異而疑忌衆不知所以自斂僅武人不學之失耳然其生廢也無怨言其遣戍也無違命其在戍所俄夷內犯憂憤流涕以至於死豈兆受啟綸之用心哉莊生有言天之於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兆受啟綸之天賊以賊報之國瑞之天忠以忠報之所以見天道也曰是則然矣兆受啟綸悖虐無道科其死罪

歲月有之皆以倖脫若天相焉而死於小罪何耶曰人之凶戮與世之亂氣適然相值天亦不能遽取而徐待之以熟其惡而盈其貫乘其既衰以致罰焉而國之刑以及之自古以然豈唯兆受啟綸然哉亦所以見天道也若夫以國瑞之忠而終已無後則好殺人之故也天於國瑞各施其賞罰而無頗焉而兆受啟綸求一日病死而不得疏而不漏焉可誣哉客退而告人曰吾乃今知有天道

表微

或問曾子之妻爲其姑蒸黎不熟曾子出之有諸曰

於情事有之曰蒸黎不熟小罪也爲妻而至於出大罰也加小罪以大罰可乎曰此曾子忠厚之至也曾子之妻必有大不得於其姑者姑性之戾歟婦道之悖歟不可得而言也曾子若據是出之其妻蒙不順之名不可以反歸不可以更嫁生人之道盡矣豈以處棄婦而安慈母哉唯是蒸黎不熟以爲事姑不謹失之小者耳由是以出謂曾子薄於其妻亦失之小者耳其事可原其名可受以小失掩大惡非以小罪加大罰也棄於夫家猶可以再家也誓於曾氏猶可以他氏也絕其爲婦不絕其爲人故曰忠厚之至也若由其迹觀之里巷狂暴所不爲而可以疑曾子哉

防詐

左文襄公重人勤苦之行爲陝甘總督有秦州知州彭某垢衣惡食堪人不堪出無軒蓋跨蹇羸從羸僕躡蹻鄉邑間文襄稱之曰此廉能也官事必右之而下擾上訐僚長以目有大通知縣邵某師彭之爲而加甚焉文襄稱之曰此廉能也官事必右之而下擾上訐僚長以目兩廉能者後皆以富歸及討新疆之回移軍肅州闢地十數畝以爲蔬圃而令材官爲之傭文襄旦起治文書接賓客倦則扶杖游於圃有材

官吳某者時文襄之出短衣敝屨擔糞趨過其前他日時其出日其糞而燥焉他日時其出水其糞而灌焉他日時其出土其糞而掩焉文襄目中無勤苦如吳某者用爲肅州金塔副將其後以贓敗

旅說

易旅卦外離內艮離火文明艮山阻止才士而爲羈客當之旅之道喜柔而惡剛乾寄坤家而失其勢剛不可用也互巽與兌巽爲順兌爲悅容順而主悅安於所旅是故柔者吉也三在下卦之上四在上卦之下似客之已貴而未尊者以九之剛其氣甚亢三地

危故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四位偕故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三以亢遭窮四以亢取厲也上與三應而又用九焚其巢猶焚其次也以其自居益高故謂之巢而鳥之先咲後號則以猖狂見辱悲生於心喪牛於易凶則介其任載行李者失之所喪不止僮僕矣愈亢愈窮見逐而無所容之象故剛不可以處旅也六二柔居陰位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六五柔居陽位射雉一矢亾終以譽命柔居陽位猶獲譽命則反是者可知矣然稍見其才而射雉即有一矢之亾旅不可以負氣矜不可以見才巽之至也唯

柔其氣不當卑其志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又以柔失之而豈巽之謂哉大抵其氣愈亢則其志愈卑外强者中必乾故困於旅則一也有才士爲羈客者以亢見罪施子冀其以巽自免也作旅說貽之

蝗說

光緒戊子余在濟南自三月至於五月不雨麥收甚薄畝不過數斗黍稷之苗日以黄萎禱祈無所應蝗子蠕蠕出土中已而生股而行已而生翅而飛其飛蔽天而下當所下處黍稷之苗立盡愈捕愈衆民仰天而哭六月三日雨蝗不能飛宛轉泥淖中遂與泥

原書闕

勝於朝廷不知去其忮心抑其盛氣披其黨而安其仇使不快心於報復救時之相得以功名終焉醫之技拙匪徒藥之性偏也使德裕得遇太宗封倫魏徵各有位置安能與僧孺宗閔互爲報復哉且盡其才識功名所至甯止於是乎惜乎德裕之峻品而遇武宗之庸醫也吾觀德裕於穆敬之朝雖在外藩不忘忠諫其獻敬宗丹扆六箴尤得引君當道之意是未嘗無道德者特以涵養未深恩怨萌芽不能悉去及其入而輔政權勢益高德裕之黨又從而搆扇之毒發於心莫能自制任德裕者又不知所以制之以致

反而自中其毒功名不終朋黨益起身與國咸受其累焉嗟乎有救時之才而不獲竟其用其人之不幸亦其國之無福也使武宗有以制之貞觀開元之治不覩於會昌哉故吾於德裕之事不忍咎藥而咎醫

張居正論

任天下之大事者負天下之大才者也然有其才而氣亢不能下量隘不能容則適爲天下樹攻擊之的矣其間復以偏心私意施之於事則處攻擊之末力更遺之具矣若是者勢力雖厚功名雖高未有不終於喪敗者也昔者蜀諸葛孔明受遺輔政宮府內外一身任之上自後主下至老臣宿將帖然無有忌疑之意身死而名德益長是挾何道哉澹泊甯靜不以盛氣加人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不以褊量自用也放李平誅馬謖一本天下之公而府無餘帛庫無餘財不以偏心私意施之於事也夫大才者小才之所忌不才之所懼也蕭金之子恃其豪富德惠不及於鄉隣則羣刺其陰事而證之必破其家始快也吾觀張居正之相神宗十年之間尊主權課吏治弭邊患裕國計循名核實起衰振墮萬里之外號令必行不可謂非天下才也然方柄國時劉臺劾其專擅余懋

學譏其煩苛吳中行趙用賢於論奪情之事詆其忘情貪位及身歿未兩年言者蜂起遂發其交馮保附遼王之罪盡奪爵諡籍其家而戍其子而後世日以權臣以吾論之專擅煩苛之論不足以服居正之心而奪情之事居正亦有以自辨至交馮保附遼王事雖有迹亦不如言者之甚唯其氣亢而不能下量隘而不能容有以攖天下之怒而羣與攻擊身死名裂其罪遂至今莫白也何則人臣遭國不幸輔幼主總大政無所作爲則天下漸即於亂而已受推諉之罪有所作爲則天下雖即於治而已受專擅之罪夫伊

尹之相太甲周公之相成王天下政令一出其手雖伊陟有所不與召奭有所不喩由其迹觀之亦不免於專擅也然考其用心察其行事唯有益於國家大計而已無所私故至功成論定謂之任重不謂之盜權劉臺劾居正逐高拱用張瀚贈朱希忠王爵誠亦無可解免然其他作爲有益於國家不少是猶公私相參功罪相抵雖不類伊周之任重亦非同莽操之盜權也至謂作爲煩苛欲繼以寬大之政則尤不達時務之說夫居正舉先代成憲挽當時弊政非若王安石之變新法也明之中葉士大夫習於一切苟且

之治而奸吏貪暴勢豪兼并小民困窮天下岌岌不可終日居正立章奏考成法立廉能召見法度隱田革加派免逋賦其勤於官事如鞭痿者而使起其懲奸吏抑勢豪恤小民如奪飽者以予饑天下遂將亂而仍治誠達於時務者所爲也嗚呼以因循不治爲寬大以振作有爲爲煩苛使天下如百年老屋望之巍然而欂櫨榱桷日朽月腐一旦風雨至敗壞不可救此庸臣所不恤而忠智之士深悲遠慮汲汲以圖之也令居正當洪武永樂朝甯不知以簡靜爲治哉故曰專擅煩苛之論不足以服居正之心也奪情之事史謂居正聞父喪帝雖遣使慰問未嘗有意留之居正自以握權久一旦去位恐人謀己侍郎李幼孜太監馮保遂承其意以中旨奪情天下後世用以爲居正罪此史臣厚誣之辭不可信也按太岳先生集載居正聞喪疏請終制者三帝留之亦三每留益切要以先帝之付託勤以藐躬之幼沖並述兩宮大后之命聞居正去位若嬰兒失乳皇皇求其慈母者其書具在可以覆按豈得謂無意留之耶至請之不已乃遣太監魏朝與其子嗣修馳往治喪其後居正歸葬又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驛趣還朝由此觀之當時

奪情乃太后與帝之意非居正謀而得之者也特以怒吳中行趙用賢輩之攻己激帝廷杖四人天下遂深惡而厚誣之耳且君父一也不忍於死父不忍於先帝不忍於嗣皇留則無父去則無君有聖人作金革無辟之外當立一義以處此吳中行輩所論守經而未合權不足以定居正也故曰居正亦有以自辨也嗟乎以居正之才與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使能少自歛抑內主獨斷外示和衷取天下弊政從容改易不爲嚴厲操切之象士之持正論而迂闊者姑存其言而勿與爭使無所憤激因以整綱飭紀移風易俗

天下當益進於治有斂抑之意誰謂之專擅有從容之時誰謂之煩苛至於奪情被論當請帝明諭廷臣延所以再三留之指達一已之隱衷而不拂天下之公義則如居正者天下將信爲社稷重臣矣彼結內侍陷親藩誰肯攻之身後以與大獄哉且吾觀太岳先生集其與內侍書札皆能規之以正爲馮保作生壙志亦以忠貞相諷遼王自以罪廢居正始終未嘗坐以謀反若謂洪朝選往勘不希居正指羅織是時居正當國何難更遣一心腹按之至王妃所奏府中金寶盡歸居正及籍居正家并其親族所有不過黃金萬兩銀十萬餘則事之有無不待辨而明矣故曰不如言者之甚也抑吾聞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主必先疑而後讒入史言居正侍講筵帝讀論語勃如戰色譌勃爲背居正厲聲訶之帝爲驚起則當時帝之敬禮居正制於太后而有然而心之疑忌固已甚矣霍光得禍萌於宣帝之如芒刺背李德裕得禍萌於宣宗之毛髮灑淅居正得禍萌於帝之聞聲驚起是氣亢之爲害更甚於量隘也不然帝雖無道居正以師保之尊功在天下豈得因年可立江東之一言遽籍其家戍其子當哉語記孔子君在踧踖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泰誓曰若有一个臣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世有如居正之才者乎願持此語戒之

澤雅堂文集卷二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上張副帥書

新疆貿易各外部其顯隸於俄者塔什干安集延而已此外布噶爾愛烏罕乾竺特巴達克山克什米爾之屬在中國皆有羈縻勿絕之義而沿邊西南布魯特西北哈薩克尤外部之最親近者今俄人行貨天山南北得免稅釐而各外部則否是俄人獨獲贏餘外部無不折閱矣何待俄人厚而外部薄也俄人敵我者也外部坿我者也腴我所敵瘠我所坿是謂駢拇枝指連無用之肉割以益人之食也且外部之坿

我者能甘心折閱乎諸夷性情唯利是視苟見俄人得免必折而坿於俄凡非俄人皆俄人也凡非俄貨皆俄貨也甚至纏商華商之黠者亦假借蒙混於其中中國辦之俄人庇之恐其生釁又强聽之爲坿中國利乎爲坿俄人利乎從此堅其所嚮矣故失物稅尚小而失人心尤大孟子曰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鸇也今爲俄人毆各外部與纏商華商而歸之是籌邊何策也各外部歸之新疆之手足痿纏商華商歸之新疆之腹心傷人苟手足痿而腹心傷有

不僵仆者乎直立而俟之耳噫嘻新疆無十年之計矣居今救之之術獨有仰乞

天恩明降　諭旨謂新疆通商辦理之始陸路廻遠運載素難宜廣招徠且存體卹凡貨之出關者進卡者兩年爲斷概免釐稅兩年以外一例徵納云云則

朝廷之恩無屬不被非爲俄人刼持而然也　國體存人心服敵計窮邊事辦矣事理明白聽者易從一疏爭之可允也公以爲何如

上張撫部書

一昨以覆陳河務屢與公爭非好爭也重大之事而

親厚之情也有幾微之未安求慓慓而不得也況補華所爭意不在河務一疏公以布衣徒步奮起光固之間爲令牧則有治績爲將帥則有戰功吏才兵略國論民譽二十餘年以前天下稱張某者固以爲當今奇士轉戰而西窮夏悍回禽獮草薙出嘉峪關規復新疆西至漢書溫宿疏勒之地誅其酋而安其衆闢其荒衍養其瘠瘦正其風俗誘之以禮義烏言獸面之民信極而感生畏終而愛切安集延俄羅斯外國商民咸受約束馭兵之肅責吏之寬待士之敬新疆三帥而人心仰服獨有一張是殆名臣之選奇士

不足以盡之萬里徵師宿衛 京國忠勤恪慎〻兩聖歎之王公大臣執手推慕曹部賢能翰林尊宿寫誠報禮日接於門此必蓄積於中而後傾動於外者進秩尙書換職巡撫簡自帝心而有覦河之 命補華不必上方古人請問咸同已來三十餘年達官貴人現今在者才能譽望以及際遇之奇如公凡有幾輩然則公之恃以不朽者多矣大矣精神智慮當留以報〻國救民慰天下之望者用至廣矣事之小小其於精神智慮宜有重惜而無輕耗泚慶之有言 當捫奴織當問婢疏奏書

問幕府文學所司耳公但〻之以意使好爲之而討論其未合者幕府文學用專一之技盡營造之功必能悉如所指何事濡毫伸紙與爭勝於文字之間且文字之事在乎操之者熟操之未熟而急求之於意於詞於氣必有信於心而疑於手神煩志沮終亦未工耳夫幕府文學何必不爲公屈伏所可惜者精神智慮止有此數於小者竭之將於大者遺之耳爲公今日計獨有治文書接賓客之暇息心靜坐使一日之中精神智慮勞有所休消有所長則誠不朽之功耳疏奏書問縱能極筆舌之能於公何加毫末哉舍其所以在彼而勤其所以在此少爲奇士壯爲名臣及乎將老日不暇給復與文人爭翰墨之長天下將笑爲以不朽之大易自用之小也公亦爽然自失矣無任冒昧不宜

復許萊盟先生書

正月之初捧誦賜書循環再三且愧且感伏維履道貞吉既壽且康補華自去歲秋間常常小病心煩口渴通夕不寐治之時止時發積至正月中旬傷寒大作醫者又誤用附子乾薑遂至增劇比來服湘陰焦君之藥疾以漸減然諸患雖去以前藥傷損少陰喉

痛便結久而未解以此[illegible]凡爲天下之事者苟誤用其方未有不見禍當時遺害他日者也以强失之者誤用熱劑例也以弱失之者誤用寒劑例也今國家治新疆待俄人殆誤用寒劑矣疆臣如劉如金如張皆兵力强盛可戰可守而又明於和夷之利害然三公者可以論病而不能主方其主方者使臣與樞臣而已俄人曰交還伊犁宜償兵費盧布九百萬則曰如約曰伊犁回人願爲俄屬聽其於三年中遷徙則曰如約曰交還伊犁後俄人須駐兵一年保僑遷徙之民則曰如約曰阿爾台山喀喇庫爾納林橋諸地

宜歸之俄則曰如約曰俄人於天山南北行貨暫免税釐則曰如約曰喀什噶爾吐魯番嘉峪關須設立領事則曰如約如約者主方者也每主一方則益一病今日如劉如金如張分鎮兩疆但能保身之不死不能救病之不增異時和議成而班師詔歸其後者苟非其人本病既深他病雜出必不可爲諱矣嗚呼補華之病誤用熱劑者也所幸有焦君者挽回於其後故去病速而遺害小　朝廷之上左右用事之大臣獨無如焦君其人乎而忍視俄夷之病新疆也補華在新疆僕御侍疾之役耳非唯不合主方抑且不敢論病獨以病之進退爲心之憂喜惴惴然日虞其亟已耳承示歸老以後所得詩篇至千餘首之多養沖宜鬱抑病之一方也侯之異日願註疏以傳之

復陳子餘書

惠書拜悉執事於萬里之外百事之旁伸紙和墨與蕉萃故人相應答言之而極其文文之而盡其情而於補華之所遇尤爲徘徊嗟嘆致疑於天之相忌感與憤并不可名説雖然天之於人凡所以屈抑而挫折之者將有所成非有所忌也其或感奮而興或伊鬱以死則視所稟之堅脆能受此屈抑挫折否耳風

霜之所加蒲柳先零而松栢愈茂豈謂天之有忌於蒲柳也夫人所貴者功名祿位而已行誼文學而已持我之志與氣與屈抑挫折之天相支拄而徐俟機運之轉機運而遂轉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也機運而未轉不有得於此猶有得於彼也夫蒲柳之不足以成天固無如何矣自司馬子長韓退之柳子厚之徒出疑於天之忌才著之文字自補華觀之天工人代人苟有才天之所助何爲忌之自去其所助耶欲其相助則期其有成出此屈抑挫折以爲成之之具不知者見爲相忌而已矣嗟夫號物之數有萬人居其一號人之數萬萬補華居其一天於人數萬萬之中如補華之陋不足以相忌甯足以相成而屈抑挫折如是其不偶然也補華敢致疑於天哉承示云云甚感甚感異時折羽翔而損鱗縱執事之賜也暑月至矣凡百珍重

復陳子餘論韓文書

惠書十誦具悉一一就中述曾文正語謂善學退之者莫如王介甫名論不磨十分佩服退之自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故其於古人之文無所不學而融洽變化自成一家書之誥誓詩之雅頌周官之攷

工爾雅之訓詁春秋三傳之屬詞比事孟軻荀卿氏之議論屈原氏之哀憤莊周之荒唐司馬遷班固氏之史才董仲舒氏劉向氏之學術揚雄氏之文章讀退之諸文往往遇之而要非古人之文退之之文也所謂摠挈言之總起八代之衰此歟退之傳李習之張文昌皇甫持正持正傳來無擇無擇傳孫可之習之無退之之奇傑而蒼渾類之如梁父之於岱也持正專學奇傑巉削而無厚氣可之專學巉削狹小而無高識其在退之之家不爲嫡子冢孫宋初學退之者爲穆伯長而歐陽永叔書舊本韓文後自謂得退

之眞傳然觀參軍文集無五代習氣已耳豈能高步退之永叔俯仰揖讓有李習之之態蘇明允常稱之以視退之筆有剛柔氣有陰陽詞有繁簡神與貌均不能合介甫遒勁故於退之獨近退之學古人盡得古人筆法介甫學退之半得退之筆法退之健勁而骨肉適均介甫則骨多而肉少其轉折頓挫雖似退之往往筋橫氣促無舒卷自然之樂然其造詣所至已足以敵習之可謂韓門而大宗矣明人羅圭峰今人張皋文皆力學退之者其病在痕迹未化桐城自方蠡泉以下皆知推重退之然桐城一派實導源於歐曾託之退之以取重耳其筆其氣其詞固不類也魏冰叔有言韓公是山分文字峰巒峻峭歐公是水分文字波瀾動宕爲持論最平附去别紙文一篇近時所作亦學退之者也乞爲審定

復趙桐孫書

文字之難晚而益信小時作文氣高志盛妄謂古人不難到及年稍長而學漸進則視去古人倘遠學愈進則視愈遠視愈遠則心愈降將棨日夜以幾之而年逝已往神明將衰人事相牽又層出而迭起今日取前作詩文觀之多有不[illegible]於意者已且不自賞何

况他人乎何況天下後世乎若夫異日之所至則又可覩矣然則士不幸而以文字傳其學力之專一猶不可以假易也愛伯所稱殆其私好耳以補華自視良用欲然左右近著安得一一讀之問學造詣必有十倍於補華者至於歉不自足之心知彼此一致也愛伯讀書所得散見日記中編輯頗非易事所作詩文亦無定本去歲在都勸其早自部署文學甘苦寸心自知非後人所能懸喻也嗟夫俯仰古今蓋有功名之會士不賴文字之傳豈非甚幸歟比來精力能否如初手此敬候興居

與陶方之書

王君之才之識之氣之言論之文學補華目中未見有過之者十數年來足跡徧於秦隴滇蜀之郊西出嘉峪關七千里南出鎮南關二千里所至名公鉅帥皆待以奇士所任皆軍旅之事凡與王君同時者人材之視王君十駕而不能至名公鉅帥之待其人亦皆不如王君然比比得官以去小大不同各如其量王君今年四十又八獨無成就又無所賴以老於家夏間求食至山東張公待之甚厚補華與深交所以爲謀亦至迄無成就如故補華自論生平可謂困矣詎意猶有如王君者今白　之燕來謁左右其意亦無幾求欲就本班引見到省以開曹終老左右能助其成否耶王君奇士也思以開曹終老而猶待左右之助吁可悲矣然誠得所助而棄奇士於開曹中此不獨爲王君悲也唯左右所以處之

寄龍仁岑書

前讀邸鈔知執事以尊甫之喪去官七月中又遞到訃音夫執事奉尊甫之命再任隴西月夜孜孜求古人所謂顯揚者報之而千里之遠一日之變至於醫藥含殮之事勿獲躬親此其悼心失圖悲傷號慟豈有虛詞可以解慰耶補華所最不然者節哀順變之說嗟乎生人之變有大於喪及父母者耶委心而順之視父母之歿如夏之有冬晝之有夜是孟孫才之居喪而後世阮籍陳壽之徒用以得罪名教者也孝子而忍從此說耶爲此說者導人於用情之薄趨禮之哀慼之者小而陷之者大豈居心忠厚之君子耶權爲而得其中期不滅性而已滅性則傷身傷身則致疾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長逝者之心與生存一也變不能順而性不可滅執事亦權之可矣湘中人云尊甫經營家事克儉以勤不使官中錢不用官中物貽書執事勉爲循良審是則尊甫居心行事匪獨垂示子孫天下爲人父者皆如尊甫之教子爲人子者皆如執事之事父先生長者坐乎庭戶之間而河山千里之外風行而德被此豈僅家之賢父已耶誠得當世名公蓄道德能文章者紀其事以傳之以釋執事之哀而爲世之封君勸也豈非顯揚之終事耶喪之所歸衣服錢財皆執事家中所有用敢以書唁之補華近狀執事在艱危中亦不欲相告也伏維鑒詧不備

復淩子與書

手書敬悉附致復公一件亦即日送去云待張運使張任方爲作書先是子中有求於則公致書張運使亦至今未作以此歎淵明所謂力耕不吾欺眞有味乎言之也天下唯力耕之事求之士不求之人求之而得顆粒皆我應有而士不居功吾輩未習其事誠悔之矣而數年以外又不知節衣縮食爲鄙夫纖悉之計至於晋暮不免有求於人雖所求無幾所求之人亦當世之賢者猶若不得已而應之則夫士之食貧而居下者屈心抑志俯仰於今之世也亦可悲矣士於當世之賢者猶且屈心抑志俯仰以求之則使奔走於小宮而遇不知誰何之人居其上欲有求焉又可知矣補華重於仕進之心又因兩君而見也嗟乎孰不使人求我而我求人也耶先此奉答不能覼縷見子中請轉告之

畲凌子與書

子與足下兄來七書弟去四書凡所欲言者一一具復矣承論漢宋儒者之言並詢弟讀書所得竊謂讀書所得不可以口言也獨可徵之行事凡行事公私之心抑抗之氣高下之識寬隘之衷絜其人之前後而有異焉且所謂公心抑氣高識寬衷有之於已而

不務之於人焉則讀書之所得可知矣聖人沒而大道湮七十子之徒止各得其性之所近至於漢宋儒者時與道合時與道離是非特有勝心欲於考据訓詁義理之三者約其一焉著書傳世則誦其所言爲我行事之證舍其不安於心者可矣無暇爲兩家別異同定是非也是故讀書所得爲已而已以爲已之疏密驗所得之存亡以是終吾身焉豈能外行事而空言之哉謝城先生詩弟曾見其手寫本學人之言與嘲風弄月者根柢不同藐翁序文質實稱是姚春木所輯國朝文錄有大字本乞購一部寄來

復陳藍洲書

闢展之事足下但見彈章故前書有追咎之詞是非日久而愈明此事之有無凡湖南北江左右浙東西文武將吏游士遣卒自南疆歸者道出武昌足下執一人以問之即知其誣不待華之再辯也至於左相見劾華亦不甚憾之韋處厚在中書而爲裴度所逐裴度掬君子處厚豈小人哉一時之偏聽賢者有所不免耳若夫讒人側目鍛鍊媒孽又自古有之蜮之犴蛇之螫虎之噬非有憎於人其天性然也造物至仁不能使蜮與虵與虎不並生於宇宙之間又不能

生不汙之蠅不螫之虵不噬之虎易其本來之性天且無如何而況於人哉避之不及避適與之相值亦命而已矣所可喜者華雖遭此摧折平生剛正之氣未嘗少餒將來以此任艱鉅成功名或再以此買禍皆不可知要無損吾胸中之浩然也豈以一蹶遂委虵隨俗哉其悶默自觀省凡一言一動偏激不平之處則旋發而旋改之激則非剛偏則害正氣質所累不可不除耳苟據義理之至足則鐘鼎在前刀鉅在後不足以動吾心而挫吾氣蓋有以持之矣足下善艮樂易情性自然但未知外物之所震能勝與否耳

數十年來天下士大夫以柔和畏慎爲賢而不貴骨鯁之節故不足以當大疑大難天下日即於偸必有人焉支拄於其後而後可勝天下之變有其具無其時命也有其時無其具恥也與足下勉之而已

與人論文書

吾輩文字所以不及古人信乎術業淺才力弱也其大失在一篇之出必求勝於今人伸紙把筆悉心營度於意於詞之近且易者務盡去之用以奇古取勝及乎文字之成反與事理相遠夫文字動人正在能盡事理耳事理具於人心或不能詳之於口取於人心注於我手勝彼口所自道焉則天下之至文在是矣若與事理相遠文字雖工如翦綵耳蟲魚草木安有生機哉退之作文最號奇古然集中書札往往如家人言何嘗嫌於近易也自後吾輩作文先治矜心勝氣推究事理力求其是斯得耳鄙近易而慕奇古殆觀乎其外者也

示彥詒彥振

吾幼時讀書鄰塾朝往暮還吾父設一撲滿於卧室之隅日令投錢五十文積至一千則以索貫之別儲一處常時紙墨之費則取諸此至端午中秋以及臘

盡以爲先生束脩之敬或薪米不給移用此錢臨時典衣以足其數或取吾母絡絲之值足之吾讀書至苦知其至苦心亦至專今所成就撲滿之力多也汝兄弟暖衣飽食延先生於家而日荒於嬉是吾前日以不得讀書爲苦汝兄弟今日反以讀書爲苦矣逸居而無教禽獸何遠乎今以此事告之懸諸壁間日一省視能戚戚於心則進矣如猶日荒於嬉頑石而廢井也下愚不移亦已焉哉壬午十二月晬什嘯爾軍中書

復李學士師書

張季芳還伏讀賜緘及與張撫部書敬承稱切並示八月間料簡入都無任喜幸補華在此聞遇廣東京朝官語及海防莫不謂吾師左右鄰帥持器之歎厥功甚大而於籌餉一端亦受鄉人厚謗補華謂自古賢人君子可以致天下後世之尊推而不能獲鄉曲之譽與免鄉曲之毀鄉曲者其迹狎其意私可以狥俗情而不可以行公道者也況里豪市儈錢財重而性命輕勢利厚而忠義薄常時宴巨商饋貴客百品之陳千金之賭選伎徵優張嬉設博無所顧惜彼用以爲餌將五倍其出十倍其入也至鄉里小小旱潦

以及恤寡存孤欲其少出財粟已如拔毛割肉其痛在心若夫國家有大征役中土之憂外夷之蠱給軍興備邊急使分十一而助之則與其捐於官毋甯刼於賊財未聚而謗已騰矣任其事者復爲同閈其井之人則結怨尤甚或至以不肖之心度之性不忠愛俗不長厚難莫難於居鄉居鄉而籌餉又難之難者也然方事之殷羣搖衆懼吾師荷國恩之重膺士望之高承友誼之誠值際財力之竭欲不爬羅剔抉任千百里豪市儈之怨以救一省之危徒以出師命將有事贊襄是工於避謗巧於居功上負國而不負民者也有識之君子所以曲諒其心深服其事實不在彼而在此今者和議已成防軍已撤狡夷窺伺雖不可知數年之間冀可無事幸於其間少得休暇儲我才力志氣立乎其旁以審天下之樞紐事至則起而執之此吾師今日事也賜緘所及已盡出處之宜補華復云云者慮爲鄰帥牽引未能果決耳幕府事省補華得以閉戶養心稍求實在且晚望吾師來如赤子之待慈母也

復李㤅伯書

惠緘拜悉伏維道履安適甚慰甚慰今日治河安有

奇計一如尊議通海口疏河身培官堤圍民堰而已就現有之財力指付得人四役並興各求其效古人之下策今日之上策矣勛公老於事者補華爲人佐亦有閱歷皆不主非常可喜之論也承示補華出都後常時有往還者頗肆詆議此殆無可較計者今日如得左右一詞之譽一字之毀則當瞿然於心何則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譽與毀足爲輕重也其他相知未深如補華之疏容貌詞氣必有不及自檢者以是詆議何以自解免乎且京師士大夫游處宴飲往往形容人短以相咲謔不必不足於心而故不足於口

又其習俗然也聞焉而怒誠淺甚矣反而爲仲由之喜亦非其情實也直如飄風墮瓦偶然被擊已耳西山夕陽其言悲愴獨不有古人之晚遇乎一日未死事未可知政須自壯其氣與年運相支拄耳弟服去官猶古之道京師人議論得毋如子厚所云孫昌胤之行冠禮乎補華今年五十有二不爲甚老然憶八九歲時隨先子過從里黨里黨相待白鬚髯者如孫黑鬚髯者如子無鬚髯而壯者如弟自視最爲卑幼忽忽四十年僅如一昔遂盡反其儕謂人弟者漸而弟人人子者漸而子人人孫者漸而孫人輩行尊而

年齒長因知來日之短矣現在令者惟一母舅年八十五以甥呼之一表叔年七十以姪呼之今左右乃背弟畜豈非聞聲而快幸者乎老之慕少凡事皆然頭白面黎猶得爲人弟也家人書來大兒九月初舉一男與爲人祖孰爲人弟之樂歟去冬今春涉夏之半來往河干不遑啟處六月以後漸獲休止院署所居有林泉之勝日手一編閒吟清坐勞逸之相代若天運然秋盡霜清又領十萬指于役河干矣日出而起宵中方息每日食米得一斤半食酒一斤騎馬行數十里尚不知腰腳之困唯齒髮日敝不可奈何耳

左右清羸益以傷感甚以爲念

代張副帥復金將軍書

承示伊犁舊壤俄人於二月四日交還麾下即於二十二日整軍前進營度一切事宜并分布後路各軍使數百里間銜接一氣甚善甚善伊犁淪陷一十八年向時土著之纏民中原十五行省遣戍之罪犯索倫錫伯察哈爾以及綠營駐防換防之兵卒中原貿易之商賈與此四者室家子女肩摩轂擊充牣於九城之中自更喪亂饑饉刀兵流亡疾疫死者十之七八幸而尚存少者已壯壯者已老一十八年之間內

受漢回之侵欺外苦俄夷之征斂剝膚椎髓以爲供給吞聲飲血偷延視息壽困苦極矣今得重爲王人如昏夜之復旦如爲奴婢而遭凌虐復還乎父母之側也其爲喜幸何如其望存恤何如所賴部分區處各遂其生而賑其不能自活者至伊犁四鄉纏民粟米之征薪芻之役牛羊駝馬之稅一二年中亦宜寬免築城浚濠成橋營室之事一資於兵不徵民力使如勞苦犇走之人得就美蔭休息調和血氣伸展支體確然知爲漢人之可樂此治伊犁之先務也漢回狠子野心決難馴擾凶渠悍黨以俄國爲逋逃藪祇

可聽之郎其留伊犂者固在推誠猶宜防變沿邊各哈薩克兩國所轄一種所分骨肉姻婭聲息相通一十八年之間服役於俄者久於俄則暱於漢則疏可撫而不可信可用而不可恃若夫俄人留兵一年主客覊處易致違言而通商免稅包攬必多委曲以狥之事事處弱事事受欺而莫敢誰何非計也憤其處弱受欺上疏力爭不計聽否易於得名難於集事非計也貌弱而心强彼詐而我信隨時與事陰有挽回而不爲決裂之舉及此數年休暇養民練兵壯其本以勝之此治伊犂之至計耳雖然麾下提綱挈領者也今日所急在得具邊才而通吏治者三數人分任其事從容治理此三數人者又在厚祿以贍之高官以期之使富而不貪勤而有賞然後各盡心力麾下得高拱而受其成辱承下問用布其愚麾下以爲當否

復王晉卿書

夏間託吳怡甫寄復一緘并附所刻澤雅堂詩未審何時獲達嗣得惠書備承一一大著數種同時領到尙未卒讀也前見閣鈔知已遷授青神吾輩爲縣決無一切不肖之心特以親民之官隨事設施足以行

其所學耳然有四蔽必當矯拂者三不可矯拂者一一則遁脫自便生而已然一日爲縣錢穀出入則有鈎稽獄訟情僞則有推鞫紛至沓來日不暇給意苦神煩久生厭怠此必當矯拂者也一則率意任眞心無虞詐奴僕胥吏因緣爲欺似直而訐似愿而奸乘隙抵巇飾以情理信之不疑爲其所賣此必當矯拂者也一則讀書稽古結習至深智慮精神半在載籍事以叢脞案或稽留文采風流誦於秀髦而民隱未察吏奸易滋此必當矯拂者也一則少日居鄉見貴倚勢富恃財摧壓賤貧無所不至及自聽理悉反所爲貴曲賤直富絀貧伸持執成心或又謬誤此不可矯拂者也夫行其所學必從吏事去此四蔽視聽食息旦暮之間心之所縈獨於吏事如賈營貨農治田至纖至悉不遺餘力生平所學運於吏事如鹽梅和羹但存其味耳高明察之以爲然否敬頌興居不一

復張廉卿書

廉卿仁兄有道九月十日書詞悉領想之誠彼此莫二大著滌亭文鈔華於去歲讀之以柔筆運剛氣旋折頓挫自達其深湛之思並以經術輔之此於歸方作家所謂造其堂嚌其胾者也無任佩服所刻拙詩

皆四十以前之作規橅古人未離迹象乃蒙稱賞慚惡何如甲戌以後至去歲丙戌一十三年中積得千數百篇似乎變化從心能自樹立非於功力有加也自甲戌策馬而西踰秦度隴覩其山川雄厚關塞險阻與其人民性情習尚之殊廣野穹林堅冰積雪孤栖獨遊感慨悽愴居左相幕府五年多識四方雄勇之士新疆之役身在事中事平出嘉峪關循天山而南經漢軍師後庭焉耆尉犂姑墨龜茲温宿疏勒諸國至河源三千里以上舉鳥言獸面之民羼行襍處天時地氣更異隴中目見耳聞奇奇怪怪中閒又被

謗譏遭彈劾憂愁疾病形狀憔悴神識顛倒爲俗子厭鄙譏駡仰視天俯視地萬里一身無可告語其遇至困其心至悲一一發之於詩又慮志之衰也蓄之使壯氣之激也揉之使和此一十三年來於詩稍能樹立勞苦患難而成匪由於咕嗶也異日錄副當就有道正之古文初學永叔已而苦其才弱遂專力於退之退之之門習之深醇持正奇崛傳授所自並究心焉介甫晚出其文極似退之譬之於人退之肉堅骨峻介甫過於戌削骨多肉少往往露筋然彼三子者固爲善學退之者也循流泝涉歷有歲年又念識其子孫不可不知其父祖退之之學固有自來於是求之左氏傳求之公羊穀梁求之莊子求之國策求之司馬遷史記求之班固漢書於諸書之中頗見退之從容而得者又欲專意治經通其微言大義以究退之根本所苦人事如麻分其日力心之所營而力不逮力之所赴而才不高才之所勉而年不假一技之末不獲竟其業以待其成況其大焉者乎此區區隱憾於中欲爲知己告者也霜風戒嚴千萬珍重

致尙雅眞書

雅眞仁兄同年從者前月使人至京師附致一函計

登記室茲奉惠書具承一一贈詩切深喜往復情韻至佳如坐從者於庭親其顏色聞其言論也至用偏愛之意爲溢美之詞則讀之涔涔汗下耳三文敏所臨蘭亭知次第刊竟欲弟作跋語以書喻禪弟於三文敏如上堂叅座未契和尙棒喝不敢妄有贊歎也見與郎公書近狀至窘粥米僕賃之資有待於接濟而猶汲汲於此事爲之啞然失笑昔者淵明居栗里甚貧顏延之贈錢二十萬淵明悉送酒家簞瓢屢空晏如也此誠賢達君子不以困阨累其心然彼之聖人之中道自當先朝夕之急而後及乎其他淵明之

事所謂賢者過之今觀從者殆與淵明同趣古今人甯不相及歟朗公亦言某雖爲債帥交如從者頗欲成其賢達之志能綏急其用時時出於中道則尤善也附去舊刻澤雅堂詩及近刻詩話各一分乞是正之敬請箸安

致尙雅珍閣學書

兩誦手復謙之又謙仰見君子之心至虛善受無任敬佩弟於往還朋友間疏數厚薄淺深不能一致交之淺者雖其人君子不敢輕與之言深分有所不可宜有待於後也今從者於弟曲聽如此交不爲淺矣請與深言可乎蓋從者憂貧太甚恐志氣爲之摧沮易困卦困亨貞大人吉夫窮於困而猶亨且吉者以具剛中之德又加之以貞也君子之處困其見於外者時其柔剛不以卑召侮不以亢取巽其存於中者則莫不以剛剛則志不挫志不挫則氣不餒志與氣足以禦困則雖朝夕不能自活此心泰然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也困而不失其所困亦亨困亦吉也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曾子振履歌商頌聲出金石用此道也且唯剛中可以出困凡志氣不自振者雖處富貴利達無之而不困不獨貧爲然也剛中則不受貧之困由不受貧之困即不受富貴利達之困而亨且吉者在我矣此大人之事願從者振其志氣以應之者也必加之以貞者恐居困之極摧剛爲柔不能始終一節自棄其亨且吉者以致於失所也此弟所欲深言者也三文敏所臨闌亭及從者自書者已從書肆取來自書甚佳亦何減三文敏也期許之過愧不敢當弟學術至陋又無史才何堪補脩十六國春秋耶

復孫少襄書

洋人議論以日本能改易國俗轉弱爲强崛起東瀛比雄西部自弟言之亦趙武靈王之變胡服耳其所以强乃其所以亡也日本立國千數百年國王領於上將軍而君徒空名擁虛位於上上下相安未嘗謂異夫相安而不謂異至於千數百年必有可以久存者在也一旦斥去上將軍而收其權焚典籍改服色購軍器通盟會一以西部爲師而效法之練兵造船滅流球而窺高麗所費不貲多舉國債若與二三臣自以爲舊邦新命啟宇於東各國復從而慫恿之如沐猴冠帶助以鼓歌婆娑而舞不知向之爲上將軍者其宗族姻黨能俛首帖耳老死於編民乎民習國

俗千數百年能甘心焚典籍改服色以從西部乎亦刼於勢而不敢動耳高麗有魚爛之憂中國之力亦不足以救之天將甚日本之毒而厚其敗或以高麗畀之而人心未服國債無償吾恐螳螂之捕蟬黃雀在其後也譬之虛損之人驟服金石峻品精神十倍久之眞氣澌亡强陽飛越偃仆不能復救矣且商賈貸人資本貨物之利先供息錢一日折閱則以貨物抵資本而立爲貧人暴於外者甚而怨於內者深假於人者多而有於己者少凡楚之存亡不知其誰屬也所謂轉弱爲强者師外國之長而去我短竊外國

之短而用我長如是而已若介本國之制而盡變之乃所以爲亡非所以爲强也請藏弟言十年而出之必如左券矣台灣近事未審何如朱一貴林爽文皆由勾結番民起事台灣固不憂外釁而憂內亂也

與吳摯甫書

摯父先生從者津門客次快接清光開論古文之指歸佩服無已蓋生於方姚之鄉傳授有自學力又足以達之故其言之深切而有味也補華二十餘歲時與同郡姚子展戴子高共學古文學之未成而姚戴相幾夭逝補華則奔走四方以營衣食竊見四方名士爲此事者約有二途一則少習時文操之太熟聲律對偶把筆即來如油漬衣漸除不去一則力矯時文之弊掇拾奇字援用僻書棘句鉤章不可上口以謂二者雖不同術其於此事甘苦槪乎未知不足引以求益遇有人事之暇求之退之介甫永叔之文歷有年所然用心雖勤用力雖久造詣之所及淺深離合亦不自知獨學無友年將老而業未成可歎也今聞先生之言論固知於此事甘苦歷之極深乃者棄官授徒舍簿書之煩專力於此事其必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接迹於方姚無疑也雖死喪之戚憂患之集

不能無動於其心然於人事爲不幸施之於文字固自道其性情愁苦而易好也其能制感憤不平之氣一出於和平則祇學道之所至而已觀先生之棄官授徒泊然自守不可謂非學道者也若補華則獨學惘惘有類冥行朋友講習之義尤有望於先生伏唯鑒其誠而終教之由忠之言不盡一一

復吳摯父書

令弟東來得從者五月十五日手書抑然自降若無能少異於庸人而稱許之詞越分踰量君子誘掖爲善之心固若是絀己以就人歟循誦再三惶恐愧赧

至疑補華前說欲制文章之感憤謂古來文章之佳者必有偏激不平之氣屈原莊周韓愈氏其尤最也雖視世俗小夫戚戚於貧賤怨天尤人與夫反乎此者睥睨一切譏罵笑侮不復自爲羈檢其感憤之指不同而按其文詞要不得謂悉中於和節然而三子者之於道概乎有所聞焉者也愚謂執是說也不獨三子爲然雖孔子亦有之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閔窮也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歎老也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嗟鳳也豈得謂非不平之鳴哉然所爲閔窮者閔道之窮耳所謂歎老而嗟卑者道

在於其躬以歲之不與而權之不屬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將自此而泯耳此猶天地之氣陽鬱陰凝久而不泄發爲風雷而一鳴焉自然之應非別有偏激而然也夫人喜怒哀樂涵於性而著於情發而中節皆謂之和其無不中節者孔子也三子者文章誠有偏激不平之氣取其合於道者所謂怒與哀之和無戾於孔子者也補華前說亦懲世俗二者之感憤耳若夫人心世運與吾身之進退相係憂道之君子有所感憤而託之於文章而又迴而距之退其詞而揉其氣是亦怒與哀之和爲吾性中所自具雖三子去今遠矣長言永歎其精神固流通於千百載之間而文章之佳無今古一也豈有頑然情索薾然氣盡反爲有得於道哉區區所見大雅以爲何如

致甯陽令

民饑甚矣鄒人被檄南來欲與諸邑大夫謀所以散錢出粟綏民旦夕之死古者行軍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取其有戚哀之義民死於兵及與死於溝壑何異耶是可用爲事例矣鄒人所至勿勞置頓但埽灑一室可以棲止盛水滿器可飲可濯門外散隸二三人有事任驅使足矣凡飾於外者一切除之日食蔬米

自載以從民乏糟糠而官厭魚肉尤非主所以敬客與客所以愛主也請自君始轉告諸邑大夫必諒此意

復朱伯華書

承示捍水情形仰見賢勞備至蟻穴無遺匪由天幸直賴人功甚佩甚佩山東之河一決於章邱再決於齊河三決於長清水南入小清河北入徒駭河章邱齊河長清三縣以外高苑博平樂安禹城臨邑商河惠民霑化咸在衝波激浪之中死者不可較計生者數十萬衆蕩析無餘閉門待哺困憊之狀啼號之聲

閉目掩耳不忍覩聽豈天將盡山東百姓之肉飽餧龍蛇耶抑釀亂蒀孽託始於河患耶蒼蒼難知憂患何極按山東大清河廣不踰二里狹不過半里河身淤塞平與岸等挈河南不能容之水悉以注之如百萬之師舍曠途而趨隘巷如飲酒者罄壺之所受而以樽盛之隄障又極卑薄欲求無決烏可得耶烏可得耶挽河南徙國力未能河不患山東必患直隷久患山東亦終患直隷天將於是安施耶人將於是奚救耶氣數適丁智能盡索如何如何日來奉檄振給齊河之民登高四望唯見滔滔臨書愴然不覺其詞之廹

與竇竹坡書

先生天下之畸人也率性而行不事緣飾合乎天而遺乎人天之亨我也順之其困我也亦順之人之譽我也聽之其毀我也亦聽之凡所謂升沈榮落豐嗇樂苦變易於前者如吹劍首一吷而已矣其於吾心無一毫之增損塊然其處耶翛然其游耶仰視古俯視今愴然其悲忻然其喜莫省其悲喜之故耶其莊周列禦寇之儔耶非也廉正之守忠孝之誠根乎性而宰乎心莊列其外而儒其中者也補華之知先生如此然而懷之十數年不求自通於左右何也山川阻長末由款接以謂先生之爲人我知之矣必先生之知我也士殉聲氣走名譽栩然無有者徧天下於先生無一日之雅何從而別我也日者汪生自京師來具道拳拳之意并索刻詩然後嘆獨行之君子具有異量之美好善之優疇昔所臆度妄自外也刻詩自戊午至癸酉少作不足觀茲寄一分正之秋冬當至京師公事既畢乘單車從羸童出入蓬藋之徑遇有游服小冠徒行無偶而深秀之氣隱然眉眼間者知非他人必先生也將拉入酒肆狂歌痛飲出胸中之奇而告之先生其許我耶

復李越縵書

越縵老兄同年左右胡伯榮來持有惠函具承一一四月間朋齋尙書出示手書尾有念弟之言及朱湯兩君還自京師復道左右之懇懇并其音問缺然之故固知我輩情好結自寸心不以形迹之數疏斷也左右生平諸艱備歷近歲家庭之變骨肉之慘憂愁疾病與世愈左而又凋年急景無田可歸宜其言之愴恨末由自釋然天之佑庸人而厄賢者自古已然莊生有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得之至也又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我存安其所無奈者則身世之所遇雖至困阨不能害其神明之和神明之和歷困阨而無害則已立存而不亡之本而施於行爲見之作述者皆枝葉之發舒附離於本者也左右志節氣誼學術文章爲海內士大夫所推仰前後居京師幾三十年輩行之尊無與倫比雖蹇連浮沉於國家大計無能少有裨益然頼以行正道持清議聲望隱然賢者有所依歸不肖者有所畏憚後生小子從而考德問業有所師承又於其間竟其斐然作述之志以別没世之無稱外以成物內以成己就所居以爲量

於性分無有不足此其存而不亡者天亦不能忌左右也與左右親厚者冀左右爲試官網羅天下方聞之士冀左右居言路陳政治之得失辨人材之邪正此其殷勤期待固發於胸中之誠與天下之公然其得不得之數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愛者忘者舉無能用其力且得與不得與左右之存而不亡者亦無所增損故區區之愚唯願左右於天之所加順而安之養其神明之和以豐其本雖曰來日無多而老氏所稱死而不亡曰壽吾輩當不諱其死而自致其不亡左右以爲然否此在齊河振廩災民至九月初可以蔵事冬間當一謁吏部入事粗畢與左右罄五年之所積連日夜而語之手復敬候興居

復陳書卿書

昨論防河春憲遲答設施各事意見差同至議上游李家岸鑿一橫河分清河之水以入徒河下游南北王莊鑿一橫河導徒河之水仍入清河合流自利津出海而塞徒河之下流以謂下游地勢南高北下河水不能仰行並疑壘石塞河上易漫而下易陷欲自李家岸以下徑用徒河由陳家廟出海弟於丙戌二月自清河北岸南北王莊騎馬抵徒駭南岸兩河相

間不過三里地勢平衍無所謂南高北下或曰濟陽臨邑之交地勢實如執事所云則水自李家岸而下不百里而已仰行即如執事之議下游徑用徒河導之入海亦恐折而旁趨挽之不還而闌之不及部議更何論乎且執事議下游徑用徒河亦非至計按清河九百里間大抵寬踰二里狹過半里徒河自流鍾口至海亦寬踰二里其自禹城至惠民寬至四五十丈狹或一二十丈然則挈汴河之水悉注清河清河實不能容挈清河上游之水悉注徒河徒河反能容乎即堅築北隄以障之怒而決者或可障滿而溢者

不可障也況中間地勢南高北下隱若建瓴乎徒河不能容必入於馬頰馬頰不能容必趨盆山慶雲以洼天津安得爲京畿之南蔽乎故徒河可爲上游之分河不可爲下游之正河也分則受水少挈全河之溜止十三四又於濟陽臨邑之交徙其民空其地水消則行於河中水長則行於地上得所游衍以紓其力且消則下受之長則高受之以水勢就地勢易仰行爲平行有三四分之溜足以行游北隄復有以障之既不虞其怒決亦不至於滿溢大溜之六七仍在清河清河亦足行淤此分河之利多而害少也若出

海之路以弟議爲難行則用執事之議仍於南北王莊壘一橫河導清河以入徒河自陳家廟出海而塞清河之下流由南而北由高而下地勢至順河必暢行且與弟前議所謂分以殺其勢合以厚其力者又相符也至疑壘石塞河上易漫而下易陷此就迎溜者言之耳若鑿橫河引溜趨之復於河之對岸增設挑溜之法則自橫河以下皆漫水耳又展數里至漫水之尾相地壘石以塞之無溜刷其根有淤以護其體何憂以陷其上壁起如橋梁然何憂於漫鄙意李家岸以下以清河爲幹徒河爲支南北王莊以下以清河爲沼徒河爲川陳家廟以下即爲兩河之壑執事以謂何如敬候興居

澤雅堂文集卷三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俞俞齋詩集序

能詩猶能兵也天下一切之事可以人力致之至於用兵必其天之所自有可學而不可學詩之爲道亦然有詩之天而人繼焉卓然爲一家之言有詩之天而人或繼焉或否焉則詩純襍相半無詩之天强以人力求之極其學問才氣有韻之文而已於詩之妙無當也且夫奇才猛將提挈三軍之衆出入兩陣之間攻瑕蹈隙疾若風雨機動而心應莫能言其故儒

者誦孫吳韜略之說眞若可信臨陣顚倒眩惑無所措其頭足何則苟其天之所有出於心而合於古苟非天之所有孫吳韜略之精無從而襲之也夫詩亦若是而已矣雖然步伐進退詩之律也刀矛劍槊詩之材也金鼓鐃鐲詩之聲也羽毛旂旐詩之釆也一不備不可以行兵不可以爲詩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授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天也記曰蛾子時術之人也使奇才猛將能讀孫吳韜略之書講求而變通之豈不出於儒生萬萬哉夫詩亦若是而已矣余讀纙之之詩揮霍縱橫神色飛舞可謂有詩之天求律以定聲隨材而設釆其於人力亦至漢魏以降作者代興凡其門庭堂奧纙之無不歷焉然天事有限者也人事無窮者也彼今日所謂已至庸非他日所謂未至耶且他日所謂已至不又有未至者在其後耶本天之所有以人事精之九天九地神化無方兵機也詩妙也烏乎測其所至也纙之之深於兵事庶幾有契乎余言

一園詩叙

觀游之勝徧天下其名有傳有不傳何也地不能自傳待乎其人一園張拔觀遊之一耳張靖逆創之楊

果勇侯之而我渭帥之至復因其舊而新之先後二百年間得三鉅人經營布置宴息歌詠於其中木若爲之森蔚草若爲之葱蒨泉若爲之淸泠石若爲之怪特非草木泉石之有異人之心因三鉅人而異也而渭帥亦自侈觀遊之勝繪圖賦詩貽余略什嚮爾使爲之序噫凡人之寓於物與物之待乎人相與以成名者其爲類也多矣豈獨觀遊之勝哉余序一園之詩知天下有待於渭帥也光緒癸未八月

廖鹿儕先生詩集序

余在錢唐公幕府於今凡九年幕府之人才參差如

十指錢唐公隨其短長而用之其間與余深者多文學志節之士晚乃得南海廖君椿齡年少耳覩其所爲詩有老成之語以爲難得問之曰此吾祖中議公所教也中議公以名進士廻翔郎署二十年出守夔州以憂去官服闋守汝甯夔與汝甯之民咸曰於我有德其守汝甯羣盜如毛內訌外逼公設方略所治以安分巡南汝光道值捻渠王黨破光息二縣聲勢甚張公以半月復之擒王黨置之法內行純懿屢傾所有以赴友朋之急生平以詩爲餘事雖爲之特工而未嘗留稾及歸老於家間教諸孫椿齡乃得所指

授並記公先後所作都爲一集明日出視之則清深婉正君子之言詩人之巧者無以易之也夫以詩爲餘事而爲之特工此士大夫之所貴也世之詩人殫其心思日力以求勝於一字一句之間若詩外無餘事焉此在山林枯槁無與於世者則可耳其詞雖工亦如春鳥秋蟲鳴聲悅耳而已自一命以上我所以自立與世所以相求各有其當盡者而雖詩之工焉此中議之所以不屑爲夫中議之詩固爲之特工者也然則椿齡追希祖德將不在此而在彼錢唐公昔與中議同官於豫知其所以用心而幕府又多詩人因爲之敍使椿齡質之錢唐公光緒丁亥二月

王眉叔遺詩序

光緒癸未九月余從錢唐公於喀什噶爾會稽陶君心雲壽來告眉叔之喪且謀刻其遺詩十卷詞一卷余爲請於錢唐公曰此盛德大惠也公其成之眉叔負其絕異之才出入舉場三十餘年卒無所遇家又窮空鬻文自活所作駢體八卷友人刻之書未成而君已歿遺詩及詞將就零落夫文士所不能與天爭者命耳富貴壽考安佚得與不得之數冥漠有主之者人無如天何也而其胸中隱然有恃則以用心與

力於文字之間苟有一日之傳猶可以此而易彼也故夫饑寒勞困憂愁譏謗俛仰身世不可一朝而舉區區者以自慰則如日之融冰俄頃而無有至於身之既歿此區區者又將就零落焉既蘄於彼復失之此其抱痛於九原爲何極耶然則取其將就零落者而傳布之使久屈於人間猶獲伸於地下其德之所加豈不過於埋胔掩骼耶公曰敬諾事誠在我眉叔姓王氏名詒壽浙之山陰縣人候補訓導同治丁巳以後與余同校書於會城之藪園園有花竹水石之勝而與斯役者皆四方知名之士坐一室中上下議

論人人有勝心焉至其議論相服則又彼此洽然獨眉叔闇默自守聞同輩議論悄然避去徘徊花竹水石間觀其顏色若悲若喜與之語或不應僕具羹飯邀之不食歸而援案疾書擲筆四顧則一篇成矣余常常候得之亦以是重眉叔也其後數年諸名士皆散去余亦從軍萬里之外獨眉叔校書如初妄意他日事定還里重遊戴園與余敘出處離合之情者必眉叔在也孰謂萬里之外謀及眉叔身後哉噫嘻天之厄文士至眉叔極矣區區詩詞卽傳於世於眉叔何所增益耶況傳與不傳不係乎詩詞之工拙區區者又未可恃耶余之請以錢唐公亦以其自慰者相慰耳嗚呼可哀也已

雙清仙館詩鈔序

世謂井臼縫紉爲婦人之事不宜偏近文字又謂閨幃所作不宜傳述人口如學士然若是者皆非通論也夫論婦人者德容言工而已出於口書於簡皆謂之言言而協乎音則謂之文文而合乎樂中乎律卽謂之詩推詩之餘又謂之詞文與詩與詞皆言也婦人不當有文遂不當有言乎詩三百篇自周南召南以至十五國風多婦人女子之作其間貞淫正變誠

覘其國之政教與夫性之所近而事之所値然當時苟非傳述人口太史氏何由采之侯國而陳之王廷孔子又何由刪而存之蓋井臼縫紉工之一也文與詩與詞言之一也且言必以德容爲本誠德之旣脩而容之旣飭則其發而爲言必有和平之聲安舒之度隱與之相肖反是而其言亦肖之此貞淫正變之異不可掩也是故觀其容與德之備不必求其言之文閨幃貞靜豈與學士矜詞藻哉若夫言之甚文而和平安舒稱心以出則四德而舉其一一德而兼夫三又太史之所必采而孔子之所必存也常熟周緑君女士工爲詩詞有名道光咸豐間經亂燬其稿掇拾之餘存詩四卷詞及襍文一卷所謂和平之聲安舒之度肖其德容者也其孫之壻吳江沈君福之將刻而傳之余爲破世俗之論爲之序如此庚辰十月

霞蔭堂文鈔序

興縣康君少若奉其高祖南浦先生之餘著曰霞蔭堂文鈔命余序之其言曰高祖由乾隆壬申進士知河南嵩縣者五年改分甘肅知鎮原皋蘭兩縣權知肅州直隸州擢知江西廣信府所著曰南浦文鈔曰家塾蒙求曰霞蔭堂時藝曰女學纂均刊行世是書

亦已付刋獨無序文無卷次殆居雜著外編之列書中所載嵩縣之政爲多余乃卒業而歎曰嗟乎程正叔有言一命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豈不然哉自世衰道喪士溺於利志行卑下而後仕宦以肥身牧人之牛羊而自盜之能者則賦歛征役傳簿書而應期會無所失誤以及上考至古一切養民之政與夫興學設教移風易俗自其從仕之初志未所及者也今觀先生治嵩五年之中爲民辨土宜相水利脩小大之渠十餘處分地遠近量戸多寡建小大社學三十餘處視嵩之民如其家人子弟自視其身如嵩民之家長心計目營口講手畫晝夜劬勤務使人人以田自食誘其蒙穉作其孝秀衣食足於貧禮義興於陋而後快心愉色若獲嗜欲之償又爲規社倉議鄉兵救災捍患以備不虞然則先生嵩邑之政雖設施所限偏而不咸因能於簿書期會之外委曲以行其志者也而發爲文章簡質純懿尤足紀其事而寫其誠夫文章者志行之所託而政事之所傳也因序其首屬重刋之爲天下作吏者告焉抑余猶有惜者甘肅江西之政略而不詳文章之事少也光緒丁亥七月

樹藝編序

歸安淩君嘉六從茅氏族譜中錄出言樹藝者若干條爲一編偁鹿門副使之子孟麟所著將付剞劂屬余爲序予考胡承謀湖州府志人物志副使長子名國縉字薦卿以進士任知縣官至工部郎中季子名維字孝若中順天乙榜而孟麟之名無聞惟著述志有茅艮農桑譜六卷艮字靜甫不字孟麟又係副使之弟非其子也自副使至今垂二百數十年族譜不應有誤此必胡志失之至其所言則於湖俗農桑之事至纖至悉也予嘗竊怪甯波紹興之民多以力田致饒裕長子孫每田一畝値錢六七十緡問家之貧富必數田以對而湖農自供租賦以外所餘無幾其恃以生獨有蠶桑之利耳故貧人往往自棄其田爲人傭作富人每語買田搖手相戒豈甯紹之田獨肥沃湖獨瘠荒耶抑水旱偏至之災湖獨有之耶蓋蠶桑之利厚民勤於彼而惰於此一切治田之法不復講求至於收穫微薄不足以贍其身家則咎田不足治焉甯紹少蠶桑民得一意治田因致饒裕耳且自泰西諸部與中國通商歲購蠶絲數千萬斤舶載以去商賈居奇取息倍稱湖屬育蠶加多獲利尤大而

田則愈益荒焉比來泰西諸部與中國時有違言購絲亦且日少所利不足終恃善治湖者必以田爲主以蠶爲輔一如孟麟之法斯可耳湖地膏壤數百里以湖州之田養湖州之民實有餘而非不足獨不得如孟麟數十人散布田野朝考而夕究之使得與甯紹等所幸是編猶存後有言農政者尚可取以爲法抑予聞靜甫好稼穡尤精於治桑譜中所言必有與此書相發明者嘉六能搜輯而並刻之否耶蠶桑非逐末也而治田爲務本之大田不治則食不足食不足而以絲易錢以錢易米升斗取之於市農焉而賈其業此非致富之方取貧之術也況所利不足終恃乎然則孟麟是編可謂知本計矣

送淩嘉祿之富陽序

操數寸之管出入官府自督撫以下至於州縣皆引以治獄自斬絞軍流徒五等之罪皆由以決上可以重輕其主不可以生死枉直其民治刑名以爲人佐者其權亦重矣而人之爲此不惜民命務爲主人地者則足周一人之交而數世受其禍用法平恕在多活人則報亦如之而亦爲賢主人之所重嗚呼是當何擇也淩子嘉祿學爲刑名隨其師之富陽是將參生死枉直之權以雜治斯民者也夫人即不能樹福於子孫何爲舉所禍而畀之嘉祿他日毋汲汲爲主人地也於其行也託之贈人以言之義

送李子長之廣西序

聚羣士於一室而謀作吏必曰某地遠某地近也某邑瘠某邑肥也哀其遠而樂其近苦其瘠而甘其肥百口一聲固然勿怪至舉錢穀獄訟水旱盜賊問所以治之必曰隨其時發其慮何豫也因其俗出其治何執也其言則辯也其志則誣也錢穀獄訟水旱盜賊誠隨時而發慮因俗而出治然慮之所發或當與否治之所出或効與否有其本焉不可以襲取也士於作吏之始竊竊計較於心又無持挾之具以應一切之事則其他日之所至吾可坐而得矣嗟乎古之循良宜其不可及已嘉興李君子長由優貢生授知縣籖廣西自浙江至廣西計程七千餘里地至遠也獠猺雜處荒徼彌望所在郡縣半更寇亂邑至瘠也子長部署家事浩然首途已加羣士一等矣且子長自爲秀才已佐郡縣治文書留意民事至纖至悉學於平時施之臨事循良之本子長有焉其他日之所至吾烏乎坐而得之子長聞之再拜曰敢不勉遂以

爲別是日送子長者亦知子長他日必異於羣士也

送鄧子柔序

教官之職甚輕而甚重教官之稱職甚易而甚難今之爲教官無所謂教也春秋展祀則潔俎豆省牲牢若廟祝然學使者至則藉其學之與試者上之大比亦如之諸生於教官曰師曰弟子有終歲未嘗一見者苟一切不事事閉門誦書坐守窮約卽爲稱職其輕且易如此噫嘻教官之設豈端使然哉民有四而士居一若綱有綱若裘有領王者治天下端士之趨向而民從之彼教官者自以爲官輕斯官輕矣自以爲職易斯職易矣苟求其重且難者責於己必有始疑而終信之者始畔而終服之者疑者信而畔者服鄉里不善之行有以默化之矣天下者鄉里之積也鄉里不善之行其端甚微而習之所開風之所化久之足以憂及天下因教官而鄉里有善士因善士而鄉里有良民善士登於朝良民安於野天下甯有變亂乎且教之既成流風遺思猶可以數十年是故教官得其人治與令長相輔而入於人者加汞焉然則 朝廷所以待教官與教官所以自待宜按職之所係以奏其效不宜如今所云也夫使天下之官各按職之所係以奏其效雖返治於三代可也教官又士之綱領耳新化鄧君子柔讀書敦行君子也今年西遊蘭州謁相國與余同居幕府昕夕過從甚樂至冬得六教官以去先爲詩別余余喜鄧君之能於其官也因以重且難者爲鄧君期之鄧君行矣十年以後楚南大吏有以教官治行聞於 朝廷 朝廷官之太學下其法於諸行省以風天下爲教官者其卽吾鄧君也歟

贈王都司序

乾隆中林爽文反臺灣武進湯貞愍公之祖知鳳山縣事城破與其子抗賊同死 高宗憫焉予以騎都尉世職故貞愍以諸生入行伍由都司遊擊升至副將署理總兵官於江浙二省者三十餘年當時詞人墨客詩文所稱雨生都督是也貞愍精於琴理能畫工詩每興詩成自寫數通分貽朋好故至今江浙間貞愍遺墨猶多晚歲罷官寓居江甯獅子窟咸豐三年粵賊破江甯貞愍賦五言詩投水以死貞愍死而其詩益可貴重天下論武臣詩必推貞愍光緒十一年余隨錢唐張公自喀什噶爾朝 京師甯河王剛節公之曾孫燮字洲岑以詩投謁王剛節者大

下所謂三總兵道光中與英夷戰歿定海者也湘岑以忠臣之後由諸生襲都司接之温温誦其詩而詞意超雋湘岑殆貞愍之流亞歟余嘗思之天下有相反而相慕者文士喜談兵而武臣流連賦詩自託於風雅自粵賊擾東南湘淮諸帥皆以書生任軍事功名震赫大難以夷文士談兵亦效矣武臣能詩如貞愍方賊破武昌由九江連檣東下嘗以十策干總督所論防守之宜甚悉總督如用其言江甯猶可以固然則貞愍亦不幸以詩名天下耳觀貞愍之才與識甯不足爲湘淮諸帥哉今天下稍稍治平矣湘岑從

仕略似貞愍使其循資平進以詩人而榮武職也時之所值不同士之自立亦異貞愍之不幸豈非湘岑之至幸歟

贈田子駿序

頌與規也孰善莫如規矣聞頌與規也孰喜莫如頌矣聞者以頌爲喜而吾從而規之是投人所不好以取其憎也吾易吾規而亦從而頌之是喪我所不爲以滋其媿也雖然彼有可規者獨無可頌乎頌其頌而規其規因頌之喜而納吾規焉是頌亦規也投於人何喪於我乎吾用斯術以待朋友之深者田子忍嗜欲習勤苦惡衣菲食罷骨勞神年踰六十而不以老自佚此進道之資也可頌者也藏於同而混於濁高下無所分善惡無所擇俯仰一世以求苟容得莊周列禦寇之粗未能游心於方外於儒者廉隅之說抑又遠矣此牽俗之累也當規者也頌焉者田子之得於天也規焉者田子之失於人也損人之失而益天之得田子亦老矣其終叶吾頌猶未可知也是規亦頌也歲之某月田子將之官廣西因錄其言以贈嗟乎自非朋友之深者求吾頌焉不可矣

贈洪叔雨序

士操數寸之管出而求食於天下雖遇賢主人隱微之間必有俯仰不自得者嗟乎古人所以重力耕也雖然一龍一蛇亦在善於自處耳魏武有言爲將當有怯時士亦猶是矣烏知屈於今者不伸於後也物之成熟各有其時焉彼力耕者爲不可及矣洪子以爲何如

送李俊臣還京師序

任事之公私與謀身之巧拙何其相反之甚耶於事則私矣以私謀私利於人而便於己豈非謀身之巧乎於事則公矣以公形私違於人而戾於己豈非謀

身之拙乎然而君子有辨焉不任事則已任事矣苟於事有濟則任事爲先而謀身爲後也苟於事無濟則非任事之公而直謀身之拙也苟於事若有濟若無濟則拙者之公與巧者之私相爲勝負焉宜留其身以有待也非我於上不終也非上於我不信也事勢之所積權位之所限上於我苟欲盡濟非有待焉不能也若西安李君之去其有辨於此乎李君以內閣中書隨錢唐公至山東從事河壖三年於茲其任事之公錢唐公獨心異之日者上書錢唐公還京供職公曰願有濟也請桉其行君曰願有待也已決其行烏程施補華拙者之徒知君之去事與身之輕重有辨也爲文以贈且請君藏其言及待者既至而後出之

送王金堂總戎還湘鄉序

自咸豐之初盜起粵西蔽衡湘而東下蟻附蜂屯衆號百萬七八年中糜爛天下之半皖豫齊魯所在揭竿分立名字聲勢連屬苗民回民同時並反滇黔秦隴亂者如雲南踰乎騰越西及乎新疆英吉利法蘭西又覬覦而動震我京師當是時天下之勢若決江河不可收拾蓋禍亂之故亟矣然而一盜起一將生智謀之士雄勇之材霧合景從集於戲天下若於未亂之始豫儲其人持其刼運之盛徐俟其衰以救正之也故方其盛也羣天下之力僅以遏之及其既衰則拉朽摧枯忽然已肅豈非亂之所極固有定數歟亦將帥之臣實賴焉蓋至光緒十一年法夷行成天下幾於無事矣而用兵終始垂三十年將帥老者已歿壯者已衰計今天下十九行省督撫提鎮久於軍事者與夫久於軍事退處於家者年齒未高精力猶勝數之若晨星在天而已天下之患方如積薪厝火奸民煽於內狡夷伺於外水旱洊至百姓流離其得數年無事天之亂機倦而求息謂太平之運固非也然則今日天下久於軍事之數十人雖或出或處暫有不同固天預儲焉以待他日者也天道治亂之相循人才新故之相續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湘鄉王君金堂天下數十人之一也咸豐中以布衣從軍隸今太子少保鎮筸楊公部下每戰先登號曰王虎同治初年隨楊公度隴駐師甘涼二郡之間回亂方急河州肅州以次淪陷賊之前鋒一日數至君提孤軍蹄健馬來往奔命糧盡援絕寇來益多分守合戰勇氣不衰數年亂定二郡幸完積功至記名提督任岷州

協副將擢齊州鎮總兵同官爲讓被劾以去今年正月謁錢唐公於山東年五十餘雄勇之材一如疇昔錢唐公固久於軍事者重其功惜其遇而無事以處之及秋告歸其鄉余習於王君因爲文送之王君雖無事歸乎幸厚自愛以俟方來勿使天所預備者人自敗之也

贈吳恩棨序

吾行天下見仕宦不得志者日日向人曰老矣歸矣既而復留不去或至於客死蓋其心固以得仕宦爲樂而失仕宦爲悲雖不得志不能無冀幸於他日也

若泉唐吳君者其君子之易退者乎吳君從軍甘肅積功至知縣攝高臺者二年能勤其職旋補古浪既受事矣一日如有所不樂乞假以去居家七年有勸之出掉頭不顧吳君有才藝上官甚倚之非不得志也年又方壯顧能易退如此此吾願爲天下溺於仕宦者告也古人於仕宦唯其無所溺是以有所立嗟乎吳君可謂無所溺矣亦賢於今之人哉

別弟文

光緒八年十月施子之弟自喀什噶爾還湖州施子飲之以酒告之曰吾家故寒畯也今日之所有已爲異數矣夫巨富中落而餘千金之產慨然不可爲生貧人得十金以爲資本則左宜右有所處之勢異所操之術殊也此行歸資之外贏數百金豈非貧人之雄乎以此坐市上權量百貨賤入貴出逐什一之利終歲之所獲足以贍妻子營心與力非所恥也賢於爲官者奪民以肥己吾憶道光二十又九年吾父棄養吾年十五歲爾年九歲家無一笥衣一貫錢租屋而居月償其值歲又大凶米價十倍吾母晨起坐絡絲率至夜半得錢一百糴米作粥雜以菜根豆屑母子乃得半飽一日不絡絲即忍饑凊坐人有問之則

曰已食畢矣吾痛母氏之勤涕泣自奮讀書不熟至嚙其指血斑斑灑書本爾亦拾薪擔水任炊爨暇坐母側亦學絡絲姻連族黨恐其開口假貸不敢至吾門母氏亦戒勿往來慮爲所厭甚者譏先大夫好施與勿爲子孫計至有今日尤笑吾讀書謂渠謀食不暇倘想作秀才取餓之道也當是時視鄉里之有父而温飽者如天上人爾年雖小不應忘之其後門戶稍立咸豐十年寇亂又作吾隨趙忠節公守城至同治元年城中糧盡全家啖馬肉并煑牛羊之革佐之五月城破吾負母而逃掘野蔬充饑母子十月身無

寸棉爾爲賊掠幾死脫走至家形色非人疾病瘡痏相替而作其饑寒視道光之末而頗危憂恐過之管仲告齊桓曰願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故爾與他人較則誠不足以一身先後自較爾亦苦盡之甘否極之泰矣老氏有言知足不辱以今日爲過望則樂猶有奢望則辱在其後吾在軍中不無多費然每對盛饌念先人未及食也每御華服念先人未及衣也甘在口適在體而痛在心祿養既不逮得立功名天壤間使姓字不朽先人而有知含笑地下矣蹉跎中歲此志不衰至於富貴之樂不能享亦不忍享

也人須自量其力吾才識學問實過於爾故欲有所成就爲先人光爾則自安愚分積錙累寸以足以食持門戶保子孫抑其次也彥詒長矣持此篇歸使讀其詞而識其意苦與堂阜居之終身可也告之後嗣可也

澤雅堂文集卷四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竹屋圖記

竹屋先子賃居之屋也在郡城西南隅先子故有屋讓於吾叔而自居於此屋皆南嚮凡八九間旁穿上漏與朱氏分居之朱氏卽有此屋者也先子住東頭屋補華幼卧屋中每天明日出光從空隙入照暎枕席卽驚起披衣誦書夜分火滅又從枕席看月至秋冬之夕風瀏瀏出四壁卽不能然鐙誦書炎夏甚雨枕席霑濡仰瞻墻壁間漏痕如龍蛇也空庭積水甚則倒灌入屋蚯蚓游於房顧視無置桉處亦往往輟誦然先子貧甚利其直賤歲歲賃之不能他徙也屋雖敗陋中庭甚寛庭之東南隅方竹百竿蒼碧可愛枇杷樹生其間高出屋上歲結實纍纍先子須其熟摘賜補華兄弟曰爲學亦如此必熟而後甘也旁蒔襍花紅紫暎綴補華雖幼小亦頗省閒適之趣旦晚步庭中聽蟲鳥之鳴爲樂先子履聲至卽伏桉誦書道光戊申冬方竹抽穗垂實如穀根節黃萎枇杷始華蟲食之且盡家人以爲不祥明年四月先子疾卒時補華十五歲弟九歲先孺人提其二孤號於舅氏乃得棺衾以殮自是饘粥不給戚族至者皆勸學賈養母補華以誦書久冀有成就不忍棄置也聞所言日夜哭朱氏之老憐之讓其屋直之半令仍居誦書湖屬蠶織利盡東南女工最重絡絲孺人辨色起卽坐絡絲至夜半率得百錢補華坐其旁誦書每月出入靜風竹交鳴見孺人淒然淚下則掩書嗚咽不能成誦也歲値大饑斗米千錢孺人日糴米一升作糜以哺二子餘於釜者菜根糠覈襍糅自啖二子泣請均之孺人亦不許也是冬病竹生筍枇杷亦實又數年補華益長大爲諸生矣授徒所入以養母而朱氏之老死有子不肖以屋償博進乃奉孺人徙去噫自先子始賃此屋至於徙去前後三十二年補華兄弟皆長於此門戶堂室一草一木依依可思念也又數年而寇亂作亂定還郡荆棘中見此屋猶在旁皇門外不知主人誰某閉之其隣則堂室已傾圮樹已伐竹已斬矣問朱氏之家屬盡死於寇亂矣爲太息悲痛久之又二年七月孺人以病卒蓋同治丙寅也卒後四年補華舉於鄉又三年依大學士恪靖伯左公於隴西念吾父母勤苦以教不及見其成就也作竹屋讀書圖流涕而記之光緒元年二月

重建滕縣學尊經閣記

有其事而後有其官官所以治事也然今天下任牧令者能勤心於地方之事或十百無一二焉大抵視官如傳舍而視身如賈人斷斷焉較所入之多寡以厚其私而俾無事而受代無論政教之大所以興利除害便益吾民者無所設施也小小橋梁道路通民往來賢聖之祠示民觀仰者苟議脩舉亦曰待諸後來而後來者又有待焉吏得偷而事日廢牧令已然至於學校之官春秋展祀則省牲庀器學使者至則籍其與試者上之大比亦如之他無問焉嗟乎國家設官之意豈徒使尊居士民之上享其利祿已哉苟賈其官雖以牧令之繁劇可以偷焉苟官其官雖以教職之閒散亦當得爲之事視乎當官之心公與私勤與怠而已滕縣學有尊經閣建自前明知縣荆爾植光緒壬午之亂燬焉教諭鄭淑詹咨於署縣事沈葆琛勸捐脩之經始於今年三月至某月而落成用工之數若干用材之數若干用錢之數若干余嘉鄭君能知官之有事不以閒散自諉特爲之記雖然學校之造士與牧令之養民各有其大者以俟設施願鄭君益勉焉使天下知教職之閒散尚有能官其官者也

歸儒書院記

人所以別禽獸者何也曰性善也孩提之童子孝弟發於性雖戎狄無異也則就所發者推之君臣之義從孝出也夫婦朋友從弟出也同本而異枝滋乎此必長乎彼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雖然性之善戎狄無異也而犯上作亂無所顧忌中國亦有之戎狄爲尤甚何也曰此非性之異教之異也人所別於禽獸者性之善也中國所異於戎狄者教之善也然則戎狄有教乎曰其精者爲佛氏緒性而錮其情究於人倫未之盡也天主則攻擊佛氏者也天方則因緣佛氏者也其說皆本於事天若生人一切之事莫非上帝司之者夫上帝之號儒者稱之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所以敬人事而求合於天也上帝能日籍圓頂方趾之民稽其善惡而賞罰之乎君公百執事奉天以臨民亦以人治人也人有人之道父子昆弟君臣夫婦朋友其概也苟率性以用情自盡人而合天彼一切聽之上帝則夫犯上作亂無所顧忌亦可曰上帝命之矣此教之失變亂無已時也然則戎狄可教乎曰天方之徒容貌

知識非與中國異也又襍處乎中國卒其所以異者拘於彼敎而未能出也然而叛父母賊兄弟彼教亦惡之則所性自善也若以儒者之說進之因其性而達其情又推其情致之君臣夫婦朋友之間固天方之徒之性所有也庶幾循途而返適得其所而休焉倫誼明而習俗化矣甘肅新設化平廳以處回民提督喻君分防其地多善政又出私錢若干設書院以敎之余名之曰歸儒並發其義以書之碑

泉亭記

阿克蘇城所屬兼漢書姑墨溫宿兩國之地數百里間有大郭勒四分流合注支條繁多春夏之時諸山之雪水又入焉溝渠交通引以灌溉上腴之田數十萬頃宜稻宜麥宜粱宜菽木宜桑柳器宜碾磑蓋水利溥矣而平地出泉清瑩渟滀可漱可濯可汲以飲者亦隨處而有回語謂白曰阿克水曰蘇河曰郭勒曰阿克蘇城者舉地之水以名也漢回兩城樓堞相倚回城西北隅有泉地中出味尤芳洌光緒戊寅黔陽易君孔昭從事其地飲而甘之刻石以紀泉之上地勢高下相錯民屋而居望若層樓越歲己卯節帥張公命部將提督銜總兵官劉君世俊償其民屋之直斥而新之購材於民貲工於軍爲上下二亭俛臨於泉窗牖洞達闌楯廻互雕鏤而樸在丹漆而素存亭成之日宴賓以落而縱漢回之民登覽焉今年又闢其旁爲養正書院益陽潘君時榮經營其事延漢人爲之師選回之髦誦讀其中客私於施氏曰孔子曰知者樂水玆泉之芳洌易君表以石張公蔭以亭其意有同歟曰客烏知張公之意哉夫形煩則神亂境靜則慮舒觀彼泉流湛然無滓非清心之資耶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公之意也心清然後事理由是歷階而升憑高望遠郗墟布列田塍縱橫四郭勒之水左縈右繞所以養吾民在於不擾矣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公之意也近接書院誦讀洋洋養吾民者繼之以敎殊俗之先務良吏之盛治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游觀之樂政事寓焉登斯亭者庶幾慨然有志乎若夫娛意淪漣寄情觴詠達人逸士之事何足以擬我公哉公名曜浙之錢唐人庚辰十一月甲戌並書

烏什二泉記

徑烏什南門西行三四里折而南入山出其背廢田

縱横渠水淙淙然路或在田中或在樹下左右數轉十餘里至泉上老栁數十株其高映天脩幹如龍卧地復起盤拏蜿强鬣張牙爪蓋栁之别種也所見唯哈密回王墓及此此爲回人葬其先師處回人呼師曰阿渾墓曰公碑言此阿渾生有功德故公碑之樹與回王同云泉在衆栁間其色幽碧近泉地沮洳卧栁爲梁行其上得至水次入影倒入鬢眉宛然以漱齒滌目寒過他水於是汲泉烹茗倚樹而飲飲畢東行又三四里有泉出路側其廣逾畝夕景在水微風吹之金碧搖漾蝦蟇如錢數百頭憑依水草或躍或伏清類西泉而不至寒凜徘徊久之再東十餘里出山與入山之路東西遥對昔栁子厚貶永州記石渠石澗袁家渴諸遊遂爲南荒名勝今茲二泉出於西南萬里以外視永州爲尤僻而余又無子厚之文雖懷澄澈渟滀之趣不足以表章之則夫一物之顯晦固有待乎其人耶姑記之以啟後之好遊者庚辰八月壬戌記

損齋記

朗齋節帥爲予搆屋阿城之南有堂有室軒楹翼然高明爽塏稱絕域之華居焉其外賓客之館僕隸之舍庖湢槽櫪莫不備具中庭可以蒔花旁圃可以種菜予於閏月入居之顏其居曰損齋易損卦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蓋人之生性善而情惡性之所發必順導之而後極乎至善孝弟仁義之類是也情之所發必逆制之而後不爲所累忿與慾之類是也忿生於外而應於內慾伏於內而感於外懲之無應窒之無感則氣得其平心得其養而與道日近所損在此所益在彼矣故曰損者德之脩也懲與窒之功必始勉强而終自然故曰損先難而後易也老氏亦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予性褊急少喜而多愠

年四十五猶未變也嗜好所偏復不知節於損之義缺然故以是名之抑又聞之諸葛君曰淡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窒慾之至可以淡泊懲忿之至可以甯靜推損之義以至於極體立而用行國家天下所由治也一身云乎哉老將至矣庶幾聞道而有進乎惜乎高明爽塏之居以予之故不獲被以美名也已卯五月

重脩大佛寺記

大佛寺在京師安定門內道光中燬於火同治十年僧通悟者思興復之用佛氏之說閉關誦經一千一

百八十晝夜且然一指京師人衆感其精勤出貲以助爲大殿爲別殿供奉佛像爲經之室爲賓之居爲僧之寮以及前後之簃左右之个門戶廊廡庖湢圊庰用人之數以工計之若干用材之數以枚計之若干用錢之數以緡計之若干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落成於某年某月某日通悟精勤之所致如此京師善士宋坤紀昌悅李昌温王士泰又因寺之閒敞爲粥以食貧民立學以敎貧民之子弟名其處曰集善之堂王公以下歲有輸助以爲經費宋紀諸君亦歲校出入之數刊布而徵信焉今年某月來謁曰願記

修寺之略及今所爲余曰佛之異於儒者敎也其同於儒者性也性之同者善也由信之善發而爲仁自身而家而國至於天下外及夷狄下逮禽獸昆蟲草木含生負氣皆吾性之所涵而仁之所被而施之於事鉅細遠近則視所居之勢以爲程凡今所爲具於佛性決矣佛氏全性之體而儒者大性之用等差明而設施盡性之推無隘仁之及無小也雖然爲一善而受者感焉聞者應焉非精勤無以致之周於一事與充於萬事儒與佛各因所居之勢以行其善而盡其性者是物也彼通悟者豈非前事之效歟光緒十三年某月記

肅州昭忠祠碑記（代左侯）

同治四年二月西甯回馬文祿據肅州以叛十二年九月余督諸軍平肅州誅文祿並悍黨千五百人自餘老弱悉釋之光緒四年立祠肅州以祀文武將弁及義民之死於賊者凡二千五百餘人六月祠成乃記其事於碑文祿之據肅州也兵備道恒春公闔門縱火無少長燔焉死最慘烈而提督楊君世俊游擊張君林則倉卒乘城先登而殞署肅州鎭總兵黃君子龍追擊援賊死於塔兒灣之戰又忠義尤著者也

余自八月至軍登高以望每見陰雲掩覆城上不辨樓堞城以外天高而日晶也迨誅文祿前夕萬鬼隨鳴如泣如語繞余帳不散悲風刁刁若相和答余爲怛然久之而土人亦言自肅州淪陷八九年天無雷雞不伏卵羊歲一生子而不育嗚呼噫嘻是固忠臣義士與夫無辜被戮之民憤厲愁慘之氣凝結不解迴薄陰陽感動物類以致此變異也肅州平文祿誅憤厲愁慘之氣洩矣今歲祠成雷雨以時百昌薈蔚蓋旣伸其鬱又表其忠則夫忠臣義士神靈歆茲享祀降福于方亦其理也祠凡若干楹用材若干計工

若干其資則諸軍將領捐之經營以成之者前署肅州直隸州知州張君大鏞今署肅州直隸州知州楊君大年也

會甯縣新建楚軍中營昭忠祠記（代左侯）

代統楚軍中營記名提督西林巴圖魯李君良穆買屋會甯城中改建昭忠之祠凡中營將弁士卒與斯祀者一千五百一十三人其間有慷慨赴陣而歿者有邂逅遇賊而亡者有創深痛鉅纏之疾病卒以不起者非一省之人非一時一地之事而其況瘁從軍殞身不顧一也稽之以死勤事之義不有合歟祠有

堂有室周以廊廡繚以垣牆凡一十二楹徵役於兵籍材於屋斥其朽折而更新之又於縣之北鄉買田三百畝爲歲祀之資以財計之用銀若干兩祀既成以書來請曰願有記嗚呼是皆背鄉井執干戈從余於患難者也余自咸豐庚申始任軍事以迄於今逐寇八九省暴師十餘年仰賴　國威將士用命禽獮草薙所向清平蓋余亦兵間老矣當時奇材猛將雄勇之士陷銳摧鋒頭如蓬葆其存於今者皆積功至一二品官或專節鉞亦可謂榮遇矣而奄忽不幸中道死亡乃亦不可勝數楚軍中營五旂耳死亡所積至於千五百人之多將士之激於忠義誠可哀也方其絕脰捐軀萬世不覩家人骨肉望祭無所天下之至悲有逾於此乎而事定功成懷思忠義春秋禋薦俎豆芊芊司馬遷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長逝者之魂魄亦可以無憾已而厮養走卒至微極賤亦與乎享祀之列忠義之足以感人與人之興起於忠義也斯祀所以建歟光緒元年某月

西甯小硤河新築南北兩關記（代左侯）

出西甯城東西望懸崖陡壁對立秋仞湟水中流霆驚箭激山徑峽隘車不得方輪馬不得並轡凡六十

里東曰小硤石西曰四望硤河西有事守者得其人兵以一當百踰此而入則西甯不可復守兵法所謂穴中之鬥也同治某年回酋馬桂源等據城反十一年冬余命今西甯道劉君錦棠討之賊守硤口苦戰累月迨官軍破硤口桂源棄西甯而後禽而誅之又五年爲光緒三年青海辦事大臣豫師公於硤河南北築兩關扼之屹然相向形勢險固既成權西甯道張君宗翰以書來乞名余名南關曰武定之關誌兵威也北關曰德安之關飭吏治也並記其事而係以銘銘曰

青海西抱黃河東來壯哉邊郡崇墉崔嶶惟天設險衛此邊郡巖壁對開巉巉雄峻下有湟水其流湯湯入窪而洑出隘而瀧鑿山取道蜿蜒偪仄孱守可禦猛攻難得嚴關雙峙萬夫仰觀砰以武定伏以德安誰此興築曰青海公繼宋綏遠萬指之功險要之區不資凶桀馬氏滅亡吁嗟覆轍告我邦吏戎羌是甯闔門夜啟蕩蕩太平

興福廟碑記

宋紹興十一年十月秦檜矯詔下岳飛於獄歲暮殺之二十年正月殿司軍士施全挾刃衆安橋下刺秦

檜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汝獨不肯故我殺汝也詔磔於市檜死杭人廟而祀全者七十二處所謂興福廟神也蓋宋自南渡以後百姓怨金人至矣怨金人則怨和金人之秦檜而德攻金人之岳飛檜既矯詔殺飛是奪百姓之所德而益其所怨裂眦相向咸思剸刃於其腹而神特先焉不幸而不中至於磔死此百姓之所爲愈益痛恨也一日檜死遂創七十二祠報之杭城四條巷興福廟七十二祠之一也經亂傾圮補用知縣溧陽程君某謀更新之里人陳君某朱君某實司其事經始於同治十一年九月四十日而工竣有仍有改翼翼如也落成之日神人致喜其出資爲助者知杭州府事陳君某署仁和縣事姚君某知錢唐縣事李君某於是書於碑曰嗚呼觀於神之事凡挾外夷爲重者可以戒矣當是時檜之黨徧朝廷即高宗亦一檜也就令檜死豈能變檜之和爲飛之戰哉事敗身戮爲快於奸亦可謂不量時勢而爲之而廟祀至今人人意中有一檜之可恨而神之可惜事雖效而無濟猶以不效爲惜則人心之愛中國忠義之氣勃然於外夷之橫也今古如一日矣其詞曰魏魏太師金人奸細

殺岳擯韓稱臣納幣玩構掌中何有二帝吳劉賢將老謀至計與甲晉陽投鼠忌器司軍皝皝天與忠義白日刺奸奸瞻勿濟聶媿荆軻慙豫子同志七十二祠牲牢載具宣化之橋流水浴濤築廟其旁既壯且麗爰脩祀事强魂毅魄千載靈異福我佑民以驅妖厲

隴西縣首陽山新建清聖廟碑

天下四首陽皆以夷齊名以在今甘肅隴西縣者爲最確山在前明屬渭源鞏昌府志藝文類載明人楊恩首陽辨辨蒲坂渭源兩首陽是非甚悉而不辨遼

西偃師之坿會者又誤解莊子索隱謂岐山之西別有首陽令删録楊氏之辨參以已論書之廟碑葢首陽之說明則二子之祀定矣楊氏之辨曰蒲坂之南山名雷首書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又名首山春秋傳曰趙簡子田於首山非二子餓死之首陽也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顚馬氏文獻通考謂秦風之首誤列唐風之末是首陽在秦不在晉書曰導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得名經傳可據如此又曰蒲坂去豐鎬不及四百里二子恥食周粟不當仍居周地隴西古西羌周孝王時始封非子於秦開天水郡周初未入版籍故二子餓死於此又曰其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明言山爲西山蒲坂之山據堪輿大勢爲北山據周都爲東山據蒲坂爲南山惟隴西在中國之西渭源首陽又在隴西之西故顏師古云歌登西山當以隴西爲是數說最稱辯覈而世猶以遼西偃師斷斷爭之許氏說文崵下曰崵山在遼西一曰嵎夷後人遂指爲首陽按遼西崵山在今直隷盧龍縣東南二十五里孤竹城亦在縣南後人所以坿會者然二子旣交讓其國卽不如泰伯虞仲逺竄荊蠻亦當逃之境外以絕國人之望若徙個數十里之間國人求而得之矣中子何由得立乎又使首陽誠近孤竹昆季堅臥不起中子得國有聽其餓死之理乎許氏但云崵山不云首陽此坿會之宜辨者劉氏廷之曰首陽在偃師按偃師縣在今河南去紂朝歌不遠孟子明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若舍孤竹之偃師是非避紂直就紂矣且其地瀕河非濱海也居中非迤北也此坿會之宜辨者夫蒲坂旣無首陽遼西偃師又坿會不足據則首陽實在隴西縣二子之宜祀於此決矣蓋北海卽渤海在今山東直隷界當陝西之東北二子自東而西以就文王之養及武王伐紂正諫不從東旣不可歸周又不可留乃益西遁踰越周境至首陽之下餓死耳其詩曰吾安適歸矣正謂此也故曰以隴西首陽爲最確至楊氏引莊子北至岐山西至首陽索隱謂首陽在岐山之西遂疑寰中有五首陽則楊氏讀書鹵莽耳岐山縣屬今陝西鳳翔府隴西適當其西故自岐山至首陽必云西此正隴西首陽之證非又一首陽也山有兩賢墓後人祠其上歲久傾圮縣丞馮君森楷從軍其地捐資新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馮君有焉經始於同治十三年十月落成於光緒元年四月

軍主范君秉誠以書來請曰願有記余謂二子高節孔子賢之孟子聖之司馬遷作史記入之列傳固如日星在天江河行地婦人小子皆知有此兩人者惟其生而餓死荒裔死而天下爭其餓死之所亦百世而下聞者興起之徵也余是以辨之以定隴西之祀而表馮君之賢

贈內閣學士周公祠堂碑（代）

同治十年五月十五日總統南路諸軍二品頂戴前福建延邵建兵備道周公卒於秦州余聞之 朝天子軫悼贈公內閣學士蔭一子入監讀書又二年關隴底定秦州人士追念公德請祠祀之余又以聞 詔旨報可於是卜地於州之天靖山庀材攷工因高而堂就夷而墀繚以周垣蔭以嘉木凡爲屋若干楹於今年某月落成奉公栗主居中妥靈揭虔神人悅喜而知州事黃君翥先復請余書其事勒之貞石惟公少從余游嶄然絕出及余膺 命視師公嘗在軍中罷精勞神開利塞弊諸不便已者飛誣巧謗以相疎動公一切不顧專一乃心治軍與民故當其任事羣小洶洶及歷歲踰時功效大著毀去而譽獨存公道之不泯實政之不可以久淹也如此

按公諱開錫字受三湖南益陽縣人廣西盜起從曾文正公征討有功以直隸州知州用署湖北沔陽州知州隨余之浙以功再遷署溫處兵備道之閩補延建邵兵備道署布政使護理巡撫稍稍通顯矣而爲忌者所扼不竟其用及余西征之三年秦事粗定移節度隴當是時余議駐軍平涼邇攻北路而南路諸軍挫於狄道還走鞏秦渙散動搖不可朝夕將吏無足專任者會公餽閩饟至遂奏公總統南路諸軍於是公復從余經營隴事首罷捐糧之令定釐課裁陋規汰冗兵墾荒土踔厲奮發視在浙閩謗怨亦如之然期月之間鞏秦大固隨復渭源狄道兩城進兵洮岷規取河州其冬黑頭勇亂禽其渠率且誅且撫反側以安而公之精力亦自此耗矣明年三月疾作支離寢枕籌兵籌餉籌糧籌運造車船購騾馬營度百務一如平昔將吏泣請少休不自顧也於時公在鞏昌五月十日輿疾赴秦州料理餉事行四十里氣垂絕復還鞏昌至十五日遂卒嗚呼公以閩吏任隴之艱拯亂拔危不自營脫殫智竭慮於 國於民況瘁殞身僅及中歲可不謂忠與而彌留賦詩猶爲君親兩頁從余未終世乃汲汲而持其後豈非小人好

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耶然至今日謗議既息歌謳在民懷惠報功列於醮祀勞臣之所獲不在彼而在此也公復何憾余亦何憾公家世行誼沅陵吳大廷載之墓志茲撥其大者書於碑並爲歌詩系之以永秦人之思詩曰

生勞苦兮死可休虛飄飄兮靈之游睠西土兮聊淹留涉漢水兮臨漸江浩闊海兮波湯湯謗喙短兮謳思長秦之州兮公所止施號令兮民大喜饑者飽兮痿者起風颯颯兮雲冥冥靈之來兮如平生呼侍從兮揚麾旌升几筵兮享牲醑醫精誠兮靈福汝驅螟

蝗兮殪豺虎歸祠廟兮山之隅民報祀兮終如初祉耿耿兮安可諼

龍洞佛峪游記

丁亥九月六日庚申晨出歷山門騎而從者二人步而從者二人過市東南行輿中見千佛山如擁幢麾送於道左山下諸村秋稼畢穫民驅馬驢駕碌碡而碾麥茁蔬甲蔚然寒綠三十里至禹登山巖谷迴互霜樹初紺其下石磵跨之微泉中注涓涓欲絶緣石磵以西二里至龍洞寺寺僧煮茗供客導之游洞出寺左越石磵百步得微徑踐之崩沙欹石草樹鈎棘仄處容足之半爲虵行爲蠏行僧挾以手半里至洞口北嚮龍火始入南行東折幽昏無覩僧以火上下見中寬數尺高者十餘丈其低半人首俛至厀手垂及足銜接僂行氣不得出入乍一伸體前進又然蝙蝠穴壁間見火驚飛掠人面而過以手捫壁跂跂而動燭之則蜥蜴也心若觸汗若沐一里通天光則出前洞甚勞而鮮獲於意悵惘洞左有亭題曰三秀坐以少休亭外一徑石級參差而下直達寺中視前路夷而近寺後石潭俯之澂碧僧云歲旱有禱輒應出寺緣石磵而東山紆水緩未四里巖谷復合蒙茸幽

與衆樹排列由趾及顛丹黃交錯其七猶碧石磵淙淙鳴聲漸大又里許爲佛峪般若寺僧之居依山高下望若鳥巢余擇其高者止焉飯畢寺僧導余登東北石臺觀崖間瀑布散薄入於石磵夕日在嶺對坐久之又下行石磵中出橋之西野菊叢發花如小錢嗅之甚香仰視正西一峯斗絶無路其上浮屠亭亭人立翠樹擁之以爲奇秀歸止所居山暝月出舉酒獨酌風自東北來動搖衆樹騷騷寥寥與石磵水聲互荅氣愴神寒劃然長嘯巖谷四應棲禽翻飛從者驚起不省主人何作也明日辛酉巳午間記於壁而

去

記猫

猫白質黑章咸豐辛酉歲所蓄也善捕鼠初時甚勤其後猫之所處鼠自不至然饞於食家人念其有勞也常寬其過尋常盜竊一切不治同治壬戌五月寇陷郡城家人奔竄猫亦驚去甲子七月郡城復予自吳江歸埽除房室羣鼠跳躑千百不啻迎二猫捕之數日猫斃又數日有猫屋上鳴家人起視之白質黑章吾家故物也呼之下旁皇審顧久而相識是夕羣鼠他徙房屋寂然丙寅七月太孺人卒猫卧尸旁

雨晝夜不去亦不食己巳四月隨至杭州庚午十月復隨予還郡老矣不能捕鼠唯時時盜竊耳然鼠終畏之不敢至辛未六月猫死噫嘻是固以其能食者也而又有義吾是以書之猶所生子均善捕鼠盜竊如其母

澤雅堂文集卷五

烏程施補華均甫箸

定海黃先生別傳

仁和譚君廷獻爲定海黃先生家傳其於學問之旨蓋詳矣至於敘述生平尚有缺者蓋先生非今所謂學人也先生自赴省試母暴卒於家歸而號慟幾絕時父茂才君老矣先生依依侍寢服終不適私室茂才君臥病數年衣食靧洗一以身親比卒持喪以禮其後每値祭日涕泣不能自已行之終身常如一日至其彌留告別欲以定省疏缺補之泉壤間其言絕

痛先生蓋古之誠孝人也昆弟相見白首怡怡又以餘力脩輯黃氏家譜敬宗合族其推於誠孝有如此居閒處默反驗此心陰陽消長悚然危懼謂寂守於內非入學之道年六十二仿唐韓愈作五箴提呼惕息老而愈確而居心樂易不立崖岸凡親戚僚友之有問者子弟之請業請益者告之一出於誠故鄉人服其義而後生之造就尤衆窮居無位表見者少而當世之務籌之甚審嘗曰士當思孔顏所樂又當思孔顏所憂爲兵制十策欲獻於海上之事凡所經畫燭照數計不啻也惜當時無用其言者先生旣殁十二年其子以周之友烏程施補華讀其遺書與共生平行誼得之於以周者從而論之曰十略之作經術明人事備酙酌諸儒弁包六藝豈非乾嘉以來通才大雅之儔歟若夫修於其身敎於其鄉而謀於軍國一以誠孝爲之本推之以應經法今所謂學人無能似之者作黃先生別傳以補譚氏之缺先生名式三字薇香定海歲貢生

裘府君家傳

君諱寶善字華南又字菊泉直隸河間縣人道光十二年舉人二十年春選授安徽貴池縣知縣抵任値

水患民宋學詩將因災爲亂有衆萬餘人聲言求免漕君闖單騎赴之或請以兵往君曰是尚無反名脅官耳不戕官也兵往則速之反矣衆擁君入民舍露刃相向譁曰免漕則已君諭之曰是謂備災漕可緩不可免若欲反耶則先殺我官一命若萬命足以相抵若非反之謂聽吾言毋動衆目學詩學詩氣懾諸諾且曰衆退君卽索食飲臥民舍中明日周歷各村察所苦以錢五百緡分振之民相扶送曰好官好官歸算倉穀借爲民食諭民詣縣自領學詩至爲之縣以無事二十三年冬調署懷遠江淮之間風俗強悍

閭里賤人皆輕生負氣語小失意動相讐殺遇盜賊如平人視刼掠爲常事巨奸大猾畜養無賴少年以爲牙爪冒禁犯法諸爲不道聲勢連州郡交通胥吏持官短長動息無事則民豪有事則盜魁環江以北四府八州二十有九縣民氣囂然吏治以武健勝懷遠其一也君以調任調巡撫巡撫迎謂曰縣有大盜未獲君且往行告之遂微服至懷遠游其鄉市見羣少紅帕繫及來往市中一人騎馬至如有所指揮羣少帖帖唯諾私問市人曰是爲姚紹孔鳳潁之豪有黨萬人此去姚窪其家也君潛至姚窪偵知紹孔於

某日會飲即詣縣稱新官視事率徒役如期掩捕紹孔出不意鬭且遁追數十里擒之巡撫密檄至即紹孔也囚而致之巡撫以爲神明年紹孔之黨倪陶倪佩康崇博於順根山門羅刀槊君間道至山奪門徑入倪陶方卧揮刀斷其臂佩康矛刺君羣役踣之並縛至縣斃於大杖又獲羣盜王告等東阿周文忠公僑居定遠歎曰吏盡如裘某百姓開戶卧矣二十六年調補合肥合肥大盜耿四聲勢亞於紹孔屢犯殺人罪亡命藏匿君廣布耳目密知其處二十八年元日冒風雪猝禽以歸股匪盧其唐徐兆基合掠竹林鬭君率鄉勇奮擊洪亮蹬馬兆基顛之蹶皆就禽餘匪解散捻賊王大紅等砍殺鄰縣差役及於官逃入合肥君一一捕獲與鄰縣會訊界上對衆杖殺之血肉橫飛鄰縣噤齘二十九年調署壽州知州壽俗官蒞任無賴少年故犯罪試刑以知官之強懦君至兩少年鬭於堂一破額一傷臂君顧笑曰豈以試刑乎皆杖折其脛紡於柱以示民民有欲刀會出入持刀刺人爲戲君令曰持刃者斷其手君出持刃如故君即斷其手血淋漓與刀懸之縣門明日出猶有持刀者君又斷之血淋漓與刀懸之縣門凡斷四五人

縣無持刀者當是時四府七州二十有九縣之盜聞裘某名咸畏憚之相戒勿至壽州秋升泗州直隸州知州周文忠撫廣西奏調府君襄理軍事咸豐元年至桂林文忠已去位二年辭還安徽上書巡撫言與賊獷悍飄忽勢趨東南宜亟堅壁清野爲防守計巡撫避之事甫施行賊已攻長沙陷武昌前鋒及九江矣趣回泗州部署防事而安慶廬州以次淪沒賊乘戰艦游弋江南北烽火相接一日數驚君前在泗州所用吏民識其才鄙勇怯至是悉召用之指付必堪其事修牆濠具檑礮塹要隘而守之賊知有備不至

五年土賊李三闆孫藺芝聚衆於朱山捕之不獲獲賊諜一重賞之使諜賊因得賊處攻之遽遁旋失蹤跡問諜知藏窟穴中實火藥爇之聲如雷衆焦爛焉夏調署鳳陽府知府鳳陽新剹於賊人心搖動城外土匪充斥君且撫且剿以安集之然民以家屬被掠日訴於庭君微聞有賊匿孝陵中縣往捕之禽賊目七得婦女百餘訴者之家屬咸在焉遠近驚服於是鳳人喜君來泗州人惜君去泗人爭於行省曰本我官也曷與鳳鳳人亦爭之會北路賊警遂以君還泗既而賊掠臨淮泗事益急君請兵兩營營城外與城上守兵相掎角立城團鄉團以搜隱諜禦游匪家出一丁與守兵分巡城上下柝聲鐙火通宵不絕覘三四年加寗賊復偵知之繞城北去有許家莊盜藪也至是與賊通藏匿魁黨伺機竊發君率守城兵焚寨夜入獲賊三十餘名斬之論者謂安徽連年大亂羣賊如毛省無完郡郡無完邑邑無完鄉區區一泗州卒獲保全君之功多焉又謂君所禽姚紹孔等樂禍好亂咸有徒黨使賊浮江東下之十數人未死於法必揭竿並起與賊合幷粵賊攻於外皖賊應於內爲患滋大然則君薙除強暴爲仁者之勇誅戮者少而安全者多也君雖用治盜得名尤勤民事貴池殷家滙蛟水發田禾沒君督民作長隄六百丈計工授振隄成民久賴之合肥旱請振未許君馳謁巡撫言其狀得緩本年租及歷年帶徵逋賦邑西南岡田平歲亦乏水君相度泉脈督民濬塘時其蓄洩灌之又令多藝粱黍是後仍歲大熟泗州旱蝗發常平以振全活頗衆洪澤湖爲東南巨浸濱湖州縣十歲九淹至是天旱水涸君履田塍規水道創開溝洫若干處羣目衆口譊之勿顧明年湖水長溝洫受之田獲大稔幷墾湖田千餘頃鳳陽被賊後猶任江北大軍供億民困特甚君泣請於巡撫免之聽斷至平在懷遠斷陳氏子訟婚事里巷傳誦以爲神君其治合肥壽州殺人獄因緣發露得正其罪則誠心所求有神相焉所至恤民隱督獄情如此嘗曰使吾得爲江浙官縣無盜賊一意治民益有於自效乎然君在安徽十有八年歷三縣二州一府民皆愛而信之泗州監獄牆圮吏請兵衛君曰非計乃坐堂皇召羣囚至賜之酒肉人粟一鍾告之曰將築牆汝勿逸遂撤而築之羣囚負土運磚助之役工竣無一逃亡者攻草溝集捻賊鄉勇失利反爲賊乘君急召民團會天暮數千人

至昏黑中呼曰官安在先衛官再殺賊君出面之遂與賊持天明奮擊賊大潰奪獲財貨牛馬無算及君以養告歸泗州之民祀之釋迦寺君殁懷遠宋生走千里吊於家哭之甚哀是豈武健勝者所能致耶文忠之稱君猶覩其迹未識其心也居鄉拯災捍患仁於鄰里持家以禮敎子孫以義茲不具載載其政事之大者君以子貴封資政大夫

施氏曰安盧鳳潁之間風氣悍矣自道光之末亢澇頻仍父子不相保湛於俗迫於歲家藏兵器人懷盜心賊不起於粤必起於皖矣周文忠巡撫安徽鷹擊爲治所誅渠魁以百數君爲州縣亦能擒巨猾杜隱患治亂國用重典自古然矣凡文忠所誅核之今世刑律勢不可行然誅之則治縱之則亂於時於地律固有變通也王霸潁川龔遂渤海趙廣漢韓延壽張敞之爲京兆同爲名臣其因俗設治何可一概論也君子德俊由拔貢考取知縣君貽書相戒謂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難少年甯能辨此蓋感於身之所歷太息言之矣

裴府君家傳

公諱寶鏞字韶甫一字芍菴直隸河間縣人道光十二年進士二十二年選授河南延津縣知縣治有聲二十五年敘中牟治河功以同知用二十七年調知河內縣咸豐元年權知祥符縣二年復還河內用助軍饟加運同銜三年六月朔粤賊數十萬自曾城渡河而西次日圍懷慶城中文武吏與居民七萬餘戶倉卒見賊不知爲計彗星見妖鳥鳴城以外火光燭天人心愈懼或請卜之公叱曰守土官義與城存亡卜不吉走乎擲其蓍於地有秣馬城下者公見之曰此走耳斬其馬計糧之數若干計民之數若干軍器之數若干選壯千五百人登陴力守戶出一丁分守各門陰以兵法部勒城中回民有謀亂者輒詗得之賊舉礮轟城公立城上指揮礮子出耳左右屹不動反以礮擊賊賊爲少卻自後賊日出游騎擊之卽退公覺其異曰將爲地道乎因有作炭者公特出其罪令伏地視見氣如縷出於隙乃於城中央穴地置大甕坐以聽之聞聲所起亦掘地道掘愈遠聲愈近至能辨人語引水驟灌之凡破地道三十餘處賊亦隨破隨掘俄登城地道發城陷十餘丈身埋磚土中如有拔之出遇黃衣賊持旂率衆突煙燄以上手巨磚擊之中其顱顛衆駭退塹拒之然而泥沙塞耳目猝

不可視聽民爭舔其目目復覩兩耳遂聾民請休公不顧地道再發再塹之先是料軍糧慮貧民乏食貸之富戶書數於冊賊退徵償之至是糧亦盡援糧外至又遇賊掠城中愁急旦暮且餓潰公飽肥犬斃之潛棄城外賊割其腹而噉又以城堅不可拔慮援兵且至內外夾擊一夕遁去凡守懷慶六十日以功擢知府戴花翎加道銜授懷慶府知府毋喪去官遂老於家以從子德俊貴貤封資政大夫居鄉多善行有賀爾昌行狀在茲不載載其大者卒年八十一入祀河內名宦仲弟書懋諱寶芳少有氣略中道光二十三年舉人教諭甯晉咸豐三年賊破臨洺關甯晉大震知縣他出遂主城守賊退擢州判戴藍翎十年竄豖河南會城以南羣盜無數散則耕聚則刼緩則走急則鬥民賊相混不可爬梳陳大僖者據霍莊等寨巡撫閻君之守甯晉也檄知尉氏縣旋調正陽二縣當賊之衝君能練鄉兵屢與賊戰挫之陳大僖平擢同知換花翎在官八閱月未嘗解衣卧勞卒贈知府子德長字丈延山東吏目偵賊霍莊被獲死之予雲騎尉世職

施補華曰咸豐二年正月粵賊陷武昌方船載兵絕江東下陷安慶陷江甯軍行千里如無人焉封疆大吏不能爲旬日之守以待援師何論州縣官乎當是時大江南北能以城捍賊獨一六合知縣溫紹原耳賊遂謂天下不足平分兵渡河而北一趨山東一趨河南趨山東者欽差大臣勝保公滅之高唐州河南城守自公始賊以少挫焉其後數年今山東巡撫張公知固始城守八十餘日會合援兵殺賊數萬賊大震駭遂專擾東南無意北竄至今兩河父老言河內固始城守事如居旂鼓間指揮號令也嗚呼壯哉

周處士家傳

君諱思誠字一菴烏程布衣生而性行端愨不伍常兒少長信佛氏慈善之說一蟲蝗不忍殺之家世貧苦不任僕婢君每晨起析薪淘米助二親治炊或取垢衣澣濯之然後入塾誦書晚歸亦如之後受邑人聘授童子句讀月必數歸省視二親析薪淘米助澣濯一如少時爲文章詞義卓然然君應郡縣試輒得高等學使者至即病不獲與試或與試矣入號舍病作文不及終篇蹉跎三十餘未隸學官也其數奇如此先是貲先生陽熙字少房隱居城南道場山治宋儒之學其學在破程朱陸王之門戶求其是而得其

通又必旁及老佛諸家觀其所以異君從游數年學遂大進行誼純備布衣蕉萃門徒甚盛咸豐庚申辛酉粵賊屢攻湖城君二親皆老病涕泣請他徙不許曰汝畏死宜亟去巽曰破屋中收吾骸骨也君遂不敢復言城之西北隅有寺曰長生蕭寂閒曠君與賓友數輩及門徒日講學其中當是時城上下兵賊相持礮聲震天公私食且盡旦暮不可保兵入民家掠取財物婦女老人呼壯者匿小兒啼君神色無變顧謂門徒曰患難命也朝聞道夕死可矣則皆應曰然同治壬戌君年四十六歲五月城陷君爲賊掠去不知所終或曰被殺或曰自賊中走歸卒於中路君輯宋已來儒者之言兩卷曰下學指南所謂求其是而得其通者也又欲輯自漢迄唐名臣碩儒嘉言懿行爲若干卷曰尙友編未成而與兵禍

施氏曰君少時遇異人授藥一丸黃金色氣味芳烈或傳君被掠時取藥吞之遂得尸解雖語不可信然余與君中表兄弟親見此藥不謂必無是事也履貞抱素詘於生而信於死亦其理與

奚疑傳（周農　王漁　陳長孺）

奚疑字子復烏程布衣家世業酒居湖州城南翔稼橋橋西有樓臨水南牕見道場金蓋諸山列若屏障碧湖千頃在其左乾隆初錢塘厲太鴻徵士於此樓納妾朱氏字月上樊榭集中所謂鮑氏谿樓也子復居之署曰月上樓後於樓外種榆十餘樹數年與樓齊改署曰榆蔭樓樓上書聲琅琅然樓下餅樽甕盎纍纍然工詩能書喜賓客四方名士至湖州者子復延之樓上設筆硯具酒脯流連歌詠窮日夜不厭然通而能介與人交皆如其分武進湯貞愍公爲湖州副將遇無事時命老兵抱一琴徑出南門登樓布席撫琴而彈開化戴簡恪公乘扁舟來居樓上三日不謁一客而去人問之曰得見子復足矣其爲當時愛敬如此晚歲務爲長者城南諸鄉皆化之遇有爭訟詣子復訴之一言解去年八十四卒世稱榆樓先生咸豐庚申二月樓燬於兵火

周農字七橋亦烏程布衣子復之友受性孤介終身不娶隨身常鐵瓢一鐵遂自署鐵瓢道人畫梅奇逸涉筆自喜曰冬心先生惜未見此詩極幽峭如坐修篁間風生月出聞泉淙淙然年四十餘卒子復葬之道場山下明高士孫太初墓側以鐵瓢殉

王漁字正樵子復中表弟烏程監生畫梅師周農奇

逸不如而能隱秀亦工爲詩所居去榆蔭樓百步曰小竹里館隱居讀書不問外事年踰八十稱城南二老

陳長孺字稚君歸安人府學拔貢生其父山陶與子復交稚君居京師十餘年讀書求友盡識四方賢儁卒無所遇而歸叔事子復博學雅游收藏金石書畫甚富熟於湖州掌故　國初已來諸老先遺文軼事志書所不載者稚君記之綦詳子復比之楊鳳苞嚴元照鳳苞字秋室元照字九能嘉道間方聞之士也曰六十年中見此三人著有偕隱堂詩文集畫谿漁父詞同治元年五月賊陷湖州稚君死之年五十二事聞照千總例　賜卹

施氏曰余年十八謁奚先生於樓上先生已八十矣改定余詩呼曰小友陳先生晚年貧甚且無子然淸游閒詠未嘗有戚戚之色性善諧謔文酒之會時出一語舉坐絕倒湖之人至今道兩先生風流也

程慶餘傳

程慶餘字善夫別字心齋烏程人少困童子試而好學愈甚學以嘉定錢曉徵氏爲歸精於攷證而尤長於書數嘗爲六書徵若干卷證引極博又爲古今音韻表十八行省音韻表皆有端緒算學稱中法與同里張仲子之說時有同異曰此所以學古也爲內閣八卿表紀　本朝大學士以下六部理藩院尚書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遷授爲督撫提鎭表紀外省文武大臣遷授皆年經月緯曰此所以通今也目誦手寫二十年無倦色又輯金石續編五十餘卷以繼王侍郎昶所作其他撰述甚衆迄未成書咸豐十年賊攻湖州甚急慶餘母目盲不能他徙城陷賊執慶餘去慶餘顧其母不肯行強之卽罵賊怒殺之慶餘謙謙與物無忤性嗜酒每醉愈恭死時年四十一人謂喪一經師云

論曰當時有兩布衣周思誠言陸王之學郡人稱之慶餘治漢儒之說顏其居曰六九齋亦爲郡人所重蓋樸學之士取尊不以名位也而均死於賊致其緒不傳哀哉

石紹漢傳

石紹漢字仙槎湖南鎭筸人儘先都司率楚軍五營守湖州之北門爲人木強寡言而善御士卒他軍恣橫入市飲食或不與錢索之則羣起而毆見所用物曰贈我卽持去不顧訴之其長輒曲庇之或予輕杖

曰懲之矣然賊來物亦非汝有也故士卒日暴無所顧忌獨紹漢秋毫無擾圍急民出城徒避道過他軍苦遭搜括剽之而後釋獨紹漢衛之出險如送家人同治元年四月食盡千總熊得勝約以城降賊與他軍密謀數日獨不告紹漢曰石人知敗吾事五月三日賊從諸門入至北門者紹漢奮擊之相持正急賊反出北門攻紹漢之背火光滿城城上皆樹賊幟紹漢揮所部去曰城破矣各求性命無顧我竟率二十餘人鬬死死之數日賊殺楚軍之降賊者千數百人得勝逃至上海執磔於市

施氏曰咸豐庚申四月蕭瀚慶以楚軍救湖州戰死長興虹星橋下而楚軍竟擊賊走湖州用楚軍自此始自後水陸至三十餘營然卒開門降賊者楚軍也城以楚軍存亦以楚軍亡紹漢天與忠義獨與瀚慶比烈矣

潘錦芳傳

潘錦芳湖州賣酒翁也少習拳勇技擊義必直氣市井無賴咸憚之已而折節爲善謙謹與事犯而不校晚年酒益讐家富子孫納貲爲品官翁稱封君而謙謹加甚每入市井傴僂旁行與傭保語兄之弟之鄙

縣大夫與縉紳之仕而歸者敬翁爲人詣之匿不敢見爲人平爭鬬償逋負事解不居其名咸豐庚申粵賊攻湖州趙忠節公以鄉兵守城指翁告人曰此游俠之雄也惜乎老矣辛酉之冬賊陷會城圍湖州益急而江蘇巡撫駐軍上海忠節作血書乞援募能犯圍出者翁獨請行及陳血書議以松江提督曾秉忠率水師絕太湖而西爲外內合攻之計鄉人賈於上海者聚貲十萬饟之行有日矣有尼之者中變翁乃流涕言曰老夫出城時城中糧已盡矣兵一日兩粥民食草根樹皮空巷餓廬死人相枕生者數老夫之行且暮待援懼不相保城外賊如麻登高呼兵在城上與之應答岌岌將爲變老夫病且死犯圍爲此行鄉人賈於此者念在圍城父兄子弟宗族姻連其情愁急恨水師無翼而飛也彼尼之者何其不仁乎嗚呼吾不復見趙公矣舉拳擊案大呼嘔血以死死之六月爲同治壬戌五月湖州城陷翁家亦破翁之諸孫至今以酒爲業

施氏曰同治壬申癸酉間重修湖州府志余言潘錦芳事宜附壬戌殉節諸君之後或以賣酒者少之遂不得書嗚呼翁賣酒者也趙忠節公識之矣

錢江傳

錢江字東平長興人生而長身瘦面手抓過膝使酒負氣不事生產好談經世之略習拳勇技擊客行半天下識其山川道里與地之才賢道光二十年詔以宗室奕經爲揚威將軍率滿漢兵渡浙而東禦英夷於甯波江上將軍書大言不避多指斥將軍怒下之獄或請釋之林總督則徐以夷事戍新疆江隨出關執弟子禮甚謹總督治伊拉里克坎爾四十九處江與有力焉坎爾者引山泉入地道踰戈壁數十里至可田處出水灌之戈壁無水而伊拉里克得闢地九千數百頃民至今賴之歸游江淮間結其豪民有名字者與潘德輿魯一同臧紆青善德輿一同有文學紆青負志節通術數以弟畜江時時誡之曰君疏狂不檢闇於知人終當以此賈禍咸豐初周巡撫天爵招之安徽使率鄉兵捍賊江見巡撫如有不樂去走京師湖北人雷以誠居卿寺中錄錄無著江爲草奏陳兵利害上之即日　召對幇辦江南軍務駐師淮上江淮之豪聞江在軍中咸來歸坿江又倡收百貨釐捐以助餉糈軍聲頗振天下釐捐之設自江始以誠且倚之且忌之江恃功多才大醉即讓以誠曰某事誤行某人誤用某言誤聽何不一謀乃公以誠積不堪有讒者曰軍心利權胥在於江旦夕慮爲變以誠乃邀江飲即坐上殺之誣以謀反江旣死江淮之豪號哭散去以誠旋以失機遣戍矣江之賈禍卒如紆青所言

施氏曰江以奇士遭橫死又蒙謀反惡名身後三十年無人白其事可悲也或曰仲尼有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釐捐之設賴以給軍而病商擾民遂無終極江之殺身天所以戒首禍也紆青從周巡撫以鄉兵捍賊戰比有功自以命蹇不肯受賞後援桐城戰死

如其志節云

周洪彝傳

周洪彝字蓮君烏程縣人湖州府學廩膳生員生而軀幹壯偉似燕趙間人性聰穎爲文章援筆立就奇氣至涌詩歌詞曲書畫博奕以及醫方堪輿六壬遁甲李虛中袁天綱之術擊刺之技無所不學學必盡其能視儕偶中無當意者過自矜許應省試七薦七黜則蓋析其牙角一混酒色以發其於邑無聊之氣家僅中產不能綱紀至是日貧則愈益無聊耽酒色加其禮法之士深疾之洪彝亦奴視禮法士衣冠之

會高歌激壯或脫衣搏鬬與之語或應或否有所不樂出門徑去不告主人或以爲病疑洪發聞之曰責疑耳非病癡也有女適人而喪所天依洪發爲活幼妾生子方五六歲洪發每入室相對慘惻不怡久之城陷賊執洪發去問其習壬遁也方援崑山亟令占之洪發紿賊曰吉旣行則負手獨語曰卦象告凶賊其死矣爲留視洪發者所聞及賊敗歸以告賊怒牽出將殺之洪發顧笑曰吾不從汝求活也何怒爲引頸受刃年四十七

施氏曰聞湖州陷時道君自爲輓詩其言絕痛嗚呼豈於才而嗇於遇至求一死畢乃事也死固有命焉天之生是才也何爲也哉

姚天保朱大斌傳

姚天保烏程縣人居者年五十餘當湖州被圍時或勸天保偕徙天保曰吾生長郡中二十里外無相識者徙將安之城陷賊執天保脅使出金天保罵曰賊若死在旦夕尙欲金耶前日官兵獲若輩戮之儀鳳橋下以其肉餵狗度不下萬人今卽城不守援兵且至吾死爲鬼尙能見若輩頭足異處也賊怒朴之罵愈厲乃支解於儀鳳橋

朱大斌歸安縣人少嘗爲兵以老除籍生平務爲長者雖蟲蟻不忍傷之城陷賊見大斌忽甚怒必欲殺之同仔者爲叩頭乞命大斌曰此吾宿孽及此一償免生生受累也怡然受刃年六十餘

施氏曰咸豐庚申二月余爲賊掠至武康途遇一鄉人與賊相搏拾地下磚擊賊賊爭殺之至死罵不絕口此與姚天保比烈矣惜不知其姓氏若朱大斌者幾如道家之兵解又何說也

徐蔭培沈心燦傳

徐蔭培字思棠德清人湖州府學生員天性方迂嘗賊擾東南嘗謂所親曰萬一德清不守吾當奮罵賊博一快死人傳以爲笑庚申二月賊陷德清家人俱走蔭培獨徘徊戟俟祠下有速之去者瞋目不答賊至叱之曰國家何負汝乃作賊耶前日李開芳寸磔於京師汝甯不聞語而渠帥速降官軍賊怒以刃加頸曰有金貸汝死蔭培笑曰金固在然不以媚汝乃探懷出舉而投之河賊愈怒殺之臨死血噀賊面罵聲不絕

沈心燦字浣花德清縣學生員少美風儀跌宕自喜自東南多故慨然有平賊之志然不得一當庚申賊

陷德清據嘉興心燦遂發狂疾日飲酒歌哭間作聲達內寢母呵之乃止踰時復作辛酉德清再陷心燦奉母登舟走荻港爲賊所乘既脫而母驚死於是心燦大發憤語其仲弟曰今與汝取別汝以横行吾與賊不共戴此天必剚刃其腹再與汝見也遂留不去然無可假手賊至匿蘆葦中爲搜得之心燦紿曰吾有金在蘆葦中願取以獻賊縱之遽大呼赴水以死遺一屨岸上賊無所洩忿取其屨碎之賊退沈氏求尸不得奉碎屨以葬死時年若干歲

施氏曰蔭培迂士心燦狂人當時智者多笑之然而

飲刃如飴以伸其志孔子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伊古以來忠臣孝子出於智士哉

費鼎成傳　附沈阿艮

費鼎成烏程環渚村人幼時能記誦五經傳註旁及史記通鑑諸書鄉里中號爲穎出終廢爲農間爲童子句讀之師爲人伉爽善談笑夏月之夕鼎成每坐大樹下迎風灑然鄉人帖帖立男女雜遝嬲鼎成說古來事鼎成取史記通鑑所載子所以事父弟所以事兄婦所以事舅姑宜夫敎子與不幸而守節民所以事官奴所以事主盡情竭態張皇出之佐以雜書小說佛氏之因果聽者欷歔惟恐夜之久語之盡也咸豐庚申二月賊陷長興去環渚村五六十里或勸鼎成避去鼎成慷慨語曰吾家七世爲　本朝百姓食其土生之毛没齒晏然屬者天下盜起兵殫財盡又不徵民一丁加民一賦時　詔有司救民於盜中歷秦漢已來誰氏之民若是存卹也賊至而逃曾不如狗當是時人多迂之四月賊犯環渚村執鼎成去鼎成奮罵奪賊手中槍刺賊賊怒殺之棄其尸於路沈阿艮者屠者也與鼎成同里聞賊至避至數里外頓足哭曰吾母在門度爲賊虐矣於是間道歸

負母以出中途遇賊驅阿艮負米阿艮戀母奮與賊搏爲所殺

施氏曰鼎成一耕夫耳顧以世受　國恩欲報以死宜人多迂之然士大夫之族愧此語者多矣阿艮已出復歸以身死孝屠者乃有此人哉自士大夫化性成僞忠孝之輿乃於草野嗚呼可慨也已

沈如芳傳

沈祿字如芳烏程環渚村人膂力絶人喜從里中無賴少年游里中皆目之庚申二月粵賊陷長興里中富人倉卒避之他所諸少年爭入其室取衣服財聚

莫敢誰何如芳獨念曰里中人薄我久矣及此一洒之於是操梃出罵諸少年曰若敢作賊耶令賊不至富人還訟縣官縣官操三尺法隨若後欲完頭頭得乎且吾與若相識他日一一證之諸少年驚去其年四月賊二十餘人僞爲泗安潰卒行至南皐橋事敗如芳率里中人捕之賊持槍刺傷如芳如芳疾馳去呼里中人曰前前賊二十餘人耳將死問家人曰賊盡得乎曰得之盡殺乎曰殺之遂頷首以絕年若干歲

施氏曰如芳可謂丈夫矣爲善數月足蓋惡名惜乎

卽死於賊不及覩其旣也然以無賴之如芳今日得與忠義之列使余執筆而書之爲善之效大矣卽死於賊命也命短而名長人何所計較吝於爲善哉

朱綬傳

朱綬字某歸安荻港村人荻港在湖州城南二十里而近由杭趨湖當其要衝辛酉之冬杭州再陷村人紛然四徙或邀綬去綬曰荻港村朱綬家也去者去留者留無煩顧我旋約村之未徙者閉柵以守具船筏鳴鉦鼓若將迎戰之爲者賊爲觀望不進數日後綬巡行柵外遇賊與鬥死之兄弟子姪死者凡七人

邵氏吳氏朱家婦也賊至相謂曰男不爲賊民女可爲賊婦皆赴水死僕婦栢氏從之亦死

施氏曰古人有言士各有志無庸相强假令綬率其家人骨肉委蛇賊中以智自免不過數年廓淸攙陷再覩太平豈得以不死責之耶而綬必不爲嗚呼爲賊民且不可況爲賊臣乎懍懍乎烈士之風矣

沈錦船徐榮槿傳

沈錦船遺其名烏程縣學生員賊陷湖州入錦船家縛其父於庭索金不得將殺之錦船趨抱父頸呼曰殺我殺我以釋吾父賊相視而嘻錦船呼之急賊以

刀擬之曰死也願之乎錦船曰釋吾父願甚賊竟殺之縱其父去

徐榮槿歸安縣主兵吏城陷遇賊於巷爲所掠置一樓上縶之同縶者凡九人樓臨大河榮槿夜斷其縶破窗躍入河賊拯之曰何故死榮槿罵曰與爲賊不如死賊怒縛榮槿於柱右設湯鑊割其肉煑之徧食同縶九人者遂死

施氏曰庚申二月余兄弟避亂碁山爲賊掠去賊亦索金不得曰殺一人釋一人兄弟爭死賊義釋吾弟掠余去至孝豐亦釋之錦船可謂不幸矣或言榮槿

貌如豕於法宜惡死然榮楏豕其貌耳其死之烈固今之義民也求仁得仁二人死何恨乎

費徐氏傳

費徐氏處州某縣人父景藩湖州運糧千總家於德淸嫁女德淸費氏舉一子而婿死年二十二誓守焉氏有祖姑事之甚謹祖姑憫氏年少且貧諷令改適氏不可曰願爲費氏字此呱呱者景藩或時饋遺卽以奉祖姑咸豐十年賊陷德淸景藩他徙攜氏同去氏泣曰祖姑在女何得去出其子託景藩曰以此累大人明日賊大至見氏將辱之不從則脅以刃其祖

姑在旁事戀相向而哭氏慨然曰死一而已豈徒有二因起向賊求死賊怒繫之樹上曰我出汝心心誠堅否刃之不入連刲之腸出心垂膽間如石賊大驚異就德淸人詢其姓氏曰此婦有神氏死時年若干歲

施氏曰同治壬戌八月湖州賊平大吏捕鄉人之爲僞官者論定其罪余友德淸江子平爲言費徐氏事遂爲之傳子平又言氏所繫樹至今血漬深入寸許濯之不去云

李彭二烈婦傳

李氏肅州農家女總兵馮桂增之妾也桂增山東臨朐人同治十二年隨今相國左侯誅肅州叛回馬四遂軍其地光緒元年納李氏爲妾其冬烏魯木齊都統金順檄桂增赴新疆氏遂留肅州與部曲諸婦女同居氏御諸婦一以禮法諸婦女憚之若部曲之事其帥會額爾慶額以涼州副都統會辦新疆軍務二年正月約桂增與瑪納斯城破之軍無後繼反爲賊乘圍額爾慶額數使桂增大呼馳救身被數十槍死師人死者三百而額爾慶額跳免氏聞日夜哭諸婦女勸以方有身也氏哭如故已而生子氏且乳且哭

如是一年諸婦女無有得氏一笑者三年四月所生子死而部曲將歸桂增之喪氏聞不復哭與諸婦女言更爲和易諸婦女咸怪之五月桂增之喪至氏撫棺哭之慟須臾仆地不語諸婦女視之口沫溏濡氣不絕如縷蓋先時已仰藥云既死諸婦女爲之易衣以斂縫級至密不可開也年二十

彭氏貴州貴筑人鎭篁田輿恕爲貴州提督娉畜之田戍新疆以家屬從道出秦州止焉而鍾祥黃翥先爲秦州知州喪偶遂納彭氏爲妾光緒二年左侯師至肅州料量新疆軍事翥先從爲主計時時被病侯

憫之命賃屋居營外迎氏侍湯藥四年二月壽先病卒氏大哭已盡啟筐篋暴諸衣服錢財以屬壽先之子取金吞之遇救不死越日復吞之壽先之友舒隆王維國烏程施補華以其志殉壽先也戒其家勿救二日而死年三十二

施氏曰婦行放佚邊塞爲甚非性之罪蓋闔門之化缺焉李氏彭氏身爲人妾至微且賤而皆死其所事期歲之間二烈相望也彼甯有殊性耶左侯兩請於朝得旌如例以李氏隸籍肅州爲建坊於龐娥廟側而余復爲之傳詩序曰風風也上以風化下李彭二烈行其所性何事表章卒所以表章之者嗚呼可以思矣

姜張二貞女傳

九姑四川汶川縣姜氏女字成都袁瑛未嫁也瑛從軍江南咸豐三年戰歿九姑聞之不食數日垂死或諷九姑曰死夫義矣雖然袁郎無後盍立嗣子而撫之爲烈婦孰與爲功臣也九姑從其言撫孤於姜氏之室十有六年而卒年三十一

五姑張氏女字同縣姜文炳亦未嫁也咸豐五年文炳以疾卒五姑辭於父母曰女生姜氏婦死亦姜氏鬼也遂剺面奔喪當是時文炳祖母與父皆在堂五姑事舅如父事祖姑如祖母祖姑病刲臂和藥療之婉婉孝謹二十年如一日云文炳九姑之從子也而得五姑爲婦姜氏一門節義相望可謂吉祥善事矣作姜張二貞女傳

論曰昔震川歸氏作貞女辨以請世之未嫁而守節者謂男女之情未接無從夫之道也嗟乎女子字人大義相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明以身委之矣不幸而夫死爲之死可也爲之守可也本義以伸情何謂不合哉禮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聖人之制禮也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仰而跂之斯之於中道人人易行而已世衰俗薄婦道尤替蓋於禮常不及矣一二貞烈之質激於心而過於禮以發爲絕特之行雖未幾於中道而維持風化夫固聖人之所許而王者之所褒也嗚呼姜張二貞當之矣

書王世祜

王世祜湖北黃岡縣人父家澧甘肅候補縣丞司蘭州源源倉光緒三年世祜年十七自黃岡來省父父病遂留不去九月病亟世祜刲左臂肉和藥進之少

愈矣已而竟卒四年令相國左侯上其事於朝得旌如例客私於施某曰聞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封臂禮與曰凡情至危難急廹而發者禮不能以止之夫不封臂禮也而無術以救其親封臂非禮也術亦不足以救其親而猶有萬一然之幸則甯犯禮所不與以致情所難忍情所難忍至性所流露也孝也踰於禮而有合者也且世祜何暇言禮當是時夔父之將死旁皇無所出也假令有一術焉以身之生易父之死世祜猶將爲之而况於封臂乎禮者先王所以一天下之愚智使就乎中道也若夫

危難急廹而至爲世祜之事君子亦哀而許之許之者何也禮導源於性而爲功於情彼固據禮所從出卒發而驟過者也故曰踰於禮而有合也

書俞德和

咸豐庚申三月余爲賊掠至孝豐暮夜脫走天明日出出求食飲遂遇一人短衣上下視予曰此間無君若者何自來余具以告曰君歸必過長與民賊方鬥若之何拉至其家具食止宿明日提湯趣浴爲理頭髮解余身上衣手自瀚濯之凡居其家八日長與賊退余乃告歸曰歸耶此去新剡於兵無所得食因爲角黍十二盛以敝囊右手令提之左手一雨蓋扶送出門顧其妻笑曰可矣似販炭客矣當是時長與民憾賊甚遇逃歸者輒殺之惟販炭客得出入界上故云余歸未數月孝豐沒於賊遂不復相聞又十餘年感其夫婦之高誼終無以報也乃爲文記之君俞姓名德和農家子嗚呼噫嘻余獲於德和豈非甚幸哉書傳所紀漁父漂母之事得伍胥韓信遂爲美談耳德和所行與漁父漂母何以異而施非其人余之甚幸殆德和之不幸歟然漁父漂母不聞姓名使余此文而傳天下知有俞德和也豈可謂不幸歟夫漁父

漂母非以求名者也余欲天下知德和又豈德和之心歟亦用以爲報耳且知漁父漂母固不絕於今天下也

書廖許兩知縣事

廖君諱宗元字梓臣湖南甯鄉縣人道光丁未進士以知縣分發浙江歷署仙居德清皆有善政咸豐九年八月來署歸安清理錢漕搏擊豪猾旬月之間名聲大起明年正月賊陷廣德二月五日潰卒千人夜半叩城門求入呼聲甚急城中驚走相踏以爲賊至君出庫錢五十萬騎馬出城坐關神武祠遍給之語

其將曰城中不能容汝好西去守關隘也於是卽夜散去至十七日賊來攻城總兵李定泰拒之君騎馬行街市間呼百姓登城助守而自率數十人城上城下晝夜來往不息以督竊發之奸四月賊至君勤如前百姓人人自奮益出死力五月某日君起暑中嘔血倒地舌卷縮不能語百姓皇皇哀籲於城隍神者日數百人甚有願以身代者婦女稚幼焚香膜拜誦佛號爲君祈禱君聞卽爲書告曰宗元不德不敢以煩父老恐增罪戾也明日强起肩輿行城中百姓見者讙曰果愈矣聞者讙曰果愈矣然君性剛於尋常

人不肯平面視以此爲大紳所忌思以疾去百姓微聞之羣走烈日中驚相告語擁君不前城門四塞百姓泣君亦泣拜君亦拜竟不果行又明年二月始被檄署紹興府事遂與紹興之亂君之赴紹興也賊已破浦江下諸暨君議撤城外民居遷其民入城爲堅守計又爲大紳所忌揚言曰聞廖某渡江已爲賊殺今其來者賊使也民固已疑之而君部卒適奪民家物於是羣譁曰廖某之爲賊信矣見君爭毆之君不能辨憤而投河或援之起乃仰藥死死之明日賊入紹興城大紳逃去於是潮紹之民各謷毀君至相訾

訾同治三年今相國左公以兵平浙抗疏直其事君得優卹大紳戍邊

許君諱承嶽字柱山湖南甯鄉縣人廖君爲縣浙江常在幕中爲掌會計勾稽出入條舉件繫既無妄費亦無私積廖君甚倚之納捐典史保升縣丞復由縣丞納捐知縣分發浙江咸豐十一年來署烏程爲政一視廖君而寬厚過之當賊之陷杭州也環錢江以北咸爲賊有獨湖州一城相與支拄於是賊悉力來攻衆數十萬山谷皆滿城中兵萬人百姓十餘萬爲堅守之計以待外援予時走告諸當事於賊未至之

地就地徵漕分運入城以足兵食絕盜糧君以爲然言於趙公而行之然賊已大至民皆四走得米僅四五千石明年三月城中糧盡兵一日兩粥千總熊得勝下搜米之令家至戶到取及斗升衣服錢財雞鴨犬豕其無有者脖而戮之君調護曲至涕泣見得勝言百姓無米是後搜米稍緩五月初三日得勝開東門降賊城陷君在西門望見卽騎馬入署就縊一亥從死君實心爲民見於容貌辭氣而才微不逮故民不甚知正月之初君謂予曰吾元日夢水漫堂階其赤如血庭中兩柱無故自折城其不守吾其遂死於

是乎已而果然

書吳守備事

予識君在丙辰之歲君爲湖州左營千總長身赬面眼爛爛如電遇兵卒有恩尤喜與士大夫接暇爲葉子戲團坐竟日不厭也其決勝負不過千錢入市買酒脯招邀歡飲諧謔四出而精悍之氣隱然眉睫間其他武人豪暴之習一磨刮盡去後升守備咸豐庚申二月賊陷杭州君家在城中一女弟一子一女縱火自焚君哭之過時而悲其年都司趙鼎鏞卒君宜攝事忤當事者分守東門君日坐城門下詰何出入

甚勤其事夜與老兵同臥起無幾微不平之色同治壬戌五月城陷君驅妻子入水以身繼之不及爲賊殺噀血賊面罵不絕口君少爲撫院戈什哈月齎章奏走京師盛夏滛霖烈日汗出如漿氣息纔屬冬雪數尺北風墮指馬毛拳縮未有踰限者凡十三年積勞至千總君醉每自歎曰區區一官兩股已無胈矣年五十四歲君諱鳳祥字春梧仁和縣人

施氏曰湖州協副將鄂爾霍巴字斐堂蒙古人年六十餘自賊圍湖州常積火藥於庭及城陷聚家屬室中燃火藥轟之無少長皆死賊入署內者死二十餘人吳君爲其屬可謂雙烈矣其時有左營千總楊姓亦不屈死失其名

書張仲子

張福信字仲子一字南平湖州烏程縣人府學廩生高才博學尤精天算少時師事同邑陳靜菴靜菴算學老師仲子盡得其術及同邑徐莊愍公撫江蘇仲子爲之幕佐莊愍著務民義齋算學思力精絕仲子時其清暇即與辨難而海甯李善蘭壬叔亦以算學鳴攜所著書詣莊愍質之遂與仲子相習仲子由是學大進著彗星攷一卷光論一卷泰西人言算學者

皆歎服其說爲人質野少矜飾與人言目上視有相仲子者曰當以非法死其後粵賊破蘇州莊愍闔門殉節湖州亦數受圍仲子無所歸客游至上海同治元年三月城圍益急湖人在上海者請援於當事既許之矣而仲子家在圍中思間道迎之出於是湖人作書坿仲子語圍中將士死守待援行至崑山遇賊反縛探懷中得其書獻賊酋覽之書詞隱約初不甚解沈小廉者湖人之從賊者也取書覽之遂誦之酋乃大怒設烈火庭中燒鐵索至熱上下其身數匝皮肉焦爛狼藉仲子度不可活瞋目大呼且罵曰賊援

兵夕至汝朝戮矣吾死爲厲鬼當從擊汝也賊塞其口殺之懸頭樹下四月初七日也越日鄉人購其頭與尸幷葬之與尸合膠不可解三年湖州復予某迎其棺改葬於祖塋之旁生平著書甚多遇亂皆散佚其彗星攷光論聞湖人陳某藏之亦無刋本

施氏曰仲子爲徐公客數月即歸及賊趨蘇州仲子乘小舟謁徐公請與俱守徐公謝之曰幷命於此無益也請以幼子出徐公又謝之迨賊攻城公促之去又二年駡賊以死是知忠義激發其素所樹立然矣嗚呼不負所學哉

書程子祥

自湖州來者言程子祥純素澹泊今爲道士無若子祥者余曰汝知子祥所以爲道士乎子祥名符山西一典史其母庶也方居湖州與子祥之長嫂相愛長嫂中年哭夫與子日不見物有子慶餘博學至行能事其母及子祥之母故子祥歲致百十金以兩老人託慶餘慶餘亦賴以鍵戶讀書室中怡怡兩老人並案而食同寢而息咸豐庚申二月賊攻湖州子祥自山西歸迎母與嫂嫂以盲不肯行母曰我不忍舍若去死命也勿徙子祥遂棄其官傭書杭州一月所入寄其七養之辛酉十月杭州破湖州圍子祥在賊中求入湖州不得同治壬戌五月湖州破子祥入城則巷有賊居戶有賊據至其家賊撻之曰誰知汝母巷求之無有戶求之無有受撻與駡不知其數旦遇一人曰走矣暮遇一人曰死矣子祥旋出城求之四鄉登山而號涉水而哭喝無喝寒無寒饑無饑渴無渴皸手繭足鬢鬚如蓬蟣蝨繞衣領其求不止鄉之翁嫗無不禮也童稚無不詢也廟無不祈也冢無不禱也如是三年空中聞母語曰骨不可得矣神鑒汝孝宜自脩子祥遂出家爲道士隱於金蓋山今之道士

宜其無若子祥也慶餘沒於賊卒如神所言

記黃氏四烈

合肥之黃有四烈魯氏黃應杞之妻十八而嫁逮事其姑姑稱曰孝數年生二子而應杞病應杞有兄曰應林嫂曰孟孟與氏相愛及病亟氏涕泣告應杞曰吾從夫行養姑賴長姒矣姒視吾子如出腹也死生何異應杞死不食十日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烈婦魯氏卒卒四十九年爲嘉慶八年而有李氏李氏之夫曰紹友應杞族子也早死家貧甚孝李氏紡績養姑撫夫兄之子而嗣之自食常不飽姑哀之曰以

老弱累賢婦貧苦若此何以自存或勸姑曰盍改嫁之氏聞而未察也急歸母家母家無親兄弟有從兄亦他出無所依倚乃過鄰婦曰吾志養姑撫子雖行乞勿令姑餧今遭此變不遂矣吾賴十指力爲姑置一棺吾死勿用以殮幸他日告之鄰婦勸之歸氏且行且泣至家闔戶取紹友所佩刀自剄血淋漓濺牆壁室有紡績具盡赤八月十三日也又四十五年爲道光二十八年承谷之女繼之女幼能事其母母病而獨侍母卒而深毀初女仲嫂龔有姊適楊氏夫亡不食死女與嫂相見即其事甚悉曰嗟乎與吾族高祖母魯氏比烈矣二十嫁董經讀董舊家中落日有門戶之釁女見經讀不支議同歸母家避之未及而經讀死女時在母家聞之號泣拜諸叔曰董氏已矣兒自爲計易易耳雖然兒母死未葬父出未歸弟夭而嗣子未定叔終此二事兒死不恨矣拜其叔母曰母愛兒者兒死一啟手足又遍拜家人曰鬼猶求食董氏不祀矣歲時上冢分我一盂飯也奔喪至董門不食十四日卒遺其月日承谷從子曰瑞蘭有長女字余受祜瑞蘭官於外女常隨之亦能事其母其侍母病與居母喪一似董氏姑光緒九年八月瑞蘭假

歸嫁女舟次某驛夜聞鬼哭聲甚厲女心動曰此何祥也此何祥也瑞蘭亦異之嘗是時受祜以疾卒於家十月初抵江甯始聞之女即飲泣不食十五日抵家女強進一餐戚族之過存者破涕對之十八日復不食請於瑞蘭奔喪不許則折釵以誓瑞蘭知不可強也從之二十日嫁期也女吉服詣余氏抱木主而拜禮成縗麻而哭曰天乎吾爲董氏姑矣請於姑以長姒次子嗣之於時黃氏自其父瑞蘭以下余氏自其姑以下皆環之而泣女轉慰解之凡不食十三日至三十日卒

論曰昔震川歸氏作陶節婦葉節婦王烈婦諸傳而深非未嫁而殉夫者謂男女之情未接未可以身死之也嗚呼夫者天也人戴一天豈戴二天女未嫁而殉夫猶士未仕而殉君耳伯夷叔齊未食商之祿迨周滅商餓死首陽山孔子賢之此可以例矣羣言淆亂折諸聖歸氏之說非言之淆亂者與黃氏四烈相望於百數十年間余故論次之並破歸氏之說發其義以告天下

澤雅堂文集卷六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姚子展墓誌銘

君諱諶字子展湖州歸安縣人其先沈姓有壻於姚者因冒姓姚氏凡數世至君之考諱朋榮脩行於鄉始有名稱君幼開悟讀書不過三徧即能覆誦不遺一字爲詩古文詞若有天得場屋之試亦以古文行之稍長益務讀書求友與同郡六人者爲苕社問學相長師漢劉騊以古文寫五經講求六書聲音訓詁曰吾非能爲經師韓愈氏有言凡爲文章宜略識字

將以治吾文也咸豐已未舉於鄉明年庚申粵賊攻湖州大紳趙忠節公以團練扞賊烏程歸安長興德清諸鄉聚皆應之君主辦郡中團練舉余自副分郡中爲三十五鋪鋪各有長一鋪若干戸一戸若干口書之於籍而榜之於戸又每十戸循環爲長以嘗其口之數多則問所來少則問所去告之鋪長鋪長告之君與余按籍之戸而書其下故城中數萬戸戸男女大小歷歷可計無一奸之能匿賊至則戸出一人領於鋪長登城助守陰用兵法部勒甚雨大雪植立如鯖寬於晝而嚴於夜如是二年至辛酉之冬賊再陷杭州環江浙數千里皆爲賊有君上書忠節公請公私多買米穀爲持守之計事既行矣有尼之者緩賊遂圍城同治元年壬戌圍益急城中食盡楚軍統領熊得勝下搜粟之令家至戸到舉城騷然君又上書忠節責以放兵擾民事以少緩五月初三日得勝開門降賊城陷君祖母氏童母氏習妻氏周一叔四妹俱死於難君從死不及間道走上海期得一當以雪家門之恨復喋不得施悲憤填膺莫可發泄於是一混於酒不擇人而與之飲醉則歌哭無常或拉爲狹邪游必曰有酒則往往又必極醉余嘗識其用心

而哀其遇思有以開解之嫉君者顧以爲口舌也甲子七月官軍復湖州君歸葬其祖母以下凡八喪九月某日以微疾卒於蘇州將卒顧其從弟某曰生與死孰樂汝知之乎嗚呼此可知君之用心矣篋中存古文若干首詩若干首皆君所手寫以余所見證之蓋散亡者夥矣使君不遘壬戌之變雖窮無所遇僅得中壽其用心於文字所至顧可量哉乃今止於此明年某月從弟某歸葬君於縣東五十里雙林之原徵文於余余與君同出苕社誼至親厚又患難之後粗識君之用心遂不辭而爲之誌係以銘曰

嗚呼予展天爾子也零丁海隅萬事裂也一死爲優生者劣也腐腸伐性恐自割也其道則狹志勇決也芝焚蕙化亟悲嘅也文章之光並玉雪也清照千年不可滅也

鈕右庭墓誌銘

嗚呼余少孤貧無所師居里巷間所與游處飲食親厚如兄弟有無相通行誼文學相責難責難之甚至於訾謷而不惜者常得四五人非孔氏所謂益友者歟四五人者歸安姚諶凌遠遠之從子瑕德清戴望與君是已鈕氏世以科第顯子弟倅色揣稱專力場

屋之試獨君與其從子家楏不喜爲世俗之文閉戶治經講求聲音詁訓相得如朋友然而君於易尤邃於虞氏消息之說能推究其遺義時爲族人空無不學及學使考校家楏稍黠所作能中程度君輙居下等族人亦相與目笑之性又卞急動與人忤咸豐丁巳戊午間余館其叔父家爲童子師君與家楏日日來或理經說或論人事語有不合君必爭勝余反言排之君爭愈力至於發怒僮僕戶外竊聽相與驚異或拉主人視之見君項下筋如箸刺刺不自休主人排戶入曰爭何爲者卽一笑罷去然異時思君所爭多足與余相磨切者其後家楏病酒卒君益無所向與余加親厚同治壬戌五月粵賊陷湖州君妻子俱死余時流徙賊中與君一再相遇形色蕉萃卞急愈甚甲子七月湖州復君歸無所依往往依寓余家余母以二十二官呼之而不姓視如子姪二十三君之行也辛未九月以暴疾卒於杭州年三十五其年十二月弟某歸葬君於湖州城南蘇灣之原又十年光緒庚辰十月余在阿克蘇始爲誌而銘之嗚呼噫嘻余今年四十有六未爲衰老此四五人者年亦先後相若而甲子九月姚君先卒至辛未而君卒至癸酉

戴君又卒其幸而存者凌氏父子二人耳方出謀食散之四方余馳驅萬里以外顛頓狼狽讒謗盈口與凌氏父子歲無一紙書視少時之相親厚相訾謷渺如隔世生者之懸懸相望不若死者之冥冥無知也然姚戴兩君之卒皆有文章傳世光氣不可磨滅而君獨未箸書則君死而不亡者又將安在其命也夫其可悲也夫君諱亮字右庭烏程諸生銘曰

跳仕無命述學無年門戶將落嗟君不夭噫吁

朱叔壽墓誌銘

有被道士服者曰朱叔壽年十七頗通敏與之語詞

未畢而意已得姚子展甚愛之曰此吾門中人也擅以王維常建詩即能識淸蕩之旨又善學顏魯公書吹笛擊鼓彈琵琶皆中音節而叔壽亦獨與予展善視予如師餘人或不交一語以此人謂我兩人偏厚叔壽也壬戌五月三日湖城陷叔壽赴水死叔壽予所字也其名誠三嘗時予展爲字說主老氏死而不亡之義予以爲不祥癸亥三月予在城東之雙林予展自海上來省余間謂曰宋叔壽不祥驗矣然其死不可亡也乃爲之銘

汝聰明汝光榮生得子展爲友而死猶責我以銘汝視儔輩歿則冥冥

吳蓮舟墓誌銘

君少年美丰儀與人溫溫無所忤然甚有膽智

今上之元年五月湖州城陷君歸自上海謬與賊渠交結久之持賊兵符入城取其家屬以出已而徧詣城中賊渠出入戶闥凡湖人子女陷於賊者或以財贖或以計取拯人若嗜欲無所利而爲之屢瀕於危能以智免自五月盡八月賴以出者幾千人而君遂病病二年竟卒年二十六二子名拾得外婦某氏出也踰年亦殞於是湖人之論者謂活千人者有封君

活人若此讓不自有而豈四年間父子繼歿是謂無天道矣嗚呼噫嘻是烏足以識天道耶眾萬之生飛走而弱滅巧勝而拙負相吞相搏且數百年偏至不平之氣凝沍固結如久陰未雨而喜淫好殺餘孽未洽者又不可勝數天怒甚矣特驅之以餌賊手之家之碪之斧之君顧奪之碪斧之間而置之衽席雖甚盛德不足以洩天怒也天怒無所洩則移其怒以殃之古者豪傑之士非其時而拯其變動與禍會未始不如是君猶其小小者耳然君死而湖人哭之哀至於蓄疑致忿不解其故於天是亦行善之一效也無憾於人事可矣天道豈易求哉君諱元吉字蓮舟烏程吳氏葬於縣南衡山之原其後十年友人施補華始爲之誌埋之墓側銘曰

雷霆擊物怒未止抗手相援震而死嗚呼吳君怨誰氏

張仲厚墓志

烏程張仲厚嘗極醉語余曰吾他日死君爲數行字紀姓字里居年歲與生平事可錄者納之墓中而大書於碑曰酒徒張仲厚之墓何如余笑曰諾光緒丁亥三月余在利津思仲厚語爲文寄其子如前諾君

諱堯封少游上海市爲人主會計自識姚子展知有文學事日日閉門學顔魯公書讀韓文杜詩就子展講解又因子展識余間至市中其胥拒之曰君將爲秀才不敢與之伍君怒棄去益貧然得少錢與其過逢劇飲大醉嬉戲諧謔退而妻子告饑掉頭不顧一夕醉死年三十一同治庚午九月某日也君於甲子歲舟次吳江夢人告曰以庚午九月某日死問何罪曰數也已而果然祖某父某子一名抱孫

王定伯墓志銘

定伯旣殁之二十三年其子祖維自家來濟南依余

問請曰吾父之墓樹木可材也而未有刻詞如葬庶人禮耳丈人亦哀之乎余曰諾是吾若社之長也余後死當銘銘曰

君姓王氏諱承羲字竹侶一字定伯湖州烏程縣人府學廩生家本富實因亂而貧門以內父與諸弟與父之妾弟之妻人持一心嫌猜怨詈童婢老媼出入房闥傳語爲間君能油然孝友曲彌婦人之言年四十以疾卒妻某氏子祖維烏程諸生君嘗慨然有學符之志與同輩姚諶等六人結者社相講習爲駢體文及詞詩工麗中法度其可紀者如此墓在湖州城西仁皇山之原是爲銘

刑部主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蘭字者香又字醉香湖州歸安縣人先世嘗遇異人冬月授一荷葉鮮新如初出水其上隱隱有字則醫方也按以治病莫不立愈故世傳王氏荷葉十八方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君少孤貧棄書學賈年二十餘復讀書爲諸生同治庚午舉於鄉與余爲同年湖州同年舉者凡十六人君最壯實善飲食習勞苦與余最親厚甲戌以後余之甘肅凡與君別一十二年中間聞君成進士入翰林改主事翔而復止

壘壘爲刑曹光緒乙酉余隨錢唐張公朝京師復與君見則形色黯黮氣不任其詞問之曰噎病也而紛米僕賃之急有非病之病焉余止京師一年與君日往來時時慰籍之被酒則言余及君壯以至旣衰君如有國者唯努力中興君曰敢不勉雖然短長命也則視余而吁丙戌張公巡撫山東余復爲從事君書月一至就余謀自存活者十二月某日竟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二君儉素和易中有執持宦不及德而又無年加之以貧困於天意云何也其於余聞譽則喜聞毀則辯聞過則諫親厚如兄弟焉君卒余親厚

者誰歟嗚呼可哀也已子一某今年某月將以君柩歸葬於歸安某鄉某原因爲之誌碑書而藏之墓銘曰

奮跡於貧仍以貧死憂愁在官如一寒士及其哀也託余以子嗚呼君曷知余爲可恃

誥贈恭人陳母龍恭人墓誌銘

嗚呼自聖人歿而庸德湮天下有志之士往往矜於艱苦絕特之行故士之殉其親殉其君者婦之殉其夫者撫孤而守節者士之刲肝割臂療其親婦之療其姑與夫者咸爲鄉黨所敬而　朝廷所旌夫其

艱苦絕特爲人所難誠可以感動鬼神變易風俗然必其君親與夫之不幸遭逢變故死亡疾病而後爲臣爲子爲婦者不得已而出此也若夫躬遇順乎循分供職所能盡者不過臣子之常而閨門以內孝謹和樂宜若無所紀述矣然苟能盡其常斯即天下之至行聖人無以易之必艱苦絕特而後傳是乎世無忠臣而吉祥之門無孝子與賢婦也豈庸德之謂哉嗟乎此余所以銘陳母龍恭人之墓也按狀恭人湘鄉縣靈光里人自少失母執喪甚哀逮後母至視前子女少恩恭人能率弟妹曲事之務不逆其意久之後母亦化焉年十八歸同縣陳君逮事其姑陳君於兄弟班第六最少恭人至亦最後婉孌諸婦中若弟之隨兄不敢以賢智自見然其姑愛之曰六婦孝我諸婦亦愛之曰六姒敬我內外子姪千餘指親疏遠近識與不識至稱恭人之賢翕然疑出一口夫婦如鼓瑟終身和而敬卒年若干歲子三砥瀾柱瀾瑞瀾蓋恭人之可紀述如此此所謂庸德也然非柔順之積於中與視聽言動之謹於外則夫意慮之間彼此常若有隔有猝然不能自達其誠者庸德之難無異艱苦絕特之行也臣子躬遇順平所以致其忠孝有

盡有不盡者恭人卒達其誠而著其效其於婦道可謂能盡焉矣恭人既卒之三十年砥瀾始請余銘納諸墓中恭人初　封安人　晉贈宜人恭人砥瀾陝西補用知縣柱瀾員外郎銜國子監主簿瑞瀾湖北補用知縣銘曰

庸德不明世稱奇行衷之聖人唯盡其性婉婉恭人致此柔嘉孝母與姑薰和夫家不幸之遭曰節曰烈幸如恭人其道則一某鄉某原恭人之藏厥德勿泯後嗣其昌

謝氏墓誌銘

謝氏甘肅燉煌縣民家女光緒五年廣東陸路提督錢唐張公以節鎮阿克蘇年四十七無子買謝氏爲妾七年移節喀什噶爾隨之行數震不舉十年七月詔趣張公赴　闕遂率所部而東謝氏復震留之阿克蘇十二月某日舉一男子子旋病明年正月謝氏卒於阿克蘇張公以其有子也迎其柩歸河南葬之禮也先是同治之季縣遭回亂仍歲大饑民相枕藉死張公駐軍玉門縣出私錢爲食振之勸民勿鬻男女委曲相保全禁外人之赴縣鬻男女者及歲熟存活甚衆至是無子而有子生子之妾又燉煌人也

施報之相應如是其不偶然可以觀天道矣謝氏又靜婉寡言凡食之惡者服之敝者皆安之儉素別於他妾張公東行軍中用不給復出私蓄助之於德性宜有子其不及見子之成始免而遂死又死於中路命也年若干歲烏程施補華子之銘以慰張公銘曰

是謂燉煌謝妾之藏生子而死有功於張噫嘻

姜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姜氏諱元保字某蘇州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諱晟之女孫也父諱某嫁湖州汪氏爲江西候補府經歷諱曰權之繼妻汪氏大富數世至曰權之父某闇弱不任家事家之司錢貨者與門下諸客奴僕媼婢相倚爲奸侵牟其財一歲錢貨出入多寡贏絀主人不悉其數問之司錢貨者則取注記視之曰有亡失若應得然又習於華靡家雖漸落服食器用醻應賞賚特有故事不能少減如是數年遂至大困降爲下戶孺人初嫁猶及其盛以至於極衰曰權闇弱如其父又失愛於母而取憎於弟夫婦居室母弟日厭薄之乃走湖北依其戚其戚爲納貲得府經歷職籤分江西遂終身不歸孺人生六女無子母家姜氏亦門戶日替無可歸託賣畫自給嫁其五女咸豐十

一年五月以疾卒於城西吳家步之墓廬年四十五遂葬於廬之側其第四女華之妻也華始爲諸生貧不及朝夕孺人見華詩愛焉以女予之曰愈於富家兒也又二十八年始爲之銘令外甥彥詒持歸埋之光緒十三年三月也銘曰

生而貴嫁而富性安貞宜福壽死於困貧命之咎夫如浮雲去無歸女如縈星不可稀四星淪没一星輝兮光照之毋無知刻其墓者女壻施墓表石泐存此詞

蔣母墓誌銘

錢唐公以節鎮喀什噶爾同治生仁和蔣君其章及余實從光緒九年三月蔣君之母氏卒於肅州四月訃至蔣君出次外舍斬衰旦夕哭如禮用浮屠七七之說至五月出拜錢唐公自喀什噶爾馳還肅州歸其柩於杭祔葬教諭府君之墓位次繼母朱安人府君遺命也瀕行以狀乞銘銘曰

母出末微尹氏其胄生十八年助蔣之遘維時府君隱居教授繼室于朱羸弱嗟遘縫紉舂汲酒觴肉豆母任其勤於昏於晝大婦賴之動引自副室有笑言庭無怒訴大婦君舅八十之壽夜苦無眠欬衾數漏

飢腸宛轉暫飽忽又呼燭母持索食母奏君舅曰吁勞此卑幼熊祥虵祥十夢九謬伯兄多男挈仲以後旋舉兩雄伯嫂所儔避人置毒薰以取嬰其次中之倉卒勿拔母驚母泣母忍不究母慰府君復用詞選長者漸長書分句讀夜窗勸學果餌爲侑經踐其畬藝游其圉父執評文儒臣舉秀喜語哀情吉徵凶繇痛乎大喪闖然狂走送死穿塋逃生抉竇流離他鄉船租屋儆飢寒震怖澄清重覩十年持家子再婚媾鄉貢　廷試成名亦驟出宰戎縣近養遑就豐謝今華儉安昔陋僕媼懷仁有祝無咒官曰父母民過宜宥孰咨其股孰枷其脰叫號有聞廢食若疚非罪斥官下考曲搆母曰命然與讒邂逅厤書爲佐文字是售哀親壯兒別涙盈袖尺勳寸功還職之舊胡神夷鬼實憐實佑甯知春暉奄忽沈灿出也倚門歸也哭柩發隴還吳百集千挨佳城峩峩松楸鬱茂祔於府君會葬奔湊亦曰繼室勞以名酬府君遺命存歿叜受文銘初終片石鐫鏤藏之幽宮與骨不朽千載讀文毒苦如繡

孫宜生墓志銘

君諱溎字宜生山陰人幼孤母抱之渡江依其舅周

某於揚州周與儀徵之阮有連道光季年文達公歸老於家故君得屢謁之年少耳作詩有意致文達公喜爲點定曰汝爲我弟子然偏宕無行檢不竟於學通游俠好聲色既而母卒妻子相繼死咸豐三年賊破揚州周某亦覆其家乃隻身走山東河南干諸戎帥居未久皆以偏宕見絕晚入錢唐張公軍中爲游客亦以偏宕不能慎密無敢任以事又戇言無委曲不肯隨人指將校皆厭之同列則笑以目然錢唐公遇君厚師自河南越山西平甘肅甯夏之回出嘉峪關至哈密城破安集延五千里至阿克蘇七十里至

嗙什嗃爾君皆以游客從問知祿事或充寫官人有短君者公曰此人當度外容之事平予之千金令養疾於西安曰君無家關中猶浙中也蓋君言行雖與時戾忠實無他腸愈於貌愼容默假飾以爲奸利者也君亦師事余嘗乞余爲生傳未許也光緒十三年某月卒於西安年五十七鄉人劉昌壽以書來告且言君臨歿時願葬杭州之西湖復之曰如其志並爲此文使刻石爲納諸墓中銘曰

眞而不能僞動爲瑕累君子之銘表汝於形骸之外

楊璞山墓志銘

君諱維崑字璞山烏程諸生年二十九咸豐乙卯十一月卒於家無子有妻與女死於同治壬戌之難君年始少壯澹然無嗜欲凡窮通失得憂樂不入於其心工爲文而恥應舉其視人世若暫寓於其間及病友人周思誠施補華省之君問思誠曰吾死何往思誠曰君自何來曰然則往天台矣吾故天台僧也將卒端坐於牀止妻女環哭漠然而已補華入撫其尸而許以銘後三十四年光緒己丑七月遂爲此文寄其姪孫某刻而納諸墓君曾祖某祖某考某銘曰

儒其外而僧其中天與性空一形生滅是爲去來而非始終

周氏姑葬誌

吾祖生六子一女女卽姑生最後半歲而孤吾祖母曰貧如此女長成何以嫁不如棄去鄉之嫗留之然祖母中年乳少則以粥糜哺之曰生死由汝六子壯少參差若林木皆知愛憐幼妹姑生六七歲婉孌靜嫕亦能取愛諸兄諸兄與語不合坐相詈詈姑揖之入出曰去休爭何事不肯則對之嚶泣往往聽爭因妹胡女而不男祖母旋喪目朝夕起臥著衣啜飲行堂室就廁𣊫皆吾父與姑侍之兄妹相番代數年如

一日年十七嫁同邑周濬濬已三十四年長之一倍卜田當爲白首夫婦事姑老謹貧甚晝夜操作佐濬衣食生子曰誠提抱中教以禮法誠長孝友忠信以布衣紹姚江之學世稱一齋先生凡與誠友者皆請登堂拜姑曰幸識賢母故婿夫婦雖老而貧意願適然婿視余如子余視姑如母同治壬戌粵賊破湖州濬病在床驚死誠與予避亂賊掠去誠之友龐某者迎姑至雙林甚孝余聞往省姑已病執余手泣曰汝兄不歸吾如何依矣未幾卒年六十五渴葬於闊山亂定余負遺骸葬於金蓋山之麓去吾祖父母墳墓不過十數

里魂魄足依也誠卒不歸或傳僊去云是爲誌

誥封朝議大夫候選訓導左君墓誌銘（代左侯）

君諱世望字叔豫又字仰山湖南長沙縣人君與余家同自江西遷湖南而世次不可復考君又與余同歲生少受業於先公之門與余同硯席數年余以先公幼子特愛日誦所授書畢或跳踉嬉戲君則端坐默識目不左右顧嘗以作書劣先公督責之君操紙翰日夕學至手腕欲脫涕泣不自休其爲學勤奮類如此長爲諸生文學斐然而屢躓於省試以廩膳生歲滿貢成均候選訓導子壽棠貴　誥封朝議大

夫事親孝謹居喪以毀聞待兄弟戚族咸有恩義晩從諸老先爲善於鄉里鄉里敬之子五人壽桐國子監生壽棠舉人甘肅鎮原縣知縣壽枠壽杺壽檀均業儒壽棠攝鎮原縣事君貽書勗以廉恥及後補授鎮原君復貽書曰吾授徒山中足以自給無賴於汝汝到官毋以貪黷辱父母光緒二年十一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五噫余自中歲遭值世故馳驅王事十六七年衰老臨邊勞不得息方歎君優游鄉里頤性養壽孰知君先吾而卒耶君卒而先公弟子存者益稀矣明年正月壽棠來乞銘余憶與君同硯席如昨

日事也而行誼又足以傳遂爲之銘銘曰

先公之門才濟濟嗟我與君生同歲晨孜夕矻事文藝五十餘年風電逝布衣韋帶樂君志笞兵萬里我勞瘁嗚呼幽室君先閉誌君行實徒悲泗

誥封朝議大夫湖南安化縣訓導梅君墓誌銘（代左侯）

光緒二年十月余討新疆之戎駐師肅州故人梅君之子琛以書來請曰吾父之歿逾十年貧不克葬以至於今吾父垂歿時目琛而言曰我生無求於左公而託以死庶幾與我以不朽乎今葬有日矣幸哀其意而賜之銘按君諱蓋南字仲函湖南武陵縣人歷

居曰翡坡又因以自號中嘉慶丙子舉人道光乙未謁選得安化縣學訓導者十八年以疾乞休又十四年而卒卒年七十有五君爲訓導勤於其職安化人稱之居家孝友待戚鄰有恩誼與人融融樂易而有不可奪之操方居京師時貴人延致之君遜謝勿往偏交當世賢傑未嘗假一聲援其敎子弟爲文只講手畫必以法度尤深砭世俗浮誇之習故凡出其門者莫不愿謹而文及爲訓導亦然著有養素齋詩文集八十四卷書法尤善鄉人貴之余小時於湘中老先咸從捧手其相與如兄弟者或長余至二十餘歲

或十餘歲唯余最少而文章行誼相磨切講論相上下歷數交游中君固其一也忽忽數十年最少如余已六十五歲矣向之相與如兄弟者喪亡略盡君號老壽其歿已逾十年日月之不居善人君子之難得易喪自古而然獨予皓首臨邊心長日短追念小時游從之樂渺然如異世也不尤可悲嘅與然則微君垂歿之託余忍忘君矧夫文章行誼有可傳述如是耶君官終於訓導　敕授修職郎以子毓翰貴誥封奉政大夫　晉封朝議大夫初娶張氏繼娶譚氏皆　封恭人男子子五毓翰運同銜直隸州用江西樂平縣知縣墉郡廩生候選訓導采同治甲子補行咸豐辛酉舉人埏邑廩生塄太學生候選布政使經歷女子子五俱適士族以今年月日葬君於故里之西原銘曰

脩德於身行善於鄉庠序有教懷畀不忘士不得志於天下而所施已長宜乎安樂壽考而後起賢達以爲家門之祥戀君彌留之屬十年而銘其藏

戴子高墓表

同治十二年二月國子監典籍銜候選訓導戴君卒於江甯書局其年七月海甯人唐某以其柩歸湖州十月歸安丁兆慶烏程施補華卜葬君於仁皇山之東麓去其先塋一里而近既葬補華表其墓曰君諱望字子高先世德淸名族至君之曾祖諱某始遷郡中君祖銅士先生諱銘金以詩詞名嘉道間有三子皆俊才而伯叔早殞仲氏諱福謙字琴非中道光丁酉舉人君之考也君生四歲其考復歿於京師當是時君曾祖八十餘祖五十餘皆在母及諸母皆寡三世煢煢抱一孺子而泣而君始六七歲讀書日數十行兩祖遞教之未幾相繼卒家貧歲饑益無依賴於是君挾册悲誦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時時空無相對啜泣然君雖孤貧荏弱端緒則見同郡程君可大樸學至行君奉爲師而友姚諶俞剛陸心源丁兆慶及余晨夕淬厲不懈益勤十數年中君之學凡三變始爲詩古文詞已而研求性理最後至蘇州謁陳先生奐遂專力於考据訓詁學未大成而庚申之亂作亂之初作也君奉寡母避之城南東林山久而饑困無所得食其至戚方官閩中寡母命君從之明年遂至閩中　今上之元年君自閩中歸思迎其母而湖州已覆君聞仰天長號僨仆數四改裝入賊中傍徨求其母暮行晝伏神咨鬼諏卒無所遇三年官

軍復湖州歸省先塋招魂葬母旋充江甯書局分校至痛在心未壯而艾時時書來述其病苦然君於顛頓狼狽呻吟哭泣之時獨不廢學學能進而益上由考據訓詁之精以通古人微言大義斐然有述作之志爲戴氏論語注若干卷輯習齋顏氏學記若干卷校正管子若干卷又爲尙書述未成而病亟矣蓋君自至江甯數病病稍閒輒著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於不可爲以卒娶凌氏無子以族子後之嗚呼噫嘻君自始生以至旣卒三十七年之中無一日不可哀傷惻怛者造物者之於君可謂酷矣豈所謂命也耶而學術成就如此卓卓又似不偶然者豈有此有所予必於彼有所奪耶然前世學人福澤壽考時有兼得之者又豈君適丁是艱耶三世煢煢望於君者何如而君則旣歿矣君之學術山陰趙之謙錄入續漢學師承記所著詩文亦爲刊刻今不詳叙叙其區區僅有之者致窮於天如此與天下學人共惜之

澤雅堂文集卷七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劉平國碑跋

此碑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五年夏有軍人過其地見石壁露殘字漫漶不可識或以告余疑爲漢刻秋八月余請於節師張公命總兵王得魁知縣張廷楫其氈椎裹糧往拓之得點畫完具者九十餘字按文稱永壽四年八月永壽爲後漢桓帝年號後漢書桓帝紀凡年號六建和和平永興永壽延熹永康其稱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

赦天下改元延熹漢書龜茲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後漢都雒陽視長安較遠其時當未奉改元之詔故稱永壽四年耳云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左將軍即左將其下尊稱之非官號也云東烏累關城漢書烏累城都護治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按溫宿今阿克蘇姑墨今賽里木拜城龜茲今庫車賽里木至庫車百餘里今至刻石處二百里已越龜茲而東距烏累城不遠矣云京兆長安淳於某作此誦後漢雖都雒陽長安乃其舊都故仍稱京兆關外漢碑如燉煌太守裴岑沙南侯獲碑先後見於海內金石之錄茲碑至今始出豈非文字之顯晦固有其時與裴岑侯獲劉平國均於史傳無攷而三碑略見事蹟吾意西域三十六國兩漢都校尉之所到必有紀功述事之作刻之荒崖邃谷雨淋日炙更千餘年而光氣不可磨滅者庶幾得盡拓以歸以補班范兩史之缺乎光緒八年十月

題歸安張氏所藏書册跋

歸安張耐軒宮詹官京師時多得翰林諸公之書其孫承祖以先人之所遺也裝爲五册攜以宦游光緒

丁亥之冬見余於濟南索題其上按册中人物侯官林文忠藎節偉略係中外之望者數十年壽陽濱州常熟三文端碩德重望輔翼　先朝姚伯昂顧南雅郭蘭若徐星伯諸先生雖祿位不齊各有文采見於今世然當是時咸㨿館閣習章程之書與世所謂翰林者無以異也蓋嘗思之翰林爲天子儲才之地熟是選者宜乎博識遠覽淹貫古今習本朝之掌故究天下之政事自理財治兵諸大端國家所以安危強弱者以及一切之事與變通之計補救之方異日起爲公卿大臣任封疆爲將帥凡其敷奏設施皆講求

於至熟度時勢之所能行者以其餘力雍容揄揚施於文章之美而又稽經諏史根柢學問不溺於浮華之詞蓋與成均造士之意相表裏矣近世翰林唯求應制之詩賦與夫楷法之工其於根柢學問以爲文章者猶有所未逮失其本指甚矣而才臣賢輔文學之彥亦往往出於其間何也翰林所以造士久或失其本指士入翰林所以自造其才與德志趣不同或就因之而異也而區區詩賦楷法由其所自造者並營而兼治之趣時合度亦能務及其工耳然世之人才固有長於此而短於彼求其工而不得者與盡其氣力專工於此不可試之他事者此予觀文忠諸公之旨慨然於翰林儲才之本指焉

南疆分界圖跋

右總理衙門所寄南疆地圖紅綫以內爲中國界以外爲俄國界按紅綫以外喀喇庫爾爲伊犁赴烏什之正路納林橋阿哈沙依爲赴喀什噶爾之捷徑皆中國地也向來伊犁官兵至喀什噶爾換防或走納林橋阿哈沙依或走喀喇庫爾緣烏什西南進喀什噶爾所屬之大阿圖什阿哈沙依水草數百里游牧最便喀喇庫爾產糧甚多伊犁河南岸之糧皆聚於

此喀喇庫爾屬俄則由伊犁赴烏什必繞冰達坂之險納林橋阿哈沙依屬俄則由伊犁赴喀什噶爾非繞冰達坂必經烏魯木齊西南行道路遼遠不啻五倍且由喀喇庫爾馬行二日即至特克斯川特克斯川西望即見冰達坂喀喇庫爾設防則伊犁至冰達坂之路亦必阻塞南北兩疆設有緩急呼吸何以相通彼此何以相救此舊有之地雖在紅綫以外亟宜收回者也喀什噶爾所屬恰哈瑪克之蘇額克山烏魯克恰提卡外之鄭克蘇圖木倫中國得之安夷非得之俄人形勢所關且便游牧此新有之地雖在紅綫以外亟宜致辨者也此次畫界南北兩疆求久遠自立之計咽喉之地不可有物阻隔肘腋之間不可有人窺伺自應以納林河以西爲俄國界以東爲中國界葱嶺以西爲俄國界以東爲中國界更爲綠綫別之以待會議

題樊榭老人自書詩册

余少時往來湖州城南登吳高士榆蔭樓觀樊榭老人畫像高士年已八十鬚眉皓然而善談論呼余爲小友盡拓南窗指余憑檻望道場金蓋諸山峰巒紫翠如可攬取孤塔亭亭立天表而樓下碧浪湖烟波

無際風帆沙鳥歷歷在夕陽疏樹間高士告余曰此即鮑氏谿樓老人納妾月上於此所爲繪像以祀之也因出老人自寫禊詩及金壽門丁龍泓奚西林諸老手迹觀之高士旋歿至同治中樓已燬於兵火諸老手迹已煙消灰盡蕩焉無存而上元宗公來守湖州聞其容無錫沈君携有老人自寫禊詩余索閱之憶坐榆蔭樓中觀老人此册也自後兩走京師踰秦度隴從事於金城酒郡者五年出嘉峪關西行萬里抵漢時疏勒夷國爲從事者六年凡十一年復至京師陸生學源出此册求題云購自賈人之手余再閱

之憶坐太守齋中觀老人此册也忽忽十五年沈君存歿不可知余亦頽乎其既老矣獨此册南北流轉得於十五年中一再遇之非數有偶然者歟册中諸作刻入樊榭集者爲多陸生特以老人手寫而重之余別有感者異日東歸城南山水間不復有奚沈其人使余漠然無所向也

題登高圖

重九佳節也登高勝會也飲酒樂事也親舊在異方者幸此一日之聚焉然七人之中唯浚子官於山東自餘六人皆客也夫客者西東北南靡定耳則此一日之聚亦不能歲以爲常且七人者年各不同自今之重九人自數其齒以至於盡凡得重九若干日重九而游者若干日游於某邱某水與之游者某人皆不可知唯此一日之聚爲現在焉惜其難常幸其現在此其作圖之意乎雖然莊生有言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彼一日之聚忽然以逝者亦豈圖之所能存蓋人必有其不亡者而後凡所作爲依之以存爲古人一日之聚傳於今者多矣謂迹不足存而存焉者何也七人者錢唐趙曈仁和蔣其章烏程施補華朱鏡廣歸安凌紱曾山陰湯震上元臧大勳圖者

曈記者補華己丑九月

書蘇明允權書論孫武後

蘇明允論孫武十三篇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而於伐楚之役數其三失即用十三篇語折之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不威之甚其失一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師矣越人能無入國乎其失二又曰殺敵者怒也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致子西子期以必死讐吳

其失三以此詰武武似無辭雖然伐楚之役闔閭身在兵間介弟如夫概王親信之臣如伯嚭子胥皆與計謀歷行陳武不過將其一軍爲之先導耳不以伐楚之權寄之武也所蹈三失武所著書旣能言之未有目覩躬親而不執此以諫者當時未紀其詞必闔閭未之聽耳權不在武而以矛刺盾謂武書言之不讐何足服武之心乎吳起李牧爲將功多安知非權重於武士不並生其時親見其事欲以定古人之短長吾知其無當矣自來雄駿之士著書言事識見議論嘗有以窮此事之得失及出爲人用委蛇功名之會而不獲與其權雖得賢主而事之計其成就之數與其他日識見議論率不酬十之四五焉才之不盡權之不足故也士方以此自憾後之君子宜深諒而甚惜之以表著書者之不幸豈可不審當事之情勢遽責其言哉知兵如武論古之識如明允而猶所言如是此余竊爲天下後世著書者歎也

書王觀察所藏曾文正公手卷

新疆平定之次年五月今安肅兵備道王公出咸豐庚申辛酉間曾文正公所寄手書十通命華觀之且記其後蓋當是時東南四五省髮賊縱橫河決魚爛視秦隴以西如天上也文正方自江右移節皖南因與江右官吏議論軍事書問稠疊王公其一人也書中議設重鎭於甯國東庇浙江北規吳會近復東壩蕪湖與長江水師聯結一氣天下之至計也計未及施而甯國徽州以次淪陷文正宿師祁門僅與抵拒今相侯左公及諸軍轉戰皖豫師比有功然而燎原之燄未滅也迨諸軍復安慶賊勢少衰矣而浙江傾覆亦在其年西夷猖獗　皇輿震驚非常之變紛至沓來如乘舟不測之淵濤風壯猛千搖萬兀不審何時離於岸十通之書歷歷昨日事也其後數年左公平浙江李公平吳曾文正之季弟沅公奮戰而復江甯餘賊走閩走粵左公督師滅之東南稍稍安定矣而捻賊益橫回亂大作左李兩軍攻回攻捻捻亦滅矣而回氛甚惡於時文正已衰老不任西事矣獨左公期以五年平之然由秦而隴西至嘉峪關渠賊號元帥號總戎者不啻數十燒城破邑殺人如莽客軍徵赴秦隴不諳地勢又軍無見糧士不宿飽十戰九挫往往自潰舍戰而撫則旋撫旋叛羣回相語謂之連秈蓋狂猘極矣而新疆之回復應之其聲勢相倚羽翼相樹東北抵盛京南通滇中西結安集延

安夷遂大踞南八城反客為主以役新疆之回而拒官軍勢張於髮匪禍烈於捻賊左公艱難籌措覩交亞之圖皖有加甚者而秦隴之平卒如所語又五年挈新疆二萬里之地還隸職方滇事亦同時大定嗚呼噫嘻自古迄今亂民之毒天下未有若咸同之際者也然而張角起而漢亡黃巢起而唐亡張獻忠李自成起而明亡咸同之際寇若蝟毛文正況瘁軍事憂心如焚因而發之書問甯意十數年後盜賊平而干戈息萬里亦家狗吠無警有如今日者耶而天下卒易危而安反亂為治豈唯一二三大臣撻伐用彰之效哉　列祖列宗深仁厚澤融結於人心是以流離死亡為國用命天眷同而寇患熄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兵事之終始王公其見之夫因今日之甯息以念疇昔之顛眴又無忘在莒意也遂記其後貲之王公

書左侯墨蹟後

蘭州陝甘總督署後圃高阜有亭如槎湘陰相國題曰二槃居隴上思湘中也其後大軍平新疆相國移節肅州拓酒泉以為湖於湖之上又槎其亭題亦如之且為古詩一篇紀事猶前志也余居相國幕府五年後圃之亭遊之屢矣湖上亭成則在余出塞以後至今未獲一游嗟夫士大夫少處田野志願慨然思任天下之事豈樂於山林終老耶及出為天下用舉而功成名遂祿厚官榮可云得志矣而其心困於簿書勞於應接神煩慮亂其中焦然思向者優游田野若仙之人也一日登高明之隅遇閒適之趣洒然而清穆然而遠蕭然而靜翛然而深則心之所受如暍就美蔭而倦得甘寢也莊生有言大川邱陵之娛人也抑神者不勝豈不然豈不然乎古之人所以采眞而葆光也相國知之矣相國所書墨蹟甯鄉錢君

得之甲申四月於役喀什噶爾出以示余余又疲茶於簿書應接十數年無所成就者也心知其意為題卷尾異日錢君還湖湘謁相國可出余言證之錢君名榘字次郎

書姚子展遺文後

此吾故友姚君子展之文也子展於學無所不窺而尤喜為文為之亦特工每一篇出壓其曹偶故與子展友者於子展之文多能背誦而余所記加夥盡見吾子展伸紙把筆以成此文十嘗六七也而子展自湖州之覆盡室蒙禍其覩一身瞬息人世不復顧惜

至其文章零落澌滅益不暇計於是遂無專集之存及子展旣歿四年淩君子與謀刻其文因與子展爲友者記憶掇拾都爲一編子展之文豈止於是哉以子展之文之工而遇之慘至於憤鬱以死宜乎文章之光焜耀身後而亦零落澌滅僅而獲此傳不傳未可知嗚呼吾疑天道矣又九年余從相國左公西討逆回軍次酒泉而子與揚州書至以是刻坿焉予與之爲死友可謂勤矣然吾觀子展之文思與吾子展坐乎堂戶之間飲酒論文往復推議窮極而不厭蓋昨日事也烏知其已死哉至集中名氏如王定伯戴

子高俞勁叔淩子與又皆一時文學之傑與吾子展朝夕游處者蓋是時東南雖亂湖州數郡未被兵革老師宿儒猶有存者藏書之家以十數子展與此數人得藉師友典籍之力殫精於學而畢力於文今忽忽二十年矣東南盜賊雖已滅亡而天下禍亂未弭終極追憶曩游子展歿十三年定伯歿十二年子高之歿抑又四年士於文章著述抑其次矣而已中道摧傷不竟其緒如是其幸而不死如子與勁叔又皆貧甚客游四方以求衣食余則頭白面黎馳驅絕域心力絀而學殖荒無所成就嗟夫亡者亦已矣而文章著述猶有可觀今其存者所至當復何如耶嗚呼可覩也已

院署賓座銘

潭潭臺府出政之區廣思宏益同德以須日出而會乘馬從徒危冠盛服坦坦于于爰有賓座於堂之隅就位假息職思其居裘以領而綱以綱邦之亂理視圖議乎否臧下吏牧民如受牛羊得人而肥失人而戹民有蟊賊有梟有狼孰殄厥種耜土宇甿孰究未反孰青未穰在山在澤日雨日暘地力瘠沃歲物凶穰人而圖議諸倚才良政脩事舉天下福祥反是不

思斯以行政抑廉揚貪醜直好佞諱盜隱奸掩覆不竟弱肉强食寒饑憊病堂高於天叫號莫聽借曰未知纖微畢鏡出官入私鬼居方寸擘踞以爲恭囁嚅以爲敬歛聚以將迎彌縫以適順刻覈見才雅飾成性人而圖議色餌意貨上蔽下殘匪邦之慶抑或不然心黠貌癡用官爲戲竿木隨潔汙齊量仁暴同歸含納翠品口無等差故事是案猾吏是師何思何慮飽食而嬉疇能舉似酒器滑稽渾沌隨轉會不淋漓藪憂澤患里怨戶悲養癰勿恤其決有時禍不逮我甯計來茲引年保祿柔弱福基於下不樹慼於上

不招咎入而圖議兩可依違以智自混邦何賴之其
則不遠請喻斯室唯棟之隆緊柱之直柱之曲橈棟
以欹側柱之腐弱棟以杌隉大雷以風棟既摧而柱
亦絶吏治民隱邦本所切運之一心甯免失得同復
獲中眾扶之力敢爲茲銘以告同德

澤雅堂文集卷八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祭馮竹儒觀察文

嗚呼橫目二足衆萬泯棼忽焉以殁如滅一塵唯忠唯孝死於勞瘁街卒巷童聞名涕洟而況舊契以及新交遙遙萬里東望歸櫬執手幾時陰山之下誰謂笑言易以嗟詫嗚呼噫嘻君之先人得禍最奇荷戈慷慨烏孫是羈君始出塞號咷遠送惘然東歸山哀澗痛君再出塞干戈之旁天荆地棘莫歸父喪羣盜如毛投筆而起前胡後魯期以國士炎炎宦途外炭

丙冰三命是戀九原所憎六合之中有國無父吾將往遊醜顏簪組如其無此披髮叫天萬死不悔嗚哉一官紲我西師椎冰鑿雪熊羆據林狐兔亡穴茫茫絕域昔塞今通破手繭足沙礫之叢天留脈利以辨墳墓羈鬼羣呼如冉如賀鶺鴒旟旐玉門之闢父以兒歸兒以父還君始入關慘無人色破涕與言狐裾之側推父之仁願救秦饑孝子有粟瘠食而肥推父之忠夷禍是戢謀宮謀强活我邦國君返自秦作書遺貽　天子有詔其朝京師嗟嗟親骸將歸未葬婉轉陳情　天子所諒嗚呼噫嘻君書在案紙墨猶新謂君已死疑誤非眞海上人來其言良實長逝之期某月某日致死有疾其源可尋萬險慄瘠百哀摧心嗚呼噫嘻推君孝思死亦不惡骨肉團圞地下之樂況此奇孝形去名存宇宙未合中有此人忘情未能激爲酸慟再見何由迷離宵夢魂兮來止酒泉泠泠一尊相薦鑒此精誠尚饗

祭姚春遽文

嗚呼憂君不起垂絕而瘳喜君再生無疾而休言笑未終忽焉號泣夢耶眞耶變與倉猝萬里以外羣生芸芸孰不可死而死及君張軍桓桓君爲司馬一十

七年鋒鏑之下歌詩譚藝彬彬者儒揮兵而鬥熊虎不如豫楚燕齊遠之西極崑崙之陽游魂是弋其才則儁其年則强天乎生此忍自摧傷驚風疾雷潛虯起舞風止雷喑不爲霖雨我來塞上君猶病中酒泉短別三歲幸逢邪人戕耽中我奇禍君慎君悲君辨於我背夏涉秋炎歷冬春十日五見心迺跡親君嘗謂我毋自憂鬱天將大伸爲是小屈君嘗謂我氣厚貌莊祖士千百殆不能雙凡君期我過我自許憔悴無聊况此好語我閉我目猶見君形我側我耳猶聞君聲形聲宛然嗟君已死上有哀親下有弱子張公

女弟實君之妻九原賴公公爲涕洟況茲醜夷據我疆土公方治兵威之以武謂助公力謂贊公謀嗚呼逝矣本志曷酬握兵之將役夫走卒驟聞君喪同爲淚出我淚反竭哀在心神魂兮歸來聽此告文尚饗

祭勞季言文

昔歲癸亥識君弟昆於時避寇雙林之村空齋夜飲仲氏是親莊言雅謔娓娓聽忘晨君時參座忽若無人避羣趨獨淵乎其存靑春徂謝仲氏遠出君亦病肺單樓土室手展一編卧就檐日細字牛毛僅叨來筆憂瑞病緒背秋涉冬豺虎肉人磨牙市中男女相踏足亂西東君驚出走要予與同迫程具區北風蕭瑟層冰巖巖轟若山立孤舟百進櫓緩心急舟人指具一全百失窮號神明婦啼兒匿僅而得渡今夢猶慄賃居同里飄忽春華宿疾在體又茁其芽仲氏來視背語吁嗟醫方卜術目望其差移書質難破壘橫斜歌吟息案號哭來家昔聞賢逝丁歲龍蛇今非其時應者非耶君著家藏行訛友志計予交君周而及歲中間情欵念足悲涕文言攄哀冀通長闇魂乎歸休虛鑒予祭嗚呼哀哉尚饗

祭戴子高文

嗚呼衆萬之茁二氣鼓之孰福孰禍視氣盛衰盛耶踊豫衰耶孔覊適然遭値報不循施伊古如此君文尤誰人生夢幻殺其覺時夢幻憂怖匪覺所悲高山深林大江之湄天風浩浩月出雲飛魂兮怡悅孤遊忘歸何遇之戚何是何非凡君述作掇拾無遺瘞骨弇陽丁施所治施紀行實趙書之碑名久形暫萬喙嗟咨上壽百歲行賤名卑其存與歿短於嬰兒君何憾矣一瞑百揮魂兮神靈聽此告詞尚饗

祭鈕右庭文

嗟嗟艮友異葉同柯哀飈振厲零墜斯多零墜既多遂及吾子才命相讎不敵而死予性孤峻厭中不寬與俗齟齬召疾有端加之喪亂耦息兩頤耿耿寒宵以形語影奇詞奧義一孔所憎再登再躓名姓不升吁猾者流齮齕若此理與死鄰上藥勿起命耶天耶忍一捐耶賢夭愚壽自昔然耶計始相知歷年二十愈和愈爭仁通義執今子往矣予過疇治攢心刺耳痛言不至予少耽易拜虞揖荀管摟輔嗣曰計不根號爲專家儔類使獨醰醰潘生儀父下心歎服天斳窮愁與予著書沒世之稱短折以虛語焉勿聞撫棺悲慟遊神冥冥倘知予痛志予行誼生卒年月甯質

勿諫納之幽室千秋萬歲視予此辭嗚呼噫嘻將以慰之尙饗

祭黃西村文

嗚呼新疆之役君佐元帥右箕左籌軍貲是計彭彭出車財殫粟匱盈虛能權飽騰卒賴出納之籍緜棼難治經緯以心細入無內走也忝軍與君同位媿君精密倍蓰不啻言論如風朋酒之會遇君穆然忽與僧對君言早衰一進百退馳夢先廬縛身窮塞振旅闐闐東歸斯遂東歸未期疾病良憊庸醫雜藥促死可喟漢將如飛揚威域外刦灰連天壖除以擎提書電發驚喜起拜偃仆隨之嗟哉危殆驅車倉皇視君垂斃執手欷歔無言有淚無言之言即象求意百痛攪腸何詞撫慰烈烈小妻一死相繼哀情激天貞魂入地柔姿弱質凜然名義報君九泉笑而不渝登獠作長擇惡而刈晚刺秦州宿恩寄惠至今部民東畏西愛垂白從戎身亡功在姿殉童眺其獲有自修短非命百年終逝上壽無閒一蛾在世銘旌既書僕夫既戒翩翩旟旐裁以雙楫越蹤踰泰何虞阻隘羈魂歸來江山如畫胡纓短衣各絆戎事千秋之別舉觴掩袂夏雪晨淒春颸夕厲帷幄他時憶君情語尙饗

祭旂文（代左侯）

年月日具官左以牟一家一虔告於　旂纛大神之靈曰囘爲不道擾我新疆人面而獸叫號跳踉稽誅十稔日星晦盲　天子命我殺伐用張戈矛如林有翎有纛爰整師旅月吉辰良千丈呼舞萬騎騰驤幢麾所指茶火輝煌崢嶸陰山瀚海茫茫蛟龍蜿蜒從風飛揚游魂幻氣敢抗顏行朝烹雄狐夕醢封狼懸首於旂以懾凶狂脅從什七賊驅如羊若奔厥角稽首乞降坐於旂下吁嗟哀傷畫爲郡縣墾土字甿內戢同俗外重夷防河源萬里其流湯湯洗濯兵甲包之以藏悠悠旆旌歸覲我　皇鑣吹競發軍歌慨慷烈烈　大神三軍之望敢告所志永靖邊方尙饗

祭雹神文（代左侯）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於

雹神之靈曰噫嘻二氣摩盪迭出爲功蒸爲雨雲激爲雷風爲霜爲雪斂居大冬應節平施民和物豐雹何爲者頻作害凶寒嚴絕塞堅冰不融陰陽怒搏磊落飛空損我禾黍偃畝西東破壞廬舍民遭擊攻天災物怪戾氣所鍾祈於大神精誠上通吏罪宜罰民

可哀恫戢威霽暴弭節雍容惠我耕作千頃芃芃侑餐

告河神文

鹽運使銜甘肅候補知府施某謹致告於大河之神日十二年二月十四日　欽差廣西巡撫張曜復奉　天子之命馳視章邱所隸何王莊決口十六日自張秋方舟東下以趨章邱其營務處甘肅候補知府施某實由章邱而東並齊東蒲臺達於利津勘四縣被淹村聚受災之重輕至利津下游循漫流入海之路觀其通塞所以分使臣之勞驗民生之困將以其實上告於　天子求發賑而捍患也　天子之尊　神人受治　降康紓禍哀矜元元　神功在　國而　德在民所爲膺　封號而受享祀也河患之亟久而未甯雖曰天意亦作　神羞具宵此行　明靈所鑒狂飈振厲舟卻不前六日於茲是用布告伏望爲民爲　國功以順風所歷備形俾速上報區區之誠不以私請唯諒其愚而許之無任祈禱之至謹告

左子重哀詞

今上之十年正月余赴禮部試道出鎮江會日暮泊

舟江干有誦詩於鄰舟者聲琅琅然問之則湘陰左運丁叟今相國之猶子而余同歲生也余始爲諸生即聞相國並世豪傑其後視師東南風馳霆擊數年之間剷平巨寇江皖閩浙之民創者起饑者飽散者聚棄者收氛霾盡而天日出人人幸生反涕而笑而相國高位上爵極書生之榮遇矣功名遭際望若古人常以不獲一見爲憾今與其猶子遇又辱同舉因造其舟敬問相國並及於西師消息當是時相國方以欽差陝甘總督討叛回於秦隴云而丁叟談次亟稱從兄子重之賢謂叔勤勞兵間垂十餘歲子重撫揞家事不遺銖髮以上天性至孝外則憂其父內則婉言柔色以事其母母病露禱於神刲臂和藥及喪哀毀盡禮愛其羣弟以及於親族下至臧獲廝養咸有恩義精小學能篆書善爲詩古文詞歉然不足無幾微矜於顏色余聞其言心識之又覩丁叟溫溫儒者氣和詞下竊以爲左氏門戶之祥明年十月余在杭州有自湘中來者言丁叟奄忽死矣余爲悼歎久之又二年正月再赴禮部試取道上海見沅陵吳桐雲則又聞子重之喪桐雲言子重遺事較丁叟爲加詳於是又以悼丁叟者悼子重其年再落第發憤走

隴右謁相國相國哀其窮困居之幕府蓋十數年嚮慕之者至是得瞻其容貌聞其言論私心喜幸得不孜一及丁叟子重以益相國之悲他日侍酒將半相國言子重旌表事並出次君子粟所爲行略見示則於閭於桐雲者其事又詳甚矣子重之賢宜相國過時而悲也抑余有說爲夫得愚子而壽與得賢子而天天固不如壽矣然愚子而壽往往覆宗賢子而天而仁孝之名傳之後世脩短之不齊報施之不足據古人已如此此豈足道哉惟行誼可以有聞爲慰父母之志相國其亦何恨因爲詞釋之并及於丁叟云

其詞曰嗟天道之茫茫兮毋反施以爲報自孔氏而已然兮至今人而奚悼彼伯鯉之早殞兮聞先師其何懲要德行之脩立兮齊短命於大年相國之起衡湘兮抗功名於管葛埽蚩尤之毒氛兮覩乾坤而軒豁傳弓冶之世業兮有賢子之英英梧與竹其交翠兮盼鸞鵠之時停行孝友於門中兮漸施及乎其類賁君子之柔嘉兮豈獨嫻夫文藝余昔淹駕中途兮聞丁叟之所言慕二惠之競爽兮集慶祥於家門望山川而惜逝兮先凋喪我丁叟知芝焚而蕙歎兮吁相隨其何驟惜士伯之害傷兮角嶷嶷而何人何艮善之是伎兮偏縱舍夫頑嚚唯孝思之不匱兮獲

朝廷之旌異固天折可悼傷兮已令名之勿替跖雖永而終渝兮回雖促而終賢矯運命而自壽兮信人事爲有權釋老懷之鬱悲兮賴婉孌之孝婦撫諸孫以繼承兮天有待乎其後

吳蘭皋哀辭

君諱經歸安縣雙林鄉人也同治元年八月予避寇雙林始與相識雖甚困窘伉爽有氣二年寇益侵暴冬十一月予挈家人浮舟而東君亦奉其母夫人以隨行四晝夜至江蘇吳江縣之同里遂與賃屋以居

居極荒陋迫於牢豕之闢室中庖湢牀寢合并一處然予猶與君處盈丈之地布几席設書籍筆硯俯而誦仰而思思之有得伸紙而書連篇累牘莊諧間作以寄其於邑無聊之感君又好談時事夜分燈燼僮婢皆睡猶就予張目論議雖不中節固不以顛頓沮狽損其志氣者三年七月湖州平予挈家人還郡因年君以母夫人命從予受學止予家者六月漸去崖岸就繩尺與人恂恂爲謙謹然時被酒牙角悉出醒而悔辭復然其後予屢出游君居母夫人喪每書抵予必言當世之失而思所以救之予謂出位之思君

予勿許戒以親學問養器識君勿能用又數年而病病少間矣勤於人事復作胸中有物時與上下十年七月某日遂卒嗚呼何不自養以至此極耶爲辭抒哀命其子藏之辭曰

吁君之存兮慷慨負氣議論錚錚兮尋庸以廢謂君所性兮依於忠義反激爲平兮宜愜其器庶幾異時兮艱難與濟胡不撍沈兮汲汲人事以身爲徇兮頂踵可棄姚變初昏兮寵炎是議遘彼非議兮悵焉感喟閔凶倏遭兮繼以疾厲節養未能兮力竭而逝遺息呱呱兮寡婦涕泗誰當門子兮以畜以祭皇天祇

予兮君不長世顧視吾徒兮又將誰冀嗚呼孔哀兮幽宮永閟其下冥冥兮文言奚致

蔡元襄哀辭

君少時貌狀如好女子而有堅苦卓絶之志孤貧無依上有寡母一兄不材不自存活弟十餘歲猶未成立君爲童子句讀師束脩所入以養母弟不足則資於傭書之値時自節縮日饘以爲其兄食衣族人豪於貲財君約弟兄閉門度日無所假貸也讀經能記兩漢諸儒之說通其聲音訓詁其覽他書甚衆號爲博洽爲古文深警喜往復無一世俗語場屋之作亦然而能曲就有司尺度故試亦高等光緒丙子舉於鄉已而四黜於禮部外和而中剛未嘗立崖岸至其所不可必有執持兵法吏治皆所究心能用古說合時變余弟子數十人獨君體用咸有冀有樹立於世亦慮君貌狀不足以載年考膺福祿丙戌十月竟以疾卒於家年四十二無子余與君別十四年唯聞君舉於鄉以爲可喜自餘聞於君者皆偃蹇窮乏不得志之事也今乃聞其死嗚呼余所以望君與君所以自命乃止於是哉可哀也已君蔡姓諱汝鍠字元襄歸安人

吁同治之初元夏五月而城覆余扶母而挈妻舟雙林以避寇賴吳生之留款室有假而無僦牀與竈兮交遶虛盈丈於其右陳亂書於破案坐朝餓而夕究動薪米之兩空母妻憐而不訴唯吳生之勤勤日造廬而每又君於時兮肯來識心貞而貌秀守質介而能通學殊孤而未陋求方聞與彫識若情欲之思就依燈火於中宵遇卧鐘而猶抑每欠伸焉請退月瀸瀸其在宿及把筆以爲文九天淵而心透振鏗鏘而發瘠奮新奇而出舊少忽忽其漸壯變白黝而肥瘦余萬里而西東顏二七其未覿披家人之書來喜科

名之一售旿金門與玉堂又閺然於其後準貴富爲乘除或失此而老壽何逾壯而遽摧無呱呱之嬰幼天福善而禍淫君短折也奚疚痛吳生兮久亡或九幽之邂逅道兮八之暮年已齒脫而面皺嗟侍官以爲家歲饑寒其僅救擇林泉而歸老宮一畝其未構有穉女兮小男猶未畢乎婚媾但日月之催人眞若馳而若驟算黃耇以須臾恐自圖之忘謬

大衍集

附約仙遺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定海胡子友雲旣出其大父伯貞先生論語集解義疏屬刊更以大衍集見示壽鏞受而讀之陰陽五行說赫然冠篇首其議精辨足破人疑惑今世薄五行說者往往挾泰西氣化目驗之事用相詆諆而傳述之者又多出於生剋休咎所謂過與不及者也泰西人士言養炭淡淫四氣而先生曰養氣者木氣也炭氣者火氣也淡氣者金氣也淫氣者水氣也四氣之和即土氣之分王四季調劑得中者也盈天地閒無非氣化之流行聖人以木火金水土指點五氣之形狀謂其氣之似木似火似金似水似土非眞以五物爲五行也此其說豈不精且辨邪自舜非木槿解以下凡十四篇並解詩之作意主毛氏亦兼取三家及爾雅方言許書陸疏與夫諸家傳箋鎔鑄貫串博究愼取以成其說嘗謂古人作詩不嫌詞複反復歌詠三四章而義多相類如其類以解則經義可明離其類以解而不恰反昧是誠甘苦語也中有解字義三則敎筆說一則末附二詩而明堂射侯考注佚友雲告我曰今已得之壽鏞嘗讀詩至芣苢以爲

全詩可以采藏芣苢四言該之二三兩章反復歌詠無甚發明采之有之之義何詩人不憚詞費若此然而深思之誠非如此則其義莫能若是顯焉然則觀先生言深知其甘苦固亦莫壽鏞若也聊書以冠篇端先生有仲子曰中正字約仙友雲之父也有約仙遺稾一卷盡解經之作解易者七解書者一解詩者八解禮者四解春秋者三他考辨文字者二都二十有五則於經義多所發揮友雲守先人之遺著又謀刊而布之因附大衍集後家有賢子孫則著述必無隱湮之理豈非以其人哉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後學張壽鏞序

大衍集目錄

與西人辨陰陽五行說
說文戊象六甲五龍拘絞說
說文我訓施身自謂說
孔聖名字說
弔由靈各解
舜非木槿說
莎雞卽絡緯考
螽斯斯螽辨

脊令急難說
黃鳥非倉庚說
關雎詩人考
芼與流采一意說
卷耳薉草說
元黃非病色說
鞗革金厄解
有蕡其實解
堵雉異同解
執筆說
先生如達說
姪娣辨
旐維旟矣解
明堂考（佚）
射侯考（佚）
題盧揖橋先生乍浦紀事詩
題周司馬斗山寫闌詩

與西人辨陰陽五行說

淸定海胡夤伯寅撰

古今之相去也千萬年六合之相遠也千萬里苟此心此理之同雖至東海西海先聖後聖無不契合如符節而獨于陰陽五行之大端東西儒各持一說大相剌謬由未識古聖命名造字之源也西儒謂予曰天一積氣也視之蒼蒼無終極地在天中亦如諸行星之繞日而行不過滄海之一粟安得與天對待而爲陰陽耶予無以對也又曰晝之明也夏之熱也乃日之來也夜之昏也冬之寒也乃日之去也是無明卽爲昏無熱卽爲寒安得別有一昏一寒與明若熱對待而爲陰陽耶予又無以對也西儒又曰天地閒獨一元質六十四動植人物之所藉以配合者十有四而其中惟養炭淡溼之四氣居多論其最大者爲四元行無形者氣是也有形者火是也質之流者水是也質之定者土是也水火氣土卽佛經之水火風地也天地閒惟此四者爲最大而中國好言五行木火土金水金與木土之所出也安得與

水火土相配而爲並大耶水合二而成土合三而成金木之類不一配合之物亦不一安得與火相配而爲元質耶若五行之生克推之物性不盡然五行之休咎驗之人事不必然又安得事事物物盡以五行配之耶予更無以對也予懷此疑數十年求之中外書籍數十冊一日讀西書內論化學與動學有謂天地萬物之性有相引之勢又有相推之勢琥珀電氣有引力香膠電氣有推力磁鐵氣則兩端互藏其力指南針之向背雌雄針之迎距可驗也而究不知其性何以若此也予乃恍然悟曰此卽中國所謂陰陽也夫陰陽五行者中國聖人之言也生克休咎者後人附會之說也聖人之言陰陽五行也專以氣言而後人無物不槪以陰陽無事不配以五行而又附以生克休咎之說反致轇轕而難通考之說文陰本作侌又作霒从云今聲云象雲氣謂雲雨之氣也陽本作昜从旦从勿勿象日氣謂旦日之氣也陰陽从𨸏者專指山水之南北假借之字也古人造字有本義命名有專屬人之男女也禽之雌雄也獸之牝牡也猶氣之陰陽也本以二事對待而言也人之生

死也晝夜之昏明也冬夏之寒熱也猶日之往來也本以一物有無而言也兩意本不相合而後人概以一例施之又加以穿鑿附會之說宜其轇轕而不能通矣五行者五氣也行猶道也謂氣化流行之道也西書言化學謂上帝創造人物多以養炭淡溼之四氣配合而成可以變化目驗而知予謂養氣者木氣也炭氣者火氣也淡氣者金氣也溼氣者水氣也四氣之和合即土氣之分王四季而調劑得中也盈天地間無非氣化之流行聖人以木火金水土指點五氣之形狀猶算學圖之

甲乙丙丁樂律譜之五六工尺不過藉以記其邊角繪其聲音所謂木火金水土者謂其氣之似木似火似金似水似土非眞以五物爲五行也不然西人所謂炭氣者亦不過謂其氣之似炭耳豈眞以爲炭之氣也哉

說文戊象六甲五龍拘絞說

說文十四篇論十干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徐段各注皆諼闕而不能解後讀協記辨方論十干化氣內有從龍則化之說是即六甲五龍之拘絞也所謂六甲者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也所謂五龍者戊辰庚辰壬辰甲辰丙辰也甲己之日始甲子甲在子與戊至辰而屬戊戊爲土故甲己化土乙庚之日始丙子甲在申至辰而屬庚庚爲金故乙庚化金丙辛之日始戊子甲在午至辰而屬壬壬爲水故丙辛化水丁壬之日始庚子至辰而屬甲甲爲木故丁壬化木戊癸之日始壬子甲在寅至辰而屬丙丙爲火故戊癸化火六甲除甲辰水木火土金五行相生之次也五龍起戊辰土金水木火亦五行相生之次也辰爲天綱屬戊土故象六甲五龍相拘絞於中宮也

說文我訓施身自謂說

說文所載自稱之詞凡二曰吾曰我吾我自稱也从口五聲五乎切我施身自謂也从戈从手古文作𢦵五可切是我與吾同爲疑毋字而吾在模部我在歌部古韻二部又相轉則由吾之雙聲而通之爲卬（望也伍剛切）爲言（語軒切）皆疑毋之字也由吾之疊韻而通之爲余（語之舒也以諸切）爲予（推予也余呂切）皆模部之字也而台（說也與之切）與陽（與章切爾雅注巴濮之人自稱曰阿陽）與姎（女人自稱也烏浪切又轉爲俺後漢書注胡朗反）則余之同母展轉相推朕與孤與寡則自謙之詞別有取義然

則我之施身自謂者果何謂哉閒嘗考之施謂旖施（卽旖旎）乖旗之皃也我之偏傍从手戓謂古垂字戓謂古殺字余以爲垂是而殺非垂之古文作㫃丂者艸秖之垂也勿者旗也雜帛爲勿象其柄有三旒周官大司馬所謂鄉家載物司常所謂大夫士建物者是也古者標識各以旗韓信拔趙幟立漢幟田閒之表畷下國之綴旒皆取縣旗表章之意蓋我之古文从㫃之勿而省丂我之篆文从㫃之丂而省勿戈則諧聲兼會意（戈垂皆歌部字）謂以戈縣勿旖旎垂之以自標所謂施身自謂者此也推古人稱謂之義舉其體則曰身曰躬陳其職則曰甫（通作夫丈夫也）曰民（今俗農人自稱曰農民商人自稱曰商民）以鼻自指則曰自（自鼻也元凷又作咱茲抄切）以口自呼則曰吾以旗自施則曰我（自與指吾與呼我與施皆同部相訓）

孔聖名字說

兼三才而兩之者人也通三才而貫之者王也蒼聖造字上畫象天中畫象人下畫象地惟聖希天人可以與天地參故一人爲大大卽以象人之形人之所戴者天也故一在大上爲天人之所履者地也故一在大下爲去天地之閒人爲大故一在大中爲夫易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所以與天地參者仁義而已矣古文人作𠆢正視之象股脚之形也籀文人作八側視之象臂脛之形也尸臥人也人不能獨立於天地之閒故仁从二八中庸曰仁者人也左傳曰參和爲仁謂人與人相參和而親偶也古文从二尸亦人也又从千心千人之心人人之心也二人相隨爲从从聽也人相聽從之謂順反从爲爪比密也人相親密之謂仁二人相背爲爪北猶別也（鄭注謂君）人能辨別之謂義仁之至義之盡而天下後世千萬人之心無不順從者聖人人倫之至所以可與天地參也孔聖名丘字仲尼丘从爪从一一地也丘與區同母相通借（丘蓋丘字又作區蓋區字）昆命以南區分派別辨方正位嚮明出治行義以達道聖人之志也尼从後近之也二人相近與親昵之昵同尼與𡰥古人似相通（微部遲从尸又从𡰥𡰥古仁字）尼與仁今音又相轉（尼女夷切仁如鄰切今音如冏語巾切）安土敦乎仁聖人之德也合而言之尼以二人相近仁之親也丘以二人相背義之別也（相近相背意以相反而相成韓子名愈字退之亦此意也）

仲則人處乎中中之正也觀聖人之揆度錫名早已定之以仁義中正拘爾雅釋邱之形爲旁高中下之說豈足誣聖人名以自命字以表德之意哉

弔由靈各解

三代以上之語言文字雖與今人間有不同而其句讀之聯屬猶可意會盤庚曰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各字似當上屬作一句弔迎之借善也靈謂龜易舍爾靈龜是也各當作格假之借至也謂所謀之善由靈龜之感格而至是以不敢違卜也阮氏鐘鼎款識載庚

申父丁角無專鼎頌鼎頌敦頌壺宄彝吳彝寰盤師酉敦格皆作各而大錫簋云用祭于神祇罔弗各惟萬世無疆亦當以各字絶句句法正是一例

舜非木槿說

詩人比物之工引諭之切無不形容逼肖體驗入微鄭風之美孟姜也有曰顏如舜華傳疏以舜爲木槿其花朝開暮落粗與薄質絶無丰韻可愛常疑詩人取譬之不類不知說文舜爲木槿舜爲蕣荂本非一物舜篆文作䑞楚謂之藑秦謂之蕒考之爾雅藑蕒郝疏以爲藑

如牽牛而微長花色淺紅而差小即今之鼓子花也爾雅又云蕒藑茅蘂銜弁郝疏以蕒蘂爲同音屑韻又作蘛其草蔓沿著地生根旋復生花葉似劍橫根如筋攣肥白可啖即今之藕子蓮也今紫藕子蓮花粉紅色大如金錢酷肖牡丹之玉樓春開節開花花葉相襯纏綿不斷秀雅多姿非若木槿花之粗鄙淺俗洵可爲豔色嬌容之比故用藥者必精研艸木之性讀詩者須多識草木之名

莎雞卽絡緯考

古人卽物以紀候意謂微物之應時飛鳴者終古如斯人所易聽而後人不能多識雖夏引博證而於耳目習見之物反不經心此一物不知之恥也豳風之紀候也五月斯螽六月莎雞斯螽常物也莎雞亦常物也陸璣詩疏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崔豹古今注云莎雞有靑褐兩種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以其聲如紡績織緯一名促幾蜓邢光庭兼明書云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靑而有鬚其羽背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

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案絡緯即今之紡績娘正以六七月間蕭蕭索索徹夜長鳴又一種鳴於日間北人謂之叫哥哥養以小竹籠飼以青荳性最耐寒是與尖頭蚱蜢之斯螽皆尋常習見之物而郭璞注爾雅以翰天雞爲莎雞又曰樗雞考之本草樗雞生樗樹上形似蠶蛾而五色廣雅謂之樗鳩圖經謂之紅娘子並無六月振羽作聲之說則天雞非莎雞也乃或以斯螽莎雞均爲蟋蟀之異名而於尋常習見之絡緯反不知爲何物殊失古人即物紀候之意

螽斯斯螽辨

爾雅釋蟲蝗類五一曰蛗螽蠜公羊傳螽作螺螽乃蝗之總名蛗螽亦螽之統稱此蟲能飛而不能鳴多在稻田中能翳稼即今之方頭蚱蜢也一曰草螽負蠜郭注謂之常羊陸璣云大小長短如蝗而青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即今之虎頭蚱蜢也一曰蜤螽蜙蝑郭注蜙蝑也方言謂之舂黍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此蟲飛而以股作聲戛戛然即今之尖頭蚱蜢也一曰蟿螽螇蚸郭注似蜙蝑而細長飛翅作聲陸璣說蜙蝑又一種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疑即此種也一曰土螽蠰谿郭注似蝗而小一名土蝶此即今之泥蚱蜢也考五種之內惟螽即蝗能害苗稼其餘四者皆蝗之種類周南之螽斯蛗螽也即蝗也蝗子一生九十九故以興子孫之衆多七月之斯螽蜙蝑也乃蝗之類也自毛傳以蜙蝑說螽斯孔疏遂合螽斯斯螽爲一物不知斯螽之斯又作蟴乃蟴之借字斯與析古音

同在支佳部螽斯之斯乃語助如云鸒斯鹿斯也不過用斯字以足句詩常曰有兔斯首矣又曰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矣推斯例也螽斯羽猶言麟之趾

脊令急難說

詩人之託興鳥獸蟲魚之情狀朙有古人未能詳悉必經後人之歷久體驗至今日而始得其眞螟蛉之有子也蜾蠃負之非祝其類我乃取以爲己子煦養之資此古人所未知也至今日而蜾蠃撫子之說解蝗螺之生子也遇旱年遺化爲螽遇雨水即化爲魚因以爲豐年

之兆此古人所未知也至今日而衆人變魚之夢晰脊令之在原也毛傳飛則鳴行則搖以首尾之相應喻兄弟之急難似未得其情狀考之爾雅䳭鴒雝渠說文䳭石鳥一名雝𪇰一名精列精列即脊令之聲轉此鳥之別名也陸疏云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相感志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故俗謂之雪姑郝疏云其巢每在沙上故東齊謂之沙稽留此鳥之形狀也至於詩人託興之恉兄弟急難之說自古未有確解

余在溫州讀曾復齋先生文集云脊令之鳥同產者恆相依倚不遠分離遇有鷙鷹翺翔其上則急呼疾飛而攢其翼下使之欲啄則不及欲擊則不能羣起而攻不一而足比至茂林叢薄之閒一鬨而散陰翳細小無可尋捉彼鷙鷹亦無如之何歐括山中常常見之此又古人所未知也至今日而兄弟急難之確解始得豈特春秋日食之誤歲終置閏之非至今推測久而密合天行步算精而不差毫釐始信古人不及後人哉

黃鳥非倉庚說

黃鳥小鳥也與倉庚迥不相同爾雅倉庚商庚鵹黃楚雀倉庚鵹黃一物五名而三見而黃鳥別名之曰皇詩詠黃鳥凡五見而毛傳釋之曰摶黍豳風倉庚凡二見而毛傳釋之曰離黃是黃鳥與倉庚顯分爲二物黃鳥者國策所謂黃雀也倉庚者後世所謂黃鶯也乃自揚雄方言釋驪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驪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意謂關西方語倉庚有黃鳥之名初不以爲即詩之黃鳥而高誘注呂覽郭璞注爾雅陸璣撰詩疏誤會其意遂混黃鳥倉庚爲一物不知喈喈交交聲之小者也與倉庚之嚶鳴不同睍睆綿蠻兒之小者也與倉庚之熠燿不同摶黍啄粟其食也與倉庚又不同灌叢楚棘其棲也與倉庚更不同況乎倉庚乃應節趨時之鳥其見也當春日載陽之候其鳴也在麥黃葚熟之時而詩紀黃鳥初無定期此又不同之顯見者也抑又考之爾雅釋畜馬之黃白曰騜騜與皇本一字馬之黑色曰驪驪與鵹又同音比例參觀蓋黃鳥曰皇黃而帶白者也倉庚曰鵹黃黃而閒黑者也讀詩者欲知鳥獸草木之名與其采方言不如研雅訓

關雎詩人考

關雎后妃所作也后妃無妒忌之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供祭祀未得則輾轉反側以思之旣得則琴瑟鐘鼓以樂之故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乃朱子以爲宮人所作如謂文王之宮人歟文王未有后妃焉有宮人倘謂王季之宮人歟則寤寐反側之思王季宮人焉得知之揣朱子之意不過謂詩人所指必后妃始克當淑女之稱得爲君子之好仇不知仇者配也耦也乃相人耦之詞凡在臣下僕妾皆可通稱故罝兔之野人得爲公侯之好仇不必后妃正配始克當好仇之稱故鄭箋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也至三家詩以關雎鹿鳴皆爲刺詩謂康王宴起畢公作關雎以刺之不知儀禮周公所作鄉飲燕射合樂已用關雎之三安得謂畢公始作是詩乎且孔子刪詩正樂豈必取後人刺詩爲風雅之首此三家詩所以立學官而卒廢毛傳所以獨存於後世也先儒云三家之廢尙恨其不早

芼與流采一意說

曰人作詩不嫌詞複往往反覆詠歌三四章而義多相類如其類以解之則經義可明離其類以解之而本指反昧關雎左右芼之毛傳云芼擇也考之說文芼草覆蔓也覒擇也玉篇引詩正作覒則芼乃覒之假借字其一章云流之爾雅釋詁流擇也次章云采之禮納采釋文采擇也是流采芼三章本一意而變文以叶韻所謂長言之不足則詠歌之而不厭詞之重複後世之絃索猶是也乃朱子據董氏說以爲熟而薦之曰芼考之禮羹芼菹醢凡四物菹醢生爲之是爲豆實芼則肉湆烹之實諸鉶鼎儀禮所謂鉶芼牛藿羊苦家微皆義所謂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所謂雉兔皆有芼是也顧禮后夫人助祭薦菹不設羹故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菹若以芼爲熟而薦之是直薦羹矣此不知芼爲覒之假借字而欲合詩於禮者也至爾雅釋訓云芼搴也此別一義與毛傳不相合孫炎注云擇菜也孔疏引其文申之曰拔菜而擇之不知搴與擇本不相訓拔與擇亦爲二事毛傳以擇訓覒不訓芼而孫乃援毛以釋雅孔遂因雅以申毛此不知芼爲覒之假借字而欲合詩於雅者

也

卷耳蘵草說

楚詞以香草比君子以蘵草喻小人離騷薋菉葹以盈室兮葹即詩之卷耳本易盈之蘵草也爾雅卷耳苓耳郭注引廣雅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形如鼠耳叢生如盤陸璣義疏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案即今之蒼耳子處處有之采采猶萋萋盛也與蒹葭采采同不盈盈也不爲發聲與大庖

不盈傳義同卷耳之蘵草衆多易盈盈則傾爲之傾猶小人之德薄才淺置周之列位未有不傾危顛隕陟高岡而馬元黃陟崔嵬而馬虺隤如易所謂鼎折足覆公餗者此后妃所以有懷人之嗟而爲憂者之興也所懷者非文王亦非臣下謂其父兄子弟也故親之曰我而私之曰懷漢明德馬皇后嘗曰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每至憂惶晝夜不安坐臥終不使后妃之家封侯預政千古賢后之心事如同一轍夫后妃之親屬未必盡是小人而自賢后視之不啻如卷耳之蘵草既知列位之勤勞深惕高岡之危險惟願其在家食祿酌酒自安內以免宗祀之危外以讓賢人之路此其所以無險陂私謁之心而有進賢之志此即所以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也豈負干預外事哉

元黃非病色說

詩人引物起興往往以雙聲疊韻之字體繪其情意摹寫其形狀仿彿其聲音而於所用之字之本義絕不相關卷耳次章之崔嵬微部疊韻字也而即以微部疊韻之虺隤說馬之病意三章之高岡見母雙聲字也而即

以喻母雙聲之元黃說馬之病意爾雅釋詁瘏痡虺頹元黃病也詩毛傳馬病則元黃與四牡傳馬勞則喘息同一句法是虺隤元黃本以疊韻雙聲之字爲人病之通名詩遂引申以說馬之病而於元字黃字之本義無容拘泥穿鑿者也乃自孫炎解爾雅云元黃馬更黃色之病後人不察遂改毛傳馬病則元黃爲元馬病則黃而與虺隤疊字連訓之例不能畫一不知元黃皆馬之正色而非馬之病色考之爾雅釋畜驪馬白跨驈青驪驎驒青驪繁鬣騥驪白雜毛駂驪即元元固馬之正色

也又曰黃白騅黃白雜毛駓驪馬黃脊騽驪馬黃脊騅黃亦馬之正色而非病色也焦氏易林乾師震並云元黃虺隤行者勞罷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云改轍登高岡我馬元以黃皆以元黃連讀成文不用分釋其深明雅訓詩詁者哉故讀詩者不可不通古韻尤不可不知聲音

鞗革金厄解

古人字少凡同部同母之字皆得假借通用借字而以本義解之則扞格難通往往郢書而燕說詩大雅鞗革

金厄革馬銜勒也厄環也皆以金爲之鞗革石鼓鐘鼎文作鋚勒厄說文作戹此本字也鋚作攸勒作革戹作軛此借字也戹作厄此俗字也乃或以借字說本義不知轡首謂之革轡所以馭馬與勒爲異物車前橫木謂之軛軛所以楅牛與戹爲異物此皆不通聲音所以不知假借也夫欲識訓詁必先通聲音聲音通而本義借字無不瞭如指掌矣古人云讀書先識字

有蕡其實解

六經之文多假借假借不明而強以本義解之往往繆轕而難通詩桃夭有蕡其實毛傳蕡實皃朱子云蕡實之盛也考之本義說文云蕡雜草香也初無盛大之義則蕡當爲頒之假借頒大頭也引申之凡物之盛大皆得謂之頒詩魚藻云有頒其首桃夭云有蕡其實苕之華云牂羊墳首蕡墳皆頒之假借也乃或謂麻實爲之蕡麻於植物最多子以麻之多子喻桃實之盛不知枲實之字當作萉或字爲𪎊既非蕡之本義而繹其文義乃云有麻子其實古人有此句法乎此不知同韻假借之理也蓋蕡从賁聲頒从分聲古音同在眞文部故大

頭之頒大防之坋水厓之濆墳墓之墳與雜草香之蕡例得假借而通用

堵雉異同解

詩小雅鴻雁篇百堵皆作毛傳以一丈爲板積高五板爲堵板廣二尺一堵之牆長丈高丈意蓋以整數起度也乃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則一堵長八尺一雉長四丈說與毛傳異古周禮及春秋說一丈爲板五板爲堵三堵爲雉則一堵長一丈一雉長三丈說與毛傳同考之左氏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

書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古制書傳各不得其詳而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計之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長三丈三堵爲雉則堵長一丈板亦一丈可知矣而鄭君又言六尺爲板者意欲通毛韓兩家之說蓋以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高一丈長三丈則板不得不減而爲六尺要之六尺之板數雖與毛異而三丈之雉則與毛意仍無不同也

執筆說

執筆之法一十有二而通用者惟三一曰撥鐙謂如善騎者鐙入足淺則運動活善書者筆入指淺則運掉靈自來相傳如是然而古無騎馬法考之說文鐙錠也禮祭統執鐙注鐙豆下跗也其實鐙卽瓦豆之登後有以銅爲之者字遂作鐙秦漢以後有雁足鐙其式略似豆則以鐙爲膏鐙之正字而馬鞍之鐙迄無定字也惟矛戟柲之下銅曰鐏亦曰鐓曲禮注鋭底曰鐏平底曰鐓平底者正似今之馬鞍鐙然則所謂撥鐙者則字宜作鐓而不宜作鐙卽使以馬鞍立說亦宜云立鐓云踏鐓云點鐓而不宜云撥鐙茲之所謂撥鐙者果何也爰舉執筆圖而細案之蓋所謂撥鐙法者指尖撮管提腕空中狀如撚草之撥鐙鐙卽今之膏鐙也今人設胡牀凳高几鐙在案則高高則撥鐙其勢斜故今謂之挑鐙古者席地而坐鐙在地則低低則撥鐙其勢直故古謂之剔鐙剔鐙卽撥鐙也今人不見席地坐惟知騎馬法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詞其實此法虛提手腕運用指尖婉轉如意與撥鐙草者無異則視踏鐓之說較爲親切矣

二曰平覆其掌虛如握卵其法雙鉤雙挑平其腕覆其掌故曰平覆三曰握管其掌心收緊以大指堅闢以四指中節握管況書有力犀利無雙維不能久持似未盡善而誥勅榜疏閒亦用之他若提斗一法用書扁署亦不可少其餘諸法皆左道也概從芟削

先生如達說

天下古今之事往往有怪怪奇奇後人不經於耳目而反疑傳紀之荒唐詩大雅生民詠后稷之生也曰履帝武敏歆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解者曰先生首生也達

當作羍小羊也姜嫄履大人迹而懷孕滿十月而首生滑達如小羊婦人最苦頭生而易生若此所謂在毋不憂天降聖人之祥異也然何以名之曰棄而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寘之寒冰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姜氏惡之而稷之生則無災無害也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故司徒棄之而稷之表則克岐克嶷也鬬伯比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是姦生也時以無父而棄之而后稷之毋則高辛氏之世妃有夫之婦也惟顧氏廣東解如達謂如羊之褁胞而生故驚而棄之後鳥

豚兒出故稷呱而姜收養之姜氏白巖謂親見里人竟有此產剝去胞衣兒方能啼然則所云不坼不副者乃不裂其胞衣故歷寘之隘巷平林寒冰而無恙迫鳥去胞破而呱呱有聲於以知詩人詠歎之非妄已巳八月聞予次子正仲媳吳氏頭產雙生長生於辰時次生於巳時長兒稟賦太弱顱骨罅裂肢體枯槁又苦不能多飲乳次兒則狀貌魁梧大耳疏眉豐頟厚下善飲食十倍於乃兄養至四十餘日而長兒殀殞是兒之生也予妻嘗悶悶不樂至是詢之曰兩兒之生也甚奇雖同胞孿胎而另各有胞衣渾身包裹比褪去始有啼聲妻以爲不祥也今果然矣予乃啞然笑曰開周家八百年之天下肇生民億萬年之粒食至今配祭社壇尊爲后稷者其生亦如是也是年三月間予撰論語義疏稿落成至八月而喜得孫兒生之日予早晨夢見兩蛇蟠纏變爲一乃果連得兩孫而一存次兒又生於巳年巳時爰呼爲巳生名之曰衍成予將以卜祖功宗德之發祥於是兒也

姪娣辨

古禮之質率而不可通於今者莫如尸與媵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是立尸必取孫行者謂其昭穆同也然以孫行儼然列於上而父行僕僕拜於下似無以順倫序然猶謂斯須之敬也至於媵妾以姪娣從則更有不可解者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諸侯一聘九女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解者以娣爲女之妹姪爲女兄之子以兩代而同事一夫似無以分等輩予以爲娣就女言也姪就父言也所謂兄者父之兄所謂

兄之子者父之兄之女子子蓋父之姪女而女之從父姊也娣親於姪姪尊於娣故先姪而後娣從謙也詩江有汜疏引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蓋士昏不必備姪娣禮言無娣媵先而不言無娣姪先則娣之上有姪而姪尊於娣可知何以尊之爲其爲兄之子而非己之子則乃父不得不從謙孔子以己之子妻子長以兄之子妻南容兄者孔子之兄孟皮也此經言兄之子之比例也抑又考之古凡从女之字皆屬女子之稱說文云姪兄之女也此本義也己所生男爲

子女爲女子子兄弟之子爲猶子兄弟之女子子不得加猶於其上故專制其字謂之姪其初固專稱兄弟之女也由是而推廣之姊妹以稱其兄弟之女喪服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釋名云姑謂兄弟之女爲姪是也再推廣之姊妹以稱其兄弟之子爾雅云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左僖十五年傳姪其從姑周語則我皇妣大姜之姪是也喪服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鄭君注爲姪男女服同是女子於舅弟之子男女皆稱爲姪今則男子稱兄弟之子亦謂之姪矣而其實造字之初則專稱兄弟之女也朱氏通訓謂受姪稱者男女皆可通而稱人姪者必婦人予謂稱人姪者男女皆可通而受姪稱者其初必婦人而施及於男子姪字所以從女也男子謂女舅弟曰姊妹父之姊妹曰姑其字皆从女因而女子自相稱亦曰姑姊妹變妹爲娣者爾雅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爲其同事一夫也古人凡事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未有倫序顛倒等輩混淆而可謂名正言順者

旐維旟矣解

詩無羊牧人之夢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傳箋均以魚之衆多爲一物夢旐與旟爲二物後儒申之謂上維字訓乃下維字訓與字同而義異揆之通例似若不安盧抱經鍾山札記引丁希曾謂衆乃𧒂字之省說文𧒂與螽同蝗也凡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若遇歲旱水不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爍魚子卽變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𧒂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此說雖新得之目驗而於旐旟之變化占室家之溱溱自古迄無定論周禮大司馬郊

野載旐百官載旟司常職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朱傳引或說謂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錯舉二職之文未顯多少之義陳氏啓源王氏引之駮辨不遺餘力謹考爾雅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河圖握矩記云南方法赤鳥曰旟緇陰色赤陽色也說文云龜旐四游以象營室考工記輈人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四陰數七陽數也司常說九旗之制交龍爲旂熊虎爲旗左青龍而右白虎也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前朱雀而後元武也夢旐爲旟者旣在後而忽前又自陰而回陽以元武幽隱之方而變朱雀文明之象則人口之繁盛家道之興隆不必訊之占夢而約略可知也況乎夢境之所呈繇詞之所託每多鳥獸蟲魚之類不但星辰日月之占非能非彲非虎非羆文王之獵渭也而卜得聖賢之輔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宣王之考室也而夢徵男女之祥此皆占夢之凡例也牧人夢旐旟而取象於龜鳥猶之服章畫宗彝而取象於虎蜼遠取諸物其聖人作易之意也夫

題盧揖橋先生乍浦紀事詩（用古韻眞文部）

詩亡春秋作紀事隸編年褒貶嚴一字斧鉞涓華袞周道鞠茂草孔筆託獲麟聖心不得已王迹誰能振粵若稽古治車書同軌文太史職采風輶軒苦停轡列國懷舊俗永歌及三千裁爲三百五一一被管絃周召別分陝雅頌合吹豳大姬好巫覡婆娑感鬼神小戎競爭戰婉娩勖從軍詩本道政教習俗辨澆淳無論檜以下美刺各有因乍川瀕海隅市井雜闤廛魚鹽校工苦榷算析絲緝閭里昔彫弊況復經兵燹志乘恆闕遺時或失雅馴不謂湫隘地中有餐霞人大隱隱朝市無懷葛天民放歌徹金石奮筆掞叢雲跌宕新樂府網羅舊散聞軼事搜遺讀潛德闡幽芬豔自屈宋摘香從班馬熏春華寄秋實綺藻何繽紛余識忝季札觀止復何論

少時學選體詩不大佳後乃專心經史學不復彈此調已十餘年矣乍奉命題大著聊依新定古韻譜率爾爲此不覺手生荊棘口頁聱牙殊深慚恧望乞玉川子修正之無甚幸幸

題周司馬斗山寫蘭詩（時同治九年作於溫州）

沅芷湘蘭思渺然美人香草寄因緣知君健筆超塵俗

欲續離騷十八篇

大衍集

約仙遺稿目錄

春王正月解
農用八政解
比吉也解
滕口說也解
伊雒字不作洛辨
五鳩攷
茮首攷
田獲三品解

已事遄往解
女子貞不字解
信及豚魚解
深則厲解
腐草爲蠲或作蚈或作螢同異若何
賓始鞠商解
賓始蘜商解
雎鳩攷
學易無大過解

孝乎惟孝解
凱風解
春秋天子之事解
裼襲解
中根與闕之間解
淪胥以鋪解
皮繁二字通用攷
古本曲禮無稷曰明粢解

約仙遺稿

清定海胡中正約仙撰

春王正月解

春秋之例首在尊王故書四時必書之曰春王正月是正月者周之正月也是春者夏之冬周之春也或以爲春秋改月不改時攷之春秋書春無冰秋無麥而謂改月不改時則冰不在春麥不在秋何得云春無冰秋無麥乎或以爲春秋之正月爲夏之正月非周之正月孟獻子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祖如謂時月俱改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夏至當在四月何得云正月冬至七月日至乎或又疑周之正月爲夏之十一月不得爲春不知子丑寅三月皆可爲春授時出政則從夏正故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而詩經兼用夏正而況春秋爲王者之事孔子不過一布衣何敢易先王之制而改從夏時哉

農用八政解

攷之說文濃爲露之厚襛爲衣之厚醲爲酒之厚皆有厚意焉醲既爲厚酒因之凡厚皆曰醲此一義引申之

例也醲既從農聲因之農亦可訓厚此同部假借之例也然則農用非即厚用哉乃馬融王肅妄云農爲食之本食爲政之本故于八政言農用是不知引申假借之例而強以本義訓之故不免郢書而燕說

比吉也解

案也字涉下文比輔而衍其比吉二字當在下文原筮之上請以四證明之凡彖傳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一也凡傳釋卦辭必列卦名于其上二也九五以剛處中所以皆比而得吉三也祭統身比焉順也昭二十八

年左傳曰擇善而從曰比下順從也仍是釋比之義四也

滕口說也解

滕水之虛說文滕水起涌也玉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滕蓋水涌而上有虛之義也易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亦虛也兌上亦象口舌於歸妹爲無實於咸爲滕口說則滕爲言之虛可無疑矣至鄭虞皆作媵虞云媵送也鄭云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于其間案媵滕當作騰騰傳也燕禮曰媵觚于賓鄭注媵送也今文皆作騰是媵與騰相通說文併送也媵蓋併之或字故鄭虞皆訓爲送言徒送口舌以相感耳此說亦通

伊雒字不作洛辨

讖緯之學盛於漢漢高祖提三尺劍取天下以赤帝子勝白帝子一切旗幟服色皆尙赤赤火色也克火者惟水王莽鑄大泉欲以白水眞人厭勝之至光武中興建都洛陽而火德復熾天下讖緯之士皆以五德休王之說干世主由是經典伊洛之洛皆改爲雒攷之地理志

伊水出弘農盧氏熊耳山雒水出弘農上洛冢領山二水皆豫州川流經漢東都界內雒與雍州之洛非一水漢時經典相仍豫州之水皆作雒雍州之水皆作洛顯有區別至唐衛包改古文伊雒之雒幷作洛於是二字不能分別二水亦相混淆矣

五鳩攷

左氏傳郯子所言五鳩其三皆係鷹類祝鳩隹其一名夫不今之鵓鴣也鶻鳩鳴鳩一名鶻鵃今之班鳩也鳲鳩鴶鵴今之布穀月令所謂鷹化爲鳩者也鵴鳩或作

鶌鳩爾雅鶌鳩鶻也鵙鳩王鵙毛傳云摯而有別杜注云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摯鷙之借說文摯擊殺鳥也擊殺之鳥非鷹也耶郭璞注王鵙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陸璣疏鵙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鵰鶚鷲非鷹類耶而揚雄許慎以鵙鳩爲白鷢似鷹尾上白攷爾雅鵙鳩王鵙鷢白鷢實同類而異種至朱子以爲狀類鳧鷖或以爲杜鵑或以爲鷸鷸則大謬不然矣

芣苢攷

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呼爲蝦蟆衣毛公詩傳卽本爾雅爲訓陸璣詩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與毛傳宜懷妊之說互相發明是芣苢爲車前可無疑矣至說文本周書王會解云其實如李而緊傳引韓詩遂以芣苢爲木名韓詩章句又以芣苢爲澤瀉不知澤瀉爲爾雅之蕍蕮與芣苢畫分二草周書所云其實如李或作其實如麥不過謂其子如麥而微細初非以芣苢爲木名也學詩者舍雅訓毛傳而別求異說抑獨何哉

田獲三品解

巽之四曰田獲三品解者各持一義李鼎祚引穀梁傳注云上殺中心以爲豆實次殺中髀以供賓客下殺中腹以充君庖朱子本義從之此說爲確程傳一爲乾豆二爲供賓客充庖三頒徒御其說略殊虞仲翔云田謂二三品謂艮爲狼坎爲豕離爲雉此以爻變言也翟氏謂三品指下三爻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離爲雉此以互卦言也近儒申翟氏說者謂田指四易言三五獲之成離爲雉二三獲之成兌爲羊五上獲之成巽爲雞較虞說爲順

已事遄往解

損之初曰已事遄往無咎酌損之申虞仲翔之說者云已事本作祀事祀事當酌无咎申王注者云人臣各有職掌廢事而往則有咎完事遄往則無咎是學優則仕之義也申朱子之說者云輟所爲之事而往如禮所謂手執業則投之也案大戴禮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禮之所謂已事卽易之

所謂已事二義蓋同周語云賦事行形□□□頼初以益也

女子貞不字解

屯六二曰女子貞不字朱子從耿南仲說以女子許嫁稱字不字則未許嫁承上婚媾言其未成婚之難于文固順虞仲翔訓字爲妊娠以旣婚言于屯之象尤合序卦云屯者物之始生也以屯之字義明屯之卦義也□□□如雷雨之動滿形也駁虞說者謂女子可言許嫁不可言妊娠不知女子者婦人之通稱小戴禮曰道路

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大戴禮曰男子謂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是也或又謂如虞說則貞字不可解不知女子貞爲何二得中守正故言貞如家人之利女貞是也或又疑訓字爲妊娠于古無證不知說文云字乳也字之本義如此廣雅釋言字乳也釋詁字生也乳生一義書鳥獸孳尾史記引書孳作字裴駰云乳化爲字

信及豚魚解

中孚彖傳豚魚鄭君謂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變而從小名故言豚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變而從大名故曰魚荀氏謂四爲山陸豚所處三爲兌澤魚所在是竝以豚魚謂三四爻分爲二物也或曰豚魚江豬也非水不生非風不見乘乎風而拜乎浪見必向風風靜卽滅卦象風行澤上取豚魚之在澤中而應乎風者以爲象是以豚魚爲一物未爲不通也

深則厲解

詩邶風匏有苦葉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以衣涉水曰厲又曰由膝以下爲揭由膝以上爲厲毛傳從之釋文引韓詩曰至心曰厲至心卽所謂帶以上也說文引

詩作深則砅又作濿云履石渡水也申爾雅說者曰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承上涉字言之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櫂舟航以橫濿兮又云橫汨羅以下濿皆訓厲爲以衣涉水也申說文者曰衞風有狐之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水經注曰段國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是訓厲爲橋梁也依爾雅說謂厲者衣任濡水以喻時不可救揭則欲潔其衣以喻欲濟其世依說文謂淺水可褰裳而過水深心依橋梁而過

踰禮義之大防不可越二說皆通不必專守一解

腐草爲蠲或作蚈或作螢同異若何

禮月令腐草爲螢說文引明堂月令作蠲云蠲馬蠲也馬蠲卽今之百足蟲亦名草鞵絆茅茨陳朽則多生之准南子及呂覽皆作蚈高誘注以爲馬蚿馬蚿卽馬蠲蚈卽蠲之或體也蠲从益聲在支部古音讀如雞高注蚈讀如蹊徑之蹊蠲與蚈音同而體則異耳今音蠲讀古懸切蚈讀苦堅切因胡田切之蚿而轉是馬蠲馬蚈馬蚿本一物而異其字也至于鄭君本作螢以螢爲飛

蟲螢火疏引爾雅螢火卽炤爲證此別一物也蠲爲多足蟲而不飛螢是飛蟲而有火二物不同而其爲腐草所化則無不同

實始翦商解

魯頌閟宮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翦訓齊本爾雅釋言文許氏說文翦羽生也𠝣齊斷也訓翦爲齊借翦爲𠝣也古𠝣後字作歬翦斷字作𠝣𠝣訓齊斷引申爲凡齊並之稱商王武乙暴虐囊血射天太王自豳遷岐帝眘西顧木拔道通昆夷畏避天下以爲仁人

規模氣象與商齊並則翦商之爲齊商可無疑矣說文戈部引詩實始戩商戩滅也詩鄭箋云翦斷也孔正義因言太王始滅商朱子注論語泰伯篇因言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諸說皆不可信用陳氏安卿朱子之高弟也其與朱子書曰當時天命人心猶未也太王乃睥睨於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爲至德陳氏此書載在朱子文集中朱子無駮辭蓋聞陳說而不敢自是矣爲朱子學者何可拘執舊說而以莽操之心臆

度太王哉凡攷校古經必參合衆說而實事求是翦商之說雖漢大儒鄭許二君宋大儒朱子說不可信從而爲大毛公訓翦爲齊實得聖門之師承學者讀詩安可忽略古義耶後儒既知翦滅之說爲非因援爾雅翦勤也戩福也以解詩福商近乎不詞勤商雖于文爲順而周之高圉亞圉皆嘗出績于商豈以太王爲始乎不如尋繹毛傳之爲得也

實始翦商解

詩魯頌實始翦商毛傳云翦齊也攷之說文翦羽生也

無齊字之訓則翦當為𠝣之假借𠝣齊斷也引申之凡齊指得謂之𠝣周至太王之時規模氣象始大可與商國竝立故曰齊此說確不可易至說文戈部引翦作戩此許氏引異文以明假借之例耳戩從晉聲眞部字翦從𠝣聲桓部字二部古音旣近戩翦皆齒音翦可借為𠝣戩亦可借為𠝣戩商非卽𠝣商哉自鄭箋以翦為斷而孔疏從之以為在太王之時已有滅商之萌不知太王當武乙之世殷尚盛大其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一猶歸殷武王未伐殷之前猶服事紂則太王無滅

商之心可知矣而朱子以為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子以及昌泰伯遂以天下讓之不知太王以文王有聖德不過傳之以延國祚耳使太王果有滅商之心泰伯不從逃之荆蠻以成其父之邪志而潔身以自去此必非至德者之所為稱之為讓天下者從周有天下之後以追言之非謂泰伯以商之天下讓於王季也此說之不可從者也或據說文以戩為福謂太王始受福於商攷之說文戈部本無戩訓福之文惟爾雅及天保傳有訓戩為福者而繹其詞義云實始福商既不成文義謂受福於商又煩添字不如從毛傳為得也或以翦為勤爾雅云翦勤也翦商謂勤商也言太王當祖甲之時始勤勞以輔王家也此說亦通以備一解

雎鳩攷

詩關關雎鳩毛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爾雅雎鳩王雎也郭注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鶚陸璣詩疏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史記正義雎鳩金口鶚也廣雅鶚鷲皆雕也是以雎鳩為鵰類可無疑

矣而揚雄許慎以為白鷢似鷹尾上白不知爾雅雎鳩王雎鸉白鷢劃分二鳥豈可合而為一乎然揚雄許慎之說本出於詩疏所引揚雄之說今無可考許氏說文自漢至唐歷年已久不無差誤而爾雅興於中古隆於漢朝許氏揚氏皆為漢代大儒豈不之見此說文本之差誤可知後儒又疑猛鷙不可以興淑女此不知訓詁者也鄭箋云鷙之言至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蓋鷙與至古音同部得相通用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杜注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此取其能鷙擊鷙

之本義也在詩傳不過取和鳴相應雌雄至然而有別此引申假借之義

學易無大過解

論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說引之曰於易則彬彬以彬彬釋無大過是指贊易之無差也程叔子以爲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故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意正與史記同何氏集解亦從史記爲說何意以易道至大使無盡性至命之功讀之不能無差夫子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

無大過此何氏義也皇邢二疏言學易可以寡一身之過申何實非何義朱子從疏以爲學易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此又一義

孝乎惟孝解

論語引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攷之文選潘岳劉孝標等所引皆用孝乎惟孝之句與包注合繹其句法禮燕居篇之禮乎禮揚子之習乎習雜乎雜才乎才韓文讀荀子篇之醇乎醇句正相同蓋贊辭之緟疊者也則書詞以孝乎惟孝爲句可無疑矣蔡邕論語石經本作孝于惟孝太平御覽所引以及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平竝作于惟陸氏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案于乎例得假借通用至東晉僞古文君陳削去孝乎二字後儒遂以書云孝乎爲句此則同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

凱風解

詩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漢唐諸儒申序說者謂其母雖有一念之差而

過猶未遂故孟子以爲過之小也母雖不安其室而子能緩導微詞以慰其母心孟子所謂親之過小而不怨非不可磯也其云成志者其子能盡孝道以成其母守節之志故詩人以孝美之而孟子亦以爲孝也合之孟子而序說愈明矣朱子辨序說以爲此孝子自責之詞而不見母之不改嫁然家有七子而不能安其室卒致改嫁此非小過也況家有七子不能慰母心以至改嫁七子亦遂已焉是何足成其爲孝也然則讀詩者安可舍小序而別求異說哉

春秋天子之事解

春秋諸家不明天子之事之說以致異說紛紜天子之事之說明而春秋之說由是定矣當春秋之時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孔子作春秋以三王之法辠三王之辠人辠五霸之辠人辠諸侯之辠人董子以爲孔子于二百四十年中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此春秋所以爲天子之事也後儒有以春秋爲有一字之襃貶者有以春秋爲有貶而無襃者其說不能無過而矯之者則謂孔子布衣不得進退諸大夫所作春秋無貶亦無襃

各執一說以竊春秋此皆不知孔子者也孔子見國史不能守先王之法故因魯史以修春秋事當貶則貶之事當襃則襃之而襃貶之法一一合于先王是以孔子自謂曰知我者惟春秋辠我者惟春秋孟子亦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裼襲解

裘上之衣曰裼衣裼外祇有禮服捲起禮服之袂以見裼則謂之裼不捲起禮服之袂以掩裼則謂之襲是裼襲與禮服二物也裼與襲以禮衣之掩露不掩露別之也何以知裼爲裘上之衣乎禮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據鄭此注則知裼爲裘上之衣攷之各經注疏無不脗合是以知裘上之衣爲裼也何以知裼衣之外祇有禮服聘禮裼降立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合之玉藻孔疏及賈疏皆以裼衣上爲禮服是以知裼衣之外祇有禮服也何以知捲禮服之袂爲裼不捲禮服之袂爲襲禮裼衣必從裘色玉藻云狐青裘豹褎綃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用豹點色以飾狐飾羔而裼衣皆異色是裼

襲分之于褎故裘之褎異皮而裼衣祇象其褎不論裘身是以知捲禮服之袂露裼衣爲裼不捲禮服之袂掩裼衣爲襲也

中棖與闑之閒解

古者門制兩旁有棖中閒有闑後儒之言闑制有異故說中門亦不同矣有謂門東西有二闑以兩闑閒爲中門者賈公彥之說也申之者曰禮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如兩君相見主君與賓竝入主君由東闑之內賓由西闑之內竝行而入上介于西

闑之外上擯于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賓皆大夫中闑與棖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雁行于後故鄭君注云卑者不踰尊者之迹也此說確不可易有謂闑止有一以中棖闑之間爲中門者孔穎達玉藻疏之說也朱子于鄉黨立不中門注從之不知經傳言中門者皆謂門之正中也猶中堂之必中于堂中庭之必中于庭中席之必中于席中道之必中于道若以棖闑之間爲中門則中堂西楹之間亦可以爲中堂矣則中庭以東亦可以爲中庭矣況禮賓入不中門賓入不中門斷無爲次擯之大夫入中門之理此其說之不可從者也

淪胥以鋪解

古人用字凡同母同部之字皆得假借而以本字解之則扞格難通矣詩淪胥以鋪淪率也鋪病也言使無辠之人與有辠者相率而病之也三家詩淪作熏熏帥也淪與熏古音在真文部此同部借字也鋪作痡說文云痡病也此本字也乃或以鋪訓徧言無辠者使之有辠相徧不知鋪與痡字皆从甫鋪古音在模部同部同母例得假借通用詩我馬痡矣痡或作鋪又淮夷來鋪毛傳云鋪病也此二字通用之證也而況淪胥以痡句法與淪胥以亡相同則鋪當訓爲痡不當訓爲徧也凡攷校參合各本務當實事求是雖漢大儒鄭君康成之說不可從惟三家詩借熏爲淪以鋪爲痡實得古人訓詁假借之例讀詩者安可視三家詩爲可忽哉

皮繁二字通用攷

六經義理之不明多由于訓詁之不講訓詁之不明多由于形聲之不講知形聲則知古音知古音則知假借古音假借通而後訓詁明矣訓詁通而後義理明矣皮繁二字音不同而義又異何以通用攷之說文糸部云緐馬髦飾也又部云剝取獸革謂之皮引申之皆有多義此所謂同義通用也緐古音在桓部附袁切皮从爲省古音在歌部符羈切二字皆爲脣音此所謂同音假借也乃或以通用之字訓之以本義則馬髦飾之繁與剝取獸革之皮二字音義各殊而強以本義讀之不免鄙書而燕說矣

古本曲禮無稷曰明粢解

曲禮詳祭宗廟之禮祭穀亦有名號稷曰明粢隋王劭

勘晉宋古本曲禮皆無此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不知其八疑何疑十二證何證而後之說解者每引鄭氏儀禮士虞禮明齊溲酒註以爲此句有無之證其註云明齊新水也又或曰明齊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鄭氏彼註如此孔氏穎達引以疏本經謂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註儀禮云非其次且引爾雅粢稷也引書黍稷非馨引詩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爲酒爲食以享以祀斷之云黍稷爲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

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爲稷此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彼蓋以祭穀宜有稷故引爾雅書詩以證之而申鄭氏之儀禮註以明此句之有此孔氏駮王之意也程氏瑤田云鄭氏註曲禮于稷曰明粢句無解說其士虞禮註明齊謂新水尋其下文語氣鄭於明視意中有曲禮兔曰明視之說故直斥之曰謂兔腊也於明粢意中無曲禮稷曰明粢之說故必申言粢字據爾雅粢稷之文以斥今文之非由是言之鄭註曲禮時或實無稷曰明粢句而晉宋以後人誤讀士虞禮

註因而加之亦未可知王劭所見古本恐未可遽斷其非漢代流傳真本彼蓋以明粢非稷之號故申鄭氏之儀禮註以明此句之無此程氏駮孔之意也今攷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明粢一本作明粢古本無此句蔡邕獨斷備述曲禮此節之文獨無此句鄭氏禮運作其祝號注引周禮祝號有六五曰齍號其于齍號注引鄭司農云齍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其所引亦無此句此皆足以證古文之無而孔氏疏祝號引齍號注曰若稷曰明粢覈之原注不

然似乎有意捃摭且其本經引鄭氏儀禮注不引明齊新水之語亦未免削趾適屨也又攷之說文稷齋也又齋稷也粢齋重文此稷之本名也粢粢借字夫既別取名號必不復以本名名之以黍粱稻皆不指本名也粢又通齍鄭氏周禮甸師以共齍盛注云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小宗伯六齍注云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肆師表齍盛注云粢六穀也在器曰盛孟子以供粢盛粢齍借字卽粢之借字蓋稷粢既實於簠簋曰齍實之曰盛因而祭穀通謂之粢盛稷

爲五穀之長故可通六穀之稱是粢盛爲祭穀之通名而非謂稷之專名也又攷之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鄭氏引詩與云明齍謂以明水滫滌粢盛黍稷詩甫田以我齊明釋文齊又作齍毛傳云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箋云潔齊豐盛以潔之云者滫滌之謂也甫田之齊明與司烜之明齍其義無異然則一曰以明水滫滌粢盛黍稷一曰潔齊豐盛粢盛既爲祭穀之通名則明粢亦是滫滌粢盛之通名而又非謂稷之專名也由是言之以粢爲稷之本名可以粢爲稷之別名則不可以稷通名粢盛可以粢盛專名祭穀之稷則不可而明粢無論矣予以爲鄭氏儀禮注本義在新水也孔氏引鄭註意不在新水而申其下文以明此句之有非也程氏辨鄭註意在新水而申其下文以明此句之無是也以意推之稷爲五穀之長宜入祭品祀典中稷亦屢見況祭穀通名曰粢盛其意可想或者曲禮初有名稷之號後脫漏耳如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而曲禮闕二句之類今此句既不可以本名爲稷之別名又不可以通名爲稷之專名與黍粱稻

三句不相若且晉宋以前書亦未有引及者疑爲後人所加若疑祭穀有稷而是信此句則失之矣總而論之王劭以爲此句今本有古本無竊以爲此句古本自有而無今本自無而有自有而無者可闕疑自無而有者可從刪

約仙遺稿

張太守
上當事
三書

⑮

與強萼圃刺史書

萼圃先生有道左右頃承示手卷臺檄命爲酌定懿叔詩文極妥帖儘可坿刊卷尾是斷鶴續鳧非狗尾續貂也機中所言爲先生出處大節所關不敢率爾而對謹據鄙見所及直陳之方今天步艱難非隆中臥龍軍門捫蝨之才不足以撥亂反正先生清直持己渾厚立心爲盛世之循良則有餘拯末俗之敝壞則不足其不宜出者一也出則必與人共事將同流合汙乎何貴乎此一出將矯矯拔俗乎必爲宵小所不容夫鳳凰不翔鴟音不革荊榛不翦芝草不榮先生當羣賢彙征之時或可少抒宿抱而今非其時也其不宜出者二也他人之圖作美官不過問苞苴飽妻子以自便其身家耳先生素無此心當此血戰玄黃正須潛鱗斂翮而乃作出林之想畏小草之譏出而如我之志固如翀霄之鶴拂我之志殆如觸藩之羊東隅之失悔將奚追北山之移文又繼作其不宜出者三也如以此出爲報國恩乎清恙之痾已久起疾之牘未聞今忽因名登剡表爲馮婦之下車是報朝廷之舊恩者猶淺而感舉主之新知者獨深也其不宜出者四也有先生之四不宜而復參以中散之七不堪正如演劇已收登臺重唱近來之丑旦腳色與當日之老生殊多枘鑿耳昔宋太宗徵楊處士入朝其婦於其瀕行賦詩云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處士逃之太宗笑遣還山以槃槃大才論之固迥異乎處士然於先生今日之事不有互相發明者邪一出一處機在自持如其出也明晨即肅具衣冠倒持手版上謁臺端否則遣伻往謝謹以疾辭未始非永保令名之一道也唯卓裁審之六月六日湯成彥拜上

書首

韓城强萼圃先生以忠節高門歷館閣清秩剖符蜀郡綰綬方州灌稻離堆之陽種萊東坡之下民望如慈父母比戶感恩政績媲古循良初衣作賦著廬陵歸田之錄差同杜老僑居蜚北海薦書之聲重列駱丞對牘不知者咸謂先生將如鴻漸陸如鶚翀霄矣鄙人花谿浪迹小屋如蝸萍水浮蹤閒情似鶴先生過從旅邸忘年締交尚友古人推襟送抱極樽酒論文之樂慰開徑望益之思乍聆蹇辭妄疑充隱辱臺符之見示抒正論以繩愆及觀先生上當事三書始悔豹管之陋僅窺一斑蠡酌之淺難語八溟矣先生遒卷卷爲款款焉不責賤子以失言仍引鯫生爲小友盍懃謅薄彌切悚惶也爰舉先生三書洎所陳一劄次第錄之以志吾過後之覽是編者庶知利祿不足動人燕雀未明鴻鵠之志高尚正堪砭俗鳳凰能革鴟鴞之音用以甄陶宙合廉立頑懦樹宦海之中流砥柱作迷津之寶筏慈航昇行墨胎氏之清風邁迹介之推之高隱其在是夫其在是夫

聖清同治初元歲次元默淹茂幽風授衣月棣隱龕道人陽湖湯成彥書

强萼圃太守上當事三書

小三

韓城　强望泰

上牛雪樵按察書

八月十一日强望泰頓首謹上書雪樵廉訪大人閣下昨午騶從惠臨荒廬爲之生色談次備陳衷曲自已洞鑑隱微伏念望泰自引疾後寂處衡廬體腴神槁雖日進參苓補苴萬一而形骸土木生氣無多亦思勉起從公報

國恩於異日乃老將知而耄及自顧皆分外餘息祇知修身以俟命又何功業之可圖勳名之可建耶乃宮保過采虛聲遽登薦牘初四日迭奉臺符令其起病差遣委用展讀之下無任悚惶嗣得尊札因閉門謝客幾與性成忽見點露研朱飛檄煌煌層見疊出雖三歲兒童觀之亦爲驚訝是望泰之積迂成癖痼疾難痊無志用世家人婦子久習聞而習見之矣記云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望泰自應官三蜀以來硜硜自守無事不樸誠自持以信感民而民不罪我閣下所親見也今之行政不能不朝令夕改而謂民能信我乎我無以取信於民而謂民能感我乎時事之所急者籌兵籌餉也民不感我兵何自而籌餉何自而籌乎是即有百望泰亦無補於時也先聖之與端木子論政也足食足兵民信三者闕一不可者也有時而議去兵有時而議去食未聞議去民信也望泰誦孔聖之遺書力行而未逮與吾黨二三有志之士交相勸勉服膺而勿失者僅知求民信之一道耳方今人才濟濟善戰善陳習孫吳之術者有人酌盈劑虛研桑孔之術者有人縱其高談雄辨足以睥睨一切轉移風會而欲令衰癃之老朽持迂闊之

常論參錯其閒是猶適越而北轅放舟而去楫也況自夏徂秋屢聞故鄉警報竊恐先人邱壠已殘毀宰木已翦伐驚魂殘喘不眠不食三月有餘衰病情形視昔彌甚杖與手足爲五體欬隨言笑爲參舂支離度日如少水魚略無生趣日內遞服峻補之藥能儆鼾半枕強飯一盂下牀䟫履危坐隱几者才數日耳疾猶未已乃必欲馳驟之束縛之使居起病之名勉效奔走之役望泰雖無似實不敢奉命惟謹也閣下知我最深請於宮保方伯之前爲我善辭焉枌梓兵火方殷無汝上之可往能婉言轉圜不見促迫使東觀之舊史西泰之幸民優游浣花谿畔得覩濟時羣彥廓清宇內鑄劍戟作農器銷兵氣爲日月光染翰而上中興之頌焉幸甚企甚強望泰頓首

上駱籲門督部書

前忠州直隸州知州強望泰謹上書宮保大人閣下月之六日接奉行司轉札飭知以望泰病已痊愈奏請就近在川起病出備差委等情承命驚疑罔知攸措伏念望泰衡茅伏處湯藥常親自入夏以來秦中風鶴日聞狼烽不絕花門煽燭枌社被兵白水韓城相鄰咫尺竊恐賜祠抃宇已墜罡風論菲碑亭或遭劫火朝不食夕不食歷五六十日之期爲千百萬億之慮舊疴未已新恙復增怔忡則怵惕難安脾泄則淋漓盡致勢處一室生趣毫無顧瞻四方憂心靡騁而欲以病駒參騏驥之櫪怪鳥雜鵷鸞之行徒足發深喟於孫陽闕朱弓於庭氏即欲伐毛濯髓勉效塵露度德量力興歎末由否則餅聚已罄頻飯難周亦思隨抱關擊柝以博升斗先髯參短簿以學趦趄已而

何敢矯語嘉遯長吟招隱乎且望泰家世清寒服疇畎畝自先忠烈公崛起田閒師承往哲擘究程朱之學淬厲堅苦之操先幾發覆之忠爲九重聖主所嘉歎主敬存誠之詣爲一時同輩所周知望泰賦性惷愚攜染庭誥所拳拳服膺兢兢克己者惟曲禮毋不敬三字大學毋自欺一言耳夫毋不敬非他卽朱子之所謂主敬毋自欺非他卽朱子之所謂存誠望泰之承家者在此報國者亦在此也仁宗睿皇帝垂憫忠藎之嗣猥賜青紫之榮免試春秋俾陟館閣旋剖符於蜀郡載典秋於方州常思居敬以臨民每懷至誠而接物方冀羽儀皇路黼黻昇平而乃疢疾恆存遂初遽賦推排入世閱歷去來倏驟杖國之年將屆懸車之歲初非壯盛之居諸僅存牀賁之餘息矣宮保過聽虛譽不棄庸姿寵以光顏加之拂拭儻令鳩笻弗御馬齒未衰羲經之勿藥用占在山之小草可掇猶復膏肓泉石嘯傲煙霞不幾於誠有未孚悖乎勿欺之旨敬有未至昧乎獲上之經也哉望泰之硜硜守素矯矯居貞外顧家聲內盟夙學不爲腐鼠弄其齒牙非羨冥鴻避茲繒繳蜀之士民久共諒此心矣宮保當亦有以鑑之矣而況幕府招賢人才濟濟東陽沈侯江夏黃童皆一時之英千人之俊也屬官承令百僚師師講學如蔣若采理財如吳培棠皆秦地之彥蜀吏之選也而必取迂拙之衰叟聾瞶之廢人參伍其間借箸其後問籌兵則未習孫吳之書責籌餉則未研桑孔之術是猶縶麋鹿以赴几筵搜樗櫟以任梁棟飾

媖毋無鹽以當佳麗敬巴人下里以備咸韶也何足當宮保課吏之盛心求才之雅意乎方今徵調太繁科斂太急冤濫之獄未盡理貪墨之吏未盡除楚蜀之軍精此黷彼紬畛域過分進退之人才加膝墜淵升沈過驟看朱成碧僵李代桃䄂秩雜陳於前糠粃造縣於側甚非所以致治平臻上理也伏願宮保擴仁恕之量以覆幬之澄公明之鑑以審別之綱整紀肅風流令行庶李贊皇韋南康籌邊之偉績復見於今張忠定趙清獻撫民之嘉猷無愧於昔語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是卽望泰所以酬

國家之舊恩而亦藉以畣宮保之知遇也然而望泰不敢一息少安也不敢一念自逸也儳殘喘少蘇珍藥可屛謹當詣軍門具手版贍棨戟而聽驅策焉東晉顧悅對簡文云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柏之姿經霜猶茂宮保方以文潞國之精神著趙營平之方略望泰何人漫以蒲柳企松柏乎宜其抑塞蒿萊淹沒草莽也今下之以文辭達於上者曰稟大率皆胥吏之詞敬援古誼以書竭其僂僂之忱宮保其亦幸察之八月二十三日前忠州直隸州知州强望泰謹上

上劉霞僊布政書

前忠州直隸州知州强望泰謹上書布政大人閣下月之六日接奉臺札以望泰病已痊愈飭令出備差委等情伏念望泰闒茸陋儒衡廬蕞品世承清德門守素風自先忠烈公以進士起家服官豫省沈幾觀變逆折禍萌甫殉難乎滑州卽

敘恩於中禁其時望泰計年甫屆成童論學粗知取友耳

仁宗睿皇帝憫孤忠之遺嗣施逾格之厚恩拔諸畎畝之中不待青紫之取免其秋闈逕隊先

賜舉人未能春榜掛名復

賞進士習佉盧於芸館書讀上清隨儤直於薇垣珂鳴左掖凡此非常之榮遇實爲曠古所希逢糜頂踵以難酬媿涓埃之未效繼而循資乞外典午攸司導春水於彭門伴秋風於灌口旋遷祠部未含雞舌之香試典雄州載綰鵠符之綬方冀同民出治勉報

國恩何期禍過災生遽膺美疢陳情乞病時條閱乎九年問藥謁醫肱徒經夫三折滯迹於浣花谿畔久同匏落無容草玄於子雲亭邊允宜井渫不食大人迺忘爲支離之叟而振發之鑒其憔悴之狀而噓植之雖病橘枯櫻頓添生意而碎琴僵瑟深負知音辦公焉用病夫貞疾竟虛勝舉孔北海之薦牘采輇材而飛檄忽來庾新野之故園傳夕烽而家書不達

賜祠碣峙念堂構以神馳

諭葬碑崇蔭松楸而恐毀骨借心折意共魂飛舊恙之怔忡未痊新痾之脾泄驟劇廉將軍每飯遺矢幾如同病相憐申叔展鞠窮廋辭嚼覓古方見贈用披肝膽伏乞鑒涵雅戀青山敢蹈讓官之迹尋盟白水仍修引疾之文永懷故宅於龍門長寄寸心於

鳳闕籌兵籌餉敬佩時英半讀半耕願傳兒輩夕陽無限自憐日薄虞淵小草被嗤應許雲歸泰嶺從此延桑榆之暮景葆樗櫟之廢材不獨一身永被深慈卽後裔猶懷盛德矣八月二十三日前忠州直隸州知州强望泰謹上

右强夢闡太守上當事三書一卷太守韓城人滑縣令强忠烈公之次子　恩賜舉人丁丑會試未中式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中書截取四川同知

遷忠州直隸州有循吏稱告病開缺寓成都未歸駱文忠公（秉章）總督四川采訪川省賢員起前甯遠府知府牛雪樵（樹梅）為按察使因雪樵與太守同鄉里勸令起病太守上書三大憲固辭先師湯秋史中翰亦勸先生不必應官而文忠公已出奏　特簡重慶府太守終不出窮餓以歿清芬亮節不媿忠烈公家風此三書之襲流傳篋中刻而行之具見太守盱衡時事侃侃而談並非石隱者流第爾時　國步中興賢才濟濟太守尚以為難與共事不易其節若昝今日之封疆大吏又不知若何痛哭流涕也已光緒辛丑重九後二日江陰繆荃孫識

王文敏公集

宣統癸亥十月
鄞高振霄

南林劉氏求恕亝刊

王文敏公遺集序

曩者士鑑跋張月齋苗仙麓兩先生論心圖因推論國朝學派之盛齊漢轢唐而主持風會者必有一二鉅人長德倡之於朝而天下翕然從之蓋自乾隆季年以逮道咸之際厥惟阮文達公祁文端公爲眾流之歸墟焉同治中興右文稽古海內所宗仰者爲吳縣潘文勤公常熟翁文恭公而其時接武於吳縣常熟者實爲福山王文敏公公少習贈公蓮塘觀察家訓受業周夢白先生之門飫聞劉燕庭方伯陳簠齋學士緒論通漢學家言尤究心金石與張文襄公吳愙齋中丞鮑子年太

守爲身心性命之交文襄與公爲姻婭督蜀學日介繆藝風參議至京師謁公公時已名滿都下鑒別宋元舊槧攷釋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爲定論藝風既與公締交如平生惟公屢試有司數陳古誼連不得志至己卯乃受知於藝風論者以爲媺談而藝風與公終身相處於師友之間公以庚辰入翰林一歸里門迂道濰水復省贈公於成都單車行役馳驅河洛秦蜀之郊所至則搨殘碑訪勝碣采獲百端輦至京邑公既迴翔三館綿歷十年中朝言學者自吳縣常熟外惟公丰采隱然負時重望名流叢萃趾錯於門甲午以大考擢侍讀　特命入直　南齋　乾清宮之東北爲　昭仁殿貯　天祿琳瑯殿側有古董房儲藏書籍乃乾隆時諸臣所未搜輯者公與同直諸公奏請編訂目錄得宋元明槧本若干種撰爲提要擬名曰　天祿琳瑯補編稿本將具會以事變不果奏刊公端居深念動關天下大計日高之役奉　命回籍辦理團練事定還　朝晉國子祭酒洎庚子拳亂作復　命公會辦京城團防時公退食之暇校訂棲霞牟陌人先生同文尚書手稿顧謂士鑑曰牟先生一生精力萃於是書其精邃淵奧有過於季逑艮庭諸老者吾誓必理而董之以彰絕學特世亂方殷

未知能卒業否因唏噓慨歎不能自已指園中古井曰他日若有非常之變吾其得死所矣七月二十日同直　禁廷敵氛偪近遂與公別翌日　兩宮西幸公聞警慷慨從容大書主辱臣死數語具衣冠再拜自湛於井公夫人謝宗婦張同殉士鑑追扈豹尾左轉河汾聞公殉節哭於中途賦詩弔之甲辰還　朝適公子漢輔漢章闢公京邸園林爲祠堂天入眉宇瞻拜悽愴訪問公所藏金石圖籍太半散佚著述存者放紛待理宣統初元公女夫吳滇生觀察集公經進稿奏疏稿二卷印於金陵士鑑私意公之文字當不止此樵摭修門未遑蒐

宗國變十載流轉江湖漢輔歿於析津漢章百計搜求於經進奏疏稿外得遺文遺詩稿山金石志殘稿天壤閣雜記漢石存目都爲遺集八卷吾友翰怡京卿愾慕忠徽煇章文獻受而校刊之命士鑑爲之序士鑑以爲公之孤忠大節自有千秋初不藉文字以傳而即此僅存之文字亦皆萌柢經術撢擇治要具匡時勸學之懷士鑑追隨日久論學同源今則偷活草間傷時感逝讀舉公生平志事弁諸簡端不獨乾嘉盛時渺難接軫即俛仰三十年前方寓清晏羣雅彬棫亦復曠如隔世此則關於學術絕續之變世變賢遷之感不禁綴筆而涕泗垂膺也癸亥三月吳士鑑謹序

王文敏公遺集序跋

自漢以來儒林文苑兼者蓋尠若儒林文苑而兼忠義則惟吾文敏公獨有千古也公殉庚子之難遺文大半散軼孤子崇烈苦心蒐輯得奏疏二十二篇經進稾十一篇問序於余公少承家學受業於周夢白先生篤耆金石精於考訂三代而後彝器泉幣銅玉陶瓦碑刻之屬廣蒐博識於其眞贋灼然也自漢及今之學派洞澈源流漢學師承宋學淵源二記並能提其要而補其所不及宏綜萬流貫穿百家言之鑿然也宋元以來迄於
本朝之精鈔舊槧目覽手斠靡所不闚凡板本之佳惡點畫音訓之淆譌鉤考詳密洞若觀火嚴辟諸估人奉若嚴師勿敢欺也作院體書而有金石氣嘗云作一字須含十二意一箋一扇世人得之以爲奇珤自入翰林値 南齋侍方貼絡所需其章幅較大者 孝欽皇
太后必降口敕曰令王懿榮書 醇賢親王栗主特旨
命公繕寫供奉蓋稽古之榮久邀 天鑒庶幾不負所學矣居常自謝曰文筆非吾所長然所蓄既厚信筆抒寫皆翔實典雅堅重密栗專家或有不逮誠不願世俗知也此集特公之緒餘大半脫稿時即已見示公之殁也僅十一年而世事日新月異昔所論奏今覩之如隔

年百葉矣讀公前後奏疏如請復古本尚書臚陳本朝儒臣十三經疏義想見　先朝修文偃武海內承平有孫通縣蕝陳農求書之遺風以故文學侍從之臣得以稱述老先闡彰儒效以覩今日何如也雖然使公至今猶存其出入諷議輔導　沖皇必更有障遏橫流扶翼聖教者惜乎天不憖遺也綜公生平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而又能文之以禮樂殆不愧爲孔門之成人烏虖今豈可復得哉公別有四家館課之刻印於京師板藏余家其他論著當次第蒐刻之

宣統三年歲在辛亥三月同學弟樊增祥頓首拜序

宣統元年己酉王生翰甫刻其尊人文敏公遺奏屬余爲序國變後翰甫至京以刻本示宮官宮官以呈孝定皇太后后覽之泣下蓋文敏値南齋久最爲孝欽　景帝所眷　孝定夙識其名序中追述恩紀而歸本於公之忠愛棐篤　孝定於玉步既移如聽水雲琴調宜一悲不自勝也乙卯冬翰甫自天津來手一冊畀余曰先公不以詩名今檢遺集僅此兩卷惟吾師審定之余嘗謂學人之詩與詞章家異宋之二宋二劉及曾子固皆學人之詩也夫公序于京尚矣若公晁公非兩先生爲什皆不甚表襮而南豐尤以不能詩著稱要其所作不足於色而富於理不離其質而啓其華才人墨卿或薄視之而好學深思者恆反復而不能以已其質厚其味醇也文敏自營四海於學推夢白周先生而詞章偏嗜下走偶有所作常就余商定公之歷已則然顧其徵至朴邋處余雖百思不能到也當同光閒潘文勤主盟日下出其門者飆舉雲從人握珠而家抱璞矣及今觀之獨悲菴詩二卷不事華縟言外有意意外有味豈非綺采雜陳而倚布獨溫殽藏滿前而建餅獨腴乎文敏出常熟吳縣之門而皆不敢以師道自居非獨氣有以攝之其學之閎肆麗魄實足使二公瞠

視郤步也遺詩雖無多實與悲菴異曲而同工味雋於二劉而義豐於子固其在北宋殆劉跂學易集之亞匹乎有清一代之學人無不從詞章入是以黃顧朱毛錢王翁阮皆以詩文名世而余所最服膺者則鮚埼亭詩也文敏詩不同乎悲菴悲菴不同乎鮚埼而自余讀之則皆如嘗異味如聞古樂如擷仙花總歸於不凡而已

十一月十九日同學如弟樊增祥謹序

郡國出一偉人必留心于郡國古今人倫可以傳後之事偉人乃不虛生福山王文敏公自幼留心鄉先哲手澤欲輯齊魯先哲遺書搜輯之稿極夥僅先刻數零種

以爲徵文之券又珍重先哲手澤實爲海岱人文一綫至庚子之變公殉國而書稿亦各散佚海岱人文尙存五十三冊壬寅冬予來保定其嗣漢輔表姪適送藏憙處代爲寶守公傳先哲之心可謂懃矣公精鑒賞曾奉命檢校石渠寶笈藏件性又喜考金石憙生平所見目力之精莫有過公與先外舅陳簠齋先生者公嘗有兩漢六朝金石目闕已有人付梓矣其鑒奏一集亦經漢輔兄弟早爲刋成已經　孝定皇后懿覽公雖不以詩名而詩集二卷亦考據精詳造語奇艷無復風雲月露之習自足成一家言非僅謂以人傳詩也夫言者心

聲人各聲其心之聲而規規焉曰陶謝曰李杜曰蘇黃亦何爲乎後之讀公詩者亦諷公之聲知公之心而已足矣憙與公爲表兄弟公又以女妻憙之次子對洽公之誼知公之心莫憙若矣今將付梓數言以贅于後戊午二月吳重憙跋

王文敏公遺集序

福山王文敏公負大雅宏達之才際　稽古右文之世由翰林曝值　南齋三任祭酒庚子拳匪肇禍公撫膺悼時慷慨赴義　朝廷賜卹予謚逾於常典所以褒忠也哲嗣漢章觀察奉公遺集屬爲編輯承幹受而讀之謹掇言簡端曰自昔羣言淆亂必有一二巨儒予撥吾道近三四十年鬬士騖於新說士苴六藝遂成爲風氣公獨仰承乾嘉諸老輩抱守遺經思復漢經師傳注之舊以謂諸儒網羅散失搜輯佚文漢師墜緒賴之以延其諸天文算術輿地方志政書奏議私家譔著卓然經

世之書實足恢宏至道於是有請續開　四庫館之奏又以諸經疏義意在輔注所從之注恉在善經魏晉以後易無完注書無完經近則安陸李氏周易集解纂疏陽湖孫氏尙書今古文注疏實足救正唐孔穎達正義之失更推及諸家所著羣經疏義以謂家法嚴而後古義堅門徑淸而後學派正於是有請列　本朝諸儒所撰十三經疏義于學宮之奏公又好金石之學謂形上爲道形下爲器古者藏器於禮其銘詞又皆大小雅之才是道器合一證經考史所必資也凡公所建議皆所以翼經明道卽異說自無所容其喙昔眉山蘇氏序六

一居士文謂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今承幹謂公之學推乾嘉諸老以達於賈馬許鄭雖所値之世不同其爲息邪距詖作吾道之干城則一也序而論之俾後之讀公集者識所恉趣焉癸亥浴佛日吳興劉承幹

王文敏公遺集目錄

卷一
經進稿
卷二
奏疏
卷三
奏疏
卷四
求闕文齋文存
卷五
正讀亭詩
卷六
福山金石志殘稿
卷七
天壤閣雜記
卷八
漢石存目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一　　求恕齋叢書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經進稿

醇賢親王園寢冬至祝文

天心來復世德遐昌鸞笙噦噦犧尊鏘鏘靡瞻
神隧引睇
顯蒼敢陳
弓玉式此馨香伏惟尚
饗

右一道

葭雲飛琯龠律調鍾邕贊賚富棁厥銘崇眷承
於穆饗協豐融
靈原巍御嘉告潛通伏惟尚
饗

右一道

醇賢親王碑文 光緒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光緒十六年十一月禮臣奏上醇賢親王喪儀以碑文
請欽奉　皇太后懿旨碑文皇帝親製（子臣御名）承
命祗謹越三年歲次壬辰四月盥日恭舉葬禮於是齋

遬流涕讓次勳德勒諸貞石其辭曰我　本生考醇賢
親王　皇祖宣宗成皇帝第七子也母　莊順皇貴妃
生而明敏敦厚孝謹爲　皇祖所鍾愛六齡入上房讀
書十齡能騎射習火槍　文宗顯皇帝御極封爲郡王
眷遇優渥往往乘舟賦詩或從獵行圍一如家人禮
穆宗毅皇帝嗣位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晉封親
王授御前大臣　命在弘德殿照料讀書入則輔導
聖躬出則規畫戎略創立神機營選八旗兵丁之材者
親加訓練由是京師有礮隊勁兵同治十三年　穆宗
升遐　皇太后命予小子入承大統我　本生考醇賢

親王深懷謙抑於　皇太后前辭免職務　懿旨俯允
而倚畀益隆　命以親王世襲罔替凡軍國重大之事
無不諮焉既仍管神機營又以創設海軍　命綜其事
歲丙戌躬閱海口形勢遂由天津歷煙台旅順輪船駛
風海波不興各國使臣鱗集羽湊爭覩顏色於是講求
船械議闢鐵路恢恢乎有經營六合之規蓋上稟　慈
訓下集羣謀殫心竭思未嘗一日釋也至於經始大工
百度具舉程材度地昕夕靡懈而雄文麗句浩若江海
舉筆立就得於登臨覽觀時爲多嘗輯典謨中法語大
書一通并述　列聖艱難之業　東朝覆育之恩成誠

勉詩二章揭諸講殿之壁俾予小子出入省覽又嘗鑑宋明議禮之失具疏密奏　皇太后謂歷代繼體之君推崇本生父母當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爲至當將來如有援引治平嘉靖之說進者務加屏斥俾千秋萬世勿再更張迨光緒十五年大臣中有請議尊崇典禮者仰蒙　皇太后宣示此疏襃揚我　本生考醇賢親王以爲純臣心事古今莫及嗚呼儀禮爲人後者之義　高宗純皇帝濮議辯昭示於先　本生考醇賢親王豫杜妄論疏闡發於後實足以盡人倫之極則而立臣子之大防此所謂一言而爲萬世法者也　本生

考醇賢親王以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誕生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逝春秋五十有一寢疾之時　皇太后臨邸看視及薨　特謚曰賢自殯及葬親賜奠醊者數四蓋曠典也　園寢在京師西山妙高峰首庚趾甲規制如親王禮嗚呼以　本生考醇賢親王之宏猷茂績允宜夾輔　宗　祏用保乂我邦家而天不假年遺志未竟則予小子之思慕其有窮期耶敬舉大節質言無文以申　慈命以告臣民以垂永永無極之世

晉贈太保致仕大學士賈楨入祀賢良祠祭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維紀鼎彝之事業亮采勛高薦俎豆之馨香崇祠典重松銘表隧既撰德於綸褒椒糈升筵宜垂榮於爾祀式隆安侑用答勤勞爾致仕大學士賈楨學識宏通才猷練達起家禮部已掞英聲供職翰林尤標雅望洎擢居於卿貳遂預贊夫樞機表許國之藎忱匪躬蹇蹇建匡時之茂績惟日孜孜敷教既寬爰修九法讞疑既愼復秉六銓洵歷試之有庸迺元僚之特簡休休之度足以綜羣材翼翼之心足以周庶務教卷阿之

吉士領秘閣之清班總閱禁省則步伐期於整飭專司內府則出納矢以恪勤洎致政於懸車猶承恩於詔糈方期優暇遐齡論徂緬政府之訏謨每思前績稽秩宗之典禮蓋有舊章懿彼賢良宜膺廟祀於戲雲棄事煥風節常留牲用絜而幣用量庶歆嘉薦事功勞而民功力永著徽肅靈而有知尚其來格

晉贈太保致仕大學士賈楨碑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維國家垂恩錫命事昭眷舊之懷人臣宣

力孝公尤重酬庸之典生則任隆鼎鼐襄丹扆以綏猷歿則名載旂常鐫翠珉以紀績絲綸賁寵窀穸增輝爾晉贈太保致仕大學士寶鋆器本圭璋才兼經緯溯都俞古之昆弟燕翼百年維索綽絡之宗支蟬嫣四相始分曹於儀部繼晉秩於宮僚鼇禁旋躋鳳池洊歷佐容臺之禮樂參計省之度支籌緩急而屢進讜言樸誠自矢備儲胥而力裁糜費寵辱何驚遂受先皇特達之知用畀密勿親承之寄回翔八座敭歷五卿總萬國之梯航邦交式固閱六軍之韡旝戎政聿修洎乎簡任參知旋登端揆名協金甌之卜才符玉鉉之升領袖槐廳則以清修砥士楷模芸館則以正學育材疊錫宮銜屢司文柄迨優游私第殊恩靡閒於初終稱保直內廷碩德允符於中外何圖隕謝良用盡傷既考禮以錫寵章爰易名而垂令聞謚曰文靖稱其平生晉謝安之從容宴衎資以廟謨元虞集之表裏彌綸用爲世寶於戲旌黃扉之勛烈在大廷寶典備哀榮流青簡之聲施爾後嗣宜業承忠孝豐碑傑峙永炳千秋

贈太子少保銜致仕大學士閻敬銘祭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鹽梅梓鼓生材原一德之兼資酒栗脯醊祭乃五官之舊事睠典型於曩昔饗悼惜於衷懷用撫遺章特頒嘉奠爾贈太子少保銜致仕大學士閻敬銘操履清勤才猷練達始論官於翰苑繼分職於戶曹值荏苻未靖之秋早資偉略與芻粟總司之役同奏膚功陳臬事而風清荆楚筦鹽政而詔下青齊於是超膺疆寄受朝廷特達之知疊沛綸音勖臣子作忠之節蒞雄藩於海岱咸慶敉綏養沖抱於林泉不渝雅素司馬光之謝病身既退而名益高富彥國之振饑吏不疲而民獲濟鑒其怨勞能任降天語以頻褒知爲慈惠之師起地官而晉擢迨入贊夫樞密更兼攝夫本兵討論辰告紫禁騑驂典禮匡勤黃裳扆蹕惟異數之常錫益公誠之自矢慎覈源流本周官九式之法詳稽掌故修唐世六典之書國家玉鉉升才金甌卜相參知既拜揆席旋登後先皆不次之遷內外惟一心之任體高年之況瘁勉解其機務之煩冀早起夫沈痾曲遂其邱園之請望中條之霽色歲月方長虞上界之星芒老成遽謝典重飾終恩隆奠醊爰考績而錫嘉名復輿詞以申篤念憶贊襄於左右庶績咸熙綜廉讓於初終三公不易於戲目極於河水梯山風煙悽愴神歸乎蒲關高壘姓

體苾芬馨香往薦靈爽來歆

贈太子少保銜致仕大學士閻敬銘碑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勛高輔弼表人臣宣力之忠典備哀榮示國家酬庸之禮生則任隆鼎鼐歿則名列旂常芝綍用頒松銘式煥爾贈太子少保銜致仕大學士閻敬銘居心亮直莅事清勤起轂發乎詞垣踵翔回夫郎署峙糗茇於荆楚墨絰移忠筦鹽筴於青齊紅旌超拜藩條臬樹漢江攝風化之司牙纛瑚戈海岱成嚴疆之寄李

栖筠宰相重望頻煩北闕之書謝安石朝野翕稱不墜東山之志屬偏年於元二惟晉與秦慰髟犀於九重自雍及絳即家徵授農父爲順保萬民之官在職兼行夏卿有董正六師之責直樞廷而親承密勿參撰席而益著公誠既厲跂夫元僚尤渥霑夫異數匪躬蹇蹇當官則勞怨並任惟日孜孜體國則源流統計楊箱之裁決庶務兼領戶曹杜佑之諳習舊章董修邦典彰扈從而賜服衆叶黃裳眷勞勩於鵷班聽乘紫禁乃軍國正資夫倚畀而林泉堅請乎優容富彥國謝退汝州後先存問歐陽修僑居潁上奄忽淪徂援禮飾終加恩醊祭第

儔轎於春官驛珍饈於御廚諡曰文介載在史書名主寵錫撫千餘歲以茫茫貞石論揆懷一个臣分斷斷於戲輔丹扆以殺猷早樹鹽梅之芳烈鑴翠珉而紀績長留河嶽之英靈賁勒豐碑昭垂來禩

贈太子少保銜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祭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國家治隆武備雅需禦侮之材人臣勛懋戎行禮有追榮之典睠勤勞於往昔鬱悼惜於衷懷用撫遺章特頒嘉奠爾太子少保銜長江水師提督李

成謀賦性樸誠秉姿剛毅奮從行伍奏披堅執銳之功擢自偏裨展掃穴擒渠之略值東南之未靖命將帥以徂征宣我洪威殲茲小醜由武弁而洊膺節鉞令肅雍猷自湖湘而轉戰江淮鋒摧蛇豕爰頒勇號洵果銳之名符俾領舟師實肅清之績偉援枹誓衆則義壯三軍擊楫臨江則氛消五省用是冠飄翠羽渥沐恩褒服稱黃裳屢邀寵錫迨遂其省親之請愈勉夫報國之忱率閩海之樓船旌旗動色樹長江之鐘鼓草木知名入覲
先皇殊蒙
溫諭韜鈐夙裕贊中興戡定之功任使攸隆備閫外股

肱之寄兵輪兼管靖海國之波濤使節常巡整水軍之步伐朕嘉其武略錫以宮銜作我干城方一心之匪懈嬰茲疢疾何二豎之不虞奄逝倏聞軫懷倍切緬大星之隕耀遽失鄂褒冀荷嶽之降神再為申甫惟嘉名肇錫迺茂勳長思功紀旂常慨英風其如昨光生筵几顯恤命而有加於戲庶靈爽之來歆牲牷在御表勛名於不朽竹帛永垂往荐馨香尚其祇受

晉封多羅端郡王冊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翦桐圭而齎土爵重分藩錫秬鬯而疏封勛隆夾輔值垓埏之同慶宜恩澤之先施咨爾多羅貝勒載漪派衍璇源支分玉葉修身抑抑式衛武之恪恭好善孜孜儀劉蒼之誠篤允昭令德聿沛殊恩茲封爾為端郡王錫之冊命於戲克忠克孝斯為臣子之楷規維親維賢勿替國家之庥命益思勖勵永荷寵綏欽哉

晉封多羅端郡王繼福晉博爾濟吉特氏冊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錫爵重列藩之寄榮貽分茅觀型表內助之

賢譽彰采苻惟象服克稱夫令淑斯龍章特著夫褒揚咨爾多羅端郡王載漪之繼妃博爾濟吉特氏德備柔嘉行昭敬慎鏘八鸞於桂邸翟茀增華迓百兩於桐封珩璜表懿徽音既嗣恩錫宜頒是用封爾為多羅端郡王嫡福晉錫之銀冊於戲維屏維翰永重帶礪於萬年宜室宜家聿賁絲綸於九命芳規益勖後祿長延欽哉

先師孔子告祭文

維
先師道重明倫經成教孝正萬世之綱常定後天之仁義七十子無思不服能說諸心五百年有王者興必來取法茲以
慈闈萬壽敬舉前章疊晉
徽稱天人慶洽衍箕子鴻疇之福假此
神庥采魯侯燕喜之詩登爲國頌專官致告殷薦惟虔
昭格有靈繁禧用賚

長白山告祭祝文

惟
神功崇發祥德合峻極唐著稱於昫志夏錫名於益經肇基王迹仰天作之高山孔厚版章普
靈貺於寰海州永吉而綿福祿江混同而一車書茲以

慈闈萬壽之期洽懷柔百神之禮
徵稱疊晉秩典並興如岡如阜試歌周天保之六詩以
候以迎爰取明歲豐之八曲式薦泌芬
神其歆格

光緒十九年恭進　起居注後跋

欽惟
皇上貞明啟運
則大陳橅
樹神宰而制八方
坐圭臺而調六氣
紫庭粹台銅渾將斗極齊懸
丹扆神凝玉琯共風循相應頌砥平於
禹甸十九年
道被寰區環海國於
堯襟億萬里塵清亭塞臣榮叨石館職任銀編翹
北拱而傾葵依
光雲日竭南山之猗竹未測津涯伏見
皇上體
天之仁
躬帝之孝

創經綸於寶扆
括風雨於櫺扉
紫幄光熉涓日潔
泰壇之薦黃琮色燦祥雲護
坎澤之靈翠璜朱紱禮東門而
朝日星迴嶽動重右社而
答陰
九廟遺弓動羹牆之積慕四時應節
奉祠禴而申虔
躋仙樂於韶英宮懸禮備
眷
珠邱之柞棫草樹
恩周
金卮承懽備
一人之孝養
瑤閫介祉合萬國之忻愉熊臚駝峰
問豎視
太任之膳宗彝粉米
披衣得萊子之裳固已凝庥於
愛景

慈雲
合撰於
天心
祖武而乃
修和庶政亭毒羣生
彤廷多日接之餘丹牘有宵批之諾月卿分職三珪銓
蘇序之風天秩調邦六府燮槐衡之典飛鸖書而赴隴
鳴鳳於岐棲梧
詔鯨浦而搜珍滑鱗由茲擢秀乃者祝添籌於
慈籙開

恩榜以徵賢阜華馳稽古之英使車結轍白屋擴通經
之彥考藝登册棘瑣風清印定制於焚香撤席
楓宸日永昭賚章於糊名易書藏重千城校鷹揚之武
選禁嚴任子酬錫髮之殊勳舉凡魚目珠滑庸流鋌險
靡不惕以茅門之法科之玉律之條勸東作之農桑
躬扶黛耜閱西郊之雨雪將事
丹楹板屋祁寒時縈
禹甸鱗塍水旱軫動
堯吁盡北湖
暗京南邇江介西臨唐魏東逮青齊雖屬下邑之偏災

罔不
湛恩之立沛啟白藏而議賑濟轉艅艎
命挈庚而蠲租歉牆蔀屋彌復
睠懷首善
軫念
皇都間有流庸設廠則人人食足培成富庶發倉則粒
粒雲腴近甸揚波偶溢狂瀾之障彊臣銜
命爰遵瓠子之河石楗下而白璧沈鴻隄永固茲既呈
而庚辰隰馱箭安流頁由
指授機宜百靈威而陽侯懾服從此民趨耕鑿九陌連

而里巷歡顏至於
鍾遺念於老臣飾以易名之典
篤隆情於循吏崇之肖貌之祠五法平情獨嚴懲夫墨
吏三年考績特
申諭乎大僚水衡節如阜之財聿昭
儉德土木重原估之值
坐燭冥情
睿略防微肅千廬之禁衛材官挾纊
恩七萃之公徒風舉雲搖合虎賁而按射春省秋繕矜
狴犴而簡孚南車來蕃服之臣地圖拜獻

北闕遣輶軒之使天節遄馳巍巍乎
神功不窮蕩蕩乎
聖人無外唐哉皇哉美矣備矣然我
皇上猶復
萬幾勅學
勤誦習於丹滕五夜
求衣設觚棱於警枕
功成旰食
泰階忘七起之勞
負重春冰
離象揚重輪之照
齋宮信宿猶藻爛乎
天章
御壁輝煌備筆資夫古訓此則
帝賚已治猶
珍惜於分陰
神化無方莫形容於洪筆者也臣等晨趨玉鑰夕侯院
鈴敬述
皇儀藏之金匱翹欽
天步允哉

道契乎金繩臚畢
綸音長此棻鋪於翠琬
進
皇太后六旬萬壽恭賦
洪維
皇太后仁符厚載
德媲圓穹布
懿徽於
壼幄垂
慈訓於
萬宮
福躬迪吉
壽寓延洪需汪濊之
湛恩二萬里廣輿胥被慶緜長之
聖算億萬年
丕祚無窮
鳳扆綏猷欽
經文而
緯武
龍軒錫祜贍

道一而風同於時歲紀敦牂躔分析木
周甲延釐
昌辰竺福
治光金鏡徧繡壤而軒鼚瑞曜璇岡迓
蒼穹之苐祿
鴻疇丕演
推恩則蕃祉葳蕤
鳳詔遥頒歡
澤則桐生藹藹爾乃先諏吉日恭晉
徽稱璘玢

璆冊燦爛珠纚
報賡
天錫
壽祝川增知中國之有
聖人叶風葉於律呂瞻
深宮之陛
孝養與仁讓於黎蒸
謨烈巍巍仰
乾坤之燾覆光華縵縵頌
日月之升恆懿夫彩炳弧南

禧凝
闕北開閶闔於
九天集冠裳於上國凡夫順則之羣黎襄獻之衆職宗
支之貴胄派係丹潢胏腑之懿親
恩承
紫極共偕搢笏紓紳之列頌禱
康齡咸遂歌風獻日之忱涵濡
至德至於騎象衣魚之輩雕題鏽領之倫縶馬納牛之
貢皮冠卉服之賓職方所未載王會所未陳虔封銀葉
之函

恩波逵沐來進金仙之象
德意遐臻稀鞲鞠[illegible]以頌
純禧共球用集嘓躧都盧而歌
保艾道路咸遵
皇上乃詣
璇闈扶
玉輦拜
洪禠頌
盛典瑞日曈曨祥雲舒卷塵清
紫籞

鳳輅初臨地接
丹瀛鑾旗徐轉瓊罌銀甕占寰宇之祥呈玉爵球圖於
聖慈之祚衍
蓬壺麗景
太液澄波蔥珩霧集艾綬星羅仰
慈懷之愉悅慶
邳治之修和胥康爵而祝
期頤鼎銘綰緯披齎笈而綏
福祿經誦貝多鳳臚麟脯奉飫馨而飽
德雲璈月琯諧搏拊而賡歌且夫

盛德所以迓庥徵
豐功所以綿福紀
仁育所以奠萌黎
義正所以同文軌
蠲租詔下澤免嗷鴻楗竹功成穴無漏蟻
廑卅年之宵旰式煥
徽猷頌
六襲之康強永綏
介祉
皇上

歡承
愛日景戀
春暉奉琖盤於
蘭殿
勤宅省於
椒闈
寅承
寶訓丕闡
慈徽炳
泰報之瑞符晉浮周畢賀

坤成之令節
彩舞虞衣
得祿
得位
得壽
得名備
天家之五福無黨無偏無反無側昭
帝命於九圍於此時也
景祜駢闐
醲恩布濩豫版籍

鑾金甌鞏
祚
壽星明而
仁宇成躋
壽籙晉而
億齡永駐微臣權領成均叨逢
盛遇
禁垣珥筆紀
上瑞於星雲
慶典稱觴侑

殊恩之雨露效嵩呼於
螭陛敬抒葵藿之忱剛華祝於鵷行願獻蓬萊之賦謹
作頌曰
聖清受
命奄撫八殯
繼繼繩繩
治邁羲軒於鑠
慈聖徵啟祚源
垂簾
訓政

奠我黎元
姬德任姒
換迹簡嫄
大化蒞夷萬彙咸敦
純禧際瀛
康祺被坤吾
皇式
訓受
福便蕃
慈顏有豫

祁蝗榮護祇承
璿旨宏賁
恩言
聖釐大來如春之温千禔百福習靈雲屯祝
萬萬壽長荷
天恩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一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二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奏疏

京員津貼銀兩更定名目疏（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

奏爲部議京員津貼銀兩顧請天恩準飭各督撫妥籌閒欵更定名目作正開銷以維士風以端政體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見去年部臣以議給京員津貼銀兩入奏得旨允準各省督撫通籌外銷閒欵相繼登覆或有不擇名目及未作正開銷者以朝廷寬厚正大之舉而臣下擬議乃爲苟且敷衍一時之計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政體何存士風何在是以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宗室盛昱山西巡撫張之洞踧踖難安先後上言屬詞微至然臣猶惜其或激或諒陳義不古臣惟君臣之倫以道相合見知聞知昔爲一體三代而下臣節日卑自漢以來以文學得官始於叔孫通請太常試士育成於公孫宏發及後世士風儒氣蕩然無存史冊深文自然流露始曰尊賢漸曰用人始曰重道漸曰察廉下士承流昧其本誼目不見書冥焉罔覺萬鍾禮義不辨久矣豈知講學修業所託甚尊一命初膺詎便稍褻夫自視太薄者予人亦將不厚臣節日卑則臣道不立臣道不立則至治難期竊維我朝大化涵濡二百餘年上之待士與士之自立當不出此臣家累世受國厚恩八代生計皆資官廩臣之値此豈敢重有所矯蓋有所重矯者必有所甚貪有所甚貪遂不可問臣固恥之伏請皇太后

皇上宸衷獨斷飭下部臣及各省督撫將此項銀兩妥籌閒欵更定名目作正開銷既維士風亦端政體正名之義自昔所重取與之際始節必嚴臣職爲京員此項銀兩固在受之之列不得不先事請命以臣愚賤何足尙論明知臣此疏一出望者嫌怨議者遺駁至於譏彈亦所不避誠以一介雖微所關者大欲潔先亂詹論有訴若臣當此忍隱旂言同乎流俗竊恐一世士風江河日下詎復有所底止儻臣此言幸存即令格於吏議俾不得行至執禮經少儀之說以相糾繩臣固無所逃命然使天下後世知當時

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與一時士大夫抱道自重之心亦即
所以上答
天恩下立臣極臣萬死何辭臣爲政體士風起見謹具
疏奏
聞不勝惶悚待罪之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翰林院代遞編修王懿榮奏京員津貼銀兩請飭

各省妥籌開欵更定名目作正開銷一摺著戶部議奏
欽此

請復古本尚書附入十三經注疏與今本尚書並行疏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

奏爲請復古本尚書附入十三經注疏與今本尚書並
行以宏
文教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見乾隆朝
高宗純皇帝欽定二十四史以晉劉昫等所撰舊唐書
宋薛居正等所撰舊五代史附入全史新舊兩書並行

飭
武英殿刊布頒示天下
稽古右文
宏鑒遠識前代所無甚盛典也臣惟尚書一經載堯以
來二帝三王之政粲然大備顧自遭罹秦燔重厄斯文
漢既奮興旁求典籍得自濟南伏勝者名曰今文出自
孔子宅壁魯孔安國所定者別曰古文終漢之世二者
代興並立學官雖其書自先秦以來字形遞變師說各
異乖疑難正在所不免然即漢人所傳熹平中一刻於
碑石魏正始間再刊爲三體凡此舊文旋並淪失皆由

晉永嘉之亂經籍道消當時古文僅存中秘今文漢注
傳習無人一遭寇燹泯焉澌滅於是今本尚書出焉今
本尚書者晉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於朝唐貞觀中孔穎
達爲之疏者也篇中所具古文乃刺取秦漢子史各家
所稱引者傅會造作又復依託孔傳眞僞淆雜醜然成
書自宋儒朱熹以來遞生疑議爭詆爲僞古文以迄近
世羣相論辨各有專家無須陳列然撰厥名實文則非
眞理無或謬良由玉石紛乘涇渭同流執其兩端時見
徵信猶如披沙揀金往往得寶故歷代沿承隸於經典
流傳有年自弗可廢我

高宗純皇帝聰明天亶牖啟後人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刊定羣言辨其眞僞昭然發
矇萬世師資一時臣工承流宣化譔著多人繼絕興廢
實超往古有前臣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撰尙書今古文
注疏三十卷搜輯前漢今古文及各家古注之僅存者
編次成書類復其舊又徧采前人傳記之涉書義者備
疏其下不逞私臆最稱矜愼坊肆刊置所在流行是則
網羅放失守闕抱殘所錄古文爲眞古文所采古注爲
眞古注視晉唐以來所行之今本尙書實爲有漢相傳
古書之遺文亦卽爲去古稍近之眞本就今本區別言
之猶兩唐書兩五代史之當分稱新舊不得不以古本
之名名之也伏思尙書一書經中之史史中之經二帝
三王心法治法畢見於斯不存其眞曷用其極以之比
較舊唐書舊五代史得邀
天鑒並列學宮者所關尤大臣觀後漢陳元疏立左氏
傳博士能於眞僞錯亂孤學少與之際解釋先聖之積
結洮汰學者之累惑南齊陸澄領國子博士時議置諸
經學能於南北陵雜微言將絕之時論易之當主鄭元
不可獨用王弼左傳宜於服虔之外兼立賈逵杜預伊
何人斯尙知體要矧臣今日生逢

盛世職在翰林管見雖微敢不上達伏請
皇太后
皇上俯準臣奏上法
高宗純皇帝以舊唐書舊五代史附入二十四史幷行
之意飭下
武英殿及今補刊羣書板葉之時行文江蘇學臣徵取
其書刊附舊刻十三經之內使與今本尙書注疏並行
以存二帝三王遺書逸文之眞以見我
皇上法
祖同
天之美是則千五百餘年一綫不絕晦而復明佚而復
存之眞古文尙書得遇我
朝
聖
聖相承始克大著於天下一經之正誠非偶然經正民
興孟子言之臣爲往聖幸臣尤爲天下幸矣擬並請
特旨通飭各省督撫學政各官嗣後凡遇大小考試命
題至尙書一經準其兩本並用頒爲功令以資永遠蓋
設科勸學傳業從兹祿利使然漢已如此正不獨爲今
日言之已也夫政莫大於求實禮莫隆於復古現値我

皇上典學方殷之時端求古帝前聖心法治法之眞臣
故不揣冒昧妄陳瞽說不勝恐懼悚惶之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翰林院代遞編修王懿榮奏請復古本尚書與今
本並行一摺着禮部議奏欽此

醇親王位分尊崇請恪遵御諭收回成命疏（光緒十年三月）

奏爲醇親王分位尊崇恭請
懿旨收回成命宜恪遵
高宗純皇帝御諭隱全大義爲
皇上曲盡恩禮以維綱常而重倫紀恭摺仰祈
慈鑒事竊臣於本月十四日恭讀邸鈔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軍機處遇有緊
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
懿旨欽此仰見我
皇太后軫念時艱深恨庸臣僨轉
宸衷萬不得已迫而出此薄海臣民稍具天良同深感
激臣惟政事之本以綱常倫紀爲先
皇上御極之初我
皇太后特申
懿旨醇親王賞食雙俸加恩世襲罔替並令開去一切
差使
聖謨淵深義盡仁至綱常倫紀之正已端於此臣嘗伏
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於宋治平間詔議崇奉濮
王事
御論取歐陽修援引禮經爲得於宋正德間詔議崇奉

興獻王事
御論尤以隱全大義爲宗深恨有明諸臣不能於天理
人情斟酌至當
聖訓煌煌萬世人極今醇親王頤養閒居長承
天眷揆諸今昔事理不同然而社稷君父之義千古如
一臣綜觀往代上繹禮經以社稷之義論君父則社稷
重而君父輕以君父之義論社稷則君父重而社稷輕
皇上入承大統爲
文宗顯皇帝之子社稷之事也義不顧私宋臣司馬光
言之我

皇太后天亶聰明是以有開去醇親王一切差使之
旨誠以君臣之禮
皇上之於醇親王所不能施倘預
國是卽類共臣遂多滯礙大易有云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則綱
常倫紀之地固宜恪遵
高宗純皇帝隱全大義之論爲至極也臣敢敬繹
御論以今日事理推闡而直陳之恭讀
懿旨有云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商辦
臣惟今日事件惟交涉夷務籌兵用人最爲緊要自同
治以來外夷放恣民心久憤特以
聖慈布濩遐邇一體愛惜生靈不忍黷武窮邊釁開自
我曲示包容而盈廷諸臣不求根本一意畏葸遇事敷
衍誠如
聖諭知其決難振作然天人震怒積弱生强自然之理
用夏變夷料諸來日醇親王爲
先帝親藩久典禁兵公忠爲天下所共知謀略爲夙昔
所素裕惟邊事用兵自與當年剿辦髮捻有異外洋各
國情形之强弱水陸之要害兵食之緩急種種機宜千
變萬化詎同往轍內須切實講求而外則一軍之勝負

一計之短長難可預料夫以髮捻諸頑同産中土有胡
林翼曾國藩之長策尚須上煩
宸慮指授方略遲之十餘年而後奏效使自今以往若
有邊防兵事簡任人才籌辦糧糈軍機大臣謹奉
懿旨會同醇親王商辦就第接見無論體制若何禮節
若何儻事前有論斷之不合事後或得失之互見直臣
當此進退難安諍臣當此言則不敢而奸邪乘間抵於
善則歸親惡則歸己之義偶遇失算暗圖諉卸設醇親
王稍有含隱難言之衷我
皇上錫類推心又將何以自慰臣之所謂宜爲
皇上曲盡恩禮者正在於此臣愚見擬請
皇太后收回成命現在
皇上尙未親政遇有緊要事件醇親王體
國忠誠自可隨時奏上
皇太后以資
採擇發交樞臣審量萬全衆謀僉同事事都歸實際以
免諸臣會同商辦終涉嫌疑之迹是
皇太后之於醇親王既隆恩禮之加而醇親王有收坐
論之功並無褻尊之虞益以厚我
皇上天性之德社稷君父之義輕重兩全綱常由此而

正倫紀由此而敦我
高宗純皇帝隱全大義之論檃括今古實見於斯正不
徒異日之稟承有方美善無弊已也中庸所載非天子
不議禮至於
皇上親政以後現已奉有
皇太后
再降懿旨之命將來一切典禮自歸
皇上
天心聖裁酌理準情折中有當未明往事議說紛紜君
子小人雜出其際邪正各判史冊堪徵今日既事理之

不同臣亦不敢妄為援據致有難行益增罪戾惟臣東
髮受書稍知大義十年以來思之爛熟謹遵
高宗純皇帝御論隱全大義一恉為綱常倫紀起見不
揣愚妄昧死上
聞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速開馬頰分減黃流以弭東患而衛　畿輔疏

奏為河勢日北請速開馬頰分減黃流以弭東患而衛
畿輔仰祈
聖鑒事竊以　畿輔之有天津河間二府在夏周之會
為九河入海故道河之由今山東入海者漢宋始開其
端我　朝咸豐五年河南蘭儀銅瓦廂決口復宋故道
河從大清河入海者迄今三十餘年大清河窄日淤日
高武定與天津屬縣毗連地勢東高北下若不設法分
減黃流將來水性就下積漸之勢在天津甚可慮也去
年山東巡撫張曜以籌辦山東黃河各工屢次條奏奉
旨以疏通下游挑濬中腹為緊要關鍵
聖謨深遠已括盡從來治河家言第一要旨臣愚伏見

河自北下已漸有欲復九河故道之勢近來山東連年
決口其為水大地高自不待言而　畿南靜海滄州以
及文安霸州一帶為歷年霖潦積水不涸之區本年衛
河漫溢吳橋北方水氣日盛誠不可不思患而預防之
也銅瓦廂決口河面寬至十里有餘及灌入東省大清
河河面僅止里許淤墊日久稍遇盛漲無不沖決山東
巡撫近日開通徒駭分設水門引河入海自是長策然
徒駭河上游面寬不過三四十丈且多淤淺實不如兼
用馬頰以分其勢為益尤大馬頰河身寬有百數十丈
兩岸屹立大段深通但使培殘補缺挑深增高即可暢

流入海兩河並用黃水自然分減往歲侍郎游百川曾有開河減水徒駭馬頰兼用之奏當時以開河減水恐礙　畿輔格於吏議此未深悉直東兩省河道之情形也黃河奪衛入海始能侵及　畿疆馬頰一河首尾皆在山東地面其中雖經慶雲縣界約不過二十里以下仍由海豐縣月河口入海去直隸五河尚有百餘里或數百餘里之遙即使橫衝旁溢所距尚遠且與徒駭均在下流豈有逆入直沽之理況今之所謂徒駭馬頰兩河土名沿稱冒爲古河而皆非禹河故處一曰土河一爲篤馬河實則年年瀝水洩路瀝水者伏秋霖潦之所匯也瀝水既入而伏秋兩汛黃水適來泥沙一淤並瀝水亦消納無所明周用有言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以霖潦無所容也今既疏通徒駭趁此兼挑馬頰以分河流不惟瀝水有所容納幷河溜亦於焉蓄洩又況衛河爲運道所關自臨清而北東去黃河有近至四五十里者尋常秋冬水落河水倒灌尚能使衛河數百里皆作黃色儻不急從下流廣爲疏濬萬一大溜西掣奪衛北來則　畿輔東南勢必一片汪洋而天津爲衆水所歸形如釜底水無不下不逕入直沽以復九河故道不止河運之道既壞即海運入口亦恐多阻此非河之經流

將自復故道也東高北下積漸之勢之爲之也不察其勢而狃於馬頰之稍涉慶雲便謂有礙　畿輔不知兼開馬頰之爲洩瀝水而一旦引黃北灌直趨衛河始悔謀之不早此臣之所以請兼開馬頰者非僅爲洩東省之霖潦而實隱以防黃流之北徙也且治河之道貴在相時制宜後世昧於河不兩行之說不知此爲經流大勢之常理而非一隅治河之通論宋臣蘇轍謂黃河之性急則流通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我　朝胡渭駁之言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釃二渠爲萬世法自參以上則宋之二股即唐之馬頰以此爲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其說篤至惟入海之通塞尤視治法之短長九河入海神禹功用全在逆河播爲九河又合爲逆河蓋借其衝激之勢以捍海潮今九河既不可復則當師逆河之意而不泥其文宋之鋸牙明之磯嘴最得逆河用意明平江伯陳瑄治河於淮安府山陽縣滿浦坊仿宋史鋸牙遺制累石爲山蜿蜒千尺水得翻騰踴躍以入海俗謂之磯嘴磯嘴之制下布七星樁樁上甃以石石有筍筍相入縫有錠錠三層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長千尺當時濁流不入運河河不勞挑濬者磯嘴之力也是

磯嘴爲激河入海要訣蓋河之宣洩以海爲尾閭海逆而上河遏而下河之力不敵海泥沙噴壅而河患遂生海水潮汐日二至其出入皆以二時海水退河水不得暢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河一石水而六斗泥海受河之水不受河之泥又能遏阻河溜使其不能迅速入海積而不得洩則海口壅蔽河身停淤乃勢之不得不然此河海相接處之情形亦即今河泛濫衝掘之情形也今於徒駭馬頰二水入海之處仿磯嘴之制量爲變通借其勢以禦海潮相沖相激海不能以洶湧之勢遏阻黃溜則內沙不停外沙不入瞭然一逆河之意又安見有河不兩行分流力弱之可慮哉以臣愚見可否仰祈

天恩飭下直隸山東兩省督臣會同勘驗相度形勢如屬可行使徒駭與馬頰同時並挑庶年年伏秋兩汛漲水有消受之區河流泯填閼之患東流既暢北徙無虞豈不甚善臣籍隸登州去河甚遠於武定府屬行水各州縣無所用其偏護又非敢以保衞

畿輔一言爲危詞聳聽之舉惟察河勢日北積漸堪憂民命所關　國帑所繫運道所在既有所見不敢自安緘默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四庫全書懇恩特飭續修疏（光緒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奏爲

四庫全書事關文教請俟方略會典兩書告成後懇

恩特飭續修事竊臣伏見乾隆朝

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目所收書

籍上自周秦以迄我

朝三千餘年聖作明述之迹粲然大備中閒恭載

列聖御製全集

御纂

欽定各書牢籠天地彪炳古今漢唐以來文章美富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至我

皇上御極之十有五年時經百載開通日廣文物日新厥有市舶泛來前代流傳海外之書又有乾隆以後通材碩學網羅散失宋集逸佚復古再成之書說經補史重注重疏精校精勘之書以及天文算學輿地方志政書奏議私家譔著卓然經世之書層見疊出或先得者殘而重收者足或沿稱者僞而改題者眞考據一門後來居上藝數之流晚出愈精若此之類上溯舊例應行著錄者其爲粹美庶幾前編皆所以導揚

盛治恢崇至道千載一時於今爲烈臣愚以爲
皇上親裁大政庶事求舊以
聖紹
聖美善畢臻所宜重開新館續纂前書
萬幾清暇藉資
乙覽以今翰林院衙門講讀編檢諸員幾二百人加以
後來
恩科選用爲數益夥館閣諸差較之部曹又爲簡易歲
糜俸銀季分廪祿仕優則學朝夕論思職亦宜然且近
三十年來學術之變亦汲汲矣篤質之風漸微而新學

異說紛然競起見異者或視古學爲迂務外者輒以中
華爲陋若不及今整齊百氏一其指歸其爲流弊豈可
勝言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學術以正之則孟
子所謂道揆法守者將在於此此尤
皇上所以繼述
高宗純皇帝之盛心而爲天下治道之大防者也現在
方略會典兩館齊開
欽派總裁大臣有日不暇給之勢一俟兩書告成之後
可否請
旨飭下學院學士議定重開

四庫全書館即院修書不支薪炭不開保獎所修之書
一遵前例外省采進分派編校各撰提要總裁閱看每
成一類輒塵
御覽應鈔應存恭候
欽定將來
國史諸志亦即藉此取材俟屆三年掌院學士量其勤
惰品其高下以爲考課歸入京察事以集而不費官以
修而無曠盡厚重少文前史所稱此指其人質性而言
未聞有不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能設施爛然足
裨實用者造就人材亦在於此惟次第取辦從容就理

不涉鋪張自歸實際凡事皆然矧在政體臣故不敢造
次請
命而致昧於先務之急也冒瀆陳詞誠惶誠恐謹請代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臚陳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列學宮疏（光緒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奏爲臚陳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
賜取列學宮以光文治事竊維經者徑也易書詩禮春

秋呂明博大如日月之周乎天注猶瀉也毛鄭何趙杜范賈逵疏通如江河之行乎地皆所以綱紀人倫維持風俗異教人而卻邪說來而遂化遭時制宜其用無窮是以漢崇師法十四博士並著學官隋錄名家五千餘卷同收甲部唐孔穎達奉敕肻編正義宋邢昺受詔兼疏衆經斯誠前代之隆規先儒之盛業甄陶六合整齊百家我

聖朝之有天下也聲教覃敷敦崇經術

列聖建極

御纂尤繁稽古同天啟兩大精微之蘊觀文成化定四

方億兆之心昭雲漢而爲章牖黔黎以至道

上行下效經正民興臣伏見自乾隆以來至於今日海內經學各有當家剖析條流發起隱漏十三經說粲然將備折衷求是遠邁漢唐時則有若湖北安陸儒臣李道平所撰周易集解纂疏江蘇陽湖儒臣孫星衍所撰尚書今古文注疏長洲儒臣陳奐所撰毛詩傳疏安徽績谿儒臣胡培翬所撰儀禮正義江蘇句容儒臣陳立所撰春秋公羊傳正義浙江嘉善儒臣鍾文烝所撰穀梁經傳補注江蘇寶應儒臣劉寶楠所撰論語正義甘泉儒臣焦循所撰孟子正義儀徵儒臣阮福所撰孝經義疏補山東棲霞儒臣郝懿行所撰爾雅義疏其他經說以博通見表不屬疏義者不在此例所有各書或經進

御覽或流布學校可否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於各該員原籍所在即家徵取定本分咨各直省有書局之處詳細校勘刊刻成而將板片彙送國子監衙門存儲以便陸續刷印頒行直省各學嘉與士林俾資講習元建康道徧牒九路鐫全史而命校官宋撫州庫廢冊千箱畢羣書以給多士從此膠庠引重袪金貨漆字之私將來華裔流傳識虎觀鴻都

之大

國之麻美士之英華何以逾此惟大小戴雜四大之文因革殊制左邱明綜五方之史聞見異辭以較他經本爲繁重寶應儒臣劉文淇撰左氏傳正義業專一家事歷三世行將寫定至周禮禮記二書疏義風聞江浙兩省承學之士方事潛研尚屬草稿一俟異日二書刷出並令各該省學臣隨時疏報由國子監官公同審詳與前各書義出一律查照現案請

旨施行臣竊以疏家之義志在輔注所從之注情在善經往往衆說紛斥一師墨守侈主奴之透見任得失之

並生烝家法嚴而後古義堅門徑淸而後學派正其能
久遠亦在於斯惟斯諸臣學識兼長野言既删僞傳復
黜見以博而理愈通知以貫而用彌切雖集思廣益掎
摭有待於後人而抱關守殘援據已賅夫先哲至如戴
德纂記爰及漢昭比於羣經自爲屛雜然劉向目錄業
入經篇宋代儒家已稱顯立則有山東曲阜儒臣孔廣
森所撰大戴禮記補注援據精深訂盧辨之佚文續康
成之緒說所當翼附尾隨如驂之靳又如漢許慎說文
一書存六書之規躅爲羣經之階梯有江蘇金壇儒臣
段玉裁所撰說文解字段氏注山東安邱儒臣王筠所

撰說文句讀釋例最爲該洽譬之杜林訓纂之作入藝
略以兼存元度字樣之書儷石經而並立相應請
旨一併飭各該省由書局刊送國子監附此次各經注
後依類印行使我
朝諸儒所資經學小學之書頖水辟雍粹然並陳一臻
盛美臣竊伏念魏晉而後易無完注書無完經眞贋相
參奪譌踵起中更荒廢如罹秦燔千百僅言無關閎恉
不過我
朝
君臣同德千載一時握璣鏡以式九圍運斗樞而敷五

教何以索隱鉤深精窮奧業存眞截僞湔雪前修大義
乖而復昌微言絕而重續符三代同風之盛成儒者逢
辰之期迺知神聖化光等百王而立教風雅道著合四
海以來同作述之美既彰太平之望允塞臣爲闡揚文
治起見謹請代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諭翰林院編修王懿榮呈請續修四庫全書並臚陳

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飭取列學宮各一摺著
俟會典纂輯告成後由翰林院奏明請旨欽此

訓飭衍聖公向學幷飭整理衍聖公府地產疏（光緒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奏爲籲懇
聖恩訓飭衍聖公向學幷飭山東巡撫整理衍聖公府
地產事臣惟孔子大聖以一身立人倫之極使天下後
世永受其福而天下後世雖有水旱夷狄人心不至動
搖倫常不至澌滅者孔子之功也前代尊崇始末弗袁
尊則加封崇則增秩或隸復租稅或官出酒脯有虛文

之假借鮮資意之輸將自我
朝忠厚開基超越往古尊師重道曲禮優隆臣伏讀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諭衍聖公孔廣棨之訓曰至聖
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
以驕奢為戒且爾年齒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
不但爾一人凡爾同族之人皆當共相勸戒共相砥礪
為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諭學問日進品行純篤不
墜家聲即所以報國矣
聖謨宏遠教孝教忠所以追答孔猷先命之功者至此
已極以

聖契
聖相保相維義盡仁至是以
栽培篤厚挺生賢哲子孫著聞代不乏人乾隆間翰林
院檢討孔廣森通春秋公羊何氏學大戴禮太常寺博
士孔廣林治高密鄭氏學兄弟同時卓然經師文章之
美冠絕當世咸豐間直隸交河縣知縣孔慶銈五經博
士孔繁渥父子忠孝萃於一門生為聖裔躬被
德化積累所成良非偶然唐宋以來未之有也至七十
五代衍聖公孔祥珂幼而多病中年短折外戚任事家
用不康折毀牆屋遭罹火災書籍圖錄散亡殆盡加以

恩賜田產百戶把持任意出納錮蔽日深漸多迷失尼
山洙泗兩書院久已廢弛門庭荒蕪家計零落今襲封
衍聖公孔令貽年甫弱冠資性穎異自宜及時向學勤
修德業長承
恩眷蔚為
國華若席世祿之餘風恐墜習俗之嗜好是非遴選名
師為講習討論不足以資啟迪裕拔成至其田產租糧
經管侵吞朦混多弊積重難返非官為清理不足以定
出入供粢盛臣故伏念孔子盛德百世必祀
世宗憲皇帝聖訓千古昭垂當此之際正仰賴

朝廷作育振拔之時以臣愚見可否仰懇
恩旨飭下山東巡撫於各直省經明行修之士審擇一
人重禮延請前往曲阜嚴課孔令貽認真讀書並兼課
四氏學子弟優其脩脯每年由東省閒款項下加
恩提給俟孔令貽年長學成再令勿庸支發并揀派一
妥實道府大員前往曲阜會同地方官清查衍聖公府
地畝稽核租糧確定章程擇人經管一清積弊每年年
底由地方官詳查結報該撫存案如經管人再有前項
情弊即由地方官斥責驅逐隨時更換每於該撫出省
巡閱及學政按臨到兗之日事畢親詣該府一為查考

以資久遠孟子有言聖人人倫之至也天下後世共被
孔子人倫之澤而我
皇上卽上繼
世宗憲皇帝之志以加厚於聖裔者爲追答夫孔子
至德莫名傳於罔極上稽前代有敦崇之虛文無維持
之實意者以古揆今方斯蔑矣仰籲
天恩可許臣請謹請代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二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三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奏疏

謝南書房行走疏（光緒二十年五月初八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王懿榮著在南書房行走欽此竊（臣）世受
國恩列翰林者後先五代身叨館職躋清華者迨逾十年未報涓埃祇食名氏加以諫垣預選
察典濫膺今年東觀
掄才既荷
綸褒於異數釐歲北門
召試重蒙
簡在以眞除聞
命自
天抱慚無地伏念（臣）隸籍東土宗號齊魯經生入直薊瀛慚無燕許手筆而且事對虧九史長歉三篋速何

能侍從恐負祇以受
恩愈重報稱彌艱惟有箴厲多言思不出位戒深素食業在於勤從茲勉竭愚誠懍夙夜敬公之義庶幾漸殊通曉副
朝廷特達之知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呈進擬補承華事略疏

奉
敕擬補承華事略圖並校正訛字屬稾告竣謹奉
表上
進者竊（臣）郙等於本年七月初二日奉到
懋勤殿發下承華事略鈔本一冊
硃諭承華事略一部著南書房翰林每段繹其義爲圖繕具清單呈覽書中有無訛舛之處並著查閱欽此（臣）等竊祇承誠惶誠恐伏以書分纂注宋元標經子之門畫列儒先湘澤傳神工之壁類皆丹青遙託人物攸分良由怵目而警心特重左圖而右史欽惟
皇帝陛下修和庶政

覆幬羣生
金戺承歡
姚翠嫣之五十而蒸銅籤待曉
法蒼姬之朝昃不遑
摛奎藻於
宸居潤灑
帝鴻之硯
誦瑤編於乙夜
勤披天鹿之儲 臣 等仰覩
聖顏親聆
寶訓謹悉近日於
御書房所列舊鈔本書內檢得此編巨冊輝煌與魏徵
鄭公諫錄相鱗次前聖虎炳較焦竑養正圖解爲雅馴
喜玆故事之駢羅宜備
幾餘之瀏覽不遺葑菲無擇壤流纖蕩雜名共仰
宸衷沖穆淵涵莫測爛彰
聖學高深謹案元臣王惲當裕皇居東宮之日實燕南
爲副使之官特撰徽言上呈鶴禁其名與文王世子相
表裏其實與唐宗帝範相後先敢序並稱釐爲六卷蓋
凡二十篇亦附焉

四庫館開已登夫秋撊大全之集
重華
欽定閱采入儲武金鑑之編從來輾轉流傳莫覩弛張
遺迹譬彼書垂無逸而唐宋璿手翰靡存詩重豳風而
趙孟頫繪事已渺揆諸燦列圖書之說祇益嘗谷回憶
傳觀宮禁之年應歸完璧爰遵
明詔勉繹新圖撰三十九段之成文補第四十條於跋
尾取鑑不遺撰武梁之行甚常存作則因心晉東晳之
笙詩可補雖別風淮雨原書之譌誤尙多而脫簡佚文
坊本乃支離已甚詳爲是正誌以標題謹列綈函復上
塵於
黼座重新彩筆猶待
詔於
睿裁 臣 等
禁幄叨趨
綸音仰體樗材自審慚閣立本之偏長粉本能摹媿吳
道元之勝事所願神光照
殿快覩吹銅御戶之徵更欣
祕閣刊書長留累葉
傳心之要所有校正

內府鈔本一冊粲段繹圖一分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籲請暫停點景但行朝賀疏（光緒二十年九月）

奏爲訛言可慮籲請暫停點景但行
朝賀以靖肘腋而弭不虞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伏讀八月二十六日
上諭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裕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

本年十月予六旬慶辰典禮著仍在宮中舉行等因欽
此仰見思患豫防明見萬里曷勝欽佩第念耳目之觀
非
聖懷所役而
臺萊之祝實臣下同殷一旦撤停在瞻仰
盛典者豈乏向隅之望以故承辦諸臣於裁減之中仍
寓鋪張之意臣等歡忻下悃何獨不然惟伏聞近日倭
人行踪詭秘津沽內外不乏華奸日來都城多出面生
可疑之人以瞻仰點景爲名形狀凶惡行藏靡定民情
驚駭竟有謂
盛典而不觀反思往鄉村遁逃爲避居計者連日洋人
紛紛出京各處教堂種種聚談不一若點景依然熱鬧
止係稍移地段萬一偶然不警匪徒乘機竊發臣等備
員差使縱有意外不足爲惜而變生肘腋恐非六班及
周廬直宿諸大臣一時所能猝辦應如何防患未然之
處用敢籲請
聖明深維事理況
皇太后膺
天鍾慶福冠古今轉盼
七旬萬壽近在十年

期頤億齡非可數計將來紅旗報捷隨時補行何時非
萬壽之時何日非祝釐之日此際安危所係實在呼吸
之時必區區於一半月之內汲汲鋪張諸臣所見誠爲
末廣臣等忝同僚直既有聞見不敢不具摺密陳伏祈
聖鑒謹
奏

時事孔亟請召用親賢疏（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一日）

奏爲時事孔亟請
召用親賢事竊倭人肇衅平壤淪胥衛葉逃潰左馬傷
亡倭師侵及鴨綠救兵雖多漫無統制徵調各將無爭

勝之意有相如之能列城瓦解事在意中
興京
盛京係
三陵所在一有挫折勢將有不忍言者必須曾辦軍務
通曉洋情之重臣在
帝左右朝野方恃以爲安伏查恭親王前因多病
恩予退閒近聞醫言知於秋來氣體康復實足以勝艱
鉅之任倘蒙
天恩迅卽
召用其於布置將帥聯絡與國震懾強鄰皆可以上佐

宸謨下孚衆望倘該親王以病爲辭伏懇
諭旨堅勿允許諒該親王身受
厚恩際此時事多艱亦必不敢出此也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謝崇烈中式舉人疏（光緒二十年九月十二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一日順天鄉試榜發臣子崇烈中式第
二十二名舉人竊臣猥以庸材濫承

寵眷一家累世受
國厚恩四甲午迭舉賢書敢謂析薪克荷
萬壽年聿開名榜詎期芳桂重攀臣子崇烈質本孱愚
年猶稚弱忝預鹿鳴之選彌增燕翼之慚伏念漢舉孝
廉必循名而核實唐開科目亦先行而後文臣惟有益
矢靖共勉加策勵敢存犢愛俾無忘編摩於中宵稍竭
駑資庶仰報
高深於來日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詳度夷情審量時局疏（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奏爲詳度夷情審量時局仰祈
聖鑒事竊自倭人肇釁擾我邊陲鳳凰不守而陸賊全
度鴨江旅順不守而水賊亦超北海我與倭寇勢無兩
全頃者瀕海一帶逢冬大雪寇性畏寒既據要害藉此
休息陰謀布置兼之彼國空虛外強中乾久成弩末若
以和議遽來夷情叵測
皇上勿輕許也何以言之我之虛實彼已知之彼之所
缺者錢耳和議猝成鉅欵將至輸將逮半而秣厲重來

挾我之資便以攻我近則半載遠或數年中國無安枕之日是益寇糧而資之盜也趁此大兵雲集精屬士馬厚積軍火肅清海隅使其畏服切誓有堅不敢再犯之心而後從容議信示以威福斷任

聖志倭寇狡詐有非泰西諸國可比一旦反噬人心渙散過於今日若和議暫成兵不能散勞師糜餉終無了期是不以之戰賊而以之坐耗糧糈羅掘一空民窮可畏以億萬姓之脂膏半以賄寇半以防邊

國家將有內潰之患不可不慮（臣）受

恩甚重事機甚急不敢緘默削牘上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重疏前請整理孔子祀田并清查地產疏（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奏爲重疏前請懇

恩整理

至聖先師孔子祀田并飭疆臣清查衍聖公府地產事竊（臣）於光緒十五年六月在編修任內曾經呈請（臣）

掌院學士代奏懇

恩飭下山東巡撫整理衍聖公府地產一摺當蒙

恩旨寄諭山東巡撫遴派妥員前往曲阜會同地方官詳細確查應如何設法整頓之處即着據實覆

奏請

旨辦理嗣經山東巡撫張曜遵

旨覆查具奏大概情形在案仰見我

皇上尊師重道嘉惠聖裔振厲風俗之至意海內臣民同聲感佩巡撫張曜旋以病故出缺後任撫臣未及清理迄至於今（臣）恭查嘉慶朝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九戶部十二田賦門免科田地下載有衍聖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

十四畝零四氏學學田五十頃復聖裔祭田墓田廟基地五十四頃十有五畝零宗聖裔祭田墓田廟基地大十二頃十有四畝零亞聖裔祭田墓田廟基地五十九頃七十六畝零先賢仲氏裔祭田墓田廟宅地七十五頃五十六畝零康熙二十四年覆准孔林地於原額外增擴十有一頃十有四畝九分除免賦稅又覆准撥給元聖周公祭田五十頃此

會典所載衍聖公祭田暨先賢元聖祭田墓田之大數也（臣）又覆查乾隆間戶部主事孔繼汾所著闕里文獻考卷二十六戶田第七所載衍聖公土田之制由漢及

宋時賜時替自宋大中祥符間始專有祀田沿及金元代多增給明洪武時定給祭田二千大頃歲收其租入以供廟祀餘悉爲衍聖公廩祿

國朝因之明太祖洪武元年賜祭田二千大頃分爲五屯四廠十八官莊撥佃戶承種永樂五年二月又賜贍廟田七十三大頃正統四年八月戶部奏准存佃戶五百戶湊人二千丁專以辦納籽粒以供祭祀

國朝順治元年秋九月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仍沿舊制又明時衍聖公有湯沐地大畝八十二頃有奇在順天府屬東安等五縣未詳爲何年所賜

國初圈入旗地七十大頃留下東安縣地十二頃有奇順治十年

詔以山東德魯二藩莊地照數補給此歷代及我
朝領賜祀田之大凡如此今析而數之凡爲屯者五曰鄆城曰鉅野曰平陽曰東阿曰獨山爲廠者四附於各屯而歸東阿爲官莊十有八在曲阜者十有二曰張羊莊曰城西大莊曰春亭莊曰紅廟莊曰齊旺莊曰南池莊曰安基莊曰齊旺坡曰顏孟莊曰馬州坡曰下地屯曰胡二窰在泗水者四曰西岩莊曰安亭莊曰魏莊曰戈山廠在鄒縣者二曰魯源莊曰黃家莊鄆城原額屯

廠地六百二頃鉅野原額屯地七十六頃獨山原額屯廠地二百二十頃四十三畝六分二釐四毫四絲七忽曲阜原額官莊地六十四頃五十五畝泗水原額官莊地六十二頃八十畝二分七釐五毫五絲三忽鄒縣原額官莊地十七頃二十一畝一分通計五屯四廠及十八官莊原額地共二千大頃但現在地畝統計荒熟鄆城存屯地三百六十七頃一十五畝五分八釐二毫六絲三忽廠地五十四頃七十二畝五分六釐四毫鉅野存屯地一百八十六頃二十四畝一分七釐廠地三十頃三十畝三分四釐平陽存屯地二百三十一頃一十畝九分四釐一毫七絲廠地十二頃七畝四釐六毫東阿存屯地三十二頃六分一釐四毫七絲獨山存屯地六十一頃七十五畝五分四釐廠地二頃七十四畝七分二釐曲阜十二官莊存地六十頃五十六畝九分五毫四絲四忽泗水四官莊存地五十一頃七十三畝八分一釐三絲鄒縣二官莊存地六頃五十四畝二分二釐三毫七絲通計五屯四廠十八官莊共見存荒熟地一千九十六頃九十六畝四分五釐八毫四絲七忽較二千原額缺地九百三頃三畝五分四釐一毫五絲三忽此外又有洸河屯地七十三大頃在滋陽袁家莊者

五十頃顏村店者二頃故縣村者一頃在濟寧州杏村庄者二十頃卽永樂五年續賜之地有東平廠地大畝二十三頃滋陽廠地二十七頃九十一畝四分七釐曲阜廠地十九頃六畝五分三釐卽順治十年撥補之地又鄒縣有尼山書院祭田一十三頃五十畝曲阜有明洪武初賜五十五代衍聖公地一大頃通前共見存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有奇較之
會典所載衍聖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十畝尚不及十分之六臣案孔繼汾此書以聖裔說家乘至爲詳盡此闕里文獻攷所著衍聖公祭田地產之細數也

臣又竊見巡撫張曜覆奏所稱有恭查
會典所載衍聖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十畝闕里文獻攷所載存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內有地畝在運河西南一帶曾爲江南之豐縣山東之買莊黃水漫口淹沒沙壓租戶藉口朦欠緣田產散在各縣租戶名姓眞僞不一此次清查須先令各縣學官約同公正紳士逐一清查以免胥役下鄉致多弊混俟辦有頭緒再由該管地方官詳加整頓等語嗣又風聞張曜札飭兗沂漕濟道查辦以衍聖公祀田坐落江蘇沛縣欽額二千餘頃曾於同治八年經前兩江總督曾國藩撥補八官頃每年代征租價制錢一百四十四千聽候委員守提此項地畝並未指界亦未造送花戶清冊迄今仍係缺額二千餘頃此次該道查辦旋於十六年閏二月據江南沛縣紳董同知劉介思等幷獨山屯官唐錫磐以祀田復涸造冊繪圖稟請核辦各等情有圖四幅冊十二本並復沛縣祀田碑文二紙該道請咨轉移兩江總督飭查在案該撫以旣據有屯官唐錫磐職員劉介思所稟涸復之地又有銅山縣沛縣民張義君劉廷聘所稟之地二千餘頃無論是否原失祀田擬請
欽遵嘉慶十四年戶部具奏奉

上諭著山東巡撫會同東河總督江蘇巡撫嚴飭地方官備查欽額祀田倘歷年久遠難以清查亦卽另籌撥補期於祀田無缺之
恩旨卽在此項地畝內提撥其如何失迷之處已往不究變通籌撥移咨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會同辦理此專指銅山沛縣官紳所稟一帶涸地而言未及具奏該撫旋卽出缺此張曜覆奏及查辦情形未及遞核之大概也臣惟孔子祀田以及先賢元聖祭田
列朝會典旣經載入田賦一門免科田地項下事隸戶部現在戶部承管各司自當有坐落地方畝數清冊存

卷可查闕里文獻攷所載順治十年撥補地數以及五屯四廠十八官莊坐落縣分畝數則各該縣自當有免糧地畝數目戶房底冊可查即令水淹沙壓必有荒廢地段可指抑或隱佔私賣報糧升科各該州縣亦必有先後增益糧戶義額銀數可稽至於張疃所查銅山沛縣紳屯所禀與闕里文獻攷所載地段坐落無涉或即在戶部所管免科田地祀田之內或爲衍聖公府後來私置之田產臣無從細考若據曾國藩曾經撥補八官頃又經劉介思唐錫聲指禀祀田涸出自屬衍聖公府舊地日久失迷不言可知傳聞涸復之後久爲淮揚道屬官紳交相侵蝕並匿糧不報事同陋規臣伏思此項祀田及該府地產先賢元聖各祭田既有官書私乘及東撫訪查情形種種實據可憑惟有仍懇

天恩俯准臣請飭下戶部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山東巡撫詳細清查案卷調冊委派幹員隨時辦理其確爲水淹沙壓荒廢不堪耕種者可否遵照

列聖諭旨撥補之例

恩准量數指撥其有隱佔偷賣報糧升科者一經查明

可否

恩准賞還歸入免科田地舊典項下免其租稅並飭所屬各州縣出示曉諭仍令原業地戶認佃承種不爲絲毫科罰轉滋紛擾如實在佃種不力仍令於該處就近另擇居民招認佃種官爲酌辦以復該府祀田地產之舊先賢元聖各祭田附近一處亦一律

恩賜清理務使

實惠均霑不至一家向隅今襲封衍聖公孔令貽英年有爲志趣向上俟經此次田產清理之後亦當勤綜家政恪奉先祀勿得再使府官戶屯任意朦混串通勒掯迷失荒蕪以致上負

朝廷德意之厚本年八月上丁

皇上親行釋奠典禮臣以署理國子監祭酒躬勷

盛典仰見修復

兩朝遞獻三獻舊儀又復添入飲福受胙尊崇

先聖隆禮有加而兩省疆臣坐視其後世子孫禱祀失業粢盛不備饔飧不繼甚非謂也孔子盛德百世必祀公羊家言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臣不揣冒昧重申前情籲懇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前曾奏請修復曲阜尼山洙泗兩書院當蒙
恩旨飭下山東巡撫辦理業經前任撫臣張曜修葺既
成後任撫臣福潤又爲籌欵銀一萬兩交兗沂曹濟道
發商生息俟積有成數以爲脩脯膏火專課四氏學子
弟之資風聞承修官吏修兩書院偷工減料房舍尺寸
俱行縮小當被罰銀四千兩歸入藩司未知是否屬實
此項後來亦未悉作何開銷請
旨飭下山東巡撫確切查明如果實有此項可否懇
恩賞給併入前項銀一萬兩內一同交商生息及早添
置几案充實堂宇使四氏學諸生課讀其中暫歸現任

四氏學學官先行照管免致虛懸無薄又重複坍塌一
俟官紳籌畫經費稍裕再行酌量膏火延請山長以圖
久遠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祈
聖鑒謹
奏
再曲阜衍聖公府自近歲不戒於火舊藏書籍圖籙焚
燬一空現在各直省設立書局以官錢刻書者三十年
來珍籍善本燦然大備除以初印精槧一分解送翰林
院敬備
皇上取進御覽一分解交國子監充備肄業諸生傳習

外可否懇
恩飭下各直省督撫有書局者無論新舊諸刻本亦以
一分解交山東巡撫轉行曲阜作爲
恩賜衍聖公孔令貽敬謹儲藏以爲誦法之資遇有新
刻陸續咨解如直省官紳家刻經籍有願送曲阜衍聖
公府者仰體我
皇上嘉惠聖裔有加無已之至意亦即聽其就近呈交
該省官長咨送山東巡撫彙交孔令貽收存今衍聖公
府第既蒙恩給資重修則書籍亦且
賜予成全臣被服儒術飲水思源冒昧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王懿榮奏請飭整理衍聖公府地產
一摺據稱衍聖公府各項地產載在會典事例及闕里
文獻考頃畝甚詳前次巡撫張曜查出江蘇銅山沛縣
一帶涸田未及具奏請飭查明撥補等語衍聖公府田
產既有官私載籍可憑自無難確切履勘著戶部行知
兩江總督江蘇山東各巡撫按照原奏各節調齊卷冊
分晰查清如數撥補據實具奏另片奏請將修葺曲阜

書院罰款銀兩發交生息以充四氏學膏火一節著山
東巡撫查明辦理又片奏請飭各省將書局所刻經籍
解送衍聖公府儲藏等語即著山東巡撫咨行各省督
撫遵照辦理欽此

請重申舊章封禁天下古墓疏

奏爲請
旨嚴飭各省重申舊章封禁天下古墓以廣
皇仁事竊臣伏讀嘉慶朝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內恭載雍正七年
諭自古帝王皆有功德於民雖世代久遠而敬禮崇奉

之心不當弛懈其陵寢所在乃神所憑依尤當加意防
衛至於往聖先賢名臣忠烈芳型永作楷模正氣長留
天壤其祠宇塋墓亦當恭敬守護以申仰止之忱著各
省督撫轉飭各屬將境內所有古昔陵寢祠墓勤加巡
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以展誠恪若有應行修葺
之處著動用本省存公銀委官辦理朕見歷代帝王皆
有保護古昔陵寢之飭諭而究無奉行之實朕雍正元
年恩詔內即以修葺歷代帝王陵寢通行申飭亦恐有
司相沿積習視爲泛常嗣後著於每年年底令該地方
官將防護無誤之處結報督撫造冊轉報工部彙齊奏

聞倘所報不實一經發覺定將該督撫及地方官分別
議處
聖訓一道又載乾隆十一年
諭前代帝王陵寢及聖賢忠烈墳墓向來均令修葺防
護陝西爲自古建都之地陵墓最多有不載在會典內
者旣無圍牆又無陵戶著交該督撫查明酌築圍牆以
禁作踐以資保護
聖訓一道會典又於防護祠墓事例下載有凡古昔聖
賢名臣忠烈祠墓每歲由該地方官將防護無誤之處
結報督撫造冊報部彙題專案一條臣又嘗讀大清律

例於禮律下載歷代帝王陵寢專條凡歷代帝王陵寢
及先聖先賢忠臣烈士墳墓不許於其上樵採耕種及
牧放牛羊等畜又刑律下載發塚專條舊纂新增比例
禁嚴仰見我
朝深仁厚澤普洽寰區錫類推
恩無微不至今各直省通志各府廳州縣新舊志中凡
著名古墓有不盡載防護之列者而無名古冢隨在尤
多去年六月臣以服滿詣省取道過青州益都臨淄
兩縣地方親見世傳齊桓公景公及齊四王墓者大逾
一邱率耕其上爲畝無多墾作熟田畦壟井然爲之慘

目比及省會兒山東巡撫臣張曜爲臣言及自黃河改徙遷流無定往往古墓適當其衝或沖陷已見或未即沖陷必使沿河委員加意防護培以膠土令其不致遽就湮毀查工時留心閱看以考其心地慈良與否臣想江南河南沿河各省此種情形自必隨處多有以臣所聞奉天省屬懷仁縣境內有晉義熙間高句驪好太王墓近年雨水沖擊石穴暴露四壁皆見古丹青畫象雲南曲靖府屬南寧縣境內有晉建寧太守爨寶子墓陸涼縣境內有宋寧州刺史爨龍顏墓碑石猶存邱隴漸湮如此之類誠恐日久傾圮殘毀狼藉至不可問抑臣

又聞之陝西省所屬地方古墓最多一遭陷塌村民紛紛奮爭取古物持以售錢久之習慣奸民嗜利便復穴取彝器志石之屬以爲奇貨名之曰窰行同發塚尤屬可恨惟臣見聞淺狹耳目所及已復如此此外更可類推相應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恪遵會典所載

列聖諭旨重申舊章各於所屬地方勤加巡視其有古昔陵寢墳墓在會典著錄之內舊有圍牆應加修築者照章修築其有著名古墓詳見方志不在會典著錄之內應行防護者認眞防護其有無名古墓歲久平漫或遭水沖塌及忽然傾陷應行修造者立即修造樹以石碣志以古墓二字報明存案用皇覽塚墓志之例載入縣志其有古昔陵墓基址高大四圍陂陀犂爲閒田者應即查明飭令退出案照律例永遠封禁並絕樵採其有偷挖古墓穴取器物以致傾塌殘毀者一經查獲即照律例發塚條下增定新例嚴行治罪以上各節均請查照向章稽察防護於各該境內所有古昔陵墓督護若干新修若干數目之處於年終結報督撫造冊轉報禮部彙題奏

聞至歲修章程及委員巡查防護無虞之處於年終結報督撫造冊轉報工部彙題奏聞兩部各以年終月會互相查核以驗其有無疏漏間斷立稾存案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仁之端也一遵

列聖諭旨所示不得相沿積習視爲泛常儻所報不實一經發覺定將該督撫及地方官分別議處庶不至如前代帝王有保護古昔陵寢之飭諭而究無奉行之實淮南新序所載文王澤及枯骨而九夷至於歸心古籍相傳詎非虛誕

仁政之流不遺一物臣不辭瑣屑覼縷進言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恭進儒臣撰集古金文成書有裨經訓疏（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奏爲恭進
國朝儒臣撰集古金文成書有裨經訓堪備
御覽仰祈
聖鑒事竊臣籍隸山東有海豐縣人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臣吳式芬道光朝進士平生專攻訓詁之學長於音韻精於考訂所集攈古錄金文一書凡九冊爲

卷有三每卷又各分三冊其書本義專集成周以來鐘鼎彝器欵識多據原器精搨及相傳舊摹本收入出前大學士臣阮元所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前湖南巡撫臣吳榮光所著筠清館金文二書後尤爲賅備其書體例則以各器自具之字定爲名數每一字爲一文由文一文二以迄文四百九十又七少者皆象形指事記日干支之屬多者可敵眞古文尙書百篇之一字各有釋釋各成文又間附以各家之說雖所釋說互有短長要皆以根據禮典探討六書推闡經義爲主治今古文尙書者非得此無以爲同時佐證漢儒許愼說文敘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是以許書所收自籀文及壁中經古文外所謂鼎彝古文者厥惟此種蓋自宋明以來諸家譜錄集摹古文之夥無逾於此者臣詳閱此書一稟
列朝
御製
欽定西清古鑑西清續鑑寧壽古鑑之恉爲流傳古文裨益經訓起見實無違悖字句堪備
乙覽今其子現河南開封府知府臣吳重熹刊刻成書臣職在供奉既有所見不敢壅於上聞謹奉進初印本

十部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奉
旨著留覽欽此

謝服闋來京補授國子監祭酒疏（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九日內閣奉
硃筆王懿榮補授國子監祭酒欽此竊臣猥以淺學濫

廁清華去年服闋由籍來京仰蒙
召對仍値
內廷未報涓埃時深感悚茲復遲邀
寵眷俾得真補原官沛
恩波於臣溯長養
禁中比資地於孫卿蓮隔稷下
九重顧在五內滋慙伏念六經根柢後世幾視若具文
三學成均小臣已久於其事敢謂駕輕就熟自安樗櫟
之散材方期立懦廉頑共勉文章以報
國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將已故祭酒宣付史館立傳疏

奏爲已故祭酒教思在人謹擬呈代
奏懇請
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據前在國子監南學肄業生翰林院編
修喻長霖朱益藩瞿時鉅檢討洪汝源陳曾佑劉樹屏庶

吉士何聯恩內閣候補中書劉若第許文勲四品銜禮
部候補主事萬雲路兵部候補主事郭育才保升分省
知府刑部候補主事蕭文昭刑部候補主事郭書堂候
選知縣汪奎等呈稱前任國子監祭酒宗室盛昱於光
緒十年到任至光緒十五年因病
奏請開缺計在祭酒任內歷六年之久其教士以通經
致用爲本根極程朱而益之以許鄭賈孔之學俾學者
精研義理以爲躬行實踐之資又仿宋儒安定胡氏分
經義治事之法俾學者各治一經一史及天文輿地兵
事農政等門日有課程編爲札記前祭酒詳加批閱辨

其得失孜孜訓迪終日無倦一時肄業生皆爭自磨厲
勉爲有體有用之學其有不守學規及疏曠功課門徑
歧出者則隨時懲戒斥逐立法嚴整爲從前所未有本
學筆帖式向無官課前祭酒以筆帖式各員官閒事少
暇日輒與講明清文譯理爲他日當官治事之資又創
立文字課區分等第給獎以資鼓勵因材施教士論翕
然本學書籍不敷講授前祭酒捐辦募置收藏大備並
籌欵生息酌增膏獎以資肄業生之誦習至今賴之又
復派員分門編輯本學則例條分縷析考覈詳明一時
屬僚賴其指授皆熟於公事明於掌故本學廟學全圖

得本率多疏外前祭酒以廟學全圖應纂入會典非詳加釐訂不可乃選派通於算理兼工繪事者校補精詳足稱善本本學石經刻逾百年當時將衙所書多據坊本錯譌不免是以前大學士彭元瑞於乾隆間曾經
派纂石經考文提要一書進呈
御覽前祭酒於到官之日即行奏請謹依石經考文提要重爲修補旋奉
旨依議遂率學官蔡右年等敬謹考校一歸是正昭垂千古安設柵欄兼資保護昔後魏崔光領國子監祭酒修補三字石經前史侈爲盛舉前祭酒修補石經實與

崔光媲美至於釐剔弊端體恤寒畯貢監應鄉試者考到錄取後復謁見禮以防假冒之習而不取其贄貢監錄科奏准憑同鄉官印結入場不必由本籍起文以省往返川資之費皆足以宏栽培之誼廣造就之途今距前祭酒涖任已十有餘年六館諸生猶復恪奉前規遵循弗替逆犯康有爲倡爲邪說之時本學肄業生皆篤守師傳無一人爲其煽誘亦可見以道得民之效矣今聞前祭酒已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間病故（職）等夙承教澤感念不忘爲此公同呈請代
奏伏懇

天恩將已故國子監祭酒宗室盛昱生平事蹟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以彰師範等因臣等竊維前祭酒臣宗室盛昱品端學邃識力過人生平著述撰有
國朝滿漢大臣沿革表卷帙繁重尚未脫稿選有八旗文鈔體例謹嚴搜羅甚富其在祭酒任內興學育才尤爲肄業者所推仰伏查新唐書儒學傳內之尹知章施士丐元史儒學傳內之吳師道周名榮陳旅皆以職膺胄教訓迪有方遂預儒林之選今盛昱事與前符既足見國學師道之隆尤足昭天潢儒修之美可否將盛昱
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所有據呈代奏緣由理合恭摺具請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三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四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求闕文齋文存

重刻影鈔宋慶元本黃御史集記

（懿榮）附案此集依影宋鈔慶元本付梓闕卷用明崇禎本案宋目敘補板甫刻訖又續見瑞安黃編修紹箕新得明正德刻本乃以三本合校並附刻正德本所存殘文崇禎本補附詩正德本集後宋黃處權別錄崇禎本集後明黃鳴喬等附錄各一卷於後影宋鈔本大題稱莆陽黃御史集下注云權分上下秩正德本如之正德本行款一依宋本其前序皆仿宋本元體字式入梓板心魚尾下稱莆陽黃御史集與大題同爲影宋鈔本所未及至目錄後記注等文與宋本同祇行款稍有參差餘則諱字闕筆均未改削是覆刻無疑大題下黃公度誌後空行添入賜進士二十世孫希英銜名一行此是當時重刊人名書賈挖去冀充宋本痕迹未盡尚存一賜字後附宋黃處權別錄一卷崇禎本明黃鳴喬等所刻析爲八卷其凡例內論舊本處云秩刻時各依所獲遞編而附名其後今因觀覽弗便改依諸體分彙云云

遂并宋本目錄後及集內原注某篇爲某人得於某處等文俱行削去以類分卷一失原本面目是崇禎本之妄也後有鳴喬等附錄一卷又附九世孫宋理學名儒補遺稿一篇謹案乾隆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浙江汪啟淑家藏明崇禎本入錄題作十卷附錄一卷即黃鳴喬等刻本十字乃八字傳刻之誤東家編略原本久佚非更別有十卷本也正德本黃希英跋稱此集初刻於宋湻熙三年丙申此是據楊萬里謝諤兩序而言今影宋本上秩賦內周以龍輿賦於第七行第十八字宋寧宗諱擴字空注今上御名四字以後文內凡遇擴字俱注御名或今上御名字以不貪爲寶賦於弟十一行弟六字光宗諱惇字空注太上御名四字正德本皆如之下秩一同是影宋鈔所據本即慶元二年洪邁序稱邵州將鋟版郡齋遣信請序之本邵州名沃之所刻也湻熙本自是楊萬里謝諤序稱永豐二曾所刻較此尤前慶元二年丙辰上距湻熙三年丙申已刻二十年中更光宗紹熙五年若此爲湻熙刻則不當於寧宗諱預注云今上光宗諱且注云太上希英於正德間所覆者實慶元刻避寧宗光宗諱字本與今影宋本同出一原其跋則於二曾刻及沃刻未甚分晰止稱刻於

湻熙三年丙申者耳是此集自東家編略後一刻於湻熙丙申再刻於慶元丙辰證以各序灼然無疑影宋鈔慶元本上秩文賦內明皇迴駕經馬嵬坡題下奪貳字無關要義今仍之正德刻本俱依宋本而行氣稍狹又間有譌字如上秩詩內寄題崔校書郊居一題居字正德本譌作舍壬癸歲書情詩投文値用兵句兵字正德本譌作氷秋思一題正德本目錄及詩內題秋字俱譌作愁翁文堯員外補冊禮之歸一題詩定須句須字正德本譌作准通卷丕字正德本俱譌作牙字此覆刻失處文內文柏述古廟之堂句古字正德本譌作故公孫

甲松畢不惑之目句惑字正德本譌作或下秩右書四篇一行後篇尾校勘人名治字正德本譌作冶影宋本勝之然影宋本自此以下都殘失矣正德本於此下至敢趙員外文後一行低二格別起一小圓圈下有文一行云右啟三十一篇東家編略所錄下半葉尾前一行文云裔孫廸功郎新泉州惠安縣主簿處權校勘祭南海南平王文後一行有文云右祭文十篇東家編略所錄下五行文云裔孫勑賜進士出身新擬信州永豐縣尉汝猷校勘如前式莆山靈巖寺碑銘後一行有文云右碑銘四篇東家編略所錄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

塔記文銘詞後一行有文云右五篇裔孫處材錄之石本如前式凡此皆與本書前目錄下所記注文合與影宋本目錄下記注文亦合又與影宋本上秩及下秩存處文後記注均相類又三行下大字頂格居中識云莆陽黃御史集終下半葉第三行文云裔孫勑賜同進士出身鉞校勘此皆宋本原式又通卷文內銘詞俱跳行排寫如影宋本上秩文行欵一同惟正德本來時全集板已刻就下秩自影宋本殘失處已據崇禎本案目敘補行欵不能改從使歸一致謹識於此爲可惜也正德本賦內於每段限韻字作一大圓圈之崇禎本同又

於賦中每段起處界一小圓圈識之影宋本俱無之此後人評讀標識處或宋本原無抑或宋本舊有而影宋鈔本去之均未可知既未更從無須置論至以崇禎本與影宋本比較崇禎本多奪字又間有臆改處如詩內滔自注凡滔自稱名處皆改作公字之類最謬今既以影宋本爲宗此亦不復纜記下秩據崇禎本補足後大人又命以續得之正德本較補影宋本正德本徐正字名皆作貞崇禎本作寅今各從其舊正德本下秩於寧宗諱字仍注今上御名於光宗諱字仍注太上御名字與上秩同驚徵貞讓勗等字仍闕末筆今不復據改

又閒有訛字崇禎本敝甬海尋府書文或能句下注行闕文今仍之藉以句正德本藉作伏今據改啟刑部鄭郎中文非敢切平生之志業句崇禎本奪非字今據正德本補莧遲迴於書幕句正德本幕譌作尋字謝試官文內莫遺鉛鐵句正德本莫字下旁注空字敝栲狀頭文內虔戴遭逢句正德本戴譌作截字舉步而即昇雲漢句正德本即譌作則字代鄭郎中上靜恭慮相文終有負於神明句終字上正德本多一則字似衍啟沈侍御文孰不傾矚句正德本多下情無任四字下仍似有闕文崇禎本并此四字去之今據補入祭陳侍御嶠文內吾肯斯仿句仿字正德本譌作倣一百年莆邑大數句正德本大譌作之注內崇禎本曠八十七年正德本作曠百年林端公三字下崇禎本作同字正德本譌作曰字祭先外舅文迺行正德本多惟靈二字崇禎本無之今未據補楊柳霜多句正德本柳作桺別字祭崔補闕文內皇天不祐句正德本皇天二字下旁注空字祭右省李常侍文內時稱最煞句下注文八字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容與松江之歲月句歲字崇禎本譌作風丘隴樣儀句儀字崇禎本譌作宜今據正德本改祭司勳孫郎中文內早千輦轂句千字正德本譌作於祭

宋員外文內至於行路句正德本作路行二字倒置又碑銘泉州開元寺佛殿記文內情車業網句正德本車譌作軍別開元三字下崇禎本空一字正德本旁注句絕二字今據補入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文內如是則護南贍部洲句如是二字正德本作夫如無是字銘詞中雁寒煙塵句正德本作塞雁二字倒置丈六金身碑文內以無爲爲志之也以有爲爲志之也句二也字崇禎本作者字今據正德本改注文我公至清源未仕時正德本仕譌作在宏農楊公承修句正德本修作休道非常道何與賓府將校句十二字正德本夾行接寫與注混莆山靈巖寺碑銘文內做公了公及句崇禎本及字譌作乃下空一格正德本旁注句字今據改補又夾注宣宗元年二行懿宗元年二行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東歸之尋舊址正德本址作止龜洋靈感禪院東塔和尚碑文內山產茶號苦蓋又還取苦蓋之卯句正德本蓋作葢武宗皇帝乙丑之否句下棄之正德本棄譌作禀慧非重瞳句正德本慧作患今據改注文是時公尚未登甲科字是後人注華嚴寺開山始祖碑銘文內夾注五處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司直陳公墓志銘文內而二子兩去句去字正德本譌作笑福州

雪峰山故眞覺大師碑銘文內於府之東西句西字崇禎本譌作南今據正德本改崇禎本凡例內稱文苑英華録詩文十一篇間有詩同題異者有字句異者今祇於題下字句下注文苑作某題某句某字耳今崇禎本詩內書崔少府居題下注文苑作贈李補闕送友人遊邊詩末二句下注文苑作薊門雖漢士游子莫從容送陳樵下第東歸詩風爽徹城泉句泉字下注類苑作蓮送友人邊遊詩親詠關山月句親字下注文苑作新歸吟鬢的霜句的字下注文苑作白斷酒詩免遭拽盞郎君諱句諱字下注文苑作諱寄獻梓潼山侍郎詩舊勢落民間句民字下注文苑作人河南府試秋夕聞新雁詩薊北乍驚秋句乍字下注文苑作又又稱或詩文中有字句較勘未妥者則旁注疑字今崇禎本詩內貽李山人詩末注云兩兩字疑錯題山居逸人詩末注云兩秋字疑錯鄜畤李相公詩內絲毫雖乏敢無言句雖字下注疑作錐至崇禎本賦內御試良弓獻問賦末注云有洪邁容齋四筆謂此賦有五聲後闕一入聲文內穎川陳先生集序內與同郡二字下注指泉州大復元年句下注辛酉二字文末小注唐天復元年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號五老榜影宋本

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點竄前人本集原文字句直今選家通病率不足據又其所注疑錯等字處影宋本正德本皆如字無別本可證與上秋賦內文內後人注語今概不竄入致失舊本眞面祇附記於此又嘉慶中福建福鼎王遐春麟後山房刻南越先賢集本內黃御史集所據即明崇禎黃鳴喬等刻本無足稱引惟王學貞書後有云據唐人試帖所載引第四卷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及省試奉詔漲曲江池云曲江池一本無省試字且云詔字當是試字之誤試帖據唐制登進士後又有試名奉試前崔曙荊冬倩皆有奉試題是也且此試不用題韻似特試者況省試二字亦決有誤以此題乾符二年在僖宗朝而前內出白鹿題注乾寧二年在昭宗朝則自乾符至乾寧約二十餘年未有乾符既中省試而復赴乾寧省試者也此必有一試係制試或奉試而題誤作省字耳此說甚核原書中未之正耳云云今特錄之以補校勘之所未及十月二十日校畢懿榮謹記

齊魯古印攈序

春秋左氏傳國語言璽書周禮韓非亦言之應劭衛宏說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所好尊卑共之是也

六書大旨至史播已失秦漢印篆又別出一體然自李斯未畫一之前周末文字各國異形殊軌分塗不强同也蓋六書之旨益微矣其孳乳繁變尚可究詰遂無從鑿識存於今者若石鼓及諸小印璽是已璽之具官名者是周秦之際如司徒司馬司工司成之屬半皆周官文司爟一官今周禮下注闕而璽印中有之其上二字亦絕不可識眞漢人所謂奇字矣人名者漸近小篆有秦漢之際者今日而欲以朝代識別之亦止若是耳難碻屬也至當時璽印所施識大識小各隨事爲用亦不可概定濰縣高南鄭世丈篤志好古黽勉以求所得古印多出齊魯以古印璽之官名者冠於前人名者次之不强別其爲某周某秦某爲秦漢之際者各以類從而以秦漢官私印附焉名之曰古印攟其識卓矣庚辰夏榮備員詞臣越次年省墓歸里過濰晉謁獲覩所藏金石傾心論古歡若平生出其印集見示屬余爲之記其升古璽印於秦漢印前者爲從來譜錄家所未及此非深通古文者能如是乎吾服南丈之卓識矣光緖辛巳三月

海豐吳閣部道光乙未會試硃墨卷題詞

此道光乙未科會試海豐吳閣學公硃墨卷也故事春官積每科試卷屆數十年一銷燬焉公之文孫峋字虞年以同治乙丑第一人捷南宮觀政儀部及庚午歲春官卷循例銷至道光丙申虞年於灰燼中檢得公卷捧歸裝池藏之時公房考溫公又適爲禮部侍郎吳氏與寒族世爲姻好溯公捷後咸豐辛亥長公試任子高等入官次公同治壬戌辛酉並科鄉舉虞年先舉咸豐辛酉京兆試爲叔侄同科榮膺在戚末獲覩敬志非僅羨三世科第爲佳話抑亦見虞年孝思不匱爲不可及也辛未十月朔日

跋濰縣陳簠齋先生桑梓之遺書畫冊目錄（附陳先生原跋）

此舉書畫並收凡字之大軸長卷者俱裁爲錢衣裝統歸爲巨冊甚可惜也創自膠州高南阜手後歸即墨郭根庵已八十冊矣然漸收及外省人名曰附見實亦自亂其例此居鄉既久或無所得乃取以自遣無聊之極思耳後質萊陽典當鋪中中閒失去數冊又後遂歸陳小園推廣其例又以書畫之爲吾東先輩上款者及他省名流之曾履吾東者亦附見焉闢此二門然較根庵之用意稍密即後來收者亦多居上近聞已二百冊入境廬記

余所輯海岱人文則不爲此推廣一門以文須肖題也若桑梓之遺四字名既籠統卽此一門是亦未嘗非桑梓之所遺者猶可說也

南皐初意止集膠人根庵乃漸推廣之此冊爲鄉里所豔稱久矣丙戌七月詣郡謁弔從戚郞張允勳騎尉處假得此目讀之殊有楓落吳江之意南皐根庵兩先生當年牽意集此無一宋元名蹟可爲壓卷之品晉卿丈後來居上或當稍勝然其近日簿錄吾未之見也懿榮記

南皐根庵此輯意趣大佳惟挂漏太甚寓於各郡名人

錄目懸侯之將來按圖索驥亦不得以燕石充數然此事亦自有機緣湊拍不能盡委爲寒士力薄也

卽墨郭根庵先生續南皐老人輯桑梓之遺卷帙浩繁舊存萊陽質庫道光閒爲族叔季則先生所得先生曾手撮一目且欲考其人物別作小傳以謝世弗果己未春冊歸余家並於萊陽訪獲末冊檢點前後已非全璧因念是冊爲海岱名蹟又經南皐根庵兩先生審定片紙隻字文獻攸關不詳爲著錄再傳百數十年或致散佚姓氏無徵矣故於出處款識反覆考訂首標姓氏爵里妄顚前後各題跋次之其尺寸大小及葉數種數多少閒爲錄出欲使覽者不待傾箱倒篋而法繪寶墨與夫審定之精妙裝池之古雅如在目前則區區編次之苦心爲不虛費耳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後學陳介錫敬題於文石山房之雪窗

寗海王棣軒（明夢）瓣香齋詩鈔敘

道光閒寗海宮明經卜萬集其鄉先輩遺詩爲牟平遺香集十八卷所錄　國朝以來寗海詩人詩凡七十三家噫其盛矣嘗謂一人之詩一身之史亦一朝一時之史也無論其生平記述耳目蹤跡所歷上而朝章國典

世運升降時事變遷之大下至一身一家一鄉一邑離合悲懽山川風物之殊莫不委曲詳盡自道其實卽微而至於心地性天忠厚慘刻舉念屬意之細人所不及知已所不能言亦莫不發洩吐露於有心無心之際而學問淺深詣力高下之故其後爲記云聲音之動由人心生也是故讀一人之詩必舉其全集一集之成必貴乎其人之生時所自爲勘定合一時數十百家之全集仕宦隱逸求其蹤跡所親到耳目所親知以推測其一朝一代一鄉一邑世運時事之眞則不獨爲其一身之史且可有裨其一朝一時之史詩之有關於世道如此

此孟子當時所以有春秋後作之感也夫吾宗寀海棣軒太守比年來京師手定其詩成瓣香齋集若干卷出以見示自言皆其半生耳目蹤跡所親歷者一一筆之於此賦陳其事而直言之蓋深得古詩人之恉嗚呼此不獨爲其一人一身之史中間宦遊所至出入京國周流大江南北俯仰流連比事屬辭觸物興懷使後之人求之將有裨於一朝一時之史也寀海南接崑崙北枕渤海羣山萬壑吐納其中道家相傳爲仙靈窟宅昔人謂山水鍾韻士宮明經自敘其所選集備言之今崛起於七十三家之後者固當以我棣軒此集爲稱首矣是爲敘光緒乙未十二月

登州古器物拓本跋

出門半里見崎嶇周匝纍纍相望儼然城垣俗呼爲古城壩即古牟子國城也父老云此數十里中往往春耕鋤土多出古彝器刀幣鏡劍之屬十餘年來就余聞知有獲齊刀漢半兩五銖貨泉等事者動輒數百柄及百十千貫不等余性耽金石與日俱深鄉人北上率以餉余雖皆易得之品是育黎古文也遂輯往歲所收藏並得諸他邑之隸吾郡者彙爲一冊續之又續將無已焉書曰惟厥土物心臧此之謂也況世[illegible]日非三代古道猶在吾鄉望古遙集之餘能不奉若家珍哉己巳正月下浣古現村人

洛社耆英會圖卷跋

此卷舊藏山西夏縣涑水書院有明及　國朝諸公題識累累流傳有緒去年秋西賈販來京師輾轉歸今樵野尚書絹素彫敝尚書重付裝池懿榮因得寓目此圖爲當時妙覺寺藏本無疑畫爲閩人鄭奐序約則溫公所手書也以明人集帖所傳刻公手劄字跡對之氣味正復相合吾鄉益都孫退谷侍郎庚子消夏記所錄宋耆英會圖退谷跋中有諸老龐眉皓首坐臥長林豐草之間致足樂也數語當是後人傳誦遂事裝點風景別爲一類與此無涉惟其跋中引羅廬陵云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詩爲盛事而議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而皆老矣升沉消長之會過者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眾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摧折頓挫如瀾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

使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載時以爲至論又其跋蘇文忠書温公碑云王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乃宋高宗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共五十有五年時公墓已淪在異域而其臣愛護脩復之如此其視紹聖崇寧爲何如也金主卜相乃繪温公之像賜之正中國指爲黨魁時事也吁可哀哉侍郎能持斯論魯論所謂君子不以人廢言光緒二十四年夏四月浴佛日

誥封宜人元配蓬萊黃宜人行狀

宜人黃氏行二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道光二十一年歲在辛丑六月二十日未時生於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典史官署時父盧龍君方爲邢臺縣典史也名之曰蘭曾祖父巖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進士廣西平南縣知縣祖璘光附貢生江西南城縣縣丞署南城縣知縣父宗敬直隸盧龍縣知縣二品封典近年八十有六歲母王夫人乾隆乙卯舉人江西知縣王棠發女同縣人享年六十有四生子一昭鑑直隸候補知府女二長適蓬萊王氏次即宜人宜人生長任所未出　畿輔七歲時隨母回蓬萊住城內上馬台舊宅時　先祖妣于太夫人在籍里居閭戚鄰稱誦宜人姿貞端淑性情柔順靖

媒提王夫人以書寄保定南城公謂盧龍君曰吾郡人姓惟福山王氏德最厚故其世澤亦最長子孫科第綿延中丞公第五子尤孝友惇篤其後必大可許之也此　先祖考榮祿公撫山西之期年孝友惇篤謂先考資政公也（懿榮）才三歲耳以在諸孫中最爲　先祖妣所鍾愛故擇配必親相之宜人生平吶於言辭長於針黹同治元年壬戌盧龍君方需次保定　先公以兵部主事咸豐庚申奉　旨回籍團練勸辦豫匪差竣回京攜（懿榮）北上就順天秋試即以其年五月三日就姻於保定甥館時　先伯父文安公（諱內塋直隸文安縣知縣）伯母孔恭人亦在保定親視成禮二年癸亥山東撤防北路平定　家母謝夫人攜弟妹輩入都隨　先公任京曹十月宜人因生一女於保定後四歲殤（懿榮）先來京師三年甲子（懿榮）以外舅盧龍君在任邱縣任內捐辦天津海防軍火部議給獎准移獎親族子弟（懿榮）得敘以主事用籤掣戶部六月到官宜人先於二月攜長女來京登堂拜見晨昏定省隨奴婢操作尤知軫惜物力一絲一粟無所廢棄深得　翁姑懽心寒家自　先十世祖太常公以下累世久宦於外素無田產　先祖榮祿公謝世後家道中落所居城西村曰古縣地當孔道七

遭兵燹至是廬舍衣物焚掠一空　先公官兵部十餘年又連遭　先伯父長安公（諱伯潤陝西長安縣知縣）次伯父文安公喪　先祖榮祿公柩自伊犁入關行至陝西爲粵匪回匪先後梗阻停厝於蒲城縣屬馬村者且廿年四年乙丑　先公以知府候選始得乞假措資迎取靈六柩一時回籍安葬此廿年中闔門清苦甚於寒素　先米鹽餅雜皆賴　家母籌畫勤儉一力支持及宜人來歸尤能左右奉養親小姑如姊妹舉家怡怡幾不知有窮官之苦季弟懿榮時亦授室妯娌和睦人無閒言五年丙寅十月生次女於京邸長巷上頭條胡同今歸梅豐吳氏子苾閣學三孫河南陳州府知府重熹次子監生吳崐是年三月母王夫人疾終京寓兄昭鑑時官刑部郎中宜人遭母喪哀毀骨立及九月保定所生長女又以痘殤心緒益劣至十月分娩後下血太多病幾不支七年戊辰十二月長子崇燕生今聘直隸豐潤戶科給事中張人駿女九年庚午七月次子崇烈生以　堂上命爲仲弟後今聘直隸南皮署湖北督糧道張之淵女於是（懿榮）之官閑曹亦將十年性本不善綜覈又素拙人事於外仰事俯畜經營籌畫得宜人之助爲多其母家外官雖較吾家一時稍裕然從未向家中書稱貸

一字其訓飭子女於所嬉戲玩物雖瑣屑不使毀棄暴殄內室所蓄書畫碑帖墨本等物盛夏時必手自抖晒防蠹鼠極力歲以爲常兒女雖幼孱無知識於文物戒不敢近也（懿榮）居京師久交遊既廣每以春秋佳日與長沙周閣學吳縣潘侍郎遵義黎閣學洪洞董研樵檢討太谷溫味秋侍御陳六舟巴陵謝麐伯餘姚朱肯夫南皮張香濤吳縣吳清卿六編修會稽李蒓客甘泉秦誼庭績谿胡荄甫光山胡石查遂谿陳逸山五戶部大興劉子重儀徵陳研香鄒縣董鳳樵三刑部元和顧緝廷工部歙縣鮑子年長洲許鶴巢兩舍人遞爲詩酒之會壺觴幾無虛日宜人檢點肴核迎時先辦客至無缺有拔釵沽酒之風（懿榮）又好聚舊槧本書古彝器碑版圖畫之屬散署後必閱市時有所見歸相對語宜人則曰明珠白璧異日有力時皆可立致之惟此種物事往往如曇花一現撒手便去移時不可復得後來縱或有奇遇未必即此類中之此種也好極力從臾購之以爲快以故裝奩釵釧往來質庫有如廚笥忽於辛未年冬得乳巖之疾爲庸醫所誤創血涔涔下日數斗凡三年體氣大虧壬申五月　先公選授四川龍安府知府攜家之任長子崇燕襁褓時即爲大父母所鞠育並隨以

去宜人送　翁姑出門登車牽袂涕泣至不能仰視自言兒病體如此不能隨侍恐此後兒便無福再見矣二老聞之惻然慰以加意調攝年少人不難復元也然是語已爲之讖矣次年癸酉秋懿榮中順天副榜第一九月宜人斗患傷寒又誤於醫藥有江西縣丞丁君者醫學甚深吳劍泉閣學薦來使救之雖就痊而羸弱益甚十三年甲戌秋八月懿榮大病瘧三閱月未已宜人力疾奉湯藥極日夜不寐夜靜時輒焚香籲祝又素不知醫幸銅梁王孝禹番禺張延秋兩工部及胡石查戶部悅雲南倪翰卿太守診之始痊而宜人心力日瘁益憊不支至光緒元二之間每秋冬必大嘔血百計不能止病遂大劇　先公遵缺清苦累載不遷不能屢給京師懿榮東北闈至此凡七次報罷宜人傷之甚每於重陽放榜日夜半聞街衢有唱賣題名錄聲者輒以被蒙頭曰此聲淒涼與秋風並厲不可聞也延塾師課幼子雖於病亟時稍醒必喚取所具館饌目治之而後進又性喜奉佛持觀音經咒無事時動念念不休懿榮多聚南北朝古石佛象時已二十餘區大小纍纍皆龕置臥內親串至爭咤以爲奇見輒斂手去或勸以移置別室勿瀆褻有罪宜人笑應之曰是不知佛法也亦以朝夕

瞻拜爲樂又善搨蠟法凡懿榮所購彝器泉印鏡劍磚瓦等物每得一種必手自椎拓務使紙白如玉墨光如漆無絲毫滲沁入字口中乃已押小印一志其物名文字燦然或拓一造象必再拜祝之曰心心相印此便作億萬化身云云是其佞矣紙尾綴小橫方印一文曰王懿榮婦黃氏一心供養蓋仿造象文中語也又善籀篆及八分書字能知其筆趣所在三年丁丑病益篤時兄昭鑑任北河南岸同知駐固安道家屬來視之春夏相羅且爲之料理衣衾至八月大劇嗽不止吐若沫方書曰白血自知不起召子女語之曰我死後爾父一人隻身在此此去川署又六七千里近年河陝大飢路不靜爾輩可就近先往依爾舅父母常住時須善爲人女每日自梳裹男每日自誦習一切飲食言語向人請從勿令人厭以待明春爾大父母必遣人取爾輩至川署庶爾時吾魂魄可稍適也其丁寧囑咐絮絮喃喃若將遠行者又向懿榮慟哭曰人生必有死顧吾勿他念惟老父年將八旬在山東　翁姑遠在川西吾向者送別時俱言及兒多病恐此後無福再見乃一時情極之語不覺自出諸口旋悔之懼傷親心乃今果然矣即以月之四日辰時病歿宣武門內兵部窪中街寓所時年三

十有七歲也病凡七年甚病者三年然至死神明不亂歿之先一夕語家人曰適稍假寐見一少年婦人甚豔麗手執一仕女冠來召我我許以明日辰刻必至殆將以此時逝矣及卒果如其言計宜人一生託身閥閱兩姓皆累世仕宦吾家適中厄自入吾門食貧力賤無異窶人子然不知有愁而安之若素積十五年如一日也自歿後之二年（懿榮）乃舉順天鄉試旋成進士入館選

先公謂大耶兩子九經皆成誦不出三年宜人都未之見其數奇如此唐元相詩云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此之謂矣傷哉（懿榮狀）

說郘鐘

郘是莒字𢀛是共字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六年杜氏注莒夷無謚各以號爲稱又釋例自玆輿十一世而玆丕始見于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是莒之有謚自庚輿謚共始此𢀛字上作𠦂下從艸是共字無疑餘義文也與阮氏積古齋款識所著邾公二鐘𢀛字並同鼓右云共公之孫鼓左云其縣四堵又云我以享孝樂我先祖案此當是莒公孫以武事作鐘祀于共公廟者故得用四堵也大鐘既三字下是龢字

說匽侯鼎

案匽侯下一字不可識自是作器者名彝器內人名往往不可識此與南海吳氏筠清館金文所著周占卣是一人所作釋占字亦未諦當諸侯不生名之說自是春秋經例微義漢儒所存舊說若列侯作器於其祖廟無妨自名也亦款識常例

說伯[illegible]卣

海豐吳氏所藏[illegible]敦第一字作𢍜南海吳氏筠清館款識釋作[illegible]與此相同又彝器文有作用孝享于宗室者有云作乃宗寶尊彝者此作乃室

說齊子中姜鎛

此鎛與宋宣和博古圖薛尙功款識嘯堂集古錄所同著錄之齊侯鎛鐘當是一時異事之器故文字率相同字在兩銑及鉦中并鼓左右閒自左銑起連鼓左兩行讀下四行再起至鉦閒四行下接鼓右前四行起向右銑下連鼓右兩行讀始竟左銑至鼓第一行齊字下二字俱泐上一字左畔作[illegible]形似辟字下一字不可識第二行子字下一字泐是作器人名永命下三字土績甚堅第四五六七行云皇祖聖叔皇祉聖姜皇祖又成惠叔皇祉又成惠姜皇考遵中中字已泐在鉦閒皇母云

云竊意適中當是成惠叔所出嗣于聖叔者上既著某爲口叔之孫此幷述其所自出者故于皇祖皇祀下加一又字別之或釋爲父于祖下則通于祀下似不辭也膚虞借字鬳重文齊侯鎛鐘誤摹作𤈦又失去重文藉此證之舊釋緐亦非子姓字下叔字上一字與左銑它口叔之孫叔上一字同泐不可識自齊邦二字下侯氏錫之邑二百下連鼓右前四行讀爲侯氏當日錫口叔勞之邑事與數𣪘字下一字微泐作張文不完自是地名無從鑿識造郎告字從告以下至揄故止是述侯氏錫邑之命與辭某郎業字邁至邁說文遠行也釋詁毛詩傳箋廣韻俱云違也古器銘邁萬二字通假此當訓邁至說文古文至訓鳥飛從高下至地也邁至猶無違弗居意至下一字泐第五行故下子上一字劾自此起而之右銑兩行下及鼓右後二行讀子字下右銑第一行首一字泐是作器人名余下一字微泐不可識諆下一字亦泐細審是大字同治庚午四月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河岸圮出土爲彝器款識箸錄以來自宋及今第二鎛

說釿

古方足幣圜幣有文作鈲字者舊識爲金化二字非也

榮案此釿字說文斤部釿下云劑也（小徐本）从斤金聲又劑字刀部劑下云齊也从刀齊聲釿劑字同義竊意釿即劑字釿劑轉注字如權衡等字有轉注意同周禮地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又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先鄭司農曰質劑月平賈後鄭司農曰大市用長券小市用短券是質劑二物之明證劑釿轉注字不得專訓爲翦齊意司市之劑質人之劑皆爲釿字無疑今方足幣率如翦形文作釿字者是也後鄭司農訓質長劑短二義甚古惟券字義同而實未協以當時不見質劑二物乃訓爲券也質古方足長幣連足幣文作斨字者是此二等幣制作較鈲文者倍長不止與後鄭訓長意適合是鈲斨等幣爲地官所稱質劑二物自來無人道及者周平安君鼎文有鈲垩字是釿自有劑平意劑釿之轉注又一左證古彝器刀幣銅質迥異後世器俗稱對銅即斤色釿金也鼎文釿垩郎此義幣文釿上有一二字者紀數也李氏古泉匯所著秦權泉文曰第錢重四兩以秦半兩大錢八權之合遂定爲秦權泉說甚確則方足幣之网彑耒彑二鈲即以劑安邑等小幣爲司市質人之用明甚今由安邑等鈲得周官之所謂劑用以知劑爲釿轉注字又因斨斨等斨得周官之所

謂質兼以明後鄭長短訓之爲古義釋名由選泉而得深自幸也懿榮

古泉說

各說均從歙縣鮑氏觀古閣十種中錄出崇煥謹記

蜀漢直百五銖　直百字實兼隸體疑初議改鑄時即取五銖舊泉爲模增入直百二字當時盛行隸書遂承用之

釋六字刀𠆦字　京不得濫稱此字確非京梁齊安得擬周即其僭稱亦不見經傳鄭之京城乃地名非通稱也（崇煥謹案此三代古刀幣歷來釋爲齊梁物齊梁諸侯國故不能僭稱京以自比天王又孫春山丈汝梅胡石査丈義贊均釋此字爲京字故文內云云并見鮑氏書）

釋齊三字刀背文　齊刀背文⊙非日乃易字之省○又⊙之省万非万亦易之省丂丂並易之省正非㱏乃匜之省乇个乚並安之省以背文本有安字易字兩種也𠆦乃六字刀面文叙之省𡈼又𠆦之或體㞢非之乃㞢之省屮乃㞢之省㞢乃六字刀面文𥎦之省大非大○非口並面文𡧊之省節畧乃背文大𠙽大亦非大仍𡧊之省

釋明刀字　明字刀一變面存其環爲泉此圖泉ꝏ𠃌之所從出其稍大作ꝏ彡者彡非四字仍著刀柄之斜直文存其舊以志其爲明刀之遺若ꝏ𠃌二字則直言其爲明刀之變仍書其文曰明刀言以此一泉抵一刀至再小而爲一𠃌則並省去明刀舊文直言以一小泉抵一刀耳明刀止列國至列國之末乃秦初則變而爲ꝏ彡ꝏ𠃌成國以故秦與秦漢半兩同時出土先秦泉不皆官鑄每沿用舊泉之文祭所獲榆莢半兩泉中有極小ꝏ𠃌泉亦是一證故𠃌字釋月固非釋化亦無當得此說庶合ꝏ彡ꝏ𠃌一𠃌而兼通之矣

釋陳壽卿五銖錢範背文建武十七年　漢人隸書七皆作七似十字而下徹乚向右出小尖孔廟百石卒史碑雖大字尙如是其尖鉤甚微今有拓本可證銅器字小而淺其下鉤易繡滿或範本未足且經多年始出土遂范作十七故凡作十七者不一又有作二十十者證之本年皆爲七字此範釋作十七與十六年之說正合（崇煥謹案李竹朋先生泉匯釋作十六年案本紀十六年始行五銖之說是十七年刓甚）

釋空首布松字　古人文字增減挪移上下左右惟便所適（崇煥謹案今世所見有松鄉鄉忩諸文之異）

跋北宋刻本百緣經卷第四經字冊梵夾本子

北宋殘本撰集百緣經第四卷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

八日懿榮爲再同前輩題此得觀北宋印本經卷歡喜讚歎受持奉行

題初拓精本彝劉懿墓志（銅梁王孝禹觀察瓘藏）

此本第一行史字尚未盡泐自是最初搨本懿榮曾得一本後半未完以紙短未足裝墨延搨是試搨本與此無異近且有覆刻本不止一石然皆從史字已泐本作僞者無足深辨書謂南北朝諸誌石當爲古今楷書之祖孝玉世丈以此本屬題光緒庚子五月懿榮附記

跋宋牟平宰張益之等題名刻石（附題名原文）

宰張益之丞張伯起尉李復同觀日出海市於

此大觀四年六月初五日（左讀）

後六百六十六年光緒乙未夏六月鹿山宰序班攜同書賈孫二酉訪得此刻於康公墓東石崖下捫蘿剔蘚煙煤粗紙遂爲此石古今天壤間第一搨墨是刻石時之宋山正屬牟平縣地得宰及丞尉名可補今志內宋職官之闕在今縣境內爲有宋第四石刻時海氛既靖懿榮奉　召北上請假省侍在籍讀所記觀日出海市諸勝境不覺有裹糧蠟屐之思此心怦怦然動也幷蓋所摹福建閩縣陳氏舊臧漢育黎右尉印文記之皆吾鄉邦一時掌故也懿榮附記

南北朝存石目敘例

是編最錄南北朝刻石至今存者凡事列目有四曰碑曰志曰記曰梵典皆據墨本審定標題分幷排類金識磚字不與焉石亡文存（前人著錄原石久佚或收藏家舊拓孤本如王子晉碑許長史舊館壇碑蕭敷敬太妃雙志及出土後傳拓無多復瘞原所如張黑女志之屬）重摹僞作（如舊刻弔比干文及道光以後正定拓工李寶台僞造諸刻長安帖賈所爲剜改增損小墓志之屬）胥從聚落所在之地著之令仿古者有考也蕭梁禁碑傳世絕尠宋齊近古諛墓未聞拓跋之興舉世崇信釋氏爭有造像以求福利讀其文字雜出不倫或記姓名爲邑子化主靡可殫究今綜書之曰記聚以類也其

竺乾之祕請翻字入中土後譯自緇素復大書深刻俾之爲經幾如鴻都之石所未妥也爰別著爲梵典惟是冢墓志版小或盈尺可乘可負造象多散於荒村野寺好事者往往移置家山供養率轉徙無定然書具可指數者餘則闕之以俟搜補書成名之曰南北朝存石目蓋有存者光緒七年太歲辛巳孟陬之月福山王懿榮記

目一

宋　碑　記

目一

齊記

目三　梁碑志記

目四　陳碑記

目五　魏　西魏　東魏碑志記　梵典

目六　齊碑志記　梵典

目七　周碑志記　梵典

目八　隋碑志記　梵典

寫本既具每方盧左有續獲者當據以補錄其文字磨滅紙墨黯闇前所辨識或有謬誤續見精本當據以校正溫故知新無已時矣始自壬戌迄今辛巳前後十九年中探索借讀往返商榷者爲膠州匡鶴泉師吳縣潘鄭龕師江陰繆炎之師濰縣陳壽卿丈諸城尹慈經秀才會稽趙撝叔大令吳縣吳淸卿太僕光山胡石查戶部考訂違合剔抉幽隱則大興孫問羹兵部銅梁王孝禹工部永明周譬季編修會稽章碩卿大令之力爲多利津李竹朋丈大興劉子重刑部績溪胡甘伯戶部諸城家鐵門刑部叔氏亦嘗有事於此今墓木已拱竟不及見此刻之成也悲夫懿榮附記

一分錄例　各朝刻石分碑志記梵典爲四門據拓本案年月日敘次錄入無年月者案類（朝代殘字類年月日殘字類時事類官秩類主類維那類法義類命過類邑師類邑子類州郡類氏族類比丘類比丘僧類比丘尼類沙門類沙彌類僧類尼類佛弟子類佛弟子類弟子類淸信士佛弟子類淸信士類淸信類淸信女佛弟子類淸信女類信女類淸信士女類人等類人衆類男女人等類某爲某類某妻某造類樊名類嬢名類其造類某造類僧道名造類俗名造類題記類題名類先世家屬題名類爲字類厥字類殘字類凡無年月者審厥字體定其朝代分屬各門又各以類從不著子目以省繁重類未備者蓄以待之有出此類外者續以補之暗寫此例隨得隨入庶無害手）附後以所出之地及字蹟定之分隸各朝大興翁氏所謂以文字定時代也多見自識其不著年月而有時事可證朝代者以時附之碑之有額志之有蓋者悉就額蓋原題名之原題義有未盡及應書爲某某人名者據碑文以小字旁注足之至原題年月人名曾見箸錄其字舊有而今殘闕者以小字旁注補之書撰人名原石敘在文內未明署銜名列前後者以小字旁注別之其無額無蓋及造象摩崖

各石必詳據原石所著事實名之舊出者不依前人著錄稱名爲名新出者亦不以鄙俗名爲名務從其朔造象巨石正面作大佛象以背面及兩旁刻字文辭繁富者字數較多易與碑混皆入記類摩崖記事文不稱碑者亦入之因此皆非碑屬也不得循前人之誤概以碑名之所以求是

一不錄例　前人著錄及地志所載石亡文存者不錄銅象及涂金小銅碑雜器款識凡屬金文者不錄原石久佚前代重刻及近人以所藏舊拓孤本覆刻者不錄原石見存而各省帖估輾轉翻刻以

售欺者黜之不具數以有原石拓本易致可對較也又道咸間及近年京師各省帖估僞造石象小墓志杜撰人名襲取年月日建規摹字體及磨改唐石添刻年月等類識其源流眞僞顯然不辨自明亦盡黜之後人不得目爲脫漏執以據補所以別僞

一通錄例　前人著錄或援地志或據引書未見原石拓本甚有名字割裂失理者又本文雖無朝代年月而有官秩州郡事蹟在隋後者又或不著年月事實僅有題名造象緣起而字體文義與南北

朝判然不類確屬唐石者又或無朝代年月有官秩州郡顯分南北而舛錯淩雜誤屬者不爲攷辨率多誤入皆未細審之故今凡未見拓本及介在疑似者概置不錄又南北朝官秩廢置地名沿革州郡幷省舊史疏略不盡可攷石刻所著每多與史歧然詳其文義事理率有蹤跡可尋兼可互證要非唐宋所有故不得概執史以律之碑文多出自當時文人正可據以補史闕造象刻石則出自工匠字體又多無理假借不能盡以文義拘責又當時華夷擾攘改元紛繁一時所屬偏僻有未奉

到元號致年月前後稍有差池及字有譌脫者層見疊出然確非僞記仍依原石錄入而以小字旁注遇有義例須注明者亦以小字旁注不爲泛言所以示愼

一詳錄例　造像墓志零星殘石爲人家收藏者輾轉無定茲以近年見存某處某氏者爲斷又凡一碑四面有陰有側俱刻字者拓本祇不連屬陰側向屬易辨至造象一石有兩旁題名及上列下列各題字巨者有類碑側小者文字簡略往往或一石數事（如一石數事者止著其有年月者之主名其不詳著年月雖另起一事或題名或畫）

（係人名或文理不全或文無起訖首尾等類而編殘已甚者皆不敢著以有繫年月之主名在前以較之得其拓本牽連自見以免殘碎至其附著有關記錄恐致忽略者仍附著於其有主名者一種下且有前後彼此牽連互著者以免疏漏）各不相應拓時紙不連屬前人著錄所收每多誤爲分合致一石分著爲數名或兩石誤合爲一種多有牽混今詳攷原石上下四旁起訖錄其主名不復誤從使後人滋疑所以歸實

一備錄例　此類在外有曾經前人著錄原石見存一時艱致未見拓本不敢懸定主名者俱別錄一冊存查備入不在此內以待搜補又如順天房山

雷音洞佛經之一百四十四石山西太原風峪佛經之一百二十六石皆係齊隋古刻惟所見拓本不全年月亦無從詳實皆暫置不錄以俟訪補至新出日多限於聞見尚望同志隨時相示以匡不逮所以待後

梁家坡石坐刻辭

光緒庚寅十一月以梁家坡石付琉璃廠工製坐并系此語懿榮謹記

松山一角海色蒼茫夢魂千里風雨龍岡

崇烈謹案梁家坡爲　先王父墓地時　先文敏公服官京師歉攜此石以誌依僾之思

鷗磯島石硯銘

黃縣菘畦三兄往歲主君子洲院講席以此硯見貽因以銘之養齋居士記

鷗磯島海四闢鑿開雲骨雪濤飛化爲此硯有光輝寒星熠熠晷霏霏我從坡仙乞取歸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四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五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正讀亭詩

秦權秦量歌

陽翟一兒華六王三十六郡土芒芒錙銖必校謹權量不壹歉疑一四方諸侯黔首弃不遑成功盛德稱始皇臣斯去疾氣囂張金石刻畫未冥央天道忌盈而惡強一世二世軼道考區區文字何足滅至今寶之銅且香勿紓勿疑史公荒也之作殿亦尋常紀地紀數事務詳

盈虛消息費平章安得華裔混一畫康莊風雨時節順陰陽詔書無事國富昌

潘伯寅侍郎師滂喜齋搨先秦彝器歌

司農堂前百寶羅乙爵辛卣相摩摩周季保彝季忩鼎邵鐘魯獻鐵王盉更有召中生媊鬲世間此物存豈多鯀生登堂搨百本青瓊翠墨親摩挲考文釋器徵所出長安易水太山阿卣曰父辛爵曰乙先後亳社追倚那爵上土花沒瑤飾一文當柱形如禾中流及綠作亞字朝餕饋獻應同科乙辛柔日皆內事（古器父乙父辛等款識舊說爲造器人名阮氏謂爲作器次第案曲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鄭氏注內事如宗廟之祭是陳氏注剛日如甲丙戊庚壬柔日如乙丁己辛癸案彝器有作文父日辛烈考日庚等識則甲乙明爲紀日無疑）古義簡所無枚柯（父乙爵父辛卣）更有一器特精好是名曰盉讀如和（說文盉字下五味盉羹也初學記即引作和王氏說文句讀謂盉疑後人）從禾得聲非後起我於音學無偏頗世人爭詢歌麻部盡隨姿媻改姿婆尤附會者過黍呁盉知兩器釋非訛（近人釋齊侯罍得遇黍呁三字韻學家附會爲周七韻甚于說古無歌麻者及得齊侯中罍則又爲遂黍始三字七部不能者爲定論矣以知古器文字不可強識誤會如是）此文唯鐵不可讀姬妹之夫名孰何（[illegible]王盉）一鼎一彝皆季氏忩也保也字未磨（季忩鼎季保彝）作扁召中君奭裔胤姻生媊爲與雝（召中扁）奇書晉內小臣𦹊陪臣助祭鏘鳴珂侯生作器登明堂（據文義定爲魯臣助祭之器）駮弃欲

奏清廟歌（爲內小臣𦹊）更從邵鐘識邵後共公庚與誼靡佗邵子公族羨田事不須赤芾兼琱戈作鐘八肆寫四堵革亦曰鎛（文引說文爲鏞字）鼓則鼉傳聞此鐘出岸曲當隱沂泗人黃河（邵三鎛）司農讀書天祿閣古文奇字共切磋從茲蒐采富藏弆大收倉籀窮羲娥媿余裝治止墨本匧篋滲潔生青螺是日搨者入盡酒吳（清卿）孫（問[illegible]）二胡（甘伯石查）顏已甂

之罘秦刻石歌

秦始皇帝廿九年東窮之罘勒其辭刻石忽亡趺不存（土人謂山上臥石爲趺貝則泰山尚無趺也）捫摭無用心茫然宋麻學士得

片木海上今無一紙傳傳聞此石沈海底又云墜落山椒間弄潮兒覔覔不得風吹海立濤怒環當年意規于萬䕺金石刻盡丞相李一自漆鐙照祖龍上蔡黃狗牽去矣吁嗟乎嶧山野火岱石殘瑯琊牛面荒台圮汶陽有譜久無徵徒傷往事懷劉跂君不見六經四十三萬字秦灰不燼今猶是

得邵瓜疇磁方印文曰邵彌之印質乃宋磁瓜疇得之重雕已名也紀以四絕

風流已矣邵瓜疇老去梅村憶舊游標格於今留鐵筆果然瘦鵠與閒鷗

摩封土蝕末模糊繪出豐稜瘦且迂想見獨清人皎皎可堪愁絕到妻孥

琢玉花磁蟹爪紋鐫成小印篆陰文勝他亞字襄陽老磨損殘銅押綠裙

小字僧彌記我家（晉書有王僧彌）又教此老擅聲華猩紅押角泥金扇輸與韓康落畫叉（文登于漢卿舅祖藏瓜疇畫一泥金便面正用此印）

感懷

生為晚近人造物有深意伊周匡世勳孔門傳心祕勳迺誠所鍾祕惟仁是置俯仰今古間後事師前事

其二

春氣破空來海水與天際海涵並春育所工在遠勢滄海一何深陽春一何麗窗隙泛駒塵吁此人間世

北上

春暖意閑閑車行一望間遠煙明似水深樹穩如山野市知情僞村歌雜往還長安應日近人物忽爛斒

消夏六詠和潘鄭盦侍郎師

搨銘

彝鼎從何得名山與大川惟來文不識姬孔未生前

讀碑

裴岑以後碑止此沙南石重訂侯獲名先生今六一

論印

刀幣與彝鼎斯文並可觀我今見周印據以補周官

品泉

古文泉最壽傳會到羲皇若說漢新莽錢中合作王

選硯

墨妙斷碑硯一朝去復來何當收費鳳重續小蓬萊

檢書

宋元慎雕刻文字惟求舊散盡千黃金猶難一時購

題張菊如爲潘侍郎師摹鄭康成像

曾從掖縣瞻遺像名筆盛傳羅兩峰也似化身千萬億

無南無北一儒宗

羅拜能教異族馴於今後學見經神廡筵犬酒官家事況更初秋屬誕辰

游學家貧父母容傳多不字憶凡庸范書宋槧仍無識豈獨金蕐唐石從

許王異說紛紛息曲阜溫經亦押衙獨有禮堂真嗣響三千年後出棲霞（謂牟先生庭相）

九日慈仁寺毘盧閣登高同周杏農謝麐伯何鐵生陳六舟朱肯甫張孝達董研樵陳逸山

九日秋將老慈仁試一攀同游半華髮到處數寒山酸

飲何妨醉愁心不可刪今朝樽酒美東海碧如環

郎潛今十載佳節每登高猶有秋花晚能令野興豪井欄尋古刻像軸辨新毫明日看詩處奚奴漫惜勞

夢

晨昏有寐寤睡亦若斯奇哉莫如夢此理邈難知所遇匪思議憂樂異常期有知亘有覺觸事竟不疑若醒而復睡或接抑或離恍惚中有物異趣時以滋善哉莊生言栩栩蝶爲之

盆花

牀頭幾卷宋麻沙窗外秋風噪暮鴉最是乖檽斜透日輕黃一抹上盆花

題膠州高南阜松山一角圖卷子

從來未蓄南翁卷喜得松山一角圖但使有山如此畫不從人海結蘧廬

淡黃茅屋深青樹更有凌霄樹上開試問此間著誰可文圖小印主人來（南阜山人曾藏有司馬相如小印）

墨點橫排不染烘平林遠樹靜無風巨師家法多如是黃易訪碑圖略同

黃縣松畦三兄以年刻陸宣公奏議初印本贈行復謝

晚飯正酣石首魚忽傳小箭下庭除行囊如此不爲索一串新茶陸九書

馬嵬驛

往事何須刻意尋千秋荒塚夜沈沈雨淋鈴曲曾知否悽斷三郎此際心

明皇忒不自聰明七夕一宵心太平若使當年深解悟長生殿上說無生

碧落黃泉何所期世間更莫怨生離石壕村裏夫妻別猶有天涯相見時

六龍迴蹕淚如鉛村媼翻贏看襪錢至竟美人悵舊寵

鬟釵分鈿下瑤天

子規

庭前老樹因風響窗外青山帶雨橫一枕新涼天欲曉
北人初識子規聲

遊火峰山

路轉灘聲急峰迴澗底空如何春二月黃葉自山中

遊竇圌山

圌山勢比劍門雄迤邐諸峰列壁同最是寺僧飛渡穩
平懸一索兩山通

新繁龍藏寺雪堂和尚含澈招同柯鳳孫劭忞鄧文甫質兩孝廉家十五兄游東湖觀梅

蜀國東湖竟眼前我來正是早春天詩僧合作林間主
佳客能參句裏禪野飯味兼蔬筍下新晴暖到衲袍邊
寒山拾得終成佛管領梅花十萬年

龍藏寺訪古留題

鐵輪歎鑄紹熙字壁柱工題成化年平地竹高三四丈
卻疑春在萬山顛

昭覺寺留別雪堂和尚雪堂招同顧子遠復初鄧文甫質爲作餞

去城十里不知寒行盡秋林滑滑灘一帶橫牆藏寺院
四圍修竹亘闌干食僧二百飯鍋大坐客兩三酒律寬
幾日放晴我將去悤悤策馬又長安

鹿頭關懷雪堂和尚文甫同年

寶光寺裏離筵晚稚子碑前客意閑今日懷人在何處
斜風細雨鹿頭關

病中寄雪堂和尚

悤悤一別兩經年坐對高秋意惘然稚子碑前牽客日
鹿頭關上寄書天近從病裏常生悟自悔閒來不解禪
今古詩風眞在蜀雪堂舊字屬坡仙

病起即事書示同人並索和詩

廿年冷宦意蕭然好古成魔力最堅隆福寺歸誇客夜
海王村僕典衣天從來養志方爲孝自古傾家不在錢
墨癖書淫是吾病旁人休笑米顛顛

劉子秀明經紀行詩四首曹竹銘殿撰以素冊書之屬系以詩

早傳秋草寒星句且對瓊琚百遍開幾首山行初賦得
狀元親作寫官來
更闌佳話喜如狂一夕詩風起海鄉珍重諸君留好句
濤音今集有漁洋（聞掖縣同人起詩社甚盛）

子秀贈余一古鏡復答以詩

曾對窺饑舞鳳臺何年剜剔出蒼苔於無字處勤摩洗
便逐明光日色開

北上有感示同行郭仲泉廣文

往事悤悤一夢過於今四十四蹉跎貧原非病何妨久
嬾足勝人亦自多身世榮枯原上草心情皎潔水中荷
共君旅店成酣睡莫問鄰家子夜歌

同郭仲泉廣文渡濰

今朝眞與郭同舟風雨瀟瀟昨已秋（七月朔日）濰水中流天
正午溼雲如墨壓船頭

山下

濰河陰雨水連天山下泥沙不見田一騎人來深沒馬
還如黃嶽浴湯人（在都得沈確士尚書遊黃嶽浴湯泉詩絞幅）

記朱留村店劉生語（劉生老而不中遂充店商年六十矣）

朱留村店老諸生欸乘牽驢帶笑迎西北河高人斷渡
東南風緊雨難晴明知春夢心猶動猝遇秋霖住亦驚
卌載槐黃吾憊矣使人顚倒是科名

昌樂城外遇雨中途再晤郭仲泉廣文

纔過沙灣復水涓午鷄聲裏雨絲絲一車二僕同泥淖
請看先生獨立時

重到濟南

二十八年心事邊憶隨此地策征騑（咸豐庚申隨侍到濟時予年十六也）
先君到處留詩墨重對湖山淚滿衣

昇陽觀小住

山行半月雨如麻纔得湖邊道士家若遇髯蘇應謔語
强隨舉子踏槐花

老僕已歸泉下去（涵老僕朱壽庚午隨同來濟）窮途重向雨中開回
頭十九年閒事前度劉郎今又來

觀明湖漁者

幾番秋雨幾番風一樣漁蓑釣不同只解笑人身入畫
那知我亦畫圖中

憶察罕格根

客裏逢迎心已煩最思些法住修門燒春濃美豬頭熟
此去京華賸格根（華蓋寓樓京師黃寺三年資用至不能成行余爲寄書張孝達張朗齋兩督撫各贈以千金）

德州城西登舟北上

爲謝泥塗苦屬舟小不妨稱心社脫飯遂意黑甜鄉擁
被看朝旭披衣怯晚涼一身如作繭宛轉此中藏

記船戶王朝義父子語

相對話家常船家父子行今年耗更布去歲剩冬糧主
客三升米衣食一器瓣迎風爭上御泊雨貿柴薪舵尾

晨烘煖航頭夜睡凉剩禮裝載重到衞顧人忙覺樟知
勤惰聽篙撐短長灣來頻轉櫂潮退便看倉耆栄畏村
遠堆薪恐路荒乾魚留奉母洋火帶還鄉昨買雞多子
新醅酒出爐晚閒成薄醉歡樂未渠央入耳言逾密捫
懷境自傷有生都若此貧賤亦何妨

船中靜坐有感

百不如人兩鬢華長安居久若爲家可憐一病成秋境
滿耳蟬聲滿眼花

食鯉

豈其食魚必食鯉居然渡潞得雙尾呼童開釜手一簞

白膏如乳河心水

馬頭舟次初見西山

微茫煙樹有無間老鶻盤天去不還一帶歸雲紅似火
船頭斜日見西山

即事偶感

重裘猶怯曉衣單嚴館新晴雪未乾漫說玉堂天上似
從來高處不勝寒
庭院沈沈二月時猩紅簇上海棠枝晨光明似清洋水
不管春寒且覓詩
碧桃花下清明節底事家書慣不來昨夢乘風破浪去

滿山鐙火是煙台
梨花一樹垂垂白纔見游蜂儘日忙雪鬢霜髭四十七
安排筆硯試明光

寄雪堂和尚

八十餘年老雪堂五千里外古江鄉詩情已遂親朋散
春夢還蓮日月長蕭寺夜游成故事東湖天燠正韶光
無端相憶便相寄泥上飛鴻已渺茫

食鮮楊梅荔支　楊梅豫甫侍郎立山所餽荔支
洪文卿張樵野兩侍郎所餉也

檀心嫩蹙殷紅結玉乳新苞漲白胎驛騎筠籠方卻進

飛輪一夕海天來

苦雨柬張樵野侍郎

屋小如舟地亦窪近窗齊長水葒花科頭終日擁書坐
贏得冰消幾碗茶
夜來水氣暈花瓶晨起濃雲四面鋪院落聲聲檐滴瀝
一盤蛛網萬千珠

不寐

百不如人意轉驕卅年京國舊覊瓢曉來但盼成新夢
暫可無愁度一宵

清苑驛館望月有感

不惜前塵三十年今宵依舊月光圓（同治壬戌五月就姻保定）書山乍詠鄭亘士對酒初聯李謫仙（時副考君李子丹前輩）廉檐瘦雨長悲門館別（外舅黃公舊寓十家姑子庵街）泂泉時築廣壽鮮（長子崇燕以本年五月短折）輜車自是知恩遇爭奈霜華欲滿顛

定州柳（柳爲長山家蔭堂丈知定州時所補植者）

長山老子今何在夾道毿毿柳萬株行過定州三十里一行青翠上眉鬚

過柏鄉

千秋亭北柏人東處處桑麻弄晚風一縷炊煙孤樹碧敲鎌聲響夕陽中

過邢臺悼亡（前婦黃宜人生邢臺輔署也）

泉下吾兒應見汝淚心那識我心哀鬢花五十三年後重過邢臺舊縣來

過磁州

七月豁田尚有花一雙白鷺楊陰斜風來不識香何似新煮雞頭三兩家

汴闈秋夜即事有感

兩行官燭夜簾垂世業家風子細思體格尚知攻軌範舜情豈可誤連雌傷心病婦蓬頭日（秋試八次婦黃氏每於報罷之次日擁被幪頭不敢聞街市唱賣題名錄聲云入耳酸楚乙亥丙子兩次正值婦連年病篤之日余每出場歸家便料理醫藥及兒女衣食等事）觸目亡兒咯血時（壬辰三月崇燕會試二三場出咯血滿地）祇有無私堪報國精神差處萬人知

有感

行年五十自嘗騰身世眞如履薄冰有國有家三太息好兵好色兩無能每隨地類虛努秫孰絕天驕去葛滕老我扁舟朝　液苑　蕉園樹下月鬅鬙

題張樵野侍郎運甓齋話別圖卷

袖中一卷皇華什畫錦圖成墨亦香長記先生遷嶺日紅旗照海壓南荒（用韓昌黎馬侍郎句）漢使千秋第一人征袍不染泰西塵歸來籌國紓長策

要使天驕識鳳麟（用蘇長公送子由使契丹句）

孫萊山尚書屬題董文敏臨松雪鵲華秋色畫軸

故鄉風物屬清秋誰使湖山畫裏收如此不歸歸緩緩海天閒煞幾羣鷗

那堪風鶴留泥爪萬疊愁心不可刪莫捻蘋洲漁笛譜一聲聲破念家山（海上空闊時有草窗之思與畫若幾不相涉）

行抵萊陽城外十五里口占

三月牆頭始見花丹山黃水野人家流雲不散轅鈴急萬柳垂垂一帶沙

戚武毅公寶刀歌謝萊陽徐明府桂寶同年

昔年曾刲南塘集今朝喜得戚家刀刀輕如紙光如水兩行欵識秋芒毫上鐫萬歷十年字是時公居薊鎭地登州戚氏岳家軍鑄刀初成姓爲記憶昔浙閩與三邊公所到處皆凌煙虜酒朔風不成醉精神炯炯三百年幾經流傳濟南驛徐侯得之若拱璧銀函未改明時裝鸊鵜血染苔花碧我今持節過萊陽下馬直上徐侯堂徐侯寶刀舉相贈知余團練兼禦防千金掛樹生不疑楚弓楚得千古奇卽今防邊無二義關東諸將何離披北洋舟師更無論一擲三千六百萬遂令鄒島遲天驕海峽蝦夷任滋蔓　朝廷命我治鄉兵徐侯與我同歲

生俯仰東南天半壁酒酣斫地淚縱橫

萊山尙書索題王黃鶴畫山水長幅　此幅見郁氏書畫記著錄愼獨淸賞四字郁氏考爲陳植題植自號愼獨凝叟以善書名

多情昔有陳凝叟曾寫江鄉竹樹圖四字留題足淸賞看山老眼不模胡

漁山傾倒山居甚那識山居是葉龍能下金剛一段杵香光前後兩仙宗（黃鶴山樵自號香光居士明董文敏適與之同）

張子靑相國爲萊山尙書作小幅畫冊有常熟師傅題尙書屬題其後

南皮相國八十三濟寧尙書今六十二老婆娑政事堂餘暇更勤圖書輯上窮董巨下偪王不讓前賢侈祕笈相國承平老畫師尙書詩壇牛耳執押主齊盟四十年盛時模楷鑄凌煙畫中有詩詩有畫筆參造化示人天侍御潑墨亦偶爾從此米家皆畫船常熟師傅老好事追章琢句題連篇我觀此畫悟詩律筆翻墨動非人力淋漓元氣出眞源何在一水與一石收拾金剛此杵中萬里應須論咫尺畫也詩也皆餘事陰陽調變原無迹賤子行年四十九徒然好古空諸有愛詩愛畫本性生大隱金門將白首詎藉涓流足江海但見眞氣驚戶牖

師門授受舊有詩敢以詩爲尙書壽

劉博泉前輩以某公歸裝載石圖卷索題

鬱林檢點歸裝日一葉扁舟對夕曛留得此圖傳逸事平泉片石說淸芬

當年載得元嘉佛蜀道光陰彈指開更有異如三百座何年飛上海西山

同李小研太常宗室伯羲祭酒遊白雲觀留贈高雲西道士

常思元本西遊記冀得奇書壓海隅且喜南華眞侶在那知北藏片經無同來雪鬢霜髭客闌入靑松白鶴圖

識取遼陽大字杇吾家百里近賓都

玉京金闕心頭地明月清風肘後方要使嬰兒還道毋
須收聖水補天漿今宵一借邯鄲枕來日重開北海樽
擬解朝簪遊八極與君共醉白雲堂

柯易亭年丈（埰元）鏡影圖冊爲文孫鳳孫翰編題

金石精歐趙文章絕鳥郊披圖勤下拜先世本神交
皎潔知心迹空明出宇寰請看終古月一鏡在人間

某公妾殉嫡而死微詩美之卽步某公自悼原韻

肅肅衾裯迥絕塵焚香和藥見天眞一心愛嫡如依母
愧煞倉庚療妒人

門結浮提一段塵天親無着此心眞卽看書首四言偈
裘表循良傳裏人（原卷題首有四言偈爲黃丈子壽書）

畢第四子崇娛

京曹歲月太悤悤二十八年一夢中但願此兒能長大
半耕半讀作村翁

近事盛成四絕　第三首用劉後村題唐化度寺
邕禪師塔銘調翁覃谿嘗謂曾壘至四十餘次
者也

千年海岱起英靈名世文章照眼青我向家山乞遺墨
如何如鳳更如星（濰縣陳氏所藏桑梓之遺搆入外省某氏余五年前忽大集先喆遺蹟名）

曰海岱人文

先人舊署蓮華龕喜得蓮花卷一函今日添來經第四
九原如在笑顏含（先公得趙松雪書蓮華經第五卷署齋額曰蓮花龕今又得第四卷於故相索綽駱英公家）

子書世德紙寬行漢武梁祠卷未亡故物新收二十載
祇今披覽手重忙（明世德堂刻六子一印本寬大黃小松拓武梁祠畫象卷子一皆二十年前所見物去冬輾轉忽歸余齋）

鄴侯架插米家船生小關心夙好章一自金門成大隱
歲星四十九行年

萊山尚書屬題惲南田畫冊　冊舊爲宗室伯羲

祭酒盛昱藏

華亭筆墨自天人不有甌香孰比倫怪煞桐陰論畫者
竟將風調例唐寅
惲家山水莫深求此事曾因石谷收筆似蓮花字似玉
清暉坐對也應羞
兩字神交一紙書寒家先集說相於那堪一炬兵荒後
面面屏風壽子虛
此冊曾從帖估來王孫秘匧肯輕開淸貧嫁女求釵釧
坐使蘭亭失辨才

偶感

豈有雄心輒請纓念家山破自魂驚歸來整旅蝦夷散
五夜猶聞匣劍鳴

哭同直順德李侍郎

詔命分題博古詩老臣濡筆出新辭可憐一腹東江淚
併作仙毫五色絲（本年九月懋勤殿發下新裝畫院所繪博古圖一軸特旨命侍郎與懿榮二人分題張貼御書房西暖閣）
擯門之外成私哭二十年來感舊情不是通家爭屬李
謫仙門下小門生（侍郎與先從兄伯寅咸豐乙卯鄉舉同年懿榮於同治庚午始相過從迨光緒己卯順天鄉舉出江陰繆炎之先生房篤重修小門生禮與侍郎相見）

題萊山尚書所藏吳墨井仿范寬臨安山色卷

一卷精明澄澈筆桃谿詩意此中含問年試掄虞山志
白髮蒼顏五十三（用蘇長公句）
臨安山色近何如中有高人夜著書取得華原真衲秀
更參黃鶴一山居
潑墨能如設色鮮天池石壁入　宸編若從佛法傳燈
記前大如翁後半千
墨門大幅二西法石色濃時墨更明八十餘齡渡海去
儼然天竺古先生

題陶文介公慕陶仰梧圖

曾依山館聽蕉雨時傍棠陰學種花（聽蕉雨山館昞堂書屋先祖中丞公所建懿榮幼時讀書於此）卻對名圖增舊憶祇今惆悵似無家
孝思如蔚匪莪什忠惻尤欽集蓼時箕尾星歸　天語
重褒梅芳烈紀豐碑（御賜文介碑文懿榮官編修時撰擬有豐梅芳烈字句）

平江吳氏兩世孝行圖爲及門吳穎芝翰編題

劉平趙孝世豈有後來更數平江賢橋梓遺型能繼述
傳志宜續王歆編豺狼橫野沸戈鋋英英植灌爲天全
采風使者闡幽德會使姓名登史冊

題徐頌閣尚書所藏錢南園畫馬（書爲枯木一株旁有老馬極瘦削相引一駒）

誰拈禿筆出新圖一洗空凡境相殊當日傳聞抗直意

在除害馬哺良駒
殘照西風野色侵相依喬木亦千尋養成驥德龍驤貴
莫負天荒地老心
教養匜分得孔思更從跪孔見風儀不辭山骨窮殘相
爲寫恩勤鬻子詩
十二天閑龍種多連錢照夜帝城過捫碑東壁尋釘孔
馬性松姿墨一螺

爲徐頌閣尚書題所藏宋搨虞書廟堂碑長安本

天下虞書此碩果重摹尚見御戈工吾家內史黃銀印
曾否當年押角紅

昭仁無㪘終難據不比齊州房彥謙只有傳錄孔祭酒
如鹽於水本於鹽

蘭亭祕妙覃谿通千兩黃金說涪翁城武長安合買本
從來唐搨總朦朧

此碑斷裂當元初敦物山人未細書片石猶存知宋搨
合歸竹影硯齋儲（尙書得阮文達竹影硯因以自名其齋）

秋江策騎圖爲及門翁澤芝比部題

先世神交自國初至今衣鉢更相於我從北學如君日
斜墨數行千祿書（先尙書與鐵林尙書爲文字至交榮會試出常熟師相門下）
傳經家法後先鄭名世文章大小蘇準備秋風一側耳

九霄鳴鳳起三吳

題青浦吳秋農行看子

湖光山色共鮮新自有清雄絕世人[illegible]番羿名經麻無
畫師更現畫中身

華亭曾說神猶火光氣能教楮墨豪再十年來倩妙筆
爲君欄上畫三豪

龔雲門前輩留別用伯羲祭酒送別韻屬文

下策曾經獻治安前年已自失三韓空嗟英衛終無計
愧負嚴徐只備官海上麻衣風物冷壁間花劍雪光寒
老罷暫藉今宵臥莫道中原相見難

何意膠東氣不揚諸君坐視犬羊狂忍令周室同邾莒
爭說西京庸卜桑莊子漫存齊物論壽仙自有活人方
來朝又送雙晁去看把桐鄉作故鄉

退直偶感示弟

心是兒時境已非此心空逐白雲飛劇憐襟上三年血
換作五更朝裏衣

題徐花農同年翰編木天清課圖卷

十九年來春夢醒拈毫分韻昔曾經多君盛事留圖畫
要使人間見德星

圖裏三人三學使更兼一縣洛陽花他年蓮液成新卷

我亦同驂貫月槎

同直吳燮丞祭酒屬花農翰編爲寫月影丹桂叢筍便面索題

曾見重霄起絳雲一輪冰影麝蘭薰前生曾種身功德
贏得天香下界聞

蕉園清露點衣鮮曉直同驂太乙蓮不識東坡羹味美
且參山谷木樨禪

吳杉香同年觀察陝西將行花農翰編爲繪便面有紅蓼荷花之屬秋景也即題其後

來道疏紅襯曉裝風清月白水雲鄉看花直向長安去

玉井温泉一例香

灞橋過了滻橋纔雨霽雲收野色闢萬頃荷花迎鷁舫使君眞自鏡中來

題晉永和六年王氏甎硯匣兼論書脈

唐人僞造二王帖合入昭陵一冢收請認此甎分體字山陰那得行書留

甎比蘭亭早二年王家姓字篆文堅八分總有幾分在不似宋摹酋三箋

漢永和同晉永和細看波磔自殊科神君碑末燕元璽先後分明字未磨

北碑南帖苦分明長笑儀眞手眼生試取上元衆梁闕還參齊魏一持平

草篆猶偕草隸存迴然行草各分門周銘漢誌尋常見莫厠過庭一例論

退直有感

風霜兩鬢一青氈滾滾東華卅五年若問我貧天所賦並無陽羨洗莊田

饑寒滿紙韓昌黎老屋鐙紅一穗低卻對塵封千百軸幾經車馬費提攜

顛倒衣裳節氣新泥他質庫去來頻金門中使迎前笑錯把相如當富人

硃𦢊脫手墨停磨又喚蘭舠踏綠波歸向妻兒相對語今年新賞寫詩多

題南田草衣小像　像未署款不知爲誰氏臨本與臨本之所自出不能詳也己亥清明後二日見於直廬

曾將玄賞例甌香一樣鬚眉兩代裝（甞藏禹鴻臚臨董文敏小像與此幅南田面目絕相似）五十八年辰巳歲（南田殁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年五十八）玉簫聲裏舞霓裳（南田原句）

嶽蓮丹彩天仙狀荒社詩人自解嘲（丹彩誰見珍嶽蓮那堪薦南田臥病

荒社上程穆倩句乃以自喻）我見眞容應下拜傳家先集說神交

朱野雲祭硯圖卷爲徐年丈筱雲侍郎題

嘉道詩人朱野雲一枝畫筆對穉薰年年酹酒涵秋閣長揖端谿萬石君

蕘圃祭書曾有圖歲朝香案進屠蘇請看一樣金壺汁上坐帝鴻沈醉無

鼎臣將軍（銘安）養年別墅圖卷

自有林泉在　帝鄉先生大隱此徜徉披圖如坐春風裏花竹分明綠野堂

連番寄語霸陵尉秉燭來遊幸勿呵擕有封胡羯末輩

他年蘭若累君多

題陳丹衷畫竹卷為俞廙軒中丞廉三

沙彌竹譜人間少得此堪稱後勁留我亦庚辰今進士日參玉版對清秋（陳丹衷前明崇禎庚辰科進士）

竹中有棘應須剔為護龍孫日日安試誦潛翁籬楊語霜鐘水鏡極高寒

俞廙軒中丞臥遊圖冊題後

鈞天三日廣寒遊退直同驂太乙舟（奉勅同日賞戲大臣賜坐液池船）更與先生添畫本　秋風亭下數輕鷗（西苑海中亭子有乾隆御題太液秋風額）

為袁爽秋太常題臥遊富春第二圖卷

萬疊愁心一枕涵匡牀支處起晴嵐笑他子久與煙客纔得峰巒只兩三

大嶺當秋設色工泉光碧處夕陽紅尋巖絕壑真多事都在先生一袖中

陸鳳石閣學仙蝶畫神冊題後　金蘭畦尚書光悌太常仙蝶圖卷朱本畫尚在吾家道光丙申八月　先大父中丞公以贈完顏見亭河帥麟慶

吾家舊藏蘭畦卷名筆盛傳宋素人紅蓼一叢石一笏春駒栩栩見精神

蘋園西隙漾晴暉太液春波綠四圍曾傍　御花瞻法相上清一色五銖衣

易實甫觀察屬題明張靈畫梅花天冬松竹卷為伯希祭酒所贈又張船山折枝壽冊觀察自記前身在明為張靈在　國朝為張問陶

雙屐重尋鄧尉香前生綺夢記張狂獨憐一卷歲寒雪曾自王孫祕篋來（時伯希已下世三月）

萊守官閒畫折枝風流王宋得同時三生翰墨因緣在重續吾家學半詩（此冊為宋于庭翔鳳畫船山集中有與先從伯白海公唱和詩公集名學半齋）

題何潤夫府尹同年雲林聽泉圖卷

記否西堂五字句曾云獨坐即深山要知理得心安處祗在清泉白石間

京國緇塵春夢裡人間箏笛耳根前披圖我亦興高想一聽晦翁碧澗泉

補

丙舍

搖落此心悲人窮何所歸呼天身莫贖處世事相違雪掩黃山徑風穿白屋扉今朝晴有日只見嶺雲飛

京邸

幾日絕溫褐金門此隱居瞰家貧似磬謫我富多書風木餘生感冰淵到死儲童烏猶未返終夜此躊躇

孫君康年以　先大司農公名字石章見貽賦以報謝

尙書清節衣冠後小印依稀在海鄉自是平泉堂上客多君重使入青緗

松溪三兄屬題載書餽書祭書勘書四圖

涉園一水盈盈隔（松溪里居所造一園牆外有小溪一道號曰涉園）但見舟人日欵關我有珍珠千萬斛飛輪（輪船由天津抵滬山不一晝夜便到）片刻

抵家山

載書第一

岳雪（日本印書最上紙名）曾留日本眞（楊惺吾廣文隨使日本所見彼國收藏宋元槧書精印本每用西法照印一葉名曰留眞譜）建安文史比精神（宋慶元間建安黃氏敬堂所刻文選及史漢三史刻印極精近來日本精刻各書雖畢似之）曬時若怕人偷照猩色關防押角新（崇所得宋本劉後村集每冊有明人鈐記文曰隆慶壬申夏提學副使邵鹽理書籍關防）

餽書第二

我今一盞薔薇酒不祭長恩祭賈胡但使腰纏十萬貫寒風酷日省工夫

祭書第三

讎校堪齎劄記材輕芟妄改古今亥年來議下顧千里准擬惟輕闢草萊

勘書第四

長夏感懷口占呈松溪三兄

全家蜀府逾三載獨歷京曹自五秋每使人看作馮婦不堪妻病是黔婁典衣還惹羣書債析券時蒙小賈羞如此壯年如此度爭令二老見窮愁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五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六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福山金石志殘稿

周

齊三字化土范　出小汪家村

范正面列刀二面皆面文三字首通流道長逕

寬　字已模胡與青州臨菑所出者同

齊四字化　出縣城外

齊三字化　出山兒汪家村

醫和連關鉩　（現存福山王氏）

古陶殘字　出古城壩

合　不知何器僅存殘片

木　同　字未完

瓬　似瓦背之殘者字在其上未完

秦

之罘東觀刻石　篆書　始皇二十九年

之罘刻石　在之罘山佚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頌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東觀刻石　在之罘山佚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

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之罘山秦篆遺文

宋廬陵歐陽修集古錄卷一　右秦篆遺文總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

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眞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眞者邪

宋東武趙明誠金石錄卷第一目錄第三十五秦之罘山刻石卷十三秦之罘山刻石　右秦之罘山刻石案史記本紀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兩碑今皆摩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後人鑿石取置郡廨歐陽公集古錄以爲非眞又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眞者耶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

之罘在秦屬東萊今屬登州

二世詔書刻石　二世元年

半兩錢文　出河北村古城墫

兩甾錢文　出河北村

漢

半兩錢石範

三銖錢石範　出古城墫

列錢四行每行爲錢八枚文曰三銖旁行斜上中有䟽道一線正中首餘空地約三寸許背畫縱橫界方紋長逕八寸五分寬三寸八分厚四分

三銖錢範殘石

傳餘殘角一方列錢二行六枚陰文同前字尤精緻

背已爲村童鑿爲硯

半兩錢　出古城墫

五銖錢　出河北村

育黎右尉印　現存閿縣陳氏

年平余千墫　出古現村

古陶殘字　出古城墫

殘瓦　出古城墫

萬字殘瓦形製文字與臨菑掖縣所出千秋萬歲四字瓦相同四角閒以花文字體篆書此特存一角止一萬字

唐婁墫　出古現西河

唐婁字係分書當是人名

晉

太康二字磚　出石嵐村

分書陽文二字

唐

騎都尉徐仁禮等造七級浮圖刻石　在塔寺莊太

平庵

開元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後周

香幢記　在峆[illegible]寺

廣順三年五月　日

宋

歸化鄉諸紀保舍利院故大德尊幢記　在朱巖寺

開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大宋登州牟平縣歸化鄉諸紀保舍利院故大德尊幢記并序沙門惠□撰并書原夫能仁應瑞降神於

白淨王家調御丞時誕慶於無憂樹下九龍灌洗七步蓮生驚天祠門捧迎悵仙人之□泣出沙門而遊觀睹老患以嚬嗟惓歡樂於王宫夜諭城於雪嶺揮寶刀而落髮擢淨域以安然證解脫於圓通悟菩提於般若遂使魔軍起信天衆□□□轉於法輪與衆□聞於四拜自此玄風大扇法雨旁流門開於八万四千教被於恆沙百億示□□□□□泥湛□默契之圓下定四禪之□樂金容閃爍□汗復子唐連芳接軫或精理論或善嚴持奉律修禪成□無乏□案節□故和尚曩生修種宿悟有時叶律明禪旨

陞後嗣偉儀法俗□□□□生於當縣□龍驪鄉之靈崇義□□祖隴西人也家傳白業世習儒風五千之玄要潛通三百之□聲宏闡□因□□寓於膠墻繼祖成家綿移累代英和尚以天機儁諸性本英靈棄竹馬於髫年効衆沙於丱歲夙祛恩鏁深割情魔厭俗□之浮華慕空門之道德出家於本州開元□□不動尊院金剛座主爲受業和尚一從入室便悟投緘弱年具戒於幽都不貳俄歸於舊寺師緣□寂歸夢安方訪雲山選窮幽谷有檀越□□□□□主林容瞻攀道德始効鋪金□繼建之仁風稻祇陀之

信義冀彰白業請住茲山倣□探沈增修□□他山市木海外掄材四十餘年苦辛修葺鼎新革故院宇□然裝飾眞容金姿煥赫歲當乙酉運□緣空權□墻踰未遑幢塔時有門人□□師□□法孫道□□共明玄機効慕酬恩彰報□姿莫先幢塔杼柚已有□□□□□至骨以潸然泣□壇而和□叩懇祈念科權棒靈珠悲喜渡□者增□□□擅神智石選瓊瑤磨礱之瑞瞰連環□刻之禪花匠匝也東罡□□□□□□□□之竟□□珠四望之□□如鳳翔寶像瑞□權止□嘉山檀那少募於□□瑞相□□

□□師濬□□□師淨□□□桂長同圓俗門之遊子連芳傳奉之□堂□□□□□□□□□□□□□勘匪曾匡幽宇棲神□臯合靈峯限□遷神靈骨迎□□清陽□□□□□□□□□□□特杳高顯□禪師□俗姓于氏□善人也自幼披緇年周□□□□□□□持綱准無虧□修□□□□□□□無度四遠欽丞高低慕□不□遷□限□□□□□□□□荼毗靈骨瘞□□□俾巾局結□瓶盋始終無乏恭□寵鼠權依于龕室□□□□□□□□□□溫□□□之資□共成於幢

塔是旌景行刊□尊嚴□冀將來因□遠劫□□□□□□式展衾□藏厚地命□實錄用紀動□□□兼旌揚道德乃爲頌曰（共闕近二百字）

□法相傳出爲宗□成自□□□□□□在□□□在聖神聖隱顯□□□□聲□□□□遺眞來往玉瑩秋□冰涵春□式以□□□乎□□□□□尊幢同承萬歲予□長□□□□□□□（共闕四十字）

時開寶四年歲次辛未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巳時建　道人陳業男仁迪鐫

比丘小師讓小師講准提終師進法師講金剛經道通道□道堅□□尼小師□意善□善明守志守嚴資福禪院主僧延惠樂□龍福禪院主僧德忠比丘惠省惠端比丘尼德澄尼秀緣德嚴延□□先師俗主孫子造孫女□□蓬萊縣□□□□鄉貢進士澄孫子鄉貢學究兄邦孫子海□家院主尼全福小師□院主俗春姪子□子邑子寶姪女唐郎姪女劉郎□□法□□大德守□□

塔主□□□壽□□亡妣□氏兄延遇延進延達□□孫度□□兄延□兄延□　母親□□氏

舅董斌　檀越林□□男趁男勤孫子彥英孫

鄉貢□□器彥探（闕十一字）

檀越承奉郎前守單州司戶參軍林允期林處華外生單□男延□延□新婦于氏嫂劉孫功

檀越王朝舉王眘王哲子蘊子進王濱　蓬儒王宏道王宏進王仁浩

檀越孫俟前攝長史唐藹唐詡唐嗣唐盈唐林唐辭唐儀前攝長史唐寶□□□唐賢臧翰男延卿延斌妻楊氏□□前攝長史劉卣前攝兗州別駕劉選鄉貢學究唐瓚□□□唐華　前攝司馬姜讓前攝長史王傳□邵　邵翰子德子□瑜處士子洽

金

金堆山院記　金堆寺廟向西

皇統九年四月旦日

碑陰有金堆山院之圖

金堆山第一代長老海口塔誌銘　金堆寺

正隆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口口口口石塔

正隆六年八月口　峆巄寺

八面石柱

尚書禮部牒　崩岦寺廟山門

大定三年十二月

半截

又　峆巄寺

大定四年

八面

又　黃山院

大定四年八月

八面

常公法師墓誌　峆巄寺

大定十四年

重陽憫化妙行王眞人詞　通仙宮

大定癸卯

黃籙大醮記　通仙宮

大定癸卯三月望日

和東坡海市詩　通仙宮

大定癸卯三月晦日

周顯德尚書祠部牒文刻石　通仙宮向南

大定二十六年九月

又　通仙宮

大定二十六年

又　黃山院向西

大定　年

圓明禪院記　黃山院向東

承安五年四月

持念大德舍利尊幢　峆巄寺

大安二年庚午

八面

廣公戒師塔記　峆巄寺

大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八面

大金登州福山縣洪福寺壽公法師靈塔銘

在奇山寺東講崖

大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大金登州福山縣洪福寺壽公法師靈塔銘并序（行十七字又二字）東牟野釋休摩道人撰（九字序文每行二十五字）東牟鄉貢進士孫一傑書（十字）嗚呼生滅之道世之常然雖凡聖等殊柰理歸一揆昔者至人從（二十五字）眞超化墳說眞空緣謝韜輝復歸無物蓋隨機所感示現如斯其（闕二字）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之語豈虛構哉矧於斯能恢宏繼踵者（二十五字）英奇代有故者法師名諱

法壽俗姓隨氏舊貫仵臺士居人氏家（闕二字）世祖肖儒素爲風師稟性英聰幼厭塵冗年甫志學棄俗從眞禮（闕二字）是藍榮公爲親教師誦法華祕典爲進篇業目覽口誦宿記無遺（二十五字）於大定十九年赴選東來業優受具纔圓戒品便慕講筵從法兄（闕一字）慶公席下服膺歛翼研味教乘唯識因明深得旨趣聲華煥燿獨（闕一字）步早年與珂月二公結方外友幾及壯歲爲人天師迅辯琅琅涌（二十五字）泉無異戒行清白渾貫始終美譽騷馨四方歸仰適下院廣福荒（二十五字）涼闕久於泰和初師承諦構法堂廊宇像設一新以次

之五年□（闕五字）承東郡帖俾與葺文山壽院乃輒從杖錫□□□扶傾工無（闕十二字）廢日偉哉宏壯一一可觀未幾飄然還住本刹闡宏風範特立常（闕三字）規凡故者新之有闕者補之乃至莊嚴聖像敵誦靈篇日益日損（二十五字）略無倦怠迄大安改元春有蓬萊常公傳淨戒不受表其志操擢（二十五字）出輩流師一日預誓其徒曰吾將亡矣衆徒駭然曰和尚何謂出（二十五字）此言也師曰吾昔日登山臨水對月當風未嘗不有清興今歲（二十四字）殆不然以此知其將亡矣豈期大安改元孟秋十有二日示疾而（二十五字）化是日聞見莫不感

傷俗壽五十二僧臘三十二度弟子曰義淨（闕一字似孝字）曰義顯曰義琳以乃□維度收靈骨焉嚴敬奉遷請典□儀□□（闕六字）深卜期安厝延巧匠構貞材營石擔□以堅□墍清風而遠□（闕八字）義顯固請銘文奈友契同風聊爲石塔予素知師之□□□（闕七字）萃乎預十科之二玄解教乘□□也修□□□□□（闕十三字）世佳宏吾道□心□□□□□□□□□□
□□□□□□（闕十九字）茲景行□□□□（闕二十字）加句

靈驗佛頂□勝佗羅尼　□□沙□□佛陀波□譯

曩謨婆誐嚩帝怛賴路枳也鉢口尼姑瑟吒野口馱
野涉咖口
帝怛你野他唵尾戎馱野尾戎馱野娑麼娑麼三滿
多嚩娑口口
頗羅拏誐帝誐賀曩娑嚩娑嚩尾口口訶口口左口
口口口摩素口多
嚩囉嚩左曩阿蜜栗哆鼻曬口摩阿口怛囉波乃阿
賀囉阿賀囉
阿庾散馱囉尼戎馱野戎馱野口口口麼尾尾奴佛
麼口誐曩

尾林睇口瑟尼曬尾口野尾口口口賀娑囉喝囉湿
口散袒你帝
薩嚩怛他誐多嚩口羯口娑吒波囉蜜哆口口囉尾
薩婆怛他
口多陀唎馱野地瑟姹曩地瑟口多摩賀母口口嚩
口囉迦野口
側立普安院希公戒師口塔口　崱岦寺廟東
大安三年辛未十一月朔
八面

鑑公後堂和尙塔記　哈嚧寺

大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八面

元

陽主廟碑記　陽主廟
元貞元年初才撰

曲家塋墓上磚頂　在古現村西原
延祐元年
楷書延祐元年四字磚頂若今轎上錫頂形已殘正
面直中刻字旁刻蓮花二朶

德勝廟碑記　德勝廟

延祐元年張起巖撰

修學廟碑記　縣學宮
延祐五年張起巖撰

文廟學田碑記　縣學宮
泰定元年張起巖撰

祝聖道院記　祝聖道院
元統二年張起巖撰
不知年代

孝順二字磚　出兩甲坡
二字陰文字似唐人石淙詩體

右冊係從大人手稿錄副方光緒乙未丙申間居先王母憂適邑中修志大人於倚廬讀禮之餘日事纂輯庚子劫後篋中僅存此稿其稿中詳列原文及事實者或因原石久佚見諸前人著錄猶可迹求或原石現在而文字漫漶不可識別則又覓最初舊拓本錄其存字其原石具存文字完好者乃僅存其目及年月而已別有當時採訪碑帳及志中未經收入者附錄於後更爲一卷藉竟大人未竟之志辛酉二月二日第三男崇煥謹志

補

宋牟平宰張益之等題名刻石　在之罘山康公墓東石崖下

大觀四年六月初五日

宰張益之丞張伯起尉李復同觀日出海市於此大觀四年六月初五日（左行）

煥案　先公此石拓本跋云光緒乙未夏六月鹿山宰序班攜同書賈孫二酉訪得又云在今縣境內爲有宋第四石刻然此石及稿中歸化鄉大德尊幢記僅二宋石其二待訪

附

光緒二十三年福山修志局採訪石目（志中已收者剔出不錄原名碑帳現易今名崇煥記）

峆𡾊寺

雍正己酉三月碑

雍正己酉年碑

康熙年石塔（八面）

元元統五年墓志

至元十三年墓志

至治三年墓志

至正年墓志

至正十三年墓志

紅樗庵

乾隆四十七年碑

乾隆十二年碑

南楮社善畦村香山庵

明正德年碑

黃山院

明正德三年碑

巨格莊西廟

乾隆五十九年碑

會禮村（一名回裡村）

元元統二年石獅
集賢村敷泉山
乾隆四十六年碑
集賢寺
乾隆四十六年碑
端駕廟泰徽寺
乾隆十年碑
塔寺莊泰平庵
乾隆四十三年碑
西阜莊劉氏塋

明正統十二年墓志
王女墓志
兩甲莊西廟
順治己丑題壁刻石
金堆寺廟
康熙十七年碑
乾隆五十六年碑
元至大四碑
明萬厤四十年碑
隆慶年碑

崇禎二年題壁刻石
崇禎九年題壁刻石
康熙五十二年題壁刻石
西阜莊三元宮
順治十年題壁刻石二
順治十年碑
明萬厤庚申年碑
門樓北閣
明碑無紀元年月
明題壁刻石二無紀元年月

觀音庵
雍正十二年碑
道光十五年碑
周家峴莿花口
同治元年碑
石井村
明萬厤碑
峪蠟寺續訪發見之石
順治十二年題壁刻石
順治乙未題壁刻石

康熙三十七年碑
雍正七年碑
嘉慶六年碑
道光六年碑二
咸豐八年碑
明萬曆十一年碑
萬曆三十七年碑
松嶺庵
康熙二十六年碑
乾隆四十三年碑

乾隆五十五年碑
嘉慶二十五年碑
鄖岦寺
雍正七年碑
光緒元年碑
鳳凰頂
康熙十七年碑
乾隆十五年碑
乾隆十八年碑
奇玉頂

咸豐七年碑
同治八年碑
嶻山洞
康熙三十年題壁刻石
乾隆三十年題壁刻石
明嘉靖二十年題壁刻石
天啟七年題壁刻石
曲家溝
雍正十一年碑
小潘家界址

咸豐十一年碑
高疃村
明天啟年石辭
宋州興隆寺
順治十四年碑
咸豐二年碑
曲家村曲氏塋
元至正七年碑
芝罘陽主廟
康熙九年碑

乾隆十三年碑
乾隆四十四年碑
同治元年碑
　虎臥峒
康熙甲午年碑
嘉慶七年碑
嘉慶十九年碑
道光十年碑
　權賈村
光緒六年碑

　尙屋溝惠濟橋
乾隆四十八年碑
　藝經村三元宮
嘉慶二十一年碑
咸豐元年碑
　三里嶺三元宮
康熙十八年碑
　奇泉寺
順治七年碑
　明天順二年碑

　三指碑村
　明天啟六年碑
　北宮渠
　明嘉靖　年碑
　石泉洞
乾隆乙丑年碑二
嘉慶二十一年碑
　鎭泉山
康熙十九年碑
康熙三十九年碑

　張格莊
咸豐二年碑
　黑石村
乾隆四十五年碑
　石泉洞
嘉慶丙子題壁刻石
　湘公廟
咸豐十一年碑
　羊家庵
乾隆十七年碑

宅院村
道光十四年碑
汪格莊
明碑 無紀元年月
煙台山
舊刻摩崖四大字造化奇觀 無紀元年月
舊刻摩崖四字旁題詩刻石三段
崗榆村
古碑殘石五
黃塢村

康熙五十年碑
康熙五十三年碑
奇山寺
康熙丙寅年碑
光緒六年碑
明萬厤四十七年碑
煙台山玉皇頂
光緒二年石幢
光緒二年題壁刻石二
明萬厤三年碑

石朋朋塔頂
元至元三十年碑
芝水寺
康熙五十年碑二
乾隆九年碑
乾隆四十三年碑
乾隆五十二年碑二
嘉慶五年碑
道光十一年碑
明正德七年碑

芝水龍神廟
雍正九年碑
雍正十三年碑
光緒十三年碑
光緒十四年碑
明天啟三年碑
曾厚張甲村三元宮
明天啟五年碑

右據志局碑帳爲藍本惟原紙斷爛恐所收尙非全豹至志局採訪時附有全分原石拓本庚子之

刧悉皆散失今附寫金石志後以誌梗概亦猶張叔未先生嘉興橋柱題名記之遺意也新學盛行古意漸失是以恭錄　國朝石刻於元眀之前他年鄉里諸君有重脩縣志者此亦考證之一助爾

崇煥附識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六

題辭

此廉生太史寄家叔者余於癸未秋日見之借歸手鈔一冊頗足增見聞也足不出戶者徒生羨耳甲申中秋笏盦記

昨作札致鈍齋託其向廉生索各種打本未知能如願否又記

今時談金石者首推濰縣陳學士介祺次則吾家少保公張香濤制軍之洞若吳丈清卿王君廉生兩家亦廣收搏採地不愛寶日出不窮較阮相國吳子苾劉燕庭當時增之十倍天若特償嗜古者之深願使之披討靡盡也不知後數百年又當如何笏盦又識

笏盦世長以廉生農部叢著見示攜歸校注光緒乙酉年仲冬七十二叟康書於神明鏡中（江鄧兩本尙多數跋因於書中無涉）重鈔謹從刪略惟訛奪仍復不少江係木刻鄧則鉛印二者相較江本稍善然傳布之惠同可感焉謹識

右先文敏公雜記一冊係當時寫稿寄呈吳縣太夫子潘文勤公者元和江建霞太史曾刊入靈鶼閣叢書順德鄧君秋枚復刊入風雨樓美術叢書今謹從兩叢書本迻錄編入遺集題詞署款笏盦者自前塵夢影錄中考之知爲潘君志萬之字或即文勤猶子行也七十二叟康則爲吳縣徐子晉先生諱康即著前塵夢影錄者辛酉花朝崇煥謹志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七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天壤閣雜記

庚辰十二月到家得同縣麗氏宋搨太清樓書譜翁大年署耑僧達受六舟藏本鹿丈名澤長曾官寧紹台道當是得於南中者故後家道凋零藏書不少不知售於何許中必有舊本也近年煙台海口估舟如織故家餘物多從此去

聞鹿氏有瓦當及彝器未知何物鹿在道光間亦曾官

陝西得宋贛州本大字文選六臣注殘本七十葉於蓬萊縣城太和銀樓銀估好聚舊書索重值凡舊板必收之此刻闕筆謹嚴　天祿琳瑯所稱流傳者少惜止此數十葉已裝粗冊此本支六房蓮墅先伯家物伯好收書兼好刻書刻有今古文各家注孝經十二種諱德瑛嘉慶甲戌進士官河南安陽令當時所拓西門豹碑較今本多十餘字有牟丈陌人校本書又傳有文天祥手批十七史羣從亂後零落遺書多售於煙台富商及山東候補官

又得六臣注本文選行欵卻與宋湻熙尤本同缺卷甚多皆明補之一耳得明刻蘇文忠全集亦殘缺數卷皆亂後所致此爲本房先詒堂侍講公藏書蘇集內有黃簽言某字勝今本有臣等謹案字樣當出自　上方此本房之第四房也當年收藏書畫甚富直售至亂前計五六十年始竭亦不知當年有何物事多爲黃縣及煙台富商收去以其錦函牙籤插架觀美

祠竈後到府城大雪僅住二日向未登蓬萊閣此次爲生平第一次入郡仍未登臨見張允勤所藏本縣境郭東村所出甗漢琴亭侯國刻石書畫塼瓦多而且精不及細數郤無一本舊書近年蓬黃福三縣所出之古塼

大約西歸黃縣王穆庵丁彝齋北歸蓬萊張允勤東南則爲煙台之官商取去挖者孫姓販者黃縣王秀才萊掖以東之物壽丈萬不能得也招遠黃里沙曾出一大瓦當文曰由成之宮字甚晰末一字不識黃縣丁氏得之

掖與黃之間有朱橋村常出古物印多逢姓戰姓黃縣有戰君博穆庵得之允勤塼以日主五官之堂及上大夫兩塼爲最

先是十一月間在直隸道上過鹽山之王墅鎮得天保造象殘石一過滄州之五龍堂見造象臥地有字無年

月井斷碑皆甚鉅類唐刻

在村中度歲借居本門長房之有棣堂七八歲幼讀之所也遺書樓惟不許登覽防我攫取新年逐門叩賀見字畫雙欵皆康雍乾隆間老輩率不完鑪上香鑪皆成化五彩景泰藍萬麻青花之屬皆破亂追憶當時爲之慨然族中讌聚杯盞湊雜皆雍乾中官窯也間有明磁則直取數枚以來羣以料壺投贈皆盛刀劍藥洗之屬若以料壺爲不值錢者有新雅軒古月軒

新年到外家賀節見有瓦研十二字殘瓦也不以見贈又有郝蘭皋丈及先從祖姑婉佺安人所輯宋元明本

史書及　殿本廿四史內明監本多皆一一挖圖貼補精緻逐卷有校籤粘其上當年闔以七十金得自郝氏者得來卽置一篋中至今未一晾不准我繙

中間持古泉字畫求售者不一皆亂索厚值亦無一精物卻之

到煙台住二日得明拓孔宙碑一本漢官私印各一私印佳凡四界只有三字甚罕見用錢一千餘幾十文

在縣城得張刻玉篇廣均一函直二千先從祖雪舫解元公物在先尙書府得康熙年閩浙總督官封二告示一窗格間多張廷玉書將來揭取之此時介者不讓撕

也

中表羣姓以舊玉玦純墨色此眞玦半高半下不同今之班指余有二先一白此則一黑郎油泊村出土小節墨刀一齊刀五爲贈也

益州人來售古陶濰之杜估來售去古陶乃從益都人得太眞實損又知小汪家村出齊刀笵甚多近十年矣訪之得一完者眞是一正塼有痕無字浣女溪旁浣衣物也

二月間取道北上過黃縣見松溪新造大樓穿土所得隋大業年長樂鄉口口一器非土非石類白泥燒成佛

家幡蓋頂間物不可名又羅兩峰爲桂未谷所書說文統系圖原幅又元本吳中（書名忘之甚熟）陽城張古餘物見穆庵塼古印見舜齋齊三字刀文在背曲成瓦出書畫箱十許爲之辨別無虧蹟又所藏塼及古泉住四日贈我六字刀一見鞠彥雲墓志皇興二一象在丁五家未見得塼甚夥

過濰縣住四日徧訪賞鑒家在陳壽丈處三日書畫古器不具數見所藏朱子楚詞與協卿本裝潢皆同見南鄭麗珍所藏古泉古塼古印南鄭宋板四書閏壽丈稱之宋克槐堂故後家無長丁陳九蘭藏四朱及黃化種

類極多皆泉匯所未收陳小蘭以辦鹽下鄉桑梓之遺書畫一大宗未見閱有總目得一六字刀十五金又得高君二字極佳之大量幾專車今尚存西泉家得齊字塼二

過壽光謁倉頡墓又謁本生高祖妣母家李宗丞祠西泉即李氏裔壻閱其家有文與可大竹爲壽丈購去在濰所見即是李氏彫零尤甚

所得古匋泉笵專瓦不悉數幷漢印及錢止一齊刀奇到京僱車至陝西見蘇估得開皇銅碑巨直賒得之見小蘇估馬估（呈瑞）孫估（文山）所得零星不計十布將全

到城隍廟得明初印本元史殘本缺數十卷有太師英國公印章四明范氏印最佳極破（到川裱成巨冊）錢一千五百得元槧古今均會關三卷錢四百文先是京師徐估賫文有缺一卷本徐沒後止索十金貧無力取之爲錢笣仙購去自是思之先中丞舊藏一部亂後亦殘在七兄手屢索不與非好之也若湊合一氣便能重完自是恨之余有明刻完者一部亦難得極愛之此又多前一序張香濤錢笣仙本所未有也己卯由川回京過此肆得宋南雍大字明印本魏書北齊書北周書合以舊有之明庫冊紙元本隋書元本北史明播宋祕閣本大字晉書元大德本塗改稱乾道本之漢書慨然有集舊本全史之志惟總須編查裝潢不知何日得閒錢爲之也過華陰見漢石北周碑在長安得鐵大錢五十極大笵一造象二墓字瓦一過衮城見一路古塼在人家牆上不得取遇游匯東前輩北上屬代還蘇估銅碑錢又得一觶爲謝公子物告田二陽文

到川舍弟爲得宋相臣傳元本不全不知何人何時所刻川省無舊書得諸子鴻漢明人選本新城宗叔（舁官）四川見所藏字畫及漁洋遺蹟贈我以漁洋詩稿一紙寶之又池北偶談原稿十許葉裝之又知縣許緒家有

蔡友石所藏畫卷不少又一向子執旂

于飛卿大令已履宜賓任未見聞薛錦堂侍郎字畫書籍多歸之有聖宋文選紹熙公羊張伯顏文選餘記不晰襄陽令巢慶枌家有魏鶴山大全集宋刊足本又合州黃刺史號景周忘其名有宋南雍本十七史又好聚古泉眞贋參半有極大之大觀錢有漢與傳形錢有權錢古印等物于黃所收凡物眞贋相雜于有武鄉二字印碣爲蜀漢物朱肯夫學使案臨其處皆見之于以宋麻沙本左傳贈朱乃怡府物黃以顯德錢及別品贈朱時朱忙而余將行見左傳未見顯德錢也

有一老幕周姓自東而陝而川亡去數十年矣好聚古泉身後蕭條同鄉唐直牧爲余作緣以重直得其家古印古泉貨厯相閒譏瀚之得周鉥有象形花文又官印三尙新奇錢有太平百錢百字最奇淇瓜甕同年有此一品留傚我今乃歷之又知古譜所謂五銖稚錢乃蜀漢錢非梁造特行用至梁耳破此一疑自泉志以來所未有恨不能起子年竹朋兩丈一說之得川估才姓鐵錢無算且歸覓無奇品有選餘爲錢隱江大令磨出奇品二余未及并收之故也廖估自陝販得半兩十許千內選得一東周錢爲諸家藏東周一泉之冠生砂活翠

文字精完余以厚直得之謝估手得甄印合一對又瓶二皆奇古土綠甚堅瓶底厚至五寸

成都西關有萬佛寺故址忽出殘石佛象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無首或有首無身無一完者蜀碧所稱獻賊鑿去者也兩縣來報出凡百餘象大人命地方移送今小萬佛寺出資運完且盡鑿之命余兄弟監其事不用官家一文不募惟府署出貲私囊兩縣助止各二十千出私囊乃揀得有字殘象三一元嘉極大一開皇一無紀元又殘碑五七方不成文皆蘇石川石質本鬆此又似經火而復入土者須甚護惜由海船北上未知如何斤兩太重也西估寄來牙印二鉛泉印一涅金二中布第布一十布尙未全計缺序布若壯布則盤山李古農家爐餘物也別一種壽文夙見之六泉止缺壯泉閩又出盧布涅金二一歸謝公子一歸吳淸卿壯泉西估沈秃子有一枚售與陝官黃姓此泉眞者唯鮑丈有

辛巳年八月由川北上回京館試到陝西初見楊估實齋爲陝巨指矣先是過寶雞渡河禱於寶雞祠陳寶之神願得古器門未啟叩於外到長安得楊估彝一中有犧形尤佳方鼎一小鼎一甗一小蘇估劍一當爲天下第一鳥形陽文篆如花如字字下又有花鋒如新馬氏

殷當瓦一古泉古印不具數陳寶之神所祐也望空謝之楊估爲淸卿寄古泉百餘方佳者縣纍與定寶鈔銅板乃絕品馬估得於河南府李姓者聞又有文選銅板一葉不知何物何歸

到城隍廟得元諸路本每頁有某路某學字樣殘本北史與前黑口元本不同愛之錢四百得尤西堂王山史劉文正畢秋帆字條前年所得元本豫章別集王梅溪集明本亦在此肆黃殘裝之王全不足奇見同鄉趙令民大令出所得　世祖賜某侍郎御筆畫一幅手如新又劉公配所記肅刻閣帖七冊非世閒所有

見毛子靜李雲生毛出所得十年宅陽一劍見示極佳此與古鈢古匋古幣皆同時壽丈知之蘇估言有唐墓志五六價廉而不能購且不便車行李說一候補人某藏有唐志五十餘種不過數金一石余亦好之不能購且萬不能輦致京師須數十大車也皇甫驎一志在內此魏志也毛李同說謝家一敦已攜入京師尙有一底蓋全者在候補官韓家韓乃芝孫本家有物許多又扶風令孫氏有一敦字極多未多拓本另一器也陜西銅泉范泥范之精者不暇收太多也又一寓公某家有一大壺字在口謝估在川曾言之此行送女又將冬令行

囊不給又怱怱數日便去不及物色然天下之地青齊一帶河陜至漢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過輒流連不忍去東坡說岐山風物慙此語乃皮相耳東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纏十萬哉若有之決不上揚州得泥封載國大行印文一可補漢志及各家收藏之缺得執法護共印五字一皆舊譜所無餘不數

過廣元見金輪石象唐武后也過馬嵬忽夢太眞黃病高顴以青巾扎額侍者內官黑蟒與人間所傳異此夢語然甚眞切

過河南府有方估言李紳家有書廿箱字畫廿箱一氣

出售此則耳媒之矣得一玉含蟬與漢印二盧陘豐京貨鋪前老灘之王估（叔文）無一物攜來一鼎新出六七字皆剔壞不准拓索價二百金過龍門兩山夾水即石鑿佛凡億萬身文字纍纍觸所見拓本萬分之一耳入目即一延昌像記向無人拓於是望洋而歎安得挾之以來

到陳州時丁少山爲仲飴親家校刻子苾丈攗古錄見吳氏裝冊款識及宋元人扎及他書畫皆精絕嫁事畢將去與少山及家兄知仲謁太昊陵百年前先太常祭告奉使之地也多古專

此次過陜從孫估手恰得序布直甚廉十布全至此蓄志二十年惟有弍精有極漫者然皆眞品也

此中如在川所得漢殘錢枚旁綴畫象若武梁祠者唐小銅碑及西番觀音兕銅飾費西墉出使琉球得佳紙阮文達刻玉識初成印以此紙復贈費西墉本皆劇品不具數

山東專匋多陜西銅器多書亦多不及細檢河南特怱怱一過耳四川止蜀錢宋錢錢多明刻書亦常有之之罘一山遙遙在目刻刻在心

此中所言各物書爲詳然卷第缺數亦記不清怱怱到

此不及三月日日作千蔣字書諸物堆積尚未發篋故記者便說之耳

師舟行閩來請以草紙批答之交小吏亦釘爲一本寄之何如到家事大且煩便不及此或日後廬中批寄之亦以所見開示之不敢上擬論孟亦河汾中說也使後百餘年好古者得之當奉爲劇蹟未悉吾師以爲然否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七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八

福山王懿榮書

吳興劉承幹編

漢石存目

字存

羣臣上壽刻石（篆書）（趙廿年八月丙寅　劉位坦考爲文帝後元六年）

（直隸永年西南七十里婁山）

魯卅四年刻石（八分書　五鳳二年六月四日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麃孝禹刻石（八分書　河平三年八月丁亥　山東泗水今藏歷城李氏園）

甘泉山刻石殘字（篆書　三石）（江藩考爲江都厲王胥塚石　江蘇揚州府學壁）

東安王欽元題名（八分書　秀畫鳳皇　山東沂水西南鮑家宅山）

祝其卿墳壇刻字（篆書　居攝二年二月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廡）

上谷府卿墳壇刻石（篆書　居攝二年二月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廡）

附萊子侯刻石（八分書　新莽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　山東鄒縣孟廟）

侍御史李業闕（八分書）

（四川梓潼西五里）

三老諱字忌日記（八分書　無年月　有建武十七年及廿八年字姑附此）

（浙江餘姚客星山周氏）

開通褒斜刻石（八分書　永平六年　陝西褒城石門）

昆弟六人買山地記（八分書　建初元年　浙江會稽跳山摩崖）

司馬長元石門刻字（八分書　建初六年十月三日　二石柱　山東文登）

南武陽平邑皇聖卿石闕題字（八分書　元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　此西闕）

（山東費縣平邑集）

南武陽功曹卿闕文學掾平邑口郎石闕題字（八分書　章和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此南闕　山東費縣平邑集）

石闕題字（八分書　有口王信夫孺子三榜　此東闕　山東費縣平邑集）

永元食堂記（八分書　永元八年二月十日戊戌　山東魚臺馬氏）

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闕殘字（八分書　四川新都北十二里）

陽三老石堂記（八分書　延平元年十二月甲辰朔十四日　山東曲阜）

祀三公山碑（隸書　口初四年　翁方綱考爲元初　直隸元氏紫山書院）

中嶽泰室陽城口口西石闕題記（篆額陽文　八分書　元初五年四月）

（河南登封八里中嶽廟前）

少室神道西闕銘並題名（篆書有額　延光二年三月三日）

（河南登封西十里邢家鋪西南）

東闕江孟等題名（八分書　同上）

西闕下伊字（篆書　同上）

開母廟西石闕銘並題名（篆書　延光二年　河南登封北十里崇福觀）

潁川太守陽口奉室闕銘（隸書　延光四年三月　河南登封）

中嶽廟前石人頂上馬字（八分書　河南登封）

延光殘碑（八分書　延光四年六月三十日庚戌　山東諸城縣署）

孝堂山石室畫象邵善君題字（八分書　永建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食堂畫象題字（八分書 永建五年二月廿二日 山東肥城西北六十里）

陽嘉等字殘石（八分書 陽嘉□□ 同上）

殘石陰（八分書 故吏焦蒙等題名 山東曲阜歸山東海豐吳氏）

敦煌太守裴岑立海祠刻石（八分書 永和二年八月 甘肅鎮西廳關帝廟）

沙南侯獲殘刻（八分書 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

碑側（八分書 □君□字仲云云凡三行可辨者僅九字 甘肅鎮西廳煥彩溝道旁）

孝子徐□造石羊題字（八分書 永和五年九月六日 山東沂州）

會仙友題字（八分書 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 四川簡州逍遙山洞）

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篆額 八分書 漢安二年八月）

碑陰（八分書 故中部督郵都昌羽忠字定公等題名四列各十八行 山東濟寧州學戟門東側）

宋伯望石刻（八分書 漢安三年二月戊辰朔三日 四面刻 山東莒州）

三公山神碑（篆額 八分書 □初元年二月丁巳朔八日 俗名無極山碑）

碑陰（八分書 額同 有丁巳朔十□日癸酉語 臣許臣防等奏記 直隸元氏紫山書院）

文叔陽食堂畫象題字（八分書 建康元年八月乙丑朔十九日丁未 山東魚臺）

敦煌長史武斑碑（額陽刻並八分書 建和元年二月二十三日 碑陰後人刻武氏碑三字 山東嘉祥）

武氏石闕記（八分書 建和元年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 上截有畫象 山東嘉祥武氏祠）

故司隸校尉楗爲楊君頌（有額並八分書 建和二年十一月上旬 陝西褒城東北五里石門）

孔廟置百石卒史碑（八分書 永興元年六月十八日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宛令益州刺史李□字孟初神祠碑（八分書 永興二年六月十日 河南安陽）

孔謙碣（八分書 永興二年七月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孔君墓碣（額八分書 永壽元年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右扶風丞楗爲武陽李□表（八分書 永壽元年 額存一表字 陝西褒城北石門）

永壽殘石（八分書 永壽元年 山東滕縣高氏）

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八分書 永壽二年霜月之靈皇極之月）

碑陰（八分書 曲成侯王暠二百等題名三列每列十七行 有熹平三年項伯修題名徵細不易辨）

碑兩側（八分書 右側人名四列每列四行左側人名三列每列四行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刻石（八分書 永壽四年八月十二日乙酉 旁有京兆長安）

淳于伯□作此頌字三行 新疆拜城縣賽木里山

郎中鄭固碑（篆額 八分書 延熹元年四月十九日 山東濟寧州學戟門西）

又殘石（八分書 山東濟寧州學明倫堂）

倉頡廟碑（八分書 延熹五年正月）

碑額穿右題字（八分書 熹平六年五月平陵衛□升題名）

碑陰（八分書 尹碩字忠明等題名尹碩名大字在上其下爲小字題名二列）

碑兩側（八分書 右側前記事後題名共四列左側人名三列 陝西白水東北史官村北廟內）

封龍山頌 八分書 延熹七年 直隸元氏紫山書院

泰山都尉孔宙碑 篆額八分書 延熹七年□月戊□

碑陰 篆額八分書 門人鉅鹿廮陶張雲字子平等題名共三列每列二十一行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

史晨饗孔廟後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五月 山東城武學

衛尉卿衡方碑 額陽文俱八分書 建寧元年九月十七日

碑陰 八分書 □□□南郡等題名一列可辨者二十餘行 山東汶上西南郭家樓前

史晨祀孔子奏銘 八分書 建寧二年三月七日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 甘肅成縣魚竅峽摩崖

頌後扶風呂國等十二人題名 八分書 西狹頌之後

惠安西表題字 篆書 西狹頌左近

五瑞圖題字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月 西狹頌之前

博陵太守孔彪碑 篆額八分書 建寧四年七月

碑陰 八分書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題名十三行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

沇州刺史楊叔恭殘碑 八分書 七月六日甲子造 馬氏考爲建寧四年

碑陰 八分書 □□仲盛等題名二列存十二行

碑側 八分書 [illegible]伯友等題名四行 山東鉅野書藏魚臺馬氏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額在首行俱八分書 建寧五年二月十八日

陝西略陽西北置口村南

沙南侯獲刻石陰面殘字 八分 建寧 甘肅鎮西廳

執金吾丞武榮碑 額陽文俱八分書 無年月考爲建寧中 山東濟寧州學戟門西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八分書 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 陝西褒城斜谷

司隸校尉魯峻碑 額俱八分書 熹平二年四月□子

碑陰 八分書 故吏河內夏管懿幼達千等人名二列每列二十一行 山東濟寧州學戟門東

熹平殘碑 八分書 熹平二年十一月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武都太守耿勳碑 八分書 熹平三年四月廿二日 陝西褒城

循吏故聞熹長韓仁銘 篆額八分書 熹平四年十一月廿二日

河南滎陽縣署東角門

崇高山請雨銘 八分書 熹平四年 河南登封偶母闕下

豫州從事尹宙銘 篆額存二字八分書 熹平六年四月 河南鄢陵學

三公之碑 篆額八分書 光和四年閏月二日 額右有曰封龍君左曰靈山君並八分書

碑側 八分書 處士房子孟□卿憲名闕行末行全漫 直隸元氏紫山書院

校官之碑 額俱八分書 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陰刻元單禧釋文 江蘇溧陽學

劉梁碑殘 八分書 存春秋博覽及羽之餘分云去 行二石者爲劉公幹之祖劉梁碑

碑側 八分書 歲在辛酉三月十五安陽金石志考爲光和四年 河南安陽學

白石神君碑 篆額陽文八分書 光和六年 後有燕元璽三年題字

碑陰 八分書 上截主簿□音叔道等題名二列下截一列楷書爲後人題名 直隸元氏學

郃陽令曹全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十月

碑陰 八分書 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才二百等題名凡五列每列自四行至二十六行不等

蕩陰令張遷表頌篆額八分書　中平三年二月上旬　陝西郃陽學

碑陰八分書　山東東平州學明倫堂

尉氏令鄭季宣碑（篆額八分書　年月泐隸額作中平三年四月辛酉）

碑陰（篆額八分書　二字殘泐甚）題名存第一列及二列之首一　山東濟寧州學戟門東

黃腸石題字　八分書　口平三年　百卌三云云

嚴季男刻石　八分書　建安六年八月乙丑朔廿一日　四川綦江令移成都

巴郡太守樊敏碑（篆額八分書　碑陰有宋人跋二則）建安十年三月上旬

益州太守高頤碑　八分書　建安十四年　四川盧山南七里

碑陰八分書　四川雅安東二十里

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吏舉孝廉諸部從事高頤東闕　八分書　四川雅安東二十里

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君字貫光闕　八分書

闕旁橫列題字　八分書　文同上　四川雅安東二十里

豫州從事孔褒碑　額俱八分書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

魯相謁孔廟殘碑　八分書

碑陰八分書（皆出泉人名上截泐甚下一列尚可辨　碑側刻題名四行年月泐殆出唐宋人）　孔廟同文門東

仙人唐公房碑　篆額八分書

碑陰（八分書　故江陽守長成固楊晏字仲平等題　名十五行　陝西城固）

光祿勳劉曜碑殘石　八分書　山東東平州學

楊君銘殘石　八分書　僅存碑額五字

碑陰（八分書　議口及孝廉等題名一列但人名全　泐　四川榮經）

孟璇殘碑　八分書　無年月　存下截太半　雲南昭通鳳池書院

謁者北屯司馬沈君神道右闕　八分書　四川渠縣

新豐令交阯都尉沈君神道左闕　八分書　四川渠縣

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馮煥神道闕　八分書

隸釋馮煥碑乃永寧二年立闕殆同時作　四川渠縣東九十里

琴亭國李夫人墓門刻字　八分書　旁畫一鹿　山東蓬萊張氏

益州牧楊宗闕　八分書　四川夾江東十里

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殘字　八分書　今但存上庸長三字　四川德陽黃許鎮

石牆村刻石　八分書　山東鄒縣孟廟

殘碑陰口口門掾夏侯等題名（八分書　碑陽略有　字迹已不可辨　俗）

呼竹葉碑　今礎分裂爲四　山東曲阜顏氏樂圃

正直等字殘石　八分書　河南安陽學

徽遺孤等字殘石　八分書　同上

殘碑陰民故武都太守等題名　八分書　陝西華陰學

愼君等字殘石　八分書　四川灌縣青城山移成都試院

爵千二字殘石（八分書） 山東濰縣陳氏

貸用等字殘石（八分書　存六字） 同上

殘碑陰故吏王叔等題名（八分書　存五行） 近出河南

十月降命等字殘石（八分書）

蘭臺令史等字殘碑（篆書） 山東青州

朱君長題字（八分書） 山東濟寧兩城山移濟寧州學

魯王墓石人題字（篆書　府門之卒） 山東曲阜學內矍相圃

又（篆書　樂安太守麃君亭長　已折為二） 同上

殷比干墓題字（八分書） 河南汲縣

梧臺里石社碑額（篆書　陰及兩側有畫象） 山東臨淄

雒陽中東門外劉漢作石師子題字（八分書） 山東□□縣署前

琅邪相劉君殘墓表（篆書　尹彭壽考為劉衡兄） 山東濟南

高麗平山君祠刻石（八分書　□和□年四月戊午） 高麗平安道龍岡郡

畫存

沂水鳳皇畫象（二石　均有題字一署鳳皇一東安王欽元題名） 山東沂水西南鮑家山

南武陽西石闕畫象（元和元年　四面有畫象題字在南面其東北二面已泐） 山東費縣平邑集

南武陽南石闕畫象（章和元年　四面皆有畫象題字在西面） 同上

東石闕畫象（有題字三榜在西面　四面皆有畫象） 同上

永元食堂畫象石（永元八年二月戊戌記　石裂為二） 山東魚臺馬氏

王稚子闕畫象 四川新都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

嵩山泰室東闕畫象（無題字　畫象可辨者五石三石在南面二石在北面） 河南登封

西闕畫象（銘文二段一在南面有額一在北面　畫象可辨者二石南面一北面一又一石不知在何闕） 同上

嵩山少室東闕畫象（江孟等題名在北面　畫象可辨者六石南面二北面三西側一）

西闕畫象（額字在北面銘文及題名在南面及西側　畫象可辨者五石北面二南面二側一又有二石不知在何闕何方面） 河南登封

嵩山開母廟西闕畫象（銘文及請雨銘在北面及東側　畫象可辨者四石北面一南面二東側一）

東闕畫象（無題字　畫象可辨者八石南面四北面三西側一又一石不知在何闕何面） 河南登封

郭巨石室畫象（有漢人題字者四石第三石有胡王及永康元年泰山高令頭題字第六石有安吉及永建四年邳許若題名第七石有相及成王共三字第十石有大王車三字其他諸石間有六朝人題字及後世刻字細微不可見者居多十石外尚有石梁一二面刻一刻日月星一刻二龍又有長方石一刻花葉前人未箸錄） 山東肥城孝堂山

食堂畫象（永建五年　畫象一） 山東濟寧兩城山移置州學

朱鮪石室畫象二十石（惟二石有題字一存朱長舒口口一但存朱字山左金石志云尚存十餘字今並泐矣）　山東金鄉城西三里石室

文叔陽食堂畫象　建康元年（畫象在題字之前）　藏山東魚臺馬氏

武氏東石闕畫象（北面中截側有字迹已泐盡西面後入刻武氏祠三字於畫象上闕左右有兩翼石高約當闕之過半闕南北西三面皆有畫象翼石南北東三面亦然）

西石闕畫象（北面刻下截列建和元年銘東面亦後入刻武氏祠三字闕南北東三面皆有畫象翼石南北西三面亦然）　山東嘉祥武氏祠

西闕旁小石（三面均有畫象）

武梁祠畫象三石（均有八分書題字第一石第二列題字十榜第三列題字五榜第四列題字十榜第二石第二列題字十三榜第三列題字十榜第四列題字十榜第三石第二列題字九榜第三列題字十二榜第四列題字四榜）　山東嘉祥武氏祠

前石室畫象十五石（有題字者十二石內第二石題字四榜第三石題字三榜第四石題字五榜第五石題字七榜第六石題字七榜第七石題字十九榜第八石題字五榜第九石題字四榜第十石題字三榜第十一石題字四榜第十二石題字二榜第十三石題字一榜）

後石室畫象十石　無題字　同上

左石室畫象十石（第一石有題字九榜餘石均無題字）　同上

祥瑞圖三石（均有題字第一石題字十六榜第二石題字二十三榜第三石後出土題字六榜）

又以上諸石次第先後乃照金石萃編錄之（其石上所刻次第略殊）

又祥瑞圖殘石（存一馬有題字二行但有此字及金字可識餘僅存半字）　揚州阮氏積古齋

孔子見老子畫象（題字三榜）　原在武氏祠今移濟寧州學

武氏祠東北墓間畫象一石（題字一榜已泐但也字可辨）　山東嘉祥武宅山

嘉祥劉村洪福院畫象一石（有題字三榜曰成王周公魯公）　山東福山王氏藏

焦城村畫象四石（二石有題字一曰周公一曰此齋王也他二石無字）

隋家莊畫象二石　無題字　山東嘉祥關廟

華林村畫象二石　無題字　山東嘉祥

紙房集壁間畫象二石　無題字　山東嘉祥

湯陰山道旁畫象一石　無題字　同上

縣署東高氏門前畫象一石　無題字　同上

嘉祥畫象一石（有題字三榜曰鞠騎四人曰騎倉頭曰輔車）　藏吳縣潘氏

又一石（有題字二榜一曰騎亭長門下功曹他一榜漫滅）　福山王氏舊藏

兩城山畫象二十七石（無題字阮氏山左金石志載十六石云無題字）　山東濟寧

晉陽山慈雲寺畫象五石　無題字　同上

普照寺畫象一石　無題字　同上

李家樓畫象二石　無題字　同上

伏羲陵畫象一石　無題字　山東魚臺

周公廟畫象一石　題周公二字似後人所刻（此石今尚在周公廟殿後頹垣上山左金石志謂移顏氏學當時殆已令而未行也）　山東曲阜

聖廟畫象三石　無題字（不知何時從何處移入予曾摩挲其下未見拓本）　同上

衍聖公府後門畫象一石　無題記　同上

顏氏樂圃畫象二石　一石有楚□□平及諸從官共七字他一石無（此象先在曲阜楊店東嶽廟其無字一石初藏兗州劉氏）　同上

成王畫象一石　題字一榜曰成王　山東曲阜歸福山王氏

西鄉關廟畫象四石　無題字　山東汶上

南門城垣畫象二石　無題字　同上

城南十五里石橋畫象四石　無題字　同上

城東十八里石橋畫象七石　無題字　同上

殘畫象　題字存更封二字　山東兗州歸漢軍許氏

師曠墓畫象四石　無題字　山東新泰城東墓前

角樓村畫象三石　無題字　山東益都

君車等字畫象一石二面刻（其一面有字五榜曰門下小史曰鈴下曰君車曰主簿曰門下書佐他一面無字）　山東臨淄歸濰縣陳氏

伏生授經畫象一石　無題字　山東蘭山石犨祠

八角墓石室畫象一石　無題字　山東沂水袁家城子南

交良村殘畫象一石　無題字　山東沂水黃氏

琴亭李夫人靈第之門畫象一石　有題字　山東蓬萊張氏

泊干村西山墓闕畫象一石　無題字　山東蓬萊

朱公鋪村南畫象大小三石　無題字　山東費縣

洙龍橋畫象三石　無題字　山東郯城

無染院畫象一石　無題字　山東寧海州

成王畫象一石　有題字已漫漶　山東歷城西關外十王殿

州署畫象一石　無題字　山東東平

州學畫象一石　無題字　同上

周穆王見西王母等畫象八石　第□石有題字　山東□□

射陽畫象一石二面刻（其一面有字三榜曰弟子曰孔子曰老子）

江都汪氏舊藏今在江蘇寶應畫川書院

夏鎮畫象二石　江蘇沛縣

高頤東闕畫象三石

西闕畫象二十五石

西闕右側小闕畫象十一石　四川雅安

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畫象二石　四川德陽

交阯都尉沈府君神道左闕畫象（在闕側龍銜環形）　四川渠縣

北屯司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右闕畫象　同上　同上

丁房闕畫象二石　四川忠州

澠池五瑞圖（摩崖　有題字）　甘肅成縣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八

茂州書屋
新埶一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序

昔康熙朝桐川俞氏選宋明以來制藝百二十家乾隆初桐城方氏奉
敕定有明及
國朝四書文二百七十九家綜其與俞選相種複者大都三百二十家而已由乾隆至今蓋百六十年其間以制藝名者殆不過二十家國家懸功令以取士羣天下之士咸耗其精神才力以應國家之求而卓然能成一家之言者所獲止此何其艱也夫事至耗其精神才力以爲之又其事至於終身不已宜無不極久遠之慮圖不朽之業而士又懼戾於有司之繩墨以不得速化致

通顯於是權度榮悴校量緩急不得不急一日可覬之榮而姑緩有待於百年之悴程聲揣色俛仰中節不恥不通而恥逢時之不工不病不學而病得氣之不夙朝三而暮四前于而後喁浮靡者爲之也而魁儒亦假塗焉壯盛者爲之也而老死無所悔焉蓋風俗成而人心安之人心安而士氣因之積弊沈痼非一朝夕之故也烏程劉紫回水部豐財而嗜學鄙富人之暗通聲氣賓緣科第以爲階者自其少時刻意於制藝之文而於有司之繩墨當世之風向有向而無背有逆而無距程聲揣色若權遇物亦積十餘年之功然而屢試屢蹶於有司曾無豪髮之效以償其勞苦也豈其操術之不工抑亦昌黎所云是有命也不可強而致夫命誠不可強矣而天下之士猶儌儌焉喪其可以自立之資雖以紫回之富無所藉於區區之科第而亦捐棄一切以徇之豈不甚哉紫回既卒其弟澂如同歲輯其遺稿數百首屬遴其尤而論次之蓋將以慰紫回地下無窮之憾而余亦以重澂如篤愛手足之懃校錄既竟爲序而歸之通州張謇

烏程劉紫回水部家傳

江陰繆荃孫

君諱安瀾字紫回姓劉氏先世由上虞遷烏程之南潯遂爲烏程人曾祖諱元吉祖諱煥章尙義好施與鄉里稱善人父諱鏞候選員外郎贈光祿大夫四子君其長也幼時避亂海上年十四旋里奮志讀書卓然思與古人抗衡越二歲赴童子試受知於丁濂甫宗師補博士弟子員自是益自刻厲於書無所不讀廢寢忘餐一意著述猶以兩親在堂勉力於科舉文字以期獲儁而娛親心光緒己卯例就郎中籤分工部虞衡司行走君意氣軒爽負不可一世之概而虛衷求益樂與當代名士游若嘉定徐相國及其姪季和侍郎嘉興許文肅公同鄉馮修盦閣學會稽陶子珍秀水朱詠裳兩太史仁和許石卿太守研摧問學幾無虛日所詣遂日進也君嘗謂　國朝學術遠邁前古卽詩家者流有謂不及前明者然　國初至雍乾風氣未漓不乏成家之作卽三家詩出以後亦有不隨流俗卓然獨立可抗古人者不有以最錄之抉擇之時有文采磨滅之虞而虞山之吾炙漁洋之感舊其年之篋衍僅錄師友賛撰沈歸愚之別裁王德夫之詩傳略爲博大亦均止於乾嘉時未爲完備若熙朝雅頌江蘇詩徵檇李詩繫之類更囿於一隅矣於是博徵羣籍託始順治下訖咸同手輯　國朝詩萃一書於諸大家略加芟擇而尤於高人逸士堙晦無聞者以網羅爲職志瞑鈔晰寫歷有年載期以成有清一代之詩史其間考訂精審小傳表章作者仕履兼及逸事與郭于宮之全金詩顧俠君之元詩選可與並論已復應京兆秋試又不售乙酉再試南闈與弟澄如同寓杭垣未及入闈驟患白痧不數日歿於旅寓年甫二十有九臨沒深以詩萃屬草盈篋爲一生心力所聚未及寫定屬後人俾完厥志同時學人無不惜之君無子以弟澄如長子承幹爲子年甫四齡君生時所最愛者承幹旣長紹君書香有聲庠序間亦善交當世名流歲庚戌捐助湖北水災振欵由護理鄂督楊制軍奏建樂善好施坊今上踐阼薄海內外俱蒙渥澤承幹爲君請一品封典誥贈榮祿大夫君少好爲文有所造作而老於斯事者咸斂手讚服原稿三百篇與所爲詩古文辭則於乙未冬燬於火今所刻葭洲書屋遺稿由弟澄如默錄所記存此鱗羽澄如嘗就正於山陰傅子蒓太守大加賛賞謂眞樸雄健純似古文非尋行數墨者可比宜其與時乖午屢見擯斥太守爲時文大家蓋所以惋悼之者至矣詩萃一書手錄淸本校補板行庶完君未完之志而名山不朽之業亦在於斯庶足慰君於九原已（荃孫）耳熟君之懿行覩承幹之勤學好客可以見貽謀之善而

世澤之延長矣

論曰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君篤學尙志旣嗇其遇又不永年可謂窮矣然而澤及災黎福貽後嗣等身著作有子完之於三不朽之中卓然有以自見嗚呼所以償君之素志而知爲善者不必徼後福而令名要足以無窮也庶有聞風興起者歟

葭洲書屋遺稿目錄

有所好樂　四句

天地之大也　兩句

子曰學而章

子曰殷因　一節

可使治其賦也

子曰從我　兩節

焉用殺

古之學者爲己

君子疾沒　稱焉

立則見其　衡也

嘔飛廉於　一句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葭洲書屋遺稿

吳興叢書

烏程劉安瀾著　同懷弟錦藻編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有心不能無忻戚滯於所者偏矣蓋好樂憂患不能禁其不有然有而不察弊正與忿懥恐懼同正心者審旃且境之所順而心亦順境之所逆而心亦逆則因心以付何難與境相忘所慮者始則心爲境紛而悲愉逾乎常度繼且境由心造而喜戚搆於無形紛心之順境逆境有窮心造之順境逆境無窮以境累心實以心累心幾乎天下無非順境目前無非逆境已心以忿懥恐懼而失正夫善怒者必輕喜積畏者必工愁雖然喜與愁亦何常之有經生澹泊寡營奚至移情於外物然而襟期坦蕩得天厚者趣自長蓀蘭奇纏綣之懷山水結知仁之契有心人何事高言清靜矣儒者影衾無愧詎致貽疚於隱衷然而智慮專精見道深者神愈密臨履惕冰淵之戒飲食防獄訟之端操心者所以極存疢疾矣以心用好樂憂患則可以心爲好樂憂患用則不可吾謂其爲心累有異於忿懥恐懼者有甚於忿懥恐懼者大抵攖心之故唯賦於天者爲難除意氣之矜張神明之失措只因一時感觸而生其根株尙淺也若好樂憂患根株殆天賦矣大欲與有生俱來雖間出人豪不無嗜好墮地卽號咷不已知人生世上大抵艱難正心者

乃不思拔其根株乎係戀太深且消磨壯歲方剛之氣牢愁莫釋益足長臨時退葸之情而流弊伊何底已抑凡攖心之端唯溺於內者爲莫解恃才而忤物遇變而失常莫非外境艱危所致故痼蔽未深也至好樂憂患痼蔽自內成矣讀書唯紛華是尙卽琴耽瑟好亦耗精神處世而顧慮太多卽地厚天高亦虞傾陷正心者亦謀開其痼蔽乎玩物喪志不如任性者猶負君子之名積愼生疑且羡畏事者尙有片時之適而痼蔽從此深矣嗟乎此非好樂憂患之咎而有所好樂憂患之咎也而謂心尙得其正乎必謂好樂憂患不可有何以風詩編次不刪鐘鼓之詞易象觀摩首儆冰霜之漸顧此心要不可偏於有耳夫十載讀書何必無鍾情之處一朝懲忿亦時存慮遠之思然感而應焉則得惑而溺焉安望其得乎窮其好樂憂患之沈迷初不知慕兩廡之馨香計千秋之得失大半志氣昏沈於酒色匱乏計較於米鹽在中材所不屑好樂不屑憂患者亦膠結於心而無時渙釋橫決大可虞也何如先愼於未發哉必謂好樂憂患不妨有則是人貴適志抑畏反近於拘迂世盡危途跼蹐轉增於閱歷恐其心已不免泥於所耳夫斗室寫琴書之韻情以暢而不流清夜焚省過之香慮以精而得止蓋協於中則正過其則爲能謂之正乎推其好樂憂患之流弊姑無論綺語已墮聰明之障夢寐猶

聞愁歎之聲甚至酖毒且誤爲晏安絲竹不足以陶寫在尋常所憂患者而好樂所好樂者而憂患極顚倒於心而莫解由來流連多不返也誰能力制於旣形哉

體會俗情發撝名理無一支詞無一障語塙合指點下學神情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有大於天地者天地若失其大矣夫大如天地人尊之則不敢憾親之則不忍憾而猶未免於有人其如天地何天地亦如人何且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此其道無從索解於天地卽從而索解天地

且有不堪自解之故而惟以解不解聽之人正無事爲尊且親者諱也不知不能思人且有所憾然則必大如天地人始可釋然無所慊乎夫大至天地而極人爲天地所生其未易外天地之大以爲大明矣輕淸者上浮重濁者下凝兩間本極淸甯未免摶土成形之多事顧位上位下賴有人以支拄古今長此大澤礨空安見光明之宇宙特必作文以問其宇宙之何爲天地亦立窮所對也高不敢不跼厚不敢不蹐功過强分成格豈眞神明據事而細書顧乾成坤成卒無人不講明陰騭相率冥行妄作早淪世界於滄桑特必據理以推其滄桑之何時天地亦不容自主也大則大矣天地惟大故生人亦惟生人故不免有所憾耳皇如春帝如夏王如秋霸如冬世運凡幾變矣變卽其可憾者也假令億萬載相承一姓雖輟耕梟桀何敢倚隴睥睨悵望風雲乃天地戾氣特鍾蚩尤大啟刀兵之劫從此神器每歸有力弔伐不過美名塗炭轉成實禍矣人或憾天地之有權而天地何嘗有權蓋道旣分一體以爲天地天地且與人同落形氣之中治亂亦適乘其運焉耳缺於南陷於北旋於左轉於右坤輿亦紛更矣更卽其可憾者也假令大九州同隸共球雖竆髮陋儒方得詢職方而指陳海國乃天地奇災忽鑿洪水盡分夷夏之防竟似稗瀛自古不通一丸之泥未塞萬人之骨已枯矣人或憾天

地之無情而天地並非無情蓋道旣洩餘氣以爲天地天地且與人同受運數之宰中外亦各因其時焉耳其憾也正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大必有所知福善禍淫此天地之可知者也然而求福反禍求禍反福冥漠半顚倒而無憑顏淵何夭盜跖何壽原思何貧慶封何富將謂報在將來乎而茫茫者無足深信就令足以深信而及其身已飽享庸福於儻來可知不可知天地亦無從誘咎而初非憾者之初也大必有所能栽培傾覆此天地之所能者也然而培者反傾傾者反培陰陽每橫施其沴鷹鸇何飽鸞鳳何飢蕭艾何榮芝蘭何萎將謂事出偶然乎而憤憤者已覺不平就令靡所不平而偶

然者已空費化工之雨露有能有不能天地亦付之無心而不計憾者之偏也自來造物無不好生何以林鶴梁鶩海內每多鰥曠則夫婦憾之矣不但此也侏儒陋俗天地每有倒置之時而陰尊陽卑徒退聽於無可如何之勢無時艱而扼腕天地亦虛擁其大而已自來盛世必無厄運何以堯潦湯旱和甘不應昌期則聖人憾之矣不但此也混沌不分天地將與氣數同盡而子開丑闢且授權於不知何許之人讀經世之遺編天地亦無奈此憾而已天大地大夫豈若道之大哉

郭子序莊子有云其言宏綽其旨元眇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猶足曠然

有自得之懷讀此文作如是觀　講用莊語亦天造地設

子曰（學而章）

羣言淆亂質諸聖記聖言以明道統也夫春秋有孔子萬世師表也論語首記其言此之謂至聖此之謂至言今者去孔子遠矣而讀其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輒低徊留之不能去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雖然聖不自聖聖亦不遠聖謂予不信請觀論語首章所記聖人之言今夫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成然則孔子豈不道冠古今也哉古無傳道之說君吝臣儆依然授受於同堂自世運降而君德衰一脈旁延遂以韋布紹帝王之統古無立教之書家塾黨庠舉足發明夫經訓自異說鳴而師道垂百家既雜用以儒生廣賢聖之傳烏虖孔子往矣所不與俱往者賴有其言在耳孔子本心得以立言而挈領提綱足當著書之自敘孔子依六經以垂教而開宗明義實集吾道之大成起匹夫而足師百世聞者莫不驚爲創而孔子則非創也五百歲氣吐麟虹遂大破明禋之成格率弟子亨太牢之祀以陪臣下天子之拜此亦稽古之榮矣就令爲公爲王後代特隆其追贈終不若子字之尊且親執半部而足定天下言者誠不免於誇而子言則非

誇也二十篇用兼家國但能求宰相於讀書其理如日月之中天其氣如江河之行地此亦不朽之業矣就令爲齊爲魯後人聚訟而異詞要無非子言所分爲授大抵言以傳聞而失實譏三易之同異爭尚書之古今此校之所以成讐也若子則自道生平不襲前人之陳說故僞家語顯然依託大率掇拾殘賸之文抑凡言以證明而詮詳文與義別其派箋與疏殊其名此作之所以待述也若子則偶編語錄無煩他說之詮詳故聖證論無與高深不過稗對流傳之製或謂有子曾子子概稱自門人顧連姓則分有專屬稱子則名始同尊或謂歎曰笑曰曰亦略有區別領言者初無成心記者乃分體

例夫後儒立說止論當時而子曰兼綜往古以子曰貫之已槩括易象詩書禮樂春秋之粹詣自鑄偉詞抑世俗遺書獨詳自著而子且雜記及門以子曰賅之並甄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兼長同留傳作前乎子者有言矣諏律稽經言自美而且富得子曰以加揚搉而夏渾商灝周噩所譔述各匯合爲泗水源流是以神聖有遺文若有待筆削於素王此篇始成定本後乎子者有言矣說鈐書肆言每駁而不純有子曰以示準繩而齊物爲我兼愛之異端或雲擾於尼山日月是以周衰無異喙不敢背禮天之木鐸並時別勒寓言吁衰鳳兩歌修士飽歷窮途之況味而開卷卽明宗旨可知文未喪天猶龍一歎彼氏偶借吾黨之齒芬而傳心不墮旁門誰謂道將墜地說者謂說命始言學然語焉不詳不如論語言學之朔實宜乎孔子爲萬世學者之祖云

鎔經鑄史藻燿高翔佳在處處是開卷子曰無一語可移掇他處洵爲才大心細之作　講用史公贊語講下用元始祖祭文可謂文本天成妙手偶得

子曰殷因於夏禮　一節

以禮定世變而不變也今天下泥於因矣而孰知禮固有所損益者在三代如此於百世乎何疑且聖人以世變而作春秋筆削之際法夏承殷新周故宋蓋卽說夏禮言殷禮學周禮之深衷所寄也夫使後世之變非前

代之所經前代之經非後世之所宜將古今不能以一日治恐三代之成法埽地以盡卽孔子之春秋亦於禮無關而一無所濟於世也夫豈其然昔子張十世之問當在春秋告成之時今夫春秋者史也實禮也尋其例以隱桓爲傳聞之世僖文爲所聞之世定哀爲所見之世三世張而上之百世以是等下之百世以是差而窺其意則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用夏之忠因也損也益也百世可知蓋無不在其中也然而孔子不欲明言也無已則與之論禮與之論夏殷周之因禮而必通之以所損益曰上世豈無數聖人後先相繼而剏制然禮不經極治而不定禮又不經極亂而仍不定非革則不鼎也夏殷周則備歷極治極亂之時得參酌乎其中故所因非膠柱遂爲百世立之極後世豈無數聖人俯仰時變而改圖然禮徒法上古而不成禮又徒法下古而仍不成執兩則用中也夏殷周則適當上古下古之相承變通乎其際故損益非改絃並爲百世垂其經嗟乎欲觀三代之治則於其犂然者矣是故繼周而往有一世不用禮者乎不用禮則或不可知矣曾亦思封建不難爲郡縣井田不難爲阡陌道德不難爲刑名獨斯禮一亡則今日焚書而棄儒明日揭竿而斬木闡河雖險天命已非稟乎可不懼哉夫一靜一動亦時數往復之機而究之後數載而戎馬忽來者實先數載而冠裳早廢也

攷十二萬年皇極之書或一姓而數十世或數姓而數十世安危成敗均可據三代而推運會之滄桑雖玉步幾更而斯禮則緜緜延延與天地相終始數也直可以理決之有一世而妄變禮者乎妄變禮則亦不可知矣曾亦思文字或不遵頡誦冕服或不遵軒轅正朔或不遵堯舜獨斯禮一變則一人非今而非古萬姓不夏而不夷日月雖明人心已淢危乎豈不殆哉夫一合一分亦世運循環之理而究之未太平而朝儀已制者實乍太平而患氣已乘也按七十二家封禪之記或一統而分據者數十世或分據而一統者數十世離合短長皆可援三代以定皇王之大局雖河山幾易而斯禮則肅

肅穆穆與興王相倚伏天也不難以人定之吾欲從而斷之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懸全地球於心目中撫時感事慷慨而出以樸茂頗似漢人序經之文熟於公羊家言猶其餘事

　　可使治其賦也

非民兵不足强國用勇者所長也夫不曰治兵而曰治賦并兵食籌之也賦至千乘治良不易子路之長於勇者如此昔者成周盛時寓兵於農三單齊敕七萃飽騰所至摧强剪虣止戈爲武蓋天下之定久矣太平以來兵制抗敝其四民一語及兵輒瞠目駭走所謂兵者乃出四民之外是以無藉游士談兵者愈多知兵者愈寡嗟乎兵可百年不用不能一日無備時事方亟此必勇而有方者鉤攷田賦出兵之制一一理而董之乃可轉弱國而爲强不可謂行行者非將才也國之大事惟戎此賦之出於民者也國而千乘其賦糾紛號難治矣上世兵與民合而兵以衛民後世兵與民分而兵以擾民無論野人之不足干城也其主者不聞廉恥爲何物將酣於堂士嬉於行什伍亦具文矣卽朝廷撫髀以求吾黨誰爲說禮敦詩之儒將上士以民養兵無一日不備軍資後世以民饟兵無一日不耗民力無望士卒之與同甘苦也爲將者莫不惜命而愛錢蝕帑若虎畏敵若

鼠韜略更無責矣卽天子築壇以拜一時并乏內政軍令之霸才賦至千乘誰治之而誰可之者或曰惟制兵宜偏國中而紛羅屯障意在人自爲守其實人皆不守也無事則倚官符而横行良懦贖溝中之骨有事則賦無家而泣別戰場鬧鬼哭之聲兵誠不能無咎而治之者咎其可諉乎有一身卽有妻孥事畜無資乃以名糧供專閫不訓練不能戰陣歲時大閱盛饗列校之供張治賦由來無善政耳番戍以習勞也跋涉不待言徒爲文墨吏誅求之地屯墾以通變也雜耕固易擾亦恐邊遠郡督率無人此非如由之文武兼資不克勝更絃之任矣或曰其蘇勇使一號召而奔走偕來意謂化盜爲

勇詎計罷勇皆盜也驅市人而攖前鋒是謂棄民斂巨帑而飽無賴是謂棄財耳固不無流弊而治之者弊遂能免乎竭澤以供軍一將功成萬人髓涸輕敵以坑卒父書徒讀兒戲何堪治賦亟難得長材耳御之寬則跋扈漸萌征調不前列額各擁重兵以觀望裁之驟則脫巾而譟隄防稍緩流寇遂因飢潰而滔天此必如由之指揮夙定始能稱節制之師矣治賦可使由其曉然於復民兵之利哉周禮有正卒羨卒民兵有常備後備謂竊取先王之精意可謂暗合先王之遺規亦可練不厭多國雖小而勝兵易集調不嫌頻戰雖屢而援應不疲至於大司馬舉常調之實數小司徒舉可任之總數治賦在能觀其通也然不先輔之以保伍則有不克驟更者矣有血氣均願自强但不可驚眾而召敗不井田可師其意萬不容未信而先勞保伍既嚴而後治賦有所措手弭一方之變即用一方之兵斯隨地能安堵耳不然偶弄潢池調發上煩禁旅小閧邊鮮驛騷徧及中原由其投袂而奮揉時之烈乎列國以軛輸責之井邑民兵以餽餉任之公家謂保僞自有制度可謂中外不妨相師亦可借料簡於平日初學已列武事爲專門懍忘戰之必危金鼓且率國人而共習至於八家十家供一卒王畿侯國別重輕治賦無過泥其解也然不先復之以鄉職則有反受其亂者矣互選則情形隔膜正供且私加耗羨何論科派之資士著則廬墓相依貪吏即不畏人言亦有子孫之體鄉職一復而後治賦始挈大綱按戶口以均輸除老廢而免役斯咄嗟可立辦耳不然增匿盡濟私肥名將李擁厚貲而去征練迭增歲額國祚且隨民命而傾由其借箸而定富强之策乎由之長於勇者如是

規規於千乘賦法直算博士耳王氏爲鄭賈包諸家作調人迄亦無定識也文特諷切時弊欲采彼法以通古制自成一則兵略縱之橫之如讀老泉權書衡論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子游子夏

聖賢難聚而易散天也甚矣天聚聖賢必於陳蔡窮矣至於散而轉不如陳蔡之及門聖人事後思之而諸賢於以不朽以孔子之聖春秋無從之者獨此三數賢人各挾其專家之所造託聖門以爲命蒼蒼者若愛惜之若不愛惜之特迫之以倥偬戎馬之場使得一聚首而聚之難遠不若散之易一老慭遺四方靡騁并從亦不得與始終焉何其窮也諸賢既已從夫子脫於陳蔡之難嗣先後以事散去一日吾子燕居痛定思痛喟然歎曰吾道非邪前日之厄何因而至前也邪夫古之君子積德累善自求多福也某誠無似何嘗不與二三子絜行修己規規焉追仁聖之蹤居平所開訓縱不能絲忽

無媿悔於道矣然覶數予所樹立皆各有其犖犖大者曾不謂蟪蛄遊山兕虎牽野人心既死天道奚論誰爲爲之而至於此甚矣吾道之日孤也行路之難也記者於此爲聖人悲又爲聖人幸其無解於天則一也天忌才乎而聖賢胡以生天愛才乎而聖賢又何以厄搔首以問之而冥漠不我答也夫時事如焚溺之亟待拯援耳假令夢發明王孔子早應旁求而出彼諸賢相助爲理亦得以有德有言有經濟有文章顯矣值此當路需材將起而分奔走禦悔疏附後先之劇任而今已矣鬱千百年河嶽絪縕之光氣篤生師若弟奮身以擔荷風塵庸詎知世莫予宗垂老未結轍環之局甚至區區小

國敢半途而相向以兵戈僅得從鋒鏑叢中聊訂此及旬之作合時耶命耶蓋不待風雲流散而其感慨靡窮期也天爲一代功名計必擇聖賢於胡天爲萬世道統計正不妨困聖賢於野平心而論之其遭際夫豈偶哉夫朋好之離合亦各有時數耳假令聘幣荆楚孔子不歌曠野而來彼諸賢天各一方亦徒以或死或病或爲宰或返里終焉何自同人簪盍相孚而快麒麟鳳凰泰山河海之觀瞻而今幸矣綜數千里東西無定之行蹤不區遠與近聯袂而若赴則約誠不料斯文將喪窮路偏與烽火爲緣要之濟濟多才更窮餓而益增其智力猶克附杏壇簡末同留此患難之姓名天乎人乎卽未獲依託終身而已契合於無相與也夫陳蔡一役從者不獨顏閔諸賢而可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概之嗟乎不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耆其最者見聖賢難聚而易散轉不如常在陳蔡圍中猶得同及聖門云而一從於以千古矣

無一筆描繪無一語裝點振管直書票姚以憙寫聖人心事亦自寫作者心事直是一片性靈結成

焉用殺

殺以召殺遏之以探殺運也康子欲用殺孔子遏之曰焉用爲啟民請命也然豈僅爲啟民請命已哉上古殺伐之事無所攷自黃帝與蚩尤七十戰而成功而殺人

之事始起大抵以生人者殺人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斧鉞殺人之具不同而其不忍殺人之心則同夫苟可以不用則斷斷不敢以輕用嗟乎一天下必自不嗜殺人始卽治一國何獨不然殺無道以就有道斯意也毒天下之民不可以數計豈不謂刑亂國用重典此其道利用殺且也殺黨不若殺魁殺脅不若殺將當殺不殺始受其辱繼遭其毒終爲其覆然則何爲而不殺嗟乎民之無道久矣殺吾民者亦自問果有道否乃驅不及舌而曰用殺聞之古帝王不諱言殺將從不敢輕言殺殺一人而天下勸賞殺之殺一人而天下懼則殺之三代以前禁網疏闊即如唐虞兩代只聞殛鯀一人若共

丁之諂天而不[illegible]睢兕之明此而不殺三苗之逆命而不殺夏商以來史書所載自禹戮防風武丁伐鬼方以外他無可攷見及於我朝法制漸密故沈湎之罪至於誅殺苟爲不道雖天潢貴胄亦不能免故蔡叔放管叔誅而所以敺其民者五刑之屬亦備具然亦大抵忠厚之意爲多春秋時以殺爲治者推管仲子產二人吾讀管子法制諸篇與子產之刑書大抵不離乎擊斷者近是然一以法行仁一以猛行慈殺人者萬萬不能以二子爲藉口夫殺人非將以已亂乎吾嘗上下千百年而知殺人者其亂可以立待有果於殺人之君必有樂於殺人之臣且必有敢於殺人之吏而於是以殺人之遲

速爲功罪以殺人之多少爲殿最而於是族誅連坐之法行而萬民重足蒼鷹鷙擊之吏出而百姓股慄密告鉤距之術巧而四海皆愁慘之氣始也法行而民懼可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繼也法敝而民玩遂至奸僞無弄上下相遁終也法窮而民畔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卒至身死國亡而殺戮之勢且輾轉數十年而未有已子大夫患之殺可可用乎不可用乎頹弱哉不足以當國顛國脈以久千百指挾而不足一二事孫削而有餘豈不知悖逆之民殺無赦哉而有操切以激成其悖逆者並未或殺一人此亦至不平之事耳不平而驟用殺焉殺一人而纔起者且百人殺百人而尋仇者且千人適以堅敵心而固逆志殺之亦復何裨矣不第無裨已也朝廷但斷其翼而不能蹙其渠是爲剪枝葉以養根株其亂燄必將復熾夫爲阬爲阱已其歎行路之難誰秉國成乃甘心列傳於酷吏乎姑息誠不免養奸顧奸宄之生於寬大之朝者少生於剛虣之世者多吾豈謂反側之民殺可寬哉而有剛虣且包藏夫反側者轉而欲殺斯人此則必不服之勢耳不服而濫用殺懼殺之而勝足以亂國中殺之而不勝則以亡天下不徒耗元氣而召外兵殺之夫亦自代矣不第自伐已也國家雖惡其逆而不可不哀其意苟其念亂源而推禍首彼蚩蚩固自有辭況盈野盈城皆目前必至之勢爲民父母胡

不憚推刃於子孫乎爲用殺爲魯民且爲天下後世之民請命也

其樸茂如史公刑法志其悱惻如披公刑賞論想見蟠胸書味不可以已故隨地溢出其光油然望溪而後無此作手

古之學者爲己

人人學爲己人人皆三代矣夫人莫患乎爲己而力學則惟患其不爲己觀於古者始信且聖人無我學者則必須有我無我而其學化有我而其學專入於耳著於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其入門爲獨覺之修其歸墟乃爲獨到之境靡鍾所鼓依然邪說令人恨不置身於三

代則何也耳目官骸本塊然不靈之物有學以愈其愚而氣質爲之變化焉則因有學而後有己而其情遂若引而相親矣詩書禮樂本斯人公共之文以己而據爲獨而名敎若專寄託焉則因有己而後有學而其理遂若入而爲主矣然則學者本以爲己也嗟乎天下事多誤於自私惟學則轉誤於不自私乃學不私於古者而已若爲古者所私何哉古之人有自訟之學爲學當始基之時必有憤悱傍徨衡困而作之一境多一境途即多一艱難之況開一門戶即開一膠葛之端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析疑訂紛直視聖賢皆與爲勁敵汲汲焉謀所以勝之勝之而爲仍無可貸也方其衾影兢兢初不在語言文字之末此際之愧憤畢集當焚香以告屋漏中森然臨帝天焉惟一己實暢之焉耳古之人有自得之學爲學當逢源之候必有優游泮渙與道大適之一時意忘言言忘象一旦而豁然通勉而利利而安易境更引而勝以格致始必以平治終精心果力預凜百里半阻於九十歷歷焉務有以幾之幾之而已乃即於安也所以形神蕩蕩大有睟面盎背之容此際之鳶魚俱察覺空山無人方寸內融然宅太和焉惟一己傾會之焉耳從來金石易磨惟忠孝不磨星日之光晶如舊未必盛時臣子被荏別賦以性情乃徃情以相形而獨厚其的蓋樹自朝廷矣古者自鄉學以達國學進身並無他途非孝秀不與賓興早有以匯萬流而趨一壑等斯響徹一被服於儒者而此物更珍且不待響徹也過有道之廬隱隱然有鬼物不敢瞰霜獲不能摧之光氣則忠孝之蘊蓄者大耳士氣靜而國俗自純裒然四民首誰謂完人能外倫常哉大抵骸魄易腐惟精神不腐百年皆速朽之身胡獨襲哲寓言讀者亦寶爲經典且經典雖歷劫而常新此事要自闢根柢矣古者自小學以入大學所習莫非有用凡治事必衷經義實有以端士習而報國家同此文章一原本於典謨而斯文益壽并不在文章也接心傳之脈幾幾乎有謦欬如相通肺腑如欲語之情形則精神所流行者長耳外物輕則內行倍重穹然七尺軀豈其專職不如矇瞽哉吁孟晉數十年但求蠹棺無遺憾茫茫理境庶資啟牖於先民著書千百卷不過心得者數言耿耿寸心彌懼晚聞之不逮而暇爲人乎夫古者之爲學以美其身今人之爲學則以爲禽犢而已矣小雅道闕夷狄內侵滄海橫流斯文安寄君子曰究其愚由於不學而正其流亟於爲己

人人解從下句兜轉願無書味無性靈以發攄之此等沉悶頭安得光燄常新後路真寫得謦欬如通肺腑欲語豈復時文意境　勸學篇引此經上下文皆梳櫛此章經誼講中結處掇摭精塙說本王氏論語後案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世可沒而名不可沒不稱斯是疾矣夫君子非汲汲於名者世沒而稱與俱沒則眞無稱矣故君子疾之嘗謂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此放曠者之言君子不道也然郎以名論亦正不重生前而重身後生前有恩怨爾汝之不同身後則好惡愛憎之盡絕人琴一亡音塵寂然其鬼有靈亦將短氣君子不惜其名之不傳而恐其名之無足傳惟恐其名之無足傳而君子於是傳矣且夫可激發人之志氣者惟名爲甚匹夫匹婦有時忘軀命以爲瑰特之行而其名亦遂爲世之所不能滅一技一材有時竭智勇以求精能之至而其名亦遂爲世之

所不能忘君子乎其能晏然於沒世乎不朽自在我耳吾輩不列明禋兩廡安有馨香之俎豆蕭然於名以外富貴可讓時流皇然於名之中姓氏終垂宇宙也孝具此精神才力而末路竟付諸蒼茫則此一生亦太無謂矣造物旣有情耳功業能軒天地易代猶瞻遺像之清高不爲名計者食不與雞鶩爭必爲名計者心不肯蜉蝣死也同秉此方趾圓顱而速朽竟同於草木則必非志士之所甘矣墜虜沒世亦轉瞬間事有名在世雖沒稱不沒也至稱與世俱沒則必無可稱者矣君子何以堪此名者人所爭神聖與賢豪用力各有所專注爲一事而可以得名者約有數十途要皆有冥心孤往之一

處而兩間遂若不可少斯人名者天所忌乎世與衰亂成就各覩其自爲當一代而可以傳名者大抵數百輩而其間鑠今震古之幾人則累朝必不可以多得名之重也有自來矣而君子之致深情於沒世亦今古同之苟其無稱爲能勿疾終身之憂之刻不容忘也乎昔知人論世訪處士之豐碑作者允無媿色編藎臣之列傳讀者亦見精神遙遙爲不知其形軀之修短何如而以別有傷心倍相愛重甚至形之圖繪以竊附其淵源彼獨非同此七尺之軀哉何感人至此也我自顧文章道德何事足以千秋而逝滴之歲月不來許國之情懷忽老則有登高懷想歔噓流涕者矣此不必終於貧賤也

就令烜赫一生而樂盡悲來悔生遲暮雖其子孫諛墓亦無善之可言門下編年竟無行之可錄過此以往又誰復知有此人哉形而容之曰疾直覩不稱如仇讐之刺目非有以見之而不甘君子亦殘此自警而已矣自信之地之確不容誣也居極澄心觀世人情反覆知毀譽之無常風會遷移料滄桑之不遠悠悠者不解夫天地之生我何事而以鼓鑄中處與爲周旋勢將其之變遷以乘流而順運此時欲爲千載之想乎眞茫乎若迷也不敢必前古後今人表遺我何等而送位有揶揄之鬼遺書無付託之人則有仰天長嘆當食咨嗟者矣此無論寂無流傳也就令聲華滿道而詖聞動衆識者羞

言須知謗我而中其隱知已卽在欲殺之中美我不以其誠反唇卽在面諛之蠱不至蓋棺豈得以據爲定論哉切而措之曰疾直硯不稱如瘡痏之切膚必有以療之而後快君子總求其無愧而已矣吁不流芳亦遺臭小人且倒行逆施以驚天下吾儒肯禽息鳥視以送餘生長無述老無聞不待泯滅於塚骨之已枯已早腐萎於尸居之餘氣說者論三代下惟恐不好名豈知三代上亦何嘗不好名哉

名作林立得韓先生數作崔灝題詩在上頭矣文獨不事幽奇寫以斑傷血痕淚痕墨痕著紙都化煙雲眞有搥碎黃鶴樓踢翻鸚鵡洲本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倚於衡也

誠者見之謂之誠亦先自誠而已蓋偶然立與在輿而誠無不見卽誠無不在此之謂自誠論者謂天心能造物不知人心亦自能造物夫人心亦小天耳豈眞有物哉正惟無物而心所偶造目若常搆不物於物者神而化必物於物者誠則形凡存誠以體乎其先而已忠信篤敬誠也不誠則心之在我者先幾幾乎或息直終其身無所見爾矣而何論立與在輿世人之通病莫病乎淺事未至而一無儲蓄必待言行之將出而始汲汲於誠無論其中猝者誠亦未可盡信卽强以幾於誠矣而致之以凝靜與御之以倉皇其淺深大有間也立與在輿此必有以儲蓄乎其豫者矣學者之隱患莫患乎疏境一過而便弛冏存僅當言行之方交而偶勉勉於誠無論其內浮者誠每得之襲取卽有時近於誠矣而檢以終身不足或敗以片念有餘其疏密不容假也立與在輿此貴有以閑存乎其久者矣然則不執立與在輿以見誠誠固息之深深試執立與在輿以見誠誠又索之昭昭爾不見夫森然者其前若爲參乎此靜者機也爾不見夫確然者其衡若爲倚乎此靜而動者機也蓋誠者先自誠也一境也有彼此之界卽有離合之形假令立與在輿者一境而所見於前與衡者又一境境有所見境亦有所不見將見之境與誠合不見之境不遠

與誠離乎誠者立與在輿之境卽見之境無形之形偶待參倚而誠始顯卽不待參倚而誠亦無不顯於羹於牆猶屬想像之詞也不有離之形并無合之形此中甘苦旁觀不及驗而當局自驗之一時也有遲速之差卽有斷續之迹假令立與在輿者一時而所見爲參與倚者又一時時而見時亦偶爾不見將見之時誠爲續不見之時不幾使誠斷乎誠者立與在輿之時卽見之時無迹之迹試稽前衡而誠可憑卽不稽前衡而誠亦非無憑曰明曰旦曾無馳驅之隙也本無斷之迹安有續之迹寸心得失向也未盡物而今日默喻之誰見之誠者自見之凡誠者皆見之其所見爲參倚者非前也非

衙也正見有誠而已矣大抵吾儒之宗旨與異端不同惝恍有象窈冥有精異端從虛處生悟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吾儒從實處會心誠者不敢自以為會心也一日有一刻之不誠便恐蠱惑夫食息立與在輿其暫焉耳暫而以常持之覺僅見以目者重障無祭夜之明相見以心者象罔有求珠之理念茲釋茲名言允在茲試焚香而告焉吾誰欺乎抑且聖賢之體用與豪傑亦異豪傑以天資勝主尊德性其學派駁而不純聖賢以人事勝主道問學其指力確乎有據茲者初亦不自以為有獲也一事有一念之不戒凜乎有旁瞰之鬼神立與在輿特其象焉耳象而以神運之覺以見為見于里或暗於眢睫以不見為見虛室備止於吉祥終食造次顛沛必於是雖垂旒而蔽之庸何害乎張亦先謀其誠於己可矣行其後焉者也

拈先字祇請後字便得先正手法以分風劈流之筆達剝蕉抽繭之思勃窣理窟掉臂游行非天資學力兼優安得此行文樂事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天威無不到之地負隅者窮矣夫飛廉於紂為忠臣於周則為亡命至海隅而猶及於戮驅之驅之周公豈得已邪自來梟雄之姿及生而頑獷異常縱死亦倔強猶昔惡貫已滿尚不肯引頸就刑窮無復之且遵海濱而

處意謂從此可以漏網矣豈知亡人之國者終亦自亡其身而身之將亡並不使亡於其所亡之國焉獲罪於天葬身無地嗟乎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公既相武王誅紂而又伐助紂為虐之奄夫至奄君就戮而飛廉自知不免矣初猶冀新朝寬大得自效於降虜之餘且膠鬲舊列同僚戀戀或有綈袍之誼今則王鈇不貸也釁沐所不加赦令所不逮計惟有逃焉已矣繼亦思一旅再興得盜弄於潢池之內且柏翳尚留祖德冥冥或叨呵護之靈今而死灰不然也欲戰則無援欲守則無城計惟有去焉已矣其逃也其去也此周公驅之使然也夫驅之而至於海隅飛廉豈不謂可以免戮哉然而周公審之矣窮寇莫追兵志也周公以為業已遯迹於海隅此而不戮無論其潛招祿父將立幼主於舟中但使出沒不時已恐奪海上魚鹽之利稍留餘地人情也周公以為業已竄穴於海隅此而不戮無論其隱結朝鮮終為本朝之邊患但使根株不翦何以節海防百萬之需況乎妖妄之徒當窮困無聊往往託真靈而惑世憑依海若附會神山指絕域而賦遠游直因緣以為奸利驅之早有以破其陰謀矣夫戈所指禹京亦懾其鋒鋩蕩蕩中原不許容其生並不許姑容其死飛廉見幾及早何如抱石而投不測之淵乎從來雄驁之士知神器有屬往往入島與而稱王擁眾數千連檣數十出

不意以奪人國謂瑞應達於雲霄賜之豫有以堵其去路矣法網雖寬叛臣難逃夫一面茫茫雲水此身旣無生理并此骨亦無歸期飛廉回首故都得毋掩袂而下望洋之涕乎或謂飛廉夷種也氐獸羌羊秉性類多反覆操之過切難保不煽其戎類鋌險而尋報復之仇乃我熟諳海國之圖彼不識風潮之信海隅直阱中也周公曰此成禽耳不難朝事秦暮事楚而天廷鈇鉞誓剪兇人惟當身殉之矣匪海舟航一舉烽面爲爐島中賓客咸伏劍而無遺就令揮乘無稽戢有衣冠之塚墓孰爲修野祭之儀哉或曰飛廉以善走聞一日千里足下疑挾風雲生有自來又誰能奔軼絕塵捷足而躡亥章之步乃溟渤非逋逃之藪蓬萊無不死之方海隅眞釜底也飛廉曰吾其爲孑不能南走越北走胡而萬里煙波自投危逕斯眞天亡之矣駭其罪狀儼如驅鱷之文取彼兇殘卽用射蛟之勞就令史臣追紀後有開國之子孫安能幹羽淵之譏哉吁神州雖大延喘無方反不如早殛之惡來猶正首邱於故土大海無涯招魂誰賦恨不學流冤之精衛銜木石以深塡抑闔之風伯名飛廉意者其殘而爲神乎自非周公之稜威奚以海外有截哉

經腴史液溢臆塡胸蘇長公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湧出視熊鍾陵作直身登岱頂下視齊州若九點煙

矣時流誰與抗手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玩物喪志且并其身而喪之矣夫珠玉何物曾是爲諸侯者寶其身乃不如珠玉邪烏虖殃及之矣且天下事什九敗壞於貪人無論智愚貴賤而總無不愛財推其愛財之心以愛君父則可爲忠孝易其殉財之心以殉國家則可爲節義此關不破萬事皆不可爲雖然在恆流不足責特異乎鎭撫一邦而同蹈此覆轍亦與於不祥之甚者矣土地人民政事諸侯之身洵足寶也區區珠玉身外物耳而奈何有寶之者大抵諸侯往往有所癖深居簡出以來乃公別無他好物聚於所愛連城之價立償力足以搜奇采璧之使四出萬目睽睽競相趨於一壑而不知有睨於其旁者矣大抵諸侯往往失之愚劒試馬蹄之暇得此聊以自娛富貴愈盛則其鄙吝之心愈甚名位愈大則爲子孫之計愈長半生逐逐意欲守之萬年而不知有悲於其後者矣嗟乎珠玉可寶諸侯豈視其土地人民政事不珠玉若而甘以身殉邪沈淵捐壑此極盛之所爲寶珠玉者曰矯矣充其無厭之欲且議割宗依德之非才甚至徵獻偏於民間卽亡國流傳有一璽一鼎之銘詞並妄据爲以改其元號位列四等而曰迷五都詎非大惑乎夫使所寶果能天長而地久也則猶謂珍奇之品福命定自有生服食亦可

不死吾國無深責耳乃有擁數百萬之金錢瞬息即歸蕩析經數十傳之積蓄末路立見消亡此其身即不遭戕殺於戈矛而日暮途窮亦將憔悴涕洟以沒世矣貴穀寶賢此不言之美利寶珠玉者曰迂矣極其所願之奢且恨天地菁華之太薄甚至燔掘亦無忌憚雖殉餘腥穢僅一玦一環之微末并緘秘焉以傳示後來紈冕其躬而金銀其氣此直下愚耳夫使其身果安然而無恙也彼將謂儻來之物得之自我失之自我亦復何所求哉豈知斂之愈厚則敗壞愈令人難堪壅之愈深則決裂愈不留餘地至殃既及而始欲免遭夫焦爛而都墟社屋已痛哭流涕之無從矣世人之無恥也可使其

行爲興皁不可使其家無蓋藏寶珠玉者靡然民上顧亦倒行逆施乎無論蔽剝太深道路以目皆欲剸刃於其腹中即千夫所呵亦將立斃吾知多藏之室必有來瞰之鬼神何者其氣鬧有所感也以養人者害人府庫無非膏血所積求生我而殺我朘削必有報復之時虞出其池隍居已氏此亦千秋洞戒耳利欲之昏人也竟有忍輕擲其性命而總不忍輕棄其貪財寶珠玉者撫有提封顧亦國輕物重乎不知孽緣已廣拔刺稍遲還將流毒於其身後恐九原餒魄亦有餘悲故夫不義之財不如有破家之子弟何者其氣尚有所洩也世際承平悖入難逃顯戮時當衰亂厚藏更可寒心瓊弁生妖美城貽禍不幾白首同歸哉於虖哲德能文徵賤則聲名不起樵傭笥婦金多則光氣郁芬世俗皆然吾獨何惜乎諸侯特以諸侯之身爲土地人民政事所係殃其身可痛也殃及於天下尤可痛也則奈何以珠玉易其身且易天下也

如操嵇康廣陵散如聆禰衡漁陽摻眇在顧定諸侯不是泛爲貪夫棒喝處處作指點語不作譏切語尤有溫柔敦厚之風

烏虖此我先兄庚衡君遺稿也兄長余五年生未三十年而邈然有千秋之抱其芬惻之情振奇之氣一發之於文每拈題或繙擷經史或縱棹雲水深處或買買行桑陰竹所初若不加思索者然比搦管風雨雜遝萬象湊赴不逾時而文成雖老先見者咸懾然意下 錦藻 濡頭面壁十駕始及兄謂此限於天弟無以此自餒也猶憶乙酉之歲結夏西泠獻疑送難殆忘昕夕未幾兄病病且殁余哭之慟裒輯其遺文得二百數十首匯而存之洎後走京師手是稿請質於山陰傅子蒓太守詳加審別選定如干首既與通州張季直殿撰同榜成進士服其論文之精確重請釐訂冠以弁言正思寫定付梓

而乙未之冬故廬燬佽已選未選者舉燼焉於是兄手澤所寄精神所棲託蕩然無復存矣 錦藻 不弟未克早授之梓痛定思痛恆引爲大戚每當人靜宵闌篝燈欲爬縈羅舊緒凡平昔所熟復而欣賞者筆而述之其首尾完具者僅得十二篇餘或零章斷句篇幅不備蓋先兄之亡十數稔於茲矣人事之雜揉思慮之磨耗惘惘前塵已如隔世此十二篇者亦追錄於煙銷霧霾之餘嗟乎如我兄者豈不窮哉以 錦藻 文行無似枉荷 先澤叨竊上第我兄天馬之才鉥肝擢腎皦皦焉鍥而不舍蘄得一當於有司之繩尺而乃城頭懸布屢蹶屢登終於不振天既嗇之以遇又復夭之以年恆幹不居遺編隨燼片鱗隻爪掇拾僅存抑何我兄之不幸耶況今海水羣飛斯文道喪石渠寶典散爲秋煙區區羔雁行卷之微其不爲魯論爇火太元覆瓿者幾希執寸莛以叩洪鐘聲之遠聞其可必耶弟念兄之敝精靡神辛苦而有之者剝蝕摧燒僅止於是亟梓行之以贖吾過且誌吾令原之私痛並爲凡天下之賚志方千嘔心昌谷其人者一慟也梓既竣因索季直同年之舊敘錄而弁之於簡端存初志也時光緒庚子歲相月同懷弟錦藻

謹跋

葭洲書屋制藝一卷先考虞衡府君隱卓之文也府君積卷在胸遇題抒寫如萬斛源泉不擇地而湧讀者驚爲浩博無涯涘其實皆自道心得而非若他人之襲蹈也平時耽研文史洞悉古今著述源流嘗輯　國朝詩萃略仿青浦王述庵少司寇詩傳之例而廣之不限於平日師友凡山林隱逸文彩未顯者尤必爲甄錄以發潛闡幽編輯甫有成書遽於光緒乙酉秋仲攖疾而歿年未逾艾也此外詩古文辭亦裒然成集惜不戒於火多淪爲灰燼惟詩萃原稿幸存亟謀整齊繕寫付之剞劂以竟先業此編乃本生父追憶向所熟誦者手自錄之故所得祗此夫時文原爲進取之羔鴈世有捐本逐末萃畢生精力以求工冀萬有一當於主司之繩尺至終於不遇而身名隨以俱歿者戢戢皆是府君抗心希古局量宏遠固不屑以時文名即以時文論每搆一題靡不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是知文外大有事在而遇與不遇又不足言也獨惜承幹甫孩即違色笑未嘗獲侍硯席於府君學術未窺崖略今覆誦遺編若接謦欬因憶其時負劍辟咡之詔猶在目前明發之懷益不能已矣甲子中秋節男承幹謹跋

展碧山房
駢體文選

沔陽盧氏
慎始基亝
刊于都門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

河陽邵樹忠

卷一

奉袁簡齋先生書
楊竹漵國朝單句詩選序
楊靜齋詩序
送湯玉嶠茂才陜甘從軍序
錢季楨夫子詩序
合肥李太夫人八十壽序
吳縣潘太夫人八十壽序
田母周太恭人七十壽序
年丈魏述亭先生七十壽序

年丈魏幹園先生九十壽序
恭祝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文

卷二

謝靜齋贈領啟
謝彥循太守惠夏布啟
擬冊封即墨侯詔
恭擬南越國遣使貢馴象賀表
擬岳武穆賀和議成表
擬眞德秀進大學衍義表
楊墨琴傳
烈婦張徐氏死事傳
蕭湘珊大令側室劉孃谷墓誌
夜遊觀音院記
夢遊廣寒宮記

展碧山房駢體文鈔二卷後集二卷都爲文七十餘首吾河邵孝荃先生著先生一字葆田光緒己卯舉人所著有周易析疑四卷周官輯詁六卷四書問難十二卷爾雅補注六卷讀史獨斷十六卷文選編年十卷展碧山房文集十六卷詩集十六卷海虞雜記四卷稾存於家已刊者僅駢文四卷吾友漢陽周君退舟貞亮選其尤佳者得二十二首弼畧依類次寫成二卷家兄木齋屬爲鋟木勘校既竣謹識其厓畧如此甲子夏日里人盧弼記於都門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沔陽邵樹忠

奉袁簡齋先生書

私淑弟子邵樹忠謹頓首奉書簡齋夫子座下忠聞前輩典型後人所傾慕也風流韻事儒者所欽崇也是以古之人絲繡平原金鑄范蠡斗膽韓愈沙捏稽康當中心渴慕之時多異想天開之舉又況吳頭楚尾居不過千里而迢桂信蘭期生猶在百年之內而際此寅窗吮墨午夜添膏因辨香以祝南豐對酒榼而思北海子虛烏有悟揚子之言筌神馬尻輪落莊生之幻想雖仙凡異路難親天上音容而翰墨通靈要達人間姓字仰維先生奇才應運卓識冠時（二句係金壽山中丞薦博學宏詞語）入漢唐著作之庭班范馳驅於腕下生江浙文章之藪湖山浩蕩於胸中任昉髫齡便擅聖童之號高柔早歲曾膺國士之知入桂堂前賦成銅鼓九重天上詔待金門斯時也名士衣冠來一路鬼神之護遣徵君甲子動滿朝將相之咨嗟而及乎朵殿拏雲鵬程小憇杏林捧日雁塔連登同朝迭疏廣以還鄉天子許阮修之要婦風前染翰抽史筆而畫眉月裏催妝着宮袍以合巹固已才人福澤豔動香閨綺歲聲華榮騰青瑣矣然使其西清遲寵北闕承恩虎觀麟臺居歐陽於內翰金花銀燭嘆蘇軾爲奇才則即拔藻天庭揚芬帝室作南國詞人之領袖爭北門學士之錦袍石鼓星槎識張華之博物紫薇紅藥送謝朓以登朝要不過白玉堂高風傳梅信朱宸殿倣日接槐陰已耳而先生則拂袖雲中抽簪日下一麾出守辭彤廷鵷鷺之班千里之官聽白下笙歌之響山川峭拆本齊梁戰鬬之場人物英多饒淮泗風雲之氣先生霜車赴郡露冕下堂羈元白於外曹偏諳吏事屈龔黃於散秩猶是詩人時則比戶風清訟庭日永四季讀書檢韻呼屬吏以看山六房度曲彈琴知臣心之如水固宜金鐙玉韻頓新江左之文章李意桃情亦見河陽之經濟也然使其神駒戀棧仙蝶貪花夢逐黃粱顛倒公侯之願官當赤緊羈棲案牘之身則一邑宛懸十年株守紛紜蝸角奔走蠅頭竊恐分鶴俸之餘資清難養母屈牛刀於小試官不稱才亦未免嘗冬筍而不甘夢春婆而難醒也而先生則書陳楓陛志養萱幃神武門前挂仙人之冠服姑蘇臺上重尋霸主之園林賀監乞湖雲煙餞送陶潛解組松菊歸來丁簾甲帳之繁琊京十二竹塢花潭之美銀漢三千北地臙脂盡染江淹之筆南朝金粉紛來李賀之囊當其草閣臨風杜門永日披蟫剔蠹讀奇書五萬函潑墨研朱埋禿筆三十甕登皇萬態無錦不香照耀千春有花必豔焦山蠹石入手腕而皆靈化鐵雕銅經陶鎔而不死雲霞騰其采金石奏其聲是則玉海千重未可窺其畔岸瑤宮萬級不能比厥高華者矣且夫虞卿著書半屬窮愁之作離騷寫怨不無哀憤之詞竹里王維裴孟僅山中之友柴門杜甫李郭非同時之賢而先生則婦孺傾心侯王拱手海外購白香山之詩集閨中識韓康伯之姓名脫帽評詩盡河北廖東之紙停車問字皆龍圖鳳閣之英而且鏡匣開筵妝臺隱几瓊花瑤草繞玉砌以焚香晚照殘霞脫金釵而換酒先生偎紅把醆倚綠題襟淡掃蛾眉月下喚同窗之女史盈頭鶴髮春來拔雙拜之門生富貴多才神仙

習福遐稽往史更有何人且夫明允謫居魂遊海島少文老病卧返江陵應璩才人僅從軍於鄴下枚乘遊客祇珥筆於梁園陸機賦三都終年不就宏景志五嶽一字無成蓋一則井蚶山雞苦於見聞之未廣一則芒鞋竹杖累於履屐之不强而先生則銀灣金鴨吞能濶楮鋼筋鐵骨天許看山四渡黃河弔荊高於易水直遊碧海遇劉阮於天台登虎邱則白練横空過雁蕩則青天落手衷彩攬粵路箭柱而題詩靈武回車感玉環而腸斷甚至手招黃崖杯泛洞庭山陟紅羊雲横粤嶺滕王閣把望霞采而重來玉女峯高繞雲鬟而一上凡夫烟結霧爛之所紅酣綠醉之鄉罔不虎嘯龍唫收歸粉本嵌珠琢玉檢入行裝偶假鐘爐即成至寶一經咳唾便化精金固宜日月當天薄濂洛關閩之僞江河倒地笑王楊盧

駱之非宜著六風動符古律包涵四瀆不納横流能佛能仙亦唐亦宋當時既多御李之客後世猶有推袁之人考厥文章浩如煙海想其丰采姤然乾坤樹忠勵起南荒遥望北斗廿年論古處二雅之道衰九頂焚香恨重泉之路遠攀花折柳方春而情緒無多刻翠雕紅未老而才華先盡將尋先生於紫府珠宫之內既無桓景升天之方將訪先生於蓬山桂海之間又鮮長房縮地之法是用虔脩意蕊澣潔心香枯管號春翼分楊柳瓶中之水夜臺遣信來問芙蓉城主之安委宛干言敬煩驛使纏綿九曲强學蟲雕說者謂先生神隱倉山魂歸碧落乘鸞跨鳳已眺返乎仙班吸月餐霞更浸淫乎道術是即欲傳江海之彩筆夢裏通神要不過達般浩之瑕函空中寄意殊不知孔思周情境由心造燕南趙北地以神交招先生實氣仰天金鍼度世元精耿耿爛七曲之文星大集洸洸懸三秋之皓月既津梁而下逮後學豈羽翼而不需傳人差堪雲水茫茫此爲萬古傳書之創局人天渺渺難盡一時慕道之私心玉宇瓊樓公應好珍眠食烏飛兔走我敢自諉居諸

楊竹潡國朝單句詩選序

廣陵楊竹潡先生半璧自珍鳳就翰墨一金不受舊有淵源入世忘名號孤竹子閉門掃軌居獨秀峰過鄭莊之桂林曾攀第一刻剡溪之藤葉雅擅無雙異到拈毫驚孤山之風雨神來下筆走獨角之麒麟讀古人書別留隻眼掉雲中尾不現全身茲之單句詩選則尤吉光片羽之珍滄海遺珠之寶也同治辛未余以羈身漢渚匹馬無歸逆旅江城扁舟未返

適與濮陽賀君遊半帆閣登一覽亭訪鍾子之故居斷絃莫續尋禰衡之墓塚零瓦徒存而竹潡顧以半塗識面之交爲一字拔人之請傾來賓酒壺頭向月以皆偏訪到蕭齋屐齒臨風而欲折余惟詩人從無强對好句不能雙存是以夜雨燈樓聞一聲之長笛春風泥燕落二月之空梁謝靈運池上興懷草生夢裏崔信明舟中得句楓冷吳江九九風高大臨則重陽敗興三三春滿小宋以一杏傳名蓋草地花天縱才情之四溢而蜂腰鶴膝已工力之全輸說者乃謂瓦雀雙飛山雞對舞連理種雌雄之樹並頭開姊妹之蓮北黍南茅每疊呈其景雁東燕西鰈常比翼於高天所以鸚鵡能言王元之英年欲悟麒麟尋對吳處厚韻事流傳海日江春懸之內閣落霞秋水詫爲仙才凡一韻之初成必二難之克具今是

編乃獨張旗鼓直湊單徵槪等鬪士之無雙齊爲鰥居之寡偶汾陽單騎公然馳騁行間太子偏衣何以遊闌紙上毋乃散錢不能歸串而半菽未可充饑不知金球從來善斲玉環不必有對況天弗圓於西北靈媧鍊石以成功地偶缺夫東南豎亥扶輪而窮步吾聞袁而楚霸盛二雄原不同時號國去而韓國來兩美猶然相妬使必謂玉以交柯而成采桃因夾竹而彌芳夢筆生花皆張孫掌前之雙管採懷得璧悉徐卿掌上之兩珠則何以龍虎未開其棲熊魚不能兼得染指者第嘗一臠之味題糕者尙避一字之工也僕也半臂䄂袍恆思蘿補孤舟破覆自等匏懸小茹無鄖能勿銷魂於梓里大國非偶敢遊弄斧於班門然而冀馬空羣未許登車獨駕商羊善舞不會滅迹孤行爰從齊人酒肉之餘爲節魏釋金

在之半略將寸技特奏蟲雕卽此一斑足徵豹略嗟乎金殿落日心傷烽火之餘氛玉壘秋風淚灑河山之半壁既託小言以見贈還持片語以相酬此時隻手回天端爲嗜古竭單身之力他日孤忠報國尙冀歸山編獨行之書

楊靜齋詩序

夫石鼓聲稀桐魚扣之而響應虞淵日薄燭龍過之而光騰若是者何哉氣類相孚而精華難祕也是以蔡邕之竹伯牙之琴韓起之環張華之劍雖日月沈埋之後有風塵賞識之時又況把袂題襟心交半世盟風坐雨膝槃三更燒銅燭以薰天狂歌鬼哭拔金刀而斫地酣舞神來當十二年名場落魄之秋披三千首勝地銷魂之作酸煙苦月颯颯交飛熱淚寒冰涔涔欲下而不濡頭潑墨慷慨尋愁嚙指挑燈淋漓寫怨者乎楊子靜齋玉皇香吏瀛海謫仙鳳藻摛華於騷壇久拔赤幟鵠原競爽在馬家尤數白眉李供奉酒市長眠謫從天上任彥昇聖童爭許譽滿人間茲以僕於館東遷寒氈北捲紫芝眉宇鎭日相親黃葉山門臨風便款乃出其巨漢昭雲之大著爲索及妃紅儷綠之小言僕觀其織錦摛懷雕珠製句或則長槍大戟蒼茫弔古之情或則碎玉零珠悽惻懷人之意或則黃鶴紫燕入酒國而尋芳或則石馬銅駝過新亭而隕涕或則咀風茹月流連山水之音或則刻翠雕黃來往煙花之夢綜其體製情有萬殊核厥生平境凡三異請君刮眼待我拈毫慨自科第限人歲華誤我十年磨劍憑寃屋壓雪以埋頭五夜鈔書與長恩指香而捧手鑽蠅剗壺鐵硯欲穿摘綠研丹銀燈不報仰空梁而嚼子頭貓如蝙燒濁酒

以論文身世似賀駋魔雁怯而達遜山鬼揶揄而徐求李長吉之苦思無弗及也朱買臣之勤讀自謂過之然而時命難齊英雄不遇單車瘦馬落拓侯門旅雁征鴻棲遲江上每當寒山日落大漠風高漫天之黑雨飄衣匝地之黃塵吹帽阮嗣宗登廣武漫罵高皇馬少游客新豐豁來酒伴拍其青天破空之想作爲白眼驕人之詞此境之一異也至於夜月紅樓春風綠波郎披鶴氅妾食鯉魚坐甲帳而眠琴搴丁簾而買酒歌殘白紵起舞悲來費盡黃金霑襟泣下願青衫之滌創解纜登舟憐紅粉之嬌癡牽衣攬鏡思爲蝴蝶未許雙飛化作鴛鴦除非再世時則孤攜短棹小別長干鎭白門九曲之愁春山壓黛抛紅豆千箱之淚秋水翦瞳翠袖紅牙李義山偏工豔體柘枝檀板陶靖節亦賦閒情此境之又一異也

若夫晴游十里爽氣西來遠溯三篇大江東去金陵日落六朝之烽火連天鐵鎖沈沙兩晉之衣冠掃地登赤壁思諸雄横槊之鄉過黃州見一客吹簫之所潯陽九折曲篆回腸皖水千條新淘古城馬當夕照嘆才子之妄歸牛渚西風問英雄其何在梅根浦上訪入蝶粉之叢荷葉洲前頻添鶯花之夢時則辭家千里作客三秋白髮高年繼綿杖履青閨弱息悵望藁砧庾開府之文章鄉閭不少杜子美之詩何道路爲多此境之又一異也嗟嗟余每歎夫造物生才必兼感慨悲歌之氣塵寰墮劫亦多仕宦兒女之緣自中原虎鬬以來正豪傑雄飛之日使我輩登車攬轡投筆從戎馬伏波効命沙場風高銅柱傅介子立功異域電掃金川鐵神臂弓千鈞力重塵鬼子國百戰勳多何至兔守荒闈蜂攢故紙王處仲唾

壺擊碎恨知己之難逢蘇于聆禪板歌殘看雄心之頓減然而沈觀理數事尚可爲自顧鬚眉身猶未老況金枝截幹必不甘朽腐於匠石之門翠柏蒼松終當被芳華於雨露之世僕也謠花滿池短陌凄涼昔蓓連盤長年變損少自疏於學問長無志於功名遠睹韓郎公之瑤篇頓生苗孔章之劍氣等身著作君未持布鼓過雷門潤色題詞我先擅黃鐘以寸莛好爲檢點江城八月之遊姑作狂言皇甫三都之序

送湯玉崎茂才陝甘從軍序

儒者讀書萬卷還須縱覽山河男兒有志四方纔許高談今古況金戈鐵馬正朝廷多事之秋斷簡零篇非措大資身之策而際此登車攬轡拔刃絕裾親搜破簏以焚詩書不與羣蠻而同覆載班超之行萬里耿況之去三邊棧道彎弓度青天而直上夔關駐馬驚赤雪之橫飛遊子出門故人把酒一言囑咐要清瀚海之烟波四座纏綿各泣河梁之風雨人生忠孝不能兩全海內安危在此一舉十年闊別高燒蠟燭以薰天卅載貧交姑聽驪歌而就道慨自三江虎踞毒霧穿胸六代龍蟠妖風刮臉新亭滴淚悲咽無窮建業風流飄零殆盡鷓鴣南國美人之羅綺何歸麋鹿東吳霸主之笙歌安在鵰張兩翼鼠竊十年元帥捧檄以圖江淮深宮臨餐而思頗牧幾乎玉宇金甌之鞏固久付魚書狐火之荒涼幸而聖策風行神機電發裴晉公元勳討蔡杜元凱上將征吳風利龍驤雪催鵝鴨聲一十八萬之鶯鳳船欣看孫皓歸忱問二十四橋之月色簫聲依舊玉人度曲揚中興之偉造建亘古之殊勳方以爲寰海鏡清普天囊括龍庭可以罷警虎將從

此投戈矣豈知半壁東南方發戡甲長城西北又弄銀刀維回鶻之戰夷竇程貘之蘆類花門旁甸草竊居心思結遺兵久削平於李勣（謂康熙時蓬不薩）休屠叛主會見斬於昆邪（謂道光時張格）爾國家念其以羅網之魚爲傷弓之鳥百年休養不加赤族之誅一體懷柔特宣烏桓之罪花封府地草偃窮廬謂宜檻部回心粉身効命林間食甚早變鴞音水底含沙潛消蜮射希圖後効驅駱駝萬隊以耕田澡雪前愆捧鶡雞十籠而赴闕瞻中國大皇帝之儀衛向日抒忱聞朔方眾諸侯之聲名臨風隕涕貼眠似犬尾盡向南負罪如豺心甘投北而乃未聞虎變竟作魚游乍聽狼嗥便吹虺毒星指招搖而不異月逢盛滿以畢期鯨吞蕩姐之場鹿鋌蓬婆之塞謂令公大人之已死疑小范老子之可欺火作相仇風災迭起長蛇封豕

反薦食於同生白馬黎牛竟蔓莚於殊俗敢憑地險妄倚天驕皇上以爲一日不安百年之患也一方不靖四海之憂也爰乃射苑竹以決兵機推棋枰而商國事宮中謀定命韓琦領代北之兵閫外權專爲王導假安東之節（謂左宮保）且夫唐禍實基於南詔漢力半耗於西戎九節度出師而汾陽幾陷阿犖之亂五將軍保塞而李廣幾爲匈奴所乘以建武之雄才而猶閉重關以謝青海以高皇之大略而且經七日而困白登大抵請戰請和夷性既多反復議征議撫中原要少良圖當此而欲汛掃伊吾生擒頡利鐫碑於蠮螉塞上刻石於蜻蜓山前飲白鴿而徐行駕黃龍而遠馭是則河湟邊事惟唐休璟能知關陝糧儲非漢蕭何莫任者矣吾友湯子玉嶠弱不好弄長而多才共說文疆無慚名士羣言衛玠不減玉人虎尾常縈於腹龍泉不離於手學匹夷之言語窮而戒之山河凡夫日說星經雞碑雀籙遊歷四十六事玉檢七十二封俱能古籍羅胸雄談抵掌從竈上驗除瀚海借灰盤指畫天山悉此虜於目中不屑聚伏波之米鍬奇兵於紙上無事燒鄧艾之綿才子從戎總爲報國班生上馬何異登仙然而投筆封侯者豪傑立功之會也臨歧贈策者文章經世之心也自郊原伏莽以來非臣子杜門之日昔者中周虎落大敵蛇蟠君既足未出里門我亦年方及弱冠每當礮聲震耳箭鏃穿心登廣武而歎豎子之成名過潯陽而嗟才人之落魄于愁雪擁萬感雲堆亦未嘗不對雨抒懷當風寫怨拔長鋏而斫地披短髮以叫天醉後狂呼霧䟭跋煙雲之態空中漫罵思飛騰羽鏃之場然而海國佩刀屠龍有志江城把酒薦鶚

無人則雖輕壯士之頭顱泣英雄之髀肉三山積雪呂婆樓之才調縱橫萬里長風宗元幹之情思壯闊而空拳徒握破虜易驚亦未免以名士畫餅之談成仙人鑿空之想耳今吾子沖霄有路指日登程懷裏探丸是龐士元之薦本（謂羅仙可刺史）幕前折節揖烏重允於軍門（謂周壽朋方伯）帕首靴刀吐棄文人之故態金鑿鐵鎖燁煋驛路之行裝使其借箸運謀登壇定策銜枚易服獲收洮水之功飲酒張燈便奪崑崙而返嗅溫簡輿之靴鼻萬口問安聞甘興霸之鈴聲一軍流涕錦衾繡被解鞭以禦北門匹馬單車從容而定西域則丸封函谷曲唱伊涼呼延陀頂罪朝天同稱漢吏葛邏祿焚香伏地遠返涇陽隗囂誅而雲臺畫像者二十八將澶淵狩而契丹稱臣者三十九年是誠柔遠之膚功安邊之首務也若夫整齊虎豹董率熊羆鐵飛神臂之弓火震佛郎之礮連兵遠塞西突厥薄伐龜茲躍武窮邊北鋋支手持牛酒進壺頭之驍卒有海皆紅斬車鼻於龍山無天不紫射赫連勃勃之臂結隊還營砍乞藏遮遮之頭橫空持槊偃尸積野流血成川雷掃單于之臺雲銷慕容之壘雁門間諜備知狐兔之靡依蠻耶腥臊即並鯨鯢而就戮此又在昔人爲次策而在今日爲要圖者也至若剗草留根破巢完卵韓哉聲言征討惟聞貨賄之求韋皋第主招徠卒至癰疽之潰勢必髓魂方定狐性終猜鬭虎復張饑鷹再颺才頭生火有姑勾叛主之時弓臂折膠有可汗稱天之候夫國家當連歲用兵之後逗遛則餉既不饒將帥自興師討賊以來遷延則力尤不繼策之下者吾無取焉秦中東走荊襄西連巴蜀南通宛洛北極幽燕華嶽三峰

表咸陽之重鎮長城萬里控天府之雄圖過諸王帶礪之鄉綠竹與青桐俱萎弔列祖衣冠之藪金梟共玉雁交飛更有棧道千盤達關六扇長楊廢館猿鶴啼扶荔遺墟雚狐且舞往往汾陽里第掘出帝女之金釵茂苑門前拾來才人之瓦硯從此登高覽古收歸長吉之囊縱酒問懷捲入孝先之笥盾頭磨墨皆長槍大戟之吟驛路題詞成變徵清商之調嘔心詠罷風雷偃起於行間脫手書來蛟螭活鳴於紙上爲此行也不亦壯哉所慮者汧渭秋風易吹愁滿平涼宿雨常共恨多郎路三千妾年二八看銅街之走馬動意衾裯聽珠閣之吹簫留情紛黛風前置酒起舞悲來雨後聞鈴沾襟泣下張衡處機密而不樂王粲睹平原而思歸袁大捨之妝樓魂銷巫嶺馮小憐之畫閣夢繞吳天毋乃豪士風情原多嫵媚征人涕淚易溼衣裳不知蓬矢桑弧大丈夫當有四方之志銅琶鐵撥奇男子多從三輔而遊又況烈士徇名不詢家事畸人許國只在沙場行矣哉矮屋埋頭銷沈許多志氣勉乎哉長安插腳珍重後此功名僕也少讀詩書曾許孤身致主長經憂患苦教八口飄人破硯空山墨磨不短流年逝水天仰彌高日陳王荊公之浩瀚千言淋漓吐氣肯湼岳武穆之精忠四字慷慨送行展卷雕蟲既呈小技橫槍勒馬還有狂言此時魯酒三更傾大白澆胸而贈汝他日淮碑百尺舍昌黎作手而屬誰

錢季楨夫子詩序

於風雲騁逐之秋而長吟拖膝當旗鼓縱橫之日而短燭椎詩屈子幽憂離騷見志韓生孤憤說難成篇大丈夫不得志之所爲從古如是也然而廣武成名不無豎子夔關弔古豈乏庸才看劍不足以破牢騷則不禁覽鏡悲白髮矣舉杯不足以澆塊壘則不覺搔首問青天矣是以昔之人放眼高歌濡頭狂走豪情哭要離之冢哀詠碎虞仲之壺馬周懷才題詩酒店禰衡負氣撾鼓漁陽匪獨直抒其天懷抑以曲將其忠悃也吾師季楨夫子楚國耆英齊安老宿東方朔公車待詔北斗南物望咸歸騶以時勢荊榛中原草莽江頭桴鼓驚聞慘淡之聲塞上旌旗日作飛揚之狀維時許枚卿先生駐守黃州以公爲辛亥本房所中副車招襄戎事奇章表杜牧爲參軍借資碩畫任昉置陸倕於幕府故是門生當是時劉輿才長仲華年少以公爲班定遠則望其馬上封侯以公爲陳元康則嘉其盾頭磨墨以公爲張華之博物則許其畫地

成圖以公爲傅永之雄才則驚其據鞍草檄向使李廣非因命厄敬通不是時窮安知不拔幟銀鎗起家鐵券繪象麒麟之閣勒名蜻蜓之碑也哉而乃三年仗劍一笑還山春風護橋梓之陰旭日開棣華之館當夫茶煙遲戶竹雨沾衣水邊聽涼天際雁下尋一題則板橋霜落得一句則木末雲飛集上瓊花自成響逸池邊夢草共暢吟懷銀湧金鳴鴝歌鵒舞簡足使荀龍減色薛鳳輟音寶桂輸香王珠讓采矣今者一編遠出大集單行三劉齊名而孝綽之文早顯二蘇並世而子瞻之集先刊蓋自早歲從戎久擅谷雲之札亦越中年作宦未離子敬之氈固宜江上青峰嗣湘靈之餘響山頭赤壁播內翰之宗風行間有齊集之鳳鸞腕底無不驅之虎象也夫子名勝上國交滿寰區固不因亞樂之無聲乃覩盲人而

宗序道衡名重偏憐師古之才王儉集成借訂彥昇之手樹忠東塗西抹一事無成北轍南轅三年又過玉溪生但工獺祭見笑方家司馬光不喜駢文誰爲作者序既畢蓋不禁汗流浹背也

合肥李太夫人八十壽序代

夫標女宗於彤管嫺娩肇者能嗣徽音而扶陰教於黃圖孕將相者實資姆德洪維聖清受命帝女開祥亦越皇上中興宮庭訓政闢八荒之壽㝢巽命施行奠萬載於圖祇坤維鞏固蓋久已生民之福肇自郊禖風化之原基於帷帟矣然而英皇嬪舜商娀啟元鳥之徵摯姒造周姜呂產蒼鷹之佐蓋上有翊化勷元之哲后斯下有貽靈育儁之名媛古史所傳仲郢咽熊士行還鮓歐陽畫荻韋逞執經其得於母教不同

其蔚爲名臣則一也歲在單閼之陽日躔娵訾之次恭逢李太夫人八旬壽辰於時婺星煥彩瓊露飛槃輦馭斑麟雲母乘飇而至窗窺朱鳥星娥控月而來以及羽獵從征七萃期門之士瀛臺珥筆三清侍從之臣鷺鳥豪酋麟洲遠使靡不傾心海屋拜手慈幃景瑞露以鳧趨瞻勛墀而燕喜謂簪纓一姓史册原多通門而岳牧同懷古今無此聖母凡所以祥鍾鼎胄緯曜璇垣旗翼貞明似瀛舊祜皆天之所以開景運啟昌期也某棹江下士楚省微員昔載贛水之恩早識周玘之有母今瞻宣文之範益知景讓之成名所欲介頌鴻禧勉陳駢軸是則鈐轄稽首宜伸露祝之私布鼓競聲難發雷門之響者矣蓋昔在文宗踐阼之初正粵逆稱戈之日狼貙颷起窺朝廷武備之空虛豺虎星馳釀吳楚生民之刼運時則光祿公陳書北闕倡義西曹鳴周訪兩甄之師屈陳湯五日之指縱擁青蓋文畫輝煌星斗雷狩旌旗眩耀勢且謂湯沃積雪鞭打妖風可以收虎穴之功奪蠻弧而返無如臣心烈日威勢驚濤一障南來方立山頭之馬九原西逝頓騎天上之箕太夫人於是蒙帝升車叩閽返里淒涼馬革痛伏波之裹尸沙場叱咤龍泉囑王陵以勉事漢帝維時湘鄉曾文正公金陵伏節幕府需才我制軍與伯中堂遂捧檄而行絕裾而出也人第見江表誓師爲陶侃之勛名所由立關中轉餉爲蕭何之功業所由成班孟堅銘勒燕然張英風於薄海趙充國形圖麟閣著偉烈於中朝以爲今日之烽燧不驚江淮無事豐芙沾濡其德澤滇黔懾伏其威棱者皆制軍之力而不知晉王矢盡固由能集父勛畢萬門興實則克遵母教也

伯中堂早登詞館數歷封疆李光弼鎮河陽旌旗改色裴晉公討淮蔡宰相親師滬瀆戎旃定一統懷柔之策津門海務託中原倚畀之身伯仲伊周三台領袖河山帶礪一等崇封以爲中國相司馬公夷人不敢生事天子用范文正海內不復知兵而不知論樞府之功匡宜歎天而稽顙秉萱幃之訓又當飲水而思源也太夫人秀毓隴西懿鍾淮北江頭桴鼓助夫子以成名帳下芻糧命諸郎而督戰深閨之仁言溥布則災沴違於天閶口角之膏澤旁流則垓埏飲其德水滿牀袍笏當巾幗之汾陽入座起居躔台星於婺女祥淵汲浪甘醴承霖固宜嫓匾輝煌蒙聖皇之褒美龍章寵錫邀極品之恩覃捧銀榜以迎禧佩珠旒而迓籙五年周而朝天者再四德備而不朽有三瑞羽扶輸芙潘岳板輿之隨纓珈侍膳看

崔郄側弁之俄子舍承歡公侯繞膝孫枝挺秀瑜珥聯芬諸季騰聲宮皆金紫二喬競爽壻亦英雄緬厥風徽固縉紳所希有稽其福澤尤簡策所未聞也然而太夫人耄不忘勤貴而有禮雞鳴女士羣推詩禮之宗譙國夫人不改憂危之狀敬姜機上細辨逸勞石窌城中弗矜貴盛然則太夫人之所以扶持聖化翊贊清時佐軒媧鍊石之功襄堯舜垂簾之政者非管城所能罄寰海所易知也豈惟是玉劵珠巾寶誥鞠丹霞之服紫泥赤檢瑤書映赤日之光哉今者節居悅辰歡騰萊綵箕疇九五福壽富駢臻桃實三千年春秋並茂韓稚圭堂開晝錦接光彩於彤廷李德裕莊搆平泉煥天綸於翠軸共說神仙富貴茀祿長康笑看臺閣絲綸棣華接武從此萬年寶字紫文丹詔丞迓盛世之天麻所期入景飛輿黃道

朱翰長遊熙朝之壽字

吳縣潘太夫人八十壽序　代

讀南唐女憲之書久欽令範稽西晉講堂之盛益慕賢聲自古名臣多由母教從來淑媛皆享遐齡又況金殿扶輪共識天顏有喜瑤墀賜帔親從日下承恩西母齒高居少廣之宮者八十載北堂春滿執華筵之觴者百餘人是則愛日之溫延和於富媼卿雲之彩承耀於明嫡欲溯徽音宜芟蔓語矣潘母陶太夫人蟄悅流馨珥琰啟秀柳栽彭澤庸祖德之情芬花種河陽受壻鄉之淡治維時尊兄鳧香先生服官北闕供職西清婿劉妹以研就詩篇呼曹姑而續修漢史舉凡孟母之斷杼柳母之和丸陳母之碎魚陶母之封鮓太夫人靡不臚陳懿德佩作閨儀故其歸我光祿公也抑抑宜家祁祁作室絲麻殫勤劬之役琴瑟流靜好之音不謂三鳳銜東方呈祥於芝砌六鼇海上已返駕於蓉城太夫人於是剉薦傳書抽簪課字以慈母而兼嚴君矣初我中丞之發軔京兆也內訓無違循聲卓著特蒙宸途之薦遂膺不次之遷及乎歷官濟南分巡海北身籌邊備手總糧儲水激青萊疑鹿駭龍爭之地雲橫翠岱宦山煮海之鄉既領鹺綱兼權臬使居爽鳩之故地刑亦稱祥揚繡豸之清風仁能庇物太夫人篝燈夕對見簿錄而必詢官鼓晨參聞平反而輒喜遂令魯國革飲羊之俗齊民靖走狗之風載路歡聲僉歸慈母我中丞由是旌移彰武節調閩中頒蕭曹律令之書法昭明允膺方召旬宣之職化洽和甘柏署薇垣居官既久棠陰黍雨善政尤多建義倉則聚米如山增書院則堆經成帙壯都門之

行色備資斧而款裕公亶靖瀛海之瘥波造餘皇而路通京邸凡此普提廣種佛手千拳皆由萱草生春慈心一縷宜乎太夫人行經榕署聽盈城士女之謳歌車返蘇台看滿地香花之蹤迹矣抑又聞之功不足以靖巖疆者未克竟人臣之事業也才不足以安邊徼者不能極中外之觀聽也溯自火轍颶輪歷代會閱兵營北暨南澳本朝尤重海防甲戌夏福建夷警天子以揚僕樓船原諳水戰昆明士卒穩習風濤我中丞復奉特旨與沈幼丹尚書馳驛臺灣籌防邊事七鯤身之險要向稱海外長城五虎門之崇高不但彭湖急惡維時太夫人授之方略勗以忠貞俾得宏濟艱難力圖報稱中丞遂乃指揮如意決策無遺射白馬於瀨頭斃龍避位擒朱蒙於海口魚鼈無橋旣而歲畢差竣養疴乞假太夫人居靈巖

山下玩平泉花石眺輞川煙雲坐高陽亭臺詠午橋風月或擐瑜隊裏笑分餅餌之餐或兜率宮中親繡華嚴之字心隨雲淡靜與山宜每謂中丞功成之際不必居德施於人勿容倦時則流民轉徙皖省偏災上官繪鄭俠之圖空憐瑣尾大郡罄常平之蓄莫救飢疲我中丞軫念民艱祇承母訓況堯夫之麥開長孺之倉載秦穆之舟貸監侯之粟解來宦橐匀水亦恩送到窮簷春風皆暖固不獨晏嬰爲政待舉火者七十家魯肅指囷饒貴糧者三千斛而已也乃太夫人猶且撤瓌佐賑減膳分甘練裳成鄭默之廉縹被勗務欽之儉不誠嘉行難以毛舉陰德比之耳鳴也乎且夫藺者備也備百昌而上迓鴻庥壽者酬也酬盛德而下詒燕翼當我中丞祿野明農之日正諸公子丹山奮翮之時長君襲胄子頭銜冠分

鵠頂次子登孝廉齒錄香挹蟾宮雙鳳聯鑣爭題名於藝苑二龍化劍競耀彩於豐城德門盛事蔑以加已亦越丁丑之春我中丞奉太夫人命送兩嗣君入都考應會試玉禁謝恩眾請蘇瓌有子金臺策馬猛教祖逖著鞭當是時五色瑞章方承宣於鳳陛三枚瓊葉又獲售於龍門太夫人身處重幃耳聞吉語喜季常不愧白眉之譽謂元成將嗣黃閣之勛固已老願克償私衷罔冀矣未幾皇上以江南宿望雅屬重臣楚北屏藩富資碩畫我中丞復承顏宣室應對平臺辭魏闕以登車沿途問民生蘇息奉慈幃而就道攬轡看漢水澄清甫領藩垣旋專閫寄天子念東南大局要害全在鄂中武昌居江浙上游都督宜屬士行遂以去年八月由藩司擢巡撫青山萬仞平步能升紅杏一枝官牆不隔臣之遇也君之恩也乃太夫人猶且貴盛不矜撝謙自下中丞每歷一境輒增一憂每遷一官輒申一戒以此我中丞仁隨孝盡德與時敷分廉泉於縣縣之西三晉咸沾膏潤沛闓澤於黃河以北全燕共起瘡痍異赤謳思災黎額誦何無忌風神似舅文潞公精采照人皆太夫人之培植深貽謀遠量足以周物表惠足以搏羣生也茲者瑞氣騰霄瑜星煥采參九天壽相開八秩瓊筵我中丞萊綵承歡長依愛日板輿迎養造紹家風某等受蔭芝栅揚芳讌閣奏芳樹荔華之曲欣瞻輦馭斑麟鏤姬匯姜鼎之銘私喜儀崇德象際此日天恩寵渥珠冠一品祥開璇室之光待他年壽母期頤寶婺重暉補晉琅璈之頌

田母周太恭人七十壽序

世之祝壽母者歌燕喜而稱觴推鴻嘏以衍範萃婦元扈撮

拾華鬱彤管宋甍鋪陳藻語蓋靡弗齡齊南嶽耀約北堂矣縱或稱屬幽貞芟除戛說要亦僅斷機畫荻蒐燼遺編封鮓和熊揚棻昔閎家所謂懿修聲婉德協珩璜郝禮鍾儀勤中壘賢明之傳蘋筐藻筥闕周家孝敬之徽鏤青纂而匪諛拜黎收而無忝者其惟我年伯母田母周太恭人乎太恭人鍾靈姬牒曜緯郛垣碧沼蓮華接濂溪之遠辮璇閨椒葉騰壘濬之奇棻當夫尊人萊山公之葉世也太恭人甫十齡翰墨之餘精通妙算女紅所積曲佐庖飧雜時其兄苡屏先生匡壁習勤顏瓢屢空每著書而仰屋常橐筆以出門然而劉妹能詩恆競孝標之壘曹姑作史克成班固之書嘉綠橫經擘紅抱葉其聰慧有如是者及歸我年伯某先生也仲子有文來繼惠公之室孟光含曜原隨梁伯之春其時我年伯道光

壬辰已領鄉薦北轍南轅黃塵砭破燕雲楚雨緑鬢交侵雖曼倩饑驅頻歲待公車之詔而樂羊遠學終年無內顧之憂寫韻備炊截鬟進膳皆太恭人之經營無迹拼擋得宜也寄葉正甫之衣藉攄蓮慮織竇連波之錦弗訊歸期其勤勞有如此者先是湯恭人還有一女遂首伶仃初離襁褓麻衣泣涕倍極酸辛太恭人玉不隔懷珠常弄掌置膝而挑鐙課字臨窗則繡譜度鍼迨其適袁秀才季蒓也馬融析教讀之資濃裝奩於愛女鮑宣擅清華之譽備服飾於桓君至今白髮瞻依屈原嬃老靑衫伉儷崔愼兒成太恭人且加意撫摩不時存問愛王筠屬韻如覩外公思崔曙才華益憐弱息其仁慈有如此者咸豐壬子粵逆之南竄也武昌荊襄鎖鑰吳越咽喉我年伯以孫武之知兵爲公叔之捍患班超投筆倚斬封侯詎遑被圍先驚致命當是時嚴顏頭斷鬚髮猶存繆伯喪歸風雲都變太恭人哀逾杞婦泣甚楊姬救段配之刀投漳溪之水絕范陽之棺引蜀道之櫬盡劍淬神鋒而彌光簿登鬼錄而弗恤矣然而靈椿頹老堂有尊嫜甘蔗旁生家無長晉太恭人則含悲忍死茹苦偷生問晨安則漏鼓猶催供夕饌而釵環盡典事平大吏以事聞於朝我年伯得旨贈知府銜母亦封恭人焉至今四品恩綸爛騰綽楔一庭彩煥寵錫門楣傷之者既悲哥舒之死苦感之者復羨石窌之生榮其誠孝有如此者其尤難者當鄂城之再陷也吳頭楚尾烽火連天怒猘凶豺妖氛滿地太恭人奉我太年伯避難江夏之東湖街東湖田氏祖塋所在也魏博衣冠山邱零落平陵碑碣蔓草縱橫太恭人撫塚樹而增悲過墓門而隕涕奚有司墳者垂涎貴斧睨目囊金意將行盜跖之凶掠欒盈之部幸太恭人先機察焉得以計免無何哀鴻曠野方定棲依老鳳孤桐旋驚殂化斯時也玉棺天上降既無因銀燭靈前燒皆成淚搶地則黃泉有路呼天則黑夜無門蓋幾乎箕畛星懸霧壺露委矣乃太恭人誠能孚物孝可格天鄉人有爲其親早具棺衾者賤値售焉穆姜美櫝竟供行父之需准堰佳城早待沈彬而葬天之所以垂憐宿德亦天之所以曲監孝思也自是以來庾信鄉關飄零榛莽杜陵家室淪投烽煙鼙鼓臨江天皆慘黑旌旗過眼夢亦倉黃適太恭人從兄商山孝廉遊幕荊州往依焉登王粲之樓平原帶恨入韓康之室甥舅同居住荊年餘旋與商山公返鄂迨水重來河山非舊桃源再到井里無存時復有彭器之觀察與周壽農大令分宦海之餘資增師門之小潤太恭人因得借攄鶴簪聊定鴟棲析米爲炊餘出東修之費焚膏課讀兼聞紡織之聲蔗啖晚節而生甘律吹寒冬而回暖以有今日也小丞同年以周宗之瓊葉補田樹之荊枝何無忌似劉牢甥原如舅秦伯姬愛晉惠姪本從姑事有證於前聞禮可緣夫義起又況姚崇作相外甥與子姪連名陽城在官寡姊亦晨昏共室雖爲他姓寔啻同生此又可引往哲之微言破迂儒之目論者也茲以某月日爲太恭人七秩帨辰小丞念母氏之劬勞張公庭之彩奏擊南國湘妃之磬燕寢臚歡開西來王母之尊罍桃侑酒樹忠雲贈鵠嶺水匪彝陵與伯符爲同年未獲登堂而拜母聞樂發之高行幸得染翰以攄詞宣文君講帳長懸敢爲揄揚之泛語張茂先女箴可續宜垂閨闥之芳型

年丈魏述亭先生七十壽序

天子御宇之九年三月十八日爲年丈魏述亭先生七十榮慶於是鎖院春深三條燭燼金臺瑞靄五色雲騰吾友子題同年邀日下之名流佐天邊之壽斝千萬間開廣廈初停戰士之聲五百里聚賢人半是年家之子既而同人以先生靈光在世陰德及人斗極騰輝斯添鶴算卮言爲壽宜屬甄生忠惟先生霞表昂藏風襟磊落考其門第鶴山推道學之宗品厥英稜駒齒負成人之譽先是其尊人性耽施予義著鄉閭賓友塡門裴之橫被寬百幅貲財委地嚴仲子手散千金因之李密門衰彥昇家蹇楊子無十緡之積崇公鮮一瓦之封先生運際枵虛身丁濩落寒著西華之練暑懸南阮之褌熱不因人貧猶勵節心聞勇而布聞信播闤中慷慨之名奐

得義而稠得文成光祿平生之志則先生豪俠之足稱也泊乎行李戚黨天佑善人魯國有田漸稱負郭淮陰決策大可資身陶朱三徙而成名鄭白環渠而置產諸郎繼志雁序肩隨季子能文鵶軍首冠人謂報施不爽福澤獨鍾必將剖開田樹之荆分種謝池之草而先生吹塤待和引被思溫許武成弟名甘心納粟馬援戒兄子遠道寄書而卒使吳虎蜀龍聲騰藝苑胄文基武秀擷黌宮水無分派之流花有同輝之蕚則先生友于之足法也當同治乙丑捻逆之突出麻黃也貔貐飇起豺虎星馳編竹筏以渡江人多於蟻依草菅而乞活命輕如鴻葛鎮地號衝衢居無大廈毀晉國之館難以容車買魯公之書無從乞米勢將雪封蘇武露宿黎侯一夕迷微虎之遷五日閭烏桓之變而先生則倡義指囷臨江葺屋鄭莊千里代備齎糧王秀三冬兼施襦袴而卒使鴻皆安澤鴞解變音監下拜於陳實之梁戈返操於何休之室讋言頓息賊膽俱寒則先生之仁能庇物也今夫搜神記作備錄妖祥無鬼論興誰明禍福是以欒巴噀水事涉荒唐戲團賜田語尤怪誕而先生則憑虛造意結想成因喜聞南海之燒香愛向西天而禮佛日打蒲團之座業靜紅塵露彈楊柳之瓶書刪素問杜老居陳芳之國白公主兜率之宮而卒使室盡平安家無夭札見曇花於寶筏與菩薩爲天親或者鄉號神仙原鍾靈於武邑書刊鬼谷曾託始於魏侯乎而要之有蕭惠而後項王之鬼亦靈有崔忠而後蘇峻之座可假憑依在德對越由誠則先生之敬以格天也今夫木毀金福數原前定石言星隕理實深微是以王蘧頻精象占而不能防青衣

之取易曹公雅多智術而不能算赤壁之鏖兵識桓傳之災宣尼不言其何故料陳衞之火厎僑猶以爲多言天道難知聖人不易而先生則明徵變始鏡燭幾先末共閱伯而前驅即知畢方之早降炎炎赫赫夢曾入於蕭中出出譆譆聲獨聞於亳社及乎紅羊刦過白撰家空城門有殃及之池齊國無收囘之燼而先生則氤氳不顧甑缺無驚向讀賀火之書弗誇徙薪之智禍生有兆誠至能通則先生之料事如神也至於講陰騭之文異端多爲詭僻編獨行之傳閉戶不聞鄉鄰南車曾足指迷而嫌於迂遠西竺雖工說法而遁於虛空而先生則藥石愚蒙鍼砭經史爲里耳聲明聾俗或當頭與醒盲人掃孽海之塵婆心濟世作家常之話佛口生香字孳乳而轉多石頑頭而亦點卒之聞韓休之姓市價無欺居王

烈之鄉倫兒皆化李常垂於樹上蓬自直於麻中則先生之樂善不倦也樹忠綜覯懿行縷述微言遥看江上雲飛北斗南重騰光欲共說歲初星轉東方朔三度神仙蓋家傳相業疏早上夫十思列縣號壽昌人宜逾夫百紀子題同年與樹忠傾襟夏口把袂春明分箋於五鳳樓前新披彩服拜手於雙龍闕下遠祝遐齡盼蘭檢之恩十二行芝泥早賁晉麥邱之祝八千歲椿樹何如

年丈魏幹園先生九十壽序

晉王嶠之曝書徵洪範習六書之譜彙為大名綠鶴算於人間已逾梁灝登科之日迓鴻庥於天上妙是江都應舉之年蓋楚國肇封其人亙屬耄耋況高洪傳寓此地歷多神仙則縣此酒引椿筵詩歌黍齋禮頌奇之瑞彩依斗北之瑤光吾知繪家慶之圖濡毫莫罄陳遐齡之祝額手非諛已幹園年丈樊山望族鄂渚清門三鑑傳家十思報國溯先朝之閥閱本宰相之簪纓而公則幼譽石麟長矜筆虎臨場決戰已兩試於貢宮拔幟先登將單行於藝苑嗣以六丁遑厄二酉山空紅經歷劫之羊碧盡藏餘之蠹爰改儒而為賈遂握算以佐家劉晏長才偏工會計范蠡短刷獨往江湖不煩析利於銅山已見起家於金穴此其宜壽者一也今夫有子克家固賴門庭之助商人重利實因積累之艱當七世兄之出嗣外家也六尺伶仃一門濩落債欲逃而無所未敢築臺逋有積而如山誰能焚券人將謂坐受千金之累必無一粟之推郁已附榆瓜將棄葛而公則髮膚同體外內一家韓康共錫舅而居不分爨火嚴仲揮金錢如土代爰詠求春陰常庇平兩

家餘潤常兼乎外姓此其宜壽者二也若夫芮鎮之為縣東孔道也名山作鎮硤礫懸崖秦荒如脊淳泥滿路或則中途陷馬慶鄭連號或則蹇道推車王陽先畏未免泥鴻爭印步蘭難行而公則倡首捐資鑿心好義買山下酢眠之石鳩園門改字之金綺錯碁交市皆畫井鱗嵌羽布滿可通泉至今春水方生客有搴裳之便周道如砥人無折屐之憂河因賈魯得名渠以鄭公錫號此其宜壽者三也若夫鎮民之疊被水害也室空如磬家無一餐之蓄米貴似珠人無雙弓之飽加以居奇者賈居三倍覓糴者倍蓰於今言指國暫甦涸鮒空聞磬擇延集哀鴻而公則仿不寧之書為救荒之策既學監河而貸粟還同秦穆之汎舟五斗為程人有屢而咸折四鄰相告碑無丁石不同叢臺之八窮詹爭託蓬於宗下清中饑莩悉改號曰更生此其宜壽者四也迨夫同治乙丑捻逆之竄擾麻黃也旌旗捲地駭怪雨盲風之交馳桴鼓連天驚凶猘怒豺之突遲當是時郛城外郡伏莽堪虞鄂渚軍防藩籬已撤加以待哺者樵蘇已斷渡江者玉石難分似不免禍且臨眉憂將掣肘公則勞心撫字隨手布施解囊底之金平分老弱賑道旁之弱親視寒温而且善不施勞功能辭賞事平縣令葉公保舉升銜公謝焉攝陽子助王室養民藉甦窮乏公孫枝為閭閻捍患敢倖功名此其宜壽者五也且夫瓞衍瓜綿事莫親於聯族枝分派遠禮莫大於敬宗是以范氏義田勒為碑記眉山譜引刊作家規公念象笏龍章本前朝之冠冕耳孫鼻祖實一派之淵源遂乃推畢萬受封之始迄了翁繼序以還碧瓦朱甍新先人之祠宇歌鍾鎛磬陳宗

器於堂榰而且拓地弓三廣開義塾寬天尺五代備修貲爲前世延累葉相承之書香使族中無撐犁不識之子弟此其宜壽者六也忠與高門屬在世誼前月述亭年丈七秩榮慶同人既敦促爲序今又恭逢大壽代索小言人一己千之竭賤子搜羅之力我百爾九十欣君家壽考之多猶聞去年秋幼雲同年榮領鄉薦公衣冠出拜客鶴髮芝顏鶯腸五猶存世上蟠宮桂子喜半千克副才名美談聚於一門路人稱爲盛德從此問安點頷不數郭令公之百笏盈牀若教祝壽期頤祇須左太沖之十年一賦

恭祝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文

臣聞詞人雅善鋪張而賦六合則皋枚斂手史氏各殊體例而祝萬年則燕許同聲故知聖德難名詩書無誇美黃炎之

語天恩罔極簡册無頌揚蒼昊之文事至於歌舞無從雖寫之文章亦贅然而乾坤縱大未禁日月之抽摩符籙長存閒資雲霞之藻繪又況放勳稽古史祝華封富壽之三豐歲延年詩賡天保岡陵之九豈有際仙籙長生之世當佛心歡喜之秋天邊彈王母之霓璈而寰壤不和皇琴之曲雲裏奏女媧之仙瑟而草野不吹華黍之笙者乎然則揚鉅海之微塵爲東溟測水晉普天之祝報來北闕陳藿此在朝廷祝之爲露莛撞鐘殊不自知其僭妄而自臣下覩之則雷門擊鼓或期有助於軒鼙葢幸値聖明熙洽之朝原可附文字賡颺之例欽維慈禧皇太后賢明天縱孝哲性成自觀型媯汭以來訖思媚周京之日凡所以扶持陰教翊贊皇猷上鄰白山朱果之徽音下昭玉英金枝之瑞應揖英皇爲娣姒肅環珮而

雍容一切覃被海隅儀型天下者載在國史紀在皇庭非下臣所敢知抑非下臣所能述也獨念文宗賓天之後正當海內多故之秋內則操莽在朝睨漢家之玉璽外則江淮失守斷王氣於金陵近之齊魯驛騷中原無一寸安居之土遠之回蕃猖獗閫外少三軍報捷之書當是時大澤龍蟠隱成敵國中周虎落久失雄藩又況獵犹長驅豕突營平之野匈奴內犯鴟張避暑之莊練兵則武庫甲空籌餉則敖倉粟盡加以釋都兩載頻貸金錢黃水連年常期堵築滇黔反側烽火時驚吳楚偏災呼求必諾于愁歎手萬感叢心此即下武鍾靈聖皇應運燧人受籙嚴銅頭鐵額之誅唐后垂裳奮赤水青邱之戰而隻手難期回天之力恐多方終有梗化之頑乃皇太后慧劍深藏神鋒立斷運籌帷帟不辭警枕之勞整頓

河山輒有吹毛之易玉弩驚天而無恐金甌墮地以復完葢自壬戌垂簾迄於甲申授政委裘六尺負扆兩朝竭扶桑捧日之心傾鍊石補天之力知人善任奮殷武以中興臨食忘餐闢宮門而早起聖以繼聖開周成商甲之丕基難且益難膺聖祖神宗之重寄霍子孟誰與牽其讀畫韓稚圭未敢諷其撤簾兩世扶孤一身定難高皇龍種頭角悉蓋代之英太姒螽斯羽毛成希時之瑞故其重新宇宙再造山河合璧聯珠成穀皇帝十三載龍興之業開疆啟土垂今皇上億萬年燕翼之謀凡所以播爲皇猷著爲方略者周十八省臣民之所額手抑五大洲君長之所傾心也在昔咸豐之季粵逆盤踞江南其自五嶺殷繁重湖險要三吳富庶兩浙精華凡屬蓮城帶瀨之區悉罹虎吻鯨吞之害風鶴頻擾驚江頭戍火

之倉皇鬼泣神號蹙眼底生民之劫運當是時承平既久耕鑿相安朝廷武備空虛該國是者爭丸畫餅將帥行間涉歷懲亂源者未解吹虀顯皇帝射死竹以訣帥推棋枰而遣將索倫勁旅奉天調而南來益都樓船催檄文而東下天如厭亂賊不足平乃退畢刀橫狼煙方期迅埽而鼎湖弓墜龍馭忽驚上賓然而厲犧之氣未寒郊原之戎尚莽究未嘗不以宗墉之伐遠望姬昌淮蔡之師下期霊武也既而移宗虧服太后臨朝悉曜高懸神機廣運時則有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三方建策五臣合營臣[illegible]門而諾口之縣遭營下安慶而石頭之城落掌雨花臺上三鑿慶兵元武湖前三峰縱火整一十八萬之鳳據龍盤欣看孫皓出降畢二三更裏之雪鴨風鵝早見吳元濟首虎乘悍匪猩種咸劉曹彬奉勦伐唐六代還鍾山之舊牧野成功告廟九年慰文考之靈則我皇太后之底定東南也捻逆之肆也其始不過三晉之殘饑來就兩河之廩粟當事者僅如設長孺之便宜發賑督子敬之慷慨指囷招徠即是良民訓練無非勁卒自監司將於擅發之例而賊眾又不能爲乞米之書其始熸火螢光不崇朝而即可撲其終潮來颷起遂一發而不可收馬嫂軍號鐵狼襄陽兒稱米虎非梁據九州之腹草竊爲生張角假五斗之名蔓延益廣當是時王門西顧警報頻聞鐵甕南開瘡痍未起而賊首張總愚苗沛霖等又復乘其飄忽往來之勢逞其恣睢獷猂之爭以守則翠岱黃河既難爲孤軍之久駐以戰則兔起鶻落又不能爲千里之長圍坐使盧溝橋邊頻驚刁斗桑乾河上盡墮烽煙此雖有晉悼三駕之才終難展

武鄉七擒之策乃皇太后天威有赫廟算無遺念豫州逼近畿疆有關全局進樞府諮詢時務特簡重臣時則有蒙古超勇親王僧格林沁與今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一則銅章鐵券分河山帶礪之盟一則虎略龍韜鼓淮泗風雲之氣旌旗耀野笙磬同音萬壑遠來兵下曹州之壘三更謀定水灌智伯之城七載欃槍一朝埽滅以臣攻本朝乾嘉中如穀城棠陽之變臨清滑縣之師或逼迫都城或害生肘腋類皆以中州之假擾勞列聖之經營然後手斬荊榛人登衽席今乃瑪戈所指玉斧無塵得遠世界於清平皆伏案宮之擘畫則我皇太后之削平中土也若夫伊犁之備我西藩也仁皇入城首建閭蔥嶺以開疆蔥廟一饋同仁從瓜沙而策堡往者霍集占之倡亂和卓木之竊邊我高宗純皇帝奮指金戈威森鐵斧始陳兵於託和鼐繼排陣於鄂根河磨六幕之旌旄龍堆克靖羅三朝之劃側鳥塞無聲自是以來石鉢金盤永修貢表鼓尊均梳代守職方括赤土爲中人稍寬北顧籍鳥恆於內地長備西陲二百年蛾伏蟄藏三萬里花封草偃則伊犁固我大清之所自有也屬以時勢多艱中原搶擾回逆馬致羅白彥虎等毒如虺蜴種本狼羆草擇纔耕陳涉揭竹竿而起賓錢罷稅羅朴招板楯之兵虎悍勢以負嵎鹿挺身而走險殺人如草血流蕩姐之坡積骨盈山鬼哭蓬婆之烏俄羅斯因之潛吹蜮毒暗啟狼封唇齒相依虞方取號壺棗載道齊乃收燕是時朝廷方議南征未遑北討甫塵東顧暫緩西師猶以爲古莽多眠終俟夢醒夜郎坐大必畏天誅豈有汝陽不歸魯國但無劉備久借荊州縱教西域

之開闢誌必朔方之獻地而乃實逼處此久借不歸滇吾粤撓當轉爲謀主梨樹據清水盆促版圖不借疏勒而稱天詎止安陵之割地議者猶以贖長莫及道遠難攻昔之日未經玉斧劃河今之日何妨珠崖棄郡我皇太后奮勳華於盤錯顯謀略於艱危以爲聖明之朝華裔同體祖宗之地尺寸必爭爰集廷臣共商國是六卿畫諾萬口同聲皆有必返侵地之心皆有不共戴天之恥時則有東閣大學士陝甘督臣左宗棠焚香拜命仗劍出關地當蒸夏之交風雲都異天到中華以外星斗亦昏於是越逶蹔息山蹤烏魯程木壘河之險道度蒲類國之崇崖鼠壤蠶叢兜鍪拓天而進龍旌隼轂旂鼓動地而來萬馬橫驅踏碎千秋之雪千旌直指氣殘九嶺之煙八道俱攻四城皆克雪山照眼水海彌天哀牢之十子

十妻軍門泥首棄弧之六男六女帳下歸忱而伊犁仍爲中國有矣鐵騎馳書五日聞其吉語金城告捷七朝達於長安則我皇太后之恢復西北也具此豐功刊爲盛典今日之金湯無恙罔非宵旰之所圖維匕鬯不驚罔非宮廷之所策畫衣租食稅宴中沐雨露之恩鏡清砥平天下以耕耘爲福郎如臣等之篝燈坐誦椽瓦安居瓶氳無交謫之憂邱壑有行吟之樂將欲登峰以尋脈皆將飲水而思源此豈非海澨山陬所宜馨香而祝黃童白叟所宜干羽而歌者哉然以皇太后之廣大配天艱難翊運者思之尙非史冊四千年必無之事業皇王億萬禩未有之勛猷也自版圖日廓世變益新禹步迥翔難極貝渾之詭異周原履算莫窮富媼之恢奇以臣馳域外之觀讀瀛洲之記月支雷翥人間半說荒唐斷股飛

顯史籍多疑附會今則奇肱以北頻多不識之撐犁窮髮之西果有新開之甌脫凡裴秀地圖所不載周官王會所不登大章亥豎所不稽伯益山經所不錄一切詭狀殊形之國罔弗颷輪羽轂而來在昔甬上用兵疆臣紓策設津門之戍壘警海防挫香港之師屢稽天討義津來而和議梗澳門據而邊患滋六軍皆驚國郊多壘當時柄國大臣既不聽林則徐防廣防浙之謀又不用魏默深制夷攻夷之策鋼檣拔水鐵甲乇風外攻者睨中土而橫驅內據者成長江之飛渡蓋自珠江搆釁事已急於燃眉訖乎滬瀆通商患更深於掉尾當是時神州喪亂正值龍爭虎鬬之秋天子焦勞常懷灞上棘門之慮藩維操重鎮則坐甲水嬉斧節建高牙則投戈瓦解艾三年而不蓄棋一著而先輸積慮在廟堂殷憂在社稷感

時者空爲江統徙戎之論專閫者莫建陳湯破虜之勛仰賴皇太后默運天心統籌全局進王導假安東之節命韓琦領代北之兵雁宕龍城周防既固蛇矛虎劍摩厲相須橫海樓船偃旌旗而募地沿江桴鼓雜烽燧以連天然猶不輕中國以倖功督諸軍而浪戰僞允乎廷花剃地之請常生葛邏祿叩閽之憐盤敦之文時申於鷲島冠裳之使不斷於麟洲約重黃龍盟堅白馬隱以見長城鎖鑰中國有銀槍鐵室之防顯以示大度懷柔盛朝有海納山容之量因之梯航並集琛贐皆臻西極騊駼咸許甘淞互市南方鵜鰈都來奠壤呈圖雖以大如俄羅斯富如英吉利遠如德意志悍如法蘭西其餘墨齒生番紅毛異種西班小國東海强鄰皆且雲馬風車衝警於吳淞江口丹楹碧瓦駢聯於上海城邊捲入萬程之

鉅浪洪濤都歸几案合十九國之旂表毳纛悉拱中華鬼斧神刀開闢黃姚翠嬀素子蒼姬之版籍北暨南澳薈萃八垓九埏十洲三島之精英盡中外之偉觀并古今之變局也然且隨時保護加意防閑築弘仁愿受降之城置蘇子卿屬國之府柔遠人以賓居驛館至郎如歸盡此輩爲孝子順孫勤而不忍八荒士宇一例帡幪至萬不得已而後雷厲風行興師遠討牙璋于珙問罪閶闔日月臨而魑魅潛形雷霆擊而妖魔遁影蠻翁遠塞得書歸質之蛟鳥鼠餘魂驚破包身之膽則如諒山之戰淡水之師亦足見天朝禦防之周中國威棱之赫也歌功告廟樂陳夷昧宣休誇勳石書動碑借崑崙而猶小此豈皇墳帝籍所能稱其錄策綠屬丹圖所能傳其麗藻者哉而至如仁言屢被譽浮旁敷玉策重修衍驥子龍

孫之厎球邸再謁展秋霜春露之心築瓠子之橫流頻年減勝校芸編於中秘直省頒書寬刑審則解網下車由貸仁中之法賑災黎則鴻嗸鴈集常加格外之恩蕩金罷於重關咸行閭嶠闢琿春之逵界地廣遼陽寘安雲拔蟠蠖風動凡茲彤管落華之所當欽轉爲鸞臺鳳閣之所不書盡自五帝書契以來古今無此聖母則竭萬分揄揚之力遺漏尚多敬言也不然古之稱賢太后者華渚虹流星樞電繞女媧毓祥於石紐簡狄誕聖於商娀萵館龍宮勤上林之作卒金根紫闕重寢室之威儀皇誥十八篇富文章於椒掖道德五千字娩著述於蘭臺推亶淵出狩之車風馳萬幕奉慈聖大安之輦日照重幃長樂稱尊聖德播史臣之頌豐熙訓政宣仁備眾正之扶一時簪毫朵殿之臣珥筆金閨之彥南宮贊禮北極依光未嘗不斧藻球圖看皇祖帛頌箕疇之五福康讓壽以千秋然而昭儉昭文闡教雖宗於任姒如川如岳謳揚半出於淵雲孰若我皇太后員嶠延禧方壺布愷摯功德而比隆蒼顓綿祜於軒蓀堯門綿春秋而錫祉黃圖稱觴者蓬山桂海鴻範建皇極之極難寫徵獻馬卿工形似之言無從比例空前軼後薄女中堯舜之稱絕地通天冠邃古因茲之錄而迴億夫風雷締造昧爽憂勤楚尾吳頭論萬家之鋒鏑榆關柳塞委七萃於沙蟲蠻觸紛爭動關膺慮豨蛇薦食上逼神京固不料仗九廟之威靈經數年之擾蕩以至今日之氐羌來享嶽瀆無塵也茲者玉宇澄清紫宮齋祓天年娛晚佛誕延釐三霄珩珮之聲鏗鏘玉辰五色星辰之采照耀金扉福履綿長鶴算周三元之始天筵軒敞膺臣遞重譯而來皇上

黃幄躋觴翠華扶輦彤墀玉砌繞慈幃而晉祝千春麟趾螽斯齋天揖而躬親九拜綸言預佈免蠲闓積欠之租蕊榜先開增科舉平常之額凡從來鑠古隆今未見之禮皆今日食毛踐土必酬之恩幸值清時均沾慶典臣殘編株守冷職匏懸春雨槐花會在京華旅滯秋風首蓿得爲盛世儒臣葵藿之傾太陽何殊遠近江河之朝海若不問高低仰見皇太后盛祉駢蕃康祺燕喜皇圖日永壽宇雲開天子之母配天晉徽號以聖神文武而猶嫌不盡甲午之年周甲祝遐齡於億兆京垓而訖乎無窮雖土鼓蕢桴不配鈞天廣樂而衢歌壤頌易康盛世元音鳳凰在郊原私鶵山雞之文采蜉蚍撼大樹敢酬好爵於公堂九重自迓天庥娟滴朝之武尉文丞萬言雖祝萬壽百姓原無奢望合四海之耕夫織婦一箇祇乞

一年

癸巳八月積雨連旬教學之暇恭成此篇長計八千六百六十有三言駢文從古無此長篇或有議其僭妄者余謂平淮西碑燕然山銘元和聖德頌是亦文人所爲況擊壤與歌盛世不設厲禁也但久病之後精神渙散重用之典複衍之字在所不免倘祈海內碩儒指正爲幸（自記）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同里盧靖弼校刊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汾陽邵樹忠

謝靜齋贈領啟

寒風砭衣之候正需范叔之綈袍長日添線之時忽賜鄭卿之繡袴文章錦繡肯割贈以為難世胄簪纓經翦裁而尤妙伏念僕鶴癯在骨燕頷不侯布襪青鞋江湖潦倒烏巾白袷詩酒豪狂戴子夏之冠頸長於鶩脫孟嘉之帽項縮如鶣囊中之賸錦無存客邸之寒衣莫寄茲乃青衫話舊紅粉憐才分蜀糲之零星鋪吳綿之皎雪推所愛以及不愛幻無情而為有情裁天邊偃月之形作野館迎風之助稱刺身之裋褐尺寸不差壓繡口之香被分明可想思雖微於一線報宜重以千金偶從絳帳餘閒思繡閣停鍼之致不料青閨弱息饒

明堂補袞之才韻事無雙虔心合十

謝彥頎太守惠夏布啟

失子敬之氈頻逢狗盜須胡威之絹私佩鴻慈縞乍投而望氣先驚衣未著而闔家皆喜恩銘萬縷感結千絲伏念忠帝里揣摩黑裘已敝庸才折襪金縷難經不謂命座枵虛人思草竊我則家徒四壁奇窮祇此一人彼乃故道重尋得意不嫌再往操戈屢犯鑽穴頻來坐梁上而覘早諳曲折罄囊中之智要測高深盡必欲劍匣一空睦囊盡捲周勃之軍人皆袒韓侯之敝袴無存惟有柳葉遮身聊希夷俗芰荷為服暫作騷人而已乃秦國同胞方修戈矛之怨而鄭卿獻紵不客瓊玖之施仲山甫分袞職之餘為貧儒補匳諸葛君推綸巾之賜令部曲銜恩悵不惜於開襟拜宜為之斂衽從此服絺綌而無數不憚炎天入殿閣而生涼頓忘酷暑細鍼密縷喚織女而來縫大袖方袍高文壇之一座理合疊雙以申謝敢無合十而臚歡莫作布衣看大有贈袍古誼早知先生意此是壓綫餘痕（太守集名壓綫餘痕）

擬册封郎墨侯詔

東海起家舊住淄川之縣西河開郡遠分黑水之疆草揚子之元經汝才高著述坐魯人之漆室汝性本堅貞百戰揚威汝接烏江之的派千金鍊汞汝完元圃之眞形刻黃雕翠之時汝終年韜晦賦綠塗紅之所汝鎮日含章分屬大臣汝常似高麗之皂面恩酬國士汝能為豫讓之漆身精采中凝汝不染清流之習光華內斂汝甘辭本色之名況復文囿詩壇據彈丸者皆如墨子管城楮郡通冠帶者不是白丁鑿斷元圭常涵水氣硏穿赤鐵不作金聲呼萬石君會受文房之禮拜抱千年璞屢經人世之消磨紀厥崇勛應須漆史官之敘秩戲喚烏曹今朕祕閣求賢差欲體元立極暗中摸姓自期恭默無言用是奠酒酬楹書名黛管坐元堂而側席建碧海以開藩賜汝旌矢千汝其端持節鉞錫汝皂斿一汝其自建旌旗汝欲得社稷臣朕則佐汝以汲黯汝欲分股肱郡朕則輔汝以陳元汝兩鬢青蒼朕則冠汝以烏帽汝一身闇淡朕則授汝以緇衣汝方岳代天朕則以黑山作鎮汝獨居無耦朕則以元女許婚於戲報國精忠好涅岳飛之背遊神守默勿忘老子之談冑永墨胎恩流黔首汝往欽哉勿廢朕命

恭擬越南國遣使貢馴象賀表

臣聞帝治履鴻六服勤其王享皇猷彪炳萬邦播其懷柔是

以劃醬魚支詳編獻令金鵝銀鵠肅貢方儀望北闕以抒誠識碧水紅沙之路驗東風而受吏來黃支烏弋之君涿郡師回拔銀刀而芟草婆羅使往送金盤以置花露犬風貍輔佐興王之瑞元狐血馬震驚大國之威凡此四夷之來賓端由一人之有慶欣維皇上運鍾下武道洽中興玉鏡重光金繩還馭龍圖鳳紀膺景命者二百年雷翥月支肅遠方者三萬里凡本朝正朔所頒之疆宇爲歷代帝王未有之乾坤厥有越南國者龍川荒裔象郡豪酋翡翠桃榔居近馬流之俗鐵緺銅鼓城臨駱越之鄉當道如熊禁鮮卑不敢南牧貼眠似犬爲天子長守北門款塞投誠甘居孝子順孫之目依天請命不改指呼臂使之心乃於同治十年某月日遣其大臣某進呈馴象三隻生乾陀之野稟嶠氣於瑤光感聖澤而來披靈根於海島於斯時也天子乃開騶虞之囿進貉隸之司閱貢表而開顏坐明堂以受獻嘉遠人風塵之苦內府頒筵念異物輯轃之艱天閑賜廄脩牙刷玉慶王者之齡長素質浮金知天朝之化遠是豈惟山鷄振采澤馬呈圖捧兔從圜下頭利小侯之拜寵鸚赴闕受吠迎使主之朝爲足鋪張一世鴻庥揚厲中原駿烈云爾哉抑臣聞南州獻雉之年周公修德西旅貢獒之日太保陳書蓋惟虎尾春冰處盛明而思懼是以鸞旗夏甸越瀚海以傾心今國家治美中天圖開益地朱崖三十六郡久列輿圖黑山四百八營齊歸版籍況越南國者子則孫久隨牛馬而與沙度繩行代絕風雷之警去蠻夷大長之號八百里烽堠全消瞻中國皇帝之威五十蕃旌旗倒捲霑恩倍久乞命尤誠茲以猓婢獠奴率三邊而効

順重嵐覆嶺輕萬里以投明在聖王膏澤旁敷不數朱鷹黃龍之異在遠使回心內向即爲白魚赤兔之徵從此象服載箱鳳鞘蓬婆之塞象尊酹酒霞飛帝女之觴彎百石之象弧須烽淨掃懸九天之象緯義馭長明象魏頒書昭天下同文之治象鞶偃武定熙朝一統之歸虎拜盈廷龍顏動喜小臣荊江旅滯齒懼焚身楓陛瞻依勿思對命未獲螭坳覲上潤色菜一代休明喜聞驛使遙來揚帆渡三千弱水會見鳳儀獸舞飫帝德於舜醲堯醲豈徒虎視狼封奮天威於漢疆唐索

擬岳武穆賀和議成表

受命出師責浸膺乎專閫因時定策事已畢乎從戎亘力竭無能爲當返命毋甯旋之旆君命召不俟駕致貽朝廷北顧之憂聞命將遲登車恨晚因思事變無聊之日必有宸機立斷之謀割燕雲十六州彼古人曾有此事收貔虎百萬眾知天下不復用兵苟隱爲控制之有人奚姑議和親之不可蓋置此虜於度外總關帝量之恢宏而圖進取於將來宜念民生之蘇息臣愚見不到此戢士闘而思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彬懷深仁胞與大華夷一體之視模不分此疆而彼界憫軍士十年之困苦惟在息事以安人故寬弛河北之邊防不懷小忿韜江南之甲馬姑養全鋒下愚更有何言上策莫踰於此臣戎裝未釋口誦詔書歡陛遙瞻神馳左右頭顱未斫幸從遠塞而湯還肝膽猶存誓願來生之結草

擬眞德秀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史簡紛繁未免於身心有間詩書渾噩不盡於治理有

關性大學之道在明新王者之事備矣夫子之傳本忠恕參也以魯得之知止始而能得終學無躐等綱領三而條目八語必鈎元自程氏以來得聖賢之大意迪新安而後有章句之發明臣從束髮受書以至於今覺持盈保泰無踰乎此齊治均平格致誠正綜七十子執經問業之歸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括二千年開國承家之旨昔在侍從之列方圖報於涓埃乃因昨命之窮致受讓於萋菲狂愚自分逭斧高厚特許歸田念將有補於宏深必期無荒於歲月閉門謝客惟計日以讀書掩卷凝思常挑鐙而忘寢因從十載簡官之暇得此一編稱意之書旁引曲徵期合杏壇之宗旨著誠去偽願資楓陛之講求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學本日新聖由天縱有絜矩之道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得至善之歸其賢賢也其親親

也有德有人有財有用大四海為家之規模能定能靜能慮能安無一時或間之學問臣丹忱自矢白首重來欲裨天子之高深不揣小人之固陋十手指十目視功在慎獨以無欺家讓一國仁願知修身之為本

楊墨琴傳

咸豐已未余應童子試得識墨琴瑜亮齊名殊慙並世蕭朱識面由此訂交是年墨琴勒馬銜管獨摹趙幟聞雞起舞先着祖鞭而余遂瞻之在前瞠乎其後矣墨琴姓楊氏名鳳章一字蓉泉一字端甫前明兵部員外郎椒山先生之後也紱冕之鄉稱為華胄忠良之裔蔚成鼎門墨琴幼而岐嶷捧范喬之石硯長更慧悟識楊賓之金環桓溫妙齡便稱英物夷甫早歲共詫寧馨方其頭角露鋒詞華吐穎固已柳惲之拔足了十人子建之才無慙八斗矣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天池之鵬萬里垂翼齊廷之鳥一鳴驚人旋於次年歲試以高等食廩餼江夏名士文疆無雙洛陽秀才叔開第一斯時也神兵從天半降人競羨鄉子之冠軍諸君在壁上觀誰敢為岳飛之拏囊無如功常勤蟻香不折蟾宋廣平在東川之年寒梅老矣馬少游客西秦之日行李蕭然墨琴於是把筆耘田帶經鋤圃衣冠所積五百門徒非多晝夜為程三十須臾無間星圍斷硯搖孤燭之餘花日冷秋窗供達盤之苜蓿然猶自以為龍泉埋壁終當冲霄虎宗騰空無難覆雨也而乃千金之寶未許朝天盈尺之珍忽驚墜地猶憶南樓坐月北渚看雲君據胡牀我揮羽扇君拈鐵撥我灑銀箋翰拇轂者三百杯訂心盟者十萬載唱大江東去之曲吟烏鵲南飛之

詩耳後風生鼻端火出水母環聚而泣山鬼揶揄而來君固自謂千秋之偉人我亦强作一時之豪士豈料文章憎命造物忌才漢潤江濤流殘斷夢風酸月苦鑠盡吟身嗟嗟天道何知假不得學東方之罵鬼名士有幾又誰與過西州而懷人豈蓬島留賓天上固需才子蓉城作主世間難容曼卿耶更可惜者墨琴生不逢時愁常鏤骨每抗懷而得句輒灑淚其難言慨自玉壘西來烽鴻萬里金陵東下戎馬六朝亦復禿髮城頭犨刀斜壓赫連塞上海舶遙通每當短轡風嘶大旗日落阮嗣宗歎廣武罵豎子之成名王茂宏坐新亭對神州而下淚邊笳發鼓無非慘淡之音鐵馬金戈總是牢騷之字蓋性情之厚也亦詩筆之雄也墨琴生於道光辛丑某月日以同治丁卯某月日手刊其十笏草堂詩集卒於漢皐旅

文再無奇才可論萬古即此兩卷已足千秋有女二無子海內未平霍去病敢言家產天心太忍蔡中郎竟少傳人嗚乎零落山邱徒隕東郭之涕縱橫詩酒尙記南皮之遊哀哉

烈婦張徐氏死事傳

嗚呼此張烈婦死事狀也烈婦爲吾友徐謝生太守之女南州家法夙稱通德之門東海遙源舊襲女宗之號年十八于歸張生鹿車艱苦脂粉不施象揥莊嚴釵環亦古戊子秋吾沔瘟疫大作戴方相之甲益以惑民彀太陰之弓無能射厲維時婦姑尸棲未杭牀尊先驚紆綷陰天莧將歸於死所斜封斗檢令不格於遊神烈婦晚事滌牏晨與擣藥聞牆頭之姑惡痛輒在心減壽算於兒年咒常盈口迨至鸞輧已駕鶴馭難留烈婦披馬鬣以築墳不假役夫之手報烏私而含飯

曲伸孝子之心蓋自是已誓不欲生哀將兼毀矣夫何天心太忍鬼伯不仁張君居樂正之喪方禁水入行崔郎之孝遽惹風吹淚盡拋珠血眞點鐵當是時烈婦愁隨地湧魂向天飛誦感應之篇禮斗則通宵不寐拜空王之座焚香則兩膝皆穿帳外雪深堂前露冷入空房而怯步鐙影忽青封左股而進湯刀痕並赤嗟嗟彌短生之憾何地可埋增長夜之愁呼天無路蓋延至己丑仲春而張君遂不起矣且夫築巴婦之臺於今隕涕守共姜之節有女懷淸古之竹染湘君城傾杞婦亡著譽而念舊坐蕙室而無言者何嘗不義著青閨輝揚彤管而烈婦以駒王之愛女痛鸞鏡之分飛草折將離花羞獨活念王喬之宰葉縣早降雙棺慕許遠之守睢陽只拚一死蓋至絕粒七日仰藥中宵而洋煙之流毒中國者獨於

烈婦有成仁取義之功焉狂風震屋而貞樹之勁彌彰駭浪掀天而柏舟之堅乃著然則蜂蠆不皆有毒鴟鴞不盡不仁也僕與太守梓里傾襟曾在茅江打槳萍蹤作客喜從麗澤聞樽因令媛之死事堪憐知德門之闡型獨遠九重褒錫應賁芝泥蘭檢之光千里郵筒請附玉和瑤篇之後

蕭湘珊太令側室劉孃谷墓誌

嗚乎巫山雲斷楚澤未免銷魂少女星微天閶誰爲叫怨情絲萬縷淬神劍而猶牽恨水千重爽靈胥而不渡葬朝雲於海上莫定歸蹇之期歌薤露於墳頭可無悼亡之作臺端怨起夢裏悲來蓋劉姬孃谷者直隸淸苑太原鄉人而吾友湘珊太令之側室也當夫玉探掌上珠墮懷中愛才人而選徧埒鄉思公子而傾乾海水斫江干之黃竹替女打箱折井底

之山茶爲兒催嫁妾心抱冷郎手試溫吐出蘭芬隔簾嫌遠添將薰色買翠無多其足以結三生香火之緣慰五夜衾裯之願者湘珊悲咽在中口不能言也所傷者湘珊一言匏繫四壁枵虛窮等相如禪常著犢官同龔勝網悔投珠而姬自大備遷室以來貧常安命儉足持家五夜篝鐙佐理虛堂之獄一枝華勝賣充爨火之資裁寶蓮披之衣同文成錦擣李雲英之藥染指如斑調羹則纖手入廚侍疾則愁眉滿鏡或寄書遠道常早起以題封或忍淚中閨値宵深而脫釧此雖紫雲注意得結情好於樊川亦由紅拂知人早通神光於李靖也無何宜男之草方佩織女之星已災枕上于言頻催噩夢腹中一塊竟斷生期蓋至杜陵回春莫延紫玉之嬌喘宛邱巫舞先光大娘之慘亡湘珊雖處質歧黃遍搜素問而亦

無同生之藥續命之湯矣余與湘珊居聯桑梓契合苔岑路邇燕臺未作仲宣之平視風寒易水忽聞琴客之耗音香骨埋煙瑱花塵土三千餘程之故里一十四月之瘖痕湘珊感念羅襦追思井臼呼鄙人而試江淹之筆痛仙子而勒館陶之銘嗟嗟大地埋愁千年泣涕才人落魄一樣銷沈對黃土之如圍悲紅顏之無主卿眞薄命僕本工愁從茲百劫千生莫爲有情之物且浸翦雲幕而再來作夢之場

夜遊觀音院記

宣武城南有觀音院焉梵宇迤天一水澄空明世界香塵禮佛諸僧現菩薩前生光緒癸未八月十六日余與芝陔觀察午餐已畢夕照將沈風邊晚而衫涼雲橫天而波斂蛩聲壞壁苦逗吟懷鶴影巾宵偏含俊氣既而星繁似綿月出如盤

秋意所彌吐爲虛白寒燁乍滿迸作遙青觀詧謂余曰人生一夢無非過眼之煙世上千年幾見當頭之月今者一輪既上五夜初圓作大自在之行無如夜步訂展中秋之約惜少同人吾子情之所鍾興復不淺請偕往觀音院一遊乎余曰唯唯於是觀詧呼其哲嗣復芝主簿并行焉迺水流觴虛義同往洛城高詠師弟同遊遂乃踰橫街穿短巷履危石涉深淵山路紆廻有如文筆天光容與頓豁詩情但見潰潦澄空明河瀉練遠山餘吼蹚撻一聲隔岸漁鐙依稀數點余笑謂觀詧曰山光水色雲影鐘聲都萃薈於一時請復敲月下門乎已乃款山扉訪廟祝層巒甫上略帶輕寒唄唱微聞知臨古寺僧寮月大佛座鐙昏於是觀詧證前聞談往事風塵萍梗自寫飄零歲月滄桑頗如夢寐余不覺怦然其欲動也今夫鴻爪雪泥原爲幻景瞿曇露蕊總屬空花往者右軍遊會稽石崇醉金谷東坡泛赤壁羊叔登峴山方其載酒初臨挎裳並坐山川增色俯仰興懷非不棖觸情文留連風景然而昔人已往陳迹都非惟勒之金石者爲可傳播諸文章者爲不死然則非序不足以重滕閣非記不足以鎭岳陽以今視昔大抵相同也嗟乎勝地不常已轉瞬菊花天氣後遊可假請商量松雪主人

夢遊廣寒宮記

如許高寒胡乃卧遊而至者般華妙竟隨夢想而來夫其萬佛傳鐙羣仙握算絳都太史畫錄漢而成圖碧落侍郎捧琅函而相宅計一十二萬年爲度纔可完功要八萬六千戶有奇方能容膝於是張羨門之羽蓋庇麿諸天索織女之聘錢

奉延列宿其搆材也西河細柳東海扶桑菩提之果千尋葛嶺之松十丈榆從上苑則瑤池會宴之桃也璧出圓光則羅漢修眞之樹也一枝丹桂則帶月色之溶溶也萬點白榆則爛星芒之歷歷也於是斫之以雷斧揮之以電鞭葺之以風輪縱之以霧縠度虹橋之隱現經日道之迂迴翻雪嶺之嶔嵜過星垣之繞曲兼飛廉使清道命造父使推車呼天翁便開闔詔巫咸使啟戶天船河鼓徐度宿海之千層神馬尻輪漸近雲衢之五色其庀工也壺公把酒帝女薦肴蕭史承盤麻姑量米甜霜蜜雪盡供內府之餐苦雨酸風悉入天廚之佐於是彈電壘敲星盤運風斤展雲畫暈之以彩線則月府之赤繩也界之以紅牆則星橋之錦石也和煙雜雨則五色揚州之泥也築月規星則四圍傳說之版也鑲紅刻綠則千

尋玳瑁之梁也飾碧塗丹則七尺珊瑚之柱也黃金歷落則萬寶翡翠之釘也白玉參差則雙合鴛鴦之瓦也題楣畫藻則宋斤魯削之名也粉栭丹楹則西漆南油之價也但見朱欄綺旎紫閣琳瓏桂海則千年長清蓬山則萬仭一握丹砂滿地爲張子房辟穀之山皓月當空爲王子晉吹笙之嶺白雲散懶乃赤松子採藥之鄉翠島迴環是黃石公談兵之所更有碧城疊雉則董雙成於此撫琴焉朱戸乘鸞則杜蘭香於此唾玉焉丹房玉局則許飛瓊於此鼓簧焉紫府清都則婉靈華於此拊石焉雲窗縣閣則盧媚娘於此繡法華經焉月檻宏開則楊太眞於此奏羽衣曲焉鳳樓匝闢則萼綠華於此選羊權焉霧閣遙擣則吳采鸞於此寫唐韻焉珠喉善囀則弄玉之紫雲蕭焉綺閣聲則法嬰之元靈曲焉銀屋

一串則王子登彈八琅之璈焉鐵板徐敲則段安香奏九天之樂焉炊煙縹緲則呂洞賓夢裏之黃粱焉皎月清虛則張雲容房中之丹粒焉凡夫瓊樓十二鎖閬三千蓬壺閬苑之奇翠水青琅之異罔不收歸眼底吐納胸中復有仙椹靈瓜雲芝雨筍冰桃雪藕赤蕤青蔥帝子之花千春仙人之橘萬本眞妃之柰長青毛女之松自綠王母之桃多結菓安期之棗大如瓜爾乃梅福之鸞葛洪之燕琴高之鯉張果之驢黃初平之羊叱石而起樊夫人之獅唾盤而遊竇子明之白魚投竿而上陶安公之赤雀破網而飛瑤草琪花珍禽怪鳥無奇不有靡異不全余方且過天垣拜帝座經車肆登庫樓揮元戈讀周鼎揚鈇鉞啟鉤鈐焚鴨鼎之香坐麟皮之几翦龍燭之膏張鳳腦之鐙伴太乙以觀書共長庚而把餞遊瑯環而睹九天之祕籍啟瓊笈而攷五嶽之眞形錄進士之科呼鍾馗爲前輩瞻斗間之氣識寶劍於豐城陟蓉城之崔巍訪石曼卿之第宅望玉樓之皎潔覓李長吉之碑文是時余意馬飛騰心猿歷亂置身瓊圃幾忘世界之煙雲散步瑤階貪愛壺中之日月無何天雞鼓翅皎兔沈光石徑雲開酒旗星散人非趙鼎竟騎箕尾而還身作漁郎仍返桃源之路此則花月新聞之幻境夢華小錄之奇談也繪以瑤篇都成三十六天之雷雨書之蕉管尚有二十八宿在心胸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同里盧靖弼校刊

天隱堂
文錄二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天隱堂文錄卷上

吳興叢書

歸安淩霞

癖玫堂收臧金石小學書目敘

性耆金石之文力不能多致無已乃尃意于金石箸錄之書蓋亦聊以自娛也遍覽旁搜孜孜不劵或求之不可得則不遠數千里假鈔於同玫之友人抑或久訪未獲之本忽於無意中遘之如願以償喜不自勝倘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者歟嘗獲陳碩甫先生手篆楹帖云人惟有癖斯專好語不求多在會心遂以癖玫名吾室桉晉書杜預傳臣有左傳癖卽正字通所云嗜好之病是也但說文無癖字先生作此或亦有所本乎考之玉篇癖食不消抱朴子飲過則成痰癖是蓋有積聚之義說文辟法也與癖無涉然史記扁倉傳則邪氣辟矣索隱辟猶聚也則假辟爲癖其義可通辟好猶聚好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今从碩甫先生仍作癖至于小學各書亦頗難致合編爲癖好堂收臧金石小學書目以備循覽若以爲誇多以自豪則非余之本懷焉

績語堂碑錄敘

學問之事非書之竺而思之尃不足以臻極詣金石一門爲經史之支流而實可以補證經史其時之最古者則梁元帝碑英一百二十卷其卷袠之最繁者則宋曾鞏金石錄五百餘卷餘如葉夢得金石類攷蔡珪金石遺文之類皆不傳其傳者自宋迄明凡十餘種而盡錄全文金文則考古博古二圖王薛鐘鼎欵識王氏嘯堂集古錄石則洪氏隸釋隸續都氏金薤琳瑯差堪依據若楊氏愼金石古文徐獻忠金石文則不足恃矣我朝經學昌明通儒輩出而金石之學亦復超越前代惟患身居高位往往藉手它人蒐采既多衆擎並舉則紕繆雜出亦勢使之然也若夫窮而在下蟄伏菰蘆得一墨本守闕保殘博徵詳考務至精當無遺憾而後已無它其用心苦也至吾友魏君稼孫之績語堂碑錄直可夌躐千秌獨樹一幟稼孫以諸生筮仕閩中鹺尹其於講求金石一意孤行精心考索譬之牛毛繭絲豪髮不苟絕無影響鑿空之弊非一知半解區區淺嘗者所能夢見寒家僑寓韓江與閩中相距數千里稼孫時以書來或月數至或數月一至郵筒往復皆言考證之事娓娓辯論輒盡八九紙蠅頭細書旁行斜上或塗乙改竄顚倒潦艸它人不知驟難通曉而余視之瞭如也又仿倦圃鈔書之約互相假鈔金石箸錄之書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復互斠之訂异析疑致足樂焉稼孫嘗爲碑課日必錄碑一通後以人事紛擾或致間斷光緒庚辰秌冬間來書道及目力漸眊右臂痠痛自謂此身於五官百骸中惟手眼役使最勞其言甚确不虞未及一年訃音且至言念良友能無惘然幸嗣性之能讀楹書傳家

學善爲四體書用是節縮衣食手寫其文而付手民甫成四篇不及三之一而性之又下世烏虖傷矣幸其長君仲良遠登賢書青氈無恙後起有人遺稿留存當必能仰承先志繼而授梓者天末故人感懷舊雨竊願冀全璧之成而先覩爲快矣

綠花艸盦石刻鈎本敘

人不能無所耆而耆之清濁判焉清者何曰耆古耆者非一端而要其有裨古學異乎玩物喪志之所爲斯爲金石文字而已矣故友丁君筱農近時之金石家也其爲人襟懷曠服眉目間奕奕有英氣工篆刻及繢事尤善分隸書用筆蒼勁蓋得之家學爲多而於金石文字尤究心而嘗攷之迨僑游山左愈蒐集古鐘鼎彝器暨殘碑斷碣之墨本充牣几案間雖戎馬倥傯中輒取摩挲以爲樂暇則辨其源流參稽同異或細意鈎摹使之不差累黍則其致力之勤可知矣藏弆既富乃先取石刻之佳者雙鈎契木敎錢唐黃氏小蓬萊閣例也夫雙鈎之法如鐙取影摹勒益善足與眞迹抗衡然或孤本單行如曲阜桂氏刻婁壽歛巴氏之刻劉熊海鹽許氏之刻夏承碑是也（許名古均闕寶刻錄或不止此一碑諒是未成之書）若其裒集各種鏤版精良則首推黃氏嗣仁和高氏陵苕館續刻繼之而上海徐氏隨軒上元張氏鐵齋亦其類也近人宜都楊孝廉守敬亦有望堂金石文字之刻嘗謂洪氏

隸釋以今所存原碑校之多不合良由展轉翻刻致斯譌誤假使景伯當日用雙鈎法今日之寶洪氏書者當更何如其說良是然則雙鈎之法不綦足重乎君之爲此亦由諸君之志焉奈剞劂未蕆遽作古人不及藏之名山旋已修文地下緬懷舊好能無愴然尚憶少時伏處里門往來譚藝至爲足樂一日偕陳稚君明經戴子高廣文過君齋見唐元宗隸書泰山銘殘拓本戲割其字爲楹帖余所集者爲風雨拜山鬼海天來故人十字也閱一歲君與先後出游從茲天各一方不復相見又越五歲粵逆陷郡城明經殉於賊廣文則遠客閩中轉徙白下不數年亦下世君至山左後以積功至觀察遠履德州糧儲任遽以微疾而賓其生囘首曩游殆如夢境余僑寓邗上而君之喆嗣桐孫自山左携家來此結屋而居相去一牛鳴地因得覩其儲臧序其遺刻是則可悲亦可幸也噫

六朝別字記敘

世俗以字之誤書誤讀者謂之別字弄麞伏獵此類是也不知別字之稱其來已久漢志有別字十三篇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又宋景文手記謂北齊時里俗多作僞字其所謂僞字卽別字也然頗有古字可通適與暗合者是以好古耆奇之士每喜其新異而取之亦足以資參考焉若夫六朝碑版

本屬無多造象流傳大抵出石工之手點畫偏旁隨意增損怪誕紕繆觸目皆然固不能盡以六書繩之耳即如造象之中區軀二字厥狀甚夥北魏道士張相隊造天尊象西魏僧演造石象後周王妙暉造釋迦象區均作匠平津讀碑記僧演造象僧資造象均作匠北齊趙阿歡造彌勒象作匲潛研堂跋尾天和四年造象作區北魏元象元年壽聖寺造象記區作區又北魏檀泉寺造像記區作匠北齊紀僧諸造觀世音象作軀楷法湖源清信女楊造象作軀東魏王方略造須彌塔記北魏元盌造象均作塸東魏路文助造象作鏂西魏曹續生造象作傴北齊郭子猛造象作摳齊惠好造象作驅北魏魯眾造象作區北齊張祖造象作嘔則其變態不窮可知矣至唐崔懷儉造象則又作匲清信女張寂造象作驅是乃沿波逐流變之又變者也吾友趙撝叔大令嘗有六朝別字記最末寓目逮君歸道山嗣君武子甫以稿本排類編寫暇時出眎索爲弁言按嘉慶時階州邢澍嘗爲金石文字辨異以碑字之別體者分四聲韵以類相從自漢迄唐而止撝叔此作則專收六朝其體例亦與邢書小异而其足資考證用心一焉武子擬付梓人爰書數語歸之

千甓亭古塼圖釋敘

金石文字之可貴以其可以考古事證異文故學者多著之而於古甓亦然往往於殘斷剝蝕中於地理官制藉以訂訛補闕而姓氏之稀異夾時一遇之若大字迹之瑰奇尤覺變態不窮雖間出匠工俗手其古致亦可喜也惟古甓專書宋洪文惠雖有塼錄之作其書不傳而散見於它書者則寥寥無幾逮 國朝以來著者既多搜討漸博嘗見褚千峯所輯古塼錄其中頗有異品然未梓行厥後纂輯爲書者則有張氏（燕昌）三吳古專錄馮氏（登府）釋（達受）各有浙江塼錄周氏（中孚）有杭嘉湖道古塼目徐氏（熊飛）有古塼所見錄陳氏（宗彝）有古塼文錄丁氏（芮樸）有漢晉塼文考畧陳氏（璜）有澤古堂古塼錄王氏（獻）有寶鼎精舍古塼錄鈕氏（重熙）有百陶樓墼氏集錄吳氏（廷康）有慕陶軒古塼圖錄嚴氏（福基）有嚴氏古塼存呂氏（佺孫）有百塼考紀氏（大復）有古塼品宋氏（經畬）有瓴甋錄近時陸氏（增祥）有皕塼硯齋塼錄皆是也其書或傳或不傳未能盡得寓目然其數之多者亦不過數百種而止從未有爲數逾千枲爲鉅觀者有之自我老友潛園觀察始觀察以通敏之才思精力果富有藏書卽古甓一物亦致之不遺餘力其嫥意可知矣初有千甓亭塼錄之刻仿馮氏例也近復爲古塼圖釋二十卷俾得相輔而行其諸家纂輯或有考而無圖抑或有圖而無考未臻盡善今塼圖與塼錄並傳洵爲璧合珠聯誠墨林中獨樹一幟矣本擬卽付手民

恐致失眞改从泰西攝影法縮本石印庶豪髮畢肖以郘人同有金石之癖承命排次樂觀厥成爰歡喜讚嘆而爲之記

觀自得齋古印譜敍 代

自古秦書八體其一曰摹印逮亡新居攝使甄豐定六書其一曰繆篆繆篆者謂其屈曲塡密卽所以摹印也按廣雅釋器印謂之壐蓋古者上下皆稱壐卽獨斷所謂尊卑共之者也而說文壐王者印所以主土从土爾聲籒文从玉朱氏駿聲以爲用印以泥从土秦以後从玉非籒文說亦可通又古印譜中有某氏之坏及𠃑杜等印程氏瑤田以爲皆壐字𠃑卽私字其言良是然亦

有从金作鉩或僅作木則又變體及省文矣凡朝爵印文皆鑄軍中印文皆鑿視之判然不同其流傳至今爲收藏家所寶愛不獨可以考官制辨姓氏證異文卽字畫渾朴亦覺古趣盎然昔之箸錄者如子昂印史及攝宗道吳孟思王厚之錢舜舉郭允伯諸家皆有古印譜今皆罕傳可見者前明之王氏秦漢印統則鋟木甘氏之集古印譜則鈐印（王氏亦有秦古印譜亦鋟木也）尚可藉爲考古之助　國朝古學昌明學者耆古之嫥藏弆之富卽一物之微亦講求不遺餘力其彙爲成書者如新安汪氏嘉定錢氏嶺南潘氏海昌查氏之流亦指不勝僂今子靜觀察好古敏求其所蓄古印古泉皆裒如山積今印譜

先成凡周秦之壐秦漢之印下逮元戳而止搜羅之二千餘紐之多可謂夥矣以近世而論足與壽卿太史退樓老人愙齋中丞諸譜相頡頏觚生獲此鉅觀如入山陰道上幾令應接不暇竊幸眼福之不淺也

重栞漢隸字源敍 代

漢隸之箸于錄自宋以來流傳至今則洪氏之隸釋隸續劉氏之隸韻（洪氏亦有隸韻未傳）馬氏之漢隸分韻（宋史藝文志作馬居易）婁氏之漢隸字源而已隸釋隸續皆全文以四聲分別部居惟此三書然三書中以漢隸分韻爲最劣馮鈍吟謂以漢人石刻校之多不合不如漢隸字源其言良是顧宋栞字源不可得見通行祇汲古閣本亦繆誤滋

多偶得翁覃溪閣學據朱竹君學使所弆南宋栞本以校毛本並以顧南原氏隸辨參校共得百數事又有丁小山任子田兩先生識語坿錄于上誠足爲是書之諍友爰倩友縮摹其字小于原刻三之一凡所改正及圈識之字悉依之而以翁丁任所斠各條別錄卷後行將授梓嗣復得吳興蔣君塵遺錄眎翁氏勘語條分件繫其所糾計有二百餘處皆閣學一人手筆蓋禾中鮑銘靑孝廉藏本淩君假而過錄者與此本絕不相同遂合幷爲一洋洋乎誠大觀矣以是嘆老輩之劬學一校再校而不憚煩豈末學小生所可同日語哉昔秦敦甫太史得劉氏隸韻宋拓本亦閣學爲作考證鋟版以行頗

稱善本今余乃以翁校字源付之剞劂以繼秦刻隸韻之後或亦嗜古者所不棄乎長洲蔣某某記

澤雅堂文稿敘

此總角交施君均甫之遺文也均甫負異才髫齡即以能詩名少孤奇窘爲童子師以養母不數年入邑庠庚午登賢書兩應禮部試不售遂遠赴蘭州投左文襄軍營留佐幕府薦擢至府同知戴孔雀翎旋因公鐫級時張勤果以副帥駐軍阿克蘇城出關往依之勤果甚重之倚如左右手嗣勤果入都暨開閫山左咸隨其行俾綜理營務積功迭保至候補道加二品銜越二年入覲爲部臣持其短長勤果具疏力辯奉 特旨以原

官原銜發往山東補用初均甫在都時因拂鬱病齒頰腫腐又誤於藥及抵山左勢加劇而月遽下世烏虖傷矣其所著澤雅堂詩初刻僅六卷其餘未刻之詩古文稾勤果爲付手民迨澤雅堂詩二集成勤果已騎箕而去文稾遂中輟未梨由其親串郵寄於余余乃函商老友潛園觀察篤念故交慨許授梓居然告成此編是也均甫自以 特用道員得缺當易以爲眞除後即相招可遂聯襼之樂詎意竟成虛願良堪浩歎至其爲文議論縱橫時露精悍之色蓋頗肖其爲人憶於弱冠時嘗屬余鐫小印曰我輩豈是蓬蒿人惟念均甫以有用之才遽止於此雖未得展其抱負然此區區文字亦足以長留天壤均甫詎眞蓬蒿人哉是爲敘

景詹閣遺文後敘

同治甲子秌八月歸安孝廉姚君拙民殉於吳門其舊友同邑凌霞聞而悲之初孝廉居郡城會兵亂从趙忠節襄辦民團迨城陷其眷屬自大母以下暨僕媍凡九人皆殉焉孝廉赴水爲賊所得乘間脫歸流寓海上無聊侘傺思得當以殺賊未果益悲憤日从酒人游非其志也越二年郡城收復亟返里門裒羅遺骼旋至蘇忽病病三日遂死蓋心傷已時霞作客海上亟思所以謀窀穸者迺效明季戴南枝處士葬徐昭法孝廉事以書畫取微直不足適其中表兄吳君朗夫自湘中來力任

其事各喪賴以安葬因與吳君約君旣爲此予惟有梓其遺稿以報故人吳君曰諾以是徧徵同人而施均甫孝廉俞勁叔茂才王竹侶明經咸以錄稿至益以行篋所藏姚氏雜文十餘篇乃昔日戴子高廣文獲於東林山舍者刪薙重複都爲一編生平詩不多作掇拾殘剩坿錄於後孝廉箸作止此而已本思即付手民以饑驅奔湊未遑繕校因循怠忽深懼無以踐諾丙申冬日寄廡韓江傭書之暇舉以登木烏虖姚君逝矣猶幸裒其殘稿見此如見故人回思昔日少年切劘談藝過从甚歡曾幾何時而姚氏之墓木已拱即竹侶明經子高廣文亦復相繼下世古人所謂叢冢刺天爲事都已能不

令人三嘆息哉剞劂甫竟爰牽連而記之如此至其爲文大旨宗法桐城予毋庸贅一詞矣

懷岷精舍集敘

懷岷精舍詩若文及金石跋凡三冊爲烏程李少青廣文所著君好學深思夙善校讐之學憶自光緒六年爲先君子窀穸之事留滯故里者月餘一日老友潛園觀察邀飲千甓亭廣文在座得以把酒縱談自後不復相見流光如駛倏逾二十星霜而廣文已於前年謝世今其嗣君伯塤茂才介余從弟頌武携所遺稿並索爲之序讀其文溫雅有法度詩則和平無叫囂之習而感舊懷人之思於是乎寓焉其金石跋尤能考据精詳不同恆泛昔洪筠軒得見平津館孫氏所藏因作平津館讀碑記瞿木夫爲潛揅堂錢氏館甥耳濡目染乃撰古泉山館金石文跋其所攷尤爲詳盡今少青廣文頻年爲潛園觀察斠勘羣書得覩秘籍所儲墨本靡不一一寓目故涉筆所及自然學有根源語無鑿空與夫剪衍成文徒事鋪張者實有天淵之異矣特將金石跋一種錄副留置行篋以爲循覽並以原稿寄還伯塤茂才俾得付之手民用以餉海內好古之士也是爲敘

有萬熹齋題跋敘

傅節子先生余神交友也官閩中太守因魏君稼孫爲之介導先寫書於余厥後魚素往來歲時不絕所論皆書冊金石之事無一塵俗語辨異析疑至爲足樂屈計締交以來蓋已三十年矣迨余寄禊鳩茲其間不通音問者凡數載丁卯歲莫忽得來書並媵以佳刻數種爲之狂喜不意甫經作畣而先生於戊辰春孟遽歸道山始終竟無一面之緣良堪浩嘆今秋喆嗣子式鹺尹以先生遺著題跋郵眎且索弁言伏讀一過見其攷據之精往往旁參側證推闡無遺自非博覽羣書胸羅萬卷者未易臻此當與翁氏復初齋張氏清儀閣相伯仲至于熟諳明季掌故又與鮚埼亭全氏采蘭簃楊氏相頡頏付諸梨棗足以流布藝林沾溉來學鯫生不文未足爲先生重因徇子式之請謹述文字知交之雅也至魏君稼孫墓艸久宿其所著績語堂碑錄亦嘗爲之作敘言念及此又不禁有舊雨凋零之感矣

蕉庵琴譜敘

說文云琴禁也白虎通云琴者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是知琴之爲物所以陶鎔氣質涵養性靈固不若箏琶之徒以悅耳而已隋樂書謂衆樂乃琴之臣妾旨哉言乎古之善操縵者類多襟懷超曠知足遺榮當其寂坐一堂泠然雅奏斯能神與天游性與古會若夫膠膠擾擾塵俗攖心其神理固與枯桐相隔閡安望其技之精哉十餘年前甫游邗上即聞有秦君蕉庵其人善鼓琴僕以素不解此未嘗往訪迨其身後得其所爲琴譜

而讀之知君於此道固深造而篤好者矣溯自古昔齊嵩作彈琴法薛易簡作彈琴式法趙惟則注明蔡邕指法趙邪利作指訣趙希曠作指法厥後爲譜不名一家至近世所傳若松弦館松風閣蓼懷堂五知齋誠一堂則皆前明暨　國朝時人所作雖派別不同各有精詣今觀此譜明晰易曉殆足以抗衡前哲津逮後人乎又聞君藏有唐雷霄琴愛護甚於頭目按蜀人雷氏如雷霄雷威雷珏雷文雷迅皆善製琴其斵琴自爲品第上者玉徽次者琵琶徽又次者金徽見於潛確類書太古遺音第不審所弄之琴其狀若何惜未寓目惟君苦心孤詣終身畢力於斯是眞不負斯琴者矣爰應其後人

之請而爲之敘

金蓋山圖志序

吳興山水清遠夫人而知之若其窈窕而幽深爲神仙所窟宅厥惟金蓋首屈一指馮劉文房云山不在高有神則名顧名山必有志所以述奧區表靈轄也而金蓋闕如使山靈有知甯無遺憾故友李少青廣文竺學不券有心人也怦然有動于中爰於剛經柔史之餘苦心孤詣纂成斯志分爲四卷于是乎足爲此山增重矣惜尚未授梓而廣文遽下世艮可浩歎妹倩潘小泉大令慮此稿之久而就湮也乃慨解囊金獨任剞劂之役豈不誠盛舉哉不甯惟是山中自兵燹後雖殿宇重新而署榜尚多未備其中如澹泊齋挹翠樓山雨欲來風滿樓諸扁額皆君出貲補懸而屬霞爲之書者又嘗續爲金蓋山圖卷廣徵題詠藏弆山中以爲千秋掌故是皆有功於茲山其用意良足多矣韓昌黎有言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今此志自廣文刱之得君而幸成之於心燈志畧二書外別樹一幟庶可補雲山之闕陷且以慰廣文夙願也夫

隸有敘

書之由篆變隸所以趨簡易也自秦程邈刱爲此體後世遂沿其製隸之云者蓋以爲隸人佐書故名曰隸至八分之目始見于蔡文姬石室筆勢而釋適之金壺記

則謂王次仲以楷字局促引而伸之爲八字之分故號八分其語似校割篆二分取八分之說爲可信且知古者隸亦名楷楷猶楷則也然隸雖以簡易爲歸要之有正變有通叚苟未識源流則無以知趨向耳宋洪氏爲隸釋隸續盡錄全文劉氏之隸韻婁氏之字原馬氏之漢隸分均及、國朝鍾氏之漢隸分均增則皆摘錄碑字而顧氏之隸辨尤爲謹嚴若翟氏之隸篇則影鈎原刻豪髮無殊更稱佳構故友趙君撝未海內所推爲能書巨手也其宗人伯犀大令數法撝未亦工八法而于分隸寢饋尤深今出其手纂隸有一編見眎其意實取便于檢查似謂漢刻所有之字大抵不外乎此斯其命

名之義也且手自精寫其小注亦用隸體可爲萩林獨樹一幟吾鄉丁問松理問嘗撰隸類一書與此大同小異尚未授梓今見是編之成眞所謂先覩爲快矣

重栞山右金石錄敘

山右金石錄爲高郵夏寶晉箸寶晉字玉延一字慈仲以孝廉仕山右縣令歷知州鄉舉出屠琴隖太守門又爲顧南雅學士高弟乃郭頻伽女夫也此書原有栞本流布甚尠昔从商城楊石卿丈假錄别寫一本以寄石君子韓于漢臯子韓以其罕傳也爰校訂而重鋟之以樣本寄余覆勘乃爲正其譌字並加校語三十餘條於後又於續揚州府志中錄得夏君小傳以弁其前時子

韓攝篆楚北監利邑令到官數月遽嬰疾旋至不起校本去時適值病中不知能寓目否逮眷屬南歸此稿已失尊甫亭菊世丈痛令子之早逝而刻書未竣也重印一本命爲再斠并補刊校語俾成完璧子韓爲人豪邁不羣善分隸癖耆金石搜羅甚力撰金石譚及山右金石補錄皆未竟擬刻楊大瓢鐵函齋書跋嘗爲題記此冊今亦未見不知飄霝何所烏虖子韓往矣而遺稿叢殘尚須整理且擬爲之作古歡閣收臧金石記庶不沒其一生好古之心茲以此本先成用識厓畧最可異者楊丈石卿奉檄權知江蘇震澤縣事逮任旬餘卽病歾距子韓之亡甫帀歲也二君與是書皆有因緣焉故牽連記之而緬褱舊好蓋不禁感慨係之矣

桐谿嚴氏女史暨子女合稿敘

從來閨閣鍾靈得扶輿清淑之氣自古迄今凡頌椒詠絮之流所謂閨中彥林下風者考之載籍僂指數之一時更僕難終然按其生平往往有所缺陷求其得天獨厚旣秉清才又兼濃福數十百人中尠遘一二豈福慧固未易雙修耶抑詩能窮人古之常例卽女子亦難以倖免耶否則何豐其才者嗇其遇者之多乎不可解矣

紫佩軒詩稿者桐谿嚴小雲女史之所作也嚴本望族先德比玉先生大有聞於時而其兄伯雅太守芝僧太史皆以文學箸稱況乎一門風雅閨中伴侶靡不能詩

女史耳濡目染幼卽工吟及笄適白門李氏蓋以親串而結朱陳者李亦素封自紅羊劫後家中落夫石泉君以入貲官連平州刺史女史隨宦嶺南眉案聯吟唱隨甚樂古之稱曰比肩人曰佳耦不是過也不數年石泉君卒于官女史猶在盛年寡鵠含悲悽然稱未亡人于是千氣萬力不遠數千里扶其匶以歸僦屋苕溪茹苦戢影尚幸子女在側藉以自慰督課之餘相依爲命子女皆奇慧子夢梅髫齡入邑庠女蘊卿女紅翰墨無所不精以家計維艱日以刺繡供甘旨無何蘊卿夢梅相繼溘逝蘊卿實以封股療母疾創甚而歾尤覺可傷女史至此顧影惸惸益無聊賴矣烏虖何天之困之厄之

至於斯極耶雖然困之厄之者其境其不可掩者其名石泉君本清宦身後蕭然女史固無媿女宗夢梅亦有聖童之目蘊卿更以孝女請旌足以流芳百世固非尋常眷屬所可同日而語也今女史顧念身世掇拾叢殘行將裒集授梓冀垂不朽乃命其義子潘小泉姊聟鄭寄見琢屬爲弁言爰得而盡讀之石泉君所著曰石雲館詩草蘊卿曰紉蘭閣詩鈔夢梅曰冷香樓遺稿皆清雅多佳句惟披紫函一編譬如鵑泣蠖蜿令人不忍卒讀蓋不禁掩卷而三嘆息焉嘗思吾浙素多閨彥其最著名者爲汪小韞爲吳蘋香汪不永年吳則有天壤王郎之感殆即所謂缺陷非歟方之女史其處境不同其所作不同然而冰心鐵骨彤管流輝當此暮年依然健在雖骨肉之殤喪有篇什以流傳成一家言爲千古事於閨閣中別樹一幟豈不難能而可貴哉余欽其人乃不辭而爲之敘

西泠六家印存敘

摹印爲八體之一又曰繆篆擅其埶者是必精究六書潛心學古乃能深造自得邁越俗流若武林鈍丁丁先生者其人也竺者金石與古爲徒偶一奏刀迥異凡手同時秌庵蒙泉吉羅三君接踵而起世目之曰丁黃奚蔣厥後秋堂曼生其學亦從此出六家皆杭人遂稱之曰浙派兵燹後諸老遺製流傳日罕收臧家偶得其一

靡不珍秘惟丁氏當歸艸堂所弆獨夥亦足豪矣友人高尗儕（行篤）嘗鈐一冊見餉惜欵識未拓猶爲缺事今傅子式就丁氏舊藏復加增益輯爲西泠六家印存而欵識則另書付梓以廣其傳傅子眞有心人哉魏稼孫䟽尹（錫曾）酷喜名人刻印拓欵尤精經其手拓必使豪髮無遺憾而後已此本所錄有從稼孫原拓而出藉以補其缺失者昔趙撝尗大令（之謙）嘗戲呼稼孫爲印奴嘗刻二字小印贈之想見同志忘形之樂奈稼孫長逝痛失石交因傅子索敘是書遂不禁有感舊懷人之慨矣

天隱堂詩錄敘

余少喜弄翰弱冠時與施君均甫戴君子高游甚相得也子高性幽癖通眉而短視均甫意氣自豪議論風生目多上視余則秉性冷淡寡言語惟良友當前則娓娓不倦陳稚君丈嘗作三君詠以贈厥後子高反而治經均甫兼爲古文辭余則癖耆金石說文之學皆不專意于詩矣迨少長出游遂乃天各一方不復相見今二君皆宿草久其著作早經鏤版惟余懶于料量迄未授梓楊蘋翁先生嘗寓書規余以爲人生此舉斷不可少而因循未果然先生于前年又歸道山愈有孤翼隻輪之慨因感其意勉爲刪薙將付手民惟余既不拘拘宗派亦不欲與海內名流相角逐蟬琴蚓笛聊以自鳴它日

覆瓿之譏所不計焉

天隱堂文錄卷上

天隱堂文錄卷下

三十樹梅花艸堂記

歸安淩霞

高君味梅既倦游抱琴歸里將架屋於雪溪之北植梅左右之而索記其友淩霞霞不文烏能爲役然重違其意且有感焉因述高君之言曰曩者逆氛犯郡城豕突狼奔遷徙者十九余亦襆被出走依人於海上斯時也人心倉黃勢如處堂之燕雀雖欲匿影敝廬以木葉自蔽何可得哉已復之廣陵之漢皋之湘而僑居於潤州者甚久其間往來奔走褦襶者若而年爲謀食地也即爲艸堂地也今郡城收復已久散處者各歸其土且幸

艸堂之資畧能備具矛奈何而不歸乎不寧惟是昔之擁厚貲而稱巨室者徒見夫夏屋渠渠而今則荒烟蔓艸爲狐兔遊矣桑海之感往往而是予誠細民然行篋中猶蓄古琴八端溪石十餘宅法書名畫稱是則所得不旣豐乎他日者艸堂告成行將露紒魁頭徜徉於疎石孤花之畔以琴爲友以梅爲鄰與谷民溪叟爲世外之伴侶予其暫爲艸堂之主人可乎淩生曰唯唯遂濡筆而爲之記爲斯圖者歸安費以耕也

戴金溪先生遺事

金溪先生數至吾湖恨生晩不及見先生咸豐辛酉避亂淈濱遇婁栖勞丈與卿多聞人也談先生軼事甚悉頗有出于陳碩父何姓舫潘少白三先生所爲志傳之外者先生父常以販豕之杭識老儒某老儒詢若子讀書若何曰日可讀數百行因屬其偕來遂從老儒讀初應試年尙幼學使者爲彭公元瑞按臨時揭榜有本部院一目十行無書不覽語及試先生首先交卷彭公以其稚也疑而詢之則問無不答轉以三事詰彭公不能應及日晡放牌彭公避不敢出矣先生少時讀書武林方氏者巨室也聞其才妻以女而妻亦知書至經史疑義輒辯難至反目旁人不能解聽其交訌而已爲方氏館甥一日雨先生著屐持蓋出遇友于途邀飲醉則和衣及屐而睡詰朝遝去越數日友候於方氏知未歸友

訝曰渠尙屐天姓奈何其婦兄笑曰想俟再雨乃歸耳先生面白多疤痕目銳入鬢吾湖嚴九能茂才（元照）嘗戲之曰吾子面有殺氣後恐斷頭先生曰斷頭何害忠臣義士皆如是殊不知後爲刑部之徵也爲刑部司員時同官邇値宿輒請代日中無事獨飲於酒家每以朝珠質錢以爲常同官有疑獄未能決則覓之酒壚代以白金二兩贖其朝珠拉歸爲之辨析無不立辦其後陳臬江西將之任道杭謀購一羊裘躊躇十許日無所得錢而罷及巡撫河南時以刑部尙書召至揚僕病於逆旅從江都令陳雲伯假一僕送至淸江返其僕乃隻身襆被蕭然入都爲刑尙時一足病乃一穿華而一著履

同僚皆笑之問何不俱履答曰此足不病而履是欺君也解歸在杭嘗赴酒肆夜飲醉而假寐會邑令出巡覩之不識也吏役羣之出袖中刺墮地令大驚輿送歸署醒而自詫強留不可而去又嘗自杭赴德清訪嚴九能雇一破艇與星者同舟泊柯家山市月仍與星者偕返竟不知其爲大吏也先生所爲多類此以其有異乎人故紀之

周一庵先生逸事

一庵先生畢生志節蕭施二君所爲誌傳詳矣然尚有嘉言畸行之足以稱述者先生爲人其大端在孝親終身如一日里人或譽之先生曰孝豈易言哉其上者以

德及人孀親于道其次則顯親而揚名若夫溫凊定省分所當爲烏足道哉自師事道峯贊先生後遂以昌明理學爲己任每教人勿虛盜聖賢之言以欺人必實踐聖賢之言以自勵在閩城中與弟子講學不輟辨明拒賊大義故鄉之人守志不撓慷慨赴敵未始非先生潛移默化之效焉居室卑陋門人請易之先生不可曰以可以毋取之資取而營室傷廉孰甚固辭乃止生平篤學於書無所不窺謂堪輿家言亦人子葬親急務不可不知問德清羅奕精斯術師之得其傳余家有先人壙地在北郭外之龍山嘗延先生履視並擇厝期事竣貽以雙履力辭不受且面發赬再三請以爲非盜泉乃受之其狷介如此又嘗病暑身熱如燔舌焦裂憊甚竟不服藥假榻比鄰火神廟之空樓一時朋舊暨諸弟子咸往問疾先生相對清譚無惰容倩人招余往視移時謂氣清之人晤對可以愈疾間閱法書名畫爲消遣謂此即藥餌若徒乞靈於艸木終有偏勝非長策也越數日病良愈此則稟賦之異非恆人所可並論矣又善繢事謂可養性靈嗣以徒爲人役近于玩物喪志遂戒不爲余未嘗從學於先生然每聆其緒論輒令人鄙吝自消今先生仙去已三十餘年緬懷舊雨於誌傳外別彙是篇俾它日修志乘者有所採擇焉

書賈茶傭施老三事

施老三佚其名歸安人住郡城之北門內鬻茶把以爲生人以其行三輒呼之曰施老三云性樸直無駔儈習氣矮屋一椽位置整潔一媍頗粗陋交相得也老三勤且儉肩販所入不爲酒食嬉其媍亦爲人浣衣間有所獲銖積寸累至百數十緡隣之巨室某家中落嘗以釵珥等物質錢於老三咸豐十一年冬髮逆圍郡城越明年四月勢愈危城旦夕且破老三度事不可爲預將釵珥完之巨室某不索其價問其故曰某將以身徇安用此阿堵爲固讓之不顧而去至五月三日城陷老三自沉於和讓橋下人有尼之者不肯起竟死其媍得間逸出幸免於難余蓋聞諸其隣顧姓云烏虖當城破時竟

有身爲邑侯亦且覥顏從賊更有諸生某乃團練局中司軍糈者於圍城正亟搜括民米之時輒以儲糧數百石以償博進此殆喪心病狂者乎否則何冠蓋中反出市井下耶若施老三者慷慨從容捐生就義彼雖賤丈夫直可稱之爲大丈夫矣

清儀閣題跋跋

光緒庚辰秋故友魏稼孫錫尹以手輯張叔未先生清儀閣題跋自閩郵寄僅百餘葉乃初桼未竣之樣本越歲君遂作古十餘年來久悲宿草竊念是書之果成否也客冬寓嶋江于友人案頭覩全帙三冊知爲君聟丁修甫孝廉斠定補鍥爲之色喜寓書索之遂蒙見貽爰

得詳閱一過適石棣徐子靜觀詧亦以新刻觀自得齋叢書寄贈中有清儀閣金石題識一種取而互勘則較多於此而刪去雜器書畫諸品又於行篋中檢得盞厓路山夫（壐）同邑石子韓（宗建）處假鈔清儀閣隨筆日記等與此大半重複尚有出於兩刻之外者十餘則蓋先生耄而好學於金石文字尤有癖者辨析豪釐往往跋而又跋所述不厭其詳與翁覃谿閣學蘇齋題跋正復相似舊友中嘉興鮑少筠（呂熙）最重翁張二公墨本有其手迹不吝出重值以購之而會稽趙撝叔（之謙）則殊不喜遇輒割棄其好尚之不同有如此者平心而論詳敘源流何妨言之覼縷正不得以涉筆複沓病之撝叔之見毋乃稍偏惟先生以嘉道間老輩其所師友皆一時魁儒勝流聞見旣廣著述斯勤叢殘遺稿得稼孫爲之珍惜而甄錄之得修甫爲之校訂而踵成之藉流傳而餉同志是皆有足多矣

錢叔蓋印譜跋

刻印之有徽浙兩派猶畫家之分南北宗也徽派圓渾浙派則瘦折而方勁然造詣入神同臻妙境浙中自乾嘉時丁奚黃蔣諸先生推重一時而兩陳先生繼之厥後趙氏接踵而起及道咸時有錢處士叔蓋品格高寒鎸印猶極蒼秀惜生平都不存稿兵燹時處士亦全家殉難嗣嶺南嚴根复氏捜羅數十枚與富陽胡山人鼻

山所什合輯一冊而流傳甚尠今武林高君邕之善書畫篆刻之學尤精偶得錢處士遺印若干亟欲鈐印成譜以廣其傳蓋重其人欽其所學俾處士篆刻之法大顯於世高君之意不旣善乎光緒戊寅冬仲寄影海上暇時出觀命爲加墨爰喜而爲之記

寶印齋印式跋

傳君節子得汪尹子印稿於閩中名寶印齋印式寄以見眎且命留題明季琢印諸家若蘇爾宣之印畧朱修能之印格胡曰從之印存何不違之印史梁千秋之印雋等皆嘗寓目而汪氏專稿則見所未見汪訒庵集古印存所收明人刻印何雪漁三十餘而尹子之作亦羅

列至二十四印其珍之當不下何氏印式題詩諸公於繆文貞文文肅外如侯岐曾爲侯忠節（峒曾之弟）與忠節後先死節者焉集古印存尹子所刻印中亦有忠節名印白文四字曰侯峒曾印則其當時刻印見重於名公可知今觀諸公詩翰皆屬手題眞跡非刋本可比則此印式一書應爲僅存之碩果傳君其寶藏之

沈小霞畫紅梅卷跋

此卷出自邦上故家前有小玲瓏山館印知爲馬氏舊藏畫無欵識然有明人四題足爲證據潘陋夫一跋頗佳今復据明史本傳青霞文集褒忠錄（此錄爲霞之八世族祖稚哲公所刻公諱迪知進士工部員外郎青霞先生劾嵩之疏小霞卹闕兩稿皆在錄中）核其前後而

詳記之按小霞名襄一字叔成青霞先生之長子先生以進士三任縣令陞錦衣經歷嘉靖三十年以劾嚴嵩獲罪徙保安襄隨父居邊數年後以葬祖回籍迨先生爲嵩黨宣大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楷誣陷處以極刑次三子袞褒皆杖死并捕襄置詔獄會順楷被劾見收襄得不死在獄年餘遣戍遼東流離數載嚴氏敗始走京師訟冤隆慶元年詔復先生原官加光祿寺少卿遣官致祭錄幼子袠入國學當時袠以幼稚幸免者也襄以貢上春官復疏請正順楷之罪皆論死先生之冤大白於天下嘗見江盈科所爲沈小霞妾傳（江盈科字進之常德人萬歷進士官至四川提學僉事有雪濤閣集）謂襄遣戍時一妾隨行聞嚴氏將使人要殺之妾曰君一身宗祧所係第去勿憂我遂紿押者城市有年家負我金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去久之往跡未得妾大慟曰必汝授嚴氏指戕吾夫矣觀者如市聞於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眞有是事不得已權使寄食尼庵而立限責押者及嵩敗襄出訟冤妾復相從云据此則襄曾經遁跡事實有之後復仍赴戍所未可知也殆志傳諱而不言耳是沈氏一門忠孝又得此奇女子豈不尤足重哉至襄之畫梅佩文齋書畫譜引山陰志謂其幹隨筆生枯潤自得天趣無聲詩史圖繪寶鑑續編畫史彙傳均稱其畫梅霜枝雪幹風骨峻嶒自是清流之筆並云仕至郡守正張松齡詩所謂尋

補黃州乘五馬也又嘗讀徐文長有沈刑部善梅花詩京邸贈沈刑部詩（自注叔成至安鄉召入善畫梅在署竟日伸紙）始知襄曾仕秋曹張松齡詩君王嘉作尙書郎亦與相合張詩又云寄語傳家小阮郎深藏匣裡鎖鴛鴦是此卷當爲襄之猶子所藏其弟一首王子猷稱社弟廷棨和似襄尙有原作惜已佚矣史棨詩⿱穴⿱竝皿餘譜出絳梅花⿱穴⿱竝皿字穴頭疑即⿱穴皿字⿱穴皿說文作⿱穴⿱竝皿北方謂地空爲⿱穴⿱竝皿讀若猛又廣雅釋室⿱穴皿窟也當即潘陋夫跋中所謂匿身地窖曰畫地爲梅也陳玉几詩白蓮之後現紅梅謂楊順路楷誣先生通白蓮教也伊墨卿詩縛艸攢射檜與嵩謂先生在邊嘗爲李林甫秦檜嚴嵩三偶像而射也洪桐生詩居

庸關外舊生徒謂襄在保安考補廩膳生也又嘗閱明人鄭雪湖梅譜有襄爲序知襄曾師雪湖是畫梅一道襄固夙所究心者焉總之忠孝遺跡雖片楮流傳自有不可磨滅者此卷藏弆行篋已有年所今貽舊友田稚存恩厚分轉因爲跋而歸之

滬游筆記跋

滬游筆記何爲而作乎蓋以記滬上之風土人情繁華景象焉耳顧游滬者不知幾何人游於滬而善文筆者亦殊不乏人郎鄙人亦游滬之一耳然能記其風土人情繁華景象蓋不數數覯豈皆懶於搦管而疲鶴詞人獨津津樂道筆而記之果何爲乎或則逞其才華思欲與古人頡頏抑或胸懷鬱勃乃作此游戲伎倆皆不可知也夫滬上僅彈丸地自中外互市以來風氣日開奢靡亦日甚倘無一人焉爲之掇錄亦殊缺典然則疲鶴詞人其殆有心人耶披茲一編舉凡所謂蜃氣樓臺登場傀壘城能不夜鍋可銷金者皆於是乎在郎使乍游此地目迷五色者亦可按籍而求按圖而索是則此編之成自可不脛而走不翅而飛乎惟是鄙人以久游滬上之一人得覩此千奇百怪亦幾幾目迷五色矣是爲記

雪景山水大理石屏跋

大理石出雲南大理府點蒼山中和峯之腰明代郎見

重於世總以文彩分明形象天成爲貴按李日華六研齋三筆云環列大理石屏有荆關董巨之想蓋謂逼肖畫家山水也又徐霞客游記親至大理見淨土庵七尺山水二大石是尤以材大爲難得耳昔阮文達公總制滇南選石甚夥各加品題嘗見其手書石畫記言之甚悉今維揚市肆所售尚有僞鐫公名者貫經姻丈屢游邗上所獲佳石正復不少比又於滬城新得雪景山水石屏橫幅疊嶂層巒惟妙惟肖眞奇觀也阮氏研經室集中有題寒峯曉雪一石謂似雲林簡筆此則氣魄雄壯尤當駕而上之欣賞之餘是不可以不記

任伯年大寫意畫跋

畫家之大寫意最非易事墨一著紙郎難改移青藤老人尙言覩白紙輒不敢落筆其難可知雪个作畫純用簡筆以天趣勝伯年此作頗能得其神似固不僅優孟衣冠也昔張僧繇畫鷹於壁能驅鳩鴿黃筌畫雉於殿上白鷹見而下擊蓋疑其眞也伯年其殆張黃之流亞乎

顧若波畫白描大士象跋

曩見陳老蓮畫大士象其衣以破荷葉裹之詫爲奇絕今若波居士用白描法作莊嚴法相於造象拓本之中生面別開得未曾有至筆意之精儼然滿月慈容有菩薩低眉之狀所謂神妙直到秋豪顛矣顧苦鐵道人日

日以好詩供奉之以墨緣爲佛事可也因歡喜讚歎合十頂禮而爲之記

石交圖跋

明季倪文貞公嘗有自畫石交圖立幅見於梁山舟學士頻羅庵集題跋內謂文貞所交之石實自其胸中吐出磊磊落落之石非凡所謂石也又鄧山人石如與梅石居爲金石交繢二人小影爲手卷顏曰石交圖今十二硯齋主人集友人之能績事者各作一石名曰石交按三國志裴潛傳注黃朗持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碩交卽石交也說文交交脛也交友之交應从人鄗人承主人之屬亦塗一石并爲篆醲㫄二字以弁其端

隮雲廬跋

雲壑故址在我湖之金蓋山曩爲故友張君聽泉購得擬搆精舍爲晚年棲隱之所名曰隮雲廬後事不果行而君旋謝世今隨息居主周君萊仙補築是廬以慰張君生前之志其用意可謂厚矣命爲篆榜以至好不敢辭按說文無隮字而有躋字躋登也又玉篇隮登也而廣韻集韻皆云躋亦作隮是隮卽躋字然石鼓文有隮字今特从石鼓云

悟隱凥跋

古之人有朝隱見揚子法言有官隱見水經注有吏隱見白香山文是皆非石隱遁世之流也今悟隱居士以冠蓋中人而有山林之想是殆所以爲悟歟

清湘老人題記跋

石濤僧畫筆奇縱與會淋漓與石谿並稱而蹊逕自異其用筆固不落畫師窠臼然仍不越範圍之外王麓臺司農稱爲江南第一自謂與石谷皆所未逮可謂推許之至矣所謂畫語錄已刊入知不足齋叢書其餘零篇斷句今得十二硯齋主人苦心蒐錄居然成此一種頁可喜也嘗憶廣陵詩事有石濤和尚自畫墓門圖並題句云誰將一石春前酒澆灑孤山雪後墳可以想其風致矣

冬心先生印欵跋

嘗見一青田舊印鎸我思古人四字爲江于九太守物旁有冬心先生跋刻劃甚深惟冬心署名金由不得其解後詳考之則韓詩衡由其畝傳南北耕曰由毛本作從乃知叚從爲農又按楊升庵六書索隱由實卽古農字可知書本一物不可不博覽耳

黃小松篆聯跋

咸豐庚申冬季烽烟正盛自遲返湖道出南林於小礁肆中覩小松先生篆聯筆法朴茂句爲煙雲供養靜花鳥友于多署名黃大易乃二十餘歲之少作見者以爲下聯費解咸疑其贋因以賤值得之後撿唐人詩有一童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之句始知下聯來歷

實出於此開卷有益其信然耶

張子岡大令賢母事實跋

余未識張子岡大令而得讀其賢母陳孺人事實乃不禁肅然起敬曰嗟乎孺人之賢乃至是乎其堅苦卓絕之行爲士大夫所難而出之弱女子殆巾幗中之獨行君子乎至其勇於爲義忘己以濟人則尤非恆情所能昔有周理齋先生武林之通儒也嘗於歲除與夫人對理漢書有貧婺以小兒無帽告夫人一時無措即剪韓之上方縫紉與之越日客來先生即著以見客豪不介意視孺人之抽壁板爲里人之棺其中心仁慈若出一轍豈非度越尋常萬萬哉盥讀之餘爲之慨嘆不置焉

顧若波畫春郊散牧圖跋

武林沈亦香丈以吳門顧若波所畫春郊散牧圖索題披閱之餘爲之欣賞按　國朝以來畫史顧樵水以高簡勝顧野漁以蒼老勝此作以秀逸出之居然於漁樵之外別參一席矣

楊蘋翁臨禮器碑跋

蘋翁先生於分隸一道用力至深蒼古堅勁其渴筆如萬歲枯藤其波發則天骨開張不可拘勒所謂沈著痛快兼而有之先生自云七十孱叟尚能作書黃忠老寶刀不老誠哉是言　國朝以來善分隸者推老苕爲弟一方諸先生其超妙似出老苕之上竊嘗論近時爲篆隸者應稱兩楊先生篆則濠叟隸乃蘋翁也今因仲禮仁兄索題先生所臨禮器碑重違其意用識數語不識以爲然否

包子莊隸書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跋

故友包君子莊曩年家富藏書夙善分隸少時同在里門時相過从兵燹後天各一方不恆聚首憶曾訪余韓江寓廬迨庚辰同里省墓重得快敘厥後不復相見而君久歸道山矣有舊雨凋零之感今文孫纘甫茂才以君手書楹帖寄眎尚是同治己巳所作事越二十七稔覩此如見故人又得君所書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摹刻搨本墨緣重締懽喜無量按蔡邕九勢云凡落筆結

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又石室神授筆勢云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澁得疾澁二字書妙盡矣所傳雖真僞不可知然其言實有至理非積學功深者不能也君固寢饋於斯數十年矣筆成冢硯成臼始克臻此境界此作天機流行尤有純任自然之趣纘甫世講英年竺學於篆籀分隸無一不佳詎僅繩其祖武宅日詣力精進馴至與古名人相頡頏不難矣

石印百漢碑硯搨本跋

江右萬廉山司馬官南河同知時倩太倉王子若以端溪石百枚縮摹古刻名曰百漢碑硯其實非盡漢刻如

繹山瑯琊臺泰山二十九字秦刻也延陵十字碑傳爲宣聖書唐刻也且亦不足百種如漢石經分爲十四石漢三闕分爲七石並有以碑陽及碑陰分列爲二者是殆限於篇幅也惟其苦心孤詣乃以尋丈豐碑縮至徑尺而又毫髮畢肖可謂難矣聞刻成槩白金至數萬以獻京師某鉅公不敢受嗣以負公項石入於官兵燹後僅存二三十石已殘闕不全不知爲何人購去欲求一完璧之墨本已渺不可得同里石丈亭菊曾贈余舊搨尙少數種嗣山左碑友蘇朗山茂才以殘搨見貽始足成之嘗擬付諸石印而未果今唐焜華四兄居然以別本影照而成誠爲先得我心向之稀如星鳳者欲覩盧山眞面而未得今則墨緣廣締足以供同好之求詎非大快事哉

唐人寫攝大乘論釋卷第四跋（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嘗殘葉六紙）

唐人寫經大都用筆沉厚點畫凝重雖非出於名手而墨光如漆望而卽知而非晚近所可類爲也泉唐丁修甫孝廉博雅好古偶來滬上携此見眎審閱确爲寫本無疑閱竟屬題餘紙按董文敏容臺別集云元李氏有古紙請趙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惟此藏經箋紙已越千有餘年重違其意漫然塗此得毋爲古人所竊哂耶

陳忠裕公名印鈐本跋

陳忠裕公名印爲友人高昧梅（叔壽）所貽高君爲我鄉老畫師費曉樓丈之高弟子善丹青及鼓琴於鄉居構三十樹梅花艸堂索余爲記文成卽以是印爲潤筆臧諸行篋已十有餘年矣金石交武林魏稼孫以鹺尹官閩中客歲書來欲以他物相易然佳者苦難割愛劣品恐余未喜遲囘者久之余謂君旣耆之何妨持贈而君則力辭以爲不敢當今秌正擬緘寄不意稼孫已於仲秌三日以微疾謝世聞之深爲抱痛特卽寄伊喆嗣性之以聯兩世交誼云按此印見於汪訒庵集古印存白文四字曰陳子龍印磁質極舊獸鈕識者指爲宋磁雅存四兄假觀數日留鈐此紙屬爲題記遂識其顚末如此

補錄

有萬憙齋集印跋

嘗讀周氏櫟園印人傳及汪氏飛鴻堂續印人傳又潘氏三松之續印人傳而嘆作者之多也然而造詣純古超然絕塵百十中僅一二焉傅君子式英年嫻學癖耆金石尤好集印所搨邊欵絕精可謂獨出冠時其搜羅名家印文自前明何雪漁迨近時趙次閑諸先生綜計三十餘家曰有萬憙齋集印辱以目錄見眎屬記匡畧日者尊甫節子先生嘗以華延年室集印見貽業已訝其精美嘆賞不置今子式篤志於此孜孜不劵臧弆更

富非家學淵源曷克臻此耶平生於金石篆刻之交頗不乏人而子式以名父之子超然崛起益喜同志之有人矣

贊

覺道人揚州史公祠壁畫石贊

老筆作石氣象巖巖撐天拄地凝如嶄山粉壁一丈墨汁五斗留影人間獨立不偶忠正大節千載如生惟公鐵漢可配石兄

蘿憂圖贊

處林壑蘷作林泉民荒荒土室哀景長蔭水田之衣菱角之巾獨來獨往窈窕雲岑秋螢破壁病葉寒門一洞

風雨被髮鼓琴我心天游我身無塵千峯萬峯明月白雲遐哉此境搖搖艤兔手闌楮國娟然古舊曰蘿憂地樂我天眞安尋宅年遲家隱淪讀書抱瓮如蘷斯佃東臯之達東老之貧

爲人行看子贊

數點蒼苔數點寒梅有石磥砢有亭崔嵬胸無塊壘地鮮塵埃玉人進酒老子銜盃春風髩影夜月詩材神仙淸福優哉游哉

銘

茶壺銘一字至九字

茶茶碧乳黄芽春有韻玉無瑕紙窗月冷石鼎泉嘉半

响詩魂醒三升酒力賒待到客來寒夜煎從竹裏入家酌瘦瓢松聲聽罷倚繩床山字肩斜水厄王濛未能免俗茶神陸羽盡力堪誇百歲輕身不須求藥裏一年佳境留伴嚼梅花

爲味梅鄰琴銘

三尺梧桐七條瘦玉其聲泠泠可以醫俗夫君得此萬事足誓將歸隱溪之曲願君淸名入仙籙

江蓮峯作畫硯銘

先生畫筆生雲烟先生家具惟硯田締石交留墨緣伴爾長吟三百年

蔣石鶴方端硯銘

詩百篇酒五斗狂吟奮筆蛟龍走石鶴冷抱石田守厥田惟上上取給於此無不有石耶鶴耶兩長壽

又小端硯銘

惟石有骨惟骨不可屈是爲芴溪草堂之長物

又蓮葉硯銘

蓮葉何田田不承珠露承松烟幽人夜拂靑苔餞飲水讀仙書不爲塵俗憐片石摩挲成古緣

丁問松天冊塼硯銘

天冊元年殘甓古先生得此書隸古不慕時名但嗜古石交與爾傳千古

又甘露塼硯銘

甘露年遺斷專抱殘守闕爲硯田揮毫大自在滿紙生雲烟淨几明窗留墨緣

又太康塼硯銘

晉太康文兩面字迹異殊罕見契古懷供淸玩排筆陣助文讌日摩挲永相伴

天隱堂文錄卷下

洽遊賦

冶遊賦 （以傷心三字爲韻體例）

陳寅生

客有居於邗上者，乏林泉以遣興，鮮巖壑之徜徉。蕭齋寂處，孤影旁皇。乃向城闉而徐步，過梵舍以翱翔。覺隍摧之蕪雜，悲古刹之荒涼。曷不邀兩三之知己，選佳麗於平康。遣興閒居，聊以爲樂；尋歡客邸，亦曰何傷。有茗可煑兮有酒能斟，釋我憂思兮適我胸襟。儂無愁兮調素琴，我何恨兮揮黃金。人既靜兮漏復沈，月又明兮情轉深。流蘇帳疊鴛鴦衾，盤雲髻搖鳳凰鬢，睹妝點翠鈿雖雄心。隔一日而不見，將兩地之難堪。回思情話，欲共清談。如桃花之解語，恍諫果之回甘。閒瓊筵以坐花，柔情漸密；飛羽觴而醉月，春色偏酣。顧我傳情，雁柱青衫。廿四背人，齊意蛾眉樣，實初三畫。乃意若痴，心若醉，偕蜂媒，央蝶使，看花發之迷離，愛韶華之明媚。紫雲乍遇，發杜牧之狂歌；碧玉初逢，動蕭郎之遐思。明來暗去，途中成儂儂，勞人意蕩神馳；枕畔喚卿卿小字，歲月忙忙，流光冉冉，幾度低徊笑語，醉折花枝。此時綽約柔情，香濃枕簟，醉中神女，不嫌洛水瀰渺，夢襄王豈識巫山路險。金粉南朝佳麗地，明月二分批把門巷阿儂居，落花萬點

由是子夜四時，賸有百番愁緒；丁簾一曲，何嫌十束吳綾。頻揮買笑纏頭，山盟有約；可奈銷金窩子，海誓難憑。垂柳沿堤，任行人之攀折；落花隨水，依過客以頻仍。剩憐紅粉情懷，依稀紅袖；飄卻青雲途路，辜負青燈。幾見纖虎才華，一時飄落；雕龍品藝，垂老途窮。博成浪子頭銜，向侯門而零涕；贏得美人心肯，顧茅舍之長空。將取舍之都難，不堪回首；間歡娛之有幾，思懺悔者躬。所冀鳳立丹山，漫棲枳棘；鳥好鴻翔天外，莫下樊籠。儂也半生落寞，自嗟浮梗之飄；十載羈棲，已得空花之悟。歎往事都成陳迹，讀有餘閒；間當年底事閒遊，雖憐崔護桃花，三月流鶯枝上，朝啼楊柳千條，風絮天涯，春暮鏡花水月，將同面壁以參禪，流水行雲，敢向臨崖而作賦。

壬戌中冬

遜齋文集

夏孫桐

悔生

南林劉氏求恕齋刊

遜齋文集序

承幹既校刊祁甫吳先生遺書五種監作猶竟以請於吳補松丈曰先生之書其盡於是乎丈曰未也吾昔手錄先生說經之文今於叢殘中得其攷證西北東北地理諸作浩博精實罕有倫比甲午之後時事日棘頹發爲論議糾時賢之違失其言皆深切著明又於平陽縣志稿刺取一二首更取書牘之可存者悉最而錄之略仿㐆齋文集例爲編次文集若干卷畀君續成完書其可乎承幹敬諾承幹竊讀㐆齋集竊歎石州先生一生精力畢萃於輿地之學其延昌地形志手稿藏壽陽祁文端公家未及刊行文恪繼世猶謹守之文恪亡而稿本流出廠肆今不知尚在人間否而㐆齋文集賴何先生秋濤爲之緝耆祁文端刊布之而㐆齋以傳㐆齋嘗游京師名重公卿間壽陽相國與道州何編修尤推挹悉力章之祁甫先生則終身爲冷官性孤介無名公卿爲之延譽海內知其人者蓋寡微吳丈精心毅力掇墜僩而表章之先生之文將沈薶終古又孰得而知之哉承幹嘗刊鄉先正沈先生落颿樓集當時稱沈先生者曰身爲南人而好談西北地理專門漢學而好讀遼金元諸史今讀遜齋文兩先生性情學術先後同揆敬述

遺聞其亦足爲浙西儒林之嫩談矣歲在壬戌仲冬之月吳興劉承幹序於都門

遜齋文集目錄

卷一　經說

卷二　經說

卷三　經說

卷四　經說

卷五　論

卷六　說　議　書後

卷七　序　記　考

卷八　考

卷九　考

卷十　考

卷十一　考

卷十二　書（附存公牘）

遜齋文集卷一　　求恕齋叢書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鄭易合彖象于經辨

漢初傳易者三家至東京之世而費易盛行鄭康成所注王輔嗣所釋皆費本也晁以道嵩山古易謂漢初易本十翼不與經附費氏始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而古經之舊以變愚按漢書儒林傳稱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則費氏並不自爲篇次安有所謂附傳於經者哉朱震漢上易說謂費氏之易至馬融始作傳融傳鄭康成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魏王弼又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故自康成而後其本加彖曰象曰自王弼而後加文言曰愚按孔穎達正義云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象辭各附其當爻言之則合彖象於經始自王弼安所見鄭氏已爲之作俑哉顧氏日知錄据魏志高貴鄉公語謂朱氏說當不誤愚按魏帝問（敬避）于俊云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則是鄭氏之注連彖象未嘗謂鄭氏之經連彖象也漢儒詁易多專解

本經不復旁通彖象康成始推闡費氏之意以傳證經故注坤六二爻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郎用地道廣生之說注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郎用逆舍順取之說注同人于野郎用乾爲天離爲火之說（敬避）于俊謂其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正以此（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謂高貴鄉公之意蓋以孔子十翼亦即易注不附經文之下與鄭氏之以已注附經者不同故有此問洵如是則避于俊何以言合彖象于經）讀者不察妄生異論于是以訛承訛而鄭本幾與費易同受其誣矣孔氏序例云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今亦依之詳釋孔語明謂鄭與王殊豈有鄭易既附彖象於經而猶空存其目也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力主顧說終不敢信或曰然則王輔嗣果何所本乎曰揚子雲作太元經已繫測曰於各爻之後則漢初已有爲之俑者矣特以疑費氏之易非也以疑鄭氏之易尤非也

荀九家八卦逸象說

陸德明周易釋文載荀氏九家逸象三十有一事漢上易傳云秦漢之際易亡說卦至孝宣時始得之河內荀爽所集乃其逸語愚按朱說非確據也九家易本魏晉閒人撰其說以荀氏爲宗或以爲淮南九師或以爲慈

明集古易家凡九均屬傳者之譌耳考逸象云乾爲龍爲言坤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黄坎爲叢棘離爲牝牛悉見於本卦彖象爻辭及文言傳則此三十一事乃九家從注中錄出猶張氏惠言輯虞注之例豈其別有所得耶惠氏棟以爲古易如此非後人增所著易漢學周易述二書並取其義爲之疏證竊謂惠說亦不無得失坤爲帛本賁卦之束帛戔戔也而惠氏第云乾玉坤帛震爲王本隨卦之王用亨於西山也而惠氏第云帝出乎震今之王古之帝乾爲直爲衣見繫辭震爲鼓見中孚巽爲楊見大過坎爲宫爲蒺藜見困爲律見師爲河見泰（俗本說文譌河爲可校勘記云監本作河又按虞氏亦云坎爲河或謂可當作珂非也）爲棟見大過爲桎梏見蒙艮爲鼻見噬嗑爲虎見頤（頤六四居艮之初故有虎象惠定宇云虎當作膚非）兌爲常見歸妹爲輔頰見咸並取之本經惠氏皆不言所自坤爲漿漿者牀之誤文也剝云剝牀以足是也（剝下體坤）震爲鵠鵠者鳴之誤文也虞氏逸象云震爲鳴是也巽爲鸛鸛鶴之誤文也中孚云鳴鶴在陰是也（中孚上體巽故巽有鶴象虞氏云離爲鶴師說有不同耳）漿古文作牀與牀相似鳴之於鵠鶴之於鸛亦以形近相淆正如河轉爲可楊變爲揚同一傳寫之失而惠氏以爲酒主陽槃主陰又云鵠陽烏鸛陰禽若然則坤之虎何以屬

之艮艮之狐又何以屬之坎耶竊意荀易當與虞合虞氏注雲從龍云乾爲龍注直其正也云乾爲直注繻有衣袽云乾爲衣隨經衍象乃其所同也荀氏言卦變不主旁通虞氏專以旁通說易故坤爲帛虞則云巽爲帛震爲王虞則云乾爲王此其所異也因荀虞之所異求荀虞之所同可知二家言象並著於注文初不附於說卦之末其附於說卦末者則九家爲之也故曰漢上之說非確據也

樽酒簋貳用缶解

易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王弼注曰雖復一樽之食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爲簋坎爲木震爲足坎酒在上樽酒之象貳副也坤爲缶禮有副尊故貳用缶耳孔穎達禮記禮器正義引鄭元注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三說不同鄭虞並讀樽酒簋爲句貳用缶爲句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駁之云簋非盛酒之器何得云尊於簋正尊與副尊同一尊也何以此用簋而彼用缶凡禮言尊于房戶之閒

兩甒有禁元酒在西尊兩壺于房戶之閒斯禁有元酒在西皆不閒元酒之尊異器鄭說非也虞以樽酒與簋並列而貳用缶則但承樽言之而不及簋若然則經當云樽酒貳用缶文義乃通何爲隔以簋字使上下不相屬乎副樽用缶而正尊所用之器又何以略而不言乎虞說亦非也王以樽酒爲句簋貳爲句用缶爲句述聞據象傳樽酒簋貳之文證成其讀又謂王於用缶之義尚未貫指其事案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是缶可爲尊也又曰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正義曰盛食於盆謂粢盛也盆謂缶也爾雅盎謂之缶

郭注曰盆也盛於盆者盛黍稷於缶以代簋簠也然則用缶云者以缶爲尊又以缶爲簋也故曰樽酒簋貳用缶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飯於土塯啜於土形漢書司馬遷傳塯作簋顏注曰簋所以盛飯也土謂燒土爲之卽瓦器也土簋蓋卽缶矣述聞之說於王義又有增益蒙按鄭虞二說固失之疏王說亦不密合經以簋與缶及下牖咎爲韻讀貳字絕句則不入韻矣且二簋見損彖辭字作二不作貳若此經借貳爲二亦當同彼文作貳簋不應故爲參差使不成叶也缶兼簋言亦不然之說禮器門外缶門內壺下有君尊瓦甒之文甒爲瓦尊與缶殊別是缶乃大尊之專名非瓦器之通名尊之瓦者不悉名缶簋之瓦者亦不得概目爲缶明矣奧祭盛於盆盆與簋本異器義不相涉以土簋爲解則尊亦有土尊禮器之缶與壺爲類非卽土器簋獨用土豈可以通說文缶部解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缶本義亦自爲酒器鄭虞以缶字爲專承樽酒而言似不盡誤竊謂此經缶字當本在酒下簋字在用下傳寫互亂樽酒缶謂樽酒於缶樽卽尊於瓶之尊鄭注儀禮士冠禮云置酒曰尊是也貳用簋謂貳缶以簋古人飲宴以酒爲特敬食爲常饋故尊爲正簋爲貳也象傳樽酒簋貳約

經義而別爲文如蠱六五幹父用譽與經幹父之蠱用譽无妄六三行人得牛與經或繫之牛行人之得皆有詳略倒順傳者涉傳文誤缶爲簋因移缶於簋字之次致不可解并不可讀鄭虞本並與今同其誤當在孟喜費直以前王讀貳字爲句所據傳文固有其字集解本無之從鄭虞衍矣陸德明釋文作象曰樽酒簋云一本更有貳字釋文據王本作音顧同鄭虞可謂歧失呂祖謙音訓引晁說之古易云案有貳字者因王弼失之京劉一行皆以貳用缶爲句晁以爲王弼失之更涉顚倒京劉皆以貳用缶爲句馬融荀爽宋忠陸績諸家固俱

不如彼讀傳文有貳字正古本然矣說卦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釋文本作水火不相逮云鄭宋陸王肅王廙無不字釋文言鄭宋陸二王知京馬荀劉諸家本俱有不字鄭及宋陸二王皆以爲衍字刪之與此傳同說卦上文云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詳審彼文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亦當作水火不相悖雷風相逮諸家本俱誤倒京馬荀劉本衍不字迹尙可尋鄭宋陸二王刪之竟以質成疑誤晁執鄭虞及京劉讀定王本非古由未綜觀全易也

剝牀以辨剝牀以膚解

剝六二剝牀以辨六四剝牀以膚與初六剝牀以足文義一例王注以足與辨屬牀言膚屬人言非也集解引崔注并以爲牀之膚尤非鄭注云足上稱辨虞注云指間稱辨辨上稱膚並以人體言視王氏崔氏義較安但於書無徵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辨當讀爲蹁釋名釋形體曰膝頭曰膊膊團也因形團團而名之也或曰蹁蹁扁也亦因形而名之也古聲辨與蹁通猶周徧之徧通作辨也此說得之剝牀以膚王氏無說篆謂膚乃膂之借文說文臚皮也籀文作膚是膚臚一字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注謂郎旅於泰山師古曰臚旅聲相近

儀禮士冠禮旅占鄭注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皆旅擯注旅讀爲鴻臚之臚據此則臚與旅通臚之爲膂亦猶是耳說文呂脊骨也篆文作膂沈氏彤釋骨謂項大椎第七節以上曰背骨第八脊以下乃曰膂骨膂在上體之下故六四象之古書多言股肱心膂膂爲身體之要處是以象傳云切近災也經師叚膚爲膂傳者因失其旨

坤爲子母牛解

說卦傳坤爲子母牛子母二字韓注無釋正義云取其多蕃育而順之意蓋謂子母牛卽是生子之母牛夫母牛無有不生子者傳但云爲母牛足矣何爲必重絫其文而曰爲子母牛乎近人或據毛詩傳子母環周語子母錢以子母牛爲子牛與母牛云坤象兼育此二例是以傳並言之按子牛母牛不得并合云子母牛上文乾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良馬老馬瘠馬皆分析言之此不應別爲一例詩傳國語之文似未足以證易竊謂子蓋字之省借也說文子部云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聲女部云母牧也从女象褱子形一曰象乳子也字與母竝有乳義是字母訓同字母牛猶字牝馬耳史記平準書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

不得聚會字牝達文正古語如此其字或又从牛作牸廣雅釋獸牸牝雌也王氏引之疏證云玉篇牸母牛也易林訟之井云大牡肥牸說苑政理篇云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牸之言字釋詁字生也牛母謂之牸猶麻母謂之茡矣今高郵人謂牝牛爲牸牛說文牝畜母也依王氏說則牸牛即字牛今言牸母牛古言字母牛本通一無二自經師叚子爲字傳者不達其旨誤以本字讀之而古義因之以晦親離彖辭言畜牝牛而大畜六四則曰童牛之告童牛即子牛知離與坤並有牛象離爲子牛而坤爲母牛也如此初何疑乎子之當讀爲字哉

禹貢錫貢辨

書禹貢厥包橘柚錫貢枚傳云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曰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按如鄭說則錫爲揚州之物產職方解東南曰揚州其利金錫是其證也但下文又言錫貢磬錯豫州產錫傳記無徵鄭注闕佚未知其說如何江氏聲集注音疏于揚州錫貢從鄭義于豫州錫貢從王義夫同一錫貢前後異訓經意當不如此詳玩禹貢二文王

勝於鄭厥包橘柚錫貢猶荆州云惟箘簵楛三邦厎貢也錫貢磬錯猶荆州云納錫大龜也錫與貢同義爾雅貢錫畀予賜也古謂非常之予爲錫上下不嫌同辭王氏不常入之說當本經師舊義其又云錫命而後貢則未達古書之例而意增之耳段氏玉裁撰異按史記納錫之錫作賜錫貢之錫作錫謂鄭注可信愚按本紀於揚州豫州之賦錯皆作雜而於冀州青州梁州仍用錯字史遷引經原無成格此條雖不作賜未定其同鄭義也上文惟金三品王肅劉逵並以三品爲金銀銅經果稱揚州產錫何不直言四品乎裴駰集解兩存其說尙涉騎墻顏師古漢書注竟從王肅之解則其識高於裴氏矣

禹貢錐指訂誤

禹貢錐指二十卷德清胡渭撰摭拾繁博討論詳明可謂有功於經學矣但其書時參己意又往往申後說而絀前聞是末師而非往訓辭經覈傳閒有未安禹貢地名最爲近古職方所述春秋所載山經所志爾雅所釋尙不能與之盡符欲以千百載後紀錄之餘求合千百載以上見聞異辭狗名失實此一蔽也桑欽水經班固地理志許愼說文馬融鄭康成尙書注均有師承縱或

不同猶循古例東晉孔安國傳始乖家法厥後如裴駰之史記集解顏師古之漢書集注司馬貞之索隱張守節之正義以及杜佑通典魏王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寰宇志王存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類皆以後世之說附會古經而錐指一一信以爲眞舍本求末循流塞原此二蔽也鄭注雖佚略見於孔穎達正義導江注曰東迤者爲南江迤之言靡也衺行也江水靡迤衺東行至石城爲南江又東過吳縣與具區水合具區在北故曰北會于匯鄭義正承用漢志之文初學記引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此不知何人註說而誤屬之鄭錐指駁宋雜收不能是正此三蔽也三江圖當如阮氏元所定水經地理志皆謂中江出蕪湖至陽羨入海北江在毗陵入海南江在吳縣入海（據經言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疑古江自匯具區之後卽與中江合流漢志謂在吳縣南東入海者是也一云東至會稽餘姚或涉他水而誤耳阮氏圖微嫌未晰）惟江水分而爲三故謂之三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南江亦漸堙今貴池以東僅存舊迹或斷或續半爲陵原蓋當時洪水橫行禹於此處鑿山通道以殺其勢迨既平之後水勢就下高處易涸是以寖微非復巨浸錐指疑後人所穿又謂南江通彭蠡不通具區皆然經何以言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又何以言北會于匯而不言南會于匯乎此四蔽也大別古在安豐漢水由豫章繞東而南行故至於大別乃南入於江晉以後漢水改流杜預因疑大別在江夏酈元孔穎達莫能言其處張守節始以爲甄山李吉甫復以爲魯山夫魯山從無大別之名何得據以當古左傳吳人伐楚自豫章進至大別自大別至於柏舉則大別明在霍山麻城閒今水道有變遷而山固確乎不易錐指獨依杜注此五蔽也碣石崑崙三危黑水之類難以臆斷當遵古說闕疑載疑而錐指肆意搜求俚語番言靡不悉采歧頭別出治絲益棼此六蔽也桑上本非地名而以爲卽詩之桑中又列其圖於雷夏之北濰沮之東則兗州全境豈獨此數十里爲宜桑之地陽鳥卽揚鳥見呂氏春秋恃君覽古鳥字與烏通見集韻羣經音辨此確當爲地名而錐指反從其略此七蔽也嵎夷猶曰鳥夷和夷馬注嵎海嵎也夷萊夷也青州瀕海之地皆夷人所居故卽名之曰嵎夷冀州亦瀕海與青接壤故遼西亦有嵎夷之稱羲和測日宜在於茲而錐指强以東表之朝鮮當之又謂漢武開樂浪二郡皆古嵎夷之地如其說禹時導川中國梁爲越海而略遼疆此八蔽也徐州貢道由泗達菏由菏泝陶邱由

陶邱泝滎澤由滎澤入河見導沇水經文而以爲由濟入漯以達于河荆州貢道至河內而就陸改舟與他州同例而疑其由三門底柱以達平陽此九蔽也豫州之伊洛瀍澗既入于河卽導洛水所謂會于澗瀍會于伊入于河也雍州之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卽導渭所謂會于灃會于涇過漆沮入于河也今以爲豫州雍州所言是治水之次第導洛導渭所言是納水之次第不知治水先後卽納水之事經文偶有詳略而施功斷無二例此十蔽也沈氏彤尚書小疏徐氏文靖禹貢會箋晏氏斯盛楚蒙山房集胥糾其失蒙謂如裴犅之爲蒙山洞庭之爲九江恐在可信而不可信之列以犅論則可以嚴實則難矣朋甞倣四書釋地辨證之例爲補釋一編存漢晉以前之故訓芟唐宋以下之蕪詞卷帙冗繁不敢多贅今舉其大略其論於篇孔子曰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嗚呼斯足明胡氏之苛矣

禹貢田賦不同考

昔禹貢九州田與賦各別爲九等冀州賦上上錯田中中荆州田下中賦上下雍州田上上賦中中三州等數相差甚遠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田田者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以田九等爲者地形高下義不可通地形高下當繫於土壤不當繫于田且如其說徐州之地豈應高于青州冀梁二州又豈下于豫兗徐上中而青上下豫中上而冀中中兗中下而梁下上于形皆相反某氏傳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荆州田第八賦第三人功脩雍州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移人功之說以合于賦亦不可通人功自施于田田得人功之多者收穫多爲上上得人功之少者

收穫少爲下下無人功脩備田仍舊等爲下中人功缺少田仍依舊等爲上上之理康熙彙纂引葉夢得傳云賦不皆出于田故有田上而賦寡者有田下而賦多者其較舊解爲近竊謂賦者徵納泉穀之大名田則賦中之一科也漢書食貨志云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古賦本有二科此經下文曰底愼財賦又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賦有財有總銍秸服粟米其兼兩科爲目甚明孟子告子篇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城郭宮室諸侯幣帛與祭祀饔飧百官有司並言是穀賦及帛布之賦通在什一之中此經賦亦如之復言田者賦供國用田爲民食所繫兩者並重故兩綴也國語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仲尼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賦本古法所有何休公羊春秋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傳解詁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田不過什一軍

賦十井不過一乘城郭里巷之井卽魯語所謂里城郭中有市井城郭以外有廬井古軍府及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皆出于此田稅爲正科里賦亦正供不能偏廢鄭注周禮天官太宰職云賦口率出泉也口賦作于秦非古法里賦自出于廛爲桑麻布縷之征量其所入者廛兼市宅及園圃虞衡藪牧之宅市賦當重于民居園圃虞衡亦有珍貴之材視凡賦爲重者是以別爲數等鄭不知廛賦因不知里賦正義引下注云冀州入穀不貢冀州帝都之地所征惟穀財用何出賫于八州畿外賦法與畿內如何齊同說之不審于此可見

九州田九等皆不言錯賦九等言錯者四冀州惟上上錯傳云上上第一錯襍襍出第二之賦陸德明釋文引馬傳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揚州下上上錯傳云賦第七襍出第六豫州錯上中傳云賦第二又襍出第一梁州下中三錯傳云賦第八襍出第九三等正義引鄭注云三錯者此三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數說俱難通則三壤成賦經有明文壤法止三等無九等此等數依九州差次爲記各州賦與田之都數無疑地之上下相錯卽所謂三壤九州通有此等無一州一壤之理壤分上下與

中上等之壤其錯卽爲中爲下下等之壤其錯卽爲中爲上上下隨地異形不能劃限亦無上上之錯惟上中上中之錯惟上上下上之錯惟中下下中之錯惟下上與下下及中下之理兗州又變錯言貞其下文復言作十有三載乃同傳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裴駰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正作不休文不明順俞編修平議訂作工作不休當是正義不可曉正與九相當不得單言正且經亦無州第九之文同與貞文氣相承

同字似終貞字之義說爲有賦同于八州亦不符合竊謂貞錯即指田里兩賦而言貞謂正賦錯謂襍賦也賦法本兼田里經具田九等田不別出故以田爲正餘爲襍兗州被水害重民瀉析失其里居禹初賦止科田稅故云貞他州有廛兼徵正襍故云錯貞止一兗州錯爲八州所同青徐荊雍不言錯者青賦中上徐中中荊上下雍中下四等在冀上上豫上中揚下上梁中下之閒舉上下各二等可該其中故文省也兗言貞又言同者同謂變貞爲錯貞惟賦粟米無財征不能給用故必同于八州而後完備不言錯者錯于文不可施言同錯自

見也錯是通法貞則權一時之宜經綴兩字及同字正爲田賦兩文作解馬鄭某氏皆不詳究失三字之義因失全經之義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並當依上上錯之例作下上錯下中錯下上字及三字俱誤衍漢書地理志作下上錯所據本上字不疊馬說上上錯爲地有上下相錯下上錯及下中錯當通爲下上相錯所據本並無疊出之上字及三字有此兩字者乃傳寫之失夏本紀兩文並同今本地理志亦衍三字其誤當出自今文鄭傳古文兼從今讀故與馬本不同今校出可以瞭然田等數與賦差至四五者古州制以田差定田之大數九州相等所差惟細數里數則有人戶多寡地土荒墾物產美惡三差八戶之壥耕者與田俱受亦九州相等所差惟中地之廛二百畝下地之廛三百畝亦皆細數市廛及園圃虞衡藪牧之廛無數可準市廛利最多園圃虞衡藪牧占地最廣多者賦數可一二倍于田少者不及半田上上而賦中下賦上上而田中中以此之故葉說未盡故復論焉

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解

導江經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志讀匯爲淮東陵有二說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

鄉淮水出此東陵在今黃梅縣北淮水水經注誤說爲灌水今據水經江水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之文定爲三角河丹揚郡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淮水即廬江郡下所云出陵陽東南之廬江陳氏澧水道圖說定爲今旌德縣梅溪河下流爲清弋江東陵志文從略以兩淮水及兩陵陽之文證之知陵陽北又別有東陵陵陽以在其陽得名也東陵瀕江其地當在今當塗蕪湖縣境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蕪湖下又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兩文綴經東迆及中江蕪湖據元和志故治

在丹陽湖側應在今縣之東石城水經注亦誤說爲貫池今據水經沔水過牛渚南東至石城縣及三國志吳書程普傳居石城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之文定爲當塗東陵當爲天門山山夾江東西故亦名東梁山西梁山古時目爲二陵在東者謂之東陵也兩東陵相去甚遠志以東迤爲在石城必以桑說之東陵爲正淮水疑亦卽孟子滕文公篇排淮泗之淮揚州經所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者非三角河并非淸弋江志綴兩說特存古義耳禹貢正義引鄭君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南江卽石城分江對北江言別云南江詳此文鄭意固謂北會于淮爲北江與淮會不從今文作匯亦不從桑說爲陵陽之淮矣古淮水自今盱眙縣分支南注洪澤湖高郵湖邵伯湖至瓜州口入江左氏春秋定四年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杜預集解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吳舟所行卽此道志於盱眙下不別出淮水猶盧下不別出分支入漯之濟水皆略也水經作於魏世時盱眙之流已爲破釜塘所斷說禹貢者咸從今文以匯爲彭蠡東陵爲金蘭鄉九江近在其閒不能分別所至因附合上流瀟湘九水移之長沙下雋西北與雲夢泥而爲一胡氏渭錐指力申蔡說於水經之意得矣於志意則全未得也

八百諸侯解

書泰誓正義引馬融序稱今文泰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元駁五經異義云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是殷末諸侯千二百也蒙按經云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八百當兼天下言非專舉三分有二之數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是八百以外別無服國矣周書克殷解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六百當從呂氏春秋作八百憝國卽紂黨爲周所滅者通合兩數止九百五十一國無千二百也越絕書吳內傳云天下八百諸侯較鄭說爲確

史記陳杞世家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高祖功臣侯年表作周封八百兩文不同一兼封國服國言一專言服國也漢書諸侯王表高惠高后功臣表並云八百地理志則言千八百亦當以是通之八百據今文泰誓及克殷解千八百據公羊說及王制也

遜齋文集卷一

遜齋文集卷二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考

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某氏傳云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孔穎達正義曰八國皆西南夷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

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蒙按傳說髳微盧彭四國所在殊不確鑿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古書略無其證左氏春秋文二年傳晉師及秦師戰于彭衙杜預集解云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彭衙在今陝西郃陽縣境於周爲畿內地史記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張守節正義云戲音許宜反戎號也蓋同州彭衙故城是也彭戲當爲彭衙及戲邑兩地戲即國語魯語幽滅於戲之戲續漢書郡國志所謂京兆尹新豐東有戲亭者地近華山故伐之至山下正義說未盡彭與戲皆周地名非戎名漢書地理志安定郡屬縣有彭陽地在今甘肅安化鎮原兩縣界中於周爲西北邊邑與蜀隔巖疆六國時地入義渠周初不知何所屬隸元和郡縣志云甯州彭原縣本漢彭陽縣地因彭池原爲名原南北八十一里東西六十里彭陽在彭池原之南是名義實取於原無彭人之說其近地亦無盧志烏氏下都盧山在西烏氏在今平涼縣西北鎮原西南都盧乃山名非國名文選西京賦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李善

注引志論粤分云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又引太康地志云都盧國其人善緣高彼都盧在南海外不可以證此山漢匈奴傳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史記傳作盧朐裴駰集解引服虔音義云盧朐匈奴地名也張晏注云山名此盧遠在今外蒙古喀爾喀東路車臣汗部中末右旗中末旗右翼中右旗諸境（明史成祖紀永樂七年八月邱福敗績於臚朐河臚朐河即盧朐境地之河漢時名河南之地爲盧朐後并以名其北之河也盧山亦謂其地之山今三旗南界有伊蘭圖爾哈伊集爾額爾因訥克鄂羅輝鄂淖爾諸山縱橫斷續沙漠中爲北地之障當即此山吳氏熙載通鑑地理通釋疑臚朐爲今克魯倫河所出之肯特山肯特山在中右後旗北境去漢地甚遠非漢亭障築

（列所能至今不取）與中土隔瀚海且在正北非西北四地似皆非傳所云羌在西蜀叟亦偏據漢世移徙之迹而言叟之名出自渠叟其國本在禹貢雍州域外與昆侖析支接近不在蜀中史匈奴傳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漢志隴西郡屬縣有羌道金城郡有破羌臨羌後書西羌傳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後亡入三河閒諸羌推以爲豪月氏有今甘肅涼州甘州二府及肅州安西州地三河在涼州南羌道在今階州西北破羌今碾伯縣治臨羌在今西甯縣西南諸地並在蜀北或西北周書王會解氐羌以鸞鳥孔晁注云氐地羌羌不同故謂之氐羌今謂之氐氐羌卽月氏接境之氐羌三海經西次二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女牀在湟水所出之高山西南（今本湟譌作涇與次四經涇谷之山所出之涇水複亂不可以通綜核全經此條乃敘洮水西北至湟水上源之山於次四經條列全不相涉今訂正）當作女机卽說文山部屼篆解弱水所出之屼山今內蒙古和碩特西後旗西蘇羅巴顏喀喇山在月氏南羌道西北羌地幷不在蜀西正義以爲皆西南夷更差之彌遠竊謂羌次蜀下自是周西北方之國經首庸次蜀首東南次西南也又次則西北矣又次爲東北取備四隅髳卽詩小雅角弓爲如蠻如髦之髦毛公傳云髦夷髦也夷髦猶言夷蠻髦與蠻對文南方曰蠻北方曰髦也鄭君箋云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鄭言西夷據中土而言實則髦地甚廣從周者近西不從周者不必皆西也左氏成元年經王師敗績于茅戎沈氏欽韓地名補注云茅髳同秦本紀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正義引劉伯莊音義云戎號也（今本茅下有津字涉正義引魏王泰括地志茅津之文而衍劉云戎號所據本自無津字茅津乃津名若有此字當云伐茅津之戎不得止言茅津矣）茅戎卽髳之遺種酈道元水經河水篇注云茅城故茅亭茅戎邑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大陽漢縣屬河東郡志云周武王封太伯後于此是爲虞公大陽爲虞所都之地茅戎如故居此時方從周立功當廣其封境不應割以與虞（地名補注引括地志云岷洮以西爲古羌國以南爲古髳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申其說云于今爲松潘廳疊溪營地誤松潘廳疊溪營本漢湔氏蠶陵兩縣道之地屬蜀郡是卽秦滅蜀時所置縣道古時爲蜀邊邑無疑疊溪營西南谷廳地則古冉駹夷所居後書西南夷傳云冉駹夷者武帝所開以爲汶山郡宣帝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冉駹種類有六夷七羌九氐無髳是髳不在其地括地志說據唐所置髳州而言亦非疊溪營地詳具下）左氏昭九年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魏地漢置河北縣亦屬河東志云詩魏國河北今山西芮城縣治縣東爲平陸縣卽漢太陽茅津在

周與殷兩界之間亦不應中隔髳地茅戎當於東遷後入居故國必在晉北傳下文曰及武王克商肅愼燕亳吾北上也亳地集解無說正義曰亳是小國闕不知所在蓋與燕相近燕西晉北戎國有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見王會解篇末伊尹朝獻篇無亳亳與燕與肅愼並爲北土之國燕肅愼俱偏在東北亳迤西橫亘至正北其國亦必非小亳當爲毫之誤毫與髦聲近字得通假毫爲髦猶甍爲旄也毫本豪豕字正文作𧰽說文希部希篆解云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互下象毛足彖毛謂彑象脩毛之形希本象毛𧰽變爲豪从豕會意變爲豪即从毛會意矣毫字見爾雅釋獸及孟子梁惠王篇六國時當已有之說文不收猶周禮故書字說文亦多不收非盡由漢隸變易左氏借毫爲髦與穆天子傳髦馬髦牛借作豪馬豪牛一例髦夷種類繁多有戎兼有翟其別有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等國大名則通謂之髦故占地甚廣王會解北方臺正東高夷獨鹿孤竹不令支不屠何東胡山戎孤竹不令支並在燕東不屠何東胡在燕北山戎禚居東北兩境獨鹿在燕西北朱氏右曾集訓校釋云獨鹿即涿鹿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地獨鹿至山戎序次自西而東高夷次

在獨鹿之上是在最西獨鹿爲今保安州地其西即懷安萬全兩縣之長城六國時爲胡地高夷必即燕西之亳（注云高夷東北夷高句驪高句驪在肅愼北不應錯列於此）解下文云其西般吾屠州禹氏大夏犬戎數楚匈奴高夷與般吾劃分東西兩列般吾注云北狄不詳所在以左氏成元年傳王師敗績于徐吾氏證之徐吾即髳戎般吾必亦其族髦夷本包般吾以西諸族爲名因其種有戎有翟不全乎夷故解別綴族名止於高夷略具正目也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陸德明釋文引馬融本獒作豪傳云酋豪也正義引鄭注云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遺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酋豪乃漢名古無此語西旅遺其豪來獻亦不當倒省其文作獻豪序文兩豪字蓋有別上豪字當同今本爲獒下豪字則即左傳之亳也西旅獻獒即王會解匈奴獻狡犬之事狡犬巨身與爾雅釋畜狗四尺之形正合是所獻實爲獒馬鄭說誤旅豪與旅巢例同豪必國名序約言爲西旅王會解別其目爲匈奴匈奴亦通謂之豪知髦地實亘至今內蒙古部河套以西左氏北土之言確無差互此經髳與庸蜀羌爲分具四方亦灼然矣秦本紀甯公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亳

王號湯西夷之國也此亳王亦當作髦王爲髦族之人居蕩社者紀上文言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豐王他無所見山海經海內北經有犬封國云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犬封卽王會解獻文馬之犬戎封豐古書多通用豐王必犬封之王亳王爲髦王正其類例髦名漢初尙存馬鄭分豪與髦爲二自失檢照微盧彭濮別敘庸蜀以南之國周六州之地北縮而南廣政化亦先南後北故從征伐之國南土爲多微當讀爲靡爾雅釋草薔蘼虋冬郝氏懿行義疏云本草營實一名牆薇別錄一名薔蘼蘼薇古音同靡爲微猶

蘼爲薇王會解州靡費費集訓校釋云史記西南夷傳靡莫之屬正義云在姚州北索隱云與滇同姓姚州今隸雲南楚雄府然則州靡西南夷也州靡可單稱靡猶犬豐可單稱豐靡與莫與勞深漢世分爲四族滇又獨自成國古時蓋通合爲一唐書地理志諸蠻州九十二有髳微二州皆武德中置貞觀十一年更名髳州漢越巂郡地微州北接縻州卽犨莫地越巂故部爲西南外夷見漢志非髦種髳州之名襲此經而失微州則符當也靡在盧西四國之次首蜀西南次蜀南次蜀東南庸西南次庸南爲橫廣一列盧卽王會解卜盧以紈牛之

盧注云卜盧盧人西北戎也今盧水是盧水謂晉朱提郡之瀘水古無瀘字止作盧水經若水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朱提今四川屏山縣南地僰道今宜賓縣治瀘江水今金沙江江濱漢時爲僰人所居是古戎地說文人部僰篆解云犍爲蠻夷蠻夷卽戎之通稱僰字始見呂氏春秋恃君覽古無此名從國號爲盧隋書地理志瀘川郡梁置瀘州犍爲郡梁置戎州隋犍爲郡治僰道瀘川治漢江陽今瀘州治梁名犍爲爲戎州又於其東置瀘州與注說並合蠻州接近貴州北境屏山亦南界雲南古盧地自金沙江

南迤亘至東當兼有三省邊地王會解卜字不可通解注卜盧盧人西北戎也以盧人釋卜盧亦盧衍不能成義上文其人注其人吳越之蠻下文方人卜人注方人亦戎別名卜人西南之蠻合三文證之孔所據正文必作盧人注亦止作盧人西戎也今本由傳寫錯誤倒人字於盧上校者以意改卜又於注文增二字致名義歧別文亦重沓於例全乖注北字必亦誤衍盧在蜀南於中土爲西南無北可言今並依義訂正酈注水經云朱提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爲至險有瀘

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接堂琅今雲南會澤縣治此瀘水亦金沙江在屏山上流與經縣界不同史西南夷傳唐蒙從巴屬筰關入夜郎約爲置吏還報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注於江水篇云唐蒙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甯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塹鑿之迹猶存唐蒙所開牂柯江卽牂柯郡地今永善縣以西之江道有水陸陸廣丈餘爲金沙江濱山麓之道水深三四丈卽金沙江所行之道也金沙江與江水古時本不通流山海經西次三經昆侖之邱赤水出焉而

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赤水卽漢志出蜀郡旄牛徼外南入若水之鮮水若水最北之源今西甯固察土司之傑楚必拉東南流至霍耳竹窩土司東北合鄂宜楚爾古河爲古若水又東南曰鴉龍江至四川會理州西南合金沙江亦曰金沙江爲漢繩水亦通謂之若水氾天之水南次三經作汎水出發爽之山南流注于渤海汎水今雲南河陽縣西南之大溪東南流入仙湖東出爲南盤江氾天之水今溪西北之滇池滇池古有伏流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晉甯州西海寶山相傳山下有竅瀉池之水由此泄入澂江府之龍泉溪流入於

撫仙湖漢志曰此水爲漏江元鼎中於水濱置縣屬牂柯郡葉榆水篇注葉榆水注滇池澤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蝮口卽氾天之水伏流復出爲汎水之口古若水由今祿勸縣東北之普渡河南流自滇池注仙湖洩入南盤江不北至堂琅瀘江水首受今犛夷司之扁湖水別自爲入江之小水唐蒙開後堂琅東北之臘涂水始與瀘江水接若水因折流東合於江堂琅以上之瀘爲漢後所名非古盧水經析出較注爲覈王應麟補王會解注引魏王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

金州古盧國又云左氏傳有盧戎括地志所云盧國字當作盧國語周語盧由荊嬀韋昭解云盧嬀姓之國卽此盧漢志南郡屬縣中盧因盧國立名地在今湖北南漳縣東北與房縣接近爲庸東小國非戎族盧戎見桓十三年傳解云南蠻釋文曰盧本或作廬盧戎據或本作廬戎似可通合於盧然傳例戎上止繫地名或氏族不繫國名盧既成國不當復別言戎盧地近羅必在沮漳之閒禹貢雝沮周禮夏官職方氏職作盧維維舊讀爲雍卽雝借字盧爲虘之誤（鄭注讀爲雷非）虘且同聲沮借作虘因省作虘此虘字亦當讀爲虘於盧國無涉補注兩

說俱皮傳王氏鳴盛朴案引以釋此經云文十六年傳楚使廬侵庸者卽廬失未考韋說耳彭國不見王會解後案云後漢書岑彭傳征公孫述至武陽所云地名彭亡惡之夜爲刺客所殺光武紀李賢注武陽縣屬犍爲郡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東按今四川眉州彭山縣卽漢武陽縣蓋彭國故墟故有彭亡之名彭山在蜀西地名彭亡不知何說水經江水篇注云此地有彭冢言彭祖冢焉華陽國志蜀志譙云彭祖育其山彭祖爲商諸侯國於漢楚國彭城之地不在武陽國語鄭語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解云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彭祖之後別封止有豕韋諸稽及舟人無與本國同名之彭彭冢由後人以標識生育之迹而置彭亡亦必非以彭國之墟爲名彭當讀爲方說文示部鬃从示彭聲或作祊方爲彭卽祊爲鬃之比王會解方人以孔鳥與卜人以丹砂連文卜人卽濮人方人必卽彭人孔鳥滇池以東多有之漢書兩粵傳南粵王趙佗獻孔雀二雙南粵兼有今兩廣及越南國地唐志羅州雷州俱貢孔雀羅州今爲廣東高州府屬地雷州今雷州府治明一統志高州府及廉州府暨廣西南甯府皆土產

孔雀南甯與廉高雷本境地相連南甯漢領方地元和志云邕州古越地也秦併南越爲桂林縣地在漢爲鬱林郡之領方縣地也管縣七宣化武緣晉興皆領方地邕州卽南甯領方以管領方人立名土產有孔雀是古方地元和志又云賓州澄州並漢領方縣地賓州今屬思恩府澄州今上林縣治領方北地甚廣思恩府北慶遠泗城兩府所屬州縣之地漢世皆不置縣疑尙有領方界地慶遠迤東北爲柳州桂林兩府又東北入湖南界卽古濮地濮與龐東西正相直廬方一偏於北一偏南四國亦略具四界與上例二而實一滇黔兩粵周初皆通中國至東遷後封境塞隘與巴楚絕猶蜀於周初亦通中國至東遷後與秦絕也漢世巴蜀武陵桂陽以南諸郡皆後開說古九州疆域者偏據禮記王制篇南不盡衡山之文劃出零陵以南以西之地爲荒外因不知周初從附之國遠及於此杜解昭元年傳吳濮有釁云今建甯郡南有濮夷建甯卽滇地意欲廣拓楚西州界然滇於春秋時實不與楚鄰史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滇楚通道在六國之末建甯濮夷

卽莊蹻所將楚屬之濮衆留邑其地者非傳所謂濮解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辭今據昭十九年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之文定楚南夷地卽濮據鄭語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之文定楚所都郢地亦濮滇池之爲靡地無可移易中間有盧有方亦無可移易矣（王會解注卜人西南之蠻亦誤同杜）說八國俱見王會解高靡方卜並文字正假之異惟庸誤作康下人字又經後人誤改爲民當轉據此經校正（解云庸人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桴苡卽詩周南芣苢篇之芣苢毛傳云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姙焉宜懷姙亦謂宜子庸國在江漢閒正周南之地詩所詠卽其國之事說文草部苢篆解云芣苢馬舃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說文通解義於傳所據本自作庸芣苢實如李云如李者據大略言之解下文比閭者其華若羽比閭卽并閭華狀如彗云如羽者亦據大略言之也徐鍇繫傳云其子亦似李但微而小耳克近於是詩正義云王肅引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襍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此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王肅本庸字已誤作康故迻指爲西戎王基駁以遠國實非解意解分夷發戎狄之國爲比服要服荒服三等比服是國於近者不得概以遠言解有巴人巴與庸接界巴亦在江漢之間何獨非周南之地其說可謂不審矣注云康亦西戎別名沿肅說之誤補注引隋書西域傳康國爲證更非傳下文明云康居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是月氏末破以前竝無康居人字不知何時誤而爲民注康亦西戎別名與穢人注穢韓穢東夷別種俞人注俞東北夷一例所據本作人字甚明）八國跨有雍梁荊及豫西冀北五州之地周書序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克殷六州卽據此而言集訓校釋云牧誓言從征者八國耳此云六州蓋廣言之八國實占六州之五序不能質言五州故從大數言六如傳說八國止占梁荊豫三州序增其數至倍是誕說非廣言也序亦作於漢人詳此文元成以前治周書者固已據王會解通髳微彭濮之讀傳此經者以展轉證改失之傳云八國皆蠻夷戎狄夷狄證合於髳亦確有其族傳移髳以附蜀東之巴八國止有戎蠻無夷狄是卽可見轉改成失之迹立政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傳云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擧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帥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旣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襍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卽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

鄭元以三亳阪尹者其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未知誰得旨矣亳在殷畿內文王時不得置尹說至密貫以武王時爲解於經亦不能通經下文云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茲字兼承此文而言亳事無從移之武王三亳亦當讀爲三毫髦種支別多至十數其先所自出止獫狁及山戎與葷粥三族故曰三亳史匈奴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山戎獫狁葷粥備列三名古北蠻惟此三族後隨

畜牧轉移族分數部太平御覽四夷部引應劭風俗通曰胡者謹案漢書山戎之別種也司馬貞史記索隱引風俗通云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匈奴出自葷粥則王會解之高夷般吾屠州禺氏及犬戎等國當出自山戎及獫狁解列山戎於北方正東之末專據最東一部而言猶列高夷於北方正東之首止據最東一部而言西部別綴支族之名非般吾匈奴之間別無山戎并無獫狁今兩族之後確爲何部無舊說可據不能詳別戰國策趙策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韓梁之西邊鮑彪注云戎近秦伐之以偪蔡此山戎居秦趙兩國之邊地似

是義渠東境之戎則山戎固有留處西偏者矣三亳阪尹謂三種夷髦有歲時來獻見於周者置阪尹以主之阪乃蕃借字阪與蕃古通太元經積六四測曰至于蕃也范望注蕃車耳也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蕃假借爲軬蕃爲阪猶軬爲蕃蕃尹是主司蕃事之官周禮秋官大行人職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蕃國爲四夷外極遠之國尹即大行人周書明堂解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俞編修平議讀采爲采云九采即九蕃也蕃在四夷以外三亳故國與中土本隔狄地是以別列於蕃夷微盧烝即分主四夷之官

明堂解上文云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西上（今本誤作東上依平議說正）夷蠻戎狄並在蕃國之內此夷爲大名兼戎蠻狄而言微盧是夷國之在蜀外者舉遠以見近烝當讀爲丞說文廾部丞篆解云翊也周禮小行人職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而擯之鄭注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使宗伯爲上擯皆爲之丞而擯之丞是副上擯之官即小行人丞尹擯接賓客遠近所同微盧言烝三亳言尹者互文爲備也夷綴於微

上審在亳下兩例參錯爲別審國少舉三亳足以盡之故先小名後大名夷國多與微盧不足以盡之故先大名後小名舊說全非今因讀正肅慎燕亳之文并通之如此

河朔黎水考

書洛誥篇我卜河朔黎水某氏傳云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嘗按經文止作我卜河朔黎水不具吉凶如傳說未免詞義不完且黎水亦不詳所在孔穎達正義引顧氏云近於紂都紂都之水有淇有洹並無黎名蘇軾傳以黎陽爲證黎陽爲今河南濬縣之地漢屬魏郡

見班固書地理溝洫兩志其西有宿胥口古時河水自此口北行然後折東黎陽實在河南不在河北（說具胡氏渭禹貢錐指）又其地以黎侯失國寓居於此得名亦非古有此目（水經河水過黎陽縣南酈道元注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此說近確漢志東郡別有黎縣在今山東鄆城縣境乃左氏春秋昭四年傳商紂爲黎之蒐之黎鄆城東接兗州府界府屬鄒嶧諸縣卽古東夷所居之地故紂爲此蒐東夷叛之也黎爲古邑黎陽爲黎侯寓地自無可移顏師古注引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又引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孟合黎與黎陽爲一因誤以詩黎侯國乃在黎陽則不誤鄭注孰子河論引其說又兼黎縣故城爲詩黎侯所寓之泥中邑尤未細別）傳說直無所據正義謂顧氏用鄭康成之說則鄭解先誤傳仍之也竊謂此經當以我卜河朔四字爲句黎水二字別自爲句黎

爲利之借文利與黎古通山海經海外北經柔利國大荒北經作牛黎是其證利水卽卜兆左氏春秋文十三年傳邾文公卜遷于繹中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哀九年傳晉趙鞅卜救鄭史龜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古人術兆多言利不利此卜亦然利水謂利於水不利於山也經不兼言不利者意主於所利故從略耳襄十年傳孫文子獻兆於定姜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征者喪雄其兆爲不利於寇傳止作禦寇之利卽此例河朔承洛師言自是澗瀍二水以北河內之地今新安澠池洛陽三縣之北爲濟源及山西垣曲兩縣治所其地

在王屋山下多岡嶺少川形狀可見周公先卜此者周書度邑解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無遠天室（據朱氏右曾集訓校釋本）河朔與洛汭皆武王所度召公旣攻定洛位周公申視復卜重其事故先之也河朔之兆不利斯洛位無可易是以下經兩言惟洛食鄭失其讀河朔之地因移附舊都某氏復創爲使人卜黎水上之說其近在澗瀍以北之迹遂不可知所以先卜之故亦遂不可曉矣俞編修平議已據顧瞻有河之文正顧氏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及正義別說殷皆在河北所以

博求吉地之誤今復據嶽鄙三塗審其南北相直之徑武王所顧瞻之有河爲王屋山下之地無疑此經所卜之河朔不與舊都相涉益無疑也淮南氾論訓云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固塞險阻云云卽謂不利於山史記周本紀敘周公營洛邑事又述其言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入貢道里均是謂納其貢職者不迴兩文義互爲備必一時之語然則周公得此兆固別有衍說如邾文公所云苟利於民孤之利也者西漢經師猶引以分釋召誥篇土中及此文鄭讀之誤又確有明證矣五行之山他書無所見以太行之名推之其支山當尙有行名如太華太室之支山更有小華少室諸名之比古時蓋通太行左右前後四山目爲五行淮南所云卽謂王屋不質言某行者舉大名以代小名猶儀禮旣夕篇五祀不質言門行亦舉大名以代小名也高誘注以爲太行非嶽鄙南直三塗當如張守節周本紀正義後一說爲霍太嶽司馬貞索隱亦以爲太行正義前一說以爲恆山並非（度邑解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據下文云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伊汭當作河汭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言自河延至於洛也自雒汭延于河汭言自洛延至於河也兩文一意若作伊汭則偏據洛而遺河不相合矣且伊水在三塗南其汭又偏在東北與少室相直明非武王所望之地宛瞻下伊字與上有字相儷亦是增以足句不得據爲實界此伊字由後人改失無疑周本紀綴此文已同今本作伊其誤當在漢初蓋古簡河字作缺壞脫存伊形讀者因而失之也河汭與洛汭兩汭字並當讀爲內內與汭同聲例得通假召誥洛汭傳云洛水北其意亦讀汭爲內王氏鳴盛後案因正義所引鄭說以汭爲隈曲中牽合於禹貢之洛汭大誤集解校釋蓋以伊汭爲伊水入雒處之說更誤中之誤矣河內郎河朔汜論訓所謂五行山下之地武王通言居易無固者其地南面亦近河而便故并度之如此也周公以卜兆不利固專言北面有固塞險阻之說兩文似相反實則相成有夏卽君奭尙克修和我有夏之有夏周居西偏故目中土爲有夏裴駰集解引徐廣云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遷陽翟正義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亦非）

讀文侯之命

書文侯之命篇今文家說爲襄王策命晉文公之辭傳述歧別爲二史記晉世家文公五年次城濮與楚兵合戰楚兵敗五月獻楚俘於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下綴此經王若曰父義和云云此一說謂是篇作於文公敗楚獻俘之時卽左氏春秋僖二十八年傳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之本篇也周本紀襄王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王子帶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犇鄭鄭居王于氾子帶立

爲王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秬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龜策列傳亦云晉文將定襄王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此一說謂作在敗楚獻俘以前誅叔帶納襄王之時傳於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下從略不敘惟見昭十五年景王責籍談曰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之文南陽之田爲是役所賜知秬鬯弓矢亦先於是役賜及也兩說事差三年命辭或可兼敘爲備作時先後不能無別以經文核之紀傳所據之說爲正世家之說雖比附傳

文實則於傳所載本篇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之文不可通合也綏四國謂聯齊秦救宋糾逖王慝謂拒楚此經無綏四國義所謂扞我于艱者亦專就王室而言於糾逖之楚無涉其非一篇明矣襄王賜文公據國語周語及上傳先後凡三命初命爲策立之常制百篇之例在所不錄後命策爲伯事體略重證以僖四年傳召康公齊大公之文其篇亦當在闕中大公之命辭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所居爲方伯最崇之職彼篇猶不錄文公霸業僅等於齊桓策賜之禮豈能視大公有加傳此文亦不必泥也是篇以匡定王室而錄中有法語爲東周典則之文故與秦誓並列於經傳以書體尊崇不敢刪綴兩篇因並從其闕伏生大傳敷說經義例止略具綱要張生歐陽生弟子不能推究其隱左右采獲以次章句致漸衍成歧史記貴博備兼存兩說猶齊世家言大誓作於武王九年還師之時本紀別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乃作大誓亦兼存兩說無庸深論新序善謀篇綴僖二十五年傳文云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賜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以世家所采之說爲正據其時今文家蓋已盡從末

師之解伏生本義無復有推而明之者矣某氏傳別云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爲其序文亦作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此一說創自東漢之世主張古文家學者在劉向以後陸德明釋文云馬融本序無平字以新序及世家兩文參校西漢本序文不特王上無別字并侯字亦惟篇名一見上一字即作公也公與侯文可通施義實有別侯從爵號公爲其國所尊奉之大名王錫晉文公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以文公釋文侯猶君奭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召公釋

君奭亙文爲備必古本如此不然晉先君本有文侯何由知此文侯爲文公古文後師改爲平王錫晉文侯者以今文家策命文公爲侯伯之說與誅子帶納襄王非一時事不可以追敘之辭作爲正義宣十二年傳有平王命文侯之文僖二十八年傳亦言用平禮於事爲符啻因據以立新說不知易襄王爲平王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之文略可附合於其歸視爾師寧爾邦以下之文亦乖隔不可通也平王之時宗周淪喪文武廟室盡爲禾黍命諸侯之辭固當昭示大義如秦本紀所載賜秦襄公策文云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

戎卽有其地者豈能視如故常泛泛焉爲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之言蔡沈集傳云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集傳兩說無一成理是篇直爲廢書矣文侯命辭傳所載本有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之文與此經亦殊絕昭十五年傳具文公及唐叔兩賜又明無文侯所受是說更爲憑虛撰造孔穎達正義引鄭康成注父義和云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其說已同某氏裴駰集解引馬傳釋三字雖別爲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之說司馬貞索隱則云尙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裴氏引孔馬之注不言時代乖角索隱以馬與某氏並言其大意似亦以是篇爲平王時書釋文無平字下更有錫作賜之文侯字不言何作知馬本並不純據今文蓋自古文後師改易成譌以後伏氏之本義亦無復有推而明之者矣此經沈晦甚久近孫氏之騄始輯大傳陳氏壽祺續爲之校皆不能求得此傳正文陳氏喬樅作今文經說考虛據世家附以古文別義絕無闡發孫氏星衍今古文疏有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謂王子帶以翟人

入周之說於本紀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之文止云終述二十年錫命之事所得仍是伏氏末師之義非本義今據僖二十五年昭十五年及僖二十四年三傳暨周語與晉語文條析於後以顯微與其不備者佐以他書醞古質實之文庶暢然可通讀焉

王若曰父義和

蒙按此文與周書祭公解王若曰祖祭公一例和當讀爲侯父與祖皆尊親之辭侯與公皆其爵也彼文祖祭公前後兩見此父義和前後三見其爲稱謂之恆例甚明侯古文作矦別體或引長下丿作厌形與

禾篆體之禾相近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載所據搨本侯生鼎銘字作厌下體純同禾形上體與广聯合而省其中一畫卽成禾矣此厌字蓋本作床讀者誤以爲禾因又增益爲和洪适隸續載魏三體石經此文古體正作禾譌舛之迹尙可尋見本字作侯無疑義侯依祭公例當作晉侯如漢書地理志康誥篇孟侯爲衛侯亦可省晉别加孟字此以文公匡定王室與於常勞窔爲義義者輔順討逆之名大誥篇義爾邦君亦以扶翼王室義也賈誼新書胎敎篇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義主卽義侯之謂侯字經所本有故篇題作文侯序作文公序知侯爲從晉標綴非晉先世之文侯亦以此定之侯誤爲和題字失其所據序意俱不可曉於是有改王錫晉文公之文爲平王錫晉文侯者矣晉世家綴此文已作和其誤當在太初以前王應麟玉海藝文門引中興書目稱鄭君大傳敘云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張生歐陽生所傳朋有譌失此其一也馬依誤文說爲父能以義和我諸侯於後兩文不可通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蒙按漢書谷永傳引此文讀亦惟先正克左右爲句昭事厥辟别自爲句昭當讀爲世世隸書作卋或又變而爲卅卅字闕壞因譌爲昭也世事厥辟謂先正之子孫世世勤事厥辟爲先祖左右故下文曰肆先祖懷在位也世誤爲昭下句無所承矣某氏傳云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以兩句連併爲一據谷永讀知其時世字尙未誤也左右卽謂輔相爾雅釋詁詔亮左右相導也左右與相導一義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蒙按此下言王子帶以翟人伐周之事孫氏疏已有說周語晉文公既定襄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亦僅守府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卽所謂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也此事在襄王卽位之十六年故云閔予小子嗣如古文後師說犬戎之難作於平王未卽位以前經不得如此立文矣依此創立新義亦不密

殄資澤于下民

蒙按資當讀爲佽說文人部佽篆解云便利也毛詩

小雅車攻篇傳佽利也佽澤卽利澤周語富辰諫王曰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殄佽澤于下民卽謂民攜貳各以利退

侵戎我國家純既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蒙按漢書成帝紀引此文作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罔克耆壽以下八字是約辭卽字與某氏傳合當從之僖二十四年傳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甯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遂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侵戎我國家純謂周師爲翟所大敗也卽我御事罔克耆壽俊在厥服謂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俱以耆老賢俊死於此難也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謂母弟不當相殺使諸侯之親者尊者圖之也此文上下語氣輕重緩急殊別以中有委曲不能正言故變而爲之移於他事則不辭矣某氏傳說全失顏師古注紀文引文穎曰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厥躬也與紀意亦乖所據蓋卽古文家後出之義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蒙按此文敘文公匡復之功故重綴父義侯三字以別於上紹字某氏傳訓明所據本蓋作昭正義本作紹紹與昭古字本通依文義作紹爲正顯祖謂有令名顯聞於世之祖通唐叔以下世事厥辟者而言文武亦在顯祖之下是顯祖中有勳勞於王室有功業於晉之二君古人行文祖考下例繫某謚康誥篇丕顯考文王洛誥篇光烈考武王哀二年傳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皆是此文以顯祖通言先正之子孫其下不可卽綴文武故別爲文猶酒誥篇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

帝乙成王畏相殷先哲王通言自成湯至于帝乙之賢王其下不可即綴成湯帝乙故又別爲文也古文後師不達此義移是篇以屬文侯文武與顯祖乃截分爲二某氏傳云言汝能明顯祖唐叔之道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竟以顯祖爲唐叔文武爲即上經之文王武王何意全乖顯祖猶顯考是尊美之通辭非始祖之專目下文不質言何君何由知其所指文武之道是王之先祖所世世奉以爲法者王雖播遷倚託於諸侯法守固不可失唐叔分國於晉義不得祖天子文侯爲其九世孫去文武更遠自當專法其祖守

侯國之義聽命於王以始法王之先祖所世世奉以爲法之文武爲辭直是王不能法委之羣侯豈復成說蔡傳疑是命以猶能言文武之舊存之如某說文武之道墜地盡矣尚何替之可言也晉語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氾使來告難子犯曰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於是乎在矣韋昭解云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之武重耳之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肇刑文武即謂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侯與鄭夾輔平王武公始以曲沃并晉爲文公所自出之祖皆晉先君之有勳勞有功業者經意言文公匡定

厥辟本當作肇刑文侯以文公系出文侯之弟桓叔不能不兼具其所紹之本宗故廣言武公耳僖二十五年傳敘子犯語止作繼文之業晉語加綴下四字亦以此肇爲劭借字爾雅釋言肇敏也敏即劭勉之義劭刑言敏力紹法也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謂以能自紹文侯武公成紹復之功於王得追養繼孝於文武以下累世明德之祖會有成義周禮天官食醫職凡會膳事之宜鄭彼注云會成也是其證追孝以宗廟祭祀言說具前編修平議前文人兼上文武先祖成紹即復位不言已位云追孝于前文人者

宗廟之祀爲尤重也此句是說遣使告難求恤於惟祖惟父之本意與永綏在位句互備汝多修扞我于艱謂克翟誅王子帶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次于楊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以圍而後取必有攻戰故曰汝多修也上文侵戎我國家純義於此終

王曰父義和

蒙按此以下是策賜之正文故又復綴五字以起例

其歸視爾師甯爾邦

蒙按此文約敘賜以南陽之田之事師當讀爲封封

篆文闕損厪存𠂤形讀者誤以爲師也其歸視爾封遣令歸晉國省視所賜新邑之封界甯爾邦是策侯氏歸國之常辭儀禮覲禮天子辭于侯氏曰伯氏無事歸甯乃邦甯爾邦三字本當與歸字連屬以此有加賜之事故閒一句也某氏傳訓師爲眾義不相應南陽之地依晉語爲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八邑僖二十五年傳作陽樊溫原攢茅闕敘三邑此略不具與康誥篇略衛封域不具止言在茲東土一例古策命之體蓋本如是在與視同義見釋詁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彖按秬鬯彤弓彤矢盧弓盧矢皆特賜文四年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玈卽盧異文彤盧兩弓矢皆諸侯敵愾獻功之賜秬鬯亦然王子帶之亂王出犇鄭失守宗廟爲所愾大矣故文公獻功亦有此賜也盧弓一盧矢百與傳數不同當有譌誤馬四匹上亦似有脫文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三匹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讀爲四匹云古亖字之脫誤馬四匹之賜惠王時已爲諸侯常朝之禮此特賜當異昭十五年傳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二路鏚鉞虎賁此經皆無文僖二十八年傳有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虎賁三百人輅與虎賁並賜在後傳自兼兩賜言之然鏚鉞終無所見路與輅兩字亦不純同上文云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二路承大路言又似並爲大路無別路世家綴僖二十五年傳文亦不具戎輅竊疑二路本兼此賜言之今經與傳文俱經讀者改舛致不能合僖二十五年傳戎輅乃戚鉞之闕誤戎卽戚之脫形鉞字及之下一字漢初傳本皆全闕是以史公不能綴今本補益在後此經盧弓一盧矢百古本當亦同傳文作盧弓矢千下爲路一二字盧弓矢千與彤弓一彤矢百詳略參互爲備路一馬四匹卽所謂大輅之服詩鄭風大叔于田篇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服亦以馬言也正義釋傳服字爲冕服非馬四匹爲路車一乘之駕覲禮路下四亞之鄭彼注云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路一必馬四匹故傳約言服經則詳具其數路與盧古字通釋名釋天云露慮也覆慮物也覆慮晉語作覆露是露可爲慮路與露同聲則亦得轉假爲慮矣經文路字別本蓋借慮字爲

之漢初傳以爲正本讀者不得其本字因與盧字誤合爲一而移之於矢上又移一字於此上并改千爲百馬四匹之文遂懸無所附盧弓矢之數亦與彤弓矢混同無別參合兩傳及世家文此經之非本文可知也杜預昭十五年傳集解據戎輅之服誤文云事在僖二十八年與本文以有南陽之田句不可以通南陽事見僖二十五年傳不得移之於後襄八年傳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彼文上有告將用師于鄭云云意在與楚爭諸侯故專舉後役不及前賜依附爲

說亦不能通戚鉞賜重於秬鬯弓矢車馬虎賁依大傳說亦方伯之賜李賢後漢書左周黃傳論注引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伐其宗者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命諸侯得專征卽是方伯虎賁之賜當與戚鉞同體此賜無戚鉞虎賁與後一賜亦明分差等禮記王制正義引大傳云以兵歸于得專征伐者賜弓矢卽以弓矢爲命諸侯之賜此一說蓋張生歐陽生弟子增益其意欲說合於策

命爲侯伯之事不能不與本說殊異弓矢與車服並爲三等之初賜奚必以兵屬之專征始有此授經此下亦無征討畔亂之文明不如所云也黃榦儀禮經傳通解續宗廟樂舞篇引大傳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此又別爲一說秬鬯移置虎賁之後卽毛詩大雅旱麓篇傳所謂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者是爵命有德之賜法與有功之賜所重不同亦不可牽合爲一孫氏疏及陳氏大傳輯校俱未別析文侯賜秬鬯弓矢車馬依昭十五年傳文直無其事呂氏春秋疑似篇言平王

東徙秦襄晉文勞王賜地文侯得地不得此賜者賜以獻功而行犬戎之難秦襄公將兵至周都力戰文侯止迎平王定都於洛未嘗西擊戎師無敵愾之功可獻後二十一年有殺攜王事見昭二十六年傳正義引汲冢書紀年據傳本文言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立後卽爲諸侯所廢平王二十一年爲秦文公破戎收周地之歲秦本紀云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以周餘民有之地之文推之攜王建國必在戎中諸侯廢之託戎爲之庇及

戎敗亡走入晉國始爲所殺則亦非敵愾不在獻功之例故不得也古文後師之說全涉影響焉不能異鄭復質成其疑皆未尋討根實今按校出之可以瞭然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蒙按此文終覲爾封之意周語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柔遠能邇卽布德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之說惠康小民卽謂不可蔑殺也簡當讀爲簡說文心部簡篆解云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簡簡字通簡恤卽存恤都謂縣邑以外之地周禮地官載師職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引鄭司農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都是遠疆之通名非國都及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之都某氏傳用鄭義以都鄙爲說云不言鄙由近以及遠與柔遠能邇之義相反南陽之賜依周語在請隧以前僖二十五年傳及晉

語並載在請隧弗許之後蓋因受地而終言之此經多法語無斥言彼事之意策命在前又從可知也

遜齋文集卷二

遜齋文集卷三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書俞氏正變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後

蒙嘗謂詩序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數語襲論語哀而不傷之文而失其義決非子夏所作既讀劉氏台拱遺書知前人已有論語關雎兼葛覃卷耳三篇之說今讀是篇又知詩序與詁訓傳是一人所作亦復有先我言之者見書不多輒相暗合可謂陋甚惟是篇閒有與蒙意不盡同者蒙據關雎序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以爲鄭君已得之傳聞不能確知詩序爲何人作此云康成去毛公時遠（疑本作未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猶不合者一蒙謂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此是鄭君表明序是子夏所作毛公閒有增改此云鄭謂序傳一人作不合者又一 又釋文引沈重案鄭詩譜意云云下有或云小序是東海衞敬仲所作一語據緇衣序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君駁當時後作之說或云一語

必是詩譜本文云衞宏所作是後漢書隋書強造故實以配漢書於兩文亦不相符懸至分序置篇端亦始于毛諸語尤爲不解上文已云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此又互換言之不知何由通合蒙則謂據齊魯韓三家詩各自爲序可定此序爲毛公作據毛詩訓故傳由後人附經可定此序亦爲後師分置紛紛諸說可悉掃而空惜不能起俞氏而一質之

谷風篇嵬萎怨爲韻說

小雅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顧氏炎武詩本音云末二句無韻未詳段氏玉裁音均表云怨字本音在十四部此與嵬萎合韻字讀如伊如北門之敦讀堆采芑之焞讀推碩人之頎讀畿新臺之鮮讀斯杕杜之近讀幾音有轉變觀其會通可矣按段說是也但怨讀如伊未有確證據說文怨從夗聲鴛疑古人多從輕讀其音如宛轉之宛宋玉高唐賦云蝘蜓蜿蜿委宛雙聲故怨亦有委音數怨與眢同類說文眢讀若委字林眢一皮反一皮即委之平聲則眢與委亦聲相近也怨又通蘊荀子富國篇而無怨財楊倞注怨同蘊左傳蘊利生孽大戴禮記四代篇作

萎利生孽則蘊與委亦聲相近也怨又與丸同韻說文骫從丸聲顏師古漢書注云骫古委字則丸與委亦聲相近也怨與卷又爲同部字鄭康成禮記雜記注云卷秦人曰委正義云秦人呼卷爲委則卷與委亦聲相近也怨聚以草又作葾廣雅萎葾也玉篇萎葾也古義多存乎音則葾與委亦聲相近也凡此並脂微元寒部通轉之證或以古人叶韻多取雙聲如杕杜以睘韻菁睘與營雙聲也小（敬避）以集韻咎集與就雙聲也生民以稷韻夙稷與設雙聲也常武以戎韻祖戎與汝雙聲也烈文以保韻福保與孚雙聲也載芟以且韻茲且與此雙聲也古音以雙聲爲主故韻亦隨之而變檜風候人篇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薈蔚婉孌亦四字雙聲此怨與嵬萎爲韻猶婉孌之與薈蔚爲韻也合而觀之不必惑於顧氏之說矣

有紀有堂解

詩秦風有紀有堂白帖引作有杞有棠毛傳作紀堂訓紀爲基訓堂爲畢道平如堂鄭箋畢也堂也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道名邊如堂之牆然孔疏云集註作屺定本作紀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援爾疋郭李二說以證堂義朱子集傳則以紀爲山之廉角以

堂爲山之寬平處此三說者均與毛傳異而不異東山詩經備解云案基在下廉角在上廉角突兀不平基厚重端凝與寬平之堂一類下言壽考由厚重端凝寬平來也與起處當以基言不以廉角言此以毛傳爲是也王氏經義述聞云終南何有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與畢道仍是山之所有也案紀讀爲杞堂讀爲棠條梅杞棠皆木名也紀堂假借字如春秋杞侯亦作紀楚辭棠谿亦作堂也此以毛傳爲非也今先明諸說之非以證王說之是案終南二章因物起興耳非賦山也何以專詠山不詠物若專賦山則條梅乃是木名何以既詠物復詠山上既言山中何有何以復言山之基山之道且紀堂字說文玉篇字林諸書無訓基訓寬平之義毛氏正不知何據若以尒疋堂牆爲解則諸說何以無他證若堂義果見於爾疋則紀字何以不連類而及乎鄭氏依傍毛說獨於紀字無證故闕之孔說亦出於臆度若紀果當訓爲基鄭孔兩家何以無從引伸其說乎若以紀爲屺則說文山無草木曰屺終南既無草木何以有條有梅若取象於厚重端凝寬平則條梅又取象於何義諸家之說亦不煩言而決矣今以詩之木文考之秦國十篇起興者四均以草木興起以草木與止如

阪有漆二章則阪有桑止於棘二章則止於桑山有苞櫟二章則山有苞棣援彼例此終南何獨不然首章曰有條有梅二章曰有紀有堂句法亦正相似而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亦以條梅杞棠均爲物產則作杞作棠確是古本齊魯韓詩雖無可考然白帖之時諸本未盡亡不得謂之無據且枸杞最大莫如陝西京兆又多杕杜說互見於沈氏本草方氏通雅諸書則杞棠正是終南之產與條梅相偶成文不亦宜乎釋木柚條梅柟杞枸檵杜赤棠白者棠其文均次第而及尒疋之作所以詁詩則紀堂之爲杞棠又何疑哉

士冠禮母拜說

禮有常數有異數尊者不與卑者爲禮長者不與少者爲禮此常數也異禮則尊者長者亦屈而伸斯須之敬故儀禮士冠禮云冠者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禮記冠義云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母子相答拜二文明白可據解者不察妄執母無拜子之說橫生臆見於是異論紛起孔穎達禮記正義云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夫記文明

言母拜之兄弟拜之之字並指冠者焉得謂拜酒脯乎萬氏斯大儀禮商云婦人之拜有二肅拜也手拜也肅拜者足不跪微俯其躬而肅之如今婦人揖也手拜者足跪地而拜如今婦人拜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君賜尚止肅拜況其他乎故知此受脯俠拜亦肅拜也案周禮九拜末曰肅拜謂此經之拜爲肅拜可也謂肅拜爲揖而不跪不可也鄭注周禮引仲師說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注禮記則云肅拜拜不低頭也（據段氏訂）吉事之肅拜與戎事之肅拜有異故鄭氏分別爲說（詳見經韻樓集）若肅拜惟揖而不跪則豈有承君賜而不拜者且士冠禮一篇言揖者屢矣果如其義經何不直謂之揖而必變文言拜乎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二書大旨宗鄭而解此仍取萬說要皆不達古禮之過竊謂此條之例有二證特牲饋食禮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養爲嗣子則主人其父也是父拜子也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笲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餕卒姑餕之婦拜受姑拜送是舅姑拜婦也尊者閒與卑者爲禮長者閒與少者爲禮禮各有宜也明乎此則孔氏萬氏之說不必爲其所惑矣

饋食之籩考

周官籩人職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鄭注乾䕩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賈釋云八籩者棗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䕩謂乾梅四也榛栗五也其於八籩仍少三案乾䕩既爲乾梅經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別有乾桃濕梅以二者添五者爲七籩桃梅既並有乾濕則棗中亦宜有乾濕復取一添前爲八也必知此五者之中有八者上文朝事之籩言八下加籩亦八故以義參之按賈云籩數以八爲具是也其說籩實之數則非也棗栗桃梅榛實皆有乾鮮不應單舉其三經文明言乾䕩若兼有其濡者則祇言梅可矣曷爲書乾字以別之乎竊疑經文當作棗桃乾䕩榛實栗字蓋誤衍也下文加籩之實蔆芡栗脯蔆芡栗脯鄭注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蔆芡栗脯既四物爲八籩則棗桃乾䕩榛實亦四物八籩栗字涉下文而譌耳鄭注蔆芡栗脯引鄭司農說作蔆芡脯脩鄭君已疑栗字不應重見當依其意以訂正蔆芡栗脯重言而此文不重者經師以其既衍栗字而失之也古經本無重文考工記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先鄭重利準二字後鄭不重讀可證六典中疊出之句皆經師所更定矣惜故書不傳今無從取而驗之也

月令大割祠解

禮記月令篇大割祠于公社鄭注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呂覽孟冬紀作大割牲祠于公社高注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按鄭高兩讀並以大割絕句據高云大割殺牲所見本當無牲字與戴記同畢氏沅謂今本誤衍校而刪之是也但大割二字究嫌文不成義如鄭氏高氏說必依俗本呂覽作大割牲方爲明顯不應徑從其省淮南時則訓作大禱祭于公社高彼注云禱求也竊疑此割字乃禱字之譌周禮春官小宗伯職禱祠于上下神示鄭注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禱祠連文經傳屢見上文命太史釁龜筴呂覽作命太卜禱祠龜策淮南作命太祝禱祠神位占龜策禱祀卽禱祠可證舊記如是說文禱从示壽聲古書聲近之字多用省文此禱字或省示作壽隸書壽形與割略相似簡冊脫壞因以致誤耳或曰割卽合之借字玉篇割古文作创割合聲近得通冬十月五穀成孰物備禮成合聚飲食而祭之故云大合祠或又謂大割祠三字連屬卽周禮之血祭紛紛異議說多不根玆無取焉

月令太尉解

禮記月令一篇先儒多疑爲辭入故鄭注命太尉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愚按月令雖出於呂覽然不韋著書多取之古記所稱冢宰司徒司空及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諸職皆是周官豈遽雜以秦制盧氏文弨校逸周書取戴埴鼠璞之說謂不韋改周司馬爲太尉按太尉二字果呂氏竄改則季春紀命司空何不改司空爲少府季秋紀命冢宰何不改冢宰爲丞相耶竊謂太尉當是古制應劭漢官儀云太尉周官鄭注尚書中候同是明徵也此注以爲秦官蓋本班固漢書百官表說其實班氏亦多疎略如表云太僕秦官據周禮夏官及周書冏命則周時久有此號詎始於秦歟緯書數稱太尉中候握河紀云稷爲大司馬舜爲太尉春秋元命苞云堯浮於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據羅泌路史所引孫瑴古微書誤編入運斗樞篇）合誠圖云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運斗樞云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爲天子太尉原是唐虞之世所置故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命舜爲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束晳亦據鄭氏中候注以雜禮注之未覈而孔穎達作正義反謂堯置太尉三王不置夫太尉果堯置之矣安見夏商無文獨不沿

其舊哉羅泌路史餘論謂緯書所繫以職司而追稱之愚以爲古兵獄之官多以尉名左氏成十八年傳祁奚爲中軍尉鐸遏寇爲上軍尉晉語作祁奚爲元尉鐸遏寇爲輿尉元尉位在司馬之上疑即太尉證一也襄二十一年傳欒盈曰將歸死於尉氏杜注尉氏討姦之官管子有里尉里尉即漢之司隸校尉百官表云司隸校尉周官證二也石氏星經云紫微垣右樞第二星曰少尉尉既有少即應有太證三也有此三證則緯書之太尉固不必疑其以後律前而月令之太尉亦不必議其以今易古矣尚書立政篇常伯常任準人牧夫等官皆不著於周禮此太尉亦當同例必信彼以疑此非通人之見也

荔挺出解

月令仲冬之月荔挺出鄭注荔挺馬薤也顏之推家訓云說文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據顏氏引易通卦驗荔挺不出則以荔挺爲草名者自西漢時已然逸周書時訓篇亦曰荔挺不生鄉士專權鄭注殆相承

舊說非臆斷也程氏瑤田釋草小記云鄭據易緯爲證則挺出二字不嫌重複且時方出地若以二字相連謂挺然而出是言出地久而長矣反於情事不稱鄭君此釋或非曲狥易緯也蒙按王程二說辨矣然不足以折顏氏之意顏據說文廣雅止單言荔不言荔挺故引易通卦驗荔挺不出以爲荔挺者荔之挺也挺與莛同說文莛莖也荔挺猶言荔莖故又引蔡邕注荔以挺出以明挺之爲莖時訓解荔挺不生亦是言荔草之挺耳非必以荔挺爲草名也王氏似失之程氏以爲仲冬荔始萌芽若是挺出於情事不合亦屬迂論程氏書釋荔篇

既云荔挺卽荔挺矣荔挺不爲草名安在其於情事不合乎竊疑鄭注挺字或後人誤衍也鄭君原文本作荔馬薤也與廣雅一例挺出二字鄭無訓釋葢如高誘注淮南不爲挺字作解也傳寫衍一挺字遂於許蔡高張皆不合檢魏晉諸書尙無以荔挺爲草名者則其譌殆始於宋齊梁陳閒歟此當從顏說訂正不必爲俗本所惑也

垁古雉字說

字有不著於說文而散見於他冊者非必盡俗書也苟有可據則亦取之而已考工記匠人職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制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禮記坊記篇都城不過百雉鄭注雉度名也案公羊傳大戴記韓詩皆言雉制或以爲五堵或以爲三堵其詳見許氏五經異義但雉本鳥名字從隹矢聲如何借爲度高度廣之稱陸佃埤雅以爲雉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如其說則雉飛既有定矣何以言雉制者又有三丈四丈之殊竊以爲雉當爲垁之借字集韻垁直几切城三堵也垁從土矢聲與雉聲相近故經典多假雉爲垁許書不收垁字葢以先儒無說如鄭司農讀

駉爲周而貝部無駉字杜子春讀硍爲鏗而石部無硍字也（段本改硍爲硍未是辨見鈕氏樹玉注訂）玉篇廣韻以許書不載是以亦從其略據楊子太元經閑黃埃席金第范望注云宗廟中有黃垁金第（說文垁字今本誤作埃字注云垁或作埃）然則垁字之由來久矣子雲好古文奇字當必有所本丁度收此未爲無見安得以其於古無徵而概斥爲俗體哉

夏小正篇名釋義

小正之名由來舊矣孔子正夏時得是書以徵古制厥後戴記繫其篇遷史詳其目葢與周之月令並題於時自漢魏以來代有稱述然名篇之義或略而不詳邪曷

作爾雅疏云夏小正者以蟲魚草木正十二月之節候起於夏后氏故曰夏小正後之學者遂仍其說按禮記注其書存者有小正釋文正音征史記索隱云小正征政兩音據陸德明司馬貞所釋與邢氏義異但二說均非也以爲正取正時序之義則謂之夏正可矣曷爲繫以小乎以爲正讀如正月之正正曰小正亦不可曉愚疑此篇乃以官著名也左傳齊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杜預注少正鄭官荀子魯有少正卯少正即小正猶小宰一稱少宰小師一作少師也古厤官多名爲正少皡命鳳鳥氏爲厤正顓頊以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並其證也小正蓋夏時厤官著此一篇以紀時政累世相傳遂沿爲目漢志載陰陽家說有曰宋司星有曰衛侯官是書名夏小正殆與彼同例歟秦既滅學古制不可得聞解家習見周書時訓淮南時則諸篇名又以本書首書正月之文遂以小正爲從時令得義或云正言小者夏時別有大訓此特其一端或云孔子作夏小正以周人述古制故名曰小或又云正與政通政之大者布在方策此記蟲魚草木乃其小焉者耳紛紛異說均非確詁

燕乃睇解

謹案此經蓋有誤文據傳云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先燕後降先降後睇則經文當作燕來降乃睇今云來降燕乃睇者傳本誤也正月鴈北鄉雉震呴雞桴粥皆先鴈後鄉先雉後呴先雞後粥若此先降後燕則於文例不合且所謂來降者果何指乎上文昆小蟲先昆後蟲三月鳴鳩先鳴後鳩傳皆申明其義若此繫來降於燕字之上傳不應不爲之辭矣此當從全書之例訂正而孔氏廣森補注洪氏震煊疏義並仍舊文而不察乃其疏也羅願爾雅翼云荆楚之俗燕始來睇有入室者以雙箸擲之來睇二字連屬文甚明顯俗本爾雅翼誤睇爲䏲殊失之矣

遜齋文集卷三

遜齋文集卷四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春秋六羽穀梁子與尸子異義說

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此降殺之通義也公羊說同左傳作諸侯用六大夫用四雖有歧異亦不甚懸尸子以爲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則迥然相背戾矣穀梁曷爲兼存其說也曰穀梁子所謂八佾者八八六十四人之佾尸子所謂八佾者每列八人之佾八佾六十四人故惟天子得用其全而諸公以下降殺以兩一佾

必八人故雖諸侯亦用其全而諸公以上更無增減穀梁子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詳穀梁子之意經書六羽是變四八爲六八四十八人之制故云僭樂詳尸子意經書六羽是變四八爲六六三十六人之制故云厲樂厲之言病也壞也先王制佾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今乃以六爲節違先王制度之義非厲樂而何范甯注頗失之何休杜預說六佾之數亦非六佾如三十六人則二佾止四人豈復成樂傳隆駿之良是近人有謂舞有二羽一是舞者所執之羽其名曰翟一是導舞者所執之羽其名曰翿如其然則穀梁與尸子例得兩通穀梁子之解六羽指導舞者所執而言尸子之解六羽指舞者所執而言雖彼此互歧要亦不能偏廢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斥尸子說爲悖似猶未達其旨也

伍員字子胥說

古人名字以類相從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言之詳矣伍員字子胥王氏無說楊愼丹鉛錄謂員讀如運按說文覞外博衆視也从見員聲讀若運廣韻覞衆視也王問切如楊說則員當與覞通（南北朝有覞平楊愼云員半千之後）爾雅胥相也郝氏懿行義疏云胥與覤皆言相視也詩緜篇

聿來胥宇公劉篇于胥斯原傳竝云胥相也胥有相視之義故員爲名而胥爲字歟

皐陶庭堅考

皐陶庭堅六蓼之祖也或謂一人或謂兩人書缺有閒矣杜預以庭堅爲皐陶字羅泌路史頗非之陸粲左傳附注疑庭堅爲皐陶子若孫云蓼六二國皆皐陶後庭堅以支子別封傳遜左傳注解辨誤云庭堅既皐陶子若孫則在堯舜後矣八凱中何得有庭堅庭堅爲八凱之一必非皐陶亦非其後按傳氏之辨是已但以皐陶庭堅爲兩人究未有確徵梁氏玉繩史記志疑據釋氏

父子說斷皋陶系出少昊庭堅系出高陽六爲皋陶後偃姓蓼爲庭堅後姬姓愚考史記秦本紀春秋元命苞帝王世紀並以皋陶爲顓頊之裔則謂系出少昊者妄也竊謂諸家皆緣文仲以皋陶庭堅並稱因臆爲之說其實古書儘有此例如史記稱顓頊高陽漢書亦稱黃帝軒轅尚書帝命驗稱文命禹荀子稱天乙湯均不得析爲二人且杜氏之解亦非無本孔穎達左傳正義引鄭康成論語注云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是漢儒久有此說證一也班固古今人表列元愷十六人以咎繇易庭堅證二也司馬遷史記楚世家云穆王四年滅六蓼六蓼皋陶之後不言庭堅證三也有此三證似不必歸咎於征南之作俑矣焦氏易林雖有龍降庭堅爲陶叔後之語陶叔不詳何人其指皋陶與否卒未可知總之庭堅果係皋陶之子孫不應當帝堯時已與蒼舒隤敳同膺薦舉此殆與皋子伯益均屬傳者之譌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解

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經傳作紀子帛杜注云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公穀作紀子伯公

羊傳云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穀梁以伯字屬下讀傳云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按如穀梁所列前說則伯爲敀之借字說文敀迮也敀莒子而與之盟猶左傳所云迫孔悝而强盟之也如後說則伯之爲言長也左傳皋鼬之盟將長蔡於衞卽其例也春秋一書諸侯同盟或繫以會或繫以及未有變文言伯者曰迮曰長于經爲創例紀書侯爵前後七見此云紀子亦殊可疑漢書白虎通有后父進爵之說然遍考經傳他無確證公羊傳云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哀公之事遠在春秋前則紀當周懿王時已列爲侯初不因后父而增封百里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定從杜說云帛一作伯古文止爲白隸寫遂異耳春秋賢隱公諸侯來親隱者莫先於儀父故字之大夫來親隱者莫先於履緰故亦字之不從來逆女字者彼逆其君夫人則有君前臣名之道也莒子序下者抑莒也按孔說近是但以爲春秋抑莒猶有未安竊謂此經蒙上見義上云伯姬歸于紀是子帛已奉其君夫人而返國也此云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蓋子帛道經莒邑因魯故而請盟焉春秋以其一舉成二國之好褒而字如序莒于後者明兩事本相屬皆云莒子杞子帛盟于密則

另文起例反似喜爲主會所以盟之故不見矣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序大夫于諸侯之上亦順文見義非有所抑也杜注謂比之內大夫未免穿鑿胡安國傳以爲經文有誤夫子存以闕疑則又矯杜預之失而終不得其解也

觀多也解

爾雅釋詁篇觀多也郭注引詩曰薄言觀者郝氏懿行義疏云文王有聲遹觀厥成臣工奄觀銍艾箋並云觀多也有聲永觀厥成釋文亦云觀多也聲同灌灌叢也叢聚亦多也釋文觀顧謝音官施古喚反古喚反者讀

如觀兵之觀觀訓示也示於人必多於人也故訓多矣按郝氏之說甚爲迂曲據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物多然後可觀故曰觀多也則古喚古完二音義均得通不必定讀如觀兵之觀但段以爲物多然後可觀亦屬强附說卦傳可觀而后有所合豈合亦可訓觀乎段又云小雅采綠傳觀多也今檢小雅傳文並無此語釋文觀韓詩作覩毛韓同義似觀多之訓始於鄭箋而毛公固不以之詁詩矣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觀卽貫字之假借爾雅灌木叢木釋文本作樌也按廣雅貫累也楚辭貫薜荔之落葉王逸注貫累也累與多義雖相近亦無塙證竊疑觀乃矔之借字說文矔目多精也引伸爲凡多之通稱故爾雅鄭箋並云觀多也矔从目觀从見二字本通猶視从見而古文作眎睹从目而古文又作覩也或謂觀與祼音亦相似周禮祼祭鄭注祼之言灌是灌聲果聲之字得互假也說文祼齊謂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夥本俗語古未有夥字或卽以觀爲之矔與祼亦雙聲姑並存之以備一說

謂勤也解

爾雅釋詁謂勤也郭注引詩爲謂召南迨其謂之抑風

謂之何哉小雅遐不謂矣鄭箋並同段氏玉裁說文註云謂之訓勤以合音最近也按勤與謂聲類相懸古音通轉於傳無徵竊疑此謂字乃爲之假借大戴禮記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爲作謂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謂作爲爲與謂通爲之言猶事也韓非喻老篇事爲也荀子性惡篇注事爲也小爾雅勤事並訓力此文事爲連屬當言作事之勤下云屬作也釋言作爲也爲與作並有勤厲之義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明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翼爲承左右宣力而言爲亦勤治之詞也康成箋詩援用雅訓景純據以爲釋而不能申其義解

家逡罕有知爲借字者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求其例而不得乃以勸字當之夫上文明云勸勞也此又假謂爲勸勸想古經之例必不爾矣（呂覽肯來謂矣謂亦爲之借字詩鳧鷖箋爲猶助也王氏洪氏並用雅訓爲說）

言我也解

爾雅釋詁言我也郭注云見詩邢疏云周南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是也郝氏懿行義疏云詩內言字傳箋並訓我莊子山木篇言與之偕逝之謂也釋文亦云言我也言與台余俱聲相轉故其義同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言之爲我於雙聲得之本方俗語言也愚按段說近是古音言在十四部我在十七部二部音理相近言轉爲我亦猶獻尊轉爲犧尊若干轉爲若柯盤娑轉爲婆娑皆方音之異耳毛詩東門之枌篇原與娑韻隰桑篇難與何韻讀原如阿讀難如那亦此例也邵氏晉涵正義以爲言本發聲之詞故引爲自謂之稱證以說文余詞之舒也爾雅余我也邵說似亦可通鄭康成禮記注云言言己事皇侃論語義疏云言是直出己古以自言爲言引伸之言亦有自義廣雅自言從也言自同訓義可推矣於前說知古音之轉於後說見古義之通

珠曰切解

爾雅骨謂之切毛詩傳同鄭仲師注周官以爲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賈公彥疏曰珠曰切之下並爾雅文皆是治器用之名也今爾雅骨曰切者蓋司農讀爾雅本作珠也邵氏晉涵云論衡量知篇作骨曰切與今本合郝氏懿行云珠質堅滑非可切之物恐司農誤耳蒙按鄭說雖不全本雅訓要各有所取義賈疏不爲切字作解郝氏以切是刊斷之意故疑非所施之於珠然珠本胎產其不假切治而始成盡人所知司農何至瞢不加檢而爲此謬悠之說乎此切字舊必有異讀以音求之疑是刺之借字也玉篇刺七亦切針刺也廣韻刺穿也七迹切切刺聲相近故傳注多通用如譏刺爲譏切風刺爲風切之類是也珠曰刺者謂穿治之也珠之爲物不穿則不適於用是以韓詩外傳有穿九曲珠之說禮樂記篇纍纍乎端如貫珠貫即穿也穿珠謂之刺猶石鍼謂之叢蓋古語如此陸德明不達鄭意以本字讀之因闕其音釋賈公彥又無所發明唐以下遂罕有知之者矣爾雅骨謂之切據釋文是牏之假借此切字讀爲刺與彼同例然則先儒作訓並不拘正文必謂雅是而注非亦通人之蔽也

論語千乘馬包異義說

論語千乘之國集解載馬融包咸二說當依馬注爲正包氏謂十井出一乘非也百里萬井出車千乘則千里計百萬井當出車十萬乘矣古書所載從未有如此之多（國策於宋言五千乘於秦齊七國言萬乘合韓魏言則曰二萬乘知古無十萬乘之說矣）何晏謂包依王制孟子亦非也孟子於萬章告子篇雖主侯國百里之說而梁惠王篇則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對齊宣王問伐燕則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公孫丑篇言齊事亦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詳此數條以萬乘爲千里之國明甚千里萬乘則千乘百乘

之數亦可由此定之而千乘非百里之國又明甚北宮錡章云公侯皆方百里愼子章云諸侯之地方百里或據初制言耳周時始封齊諸侯儉於百里要不過百乘之國後成王以商奄益魯以蒲姑益齊二國因有數諸侯之地又兼附庸土壤得千乘焉召康公賜齊太公履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祝佗述魯封域亦曰分之土田陪敦明異於齊諸侯也齊爲牧伯魯亦長宗盟兼伯之邦是以最大（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亦謂齊魯大國若晉楚是也）管子輕重乙篇曰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度七十里事語篇曰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輕重乙篇於齊諸侯之上置兼霸一等蓋謂如齊魯爲諸侯長者也事語篇祇言齊諸侯知方百里者列侯始封之制方三百餘里者方伯益封之制孟子於司馬法本無不合左傳趙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又蘧啟疆說晉制曰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時晉并有方六七百里之地故爲百乘之邑四十有九據趙簡子言士田十萬則縣方百里據蘧啟疆言長轂九百則百里出百乘晉制雖多變古然二文足證管子及司馬法所載爲當時

列國所奉行後人或緣孟子以疑司馬法均不必也

使乎使乎解

論語憲問篇使乎使乎集解引陳注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此義爲皇邢以下諸儒所本王充論衡以爲不美之辭刺孔篇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與陳說絕異近世解者斥爲不經蒙謂王說亦未可盡非也論語二十篇凡美辭多不重言如雍也篇觚哉觚哉子罕篇沽之哉沽之哉此篇上文彼哉彼哉俱不與之辭其與辭則曰大哉曰善哉曰直哉並不重言君子哉尙德哉雖疊兩語亦非

重言賢哉回也一起一訖均無與重言之例其他若郁郁乎洋洋乎巍巍乎蕩蕩乎上二字雖重言而下乎字亦不重言由此推之知重繫以乎者乃疑辭非語辭也揚子法言擬論語凡重言亦皆爲不與之辭吾子篇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寡見篇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此本子罕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之例其問明篇曰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先知篇曰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曰龍乎龍乎句法則本此李軌注命乎命乎云自貽伊戚注龍乎龍乎云歎非眞龍則兩乎字俱以爲反辭矣君子篇又曰生

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援君子篇例如吾子篇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重黎篇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似皆爲未盡之辭李氏以爲再言善之尚非其旨揚子生西京時多得古說此兩乎爲疑辭當是齊魯師傳如此今以申論衡可無嫌於孤證矣

孟子弟子攷

謹案元吳萊撰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書闕不傳宋史禮志稱其序十九人則所著悉本趙氏所謂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是也但趙氏於孟仲子四人未嘗還以爲弟子而所稱受業者十五人若季孫子叔又實非孟門之士則淵穎所傳亦難盡叚愚謂孟仲子本不在弟子之列陸璣毛詩疏云孔子序詩授卜商商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子荀卿與孟子同時而仲子其再傳之師則其年當長於孟子矣鄭康成作詩譜以仲子爲子思弟子說似可據孟子書之孟仲子又別一人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夫以爲從昆弟似也以爲學於孟子則其對齊使者數言豈足爲從學之證乎郝敬九

經解引三遷志及孟氏譜以仲子爲孟子之子與傳詩者是二人按孟譜但云孟子之子名睾事公孫丑不言學於孟子卽如郝說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亦不數伯魚又烏得強附仲子於萬章陳臻之列歟告子出入二氏之學詳見墨子及孟子本書公都子取其論性之說而孟子言養氣亦引其辭而闢之則非弟子明甚趙氏於告子篇云名不害嘗學於孟子於公孫丑篇無注似邠卿亦疑其爲異學特以告子與公孫丑萬章並爲篇題故又曲爲之伸論猶廣韻以離婁爲弟子也朱氏彝尊經義考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

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亦謂告子不害與浩生不害是二人按孟子書法凡繫以問曰者自國君以外皆是弟子其告子及貉稽（敬避）于髡諸人但繫以曰不繫以問曰故張九韶羣言拾唾據周霄問曰云云定爲孟門弟子而焦氏循孟子正義亦謂曹交會受業於門夫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衷之向附於私淑之列安在周霄曹交浩生不害獨不可附於答問之列耶竊謂不害之問樂正子正與子貢問師與商同意當從朱氏說補正若滕更盆成括吳氏原著於傳證以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則孟子死矣盆成括之語亦是聞齊政之將亂而竊傷之耳明畢懋康謂括見譏於孟子宜罷從祀之典未免失之不考至滕更在門本書已有明文孟子之不答蓋以不教爲教如孔子拒孺悲而其後亦傳士喪禮於聖門（詳見梁氏玉繩史記志疑）固不得偏執一說以概其餘也又高誘呂覽注以匡章爲孟子弟子按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則孟子之處匡章與孔子之見互鄉童子等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謂匡章宜銖爲弟子此是確論綜而覈之吳氏所傳十九人當去季孫子叔孟仲子告子四人而益以浩生不害周霄曹交夷之匡章五人其爲二十弟子庶於古爲得或曰高子論詩孟子稱爲高叟似非弟子愚據曹氏之升摭餘說則孟子之時有二高子一學於子夏一學於孟子去齊章書高子以告與蚳鼃章公都子以告同例自是弟子小弁章書公孫丑問曰高子曰與性善章公都子曰告子曰同例自是別一人趙氏佑溫故錄合而一之疑非或又據史記索隱及孟子外書以公明高爲弟子外書乃後人僞託多不可信本書稱長息問於公明高又以長息與子思同爲費惠公時人則遠在孟子之前矣索隱或以公明高與萬章連文因有此誤或又取孟季子當之按季子問公都子與任人問屋廬子所指大略相似疑皆當時好辨之徒不足以證孟門之士也

家字說

小學之書惟說文爲近古然經後人竄亂頗失其眞宀部云家居也从宀豭省聲家古文家按家从豭省得聲殊爲紆曲果如其說古文將何省乎周氏伯琦六書正譌云家與牢同意畜豕故从宀因用爲室家之家牢牛屋因借爲牢獄之牢段氏玉裁襲其說云家字本義乃豕之居引申叚借以爲人之居沿用既久忘其本旨引

中之義因曰搽之家篆當入豕部古文蓋從布作帘愚按二說辨矣然牢之從牛以其拘攣罪人如牿牛馬然故借以取義若家字從豕人者何以分乎鈕氏樹玉說文注訂云家當從豢省聲古文不省可證也蠡從彖聲劉子政九歎蠡與嵯峨爲韻楊子雲賦蠡與宅爲韻廣韻蠡亦收戈與家字古讀合今按鈕說得之丑部云彖豕也讀若弛古文作㣇（從小徐本）讀若瑕瑕在歌部弛在支部音理相近古得通轉豢從彖聲于六書爲協豢誤作豭者傳本篆字摩滅祇存半體淺人不察妄加叚旁因有此謬方氏以智通雅引合溪之說以爲家當从豕豕即族字或謂字宜從㐺㐺者衆也紛紛異說不足致辨

古書假借舉例

叚借之例以音爲主有以音近而省其文者有以音近而增其文者有以音近而異其文者以音近而省其文者如借鹿爲麓借龍爲寵之類是也以音近而增其文者如借政爲正借爲皆之類是也以音近而異其文者如借闇爲問借綸爲論之類此聲同而變其形也借禔爲祇借輹爲輻之類此形同而變其聲也借穀爲告借卜爲報之類此形聲俱變而以雙聲字代之也借毒爲篤借暇爲叚之類此形聲俱變而以疊韻字代之也

凡此皆音近假借之例其形同而互用者先儒謂之形誤不謂之叚借蒙謂叚借固主乎音然亦有以形近叚借者如說文所舉屮古文以爲艸字丂古文以爲亏字疋古文以爲足字鼎籀文以爲貝字非古人借屮爲艸借丂爲亏借疋爲足借鼎爲貝之證乎漢碑亦多借壬爲王借土爲士借夫爲大借失爲矢借艸爲竹借豊爲豐蓋古人作書惟變所適或斷或連或反或正或短或長或繁或簡惟取乎字形分配大小適均疏密相間故亦有增省叚借之例不獨音近字爲然由此類推如文十年左傳宋公王臣卒釋文本或作壬臣壬爲王之形近字在後人謂是王字之誤在古人則以爲形之變也禮記禮器篇大圭不琢鄭注琢當爲篆琢爲瑑之形近字在後人謂是瑑字之誤在古人則以爲形之省也蔡邕尚書石經於牧誓篇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字竟作任郭象莊子注本於田子方篇於是旦而屬之大夫大字竟作夫綜而觀之知古人自有此例不盡由傳寫之溷淆自鄭康成創音近叚借之說而形近者概指爲誤文此義遂無復有明之者段氏玉裁注說文雖知屮丂等字之爲形近叚借而不敢堅執今爲約舉數端以證之如此

晝夜百刻攷

古時漏法晝夜百刻靈樞經許愼說文馬融尙書堯典注鄭元周禮夏官挈壺氏注並載其說其分配之例諸書未之詳焉困學紀聞引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蒙謂古法最簡何以不直用八刻之整數而必加以零分此不可解也隋書天文志載漢粱刻法云建平中改用百二十刻天監中改用九十六刻大

同中改用百八刻皆行之不久尋卽廢去說者因謂整數不適於用然近世行回回泰西諸術並以九十六刻爲日於中法特爲密合又安在整數之不適於用哉竊疑古時刻法原是整數後人失其傳因而致誤耳左昭七年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據卜楚邱說似古時以十干爲紀不以十二支相配故時止於十也十時分爲百刻則每時得十刻正有整無零漢世亡其十干紀時之法乃以今法之十二時配古法之百刻於是兩數相歧遂不能不破整爲零以相印合其實日之數十二時之數百並無零分安得於刻法轉有零分也近顧氏炎武日知錄旣證明古無十二時辰之說矣惠氏棟左傳補注亦據隋志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之文斥杜注十時爲非惟十干之說尙未之及蒙以爲說文解早字從日在甲上會意知倉頡作書時實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紀不然甲於時刻義不相關何爲早字獨取例於甲耶漢世稱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疑卽本此毛詩大明傳以會朝爲甲朝亦一證也素問言一日一夜五分之殆亦以十干爲紀至其書有寅時子時及周髀加卯加酉意皆後人增益攙或古時原有用干用支二術如夏建寅商建丑

之比素問周髀各據其一漢書律麻志述古麻有六家則其流別可知矣淮南天文訓又有十五時之說並見顧氏日知錄大道多歧蒙亦未敢質言也

逐齋文集卷四

遜齋文集卷五

錢塘吳承志譔

吳興劉承幹校

東晉南宋强弱論

東晉南宋皆衰弱而局勢不同東晉君弱而臣强朝政不修重兵屬於鎮將故其亡也由內篡南宋則君與臣俱弱朝廷既失政邊閫俱僨師而不習兵故其亡也由外寇觀兩朝之覆轍所以謀强國者可知矣宋史度宗紀贊云考當時事勢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雄睿之主不世出困知勉行擇善而固執中材以下皆可爲之君不自强求振起之效於臣臣有法守不專制不能效也專制則二君矣是以臣强其弊爲王敦爲蘇峻爲桓溫爲桓元臣不强其弊爲韓侂胄爲賈似道二者俱足以覆國非變此易彼卽可轉弱爲强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斯言誠萬世不易矣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有東晉國勢不弱一條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有宋季恥議和一條讀史者不可不知今錄於後

商榷云東晉君弱臣强勢則然矣而其立國之勢初不爲弱劉琨祖逖志在興復陶侃溫嶠屢有誅翦桓溫之滅李勢謝安之破苻堅劉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齡石之斬譙縱皆奇功也裕之入關中幾幾欲混一矣留子義眞鎮之而還旋失之惜哉王買德謂赫連勃勃曰關中形勝地劉裕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此言實爲破的

養新錄云宋與金讐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議甚力爲後世詬病厥後張浚韓侂胄志在恢復訖無成功及金人爲蒙古所困眞西山奏請絕其歲幣嗣是金人索歲幣連歲犯邊以垂斃之金與宋決戰宋猶未能得志其國勢積弱可知矣然則從前之主和以時勢論之未爲失算也元與宋無讐入蔡之役孟珙會兵分金主函骨以歸稍雪靖康之恥是元且有德于宋矣論勢當和論理亦當和而全子才趙葵倡收復三京之議宰相鄭清之力主其說橫挑强敵兩京卒不可復而元兵分道來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陽亦棄之宋之失計誤國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眞魏二儒諛之曰小元祐而絕不言其開邊釁之罪可謂信史乎賈似道援鄂遣使蒙古請稱臣納幣乃得退師既而諱其事幽囚郝經等僨和議於不問致蒙古興問罪之師其

由在宋不在蒙古也我弱彼强彼又先遣使而必不肯主和以速其亡蓋由道學諸儒恥言和議理度兩朝尊崇其學廟堂所習聞者迂闊之談而不知理勢之不可同日語也

觀以上兩說東晉南宋之國勢瞭然矣宋史儒林傳云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杜範方攻清之誤國眞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此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杜說卽爲錢氏所本眞說推原兵力之不振由累朝之言和和議成則戰備弛故至於

不能攻敵并不能禦敵也二說互反而皆正論張浚符離之敗卽坐紹興君臣玩愒日久軍將擕貳不肯盡力之失其富平之挫自因東南事急倉卒出師所致全氏祖望鮚埼亭外集曲端論言之甚悉當分別觀之

論膠州灣事

上歲冬德意志國人以山東膠州民戕殺其教士引兵艦入海灣奪礮臺兵退舍章總兵不能拒電陳其狀於總理衙門委所守走內地德兵遂登陸李撫部奏奪總兵職別選將募新軍爲戰備總理大臣主修睦紬其議易張撫部與講解事以寢海灣地方百里遽捐棄假之營屯置商埠未數月日照縣民復與彼敎之士相失戕殺如膠州今春德兵再整隊入縣城占民居內及沂州府掠礮具自衛論之退不應毓撫部懼久踞悉防衛兵須遏中於　朝戒守備　朝命袁侍郎率所部繼進兵大集氣始奪斂隊偃礮具還屯聽講解論者曰觀今事之以嚴守而和也前此之以和罷守爲誤甚矣方德艦之入膠州灣也其駐京之使尙日與總署爭福建三沙灣岸之地未嘗拂然去也其聲言攻礮臺也亦惟是恫喝以虛詞非有明白戰書約期從事也總兵卻以正言度未必徑至於相犯卽犯而失順釁自彼開我亦有詞

可藉法蘭西人之攻浙江招寶山也屢施礮屢爲守者所卻何至彼之彈發無不中我之臺必爲所毀哉總兵庸闇不知計咨於總署總署洞敵情僞計當勉之爲此不戰而先屈以所守與人置鎭將何爲總署亦庸闇從之而靡於是臺與礮與兵盡成虛設敵所入如無人之境矣李撫部之罪總兵而褫其職也法也別選將募新軍爲戰備乃挫喪以後事勢所不得不然者也兵以威敵威不振爲敵所侮兵鈍無可用非別募精壯練成雄勁使氣充盛而力完固不能振弱形杜敵萌也總署畏言戰故併其計一切絀之然戰與守自是兩事戰之局

可不自我而固守之基不能不自我而立守險我之地將與敵共不特無戰可言抑且無和可言更有何術以持於不敗總署之不知守也正其不知和也沂州府治之釁雖肇自日照縣爲梗之民實則膠州之失計有以先之府治在腹地中去海岸二百餘里兵艦之力所不能及無前失固不敢輕入也海岸之地總署久視如甌脫不計度要害今則并內地亦當敵衝後來之憂不知所已易言思患預防左氏傳曰愼守其一備其不虞守之爲義有國所不廢守强戰可息守弱勢日蹙蹙至於極不能不背城以戰戰不能行斯不國矣今戰之局尚遠守爲切近守之如何曰修軍政曰修官政修有要綱曰去驕閫自弱之弊曰去樞府自弱之弊

論槍礮

火礮火槍之制俱始於明宋金元三史及續通鑑諸書所載皆名同而已非今之火礮火槍也宋史禮志乾道四年十月殿前司官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沙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十六日車駕至灘上校閱乾呈試驍銳大刀武藝繼而進呈車礮火礮煙筒火礮與車礮別爲二目魏勝傳云勝自創礮車施火石火石謂礮石中置火藥可燃發者古礮止用石方圓厚薄從質所宜後

施於火攻更鑿孔加置以藥戚繼光練兵實紀雜集石礮解云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亦徑六七寸鑿以孔內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預安纏線葦筒置于邊牆垛口遇賊至牆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藥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明邊牆所置石礮削其遺制火礮謂此礮車礮則純石之古礮也石礮可手擲亦可機發魏勝以前不盡施於車故志與車礮別言勝後通以車架發咸淳御教記教陣訖呈大刀車礮煙槍諸色武藝記止言車礮不及火礮是火礮在車礮中矣續通鑑宋紀蒙古攻汴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城上樓櫓隨擊而碎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即延爇蒙古礮亦有火與純石兩種元史方技附傳亦思馬因善造礮至元十年從國兵攻襄陽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世祖紀作回回亦思馬因創作巨石礮亦思馬因所創爲蒙古最後之新礮轟擊聲震天地其製仍是以機發巨石攻汴之火礮亦爲石礮可知也石礮大者重至千斤機力所能發百五十斤已爲至巨巴延傳又有金汁礮順風擊之焚沙洋廬舍煙焰漲天

宋季三朝政要亦作火礮金汁礮用以焚廬舍似是火毬曾公亮武經霹靂之毬楊萬里集海鰌賦序作霹靂礮礮與毬當時通名非別有銅鐵鑄成可施火藥之礮明史兵志云古所謂礮皆以機發石元初得西域礮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傳後亦罕用明志不知火礮卽石之變制因疑元所造與古有異實則造法具於史文所不傳者惟機之巧制耳宋兵志咸淳九年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礮有觸類巧思別置礮遠出其上宋所降回回礮式卽元所得於西域者其無異礮亦明矣方以智通雅器用篇敘礮始末云今有火器用硝黃乃從外國傳此法因立神機營以火發彈之礮自明神機始說無可易宋忠義傳張順進高頭港口各船置火槍火礮熾炭巨斧勁弩張順所置火礮卽禮志火礮火槍卽煙槍志所謂煙筒今曰噴筒與明火槍亦全別兵志又有突火槍云以鉅竹爲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燄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礮聲遠聞百五十餘步突火槍別是大火箭練兵實紀續集飛槍解云造用徑六七分荊木爲柄後杪三稜大鋼如箭矢頭用紙筒實以火藥發之可去三百步其聲如雷大火箭藥發亦有聲突火槍卽飛槍竹筒所以安箭胡宗憲籌海圖編神機箭圖說引

邵守德云大竹筒入箭二矢或三矢明世亦尙用竹筒也續通鑑金汴城中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此飛火槍爲張順所置之火槍其火礮震天雷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聲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鐵甲皆透乃明之地雷籌海圖編地雷礮圖說引邵氏云以生鐵鑄成實藥斗許檀木砧砧至底砧內空心裝藥線一條擇寇必由之地埋于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線機關藏火踏動從下震起火燄中天鐵塊如飛蝗著人卽死震天雷卽地雷之施於城上不埋入地中者其制仍出自石礮但變石爲鐵唐順之稗編云西安城舊鑄礮曰震天雷爲金人守城之物西安城震天雷是實彈之礮金震天雷惟一空心大彈無所納之礮兩震天雷絕殊唐說亦緣不知金火礮之制而誤金震天雷如有西安所鑄之礮納以擊遠卽今之炸礮其力甚猛蒙古礮不能敵矣礮制屢變名多相襲是以傳者往往失之明鳥嘴銃出自倭國唐疏支甚明備續通考載戚說謂昔於衞庫見鳥嘴銃乃倭變未作時所故有者倭變未作時所故有謂倭變後作銃先流入練兵實紀續集鳥銃解云此器中國原無傳自倭寇始得之銃製得於倭與唐說正同籌海圖編此器圖說云自西番流入中

國不知所據西番謂回回豈因宋元礮式間取於彼幷推而及之乎解言中國原無則亦非遠出前代也解末又有附記一條云神槍不切于守戰故不備神槍與鳥銃亦明白分爲二器此考徵討頗涉疏闊所稱宋元二史亦多非正文故復補摭如此

論義大利國勢

義國江戴德地理志略云義大利先分數國邇來合成一統義國分析爲九事在嘉慶二十一年見魏氏源海國圖志意大里亞國總記引布國瑪吉士地理備考八國曰薩爾的尼曰巴爾馬曰摩德那曰盧加曰摩納哥

曰聖里馬弱曰多斯加納曰那不勒斯巴爾馬七國合併於薩爾的尼爲一在咸豐十一年其一國曰教宗爲古羅馬都城續併在同治九年並見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意大利記盧加摩納哥聖里馬弱三國史無正文摩納哥本在薩爾的尼境內聖里馬弱亦自羅馬分出不置君盧加在多斯加納摩德那巴爾馬之間地狹小故皆從略九國外又有倫巴多威尼斯兩部舊割出別自爲一國隸奧地利今亦隸義十國疆土通不過奧之半而兵備修飭戰艦精良則亦未可易也薛氏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云意國雖在二等駸駸乎有欲列頭等之勢新造之國力有所限氣象自是不同吾國廣輪倍於彼者奚啻二十海軍治不如法爲法蘭西日本兩役所覆覆後謀之累載止成平常木質船一艘購自外洋鋼甲三艘餘或購而未成成而未至四艘分置南北兩洋零不能成列無以爲戰北洋舊額鋼甲及鐵甲無甲三等亦僅踰十艘南洋無鋼甲鐵甲其無甲之額福建七艘江蘇浙江安徽湖北合爲七艘通三數不及彼十分之二可不謂計之疏而爲之絀乎今商埠復以奸宄搆煽爭三門灣口岸議不侔合輒效英吉利德意志諸國之所爲以兵臨脅蜂蠆有毒故爲考其國

境之大小及其強弱以戒守備焉

論通算制器非爲治之本

英教士偉烈亞力序幾何原本云耶穌主教本也麻算諸學末也麻算非主教宗旨而格致窮理亦人人所宜講明切究者願與天下學者謹謹焉求其本而弗遺其末也耶穌主教爲本是彼俗之言麻算諸學爲末則與朱子語類德行道藝藝是至末事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爲最末事之說不謀而同蓋中外教雖殊科而體用俱不能無差別體不立用無可效此理窮極海表莫能踰也今山西胡撫部條奏善後事宜以通算制器爲守禦

海疆第一要義請通行直省各置此學書院湖廣張督部初署兩江倣直隸水師學堂之制置陸師學堂既廣其法創自强學堂刑部李侍郎又議廣設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報館並選派游歷咸以爲育才興賢之道在是矣實則所言皆考覈官事之法也官之事有兵有工當擇能者任之其不能者應照學習之章咨吏兵二部責令學習官吏將弁自無不適於用之員至於士人本未成其爲官無職司之事所學固當務其大者遠者不應以小者近者局之也禮記學記篇引古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與官同學而異所先士之所先者守道

立體之事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隨世變爲轉移者也官之所先者施政達用之事所謂殊時不相沿樂異世不相襲禮可隨所宜以變易者也今移官之事於士奪士之志於官則官不必習事而士不須尚志二者交失何後效之可程以爲育才興賢之道在是是并賢才之名亦牽引而失矣大學篇曰物有本末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末之別中外所同本亂而末治爲事所必無亦中外所同謀補救者固當分別出之也近耶蘇及天主兩教中人所爲新書俱推崇孔子俄國先於前二十年創小學堂以朱子全書家禮性理精義立爲課程今又廣爲大學堂教以五經四書偉烈氏之所謂本者不數載將折諸至聖吾國世守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經大法自無可議改議增通算制器訓卒厲兵以固海疆止是補苴末失之爲陸師水師學堂按照英俄舊法及俄國新立之武臣入學之法遣陸師水師之將弁及文職之曾帶陸師水師者東番學習其中即可得通曉西法之將自强學堂及船政製造各局之學堂別在陸師水師以外令文員之管理製造及充洋務礦務局

差與無差而候委無缺而候補者一同學習即可得研治西學之員所求者惟此此而課之以實擇之以精器使之資充然以足士人儘可全其爲士以成異日宏毅之材不必强之急功近名致無補於事有害其志矣學記篇又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夫無不官不器不約不齊之大材何以奮起頹靡之中而成不世之大烈局促於人下能超越於人上此不知短長之言也朱子名臣言行録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教尚行實置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

利算數之類文集學校貢舉私議云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甯之議如曰未暇則莫若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根本通歸於疏通有器局時務之學次諸經子史之後諸經子史之學又次德行之後士人循習具有法程西國富强誠基於通算制器然根要不外吾俗所云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錢二語故得吾學之眞者卽可得西學之眞泛而求之止是俗學非吾之所謂士亦非西人之所謂學矣議者誤以用爲本而置體於末

是以爲此論釋之

論學堂

泰西之學堂名目繁多其大例有二曰普通曰專門普通者衆所普習之業也專門則專治一業其科有文有法有理有工有農有醫六者爲國所重而兵不與焉以制有營伍所隸以練習之校場卽學堂也然兵之水師與礮隊皆各有學堂以精所習陸師之中軍官又自有專習之學堂則俱以慎重其事分門別立由三學堂以言專門一例之中其大例復有二曰經制曰特設經制以適常行相承無改特設以應變惟所宜而已中國無學堂經制之目通爲特設六科中文法理工四者皆切於時用不能闕一以宜言之文法學堂應置於總理各國通商事務及南北兩洋三大臣衙門理工學堂應置於製造兵火輪船新式鎗礮兩局此於事爲至切不可易也工科學堂亦可兼置於興造鐵路之局總理南北洋三衙門有文法學堂額外章京及保充出使駐紮人員并分省試用候補州縣擬備洋務差委者俱可令其學習矣船器兩局及鐵路工廠有理工學堂試用候補文員之通曉算術武員之嫺習匠事者亦俱可選擇令其學習矣章京駐紮公使及洋務船器鐵路各局委員

本皆設以治事事與官融合無所閒卽有眞實積累之效可收不必遠求普通之士也四學理爲深奧試用候補員中無通曉算術者可咨調天文館及各省算學書院之高等肄業生入之官員學習堂中止供具飲食士人無職事從遠調集不能無所資助當酌給薪支學成卽保爲局員使典領工科更調新生補所遺額缺亦順便易行船器兩局乃試用候補之優差有此薦途孰不樂於從事也水師礮隊中軍三者並事勢所趨積而成重無可議減中國陸師亦敝甚并當以例增廣海軍今初復尚未完整礮隊新創於直隸湖北他省皆虛闕長

江水師俱舢板未製輪船學堂應卽各置於其軍先將派充管領管帶之官與其兵其勇及其管駕管輪諸水手一一程練俟其精熟足以應戰然後更選守候差缺員弁與別部兵勇及商輪水手之願改入此者充益學習以備異日推擴及升進黜退更換之用中軍與陸師學堂俱應分置於京畿及各直省入旗之制民及歲卽爲兵於西法本無殊異兵事以積閒成玩與綠營一體額斂而人數衆多餉額如舊挑練尙易陸師學堂可通合操程易弓矢爲快鎗改虛擴之陣爲眞實習戰整齊以步伐廣厲以衝堅蔫搴隘踰險及築壘掘濠諸法

擇其識文字者授以測繪之術卽密合於彼制中軍學堂當參用日本國戶山學校之法令協領參領以下驍騎校前鋒校護軍校以上各員一同學習課法貴循序以進每日止須約定若干時刻授以若干事課畢各散歸自習次日復課於本職略無所妨於堂中亦并可無所糜費旗營中有兼領綠標者所隸之兵及所屬之副將以下守備以上各員並於此附合程練不必別出標兵識字者鮮書識卽應習測繪之兵是亦無慮不備京畿爲材俊所自出之地應更倣日本大學校之法置一大學堂以賢明誠樸之王大臣領其事調守衞各營中

軍學堂中之有智謀勇略可任闘將者入此再習上乘兵法學成卽擢授要職使更精練其軍斯本末悉具矣綠營分汛較廣事體較碎散其弊又多出自專閫大員程練較難弊之大者爲虛額兵額不補與容留疲冗無用之兵不汰兵額之所以虛闕不補者由供給上官衙署之經費及其本署之費而然疲冗無用之兵所以容留不汰者由於入伍時收受所納之規費兩弊通徹上下是以相率爲護堅不可破兵額節次裁減已單弱不敷守禦又於虛闕所餘疲冗無用之中挑選其可練者百名中不及十數如何列成行陣防營之勇疲冗者較

少虛闕亦同此等大弊不除餉額直爲虛設學堂應專置於省城領以督撫用更番迭練之法分統部之兵與勇與其官爲若干班先省標與附近之防營以次漸及於遠其官加旗標調入中軍學堂防營無一定階等并雜有文職非勳望素著齒爵俱尊者無論統領管帶概令其學習兵勇別由陸師學堂督練之員調赴校場程練書識則留習於堂兵勇離營將而就教習數之虛實自無可掩有用與無用自無從隱飾廓清摧陷之效方有可收練數之多寡於是始有可計練成以其兵與勇移駐下番所調之標營防營令彼營之兵與勇實此積

四五年之久遠標遠防可一律成練官之學習不成及成就而仍蹈故習不可任用者可按格以黜然後更調守候差缺之員入中軍學堂以備選補改陸師學堂爲大學堂以練上將則京外爲一矣兵與將乃邊備之第一要義中國以海軍不競而弱今陸師復不能戰當務之急更無有先於此者之數堂尤不能以其繁重委曲而後置也七堂立官事斯秩然有條有緒本根之基斯固以風被所及斷推至於求用之文武之士下及趨利逐末之民然後有普通之西學然後更有民間所自置之學堂今之主持興廢者全無區別張西學者混普通於專門致特設之資需半爲游食之士所耗儲蓄之材無裨於末用抑西學者混經制於特設致專門之事自半爲浮費之議所撓省嗇之款有妨於本計兩失不同同爲不知有要夫專門治兵治工治交事之堂官所當置普通之堂所不能廣置也普通之堂官所當省特設以治事之堂所不能經省也普通之堂可以概置則民間之義倉團局俱涉官事當一例從之而盡置矣特設之堂可以概省則總理南北洋三衙門船器鐵路局廠海軍防營俱損官費當一例從之而盡省矣力有短長勢有緩迫兩者相權無一端可倚也江甯有水師陸師

兩堂水師如福州船局藝童學堂之初制教管駕管輪諸水手偏約而近專門陸師誤沿天津武備學堂之泛濫廣招游士以教普通名與實歧今春議訓練武員未盡行遽爲裁節閒用者所罷移其支給充益部庫止留存水師天津之堂亦俱撤言者紛然謂倣效不終故爲條析所宜以解衆蔽有擠當國事謀善其後者當於眞實程練之陸師學堂及一切治官治事選略未具者加之意焉

論體操

古人教國子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爲程今所傳習惟禮書數三者而已樂非專精古業者不肄及爲射與御雖好古之士亦棄置如遺以文武兩途分裂已久二者旁及戎備咸目爲非吾事也夫君子聽鼓鼙之聲思將帥之臣士人出其身爲天下任重豈惟是居安履順不入亂危坐而致太平不必奔走折衝與時更變也哉子濯孺子疾作遇追者不可以執弓自以爲即死逢丑父傷於肱不能推車爲晉師所及前事之得失後事之師理有必然不可幸也今弓矢易爲快鎗快礮車改爲騎縱送磬控之方與古略異平日簡校卒伍準度進退臨事率厲將佐驅策進退皆必以法程之由正生奇由熟

生巧其所當習吾不知平擊懸擊之術遲速之算迎風向日偏正過不及之差何由知器之短長與兵之勁鈍吾不能縱橫馳逐涉險如夷何由責諸將乘瑕擣堅深入敵陣哉裕謙聞礮而手戰失所麾之幟致衆軍潰亂牛鑑觀戰於吳淞江口乘輿張蓋爲敵所窺測震以炸彈棄軍行遁國事之不競誤由二人今欲振起衰孱規一戰之勝償前者之辱舍練兵練將並以自練其道無由練必於事先古人通合衆藝童而習之法至密矣今湖廣張督部以體操棚及木質鎗礮增入經古書院設爲課程其意在推廣學堂倣效泰西右武之法不循古迹實則不悖於古吾浙置學堂無院課有志在奮興爲天下任重者可各以己力擇便爲之體操束筋骸固膚腠爲手鎗跨馬之先資木質鎗礮雖如顏氏家訓所云江南博射弱弓長箭無益於禦寇不如河北之徑習兵射然循是而遞爲之亦未始非程法也自古至今無事不成於勤敗於嬉勞其筋骨苦其心志天之所任授以大事勞苦不能勝天所不任棄爲騂衣媮食虛縻於世之人倘何大受可言乎邊事方殷制閫者復憒憒焉爲裕謙牛鑑之所爲不知自救非得羅忠節彭剛直諸將帥之臣奮起諸生竭蹶謀慮一洗仕宦之痼疾未易轉

旋類局得假藉以奏膚功諸生當勉爲其難無徒如今之肄業學堂者詭隨時俗有軀質無骨幹有材力無志氣有小譎之智敵一人之勇無堅忍不屈之節宏大久遠之略仍與苟且衣食不習事者同爲天地間之棄人也

論時務報

漢書藝文志敘諸子九家云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皆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數語道諸家之得失示學者以觀覽取擇之方至明且盡曾南豐序戰國策譏舊敘惑於流俗不篤於自信衍述數千言謂將明其說於天下實則不能出此範圍也陸清獻廣曾氏之說爲去毒一書自跋云戰國策皆縱橫家言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子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爲之漸染者鮮矣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取今文士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學者庶幾齊其味而不中其毒也清獻之爲去毒用意誠厚然毒有漸染於外者有胎孕於內者漸染於外者其毒在文字可以吾之說去之胎孕於內者其毒不在文字不

能以吾之說去之故欲使天下萬世之人盡如孟子之卓然於流波之中而不爲詖邪淫遁之爲仍當以修明六藝之術通達萬方之略爲主今直省所行之時務報一戰國時揣摩排闔之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不逮國策其破盾機用機智兼法守趨時變足以壞人心術與九家之書同欲去其毒必先修六藝之術使人人皆眞知灼見其所可取之長與其所必不可取之短然後可通其略以補救時弊之萬一若六藝之術不修萬方之略亦隔閡而不能通合時弊之萬一又何從而補救哉沈文肅疏陳福州船隖情形云今日之事以

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不可者即其所短可者是其所長觀報者具此識見自不爲其所毒且其毒亦如水之與火不惟不能相滅并可資以相生矣老子道德經上篇云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師與資自古有別學者不知兼資成益之義於其說之不可師者視以爲不可資斯則不學之蔽也

時務報名爲時務止可目爲時議務有當爲與不當爲爲之亦有緩有急不能陵節以施也議則惟吾所欲言行與否待定於人不妨稍從恢闔西法於議之妨政而

亂俗者設有禁律輕議罰鍰重則監禁日本國皆仿行之是恢闔亦有節矣今報局任民間自設無官定章程故不能無放失也沈文肅督兩江於上海報館曾責該管道會同英國領事申明約束文肅雖沒西人本法及日本仿行之法並未改移固當有踵行於後者禁令亦制末之爲非整齊一切之本務救今之弊惟有先修闕失之政政無所闕議論自歸於一不必强爲之制言者皆止知俗不知齊俗之政是以復爲此說廣之

論倉儲

古人言國蓄以九年爲足今則年食一年而已新穀順

成舊穀糶糴未盡略有遲滯新穀歉折舊穀出以能耗如律令關吏貲商而賤農以貿爲末事賈不加察去夏青黃不接江浙閩廣皆大困張皇告糴渦腸無馭失方竟成大變用兵征討騷動數省事聞執政者灼然知民戶之蓋藏虛飾不足恃滲漏之弊不可不絕備豫之政不可不修於是以倉儲爲急矣倉有官有民官倉創於康熙之世成於雍正乾隆以捐納貢監之貲銖積爲備大小州縣各有穀五六萬石或米二三萬石與宋常平相埒髮捻之亂城堡大半陷沒存者惟百之一二民倉即社倉捐自義戶亂平言者以爲請下各省措置吾浙

先已規復儲積亦不能多平陽捐數相傳爲穀一百二三十萬斤用成數報以萬石其中建倉置囤支銷之數俱未列算穀粒又皆取之新穫不經風曬折實差十之二除三等虛數所儲似止六千初創依朱子成法夏放冬斂尙有孳息可積漸取盈旣以逋負日多縣不能追改用市肆糶賣之法數遂以此爲限斂法旣輕廢市法須采買般運歲有支耗此數復續有所短前十年以穀貴令行平糶按戶分等計口授糶儲數多者糶至十四五日少者二三日通兩數置算均平齊一僅八九日數不及旬豈可言備糶訖復科義戶派輸莊米莊米乃民

間自置之義倉府無倉儲義戶意爲之制劃莊施糶故謂之莊米義倉旣置莊米法當併入其中重疊科徵自所不顧貧民仰給義戶多益求多莊米舊法非大飢饉不行其程度則以新穀告登爲斷有一二月之糶猶苦地分力不能久亦必衍至旬日較義倉爲恢擴倉置而儲數不能如莊米所輸之數糶給之日減損過半情亦有所不愜兩怨相交積成殺釁小則聚衆掠食大則脅迫官司累歲天無大災人禍繁興弊俱由此義倉制由官定以莊米先爲之梗變仁恤之美義爲爭鬭劫奪其民豈可言政朱子上崇安縣社倉事目所儲開糶鄉米

數亦止三千一百石爲穀六千二百石於今全縣之數差多無幾開糶爲崇安五鄉之一餘四鄉俱未置備此倉勢亦成孤其行之而大順者彼時有官倉爲之捍蔽一鄉取給於義倉四鄉仰撥於官倉遇歉尙可各得大數之支撥自不至爭奪相尋今倉儲數旣寡闕申勸亦決不能增倍於前義戶又各挾憤相尤情多離逷事非改革勸復難施權理勢所宜惟有置復官倉官倉積多莊米以次停絕義戶之力可漸以紓民氣之和可循以導義倉之不足然後可斟酌補苴官倉廢絕已久捐納之例非災賑不得復行宋時詔留上供錢或奏給封樁

等錢今困於軍需未遑旁及五六萬石穀值以中數約之須錢六七萬貫縣職力微何由承應須撫部以縣征銀兩解耗餘羨之數給半爲此貲寧甚有濟當謀勿替羨數之半歲止七百千易穀爲五百石得義倉十二之一必百年方盈七萬可復五萬之舊百年爲期久遠成就雖知然效有後先始必自近十年積五千城隅莊米數已充然具足五十年積二萬五千萬全小南江南金舟諸鄉可一例推徧百年分爲十程以十年而進一程則亦非河清之俟也羅景明記民天堂云環縣有倉倉實以穀獨預備倉至六萬斛民天堂建置於前明宏治

四年當時儲數因累至七八萬雍正乾隆兩朝節次補益亦六萬五千四百以上以災賑支撥一萬五千八百有奇定額爲五萬一縣之大貧民之衆不足此數萬無苟完之理六年三年之蓄古人俱視爲不足俱以爲急今不敢抗言上制求一二月之備猶委曲繁重如此可不謂難之至乎善人爲邦貴在相繼嗣後有不便所儲創爲節減更改移抵之說者必當據乾隆定額及前明舊記爭之族居租食於斯者愼勿視同河漢也

學算次第說具華氏蘅芳筆談可循其目取本書一一尋究

論莊米

莊米之法出自古之勸分杜氏春秋經傳僖二十年集解云勸分有無相濟相濟謂通有於無卽今所云賑濟也賑有三科賑給以所有給之不復取償賑貸或取息或不取息以時償還賑糶減價平糶三者視饑之大小按貧戶之上下爲之所施不同同謂之賑宋時賑糶取之常平倉賑給取之義倉賑貸樁留上供或乞封樁皆支用官米不足則勸分於民董煟救荒活民書云勸分者以富室儲積旣多勸之賑發以濟鄉里近來州縣乃有不問有無只以戶等高下科定數目俾出備賑糶斗是吏乘爲奸至有入戶名係上等家實貧窘至鬻田糴米以應期限而豪民得以計免者反乘中戶之急濟其奸利勸分以戶等高下科定數目出備賑糶卽今莊米按田畝多寡分派日數照減定價值出糶賑救之法不問有無任吏科配至中落之戶鬻田以應豪民反得以計免乘人之急射其奸利當時此法亦甚敝矣朱子變義倉之法爲社倉意欲令民自爲儲備臨事不復科派眞文忠以社倉所儲不足賑給復推勸分之法增設義廩事不相師用意實一今常平及官領之義倉俱廢民捐之義倉多者僅支旬日少者不能以日計補救之術舍勸分別無可施富民重惜其財貧民又不知義小有歉嗇輒羣聚相訌猝遇大荒禍將無極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國有法度禁令無備則不能盡行九年六年銖積不易一年之蓄上戶中戶皆可勉力爲之有田者按歲所入糴三而儲一積四年之久卽得一年之餘遇歉歲各以所儲益入所糴使穀數之多寡與平歲相等價值不至甚貴則奸巧者無由挾所有以爲重而貧戶與富戶俱得相安此卽古時常平之法言莊米之利弊者似當加之意也

遜齋文集卷五

遜齋文集卷六

錢塘吳承志撰
吳興劉承幹校

漢極大然不能飢渴說

強弱以地異亦以時易漢書西域傳載武帝詔曰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此地之說也匈奴傳載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曰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此時之說也地有瘠沃沃土民淫而不材瘠

土習勞苦故有強弱之別然瘠土以利爲命利所在不惜疲筋骨捐軀體以爭爭則樸散樸散亦漸趨於巧其流失卒與沃土同是以強不能久弱亦不可極聖王知其然不規度地宜不懲積時會一以政教爲先政立於有制強之氣在吾凝聚之中政不立人自爲強氣外洩不與體附焉得不弱也自漢以來強弱數十變大要不外是今官政不肅海外之國乘隙而內窺邊闠荒于嬉不習戰鬭以高城大池堅甲利器委敵遂蹈漢兵不能飢渴之譏者其後者則自強之行不知扶翼正氣去酖毒絀健羨以樸勤治事朝夕省儆爲僚吏先絕甘分少

同患共難枕兵寢甲爲士卒先欲藉時務之空談救貪情之實病託以富致強之說棄淫則忘善之箴客氣盛主氣益衰深恐不至耗絕不止揚子曰羊質而虎皮見豺而戰虎之所以異於羊者質也其炳蔚於外者皮也質不存皮爲虛設言強學者奈何視皮如虎乎

治土棍說

律家謂無賴爲土棍土棍之目不知何昉所在皆有之予家杭州浙之省會也官吏接跡冠蓋相望奸民無所容容則隨以法故其風視他郡稍歛兵燹以後吏尙寬狡焉之徒寖蘖其閒始則江阿五楊美人蔣門神諸無

賴爲之倡聚徒結衆橫虐百出有司苦之痛加懲創置阿五於死美人門神逮治有差其黨遂戢道路以安越數年乃有四天子出四天子者滿弁福壽曰旗營天子機匠顏大曰紅門天子李慶曰東園天子其一不知名曰錫箔天子東園故機坊凡園以內之無賴者李慶領之錫箔鋪以內錫箔天子領之旗營以內福壽領之紅門局以內顏大領之之四人各能號召百徒專制一隅怨則相搆好則相結剽掠劫殺恣所欲爲福壽嘗與怨家遇諸塗捽而腧之拉其骨剔其筋其人哀號求命令自刃其指一一盡截乃釋之其人迄不敢告顏大尤很

鬭數犯科爲有司所捕潛避入局局中皆其黨捕者莫之敢跡也逾時事解輒如故四凶自以爲有司莫可誰何有司亦緩捕兩相縱遂久迨今歲夏顏大毆長白英令幾死事發大吏督縣捕之急縣日益其差不數日顏大與其黨俱獲焉吳子曰噫天下安得有不可治之人哉以郭解之雄徒黨幾半天下有司執之繫以尺組卒莫能脫況區區一里中豪乎有司之不治也非不能治也不爲治耳夫古之人禁於未發防於未患故能安坐以聽不下堂而治今也無安坐之術而先爲安坐之形未發必不禁未患必不防至事不得已而後按之及其

按之則又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復寬其律而宥之而於是遂不可治嗚呼是特驅之使陷於罪安得期無刑哉子產之論治也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今也誠從子產之說勉而行之俟其少靖而後相濟以寬或者火烈之餘民望生畏諸徒黨猶可少死不然吾恐犯者既不足懲而未犯者又以爲官吏之法終莫可誰何其禍將又烈焉不得已始一一按之按之不得已而後痛加懲創并所謂首與從者舉草薙而禽獮之也嗟夫

駁團練先遠縣遠鄉議

團練章程各直省俱下州縣集議惟湖南俞撫部自立條法以省城府城近地兵勇衆多備禦已足置不復團團惟兵備所不及之遠鄉及兵額寡少無勇屯衞之遠縣給以舊式之洋鎗令其學習其言較州縣庸雜之議似有分辨實則依附時說改以從簡不知練法不可行用團與練本兩事團而不練所程止于守望相助稽察奸宄逐捕盜賊此卽保甲之本法省地府城近地兵勇衆多之處俱可通施不必遠鄉遠縣且其效甚微未無容張大其爲假以火器藥彈若練成鄉兵士勇使之靖內寇捍外患火器藥彈在所必需不獨舊式之廢鎗當

授以演放卽新式極利之鎗及新式之快礮亦應一一備具完足令其以時操演嫻熟實彈之法仰擊俯擊平擊之準度方可資以爲用鎗礮乃凶器團多爭忿鬬狠釁隙易生非鎮之以雄勁之兵臨之以嚴正之官豈能不階梗亂故團法可通施遠近練法必近爲主近鄉近縣練成一旅受州縣約束聽調遣然後可以次漸廣近不成遠又置之不練無苟且行試之理也今之事局最要者爲練將帥次則兵勇又次始爲民將帥不練兵額勇額之虛實與其兵其勇之強弱及其器之利鈍先茫然不知何由督兵勇使之成練兵勇不練民之良者惴

備焉無所恃以爲護惡者無所懾何由整齊合一使之同好惡樂公義而常趨於練是故團練者練勇練兵成效以後補苴虛闕増益美備之事也兵勇爲正練正練不能行於有額有餉有操程有軍法可按治之兵勇餘練養於紳民而敎於里黨勢隔情不相屬亦決不能行矣團練之利與害各直省具有前事可鑒髮捻之役湖南之練爲最得力其後以練資不繼而中散散而附於賊與自立爲土寇者亦甚多湘軍之功成於改練爲勇非成於團練也曾文正已有說矣廣西以紳士龍布政之勤於勸練迄困於物力之不足衆議之不齊一無所成吾浙及山東並重其事置有督辦大臣山東杜侍郎虛領其名而不治練民閒以意創說相約輸捐不納賦稅連梗至九府一直隸州吾浙内閣學士王履謙與撫部爭權據紹興甯波二府之釐課雜捐不聽總局移撥他州至省中餉竭無可爲備全境陷没於賊安徽不設大臣團寨任紳民自主以其衆屬大帥强者割局卡資給以爲羈縻練總苗沛霖所部最横立功亦最多竟以觖望而叛勞師征滅三省練法皆異於廣西均之以勉强成就而敗夫王履謙與杜侍郎俱位至通顯非鄉曲愚蠢不知國事之輕重緩急者可比苗沛霖雖起自齊

民亦曾誦習儒書隸在學籍厥後官至司道不可謂不知過於時所爲顛或昏謬或狂悖至於如此此以知團練之事較練兵練勇爲尤難紳董之無才無望與有才有望者俱不可倚以爲與貲之助也今兵力勇力之弱更甚於前時民之與局卡爲仇與泰西教士爲仇與鄉里富家大族思發難以洩其憤者所在比比皆是廣西之陸川安徽之渦陽及直隸之朝陽甘肅之河州四川之大足並其已驗團練授以火器藥彈使之成聚於遠鄉遠縣無兵無勇屯守之處正以助其勢而甚其謀可不慎歟火器雖止舊式洋鎗不能禦新式之鎗及猛力之礮然有此器已足擊傷兵勇兵勇不練力不勁所持之新鎗及所架之礮皆虛器易於資寇豈能以是爲勝算也團練之議本發於廣西黃撫部意在附和朝臣裁兵節餉之奏開新法易營制之門路時樞臣皆主張變法惡冗兵冗勇甚多是以力贊其成及新法議格冗者不能汰餉額先已裁減重於改復不能不仍申前議團練乃西法所謂三等寓兵不從征戰者其頭等二等寓兵出戰皆給餉即今額兵以外加募成軍之勇三等無餉給亦不從軍是在勇額以外與二等劃絕如何牽連附合倚此名爲裁汰冗額之地自陸川亂作廣西不能

與藉廣東之兵力勇力勦定黃撫部之不省軍旅貽誤爲國灼然者明無可爲諱矣今　朝廷亦詔下各直省綠兵練勇補其虛闕增益美備固當在正練成效以後俞撫部置省城府城兵勇之練法於不議專議遠鄉遠縣之團練是猶止知有團不知有兵勇也湖南曾匪充斥兵勇銳氣久盡非昔日之比猝有事變難恃以止遏與其如陸川之騷動兩省不如慎重團事而紓禍遠鄉遠縣之議應寢不行是爲議（今於京報中見俞撫部奏章與前條別異似已自知其說之不能成理改同他省此議兼論他省之失故仍存之）

河防議

海軍覆於日本內地之防亟亟矣江防有江蘇提督所部及安徽諸省會操之船可改併爲一控扼狼山福山港口固第一重門戶有長江提督所部舢板水師及屯戍江岸左右游擊之陸軍可合守鵝鼻嘴劉聞沙圌山關東生洲象山都天廟焦山諸險礮隄固第二第三第四重門戶循彭剛直所措舊迹補葺遺闕練成勁旅爲力尚易河防未有籌措及之者旅順威海之役　朝命北洋大臣移駐盧臺不果行今膠州海灣爲德國所據旅順折而入俄威海入英事勢益蹙天津增設袁按察所練一軍蘆臺及利津口俱空虛無備地形平衍散漫

循河而西南至歷城始有鵲山華山藥山距海已三百餘里又西南至東阿有魚山香山艾山去歷城復百餘里兩地畧可倚爲門戶礮隄未興築河內無舢板更無新式之船近海外諸國多製淺水礮船猝因游弋駛入腹地乘虛集吾要隘深可憂慮長河與大江界南北諸省非黑龍松花瀾潞河底諸江偏在一隅之比河失其險長江與京師亦隔絕不通先事之防豈宜延緩彭剛直請造吳淞小輪船疏云此時海上得一日平安正我海口得一日預備苟偷且夕之安不防轉盼之危爲禍非所知購鐵甲船造火輪路糜數千百萬鉅費終爲他人作嫁無把握多事端莫若節此款作海口防務之要需海口之防有備無虞內地始能從容謀富及強剛直此言施之今日尤切鐵路恃兵爲衛兵防未備鐵路無可恃且府庫財竭亦非興造鐵路之時船政局遠置于福州所造福安船隻速率視諸國之船相差甚遠不能出海與敵角戰專爲彼省守口何必糜通國之貲移此二者整治河防舍緩趨急舍輕趨重審度所宜無以易也軍制有長江成式可循雖創不爲難船式當斟酌中西運以己意必輕捷能刷沙能與礮力相稱方可爲式傳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前事之誤皆由恃陋剛

直已矣繼聞直而起者豈無其人來者可追愚是以復爲此議也

述楊雪漁語

庚午之歲天津約成議者咸以不戰而和爲曾文正咎友人楊雪漁語余曰此事關係安危大局豈可不愼泰西之俗以護教宗爲義相先往往聯合衆國爭搆不休禍之烈者至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不得以法兵依違觀釁卽視爲恫喝之虛聲余韙其言而未詳所據後數年得西書始知十字軍之役雪漁先我聞之故言之特切也上歲涞水民變復兆外訌當國者不深惟始禍之戒輒效鄉曲愚妄詆譏文正者之所爲毀棄天津成約余竊以爲憂旣而會黨四起延及南洋吾浙之平陽瑞安皆蠢動余急助縣撲滅撫部亦懼於燎原飛檄勁軍分定衢紹江楚閩廣各如約救平外兵不及而北洋竟卽糜爛乘輿播遷畿輔失陷荼毒之慘一如雪漁所云今款議雖成後事猝難收拾海岸要隘多付與敵人奉天吉林三省亦尙持虛約未有質言謀之不臧誤至於此良可痛哭然聯軍理無久競十字之役後六出卽屢衄無功所攻據之耶路撒冷亦終爲土有盛衰易候強弱異形修德行仁以俟天命而已土不足道法與英俄德美及日本之雄霸抑豈吾國所宜效尤畏天之威制節謹度斯爲善術後文正而起者必有其人毖後患而鑒前非度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書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問答語後

左氏春秋昭元年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于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蒙按下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爲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其說與此

傳互備合兩傳觀之趙孟下不爲民上不爲君惟容養安苟以自便其誤國甚矣劉定公斥之爲隸人醫和譽之爲良臣而皆以死爲斷死則政俗可轉易爲新不死日敝一日未有艾也今良臣充斥在位責以治事盡儕于隸人年雖未老耄亦及之災禍數興全不知改言者紛紛陳補苴微末之策無一人爲劉定公醫和之憂者生氣俱亡咎至無日良可懼也

書桓寬鹽鐵論本議篇後

漢武帝任用桑宏羊與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一轍安石引薦呂惠卿章惇蔡京蔡卞諸小人卒以覆宋宏羊禍不至此由位止大司農不領衆職也禮記大學篇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夫務財用者爲小人淺見者不能知其禍至於善者無如之何深識者亦不能盡知也是篇引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言之深切著明國於天地所藉以與立者賢否才否耳貪鄙之徒布滿朝列無事則媚君有寇則媚敵尙可以爲國哉漢文景二帝富庶之業敗壞於武帝宋以元祐太皇太后之賢不能救紹聖以後之禍長國家者可以是爲鑒矣

桑宏羊於武帝之世止售其術不敢行其奸以武帝英察也及昭帝即位遂自以爲國興大利有大功欲爲子孫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小人之不爲國計情狀可見矣神宗顧欲於此中求賢者豈非利令志昏哉

讀宋季三朝政要書後

宋季三朝政要瀘州太守劉整叛以城降北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炭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爲然追使者不及矣既而使者至復申前議文德遂許焉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文煥知被欺凡兩申制置司爲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於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自請赴援會疾卒榷場即今商埠凡邊郡與鄰國或羈縻部落接界之處皆所恆有三國志魏書梁習傳注引魏略云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

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乃使譯責延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互市之地必嚴兵爲衛兵力單弱不能控制不獨强鄰憑恃其眾逞其狡謀卽微末之部亦且乘閒抵瑕以相搖撼呂文德本武夫智出梁習下又貪嗜小利志爲之昏故墮劉整之計而不知唐書王佖傳佖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佖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亟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入爲寇王佖之誤唐與文德之誤宋一轍唐時兵力尚足以禦吐蕃此將僨敗彼將復振勝負相當是以危不及國宋兵久不競又無高出敵人之將盡力竭謀爲之匡救邊城失陷腹地遂以不支政要吉襄陽告急汪立信以書抵賈似道陳三策一謂內地何所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掉之後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落之勢者宋史

汪立信本傳云大元丞相伯顏入建康或以其策告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汪立信所陳亦止備豫之常策益兵單又不勁不能制敵舍此更無別術也明史稟外國傳佛郎機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卽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爲窺伺計已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呂宋今小呂宋佛郎機據海國圖志當爲大呂宋今西班牙小呂宋地廣狹不過宋之一郡兵數本不多恃陋不修備爲大呂宋所乘正蹈宋之覆轍今海外之國置商埠必置海軍兵船多者至數百少者亦百數內設學堂教之戰陳卽所以爲衛吾國海軍不振長江兵輪亦零散不成軍所資以內固者惟陸兵自遼東挫後議者咎兵究闕計餉需創爲以兵守不如以商守之說商既不能應敵兵又裁之使弱不復爲緩急之謀後來之憂不知何所止也

書職方外紀以西把尼亞後

以西把尼亞今作日斯巴尼亞一曰西班牙海國圖志

所謂大呂宋也明時其國兼有南北亞美利加亞州利加及亞西亞數州之地强大與今英吉利等紀云世稱天下萬國相連一處者中國爲冠分散于他域者以西把亞爲冠是爲歐羅巴洲第一雄國矣今屬部多離散自立隸屯轄者後復爲英吉利及法蘭西美利堅所攻取保守一隅夷爲弱小之國此以兵不能久競船與礮之力亦俱不可恃也自古至今强國皆不能及遠惟行仁義修政教保民而王者可以長存今英吉利雖繼日斯巴尼亞而興東據印度殘及緬甸拓地至我國雲南西藏邊境兵銳不挫亦因諸國本不習戰易于陵脅耳

遇强敵如美利堅即不能競況又有環伺其隙之敵國强于昔之美利堅者乎數十百年之後更爲今之日斯巴尼亞固勢所必至也吾國今亦爲英吉利法蘭西及俄羅斯與東洋之日本所弱疆土尙廣于前明畏天之威保乂而作新之此其時矣日斯巴尼亞之衰海國圖志引某氏萬國地理全圖集謂由于上下恃富而驕吾國幸貧甚可乘此掃除一切舊弊執政者顧屑屑焉惟貧乏之是患不以日斯巴尼亞之驕惰爲戒則非所以爲謀也書此以俟知保民之說者

校管子書後

二月二十日承志校管子畢爲識其後曰管子書八十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唐世有房喬尹知章注二本房注至宋已亡惟尹注行於世傳者又誤題爲房元齡注自晁公武所據已然辨見郡齋讀書志張嵲謂注甚淺陋今檢是注承譌演繹動輒抵牾誠如巨山所譏明劉績作補注頗有糾正惜校讐猶略朱養純刊花齋本并合二注爲一又刪去劉注十之三四而尹注閒亦割截不完讀者憾之近世所行稱趙用賢本爲善然趙序雖自言勘正脫誤逾三萬字其中得失實與花齋本大略相當且如明法解篇用私惠惠字花齋本不誤而趙本

誤爲意輕重甲篇夫牛馬之力無所因無所字花齋本不誤而趙本誤倒爲所無山權數篇民之無檀注通典引有檀廩也檀章延反七字花齋本作檀章延反廩也六字而趙本全脫準此數端可見趙氏校讐之功不無疏舛王懷祖讀書雜志引朱東光本視趙本爲精密但朱氏蒐討雖博於古訓尙有未閑其善處固特過宋本而其改所不必改之處亦時或不免孫淵如會采輯宋本暨各本異同與洪筠軒撰攷證若干卷其書蒙未之見宋本朱本今亦不易得惟就趙本與花齋本對校此魯彼衛貧難折衷鄙意以爲篇首標題既改從晁說是

刻本與各本不侔篇中疑字竟無妨參改今議改正之例有五一曰據善本校改如版法篇罰罪有過以懲之趙本花齋本並誤有爲宥宋本作有與後解合法法篇矜物之人無大士焉趙本花齋本並誤矜爲務宋本作矜與本文合此趙本花齋本誤而宋本宋本不誤當議改者一也一曰據古本校改如水地篇肺發爲口心發爲下竅各本肺發爲下脫口心發爲下五字於九竅之說不合五行大義引有五字九變篇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各本可畏也下衍不然則三字於九變之數不合通典太平御覽引無三字此今本誤而

古本不誤當議改者二也一曰據注文校改如宙合篇地化生無泮崖各本並誤泮爲法注文則作畔霸言篇夫上狹而下直各本並誤狹爲夾注文則作狹此正文誤而注文不誤當議改者三也一曰據本書校改如大匡篇曹孫可游于楚各本誤曹孫爲蒙孫戒篇孫宿之爲人也善言各本誤孫宿爲孫在而小匡篇自作曹孫宿小匡篇季友處魯衛開方處衛各本誤季友爲季勞衛開方爲徐開封而大匡篇自作季友公子開方此本篇誤而他篇不誤當議改者四也一曰據義校改如心術篇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

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分明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禮出乎義三句文有倒誤王伯申訂作禮出乎理理出乎義義因乎宜則與上文祇合無閒矣揆度篇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童山竭澤五句文亦舛亂俞先生平議移童山竭澤四字補於上文至于黃帝之王句下味者三句系於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句上其人字爲涉下句人君而衍則文從字順渙

然冰釋矣此雖無本可據足以塙知其誤要亦不得不正當議改者五也總此五例校讐之方大略盡之於他書所引與尹本或不同閒有他本不誤而尹本實誤者今既承用尹注不宜汨以他本若夫尹本不誤而他本或誤抑或他書所據本不誤而文有詳節此其所引本非盡是書原文亦當分別決擇毋使治絲而棼蒙以爲能倣孫刻晏子春秋之例作音義一書稽合異同羅列眾本誠爲至善否則亦應如畢校墨子謝校荀子之例於每條下略著所出以畀後人覆按又宙合侈靡等篇文既詰屈注亦紊誤不可卒讀非廣貲眾見討論尋究

末由得其端緒蒙檮昧寡識又寒儉無書可讐因檢閱一過妄滋臆說惟博雅君子擇焉

書王主事請開特科疏後

刑部王主事請開特科疏上於同治元年時天下人才萃於曾文正所部之湘軍所云欲求致遠不屑以科目進者指奮起行陣之士言也其後左文襄身兼將相彭剛直備兵江廣繫天下安危二十年不可謂所言之不驗惟文襄剛直俱薦自文正文正之成大功又倭文端胡文忠先後爲之贊助此效仍收於詞臣非竟出科目外也自文忠文正沒科舉之士漸以不振至文襄剛直沒軍功之士亦復不能振居今日而言人才於疇昔又不侔矣夫人才自古爲難舜有五人武王有九人所得之數止此其所以充然足於用者由相引相成也相引無所遺相成無所棄是以求得一二人卽求得數十百人矣今人才散於下不聚於上求之之方當以綱維所繫之一二人爲急特科議格不行行之亦未必遂有異於部臣疆臣之保薦蓋人才聚合必有總綱綱弛而目張勢不能也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舍學從我之說行人才不囿於舊習卽囿於新法倘何博求奇異之爲乎道光中海

上事起兩廣祁督部請定鄉會試三場策問五門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鈐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圖情形又將此特立五科廣求軍民所業今已見施行且視爲重要者制器通算與熟諳輿圖情形二門餘皆以尋常末說置之審度所宜洞知陰陽占候一門可刪博通史鑑精熟韜鈐二門不可刪也陰陽占候本五行家假助鬼神之術不適於用海軍所資以測驗之風雨寒暑等表卽制器通算者所爲已包在彼中矣韜鈐所以準形勢用技巧爲制器通算與熟諳輿圖情形二門之根本史鑑備載古今治亂興敗之迹又爲精熟韜鈐一門之根本故二者必當兼立士人之所以異於工匠與兵者才識智慮耳若言乎造作固不如工匠言乎爭便利占形勢又不若兵也二者廢則所謂制器通算熟諳輿圖情形者可並廢矣史鑑韜鈐今別有泰西書述其國之風土人情政事制度及行軍之方術攻守之機要宜綜合究其短長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己不知彼不可爲兵家知彼不知己亦不成儒家也宋人言心言性爲主張漢學者所訾羅忠節治湘軍獨以身心性命之言敎成忠義蓋作事由氣力氣力之充絀視乎其心心爲仕宦之習所陷氣力無可任然則

為大人者又當以立大體為主不徒備衆長而已矣

書軍機大臣議開經濟特科摺後

蓋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三者管子自為戰勝之器後世謀强國者咸祖述其說精材良工必厚其值倍其本國之貲廣其所招不為之限然後可盡天下之所有聚之吾國列成市肆以供取擇其效收於富雄之國易收於貧弱之國難故自古至今奮興崛起於一成一旅者皆不恃器而恃人人有數等豪傑亦有數等戰國時毅然以天下萬世為己任不為權宜一時之說所惑者惟孟子一人其出處以道以義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非高位重祿所能縻亦非三代以下之主所得而臣也其次則荀卿又其次則樂毅樂毅好兵學雜霸之術而行專近乎王自是管子以後偉異傑出之一人又其次則田單田單以卽墨復全齊成再造之功困於闒朝躹躹如畏然其忠節有足多又其次則魯仲連權奇倜儻責魏使卻秦軍有排患釋難解紛亂之才功成不居之美又其次則吳起吳起雖猜忍刻薄少恩然亦略知大體能服義從善對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與樂毅之見大略相同相楚悼王捐不急之官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後世秦卒以其術而興楚以反易其術而敗其識亦不在商鞅之下又其次則范雎范雎席已成之業為遠交近攻之謀其事易行不可與吳起樂毅田單並論其下則商鞅申不害蘇秦張儀韓非李斯蘇秦張儀皆無經世之才與救時之志惟揣摩捭闔抵人國之取為己取重其術假勢以猎縱勢無所憑術卽不傳蘇秦約六國為從從為秦散不容於趙復不容於燕張儀為秦連[illegible]橫成秦亦不復[illegible]用其人本俱傾險所在國危為天下戒商鞅用盜賊之法驅民戰鬬以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與禮樂詩書並為弱國之具導民長惡崇姦其流遂盡驅為盜賊秦患王誅之禍止及其身不延於國申不害以其術治韓韓不盡用變而為名實所施卑卑無足深道其言多狂蕩其毒流為韓非李斯韓非為孤憤五蠹諸篇而術不行李斯綜合三家佐秦一天下燔燒百家之書坑殺儒者塗黔首耳目自以為棄聖絕智變亂不生不踰時而姦賊內萌弒太子易儲位擅竊國權斬木揭竿之盜蠭然競起逐長吏於外金城千里良將勁卒盡為寇資身死趙高之手國移於漢天下號為無道秦亡不之惜任法滅理棄德作威之害至是如魑魅罔兩鑄象於鼎莫

不盡知故論荀卿以下之豪傑可用者至吳起范雎而止商鞅申不害蘇秦張儀韓非李斯皆斷斷不可用也今海外之國跨洲連島環伺吾疆邊圉沈溺於晏安不修戰備兵散地蹙財力殫匱樞臣補苴事後謀與天下更立新政議開經濟特科廣求通達之士其目兼采海外議院學堂工廠之法以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者爲程格物考工二者卽管子所謂來致天下之精材良工效遠不易收內政外交理財經武四者皆豪傑之選外交貴知變不植體於忠正易爲蘇秦張儀內政非盡去本根之弊自宮府至百執事皆變易所習不能爲理經武必先立自勝之志志不專壹氣失其帥無勝算可操理財以無游幸之食無虛濫冗雜之用爲本施之無節序亦易爲商鞅申不害韓非李斯故舉往事條其得喪別其材品高下爲八等俾當世自命爲人傑出而任軍國之事者鑒焉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如樂毅田單魯仲連已非孟子所推許又降而出吳起范雎之下幷非管子之所選名同而實殊絕謀戰勝者所不可不知也

雜說

道光二十二年海上事定明年癸卯鄉試順天題爲足食足兵二句中式第九名張君襄篇按時事立言講首云自古不講富強不能爲霸不通心性亦斷不能爲王不講富強不能爲霸卽今士大夫主張西法之說也不通心性不能爲王西書不具此語爲其學者習迹而忘意遂茫然不知所歸中比云逋負日多有課與無課同足之者不在重征而在薄賦土地日荒有田與無田同足之者不在開墾而在勸農又云疆場屢勝師以老而無功足之者不在窮兵而在休兵訓練未精師雖多而無用足之者不在增兵而在閱兵所言俱切中今弊逋負日多有課與無課同今釐捐之弊是也土地日荒有田與無田同今賑助之弊是也疆場屢勝師以老而無功今淮軍豫軍之弊是也訓練未精師雖多而無用今各省標軍防軍之弊皆是也主其事者知增商稅而不知省局卡塞漏巵知恤民災而不知察農事之宜修水旱之備知老弱之兵當汰而不知壯厲之氣堅久之力在養之使成知戰陳攻守之方當教之習熟而不知勤惰之所繫在主帥一身則號爲通達者轉不如佔畢之士所見爲眞矣後比云以有事而生事古來天下敗於多事以無事而忘事古來天下又敗於無事又云以弱

政處弱勢古來天下多敗於弱以强政處强勢古來天下又多敗於强此數語更道盡吾國及與吾爭勝諸國通共之弊以無事而忘事固必至於敗以有事而生事亦未必不同歸於敗以弱政處弱勢固不可以持久以强政處强勢亦豈能獨持之於久高談西學者又止據其端而不窮其委其見皆出張君下是人才之衰息并不能比迹曩時謂舉業廢而真實之士與六蝨五蠹之說行而經緯天地震鑠古今之奇人碩輔出誠不知厥道何由也方侍郎苞抗希堂稿有天下有道則見二句題篇作於康熙全盛之時起講云安危治亂之迹庸人

爲之動色而警心而君子弗問也獨有相窺於本原之地以決其可爲不可爲中比云其上有怵惕惟厲之心其下有深固不搖之氣則天時人事之相因者吾一出而旦暮可袪矣其言並明白顯透可爲不可爲決於本原之地不在警心動色於膚末之形旦暮轉移之功成於上之怵惕惟厲之心與下之深固不搖之氣不能反易常理以合時事學者知此義固當先求自立之腳根不可隨俗而靡矣

遜齋文集卷七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補晉書經籍志序

自倪闇公纂修明史創補南宋遼金元四代史志之說厲太鴻錢曉徵因之成遼經籍元藝文二志匯其事者遞相甄益於是東漢有錢晦之洪孟慈侯君謨三家之書魏蜀三國有君謨書梁陳二代有湯誼卿書後梁五代有顧秋碧書既各鳴一家矣家絅齋編修病晉書之闕而未具也復賡續爲之一日出其稾示余於都門余

讀之事覈而文備擇而能精裁而有要與曉徵書並傳無疑惟余抑有說者班書是篇緣掌故而作楚元王之詩賈子之春秋左氏傳訓故劉子駿之尚書五行傳說左傳注三統厤譜俱別具本傳或儒林傳及五行律厤諸志以私家撰著非官書也費高京氏之易慶氏之禮皆立學校置博士矣而祕府無其藏亦從闕錄附之類例其餘出入大率可知闇公所爲志稿乃雜用王元翰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之例晦之孟慈諸書自完一代其名本之劉子元史通其實出自宋生關東風俗傳墳籍志風俗傳稱書通考類書爲得云史學哉晉世晚出書

籍前有汲郡古文後有豫章所上之尚書經傳皆舊目所無條而次爲舍班法無可附麗竊謂宜倣歐陽公司天職方考例於今所輯當代諸儒著述之外別采晉中經簿義熙錄佚文參合隋志所載漢魏舊籍爲晉書藝文考與是編相輔而行庶幾掌故與考據兩家之郵通逵爲一而全紹衣所云根穡存佚推究異同者亦於此微存厓略編修力追古作能不河漢斯言乎常熟丁君秉衡會事纂輯與編修此書互有詳略異同齊軫並驅均堪不朽編修家世治學近復與名父同官藏山之業固當上方虎圍豈獨肩隨曉徵已也南歸輒書所見用

寄遠懷光緒二十一年夏六月吳承志序於平陽學舍

平陽縣志　皇言紀敘

志之爲書出自古史周禮春官小史職掌邦國之志鄭康成注云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外史職掌四方之志注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古王國及列侯之史通名爲志其別或爲書或爲春秋或爲乘與檮杌墨子稱百二十國寶書爲百國春秋所引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禮之大學篇引楚檮杌作楚書尚書所載唐虞典謨夏商及周三代誓命訓誥暨魯與秦兩誓

又通繫以書則亦俱有書與春秋之大名矣秦罷封建廢黜百家收天下之典籍於咸陽自京師左右內史以外不復置史官志與史於是判分差等班氏修漢史用尚書例稱書改史記之八書爲十志以志爲書之子目陳壽從班例撰魏蜀吳三書以國別不能成統更取續漢書郡國志例標益其名爲三國志又以志爲偏方霸記之總目於正名皆有區別常璩華陽國志卽依陳書立名公孫述及劉二牧諸志俱東觀漢記及晉書所謂載記巴漢蜀南中四志據揚雄蜀王本紀譙周三巴記及史漢（闕字凡八）戶之郡縣乃古國及後開置（闕字凡三）性大同

一志純爲郡記劉知幾史通條此裁出霸史與劉景之燉煌實錄並列郡書其先有徐整之豫章舊志韋昭之三吳郡國志史通皆不及焉志本古名漢晉之守令郎周之侯伯子男方四五百里之郡與方五六十里之縣於例均得有志其流出自史別編纂應略倣史裁燉煌實錄亦霸記徐吳二志及王逸之廣陵郡圖經圖稱之陳留風俗傳朱陽之九江壽春記書皆亡於宋世體例不可考宋祥符圖經雜綴門目幾入類書南渡後府州諸志沿其末失志體亦有傳有表多不標名標亦不備並列復不依本次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例爲最純首冠

以圖次表次誌次傳與班書近合誌卽班所改別之志避本名從說文作誌傳寫或亦混互爲志章學誠和州志續據史記故名改而爲書推勘益入密矣圖爲漢郡經所本有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古邦國之志亦各有圖班據當代圖籍創述地理以合周官不并圖創入實未完具其書本闕八表及天文志爲曹昭及馬續所續成是篇魯地下有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當考云云亦存其說而未定瑯邪郡長廣下代郡班氏下並引秦地圖意亦以圖爲推考古迹之資疑本例原有繪置於篇之作與日月五星行度圖同在所創未就而被收致天文全失其篇本圖亦遺佚此據舊經摹列適以補完非有歧異足爲裁合之定式平陽舊無志附於州之永嘉譜及永甯等編元大德十一年判官皮元始屬永嘉教論章嘉宋出自爲一書續後自明正統迄　國朝乾隆二十三年凡九修存本僅錢塘孫謙本籍進士張南英所纂之二十卷門分十二通標以志今悉從章例釐正和州志卷首於周所裁定以外別取外史職注書王命以授使者達於四方

之說創立崇名寰錄古今　詔誥恭編爲　皇言紀永清縣志續廣爲　恩澤紀登載　恩賜蠲運賑恤諸大典茲亦恪循其式恭冠兩編以耆海隅黎獻共維敷納之義存典謨之遺則爲志乘之蔚觀焉

平陽縣志輿地書敘

漢圖經不傳傳者惟三輔黃圖亦宋元人所輯原圖已亡分合之式不可得見太平御覽文部玉海地理門並引隋大業拾遺云豆威崔祖濬等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帝敕虞世基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首有山川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書分門類爲圖圖各冠於卷首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序云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鎭成四十卷每鎭皆圖在篇首冠於敘事之前李氏改從省約以鎭分幅山川郭邑合爲一圖公館不入繪古圖經之疆域圖當同元和志式城郭建置圖當同區宇志式陳耆卿嘉定赤城志有州境圖州羅城圖縣境圖縣治圖蓋即其遺景定建康志略有異同大例則一和州志分立營汛水利二圖與輿地建置爲四永清縣志併營汛入輿地建置兩圖水利仍立專圖以永定河遷徙不常復改爲水道永定

渠形非遜縣所有水利之要在順時宣蓄勤其修濬道無改異不必別圖赤城志亦立此門圖從省略疆域有準陘川渠支派隄塘閘壩所在有詳細注文條例自得該括惟敘次應在本卷之首赤城志置山水於吏役之後輿圖隔不相接建康志圖後爲表表後始爲志并疆域建置亦俱隔遠和州永清兩志並移圖於表後即以本志舊文附綴爲說於區宇志本卷之式近合於全書仍不相侔大業拾遺述其書類目有風俗樂史太平寰宇記次在戶口之下姓氏人物土產之上元和志列人戶貢賦無風俗及姓氏人物記首上書表敘及賈耽十道述病其太簡十道述條曰較李志尤略所據必此書河北道貝州武城縣下又引有其文證亦明確以此次推之本書第一卷當爲州郡地域冠以區宇總圖次即山川又次則郡國城隍各有分圖以下不復爲圖隋書經籍志有裴矩西域圖三卷唐志又有梁元帝職貢圖一卷所圖皆外國地形及其酋渠來貢者之狀在州部以外應次最末此書大例可曉圖在戶口諸類之前爲古經遺式經名次在圖下由此差定不能移易又以疆域建置非圖不明從三輔黃圖之例并改書名爲圖亦非古經兼綴圖名之意黃圖以推表宮觀陵廟明堂辟

廟郊時制度而作繪象爲主說止爲緯故得專立圖名圖經之作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以記載爲主圖爲其緯舍經名不能孤立山海經舊亦有圖郭璞傳讚所據止海外南經以下十三篇之物象圖五山經本圖時已亡佚史公大宛傳云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古圖書即謂西北二山閬及禹本紀書後贊引禹本紀文又敘入山海經綴列甚明班氏藝文志列此經於形法所見本圖幅尚存其篇數從經統標十三不如易類之神輸五篇圖一卷兵家之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圖四卷之例分列細目知古例惟成卷之圖稱圖不自爲卷散置記載各篇之首者名從本書不更題別宮宅地形諸書皆然圖經出自漢季兼標兩目已失主裁刪去經名更涉偏反和州志敘例云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重圖當精製圖不當併書名沒入若謂圖經名不專立以致文存零略而圖盡亡則黃圖專立圖名何以圖亦遺失又班書無圖陳澧地理志水道圖說即據所條川脈衍撰爲圖圖之亡者復可依志補繪是圖重書爲尤重且書目列田賦藝文藝文源出劉向七略別錄以志天祿石渠祕府之所典藏州縣無儲置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創立墳籍失其等倫私家著目應敘入本傳或以冠文徵不必更贅田賦出自史記平準與河渠同例賦法應書田段及土貢方物形狀亦俱在所可圖格於史裁不能爲備水利本河渠書有成式圖惟據漢經補苴所闕推求前史爲明天文志增列儀象推步諸圖之比宜應敘目永清志又易田賦爲六書六書謂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所該更廣水利與建置事俱相涉界劃亦不能分圖名通當爲書敘次自當據書以下皆首沿革建康志表亦然和州永清兩志復去沿革之名併入官師官制沿革班氏敘入百官公卿表郡國沿革別詳地理兩例不同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輔之爲秦內史文雖互見其屬塞國雍國及更爲渭南河上中地三郡俱專敘於志不兼入表仍有差別以州縣沿革敘錄當官師表敘錄亦不入合常據書官吏與人物雜次或在沿革中或繫郡下不可憑準王逸諸書傳說甚稀鄭氏詩譜有歐陽修補亡本列十五國風篇次用旁行斜上表式前敘建國始末詳及山川風土全用志例以是旁推諸籍無專門類例者或參錯不齊有專卷者必不先山川風土敘述牧守王象之輿地紀勝列官吏於古蹟下其式出隋州郡圖經尚存厓略官

師及選舉諸表歷退置田賦六書之後兩志又有政略以避人物傳立名依陳志蜀吳兩書傳及本書表例亦無庸別創今酌從後魏書表次傳前唐書志次表前之例移書附紀而約建置以下諸目通爲建制圖如所說用分率準望之法開方計里舊圖不能沿用光緒二十年巡撫廖部院頒有輿圖局本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圖中方位里徑並經實測營汛水道悉隸其中較彼志兩輿地圖尤密取冠篇首城徑占三分方格之一微嬴不具官廨壇廟別製城郭圖附於其後與書相儷備經式焉

錢竹卿先生夫婦殉節圖序

太史公作伯夷列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烏呼天道之不可知自古昔然矣仇牧荀息忠而死難而向魋陽貨之徒躬犯不韙卒以壽終是何說哉晏子賢者不殉節介管仲百里奚並身爲囚虜乃致霸顯至於朱厲附一放廢小臣耳捐棄頂踵如去塵垢何不倖若此也孔子小溝瀆之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若然見危授命貴在人臣若夫布衣韋帶之倫名不登於天府位不廁於有司依違順變苟且求生抑亦可矣而成公趙立槁於彭山王蠋自經於晝邑憬然慕義發憤爲之忠者不必盡然匹夫之子無所不勉斯亦事之不可解者余讀昭忠遺民等錄悲朱浚諸賢之志惜其不江次翁鄭康成若及覩明季書又有東湖樵者南都輿者其人惡滋甚焉夫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志士仁人殺身成仁以身沒而名存也至樵者輿者并其名與氏而亦亡之所謂名者安在哉近世粵賊之亂寰內死者不可數計自余所見與夫得之傳聞大抵薦紳先生居百之一其餘蓋布衣韋帶之士於史籍所傳適相互反竊唏歔欷悒久之錢庚伯明府痛其尊人竹卿先生暨唐太安人同罹此禍製爲圖以章其事圖首冠以馮宮贊所撰合傳具詳本末屬余序其端余與明府有同戚不能擇言輒述所疑如此太史公曰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悲夫如許由務光猶以不見於論列而行不顯伯夷叔齊得夫子而益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信不易易也明府不忍死其親是以希附青雲之士而施之後世篤雅君子尚其鑒而爲之辭

江陰保嬰局記

江南禹職方揚州之域古所稱二男五女者也其地故多女末俗相沿寖有賤女之習産者輒惡之而貧民尤

甚於是相率而溺焉俑之作也不知何時今則環境皆然蘇常諸郡雇保嬰義局察貧女之力不能育者存而恤之月有常給歲有加施寒則爲之衣疾則爲之藥制行而俗革全活者甚衆江陰岡常之屬地稍僻久不能舉同治閒金君吳瀾宰茲邑謀之鄉人士鄭常博經暨錫山余廣文治始權輿其事時前使者江夏彭公亦錫費倡導創議竊沙田以規久遠不果沈君緯田譚君泰來相繼程之局始就初局未有專所假於僧舍至　今上改元之五年乃卜蘇庵之廢址土木經紀之費醵集以濟仰於官者歲止賑助百緡至落成之明年乃廣爲四百緡並詳定於公義下撥放局章視蘇常一切相等董其事者吳廣文鳳韶楊明經丕顯章孝廉成義徐主政士佳徐中翰文鏞既又益以錢封公蔭生周茂才佑曾城以外別置沙州分所鄭茂才夢齡理之局成未有記請於余余曰是不可無說夫存孤養幼王政之大端文王施仁先鰥寡孤獨四者謂之窮民無告之民今呱呱者嬰出一生而入之九死其迫痛慘酷視四者何如月令之訓毋殺孩蟲毋胎夭毋麛卵鳥獸之屬猶惜其命牛有犢知舐之雀有雛知哺之曾以人也而獨不然准有孺子將入于井且皆兩其怵惕惻隱之心豈以屬

于其毛離于其裏者親叛其手而殺之絕不一動於中而阻於色耶其忍心害理毅然爲之而不顧者蓋實有所萬不得已也窮窶困於外而怨毒攻於內夫是以至於此極局之設也誠仁者當務之急矣孟子之言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之心盡人皆具充之則日新又新發爲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不能自已不充之則汨亡澌滅馴至於爲禽獸而止以不忍人之政使人人得自完其不忍人之心其所保全者甚大又匪獨區區一嬰女而已賈彪之行郡也不按盜賊首按母之殺子者曰盜賊人事之常有母子相殘違天悖理由此言溺女之害視盜賊爲甚局之興替關係乎鉅天下之事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始基已具其終事宜加詳焉蕩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余睹夫始之者之難不得不深有望於終之者之善爲繼也抑余尤有感者古者男耘女織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五畝之宅匹婦蠶之七十之老可以衣帛今田猶是古之田宅猶是古之宅而耕者織者至不能俯育其嬰古時鰥寡孤獨無父母妻子之養猶不至遽即於死今也明有父母之人竟瀕於死地而幾無生理何相懸若此古有五女不病其

多今有一二女輒形其困豈今之人心不古若抑豈蓄民之道有所未至歟耕者得毋失其爲耕織者得毋失其爲織有斯民之責者尙其進而籌之也

寶善堂記

善堂之法莫備於蘇州病與藥死與槥死於道路瘗而具楬焉環蘇城百里堂之設也無慮數十獨光福巡檢所轄百三十三圖建之又久獲旁邑之助始立豈不以其地表於縣尉長官置不措意里之父老又自以爲去縣較遠遂相率安於其陋而不爲邪平陽金舟鄉故蒲門巡檢所轄地也咸豐中有劇盜起焚倉所司官吏移

備是堡遂爲駐紮之所光緒四年秋縣大疫堡中居民道殣相望骴禁無所掌莫敢過問縣學生夏毓蘭學生夏作霖請於司爲棺斂之具時吳江衛君方勤職事劃己俸以倡踰年災癘漸息兩夏生將議寢衛君復罄所積括田八十八畝授夏毓蘭規久遠夏生乃即其家設倉置局倣蘇堂章程略具條約名之曰寶善堂歲貲其贏旁及惜字自經始以來推擴十年行之不疲所全無算今年春衛君秩滿被薦當遷去告其同官直學事訓導吳承志屬書之石承志曰君鄉馮中允桂芬之記一仁堂也左右揣測以所轄爲僻今君創斯堂於駐所爲平陽一鄉五十一都之先有功於是官也大矣抑君此舉覘光福有數難焉光福地大物博巡司歲入等於中下州縣蒲門僻在海濱所轄數十里悉磽确之區仰事俯畜經俸以外惟長官津逮均貼是賴難一也光福民情柔順達官貴人居其鄉者皆深自韜掩撙節退讓以明禮平陽尊卑義廢一矜之士岸然與官吏抗衡小有牴設輒持長短金舟鄉又協鎮右營屯地武夫悍卒時時相譁難二也光福與木瀆靈巖村鎮相接有力之家多宅其中蘇俗好義成人之美如將不及故彼中人所不能爲者旁邑之士能謀之平陽一鄉一義有無緩急

絕不相通不自爲政更無貲之力而助之計者難三也光福之堂成於富民徐氏罰鍰累萬數三分取一買山制產措之裕如平陽無富商大賈閒有科罰勢不能移歸尉治一絲一粟於己焉取盈難四也光福人多幹辦粤寇之難散在草閒猶或以堂租治堂事平陽事無巨細淹及十年委地殆盡書院義塾社倉一切經政頹廢墮壞廢爛不可收拾擇賢者能者任之聞其語矣未見其人難五也準此五者古之人且將囘惑顧望疑忌而自沮況於今之時哉君此舉誠可記夏生能始終贊成君志其義亦足多爰備書之以詒來者光緒十有四年

夏四月癸卯

晉吳故舍人立節都尉朱曼妻薛買地宅券攷證

（石縱清工部尺九寸三分寬五寸五分八行行十四字隸書自首行七字起至八行七字止橫裂一道光緒丁酉出浙江平陽縣南鄉鯨頭村石埣山下麓今不知歸誰氏）

晉咸康四年二月壬子朔四日乙卯
吳故舍人立節都尉晉陵丹徒朱曼
故妻薛從天買地從地買宅東極甲
乙南極丙丁卤極庚辛北極壬癸中
極戌己上極天下極泉直錢二百萬
即日交畢有誌薛地當詢天帝有誌

薛宅當詢土伯任知者東王公卤王
毋如天帝律令

右晉朱曼妻薛墓買地宅券文券石新出於平陽縣南鄉鯨頭村石埣下山麓上歲之末陳生錫琛搨以示余余時方病目藏之篋中今檢視文凡八行行十有四字末一行七字通百有五字各界以格字體參用篆隸閒雜古文陳生一一釋定惟西王下毋上一字仍其空闕戊字中加一畫疑不能明余細審闕格右畔上有半丨當是聖之殘形聖古體作𦔻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周師𩛥敦銘此聖字亦省王作耶故下半無殘畫

也聖母見漢武帝內傳爲道家尊崇西王母託之武帝告上元夫人之辭西王母神迹據漢書所紀實至哀帝時始顯此傳及漢武故事並移屬武帝武帝所祠所候諸神具於郊祀志無西王母二書皆影附張華博物志史補篇摭逸故事首尾兼用此傳其作俱在晉前聖號必漢末三國閒人所奉至晉乃盛行葛洪神仙傳有東陵聖母其神迹有青鳥青鳥從西王母之事衍出聖母之目知亦即由之衍出矣此券出自巫祝沿用俗名不足爲異東王公不稱聖者民閒無其詞道家亦不爲撰傳俗號所不及故不加綴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

同山海經作西王母與東皇公儷合洪适隸續漢騎氏二鏡銘亦然所具爲古名於此例有別太平廣記卷五十六引晉以後人所撰武帝內傳續篇從彼時俗號作西靈王母西下王毋上別加靈字則異而同矣聖字有內傳正文可據丁之闕畫當補作聖無疑戊字加一例爲增變與耶字有王五反古人作書有疏密相間之法疏者補密密者減疏固有增省二體說文鼎部解云古文以貝爲鼎籀文以鼎爲貝古文以貝爲鼎即省并從簡籀文以鼎爲貝則增并就繁也戊字增成戌形所以使適於密吳太僕說文古籀補戌篆下據楊本周頌敦

銘收成字其形加丨如成與此一例王氏昶金石萃編列瓦當文歲字多作嵗則又省戌如戊爲減密以適疏矣疏與密形無一定故增與省例不專一聖省而戊增兩例正互備極下王字亦有加丶華字據玉篇俾密切之音爲畢省文是又不獨兩字爲然也券文雖雜分體實皆本之漢魏吳篆體諸碑其遠者竟出自商周古銘並非隸變正文不盡可見偏旁猶存刻手粗疏閒有槧失舍字妻字及宅下當字詣字俱闕脫斷裂不完節字誤左个爲人叡字破夾爲爪兩晉字直字交字令字皆闕丨本文結構均不其然節字右个與吳天發神讖碑

等字上竹相類左形必無差異下卽加丶見交上卽字此丶亦不能移混於上叡字作𡕒郎說文本篆正體省二爲一猶古文示字省二爲一直字作道上體從𠂇爲十古文封比干墓銅盤銘亜字三十並如此作蕢敫高銘德字亦從之德今本復譌爲九當以此券參互訂正合校眾文戌與壬俱有所受可知陳生懸以待定書此以報之光緒辛丑清明日錢塘吳承志

余既補定此券闕字疑字陳生復以朱曼仕吳於史書無考卬求其佚余以所繫之銜推之朱曼蓋孫休太子𩅦之舍人朱夫人之戚屬朱據之孫朱熊或朱損之子

朱宣之弟也舍人爲更直太子宿衛之官屬太子少傅續漢書百官志太子官屬總目注云凡初卽位太子未立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舍人之職有時改直其官名亦以時改異屬太子少傅爲太子舍人不屬太子少傅則省稱舍人漢書侫幸傳董賢爲太子舍人哀帝卽位隨太子官爲郎二歲賢傳漏在殿下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此舍人董賢邪上其太子下綴省名明備以析此文止作舍人與傳後文同爲改屬少府時之官無疑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孫休永安五年秋七月戊子立子𩅦爲太子七年秋七月癸未休薨

孫皓元興元年十月封休太子𩅦爲豫章王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天紀四年三月皓降晉舉家西遷賜號爲歸命侯太子瑾拜中郎永安五年七月至元興十月建衡正月至天紀末俱有太子永安以前去晉咸康四年歲數差遠非曼年齒所及建衡以後業已失官準合二者除授似當在元興十月以後甘露寶鼎數年之閒而曼銜又署立節都尉都尉領兵不屬少府立節又爲別部之雜號見陸抗傳並非禁軍舍人改同郎官不得相兼吳制太子有部兵其官有都尉吳主五子傳孫登立爲皇太子以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

潭爲輔正陳表爲翼正都尉左輔右弼輔正據諸葛恪顧譚本傳及張昭傳並爲都尉名號鍾離牧傳又有太子輔義都尉皆可爲證左輔右弼輔正翼正四部他傳無所見或專爲太子登而設輔義有校尉見劉繇傳有中郎將見張溫傳校尉之除遠在漢建安末孫權爲驃騎將軍之時其部自別爲一軍中郎將雖除諸葛恪等拜四都尉以後而假以使蜀又部其衆董督豫章三郡時猶未隸東宮至赤烏中立太子和始移以入備太子屬部固有隨時調付者立節例得從同又諸葛恪等拜四都尉俱由中庶子轉授舍人兼領亦其倫比以此推

校曼入官必尚在元興以前霸初立爲太子之時其初除實太子舍人至霸廢乃改耳舍人職如羽林郎以良家子弟爲之其先更無別除兼領都尉則如晉書職官志所云奉朝請之行參軍舍人於諸舍人班制有異都尉主軍事罷直以後所部當移屬統領京屯諸督舍人虛領舊名本可不兼以改隸不得改官舍是無別資故仍帶故職也舍人視中庶子秩差三等中庶子轉都尉已是超除舍人兼之更爲殊特鍾離牧補都尉本官爲郎中於舍人差近牧以淸望曼無所著聞非勳舊子孫必姻戚之族霸母后爲朱據女見妃嬪傳朱據本傳云

二子熊損孫亮時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永安中卽立皇后朱氏三歲宣以后之長姪得襲封尚主其次必亦得官后族之貴盛者支庶多拜侍郎騎都尉曼齒少遣侍太子加領所部軍職與侍郎騎都尉事體相類曼爲后諸姪熊次子或損長子甚明傳不具宣弟文有詳畧猶全琮傳其子懌及兄子禕儀靜等官懌兄之名與弟名見於裴松之之注所引舊吳書者皆從略也宣爲將累遷至驃騎將軍其失官亦與曼同俱在吳亡以前傳下文云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孫皓時謂初卽位之

歲吳主五子傳云孫霸和同母弟霸爲魯王圖危太子太子以敗霸亦賜死二子基壹五鳳中封爲吳侯宛陵侯孫皓卽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俱徙會稽烏傷縣基壹於是歲以霸舊隙見黜宜必於是歲以據擁護太子之舊勞見擢之嗣主傳云元興元年八月以張布爲驃騎將軍十一月誅布驃騎初拜張布布誅宜卽屬宣宗室傳又云孫韶子楷爲京下督天璽元年徵爲宮下鎭驃騎將軍天璽時驃騎已改除宣必先已罷退其事傳亦從略妃嬪傳言孫休卒羣臣尊朱夫人爲皇太后孫皓卽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

三嗣主傳云皓逼殺景后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后以覃嫌被皓逼以死覃及仲弟俱見殺羣弟放逐宣爲后族事所必誅驃騎典握兵權地居逼近勢不能以據之舊德況皓猜疑則奪職當在是時并不及天璽矣曼官失在建衡以前亦坐黨覃之譴曼爲宣弟確無以易據籍爲吳郡吳縣此作晉陵丹徒與本傳不同者晉陵晉所置郡丹徒舊本屬吳嘉禾三年改爲武進其城僻在京口東南疑即三嗣主傳之吳少城曼失官後隨覃二少弟以居不復還吳故殊籍也丹徒故城至晉太興初已廢酈道元水經沔水篇注云丹徒縣者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晉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注之故城即吳武進晉復改爲丹徒移郡治之宋書州郡志云太康二年立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永嘉五年改爲晉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興初郡及丹徒悉治京口郗鑒復徙還丹徒太興初丹徒隨郡移徙即江水溢至城下之新城爲郗鑒城京口時所築在今丹徒鎮地故城差距至二百步北即江岸其小可知矣晉陵丹徒皆具晉名曼入晉必注籍於彼客居橫陽當在太興以後以避王敦蘇峻之亂而遠還抑或其子孫有官於斯者因而留寓不能質言要之丹徒本非曼之祖居無首邱之義可附自得任從所便永安五年至咸康四年歷歲七十有七曼時已篤老吳時勳貴舊起多在少年淩統拜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年止十五是爲最少曼官舍人都尉以統年例之加合上數爲九十有一較士燮增長一歲其卒又在後可謂壽考故妻既不返葬曼墓度亦必在此縣志乘寓賢固當增入陳生刻意求佚余所蒐佚文惟此重錄爲篇以補前遺續志無別舍人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樊噲傳寬袁盎田叔諸傳所云齊相舍人沛公舍人將軍舍人皆親近左右之通稱非官號不能入銜晉以後續置之舍人吳時所未有考實此官曼事已著本根所佚俱校末云清明後三日錢唐吳承志

九章考

劉徽九章算術序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按周禮地官保氏職六曰九數鄭元注曰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先後鄭所據本有十二

篇旁要第九重差十夕桀十一句股十二先鄭析旁要以上爲古目其下爲今術後鄭疑不能定合而繫之賈公彥疏引馬融注省句股餘目盡同魏時傳本闕旁要重差夕桀三篇以句股居第九於先後鄭及馬說俱歧互不合故序云校其目或與古異均輸篇中有載太倉粟輸上林之文上林武帝苑名非古所有并非漢初所有必術家遞相衍綴故又云所論者多近語張蒼耿壽昌因舊文遺殘各稱刪補也檢漢書藝文志張蒼十六篇入陰陽家不在數術書中厤譜類有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月行度二卷阮氏元疇人傳論據續書

律厤志證爲耿壽昌作以月行之目推之是專言天度三書均非此籍謂是書蓋出許商算術二十六卷中也許與杜忠俱成帝時人書亦同時並出爲尹咸所錄其次在杜術十六卷之前所綴必漢初以來傳習舊術張蒼首定章程耿壽昌領均輸治漕渠當各有計算之法以授採曹許述其問目推以己意勒爲成書故志標撰人姓名則爲許商序原其所自出則曰蒼等耳志文刪劉向父子七略別錄本有詳略春秋家列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孔穎達左傳集解序正義引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

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志不具曾申吳起起子期荀卿又不人抄撮皆刪削以歸省約此亦其例魏時許書已殘闕錄略尚完序據以爲說是以源流獨詳廣韻二十九換算字注云九章術漢許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並善之許杜俱同志說王粲作算術見三國志本傳陳熾當作陸績傳言其該覽算數二家書皆不傳杜書亦早亡隋書經籍志有九章術義序一卷廣韻之說疑俱出於彼也九章立名始於東漢後書鄭元傳云通九章算術鄭時已有此目詩大雅召旻箋米之率糲

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正義曰其術在九章今粟米篇有糲米三十粺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之文與十九八七率數正合知鄭所見卽此本其篇目止於十二志作二十六卷者問目有張耿二家篇各爲卷又圖在後故十二爲二十四加圖各一則二十六矣禮記少儀篇正義引周禮注誤以今有云云爲先鄭語又混重差於差分而刪去夕桀說爲漢九數去旁要以句股替之賈疏因通月三篇爲漢法王應麟漢志攷證據其說於許商算術下別出九章云不著錄遂致志與序序與注注與本傳俱不可通今釋之如此序下文又云周

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說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九章立四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者等爲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徵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九數有重差卽用後鄭注說句股與重差並在注所云今有篇中句股術定爲張耿所爲重差宜亦如之云者等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者就句股本法言之非謂張耿不曉重差也然則九章原書兼有旁要重差夕桀三篇通爲十二章徵固知之審矣旁要夕桀晉以後算書無言之者秦九韶數書九章望敵圓營術有夕桀法卽句股容圓術楊輝九章算法詳解稱句股旁要法算法通變本末云句股旁要今總爲一章詳觀法意實是兩端楊所云旁要是以己意分析句股中術名之秦書之夕桀度亦非古張氏文虎舒藝室隨筆疑重差夕桀古人本該以旁要失未考詳解之旁要實古之句股正術也孔氏廣森禮學卮言謂旁要卽西人三角法是非亦無以定之周髀算經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方田句股二目必古九數所有旁要重差夕桀與差分少廣方程贏不足名義

一例七目宜各居其一粟米商功均輸三目或用其術者所增後鄭從馬不取鄭舊說疑以此故先張氏之見爲孔賈所囿耳夏侯陽算經序云黃帝定三數爲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九章卽九數避上數字變文言章宋本筭術題作黃帝九章襲夏侯說而爲鮑澣之序已辯正

祖沖之千里船制度考

南齊書文學傳祖沖之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上文云沖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千里船當亦如之其造法不傳李氏善蘭序泰西胡威立重學云重學分二科靜重學之器凡七桿也輪軸也齒輪也滑車也斜面也螺旋也劈也其理維二輪軸齒輪滑車皆桿理也螺旋劈皆斜面理也動重學之率凡三曰力曰質曰速力同則質小者速大質大者速小質同則力小者速小力大者速大靜重學者所推者力相定或二力方向同定于一線或二力方向異定于一點動重學所推者力生速凡物不能自動力加之而動若動後不復加力則以平速動若動後恆加力則以漸加速動其理之最要者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靜動二學之所共者也沖之巧

製大約不出乎此機之運以二體相切相摩牽引成動引力有大小不得其率不能成運也不得其器亦必不能成機也今長江爲火輪船所行速率較千里船大至六七倍其製用火與水發氣有長加力前二十年改造水輪船成而不能行原其失由力質速三率推較未準不及冲之之精密也又易火爲水止有本力而無生力之氣速小易消盡冲之船名千里實行僅百餘里亦以此故若參用水雷船製法以壓緊之空氣或炭氣行之速率當與火輪船等矣

遜齋文集卷七

遜齋文集卷八

錢塘吳承志籑

吳興劉承幹校

讀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攷證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評注引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其別枝封小國曰且蘭王曰汜復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汜復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于羅屬大秦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

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蒙按博物志水篇云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解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其山廣袤八百里高萬仞魏略之說因當時言崑崙者誤據禹本紀去嵩高五萬里之文移其山於大秦取山海經河水赤水黑水及河水所入之積石山與流沙外之大夏月支諸國并近大夏之白玉山居玉山之西王母合而附之實則張騫未嘗至大秦大秦亦無河水赤水黑水所出之崑崙及西王母所居之玉山其西并無大夏月氏諸國也張騫行迹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止安息在大月氏大夏西爲後遣之副使所通詳具史記大宛漢書西域兩傳大宛傳云張騫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去漢可萬里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由張騫所言止河源出于窴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復出爲中國河不及崑崙山海經北山

經云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原泑澤即鹽澤崑崙爲澤水下流所出之山自是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塞外之崑崙今西甯玉樹土司東南河水所源之噶達蘇七老山其餘山曰巴顏喀喇綿亘甚廣東南爲鴉龍江所源西北爲金沙江所源西南爲潞江及瀾滄江所源瀾滄江漢時爲濮水金沙江爲青蛉水兩水通合爲一下流合勞水入海鴉龍江爲鮮水漢初合若水繩水至滇池瀦爲大澤自澤潛出蝮口爲漏江下流合橋水潭水鬱水入海青蛉水東漢延光中攻從東岸循山麓分一派合

繩水至唐以後正派始絕繩水以唐蒙開僰道通南中鑿山塹渠引合江水滇池之流改趨東北漏江之派遂微二水古時各自爲瀆即赤水黑水于寘崑崙乃武帝案古圖書所名與張騫說不純同古圖書爲禹本紀大宛傳贊引其文云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崑崙高二千五百里其虛當五千里於山海經海內西經所云方八百里高萬仞者大小廣狹絕異書益稷正義引鄭康成注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所受地記書即禹本紀其說以海內海外方萬五千里之地劃爲九區區各方五千里神州爲一區崑崙之墟亦爲一區瑤池爲崑崙區中最高之處自河源至此二千五百里故云其高二千五百里也于寘之山亦在其區中爲河水上源所出是以武帝案而名之然河水重源所發之崑崙禹本紀固不析出區外不得謂非崑崙武帝易大名爲小名自偏據其一失全書之義贊云惡睹本紀所謂崑崙河源之山不必遠求之鹽澤以上已甚明白博物志地理略引河圖括地象云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括地象增益禹本

紀方五千里之數爲方萬里漢後爲其學者因復歧說淮南墬形訓注河原出昆侖伏流地中方三千里水經河水篇注引作萬三千里萬三千里即依緯法推算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嶺山崑崙與積石並移之蔥嶺以上則積石非漢志所云金城郡河關西南羌中之山崑崙亦非武帝所名不知何山注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禹本紀與此同禹本紀九區通數止方萬五千里無五萬之數可言括地象增廣區數九區亦止方三萬里不能衍爲五萬禹本紀萬字必本作千傳寫譌失水經及張揖漢書解詁以爲據說者不能推其所在於是又舍于寘而求之大秦大秦今意大里國積石在其國所屬之且蘭記復直南其南爲大海是今那不勒斯部東南陡入海中之山山北有小河無大水河水在其國都所瀕之西海以西與積石隔海今羅馬城西止有薩爾的尼亞部所屬之薩爾的尼亞島及法蘭西國屬地之哥爾塞牙島駢列海中兩島俱不甚廣不及方八百里河水與赤水又皆無長川可以當之若羅馬西北出都靈部北山東麓流至摩德拿入亞德亞

海之河及出北山西北流入法蘭西國境之羅尼河雖勉強可指爲河水赤水而不與大秦隔海又亞德亞海在羅馬東卽自于羅至汜復所渡之海其水出此峽入地中海亦不得流注中國羅尼河入海遠在哥爾塞牙島西北與山海經大荒南經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海內經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之文又不可合河西有郎給德大山山縣亘數百里西爲日倫大河所源北爲羅亞爾河所源亦無修流沙大夏月氏故國本俱在漢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之閒張騫所至爲其後徙之國大宛傳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始居敦煌祈連閒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月氏國徙有明文可據大夏始末不具西域傳云大月氏西君大夏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塞王卽大夏王廣宏明集辯惑篇引荀濟論佛教表云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奔如荀說塞種謂塞上之種大夏與休循捐毒所居故地必皆近月氏後爲月氏所逐而西

徙敦煌古瓜州非卽大夏之地漢書律厤志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崙之陰取竹之解谷注引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大夏在崑崙虛東北管子封禪篇西伐大夏涉流沙小匡篇作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今本泰作秦依戴氏望校正說改正）泰夏卽大夏爲流沙西最東之國當在月氏東南於四郡爲武威地漢隴西郡有大夏志云秦置秦時大夏已徙都嬀水武威入月氏此大夏必其屬邑國亡歸於秦故仍名大夏其故境約略可見大夏月氏皆古名徙後仍蒙其號大秦以西不得更有大夏月氏海內西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此文今誤入東經據顧氏觀光武陵山人叢書說移正）流沙卽管子所云流沙今甘肅中衞縣長城外沙漠之地大夏月支亦卽周書王會解伊尹四方令正北空同大夏樓煩月氏之大夏月氏其地在海內並非絕遠魏略不考故實虛衍經文致與古說今圖全乖海水西有河水六字尤不成理河水必有所麗之地地名無傳說不可綴河水與赤水及白玉山何由綴列據此文其爲無根之談明矣海內西經河水又出海外海外謂上源所出之地在本經界外非謂大海屬繇穆天子傳重䍃氏章作濁繇濁屬字通今本經文作居繇誤豎沙及堅沙並無考穆天子傳有長湫注

云山名从崁省音崁下文長洸之山作長沙洸與沙形近易譌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父乙甗銘長作㝵㝵與豆形亦近疑此文本作㝵洸簡畫闕壞讀者誤爲豆沙後人因復借豎爲豆又僞豎爲堅長洸屬縣俱在文山西南文山即海內東經大江所出之汶山今四川松潘廳西北岷山以傳文曰程及其地山形水形推之長洸當爲今廳西春科正副土司地屬縣爲西藏刷宗城地兩地與岷山皆不隔沙四字當在下經崑崙虛東南句上其下當又有在字魏世傳本已脫誤屬縣有傳文可憑不在大夏月支之次無疑白玉山近大夏蓋隋志武威郡昌松之白山今甘肅古浪縣北武威縣東大山西王母在崑崙西所居玉山即穆天子傳羣玉之山章之羣玉山今玉樹四土司西大戈壁東勒斜爾烏藍達普蘇山兩山亦一東一西不可併混黑水在大夏月氏西南環屬縣東北貫長洸而南非四國西別有說詳之

讀海國圖志元代北方疆域考

魏氏源海國圖志元代北方疆域考上篇元太祖以阿羅思欽察阿速康里四部地封其長子朮赤其域西起歐羅巴北抵氷海東界金山額爾齊斯河北有欽察南包阿速東盡康里地兼四國而以阿羅思爲王庭故蒙

古源流言成吉思汗令其長子珠齊於俄羅斯地方即汗位（珠齊即朮赤二字之音轉）不言于欽察阿速等地即汗位也然則今日俄羅斯其即元後乎非元後乎曰阿羅思復興之時異域錄止言元末族姓內爭借兵于西洋式費耶忒國始平內亂不言元裔何往惟四洲志始言明宏治中有諸戈落部人起兵恢復俄羅斯盡逐蒙古奪回故疆則今之俄羅斯非元後明矣至元初征四國事雖始自太祖而實竟于太宗之世則朮赤之封亦當在太宗之世考其事皆散見本紀及速不台土圖哈麥里昔里等傳別詳于元史中國所謂寬定吉思海者據乾隆十三排輿圖塔爾巴哈巴之西有巴爾噶什泊又西千餘里有慈簧斯夸泊又西北九千餘里有額納噶泊泊中皆有烏惟額納噶泊最北可當寬定吉思海（見西域水道記）即漢書西域傳奄蔡國踰康居大宛境北臨大澤無涯者然尚非大北海也其太和嶺則烏拉嶺之別名乃蔥嶺之北榦康居即古康居今東哈薩克在太和嶺之東欽察則在太和嶺之西北而寬定吉思海一作騰吉斯海皆在太和嶺東北當爲康里境內非欽察境內史稱朮赤之封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地理志所謂西北月祖伯地即朮赤所封願

朮赤月祖伯封域雖大皆在金山以西其金山以東則海都篤哇昔里吉諸王分據至元亡以後阿羅思裔爾恢復故國日益强大并金山東北諸蒙古王封地而有之則迴非元初阿羅思之故疆矣曰元史征阿羅思欽察之軍往返皆由阿速則阿速在二國之南當爲今何地曰明史西域傳言阿速近天方及賽馬爾罕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卽西哈薩克之河南流入裏海者也又言沙哈魯部在阿速西海島中考今哈薩南西部有格騰里大澤澤中有大山卽裏海之島也欽察之寬定吉思海在太和嶺東北阿速之格騰里海在太和嶺西南

皆非大海而裏海東則征阿羅思兵往返必由之路又哈薩與阿速音近西哈薩克爲今布哈爾當卽元阿速無疑又土爾扈特游牧俄羅斯之厄濟爾河者在布哈爾四境亦倚山面川南流入裏海元時或在阿速境內歟至　欽定續文獻通考以阿速爲阿克蘇則無容喙焉

元代北方疆域考下篇元時北方疆域不但西有阿羅思欽察也乃并今日俄羅斯東北全境皆有之考世祖都燕後立嶺北行中書省統和林路總管府以轄漠北地蓋自金山杭海山興安嶺以北直抵北海之地皆隸焉而地理志于嶺北所轄疆域部落概不及其附見西北地名末者曰吉利吉思部昂可剌部烏斯部撼合納部謙州益蘭州等處而謙河受色楞格河之水貫諸部以入北海色楞格河源嶺南自西而東謙河源嶺北自東而西元史則以謙河爲正源吉利吉思者卽唐書黠戛斯國之音轉也南去大都萬有餘里（在和林正北故距燕京遠）相傳乃滿部（卽乃蠻）始居此其境長千有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大水曰阿浦東北有大水曰玉須皆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河北入於海又曰謙州以謙河得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

西南唐麓嶺之北烏斯部亦因水得名在吉利吉思東謙河之北昂可剌河亦以水得名謙河下游入海之地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卽唐史之骨利幹國也康熙間圖理琛使俄羅斯作異域錄曰色格河北瀦爲巨澤曰柏哈爾湖亦曰小海水自湖西北角流出曰昂噶剌河西北流百五十餘里受西南來之厄爾庫河又西北流二千九百餘里受東北來之伊里穆河又北數百里會西來之伊聶謝河轉東北流入北海伊聶謝去北海大洋一月程時夏至前後夜不甚暗日落夜深猶可奕

棋不數刻東方日出也源證以元史謙即昂可剌上游東北來之玉須即伊里穆河西南來之阿浦即伊聶謝河伊聶謝河以上爲吉利吉思地伊聶謝河以下爲昂可剌地伊里穆河以上爲烏斯地柏哈爾湖西岸爲謙州則知昂可剌河之名當在謙河會伊聶謝以後故以謙河綱紀諸部自異域錄稱水自柏哈爾湖後即名昂可剌河以下游之名被諸上游于是水道提綱泥之以出湖西北流百五十餘里之厄爾庫水即爲阿浦河則吉利吉思太近不應距大都萬餘里且其地更有何地位置謙州不合一史言元代疆域北至鐵勒天文志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晷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度夏至晷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長六尺七寸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鐵勒其吉利吉思之地北海則昂可剌河入海之地較若以昂可剌河即在柏哈湖下安能遠瀕北海距大都二萬五千里不合二謙州在唐麓嶺北唐麓嶺即今唐努山烏梁海地（唐一作曾）在和林西北金山東北故言謙河西南一統志引朔漠圖曰自和林北行三千里名昂吉爾海子自此又行五百餘里至謙州及吉利吉思若謙河止于柏哈爾湖則距唐麓山北之謙州尙遠安能以水得名不合三土土哈傳至元二十年從皇孫晉王征海都戰於杭海嶺二十九年略地金山獲海都戶三千還至和林三十年春進兵取乞里吉思（即吉利吉思）師次欠河（即謙河）水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五部之眾而還（五部除益蘭州有烏斯）屯兵守之海都聞之引兵來爭敗之於欠河又劉好禮傳海都執好禮歸欠州脫走踰雪義嶺出鐵壁山開道南行數日至南海始遇戍兵得歸是謙州近海都金山封地故爲其所割據若僅在柏哈爾湖上游則距金山遠甚何得爲海都巢穴且距吉利吉思更遠何得交兵於欠河不合四史言吉利吉思爲乃滿茂居謙州地爲王罕故居者乃滿新庭在和林爲今賽音諾顏部地（元祕史太祖征乃蠻時其塔陽汗渡塔米爾河登納忽山以訾敵及敗後其子復由塔米爾河走阿勒合山故知和林即乃蠻庭帳矣）王罕新庭在土拉河爲今土謝圖汗地（元祕史成吉思汗初年于土拉河黑林與王罕結父子）皆與謙河隔嶺無涉惟其故居在嶺北者則數千里皆謙河所縈貫若謙河短狹止于柏哈爾湖安能亘兩大部游牧之舊帳不合五知此則知色稜格河入柏哈爾湖後復西北行數千里皆謙河之正幹謙河明而嶺北五部輿地綱領得矣至擬合納部則在諸部之東謙河源所從出樺皮爲帳白鹿負之

冬月亦乘木馬出獵其東界則爲朱爾克河別流入北海其南界則近黑龍江之使鹿部矣今俄羅斯東路不蓮馬乘鹿出入即其地矣其益蘭州則諸部東西適中之地至元十七年遣劉好禮爲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而以此爲治所修庫廪置傳舍招陶冶工匠鑄農器造舟楫地在楚庫河左右爲西北孔道故海都兵至即執劉好禮歸謙州以其當兵衝也此數部總隸于嶺北行中書省皆在北斡大山之北吉利吉思昂可剌烏斯在其正北與土拉河隔嶺撼合納在其東北與斡難河隔嶺謙州在西北與和林隔嶺益蘭

州在二嶺中斷通色楞格河之地世祖至元以後諸王海都出沒其間恃荒遠爲藪穴每敗遁輒不知所往至其屢次入寇一由謙河而至杭海是和林東必由之要道一由額爾齊河而至金山是和林西必由之要道（其金山以北地名略見牀兀爾傳成宗大德元年領征北諸軍踰金山攻海都軍于蹇哥忽河師還又大戰于阿雷河又玉哇失與戰于撒剌思河此皆額爾齊河所受之水及海都踰金山而南則屢戰皆于撒麥古山我軍踰金山北而追寇則皆駐軍于按台山此皆阿爾泰山南北今唐努山烏梁海以北之地）成宗大德十年海都及篤哇皆已死篤哇子款撤已降乃詔徙諸部降人於金山之陽我軍屯田於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扼其心腹於是海都蔑里二部餘眾相率來降北邊

始宥益海都封金山以北其分地西以額爾齊斯河與拔都大王分界東以謙河與嶺北中書省分界自世祖都燕以後嶺北周藩長莫及和林亦兵備較虛海都有割據漠北之志故率篤哇及蔑里等屢於金山杭海山兩路擁兵出沒恃其險遠我出彼遁我退彼出觀馬紹傳言漠北民避亂南者七十餘萬則其震蕩侵軼之勢可知雖以開國之初師武臣力然金山南北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故元經世大典地圖不著海都所封而地理志則妄稱阿力麻里爲海都行營之所又言阿力麻里在和林西北五千餘里是並不知阿力麻里爲海都行

營之所又言南故妄肊爲極北又肊爲海都分地又何譏焉又何難焉今則嶺北際海皆屬俄羅斯東藩四部以異域錄及四洲志考之則海都篤哇等初分金山以北地今俄羅斯之都莫斯部西界額爾齊斯河南界科布多者也謙州則今俄羅斯之科利弗部東界謙河北界吉利吉思南界烏梁海及和林者也其撼合納地則今俄羅斯之雅克薩部北界烏斯東界朱爾克河南界車臣汗蒙古及黑龍江索倫者也至俄羅斯何有極東北之甘査甲部更在撼合納之東北元史地里志未之及凡古史沿革亦皆未之及　李氏光廷守約篇叢書

劉郁西使記䟦云闢土之廣無過有元西北入鄂羅斯（即今俄羅斯）直至北海西南迤天方直至地中海非水有所隔用兵所無已時也書中所記直包我　朝輿圖之外今即其道里計之自和林起程（和林在今土謝圖汗西境元太祖云三河祖宗之基業今土拉河哈拉河鄂爾神河也蓋和林在三河之中）而烏爾雅蘇臺（元孫）而金山（崙海今名阿爾泰山）則由東而西自此行三百里則轉而南自渡羅克倫河（皆木葦）至伊犁之松樹頭嶺（鐵木兒嶺察）又由東而西自伊犁波河則轉而南自此迤察林河至西遼故都（大石林牙在察林河之西特穆爾圖泊之東）已出我卡倫外矣自此經特穆爾圖泊之北西北行過巴雅什布魯特境迤泊爲

塔剌斯今哈薩克中部地唐之怛邏斯突厥王庭也自此至塞蘭迤納林河（忽章河）又轉而南又西行乃至霍罕（持思干）郁行至此已無西路矣（霍罕西限鹹海又西限裏海故古人至此皆南行）自此南出鐵門過阿母河（暗木河）至雪山爲太元祖見長春迴軍處過雪山則阿富汗地（亦名愛烏罕）記中所稱馬蘭城納商城𡒊埽兒城爲阿富汗中境其記立兒城阿剌丁城木乃奚則阿富汗南境至克什米爾（乞石迷西）今則爲北印度耳報達國在北印度之西北直至波斯今包社地也迤六千里至天方今阿拉伯地也富浪一島今地中海之居伯羅島也迤海爲歐羅巴洲而爾時舟楫不通故即回軍至失羅子則今之俾路芝其餘兀林國乞里彎亦波斯阿拉伯屬邑並西南濱海之國盡於此矣印度之得元史無文此記亦無年月然自壬子至己未總在八年之中蓋彼爲禿兒花撒耶之兵文字不得而詳也觀書中有印度去中國最近語今印度距後藏尙二千里元兵能攻而不能守故旋得旋失耳要其兵力之強蓋古今所未有也今西圖大至西地俱有可考故詳記之

海國圖志有元代征西域考二篇敘史事較詳而以素丹爲西印度哈里發爲阿富汗木乃奚爲介鹹海

及裏海之開地形俱不合又富浪天方所在僅具於圖不著於篇失羅子兀林乞里彎并圖亦不具閱者茫然故以此篇易之

大荒西經炎火之山考

昆侖之邱今西甯玉樹土司巴顏喀喇山說具前課大秦國西河水赤水黑水正說篇炎火之山今甘肅肅州西嘉峪關山山東與州西南硫磺山夾洮賴河西跨關城踰火燒溝界玉門縣東赤金衛水北瀕沙漠南支包赤金水並洮賴河上流北岸博物志異產篇云酒泉延壽縣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晉延壽治所在酒泉郡西

其東有金山見太平寰宇記肅州玉門縣引十三州記金山今赤金峽火泉山在南即此山山與巴顏喀喇山隔柴達木烏蘭烏蘇布隆吉爾諸河河水首受札遜阿拉克布隆吉爾諸池合流而西瀦于達布遜池爲古弱水故曰其外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注云流沙在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言動火之事發疾經年故不輕近耳西海亦晉故郡領居延一縣其治在今州北長城外內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地沙

漠自旗東北斜亘西南至此山北麓所云山有石打之不已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亦即此山其說與博物志不同蓋彼時火已微息傳者摭拾舊聞各爲一談因差異耳博物志上文云臨邛火井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盛轉熱盆蓋井上煮鹽得鹽入以家火即滅訖今不復燃火有衰王此山皆初尚吐燄如炬至元魏之季滅訖不復燃即臨邛火井之比續漢書郡國志注補引博物記曰延壽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簴注池爲溝其水有肥如煮肉洎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石漆即火泉元和郡縣志作石脂云水在肅州玉門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盛取用塗鴟夷酒囊及膏車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圍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明酒泉賴以獲濟唐世石火之說并失其傳惟此水火性尙存說者以爲異明一統志作石油云出肅州衞南山燃之極明肅州衞南山在玉門東嘉峪關內與延壽南北微有別實皆在此山大榦之中今赤金峽有石油德意志國人福克西行瑣錄謂之煤油是即博物記石漆之遺凡火山下俱有硫磺博物志下條云足彌山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黃數十

丈從廣五六十畝有取流黃晝視孔中上狀如煙而高數尺夜視皆如燈光明高尺餘火山之燄即硫磺之氣所爲硫磺孕多則火熾洩散則息通中外之山皆然此山東有硫磺之名西有火燒溝爲古炎火山無疑傳云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浣布是也即此山之類傳舍博物志之近證遠引他說由不知昆侖所在而失足彌山今新疆喀喇沙爾廳西北騰格里山山西跨庫車廳境東逾土魯番廳綿亘甚廣回疆通志云火燄山自喀喇和

卓歷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北一帶山皆赤色如火燄形其中產硇砂常有煙霧湧起至夕光燄若炬硇砂與石流黃古今所產不同而山實一水經河水篇注引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鐵恆充三十六國用宋史外國傳高昌國北庭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無雲霧至夕光燄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者著木蘗取之皮者即焦屈茨北庭北山俱即是山山與巴顏喀喇山隔大戈壁較嘉峪關山遠至倍數且亦不隔柴達木河知非此經所云

大壑之外少昊之國釋

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郭璞傳云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曰降望大壑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孺義未詳棄其琴瑟言其壑中有琴瑟也畢氏沅新校正云帝王世紀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見初學記是其義蒙按西次三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少昊之國謂長留山以西白帝所司之域非少昊之國都也淮南時則訓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

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昊所司之域甚廣地形圓如卵黃西極之西即東極之東經言謂少昊所司極西之境在地平以下與太昊所司極東之境接界故曰東海之外大壑也大壑即地平以下莽蕩無垠之處列子湯問篇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無底謂無所憑歸墟即歸虛謂在太虛之中歸納於大氣非據平面而言甚明顓頊司北方時則訓云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元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所司之域亦至地平以下與東西兩界連接故云于此棄其琴瑟甘山即西次四經崦嵫之山甘水即若水若與苷形近苷甘古通若即苷之誤甘水今英吉利屬部孟加拉西北之印度河水經河水篇注阿耨達山西有大水名曰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水甘故曰甘水新頭河即印度河上源曰薩拉楚河出西藏達克喇城東狠干喀巴布山西南流至古普爾境與北源出古格扎什魯木布則城東北僧格喀巴布山之新頭河或曰拉楚河者合亦曰新頭河入孟買部信地

國界曰信地河至路得分一支南入叩啇瀦爲大澤卽甘淵也一支至古支拉得科曼灣入海卽西經所云西流注于海者也印度在小西洋海濱今圖西踰海峽尙有歐羅巴阿非利加二洲又西踰大西洋海始入地平以下經云然者中山經末言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印度以西古時不通中國圖所遺闕以是爲極境也今亞墨利加洲古巴島卽在西印度之下古圖與此亦不甚差地圓之說見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漢世渾天家據以立術今日爲地球莊子天下篇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顧氏觀光談天

集證云地形橢圓其長半徑之中在北極下則燕之北也其短半徑之中在赤道下則越之南也燕北越南爲天下中央卽此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之義海內東經有流沙中外之國及昆侖山皆在少昊所司之域並當以此說通之

遜齋文集卷八

遯齋文集卷九

錢塘吳承志撰

吳興劉承幹校

蓮池居士中俄交界圖攷正

此圖爲貴陽黄編修國瑾所作與俄羅斯國全圖合刊以行編修之父彭年跋何氏秋濤朔方備乘云是書成於咸豐初元凡所紀述至道光季年而止俄羅斯雄長歐洲侵凌回部驅土耳其事變日亟卽我中華不失舊好而分界亦少異前規擬爲續編猶未遑及命子國瑾先繪成俄國全圖及中俄分界圖與是書相輔而行俾覽者有所考焉此圖詳於界地以見今昔分劃之異俄圖別詳其城邑山川以見所闢之廣占據之多名號沿別譯音改互之不同備乘北徼界碑條例喀倫形勢疆域城垣邑居山脈水道事蹟沿革異同諸考諸表續條可藉以推得其概惟所據俄圖爲法蘭西人安薩爾特摹繪綴列繁密而山脈連斷川迹離合差誤頗多黄氏雖參校胡文忠公所刊一統輿圖存疑未敢改正黑龍江上源之敖嫩河自外蒙古喀爾喀土謝圖汗部東北巴彥阿都爾噶流出喀倫東北過溫都河口合恩吉德河又東北逕尼布楚城南合尼布楚河折東至格爾必

齊額爾古納兩河口入界是爲邊地之第一要津備乘卷首二載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俄羅斯人在理藩院呈遞薩納特衙門文書內稱伊國東北邊界居人被災現造船輓運口糧必由東路尼布楚地方陰葛達河額爾袞河及黑龍江行走求勿攔阻等語陰葛達河卽恩吉德河額爾袞河卽額爾古納河黑龍江謂界碑以東自雅克薩城流至海口之大江俄於當時卽思由此川關涉內地東通大拉該海奉

上諭行文飭駁令黑龍江將軍督所部加意防守謀不得逞道光二十二年英吉利擾南洋得通商五口俄因乘便逐利於二十八年附合法與美利堅商船南至廣州上海求互市經江廣兩督駁回轉而謀侵占北方潛於陰葛達河上置鐵作廠造淺水兵輪咸豐三年髮捻內訌黑龍江及吉林兵先後調勦邊候不戒虛弱之形爲所偵見遂盜格爾必齊河界碑輦去毀滅而移文詰外興安嶺舊界并索東海濱地理藩院不知其生釁期以來春委勘次年五月徑以舟師闖入烏魯蘇木丹喀倫據海蘭泡尋又託言防英防法南踰吉林之松花江口東略至奇吉闊吞王祭酒東華續錄載是年六月已據將軍英隆奏俄羅斯船隻由黑龍江駛下烏蘇木

丹駐守雲騎尉巴圖善棄卡遐回十二月庚申據奕格奏俄羅斯船隻過境五年十一月庚申朔奉上諭前據景湻奏據勘分界委員禀報俄夷在闊吞屯地方住船蓋房以防備英吉利佛蘭西爲名並欲自格爾畢齊河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止指爲伊國分界又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給該國黑龍江自失此險內地盡如衝路四通八達任彼所之後五年復突入烏蘇里江南略至圖們江口吉林之防亦不能固備乘卷首八載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丙大臣索額圖等奏言黑龍江最爲扼要未可輕忽視之由黑龍江而

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瀚江及烏拉甯古塔錫伯科爾沁索倫達呼爾諸處若向黑龍江口可達於海又恆滾牛滿等江及淨溪里江口俱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係我屬俄樂春奇勒爾畢喇兒等民人及赫眞費雅喀所居之地不盡取之終不獲安臣以爲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於俄羅斯索額圖所云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卽烏魯蘇木丹上游之江初議欲盡陰葛達以東諸河所源之地一一取歸既而所尼布楚屬俄雅克薩江是爲界首俄兵撤後當移

軍屯戍來岸築臺置礮中列戰艦以完吾守將軍薩布素先以勞遠爲戒初克此城卽棄如屣脫再爲俄據既定界約乃更謀內徙城齊齊哈爾以接吉林江外之事委之副都統不復措置實爲大謬今松花江口夷成孔道三姓以南以西諸城皆岌岌可虞索額圖所言烏拉甯古塔事形竟成大驗前車既覆後車斯戒續艮維諸水考敘錄及事蹟表例當如原書詳細綴列此圖敖嫩河下流顧合陰葛達河北泝尼布楚河入外興安嶺峽出爲俄來克麻河與黑龍江上流之失耳喀江中隔陸地中經線半度兩流絕不相應覽者欲考當時輸船駛

下之迹從何尋覓失耳喀江首線雖爲洋字錯斷而敖嫩河並無分線其下流又明與俄來克麻河連屬知非刊刻之失俄圖亦然失耳喀江線界更迤東數分由南直北而後曲東北別無洋字相雜爲本圖譌舛無疑備乘交界圖及俄羅斯初起時以下九圖並列此江自尼布楚入界逕雅克薩而東陰葛達與尼布楚暨俄來克麻三河雖俱從關而尼布楚城直北牙庫特東有朱爾克河卽俄來克麻河所入之來那江魏氏源海國圖志亞西亞洲全圖朱爾克河所納諸水均與黑龍江所受諸水隔山俄來克麻河自是別有所源不得與尼布楚

河台一北徼水道考朱爾克河作列訥江云一作裏那河一作朱爾克河源出柏海爾湖之北大山東北流逕米德里斯克鳴珊東巴多瑪布爾察雅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衞底穆河自東南來會又北流烏勒克瑪河自東南來會烏勒克瑪河即俄來克麻河裏那河即來那江烏勒克瑪河注云上源曰都日爾河出外興安嶺北千餘里外窩集中瀦爲巨泊西流合南來一小水又西北流有三水合流自南來會又西北逕冬古爾斯歸城南繞其西又西北流始曰烏勒克瑪河又西北流入列訥江此水源流長九百餘里又注衞底穆河云源出外興安嶺西北麓曰衞底穆色欽北流五百餘里折西流百餘里合郭拉河郭拉河源出巴爾古錫穆城東境大山瀦爲一泊周數十里北流六百餘里與衞底穆河合又西北流一千二百餘里至列訥城西南入列訥江異域錄云有一費提穆河自根特汗山之陰流出巴爾古西穆城之東繞過昂噶拉河源歸入朱爾克河即此衞底穆河也又諸湖類巴爾古錫穆城東南泊下云巴爾古錫穆城東南二百餘里有三小泊又東有一泊周數十里有一水自東北大山發源西南流四百里入此泊其北隔山即衞底穆河源及郭拉河源其南隔山即尼布楚河源也衞底穆河圖作斐提母河圖理琛氏異域錄作費提穆河譯音之異今作唯吉木河一作維是母河依錄說此河上線當聯至外興安嶺峽中巴固靜東南山麓臺統圖衞底穆河源在尼布楚河源北二百里重山中郭拉泊偏西南二百餘里衞底穆河北行略趨西無大曲折烏勒克麻河所納三小水源在衞底穆河源北八百餘里合流爲薩倫河都日爾泊在東小水之東去中小水源二百餘里下流入列訥江與衞底穆河相去二百數十里其地形與備乘說多合蓋即木備乘所據舊圖日本木村信卿坤輿方圖別據今圖列維是母河於薩倫河西源之西北縱距洋緯線一度偏二分北合郭拉河至拜喀爾山大幹東北折西繞山北約行洋度五始屈北入列訥江列訥作勒納江作河烏勒克瑪作鄂勒克瑪其河入勒納河處距維是母河七度五分於此圖爲近敖嫩河下流亦有失耳喀河之目線畫相接今印本亦中斷繆主事祐孫俄游彙編悉畢爾水道圖失耳喀河作什爾喀河首尾完具其唯吉木河東南又有聶爾楂河即尼布楚河自外興安嶺西南麓流出逕唯吉木河源東折東南入此河較木村圖更備以兩圖推合安氏所據底圖俄來克麻河上流一線必

本分三截南一截爲尼布楚河東南合敖嫩及陰葛達兩河東北接失耳喀江中一截爲斐提母河北出外興安嶺與拜開耳山峽口西接本河北一截爲俄來克麻之西河上源當接嶺麓而略偏東三線剔印有關改者不討根實以黑龍江見行商輪上駛至施特烈勤司克而止去尼布楚俄里尚九十有奇意爲源即在此敖嫩河別爲一川輒將尼布楚河首線聯合於斐提母河斐提母河中線聯合於俄來克麻河致外興安嶺與達烏爾山兩大障界限全失重岡疊巘之中開闢成渠渠之暢然通舟者轉爲絕港古迹不可問今迹不必言矣安氏本非地理專家爲圖以獻北洋大臣猶香港英公司爲圖以呈廣督皆尋常報問之支不能必爲精製英公司圖具在海國圖志分圖與總圖即枘鑿不一繙衍而失是所恆有黃氏世傳備乘講治朔方之事製此圖以廣續編俄之近徼遠邊夷險在所必習與繪者同入迷中略無所辯斯爲難解斐提母河上游爲采運釘窗石片者通歲所行俄人皆知其纏曲必不納作別河失耳喀江通舟亦遠在初據雅克薩時備乘卷首五載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己卯據將軍巴海等奏言過雅克薩有尼布楚等城羅刹倚水陸運糧增兵救援更難爲計尼布楚水運即取施特烈勤司克以上尼日里克留挈弗司喀耶江道卷首六又載二十三年七月辛巳據革職工部尙書世襲輕車都尉馬喇等奏遣打虎兒副頭目倍勒兒等偵探雅克薩城情形據生獲之費要多羅云雅克薩舊有船八艘吉禮過里等運糧前行被大兵擒獲故雅克薩無船大兵未來於野諾西納城內復造船二百艘名城派兵運糧不知兵數多寡并運往何處野諾西納城今噶勒齊納又在尼布楚西南一百餘里去今道鐵作廠之乞塔城止一百五十八里地形更明白可推俄於此江經營垂二百年敖嫩與陰葛達兩河之東達施特烈勤司克其國人抑豈尙有未知黃氏據新圖拋棄一切舊事因反以備乘所據之故圖爲可疑耳圖更數手雖精本不能無差美國江戴德地理志略亞西亞北半圖郎采俄國新圖雷那河上游縮至俄來克麻河而止斐提母河西合來那江正源以下絕無尾線雷那河即來那江裂截爲二斐提母河流合於來那懸麗而無所歸豈不甚異圖必求根無新可執安圖雖爲黃氏所祕尋究亦不甚深俄來克麻河東俄圖有台耳巴青河源出尼布楚北大嶺其東又有一河按之木村圖及青木恆三郎萬國海陸全圖台耳巴青河當即俄

來克麻正源之都門爾河東一河爲北徼水道考之希濃河安氏誤分俄來克麻東西兩河之下流爲二又離失其里度此圖誤删出來那江西摺歐庫斯克江所合之也尼實河上流西入之比斯克東水及迤西比雅江所源之哈屯河又改列阿爾泰山水暨額爾齊斯河比斯克東水據悉畢爾全圖及水道記爲阿巴堪河其源即出斯克之東不與哈屯河相達哈屯河徑合所據圖之斯克東南之色畢河自楚克楚特嶺峽流出當偏北行由河巴堪河南折西合此河爲比牙河遡斯克南別爲拾山北合一小水又西逕出西北合科布多北界外之阿爾泰山水折北逕巴漳耳東又由西北轉東北合拖米河出爲俄比大江阿爾泰山水西北流逕自蔑羅遡北即俄圖之巴漳耳南水額爾齊斯河舊有誤說嘉慶會典科布多圖已更正納林河口以下當依李氏兆洛皇統圖引北合沁達垓圖卡西之布魯爾河迤西北由比牙河所合之阿爾泰山水之南一度以外別作斜線爲俄圖之廷杜克江逕烏冰舒里賓南賽密坡拉廷斯克西至京緯線之北二十度中線之西四十二度爲塔洲斯江即木村圖之伊爾別旭河水道記作伊爾推什河舊皆額爾齊斯之轉與兩江至緯線二十一度始合此圖又誤以四水爲皆安氏所遺析出也尼賽河及色畢河并析出阿爾泰山水及廷杜克江行長哈屯河徑自峽口西分一支北出爲比斯克東水一支由比牙河南穿別魯哈山之陰而西合阿耳太山水又西五度與額爾齊斯河流接額爾齊斯河徑復減之使短用齊氏召南水道提綱額勒濟思河匯爲轟河圖畧模又有一河自東北沙地流三百里來會之說截去納林河口以上以成達噶推卡水（即沁達垓圖卡倫圖作欽達噶圖）爲其源用徐氏松西域水道記額爾齊斯河達俄羅斯國界過托穆斯科之說截去烏亦舒里賓以下以阿爾泰山水故渠爲其委皆不取備乘自立新義又巴淖爾東北河曲即可雷灣以其地商貨湊集相傳爲阿爾泰山衝要之區更移之額爾齊斯河以南與輝邁拉虎卡之阿耳太山相附於安氏所圖方位亦不復守色畢河線縮至別魯哈山西北東南渠徑似亦目爲虛贅準此數端黃氏於圖學實疏所得俄中地名山名水名皆零摭碎拾不能條貫其夸述新圖止借以排抑舊說掩己所推合之非非求歸真是然則失耳喀江及俄來克麻河兩線必當改正哈屯河額爾齊斯河及阿巴堪河源阿爾泰山水源暨俄來克麻河東一源亦當并改矣界約據至光緒

七年而止較清河王君錫祺中俄交界記所錄差低二年同治九年烏里雅蘇臺一約竟失漏喀什噶爾南界帕米爾已先洪氏鈞圖劃出界上客倫鄂博及噶珊俱本兩壹統圖刪闕頗多增入之山名地名亦多舛亂七年以後復有續約改劃非一界地標列名益繁瑣如所具方格字不能容帕議定後又有旅順之約圖們江口以西應自朝鮮界增繪海港至大連灣以東幅徑當展廣蒐集總署所纂正續約章會要及洪圖以後諸約諸圖更爲別圖失耳喀江約作什勒喀河東華續錄咸豐八年二月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欲請勘定分界特派奕山與該國使臣普提雅廷會議下有上年冬閒普提雅廷咨照軍機處清漢文及夷字各書稱分界地址自沙斌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等河止迤東地方人皆不知與安嶺並非直達東海不能分作兩國邊界應以黑龍江左岸爲俄羅斯邊界中國滿漢人等悉移右岸云云沙斌嶺卽烏里雅蘇臺唐努烏梁海界之沙彌奈嶺見北徼條例考雍正五年約條此圖作沙濱達巴哈阿爾管河卽額爾袞河什勒喀自謂舊界之黑龍江約章纂要載咸豐十年在京都議定云兩國東界定爲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卽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其南邊地方屬中國額爾古納河從中國名綴列什勒喀依俄照會兩文俱應編入續備乘與此圖相證故并釋焉

補釋哈屯河下流爲比牙河又爲喀吞河

哈屯河下流爲比牙河已說具書蓮池居士中俄交界圖後篇喀吞河爲哈屯河所納之西水其名似由哈屯而轉異實非一水悉畢爾水道記韋合爲說復與備乘相乖更爲詮釋於此記云悉畢爾之大水皆入北海惟

阿穆爾河東流其西發源於阿爾泰山者有二焉一卽山泉噴瀉聚成奔流曰喀吞河一由切烈慈湖軼出曰比牙河兩河會於畢斯克城同歸倭別河倭別卽阿被大河也畢斯克悉畢爾金圖作比亦司克卽中俄交界圖之比斯克喀吞河下有注云卽魏源所稱出大布里山者案此卽哈屯河何秋濤謂其入額爾齊斯河非也切烈慈湖下亦有注云一名阿爾泰湖以兩說推校哈屯河與阿爾泰河應自科布多之阿爾泰諾爾烏梁海二旗界分流直至比斯克始合然兩河會在烏里雅蘇臺唐努烏梁海佐領界地明見嘉慶會典圖說交界圖

雖繪其線於布果素克界長方圖以北而界西之地屬俄迤東仍隸佐領會處尙在界中知先時鎭守大臣圖上確經勘覈非有舛誤海國圖志國地總論大布里山亦謂是俄中之山所出之水繪具於亞細亞州內俄羅斯國圖遠在界外之沙拉哈爾海諸部游牧場北無從證其即爲哈屯額爾齊斯河源流考云哈屯河入俄羅斯界逕納生斯噶珊東又西北流納色畢河色畢河源出汗阿林東北又北流有察拉斯河出亨吉泊北山之北而西北流來會又北流折而東北逕沙拉哈爾海山麓全納生斯噶珊西北入於哈屯河哈屯河又西北流

逕蘇斯德必噶珊西蘇斯德必噶珊即畢斯克色畢河出哈屯河源東北餘山流至畢斯克城東南注於哈屯河下流之比牙河與全圖及水道圖之喀吞河形密合喀吞當爲此河非哈屯也喀吞因哈屯而轉異移以名色畢者色畢本畢之蒙語畢斯克變名爲比亦斯克色畢河亦從之變名爲比牙河牙與亦古聲衍後比牙之目移於喀吞喀吞之目乃又移於此致成相左耳喀吞爲哈屯往說可資以爲據比牙爲色畢木村圖亦可援以爲證圖於色畢標名鄂被鄂被即阿被古名賓爲阿比（見艾儒略職方外紀圖說地總敘注大言阿被一名阿比）阿比與比牙語有倒順

名無殊別比牙即比亞亦即比阿阿與亞與牙譯字但通作以爲發聲省資字於下則爲阿比以爲語助省資字於上則爲比牙矣異域錄敘阿比河云俄羅斯呼爲鄂布河其巴爾巴武人呼爲牙巴里河牙巴即牙之蒙言里即比之轉據此知兩字倒順由沙拉哈爾海人與巴爾巴武異呼巴爾巴武人先聲而後資沙拉哈爾海人先資而後聲俄各從其俗譯而兼用色畢河在沙拉哈爾海牧地其名自當如彼族所呼木村圖之鄂被本讀正是比牙色畢之名初變如此無疑也比牙爲喀吞其遞變亦在近歲安圖綴比雅江名於流合巴浡耳南

水之下（詳文如此譯字移綴拖米河首以就坐自交界圖即用拖米河爲比雅江其誤由轉易數手也比雅江下又綴庫斯乃自克洋文譯字移綴拖米河右復爲黑圖野於下則出自一下有亦誤由不知圖法之故其庫斯乃資克郎可出將黑圖點爲其所在之方位據依原文不能移就卷旨也比斯克本在比牙河北原文亦南移在稱北今其字豎列於兩交界圖倘橫列在北邦亦閒改綴比雅江字向移其次兩圖類此者甚多何稱不發綫茲復爲備注）及上源無所後別而止一線據江圖此線在中國界點以外與額爾齊斯河及其東大克穆河色楞格河諸線入界點以內者不同新會陳君兆桐萬國輿圖所據英書亞細亞洲圖亦然此河乃色畢並非哈屯木村圖兼其兩線亦西長而東短與魏氏所據舊英圖無異哈屯惟入其半截出其半陳圖作於主事游俄

之處所據英圖略差在前江圖作在前七年木村圖最近爲前三年合審諸圖俄人初時實止知色畢河源不知哈屯所出後得布果素克西地又往來阿爾泰諾爾唐努兩烏梁海習熟始知其上流較色畢長至近倍因以比牙之大名歸之而移其故小名於色畢遂有一由切烈慈湖軼出一即山泉噴瀉聚成奔流之說主事游彼傳播方新其詳尙不可得而聞取以校備乘名不純同據喀吞譯音定爲哈屯不能更據比牙譯音定爲色畢通其一讀不悟其兩改於是糾入迷誤無以詞解矣今據各圖推出可以瞭然阿爾泰泊東南諸喀倫皆初定烏梁海時所置在內地不與俄接西南界相錯一再勘立牌博析入於彼者亦止哈屯河上流之半阿爾泰河固全流如舊中俄約章會要載同治九年烏里雅蘇臺約布果素克作柏郭蘇克唐努山作塔奴額拉哈屯河作哈喇畢拉河其文云柏郭蘇克界牌於柏郭蘇克山嶺設立由界牌往東至塔斯客哩山嶺上設爲第二界牌自塔斯客哩往東北至珠盧淖爾由珠盧淖爾東南至哈爾喀山嶺設爲第三界牌自哈爾喀山嶺珠盧淖爾北岸至塔奴額拉南察布產設爲第四界牌從此順塔奴額拉山嶺西南迤莫多圖扎拉都綸烏爾圖查罕扎克喀圖西河再順他蘇爾亥山從沙克魯河往東北至庫色爾山設爲第五界牌至庫色爾山往西北至塔奴額拉山末處迤哈拉畢拉河靠該山角迤西初哩查河口設爲第六界牌自初哩查河往東北順薩陽山過瑪奴胡穆奴克霍額拉什三河由哈拉淖爾至索爾山設爲第七界牌自索爾山往東北至沙濱達巴哈附近設爲第八界牌界地自哈屯河上流布果素克東北迤至阿爾泰泊所源之唐努山南察布產即折而西不繞及東北唐努山西北邊末處以下復絕哈屯河循初哩查河岸西至薩陽山轉東北由哈拉淖爾北至索爾山再渡哈屯河至沙濱達巴哈哈屯河中間數百里亦尙隸唐努烏梁海悉畢爾全圖及水道圖繪阿爾泰泊誤入彼部界點以內與洪圖恰克圖界線劃出穀爾諾業湖相類喀吞河源又並不上溯哈屯此河更無端劃出並當更正喀吞河西圖有二水一在槎內什北甚短一近巴爾納郎安圖之巴淖耳南水此水線畫木村圖引長至額爾齊斯河東北界點以外其源宜即出色畢河源西舊欽達噶圖喀倫東北之阿爾泰山額爾齊斯河源流考蘇斯德必噶珊以西有汗阿林二水云皆出汗阿林山合而東北流逕博蘇噶珊南沙拉哈爾海北

又東北入於哈屯河哈屯河又東北遶博蘇噶珊東繞流其北又東北約二百餘里曰鄂布河有托穆河西流來會以地形準之博蘇噶珊近托穆河又爲比牙河繞其南北東三面必卽巴淖耳汗阿林水自卽此水惟流向西北考依舊圖作東北爲誤前說已具其略以未及申證不能盡明并附綴焉

布果素克至沙濱達巴哈界地山嶺等名補證

同治九年正月十三日烏里雅蘇臺大臣榮全咨送總理衙門建立所屬邊界牌博約記以西地柏郭蘇克至北地沙濱達巴哈順山嶺劃分俄國東南兩邊界址設牌博八座地形已說其補釋哈屯河篇錢觀察恂界約斠注謂約文逾莫多圖扎拉都綸烏爾圖查罕扎克喀圖四河當是經過此河所出之山口此處順山嶺作界無逾河之理說近符確又謂逾哈拉畢拉河例亦當然則以意齊同失其根據哈拉畢拉河在塔奴額拉山末處之西日是唐努烏梁海之哈屯河畢拉卽必拉爲河之通謂哈拉一作喀喇或作哈喇乃此河之源名會典圖說云哈屯河二源東曰喀喇河西曰噶老圖河北流合爲納爾噶河哈屯上源本名喀喇下流會噶老圖河易名納爾噶又過達爾欽圖河口再易爲哈屯而納爾

噶河東岸之他蘇爾亥山譯名作塔蘇爾海其上猶冠以哈喇哈屯河西岸之胡吉爾河亦名哈拉胡吉爾亨吉泊又名哈拉淖爾所瀦所流行之地復名喀喇庫里喀喇哈喇與哈拉俱蒙此河爲名是河名雖兩改方俗仍沿而不別哈喇河源出阿爾泰東支山西源較遠同治三年塔爾巴哈臺約文自沙濱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末處轉往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屯鄂拉卽往西行順大阿勒台山嶺至齋桑淖爾北面之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斠注於彼下云海留圖凡有兩河一南流一北流中間之山卽分水嶺界圖北流之喀屯河或卽山北之海留圖河界圖謂洪氏譯印之圖喀屯河卽哈屯河北流之海留圖河卽噶老圖河噶老與海留音近譯文因之從同噶老圖與喀喇兩河夾奎屯鄂拉並在薩留格木嶺西南河流循山麓而東北柏郭蘇克他蘇爾亥庫色爾塔奴額拉西邊末處諸山皆界在河東初哩查河北瑪奴胡穆奴克霍額拉什河西哈拉淖爾西北東北薩陽索爾諸山均隔在西自塔奴額拉末處至初哩查河口不能不渡此河如斠注說所過爲其源所出之山口界路當自柏郭蘇克折向西南踰科布多

西北境之薩留格木嶺奎屯鄂拉折西從阿爾泰山北幹至薩陽山方能成合而塔斯克哩山至初哩查河口五牌埔俱為虛設豈曰可通又哈屯河下游由索爾與沙賓達巴哈兩山支麓峽中流出自索爾至沙賓亦無不再過之理約以兩峽相連又界在附近處不至山幹文從省略斠注亦遺闕不復置論哈屯河實亘所界諸山之中必謂作界專取山嶺不涉河流河西薩陽索爾諸山及初哩查瑪奴胡穆奴克霍額拉什諸河并哈拉淖爾一一切須移於東岸而塔奴額拉末處邇北河畔倘有阿爾泰河橫截其間再從所源山口繞出左方復當

改向東南由察布產東折北踰唐努山中幹大嶺順格吉阿努阿穆哈諸河所源之鄂爾噶汗山接至彼麓察布產西南塔奴額拉至其西北末處諸山均可舍之不由河西諸山嶺諸河泊又為廢界不必遠移阿爾泰泊左右之地顧如齋桑淖爾四周重疊割棄於外更非事體此說直為不知山形連斷川脈短長而衍誤斠注卷末又有界線簡明說敘喀喇庫里南界云界線又折而南順葉哩庫里伊提庫里中閒山梁再南仍順分水嶺過哈喇塔蘇爾海山口再南至珠盧淖爾北岸一帶山嶺支約中曲處之線盡為直南亦所不解塔城原約固

止言南斠注於彼下則云洋文作西南南上自有闕字西南別具下文此字必本作東洋文以意增綴不必盡符中文闕誤抑豈應據以改此本約上文自賽留格穆斯克山嶺之柏郭蘇克山東北順薩留格穆斯克山嶺至塔奴額拉山嶺西末處再順薩楊斯克山嶺往北往東直至沙賓達巴哈界牌至塔奴額拉山嶺西末處句亦闕數字薩留格穆斯克即薩留格木正幹在烏里雅蘇臺西南界外柏郭蘇克為其東北支適中之山塔斯客哩哈爾喀倘在彼支之中所順薩留格木山嶺即此兩山塔奴額拉西末處在哈爾喀西北非直循東北所

能至此支底本必作至塔奴額拉山轉向西行順塔奴額拉山嶺轉北至西末處譯者誤脫約意分此界山嶺為四幹柏郭蘇克塔斯客哩哈爾喀與薩留格木為一幹察布產他蘇爾亥庫色爾與塔奴額拉為一幹索爾與薩陽為一幹沙賓達巴哈自為一幹故敘列綱領如此沙賓達巴哈為止界幹形不必敘三幹皆行界例言順以括眾支此支脫順塔奴額拉山嶺七字又不具轉向行迹亦復全乖斠注於此並不審勘以界首在西云唐努鄂拉為東西橫行之山中俄交界適當其西麓盡處故此約或云東北至塔奴額拉或云至塔奴鄂拉南

或云西北至塔奴額拉均指山脈盡處而言初非稍此山向東作界也以西易東與簡明說不異塔奴額拉山既是橫行界畫豈能禁之使不橫出交接之處自在西邊錯入可至中幹薩陽山在哈屯河西順山嶺作界應向西南直至阿爾泰山欽達噶圖諸喀倫北地不循舊迹橫越而東塔奴額拉西界已爲所侵占以下焉得不更有所窺下文云塔奴額拉南察布產設爲第四界牌從此順塔奴額拉山嶺西南逾莫多圖扎拉都綸烏爾圖查罕扎克喀圖四河再順他蘇爾亥山從沙克魯河往東北至庫色爾山察布產至沙克魯河明是順此幹橫行塔斯客哩哈爾喀及察布產三牌博何云非向東作界簡明說下文又云界線繞淖爾北岸轉東至察布齊山口折而南繞淖爾南岸折而西其肯狄克特庫里屬中國其匯成珠盧淖爾之水屬俄國條後復有按語云珠盧淖爾之東岸一帶山梁乃唐努鄂拉之西麓盡處淖爾西北尚有從察布產順行所經之塔奴額拉山嶺其西南支山猶有他蘇爾亥西北支山又有庫色爾再西北然後至其山盡處淖爾東岸一帶山梁與彼界絕殊目爲西麓之末更不知所據何文肯狄克特庫里從界圖錄入匯成珠盧淖爾之水復不能詳具其名肯

狄克特所在似亦尚未考實是以遠近離合分辯茫然葉哩庫里東逾哈屯河及河東之達爾欽圖河即哈喇塔蘇爾海山口知其地在伊提庫里東山之東不知其在哈喇塔蘇爾海山西河之西亦坐此故洋圖不可得見洪圖舊有藏本失去數幅此界適在闕中緜畫斜直莫能質言舊圖雖粗略不準密經緯山嶺支幹河泊躔絡要是秩敘合數圖互校差東差西差南北所失易見今取會典以下諸圖所標眾目詳覈異同依約後勘立牌傳記里數地形一一疏證其不備者兼采備乘名有歧別或長言或短省者通以譯讀參差錯列者排比而整之譌亂者正之疑互之迹庶可釋焉記云榮全於同治八年四月十一日在烏克克卡倫會議定兩國交界五月初四日科布多立界大臣俄國立界大臣公同酌議往原圖所繪之賽留格木地方爲烏科交接之處會同建立牌博議定後於五月二十七日順賽留格木山嶺同至柏郭蘇克壩上適中之地立第一牌博於北科城立牌博於南俄國立鄂博於西立畢烏城大臣同俄官向東北立界此壩並無樹木亦無大河地勢窪溼係科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東北邊末處即係烏屬唐努烏梁海西南邊境由此壩向東北行約八十里至塔

斯啟勒山於山頂同立第二座牌博此處並無樹木遍山泥淖山下有塔斯啟勒小河一道水向東南流山東南爲中原地山西北爲俄國地又向東北行約九十里至原圖所繪之珠盧淖爾東南岸約十數里哈爾噶小山上同立第三座牌博其東南爲中原地其西北接連珠盧淖爾爲俄國地又順珠盧淖爾北岸約二十餘里至唐努山南察布齊雅壩上同立第四座牌傅山北爲中原地山南接連珠盧淖爾爲俄國地此兩界間橫直並無樹木大河均係泥淖亂石沿唐努山南向西過莫多吐河扎勒都倫河烏爾吐河察罕扎克蘇吐河順哈

喇塔蘇爾海山至沙克魯河轉向東北約二百五十餘里至庫色爾壩係唐努烏梁海西方邊界同立第五座牌博壩上無樹巨石崩另其東爲中原地其西爲俄國地由此向西北約九十餘里至原圖所繪之唐努鄂拉達巴哈末處過哈喇河偏西山下楚拉察水流之處同立第六座牌博此地泥淖太大樹木無多迤東迤南爲中原地迤北爲俄國地（南北二字誤例當依上山南爲中原地山北爲俄國地例易正）由此向北向東順原圖所繪之薩彥山過瑪納胡河蒙納克河浩拉什河由喀喇淖爾至蘇爾大壩約共一百五十里同立第七座牌博此壩並無樹木泥淖其東南

爲中原地其西北爲俄國地由此向北向東約三百六十餘里崇山緜亘木石叢雜山脈連貫直至沙濱達巴哈堆立第八座牌博其東南爲中原地其西北爲俄國地此文與約字多不同斠注已詮出柏郭蘇克黃氏圖同塔城約作布果素克綴在博羅依棲噶卡之北汗達格圖卡西北汗達格圖一作漢達蓋圖去博羅依棲噶七十里東臨托爾和里克河南流入烏布薩泊見備乘北徼喀倫考卡北皆重山東界謨什克河西至博爾布爾噶蘇河見李氏壹統圖胡文忠圖卡西北迤一方格又十分之二綴唐努山山北少東約迤方格之十分之

六綴巴爾魯克嶺山東少南迤一方格又十之四綴庫爾格集嶺嶺東北迤一方格又十之七綴烏克魯克泊凡三（內外蒙古分圖作六）自西北斜至東南相距約占方格之十四泊北距克穆齊克河數亦如之西北過河源近一方格綴察布察爾嶺以字音準之巴爾魯克即柏郭蘇克庫爾格集即塔斯啟勒烏克魯克即珠盧察布察爾即察布齊雅柏郭斠注引界圖作博果即布果巴與布聲近因與博與柏俱近柏衍長爲柏郭布爲布果博從之爲博果爾亦衍助之字魯與蘇與素皆通讀庫爾即喀爾轉爲塔斯格與吝與啟集與勒與哩亦皆聲近而

轉烏克魯克從省可作烏魯譯異爲珠盧對注引界圖作朱甫魯朱甫即珠之衍語盧作魯與此圖正同察布察爾爾字亦可省察與產聲近齊雅又其轉異四文皆確鑿可以按合惟里數頗差多方位間亦反錯據記說巴爾魯克嶺與唐努山當互易唐努山在北巴爾魯克嶺在南也烏布薩泊當移東半方格有奇克穆齊克河源亦當移西半方格備乘色楞格河源流考云克穆齊克河出唐努山北麓其南隔山即烏布薩泊備乘所據舊圖泊北直克穆齊克河源今其源南直泊東之無名河是東西有差內外蒙古分圖別從會典圖引長克穆

齊克河上線南與泊西之布魯奢河源相直復失之過西亦不可憑校成準徑巴爾魯克嶺自應移近方格之東線庫爾格集嶺移近北線烏克魯克泊移近西南則里數入密矣庫爾格集嶺下有小河一道圖無此水下流不知伏入山麓抑出山匯入托爾和里克河及其東河哈爾噶小山即庫爾格集之支峰其名亦即由塔斯客哩而別異噶本作喀哈爾爲塔斯猶庫爾爲塔斯所省惟嘎字備乘征烏梁述略云納瑪琳藏布本和託輝人授扎薩克一等台吉牧塔斯郭勒克木克木齊克地塔斯郭勒即塔斯啟勒克木克木齊克即克穆齊克具

河又稱烏魯克赫穆或呼罕騰格里烏魯克即蒙烏魯泊爲名塔斯郭勒自即蒙塔斯啟勒山爲名罕騰亦哈特之轉別哈爾噶明即此山山北近克穆齊克珠盧淖爾所在實爲彼河所源唐努山中幹之南察布察爾似山南橫嶺去珠盧淖爾二十里者爲其首斜亘至克穆齊克河源西北巴什庫斯河源東南及東北者爲其尾圖所置列或不盡誤沿唐努山南向西即沿此嶺西行不言沿察布產嶺者嶺西南折向哈喇塔蘇爾海山處所倚有唐努斜餘不便別析故通從大名也巴什庫斯河東支水近察布察爾者有綽羅斯巴三河西二河圖

失其名分圖一作巴哈蘇爾魯克一仍闕四河當即莫多吐扎勒都倫烏爾吐察罕扎克蘇吐巴音近布又近查近布者或歧而爲圖爲吐近查者或轉爲扎莫多吐即綽羅巴扎勒都倫即巴哈蘇爾魯扎克蘇吐即巴什庫烏爾吐即無名河都倫即都拉爲蘇爾魯之轉省巴什爲扎克又疊爲查罕或爲察罕庫爲蘇又複出爲吐或爲喀與圖皆語增綽羅爲莫多哈爲勒俱通作斯字克字並省綴綽羅斯巴巴哈蘇爾魯克兩源圖在克穆齊克河北依界形四河又俱當移西分圖巴哈蘇爾魯克自在克穆齊克河源西北惟綽羅斯巴以縮短上線

而偏東適與之相直兩校可互正二源嶺界錯北以下始如約迤向西南巴什庫斯河源圖徑斜至博和錫克河源中有哈拉莽去巴什庫斯所源山爲方格二去博和錫克所源爲十之九分圖作哈拉莽那山莽下脫二字莽那卽莽奈奈與海與亥音俱相近莽爲塔猶唐爲塔哈拉莽那卽哈喇塔蘇爾海蘇爾其語衍會典圖哈拉莽那山東南支亘至布爾沓河源據同治八年科布多約云首起卽於布果素克達巴哈建立牌博一處次接於杜爾伯特達巴哈建立牌博一處杜爾伯特界在布爾沓與博和錫克兩河中間山東南支劃隸薩留格

木嶺幹此專據東北支而言博和錫克所源卽哈拉莽那支麓備乘額爾齊斯河源流考所謂自哈拉莽那山西流匯入達爾欽圖河者沙克魯卽博和錫克博讀如巴因又爲沙和爲魯猶布爲果錫克卽齊克亦卽斯克斯克齊克皆可省錫克亦可省沙下克字其閒語猶烏魯克作烏克魯克上克字亦取其相閒而增也博和錫克所源山東北迤方格一又十之六有庫克額爾古嶺在達爾欽圖河東南北距哈屯河約半方格卽庫色爾方格一又十之六里數去二百五十不遠克額爾語省爲色爾斟注云界圖有庫斜爾河必庫色爾山所出嶺

東北約二方格有庫克額爾吉河東北流入巴什庫斯河卽其河河源當從巴什庫斯移西此嶺東接茲亦橫山首在東尾亘至西達爾欽圖河標目圖與哈屯河互誤其河綫引至嶺北亦非嶺西北九十里尙有山下界地之形備乘北徼山脈考云科托郭爾嶺在汗阿林之西山脈與唐努山相接其東南爲哈道里河屬中國其西爲俄羅斯之鏗格爾圖拉科托郭爾嶺卽此圖哈屯河西之和托和爾嶺嶺東有烏賴河源出伊克達巴漢衣昂阿山南麓哈道里河在南爲哈集爾庫捫河卽洪閣之葉哩庫里河其下流入哈屯河在達爾欽圖河西

和托和爾嶺東北隔汗阿林之支山伊克達巴漢衣昂阿東南又隔哈屯河東之達爾欽圖河山脈得與唐努接者烏賴哈集爾兩河閒有扎爾滿河嶺東支必自此出由其河北岸迤近哈屯西岸故幹斷而大勢相連哈屯西岸既近此支東行之徑不得廣至一方格達爾欽圖於其折東北處流入亦不得斜至庫克額爾古嶺角會典圖衍長哈屯橫徑李圖因之繪支山於烏賴河北不繪及河南皆有差失當改從備乘所據舊圖達爾欽圖及哈屯斜綫並應移西半方格唐努鄂拉達巴哈末處卽哈屯東岸之支麓河西偏山卽和托和爾東支楚

拉察卽扎爾滿扎讀如査又如庫故又爲楚或爲初爾與拉與哩亦皆通作滿爲察猶薩爲察査又察之通讀字也水流之處約作河口以下文出此向北之形度之此界當在伊克達巴漢衣昂阿之直南薩彥山卽汗阿林薩彥亦察語汗音近彥又近散散轉則爲薩是薩與彥俱汗之通讀矣汗舊名本爲貪汗薩彥例同薩腸亦朗薩汗哈屯河東別有薩彥山爲貝克穆河源所出俄游日記水道記云郎塔奔們都爾罕阿林罕阿林卽汗阿林彼薩彥亦汗之衍異汗阿林圖作滿阿林綴在亨吉泊北伊克達巴漢衣昂阿綴在南兩山貫一幹北徼

山脈考云汗阿林在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層峰相接山脈向西北行其東麓有亨吉泊其西麓有色爾略斯喀拉泊是自科布多西北阿爾泰山首幹至入俄界通謂之汗阿林和托和爾嶺亦其支山瑪納胡河卽烏賴河蒙納克浩拉什二河爲其北之僧瑪爾達河及哈拉胡吉爾河烏與瑪與蒙與穆賴與爾與納與奴並一聲之轉烏讀如朱復如巴故又爲瑪瑪或讀加穆因又爲蒙賴音近柰柰爲那又爲訥是以賴亦爲納又爲奴爾讀復與賴同者爾喇通作喇賴亦通作也僧與達俱省胡與克皆其增

字哈拉爲浩拉浩齊由合而轉霍額又浩哈之別吉爾卽集爾音合爲什哈屯河東有扎略胡什河胡什亦卽胡集爾胡字本增衍故又省譯三河之北爲亨吉泊泊北卽汗阿林轉東之處以下山形斷續邐迤沿哈屯河岸而北圖自泊東至亨吉河下口爲方格二又十之三自亨吉河下口東北至烏粱海十佐領西南界哈屯河西少南山幹爲方格一又十之五自西南界山幹至西北界哈屯河流出境外之處爲方格三又十之五蘇爾山不具目名里徑亦差遠沙必鼐嶺別綴在阿爾泰河曲之東北阿穆哈河西去哈屯河曲逾方格一又十之

七其地在佐領所屬腹內非界所及沙濱達巴哈堆又自在西北哈屯河畔蘇爾至此堆俱係舊界兩牌博俄皆不立其西北地久已隸俄三百六十餘里之數益據俄里而言蘇爾以上至汗阿林之色爾喀斯喀拉泊亦久爲俄地亨吉泊與彼泊共界里數相同一百五十上又加有共字與上文約八十里約九十里約二百五十餘里例俱不同疑此數亦據俄里共謂中國共之非通約喀喇淖爾以上諸徑數也淖爾以下里徑已不止一百五十通上數差彌更多又記標都數本無加別之例此喀喇上復同界首冠以由字上界并明白劃出共義

自別有所取淖爾以下里徑不止一百五十其數如此者淖爾爲大名兼小名之亨吉河言之塔城約轉往西南下云順此山直至齋桑淖爾北邊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轉往東南沿淖爾順喀喇額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爲界沿淖爾下科城約加邊字末列察奇勒莫斯鄂拉牌博處所五薩勒欽車庫黃圖衣塔木博勒濟爾卡西爲薩噶爾巴什嶺下之地特勒斯愛哩克近噶勒濟爾巴什卡即噶勒濟爾巴什噶勒濟爾諾轉爲特勒斯愛哩鄂里雅布拉克額哈雅爾巴斯河奇因克里什額阿哈爾巴什河亦即哈雅爾巴斯阿哈爾巴什哈雅爾倒爲哈爾雅因爲鄂里雅阿哈爾巴什一作納思克或作納林納林即阿林轉爲吉林因爲奇音察奇勒莫斯與鄂拉同名益鄂拉尾末之地在哈雅爾巴斯河下游瑪尼土噶圖勒卡西岸自鄂拉轉往東南即由阿哈爾巴什河東轉至哈雅爾巴斯河西（阿哈爾巴什河在齋桑淖爾東北察奇勒莫斯鄂拉由此轉東南其山亦在東北可知乾隆一統志庫爾喀喇烏蘇路塔爾巴噶台路圖有奇勒圖魯鄂拉在薩爾巴噶什達巴有即察奇勒莫斯首山約與薩噶爾巴什嶺合一云淖爾北邊與上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云淖爾北面一例皆約略之詞科約已將兩文一同刪出斟注又拾其說改衍作北岸殊疏）沿淖爾與沿淖爾邊實俱謂沿哈雅爾巴斯河岸（若沿淖爾東岸則仍同上界向西南行當先言沿淖爾後言轉往東南矣）河南流入喀

喇額爾齊斯河西距淖爾依西域水道記額爾齊斯河逕瑪呢圖噶圖勒罕卡倫北又西北流百三十餘里豬爲此泊之數差合爲里尙遠至百數約不言哈雅爾巴斯河於所標具之喀喇額爾齊斯河亦止言順不言逾是以淖爾之大名該所納諸河之小名此并所出之河通目爲淖爾亦然自亨吉河口至迤東北山幹逾一方格又十之五正合俄里一百五十之數下數可推蘇爾約作索爾當即鄂爾北徼山脈考云汗阿林亦曰鄂爾噶汗山鄂爾噶本是通名此與薩彥分析爲二猶塔斯郭勒與塔斯啟勒及塔斯客哩亦皆通名記與約又俱分析爲二也沙必鼐嶺自在阿穆哈河下流折東北處之西岸北徼山脈考作沙弼柰嶺云在克穆克穆齊克博穆山西南山之陽爲中國陰爲俄羅斯界克穆克穆齊克博穆山在塔爾噶克山西北當噶哈爾河入大克穆河處噶哈爾河圖作該哈圖河入大克穆河處在界線以外克穆克穆齊克博穆誤綴在塔爾噶克山西南故沙必鼐嶺亦誤移於南嶺北爲俄界其正幹當逾界線而北西支亘及哈屯河岸記目其分界處所爲沙濱達巴哈堆堆謂尾堆言躋於河岸之支麓今泰西人稱海灣之地爲倍倍亦爲尾末之詞約作附近義更明顯

沙弼柰嶺舊牌博依約文尚在新立之東北黃圖繪阿耳太山大幹於界北綴沙賓達巴哈於曲西南處之下不誤惟據科城約闕入薩彥嶺失與此圖同亦當更定爬梳衆迹所關止塔斯啟勒山下一小河餘俱完合方形有正交自西南至東北自東北轉西南自西南再轉東北自東北轉西北自西北復轉東北五大曲折可據差亦不至相懸簡明說略去其中閒三曲疏闊不必言矣文忠圖地名較別圖爲備斠注於雍正五年恰克圖約下亦云法文傳本所注漢字往往與鄂刻輿圖合塔城以下諸約置不取校專據洪圖滇圖道里方向儘有與約記殊者舊圖或轉相契合在所必資前篇具哈屯河上下兩渡及唐努山南嶺不及旁界故復爲補釋云

續考杜爾伯特達巴哈西界山幹分合河流斜直

科布多界約列布果素克達巴哈以下建立牌博處所十九杜爾伯特達巴哈及薩勒欽車庫特勒斯愛哩克鄂里雅布拉克奇齊克里什察奇勒莫斯瑪呢圖葛圖勒幹七牌博已說具前篇塔布圖達巴哈博勒奇爾察幹布爾噶蘇烏蘭達巴哈巴喀那斯達巴哈薩爾那開巴爾哈斯達巴哈拜巴爾塔達巴哈庫爾楚木特勒克榭岡洛木拜薩拉陶十二牌博未有說黃圖分塔布圖

八牌博隸賽留格木嶺庫爾楚木四牌博隸奎屯山（庫爾楚木有卒爾無注當據紀補殷游日記遞依道里表科布多烏科克卡倫下案云此卡與同治九年新界特勒蘇魯圖卡接其次鄂依霍爾巴爾塔蘇果克表案亦不具此目蓋科約底圖注文失漏，）按上文言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沿大阿勒台山至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順此山直至察奇勒莫斯鄂拉奎屯與察奇勒莫斯兩鄂拉間有大阿勒台山固洛木拜薩拉陶兩牌博當分出隸之大阿勒台山雖爲兩鄂拉及賽留格木嶺之總幹本支自別行約既分出圖亦不能不從之分出也兩鄂拉斜夾大阿勒台正幹正當其山分支之處東北支由奎屯北沿哈屯河爲薩楊斯克山嶺爲索爾山東南支由奎屯西察奇勒莫斯東至喀喇額爾齊斯河源爲南阿爾太山兩支分合之閒即界地山跨界南亦障界北東西皆相錯斠注據南阿爾太山云交界處當在其西北麓偏而不備大阿勒台之薩拉陶牌牓雖隸西偏割出之烏科克卡（即烏克克）實在正中其東又有奎屯之特勒克梯界地豈應俱置不論簡明說奎屯注復謂其山在大阿勒泰山之西麓與約文反異更難理解奎屯自有西嶺於此界無涉正文敘奎屯仍次在阿拉里克山之上其下云凡嶺東南之地屬中國嶺西北之地屬俄國不具本形不

能推出其所指上文敘烏蘭達巴哈云此處有由科布多過俄國大道凡嶺南水流入科布多河者屬中國嶺北水流向西向北之地屬俄國則誤以烏科克達巴爲烏蘭（烏科克達巴見乾隆一統志庫爾喀喇烏蘇路塔爾巴噶台路圖科作可壹統諸圖俱省作烏科克）烏科克有通商大道俄游日記通俄道里表所謂由卡倫行一百四十七俄里至阿爾台司克又四百六十四俄里至仙米帕拉停司克者阿爾台以上商路以下官路是爲由科布多入彼國之通衢烏蘭無此路嶺北水流有西與北兩向亦烏科克東西河形如此烏蘭北上有向東北流之水無向西之迹所謂嶺南水流入科布

多河者亦自據察漢烏蘇東之索和圖諸河而言非謂烏里雅蘇圖河蓋既譌賽留格木嶺之達巴哈爲大阿勒台山之達巴因譌奎屯於西不可爲據今更將賽留格木與奎屯及大阿勒台三大綱界劃塔布圖至薩拉陶十二小段目逐一詮析其夾大阿勒台山之海留圖南流一河暨光緒九年續約之大阿勒泰山西阿克哈巴諸河一併詳考以釋眾疑賽留格木嶺會典圖作騰格爾鄂依都爾山西起喀喇河岸東至戴舒爾泊李圖泊東北向有支山由根德克圖鄂魯克兩泊北連亘至薩里克哈拉河源即杜爾伯特遊西之山騰格爾鄂依

都爾爲大榦騰格爾即罕騰格爾鄂依都爾即鄂拉亦即穆魯罕騰轉爲賽留格爾穆魯省爲格穆又爲格木也塔布圖與鄂魯音近其達巴哈在鄂魯克淖爾卡北即鄂魯克山博勒奇爾在山西北爲博爾布爾噶蘇河所源亦即博爾布爾山麓之地察榦布爾噶蘇偏南當在根德克圖泊西文忠圖作察漢布爾噶蘇誤綴在棲格爾蘇特依卡西南明阿特東北棲格爾蘇特依左右諸卡俱未有移易察漢布爾噶蘇應據約移置卡西北麓（格爾鄂依都爾山圖亦誤在哈克諾爾卡南內外蒙古分圖不誤）烏蘭即烏里爲哈叨烏里雅蘇台卡北烏里雅蘇圖河所源之山巴喀那斯

近哈克諾爾卡即哈克諾爾北嶺薩爾那斯似索果克卡北山麓之地文忠圖卡南有圖爾渾薩克賽其西又有塔爾渾薩爾賽薩爾賽與薩克賽於薩爾那開音俱相近疑亦本一地而誤北爲南巴爾哈斯拜巴爾塔兩達巴哈皆衛霍爾卡北喀喇河東之嶺拜巴爾塔與巴爾哈斯止差兩字哈塔同聲拜巴亦同聲蓋一嶺分爲東北兩支因有兩名此牌博西爲奎屯界首文忠圖噶老圖卡西噶老圖河與其西源烏克克河兩流之間有虧屯噶老圖虧屯即奎屯對注引界圖云塔奔博格多即奎屯山塔奔博格多亦即虧屯噶老圖之異讀奎屯

界東起喀喇河西岸西至烏克克河東自拜巴爾塔至特勒克梯當逾兩河約不言河與烏城約又別一例庫克楚木近噶老圖卡即噶老圖北地庫克楚與噶老圖音亦近也特勒克梯當爲烏克克河岸地名大阿勒台山與奎屯夾烏克克河約言自奎屯西行沿大阿勒台至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特勒克梯界西當又逾烏克克河由烏科克山脊而西南烏克克河爲噶老圖西河通名噶老圖因又爲海留圖其西一河乃欽達噶圖舊名哈柳圖是以亦爲海留圖乾隆一統志塔爾巴噶台路山川類云哈柳圖河在塔爾巴噶台東阿勒坦山之

西北源出山麓匯爲巨浸復西南行注阿拉克淖爾又云阿拉克淖爾源出阿拉克山西行三百餘里匯諸河水復溢出入額爾齊斯河阿拉克山即大阿勒台山西之鄂爾魯北嶺亦通名阿拉里克所出之水爲喀拉河東北流合欽達噶圖河轉西北出欽達噶圖卡爲布魯爾河下流入昌吉斯台河舊於此河口豬爲長泊今泊涸河流如舊欽達噶圖河與烏克克河夾大阿勒台山山徑長廣可見烏克克河與噶老圖東河並東北流欽達噶圖河西南流合喀拉河亦析西北兩河實分行東西斠注作北流南流俱不入密大阿勒台山西界察奇

勒莫斯兼包鄂爾魯兩嶺固洛木拜近鄂爾魯卡即鄂爾魯鄂拉鄂爾轉爲固洛木拜亦即穆博薩拉陶爲昌吉斯台卡地昌讀如散因爲薩斯台與拉陶皆聲轉十二條段旣析三大界劃自確無可淆全界地形以備烏科克以西以南諸卡俱於此約割出烏科克接奎屯故光緒七年俄都森比德堡約又云應自奎峒山（即奎屯）過黑伊爾特什河（即喀喇額爾齊斯河）至薩烏爾嶺畫一直線續約劃阿克哈巴河所源之大阿勒泰山嶺爲界奎屯不復置議阿克哈巴河即喀拉河源南之阿爾噶巴克河約上文云自賽哩烏蘭嶺之木斯島山西腳起至烏勒崑

烏拉斯圖河源循此河至邁哈布奇蓋地方名依森克拉得墳由此直循喀喇額爾濟斯河而行入阿拉克別克河之額爾濟斯河口上十里歸額爾濟斯河灣南首由此循喀喇額爾濟斯河至阿拉克別克河口即過額爾濟斯河循阿拉克別克河上游出山沿額奇克阿蘇阿雅噶荒地而流至左右之阿克塔斯河口從此轉東直過克森阿什奇克頂山梁由博勒哲克河左至博勒哲克畢爾愛拉克巴什河循博勒哲克之畢爾愛拉克巴什河上游而行直至薩斯山灣至該河之源直至阿克哈巴喀拉哈巴兩河交會之處阿爾噶巴克河有三

源阿克哈巴偏東北爲古爾班克爾河喀拉哈巴是其西水備乘額爾齊斯河源流考云喀喇哈布河會典圖說作阿爾噶巴克河喀喇哈布即喀拉哈巴也一統志古爾班克爾作古爾班奇喇云其山在阿勒坦西南二百里奇喇河出其西麓奇喇河下云源出奇喇山西流一百九十里入額爾齊斯河又云哈爾巴河源出阿斯哈圖嶺西南流入奇喇河統志以奇喇河爲阿克哈巴哈爾巴河爲喀拉哈巴兩河分別甚明薩茲山灣爲阿爾噶巴克河西之巴哈納圖嶺谷即阿斯哈圖西南谷畢爾愛拉克巴什河統志以下諸圖皆不列蓋訥切庫河源西之小河博勒哲克河即訥切庫河額爾齊斯河源流考云訥恰庫河會典圖說作納齊庫河訥切庫一作訥恰庫又爲納齊庫北徼喀倫考云塔木博勒濟爾喀倫東南有納齊庫河發源博勒濟爾即博勒哲克統志作博喇濟河云源出阿爾哈圖嶺西麓西流百里入額爾齊斯河博喇濟爲此河舊名博勒哲克知亦舊名克森阿什奇克鎮山梁即古爾班奇喇西南行之支山自訥切庫河源山北斜亘至河西者阿克塔斯河亦入塔爾巴哈台河之小河其右一河名庫木得愛哩克見阿勒喀別克河口約圖俱不載阿拉克別克河即塔爾巴哈台河別約注作巴斯特呼克特阿拉克爲巴哈台之轉塔爾又轉爲別克也自此河口逾喀喇額爾齊斯河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東地喀喇額爾齊斯河出口西迤西南因有河灣之目邁哈布奇蓋地方當即鄂倫布拉克卡依森克拉得墳爲卡東山谷中地烏勒昆烏拉斯圖河即烏里雅蘇圖卡東之克訥格爾河以卡名名河轉爲烏勒昆烏拉斯圖賽哩烏蘭嶺即卡南之薩里烏蘭布拉二山木斯島山爲目倫西山洪圖所遺舊圖十具七八推合譯例約讀非甚難矣斠注求大阿勒泰山新舊兩界不得遠牽巴喀那斯以西六牌博謂與固洛木拜以下界地俱於此約劃出黃圖又以薩烏爾嶺近附於薩噶爾巴什黑伊爾特什河爲嶺西之哈雅爾巴斯皆不考之過云

闊吞奇集考

桐城徐君宗亮黑龍江述略載咸豐八年將軍奕山奏與俄使木哩斐岳幅議定界約情形摺內敘該使令通事傳說之言云現今俄人在吉林闊吞奇集等處屯居有年將軍豈不知之彼處有俄兵保護英人不敢來擾闊吞奇集爲俄人屯據事在咸豐五年王祭酒東華續錄載是年十一月庚申朔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淳奏據勘分界委員稟報俄夷在闊吞屯地方住船蓋房以防備英吉利佛蘭西爲名

九年二月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山奏報稱廟兒地方舊有分界石牌據景淳原奏稱係通事傳聞之語該處尙在綏芬烏蘇里迤東與俄夷兒占之闊吞奇咭相距甚遠六月壬寅特普欽等奏俄酋木里斐岳幅五月初一日經過黑龍江時稱欲赴烏蘇里綏芬等候會勘地界初七日過烏蘇里口則稱欲赴奇咭卽往奇集胡文忠公壹統輿圖黑龍江東北過西拉卓噶珊東南岸有奇集泊

泊北有奇集噶珊嘉慶會典吉林圖說作奇吉吉爲咭正字奇吉泊俗呼奇吉侯溫枝江曹君廷杰伯利探路記云札依在伯利下一千五百三十餘里混同江至此折向正北流其南二十餘里東岸有湖號札依侯溫其北七十里東岸亦有湖號奇吉侯溫徑約六七十里東踰山嶺二十餘里爲庫葉海峽俄人初得東海濱地時於奇吉設立重鎭名馬林義斯克市廛雲連議鑿東嶺以通海道後還廟爾其議遂寢札依地方俄名沙費斯克其處有俄房三十餘所設玉斯頗爾官總理上下諸屯事務其先有俄兵八百名駐此現俱調往伯利僅留二十餘名防守奇吉爲俄屯記所述甚詳闊吞無文下條云廟爾上二百五十餘里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石磯壁立江邊形若城闕高十餘丈上有明碑二一刻勑建永甯寺記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甯寺記皆述太監亦失哈征服奴兒干海及中若夷事勑建永甯寺碑陰有二體字碑文其碑兩旁有四體字碑文惟唵嘛呢叭嘛吽六字漢文可識餘力體俱不能辯考楊賓柳邊紀略載威伊克阿林界碑其略曰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分界命鑲藍旗固山額眞巴海等分三道往視

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邊入所見皆同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喀文按紀略言碑刻三體文未詳所紀何事今此碑共六體文非淺見所能測永甯寺基今被俄人改爲喇嘛廟二碑尙巍然立於廟西南百步許廟後正東二十餘步山凹處有連三敵臺基一座南向據混同江之險壕塹俱在廟西北約百步有土圍一道土壕二條周數百步中有土臺亦似敵臺基西北向可堵海口及恆滾河口水道來路恆滾口在特林下十餘里西岸其江長二千餘里西入黑龍江之精奇里江牛滿河東入混同江之格林江

庫頁河其發源於外興安嶺南枝俄人由索倫江海口南行八九百里可入此江上游搨碑時有喇嘛鋪拉果皮與土著濟勒彌種六七人在旁觀望均謂此碑係數百年前

大國平羅刹所立由特林向東南泝流而上約二百一十里混同江東岸前坎地方有古城基周三四里對岸為無底侯温下口地名烏活圖有不薙髮黑斤數十家東北海潮入江至此而止混同江至此一東西北行五十餘里兩岸皆山寬不及二里惟前坎下二十里東岸鰕力地方有平原圓徑二十餘里四圍皆大山聳若城

垣江流由坤過乾作彎抱形由鰕力東進山口踰大嶺一日程可達海沿俄人於此立屯現僅六七家前坎古城內有俄民數十家此文敘永甯寺碑字體兼有各種喇嘛濟勒彌人所述數百年前平羅刹所立舊說其山有石礮壁立十餘丈西濱大江北接遠海格林極滚兩河夾江上下委曲周悉意在證楊氏所紀威伊克阿林碑刻之實釋景濬奕山所奏俄人所執書分界石牌之疑前坎以下云云必據俄人所占闊吞之事而言闊吞當即烏活圖烏活為闊者黑斤濟勒彌語有短有長單言為闊系言為烏活也（元祕史闗亦田會稽施君世杰山川地名攷以舊即烏闌之對

音烏本讀如闌故系言可為烏活也）闌與吞亦聲之轉記上注云侯温猶言湖也侯温亦系言省短可為温一字湖得讀如温明闌亦得讀如吞矣吞與温蓋皆土音西清氏黑龍江外紀云黑龍江省今通稱為愛呼以附近有愛琿古城轉琿為呼也黑龍江人讀琿如呼與黑斤濟勒彌音正相反然轉例實同可以互證闊吞去特林二百一十里上距奇吉亦然齊氏召南水道提綱黑龍江篇奇吉泊作克几必兒忒池下云又東北百里許經東岸噶山一又東北有敖體河自東南來必占河自西來注之又東有欒民河自東南來注之江心有洲其西岸即色楞素山

麓也又東北經葵馬山西麓色楞素葵馬二山夾江左右在闊吞下五十餘里闊吞當近欒民河口會典圖欒民河作鄂敏河入江處在必占河之上李氏兆洛壹統圖同文忠圖作岳敏河北有都古津蒙古里兩噶珊不知孰於前坎為近諸圖並無烏活圖亦無鰕力前坎舊址有城基無黑斤居住度亦本無噶珊俄人初於闊吞蓋房當即在前坎曠地後移鰕力繼又徙廟爾遂與奇吉以上諸屯俱廢廟爾在特林下二百五十餘里別無界牌亦無碑刻俄人據永甯寺勒石文託言彼者其意欲破小名為大名不獨特林之地以為當通入廟爾即

毇力亦并葦納其中也景淳遣勘不明奕山意主加俄所棄苟以成約不復根求其實軍機諸臣又復糾誤廟爾越闊吞奇吉移至精奇里江綏芬河以東俄所持大界自可從之移至阿勒斡刀平河以西宜烏蘇里綏芬壽亦爲所占矣廟爾下海中庫葉島時已沒於日本會集貢貂諸族章京不復遣往交接口內奇勒爾費雅喀等部亦多攜散聲問不通勘界委員聞俄據闊吞亦半途而返其地所在實罕知者闊吞名亦久晦黃氏國瑾中俄交界圖列黑龍江約界奇吉泊以下皆虛衍舊圖略無補綴此文獨完然成敘細大不遺里數雖據俄鐵線道往木所記推合中國步積用約法與提綱會典諸書所說壹統諸圖所繪俱差多十之二三減去曲折細數可整爲一今依恆滚口在特林下十餘里之數推出特林以上百七十里江岸之山迹闊吞及前次與毇力所在均可瞭然前坎上二十里江畔地又有普祿亦古名之遺

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云舊志稱乞列迷有四種自天命元年即招服使犬部嗣後全部內附以其土產貂皮等物就甯古塔副都統處輸納歲以爲例其散處最遠不能以時到甯古塔者若烏拉江口居住之庫葉等五百餘戶則每歲遣章京等員赴甯古塔境外三千餘里之普祿鄉等地方令其以六月會集交納貂皮給與賞賚普祿爲會集庫葉諸族之所其距甯古塔里數依記至三姓已三千四百餘加瑚爾哈河以上約數八百（此據乾隆一統志吉林山川門瑚爾哈河繞甯古塔城南復折而北流七百餘里入混同江之文推合與記數相差不遠若柳邊紀略云自甯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筝耶勒曰革依克勒曰祜什喀里以甯古塔至松花江爲止四百餘里則差數近倍不可以合）爲四千二百通考據測算直徑里數較長以下文自甯古塔水程至其所居盡處四千五百里及他書所綴旁近里數互校滿洲氏族源流考部族門云自甯古塔東北行逾混同江七八百里曰費雅喀直至東北海濱距甯古塔三千里曰奇勒爾乾隆一統志吉林山川門云圖呼勒河在甯古塔東北三千六百餘里混同江口之北何氏秋濤朔方備乘庫葉附近諸島云沃新楚魯峰島圖勒庫烏雅普格哩島海內天然八島俱在吉林城東北四千里參合四文知舊說以一千一百里爲自瓦布齊魯噶珊口外至庫葉島東北盡處大數三千四百里爲口內大數（圖呼勒河李氏圖從會典作古第河在混同江口北文忠圖第作地古爲圖呼之合音地與勒聲之轉也其西百餘里別有屆瑚爾河文忠圖作圖胡魯拔之一統志當爲鈕斡哩河哩與魯與爾譯文本俱通斡爲胡猶斡爲阿爲俄爲烏鈕與圖皆皐轉鈕或讀如尼尼與哩與阿並通故博例亦一兩河相近易混是以別之文忠圖古地河南

（百五十里許有伊斯庫魯泊一統志作庫魯河云在甯古塔城東北三千二百八十三里庫魯河即水道提綱之乞靈衣河在莽阿臣噶山東北入江以其地形參校知古地河上流距甯古塔已逾三千四百里下流迤東北實有增衍二百之數而江東北至瓦布齊魯口又雍在三千二百八十里以外沃新楚魯峰四島在口外數十百里不等細數備乘俱從調吉林距甯古塔里數往云六百四十餘除去此數四千為三千三百五十餘以是知口內大數如此）記自普祿至廟爾四百八十里廟爾至口約百里通上數凡四千七百八十里有奇兩較差多一千三百八十算法百分減二十八又十分之八四千二百減實得三千三十四有奇於數符密其地下二十里通潮汐島舟乘之旦夕可至形勢亦便普祿鄉必此諸圖並失載朔方備乘東海諸部內屬述略注說為島西南之普隆靄噶珊普隆靄去瓦布齊魯近千里去甯古塔踰四千不得云二千餘又會集應在境上不當往就彼烏烏蘇里江之班吉爾漢喀喇等戶會集處所據氏族源流考為尼滿河尼滿河近烏蘇里江普祿如何移之海外備乘以求之不得其地而誤記所蒐錄亦足為補正云（記於黑勒爾條下引　盛京通志云自甯古塔東北行千闕百里居混同江黑龍江兩岸者為赫哲喀喇又東北行四五百里居烏蘇里江混同江黑龍江三江匯流左右者曰額登喀喇其人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以舟行冰上駕以犬所謂使犬國也其語言與窩集異無文字筆墨裂革以記事如古之結繩然地產貂又曰自甯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界共四千五百里兩文備乘東海諸部內屬述略注亦分條引綴惟赫哲作赫錦里數為千五百無闕字略異通志有康熙乾隆兩修康熙本又有正續書俱未見不知

原文詳省若何氏族源流考兩喀喇即[illegible]在費雅哈奇勒爾之上奇勒爾下又有即使鹿部也五字與上使犬國句相對柳邊紀略赫哲喀喇作薙髮黑斤額登喀喇作不薙髮黑斤費雅哈作飛牙喀奇勒爾作欺勒爾亦四族同敘通考引舊志乞列迷有四種上亦先具自甯古塔東七百餘里外沿松花江大烏拉江直至入海處兩岸為赫哲費雅哈部所居其俗不知耕種以捕魚為生其往來行獵並皆以犬即所謂使犬部也俗亦謂之魚皮部云云其下自甯古塔水程至其所居盡處上又加綴烏拉江口居住之庫頁暨上游烏蘇里江居住之招喀爾琥吉爾漢兩族準合諸文此志初本兩喀喇下亦必次第敘列費雅喀奇勒爾諸族所居里數及迤海至長島程數與庫葉族名然後下接自甯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界共四千五百里總結之語自備乘注引末句即繫在額登喀喇之下所見本兩文之閒已無隔別蓋修者病其繁删存首尾其意仍如通考以四千五百里為各部所居盡處之總數非專指額登一族而言何氏失檢混而同之記下文云今以里到按之猶合亦沿其誤今里與舊數贏縮絕殊各族所居又漸移而北無合迹可推自甯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混同江黑龍江兩岸地段在今伯利上三百二十餘里南岸去青得林二百七十餘里北岸為奇穆尼庫魯兩河之閒所居有薙髮黑斤而不成屯又東北行四五百里混同黑龍與烏蘇里三江匯流左右則在伯利之下二三百里去敦敦不遠敦敦始有屯為薙髮黑斤所族聚不薙髮黑斤尚在其下八百里阿吉山麓里到從何相符阿吉下二三百餘里即費雅喀所居去額登喀喇七八百里之地今不薙髮黑斤屯連延至黑勒爾費雅喀人分散在下與阿克齊巴爾克諸河岸濟勒彌雜居黑勒爾在普祿下二百里去甯古塔大界踰三千一百奇勒爾族類繁多近東者與俄倫春同居恆滾河南北黑勒爾即水道提綱之黑勒里會典圖作和勒里乃河名西與恆滾河南之付打哈河斜相直付打哈北去恆滾止四十里奇勒爾多居其閒與俄倫春皆使四不像四族惟此尚未盡徙記置西岸不論專論東岸以後從之不薙髮黑斤屯為額登喀喇故界以上距甯古塔四千四百里之鐵線柱界及舟行曲折細數為其部所居盡處四千五百里之大數豈非紛亂里數自有通例可證乞靈衣河在黑勒爾江北百數十里去甯古塔尚止三千二百八十有三黑勒爾在南安得先有四千四百之數又氏族源流

考通考言東北海濱里數與止三千餘一統志加入吉林里數亦不云四千知河千五百別爲海口以外之極數口內無此廣界也今將被文冊出可無歧惑費雅喀與奇勒爾兩族所居地段詳說亦不純同備乘　國朝北徼用兵將帥傳述通志名宦巴海傳云順治十七年俄羅斯犯邊境巴海詗副都統尼哈哩等率兵至黑龍江松花江交會處偵賊在費雅喀西境郎赤怒使尤部界分布舟師濟伏江隈賊船連至合擊之賊敗都棄船從岸竄走巴海督兵追戰斬六十餘級溺水死者甚衆獲其船及鎗礮軍器因招降費雅喀百二十餘戶此費雅喀與額登喀喇接界在黑勒爾之上平定羅刹方略云康熙二十三年薩布素奏牛滿羅刹抵恆滾同求自北海之羅刹與費雅喀戰退居河洲若不速詳勦撫則赫與費雅喀奇勒爾人民必被殘害宜乘四月冰解時卽遣參蘭大二員率官兵三百人分附近從滾口費將喀鴻屯富河等將道按羅刹所據地先行招撫不卽歸降則進勦滅此費雅喀與奇勒爾錯界在黑勒爾之下以兩界推求奇勒爾與費雅喀似本分居混同江南岸自札依奇吉沿江南岸至海濱皆費雅喀所居自烏活圖色移素沿江北岸至海濱皆奇勒爾所居氏族源流

考包舉北岸故以奇勒爾所居蓋處爲海濱通考約據南岸故別以費雅喀所居蓋處爲海濱也兩族東北界蓋皆盡海濱西南界則有廣有我費雅喀依巴海傳說費至江岸爲止江左雜有流寓與奇勒爾及俄倫春相雜爲數不多方略載康熙二十七年索額圖奏言極滾牛滿及淨溪里江口俱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係我屬俄樂春奇勒爾畢喇兒等民人及赫眞費雅喀所居之地費雅喀敘在奇勒爾及俄倫春諸族之外明是偏江李氏圖於哈穆河北隔瑚爾河西南綴費雅喀人等所居哈穆河南虛無所綴奇勒爾及俄倫春諸族概從遣闕赫哲喀喇又改作奇勒爾赫哲俱不可解奇勒爾與赫哲本異部族英和氏卜魁紀略先已有奇勒爾赫哲之目奇勒爾爲赫哲部名當作濟勒彌譯異名因歧互柳邊紀略言飛牙喀北濱大東海之欺勒爾俗產與欺雅喀喇同欺雅喀喇與奇雅喀喇別爲達集部族欺勒爾俗與之同似亦非使鹿部之奇勒爾今黑勒爾以下至海口有奇勒爾及俄倫春諸族與俄雅喀雜居通倘濟勒彌生計名向年月島斤諸古能各寄本部之說與濟勒彌器容皂乘小舟至海島及各處河汊冬乘抵里至索倫河以南奇勒爾及俄倫春諸地貿易每家

諸大數十頭以備使用此奇勒爾又本爲使鹿之族因與費雅喀雜居故同他俗爲使犬李氏圖所列費雅喀人等豈郎其類抑以俄羅斯官掠首及費雅喀或說衍此界耶俄所據河以郎索倫河南奇勒爾及俄倫春之地累甚爾以東之費雅喀在奇勒爾南與圖瑚爾河隔不相接氏族源流考云費雅哈東北海濱奇勒爾郎使旄部烏活圖以下之奇勒爾又明非使犬之族紀略因不知使鹿部所在授遂有誤圖又說疑亦未可盡據俄倫春舊別有使馬一族今更有使犬亦前所未聞又魏氏源　聖武記開國龍興記以費雅喀與奇勒爾並爲使鹿部與氏族源流考及通考復殊費雅喀雜居奇勒爾及俄倫春之間容亦有發使犬爲使鹿者要之非謂考所云之費雅略諸說俱失分析故復詳及焉

若烏蘇里江居住之掐喀爾班吉爾漢等戶則間歲遣章京等員赴甯古塔東南境外三千餘里之尼曼河地方令其以五月會集正誤

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吉林甯古塔城下云謹按自甯古塔東七百餘里外沿松花江大烏拉江直至入海處兩岸爲赫哲費雅哈部所居自天命元年即招服使犬路嗣後全部內附以其土產貂皮等物就甯古塔副都統處輸納歲以爲例其散處最遠不能以時到甯古塔者若烏拉江口居住之庫葉等五百餘戶則每歲遣章京等員赴甯古塔境外三千餘里之普祿鄉等地方令其以六月會集若烏蘇里江居住之掐喀爾班吉爾漢等戶則間歲遣章京等員赴甯古塔東南境外三千餘里之尼曼河地方令其以五月會集各交納貂皮給與

貲賚普祀　在今甯古塔東北混同江界外俄羅斯東西伯利亞部馬林義斯克下百八十里說其闊吞奇集考尼曼河滿洲氏族源流考部族門作尼滿河在甯古塔東烏蘇里江界外即齊氏召南水道提綱入黑龍江巨川篇所謂與阿庫里河俱自東南山合數水西北流六百餘里經尼滿噶山南合而入烏蘇里江者其方於甯古塔亦偏北並非東南里數又止一千數百無三千之多掐喀爾班吉爾漢氏族源流考作班吉爾漢喀喇下云夫烏蘇里江四千里居住處所復非即在江岸烏蘇里江距海里徑與距甯古塔差亦不遠衍至四千數

踰兩倍有半更難通合兩文俱有舛誤前篇未及周校今按東南二字當在烏蘇里江之下甯古塔境外與上甯古塔境外一例本無方向標別烏蘇里江東南猶云烏拉江口也口爲東北盡處之通稱東南亦謂江外口岸盡處舉口地在東北海濱可知舉東南地在江外海岸亦可知矣兩文原相儷脫二字於下斯成歧異三千餘里當作千三百餘里氏族源流考上文又有自甯古塔東行千餘里居烏蘇里江兩岸者曰兆倫部又東二百里居尼滿河源者曰奇雅喀喇云云奇雅喀喇所居之尼滿河岸去甯古塔止千二三百里會集處又在其上數十百里近阿毋奴河口所以便掐喀爾班吉爾漢之踰東南松林大山而至亦猶普祿鄉上去甯古塔二千七八百里混同江岸之地已有遠族之費雅喀居住會集處又在其下二三百里近烏括圖湖口所以便庫葉之浜東北大江而言庫葉舟行取順於潮汐掐喀爾班吉爾漢陸行取夷於孔道是以所定地段如此尼滿視普祿近千六七百里會集轉閒一歲者行江易而陟山難勞逸不同因又減從其殺下文云自甯古塔水程至其所居盡處四千五百餘里水程二字正以別於此陸條理甚密五字必寫刻譌互非纂者失之當依義移

乙補正掐字今亦刻成掐形細審知本作掐掐喀爾即上文所引舊志之乞列迷乞與掐音近而異也列迷亦喀爾之轉別今方讀作濟勒彌勒彌即喀爾濟與掐皆譯異矣濟勒彌據志說舊有四種班吉爾漢蓋其種之一繫掐喀爾於上是以大名冠小名猶英和氏卜魁紀略曰赫哲喀喇爲奇勒爾赫哲亦以大名冠小名也奇勒爾與赫哲異部此三字亦當讀爲濟勒彌前篇已說具於注依此文濟勒彌作掐喀爾奇勒爾赫哲亦可作掐喀爾赫哲正掐喀爾班吉爾漢之比矣班吉爲族名爾漢別爲族之通謂

皇朝通志氏族略滿洲八旗姓有努爾漢氏注云世居努爾漢地方又有烏爾漢氏蒙古八旗姓有瑚爾漢兆達爾漢兩氏亦有烏爾漢氏烏爾漢一作烏爾堪瑚爾漢亦作庫爾堪何氏秋濤朔方備乘雅克薩城考烏爾堪屯注云屯長曰博卓戶初附博穆爾果爾後歸順引盛京通志烏埒格河在黑龍江城北六百七十里下言即此烏魯蘇城注云瑚爾漢烏魯蘇河濟在黑龍江城東南達呼爾原駐劄處謂之庫爾堪部烏爾堪庫爾堪即烏爾漢瑚爾漢爾漢皆通目非專名也楊氏賓柳邊紀略引

太宗實錄天聰元年五月阿賴達爾漢追毛明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地方尼漢亦即爾漢證以瑚爾漢一作達瑚爾亦作達呼爾之例漢字可從省爾字亦俱可從省氏族源流考指喀爾班吉爾漢作班吉爾漢喀喇則專具小名不綴大名例同赫哲喀喇矣赫哲有二種氏族源流考與費雅喀並列爲三班吉亦在渥集部奇雅喀喇之下赫哲之上爲其族之一無疑赫哲與班吉中隔渥集四種族得相接者費雅喀所居在赫哲之北東至混同江口沿海岸而南班吉在奇雅之南東自勒富勒河口沿海岸而北渥集部包裹於中故四種族路分南北東而三部仍合爲一也今費雅喀族已徙散留居於北者與俄倫春奇勒爾人相雜通目爲濟勒彌其南依兩赫哲若亦改從大名無復費雅之族號班吉亦北合奇雅留於南者別從山溝之俗爲溝種失其故名然費雅界地枝江曹君廷杰伯利探路記尙爲標別班吉所居亦尙有阿勒斡地名可據阿與噶與吉勒與喇與爾斡與罕與漢譯字皆通知阿勒斡即班吉故地也阿勒斡東濱大海伯利探路記云阿勒斡在海參崴東北一千五百餘里其處有大海口與拔納斯克同俄人數百家華人千餘名又云俄鎭因拔納斯克以

南阿勒斡以北伯利以東縱橫各千餘里奇雅喀喇地方共約四五千人通呼二腰子語言與黑斤濟勒彌又異亦無文字醫藥削木爲節以記事男女均蓄髮作辮從耳後分垂肩前衣服裁制悉如黑斤善使鳥鎗木弓樺矢低答每與虎豹鬬而殺之衣食俱仰給於華商號曰弗納子以貂皮鹿茸魚骨爲償債之資東海諸地惟此部未被俄人侵佔黑斤即赫哲二腰子語言與之略異俗尙大半相同明是班吉之遺族阿勒斡在其南迤西有溝族所立溝規爲烏蘇里江左右赫哲族人所遵守惡俄甚嚴嵩種亦出自班吉復無可易阿勒斡自以

吉爾漢得名其上不具班字者族名間有增省遂呼爾依瑚爾漢庫爾堪之目推合本名必作遂呼爾漢省爲瑚爾漢又爲庫爾堪遂字皆不具即其例也班義又訓大字本增綴乾隆一統志黑龍江山川門安巴吉爾巴齊河方氏式濟龍沙紀略作昂班格爾必齊河朔方備乘艮維諸水考云亦名大格爾必齊河昂班乃蒙語單吉即班班格爾必齊亦爲班吉爾巴齊實爲大格爾必齊河東岸舊有界碑其文止作格爾必齊既不加大亦不云班省例抑有據矣阿勒幹本班吉大長所居今爲海濱小聚縱横不過數里舊時族屬環而成聚廣徑當

展數百西至錫赫特山南盡海岸北錯接奇雅與兩赫哲相埒烏蘇里江上源能兎河出錫赫特山西南支峰西嶠塔山東北麓於其界本近下流會穆倫河名烏蘇里江則去源千里班吉所會集之尼滿河口又在其下數十里自此東至海岸按覈李氏兆洛壹統圖爲方格僅六準以西距甯古塔里數不過千二三百（一統志吉林城堡門甯古塔城注在吉林城東北五百四十餘里瑚爾哈河北岸東至海三千餘里三當作二吉林總目下云東西距三千五百餘里三千五百除去西至威遠堡里數五百九十五又除去東至甯古塔里數五百四十餘止二千三百三四十有奇餘數爲八九十加入亦止二千四百三四十有奇去二千之數甚遠知其字必誤也山川門勒富窩集注云烏爾欽窩集在甯古塔城東南二千四百七十八里勒富勒河注云烏爾欽河在城東南二千六百二十八里數皆殊出亦字有舛互烏爾欽河與勒富勒河接近烏爾欽窩集去勒富勒窩集必亦不遠勒富勒窩集去甯古塔止二千一百十八里勒富勒河爲二千三百十八里以其數準合烏爾欽窩集四百七十八里當作一百四十八里烏爾欽河六百二十八里當作二百六十八里四字六字二字皆傳寫誤例七字又列誤也三支當假訂正通考不能詳校以吉林總目下東至海三千餘里之文與甯古塔注同疑吉林鎮守將軍原稱鎮守甯古塔將軍纂者誤以甯古塔里數移綴吉林之下增益吉林東西距數五百里改二千五百餘里爲四千餘里東至海三千餘里爲三千五百餘里較原徑廣至七分之一按覈東北東南兩徑與一統志原數仍同此數實爲虛稱一統志吉林東北至海與甯古塔並云三千餘里者甯古塔東徑本數爲二千四百三四十有奇加東北斜亘之數又七百爲三千百數十大數實三千餘吉林加差多之數五百四十餘亦止三千五六百有奇於四千之數尚差短三四百故得通以三千餘立目也若本數增益五百加上兩數溢出四千之外豈容復以三千爲文其不討根實以意補綴甚明一統志甯古塔城下本有在吉林城東北五百四十餘

里之文下敘西至亦標列吉林界里數東南下云至海一千五百七十里又確與吉林東南至海二千三百餘里之文有別焉得更有遺漏之里數如所疑者李氏圖校從一統志當可據云）東南斜亘至海侑增益不及四百無幾至四千之數四千越在海外非烏蘇里江邊地二字必亦如通考之三千爲千四百之倒脫千四百去阿勒幹差縮不遠是據西境而言一統志吉林至川門勒富勒河下云在甯古塔城東南二千三百十八里源北勒富勒窩集東南流入海勒富窩集下又云在甯古塔城東南二千一百一十八里勒富勒窩集在錫赫特山北其河正當班吉族衆所居之地除去烏蘇里江以西里數千餘河與江相距爲千二百踰

河而南至海北百數十里塔爾芬外富金兩河間地與此數甚相合也錫赫特山一統志云在甯古塔城東南一千五百七十里以勒富勒窩集之數推校此山當兼西噶塔西呼也河所源之大山而言壹統圖錫赫特山西起勒富河岸東至外富金河源爲方格四計里數約六百數十則去窩集南之錫赫特山踰二千二百東至塔爾芬河畔里數亦符密矣千四百具有憑證錫赫特山麓今有驛路由能免河岸北通尼滿河班吉所會集處尙在尼滿上游近阿母奴河口之地當時貢道似取北路不由此驛勒富勒河北有烏爾欽河一作瑚爾渐河亦作呼爾金河其源出錫赫特北幹松林大山與尼滿河所合之尼庫里河源相直故道蓋出此二腰子今來附俄故其地無驛伯利探路記云二腰子刳楊爲舠烏爾欽河有舟楫可杭班吉入貢山東當泝河山西則舍河而陸從尼庫里北岸至尼滿南山多大林中自有蹊用之成路奇集噶珊及鍜力以東諸松林大山皆路通海濱此道亦然不取俄驛者班吉有北族俄所置偏南非孔道也尼滿河源以東烏爾欽河以南部落嘉慶會典吉林圖已止列奇雅不及班吉其迹久晦是以并爲詳考於此

遜齋文集卷九

遜齋文集卷十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阿速沙哈魯考

明史西域傳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魚鹽之利沙哈魯在阿速西海島中其地山川環抱饒畜產王及臣僚居城中庶民悉處城外天方爲職方外紀亞細亞圖撒馬兒罕東北之天方非下傳之天方已說具祖法兒忽魯謨斯阿丹剌撒篇阿速都城漢西域圖考謂在今俄羅斯南俄給爾孫部頓江入亞速海之北岸據俄遊彙編疆域表及歐洲四部圖當爲黑海部端斯喀邪省之阿克賽城城倚端涅茨南山之支麓臨大端河端河卽頓江西南流入阿速海其地產魚南界枯班省近且秣留克鹽池形狀皆符城西南八十俄里別有阿速古城在阿速海岸非面川之城元史和斯摩哩傳招諭奇爾台賓喇烏蘇等城悉降至庫爾哲部及阿克蘇部以兵拒敵皆戰敗而降阿克蘇原本作阿速爲宋時部名彼城蓋其汗舊居入元後改建阿魯音烏蘇部（見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原本作阿蘭阿思阿思卽阿速阿蘭二字出自後增）移治此城也（奇爾台原本作曲兒忒賓喇烏蘇作失兒灣沙庫爾哲作谷兒

只阿速在裏海西北曲兒忒失兒灣沙當俱在裏海之北谷兒只在二城西今海北九十俄里有阿思達拉汗省城在倭爾噶河西隸裏海部河東有所屬多部茄耶勿斯克城去省三十五俄里舊名色爾克斯城見朔方備乘北徼水道考自海北西行必出兩城之間色爾克卽曲兒忒阿思達拉卽失兒灣沙也灣沙爲阿思之轉異海國圖志原本倘作阿沙失兒卽達拉地理志作撒耳柯思正爲達拉阿思定本別譯作賓喇哈斯亦卽職方外紀圖亞斯德辣之例異矣谷兒只乃海西之喀復喀斯部舊名高加索據北徼水道考云異海蒙古語謂之騰吉斯鄂模泰西人稱爲喀爾士畢安喀爾士亦古名其地唐世爲突厥屬部之可薩所居後呼其族爲喀撒克因名其部爲喀爾士譯異爲各爾只是以又爲谷兒只也庫喀亦聲近元槧本秘史康都等十一部落有巴只吉卽谷兒只譯讀亦可爲庫爾哲此部在端斯喀耶南東北省爲司塔勿羅波立與阿思達拉汗界接故失兒灣沙降元此首當其衝備乘錫伯利等路疆域考以高加索路爲阿速東境由未考出諸城部地所在）阿克賽卽阿克蘇名亦確鑿可據何氏秋濤朔方備乘遼金元北徼諸國傳云阿速卽阿索富城水道考云敘端河流迹云西逕噶蘭薩城南又西流二百餘里逕阿索富城北折南流繞其城西入亞速海灣噶蘭薩城卽阿克賽城阿索富城距數爲中國二百里阿速古城阿索富今作阿薩夫噶蘭薩亦作阿克薩兩文通譯實俱爲阿速並無古名今名之異備乘失未按覈川形是以不知其別有新城圖考既據傳文改說此城所在爲頓江北岸而不敢更據備乘之文指實爲噶蘭薩城則亦未知其卽爲阿薩蓋阿克賽之名當時尚無傳者沙哈魯在黑海島中備乘考訂海國圖志元代西北疆域考

亦止其其略今黑海部勿利治省克雷木島有巴赫赤薩來城表云城在省西南三十里昔克雷木汗之都故宮園亭猶存廛閈多就地列市一切仍其舊俗克雷木汗即沙哈魯汗廛閈多就地列市即庶民憩處王城以外之謂巴赫赤薩來為其都城猶有迹驗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約蘇卜分地有巴爾齊勤注云原作巴耳赤邪巴耳赤邪即巴赫赤薩來巴赫本讀爲巴喇故又轉爲巴耳其別又爲客失元祕史康鄰等十一部落會稽施行世杰山川地名考引元槃木其九爲客失米兒客失亦即巴赫赤爲米即赤爲齊之例沙哈魯木爲巴

赫爾亦於此可知矣日本人石澤發身東洋歷史地圖蒙古大帝國帖木兒征略地二圖於克雷木島北俱標作哥力米汗國哥力米即客失米勿利治備乘波羅的等路疆域考作擣里達云其西北界比沙拉比比沙拉比亦作密沙那米今其省名別薩拉必亞在赫爾酸西與勿利治費不相接云

唐宋明拂菻考

唐書宋明二史拂菻名同實皆殊別唐西域傳云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接波斯地方萬里城四面（下文又有澤散直東北不得其道里東度海二千里至驢分國及西南度海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云云皆例宋舊文而演況具別論）此拂菻有今土耳其中西兩土及羅馬尼蒲加利希臘諸國之地為古大秦之分國瀛環志略所謂東羅馬也在苫西謂在東土亞爾美尼亞諸部之西下傳云大食之西有苫者亦自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亞俱羅謂大食界太平寰宇記西戎大食國土俗物產下引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亞俱羅本大食都名後即以為其國之大名大食北有蕃國名末羅與苫接界地理志云大食之弗拉斯河南

入於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鎮也弗拉斯河即苫大川之下流今美索不達迷亞部巴索拉府東南底的里士阿附臘底斯兩河合注之大河末羅國都即巴索拉其地為大鎮北境當尚有八達諸城志略云美索不達迷亞即巴必羅尼亞巴必羅正末羅之語衍美索不達迷亞南半部應屬大食苫界至北半部而止寰宇記大秦國注引經行記云拂菻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隔山爲隔亞爾美尼亞及德勒比孫達部以西之大山知拂菻東界盡此北直突厥可薩部謂北隔中西兩土之黑海與俄羅斯之南俄部相直也西瀕海有遲

散城謂西瀕亞德亞海有曰薩壹爾部會城也東南接波斯謂東南接東土之西里亞部也時西里亞亦屬大食大食本波斯別部從舊名得通言波斯上傳云波剌斯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有西女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波剌斯即波斯西女爲島國辯機大唐西域記云波剌斯國西北接拂懍國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拂懍即拂菻傳刪其文併國入波剌斯是爲拂菻之東地亡屬於大食而別立爲國者據英吉利人艾約瑟所譯羅馬志略云亞拉伯人攻併諸國如敘利亞伊及併亞非利加之諸地方皆爲所據有後此羅馬終未能再行恢復後表云西歷後六百三十六年中國唐貞觀十年亞拉伯人併取敘利亞伊及亞非利加諸地創立回國亞拉伯即大食敘利亞即西里亞（瀛環志略云唐初阿利伯回部方強取東中兩土建爲藩部據羅馬志略說所取東羅馬地止建西里亞一藩餘皆取而不有也）貞觀十年在元奘還雒陽歲之前九年元奘至波剌斯後回國之立約五六年拂懍與波剌斯商旅相接必西里亞西女爲居伯羅島準合今形波斯之界無可易矣（職方外紀圖居伯羅島作祭傳島紀文不具難而覩下云迺西舊有女國曰亞瑪作搠國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輒殺之與西域記所云西女之俗略同蓋古昔固多有此今則改同鄰俗不盡然也圖志乃雜而糅混附入西女非）漢西域

圖考以東土之古爾的斯丹一部爲苦國美索不達迷亞以北諸部通爲拂菻地西里亞從志略說爲西女俱非宋外國傳云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此拂菻爲東羅馬中土失後別立之羅馬歐洲史略云降生後一千五十五年有出自土族之塞勒茹族人最爲強盛時凡亞洲舊屬加利弗並東羅馬之地皆爲所有至一千九十二年塞族人始建都於小亞洲之尼該亞地而易王號曰羅馬國蘇勒丹緣時小亞洲久屬東帝故人亦多稱其地爲羅馬塞勒茹族所立之國從拂菻舊名稱羅馬其通於中國亦從羅馬舊名稱拂菻可知萬國史記土爾其國記敘是國始末云一千三十二年土耳其酋達路別克在撒馬爾罕興色舒格家將兵濟日洪河破伽寺尼國蘇爾旦馬蘇得帕古達大敎師授蘇爾旦一千六十三年（十字木作百據上下文改正）達路別克卒兄子阿士蘭嗣立伐東羅馬擒其將羅買羅一千七十三年阿士蘭遭害子馬勒沙爲蘇爾旦勇武有遠略取帕古達廓其疆域（帕古達即八達一作八格達亞剌伯記云國於低格里河畔）東至中國西及君士坦丁威振四方國中無事乃大散金與文學及卒諸子分其國長子領波

斯全國權最盛其後蘇爾旦索理曼以雄傑稱出兵侵希臘攻取路撒冷安提阿取之遂併吞小亞細亞全部馬勒沙卽傳之滅力伊靈改撒東至中國卽謂遣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眞珠之事西及君士坦丁謂其都在尼該亞與東羅馬都接近是卽始建羅馬國號之蘇勒丹史略一千九十二年當依記文作一千七十三年其立國在熙甯六年實非前代所有疆域依記說有中土全境及東土北四部暨波斯一國傳不言東徑而貢道所經之國首爲西大食東南徑亦不甚長又兼有西里亞界地似據元祐時索爾曼所國之

尼該亞境地而言西大食卽馬勒沙長子所國之波斯不屬索爾曼是以與初時廣徑不同尼該亞今加拉馬尼亞亦曰可尼亞北距黑海直徑甚短與東南程數不能相合北上當有東字東南至滅力沙謂東南境至阿剌伯西北之賽利阿沙漠也東北至海謂東北至德勒比孫達所濱之黑海也西至海謂西至買諾部之馬海也徑數兩隅相若正西縮三分之一有奇程數可推其國後爲歐羅巴十字軍所破失尼該亞都城及西里亞等又亡德勒比孫達餘部尙存元史愛薛傳西域弗林人錢氏大昕氏族表作拂林愛薛卽其國人入元在定

宗時蓋客居河北之阿速因而歸附者郭侃傳己未破兀林游兵四萬阿必丁算灘大懼來降得一百二十四兀林亦卽其國定本作烏林依文獻通考四裔考所引宋四朝史舊文實俱當同唐書作拂菻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保賽音廝部有法因卽弗林定本作佛貢弗林又作佛哩皆譯異兀林降元後仍自爲國服叛不常至大德中再爲所破遂以滅亡萬國近政考略土耳其沿革略述西人記載云東土耳開國先於西土耳其一千二百二十年土人避蒙古之亂由波斯至小亞細亞安居近處首酋子名爾達固一日游獵野原見兩軍苦戰一

軍將敗爾達固往助敗軍一軍敗去後知敗去者爲蒙古兵己所助者爲小亞細亞王也小亞細亞王賜地居之若附庸然爾達固死亞司曼第一立攻拜先地恩蠶食小邑小亞細亞王錫封爲王一千三百年蒙古兵入境滅小亞細亞既而舍地回國小亞細亞豪傑並起霸佔紛紛共分十邦皆服亞司曼爲總王亞司曼乃自稱土耳其王建都城於雅尼蘇是爲西土耳其之始一千三百二十年攻布羅羅沙八年而克乃遷都焉一千四百五十一年穆罕默德第三卽位明年攻拜先地恩下之拜王死於軍小亞細亞王卽兀林王爾達固所助敗

之蒙古兵爲郭侃後再攻西里亞之元軍所破滅之蒙古即旭烈兀後封於波斯之保賽音拜先地恩即君士坦丁拜王即東羅馬王兩拂菻入土耳其之始末於此可見東羅馬先於十字軍之役爲發蘭德侯所襲據改號臘丁至兀林降元之後二年復爲東羅馬通考與後立之拂菻分別爲二地形旣殊名亦數改確無容混西使記求唐拂菻不得乃以西里亞南耶路撒冷之密昔兒當之密昔兒去長安里數雖得通言四萬而界形絕異拂菻都此東即大食苫國在何所西濱地中海亦無別城可名遊散其談不待言職方外紀如德亞注云古名拂菻又名大秦唐貞觀中會以經像來賓有景教流行碑刻可攷彼拂菻爲西里亞非謂耶路撒冷西里亞本名拂懍元時爲黑契丹國名乞里彎（乞里彎亦見郭侃傳定本作苛勒揚即西里亞之譯異地理志附錄別作塔里千定本作塔里堪塔里亦即西里今圖有作哈里比者哈里與塔里正同讀）與兀林同降後亦同滅（此事考略不具西征紀程據西史云波斯王錯辰出兵征巴勒斯坦及西里亞克之元成宗大德四年也波斯王即保賽音巴勒斯坦即耶路撒冷大德四年即蒙古兵滅小亞細亞之歲是乙里彎與密昔兒俱與兀林同滅）小亞細亞豪傑起時兀林遺族盡有流入於此復建號爲拂菻者之小亞細亞王所擊敗之蒙古兵即由居伯羅島北渡之元軍敗後即退還未嘗深入西使記云密昔兒即唐拂菻地也

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理正同由不知當時拂菻以西尙有居西海上之拂菻本國而誤密昔兒地唐初自屬拂菻入大食後猶稱拂懍言唐拂菻在所可通引西域傳證爲拂菻故都則全不相侔宋明外國傳云拂菻即漢大秦唐曰拂菻宋仍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非大秦元末其國人揑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齎詔書還諭其王已而復命使臣普剌等齎敕書綵幣招諭其國乃遣使入貢後不復至萬秝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即古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年爲天主肇生人類之邦言頗誕謾不可信此拂菻實當如職方外紀之說爲西里亞會城即唐拂懍其國南界密昔兒止有加利利以北之士羅西頓大馬士革二城境地甚狹後乃通爲一國西里亞東即巴索拉元兵自報達至密昔兒道出天方據萬國史記阿剌伯記所攻克之地有帕古達是由巴索拉南入阿剌伯西里亞東諸國久已降附於元爲所封賽因國屬部商賈自得通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佛貞原作法因其下有尼沙布爾原作乃沙不耳沙不耳即米昔爾轉爲密昔兒佛貞即佛因是

即西里亞之拂菻明外國傳云元世回回徧天下揑古倫以入市留滯京都必亦回人西里亞本屬大食爲回部之國入小亞細亞後民無所改十字軍立巴利斯丹棄此城不守爲美索不達迷亞回王所據尋又與埃及暨阿剌伯合爲一大國既又復入小亞細亞（見萬國史記巴勒斯坦阿剌伯二說）元世屬保賽因當自爲國拂菻爲其沿襲大食舊部之名無疑外記注云如德亞古名拂菻又名大秦唐貞觀中會以經像來賓有景教流行碑刻可攷大秦據景教碑拂菻綴在其上不言所據必如德亞人傳述之說古謂源出大食拂菻則近今猶有此稱沈晦之迹

粲若列眉傳述紀文誤刪出拂菻一語乃失其根普剌等往拂菻招諭依外國傳所敘亦自由哈烈以攷而西傳云撒馬兒罕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遐方君長未有至者二十年西月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自是頻歲貢馬駝哈烈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道遠不至二十五年遣官招諭其王賜文綺綵幣撒馬兒罕入貢爲遐方君長之首知拂菻使至在後哈烈今波斯西踰巴拉索即西里亞哈烈通使在洪武二十五年拂菻必亦同之西里亞西即小亞細亞時爲爾達固之

子亞司曼所據號曰土爾其傳云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貢獅子西牛禮官言魯迷不列王會其眞僞不可知魯迷即土爾其時其國已併東羅馬遷於君士坦丁所都之部名羅美里亞羅美一作羅米即魯迷之譯異（傳云其貢物有珊瑚琥珀金剛鑽花瓷器瑣服撒哈剌帳羚羊角西狗皮拾列孫皮鐵角皮之屬皆拂菻珍產與唐西域所云大略不異）土爾其僻遠使迹所不至拂菻舍西里亞亦復無可位置志略定從西域記說而誤牽入居伯羅島之西女屬之西里亞拂菻亡失所在乃又以密昔兒所國之耶路撒冷當之致紛不可理圖考據西使記知密昔兒不能移易復又改附於唐拂菻幷糾合

宋拂菻爲一唐拂菻至宋元豐時僅存西土元明間其國雖未亡而隔在魯迷以西如何通商市而達使節宋拂菻即明初之魯迷亦不能强混於普剌等所使之國也海國圖志西印度天主原國注引文獻通考西裔考云宋之拂菻非唐之拂林今併明拂菻國地逐一考實諸說之譌互可以瞭然

澤散驢分磨鄰老勃薩考

三國志魏書烏桓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

西故俗謂之海西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大秦都在今土耳其國所都之君士坦丁城安息條支西大海爲今黑海澤散治在海中央似即條支之西南地後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條支陡入海中爲今俄羅斯國黑海

部他勿利治省之克雷木島其都城北面亦環海水當在島東之切爾赤城城倚切爾赤山北瀕阿速海東界別爾額司克以尼加利海峽是以三面路絕城西南有星飛洛波立會城其南海濱又有鴉爾塔梨洼皆倭爾焉達三屬城三城與會城相去通不過八九十俄里合併可成一小國澤散必此安谷城疑即條支故城時爲安息所役屬徙居內地故兩界間無此國也星飛洛波立北有陸路從倭爾焉達西折至些洼斯掩玻離巴拉赫拉洼諸海口不必定從水道驢分須海行半歲風疾一月當在赫爾畯省倭盤薩城之西南與倭爾焉達斜

相直洼北上脫四字倭壘薩城西南爲別薩拉必亞省之阿克爾瞞城其西南有多惱河分數道入海自北河至南河約占中里二百數十飛橋當建在此上驢分城必阿克爾瞞城從城西之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是由海岸陸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二句文義不可通太平寰宇記西戎驢分國記上西字作行行字亦誤此文蓋舊有闕脫後人據他書所引補綴乃至舛亂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當本作繞海西南行渡海道直南行繞海西南行承上句言也渡海道直南行別謂水行之向如此也今由多惱河口渡海至君士坦

丁求直南行若沿海岸則由西南過羅馬尼蒲加利兩國東境至土國羅美里部東北始轉東南兩文之譌互可知矣二千里以飛橋長二百三十里之數參校亦大略相應寰宇記澤散國記北上亦脫西字其闕誤當在宋前唐書西域傳拂菻傳作澤散直東北不得其道里東度海二千里至驢分國東度當作北度不知修書者衍失其向抑傳寫涉上東字而譌傳錄舊說亦自有誤寰宇記大秦國注引杜環經行記云摩鄰國在勃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身黑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骨莽即波斯棗也（摩字本誤作塵據西）

（域傳磨字改正）勃薩羅即地理志大食重鎮之末羅今東土之美索不達迷亞部摩鄰在其西南二千里中隔大磧是爲大食國中滅力沙以南之部落地理志三蘭西北薩伊瞿和竭東南小國二十六七之一下傳俱紛摩地那山之下地明史作默德那今曰麥地拿在阿剌伯國賽利阿沙漠之南萬國輿圖依英書譯作麥丁納麥丁爲摩地之轉異亦即摩鄰之轉異（下傳云大食男子黑而髯俗勇於鬭土饒磧不可耕有千里馬詭波斯彼拂菻始有粟麥倉庾瀛環志略云阿剌伯中央皆沙漠商旅必結隊以行否則虞盜劫物產惟棗最多人與畜皆食之產名馬牧者愛養如兒子海國圖志云西那山在阿丹山部里山指最高處臨西海在麥加默德那各族中不產草木故古咸謂之石阿丹與經行記說皆相合）記引此文次

在西有女國感水而生之下其上文必別標大食所屬之國名大食屬國有拂懍與末羅連接拂懍亦作拂菻因與海西之拂菻相混記引既失分別傳又改作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移勃薩羅西南之大磧於拂菻西南又移勃薩羅於大磧二千里外爲摩鄰鄰國之老勃薩兩國俱在今希臘國南之地中海中豈非大謬瀛環志略云土耳其國買諸部附近有數島曰居伯羅曰米地隣若謂因勃薩羅與居伯羅摩鄰與米地隣音讀俱近改記舊文別自爲說若當作東南度海不得仍云西南度磧且居伯羅島即女國上傳已有波剌斯西南際海島有西女種之文此又如何別說爲老勃薩云其人黑而性悍志略又移老勃薩於阿非加利東土桑給巴爾部之蒙巴薩磨鄰爲美林德更在二島海外陸地之東南遠不可合漢西域圖考於傳與舊記載異同未經審勘乃依東度海誤文釋驢分爲條支驢分既占克雷木島澤散無地可處繆主事俄游叢編俄羅斯疆域表黑海部敘復以東爲黑海東岸謂二國皆在阿速以東益失其根澤散在海中央明有略文可據舍克雷木島何從覓合圖考卷首上三國所綴俄部地名略而多舛疆域表後有歐洲四部圖屯戍

之城悉具今據以推出所在可無惑云（唐西域傳云大食西南屬海海中有撥拔力種無所附屬不生五穀食肉刺牛血和乳飲之俗無衣服以羊皮自蔽婦人明皙而麗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賈人欲往市必數千人納氎劖血誓乃交易兵多牙角而有弓矢鎧矟士至二十萬數爲大食所破略撥拔力種似阿非利加之阿北西尼亞國作阿適思尼志略云麥西南界努北阿唐初阿剌伯取其地努北阿南接阿北西尼亞古時麥西南境自回部割擄之後散爲數小部阿北西尼亞自古爲土番部落俗好爭闘殺掠食牛不宰饑割而生啖之別有新番末連而居捕蟲豸爲食得野獸食其肉纏其腸繫其蹄於身以爲觀美圖志云阿適司尼國風俗與伊揖阿丹略同向閣此邦舉動猛獷無異野人近始知傳言過實惟于宴筵喜啖生肉并聞牧人餧餓即割牲肉以充饑立塗創口驅行如故土蠻則汚穢絕倫如遇爭鬪不問男女老幼夷殺必盡而後已土產槍刀象牙各種香料阿比西尼亞邑有食生肉茹血衣皮之俗所產多象牙香料與撥拔力正同其地近波斯海灣故有波斯賈人住市又北境接努比阿唐時其地爲阿剌伯所取故又數爲大食）

（所侵略也大食未至入其地桑給巴爾又在其前之南中隔亞然觀此可知志略以摩鄰爲美林德之非）

祖法兒忽魯謨斯阿丹剌撒天方默德那坤城考

古里爲葡萄牙屬地印度狗襪部之紅甲府祖法兒爲俾路芝國盧斯部之喀剌蚩邑已說見俱藍考篇祖法兒與忽魯謨斯漢西域圖考附考云告俾路芝地忽魯謨斯海國圖志沿革圖敘云鄭和下西洋圖爲一島祖法兒無說職方外紀亞細亞圖忽魯謨斯作阿爾謨斯綴在百兒西亞海北其東止有西日斯丹亦無祖法兒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保賽音爲部有庫法原作苦法即祖法傳云祖法兒自古里西北放舟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東南大海西北重山祖法兒去古里里數與錫蘭山同其地去英藩信地國必不甚遠東南大海謂南濱海東亦界海潮所入之大港西北重山謂北障大榦山嶺西亦如之也準合兩形當在信地灣西北蘇來曼山下海國圖志西域押安比路沿三國圖山南有路士部（士字原本作土今正志引外國史略云地分五部曰撒拉文曰云他瓦曰以哈拉文曰路士古地撒拉文即地理備考之薩拉灣云他瓦即千達瓦以哈拉文即倭拉溶古地即古義斯丹知路士即盧斯土爲士之形誤）其邑曰可士塔路士即志所引地理備考之盧斯革波龔氏俾路芝考略云盧斯有會城曰俾拉俾拉郎士塔知會城即在其邑坤輿方圖無俾拉有喀剌蚩喀剌亦即可搭可果聲近可祖亦聲近搭法例同是知此城即祖法兒故都矣陸氏（次雲八紘譯史云祖法兒漢之大夏唐之吐火羅大夏吐火羅俱不濱海又非古里西北臆說不足據）瀛涯勝覽云其地邊海倚山爲居而無城郭西洋朝貢典錄別云以石爲城今城形不知若何其東界爲信地國所占縮短百數十里不及河岸西則兼有忽魯謨斯之地與故迹不同外紀西日斯丹依地形似即備考之古義斯丹元志附錄之伊斯帕罕比路治圖所目爲補士谷者其時屬百爾西亞爲附錄之伯奇台則祖法兒亦折入其國忽魯謨斯附錄作和爾默色原作忽里模子黃士獻集海運千戶楊君墓誌作忽魯謨思云親王合贊使臣登陸處其地當在古義斯丹西波斯國南剌郡海濱傳云西洋大國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剌郡一名拉利士坦亦作拉里斯丹通讀即阿爾斯丹坤輿方圖惡末島北有二地東北曰本德爾鴨拔斯爲備考之本德爾亞巴西埠西北曰拉爾即拉里拉爾東距喀剌蚩里徑與喀剌蚩東南距果阿里徑兩校多二分之一正合二十五日之數西南兩境俱有山爲海濱之障勝覽云忽魯謨斯國邊海倚山形亦符密故都本在此無疑圖考據瀛寰志略分出盧斯以西諸部之地爲其國境不更推及界外（闕二字）周

考萬曆中其國已亡外紀云百爾西亞南有島曰忽魯謨斯則僅存惡末一嶼非鄭和所闕之大島（勝覽云其處四時氣候皆如中國春鈎則花開秋予亦葉落駝馬牛羊驢騾犢特皆齊有不缺外紀言島中草木不生鳥獸絕跡氣候極熱人須坐臥水中兩形絕然不同知非一地傳宋紀說云地多鹹不生草木亦誤）島南為阿丹迤東為刺撒附錄有阿穆爾原作阿模里又有實喇哈達原作撒刺哈歹撒刺哈歹即刺撒之語衍阿模里即阿丹傳云阿丹在古里之西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刺撒自古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國傍海而居刺撒近忽魯謨斯五晝夜程國都濱海為今阿刺伯阿曼部之木甲埠圖志亞拉比亞國圖木甲作母士甲萬國輿圖

亞細亞洲圖作馬士喀特其東海角名拉塞耳哈特坤輿方圖拉塞作刺塞是即刺撒哈歹其國舊本合木甲及阿曼全部之地為一今邑埠名皆改易惟海角之名猶存阿丹即阿曼轉為阿模又為阿穆其部舊在拉沙海門之西北今曰沙刺部兼領舊內惹德部亦曰內惹德外紀圖百爾西亞海南亞辣波亞部有嚕密亞雅漫兩國亞辣波亞即亞拉比亞嚕密即拉塞讀史方輿紀要海夷圖西南夷表阿丹下有魯密無刺撒知本為一國（圖志天方教考引回人劉智天方典禮原教篇云天方稱大當者九十有四稱王者五十餘稱帝者七而蓋萬伏魯密之一君所謂帝之帝君之君也魯密為天方朝近服之王所都之地其名傳播甚遠紀要所表也

此天方制冠服之王當為哈倫亞拉伯日本人岡本監輔萬國史記亞刺伯記云哈倫亞拉伯立有雄略開勢剛強大西自大西洋東至印度江南自地中海北至阿斯府始建伊億肖朝安輯國人止戰鬭整法度文明日開冠服之制蓋由之始伊魯朝統即建於魯密其國昔本都默伽哈倫亞拉伯立朝制始從此也天方全部為元所伐滅分立二部所押埃益為四此魯密又非統屬眾國之魯密矣）亞雅漫即阿曼嚕密近東海濱亞雅漫偏西北近海灣盡處是舊部與今地不同刺沙在刺都西南其西北境又直至士耳其美索不達迷亞部巴索拉之南去木甲甚遠非兩晝夜可至傳文二十二下二字蓋誤勝覽云自古里開船順風一月可到以此數準之二當為九二十九晝夜到日應在次晨首尾實三十日故得通言一月傳所據為西夷

考文紀要廣西徼外西南海夷錫蘭山下引云自古里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阿丹國考所敘忽魯謨斯日程與勝覽差短十五為傳寫譌失此文亦然紀要襲於前傳因仍之於後典錄云阿丹國在古里西可六千里六千亦依一月計算可證勝覽此文不誤當訂正刺沙萬國輿圖作力亞特其西北邑名不具坤輿方圖有發俄在拔索刺南拔索刺即巴索拉發俄宜即阿丹所都刺沙地無山至沙漠盡處始有山勝覽云其國去山遠形亦相合傳下文云嘉靖時製方丘朝日壇玉爵購紅黃玉於天方哈密諸番不可得有通事言此玉產於阿

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或曰鴉乃如永樂宣德故事齎重賄往購通事所言阿丹乃西域傳哈三二九部之阿端元史世祖紀作斡端大唐西域記所云胡人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旦者譯異爲阿丹非此國阿端爲明世于闐別部之異名實即于闐之通目在土魯番西南二千八九百里其地有尼蟒依東西兩山于闐河分出其麓中產美玉五色俱備紅黃希而爲貴永樂中數入貢宣德後漸絕通事此言得之天方哈密賈人天方呼其國曰屈旦又爲薩丹哈密爲豁旦或爲斡丹皆聲近阿丹通事不能別乃混爲一阿丹雖亦產玉石其山在內慹德西界與黑德倭斯部相接黑德倭斯會城爲默伽即天方所都西域傳云天方古筠沖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宏治三年貢駝馬玉石天方本於界上諸山采玉市中既無此合製之品內慹德安得更有鴉互不待言矣圖志已訂此文惟不知阿丹之本爲斡端故猶與于闐歧存兩說四國自古里發行俱沿邊岸先祖法兒次剌撒次忽魯謨斯次阿丹洋中無島嶼可循舟人不敢直駛西域傳云天方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天方東北道由古里轉忽魯謨斯東南則由木骨都束不

剌哇諸國循西南羣島轉西北迂至近倍或倍半程可知當時船行無徑捷之道勝覽言自古里投正西兌位到阿丹亦據信地鬱至阿勒富海口行迹云然非初發即用此向阿勒富海灣自在痾襪西北發俄又在阿曼西北首尾俱不能向正西圖志失未分出阿丹與天方爲阿剌伯南北兩地附錄無天方有阿勒瘳喇爾原作阿剌模忒阿剌模忒即阿剌伯或作阿剌壁又作阿剌卑勝覽云天方說阿剌卑言語阿丹習阿剌壁語阿剌伯在元世自兼天方及默德那爲一部阿丹與剌撒俱不相屬西征紀程不知阿剌模忒與阿模里舊分兩界乃以亞丁當阿丹又附會亞達拉毛部之撒法兒爲即祖法兒割魯密以益忽魯謨斯紛成舛亂亞丁至孟買坤輿方圖云一千六百三十五里痾襪直徑差多無幾撒法兒近十之四爲海里九百八十一校合中國之數遠至三千二百六十九里豈十晝夜所能至典錄祖法兒下有古里西北可二千里之文二千如何能混合於三千二百阿丹爲亞丁較典錄又差短五百五十里與四夷考誤文復多五晝夜亞丁至黑德倭斯亦止六百五十五里依勝覽程數十一晝夜可達若古里先已通此小西洋面之道其至天方又何必轉繞忽魯謨斯及

不剌哇西南羣島且天方至宣德中遣使詣古里遇其國使至彼始附古里船以通阿丹加在亞丁天方是其鄰壤當時何至迷失紀程於傳文及外國紀圖俱未詳覈因有此鑿空之說東洋歷史地圖據以綴祖法兒阿丹於明初西南諸國交通圖又於其間增入剌撒皆失其根默伽今作麥加外紀圖作默加或又作默那與下傳之默德那止差一字默德那即唐書西域傳大食俱紛山傳之磨地那志略作麥地拿云一作美的納其地元時隸默伽後分爲二劉郁西使記云天房內有天使神人之祖葬處天房即天方天使神人之祖葬處謂麥地拿圖志引澳門八萬國地理全圖集云麥地拿係摩哈麥葬處卧於鐵棺城褊小年年南海西域西國與亞非虔信士不止數萬起程赴城泛江涉巇而至大衆繁雜稠擠是天方教主之墓確在麥地拿非麥加勝覽天方下云西行一日到一城名驀底納有馬哈麻聖人靈寢正在城內至今墓頂毫光日夜侵雲而起馬哈麻即摩哈麥驀底納似即美的納惟其地在麥加西一日程當爲坤與方圖之熱他去麥地拿尚遠紀程云麥地拿在麥加之北約七百里麥德拏即麥地拿勝覽此文有誤傳云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天方地廣西北

境接默德那亦自得云近里數或本如紀程之說與錄作百里則竟以勝覽之一日程爲據非摩哈麥葬處勝覽作於永樂十四年此條本出自續增驀底納並不別敘是并不知其與天方各自爲國典錄又不考默伽與默德那之同異云國史以默德伽別於天方而歡云即其地復誤默伽爲默德伽更成糾紛勝覽自云默伽不云默德伽豈如典錄所言國史據默德伽貢表及其使臣所述之說錄列亦必不以天方之熱他爲其國都默德那下傳又有坤城云西域回回種亦默德那鄰近之國今麥地拿西北有埃及之彌的安西奈兩部坤城當即國於此天方一名天堂本回部宗教之大名明世阿剌伯分立五國以默伽爲長乃以其名屬之外紀圖於撒馬兒罕東北加勒野東別綴一天方此爲今哈薩克右部地哈薩克奉回回教本大食之別支天方故國既改號默伽及默德那坤城阿丹剌撒此部因又自號天方傳上又云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天方與阿速接近疑即加勒野之天方傳不具其國與默伽易混并附及時（阿速境地圖考謂有今俄羅斯南低高加薩十部南與麥加中隔七耳其波斯及阿剌伯北二部與埃及東二部於傳所敘列爲[illegible]述哈烈忽魯謨斯剌撒阿丹拂菻米昔兒坤城默德那九國距離約五千里遠不相接東南與南[illegible]今部止隔裏海[illegible]在東[illegible]撒馬兒罕今爲中亞總督部[illegible]）

以達利亞必三省舊時通爲撒馬兒罕屬地國志北門皮以外疆域考撒馬兒罕作賽馬兒罕云其疆西底裏詞是與河速接界天方當亦如之裏海東北曰烏拉爾肖東邊七爾該瀚沙漠即右哈薩克部烏拉爾地舊亦乃石哈薩西部所牧　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所謂烏拉玉斯也元史太祖紀發所止同回國名多不詳本傳別失八里下亦止言北連瓦剌不及瓦剌西界之部外紀別失八里作加非加爾云自此以西曰撒馬兒罕曰弟利哈大蘖曰加非爾斯當曰杜爾格斯當曰查理曰加木爾曰古查曰蒲加剌得撒馬兒罕北界凡有七部加木爾圖作加爾謨發任舊尚加薩亞期德辣罕部東今烏拉剌地村爾塔斯斎作度兒格斯單在加爾謨幾東加勒野西即土爾該蒲加剌得作沙加待在捜爾格斯單南北高海東北濟爲上爾該所屬鹹海東北之伊爾發子皷古查圖不具沙初待西有茅魯亞在爾爾讀雜東南爲烏拉爾所屬之也下恩樂同克南城蘇亞音近古查似即其部查埋亦即加勒其部當在沙野之東與天方迤接天方紀無此文似即查理與革利哈大蘖加非爾兩部加併爲一大名者地在右哈舞克中部今亦入俄屬阿克謨休省矣加非譯讀與回部大數師名之加利弗相同加非爾斯當蓋以加利弗所居得名天方國之立號查理與革利哈大蘖皆加非爾斯當之族屬故同爲天方杜爾格斯當加木僅古查蒲加剌得四部當本微弱亦附天方後強盛始各爲宗主紀下文元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多同後各立門戶互相拼擊可伊諸部之分以此杜爾格斯當之別自爲宗當在土爾其攻服阿剌伯之後土爾其爲杜爾格斯當之支族阿剌伯既折屬土爾其杜爾格斯當自不肯仍附於加非爾加木爾三部因由之各立示樂中尚通號天方與阿速無別部開隔故傳云然也天方自二回人于自言之紀氏的闊微草堂筆記云相傳回部諸國以銅爲城近西之回部云銅城在其東萬里近東之回部之銅城在其西萬里東部所云西萬里之銅城即阿剌伯之天方西部所云東萬里之銅城即哈薩克之天方然則天方因自有東部之國圖文確可據矣何氏秋濤朔方備乘遠金元北徼諸國傳述此傳作南道通亞喇伯阿剌伯非自道所紀如例旁注阿逕東南界哈烈西南界魯速哈烈最強便魯速極遠傳不其兩國豈更及默伽默德那下亦方近天方之文天方是其近界此天方必不爲遠備乘之說寶由不知所在的誤不必多或

俱藍考

元史外國傳海外諸番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爲大世祖至元間古城馬八兒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嚕齊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王必納的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嚕扎爾哈雅俱藍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馬八兒國爲今英吉利屬地印度麻打拉薩省之馬拉巴爾部僧伽耶山爲錫蘭島新化鄒君西征紀程已有說足可依據阿不合大王宗室世系表作阿布哈王所封即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保賽音之地屬城四十五南境濱海有今俾路芝阿剌伯諸部此所云其最東南海濱之第一城也惟俱藍未考實所在注云今達拉王哥爾士國所屬有固蘭城固蘭即俱藍之轉以當俱藍似爲的確惟嫌在馬拉巴爾之南與假道義不合蒙按俱藍乃達拉王哥爾北馬

拉巴爾西界法蘭西屬部之馬黑府及其西北之卡里古得埠非固蘭也馬黑卡里古得並見新會陳君萬國輿圖印度及馬來羣島卡里古得作卡力咳北接加那拉部之曼嘎羅阿又北爲紅申紅申屬葡萄牙日本國人木村信卿坤輿方圖作果阿即瀛寰志略之痾襪或曰戰亞又爲卧亞其府本名邦靖音轉爲紅申紅申北界孟買省之康肯部東北界北日不爾部康肯一名鹿那乍里北日不爾在卧亞東北據艾儒略職方外紀亞細亞圖舊名爲坎巴牙明史外國傳云古里西洋大國西濱大海南距柯枝國北距狠奴兒國東七百里距坎巴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錫蘭山十日可至諸番要會也古里即痾襪亦即卧亞戰亞界阿狠奴兒即鹿那乍里坎巴即坎巴牙柯枝即曼嘎羅阿傳柯枝下云自小葛蘭西北行順風一日夜可至小葛蘭下云其國與柯枝接境自錫蘭山西北行六晝夜可達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國也又有大葛蘭者波濤湍悍舟不可泊商人罕至兩葛蘭以柯枝錫蘭所距里程推之小葛蘭即卡力咳大葛蘭即馬黑葛蘭與俱藍聲轉而異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云小葛蘭星槎編作小唄喃世祖紀有唄喃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戊子進金書寶

搭黑獅子番布藥物咀喃即唄喃亦即俱喃則即俱藍矣卡力咳亦爲葛蘭之轉紀程止據固蘭不更推及葛蘭故不得也（外紀圖卧亞東南有葛正葛正東南有哥憫圻剛似即萬國輿圖馬黑東南之哥覩亦作哥陳又名可陳志略云一作溜貞明時屬荷蘭今亦爲馬拉巴爾部地葛正即葛蘭以字音求之哥蘭當本作哥正葛正當本作葛蘭今本由傳寫互譌葛蘭在哥氣西北據此圖亦甚明斷紀程以哥陳爲柯枝並非葛）蘭地窄元時爲大國蓋兼有柯枝及其東諸部之地是以較古里諸國爲大至明始分裂存一隅馬八兒新村馬頭在達拉王哥爾哥摩林海角之東其境亦廣至伯耳克海峽非挐之馬拉巴爾僻在一隅明時通貢止有刺泥國中之回回馬哈没無其國之名亦因分裂而矣日本石澤發身東洋歷史地圖蒙古大帝國依紀程說移馬八兒於海峽之北而闕俱藍又於帖木兒征略圖列葛蘭於達拉王哥爾海曲再綴柯枝及古里於其北俱不密合古里兒明一統志所引島夷志爲元時所有其國介錫蘭與祖法兒之中兩程皆十晝夜無移南之理祖法兒在孟買西北俾路芝國盧斯部之喀刺蚩境與痾襪接近紀程復誤合於阿剌伯亞達拉毛部之撒法兒明初西南諸國交通圖亦沿其失今一併釋出是非可以豁然

評陳鶴年課卷漢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

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其道經所由試爲考證篇自意大里國境泛地中海踰紅海入小西洋自較出阿非利加海繞大浪山之道爲便惟紅海與地中海中隔陸地大浪山未通舟楫以前是否西商已由此道而東必當考實職方外紀敘歐羅巴商船所行詳具三道阿非利加海外一爲墨瓦蠟尼加之太平海一爲新以西把尼亞陸路東南之孛露海濁遺紅海事屬可疑萬國史記敘葡萄牙通道印度云一千四百八十六年巴多羅謬太士率數隻船探亞非理駕南端順潮而東遂環南端過大浪山葡王名其地曰好望角一千四百九十

五年命華斯哥德嘎馬爲船長遶好望角至墨倫的一千四百九十八年達印度其地有君長見葡人禮甚殷有回教商人譖其有覬覦他國之志卽解纜而還印度與西人通接實自華斯哥德嘎馬始其先彼國海上止有地中海以東天方諸國之回船並無歐商記下文又云嘎馬還國王命加福拉巴多羅謬太士二人同往據有印度一地一千五百年加福拉泛船抵東印度遇颶漂蕩抵南亞非理駕之巴西取其地爲屬土將直至印度復遇颶太士溺死加福拉廑免還奏命嘎馬將大船二十隻再航印度遂得俄亞爲首府萬國近政考略加

福拉作彤勃倫謂自彼覓得巴西水程貨物可以直達又云先是歐亞通商皆從陸程運物遞埠交卸中國之物運至印度由印度運至波斯或土耳其再運至埃及如考略說初時印度商貨皆由波斯灣入伯拉底河改陸而西紅海僻在南不當孔道明史外國傳云忽魯謨斯居西海之極自東南諸蠻邦及大西洋商船西域賈人皆來貿易故寶貨塡溢忽魯謨斯今波斯南之俾路芝大西洋商船及土耳其貨船由伯拉底河出波斯灣而至者西域賈人則土耳其中西兩部及埃及諸國由地中海踰陸之商說與考略亦合後葡國人擊敗埃及

由麥地拿通市彼國英吉利繼之進據蘇彝士海峽乃成郵路海國圖志據地理備考周赧王五年間希臘國王侵五印度自後遂由紅海通商貿易一語輒以今形附之古迹謂明以前歐羅巴東來故道如此詳求根證竟不其然希臘事遠在周世本難質言其王亞利散大征五印度以後所通海道希臘志略亦止云由印度至波斯灣順而至伯拉底河口歸至波斯東京定意發水軍隊有事於亞拉伯命在腓尼基地造戰艇成後解散其體節節陸運至歐伯拉底河旁之達巴撒古城從新成就起下於河順流至巴比倫由彼可開往亞拉伯降

生前三百二十三年春亞利至巴比倫病崩亞利所行與所未行兩道仍俱是波斯灣紅海須擊破亞拉伯後方能通舟備考所云并非舊說亞利没後國分爲四亞耳息與東部之敘利亞以亡是爲本傳之安息羅馬與西北部之馬其頓與其本國亦俱亡是爲大秦大秦都在亞德亞海灣之西東境與安息相錯羅馬志略言降生後一百十四年德拉旃征定亞米尼亞進兵安息至波斯海灣安息請成德拉旃之世界地拓至安息之南圖志謂有今土耳其東北美索不達迷亞部之巴索拉地巴索拉東南即伯拉底河口與志略說不異自此出波斯灣至印度海口即希臘所行之故道不必更遶至紅海本傳言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天竺國下惟云西與大秦通不及安息安息下云至于羅國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本傳則云從安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安息至大秦有海西海南二道市所當在西境黑海下口之馬海灣及其西界地盡處之亞德亞海灣不在南境波斯灣亦自爲大秦與扁乇山離分界之地東達日南即由印度海濱循天竺入貢之道而東天竺下云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天竺已通日南於前大秦固得踵迹於後唐書地理

志廣州通海夷道下敘天竺西境瀕海之國亦至巴索拉及美索不達迷亞而止志云提羅盧和國西行一日至烏剌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剌河南入於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鎮也弗利剌河即伯拉底河所納之底格里士河小舟泝流爲泝伯拉底河正流之阿附臘底斯河即歐伯拉底河烏剌國即巴索拉末羅國即美索不達迷亞唐時大秦故境東部諸國通交廣猶同漢迹考略又載一事云意大里屬部威尼斯有名波羅馬哥者仕於元欲回帝不許波乃微服遁居蘇門答臘五月經印度洋波斯灣德比孫希臘之君士坦丁然後回國波羅馬哥入元蓋於旭烈兀征西域時從附其歸國所行亦無別道明史西域傳天方下復有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之文是知明以前南洋以西海人操舟多緣邊岸不敢遠駛紅海偏南緣邊當增多波斯灣下游亞剌伯東海岸里數轉西北踰地中海又須增自耶路撒冷西岸至亞達那東南岸里數兩增遠踰四千而阿剌伯東一道又不如耶路撒冷西道之徑直故自印度諸國與阿剌伯及埃及通使互市興兵交鬭以外罕有繞至其間者今英船行用火輪蘇爾士陸道又經法蘭西開鑿河渠與前迹不同而波斯灣仍然通

運日本人所繪萬國海陸諸圖俱有此灣徑線與紅海各口標所至里數分析甚明作者顧目爲間道以圖志之說改繫於瀛寰志略置外紀之文於不論似此書以外別無可憑所見未免大狹故爲廣博言之安息西北陸道已說具圖志不必更衍永昌一道圖志在所遺闕其地去海窵遠中隔撣國及諸蠻夷撣爲今緬甸及木邦孟艮整久諸土部其國境廣狹西蠻西南夷傳無文不可得知天竺亦有由西域入貢之道見於本傳大秦既不假道於彼自不復問津於此潞江下流在緬甸東南摸兒緬埠入海其西有大金沙江在緬甸西南漾貢入海兩江中有支港由本邦南通流魏略所云水道爲潞江抑爲大金沙江俱莫能懸定瀾滄江在安南之柬埔寨入海與潞江不通舍大金沙江綴入此江亦失之疏有志治此學更期精覈承志附筆

塔爾巴哈臺界地初約續約山嶺名河名卡倫名詳釋塔城約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往東南行至賽哩鄂拉先往西南後往西行順塔爾巴哈臺山嶺至哈木爾達巴哈即轉往西南順庫木爾齊哈喇布拉克巴克圖葦搪子瑪呢圖沙喇布拉克察罕托霍依額爾格爾巴爾魯克巴爾魯克莫多等卡倫之路至巴爾魯克阿

拉套兩山嶺中間由平地行即在哈布塔蓋阿魯沁達蘭兩卡倫中間擇山坡定界自此至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爲界賽哩鄂拉即科城續約賽哩烏蘭之北山祁氏韻士西域釋地云塔爾巴哈臺賽里山城東八百餘里山之陽爲和博克薩里準噶爾未滅時此其牧地今爲土爾扈特游牧賽里即賽哩和博克薩里爲賽哩烏蘭山東南兩麓之地西陲要略云土爾扈特游牧之地共分五處其分駐塔爾巴哈臺之和博克薩里地方者爲親王策伯克多爾濟等部眾游牧西南與彼處所屬之察哈爾厄魯特連界西北與哈薩克連界東南皆戈壁荒山東北界噶扎勒巴什淖爾與科布多之烏梁海接壤和博克薩里四境東北界瑪呢圖噶圖勒幹東南之科布多所屬阿爾泰烏梁海旗地之喀喇額爾齊斯河西北踰鄂倫布拉克卡倫至俄棟果勒河岸南沿賽哩烏蘭山陽和博克河所豬之沙磧而西綿亘甚廣乾隆一統志塔爾巴噶台路屬境有哲克得里克注云在塔爾巴噶台西南去迪化州三百里其東南境沙磧彌漫五百里廣三百里（西字據圖當衍去文志圖地在正東少南舊圖亦有差）有納林和博克注云在哲克得里克西北有格爾鄂爾格有克特和博克有烘郭爾鄂籠注云皆在納林和

博克東其東北爲什巴爾圖爲烏爾圖爲薩里哲克得里克納林和博克格爾鄂爾格克特和博克烘郭爾鄂隴什巴爾圖烏爾圖薩里皆和博克薩里南地納林和博克圖綴在和博克河西源之西格爾鄂爾格七地以次而東或偏南或迤北通考云哲克得里克在納林和博克東南八十里格爾額爾格在東十五里克特和博克在東南二十里烘郭爾鄂隴在克特和博克東十五里什巴爾圖在東北一百二十里烏爾圖在什巴爾圖東北二十里薩里在烏爾圖東北六十里里數俱可按驗薩里最北地段斜至東南包烏爾圖什巴爾圖踰沙磧接青吉勒袞衍亦隸長薩里北爲烏蘭呼濟爾通考入東北路與東南路地劃綫注云在察罕呼濟爾東北察罕呼濟爾爲賽哩烏蘭山西之察罕鄂博西域水道記引策棱傳所載喀爾喀厄魯特分界議云策妄阿喇布坦存日游牧和博克薩里察罕呼濟爾迤西數年來漸越額爾齊斯察罕鄂博南即納林和博克故敘察罕呼濟爾地段冠以和博克薩里之大名（察罕鄂博文忠圖作察漢鄂博西有舊卡西南有齊巴克達孫河西北流合東來一水折北迤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爾那山東名特[illegible]爾[illegible]爾[illegible]河通考云察罕呼濟爾在奇爾噶遜齊布哈達遜東南境齊布哈達蘇即齊巴克達孫河東當之此河所合東來一水[illegible]路作果[illegible][illegible]孫[illegible][illegible]爾噶遜也察罕呼濟爾在其東[illegible]與察漢鄂博地形上今一統志烏蘭呼濟爾下云其西爲綽爾郭[illegible]爲阿睦爾撒納之昂吉其西爲察罕呼濟爾舊爲達瓦齊之昂吉又其西爲額[illegible][illegible]烏鄂渠特鄂拓克游牧此紹爾部即紹爾和察罕呼濟爾在其西西南界接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考所云之地圖於額敏河北緩烏里雅蘇台所[illegible][illegible]察罕呼濟爾之西烏里雅蘇台部拉爲博洛呼齊爾西之烏里雅蘇圖山察罕當作博洛不然此呼濟爾與納爾郭方位有爲也西考烏蘭呼濟爾注下又六西距塔爾巴哈台一百里自此西南入沙磧里數亦有差南入沙磧地形復不耕行一字似七之闊臉自此句當在本察罕呼濟爾去木烏蘭呼濟爾距塔爾巴哈台七百里與西域釋地所云哉里相去六百里之數相近察罕鄂博南界納林和博克又南即沙磧自此句蓋稍寫脫落補失其次七字乃刻誤耳）烏蘭呼濟爾在鄂博東北爲今烏里雅蘇圖地段實與薩里相連薩里正東亘至噶札勒巴什淖爾之北烏里雅蘇圖東地亦自卑爾索克托羅海北亘至喀喇額爾齊斯河西科城續約在哈巴河賽哩烏蘭齊巴爾地方接壤會哈巴河爲喀喇額爾齊斯河東之阿爾噶巴克河烏里雅蘇圖界地在其流入喀喇額爾齊斯河口之對岸賽哩烏蘭齊巴爾即烏蘭呼濟爾其西地今同卡倫名爲烏里雅蘇圖東地尚存舊名賽哩亦作薩里乃和博克薩里之省水道記云納林喀喇山東爲阿勒坦烏梁海種人西爲和博克薩里土爾扈特種人納林喀喇山在齊爾袞特依山北喀喇額爾齊斯河上流博喇濟河口之南其北又有庫克辛山以壹統圖推校庫克辛山即空紳山齊爾袞特依爲察爾古爾特依納林喀喇在兩山之間西徑正直烏

里雅蘇圖薩里明以和博克薩里得名烏里雅蘇圖北更有鄂倫布拉克西界俄棟果勒河東哈薩克游牧處所亦和博克薩里之北地俄游彙編通俄道里表烏梁海西界有薩理布拉克案云即鄂蘭布拉克鄂蘭即鄂倫薩理布拉克又即薩里布拉克也賽哩烏蘭山本名亦為和博克薩里後從省稱作薩里新疆識略疆域總敘注云塔爾巴哈台城東六百餘里有薩里山薩里山即賽哩烏蘭要略作霍博克薩里（要略上下文所述諸山與識略全同知此山即薩里其下有在城東二百餘里七字二當為六之爲識略塔爾巴哈台疆域敘土爾扈特注云在城東六百餘里霍博克賽里地方游牧六字有明證釋地以賽里山距城里數為八百此文亦必不作二百也通考烏蘭呼濟爾里數誤作一百正文當為七百亦可以是推之）霍博克即和博克矣土爾扈特所游牧之和博克薩里地方據喀爾喀厄魯特分界議所云察罕呼濟爾舊界亦本包此山於內賽里山去此二百餘里當在鄂倫布拉克東水道記俄棟果勒河作俄儂河云發自薩里山陰北流五十餘里經俄儂郭勒卡倫東（即俄棟果勒卡倫）又北流六十里經烏里雅蘇圖卡倫西烏里雅蘇圖卡倫南去薩里山里數為一百十餘東北至鄂倫布拉克卡倫識略云一百兩合即二百餘鄂倫布拉克東識略圖有一山北邏瑪呢圖噶圖勒干卡東南界額爾齊斯河按合此約所云是為賽里山

形邐迤向南有數峰科城續約依森克拉得墳喀巴河上約作額賢戈里得谷依森克拉得墳即此山南谷之地此約取道於北是以與彼殊別賽哩所在得實以下界地可依次遞推先往西南順塔爾巴哈臺山嶺至哈木爾達巴哈謂出鄂拉西口由平地行先向西南趨塔爾巴哈臺山嶺後轉西至哈瑪爾達巴罕也塔爾巴哈臺山本在哈瑪爾達巴罕西一統志云山在塔爾巴噶台北有特里特額嶺特里特額嶺即哈瑪爾達巴罕西之塔爾巴哈臺山要略謂其山又名楚呼楚在城北一百餘里楚呼楚山則在哈瑪爾達巴罕南此所順乃達巴罕東之大幹山嶺後條敘此界劃出之卡倫云塔爾巴哈臺山嶺迤北舊住之鄂倫布拉克等鄂倫布拉克與此首山相直山即薩里鄂倫布拉克卡倫去烏里雅蘇圖一百里鄂倫布拉克以在鄂拉西南界地之中劃出烏里雅蘇圖不在所劃界徑由鄂倫布拉克斜出所接之山當尚在俄棟果勒卡倫之西北文忠圖卡倫北少西有重山首曰胡雲托揮西南迤亘至特穆爾綽爾和河岸為輝巴拉集逾河名特穆爾綽爾和山支峰重疊自固爾班烏里雅蘇圖博洛呼濟爾兩卡倫之間西出為烏什嶺接哈瑪爾嶺識略圖特穆爾綽爾和山幹

至博洛呼濟爾卡倫支分爲二一自卡倫南過板廠溝南爲烏里雅蘇圖南山一自卡倫北別出固爾班烏里雅蘇圖西過板廠溝北爲烏里雅蘇圖北山後文卡倫條下云烏里雅蘇圖卡倫在城北七十里東北三十里至楚呼楚山根又向東南至板廠溝卡倫三十里哈瑪爾達巴罕卡倫在烏里雅蘇圖之北板廠溝卡倫東北至傅洛呼濟爾卡倫七十里哈瑪爾達巴罕西榦包絡楚呼楚兩大山、俱在北列特穆爾綽爾和正榦自由固爾班烏里雅蘇圖南而西界道必出此自鄂倫布拉克西南轉西山迹根據明確續約敘所議建立牌博處所旁出察汗鄂博一地察汗鄂博即察罕鄂博偏僻在輝巴拉集東南俄棟果勒卡倫西南非迤向特穆爾綽爾和河之直道西出至哈瑪爾達巴罕亦當斜兼北向於兩形俱不能合蓋後有改竄續約哈瑪爾達巴罕作哈巴爾蘇其牌博起界首止此山其十處云第一處起即在瑪呢圖噶圖勒榦卡倫地方建立牌博一處次在哈爾塔爾地方建立牌博一處沙爾布拉克地方建立牌博一處沙爾托羅蓋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察罕鄂博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克爾根達什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巴庫木爾古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庫爾滾大蝌地方建立

牌博一處布凱阿蘇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哈巴爾蘇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哈爾塔爾他無所見以本約往東南行至賽留鄂拉之文度之當即賽里山東北麓之地沙爾布拉克即薩理布拉克在山西南麓沙爾托羅蓋本文當即薩里托羅海似即胡雲托揮托揮爲托羅輝之省輝與海聲近托羅輝亦即托羅海也薩里以大名名之察汗鄂博在胡雲托揮南果爾莫孫河源之西克爾根達什爲果爾莫孫西河東岸之地通考云察罕呼濟爾在奇爾噶遜齊布哈達遜東南境奇爾噶遜今讀作果爾莫孫即克爾根達什克奇果三字皆通讀噶遜轉衍爲喀莫達孫又省莫爲根達什也蔚注據界圖作克咧根塔斯山口克咧根塔斯亦即果爾喀達孫山口即輝巴拉集南口正界本應由其北口陟山梁而西今則由南口循山麓而西北耳自此逾河北爲特穆爾綽爾和山南爲哈薩克冬季牧地水道記云果莫孫河西岸哈薩克台吉罕巴爾度冬處罕巴爾所部今名顛特式鄂陀克科城續約後條云闊濟木博特鄂陀克之哈薩克冬夏游牧之地於此次定界後皆分入俄國其楚巴爾愛格爾顛特式兩鄂陀克之哈薩克等按今所定之界冬牧爲中國屬地而夏牧分入俄國闊濟木博特楚

巴爾愛格爾兩部牧地俱在俄棟果勒河東岸闊濟木博特地段在鄂倫布拉克卡倫外偏北劃入俄界楚巴爾愛格爾在烏爾雅蘇圖俄棟果勒兩卡倫外偏南仍如昔隸貞特式地在界內巴彥木爾占應偏在北界圖作拜穆爾帀拜讀如別轉讀卽爲特帀與綽更相近拜穆爾帀亦卽特穆爾綽爾和之省與巴彥與古又拜與帀之轉衍矣庫哲滾大壩爲固爾班烏里雅蘇圖南嶺固爾班本大之殊語水道記云嘉慶十九年將軍松筠與塔爾巴哈臺參贊愛星阿會疏請移哈爾巴哈卡倫於大烏里雅蘇圖大烏里雅蘇圖卽固爾班烏里雅蘇圖庫哲滾大壩卽固爾班大嶺也布凱阿蘇爲博洛呼濟爾北嶺界圖作博爾果蘇阿蘇博爾果蘇卽博洛呼濟語轉字數不省哈巴爾蘇光緒九年勘定哈木爾達巴罕西南界段續約作哈巴爾阿素達巴罕知俱卽哈瑪爾達巴罕其地本有卡倫在嶺下濟莫爾色克河北岸又名濟莫爾色克卡倫是以約文別敘於下水道記云楚呼楚河北爲喀拉瑪嶺嶺北有濟莫爾色克河河之西北六七十里有水發自哈爾巴哈卡倫西東流經卡倫北德布色格爾河自南經卡倫東來滙是爲哈爾巴哈河此哈爾巴哈卡倫卽濟莫爾色克卡倫非松筠愛星阿所移之哈爾巴哈舊卡倫哈爾巴哈舊卡倫在哈爾巴哈河北不在河南又已廢不得不省去舊字記止作卡倫明是現存之卡哈爾巴哈自爲哈瑪爾達巴罕之省名蓋兩卡俱在達巴罕北麓初時其地本通名哈瑪爾故其河或名哈爾巴或名濟莫爾皆以哈拉瑪及喀木爾之異稱轉變爲目卡名亦從之而別一爲哈爾巴哈一爲濟莫爾色克後省哈爾巴哈改置固爾班烏里雅蘇圖濟莫爾色克因得専哈瑪爾之名遂易其目爲哈瑪爾達巴罕或又從省簡通呼爲哈爾巴哈是以其歧互如此文忠圖兩卡倫俱從舊名標列而濟莫爾色克又據別讀作集莫爾色克卡位置在德布色格爾河東蓋誤濟莫爾色克卡倫自在河西松筠愛星阿疏以哈爾巴哈與其北及東北之布古什阿布達爾摩多爲第三四五卡倫三四五從塔爾巴哈臺北烏里雅蘇圖卡倫起數烏里雅蘇圖北少東爲濟莫爾色克又北少東則哈爾巴哈是爲第三濟莫爾色克中界哈爾巴哈與烏里雅蘇圖兩卡倫不得偏東又識略言哈瑪爾達巴罕卡倫在烏里雅蘇圖之北移東亦非其北也哈瑪爾達巴罕卡倫西南爲達巴罕西幹末處又西南爲烏蘭嶺爲那拉特嶺皆塔爾巴哈臺山之支峰西南

行別起爲巴克圖山爲阿爾噶靈圖山夾巴克圖瑪尼圖兩卡倫左右至額米爾河岸始畫河南爲巴爾魯克大山首起察罕托海卡倫東北迤西南過額爾格圖卡倫分爲二支南支亘至阿魯沁達蘭之東烏蘭和屯爲烏蘭和屯山跨庫爾喀喇烏蘇及伊犁兩界一統志庫爾喀喇烏蘇山川類云巴爾魯克山在庫爾喀喇烏蘇西北西爲伊犁界北爲藩部左哈薩克界伊犁山川類云巴爾魯克山在伊犁北東與塔爾巴噶台界西北踰山接藩部哈斯密地庫爾喀喇烏蘇伊犁兩界之巴爾魯克山即烏蘭和屯山西南支盡於莫多巴爾魯克西

山山南迴額斌格遜池至阿魯沁達蘭皆平地阿魯沁達蘭南有沁達蘭山釋地云山在城西南三百餘里接伊犁界沁達蘭山之南爲伊犁哈布達海卡倫北之阿勒坦特布什山一統志云山在伊犁北罕哈爾察海山之東二百里舊爲準噶爾塔爾巴哈沁郭游牧處

遜齋文集卷十

遜齋文集卷十一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圖斯考

圖斯原作遜思此即巴達克山西北之渾都斯漢西域圖考據西圖目爲噶斯尼者也噶斯尼新疆識略作噶斯呢距葉爾羌五十站較布哈爾會城及愛烏罕俱差遠十站與巴達克山不得相接日本木村信卿坤輿方圖有渾都斯在西域圖噶斯尼之次西踰阿母河所納支河有拔爾克其城亦屬阿富汗無噶斯尼地位可置

海國圖志北印度附考引布路斯瑪吉士地理備考云達爾給斯丹國即南懷仁圖所謂韃而靼也分二十部落一名布加拉乃通國之最富强者也一名巴爾克一名古爾墨一名昆都斯一名達黎千皆土著之部布加拉即布哈爾巴爾克即拔爾克昆都斯即渾都斯三部本同族而不相統屬古爾墨次在巴爾克昆都斯之間似斯噶斯尼巴爾克東百里西征紀程云馬薩里什里福城其名與古墨爾全別不得證合英吉利陔勒低俄國新志有哥而米尼城屬波嘎拉波嘎拉即布加拉哥而米尼當即古爾墨巴爾克渾都斯及馬薩里什里福今俱屬阿富汗此城應在阿母河北與達黎千聯比徐氏松西域水道記云渾堵斯西北三日程曰塔爾罕與噶斯呢爲鄰塔爾罕即達黎千其說噶斯尼亦自在河北下文敘布哈爾地又云其屬城曰鄂勒推帕在東七日程曰濟襍克在東三日程曰噶斯呢在西南十日程曰坎達哈爾在西南二十日程坎達哈爾木村圖作看達哈爾在拔爾克南鄂勒推帕濟襍克皆不具以記說推之噶斯尼舊境或本跨河兼有巴爾克地後分爲二西域圖標綴舊名容可置噶斯尼於河南而鄂勒推帕與濟襍克俱隔在塔爾罕之北於此界自不相連乃塔

爾罕刪出在外濟襍克移置河濱鄂勒推帕又移於河南置在濟襍克東南噶斯尼西坎達哈爾復移之鄂推帕西北地形全乖所據圖爲零摭舊名以意標注無疑渾都斯本唐昏馱多地入明併入巴達克山後復別自爲部圖志引英吉利馬禮遜外國史略云尹士斯在亞母河之南元史之阿母河也谷間甚燥熱居民不多與其鄰國補答山戰盡有其地即巴達山也產白玉青金尹士斯即渾都斯與補答山戰盡有其地即巴達克山侵據彼部建立西都以後之事復立不詳何年艾如略職方外紀亞細亞圖阿母河南加補爾東少北有峩羅

斯加補爾爲今阿富汗首部之喀布爾舊名加布爾我羅斯必尹士斯其事度亦在明嘉靖隆慶之世去李達陳誠至彼不過百數十年非甚懸遠谷內謂興都庫施山谷以內白玉青金產東谷中世祖紀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戊子中書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巴達山採寶玉自効巴達山卽興都庫施北出之支山界巴達克山之西者其谷本隸巴達克山故云巴達和斯摩哩傳札拉鼎逃入於海取伊嚕格勒德沁兩城伊嚕格勒原作玉兒谷卽此谷札拉鼎爲和斯摩哩敗後據察罕傳又拒守鐵門關再爲察罕所破始自此谷及德沁南踰

痕都斯坦入海谷中之城自爲巴達克山西北之穆克城新疆識略作依色克距葉爾羌亦二十五站德沁在其南似湖北局本壹統圖之洋哈里城渾都斯所有□谷蓋在穆克西境其西谷遠在哈布爾西坎達哈爾界內馬薩里什里福以西地雖燥熱阿母河已迤向西北野徑開廣無險阻哈烈國於其西俟勒特地自彼國東北至撒馬兒罕必取道此城及巴爾克西洋西域賈販東通貨運自當輳集於此八答黑商傳所云正指此部圖斯爲渾都斯之語省其界當兼有馬薩里什里福支河圖失其名太祖紀十七年壬午春皇子圖類克圖舍

尼緯爾等城還軍經捏螘國大掠之渡楚楚拉河克伊拉等城遂與帝會圖舍尼原作徒思匿卽此原文之途思緯爾卽下曰之特爾默爲巴爾克及其西北科遮沙里兩地穆鼉原作木剌夷西使記作木乃奚卽明哈烈所都其東有邁滿那城近巴爾克圖類所掠盡卽其城之東境伊拉原作也里爲下曰之塔里堪卽塔爾罕楚楚拉河宜卽此河塔爾罕在阿母河北渡由於此者阿母河舟聚於此口故卽以河名爲津名也圖舍亦卽圖斯尼與匿皆聲衍字瀛環志略阿富汗注云一作阿富汗尼此尼字亦聲衍可證祕史圖舍尼緯爾作做出黑

扯連聖武親征錄作也黑泥沙兀兒也黑泥做出黑俱圖舍尼之譯異非合校幾不可讀云

特爾默考

特爾默原作武耳迷此卽與圖舍尼同克之緯爾紀原文作察兀兒兀兒卽武耳亦卽特爾也彼譯作緯爾省兀字不譯耳此省察字而增下迷字又入元後衍異默與迷亦通讀字也明史西域傳作迭里迷云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其酋長居新城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木河東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西多蘆林產獅子續

通考四裔考作德爾默後文又作錫喇瑪譯復不同城在阿木河東城上當有舊字今本脫佚酋長居新城謂舊城爲撒馬兒罕徙居於此新城在河西故下文云河東地隸撒馬兒罕也外國史略云布哈爾南方曰巴勒巴勒之間有古城居民在西方二十里巴勒卽巴爾克古城卽謂迭里迷舊城居民在西方二十里指新城而言舊城似已廢今河東尙有布哈爾所屬之哥而米尼哥而米尼卽忒耳迷名沿元舊城蓋後築非明以前之故治矣新城職方外紀圖作巴辣馬斯巴辣卽巴勒馬斯似別一地地理備考有美馬墨次在巴爾克上美馬

墨三字同音蓋卽馬斯之衍異馬斯讀爲馬尼因爲馬墨美又其引增之〻也正名實卽錫喇瑪省上二字遂至歧出美馬墨今爲科遮沙里與巴爾克接連而偏西北西征紀程云光緒十年英俄議阿富汗北邊之界東至阿毋河源西至科遮沙里河南屬阿北屬俄今尙未定科遮沙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三十一分　京師偏西五十度三十七分科遮沙里當卽迭里迷城舊城所在可由之以推特爾默跨河東西兼有科遮沙里巴爾克哥而米尼三地境廣人戶不多故止置一達嚕噶齊漢西域圖考失檢續通考海國圖志外紀圖乃云郭實

玉收馬里四城始得其地憲宗元年立阿母河行省後并爲撒馬兒罕明時北境在阿母河東者屬迭里迷西南境屬俺都淮撒馬兒罕起於元末非憲宗後已然迭里迷所屬有河東地爲據傳文不兼言河西於傳亦不能合傳有河東地隸撒馬兒罕之文又有西多蘆林產獅子之文撒馬兒罕界至河濱迭里迷已難錯入蘆林互見哈烈傳其長亘至彼界又豈能移置河東馬里四城近大雪山亦不得在此復牽合西使記之里丑城更非地位察兀兒親征錄作沙兀兒沙察同讀祕史作扯連亦譯異云

布哈爾考

布哈爾原作不花剌此敘特爾默北城太祖紀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布哈爾賽瑪爾堪等城布哈爾原作卜哈兒卽不花剌也考證云卜哈兒伲卷又作孛合里又作不花剌三讀並同耶律西遊錄作蒲華云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西有大河入于海布哈爾多屬城西界阿母河知南境接特爾默北境跨申河祕史饋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剌（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廝殺者別等三人自札剌（勒）丁後至將札剌（勒）丁勝了欲入不合兒城不得直追至申河軍馬溺

死者殆盡獨札剌（勒）丁與篾力（克）逆申河走去不合兒即卜哈兒札剌（勒）丁戰處與之隔申河是此河環其東北兩面明史西域傳作卜花兒云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平川即謂此河畢數作七百餘較錄說微贏其城至明蓋有遷徙外國史略云布哈爾都曰破加拉名邑也居民十五萬內有書院回回廟大房宇便通商海外之商雲集東四十里有撒馬爾罕古城居民萬口多古蹟此撒馬爾罕即布哈爾故城明世制隸撒馬兒罕因名撒馬兒罕古城非即撒馬兒罕俄遊彙編中亞細亞部疆域表有薩馬爾干爲襍拉夫山省首城在襍拉夫山河上即此撒馬爾罕其城西北六十里有顆特庫爾干城亦俄所置破加拉今已併入其中布哈爾遷居顆特庫爾干之西一百六十俄里領有阿母河濱喀拉枯爾等七城爲俄藩屬非昔之布哈爾矣然南境尚廣至哥而米尼東沿河岸接阿富汗之瓦罕帕米爾又按前代所無襍拉夫山河出偏察干特城東希爾達利亞省烏拉求別城南奴拉陶山西北流逕偏察干特北牙宜庫爾干城南至薩馬爾干北即申河者別等戰地祕史不詳太祖紀十七年壬午夏避暑塔爾哈寒西域主札拉鼎出奔與瑪里克汗合呼圖

克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札拉鼎原作札闌丁即札剌（勒）丁瑪里克汗原作滅里可汗即篾力（克）王呼圖克戰處在塔爾哈南應在烏拉求別東北塔什干城南者別等從札剌（勒）丁後至則自西攻入和斯摩哩傳云與扎拉鼎合戰於卓勒新濟齊之地敗之追襲扎拉鼎於阿爾噶城戰於圖滿山又敗之阿爾噶蓋扎剌（勒）丁北出與篾力（克）王所合據之城城憑山險必烏拉求別圖滿原作禿馬溫即奴拉陶卓勒新濟齊在西爲牙宜庫爾干東襍拉夫山河北之地札剌（勒）丁欲入不合兒軍馬溺死處可知李氏注西遊錄以卓勒新濟齊原文月亦心揭赤牽合於本紀十六年辛巳秋皇子卓沁察罕台諤格德依所攻之玉龍哈什謂即阿母河西之玉里犍紀程以禿馬溫山爲波斯國馬散地闌部南境之德馬溫山俱不知祕史更有不合兒城之文施孝廉世杰山川地名考既釋不合兒爲布哈爾又以申河爲印度河差繆復至千里而遙則由不能根討其城所在泛以大略之形說之今考出薩馬爾干其誤不必言薩馬爾干本達嚕噶齊治所後布哈爾自立爲國遷都破加拉疆域表注云五百年前屬成吉思汗厥後四百年前爲回酋帖爾蘭之都回語稱提穆爾達嘎中國語曰鐵跛

子塔篾爾蘭似布哈爾之始君如其說初都亦尚在此割入撒馬兒罕當在建文之末或永樂初俄國新志云一千四百年至一千五百年之中有烏斯革備一族設立此國其初則爲金族所管理後被太麥連大敗遂服之太麥連即塔篾爾蘭金族謂都哩特穆爾所敗所服是撒馬兒罕其事在建國後百年初時之迹闕無可徵元好問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征遜丹之斜迷思干普花兒指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萬普花亦即卜花錢氏大昕三史拾遺引其文誤干爲於致不能通讀并附及焉

納克恰卜考

納克恰卜原作那黑沙不此敘布哈爾西城城名他無所見蘇布特傳壬午帝征回回國其主默哷委國而去命蘇布特與哲伯追之及於呼喇河哲伯戰不利蘇布特駐河東戒其衆爇三炬以張軍勢其主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布哈川布勒噶爾城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既度川先發千人爲遊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默哷逃入海默哷所國實即此城由布哈川布勒噶爾城追之當作由布勒噶爾城布哈川追之地分東西序次不能倒易下敘追事云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既度川先發千人爲遊騎明是先城後川此文必轉寫譌失呼喇河爲阿爾噶城河阿爾噶原作阿剌黑今俄部所屬之烏拉求別說具上呼喇原作灰里灰呼阿三字一音之轉里剌譯同呼喇知即阿剌河以城名下流爲申河河西北行故有西徑兼有北徑西其直向北其曲處也哲伯戰地實在河南蘇布特軍河北所駐當曲處是爲河東由布勒噶爾城布哈川追之時其軍已渡河而南踰哲伯所屯之地駐布勒爾噶默哷先自布哈川西走還國故命由此城追之布勒爾噶原作必里罕即下目塔里堪原文之的里安今布哈爾所屬哥而米尼

東之達黎千在烏拉求別西南之穫拉夫山省南布哈川爲布哈爾西之阿毋河無水之地在河西傳敘於度川之上以下述軍事不可穫入地形故先綴此文河西漠地今名加拉古末無水踰漠爲俄之穫喀思披斯省有城邑省西濱裏海即默哷所逃入之海默哷國於布哈川西海東與川中隔無水之地所在可推今穫喀思披斯東近布哈爾屬城曰篾爾甫舊爲厄魯特別部篾爾甫牧地東北五十八俄里有別果甫迭什克村鎮又東二百二十五俄里過阿毋河橋爲布哈爾所屬之車爾錐城別果甫迭什克至阿毋河中皆漠地默哷所國

必發爾南西境蓋兼有阿思哈巴特諸城那黑沙不是其部名傳所遺佚當以此補之明史西域傳云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撒馬兒罕與阿速界裏海此城入明隸撒馬兒罕先時屬都哩特穆爾根亦迹復甚明

都哩特穆爾考

都哩特穆爾原作篤來帖木兒紀表俱無此名錢氏大昕考異云文宗紀至順二年西域諸王禿列帖木兒遣使獻西馬及葡萄酒當即其人禿列帖木兒定本作圖烈特穆爾圖烈與都哩譯同禿列自即篤來紀上文有西域諸王達爾瑪襲圖烈特穆爾之位遣諸王博爾濟吉特等來朝貢之文此圖烈特穆爾爲達爾瑪其先復有一傳位之王名圖烈特穆爾者考異失未根討宗室世系表達爾瑪爲察罕台太子之五世孫盛遠王阿濟格之曾孫阿濟格子二長威遠王呼圖克特穆爾次齊勒特穆爾呼圖克特穆爾子越王圖喇圖喇子豫王喇特納實哩齊勒特穆爾子闕孫即達爾瑪阿濟格事具下注此部爲其故封無疑圖烈特穆爾名在闕中諸王表有越王圖喇又有楚王圖烈特穆爾圖喇下云大德十一年從仁宗平內難有功封至大二年以怨望誅圖烈特穆爾下云至大二年封延祐二年被黜天歷元年復故封武宗紀止具圖喇事不及圖烈特穆爾仁宗紀亦闕無文文宗紀封圖烈特穆爾復爲楚王敘在天歷二年表字有誤至順元年又有遣諸王都稜呼魯克博囉等賜鈔千兩幣二百匹之事圖喇從仁宗平內難久在上都誅後即進封圖烈特穆爾爲楚王時圖烈特穆爾自已襲呼圖克特穆爾王位領有阿濟格部天順元年尚遣諸王頒賜次年始薨與達爾瑪正相接圖烈特穆爾必達爾瑪之父宗室表闕文當據諸王表及紀補入達爾瑪襲位仍稱圖烈特穆爾猶伊濟貝之子嘉爾巴襲位仍稱伊濟貝此爲部名非王名達爾瑪後又得喇特納實哩舊封西安王爵邑順帝紀云至正十三年十二月癸丑以豫王喇特納實哩弟達爾瑪討南陽賊有功以豫王前封西安王印與之命鎮成格勒之地至正中達爾瑪倘部兵遠討還鎮成格勒其薨當近元末明史西域傳云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長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撒馬兒罕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王者駙馬帖木兒也駙馬帖木兒實當從此表作篤來帖木兒篤來音近都哩或爲圖烈圖烈都哩與駙馬音俱相類譯者不知都哩圖烈爲何語乃誤說爲駙馬諸王表並無駙馬名特穆爾者撒馬兒

罕卽下目之賽瑪爾堪原作撒麻耳干其地本隸此部達爾瑪時尙爲所領薨後部內雖分立數國要皆由土酋割裂非朝廷改封亦不得有駙馬闌入其閒萬國史記韃靼記云帖木兒郞達爾給斯坦人爲忽必烈裔是時國內分裂帖木兒郞幼爲伯父所育年二十四舉兵驍勇無比一統全國蠶食四鄰遷都撒馬兒罕將大舉入中國發途罹病數月而歿帖木兒郞卽洪武中首遣使入貢之帖木兒後負絕謀假道別失八里率兵東是卽將大舉入犯之事帖木兒後二年死與帖木兒郞自是一人其系出自忽必烈爲保賽音之族達爾瑪養以

爲子亦無駙馬可言經世大典地里圖標不賽因所封地下綴卽駙馬賽馬爾罕之祖一語以宗藩爲駙馬明是明人所爲大典成於至順三年後達爾瑪之襲位止一年時帖木兒郞尙未入嗣賽馬爾罕尙未建庭如何知有其事此錄根據大典原文於圖固不相涉今釋地名惟取以校同異之字其所列方位無可按證概從略焉

格爾濟農考

格爾濟農原作哥疾甯此敘圖嚕勒奇東南屬城太祖紀十六年辛巳秋帝攻巴喇勒哈等城巴喇勒哈外有別城卽此城也郭寶玉傳辛巳庫奇頁國威錫蘇勒坦汗破奈曼國引兵據塔什干聞帝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庫奇頁原作可弗义其本國在鐵門南大雪山中與巴喇勒哈接近卽哥疾甯哥與庫與可疾與奇與弗甯與頁與义俱以聲轉而異譯例實同知是一城格爾濟農當讀爲庫爾奇頁城在巴喇勒哈東南去塔什干約近千里而爲其國攻奈曼蓋亦回國與塔什干同族耶律西遊錄印度西北行有可弗义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邱垤不立城邑此國晝長夜促羊髀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

彼可弗义爲下錄納蘇卜部欽察原文之欽义在太和嶺西北去塔什干甚遠此可弗义乃法顯佛國記國於葱嶺中之竭义兩國名同而絕然殊異威錫蘇勒坦汗旣破奈曼聞太祖至棄塔什干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卽還保己國郭寶玉追至奔印度國境必與印度相鄰其地耶律所不至錄闕無文長春西遊記云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兩日方至山前沿流南行軍卽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七日舟濟大河卽阿母沒輦也乃東南行又四日得達行在太祖行在去阿母河四日程卽其國北境程氏同文跋不能詳言黃氏楙

材造歷芻言謂由鐵門渡縛芻河越興都哥士大雪山入克什米耳即唐僧元奘所行之道此城應近克什米耳乾隆一統志新疆藩屬有巴勒提云在博洛爾之南痕都斯坦之東其部羣山接近中有長河其境有土伯特扎穆巴克什米爾諸地分兩部落其西長默默斯帕及烏蘇完分統之巴勒提似即其地克什米爾瀛環志略析入印度巴勒提屬邑止有哈普倫憲宗紀三年癸丑夏六月命多托爾台薩里托爾呼等下有征痕都斯坦克賓密爾即克什米爾爲憲宗時所征不在可弗乂境地之中哥疾甯舊界度亦不過廣至土伯特或扎穆巴而止克什米爾兼有迤西諸部則爲齊蘇屬地入保賽音封內不隸此也志略云巴勒提一作巴爾替又作哈拉替艮哈拉替艮轉譯亦可作格爾濟農則又庫爾奇頁固得兩通其讀矣克什米爾今爲英吉利藩屬巴勒提爲所併云

克布爾考

克布爾原作可不里此城在格爾濟農西北即長春西遊記之班里班音近巴亦近不可其發聲之衍字也克布爾亦即克巴里太祖紀作巴喇勒哈原作班勒紇勒里字通紇與哈亦皆聲衍巴喇猶巴喝移於上即喀巴

通作正爲克巴記云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東南上分水嶺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剌沿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眾新叛去尚聞犬吠班里距碣石四日程新疆識略云窩什距葉爾羌十八站博洛爾距葉爾羌二十站博洛爾與窩什隔帕米爾山而相近其中有阿克蘇平查兩河所滙合之阿母河橫絕南北即鐵門西南麓外之河游歷芻言又有明時賽馬爾罕封境東南踰鐵門渡縛芻河歷博羅爾八達克山入阿富汗國廣袤三四十里之語博羅爾即博洛爾爲鐵門南出所必經班里必即其地皇朝通考四裔考云博羅爾在巴達克山東有城郭戶三萬有奇四面皆山西北面有河與記所說地形亦甚相似克布爾即博洛爾無疑西征紀程以班里爲阿富汗之巴爾克城非洛博爾東又有一部曰乾竺特一名坎巨提亦城郭回國錄無此城蓋通屬克布爾郭寶玉傳收瑪勒四城瑪勒原作馬里亦即班里之轉異四城爲所屬之團八剌城及此城其一即可弗乂國城界域

亦略可見云

巴達克山原作巴達哈傷此城在克布爾西已說具上太祖紀十六年辛巳春皇子卓沁攻安集延巴爾昌等城並下之巴爾昌原作八兒眞卽巴達克山山傷昌眞皆音轉也明史西域傳作八答黑商云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山川明秀人物樸茂西洋西域諸賈多販鬻其地故民俗富饒漢西域圖考謂史所記非今日之地蓋爾時兼布哈爾之藹斯尼使者所經乃在彼處未及詳其東方風土藹斯尼距葉爾羌五十站似傳之迭里迷非八答黑商其東有阿富汗別之新渾都斯爲巴達克山舊部於傳所云差近兩地一爲下日之圖斯一爲特爾默自俱非此城所轄　皇朝四裔考云巴達克山西北至伊西洱庫爾東北去葉爾羌千餘里有城郭部落繁盛戶十萬有奇其國負山險扼葱嶺之右頗擅形勢有河北流其北鄙之城曰瓦漢巴達克山本境如此今瓦漢亦屬阿富汗爲瓦罕帕米爾巴達克山止有伊什得拉克南地其國與博洛爾乾竺特俱兼屬中國及英吉利云

圖嚕勒奇考

圖嚕勒奇原作途魯吉此城爲都哩特穆爾建庭之所

明史西域傳云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宮室壯麗堂以玉石爲柱牆壁窗牖盡飾金碧綴琉璃其先撒馬兒罕酋長駙馬帖木兒居之酋長所居卽此城也李志常長春眞人西游記渴石作碣石北去邪米思干四月程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過鐵門邪米思干卽太祖紀賽瑪爾堪原文之薛迷思干撒馬兒罕卽賽瑪爾堪紀云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布哈爾賽瑪爾堪等城皇子卓沁攻安集延巴爾昌等城夏四月駐蹕鐵門關自賽瑪爾堪至鐵門必經此城紀闕不書包在兩等字之中譯文證補本祀譯證有斡克石注云當卽渴石其證文云帝至撒馬爾干聞蘇爾灘已往駐夏之地卽令哲別速不台率二萬騎往追又令阿剌黑諾延畢速爾向斡克石塔力堪二處進兵如其說此城與下月之塔里堪並爲阿剌黑諾延畢速爾所收阿剌黑諾延畢速爾皆無傳是以兩城俱無別文可見拉施特諸書既有此文足補紀略及傳遺佚斡克石卽途魯吉讀例語轉又有增衍渴石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作克實卽克石李氏光廷注西游錄云今之霍什城霍什徐氏繼畬瀛環志略作窩石卽斡石以是推之途魯亦棊語

渴轉爲窩又轉爲途爲魯析則爲途石或爲魯石象合則爲途魯石又轉同結音斯爲途魯吉矣圖魯勒奇勒奇又衍同克石譯文象增而本名不異窩什舊屬回部之霍罕即撒馬兒罕漢西域圖考云康熙三十八年上諭噶爾丹會破回子之撒馬兒罕當時未稱霍罕故名當在後志略作浩罕云曰窩什在東南元人所置撒馬兒罕城在西今成廢墟圖考謂撒馬兒罕故城在霍罕城南二里據兩文撒馬兒罕舊都實在霍罕西南郭地渴石偏東南傳西字當同記作東王氏鴻緒稿作西沿陳仁錫世法錄之誤西域圖霍什亦同志略屬略偏

在東奄蔡考改說爲西南因傳誤文而歧出鐵門在南大山中亦偏向東傳下文云城外皆水田東南近山多園林又西三百里大山砣立中有石峽兩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路通東西番人號爲鐵門設兵守之彼西字又南之僞俱當訂正霍罕今折入俄羅斯置費爾干省隸中亞細亞部窩什爲其屬城別名窪的里其南有河名窪合什窪合什即窪的里以城名河窪的里正斡克石之轉異繆主事祐孫俄游彙編中亞細亞部道里表云窪的里在省東南三十里霍罕在省西六十五里省首城爲諾威馬爾格蘭許氏景澄

俄界譯漢考證謂譯義爲新瑪爾噶朗瑪爾噶朗見下目即紀之巴爾昌爲安集延鄰城諾威馬爾格蘭西二十里有舊瑪爾噶朗名斯他立馬爾格蘭此巴爾昌故城新瑪爾噶朗蓋元置達嚕噶齊時所遷兩城皆非新建諾威馬爾格蘭至霍罕里數通俄道里表有細目爲一百二十二此作六十五字有譌脫百二十五加三十通爲百五十二合中里爲三百有四是即三百六十之根數元時分此程爲四日行一程計七十六里明人傳述以程數爲九十乃增多五十有六上傳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五百餘里城居小岡上西北臨河河名火

站水勢衝急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崖谷而居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間有之鹹不可飲達失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居平原賽藍在達失干之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餘里有城郭四面平曠養夷在賽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其地介在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數被侵擾以故人民散亡四部西起安集延北巴達克山兩斡支巍納林河畔東至仙米烈厓省納林司克天山西際爲舊布魯特牧地部名俱已改易城亦廢圮無迹以長春記及劉郁西使記校之里數亦因程數

增多長春記云大石林牙左山右川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度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月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歸期將至數日示疾而逝葢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弟子葬九古于郭東原上卽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紇備迎送禮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闡沒輦由浮橋渡泊于西岸其河源出東南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卽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

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餞于城南載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前至一城臨道有井深踰百尺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塞藍卽賽藍其東北五程並山行卽養夷所居山下之地西南三日至一城有回紇王迎送城名劉記作別石蘭卽達失干復三日有河爲霍闡沒輦劉記作忽章河卽沙鹿海牙西北所臨之火站河地形俱明晰程數與劉記不同劉記三月一日過賽藍城三日過別石蘭四日至忽章河八日至撏思干城撏思干爲撒馬兒罕舊城相差不過

十數里是由沙鹿海牙至此城止四程由沙鹿海牙至賽藍亦止此數長春記自賽藍至撒馬兒罕多至十數程其十一月五日據上四日趙九古與尹公語數日示疾而逝語在四日逝必不在次日五當爲七之誤長賓於八日起程行十一日而至視劉增多三日賽藍至撒馬兒罕實數惟八百餘里長春行程以七十餘爲率分賽藍至火站河爲五日半程分火站河至撒馬兒罕亦五程半而火站河留憩半日改後半日程爲夜行因差短一日以此推求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里數亦以五程半四百十八之本數加作四百九十五改合成數

遂爲五百賽藍及達失干兩數皆然此例可知注的里僻在諸威馬爾格蘭東南商賈罕至城中戶口數不滿萬而四郊村落相望衆至十數萬亦自成繁庶之區地土肥沃有秔稻吉貝蔬果材木諸產水田林圃今昔不異東南兩面俱障阿來嶺嶺爲葱嶺首山吉薩爾自西趨東之大榦崇岡絕巘層疊環生支絡中分夷成峽路東西兩口均在其中洼合什河自嶺東合帕米爾河入阿富汗布哈爾界爲阿母河卽長春自西峽至班里城所濟之河郭實玉傳所謂阿穆爾河河南有薩瓦達巴嶺爲記之團八剌寨山八答黑商界於此分城東北二

百俄里有羡什城徐氏松西域水道記作鄂什亦作窩什新疆識略謂距葉羌十八站其城舊為西布魯特別部所居不隸霍罕即下傳坤城末後所云疆域褊小止稱地面之幹失渴石與之劃界為此城無疑圖志藩屬志失敘霍罕西南之撒馬兒罕故城又略去東布魯特境中之別石蘭依聲近字推衍今名以伊什塔爾干西北亦思弗罕舊城乾隆時莫爾多薩木什和卓所居今俄省希爾達利亞所治之塔什干為達什干又以其西南布哈爾所都之提穆爾達嗄今襍拉大山省首城之薩馬爾干為撒馬兒罕注的里遠不相接渴石乃失所在撒馬兒罕曾為準噶爾汗噶爾丹所破準噶爾平侍衛達克塔納等撫定布魯特即至霍罕明是其城志文與康熙　上諭違異自係纂修諸臣衍誤塔什干為武宗紀達寶裕勒原文之塔失元既不可讀合於尋思干亦不能改說為別失蘭霍罕安集延圖列賽馬爾堪於鄂爾圖巴之西北亦緣志說誤入鄂爾圖巴即識略之鄂勒推帕水道記志略俱以為布哈爾屬城布哈爾圖有南境無北境此城當割出與賽瑪爾堪並補入彼圖賽瑪爾堪亦當從正名譯作特穆爾哈不必改合別文元代西域圖瑪爾噶朗西地已刪從空闕闊嚌勒奇以

語解列在部族與克嚕倫輝和爾俱不標注其名佚見拔達克山圖說字作圖爾奇為山南回部語言所從出是為準噶爾布魯特諸部之祖國行本元代圖魯克察克東北明哈密衛山北地位稍有途魯吉柯耳魯地七字此出自校者羼益非原文哈密北地為今鎮西廳境列表云附錄諸名與哈密鎮西府地無可附麗故兩表俱缺本圖於此無注襍錄云回部語言自今哈密闢展以西至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大率相同謂之圖爾奇語哈密與往方位雖近亦有南山之限不得移置山北柯耳魯亦不能併說為一其誤并不由此可勿論圖爾奇自為圖嚌勒奇舊號之確憑襍錄列回語有三目一曰帕爾西為拔達克山及博洛爾諸部所習一曰和爾盎為墨克默德那諸部所習墨克默德那證補報達補傳作墨喀麥地拿為明外國傳之默伽默德那今土耳其阿剌伯部地和爾盎為傳之阿丹魏氏源海國圖志引布路瑪吉士地理備考作科曼科曼即和盎默伽默德那志並敘入阿丹引澳門人萬國地里全集云亞剌伯即天方阿丹是阿丹為阿剌伯之大名帕爾西傳作哈烈後為回人伊蘇麥兒所據改號白爾西亦作百爾亞備考云又曰義蘭曰波斯今波斯十一部地圖爾奇

偏東北而與帕爾西聯接中無別部相間必不在葱嶺之東元初哈密闢展諸舊國本俱習輝和爾語屬隸王庭始改同蒙古間襍回音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並西域東部圖爾奇語亦自從嶺西流入藩屬志拔達克山下云乾隆二十四年八月波羅泥都霍集占奔拔達克山副將軍富德遣使往諭其汗素爾坦沙擒獻素爾坦沙以二酋與巳同派噶木巴爾派恐諸部不從難之巴達克山與鄰部痕都斯坦及布哈爾派系俱同準噶爾出自派木噶巴爾其初語言必同習和爾益後參用官語乃別爲圖爾奇繼又以白爾西興起東併變爲罕而撒馬兒罕嗣王亦爲海心其舍所逐分裂其部爲五十三各自稱鎖魯掘不相統屬渴石時亦微絕無主名可託復變從本俗奉强國爲宗遂與嶺東諸族異習白爾西建國遠在巴達克山布哈爾之後其語又與和爾益殊別非派木噶巴爾所傳不能先行於哈烈以東諸國由圖爾奇遂改甚明志敘霍罕境地事俗云東與布魯特部落錯處其人亦布魯特種奉回教習帕爾西語布魯特與霍罕同種霍罕從諸國改習布魯特獨守其舊其名與圖嚕勒甚近牧地又自霍罕之裔什東北東南兩境分劃東西部界卽圖爾奇之本裔亦可見志失渴石因并失此拉施特書敘察合台封地亦止具大略云韃突而吉斯單至阿毋河不及所建之庭名西人衍說復歧失爲二突而吉所單上文與麻費蘭那喝拉並列麻費蘭那喝拉謂納林阿毋兩河間地突而吉斯單偏北當爲艾儒略職方外紀圖之度兒格斯單今俄省之土爾該司克濱土爾該河其南希爾達利亞屬城別有土爾迄司丹在納林河東此因其部牧地後有徙拓得名非明以前舊界西域補傳述多桑書云太祖東歸以錫爾河東之地封察合台錫爾河卽納林河誤以土爾迄斯丹爲拉施特書之突而吉斯單又刪去阿毋河文闕不完四裔編年表作立國于土闌更貿成疑互土闌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作土蘭西歷紀元前會併波斯後無可考表後文云明武宗正德七年土耳其族爲斯倍根併土闌爲一國建都于其發其發今機窪國在鹹海之南舊界東跨納林河土闌卽謂土爾迄斯丹察合台以從定布哈爾賽馬爾堪安集延巴爾昌諸部留鎮其地必不僻居沙漠疆域表云土爾迄斯丹在省北二百六十六里是在塔什干北塔什于爲武宗紀達實裕勒原文之塔失元下目作阿特巴什地多空曠置城甚稀焉得更有王庭鄰縣令代鈞西征紀程引西書云

察哈台鎭阿母河亦不取多桑之說明士爾迄斯丹本無此城阿母河近鐵門其下又云波斯屬之鎭地復偏西南憲宗紀元年辛亥夏六月以訥爾根充阿穆河等處行尙書省事阿穆河行省在拔達克山舊部今阿富汗所屬渾都斯西阿母河南劉記云已未二月十四日過暗木河十九日過里丑城征西奧魯屯駐於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二十九日過殢掃兒城近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暗木河卽阿母河里丑當作可里卽下自克布爾原文之可不里今喀布爾爲阿富汗會城征西奧魯駐此卽省治木乃奚今俟勒特迤

西入波斯界波斯初征定達嚕噶齊由省分置是爲所屬後以封旭烈兀始割出省亦旋罷察合台鎭阿母河波斯屬之似據省事推合省治分察合台封地置立必非王庭所在此說亦難盡據察合台部本無史官拉施特書不詳多桑諸家皆近百年之作者收拾在亡絕以後所言舊迹自涉渺茫釋地不能據渴石本傳參合圖志圖徧奇之文勘正輒讀遜魯吉爲突而吉說爲錫爾河東天山北部落之大名既遺阿母河界地於不問又以蒙古源流有青吉斯汗在時令長子察干岱于俄羅斯地方卽汗位次子珠齊于托克瑪克地方卽汗位之

文訂作長子珠齊次子察干岱入之補傳注謂托克瑪克在吹河西復不考此城在突而吉部中建置沿革如何吹河圖志水志作吹郭勒云卽唐書西域傳之碎葉水今名儲河托克瑪克疆域表作脫克馬克在河西南岸西北去比失別克十里二城並屬仙米烈屋司克漢西域圖考引耶律楚材西游錄云索虜城在大河南城已圮唐碎葉鎭城故墟也渡河百里踰山丹嶺又西三百里塔剌斯數百里皆平川川北頭有鉅麗大城西契丹盛時富庶甲他處兵後民逃城圮托克瑪克乃舊索虜城至元時已爲廢墟此失別克舊無此城塔剌斯在

托克瑪克西四百里塔剌斯河濱今亦無城寨爲哈薩克牧地武宗紀達實裕勒上有德呼蘇原作塔剌思卽塔剌斯時尙置達嚕噶齊後省入喀三下目喀三次接阿特巴什無德呼蘇其城至文宗時亦廢喀三卽托克托呼傳之喀三博斯哈今喀拉科爾偏在托克瑪克東南近溫宿州界不當伊犂府西出之道劉記云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閒土平民夥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二十八日過塔喇寺塔喇寺亦卽塔剌斯亦運注云應作亦連卽伊犂轉音自此迤西行當渡吹河記不具城迹何處更容王

庭托克瑪克名亦後出疆域志作索郭爲克尙仍索虜舊曰西莊爲哈喇巴勒圖與比失別克亦異彙編譯俄人自記取中亞細亞始末篇云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由悉畢爾進攻霍罕三城曰比時別克曰託克馬克始同今名此城乃道光時霍罕所建豈作源流書所能預知又其文與俄羅斯相儷亦非小名俄羅斯兼拉施特書之奇卜察而言托克瑪克必亦兼突而吉斯畢阿母河兩地元代地名及部族名人名經　國朝重譯於舊文多不相同太祖紀鄂托喇耳原作訛答剌太宗紀巴齊瑪克原作八亦蠻托本文爲答瑪克爲蠻此托克瑪克

依舊譯例推校當爲答失蠻其讀爲木速蠻世祖紀木速蠻列有兩文一與輝和爾爲類云木速蠻畏吾兒也黑可溫答失蠻等戶定本作穆蘇爱滿輝和爾伊嚕勒昆達賁密此木速蠻爲回種名於答失蠻義別一與伊嚕勒昆爲類云寓俱藍國也黑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管領木速蠻馬合馬定本作伊嚕勒昆主鄂特色爾丕勒瑪管領穆蘇爱滿瑪哈穆特此木速蠻爲回教名卽答失蠻答與忽聲近忽有呼音兼有木音忽失讀爲木失卽爲木速故兩名得互易木速蠻亦有從通讀作答失蠻者劉郁歸潛志續錄有北使記其敘回紇種類云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交手殺而噉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沒速魯蠻與木速蠻俗異謂木乃奚卽憲宗紀瑪拉希原文之沒里奚大祖紀作穆壁原作木剌夷其人於諸族最爲兇悍旭烈兀攻克誅之無遺類世祖時其種已絕紀所不具遺里諸兼兩木速蠻而言而字讀不可通據顧氏炎武山東考古錄所載泰定元年嶽廟碑答失蠻作達識蠻此文本當作達里識識闕右戈形成諸遺亦達之形誤里卽沒里奚之里可讀爲剌爲拉亦可省讀語間無實義達里識卽答失蠻紀以爲習教任寺

者之專目記所標綴則爲種族之通名兩文不純同知源流所據舊記亦復如之木速蠻自畢克分派流衍入蔥嶺占地甚廣長春記作鋪速滿云至阿里馬城其國王暨蒙古塔剌忽只領諸部人來迎耶律錄作速魯蠻云尋思千乃其種落棱里檀所都蒲華苦盞訛打剌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入於海其西有玉里犍城棱里檀母后所都阿里馬爲下目之阿里瑪爾玉里犍太祖紀作玉瓏哈什原作玉龍傑赤卽下目之察特其地實跨突而吉斯畢阿母河兩界托克瑪克正與拉施特說密合注移附於霍罕所置之索郭爲克城名豈非郢

書燕說譯證注言撒馬兒罕及鐵門關地形亦多與本說相歧撒馬兒罕與蔏馬爾干西人舊說自分兩地四蔏編年表云元順帝至正六年他末乃據麥回阿拉而稱王明太祖洪武二年可拉生陷新建之色馬干都城帖木兒建國於撒馬爾根撒馬爾根即撒馬兒罕色馬干即薩馬干他末乃即帖木兒可拉生當同上文作阿拉薩馬干本阿拉地帖木兒據以爲都繼復爲麥回所陷移於撒馬兒罕兩城如何合一疆域表云薩馬爾干城五百年前屬成吉斯汗厥後四百年前爲回酋塔幾爾蘭之都回語稱提穆爾達嗄中國語曰鐵跛子塔幾

爾蘭英吉利陔勒俄國新志作太麥連爲波嘎拉之始君波嘎拉即布哈爾其都爲薩馬爾干乃明卜花兒之會城傳所謂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者界劃更無可混今布哈爾西都於元前舊居之破加拉去薩馬爾干二百俄里增多傳數四百有奇蓋明後所徙海國圖志引英吉利馬禮遜外國史略云破加拉東四十里有撒馬爾罕古城居民萬口多古蹟撒馬爾罕亦謂薩馬爾干四十里數有差闕以俄里參合英里四上當有百字今本脫去古城即謂舊都其下復有南方巴勒之間亦有古城之文巴勒外紀圖作巴辣馬斯即明之迭里

迷傳所謂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者今哥而米尼及阿母河西阿富汗所屬之科遮沙里地古城亦謂其舊都之城與上一例史略不具布哈爾建國始末敘敖罕亦止據海心某舍以後之迹云古小國不溯及明初言破加拉古城獨與兩表及卜花兒傳文同條其貫并詳及表所刪略之迭里迷兩城所據彼部中舊說自較多桑書爲確拉施特書敘帝自布哈爾進兵撒馬爾干云軍鋒所至無抗命者惟佢里普勒達布瑟兩城不降留兵攻下之色里普勒爲識略之科拉普在鄂勒推帕東去霍罕五站今希

爾達利亞之烏拉求別城太祖東攻撒馬爾干經過其地撒馬爾干亦自謂霍罕下文又云帝自撒馬爾干起行偕拖雷汗往那黑沙不一路游牧過帖木兒嘎哈兒哈先遣拖雷汗往定呼拉商自至武耳迷斯城濱河攻十日破之至連格兒特薩蠻亦殺掠分軍收巴達克山賁渾河北悉平遂渡河帖木兒嘎哈兒哈近那黑沙不偏在其東那黑沙不今布哈爾屬城之那克捨迫亦名喀而什一作伊爾尺克與薩馬爾干止隔顆特庫爾干一城帖木兒嘎哈兒哈亦自同疆域表說謂提穆爾達嗄即薩馬爾干自此往呼拉商仍須西去那克捨迫順

破加拉大道過喀拉枯爾至車爾鉡渡阿母河其地今有鐵路平坦無山阻呼拉商先有哲別速不台脫忽察兒把阿禿兒三將往定拖雷殫其後上文云哲別等三將至京緯布渡阿母河京緯布在武耳迷斯西北爲阿八哈傳之阿母葉城卽車爾鉡拖雷渡亦由此武爾迷斯偏東南卽迭里迷舊城下目改譯爲特爾默阿八哈傳作武耳昧今轉異爲哥而米尼其地自車爾鉡沿河岸行徑直可達東北與薩馬爾干隔吉薩爾大山山去兩城俱遠首幹起那克捨追南迤西亦皆平壤太祖於薩馬爾干先遣拖雷西行而自由那克捨追南趨至哥

而米尼始轉東夷山南諸城通接塔里堪分軍收拔達克山行迹亦明白繞出山外連格兒特薩蠻兩城今不知何名木道記云塔爾罕與鳴斯呢爲鄰鳴斯呢去布哈爾十日程塔爾罕卽塔爾堪鳴斯呢卽史略之巴勒其境甚廣東兼哥而米尼兩城介於其間而名久佚似卽分隸於哥而米尼與塔爾罕此二城既聯合武耳迷斯拒守太祖至帖木兒嘎哈兒哈時吉薩爾南道自梗絕不通注以帖木兒有鐵義衍說爲鐵門關又以太祖渡處近武耳迷斯於釋地又串其說云出鐵門而南以渡阿母河古時皆取道此城今改於武耳迷之西於原文俱不相應多桑書有師抵布哈爾循賽拉甫散河至撒馬爾干凡五日程之文以撒馬爾干爲薩馬爾干誤由於彼帖木兒嘎哈兒哈其書不見紀程釋辯機大唐西域記鐵門據英吉利恭南翰所繪元奘游蹟圖云在今布哈爾境內撒馬兒罕城南數百里南臨阿母河赤道北三十七度十八分　京師偏西四十九度十一分撒馬兒罕指爲記之颯秣建云在赤道北三十九度四十九分　京師偏西四十九度八分撒馬兒罕偏在京師西四十九度有奇是謂薩馬爾干鐵門差南二度三十一分則移置於吉薩爾之南與釋地說近注所云

帖木兒又緣此圖推合而誤辯機記所敘地形多迴曲名亦數改宋祁作唐書西域傳以舊書及北史參校猶不能盡通誤分颯秣建東之窣堵利瑟那與東曹或名之率都沙那爲二又牽入西界之劫布呾那及其舊名之蘇對沙那混合於西曹今本窣堵利瑟那下復有脫文益難通讀漢西域圖考云此昔昭武九國卽霍罕地與唐史略殊可以參考其說已著根際大宛考以今地分配諸國不能討覈霍什所在置颯秣建於霍罕本城指東境之安集延爲東南之弭秣賀其西南羯霜那一國城無可配輒以吉布察克之地當霍什引渴石附之

斯成椎藍颯秣建唐書康國傳謂其地在石國西南五百里石東北距呾邏私城西百五十里呾邏私即塔剌斯西至賽藍分行三日里數近四百石右涯素葉河為納林河所納之北訶國城當偏南去賽藍約五六十里西南五百里為康與賽藍西距沙鹿海牙大數相同沙鹿海牙在納林河曲之東康在那密水南那密水北史以為米國東水米即彌秣賀即康百里那密水宜是義什西問爾班故城東之塔爾剌河北入納林以下得通名康在納林河南北接沙鹿海牙而略偏東必安集延米即阿爾班兼有義什地羯霜那傳作史居獨莫水南距康百五十里北史作二百四十里百上當有二字安集延西南百八十里為舊瑪爾噶朗羯霜那故城又偏西南七十里地近伊斯克里克其西亦有河北流入納林而屈曲遶東即獨莫水羯霜那北又距米東界自至往的里與圖噶勒奇地形大略相同伊斯克里克西南二百里入大山亦阿來嶺路絕不通東南三百里即長春所經之道故兩記通言鐵門嶺南覩貨邏二十七國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為布魯特牧部及遊兩諸城部之國地達摩悉鐵帝國尚在帕米爾界中其東有波謎羅川水西流入縛芻河為阿母河所納之基西爾蘇河可證素常翰圖移鐵門於吉薩爾與諸國界迹全不相符柱釋既襲其謬西域地名考又廣為推衍以羯霜那比合渴石置在撒馬爾干與那黑沙不之間而闕其地名紀程徑讀渴石為喀什復移其地位於赤道北三十八度四十六分較那克搶迫差南一度三分俱於虛無中責其有今從多桑書勘出其根新說之迷障可以豁然

克嚕倫考

克嚕倫地原作柯耳魯此城為哈喇婁部主阿爾斯蘭所封郡治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賜諸王阿濟格哈喇婁等羊馬價鈔布絹哈喇婁原作合兒魯即柯耳魯太祖紀六年辛未春西域部主阿爾斯蘭汗來降其文原作哈剌魯釋地引拉施特書作喀耳魯克證補作柯耳魯克克為語助字柯喀聲轉是舊譯如此托音納爾傳作阿爾婁原文作阿兒魯又其譯與順帝紀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率其眾來降乃封為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哈爾努特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哈爾努特原作罕祿魯改異亦謂即哈剌魯氏族表據黃溍所撰追封威寧王制列帖木迭兒於哈剌魯氏云阿兒廝蘭裔孫順帝之外王父也

也列里朮兀無封子豐國公名闊帖木迭兒父子俱不襲郡王爵位似非嫡長明宗紀敘北狩事云帝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克台等聞帝至咸率衆來附帝至其部與定約東每歲冬居扎延夏居阿噜噶察山春則命從者耕於約尼阿噜卽阿兒魯以地名山知明宗所至與定約東之部卽哈喇斐察克台必阿爾斯蘭之嗣嫡領郡爲王者帖木迭兒蓋其從父昆弟紀下文云文宗遣哈撒及薩題等相繼來迎朔漠諸王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北邊諸王察克台沿邊元帥圖埒納萬戶瑪魯等咸帥師扈行明宗至北邊惟察克台始終勤事其扈從

亦止與沿邊元帥萬戶相偕無宗王會合是當時西北諸藩尙懷疑貳察克台孤行一義其迹於鄰部甚疏而於帝甚密爲后戚族甚明部地在金山西當近今新疆之塔城廳拉施特書云喀耳魯克始祖爲烏古斯汗部落居地近喀押立烏古斯爲舊哈薩克界中游牧部落之大名西境廣至今俄省土爾該司克之鹹海東境跨仙米烈廬司克其名史無可見釋地引邱長春西游記注云古斯部人今本亦無此文不詳其所自始喀耳魯釋地謂系出葛邏祿以唐書回紇傳考之葛邏祿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

有三族一謀落二熾俟三踏實力永徽初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元池都督府卽用其酋長熾俟部置金附州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至德後寖盛與回紇爭疆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葛邏祿境後拓至碎葉怛邏斯以西錫爾河部長自其所置其初三部止由僕固振水迤西折北轉東環多怛嶺以居偏在闊跋勒城舊喀押立東僕固振水直界東西西域圖志水志說爲廳東北今俄省仙米帕拉停屬城宰桑司克西之烘和圖淖爾於形不合且其澤

卽府名之元池所納之水東爲額爾齊斯河南爲俄棟果勒河果爾莫孫河亦無僕固振之名可附山志以多怛嶺爲淖爾西南之朱爾庫朱鄂拉去西餘首山亦遠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說三都督府及其散部與處木昆祿居別置之匐延都督府境地云今雅爾木城及左右地方爲三都督府全境自雅爾城北境愛呼斯左右地方爲匐延地雅爾城今爲俄界赫呑蘇馬堪鎭屬烏爾扎爾城在闊跋勒東略北愛呼斯與烏古斯名類相似新疆識略作愛古斯胡文忠壹統輿圖又作阿古斯愛與阿與烏俱得通譯烏古斯必以建牙於此得名

其地段有三說圖志疆域志云愛呼斯在塔爾巴噶台西七十里愛呼斯淖爾發源其地瀦爲大澤水志云澤周圍數十里又西南有雅爾郭勒此在舊雅爾城東北西水道記愛呼斯西流一百五十里有博羅額布克特水爲蘭額布克特水同西南流百餘里來滙愛呼斯河又挾以西南流五十里入愛唐蘇河愛唐蘇河西流入巴勒喀什淖爾識略愛唐蘇下流通名愛古斯洪氏中俄界圖作阿雅古茲俄游彙編中亞細亞水道圖說作阿牙古字疆域表又作阿牙古自阿雅阿牙俱語衍阿古茲阿古字阿古自皆卽愛呼斯此在舊城西北水

道記又云阿拉克圖古勒淖爾亦曰古爾格淖爾又曰愛呼斯淖爾阿拉克圖古勒今名阿拉枯力拉字亦衍助阿枯力卽阿古勒轉讀亦爲愛呼斯此在舊城西南三地古通爲一名葛邏祿所居在其中央宜卽舊城雅爾亦卽阿雅爾由舊名轉省而異僕固振水當爲城東之賴鄂爾準河河源出那拉特嶺西南流合雅爾河過城南合爲里雅蘇圖河爲格勒雅爾河往阿拉枯力淖爾賴鄂亦愛古之轉別僕固讀爲蒲固亦卽烏古振與準又皆聲近今名與古向不甚殊多但嶺卽那拉特嶺嶺爲塔爾巴噶台之支峰古時蓋併塔爾巴噶台大餘

通名那拉達巴罕轉爲那拉塔巴噶台作那塔因爲多怛耶律錄怛邏斯作塔剌斯塔讀如怛具有塔證世祖紀塔爾巴噶原作塔剌不罕卽搭拉巴罕下曰呼達巴哩原作古塔巴亦卽古塔拉巴罕舊名塔上亦自有加綴之字多但必此大嶺三部大界自朱爾庫朱及楚呼迤諸鄂拉南包至那拉特北幹特里特額及其迤東之幹哈瑪爾諸達巴罕北南部爲熾俟近金山府名大漠又近山西南之支壁疆域志分塵東南之哲克得里克以南爲沙陀傳之沙陀都督府地其北克特和博克納林和博克左右爲本傳之拔悉蜜地兩和博克東北自

薩里至烘和爾淖爾爲突厥傳之賀魯舊部處瑤池都督府地瑤池爲突厥舊壤後屬賀魯今和博克東之噶扎勒巴什淖爾沙陀偏南此部與金山突厥舊庭實隔跋悉密一部不能踰郭爾和楚克山而東北部卽元池府之踏實力賓竿柔淖爾而與東以接必跨有布赫揚爾明可克東地兩界條別雖無可混誤落爲首部介熾俟踏實力之間是在嶺西府名陰山爲長春記天池東之大山南界當接至所度之沙北愛呼斯右接嶺麓左府平地在僕固振水大界之中其地不得闌入留延突厥傳云蘇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處

木昆部本在曳咥河西地理志曳咥河作葉葉河水志以爲今綏來縣西北之額彬格遜淖爾罰延地方當如漢西域圖考之說爲今庫爾喀拉烏蘇廳志文闕略列其移綴於額敏之下唐代圖又別綴於踏實力界古爾格淖爾之西四裔考因之改誤爲邏祿徙闕延尋又徙至突騎施烏質勒地之西此庭廢入散部宋季其屬撥散錫爾河部長擄鹹海濱地別自立爲塞而柱克朝繼又析入貨勒自彌塔剌斯降附於西遼碎葉川耶律錄目爲索虜城時已廢爲墟落踏實力地亦爲默爾奇斯克埒台實衛拉特諸部所分占曳咥河西又別屬巴實

伯里別部之展斡爾爲葉美里城於後徙之兩界全別於初界亦異哈喇契收拾遺族自立部號不知始自何時所居據水道記說即雅爾故庭記云雅爾地在楚呼楚山西二百里土爾扈特舊居其額什爾努拉地額什爾努拉即哈爾努特是明世瓦剌屬部所傳舊郡國之遺名西界有喀押立可據當自闊跋勒之阿拉套山東迤至列卜新司司東有喀拉達巴罕山舊名河魯沁達蘭屬塔爾巴噶台識略云阿魯沁達蘭卡倫南至伊犂屬之哈布塔海卡倫一百二十里此山接伊犂府界阿魯亦蒙阿兒魯爲其名本在界中可知祕史云乃蠻古

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至回回地面垂河行與合剌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古出魯克所經即此山南地委兀李氏文田注引長春記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之文謂是畏吾兒部族在昌八剌城者即屈斡爾古出魯克自葉美里北撒里昆西出兼涉其界故連及之下卷云太祖命者別追古出魯克追至撒里黑昆地面將古出魯克窮絕了回來撒里崑爲山東土斯賽溝界內之察拉垓疆域志察拉垓在布爾噶蘇台西三十里壹統圖作薩爾海古讀爲撒里昆字異而音實一薩爾海南即庫爾河與庫爾喀喇烏蘇界接回回地面

以長春記及耶律錄暨劉氏西使記所說按之爲西遼都古則鄂爾多東北舖速滿國所屬之孛羅城地舖速滿即謀速魯蠻與尋思干梭里檀同族是爲回回之國其庭建在孛羅西南鐵木兒懺察峽外之阿里馬城今綏定縣西塔勒奇城北五里故城孛羅錄作不剌在峽東北即天池爲廣仁城東北松樹頭嶺麓賽里木淖爾東南岸之鄂勒著依圖博木臺臺東百二十里即庫爾喀拉烏蘇之精河界北有鄂拓克賽里河自淖爾西北博羅和洛山流出東北合薩爾巴克圖河爲博羅塔拉河東至達爾達木圖卡倫入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河

備載南北唐時名雙河即所謂垂河博羅即孛羅河與山俱以齊城得名城界自跨河而北阿爾沁達蘭西界亦盡司界而止李注上卷回回地面以為今哈薩克塔什干等部垂河讀為吹河地望俱不符合又讀撒里崑為算端說其地為邪米思干東鑿空難通拉施特書有古出魯克自別失八里至庫爾車歸於古兒汗之文其下又有古出魯克聞其父敗殘舊部向在藏匿思得其衆言於古兒汗曰我離舊土已久今往葉密里哈押立克別失八里招集潰卒衆必來從云云別失八里回語為五城拉施特所云即展斡爾為回紇五城之一非別

指巴寶伯里庫爾車證補注釋為固爾扎俄界譯漢致證引俄圖作固勒扎今府治是古出魯克至古則鄂爾多由東路而入甚明哈押立克即喀押立偏在阿拉套西北邊界與展斡爾俱為古出魯克部衆所流入其地自阿拉套西包至山南與薩爾巴克圖河北木魯諸卡倫相接亦可見往說不必贅言東南界至察拉垓迤東北有布爾嘎蘇台及伊奇爾蘇海圖連亘至鄂爾和楚克當皆為其地北則齊爾又北為固爾圖為額敏額敏北為額米兒河踰河百里即應治其地先入元世祖紀至元十七年冬十月庚午塔爾巴噶軍與賊力戰者命給田賞之十九年春三月戊子立塔爾巴噶臺二十年春正月癸未撥呼蘭及塔爾巴噶等四千戶隸皇太子位下時塔爾巴噶已置有戍守及監治官不隸阿爾斯蘭阿爾斯蘭納土以前有部將實達爾摩哩先降伊克德濟傳云祖實達爾摩哩以烏蘇展國哈喇婁軍三千來歸於太祖烏蘇展原作斡思堅即阿思蘭實達爾摩哩所戍宜即此屯軍降地隨之而入故割出在外察拉垓經哲別略入信宿即還額敏南地尚如舊齊爾晃托克托斯予綽和爾傳原作扎亦兒即扎延為察克台迎明宗行狩舊設廬帳之所疆域志云齊爾地廣饒水草

今齊爾亦名扎伊爾西界卡倫俱冬夏常設北則冬設夏撤地在腹內風雪差小最宜冬居阿魯噶察山宜夏當在卡倫以外壹統圖舊雅爾城東南有阿爾噶靈圖山西北濱雅爾河阿爾即阿魯噶靈圖今譯為哈廷蘇洪氏圖雅爾河作哈廷蘇河錢觀察恂界約斠注云哈廷蘇即瑪堪證以西書知為昔日雅爾地哈廷蘇即赫吞蘇以此山得名古讀省作噶蘇因為噶察約尼原作野尼有田土可耕似為山東北之巴克圖卡倫之地同治三年約云巴克圖卡倫迤西小水地方舊有種地納糧民莊五處所種田地應於立界後限十年內陸續內

遐巴克圖卡倫內外皆田必資墾種之地巴克圖爲山名亦爲河名迤南三十里有蘆葦塘子卡倫俄名阿克圖瑪又三十里爲瑪尼圖卡倫瑪尼音近野尼疑三地舊本通名巴克圖瑪尼後以置設卡倫改析而異扎延阿嚕勒察約尼俱尚有遺名可校東界亦復瞭然釋地以多桑圖列此部於巴勒喀什淖爾東南不取水道記說又以其書有太祖東歸定四子分地以葉密爾河濱之地封窩濶台之文割出塔爾巴哈台併額敏南地割出皆失疏濶多桑述拉施特書多以意改竄太宗分地原書不具喀押立上亦止綴近字並無方向額什爾努拉地在正東非偏東南葉密爾河在別失八里西又非額米爾並當分別克魯倫即喀喇婁語解因與賈賓喇傳北方部之乞祿倫同譯止云喀爾喀地失注其非一疆域志列表因俱遺闕元代圖注誤與遂魯吉補入輝和爾之次漢西域圖考乃移以附合於下目之哈喇和卓祕史注已通柯耳魯之讀於合兒魯又牽入世法錄哈烈一名之黑魯哈烈去邪米思干塔什干益遠哈喇和卓亦自爲高昌今悉刪出黑魯亦見祕史字作阿魯明史西域傳黑婁近撒馬兒罕世爲婚姻黑婁即黑魯之別族外國傳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衆分爲三宣德九年脫懽襲殺阿魯台未幾內殺其賢義安樂兩王盡有其衆欲自稱可汗衆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以先所併阿魯台衆歸之自爲丞相居漠北哈喇嗔等部皆屬焉哈喇嗔舊屬賢義安樂兩王在阿魯台所部以外此是哈喇婁明世其部尚在張氏穆蒙古游牧記云土爾扈特部始祖元臣翁罕姓不著翁罕蓋察克台之子若孫入明去王號而稱汗者土爾扈特亦即柯耳魯克之讀異何氏秋濤補輯據水道記增入居於雅爾之額什爾努拉地之文而於注不引順帝紀蓋尚未得其讀云

輝和爾考

輝和爾地原作畏吾兒此城爲輝和爾國伊都呼巴哩珠阿勒坦德濟世封之所事具巴哩珠阿勒坦德濟本傳故地在和琳山下後遷交州巴哩珠阿勒坦德濟所居爲火州在巴實伯里古北庭都護府東南哈密西北與明史西域傳之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者有別不知其建國所自柳城西火州即下目之哈剌和卓亦作哈剌和綽歐陽元圭齋集高昌偰氏家傳云偉兀者回紇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即今之和甯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也會高昌國徵乃併

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剌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人則回紇也以下敘哈剌山王氏偉兀即輝和原文之畏吾亦作畏兀其王國於高昌之哈剌山即金史太宗紀之回鶻哈喇汗與巴哩珠阿勒坦德濟同族而異支國傳至元初爲阿喇勒烏蘇所攻滅於此輝和爾之地無涉北庭亦稱輝和爾見莽古蘇傳以徙居之次推之似即交州而宋史高昌傳云高昌國師子王避暑於北廷北庭實哈剌山主之舊都其交河州亦遠在金嶺之南高昌城西不能證合北庭本傳云交州即火州也本虞集所撰高昌王世勳碑碑據高昌王世家其下亦云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是兼綜甘西新復諸州衆回紇而言非止一部交州當爲大名火州其小州碑失分析傳因承之北庭阿喇勒烏蘇傳作瀚海軍亦以兵攻破說具下目巴實伯里下火州世祖紀作和州爲巴哩珠阿勒坦德濟曾孫和爾齊哈喇德濟嗣守之藩國金太宗紀有和州回鶻和州官即此其地據長春西游記在陰山東北別失之南乃舊唐書地理志北廷東南之甘露州在今新疆奇台縣東南舊木壘城城南北皆障大山南山爲天山正榦北山其支峰自舊奇台縣今巡檢所駐靖甯城東廣豐輯懷兩堡沙磧中別出者山邐迤東至鎮西廳餘支爲沙阜北趨鳴慎戈壁記云過沙陀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西長言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沿州西行歷二小城西即龍思馬大城沙陀南陰山後小城即鳴順臺舊堡沿州北界西行又歷二小城爲北道橋臺即古城古城今移縣駐治舊爲巡檢所駐之小城西域水道記謂即哈勒鳴齊必噜傳巴實伯里東之獨山城是爲瀚海軍屬城城去鳴順臺一百七十里東南由靖甯城至木壘增多十里兩數爲三百五十古城偏西自鳴順臺取道徑踰山差近五六十里正合三百之數靖甯城有河即傳所云禱河東過鎮西之肋巴泉塘折南踰烏克克嶺即哈密之地鎮西舊無城靖甯城亦

國朝乾隆中所築木壘有舊城州治在此無疑伊都呼國兼有鎮西全境及靖甯東地鳴順南地疆域亦不狹明世法錄誤牽入哈剌火州西域傳遂旁及安定曲先諸衛之撒里畏兀兒而於哈密之迤北可汗所居之地至不能標舉其名徐氏松跋西游記又失校沿州西行之文從誤本作沿川西行說陰山爲古城南山和州再失所在漢西域圖考雖補入迤北汗地刪出撒里其

析畏兀與高昌界地亦多糾互今悉不取和爾齊哈喇德濟後嗣傳敍至齊奇而止諸王表高昌王位末有太平努至順三年封卽嗣奇齊者其封亦終元世不絕都哩特穆爾所部王城止此以下皆達嚕噶齊治所降王俱不得封襲間有王子弟分鎭及朝命宗王出鎭亦均領兵不治城事故通爲散城云

遜齋文集卷十一

遜齋文集卷十二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上俞曲園先生書

孟陬由蘭舫處寄奉一函想蒙垂覽嗣以俗務瑣屑音敬稽疏伏維萬福承志近讀禹貢偶得一疑詳稽衆說不能自釋敢希訓正禹貢東迤北會于匯舊說匯爲彭蠡此據上匯澤之文爲解也夫彭蠡自在江南何得云北上文自作東匯何以于此又云北會此于地理及經文均不合也宋人移九江東陵于上流以沅湘九水爲九江巴陵爲東陵則自東陵以趨彭蠡固須北折而東但北迤處遠在武昌之上至潯陽以下仍是東行會于彭蠡非北會彭蠡如其解必經作北迤東會于匯于事方合不得作東迤北會于匯矣元人以會匯爲會漢云漢水自大別以南與江水會合爲一故不云會于漢而云會于匯此亦不然上文匯澤自屬彭蠡言不屬漢言漢水入江經明云南入于江則北會于匯與爲會合于漢經亦直云北會于漢可矣何爲歧其文而云匯乎近人又有會匯爲會其匯之說于義更無據並難徵信承志竊疑此匯字乃淮之借文也說文匯从匚淮聲同諧

之字古書例得相段故淮字得借作匯漢唐扶頌淮夷來降淮夷作匯夷是其證也淮水在江北江自湖口以東折而北行合肥水而會于淮故曰北會孫氏伯淵分江導淮論據酈元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謂古時江水由巢湖湖施泄肥水之流以通淮當可信也孟子云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去伍胥年代不遠斷不以近世新通之邗溝漫指爲禹迹此必禹時實有通江于淮之道故孟子據以爲說也本經亦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若此匯字得讀爲淮則揚州貢道其近江者可直由江入淮瀕海者自沿于海各從其便不必如枚傳所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之迂曲而鄭夾漈譏孟子不曉地理亦可證其不必然矣又考全經之例凡言會于某者皆質綴其爲某水如導沇云又東北會于汶導淮云東會于泗沂導渭云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導洛云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並無歧出之名此匯字果爲彭蠡爲漢爲其原經亦當曰會于彭蠡或曰會于漢或曰會于震澤與前後文一律今不曰彭蠡曰漢曰震澤而別著之曰匯于全經未有此例故直疑其爲借字也先生說此經者向未有破讀承志妄生臆見實不敢自信是以攝舉大略質之函丈惟先生裁而正之幸甚

上溫處道某公書

前日進謁蒙憲臺諭及防海事宜業將練兵演礮二大端應瀆鈞聽時方盛暑流汗霑衣又爲刻已長是以未敢畢申其說退而私度義有未盡用復摭拾所遺密陳左右一曰駐兵處所宜與鎭將熟籌也龍灣礮臺阻山傍石不能展拓鎭甲已非之矣盤石一營亦沿襲前明禦倭舊制其臺顯然呈露無林木爲之翳障非礮力能洞鐵甲雖於備固自馬江事出閩中扼守俱在迴曲隱蔽之區必我礮能懸擊於敵敵船不能平擊於我方可設臺此閩所築遠在法夷寇陷交趾以前彼時利害未形故多當直衝要今茲繕完事後自應量度所宜左文襄收拾閩疆遺規具在當訪求者一也一曰堵口方術宜令曉人博議也立方一尺之水抵力若干壓力若干重學諸書已詳之矣立方一丈積數當累至千倍前此宋防海新論之說製用木櫃於法未爲不合惟壓力與抵力不能詳較以致隨流飄蕩今易櫃爲船其形雖長短廣狹不同其力仍無以異施壓之方斷當精算至旁維竹纜益以鐵錨此特加用攝力其能壓與否終不能不歸本力況船非新造朽窳雜糅攝力亦復難施深恐新論所云轉爲近實鄙中算士固難其選然重學根數

尙存略可推測當講求者又一也二者皆所以控遏門戶事至粗淺而關係至重安置妥貼至難近外夷專事究及精微而中土事事求簡得其崖略即視爲已合已完此何以應猝乎職屬在下僚不敢以典司籩豆軍事未學爲辭謹就所聞條其得失惟宏覽通識裁而擇焉省臺既無撥應偏方事局誠未易支古人建功立業大都出自艱難憲臺所以上答
主知者在此職所延頸跂踵仰視於憲臺者亦在此矣

上徐澂園侍郎書

夫子大人閣下竊承志前在都門以蒐討平陽方志嘗文求假方輿勝覽仰承師訓是書近少流傳尋獲遺編當謀刊刻後奉發還職移笈南行遠僻海濱無由蹤迹嗣以宋備縣中先輩遺籍稟請恭詣　文瀾閣副錄備書檢閱史部地理類中存有此冊書爲鈔補譌闕叢多時迫寇氛籌備方亟苦少同志讐校未遑淹延至今尙存虛願伏以吾師總持文柄廣業甄微是書上接輿地紀勝之編補臨安平江溫婺處衢四十餘卷之闕佚下開元明統志形勝風俗山川古蹟之記爲考治宋元明三史輿地彙修川湖江浙閩廣十數省部府廳州縣志乘者所必資可否發此儲藏下之書局屬典校之士

正爲補闕付官匠刊行其本乃近歲補鈔原本必尙可根求所自得其底刻取紀勝統志及名勝志通志爲之旁證精校非難吾師嘉惠後來敢希與撫部商之承志於戊子歲見王祭酒師與江蘇肄業諸生手教有擬撰水經注正義一條頗思從事於斯尋繹累年始知其書實出建安以後所據圖籍惟曹魏數州吳蜀兩方虛無漫指取資雜說舛失殊多且傳本至後魏已殘闕不完酈注依仿誤文所駁所申悉非本意欲爲疏釋當先治山經漢志考定三國以前及漢初以前水道如何下采續漢志華陽國志諸書至明統志彙爲一錄考定三國

以後及南北朝以後變遷之道又復如何然後可據近今統志會典之圖參合齊息園洪北江諸家之說條其同異不至倒亂是非漢志有陳蘭甫水道圖說一書大綱已具其中閒有輕改古說及誤沿舊說者由漢縣境地與後世分併移改之境地不能考覈其詳水道之變遷亦不能鈎求其備以今作古淺至以此水關占彼條排比雜遝遂成抵互山經並無此作惟郝蘭皋箋疏卷末有本嚴氏之說繪諸尺幅百里之迴一覽可盡敷言所謂五山二十六圖迄未有踵而爲之者蓋圖必資說以成說不能定其爲某山某川圖亦無從虛構俱無與

庶職是之由承志竊謂水經本雜纂成篇尙可綴爲之理漢志據當世蘭臺圖籍山經又據周秦古圖二書不能考得其眞禹貢冀靑揚荊梁雍六州之疆域昆侖三危弱水黑水之所在河水漢水之正源重源江水淮水之支別流俱不能究其根實淮南緯書之雜說更無從辯析殊同不揣狂愚輒蒐兩漢魏晉六朝唐宋諸家遺文賸義草成漢志水道圖說補正四卷又推圖說之例上治山經自歲首至今粗成北山東山三卷近從事中山十二篇職司獲暇計歲末可次第告成南山一卷止零落三篇易於爲力惟首篇所記以西山次一次二兩

篇及本經條列校之當爲西藏雲南兩廣以南緬甸暹羅安南三國之山緬甸暹羅兩國未得全圖安南有點石齋摹印之新圖水道多譌不盡可據中閒又雜雲南邊外十數土司之地低離易錯其圖須兼資泰西近譯及雲南勘界所繪購集稍難儻能黽勉以成當一併繕寫呈上叩求鈞誨承志少不自拔晚始知非歲月寖渝力追靡及辱在門牆之末負累遠期重玷下塵悚幸交併

答某生問三危書

三危所在漢世已有二說淮南時則訓西方之極自昆

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此謂三危在今巴顏哈喇山西大戈壁以外西藏辦事大臣所轄北路諸番新設新疆巡撫所轄南路諸府州境內也河圖括地象三危山在烏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此謂在巴顏哈喇山東江源以西四川總督西甯大臣所轄諸土司境內兩說俱本山經積石山西之文而斜直不同淮南以爲經云積石之山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又西三百里曰陰山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此一千二百里當是直行括地象以爲經例有旁通有曲繞此經里數

或蒙上文或遠蒙經首之文不可拘執據上經昆侖之邱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游樂之山西北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嬴母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邱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昆侖流沙並在積石之西經文反在其東則非直行甚明鄭君注尚書禹貢篇據漢書地理志云益州滇池有黑水祠又引此記釋之云三危在積石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盩以淮南所云爲荒遠不合三危在積石西南當黑水祠當在今鴉龍江大渡河之間黑水出其南脇似謂布頼楚河河上源爲木魯烏蘇出巴顏哈

喇山西北諸山即海內西經所云出昆侖西北隅者其下流爲麗水今曰金沙江自雲南麗江府北東出合鴉龍江古時此水西出爲青蛉水地理志益州葉榆下云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青蛉水至葉榆爲貪水是入今漾備江矣應劭注青蛉水出青蛉西東入江唐時此水改流而東貪水首無所受始旁合山溪諸水轉流入於青蛉唐時又改受瀾滄與故道益歧酈道元水經若水篇注目漾備江爲禁水云自永昌縣北逕其郡西又北注瀘津水杜佑通典作漾濞水云東南出會川入瀘江水兩說皆據後世之迹津渠通合猶略可見鄭

君知此水實麗水正流又以志文蜀郡下有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云桓水與西傾相近其水行羌中不入南海志此文必別指出蜀郡徼外流入益州之水傳寫有闕奪因定此爲古黑水水經不知其譌佚以青蛉水爲上承桓水瀕池黑水遂失所在江水篇云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三危山在燉煌縣南皆附會淮南括地象說與鄭義絕不相應王隱晉書地道記以首陽縣山爲三危樊綽蠻書謂三危在南詔羅些城北說又俱出水經之後更不足信近人撰西藏總傳云三藏即三危亦遠

涉昆侖流沙以外可以說淮南三危之國不可以說鄭注之山也今鈎稽出之可以燦然項生廷祺前課亦有是作見時筆以此紙示之（欣英頗漢康水入尙龍谿考云闞滄江首分出二江至崇州北岸近世改流俗謂之汪江古無是也蒙按漢江為漢含水是古時有之惟分出二江與後世始改耳方輿紀要云漾備江源出內番境內可致海徐養原頊石廬江說有異本考魏源皇朝經世文編水利門有程同文答徐心田書與余說互有異同）

答劉生爻饒問摩訶至那及秦王書

課卷封完奉繳惟詧收陳生卷末附綴一跋所援證據覩漢西域圖考爲備高足弟子有好此學者可給其錄副存覽大唐西域記文檢閱一過所云秦王謂唐太宗非始皇也摩訶至那國本文無注語前卷摩訶伐那伽藍下注云唐言大林至那僕底國下云唐言漢封至那你下云唐言漢持來至那羅闍弗呾邏下云唐言漢王子（闕）贊摩訶耶那提婆下云唐言大乘天合五文證校摩訶至那爲唐言之大漢一切經音義摩訶說同至那別爲新解雜阿毗曇心論音義振旦下云或作震旦或作眞丹皆一也舊譯云漢國經中亦作脂那今作支那此無正翻直神州之總名也支那即至那神州總名與前王國號之說歧異詳彼文上言經中亦作脂那今作支那亦字承振旦及或本震旦眞丹兩文而言今字別

敍當時行本是謂此論振旦與或本之震旦眞丹別經有變作脂那者後定本止改作支那讀爲振旦經典非一人所譯人不一譯法亦不一或譯同華音或譯從梵音難於整齊翻切有音和類隔兩例譯法亦然振旦切作漢是爲音和支那則隔類然支振雙聲那難亦雙聲難與丹音類相同則支難可與眞丹通爲一切支那亦得與振旦通爲一讀究元應止據華音之正切不根考梵音之轉合故疑其無翻法也神州總名直是（闕二字）印度通中國始東漢後書西域傳云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摩訶至那之目源出於此明經欲譯同西音恐較梵讀更形隔遠事有根著不必再歧是否希裁擇

與葉堯廷書

尊曾大父賁林先生遺著前奉瞿學士札飭采訪曾向珍藏假閱數種於是年科試及上屆歲試節次開報在案今潘庶子續輯輶軒錄擬取嘉慶至今詩人遺集吾學擬以張潛齋棻字華菉園文漪鮑石芝臺謝小嵋吉揃四家充送檢查前學政阮文達公原定凡例有因詩存人者有因人存詩者張華鮑謝四家即原選陳志禮敦襄張中亭（南英）黃緘齋宗銳之比所謂因詩存人者

也尊曾大父勖學篤行不屑以文人自居乃吾鄉應潛齋撝謙沈朗思蘭先諸先生之比當因人存詩四家之集今日分別屬友購求尊曾大父遺詩望於前所借讀尙志堂集臥游百詠舞鶴閒吟中精擇若干首令文郎及癸從分寫成卷彙合呈上以備選入王祭酒師於江蘇續輯學海堂經解有持數千金求爲其祖父附入數紙而不得者君等値此事會不可不勉原例尋常詩人止具姓名字號爵里詩文集名有經史各著者則爲小傳尊曾大父著作甚具例應作傳前刻還珠亭日課中有孫學士丈所撰傳論須附呈一冊俾分纂者得所取裁來文有無暇繕寫卽用原本選過交還之語以事體嚴之祖父手澤子孫豈可不守自以錄副爲宜尊從大父梧岡先生聞亦能詩其後裔若何能慫恿從事爲一併及之不能置之可爾奉煩序例附上十紙希分給

與陳少文書

久不相接甚念承示劉逵軒南雁蕩山志六冊錄副奉繳是書純以劉楊之稾本爲據楊之本之鄭太和太和本之陳尹川尹川書自言得四溪林氏所藏先賢題詠篇什參諸族人白川蔡賓暘鄭東淇相與上下議論益其所不足質則合諸人所爲詭託成編今書中載路襄

陽以下諸詩卽其所賸作者李翊庵詞以近句辱唐人其不誣也太和刪朱水詹朱明遠朱公似二十一詩楊之續刪徐公望陳雨巖二詩又裁出林介夫陳季任以下十一詩猥雜之迹其已顯然惟太和意在收拾其餘與樂淸雁山爭勝雖窺其不甚相類而譁莫如深揚之之識不逮太和又誤會翊庵不肯擔荷之言一一存諸卷中任人自閱并太和所已削者亦復蒐而列之逵軒又踵入雨巖一詩俗陋相承美稗不別是以反覆脩改鉤棘如前王梅溪翁靈舒李五峰陳公潛六詩既據本集及翊庵志裁歸北山范覺民陳所翁吳以穎朱兆隆四詩又以曾近堂志闕而不收仍從乾隆温州平陽府縣二志移綴於此是於詩中徵引故實及命意所在尙未推究明晰何无咎贈太和一詩既以殘闕削之薛康朝詩易其後聯亦首尾不具又從縣志錄爲七絕詩體如何亦所未曉吳正祥周平甫馬碧溪諸記周宗道宋伯顏諸序皆嚮壁爲之翊庵止舉平甫記文不及餘篇屬辭之失比事之疏遂無知者一行畫天下山河爲兩戒說見唐書天文志袁君載序雁山圖云南戒盡至雁蕩而盡君載自述所見於本文參互不同朱蕩南併爲一談太和輒改作一行南戒盡橫陽雁蕩近堂又誤蕩

南語爲一行達軒復襲其詞爲尹川舊說展轉相貽如冥者夜行沈存中言雁山自古圖牒未嘗有言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無旁涉南雁之語府縣志載夢溪筆談下賜雁蕩唐洎五季時已著樂清雁蕩宋祥符闢始有名云本尹川太和二志推衍筆談之文刪節失其句義揚之亦不根考信爲存中所定開山先後如此達軒又云觀筆談則貫休與一行雖前之稱皆指平陽言似存中原書已佚無從覆按近堂志亦引筆談與府縣志所稱絕異達軒并不一校覈復以彼所標目爲不然耶尤可詫者明王一峰乃是書主腦得峰所在方可尋求雁蕩得雁蕩所在方可銓次衆山羅列諸水今峰與蕩實在何所茫乎未有憑藉尹川據蔡資靜記求索於棋盤石上下因就最高峰之南撰一曲徑託之意大用夢游所歷太和知峰在虛無縹渺之間據白雲峰頂有蕩定爲即明王峰之異名又以其山遠在歸仁鄉與仙姑洞相隔減縮三十餘里移之石柱峰側以合之揚之又據太和所引曹器遠永嘉譜陳益之永甯編二書白雲自爲一山不可強爲之接割金鼎諸予還之顛溪明王一峰顛假而不歸又從太和飾以附近峰稍成其所在其峰今爲何名蕩水有無悉置不問

大小龍湫剡庵謂即烏湫白水二瀑布太和別系大龍湫於曉雲峰下小龍湫於削鐵峰下證以資靜記說大龍湫之流無涓滴可見小龍湫不知何在所云削鐵峰爲白雲峰名抑爲仙姑洞山巒亦無可驗揚之系峰與湫於仙姑洞而湫側之玉乳洞又從府志及雍正浙江通志折入白雲似此左右牽引如何成書聞尊意欲刊刻以行志竊以爲不如其已尹川書已見笑於剡庵是書流布遠近不足以資前事重爲當世觀笑甚不可也古人作書不惟其多惟其是鄭漁仲通志藝文略載名山洞府記五十二部多者止五卷少者一卷而已明以後作者始累卷數十其書詳審精密者僅孫中容吉近堂書於雁山志乘中最爲完多猶未脫除舊習他可知矣是書用推廣體例不過數卷可存其大要有二事曰勘覈今迹曰檢校古蹟最高峰以北諸稱皆資靜說及潘稼堂秦鳴雷諸游記奇秘已洩無庸複存其南監於猿猱窟宅本頗面目爲諸峯所翳非縋鑿附險不能洗剔出之雁蕩大小龍湫必各有天然奇迹於何山爲近非博識如稼堂亦無以盡其情狀卷首宜補綴數圖總圖須開方計里山背各一分圖詳其所稱有不必盡圖者附之以說此根本之要也乾隆府志作於尹川已

既出以後大德州志正統宏治兩縣志今已亡散無徵傳者皆轉相稗販不可爲典要前乎尹川者惟祝和父方輿勝覽明一統志嘉靖浙江通志三書略涉是山蔡廷玉趙士忠東甌詩正續二集載州人題詠汰除僞濫斷當據此五書至於旁參互校則何潛巖之古今游名山記愼山泉之天下名山諸勝一覽記王恆叔之五岳游草曹能始之輿地名勝志某氏之名山記以及

大淸一統志通志府縣各志俱應條錄其文

御定全唐詩徐蘋村全唐詩錄李雨村全五代詩爲唐五代人題詠篇什之總匯陳默公宋元詩會顧俠君元

詩選癸集爲宋元人零篇散什之總匯又周蓉叔浮沚集許少伊橫塘集張子韶橫浦集彭子壽止堂集俱各有本疑事毋質悉應搜討此節目之要也志足力不健又篋中無書均不能助君爲理辱下問謹覼縷陳之是否惟裁察　此山著名圖牒始於歐陽忞輿地廣記其三京亭在六朝時已爲迎送行人之所見太平御覽引鄭緝之永嘉記編次詩集始於僧安綬見宋史藝文志及鄭漁仲通志藝文略記山中勝迹始章表民見薛艮齋浪語集雁蕩山賦注合諸家圖賦序記爲一書始某氏序述見王僕父輿地紀勝近堂書並失載條而出之

可以見先後之次承志又白

與□篆雲書

前日得侍甚慰孫太僕師會匪紀略篇今從遜學齋集中檢出奉上祈察入蔡惟屏蔡煥係是一人煥其本名惟屏則學冊之名也紀文前段據黃通政丈所爲錢虜爰書後段據左文襄奏牘俱根查明確該犯自脫逃後家屬卽爲報死所遺田產盡數籍沒入官案已定結無可更易考試之章子孫過房與人免其置議有禮部奏案童生蔡克庸上屆冊年止塡十九且又本犯今尚生存身死之呈何以搪塞揑報在前生子在後一經牽掣

全案皆動故鄙見以爲止可置之不議自洪楊創亂此等事件何處蔑有欲尋出路大抵須善自謀之不能釋者慨行於鄉欲藉師代官以箝衆口此必不效之勢也宜爲核辦必顧全局衆是則是衆非則非是非在衆童案何由立長者以爲然否志於此案無所偏執惟立意在以一靜制百動不以一動擾百靜□中名賊□子孫□安及此□亦有一人自勸定至今無一子孫應試者□爲其難案情又兼涉鄰縣喜者甚寡怒者繁多不可不愼耳屬在鄉末一切幸敎之

與平陽知縣沈懋嘉書

庚明公祖同年閣下午間擬謁台端聞騶從有蕭家渡之行是以未果彼中事尙易著手否府稟稿子得報俱以爲念敝處街口匯頭廟大大殿二社前助錢五十緡屬黃生頌周府學生諸葛籌分籌運濟會達鈞聽繼又撥洋百圓爲匯頭社糴穀資本兩生復合本段所糴倉穀存錢各二千餘緡盡數交原充米販大夫殿地保某設法兒購展轉至西門外後洋陳姓家得穀萬五六千斤於本月朔日成交因該地中隔數莊慮生枝節計于夜間陸續潛運經黃生之父貴署架書某商之地鄰約以展緩數日各貧戶已困濇輙鬧有接濟俱欣洽允從

獨痞棍林壽創爲異說斥該董故意延擱鼓衆哄鬧始則于彼處護罵既乃擁至敝居停主人所攫奪食物黃生見事不妥令早急偕該保往邏詎是晚鬧後遠近業已傳播迫福門以內石路廟一社先起意邀截西門外民戶亦復鬨而出阻該生徒手而返來學告急志思莊米之弊其流爲村村遏絕自是歷來如此惟辰下尙未斷糶何至先事爲之且米穀有缺斷無不謀轉接之理似此各自封禁日後從何措手茲飭該保別持名片來轅請示敬求察奪情節選撥幹差護送至地以救一隅敝處鄰右皆貴部子民諒無不在仁閎之中也前日敝

同事永嘉稽敦伯爲玉環村民糴穀用廳中護照此間之事較玉環尤難蓋彼中相傾相軋止是貧民爲之此則富民亦從而倡導敝處所助錢款南門紳董即太紛言其歸中豈不知匯頭一莊獨苦於他社特彼處無所沾潤忮求之心終梗而不化耳前日言此間民險險之一字實非苛論莊穀尙不敷送到兩董祈望酌給一諭以便廣勸□日再奉陳屢煩大神悚愧已甚

與吳敬彊書一

損書良用爲歉桑梓之念胡能恝然所縷縷欲陳者苦力不逮又無暇晷耳發旦即戒途返里期在冬季承指

諭諸切商訂之役所不敢辭至纂勒成書當俟君子預留地步之說謹謝昔人譏公孫龍說臧三耳甚難實非弟之愚妄竊有似之往時與梓泉言形勢謂宜窮宜歛測滄溟梓泉不察引與其纂兵事此梓泉之過也弟之意欲延宿將與嚴夷險假輪舶以鼓深淺一編之作糜費不貲梓泉固不能排衆難破成格爲之洎乎事局中還乃或圖苟以充幅於鄙言斯河漢矣夫纂類之目不可施獨斷官修之典不可律專家自古爲然弟實見之太晚吾兄猶以爲可與共學復趣梓泉廣爲延舉兄得毋愛之過深而忘其說爲臧三耳之說乎

與吳敬彊書二

日昨渴思一侍相左不値可謂緣慳枉過失迓罪罪宜事竊迫今日又往觀瑒承叚系年要録八本臨平正續記二冊謹先持繳要録讐校未盡然視前所見殘本勝之已遠臨平記抄撮書耳補遺之作似少矜重定鄉小識聞載某姓劇盜一事允許抽印不審何時可集昨於肆市覓得勝朝遺事一編中有倭寇紀略二種爲曩時搜掋所遺竊負小兒得餅之喜但十國紀年諸書求之終無其跡又不能無井蛙拘墟之慽也嚴厚民書述書目吾兄已蒐備否周信之鄭堂札記稱其小疋疏證有

功小學不淺小爾雅近有王汾源宋于廷疏訓各書是書優劣可得聞與厚民輯經義叢鈔頗不詣於衆口執事與諸君子秉筆爲記必當爲一洒之明日得少休計詣局重檢塘棲志略一通獲有餘暇當乘便過談

與吳敬彊書三

顧行承訪寓廬適羣人事有失迎候罪甚歉甚歲月如電又追季冬遠惟體中日禔文學日益至以爲頌弟於前月旣望還返任所清釐積課淹有兩旬値同官之喪承其之闕公私輻集歷碌至今兵事稟昨始檢勘一過裁舊說輯新條須春以爲期也丙子餘隙勦撫奏案及

前趙世喜事均未有據三旦八公殲元軍淮安賊寇昌化應耿藩兩事亦無詳細憑驗吾兄旣於故實能開示一二乎算學之役謹謝弟處無多書又無府州各志仕履籍目是否止如提要及疇人兩傳所載莫之能審前志方技傳承示止張永祚一人他傳未蒙詳及沈括李之藻傳具宋明二史前志必無闕而不錄之理列入何傳當求其根夢溪有仕績可裁入宦望凉庵以通曉西法起家非此傳別無位置也弟并疑許胥臣胡亶諸人前志亦俱蒐列陳訏陳世仁張芽冠並散見海甯諸志應旁羅互校李善蘭應求南皮張尚書所爲別傳項名

達夏鸞翔應兼采近今所爲三續詩輯小傳理而董之尙需甄括平陽僻在遐外馳書實難又他傳體裁未聞其說或詳或略靡所折衷蘄就近商諏綜合成帙爲安錢唐故城武林山水分江南江諸條別有論譔異日當併奉呈戴狀已錄副獲安足即寄緻紫陞萬象一原稟藏南豐吳子登太史所太史現館滬上盍覓便詢之處兄已還里否小雲病狀若何臨平記補遺事記卷高澧夾義和鎮案語一條能慫恿挖改衣被無極

與吳敬彊書四

得惠書行復一載大鵬展翼摩雲厲天好風南來額手

稱慶以道途僻左候雁不時箋賀久稽至今耿耿長安歸馬體中何如惟福體日增精神日益培根養實以待設施至以爲企弟瑛蘊未識司鐸襍邦志盛力違尤垢交集去夏之案計具聽聞自秋徂冬幾頻溝壑展轉牀簀出死入生炎病相尋人鬼俱罪辰下春陽布濩蟄物徐蘇收拾遺集補苴桑土綢繆得失甚未易言蠡纂志篇抄撮甫竟非敢惡約陋塊賃難錢塘粟山故城二案南江漸江浙江武林永阿論雖分茂專已已洞本原先哲復生義無多議兵事三冊疏略猶多塗抹再三終虛把握前者條求逸典自劉羲叟十國紀年而下凡數十

編恆常之書尚踰十種目所未涉推究何從閣下甄綜古今博覽羣籍見聞所及鉅細不捐出其緒餘匡輔不逮釋非成是是所心傾處老返轡何時爲定殺青期在何日攜稿如落鹿後並求存校勿示局中得間寄還拜賜無極世兄歲案度列前茅小雲躍仙近狀奚似從者秋後計否出游相隔遠遙便希詳及裁書敘意順承起居

再前承下詢千常侍箸作錢謷石收入海昌備志根據何書弟數典而忘僅以晉書本傳及世說新語注文選注元和姓纂爲答近檢經義考知出鹽邑志林項乱誤干氏易解跋志林收常侍及陸績林陸爲程書本

無確證項跋云令升新蔡人徙吳郡海鹽海鹽在吳嘗時與鹽官離析爲二郎如其說亦不關海昌也備志襲管芷湘經籍志之誤譬石喜考據而失在多愛吾兄研究有素以鄙說爲知言否隨筆附聞敬蘄裁擇

與吳敬疆書五

兩奉手札惓惓之忱溢于言表感激無似讀第二教知文從有嶺南之游風信不時尊翰難達用稽裁覆承寄海東逸史疇人傳三編鄉先哲傳稿次弟收悉兵事拙稿暨錢唐故城兩按南江四論先于三月中由縣幕周君便道攜上度世兄已檢入矣逸史乃嘉慶間人所作

張忠烈傳純本結埼亭集旌忠節傳宋南雷文定不及謝山之跋于外編似未寓目書中無甚奇秘弟所求者倦忠介集蕭山徐氏浙東紀略不審甬中尚有其書否志例內守者而外敵人骨中記載與吾杭適互相反行朝錄言獲鐵甲八百餘副錢忠介碑言擊殺緋衣大將一此據舊立文爲然施之吾鄉當云某軍戰敗某將戰沒矣國初方略僅字無徵東華錄所載奏報寥寥數言糾駁無由聖武記轉徵諸書益非根據斯所以爲難也弟往在局中催督同人所錄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中勒克德渾傳一則倚爲定本入本後始知外藩內輕有戶

客爲主之勢求端重親王傳不可得得滿漢名臣傳爬梳抉剔得武拉禪等姓名十數稽其時日度其戰地左右證合方能成錄然傳中所載皆克敵致果之事交綏退卻例所不登綜核羣書惟佟國器敗于五杭有謝山所引之紀略可據餘終莫能詳耳拙稿篇末各綴案語倣通鑑考異之例是非關失條摭什繫吾兄續有所得可隨其隙補之案中有未及者常開平自衢州入圍城中油車糠餅俱盡守將堅壁不下猶能出銳擊破劉元帥諸軍其人才略出王壯愍之上史鑑及明太祖實錄平胡錄並佚其名蒐求得之亦所當表出者矚人三編吳志伊傳與弟前所擬再續傳例（此篇刻入江南校士錄）判然不侔志伊厤學伯仲徐敬可劉獻廷楊文言之閒勿庵厤算書目明史厤志條下敘述甚明疇人傳梅定九傳全載志伊敬可獻廷文言纂修厤志之事敬可三人俱不立傳志伊無傳自是有意謝山作萬循初墓志云吳志伊王寅旭梅定九鼎足而出謝山不深于算一時信筆不足爲憑遜菊據其文以爲太傳有遺又謂吳江宣城皆有傳書檢討遺論亡佚大半如其說志伊所造直駕薛儀甫而上之定九親見厤志原稿何拳拳于薛先生而于此不贊一辭邪且志伊書雖亡佚山海經廣注尙

存海外東經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下即有鳥道人迹之文定九寅旭何遽出此弟以爲傳例從省殆于不爽嚴十匯論步天歌大梁四宿分野不合亦于天學無大關係以譏文達皆未必然遜菊相隔在遠惜未能郵書質之志伊國史有傳今茲修纂別無可移十匯淹有詞翰人之文苑或亦其倫若以遺稿已亡無從甄錄胡鬳齋傳有中星譜步天歌請目牽附于篇末爲不可弟屢承諸屬姑就蠡管所及一竭其愚比已將正續傳中諸賢及勿庵書目之吳信民海昌備志之張神羊分別正附互見三例草成初稿十有一篇志伊志稿暨沈存中之渾儀三議積隙二術俱入互見之中信民十匯次之附傳三編項梅侶以下四傳文繁物博非熟思審處未易刪裁容俟胸有把握再圖整理胡鬳齋官爵于今世說得之提要沒而不書不詳何故陳世仁據先正事略爲清恪公子於言揚似從子行例當合傳家乘世譜未有所考事迹亦不具顛如前旨從雲軒世叔所求備志原傳及藝文敘錄吾兄以時通報並希齒惠及之學中近託安謐整齊修飭計尙可爲惟孤琴獨張隻車無輔曾玉齋云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無術可變士風又焉得而變之哉承示使

書云云愛我誠厚惟弟今日尚未能副無瑜大開之望奈何縣試前日又出當書毆傷廩生之案決背及睛血流至踵有司仍左右袒以為齊襄復九世之仇李鎮將右儒少紆眾憤弟雖非同甫安得不為風痺之說也粵中風土異宜唆訟而歸期于何日海天兩絕瞻望為勞

與兒敬彊書六

錄示海昌備志二條本末粲然謹即據巢言揚兒某少司寇名臣中度列其名承用舊文想無遺語溫州教授此間府志闕焉不書四庫提要及疇人傳經世文編俱繫舊安舊職似經部檄未及履官今並綴兩銜以期得

實原目附傳凡八十區履貫著述比加來旨刪入外篇子賛治算佚見康齋對數述自敘蒐拾其遺續為補益小廉英年遽折移附紫笙草創甫成錄呈審正兩湖事跡詳具道古堂集求之坊肆未得其書紫笙萬象一原獻山先生謂即梅侶之象數一原亦存疑未有確證南海招君敘鄒徵君乘方捷術云紫笙書有求眞數之訥氏對數四術布算與特夫略同但倍借對數以起數為異特夫謂此四條次置第一數倍之一句當改作次置對數根倍之如其說應取梅侶書諸術明變卷檢勘一通書中有此四術及置第一數倍之之語獻山先生所

見為確拙棄又有萬象一原若干卷未刻何當刪若無此術招君及特夫所見乃別一書仍舊為合二者尚希重定兵事卷近復脩改數條別紙附上新五代史繫年要錄二書往時零星借錄未讀其全秋中各置一編佚而習之始知前所據吳越世家字有奪譌中興小紀宋史苗傅傳記康允之王德之事亦展轉譌失不可句解亟為更易免致貽笑通人金石萃編載有韓蘄王碑最亦失檢碑中言王淵擊方臘事與部見宋之家乘之云相合其述忠武擊苗劉轉至蔣刀山事為諸書所遺竊刀山并未有知其名者一併摭入以諗同好弟智淺謀

大爬梳累載深悔前日發論太易閣下愛人及屋重疊見推以言舉人殆亦失之過信耳此外復有請者亡友又滕任履疇人三編系之鄂士傳後述其昏媾并云從小滕習算小滕屬衍開方盡數表意欲藉此傳又滕今小滕移次紫笙傳末又滕之戚無可牽綴小滕止是附傳又滕從之習算勢不能再為之附委之宿草情實不安又滕歸入衡滕觀察官廣東平猺匪大功能否搜其遺事於術吏中位置一傳以傳觀察并以傳又滕事一也乙酉歲道出何東遇文齋於洋關見贈高拙吾集一冊屬為說項拙吾文無模範詩則略有淵源子虞得秋

歗堂詩稾欲為孫蘇門立傳拙吾乃蘇門之彌甥秋歗堂詩即其從賊中攜出醵貲刊刻者文苑中能否彙附以傳事二也二者皆廣為蒐拾之事並蘄酌之松丈所輯杭郡詩續計已刻成永嘉王氏宗祠紀事中有梅侶及荔峰次平仁山四詩日昨始求得之寄奉左右廣所未收松丈儻刻補遺尚可續入耳敝學託庇安謐惟革生猶崛強未馴孫太僕師欲漸祓出之與鄙意不合郭解原涉於鄉里為雄於庠序為劣尊見以為何如小滕別箸有周易舉意漢學易蠡尙書徵信禹貢荓詩識太極圖說淺解算學蒙求諸目見又滕行卷履歷漢學易蠡會於遲菊所見之寥寥數紙而已他種聞亦零星抄撮未經衍譔算學蒙求疇人三編不列益初學布算之稾今並從闕藝文類請更酌之

敬再啟者先母劉太宜人及季弟賓元並殉辛酉之難仲姊文瑛殉庚申之難事狀具載志前所刻庚午丙子兩科行卷丙寅閏會經中表昆弟高萊鄉上之采訪局并屬戚某譔傳某不任纂事轉商他友闕未論列昨緣檢查王馥園履貫從書院中假得忠義錄閱視全表始知此狀為殷羨所棄不獨傳從吏例即表中亦且深沒其文志不肖無能不足顯親於世非無可言惟才與不才各言其子至於出生入死委命捐軀大節炳然豈拘此例先母殉難與同歲生王松溪母洪太宜人迹狀相同松溪母得人扶掖走至武林門外堯莊亭敗屋中不食而死先母亦挈舍弟逃出家巷得鄰人王氏婦導走候潮門冀渡江覓生路至金華會館見賊卡層疊不得前匿敗屋中以衣絮遺金畀王婦屬攜舍弟開道而行舍弟年甫十二戀母不肯去遂抱持哭泣同時氣絕王收其金為掘坎掩藏私識處所希以告不肖兄弟癸亥中走蕭山遇於長河頭詢述甚悉甲子返里此婦已沒蹤跡其地為賊與官軍迭築營壘陵谷遷移無從識辯道旁冢骨又多為掩埋局夫發掘昊天罔極呼籲無聞祇得踵李二曲成轍取一塊土與先父合葬南屏羅禍之慘視松溪尤酷松溪母錄已有傳今茲修纂度可援據成篇先母能否依附以彰伏求裁察志含酸飲痛垂三十年當世通人未嘗乞一言一字前此承吾兄推劉入局同事諸君廣求遺狀亦未敢輕易開呈傷弓之禽顧影自疑言不見信恐重辱吾母也閣下肝膽相交非復一日忠規讜論時見古人不以流俗人待志自不以流俗人待志之母敢披心腹瀝血以陳先母卒年四十有九先父署華府君諱（上）鎔（下）金濬德未曜先先母卒

業表章出之衙感盛德世世不朽姊氏闔門俱殉夫方君守和名百順舅焱輝府君名士榮並捐職鹽大使祖籍歙縣道光中有官杭州府照磨者因家錢塘之斯如坊姑吳太孺人叔某女叔三姑城求陷時焱輝太親翁先戒家人事急俱沈於河惟二子令出避屋舍當自焚毋爲賊據及期悉如所言一婢溺不死匍匐登岸委於火守和及弟歸收骸骨合而瘞之次冬再陷姊壻暨弟亦先後死賊中家世遂絕太親翁死義甚烈於法當於流寓中特立一傳從隆從汙統晰酌之志心思瞀亂不能成辭燕雀啁噍其鳴也哀迫切奉狀惟賜矜鑒弟承

志同弟承吉九頓首

與吳敬彊書七

孟夏之月從敦伯所奉到惠書敬諗前所上先母及姊氏死節事狀具蒙矜鑒裁入志篇不朽之施被及再世感激涕零不知所出曾南豐答歐陽舍人言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承志不才無尺寸之積足以仰酬德意惟銘諸心腑而已見寄志局筆札洋一百圓義不敢當往時奔走懶飯多矣今茲補拾闕遺止以藏完前事豈可與始終操槧陳力就列諸君子同日語哉道遠不能爲謝存之篋中甚報願也趁湖返棹計有月矣途中不疲頓否歲脩之奉足支出入否課卷俱合程度否承志忝竊四載勞而無補欲挽回移易事勢有所不能欲棄官還歸心力又嫌未盡如何如何某氏案業經臺憲旁采人言權詞銷釋儆學以仍隸廳籍於政體有傷已再三抗章申論矣前春辱手教述此老云云深感盛懷承志孤陋少閒年三十佐幕粵中見主人所施是非得失尙不能別後數年游吳會侍先師几席始知立身行已之爲上致吾君下澤吾民具有吾學存焉不當從人爲進退此案緣情遞減斟酌固已得中定後復爲轉移先師恐不謂然也天下事有經權常變學校之設一主

於經無權道可言子輿氏云君子反經經正斯無邪慝今之犯上作亂及主張此輩陰持短長者皆邪慝耳不守吾經何正之爲閣下知我以此說爲何如來春之行辜負期待曩時先師亦有是勖今九易歲矣拳曲之木廢棄已成苟以自完更無他望世方需材雲龍風虎屬在大賢異日攬轡登車澄清囘表執鞭之役當爲君儷俛也耀先遷延未來敦伯得便歸省承志孤羈海角奉手無時北行有期乞賜片紙

與吳敬彊書八

別來忽又一年近狀如何深以爲念閱邸報知絅齋仍

差分校文字之遇貲格限之抑美中憾事也屬序久淹學雜前月讀班志序錄始以意草就別紙錄上惟代爲裁酌是幸橫雲山人志稾謝山頗不謂然可廬取補續漢其失更甚絅齋所纂鄙意以爲宜從通志略例改題藝文略不審作者能拔彼幟立己幟否也丁君書前會述及此於肆間覓得印本附呈左右書例亦墨守錢氏而存疑黜僞二錄獨出新裁絅齋書尚未付刊從容及之可矣邊事突興朝士爭言戰守吾兒斬焉在憂服中將置理亂於不聞邪抑將有所匡說邪弟頃以創修縣志詣文瀾閣檢查羣籍里中大抵有數月之淹歲暮當道返也樓臣奉使遠出棫卿獨居無朋計將安適去秋今春弟曾兩修緘札未得一覆晤時乞賜道達及之鄉試題想已具聞闈中小有暄呶無大事故惟諸弊仍如前不絕耳肅箋奉懷順承素履

與吴敬彊書九

春間三奉教言頗慰離索辱承寵薦又甚不安也別後悤促旋南舊痡復作目昏加劇音敬用稽罪罪昨展惠書銜感無極大鵬奮翼搏擊滇彼瞬息青雲扶搖北上辰下計已與鵷鳳同棲阿閣矣敬賀敬賀弟投荒垂老久滯歸棧重以時遇屯邅脯貸告匈送子初服非授讀

無以自存席地已荷玉成謹當克期往應碩兄處輒率貽書作訂戲茂卓附輪育發不至愆期家屬續後遷移此後安居皆出自彼餘所被鄒君圖至今未得滬中市販斷續不恆能附便賜購一冊是幸諸圖依近今所校新會陳氏萬國輿圖無錫薛氏續瀛環志略兩摹本爲得其根點線間有偏差不過分杪別圖竟有差至一度者里徑短長無從置算美教習地理志略圖形式有似精緻繩引多非翻衍失眞彼籍亦所不免湖北學堂取以爲課本可見研治此學講求準位者之稀偶涉附聞相隔遠遐樽酒重論不知何日瞻言曷已

與吴敬彊書十

別來忽忽十年變至此極無可言狀兄與玉川伯定並辭郎故官所拓一廛以居不復爲歸計矣僻羈無友聞客車南返渴思通問一書以遞地廣袤非得僑館方名不能郵達偵探未確冀寇復訌留去如何遂成闊絕昨陳生振椒自喬司學堂還里述其友林同莊言始諗瀛脊已安抵家門兄爲鄉人士所推與子培子裳諸君同修通志甚美甚善宛溪不求聞達獨依崑山徐氏成讀史方輿紀要一書兄與子培子裳諸君皆通識碩才爲其精不爲其博所成當有過焉無不及也惟修例不審

從何家寶齋湖北志稿自立新裁吾杭府志專依舊文綜之二者想已公同成議杭志雖補采遺漏實多其人物之孫強一傳竟沿百德筠春志成化志之誤文以王惠所補之玉海原闕之條為宗萬不可用玉海成於厚齋之手其時處士之所增加本玉篇尚流傳未絕何至略無聞見率以坊肆所刻之重修別本當之字數衍至二十萬九千七百較五百四十二部目下所標細數贏至十八萬八千有奇豈非鄉壁虛造之談希馮原數止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九處士所增依郭知元切韻拾遺朱箋三百字之數差較至多不過近千兒能乘此籌首

未刊之時將此傳仿照羅茗香續疇人傳別撰楊輝傳例取其今本卷中重文下註有出說文等字及別字下引有博雅聲類字統字書等桂苑珠叢等說皆不具書名實從經典釋文采列者擇其最要之語裒成一傳冠諸卷首俾舊修者彌其瑕失新修者奉為準繩垂之方來永無其極矣玉海亦刻於吾杭失未校勘異日有從事彼書者必取證於此故詳及之通志弟未細覽得之涉與者惟圖說及星野疆域建置山川古蹟數門中有遺闕當補及紛紜碎散零雜錯互當改易者敢為兄再陳其略舊圖瑣碎舛雜且中有改置廢輟不可沿用者

當一併削去新圖有輿圖局測繪之本廳州縣圖雖亦有遺漏未及徧勘之病省府圖俱完密無差可據以易之鐵道建築在後今已通軌吾杭及嘉興甯紹四府圖中應補繪一線按其所起所止地段加注本名以成完幅杭城及各府城街巷圖敝藏止程安永嘉二圖餘無精本未敢率議塼工圖亦然星野門應補史記天官書所引之星經及開元占經所引之周易分野二條星經以女宿主齊與天官書本說不同周易分野以斗一度至七度屬燕八度以下入越於漢書地理志說亦異此皆秦漢間為占候之學者所傳舊說不可不列內緯祕

言不審撰自何人所配斗度有順逆兩行一自北而南一自南而北首起何方尾止何所須求原書覈之分數有六之八八之九云云兒通其說否經緯度數當以輿圖局所配以咨送史館之底本為准廳州縣下並須錄列不可遺闕近四十餘年所修廳縣志多以瑞篠小錄輿地經緯度里表所載舊文錄之大數無差分杪細數不能純合此所推配為最精確稿存軍需局中以士者數易失其所在前十年曾屬幼梅求之已不可得今宜介餘姚友人向蔚亭家錄其副稿原在皇輿圖後與瑞篠小錄輿地經緯度里表所載舊文相次以成完錄繼

域建置山川古蹟諸門必須得一深於此學者逐細勘校方可錄列疆域建置二門今有續後增設之玉環南田及省廢之仁和歸安秀水等縣自當從時制改易其未改之縣亦有當更正者如富陽東界之湖塘山石牌與錢塘南界之廟山中間實差五里廟山在湖塘山西南有江爲限不得相錯富陽志有春明一里割隸錢塘之文廟山東地確已割出此文失未更正今復割還錢塘界地當改西南至金沙嶺之一百四十里里數亦差出甚多應以局圖及陸路道里記文參合校定餘可例推錢塘大江見於論衡其縣省併必不在建武之初弟

前於所與纂續之杭志稿中已道其詳今可悉將所係采入其嘉湖等府之不備者亦應依例采摭以免歧出山川名有古今不能强齊爲一漢志之武林山水弟前據陳蘭圃水道圖說所云之臨安東天目山苕溪水加以流至澉浦之里數貽同局諸友詳勘不審有無采擇山經先有浮玉之山苕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具區之文苕水卽今苕溪水浮玉山爲古武林山自無疑義其水北注具區與東入海之道不同者秦時築通陵道於由拳西北遏絕其流以爲大陂因而折從旁出非有歧派具區在吳南入秦已大半成陸無復載形故所治如

此水經注引吳記有谷水自由拳西折東南至鹽官縣南出爲澉浦云云此卽武林水改行之故道而名稱從時目改異其上流所沿行之道吳記不具苕名從秦末所改之俗稱目爲谷水云自小湖出逕由拳縣故城下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出爲澉浦小湖水改從南行由由拳故陂合於苕水互證可以暢明入海里數無八百三十之多八當爲六並應訂正錢塘之武林山須依水經注所載故名改作靈隱山淳祐臨安志引劉道眞記雖有虎林山在吳郡之說而不能確指其所在水經注引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

無此水錢水今西溪水古時其水絕今運河而東至臨平入海流徑甚短此外無別水可配時已劃出明矣今靈隱山下止須加綴祥符圖經作武林山一文不必更及水名分江水應別入古蹟自吳江運河流入本界以下圖說所云俱不合用當據今河斜出之形別作自嘉興縣東至海鹽縣乍浦口入海乍浦對岸爲餘姚之周巷臨山諸村鎭中隔海港里徑僅七十餘尙非巨海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洪筠軒水道疏證援以爲分江南出之別稱漢時此港亦自有江名不必盡如班說而志文於口內之海港又別有兼標兩岸一例北江

在毗陵北東入海與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之文相互爲備毗陵著江南之縣江都著江北之縣一江兼具兩界例亦近密中江東至陽羨入海陽羨北岸仍爲江都之地故在所略南江在吳南上流即出石城之分江分江下既如說文所稱別例標作餘姚南江下應從本例別標海鹽今南下東入海何脫去至其縣致餘姚二字孤懸不可以通鄭君注禹貢云東迤者爲南江南江據分江言所據本尚有此三字脫佚蓋在魏晉之世水經注於此水已不能言其敘松江引庾仲初揚都注則僅繫可據松江自太湖流出行七十里有水口東南入海

爲東江東江即分江之餘流松江名出在後可置勿論戴東原阮文達諸說並當刪出湖州太湖據禹貢正義古名自爲震澤後別稱五湖見職方及左氏春秋內外傳漢志東入具區具區亦見職方別爲澤藪之名非浸名其說應駁去舊纂引名勝志說亦非根要應刪撰古蹟門以城爲重當議改者甚多錢唐爲始皇巡行所至其立縣遠在富春餘杭之前漢移治靈隱山下後復遷於巨石山北並在例所應錄之中舊志以縣隸郡下節去故城別例舊治一條引水經注及萬歷縣志兩文水經注本有新舊二城舊城在靈隱山下新城在明聖湖北志所引止靈隱山下一城而在明聖湖北之城從略不具注引府志有一在錢湖門外之文湖字當作塘復仍舊錄之譌并注說亦未檢照今按兩城並具元和志所引錢塘記文較注說差詳明聖湖北一城證以寰宇記巨石山在縣南三里之說其城實在上下嚴方橋之閒北夾餘杭塘河僅三里而近城徑得迤至河畔此即始皇所至之故城蓋漢時以逼近江岸而遷後塘成湖無所患復還故地其城經重築是以記略秦事不言今議將本縣舊城從鹽官餘杭之例補入正條以始皇本紀及元和志所引兩文繫之而加按語於下以水道圖

說所云之漢百里當今七十里之數校台紀文之西百二十里爲西南行八十四里渡處在今富陽縣東南之觀山口與咸淳志所引地理志說之秦望橋道爲一道其江面較今銀杏螺螄二埠實減三分之二爲古狹中明矣咸淳志觀山渡下亦遺闕紀文並失之疏舊治下所引水經注文及注所錄附之府志文應悉刪去其萬歷縣志文上加綴元和志隋平陳以後縣頻遷徙一文即成完錄富春故城應據寰宇記所引吳錄之文補立正條錄止云浙江逕縣前江中有沙吳武烈帝爲郡吏鹽官令人餞之於洲上後遂名此沙爲孫洲縣治何

所文在所路以洲徑推之當爲今黃村之地水經注浙江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東分爲湖浦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湖浦文不可曉當作洲浦城與之斜直明確不易此爲漢晉舊治與唐宋從改之城截然爲二東安郡城初以富春城爲之後別立新城不能牽併全琮傳權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注吳錄曰琮時治富春此爲初所寄治之城輿地紀勝東安郡城在富陽縣北一十八里吳黃武五年郡守全琮築此爲後所特建之城二城治分先後不得並在一年五字必誤一字亦當作二其城周七百六十步較唐宋之覲山下贏

至百六十步黃村北境眾山連亙無地可容西北入新城界二十八里正其城廂內外之地咸湻志言新城縣西百步有東安鎭羅隱東安鎭羅城記云杭州別郡舊有八都之目而東安爲領太師杜公築東安爲吳越重鎭即古名之遺新城見宋書州郡志始置於吳而郡治在所略中紀勝所云蓋出隋區宇圖志其說亦本吳錄不言新城以其時縣已省廢故別從所隸之名列之新城省入富陽元和志說爲確隋志作錢塘於餘杭下有衣錦山之說不可按合必誤紀勝失未考出兩說之是非得失故於全琮所築之城亦不能詳知其所在其流

遂爲咸湻志之虛衍今議分析爲三一爲東安城下引越絕書富春古東安爲證一爲東安郡城依前所引全琮傳注之文列之二條並次在富陽舊城之下其原條之本縣舊城與永甯寺城俱出咸湻志永甯寺城條有五代時城已在縣東南之語即謂咸通中所築之城二條可併合爲一略存封邑下加綴其東南城四字即暢然成順東安郡新城一條應改入新城新城縣舊城有咸湻志所錄之徐敬業起兵時築一條可以之冠首徐敬業起兵去縣復置之歲止二年是爲廢後復建之首城東安郡新城次在縣舊城條後依紀勝及咸湻志文

列之刪加按語於後據元和志所云證明富陽之爲隋城吳時附郭其縣實名新城東安鎭城爲宋時所治之城應從餘杭條下移繫此末原引咸湻志文多刪失悉依正文錄列此皆脫去本根之說不容不改餘可例推卷數占至五十有一於全書已近七分之一專精不易勢不能不資眾助今此學久廢求如承如之於申耆者恐難得其人吾鄉宿儒近數十年斷推益甫能否延之別席屬其條出大例以授分纂諸君惟明見者察之子培子裳俱以相闊未通一書幸曲爲道意焉新志以人物爲重餘雖變改補正尙易人物之算學一傳必須從

續杭志補入他府似止須照原例采補裁出姚文僖戴簡恪徐莊愍三傳別入名臣忠臣其續後當補入者惟蔚亭及康齋叔質豎遲菊四傳蔚亭康齋所著俱有刊本叔質書未刊其於廣方言館中與傅蘭雅相習最久所得於代數者甚深其稿須由子裳向其家人商借一觀遲菊所著自再續疇人傳以外更有何書亦須向其郎君詢之定庵應入儒林續杭志所撰傳文不審依據何書鄙意以爲當以太誓答問爲主取所書別目附之答問據劉向父子之說辯古文之本無此篇最確今文所采自出遜書之太誓解王文簡曾駁宋于廷說於是

書竟不敢再持異同蓋亦自知其短也仲容不喜定庵於與仲修書中頗加詆毀故特詳及許文肅所書西北邊界地名譯漢考證及帕米爾圖說等書亦不應遺其傳依舊例當入忠臣平素所講求及臨事所履勘必無從略之理考證弟有其書較西域水道記朔方備乘等書爲備圖說僅得一二零篇未覩其全兄與子培子裳處當有其藏望表出之平中應續者惟華文漪及閨秀錢蕙孃二人其應入采訪者爲宋衞一人衞字燕生於仲容爲婣亞所學頗近時派其遺稿藏于舅家未得一見須賢志局開屬彼中人取出觀之方可置議舊傳弟

有零雜草稾應議補者亦有數人容異日一同錄上敬承起居惟爲道自愛

答問

恢復舊規廓清積弊兩項款目雖分辦法當合併爲一舊徵銀額由臨時省議會議減一成有半減定存數爲八成有半此即舊規上年忙收截數止及七成差短又一成有半是爲完戶之積弊非廓清無以恢復弊源固出自官廳一方面積成於民民初與架書圖差通合朦官官爲所蔽故獨受其謗今胥吏人等悉數革除謗無可分滯納之責當專歸民人一方面民戶之積弊有三

曰疲欠曰詭避曰逋失豪强包抗即寓其中三弊萌芽遠在秦人改制之時三代以上田由官授民無私產同井合作計畝均輸自得聯成一體秦廢井法任民自制官失其主但以尺籍相維流及旣衰勢必至此疲欠由貧乏而然游間失業咎所當科救死不贍情亦可憫詭避多出中戶其力非不足於應供故爲矯脫明時委巷撰造有鐵腳詭寄通天詭寄諸名色所謂詭寄者止是以已產寄入他人戶下意在避徭產雖分散戶有落著於夏秋兩稅無所虧損此詭計專避正供及契稅置買田產概從典戲之例秘不呈報遇糧書往收串通舊戶

指他姓名抵飾事洩納賄以解久之流行成習舊所編籍於是多爲濫額逋失以久客不歸糧無人應其戶兼有下與中兩等逋額舊分逃逸流亡移徙三科此則別爲游散縣中舊俗本以離鄉棄井爲重近四五十年以浙西及江蘇偏僻諸縣開墾荒萊前往營田多得上腴之利移家置宅爲富人居鄉里喧傳羣趨若鶩其編式以棚數多寡分區段廣狹二十人爲一棚十棚爲一總一次散出必數百人年復一年積至無算所遺本產寄託何人或爲人占或先已變賣或竟曠棄夷入荒墟俱無根可著屬之虛說數雖奇雜成整實爲一大漏卮總

較三差虧闕自有此數疲欠墮入最易剔去最難須開其利源導之謀食徐圖洗革不能專事追呼詭避逋失二弊並在清釐例目之中必當先事廓除釐賦之法有編查丈勘兩等辦式編查以田從人人戶爲綱田園廛宅場蕩地段畝分爲目卽民政長令行之登記先時州縣造糧戶冊所據爲底本者丈勘以人從地田園廛宅場蕩爲綱戶名爲目造冊與魚鱗式相似兩法各有所宜以今規復之事形度之首要在糧戶應以編查爲主丈勘事勞而功半易於駭俗非真實主持均賦將舊畝隨依今步短長一律整齊不必通丈明史食貨志載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編字爲勘合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以時清核又以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造賦役黃冊二十年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以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號曰魚鱗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明初釐核積二十餘年始定所行三次編造及兩按覈之法俱止視民戶所報勘合

契帖履畝推排量度入準不用步丈魚鱗冊書有丈尺係前代舊步據契文錄入非新丈弓數明丈冊以弓記弓不足記尺無記丈者丈尺爲宋元版籍記式是時畝制未改故仍而用之丈量之議始創於顧鼎臣續成於張居正後在嘉靖萬歷之世是時田額遞減至過半論者謂非撥給於藩府卽欺隱於猾民荒蕪於寇賊事難覈復因以是爲程初行人多疑懼州縣治丈復無繩準訴不平者相望海瑞時判興國以意遣法令民以灰畫地方六尺爲一眼眼當一步積二十四眼爲一分盈十分爲畝隨所畫數自算不須弓丈衆以爲便後歸瓊山

助本縣行之竟至大擾受鄉里怨謗特甚許孚遠覆丈建昌屬縣定田等則爲三塘地各二弓尺循舊不改民亦稱便按行如式者仍惟南城南豐新城三縣廣昌一縣以民言糧均迄置不行兩事皆當時宏才通識賢士大夫所爲而一順一逆此可彼否無一完效則較周鑄武清等所行按覈之法程合爲雜薹編覈專查隱漏之弊行契帖有戶籍者止須校其異同不必更勘無契帖無戶籍者勘出責令首報是以事集民無後言丈量不論隱匿與非隱匿有帖籍與無帖籍一概繩之以弓弓有短長現行之弓不能純與舊步之弓符合弓率限以二百四十今所較定之畝復不能盡與舊步之畝齊同兩差郎爲弊漏是以人人自危海瑞步用古度較部弓已嬴一尺畝法不能增作三百施之二百六十弓以上之畝地勢亦自在所窮許孚遠不立步限覩海瑞法爲便以九等之田賦約而爲三減重增輕事亦不能盡如衆願又所屬各縣俱在覆丈之中丈均之縣自不必再覆兩事收效止此以下流失可知史言張居正倚綜核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尅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案溢額增賦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溢額俱從小弓科括而得今直隸

之長蘆鹽場及湖北山西各州縣弓步尙有三尺二寸三寸八寸及四尺五寸者較部弓小十之四三二或一郎當時所造上文又言太祖仍元制河北諸縣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謂之廣畝屯民新占畝狹謂之小畝至宣德閒墾荒田永不起科者及滂下鹻薄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原額有數畝當一畝者土地不均未有如此之甚今河北大地亦尙有七畝八畝爲一畝或十一畝爲一畝者皆洪武及宣德閒所遺經兩丈不改則掊尅之術亦有爲舊制所格不能盡行者所稱綜覈仍是虛行之名丈出頃數併宏治十五年所遺之原額計入僅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有六視宏治時嬴二百七十八萬四千九百十九視洪武時尙差一百四十九萬三千六百八十七以此短數分入撥給於藩府荒蕪於寇賊兩等闕額餘皆猾民所欺隱額失田戶具存如周鑄武清等所爲盡邊遠各州縣不過一二年可畢乃自嘉靖八年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迄萬歷九年戶部錄上綿歷至三朝之久積歲凡五十三視初創時草造完成曆遷倘加以倍蓰非如古人所云窮年莫能殫累世莫能究者其所得數又或括自小弓破

一二畝爲二三畝二三畝爲四五畝非初置畝數隱漏之額仍有闕遺則精丈亦不能盡發其藏徒累平戶攤承乃復懸溢額爲名驅策羣力是直與宋中官楊戩之用樂尺打量民田取其羸者入官別立租額無異弊至於此胡可復言明祖留丈不用廣畝小畝悉任民自占不爲限制因自有見國初行清丈編審之法命御史分巡各省察民閒利病從泰世楨言田地令業主自相丈量明註印冊其畝數坵段坐落四至不明者官自丈量於明初置籍編覈之式亦不甚異後編賦役全書復令直省查明萬歷時賦役全書與今數符者不丈康熙中限年墾荒間一行丈尋以楊雍建言停罷乾隆十五年戶部議申弓尺盈縮之禁上言直省將各該地方見行弓尺報部惟直隸奉天江西湖南甘肅四川雲南貴州俱遵部頒弓尺並無參差不齊此外或以三尺二三寸或以四尺五寸或以六尺五寸或以七尺五寸爲一弓或二百六十弓或三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爲一畝長蘆鹽場三尺八寸爲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六百九十弓爲一畝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爲一畝均未遵照部頒之式今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五尺之弓二百四十弓爲一畝倘部頒弓尺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

缺額正賦有虧若小於舊用之弓又須履畝加徵於民生未便毋庸再議嗣後新漲新墾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丈量不得仍用本處大小不齊之弓此議抉出明初制定步法不令州縣勘量及中葉施行多害少益之故至明且悉部弓小於宋元舊步明世已虛存制式此時自不能實行以新漲新墾之田爲之節限權得其平州縣所行用之六尺五寸七尺五寸兩弓皆出自漢晉所製之小大六尺兩步漢尺八寸今匠作尺用之晉尺十寸今沿爲廛市尺兩尺差寸以二六尺五寸七尺五寸兩弓俱用匠作尺度製造七尺五寸折實卽海瑞所定官步之六尺推合古步於晉恰同畝率減不敷之三百爲二百四十差縮五分之一以八折較算於漢合一此弓畝兼準兩朝是爲三代以下最古之遺式其二百六十弓之畝本數係用八尺舊步折實爲六尺四寸之弓丈定後用六尺弓覆校故有此差實則歧異在本弓不在步數畝徑略廣於漢視晉猶狹亦非卽爲大畝三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別爲大地及中下兩等折田之畝率大地以一畝半或三畝當一畝當據壤則差校入準中下田折數各有本等不在校例六尺五寸折實爲五尺二寸較漢步折實尚羸二寸減合畝較其差又五分之

一此弓行用最廣或從通稱謂之六尺弓或依附部弓略減其零寸謂之五尺弓施於正額之田號爲官弓不施於正額用以勘民間契賣之田數則假申算之法以合官步日爲民步之弓其沿革源流不可根考據康熙所修賦役全書標列河北及淮南各州縣賦額首冠制田本數次具時田折數是爲明史所云以廣畝當小畝之經式制田謂洪武初所制之社屯兩田時田謂宣德後飭次丈量用時行弓步分出細數之新額田其田雖皮所仍隸入舊田或略加微數以補虛額或如前不加故有兩數此弓入官步又入民步必亦當時所改因寸

徑大於部弓不入小例後曾用忘其本初此弓即部弓之等倫不必更繩其贏縮三尺二三寸之弓小至無等尺徑必足寸不更差折三尺八寸四尺五寸之弓亦然弓徑雖縮步徑仍加長蘆鹽場弓用三尺八寸畝徑定爲二百六十中下等折增作六百及六百九十三百六十弓每弓計三尺八寸其積爲六尺弓之二百二十八弓差短止十二弓減較甚微六百弓與六百九十弓即六尺弓之一畝五分八釐及一畝八分一釐五毫等數亦相當直隸州縣純用部弓大名之一千二百弓爲一畝爲大地之中參其上田以一畝八分三釐七毫折一

實占六尺弓之一畝四分三釐七毫下下田以十一畝折一占至九畝五分三釐七毫則贏出或至十之四三或倍至九五其廣數亦至無等綜覈眾差整齊之根要亦自在畝而不在弓畝之廣徑截入賦役全書不能改減弓爲虛器隨折數短長改實無用馮桂芬均賦稅議據宋熙甯中方田之法欲將各省田畝一切度以工部尺增減其賦以就之部弓不能齊一千二百弓至二千六百四十弓之廣畝豈能齊二百四十弓微贏微縮之小畝欲增減賦數以就之小畝減輕甚易廣畝增重則難且畝數齊同賦有三等五等九等之差亦非憑空文

置算所能均一直隸大地最多舊額田六十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三頃九十畝有奇賦銀二百四十六萬三千七百八兩糧九萬五千二百十九石各有奇江蘇大地差少舊額田減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六頃七十畝有奇賦銀增八十萬一千五百二十八兩糧更增一百九十九萬二百三十二石各有奇直隸賦額以徵應雜省及地產歉薄減輕而江南之糧倍至二十倍各省亦爲偏東浙省與四川通爲中地浙中舊額田四十六萬二千四百頃有奇賦銀二百八十二萬一千四百八十三兩糧百三十八萬六千七百石有奇四川舊額田減二千

三百二十九頃賦銀減至百五十四萬二千九百十三兩糧更減百三十七萬三千三百六十石有奇四川土壤與浙相若銀差過半糧復差至百倍以上反重爲輕由其地先遭寇虐殘破特甚逐漸墾復從寬等起科後沿習爲常遂成永例他省完善如昔賦額亦多視浙爲輕如所說籌均浙省之糧當分半入川江蘇之糧亦當勻攤各省銀數並按所差一律更定并舊所謂上地中地下地者悉據徵收之數衡較入準事繁勢居積重行之得方民之訴不平者已將甚於嘉靖萬歷失方郎宋方田之比終景祐大觀下至南渡之世不效隸在寬等中者固可息其爭訟負重科者不免因斂望而諱國計并恐緣之受困今各省賦課俱不能徵解完全江浙漕糧前於粵亂定後曾酌量減成銀數近亦從權節減而完戶終多游延觀望須知公是者稀此議祇可存而不論編查自是通法先時清釐賦役限五年一編審所以校正戶名覈定丁數今差徭已革丁口不必細查戶有改移舊憑推收入冊今弊竇出自冊籍以外應根查各戶產契驗契之法前財政司所上登記章程條析已備按照所頒令各戶一齊登冊事畢清出所記之田畝屋基園場陂蕩坐落地段分入都莊排合位點配以線徑

編列字號即可別成魚鱗新冊於民戶一無勞損於官籍裨益實多鄉曲人士狃於習聞執稅契之向章乃疑此爲非便其黠者又以舊契一一併呈出難於隱混更創已稅之契不用證書之說多方淆惑遂致中梗今移轉產契登記已竣所員裁撤舊契復奉財政部令置所程驗前事可接續成辦產契本各載有地段畝分界至先時稅冊止具大綱不綴細目戶冊照契註列亦間有詳略今冊式未奉頒示不知與登記舊式同異如何其關鍵在照契所條不論多寡悉數錄入以備戶籍之底校并須加註本主的名及現今住址庶其戶有著候飭下再度所宜同則即以本冊爲主不同則分式爲二以正式冊呈案以倣照登記式別造之冊存縣作爲底本俾適於程用兩底冊既具糧戶冊名之孰存或沒孰實孰虛可根校得之其呈請換契不完糧者確係滯納之戶應即照催徵章程據本人住址遣役行催戶有著落糧額不至空懸其不納糧又不請契者必在詭避逋失及疲欠三等戶中主無可著當舍戶求田田之地段有戶者具於兩底冊表註用以編查應竟照魚鱗冊式清出分隸各都排列某莊某段詳註畝數角數分數坵段四至及本主戶名爲查實一編其有戶流爲無戶者戶冊

亦具有坐段畝址界址較合糧冊中本戶所隸之都莊分出同都異都同莊異莊如上式排比戍錄詳細加註為存查一編兩漏完立一莊中有村聚若干段一段中有田宅園場蕩地若干畝數無可遁畝數入完戶冊者若干不入完戶冊者若干亦條劃分明不能紏亂可即由此根勘完戶如額之莊若段在楊雍建所云不必多涉之中應照冊除出不如額者必履畝周查田宅園場蕩地形如鱗櫛相連相錯業主散居各莊各都遠近亦不齊一勘時須先期布告令各佃戶租戶約同各業主於某日持契至畝段坐落處所候驗屆期循畝縱橫曲

折前行以契對冊以冊較畝換次點發其畝分界至與冊底大略相同者即是本產其中贏縮間有小差乃先時步徑如此不必細核差多不可以折數計者必有隱蔽或兼占逋戶之產或為他人所占影台射混或先置產時本作詭計以多報少應用丈法勘出確數詰問所由詭避責令呈出所藏之底契照白契式補稅印花入戶承糧兼占逋戶之產或為他人所占代認產雖無主要非其主須別為標記先著該戶及所代之戶取具鄰里親族保結暫為本主應納歲科俟查明逋散之戶還認與否再擬辦法其呈出之契或沿用舊印不換新契

或仍舊為白契即是疲欠及詭避兩等人戶有舊印之契無新契者為疲欠之戶并無舊印之契止有白契者為詭避之戶兩弊情狀確有分曉疲欠之戶在本額中以不得其本主之名與其住址無可著催呈出應逐細詢明加註戶下責令依限補完新舊兩徵仍照章換契詭避者則令立戶其無契呈出或并無人出認者俱為逋失之戶佃戶租戶種植樵採漁捕諸戶或即為占有其產之業戶或別為占戶承佃或尙為本戶管守應分別究出確情為本戶管守者飭其傳諭本主迅速還歸將產契呈換清完前欠續應現今及今後常課不歸即

向承管戶催完為各等戶所占者仍照暫行取結承應之式辦理其本戶應別立程限招還本籍復業換契承糧或半年或一年踰期不應將所掛冊名開除准承糧之戶報名入冊給為永業此弊除絕賦額俱有實者惟拋荒畝段淪沒在叢莽中者清丈所不能至容有零遺其數約度不多擬於新漲新墾田內丈出酌照壞則起科補足舊額大約可復惟規畫須在驗契完竣各戶田宅園場陂蕩坐落地段清出編定以後是否可行容續後條具末議開列闕額戶名應查都莊地段細目呈請核示至減額一成有半係由臨時省議會規定不在虧

短以內是否應一併恢復須候部令至架書圖差之弊餘積在官應一方面者惟冊籍攜散不繳繳亦多斷爛不完疲欠詭避逋失之戶的名住址曲爲隱祕不肯指出兩事科員覈校櫃役催呼多受其困今用編查法爲而清之革除以後之遺孽亦可鋤剔淨盡二者程求實是無踰於此若夫征收機關組織適宜賞罰章程規定妥貼兩事俱止可先立其綱俟續後修改再行研究入細不能預籌一成不易之方征收機關之要綱在易戶收爲櫃收其配隸之色目則有催徵人與催徵役櫃收便民完納便官稽查上與下均得其宜是爲可垂久遠之經法徵收人隸在櫃所承赴各都各莊分散由單催各戶完納之事即先時所謂總催由圖差及莊書改易催徵役隸在公署承票催欠戶完櫃即舊所謂糧差催徵役不常用催徵人爲櫃員通接民戶關係應納之遲早截數之完缺於事頗重施之各櫃有適於用有不適於用適於用者多在狹鄉地窄民居成聚遠近相通此莊之戶詢之彼莊可知其七八故由單盡人可分徵可完催不適於用者則在寬鄉地廣民居四散遠近隔不相接此莊之戶詢之彼莊不能知其一二故由單非若於其役者分不能全催無可者以組織之法言之適於用者當仍其舊不適於用者須事更張惟改組亦無善法明制里甲以一百十戶爲一里十戶置一長餘百爲十甲甲置一首各戶丁口產業俱隸管下組織爲最密至中葉賦額差夫至大半是各州縣所設通爲無用今櫃催額數無論何等增廣總不能如里甲之備欲令其周知各戶之情弊豈不甚難止可俟戶籍釐清糧額有著之後再議酌量差配賞罰章程兼官吏民人兩等官吏功過非司其事者所當置議人民滯納處分奉頒程格以寬立教甚便施行民戶情形隸在上年完額中者當無不遵守其在疲欠詭避逋失中者須俟查出覈其後效今戶籍尚未釐定各等弊習亦不能盡以法懲也國課之盈不足視民力之聚散亦視世運之盛衰積非一端效難求速清初傷耗最甚順治十八年會計直省田頃尚止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有奇至乾隆三十一年始贏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又五十畝去明舊額不遠各省恢復度亦非旦夕可期浙中無大耗喪止緣除弊興利施行緩急少失其序致爲奸書蠹役及疲頑刁滑者所乘誠能實事編查尚不至差闕多數歧路亡羊補牢未晚惟裁擇焉

公牘附

上督學瞿學士

承志前准知縣湯肇熙移送關帖復准文移以主講龍湖書院爲辭當以關帖非體文移非式卻還旋據紳董林良材余鏞芬來學均稱院長虛席已久二三兩月等課案係由縣署權行併合此後萬難再懸懇求接課等情承志恐延曠日久遂以廢弛輒援同治十二年陝甘城固訓導兼理味經書院講席之案攝乏承事現今開閱四課生童肄業尚皆踴躍每課約計呈卷二百有餘惟文理多疏清暢之篇十不一二其迷罔已甚者至於觸犯　廟諱而不知誦易經文而不悟發蒙啟蔽責效殊難承志於上年四月接任斯參展謁文廟見先賢壤駟子神牌誤題作壞先儒陳安卿氏仍列　穆宗廟諱之名卽知此邦政教淺夷文風衰替受事以後亟購求南皮張尚書所撰輶軒語數十部分給生徒飭令依程立課諸生家居自業接見時稀又自康熙間裁革花紅學中無復絲毫經費季考月課僅具空名非眞有切磋自勵之思卽難存循守不渝之望承志引繩削墨實苦無柯又書院原以籍沒田產充作支需費旣不多久復虧缺生童膏火終歲一給不力爲之所日復一日亦必至收拾無從承志旣懷本末交儆之憂復思彼此相維

之道計今之亟惟有合併爲程學校無與給書院有之此書院之勝於學校也書院無條法學校有之此學校之勝於書院也承志今酌其通竊爲更定數事一書院向止課試詩文今議參用學校章程於常課之外增試本經疑義其題先倣袁俊翁四書疑節之式擇論孟學庸中文同義異文異義同者發令解說次乃遍及諸經次乃旁及諸史使人知讀書士當識字庶可通次挽回一課文向定一篇書院學校並同今議兼用初學之例分別內外二等內等皆粗通之卷其有可通有不可通者亦勉強附之外等則抑置一無可通之作凡入此者童生卽行停扣生員責令改作半篇俟文理稍順方准完幅其閒於質地誦習不怠者歲終仍酌給膏需以示勿棄一膏火額數院章向定生童各四十名銀數多寡通一無二今議改從省城敷文紫陽之例減童生之半增益生員以十名廣額數十名廣前列加獎之數使生員知所奮童生知所止生員知所奮則務學者多童生知所止則苟且應試者鮮一住院向無定章各色人等雜投紛進今議略倣上海龍門條規立之冊簿投院者必詳其名列名者必詳其業承志不時到院逐一考校有正業有居學者准其留住授以課程無正業者擯謝

勿納務從其實勿許名應四者皆督課中激厲裁抑之事此外又推廣數端一學校中送歲科考試例應舉報優生今議諸生優劣悉以書院課作爲憑其不應課者除寄居別籍及游學在外概行停舉一義學延請塾師例由學校擇尤開送今議亦主院案其由別途保進者除不隸學籍之貢監及別學生員概行飭退一書院司事向章由紳士保充每歲一舉每舉三名今議以二名歸公保以一名由本院選充其等第列後者概不入派操行有聞者亦然三者皆課試以外範圍驅策之事準此七者掖引有資防遏有具漸之以日摩之以月功力

所至必有豁然一旦之期其應冶各書院中雖止存御纂七經一部承志行篋所攜粗具梗概諸生請益尙足以應惟事必期于專壹功不可以躐施一傳眾咻爲者束手朝樹夕課畢世莫成竊查味經原案限以十年承志不敢遽期請從考績之程以三年爲率樂羣講業於此可觀彼時獲有轉機更圖後效若仍狃於故習積重難移洪波之流非隻手所能障斯文墜緒豈末學所能承承志不敢自欺敬當歸職書院學校並上所司是否可行理合條具大略稟請憲核仰祈批示如蒙俯允承志當申詳道府二憲並移知本縣立案以杜旁撓至書院束脩謹遵乾隆五十年四川奏案提歸公用並不私納今歲充作貲與款項來歲即爲考試獎給及購買書籍之資合併聲明

諭平陽童生

照得學校之設所以敷教明倫陶成善俗生員素行優劣歲科兩試節次開呈蓋探悉跅弛之士不守臥碑或至犯分爲非陷於刑辱是以立之條法嚴密爲防童生初試有司未隸學籍報名填冊必令齊集講堂聽候廩生按款查察是即禁邪制放示以檢束之爲學政全書載禮部案行嚴飭廩生不許擅保行止不端之士童生

平時行止尙須逐細稽查況臨場橫生事端場中不遵功令有不隨時並飭執法以繩者乎自軍興以來元氣凋喪各縣務從寬厚中恩屈法委曲包容積數十年寖以成玩近歲兩湖四川俱有奏案浙省亦以科場事件欽奉諭旨通飭整頓流弊至極勢不能不從事挽回平陽僻在海隅儒風久替歷來施設簡陋相仍書院布滿各鄉求所謂酌倣朱子白鹿洞規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心者概乎未及鄉約廢圮殆盡朔望宣講典禮闕如該童等目不覩彬雅之容耳不聞端慤之說觀場逐隊欲貢以動合準繩斯亦難矣本學前辦廩生楊鏡澄借

事闈場之案歷其往悖亦未嘗不惻其無知詳奉前府憲李稟奉各憲據情批革蒞示創懲至平至允上屆科歲兩試各考童俱翻然改易循守範圍從善如流深可嘉尚本屆科試原扣童生楊銘勳陳鳳書永嘉胡維垣等並據職貢陳際中廩生項廷騏之請錄其捐輸賑款踴躍從公會縣詳請酌予自新奉學憲潘批准開釋各憲育物以仁制事以義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明白顯著且可曉然此後各童務宜鑒戒前非益加祓濯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自來紛爭搆訟大抵皆激於一時之忿氣而成於羣助之浮言氣不能制馭至

忘身及親有所不顧言不能擇禍至妨事害政有所不知暨事迫勢窮追悔無及士人讀書明理殊異凡民不欲勿施古有明訓隨事自反君子所為豈可使暴氣橫行莠言旁雜天下理歸一致分有萬殊有人之分有吾之分即有人之理有吾之理理既不能偏執分亦何從強爭古人愛憎節之以禮愛無差等其流為墨氏之以疏減親惡無差等其流為鄧析之以下犯上二者皆由失中以致害正不可不察本學今專以反經為主經正則是非自晰優劣自分士習自端文風自盛諸童中有束身自愛節行高峻孝友無聞耆宿遵照學憲札飭開

人采訪摺內稟請獎勵其有不自檢束干犯有司者亦必據實糾繩意在振興事雖姑息幸各自愛毋負所期

上督學

竊承志於光緒十三十六等年疊奉前憲（瞿潘）札查先儒著述並采訪名人遺集等因當經傳集諸生詳詢本末並徧求志乘鉤稽互校以憑核覆該生等專治舉業率多囿於見聞舊志又復疏略旁檢史書及集部所載往往一事而歧出不同且其書纂至乾隆二十三年而止近百餘年更無有賡續為之者海濱僻陋蒐討誠難因思先儒有言後生晚進不復講聞前輩風節學問源流

是故士風日就猥弊卑學承流宜教垂二百年而經術文章遞不及宋時之盛囂陵習俗日異月新揆厥所由實原於此承志忝承斯乏職思其憂因於理課之餘零星采述初擬仿崔鴻八代四科志例取程朱陸呂門人及宋明二史例目暨名人集中誌狀序跋為平陽人物志一書既又以言語文學二科應根求遺著乃復參用章學誠和亳二州志例別輯文徵事類既多不能猝就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承志奉調赴部交卸職司該縣舉人諸葛鈞等以是書草創未成殘缺可惜聯名稟縣前令沈懋嘉據情轉詳本潘憲劄批飭暫留數月以蕆厥

事等因移奉過學時承志業經在府領文稟辭赴省隨即移縣稟覆在案現在回任已踰數月前領書院先於卸任時移歸縣署延請主講學中並無課案自可專力承修惟該縣購借無書寂索冥搜恐歸虛擲茲已由縣申府轉詳求赴省垣恭詣文瀾閣敬謹檢查錄副歸纂除候藩憲批示另文聲報外查學校詳移案件向係諭訓二員合辦遇有差遣一員專理今承志從事此編並不開支地方經費名爲志乘實則學中訓士之書應請援照公事章程准予悉心籌辦其常行公牘權歸卑學教論主稟會列銜名以免分歧而期速蕆爲此備由具

稟伏乞察核批示祇遵

上督學

竊奉憲臺批本學詳報宣講事由奉批據詳已悉與其博一時周備之名不若求積漸推行之實誠哉是言閱之轉以爲慰廩生高慶翔是否從前曾辦講事抑此次所選擇而使者宣講之日環聽情形如何仰再詳悉稟聞亦仍務實之意也等因下學奉此承志伏查宣講廩生高慶翔係此次遵章選派前此並未辦過該廩生生平謹畏吶吶如不能言而敷講指陳明白曉暢現在謹遵功令先將欽奉要件敬謹開講御製勸善要言與經

同體直省刊發未有註文施之鄉愚尙須恭衍聖論十六條有前撫憲所進直解本逐條詮說詞淺易明該廩生奉以爲程譯用方言頗能動聽環橋人數第一二次兼有紳士多至百餘隨後不過數十聞其私論猶尋求於外以大典爲詞於字字要人實踐一層未曾窺得大約須期之以漸要之以恆日漸月摩方能成化該縣地瀕閩海民俗囂凌宋時原有徐誼之徒取日用常經隨質開示所謂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者至元季學派已微明張孚敬論土風即以其失爲鄙近則由鄙生薄由薄成頑強有力者以犯分爲榮貧無業者以唆費爲利

環四境之內無論士農工賈莫不各有我用我法之思是以數十年來善類日孤官府所恃前道憲周因金錢匪亂起於南港山中相度地宜設立義塾前令湯肇熙以爭訟不息分置書院廣及各鄉令名目具存實則徒糜經費義塾官給脩脯其弊爲有師無徒鄉鎮書院由肄業生童自行醵請其弊又爲有徒無師已然者效止如斯未然者弊更可見前詳請先從近地立定根腳實係有鑒於斯蓋地既隔遠又無可恃之人其資費復須假手眾豪此必不效之勢惟有反歸於約專力一隅揣度情形今日當以誠求民信爲要信孚而後聲氣可通

聲氣通然後言之所被可由說而繹而從而改然後有效可言若信不孚則人懷已私法語巽言終爲虛說且信之孚亦有數難古時教與政兼黨正讀法考德行道藝以勸賢能又糾其有過惡者以戒不肖言如是行亦如是故從者翕然今政事主持於縣惟教責於學言與行劃截爲二學中之所行復不能一一自踐其言遇有創懲輒牽於不忍劣者肆無所憚而良儒者屈抑無以自伸以此程民使之見善而思遷豈非南轅北轍承志竊以爲官守有局職事不可不修既欲推士習以移民風必當先民風而整齊士習士之所犯輕重固別其科

至於武斷鄉曲挾制官長二端辦法可重可輕而防檢決不可弛承志自光緒十二年承辦府試文童罷考案後節次推求深惟是非乖迕冠履倒置之由實原於此次年舉報優劣即查訪諸生平時行止分別開呈隨後兩具翻單彰癉初行眾皆斂攝既而奉前憲批飭將倡鬧之革廩楊鏡澄等開復衣衿承志尋亦將劣生繆文瀾等據稟詳銷慎始而不謀終以致事勞功半現在惟中材之士略知守擇下愚仍不能移播弄事端陷人入訟乘閒伺隙無時不然尤可慮者恃符闖署生釁毆差昔時止施之佐治微銜至縣署非挾眾忿爭不敢輕肆

近則隻身直入狂蕩自由習生甯燦階厲於前武生柴上林爲梗於後似此明目張膽相率爲常苟非力遏其流必至禍延無已承志統籌全局自不能不申儆如前惟移易之方總須程求一定且前且卻收拾無從孟子言君子反經經正思無邪慝整齊士習乃學中之所謂經者反之於初悉歸正軌庶幾邪氣消沮民行可興若夫訓迪諸生獎勵善者之事承志嘗於十一年稟上書院學校合力併辦章程以院中堂課爲本學月課山長束脩爲賞給花紅購儲書籍經費奉批照議施行在案十三年詳報留生宋存禮居喪哀毀十五十六兩年申

覆采訪事件開列累世同居監生王元祥民人王運指端正紳耆陳際中俱行誼可風或特予嘉獎或賞給匾額亦各奉批札在案課試已有常程應習諸書均有儲本孝友實行復因眾所共見者而導之淑艾之士不至迷失無歸因爲力尙微用敢詳究弊原廣陳得失伏乞察核批示祇遵

上督學潘學士

一憲札內開各縣前代暨本朝先賢先儒祠墓後裔均詳爲開載等因承志伏查平陽學統始於陳經正經邦兄弟成於徐忠文公誼說具餘姚黃宗羲鄞全祖

至宋元學案二陳俱未立祠忠文有寶祐三年縣令陳容所建祠宇在縣北鳴山墓前明世爲疏族徐廸等出資修葺改作宗祠國朝雍正二年乾隆三十一年兩次奉查先賢名臣大儒祠墓祀生前縣徐恕何子祥等止將宋遺民林景熙元儒史伯璿明節臣鮑輝良吏吳寶秀諸祠次第修復忠文一祠無人呈請之以闕未列報嘉慶六年前撫憲阮文達公撰防護錄令各縣造冊送驗亦未澈底查清今祠中奉始遷祖徐賁以下四十一主世次譌雜與陳傅良止齋集葉適水心集兩徐公墓誌銘及乾隆溫州府平陽縣

兩志人物傳所載忠文祖孫父子多不相應墓亦夷滅無迹詢之守者及族中長老徐敬春丕春等皆茫然不知所在據呈家藏譜牒中有道光二十五年所繪忠文墓圖係從舊譜摹出四至八到雖略不詳按其形勢尚可推求承志現商之在籍紳士前署桐廬縣訓導陳際中等設法修護俟秋盡草落國壟全見履勘明確卽當由承志捐貲飭工惟祠宇猝未易營查康熙錢塘縣志宋周元公惇頤祠乾隆永嘉縣志明卓忠貞公敬祠俱奉前憲檄縣修建此祠可否援照彼案下縣辦理出自憲裁忠文名在藁籍事在史

傳生平大節無俟羅陳其學術雖與朱子微有不同然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二語固是千古不易存其緒說以輔翼紫陽使平中學者知鄉先哲之教如此亦未始非爲世摩鈍之資也忠文後裔近與宋吏部尚書徐鐸處士徐鉞二支相混惟族姓尚多據其譜系悉心鉤校猶可分別出之祀生自乾隆三十一年定額浙省止增設嘉善明魏忠節公大中祠一名若從祀文廟之唐嘉興陸宣公贄以下十儒晉山陰賀穆公循唐錢塘褚文忠公遂良宋會稽杜正獻公衍樂清王忠文公十朋黃巖杜清獻公範明錢塘于

忠肅公謙梁名儒武康沈重（闕）錢塘吳如愚明蘭谿章懋與夫瑞安之文節陳公忠毅卓公俱未議立忠文祠墓援江蘇武進陽湖鄒忠公浩江西廬陵胡忠簡公銓之例似亦應列祀典又江蘇丹陽有湯東野祠祀生福建福清有林栗祠祀生由彼以推浙中之遺闕者多矣二陳墓在縣南龜山北嶴史在青華山陳墓於光緒十年修復裔孫陳賡斌守之史裔本支已絕墓亦爲植藷積者所毀惟遺砌僅存上人尚能道其處云

一憲札內開各縣名人著作或已行之書板片存燬或

未刻之本弃藏何處其書目及著書人子孫名號均詳爲問截尋因承志伏查平陽前代名人著作收入宋明二史藝文志及錢塘倪燦嘉定錢大昕兩元史藝文補志者凡二十五種四庫全書提要著錄七種存目一種又伏見他書者二種縣中惟林景熙霽山集有明嘉靖中縣令馮彬刻本史伯璿管窺外編有國朝康熙間呂宏誥刻本今皆無板歙鮑氏知不足齋叢刻有霽山集鄞范氏天一閣別刻錢塘鍾氏唐宋叢書合刻並有辯據孔子集語滿洲納喇氏通志堂合刻有朱元昇三易備遺金山錢氏守山閣叢刻有陳昉穎川語小藏弃家亦闕其書穎川語小萬麻以下府縣各志并其目失之蓋亡佚久矣國朝著作成家者絕鮮華文漪逢原齋鮑臺一粟軒謝青揚愈愚齋諸集雖俱有刻本不足以行惟葉嘉棆遺書遠宗史氏管窺近本前任教諭鄭盧鎬之說研究經史間有心得其著目亦甚具曰彖義別聞曰詩義解頤曰臆定周頌曰周官翊訓曰禮記類編曰讀左遺言曰樂律紀原曰史論曰讀史後語曰輿圖詳考曰五代八國表曰歷代兵鈔曰改定漢官儀曰葉文定年譜曰方國珍亂邪考曰溫州沿革表曰平陽歷朝寇警錄曰縣志補正曰仰止集曰質林日記曰還珠亭日課詩古文辭曰尙志堂集曰臥游百詠曰舞鶴閒吟書俱未刻承志從其曾孫葉志庚所索禮記類編數種閱之類編讀史後語與提要存目所載荊溪任啟運邵武施鴻諸書相近樂律紀原輿圖詳考皆條撫件繫不具本末亦日記之流芟其繁蕪似不無一二可存瑞安孫詒讓徵訪溫州遺書約云聖朝勃興尤盛絲術歧海僻遠未聞儒風海濱學派大略如是未可以漢學家精詣之作一概論也嘉棆字秀林號質林嘉慶四年恩貢生曾孫志庚字思舜號堯廷志庚子元孫上一字正川從子佩銘字正印號月波並本學附生

憲札內開各縣書院何名生徒膏火獎賞實有若干有無義學章程若何均詳爲開載等因承志伏查平陽書院舊有龍湖吾南昆陽逢源崇正環清六所俱係社學名混不分同治三年前縣余麗元奉查金錢會黨家屬産業得籍入田地合舊遺凡九百六十五畝又括串票錢二百四十千始立龍湖章程院長歲奉錢二百千生童膏火五百六十千生額三十名童五十名每名歲給七千獎賞隨課今下歲十二課官

課由縣給師課錢六十千課各十千以前列生十六名帝二十三名次第均給又因昆陽舊塾設立義學歲由龍湖撥錢九十二千充東脩工食之資時草創伊始田畝磽沃額數虛實俱未根勘不一年短闕百畝出入不支減院長歲脩爲百六十千生童膏火爲四百八十千每名六千義學律貼爲七十四千七年又判還訟戶陳姓田五十一畝前縣方姓籌撥無措自捐養廉錢三百千贍之光緒二年六年逐次減節九年復設吾南逢源及新創會文親仁四書院又撥還存南田七十二畝生童膏火減至三百二十千歲通歲支給舊章爲隨課升降每名僅得錢三百三十有奇歲十二課復時時停減官課六案勉强敷足師課伸縮無定承志謹於十　年四月十六日接兼斯席應課諸生已皆末學新進能文之士輟筆不爲乃裁童額益生員定生額五十名童二十名餘十名移充生員前列加獎又於歲脩百六十千內酌存二十千爲歲時召集諸生及發給書籍之需自四十千作爲額外獎資生員前列三課一律者第一名給二十千二名至五名十六千十二千不等至八千而止有盈存購書籍稟奉憲批在案今官師課俱名考滿六

數惟移撥十名以經費無出停格不行洎十二年花紅又減至二百八十千視前定膏火五百六十千已損及其半矣昆陽義學暨吾南逢源會文親仁四書院俱無章程義學止課童蒙二三人四書院由縣課試略給花紅並無膏火吾南會文兩院間有廩貢生員爲之教習歲脩之奉大半出自肄業諸生與社學規模略相近而又不同逢源親仁並教習無之直是文會而已十一年又移義倉田二百畝立獅山書院定院長歲脩錢六十千生童朔望獎賞九十二千以龍湖局勢準之諸院均不能久承志竊謂平陽之弊在務名而不求實雍正元年設立書院各直省俱止會城一所其後廣及府廳州縣多者或至四五道光六年邵陽魏源編皇朝經世文仍以錢塘袁枚浮取倠教不過郡二三十人之議爲主書院要領貴專一不貴繁多甚明平陽海濱一隅壤地之力勢不能多爲之所裁併眾社立書院義學各一余今所見確乎不易承其後者廣所未周使書院得有餘廩以養高材義學亦能供給生徒不致使貧乏無力者僕僕朝夕加之條法立之課程本末之方即已粲備乃不爲其因而爲其創不知立腳實地務爲天際之摶致併

者復分完者復敗東起西倒深爲可惜今縣中人士已棄書不治經書善本不至其處讀者惟四書白文五經節本觀者惟合講旁訓并有終其身不習一經者興起文風甚非易事也承志於龍湖課內雖增設四書疑問一題條列異同令其平議諸生創聞新說未嘗不竭蹶以從而根本久虧勢難遽效崑山顧炎武日知錄言欲救科舉之弊必暫綴考試權今之意竟須汰各書院存其一以習詩文其餘悉充入義學援照乾隆元年議覆順天府尹多方成就之案及今省城宗文正蒙兩塾各五齋齋各十人章程酌立

一二齋舍購儲官本經書擇童生之可造者受業其中必五經卒業大義能通而後開筆爲文必文格已就而後予之應試破除速化之見杜絕苟簡之風行之數年漸染成俗然後可冀挽回逢源會文親仁三書院各有田七八十畝或百畝合吾南獅山二百七十二畝除紳捐之數約官撥田可得四百有奇收其孳息移辦此舉不至多寡相懸逢源親仁獅山俱無院舍獅山議籍僧產積久不成儒釋相爭士民相搆訾警兩載弊竇叢多去其瑕疵以全政體尤爲一舉兩得平陽苦於人荒官斯土者不能無移於俗龍湖

書院志載乾隆三十二年前縣何子祥所定章程委瑣齷齪即與三家村塾相等非大有力者作而新之轉移恐無日也龍湖虧缺應別爲措置删繁歸約討尚可爲又縣西南百里接壤福建之地別有義學一所同治三年奉文設立其意主化獷俗爲馴柔與造士義學作用不同塾師歲由官給錢六十千今減爲三十千得失可置勿議

一憲札內開各縣志乘有無何年何人續修均爲開載等因承志伏查平陽志乘創修於元大德十一年州人章嘉嘉定錢大昕元史藝文補志收入史部地理

類嗣後有明正統方遜宏治青田包琦嘉靖陳彦生隆慶樂清侯一元國朝順治八年陳文蔚康熙十二年前任訓導平湖施鋐三十三年呂宏誥等七修書俱不傳傳者惟乾隆二十三年張南英纂本板亦燬失自乾隆二十四年至今百三十年未有續者天台齊召南仁和汪沆等合修温州府志成於乾隆二十五年後張書二年二書並譌謬百出據張書引林景熙州內河記云邑河晉太康中郭景純所定宋人之說已不考木末翦除蕪陋蒐拾散亡埋而董之亦甚不易也

一憲札內開各縣金石宋以前者或存或佚均詳爲開載等因承志佚查平陽石刻以北宋爲最古其降平陽縣志云鳳山石上刻魏晉人八分書紀游誤也鳳山摩厓無宋以前之刻故陳思寶刻叢編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俱闕不載縣志載許景衡鳳山來儀亭詩云名山海上誰曾到多謝滕公與賦詩是鳳山游跡始顯於滕元甫發明矣今石上刻宋人紀游五雜刻三一鳳皇巖三大字旁刻小字漫漶不可識據滕牧題名即滕元發所題一趙義之題名文曰東洛趙義之累游熙甯改元清明日題一張泌題名文曰鄱陽張泌幾仲因讀書之暇侍親來游時壬午改元仲春望日題一滕牧題名文曰永嘉顏海山水多勝鳳皇巖乃先大父少師公渤石賦詩巖開碑刻具在孫牧自瑞安來游恭覽手澤增霜露之感紹興元年三月十日一歐陽交等題名文曰紹興三年季春知鎮張師敏子賢邀王翼口師賢仲仲求同林生立道來游徧覽鳳凰巖中景致歐陽交端叔書一張師敏題字文曰鳳雛石紹興四年正月旦日承信郎監鎮稅張師敏開山一趙景巖等題名文曰趙景巖炳文德夫子安劉氏宗朱漢章齊有元口陽口義曾朴重紹興口丑冬至後一日同游一張建題詩文曰盡把鉏犁鑄五兵岐山無復鳳凰鳴何人更解驅頑石飛向中原覓太平延平張建諸刻字皆行楷惟滕牧題名間雜隸體縣志所謂魏晉人八分書蓋即此矣又象灣山摩厓一陳柄詩合掌仙峰插漢高下臨滄海壓波濤看來疑是金仙子無相光輝禮玉毫二十八字末不署名其爲柄自題刻抑柄以後好事者爲之無文可證仙壇山摩厓一無名氏詩陰羽泠泠風佩清清仙居禾掷花木常榮十六字末署葛稚川三字是刻前溫州府學教授嘉善戴咸弼東甌金石志頗疑其說承志據縣志仙壇山葛仙君祠爲紹聖二年縣令葛繁立林景熙葛壇郎事詩有春蚓秋蛇醉墨鮮之句知亦爲宋人所刻又縣學碑一紹定四年修學記文多不具錄通判信州戴栩撰通判婺州任友龍書知婺州莫澤篆額以上十有一刻縣中無碑匠並無搨本滕元發詩碑刻及嘉靖浙江通志所載玉蒼山摩厓乾隆溫州府志所載劉天益愛民堂豐暇堂二記周坦普照改惠雲院記俱亡東甌金石志載蘇景行壙誌求之亦未得存佚莫能質言吉金存者絕稀本學彝器及各寺觀鐘鼎俱近今所製云

遜齋文集卷十二二

遜齋文集補遺

錢唐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論南江不當入志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吳下自注云南江在南東入海丹陽郡石城注又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志意謂江流自由拳北出海鹽東餘姚著東南岸吳著西北岸猶毗陵注云北江在北東入海蜀郡湔氐道注又云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毗陵著南岸江都著北岸也越絶書記吳地傳吳古故從由拳辟

塞度會夷奏山陰會夷水經漸江水注作會稽可證南江至由拳郎循辟塞而東水經沔水注引吳記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逕由卷縣故城下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又東南逕鹽官故城南出爲澉浦以通巨海谷水乃南江枝津其時水道已移由拳經流北折爲松江婁江惟澉浦南通上虞是以説之如此又云作沓逑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南江枝分據霅溪爲辭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引虞仲翔川瀆記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霅溪水西通義興荆溪水北通晉陵滆湖水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通謂之五湖（長洲義興晉陵諸名俱出晉後此虞仲翔不審何人）明太湖以南別無流溢之派酈云枝江誤耳（酈注又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東與車箱水合又東逕黃橋下又東逕赭山南又逕官倉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于海以南江枝分爲自臨平湖絶浙江而南入錢淸口合浦陽江逆流至上虞注餘姚於理更無可通今略之）戴氏震校注謂漢志餘姚乃餘杭之誤考之不審阮氏元浙江圖考據漸江水注浙江東合臨平湖又東逕禦兒鄉又東逕柴辟南之文欲改烏程餘杭爲嘉興石門錢塘如其説漢志南江在南當系之由拳下東至餘姚入海亦當作東至餘暨入海（全氏

祖望水經漸江水篇跋云江水至禦兒與浙江合又東至山陰入海水經以爲至餘姚乃其誤耳全説同於阮氏而以餘姚爲誤固已疑其太遠矣）不然漸江水及錢塘武林水入海俱不可通矣陳氏澧地理志水道圖説云阮説無疑義惟餘姚當作餘杭亦未達班氏標舉兩岸之例又記吳地傳秦始皇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此句疑有奪誤）湛以爲陂治陵水道到錢唐由拳辟塞以南經始皇開鑿阮氏不知陳氏亦失檢也

論浙江不必改作漸江

説文水部浙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引虞喜志林）

（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曰浙江是古相傳說如此）江水自吳南東至餘姚入海潮汐反激折而西流是謂浙江故曰江水至山陰為浙江越絕書記吳地傳記地傳論衡書虛篇並云錢唐浙江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山陰注有浙江莊子外物篇釋文引司馬彪注又云浙江今在會稽錢塘（錢塘是時已屬吳郡彪云會稽者其地在孫皓國中避以吳立文故舉舊郡也）明山陰錢唐皆浙江所經史記秦始皇本紀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如遷說錢唐以西向得通名浙江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云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宋書州郡志吳郡新城注浙江西南名為桐溪富春新城亦稱浙江其例即本史記山海經漸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入海（郭璞注本作浙江此據漢志水經說文訂正）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黟注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說文水部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諸書漸江並據黟縣上源言之其下流止云入海不云浙江漸江水注引地理志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今本漢志作入江陳氏地理志水道圖說謂當作入漸江以志例考之浙江班所不載漸江至富春西南已合穀水不待錢唐始入原文亦必作入海（豫章郡雩都湖漢水

贛豫章水並云入江漸江水穀水並云入海即其例蓋兩水相均無以定其經流孰為支川故名系之如此）顧氏觀光南江考據分江水文謂海必在餘姚以東地理志水道圖說則云錢塘江即為海詳水經漸江水北過餘杭東劉秀等山海經校注作餘暨南兩說一在錢唐定山以上一在赭山以下錢唐一江孰江孰海先不能定段氏玉裁說文注謂錢唐江地理志謂之漸江無文可徵阮氏浙江圖考云杭城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為浙江直憑臆以決矣唐書地理志杭州餘杭郡富陽注有隄登封元年築東自海西至覓浦唐志并以觀山南麓之江為海何有於浙向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水經夏水注引鄭康成注云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依鄭例漸江浙江宜以潮汐所至之界為斷潮水流入處為浙潮水所不流入處為漸然則劉府君書以富春為在浙江之北宋志以新城桐溪為在浙江西南俱未為失也湻祐咸湻臨安二志山川篇標富陽錢塘江為浙江合於古名惟引山海經漸江從郭璞注本作浙江則誤（注引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此志不知何書云新安則晉人所作矣劉考謂誤漸為浙始於闞駰十三州志失之）至鹽官海亦即浙江咸湻志別標以海於例不純今當據諸家說正之

論武林山武林水當移入臨安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錢唐注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水經漸江水注引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武林山水晉時已失所在闞駰十三州志據錢水入海以山爲靈隱水爲明聖湖其流不與志相應是以酈氏亦疑之陳氏地理志水道圖說云臨安北溪南溪出天目山合流曰霅溪東至仁和縣通錢塘江此說發前人所未發臨安本錢唐地秦分北境置餘杭西境未有移割故天目在境中章和以後省錢唐屬餘杭（說具建置篇）建安中立臨水此山析入他縣不復爲錢唐所有吳地記諸書因之求索不得闞志云山出錢水東入海據晉時縣境之水系之漢縣別有一水闞所不知晉書地理志援闞說合班書遂糾結不可解矣天目本錢唐幹山山海經南山經浮玉之山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浮玉卽天目班氏必無或遺霅水出天目之陽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引顧長生三吳土地記云霅溪水至深者可證當時自爲巨川今霅水北入太湖東流分數道由運河注吳江古時南江在由拳辟塞之北折東而入海鹽錢唐之水不與吳通苕水亦東西別流無通合之派此水自烏程

東出必循辟塞之南折而趨鹽官海口水經沔水注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南江枝分卽霅溪說已具前篇漸江水注又云浙江東合臨平湖又東逕禦兒鄉又東逕柴辟南浙江枝津亦據是水蓋潮汐盛時江流旁溢倒灌至彼故云然也（阮氏浙江圖考云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阮氏未細考酈注其說暗與之合）酈氏不知霅溪因并不知浙江（上注浙江合餘杭大谿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圖考謂誤以苕谿當浙江詳注意亦以江水盛時倒灌入谿故通言之此谿卽會錢水出臨平湖南之流系之富陽縣下錢塘縣上則不可解）詳兩注彼時此水北流雖合苕溪東流尚分二支入海一自餘杭南至錢唐城北會錢水出臨平湖南一自烏程東至嘉興柴辟南逕禦兒出臨平湖北會錢水者爲枝渠則逕柴辟南者乃其正流漢時故瀆約略可見咸淳臨安志山川篇餘杭縣下記此水云在於潛臨安兩縣界東流百五十里經本縣又東流二十七里而至錢塘界又東流六十二里二百步入安吉州德清縣自天目至奉口經行已二百餘里奉口而下至臨平海口約三百里而近以漢里準今里八百三十里正當今五百餘里（詳見水道圖說卷二）此水爲武林水無疑水道圖說又云此水源流不及八百三十里志文有誤圖說以分江水爲至餘杭入海因於奉口下減縮

里數應之今既考定南江武林之流自當還之武林不必更爲異說矣吳地記諸縣惟浙江今無此水晉時志文已同今本全氏祖望水經漸江水篇跋以行八百三十里爲太末穀水下錯簡可疑弗論（丹陽郡黟注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不系所行里數穀水例亦相同趙氏一清水經注釋不取全說已見及此其自爲說者乃云志有漸江無浙江補此句以見浙江之即漸江則强解矣）續爲地記者斷當從陳說移武林入臨安也（淳祐臨安志武林山注引劉道眞錢塘記云吳郡有虎林山昔秦漢間有白虎常踞于其巖其虎不食生物惟飲澗泉而已鄭誠靈隱天竺詩集序云仁虎不食是也契嵩武林志靈隱山一曰武林秦漢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詳此注劉記此有虎林契嵩申之乃爲武林下注又云劉道眞錢塘記陸羽靈隱天竺寺記夏竦靈隱寺捨田記胡宿武林山天竺寺記皆云武林山即靈隱山誤合兩書爲一今宜於靈隱山下綴虎林以十三州志晉書地理志及陸羽以下諸說附之其漢志正文移系天目山及南溪北溪下援陳說爲證庶兩得其實矣）

論古餘杭不臨浙江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集解引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始皇自錢唐奏狹中道經餘杭者時錢唐南境尙偪江流孔道在餘杭故折而由此也水經漸江水注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秦始皇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元和郡縣志江南道餘杭縣引吳興記秦始皇舍舟航於此仍以爲名咸淳臨安志山川篇餘杭顧望峴注引土風記秦始皇至此棄舟登陸往會稽說並與徐合續漢書郡國志補注云案始皇所過乃在錢塘富春豈近餘杭之界乎劉注不知秦時孔道始疑及餘杭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彼餘杭乃始皇所至臨浙江之錢唐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黟注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不著縣會稽郡太末注云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海（說具前篇）穀水即漸江水別源明漸江水亦至錢唐矣（山海經漸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入海劉秀校注餘暨南論衡書虛篇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劉著南岸班著北岸二而一也）水經云餘杭者章和以後省錢唐入餘杭水經作於魏初所據吳郡圖籍適無錢唐因系之餘杭耳（經有魏郡縣惟吳蜀二國純據東漢續漢書郡國志吳郡十二城有餘杭無錢唐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謂志據永和此文餘杭蓋亦據永和簿也）注以江水流入大谿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爲說（說具前篇）已牽合兩餘杭爲一阮氏浙江圖考又云今海甯仁和錢塘以至富陽當時爲錢唐餘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謂餘杭境地至富陽江口更誤越絕書記地傳秦始皇東游之會稽奏東

安東安今富春始皇渡處自是富春何得指爲餘杭且渡處正須舟楫於吳興記說亦無可通（圖考又云臨浙江卽臨南江東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過穀而西也如其說是舟行至狹中更無從爲舍航之說南江東折處爲浙江本阮氏臆解怯于水波又過穀而西於水波惡中行百二十里亦事所必無）地理志會稽郡錢唐注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據陳氏水道圖說武林山爲天目水爲南溪北溪秦漢餘杭當以武林水爲界（漸江水注浙江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是越溪而南始於漢末咸淳志疆域篇引祥符志云東漢熹平二年縣令陳渾徙於溪北與酈說互反豈酈所云江水流入者爲中苕溪乎志又有周赧王城云在縣北三十六里此卽秦漢故城在溪北甚明陳渾徙溪南蓋以備會稽妖賊許昭昭於熹平元年冬十一月作亂寇郡縣至三年十一月始平渾據要隘立城守采入錢塘縣境亦不足疑也）南史沈約傳靈帝初平五年分爲程餘杭爲永安縣（宋書州郡志作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據續漢書郡國志補注引吳興記曰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爲永安縣南史爲近靈帝乃獻帝之譌初平無五年當作興平元年蓋是年倡分縣之議其設立則在後一年矣）三國志吳書賀齊傳建安十六年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餘杭兼有今武康德清南境臨安北境之地疆域不爲不廣說史記者可無庸惑於燕說矣

跋

祁甫遺書兩年以來編次成書者凡五種曰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其手定本也曰山海經地理今釋曰今水經注曰唐賈耽記邊州至四夷道里攷實曰橫陽札記皆從零亂稿紙緝香而成舊無標目慶坻以意爲之名者也說經文至鄉朱眉山教授言其病中檢舊稿拉雜摧燒之今茲所存益多與學官弟子講貫之作及曲園俞先生選定入詁經精舍文集者也其攷證輿地用力尤勤浩博繁密纍千萬言其或巨篇文字蠹蝕不完未忍割棄義從蓋闕自餘零章斷楮悉理董之乃寫定爲遜齋文集十有二卷遜齋者祁甫中年所自號也區分義類始經說終書牘用肩齋文集例也翰怡京卿校刊五種既成亟索是集因并授之翰怡篤古誼裒刻前喆遺書至數百種懃懃而不息而祁甫所纂述亦賴以章顯於世俾畢生劬瘁之苦心毋致與陳根宿莽同就澌滅祁甫之幸抑亦慶坻所感唏而雪涕者也壬戌中夏之月橫山老樵吳慶坻

陝餘雜著

蔣氏慎脩書
屋校印甲寅
如月著始丙
辰涂月吉成

陸椿生先生傳

先生諱春官椿生字先世以德行文藝稱至先生而益光大生而穎悟淸介絕俗五歲讀爾雅即成誦稍長學愈博洽文譽大起年十四入郡庠旋食廩餼光緒壬午以優行貢成均是科即舉於鄉歲戊戌捷南宮爲文善沈思每下一意輒三出三入棄其始伸紙每論文貴淸眞淸則氣流暢而眞無浮妄後始發宏博廣富性不喜帖括以家貧親老仰膏火自給每月院課爲至十數卷輒蝬文夜分致羸弱有文會同社諸子均辟易之臨川李小湖全椒薛慰農瑞安黃漱蘭諸先生操知人鑒咸重視之以孝稱所以承重闈歡者無不至父某公卒時方在京赴禮部試入闈心驚怛不安勉完卷得耗

痛幾絕即星夜馳回哭踊盡禮轉抑哀慰母勉治人事初捷南宮以知縣即用分發廣東告近改安徽皖帑湯公海秋尤器識聽鼓未一年偕湯公離任又以賦性耿介動忤時宜且視宦海險惡恐負先志遂以母老告歸跬步必謹惟恐行止偶乖虧辱於親舍貧索居學養益醇事母下氣怡色依依孺慕力疾謀升斗供菽水以早年勤學過耗心力常致疾卒年止五十易簀時呼母謂兒不孝竟舍長幼而獨去乎身後蕭然知交悲之配鄧孺人有子女矣先是以細故孺人抱憤遽卒遂失志徜恍心多疑懼繼探性命之理玩易有得多自悔尤乃始若釋蓋自許能補過也於時事多扼腕太息有請主輿論席者謝勿往論事乃多奇中云子恂衡能繼述所著有陵餘隨筆思過軒日記數冊雜文數十篇蓋散佚能綴拾者止此矣

蔣國榜曰榜與弟平嘗受業先生者也即先生歸後五年以迄於卒先君初嘗同學叔父松亦師事者嘗共講藝雞鳴球寺樓尤相得師教授不如常式課時嚴督精進慢課則宣講如家人故視猶父子心遽誠服有不知皐比之嚴業循循乃日進夫古者於師心喪三年蓋師者以受業解惑非僅共朝夕是以離群有不忍去者有欲以似夫子者事若夫子矣嗚呼將何所得似夫子者而事以夫子耶觀於師神淸而臞一編孜孜菽水之養怡樂子女復悅禮教詩於親蓋善養志者可謂賢已豈僅文章名世而文章遂亦因其窮也鐵農鄧

先生榜兄弟從以啟蒙者多方啟發在幼穉已能爲樹根柢亦師所處達而皆不作矣平生多得師資重以吾弟喪亂又多感傷矣已

陵餘雜著

金陵叢書丁集之二十一

江甯陸春官

拳禍賦（庚子夏作）

何昊天之不弔兮降鞠訩於我邦先外侮之內訌兮遂孳蘖之怨張彼虎狼之蹤伏兮誠禍機之包藏不虛終而圖始兮釁潰癰而決防悲朝市之塗炭兮致乘輿之蒼黃紛總總其奚辜兮慘鋒鏑之罹殃豈造物之不仁兮抑厄運之適當悼哲人之殂喪兮復志士之淪亡方狂瀾之待挽兮孰釀變於蕭牆脆白日之西下兮魯陽戈而迴光謂遠天爲速咎兮將樂憂而徜徉哀生民之殄瘁兮蹈水火而相望昔涵濡於聖澤兮俾壽富而康彊倏併命於一閧兮無老幼而皆殤值朔風之淒厲兮魂飛越而不揚悲白骨之蔽野兮心茹痛而未央固壯往之貽害兮亦自謀之不臧望神京而掩涕兮酹椒醑兮一觴願乘風而上下兮常相依乎帝傍（一作常棲遲乎帝鄉）

秋日登孝侯臺

搏蛟射虎眞天人讀書折節仍溫溫當官効命忘其身不欺其心斯爲仁高壘巍巍照千春英風亮節驚鬼神高才晚遇乃如此悽然故國迷荊榛

讀史詩示兒

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臣晉室昔播蕩中原盛胡塵中興建奇績匡佐多偉人就中特忠勤無過溫太眞赴義若飢渴規時能屈伸始終徇國志金石輸精純世運有屯泰臣心無緇

磷以此翊危業至行爲鬼神忠孝本一貫出處皆吾身吁嗟絕裾義誰敢相比倫

題陳君子餘小影

余與仇君淶之幼同硯席數聞其稱道陳君子餘之賢淶之不妄許可者也余交子餘不深以信淶之者信之可以知君之風誼矣適以小影屬題粗述梗概而復系之以詩

丈夫不虛生世間隨時康濟斯爲賢陳君侃侃盛風誼立身上可希儒先不欺然諾亦偶耳想見素志盟靑天當世固有隱君子余將高詠維桑篇

擬上皇帝書

自戊戌變起議者强立名目分中國人爲維新守舊兩黨嗚呼此大謬也此正外人間我之陰謀欲以離我中國之人心無識者又從而附和之展轉相沿激成水火而彼乃得徐起而蹈其瑕而我曾不能洞燭其奸禍變之興正未有艾焉者也攷戊戌之變由於　兩宮之不和兩宮之不和由於小臣之營私而大臣之不學而推原禍始則皆中外人詭謀吾得一言以蔽之曰始終爲日本所誤而已矣方日本之窺朝鮮也以利餌其臣民以邪說動其士大夫以維新守舊牽制其國人未幾而東學黨之變興未幾而大院君之事起是時我中國將帥得人先事而豫防當幾而立斷我爭先著彼落後乘彼知其兵力之不足以勝我也釁端已開尋復中止其突謀高麗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未幾而有甲午之役彼以扶朝

鮮爲名知我中國必不任受也於是百計以嘗我多方以敝我潛結與國以要我外則示弱以長我之驕內則任數以速我之怒又復間諜四出浮言繁興使我 宮闈失歡將士立異（則湘淮各軍）至於海軍告燼神京戒嚴烽火達於近畿險要淪爲墟莽中外岌岌人心震危我 皇上悲憤填膺志殉社稷顧惟 皇太后付託之重不得已屈己議和而彼欲未饜彼謀未已款議甫定狡謀益張乃復假同洲之誼倡自強之說以維新守舊亂中朝之視聽聞海內之臣民必使正氣摧殘老成沮喪紀綱法度蕩然無存上而兩宮內而樞府外而疆臣下而將士皆盤然自爲異同而彼願始償彼計始逞反客爲主越俎代謀使侯潛來（新伊藤主京）其意安在嗚呼是直欲朝鮮我也是直欲以亡朝鮮者亡我中國也可勝痛哉幸而天佑聖清我 皇太后 皇上止慈止孝兩無間言彼知我中國 列祖列宗之澤之固結於人心而薄海臣民之不盡可利誘而威脅也於是仍肆其維新守舊之狂談務使人人皆入其羈縻而後已數年以來 深宮旰食 聖主焦勞雖已燭外人之陰謀或未握治安之本計今中外交閧神京陸沈彼族憑陵要挾無已 翠華西幸後事殊不可知草莽小臣以爲地之險要可恐而不可恐也國之阽危可懼而不足懼也欲拯今日之危當懲已往之失臣請一言以敝之曰務實而已矣曰新曰舊皆名也曰維新曰守舊皆斤斤於名而非斤斤於實也今所謂新仿西法耳所爲舊循舊章耳臣愚以

爲新法非盡可仿事事名與實副則舊者亦新舊法非不可循事非名與實違則新者亦舊自宋臣王安石始立新法之名而當時之不附新法者則概加守舊之目是新舊名目實彼中人自名之其實彼所謂新非吾所謂新彼所謂舊亦非吾所謂舊湯之德曰日新謂洗濯其心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謂法祖也洗心之目有二曰去飾曰去私法祖之目亦有二曰守經曰達變能洗心則成見化而痼疾錮能法祖則苛例刪而眞意見而其事則必自我 皇太后與我 皇上始何以言之 皇太后臨御天下已四十年中外乂安華夷畏服 皇上稟承 懿訓業已二十餘年慈孝相孚悃誠久洽臣每讀邸報我 皇太后 皇上於中外大臣召對時輒勉以時事艱難不得遽萌退志仰見 深宮宵旰日昃不遑上惟 列聖之詒謀未肯稍耽乎暇逸臣尤願我 皇太后 皇上以 祖宗之心爲心以 祖宗之治爲治一心一德欽始欽終黜近習之浮言杜遠人之覬伺親賢並用威惠兼施言新法者意主救時而張皇喜事之徒必斥言舊法者意存守正而迂疏庸懦之習必除不慕建中之虛名惟求自主之實效總使外人之鼓動不能淆我之聽聞外人之要挾不能操我之進退夫然後國威可振國體可尊上答昊慈眷顧之隆下維海內臣民之望臣所謂務實而不必斤斤於名者此也今世人好自矜異是非之正不能不蔽於好惡之私其實者高己卑人喜立崖岸而疏簡闊日之士又每狹前人

之制度以粉飾掩其張皇甚且以避事爲老成以趨時爲俊傑新詆舊則曰鄙悖舊詆新則曰病狂不識古今不校輕重各爭門戶圖計公私彼方斷斷爲辯論之不遑而不知適墮外人之術中而我乃陰受其愚而不之覺於戲此有志之士所爲痛哭欷歔欲與天下有心人一剖所惑者也

答仇淶之書

八月十四日陳君子餘來接到手書欣躍無似並蒙惠洋十六元分子廉泉蘇吾涸轍故人情重略見一斑感荷之私非可言喻來書以祿養爲言所以責官者良是官非薄此而不爲也又非不欲援捧檄之義以自贍其私也凡人之情無不欲安富尊榮若不安而危不榮而辱即急功近利者亦有所

不爲官以書生入宦途潔己奉公自謂於人無忤而生性孤怯積想成疑虎尾春冰時滋懍懼比年以來遂得怔忡之疾家慈年邁憐愛尤深以此思維遂忘進取此可爲知己告者也來書又以責某一節微抱不平嗣洋人起而執言深用爲憾謂弟雖不肖何至假外人以自重云云此論良是然此等成見卻不可存聖人云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執事能見孚於外人亦自有以服其心者時至今日士大夫能各就其力之所能到以盡其職之所當爲無論得尺得寸但使國脈可培民生可奠持此宗旨毅然行之即是第一流人胸襟第一流人作用若處處避嫌疑分界限齦齦焉以風節自命天下便無任事之人此自執事所知而鄙人猶貪貢其愚而不能自已者蓋恐執事勤於浮言而不覺自待之薄耳願勿以爲高論而忽之來書云韶笙頗自樹立誠如君言此君才氣自不可掩他日名位必當超越輩流然氣太盛論太偏若加以學道之功所造殆未可量鄙人嘗進忠告而韶笙不甚謂然人苦不自知或官之闇於事情亦有不自覺者乎季直累月不一見朱氏昆仲亦累月不一見官終日杜門除乞食外未嘗有所造請若稍得養贍之資便當奉母課兒不與世事執事以爲然否自客春歸來煙霞之癖久與之遠無聊益甚則讀書以自娛每愁悶交集時輒喜讀曾文正公文藉慰岑寂暇覽其求闕齋筆記並所作四箴中心怡然所苦若失此公學力於聖門子輿氏爲近前賢風誼遺餉後人問無時不可領

會也秋風淒厲薄寒中人願順時節宜凡百自重并求常常教之幸甚

答鄭季丈書

承示種種具見垂愛周至感何可言但鄙人竊有不能已於言者生平極重南皮謂其勸學內外篇實振中國之嚆矢惟譯西文不如譯東文一語於鄙心不能無區區也草野微員不應論涉及此識見淺陋自成其愚而已

論伍員上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何以尊以地承之則天尊地何以卑以天臨之則地卑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奴事主皆是也今食力者皆計值以爲償不得以主僕論婦人以夫爲天

其義古矣然體嚴而分鈞與君父自別故聖人制禮於臣子之分獨嚴日之蝕也星之隕也陰陽風雨之不時也天失其道矣而天之尊自若桑林之禱也雲漢之憂也太宰冥冥皆不可得而聞也而所以尊天者亦自若是故古有不道之君必不容有不令之臣古有不慈之父必不可有不孝之子桀紂暴矣而龍比爲之臣晉獻公衛宣公誖矣而申生伋壽爲之子等而上之若泰伯若伯夷則又無憾於爲臣無憾於爲子以一身而立臣子之極者故孔子推爲至德孟子皆爲百世之師何者君臣之義彰必如是而所以扶植乾坤者乃翕然其無憾也今世人喜論伍員快事予聞之不能無介介作此示之

論伍員中

嗚呼員不特非芊氏之令臣亦非伍氏之肖子矣何以言之楚宗國也平王又其父所北面而事之者也員既覆楚國矣又戮及王身爲痛父而陷父於不臣使奢而非楚之純臣則已奢而楚之純臣也者地下有餘痛焉員其何以對死父乎故曰員不特芊氏之叛臣抑亦伍氏之逆子也或曰父受誅子不得復讐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然則復讐非歟曰復讐敵以下之辭也君臣而曰讐此天下孝子仁人所不忍聞者矣或曰平王信無極之讒父不父君不君三綱淪矣直獨夫耳員去楚君臣之義已絕然則復讐非歟曰秦誓三篇先儒有非之者矣平王雖無道罪不至商辛員楚臣不得以獨夫

論然則爲員者當奈何曰逃死而已逃死以存宗有詢及故國者流涕遜謝而已曰是非員所知也員不足責前乎員者有人矣後乎員者有人矣皆不足責也請推論之以爲有世道人心之惽者告焉

論伍員下

蓋春秋之世君臣之義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其所以然者何也隱桓而降罪在諸侯成襄而降罪在大夫罪在諸侯自周鄭交質始罪在大夫自晉人執衛侯始何以言之鄭侯國也而與周質元咺臣也而與君訟古者子於父不敢計是非臣事君猶子事父也今不忍悻悻之忿而必取吾所謂是者一再爭勝斷於得直而後已然則充其爭勝負之念即興兵

犯闕之濫觴充其校曲直之心即僕固懷恩李懷光之行君臣大義尚可問耶尤而效焉變本而加厲焉邪說橫議又從而傅會焉劫持焉而其事至於不忍言其禍至於不可問勢不至率天下而入於無父無君之路不止易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於員乎何尤然則員無罪歟曰員之罪員固自言之矣其言曰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夫以一念之不忍其親乃至陷親於惡爲逆子爲叛臣皆天下之不韙而無所於忌甚矣員之罪員固自知之知之而復蹈之嗚呼此其所以爲員此其所以旅吳而不終於吳身死異國爲天下笑而終不能有害於楚而天下後世幷不能爲員恕也是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論潁考叔韓魏公

春秋潁考叔以舍肉遺母感動莊公莊公悔悟遂爲母子如初宋史韓魏公傳英宗即位兩宮失懽時帝有疾太后臨朝一日公奏事簾下太后爲嗚咽流涕具道所以帝亦謂公曰太后待我少恩公以止慈止孝兩言左右其閒帝卒感悟太后意亦解君子曰魏公之心潁考叔之心也然而考叔爲其易魏公爲其難考叔進言於莊公悔悟之頃其勢順順則易從魏公進言於兩宮啟釁之初其勢鑿鑿則難入而卒能委曲調護兩無閒言說者謂其中有天幸焉予謂不然當是時宵人狙伏蜚言朋興宗社岌岌危於纍卵微魏公左右其閒事且不可知微范富歐陽諸賢以左右魏公事亦不可知而

卒轉禍爲福弈世晏然誰之力哉是以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天

說易

易屯九五爻辭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本義謂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謹按九五陽剛中正二以陰柔中正爲其正應初又以陽剛而有居貞之吉此時剛柔相濟可以亨屯矣何以云屯其膏就使有膏潤而不得施爲施未光之象何以又云小貞吉大貞凶所謂小大者其義安在既貞矣無小無大以貞行之當無不可何以吉凶又不同如此易繫辭傳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然則五之與初同一陽剛同一居貞其又何說聖人設卦繫辭知必有至理存乎其閒矣

孟子離婁篇孟子謂齊宣王章釋疑

此錯簡也攷孟子七篇凡與時君言皆問答之辭獨巨室章王之臣章故國章與此章不在此例巨室王之臣兩章皆先行設喻然後引入正文故國章亦借喬木引入世臣獨此章前無緣起之辭鶻突特甚嘗試通七篇義例以求之章首句自是衍文當與故國章合爲一章本文在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句下細玩不獨義理圓足文義亦較聯貫攷離婁上

下兩篇紀與時君問答甚鮮此章與巨室王之臣兩章當是一時之辭若以此歸入梁惠王篇中義例較合且如此看來與好勇好貨好色之對用意正同所謂救時之苦心匡君之藥石也當時紀載者偶一編次舛誤遂貽千古口實暇日體玩及此覺此論較爲完密非牽合傅會有意爲前賢作解人也

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節釋義示兒輩（辛丑）

今日是人日吾語汝爲人的道理蓋天地與人稱爲三才天地力量大人的力量亦大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有時天地猶憾之事人卻可以補幹得來故天地之間人最爲貴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所謂幾希者心也

即性也即吾本然之良知也凡物莫不有心莫不有性惟皆得形氣之偏其知覺亦偏只是飢食渴飲隨時寢興爲氣化所鼓動而已唯人不然聖人此心凡人亦此心心有知覺便是良知便是性善孟子論四端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是於無可形容中形容出來實則寂然不動之中雖火然泉達之象亦不可見詩所謂道心惟微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與此可以參看故曰幾希有此幾希曰人無此幾希曰物有此幾希而存而不失曰人否則與物何異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然則何以存之曰聖賢教人存幾希的話千言萬語自我看來只時把爲人的道理隨事省察惟恐稍有缺憾便不成個人有此警惕便是存幾希的真實力量真實功夫至明白至淺易人人可知人人可能無一毫躲閃處先儒所謂致良知便是從明白淺易處入手願與爾輩參之

書劉通參請能鐵路疏後（通參印錫鴻字雲生前由使英德兩國大臣）

此疏斟酌中外情形於鐵路之必不可行縷晰條分推見至隱可謂深切而著明矣通參周歷泰西熟覽世變非必謂鐵路之無益於通商無關於國計也中西異勢政教異宜舍本逐末勢將自敝通盤籌算盡有實見其不可者雖其中間有辭費之條然卓識遠謀正足使迂疏粉飾兩家自息其喙格致書院從而駁之尋覽所言皆不足以自圓其說其支離路駁直可勿論通參歸自泰西而持議若此賢者之不爲習俗所囿固無待言而其因事納忠於中國吏治民生海防軍政諸大端無不太息言之冀以上達宸聽藉杜數十年來中外臣工苟且欺飾之弊其足以觸重臣之怒在當時可謂不識時務之尤而卒言之無諱若此於此見諫臣謀國之苦心而天理民彝之必不可一日息也然則此疏也謂其論鐵路也可謂其不專論鐵路也亦可後之覽者庶幾深擬而自得之

按鐵路之議發於湘陰郭侍郎合肥李伯相主之而衡陽彭剛直公非之南皮張制軍贊之而瑞安黃侍郎排之之數公者皆老成名德先後濟美而持議不同若此竊謂鐵路之興利遠人者什之七利吾中國者十之三中國祇是利害相兼外人則有利而無害一言以蔽之曰主客形勢不同而已今主之者專言利而不言害既無以服守正者之心攻之者專言害而不言利又無以滿救時者之望間嘗平心審論鐵路誠自强之關鍵然以積弱之勢而欲爲此長駕遠馭之規譬如弱病而服壯藥雖四肢百體藉可展舒而心腹虛耗勢將不治又如用外治諸法謂宿病可蠲其實所治皆皮裹膜外於中宮毫無裨益蓋在中國盛時用此以鞭撻四海亦無不可今時局日壞我中國數千年深固不拔之病其急待掃除而更張誠有如參議所言者鐵路之興似尚非急務也（庚子閏八月十二日）

記里兩婦

里有兩婦夫遠戍未歸歲儉貧不能自存邑富翁某聞其賢

欲取之其一凍餓死其一曰吾姑在願往傭他弗敢知翁憐其誠許之至其家晨夕力作翁家多姬侍相炫以豪而婦惡衣非食無愧色間日歸省其姑假則治家事區畫周至恆不令姑知後其姑以天年終翁復遣人風之婦曰吾身不自明何以對夫子卒不食死踰年其夫置產塞下遣人迎婦里父老相與議曰婦傭力養姑較之徒死者有間矣姑歿而夫存婦固可以不死者也可以不死而死以節論則夫存以烈論則夫未死婦人以夫為天義可不死者也婦死非是或曰婦之心知有其夫而已前之養姑不負其夫也姑歿而死亦不負其夫也不負其夫而必求無愧於夫於是婦可以不死於是婦卒不得不死夫歿而守謂之節夫存而守亦謂之節夫死而殉謂之烈夫未死而以死完節愈不得不謂之烈婦可以不死者也可以不死而死事愈難心愈苦矣即事論心是所望於扶世翼教之君子予聞其說無以難謹誌之以詒來者

記夢

辛丑九月二十四日予午後假寐傍晚恍惚中夢至一處似與同輩角藝名場卷已繳因閒步院後見中庭寬闊地可數畝兩廊屋各數楹皆宏敞高大予因循廊右步至屋內見几案端整文具燦列壁粘題紙二皆課經史大義似有人讀書其中予徧覌一周即趨出至中庭見草色蒙茸蒼苔點地正徘徊間悉見正中大殿西邊牆壁倒坍似新拆毀者塼石殺列廛器溷入殿中有直匾一署曰高忠憲公毀前四川某縣某某生祠予大驚異既又以忠憲與某不同時何以大書特書乃俯首凝思忽聞家慈呼聲遂醒醒後屋宇匾額儼在目前姑識之以當鴻泥

雜說四則

朱子在南康聞鐘聲便覺此心把握不住此是大賢分量儒釋關頭幾微之間不敢不辨若我輩常人無此學問無此識力鍼膏起廢砭愚訂頑隨事隨時皆可藉生覺悟釋氏言澄觀儒家言內省其致一也余今春自皖歸仍寄寓曹氏宅宅傍有小庵一每晨夕獨坐時聞鐘聲爾時便覺心地一清百感俱寂乃知朱子所言煞有體會大抵吾儒崇踐履彼學尚虛無此中界限本一毫含混不得然必學如考亭始能體會及此否則平時無操存省察之功此心外馳如泛駕之馬已自捺抑不住得此當頭棒喝亦熱鬧場中一服清涼散也唐賢詩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斯語也可以參禪可以悟道不得以墮入彼法而忽之

予幼讀左氏傳紀介推與母偕隱事即雅不以為然謂其始終本末無一是處由前而論謂之懟君由後而論謂之陷母懟君之罪大陷母之罪尤大嘗試論之鱄諸勇士耳然義不受吳王金而愛母也太史慈東海之布衣耳與孔北海無半面交感其義時餽遺出入重圍為設死力亦愛母也徐庶從先主於新野以老母被獲自歸曹公愛母也岳忠武長跪母

前背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肌裏其後忘身徇國不負初心亦愛母也合而觀之鱄生太史子義徐元直三人皆烈丈夫迹雖不同心則一總要皆質美未學一流惟岳侯忠孝性成兼以見理明篤語其分量不獨豪傑實是聖賢說者謂兩河士脈深厚故所產人物樸實剛正獨有千古予謂不然宋儒呂伯恭少卞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日見地不覺渙然冰釋然則學問之足以變化氣質有並非天事之所能限者矣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曰頑曰懦天下焉有不能自立之人哉

予去歲由皖赴都過集賢關有懷余忠宣詩一首於靑田翁不無惋惜之辭今年長夏無事讀靑田詞中有弔余忠宣沁

園春詞一闋激昂悽慨幾欲擊碎唾壺讀之愈不禁爲靑田翁惜也詞曰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爲難漢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口拜金鑾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溺摧頑淸名要繼文山使廉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効死闔門抗節誰不辛酸實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溼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末句誰字余擬改作能字賈之靑田翁未知以爲然否

予生平極慕沈文肅公之爲人其督兩江時曾接公風采以得列門下爲榮公歿後讀其遺書尤嚮往不能自已或問三代下惟恐不好名斯言有諸曰然雖然者亦爲中智以下之人言之耳若夫豪傑之士脩身所以立命非以徇人行義所以濟時非以諧俗有時見理明確雖遭疑負謗而不辭有時擔荷囏難卽含垢納污而不恤謂其力多計較彼時既無此閒情謂其志在千古彼時亦無此遠略此是第一流人識見第一流人胸襟以視有所勸戒而激厲奮發者殆復過之曾子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區區好名之說恐尙未足窺其大概也

謹言箴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繄古哲人白圭三復毋謂交親親則易黷毋謂地密密且耳屬言固生隱怨尤多觸一語之微銜者次骨夫豈不知踰時則忽疏闊招尤恐懼受禍凡百君子亮此忠告

酒色財氣四箴

嘗讀後漢書楊震傳載其子秉語人曰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予按今里諺以酒色財氣並稱然則氣之爲患殆有甚焉陔餘多暇文章自娛因作酒色財氣四箴謂之四不惑云

堯舜千鍾孔子百壺惟酒無量斯之謂乎禮誡言言詩詳抑抑如何慆淫沈酗無節以醉侮人還及其身達士逃名亦播汝糟古稱善飲實曰溫克是以昔賢頌名酒德

右酒箴

猛虎負嵎毒蛇當戶我不爾狎爾敢余侮嗟哉冶容突兆汝躬溺則致疾好將與戎專己自利尤禍之叢轉禍爲福爾毋

怙終古云克己非禮勿動忍欲節愉仁者之勇君子防微志士愼獨庶卻非幾守身如玉

右色箴

天生百物此羸彼絀以財通之用遍各給奈何蚩蚩專欲無極壅而不流滿則必溢古人有言貪夫殉財士而附羶下同輿臺柳下貞操黔婁清德彼非矯情守道不忒一介必嚴萬鍾可棄仰稽聖言君子喻義

右財箴

人之初生受形與氣惟其氣正形乃不敝是氣所生集義爲主稍不自慊神渙色沮仰薄三辰俯惟一身退若不及恂恂鄙人凡此充塞日由直養不然橫決是謂助長如水斯溢如

火斯然一念弗愼曷全其天顏曰克復曾曰戰兢小子愚昧庶幾畜輿

右氣箴

玉簪花贊

午後臥起散步中庭見玉簪一叢口占數語贊之

邈矣君子有粹其瑩中通外直神和氣清映素月而濯皎抗高飈而不驚不汲汲以貢媚惟亭亭以守貞苟自全其蟬蛻復何懼乎蠅營

弔李尙書文

嗚呼事有曠百世而相感不能自已於心胸而況賢人君子之存歿關乎天下之吉凶係授命於一旦茹幽憤而長終當吾世而遘此予益不知夫洙泗之何從當公之提師而北上正內憂外侮之交訌夫豈不能援使命以姑待迺凜凜焉忘私而殉公痛將領之無狀味同寅之協恭獨抗志以長往非彼昭而我聾値京國之鼎沸如決防而潰癰方羣言之龐雜孰運籌而折衝悲時局之糜爛惟孤臣之竭忠銜　帝命以赴敵譬馭獅而御龍憤豺豕之狂突誰釀憂而啟戎委宗社於一擲實臣心之隱恫罹百憂之內灼呼蒼天而夢夢竭臣力其曷濟爰就義而從容嗚呼哀哉昔公甓法夷於安南卻倭寇於海東忠義貫金石精誠格蒼穹皆傾否而爲泰轉敗而爲功胡昔則威惠之並著今則智勇之俱窮昔則負重而才足以濟艱今則臨危而仁不足以庇躬豈時勢之異軌抑

人謀之未工悼良臣之殂喪信昊天之降禍念世變之未已孰分憂於九重臨北風而一慟涕雨下而濛濛亮神鑒之不遠答四山兮悲風

勑授文林郎葉觀其夫子大人六十壽言

古無壽人以言者自前明歸震川始創此例而往往見病於君子何者受者非其人則易瀆言者非其人則又無以信今而傳後又往往出於他人之請作焉與其人無半面交而唯取達官貴人之言以相引重故其辭多支而眞意浸失聞者不貴焉若以平日心悅誠服之人一旦而操筆以紀其實則言者無文受者無愧譬人子之於父母瞻依焉愛慕焉歌茀祿之詩上升恆之祝其至情所發有流露於不自知者此豈

世俗祝嘏之浮詞所可同年而語哉春官等乃得援此義以爲我觀其夫子壽矣且夫登泰山者莫不知其高矣而不知其所以高也涉海者莫不知其深矣而不知其所以深也繼我夫子亦然雖然春官事先生垂二十年矣雖學識謭劣不足以窺先生之深而即平日所得聞於先生與鄉人士之所傳說者退而識之而固已可得而詳述也先生生而沈靜性嗜學甫冠補博士一時名宿皆推服無異詞先生益厚自期待下帷講誦昕夕忘倦嘗於道路間默誦平日所讀之文與之覿面無所見其溺苦於學如此先生質既高邁又銳意探討無間寒暑由是文益工業益進嘗一試於鄉本房某君得先生文激賞之而主試者吹索微疵遂擯弗錄先生雖經挫折而進取之志不衰識者亦終知其必售也無何髮逆寇江甯省垣淪沒時先生陷身賊中後窺守者稍懈乃得乘間挈眷先後出當是時東南兵事方熾士之一材一藝者無不思有以自効先生不欲以此自見而舍是又無可圖者不得已投筆從戎爲張殿臣副帥司記室兼筦度支大吏重先生品學將登薦牘者屢矣先生一再固辭得請乃已每軍務稍暇輒理舊業聞　朝廷借他省舉行秋試先生初喜甚既而不得與試則大戚至欷歔泣下當事者重違其情舉兼金爲先生壽其爲當道所推重如此時兇燄甚張鄉人士之避難來歸者無慮日先生無親疏無厚薄視其力之所能爲必使之得所而後已其存心之厚又如此同治紀元閱一歲金陵克

復先生挈眷歸里課徒自給每學使者歲科所試先生試必高等而屢躓名場遂絕意進取以明經教授鄉里閭嘗曰師嚴而後道尊又曰君子求諸己故其所以爲門下諸生課者終日危坐口講指畫無片刻閒爲諸生點定文字恆夜漏至四下乃寢每戚友中有婚喪慶弔先生侵晨往赴一炊許已返卒以爲常病近時文體習於腐爛爲諸生講解一以先正爲宗嘗謂文以氣爲主而筆次之氣清則筆健上闚可入作者之室下亦不失爲自好之文又嘗謂近世學者躐等是其通病質地平鈍者無論矣往往有資稟奇特而速化之心太急亦遂終無所成就者是可見循循善誘之苦心也先生事親孝友于兄弟撫猶子如己出同懷姊二既嫁而喪所天皆依先生以老有丈夫子四人皆森然露頭角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信已今年春先生六十初度門下士擬爲文以壽先生僉謂春官曰子事先生久庶足窺先生之萬一乎春官不敢以不文謝乃揚言於衆曰昔聖門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智足知聖者惟宰我子貢有若豈非以善言德行非其人則不能先生立品端宅心厚嚴於取與淡於紛華夫人而知之亦夫人而能言之惟其誨人不倦之心則他人知之有不若門下士之知之爲最真而言之爲較切者故於鄉黨稱述之語既一一備載之而於平日所得聞於先生者尤不憚三致意焉語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猶人子之於父母致其瞻依愛慕之忱而已矣我知夫子聞之必且莞爾

而笑而爲之進一籌也識序歲次光緒庚寅季春月

蔣秀多四十壽序

余友蔣君秀多天才亮特自幼讀書即異凡俗比長爲文章論古今事旁至詩賦楷法迥不猶人而識解超然恆得古人眞際既冠補博士弟子隨其仲兄厚民老生讀書漢江厚民固績學士君日與切磋文益工學益進已而兩試鄉闈不售厚民應京兆試亦報罷君本不喜爲制舉文既不得志於有司乃一切屏去而壹以讀書爲事嘗與余論文云自六經三史下至諸子類皆自闢蹊逕獨樹一幟非若揣摩家有所謂胎息也其言若此則其所爲文可知矣信乎識解之高非讀書而實有根柢者不能道也先是湘漢大災大府籌賑急封翁獨捐鉅金有 旨兩子皆欽賜舉人一體會試自是封翁督課君兄弟益急未幾厚民病卒封翁亦見背君名心素淡又生平最心折仲兄之爲人自厚民去世心恆悒悒進取之志益衰余謂君時至今日雖曾閔復生不能不應科目以上博親喜君首肯者再乃稍稍復理故業先後應禮部試兩次道塗之梗爲向來公車所未有君既傷南北之奔馳又客邸起居多不便乃以舉人援例晉秩郎中供職京邸公餘則溫習舊業良足自娛居無何 朝旨命停科舉君聞擬挈眷南下而先後供職已歷三載年勞資望亦不欲漠然棄之乃建議先送其眷屬子女南歸而身仍詣京供職今年秋君挈眷南歸余適在病中未克一晤君來視余余見君精神氣宇不

減疇昔心竊欣喜而言論之次亦若有不自得者豈達人志士其蘊蓄固非尋常所能測耶月之十九日爲君四十誕辰同人皆有以壽君余維君孝友敦篤門內外無間言與人交初若落落難合而歷久彌旨又刻苦耐勞有寒士所不能堪者同人類能言之余可弗述獨就余知而他人不盡能言之者粗述一二製爲歌詩將以廣君意而并爲吾鄉人告焉詩曰

調金縷排玉柱七寶陳八音具主人有酒開華堂羣僊羅列齊飛觴安期進珍果方朔斟瓊漿十觴累舉亦不醉百盞清醑八音迭代太和洽塤篪協奏符笙簧國恩家慶兩無憾狂飛還未央少焉環珮集僊樂鳴瑱瑱雙成撫瑤瑟織女鳴章家宗會何足方我昔聞君意不適欲上神山鞭白日又聞欲作稽邱遊醉擁紅妝遣晨夕歸來觀君顏色好自傷蒲柳爲秋早徐覘君興亦蕭然有爲絢爛歸齊老我今洗盞還致辭爲君一語開懷抱丈夫四十日正中後來建樹何終窮黼家黻國皆不朽不須科第方顯庸願君隨時愛晚景坐看百歲仍此朱顏紅

跋

此業師椿生先生遺稿也國榜兄弟師事三年幼作多不中程師必爲擬作且詔之曰宜熟復此是師古之文也師沒後逾十稔榜集鄉先生遺著爲叢刊乞長幼次重長仲鑒檢發篋久之長幼始以此稿見貽謂所得止此嗚呼師平生勤于著述文名播鄉里每有所作躊躇審顧及握管輒已數紙撝謙未敢自信其必傳然精心結撰沈思獨往精神自有不容湮沒者今僅存此吉光片羽吁可傷已讀易隨筆百數十條天不假年未皇卒業仍還長幼藏于家其示榜兄弟及門弟子諸作又散佚不可得至爲叔父秀多四十壽言則作於病中距易簀前一月耳尤屬經意之作顧前屢求之不得丁巳九月叢書已將卒業再返里居心動急起求之插架故書堆中觸手卽得幸不淪於兵燹喜躍遽馳告長幼兄弟此稿亦在裝訂若有待者可謂奇已今讀序文雖贈詩歌尤有高致無衰颯之音時師病方引以爲幸嗚呼孰知其爲絕筆耶明月在天龍門不見回念往昔不禁神傷欲泣也丁巳冬至

蔣國榜謹識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雲南叢書二編集部之

趙忠愍公景忠集

共一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趙忠愍公景忠集目次　雲南叢書二編[illegible]部之[illegible]

張漢景忠祠記
傳爲許請謚疏
禮部議予謚疏
俞旨謚法
勝朝殉節諸臣錄凡例
周於禮重修祠前觀音堂記
任澍南忠愍公遺像記
景忠集詩
任澍南景忠集跋

景忠祠記

燕京愍忠寺謝疊山殉節之地吾鄉趙侍御數十武噫得死所矣甲申之變侍御巡中城賊陷城侍御率其民戰白帽衚衕力盡中賊刃而死其僕某負屍葬於是鄉後學擬謚曰忠烈文文山有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侍御殆不負所學者矣冢前舊有碑石材扁薄久而中斷謝諭德昆阜率鄉後學劇金賞石署其名冢前有祠久而圮鄉後學約劇金修之王檢討疇五亦捐金董其成奉木主而祀之題其楣曰景忠甚矣爲人臣子無問常變胥不可失其爲忠也昔者文山死於燕鄉後學跡其地爲會館顏曰懷忠天下之士至今想見風節幾五百載不墜吾鄉祀侍御雖不逮文山而懷忠一也公諱譔字鎮所雲南昆明石虎衝人前明熹宗丁卯科舉人嘗宰黔龍泉白蓮黨通苗爲亂上元夜誘而擊之緣是卓異爲侍御事在明史及滇志不悉紀乾隆三年夏五檢討石屏張漢撰

協理山東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傅爲訏謹奏爲乞獎遐陬忠節補行謚典以厲風教事臣竊以人臣報國之心不辭險難王者勸忠之典首重易名明季殉節諸臣贈官賜謚者甚多滇南僻壤名節自勵蒙難不屈者亦均得贈謚載入史傳獨有遺漏未獲謚典者臣案得趙謙雲南昆明人天啟丁卯鄉舉性端方有勇力知龍泉縣事值白蓮教倡亂苗蠻乘間竊發謙率勇士勦平之誘擒劇盜安撫流民功多可紀以卓異擢御史屢進讜言崇禎甲申闖賊陷京師謙率家人巷戰駡賊不屈俱被殺事載史傳省志臣自幼時即聞父老稱說其忠

義大節及平生軼事輒爲悲慨感涕想見其爲人及延仕京邸同鄉同官者每考殉難遺蹟共申祭奠追仰風烈臣幸遭逢盛世蒙皇恩簡拔自詞垣特受言職竊思生爵死謚寶獎善表忠之大典而褒死者於前所以勸生者於後也今考趙謙遺事其殺敵致果致命遂志與張巡之嚼舌奪齦顏真卿之握拳透掌英風義烈髣髴相似而身後之名未顯竊慮年深日久湮沒不彰幸遇我皇上旌獎忠貞表揚幽側千載一時伏懇勅下禮臣議覆錫之彝典俾遐荒士庶知忠烈之報異世餘榮既慰忠魂亦勵臣節其有裨風教誠非淺鮮也爲此仰瀆聖聽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臣謹奏乾隆四年四月十一日奏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禮部謹奏爲遵旨議奏事該臣等議得協理山東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傅爲訏奏稱趙譔雲南昆明人性端方有勇力知龍泉縣事值白蓮教倡亂苗蠻乘間竊發譔率勇士勦平之誘擒劇盜安撫流民功多可紀以卓異擢御史屢進讜言崇禎甲申闖賊陷京師譔率家人巷戰罵賊不屈被殺事載史傳省志生膺死謚實獎善表忠之大典幸遇我皇上旌奬忠良表揚幽側千載一時伏懇勅下禮部議覆等語臣等遵行查一統志館去後據一統志館覆稱趙譔昆明人天啓丁卯舉人知龍泉縣事值白蓮教倡亂譔率勇士勦平之撫順苗蠻以

卓異擢御史崇禎甲申闖賊之亂罵賊不屈而死等因又查明史紀事本末內開四川道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賊諜殺之城陷賊獲譔譔瞋目大罵賊怒殺於白楯衚衕等語伏查我朝順治十年將前明甲申殉難諸臣范景文等十九員給謚賜祭在案再查雍正元年恩詔勅建忠義孝弟祠於學宮祠門立石碑一道將前後忠義孝弟之人刻姓氏於其上已故者設牌位於祠中每年春秋致祭亦在案今趙譔秉性剛方居心正直捐軀殉節孤忠獨植夫綱常宣德幽光美號宜膺於身後史册之流傳可據聖朝之盛典宜加應如該御史傅爲訏所請遵照順治十年之例將譔加恩賜謚以彰忠節其謚號字樣交與內閣撰擬進呈御覽恭請欽定再遵照雍正元年恩詔定例將譔設位於忠義孝弟祠內每歲春秋致祭以光祠典俟命下之日行令該撫轉飭該地方官欽遵辦理可也奉旨依議欽此

諡法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內閣擬諡奏本日奉旨用忠愍字樣欽此

勝朝殉節諸臣錄凡例（五十八年癸丑增入錫謚有差以下二十八字）

謹按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軫念明末甲申殉節之臣自范景文以下及劉文炳鞏永固衛時春張慶臻錫謚有差乾隆四年皇上允廷臣所請於明臣趙譔復予旌謚太常擬名後先昭揭

重修景忠祠前觀音堂記

明侍御趙公譔死流寇之難滇後學郎公墓所祠而祀之額曰景忠乾隆四年賜諡忠愍張月槎先輩漢記公死事尤詳且烈嗚呼休已禮於辛未通籍拜公祠下蓋設木主於觀音堂之西偏故太平令任君天相疑未稱也商撤長椿寺舊館之材作祠堂後於是忠愍始有耑祠迄今二十餘年而堂就圮矣禮竊惟先輩深意假佛堂以祀先烈俾緇流得焚修地藉職掃除而繼後進遊京師者雖去住無常皆得以時展謁志景行焉則公之耿光大節足以立懦廉頑者愈益昭然耳目而茲堂之不可廢與祠俱矣乃謀葺而新之是役也糜金錢二百兩有奇盡取給於北館賃租所餘云乾隆癸巳菊月嶍峨周於禮撰

忠愍公遺像記

古稱鄉先生殁而可祭於社信其生之有可傳也而況忠孝節義之事尤足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朽者乎往余北上京師僑寓賜諡忠愍吾鄉趙侍御祠額曰景忠祠後郎公墓余寢食斯肄業斯行其庭如見其人焉過其墓如見其人焉顧此特想像焉已矣像由心生究不若像經目睹也丙午冬再上公車晤公裔孫新宇於省垣公神道在石虎岡者碑已漸經剝蝕矣新宇伐一片石屬余親董子嗣京仍舊題題之余曰是宜照都中祠墓大書特書之例新宇唔備叩所由告之言矣新宇捧遺册出公畫像南冀沐盥拜愛而敬之且繪而藏之吁嗟乎丈夫正自有鬚眉耳假令五官百骸徒爲容悅行且靦顏慙汗仰愧俯怍無以自立公則慧眼修眉隆準長髯書生面目如斯清標峻骨正氣端容風度懔然如斲覺凌烟圖畫中未易多覯可愛也誠可敬也而或則疑之疑其公未必有像疑夫存公像者未必實爲公後且未必能像公也嗚呼此其有可信者也無可疑者也考公赴難時子從德殉公於何有後先舁孩子從耀出繼外親家公死而公無後矣公不可無後爲人後者述復爲公後矣公之孫孝子烈女亦復登有可徵公之圖

此像也則在於李龍泉時也巷戰揮戈此何時也而猶知有身耶身已致矣而猶存有像耶拜公像者不能見公於罵賊之日如見公於剪妖之日而緬公於剪妖之日如見公於罵賊之日惟公操不以初終易故鐵面而現宰官身也公之忠義史册光公之實錄奏疏揚公之丰骨祠墓香公之歌嘯謦咳借見於憑弔之文章余今日可勿述述其得像之由而已像至京摹繪裝潢清明肅拜共慰瞻仰雖公死節百餘年生氣凜凜不爭畫像之有無顧忠不朽而像斯傳忠既傳而像亦不朽矣爰綴蕪言以誌如見之誠云乾隆丁未夏五石屏任淛南撰

趙忠愍公景忠集　　雲南叢書二編

詩（以惠齡先後爲次）

郭肇鐄　檢討　全椒人

銅馬妖氛急金人別淚多補天難鍊石迴日尚揮戈身復還無夢（用溫序謝中事）生前正氣歌崢嶸千古事油素幾摩抄（其一）禁旅沙蟲劫宮墻虎豹蹲（謂勝代未造）逝波悲往局汗簡弔孤魂有夢排閶闔無人叫帝閽（用離騷解）城西一抔土故鬼泣黃昏（其二）盛代褒忠節恩綸日月間數天留士氣公論在人寰藏血千年碧孤懷徑寸殷呼風松栝莫萬一羽旗還（其三）

翟　灝

已遭國破況身捐志士難忘溝壑塡巷草無聲流碧血臺烏有淚滴黃泉忠魂聚處剛同隊遺事傳來已百年公道祇今留筆舌豐碑寒鎖墓門烟

程景伊　庶吉士　武進人

陰風颯颯西城隅石獲橫卧蒼髯鬚千年故骨愍忠寺誰將毅魄相與俱氣義時明季失金鏡黑山盜賊殘焚屠草間求活凡幾輩惟公大節警頑愚守城誓與城共陷裂眦罵賊成捐軀昆明劫火冷灰燼至今名教丹心扶萇弘碧血一抔土過者禮謁生嗟吁幽光耿耿理宜顯

易名大典久虛渝聖朝表忠允奏請賜謚忠愍良非誣
嗚呼此間著貞烈如文如謝皆眞儒公之正氣足相埒
陰靈肸蠁寧雄孤五華山頭家萬里翩然披髮公歸乎
招魂聊爲酹三醻靈旗晝閃寒鴉呼

甄　錡（編修　平定人）

聖主褒名節前朝仰大賢忠魂多隱恨道氣有眞傳雨
露分丹桂冰霜捲白蓮致身雖報國無力可回天正論
烏臺合芳聲鳳闕宣赤心標兩字青史耀千年祠宇松
筠茂碑銘日月懸幽光從此發珥筆誌瑤篇

馮　祁（編修　代州人）

天水孤忠重九京還邀異代易芳名猶頁舊著龍泉績
謇諤嘗騰烏府聲殉國丹衷原烈烈傳家鐵面更錚錚
城西閒道招魂處千載長崇馬鬣塋

田　懋（吏部侍郎　陽城人）

綱常重千古立節非殉名幽光不可磨歷久自蜚聲偉
哉趙侍御夙賦秉堅貞逝將媧石煉適遘鼇柱傾捐軀
在不疑榮辱詎所營我朝獎忠節易名以示旌匹夫有
一善能令風俗更況茲激揚典鼓勵由皇情松栢期後
凋朝槿何足榮

周賓陳（編修　高陵人）

紫綍輝煌表墓新秋風古刹結芳隣仕當勝國艱難日
飛奮孤忠社稷臣嗣少兒孫悲梓里史傳心事鑒楓宸
煤山畀恨無今古先後同稱十九人

吳文煥（編修　閬縣人）

朋黨封疆沸不休先生獨際杞人憂皂囊白事三錢筆
赤手捐身丈八矛毅魄滇雲悲萬里鬼雄遼碣並千秋
勸忠自是興朝典稍喜維桑清議留

勵宗萬（刑部侍郎　靜海人）

先生大節垂宇宙百年論定如發覆昆明萬里魂漠迷
要離塚畔蛟龍既先時忠襄沒太原賊臣蕭禍嗟難言

荒陵石馬鞭不起紛紛殉國皆含冤鐵冠多服進侍御
攀檻牽裾誰借箸君亡國破愧二心北望長號知死處
崖山爆裂明祚畢誰掃雲霾見天日長驅席卷淨妖氛
首錄殉忠史載筆同心引分十九人干霄勁節同嶙峋
太息先生名未上燐燐碧血空沈淪聖皇御世闡潛德
拜手稽首臺臣職千秋忠烈一朝伸海枯石泐長無極

張鵬翀（檢討　嘉定人）

有明末造天步艱鑄鼎未得窮神奸豈無良臣及猛士
神器欲去何繇還黑山萬騎薄城郭照夜烽火驚長安
有臣諤諤起南服勁氣直擬排天關運移力盡救不得

一寸自表臣心丹出門巷戰格鬭死白刃摧折輪奈般百年事往誰省記父老傳說餘悲酸萇弘碧血瘞古寺鄉人私祭崇幽壇易名令典獨未及幸有史筆留班班儒臣慷慨特拜疏曠代異數恩榮頒嗟公忠誠出天性從容就義如等閒鴻名豈借異代重勸忠鉅典垂不刊滇南僻壤近荒裔聲教漸被多衣冠千秋照耀借公等精忠大義留河山表閭封墓尋同軌幽扃向日開榛菅交山疊山去未遠英靈陟降相追攀夜闌讀史更增感伏蒲濺淚猶汍瀾生逢聖世獨何幸長許直言極諫開心顏

胡蛟齡（員外郎　涇縣人）

殉國同時二十人先生今始勒貞珉常留正氣乾坤在自覺忠魂日月新一死遺名寧復計千秋公論要須伸聖朝端爲扶臣節表章昭然著獲麟其一英風遺烈震來今宿草荒阡氣象森此日表忠公有謚當時從逆彼何心殘碑莫恨埋藏久汗簡仍知刻畫深自此名應歸實錄不須稗野更搜尋其二

沈慰祖（編修　吳縣人）

士貴不朽心不在不朽名心苟足千古豈繄無公評趙公勳業載青史智勇件成罕倫比龍泉妖氛靖一方書成報最雅豈長策豸冠遁驅馬逐城與城共存亡時事自非淚盈眶舌可斷血可灑白帽衙衙爲招魂凜凜愧死倫生者同時捐軀十九人爲奕謚典光千春唯公志雪表忠詔易名弗及名猶新聖朝發幽光華袞看載錫特尤盡臣諱兩字勒貞石從來論定須百年何事望古徒愴然嗚心不朽在青天有骨不朽在黃泉幾人湮沒終無傳

趙青藜（御史　涇縣人）

吁嗟乎生則爭殊榮死則悲奇窮茫茫一抔看誰是啼烟嘯雨青燐紅幾人死者忽復生生者之死完其忠何

當慷慨前代節直到於今易名封聖朝澤自揚善類孤臣心自戀故宮手摩銅駝雙淚墮大厦一木支無功巷經百戰心力盡揮戈望日嘔長虹先生才足辦劇賊已剪驛羨開晴空十八子者何能爲劫灰王氣金陵終蘋蘩薀藻鄉人薦雲旗冉冉神靈降水無不之溢昆明當年小醜徒腥風

齊召南（檢討　天台人）

趙公奮節事堂堂碧化孤墳古寺旁缺典百年書野史表忠今日煥天章自看浩氣翔霄漢何必歸魂盼點蒼梓里衣冠賢不乏每於祠下薦蕉黃

周長發（檢討　會稽人）
碧雞金馬勢嶙峋烏府分明鐵作肝截脰惟知酬故主捐軀始不負言官寺門斷碣青燐近宰木斜陽白草寒聖世褒忠仍錫謚栢臺足慰寸心丹

丁　振（編修　金壇人）
有明當百六金虎出宮隣土地方魚爛干戈若議屯鬼謀曹社屋劍落鼎湖湮殉國諸公烈捐軀侍御均知何秉丹筆不及照青燐聖代恩偏渥孤忠氣乃伸往來看碣讀雪涕感蒼旻

鄒羿恒（侍講學士　無錫人）
霜臺標勁節國難遂捐軀碧血千年在丹心一寸餘盛朝加美謚太史補前書萬里滇南客看碑涕滿裾

許王猷（內閣學士　嘉善人）
鬱鬱松栢姿歲寒標勁節烈烈壯夫志浩氣貫日月維昔甲申變乾坤盡流血主殉社稷死臣作降虜活悲哉趙侍御儒冠偏勇決慷慨氣如虹巷戰甘陣歿魂隨故主歸纓向虎猊結殉難二十人謚與君獨缺帝俞褒臣請恩綸褒往哲九原慰忠魂兩字書新碣堂封隣懸忠正氣同昭揭屢拜聽松楸悲風起林樾

謝道承（內閣學士　閩縣人）
蓮花灣京西路憫忠寺後忠愍墓禾黍秋風土一抔日月煙雲猶擁護甲申之變移天闇鐵衣御史死不僵拔柵裹創來巷戰滿腔熱血飛丹霜丹霜夜凝旋化碧歲歲鄉人弔寒食誰遣孤忠徹九閽芳名美謚鐫金石君不見文忠烈謝文節易名異代旌高子柴市木主雲中掣崇眞院裏饑腸裂憫忠寺後忠愍碣上都死義成三絕吁嗟乎成三絕峙千載沖霄氣作祥雲靄相送騎龍返滇海

徐孝常（庶吉士　江陵人）
捐軀祇了生前事報國寧邀死後榮剩有斷碑題姓氏

更誰蘋藻薦孤塋歸魂杳杳鄉關遠史筆悠悠竹帛輕今日易名逢盛典褒逾華袞慰幽明

林令旭（侍讀　婁縣人）
萬里滇雲遠孤忠異代傳褒封敬存杜繡斧集鷹鸇碧血山河肅丹心日月懸從容能取義埋骨最堪憐（其一）兩間留正氣聖代重褒忠一疏陳詞切千秋秩祀崇遺碑看宿草新詔賁幽宮青史應添注易名事不同（其二）

阮學浩（檢討　山陽人）
明季失紀綱流寇禍酷烈奔突逼中原既乃逼京闕督椓本內訌虺蜴布衢轍大廈旋傾隤嗚咽難畢說廟堂

嗟悠悠屈指幾忠節侍御趙先生滇海彎人杰歷仕政聲垂英宋著朝列會遭板蕩秋隻手扶顛鈌繡服闕城西巷戰呑羣孽誓詞山岳崩殺氣晁河掣一死天爲昏臣力則已竭日月重光華皇朝拯遺孑泉洽復重熙聖化靡弗徹搜揚逮幽魂俞爾臺臣揭予諡表荒祠萬古耿不滅誰與勤展拜同里多賢哲

周學健（內閣學士） 新建人

詔允臺臣議恩沾異代隆自天凝正氣圻地葬高風故里河山外新墳雨露中城西三尺土猶得緬餘忠（其一）勝國無遺社孤臣有卜阡傾生終報主至死不迴天心事

仍驄馬功名只白蓮輝煌雙字諡悽惻慰重泉（其二）

杭世駿（編修） 仁和人

興廢亦有命賢愚亦有時不知造物意何用顚倒爲六年委鬼當頭立翻使煤山殉社稷空抛聲色獨憂勤等與江南作亡國滿庭意氣盡公卿首下尻高向盜賊報國惟餘十九人血面淋漓翠華灰烈哉趙御史致命何從容成仁取義兩不愧光氣熠熠飛長虹江南立草草議論殊不公奈何易名典獨俾遺孤忠愍忠祠側翳抔土荆棘颯颯生悲風聲名磨滅近百載幾以腐草儷貞松人生有命實不同賢否尙如此何況窮與通鬚眉一朝凜欲活潛德幽光詎終沒慷慨當年阻賊心想見穿齦冢中骨吾聞唐張許死節志維一先後跡稍殊讒口恣揚抑大忠不求名但託天與直紛紜亂雌閅誰暇一一編簡册爲知公外不有人寥廓乾坤慘魂魄

鄭江（侍讀） 錢塘人

燕都昔日陷黃巾風雨喬山最愴神四海勤王無一旅外臺抒寇有孤臣丹心皎潔長懸日碧血淋漓豈化塵冢傍貞魂應得地隴頭衰草泣遺民（其一）聖朝典禮正修明搜宋遺芳盡見旌乍覽綠章褒大義頓教青簡易鴻名豐碑篆刻千秋炳新廟巍峩弈世榮須信忠良同一

轍好輸肝膽佐昇平（其二）

萬松齡（檢討） 宜興人

古寺插城西巍峩逼天闕首夏偶遊趂攜友坐深樾昆明趙侍御苔蘚蝕遺碣此碣有時爛此名炯不沒自昔直聲振有如獨擊鶻厄會遘陽九用力徒搰搰振髯號鼎湖捐軀何奮發渺渺此孤魂翩然特披髮聖朝重節義忠肝若爲揭錫諡易公名公其可以歿叠山儼如在牲醪荐馝馞後死從九京寺側埋公骨望古增悲傷懷想覺暌嘅

吳孝登（侍讀） 旗人

有明之季九土裂蟻賊紛紛恣盤結一朝喋血入長安
帝后蒼黃相訣絕斯時猛士誰守城即有謀臣噤卷舌
耿耿孤忠趙侍御凜凜正氣排凶孽獨立殉難支大厦
貞心要不渝堅鐵誓甘免胄赴賊師尤勝韓刀自引決
百年碧血暈黃土千古芳名濯冰雪同時殉國盡褒寵
不謂遺蹤獨沈滅固知造物有顯晦欲使忠良特彰徹
臺臣抗疏姓字重聖朝賜諡忠魂揭豈惟史筆旋生輝
亦見烝嘗永無缺堂封掩映榮士論英靈颯爽厲臣節
唐朝遺寺兩相隣忠愍愍忠時雙碣瞻拜高風何所薦
一盞寒泉儗清冽

沈懋華　御史　太倉人

闒茸在南都時勢比螢爝馬阮亂時政諸事堪大噱賜
恤死事臣末後只一著詎知天兵來首先表忠恪至今
青史丙丙諡無筆削天水胡見遺終令沈毅魄相去九
十載灰栗驚一傳桓桓侍御在臺隕謔謔此舉尤巍
峩光氣極騰焯當宁錫愍綸百年怨如昨長揖語傳君
忠魂豈寂寞幾欲援例陳拄一恐漏百縮雜天水公得
所殊不磊白幘一引決四塞氣旁薄嗟哉易世後高名
反揮擢我生抱葉蟬閱默記糟粕老友請河君風義藴
金薤謂予宜詠歌勿以詹言作眾樹覩優曇華言貽賀
若放筆再三嘆仰天覩寥廓

潘淳　檢討　貴陽人

米脂賊起屠中原九圍簸蕩風塵昏廟堂猶自立門戶
南北相繼殲宗藩邊城宿將血戰死居庸空險坍長垣
開門奄監揖巨盜狼奔豕突天街喧滇南嶽嶽趙侍御
平生浩氣充乾坤先以剪妖績顯著繼用奏最身騰騫
撫時每陳撥亂策致命三復成仁言鼎湖龍髯墮天半
小臣豈敢亂扳援奮身巷戰白日暗恨不一一梟其元
同時殉國人二十名列汗簡熏溫馨愍忠寺傍瘞烈骨
天壽咫尺風雲屯易名之典公獨缺栢臺封章感至尊

諡同椒山名稱實表忠允足招忠魂當年蒙面易心者
苟延旦夕今誰存太華山高切碧落滇海亘古銀濤翻
精靈河嶽共流峙豈獨里閈湘蘋蘩

龔渤　檢討　趙州人

痛極爲臣死作忠捐軀瀝血灑蒼穹可憐無數偷生者
不是昆明鎮所公鎮所孤忠風烈烈一寸丹心一寸鐵
鐵堅尚可錘心丹不能滅方剪白蓮妖又全青史節巷
戰手持戈罵賊目眥裂嗚呼天實爲命爲國家絕同難
十九人兩字惟公缺荒塚幾百年魄繞城西穴幸逢聖
主恩允請諡忠魂春秋隆祀典豐碑矗矗存當時若獻

殊三斗名玷身汚復何有安得簡册一行書生氣而今
垂不朽

劉　慥（編修）　永北人

名教振古今綱常重天地事君必致身所學眞何事一
自策王朝此心詎敢二卓哉鎭所公鍾祥本靈異龍泉
甫鳴琴剪孽除妖僞正氣見一班栢臺擢近侍慘丁明
季艱舍生以取義魂兮追叠山卒傍愍忠寺死爲有明
臣豈但吾滇瑞殉難二十八何公獨缺謚臺臣慨前徽
表章求明備聖主錫嘉名潛德沾寵賁沈湮幾百年一
朝顯其懿榮悴亦何常臨終要無愧皎皎穐月明謖謖

松風吹輾轉念忠魂揮毫一灑淚

邵　岷

滇南侍御人中傑氣如虹電膽如鐵壯猷早著剪萑苻
正色俄看冠朝笏維時故明丁未造刦火燒天百川竭
弄兵赤子覆神州肉食謀夫保金穴可憐國事無可爲
慘澹乾坤日流血闖人夜半開九門百萬黄巾擁丹闕
君王披髮殉山河宰執金貂劾臣奏大臣命重小臣輕
勁草何知疾風烈一呼甘戰千人靡徒手思將大盜滅
但教心與赤日懸那惜身隨天柱折腐肉馨香何處歸
愍忠寺畔埋冰雪風雨猶聞嘯國殤滄桑未許磨殘碣

賜名鉅典隆聖代特採嘉言表奇節百年幽沕一朝宣
大詔山川增皎潔吁嗟乎丈夫七尺卽泰山取義成仁
在頃刻不爾芳名何獨絕君不見同時多少偷生人一
息蹉跎成瓦裂

周思呂（知縣）　昆明人

昆水鼓雄濤太華青未歇川嶽靈所鍾生人完大節吾
鄉鎭所公少小人中傑掇科令龍泉首剪白蓮孽一朝
入烏臺心冰面復鐵明運遘陽九慷慨矢忠烈擐甲戰
城西罵賊常山舌哀哉力不支灑霑嵇紹血瘞骨古刹
傍忠魂千載結白楊弔荒坵風雨增悲咽曾讀表忠記

惋惜亦徒切傳君古直臣一疏幽微揭聖主崇教忠袞
褒發潛哲爰定謚忠愍兩字非濫竊人生誰無死窮達
土一坏鴻毛與泰山輕重殊懸絕正氣塞兩間今古難
磨滅

張　漢（檢討）　石屏人

北斗城西冢纍纍一冢如邱中特起飯僧結社寺西頭
此擲名香爲天水記殉甲申二十八底事趙公不易名
我皇聖人追補謚嘉言入告匪私親轉注愍忠爲忠愍
無心符讖有前因嗚呼日月無光掩大明慘聞斯語出
明臣主辱臣死榮今古何曾日月少光晶范倪不生李

劉續（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劉理順同時殉節最著者）地下與公同遊冠日而
月之有人心沮而亘之有臣鴿我來掃除爵公墳木葉
紛飛鳴毅毅白帽鄰家無舊人失記今秋九十六與襄
祀典白頭僧（謂寧）古解辨劫灰昆明曲今穐風雨近重陽
（初八日公際勝雨霽）餐取落英酹一觴比公晚節寒香老人間不
儘餐風霜黃花濺雨泪痕淫泪痕如雨吞聲泣請公無
泣歎也歌墨書兩字春秋筆

趙　娀（河南布政）　通海人

大塊浩無涯人於其中住借問人幾何恒河沙無數淼
淼如川來滾滾隨波去所以貴為人豈不以此身廼有
殺身者曰緣我有心嗚呼求仁耳夫豈為求名茲名非
由外得之寸心爾寸心苟不死無名固無關孰知後世
人仰之若斗山海水有時枯山石有時化人心一寸丹
萬古不彫謝骨朽名不朽報公亦良厚世有好名人知
求方寸否日月無停驂若人能長久我為賦短歌遺酹
一盃酒

王綱振（員外郎）　昆明人

大忠全為國勁節不謀身死事光前代精英起後人妖
侵肆闖賊巷戰奮孤臣刃斷心愈烈時危道不堙登埤
傷獨力懸首泣高旻蕭寺忠魂墓疊山義饋鄰傳証典

册舊恩重闡揚新論定千穐謚從茲浩氣伸

王贊蓮（庶吉士）　貴筑人

思陵末造甲申年海宇妖氛肆糾纏轉戰千里逼幽燕
紅巾猖獗爭控弦桓桓侍御起京鮮手縛巨盜遠近傳
捷輪此日危城邊搜捕奸黨除馬蚿城門夜半獻中涓
侍御慟哭冒烽烟深巷躍馬奮戈鋋大呼殺賊突無前
勢孤力竭指爪穿視死如歸觸髏捐至今白帽碧血濺
光芒往往逼星躔太書特書在簡編常山文山相比肩
易名歷久顧闕然豐碑有待屹墓田我后聖德邁古先
顯忠遂良褒前賢封章入告制書宣賜謚千秋日月懸
頗令忠魂慰九泉大節炳若光中天翻笑紛紛圖瓦全
忍修降表類狂顛我生已後歲月遷長歌紀事心拳拳
萬里昆明或有緣還期剪紙拜祁連

賈　掄（拔貢）　建水人

秋夜燈寒獨酌酒颯颯金風來戶牖品列明季殉節臣
若者易名若者否滇南遠接崑崙西雲嶺鐵峰交參差
鍾出偉人多奇骨不與流波同轉移卓哉忠愍秉剛毅
龍泉作宰明大義白蓮倡教亂苗蠻剪除羣兇功可記
峩峩豸冠肅風清不避貴權凜正氣最慘崇禎甲申年
闖賊陷京莫敢前公獨巷戰勇無敵一力難支身遂捐

嘆乘自古忠臣不顧惜頭斷將軍髮盡直血濺帝衣嵇侍中睢陽嚼齒常山舌柴市鼎烹甘如飴取義成仁文信國哲人既往復可追誰謂古今不相及發微闡幽太史公珥筆請謚達聖聰明廷論定光遐壤再剳貞珉表孤忠孤忠照見菊杯裏魂兮魂兮來歆此欲效楚歌大小招不在幽都之北而在昆明之里

梅毅成（光祿少卿）　宣城人

忠愍旌前烈滇南侍御賢軀捐將百載名易重千年化碧羣英萃汗青信史編豈惟饒異政爭說在龍泉

莊有恭（修撰）　番禺人

浩氣當年薄太空艱貞綽有古人風朱雲折檻聲搖俊溫序啣鬚合並雄茂節不蒙昭代寵荒阡誰表大夫忠請看一字榮華袞青史千秋勵罷弱

黃孫楙（少詹）　曲阜人

天空夜半落星明慷慨捐軀海宇驚薊野雲烟埋壯氣滇池風雨泣孤貞百年遺事難消恨一代芳蹤許易名欲弔忠魂何處是新標石碣矗西城

劉芳藹（御史）　宣城人

勝代名臣自天植仁者之勇兼大力（先生有勇力）作令龍泉政績佳萬口一聲歌治德白蓮異教煽奸民釁搆苗頑

滋反側決策搜之殲其魁論功得晉烏臺職抗疏風飛筆底霜巡察中城肩孔棘搜得諜賊費苦心血汚官街快一殪虎狼流寇陷明京家人巷戰驅忠膽抵死罵賊觸刀鋒冤憤稜稜天變色鼎湖龍去慘霧從與十九人同殉國碧血經今已百年易名獨漏嗟何極表忠聖世奏鄉賢謚賜忠愍還廟食義心寧計後來榮故鬼新碑公道得

陳仁（御史）　武宣人

前明王氣終豺狼塞天地攻城掠邑無已時神州千里萬里骸骼如山積公時宰龍泉早夜不安眠白蓮首煽

亂有苗又紛然維公義憤勇絕倫拔刀誓眾氣欲吞猛虎突入犬羊羣星離雨散紛崩奔長鯨就戮餘黨懾勢如破竹清妖氛當事嘉公績陳情達九閽天子曰吁危乎忠哉九州四海牧令俱如此社稷將有賴焉何憂乎蛇豕錄殊勳遷御史發奸摘伏植綱扶紀妖腰亂領誅不庸逆謀潛通相表裏向非公補而救之岌岌危邦安足倚運移明祚天不佑賊眾四面環城攻援兵斷絕城欲破鼎湖龍去來悲風攀髯不得誓從死攘臂揮拳嘗賊鋒是時權臣盡奔竄遠近塵沙飛蔽空九門忽陷身被執大聲呵叱雙眼紅利刃交加神自若絕口身首分

西東忠魂上訴天應泣白日無光神鬼諵君臣已與城俱亡碧血燐消冷霜雪遺逸　聖明朝闡幽勵臣節雖經紀錄經沈淪賴有臺臣表忠烈易名身後職與榮大書特書昭日月嗚呼睢陽齒常山舌千秋萬歲英風相比埒

仲永檀（御史　濟寧人）

趙公湮鬱經百年忠愍論定幽光宣伊昔保障跨龍泉有苗藪蔓滋自蓮維公赫斯掃蠻烟辭雖底定民之天爰陟烏臺掌關鍵諜者聞之心胆寒甲申之變泉墉穿揮兵巷戰衣血濺力屈勢窮身斯殞十九人中公不傳

即今懋得嘉前賢赤文絲字光斗躔南望墓門草芊芊凜烈生氣如生前

黃永年（主事　廣昌人）

維王叙彝民受中臣子臨難一死同明十二世厚養士忠肝釀出人人胸崇禎甲申春三月文謝崢嶸競比烈司隸斫賊賊勢猖一笑男兒死南八昆明萬里孤鬼幸化作啼鵑向帝陵寒食年年拜荒塚滇南人士今祠仍聖代褒忠郵勝國二十人中公向逸烏臺疏請祠堂堂易名特與光潛德平苗治蹟紀龍泉讜論謇諤諫奸時危授命臣分耳那計身後垂青編嗚呼忠義國之寶

樹之要在隆平目良臣有幸作夔皋逢比苦作夔皋匹

廖必琦（御史　莆田人）

一心報國豈求名勁節長留易世榮正氣森嚴除異教忠魂獨往壯干城天朝賜謚追褒德前輩流風久樹聲遙聳碧雞山共峻千秋仰止不勝情

陳世烈（庶吉士　建水人）

先朝風義蠹臺臣十九人中咽苦辛言作霜飛爭報國心隨龍去豈留身燐消碧血忠魂在謚表丹衷故鬼新冷落殘碑更聖代墓門芳草不勝春

傅爲訏（奉天府丞　建水人）

米脂流賊亂天紀九門火熾烟塵起龍螭無其托宮扉煤山飲恨誰從死一時殉難二十人忠肝義膽何嶙峋吾鄉烈烈趙侍御巷戰捐軀得死處碧血斕斑近百年殘碑空向城南竪歲歲清明酹酒漿悲風繞墓幽魂傷如此忠臣長泯滅誰爲礪節砥三綱我皇聖明褒死節賜名忠愍昭日月荒冢含恩草木榮勞立豐碑姓名揭當時朱魏獨何心相率從逆忘君親桀犬猶知吠故主忍來匍伏稱朝紳入百餘人歸宗敏折脛灼肉少存身金盡身殲復何有臭名至今污人口先生一死萬年生俎豆馨香長不朽

段斯　主事　安寧人

先代甲申暮春月豺虎妖氛壓京闕君死社稷臣死君
天柱崩頹地維蹶范倪諸公爲國殤龍封馬鬣忠節光
獨有滇南趙侍御豸冠藁葬沿幽藏侍御精靈耀金碧
心如日星氣霹靂欃槍捲地羽書飛項掛皂囊手戈戟
于時幾何烟塵昏鼙鼓縱橫蛇豕屯圍營十萬直兒戲
肉食公侯皆閉門吁嗟先生猶巷戰蹴奴突矢明光殿
裂眥怒髮蝟鬚張揮戈指日天意變明知大厦不能支
龍髯何處臣追隨寶刀已缺鐵衣碎腥風濺血飛陛墀
自古人生誰不死成仁取義眞男子浩然正氣此獨存
燕市文山共青史忠魂不逐降王南屍席猶餘土一龕
白馬朱旗神鬼聚王風爲馭雲爲驂我來三拂墳前草
魂兮何如歸來好大料閶闔招巫陽十三陵接昌平道

任僎　教授　石屏人

臣不願作忠臣（明魏徵語）作忠拚一死泰山與鴻毛重輕分於
此明祚盡甲申九闕沙塵起恭藏者誰居落落南中土
大力不可支勢力（姓有）賊鋒聚如蝗怒髮上衝冠舌斷空
嚼齒熱血灑丹心烈哉奇男子先生竟騎箕生氣屬霄
褎濟濟學偷生朽骨亦永滅臣同節不同臣心哀鬼恥
同難不同名臣心無競美有美應從何表忠勵臣軌論

定定何年百年一瞬耳（先生死節九十六年矣）古寺遠招魂忠魂
此間是不見絕粒人凄涼等柴市文山又叠山千古同
丹正氣昔荒塚前遺憾難已已煥然樹豐碑聞自容秋
始紀鉄秋祭春復來徵詩郵片紙憑弔在尊公而況乎
桑梓御史補封章交章連太史（謂月槎巖溪兩先生）榮生祠墓光
寵賁金碧里哭公遥酹公欷歔增狂喜翹首望燕雲甚
矣君哀矣

傅爲詝　左副都御史　時作

人爲天地心斯理幾曾絕君能死社稷臣能死忠節惟
明十六世所任匪賢傑刑人開九闕萬歲山頭鵑啼血
繡我衣冢我冠有人血戰城西關城西關下罵賊死黃
泉仗劍報天子有義者僕負公身囊瘞叠山靖節里吁
嗟乎公生矣骨在黃泉神在天英風烈于十九人南渡
君臣銖草草易名于公何有焉伊予榮附桑梓末歲歲
清明拜墓田墓田之下悲風起吹入寥天白雲裏有臣
如此死不褒何以勵俗植人紀沐洛陳跡蓬萊宮我皇
追謚慰孤忠百年幽鬱一朝開碣石改書忠愍公忠愍
公爲鬼雄張顏文謝之輩將毋同入百沙蟲豈不死衷
金炙肉折脛身家空招公毅魄返滇海石虎關頭故居
在公之子孫繁且碩金碧得公有光彩吁嗟乎忠愍公

乾坤毀時無日月青史之名乃可滅

沈德潛　正詹　蘇州人

思陵守死乘龍日侍御從君畢命年正氣一生依北闕
忠魂萬里隔南滇聖朝補謚旌臣節古碣重書表墓田
此地登山曾絕粒舍生前後有高賢

查　祥　編修　海寧人

明祚傾頹已不支臺臣死節實堪悲來尋舊日捐生處
想到當年罵賊時兩字褒忠今幸錫一抔埋骨久誰知
愍忠寺後閒田地可少豐碑樹路岐

張映斗　編修　烏程人

社屋由兵戈孤忠溺滇海堂堂天水公臨難死靡悔身
隨國運往遺事傳記載易名十九人而何公不逮傳侯
秉直道讀史究功罪端爲表遺忠薦冠埭而待崇朝恩
命下黃壚賁天朵梓里多朝紳相將奠醽醁吁嗟板蕩
餘蟲鶴同一塋碧血幾時埋神遊不其餒斯人已百年
重見豐碑寵曠世感丹誠心精動真宰君看磐石菴香
燈結雲霧過客揖鞭梢忠魂斯焉在

陳　中　同知　豐江人

國破君亡合殉身纛旌郁問後來人百年碧血埋青草
一日丹書下紫宸無地可收鍾演骨有靈自卜范倪鄰

椒漿桂酒和雲奠淚灑孤墳秋復春

周正思　編修　閩縣人

焚餘諫草半無傳浩氣孤擎一柱天龍去鼎湖空有淚
鶴歸華表定百年易名恰稱藏真地讀史重捫勒石鐫
薊北松楸滇水宅行人爭酹酒痕鮮

熊郘宣　檢討　昆明人

欲墜綱常一臂撐凌凌浩氣寄孤貞白蓮剪後龍泉靖
驄馬大來豸府清濟難有懷嗟日落補天無計際時傾
空將多少回陽思埋向幽泉看草生
養甘恩深三百年如飴白刃蹈誰先黃雲影裏羣鵶散

白霧光中一鳳騫柴市春殘啼杜宇津橋秋老叫寒蟬
二三傑士如同揆耿耿精英麗在天
百劫難消一寸衷乾坤有盡恨無窮結成紫霧鬱朝嶺
化作青霞挂碧空草綠荒阡春雨後苔封華表暮烟中
試看幾點萇弘血浸入燕塵自古紅
報國遺骸寸寸香愍忠祠畔有封堂廿人宅兆無多地
萬里招魂記此鄉青史千年留勁節聖朝兩字發幽光
重刊碣石松楸外歲晚青青照夕陽

葛峻起　太僕卿　河南人

大厦難憑一木支可憐仗節盡忠時力圖巷戰心猶壯

誓死全貞志不移凜凜風霜眞鐵面煌煌星日照殘碑易名曠典光青史俎豆千秋廟貌垂

黃登賢（總漕　大興人）

乾坤凝正氣千古在賢哲上與日月爭下與江河列明季妖氛熾鼙鼓震北闕天府百二重蜂圍萬騎鐵堞上維貂璫山頭啼鵑血惟公持大義皎皎矢忠烈不問天地心但識男兒節仗斧戎馬間提兵雷電掣擒諜梟其首流冦氣欲折吁嗟祚不延大厦勢已折一木詎能支巷戰臣力竭手無太尉笏口有常山舌怒髮衝冠罵賊眦迸裂報國心誠丹捐軀血作碧嘆彼勸進徒畏死

何其劣索金終折脛盍顯我公傑南渡亦草草褒卹尙云鈌孤忠萬里魂事久誰能說聖世力闡揚名賢臚奏切追謚復建祠多年慰幽魄往烈萬里昭芳名九閽徹皜皜瀕海雲凜凜燕山雪遺廟城南隅豐碑高揭嶂文山與疊山先後同一轍綱常植人心俎豆永不絕瞻拜誌長吟英風霄漢揭

師　範（候選知縣　越州人）

豈合長埋沒天心早在茲鬚眉留浩氣風雨助靈旗朾（清明日拜公墓並瞻公像）刃賊昔無路酬忠今有祠拜餘神奕奕猶恨不同時（其二）即無遺照在清節滿乾坤既睹先生貌能

誅後死魂惡風摧勁草寒水薦芳蓀石虎關前望英姿萬古存（其一）好義任公子巖溪稱結鄰一言能補謚（侍御傅巖溪入告始賜令謚）萬里代傳眞（時同年任棠村新以公遺像自滇至）絕吭悲前事攀髯更幾人墓門三月淚惆悵野花春（其二）

錢　衡（昆明人）

每臨祠宇憶先賢敬薦蘋香意惘然碧血流歸芳草地丹心痛入夕陽天衣冠葬處存孤冢日月昭如壽汗編白帽衛前生氣在英雄若箇不流連

附喜瞻忠愍公畫像歌

李鳳彩（通政司經歷　建水人）

駕虬鞭霆御雲開英姿朗照黃金臺萬里遙封忠肅去重譯催送忠愍來忠肅城守寄邦命忠愍巷戰死梟鏡成敗英雄事不同寒歲栢松節共勁寶劍初試龍泉令白蓮髑髏擲驚定白帽血噴闖賊紅崢嶸生氣煤山並君殉社稷臣殉君從德殉父蘭芷芬（公子二人從德隨父殉難從耀留滇）附騎箕尾追龍馭世上兒子焉可羣記續表忠腕惜屢請謚無人天誰訴（趙秋谷續表忠記云十九人騶謚獨公無人疏請于朝）十年元年恩再遺追論南幾爝火暮（順治十年詔甲申殉難臣給謚雍正元年建忠義孝弟祠設位春秋致祭）傳公一疏鳴朝陽帝曰俞哉煥天章范倪劉李易名後九十二載閲星霜大書墓碣華袞光想覩眞

面空徬徨數週大衍又逾二候傳眞郵飛寄將贍像下拜肅冠裳美鬚五綹頎而長當年颯爽酣戰意恍接褒鄂毛髮香噫吁嚱易名之難難于登峻岡贍像之難難于上穹蒼我欲鎔冶金賜良鑄公父子鬚眉揚永立臣極幽燕疆快覩南天雲呈五色芒

同日祭趙忠愍許忠愍公

雙南毓秀啟雙忠（許公江南人趙公雲南人）前輩流芳勵此風署北靈旗飄案牘（許公祠在文選司署內即冊庫之一）城西名冢出蒿蓬（趙公祠墓在愍忠寺間壁）異生異死節寧異（許公死於守官趙公死於巡城）同里同官祭複同（許公爲余同官前輩趙公爲余同里前輩）地以人傳追往蹟五華雲樹如皋楓

按許忠愍公諱直字若魯江蘇如皋人甲申之變公適當月乃作絕命詞寄七旬老父竟投繯死祠之在署也歷來封閉相傳木匣在焉同官者春秋致祭歲以爲常如吾鄉之祀趙公者癸丑八月十日祭期獨同詩以紀之任澍南謹識

跋

景忠集一卷乾隆己未秋傳巖溪張月槎兩先生於趙忠愍賜謚時徵而刻之者也歲久版失藏本絕少近於忠愍公裔孫新宇家覓得此本並公遺像攜以入都像已裝潢祀諸祠矣旣念前輩詩文所以詠歌朝廷追獎之恩表揚忠愍死難之節愛惜保護當與像等南竊懼舊本失傳重付剞劂同鄉好義諸君亦各捐金助其成至前刻未及者則續梓於後云壬子菊月棠邨任澍南謹識

琴譜序

琴譜序

貴筑王　錦季湘著

貴筑王季湘女史錦。爲薛照甫刺史德配。淹雅多才。尤精音律。性嗜琴。重訂春草堂琴譜。審音定徵。多所正誤。余尤愛其自序駢體文一篇。徵引精詳。詞格華妙。其詞云。

琴自湘妃寫怨。蒼梧留帝子之音。蔡氏知音。淥水盡中郎之妙。孜新聲于北鄙。艷說虞妃。紀韻事于西京。爭誇趙后。鄴亭女子。識楚國之明光。上界仙姝。倡漢宮之絕調。拍成雅操。辨有落體。譜入樂章。歌新子夜。故按調九弄。香閨大有傳人。亦琴鼓三終。正坐發嚴女訓。然而文君心蕩。綺靡相沿。于嫂音微。箏琶莫辨。鳴鸞寡和。嘒環珮之迎風。舞鶴不來。空絲桐之乍月。洋洋盈耳。半屬淫哇。謝謝師心。殊乖古法。安按操縵。堪羞艷李穠桃。累牘連篇。祗詡莢梨爾弦。求其曲操雅正。音律詳明。則春草堂原譜一書。固後學之津梁。元音之眞訣也。所惜者徵分一間。尚誤曲中。按審五音。徵登位表。吾師祝桐君先生爲當時伯牙。將取此卷正之。乃倉皇戎馬。未操郢上之觚。況瘁征鴻。早返閩中之駕。余也撫琴動操。指訓親承。扢雅揚風。心傳顧詔。因女紅之餘暇。細校徵音。合元律之精微。詳加刪訂。神來意會。每觸類而旁通。激濁揚清。務纖毫之無憾。經年綺閣。旣告成功。反命絳帷。用謀鋟板。所冀三聲類聚。與古爲徒。若云千載賞音。則吾豈敢。

陳定生先生遺書二種

山陽錄

書事七則

光緒乙未武進盛氏思惠亝刊

幼時披梁太子選至恩舊賦歎其文不副題惟揭取日薄虞淵二語寄痛爾遍來愴悅費盈爲族遡總角至今所事大君子符箴蠲網講堂罷塵孤蓬幽壑觸緒興感展山陽錄定生志人余請志地定生謂界於乙酉余更補厥前後則有如泖上之乘推戲鴻竺塢之僭朔及子過觀海坊而再見荆蕎入傳是院而恍聆磬鐸因清惠而追文介緣石齋而懷石倉娥江斧劃誰勒幼婦于絕粒數公昆山壘枯徒泣掘鼠于嬰城一旅兀坐恍恍冀君君家少保再脫豸章出都時不可得矧過與先尚寶握手長橋擊節長公孫謀先生制義時哉予已薙染詎復留戀然枯木倚寒崖轉使老婆舌嘲俗漢無已姑舉古德語麒麟客語參之既云盡大地是老僧一隻眼又云傾四大海水未足喻多生眼淚具是解者坐照雪涕勿復作岐觀可也同郡年通社衲米題

山陽錄目

五先生贊
陳徵君繼儒　文相國震孟
張清惠公瑋　黃學士道周
華吏部允誠
乙酉四君子贊
侯銀臺峒曾　徐宮詹汧
夏吏部允彝　黃進士淳耀
十子篇
吳貢士應箕　楊解元廷樞
錢太學禧　雷憲副演祚
周儀部鑣　麻文學三衡
梅茂才郎中　陳給諫子龍
顧太學杲　盧進士象觀
又二子篇
黃貢士毓祺　張太史溥
附
陳山人祼
伯仲篇
兄文學貞貽　兄變部貞達

山陽錄

五先生贊

宜興陳貞慧定生

秋八月瑟居僩處念生平所師事父執者多化爲異物是山河矣梁木其萎則吾將安仰不揣不文得五先生所與嚮昔者各爲贊述聊附仰止不諼云爾其炳炳大節當載國史慧亦何容置喙其閒先君子同心多海內巨公逆璫忠賢摧折未盡者見於甲申乙酉别有論次其慧未親炙或親炙而靈光巋然者俱不敢及

陳徵君眉公先生繼儒

先生生太平盛世享上壽嚴棲谷汲者五十餘年妻梅子鶴日居頑仙廬墨瀋淋漓煙雲供養四方載酒問奇鼎鼎不絕幾欲鐵其限先君浮沈仕宦於先生爲晚合慧每刺船過訪佘山焚香煮茗意得忘歸先生於慧亦若有元契者人欽其和余重其介

贊曰綠瞳秋水人以爲仙虬梅偃僂人以爲禪先生殆移我情矣

憶其在成連海水之閒

文相國湛持先生震孟

先生祥麟威鳳兩月平章海內重之如山先少保生平耐久交指不多屈先生其一也每過吳門流連竟日甚竺鳴居中莽苔歷歷時有兩人杖頭痕慧亦辱在先世詩章贈答赫赫往還鼎鼎成册蓋月得冷金便面者一雪鷲舊紙者三四焉少保去世後有修怨者先生翼之以是爲生死交矣

贊曰方先生之爲孝廉也以天下爲己任而志軫於安危先生之爲相國也靡役兩月而望著乎華夷余猶獲見其人也蓋嚴毅偉幹豐下而劍眉

張清惠公二無先生瑋

先生自秉鐸至御史中丞不改寒素蕭然數椽僅蔽風雨清標高節孫文介後一人於先君爲後起每以雁行視慧慧不敢承先生益引爲忘年交以同郡故孺子之榻月一懸焉相對脫粟一盂覓豉少許蔬藝苦茗雜以清談永日而已間有操豚蹏壺酒來者御之笑指其腹曰吾兩人俱豈任肉者

贊曰其貌瘦而古其人樸而古其於慧交也瘠而古猶憶己卯之歲客窗除夕先生流連慰藉不啻家人骨肉焉古之人古之人嗟乎張先生

黃學士石齋先生道周

先生博學稽古躪用修元美而上之蠅頭小楷塗竄甲乙衆如牛腹側弁而哦寒暑不輟爲庶常讀書東觀先少保過之見其蕭櫚刻苦卽深歎服後爭國是下詔獄與家農部同繫情好最暱棋酒之暇先生輒指諸室曰此吾兩人山陽墟畔也已戊碧雞閒道南都慧得從游焉先生每念余兄輒淚雨覆面撥皮皆眞者貌似中人弱不勝衣當大事則侃侃不撓志節同信國而文章擅韓蘇之長

贊曰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唐顏眞卿在明方正學子房之一擊浪沙天耶人耶武侯之六出祁山不愧不怍

華吏部鳳超先生允誠

先生於慧未謀面也先君棄慧十年而未邀國典厄於權也至甲申慧徒步詣闕泣血南都得旨矣國賊阮大鋮旋中以黨將甘心焉先生時爲驗封以書來曰尊公海內所仰重也某一日留而不爲尊公竣此局爲負職況目擊仁兄之罹禍況罹禍之所自來乎爲負友先君卒有少保之贈嗟乎先生之於慧深矣戊子四月先生之得爲完人也直木無曲影介石不受緇亦其所從來者素也

贊曰爲須賈髮范睢擢之爲荆軻髮白衣泣之爲彼都人士之如薑耶爲盧蒲嫳之心長耶終不如先生之種種者爲張睢陽齒而爲顏常山舌

乙酉四君子贊

乙酉志變也四君子何賢也死也死以乙酉也前乎此者有矣後乎此者有矣卽以死卽以賢曷爲四君子曰江以南也

且於予有縞紵雅焉作乙酉四君子贊

侯銀臺峒曾

廣成先生風懷儁烈梗概自負其父啟東公與余先世已敦僑札馬清白子孫風華羣從子顥子雲競賦雕姸之作惠連靈運羣飛螺黛之名斯文筆之絕優人倫之樂事矣乃其闔門就難舉族馳單守嶧上之孤城率江東之義旅登陴嚙血矢盡餉窮陰雨淋漓兩兒侍從何其悲壯者乎城陷之日父子沈湘胥濤葬忠孝之魂孤嶼哭才情之鬼響入心肸哀感頑豔矣

贊曰月黑城愁夜寒草死碧血千年辣哉父子

徐宮詹汧

九一倜儻非常負公輔器一時名輩有君顧之譽先君忤權歸里落日河橋風塵古道聞輒慰勞庶幾古歡乙亥先君捐館偃盖掉頭之歎慷慨於孫叔孝標絕交之論歎息於任昉排難解紛以是爲極不能忘又嘗爲余母墓銘引經據傳詳簡典蔚色絲黃絹誼足千秋甲申蒙難余片舸蘇江悲啾相唁悵銅駝於闕下炯金爵於長安益已逆知今日之事矣乙酉而九一死陳子聞之而悲曰嗚呼有以也

贊曰具區千頃止氣所鍾金幢絳節海市鮫宮

夏吏部允彝

彝仲才思神皐文章淵藪紅蘭獨笑丹霞自鮮劉中壘之淹通張司空之博物人士矜其名秀焉壬申之歲舞紵長干於爾公伯宗諸賢追河朔之文壇溯芙蓉之公讌嗣後浮沈聚散誦明月之章慨然久之乙酉聞變彝仲則出橐中裝椎肥擊鮮留酒高會一時射雕俠客繡虎名流西園歌舞之賓少長咸集歌笑淋漓觥籌交錯客方轟酒乃起避席更衣則已赴沉湘矣嗚呼男子哉

贊曰生存華屋視死如歸蕭蕭易水寒風送之

黃進士淳燿

蘊生夙負雋才蚤蜚俊譽無何而跋跋名場青衫潦倒劉武陵之

到處應賦郭樂陽之所如枳棘有心者惜之午未一第旋避馬阮之壘寄跡衛寮蓋是時議已定而學益老矣尋而遊斯大故避茄擔夜朔留煮心與廣成父子破家結客死保殘城也城破慷慨大呼曰臣結髮讀書有年矣死無以報高帝遂入清涼庵經死弟淯友亦死

贊曰白日悲風人生實難田光一死以報燕丹

十子篇

十子者皆江之上下聲相接也數年間或死於感憤或死於兵火或死於國賊或死於節義死皆有足念者又皆陳子金石契也因約略其生平而爲之小贊滿目山陽聊以寄子中郧虎貴之思而已不書地者十子固天下士也其學同其道同其志同生平多兄事弟畜者先後以齒戊子中秋前一日

吳貢士應箕

次尾骯髒負氣節其讀書有本末平居酒酣感慨祖鞭劉嘯虬髯颯颯未常不在受降風雪間也僭仲連欲烹酈梁王灌夫痛罵程不識而頸顱老大齗舌不平氣亦是以不振乙酉之死而次尾何以死也次尾又何得不死噫次尾之志也

贊曰郢人運斤伯牙流水乾坤歷歷何限餘子

楊解元廷樞

維斗靜模有古道若風伯通橋畔一盂一蓋倚如也龍蛇之歲隱於鄧尉山中而玉肯如泥能終見腊盤坏不免弊筑何從望白練於吳門可勝太息有子俊三孫仲謀也

贊曰維斗穆穆邦家之光洞庭其巘山高水長

錢太學禧

吉士善讀書善爲文章善飲酒善罵癸未甲申讀書愈多文章愈妙飲酒罵人愈奇愈痛愈淋漓無賴而其可如何而與予性命之交愈深明年遂死死又甚可悲也嗟呼是古之傷心人也

贊曰吉士無聊乃逃之酒其或罵人罵亦不朽

胥魁副演祚

介公龍眠奇男子也烈皇帝時伏闕觸權貴人權貴人死直聲大震無何燕京陸沈被髮狂號且慟且走握短槊結汝穎風塵之客思欲得當以報漢也志未果讒者旋中以伊霍事與仲馭同日逮害獄中泣唳鶴於華亭機雲並戮恨可兒於姑孰周戴駢誅能不悲乎死之刻飲酒談笑自若仲馭爲慷慨書其胸曰先帝遺臣謂演祚

贊曰爲夏侯色爲中散琴嗚呼介公終傷我心

周儀部鑣

仲馭名家進士余嘗於蕪關從之遊飲醇酒啖生鮓魚龍角觝甚歡也久之上終軍之對哭賈傅之書蘭鋤玉刖則拂衣從上春門外歸歸而讀書學道若委宛紬二酉丹黃油槧蒜扶風絳帳弟子半天下焉乃數起辨奸聲由憤世身輕似葉名重於山矣

贊曰茅峰鐵笛鹿蹟琴絲死而不死終古如斯

麻文學三衡

孟璘偉幹疏髯有志節好將帥之略然淹雅博文所著花珥志古香流麗得晉唐風氣憶歲癸未弔朗三過宛上落日西風黃公壚畔余與孟璘不覺失聲一慟曾幾何時而孟璘死更以烈死雖然人孰無死且人孰如孟璘之死也

贊曰聶政屠腸漸離矐目野水殘橋千秋猶哭

梅茂才朗中

朗三詩文書畫不愧風流痛飲讀騷居然名士丁丑之歲與余同研西園觴歎鄴院琴歌春月酒闌紫鱗紅艓而賦牡丹十韻才情欲絕影髴青蓮也自壬午南還貂裘潦倒長鋏歸來客舍悲羆鄰之聲看花墮孟郊之淚遂至埋珠斷績瘞玉北邙悲不自勝泣將何及矣卒時年三十有七有書帶沙羨二集行世

贊曰畫苑詩名襄陽摩詰惜哉斯人曾不四十

陳給諫子龍

臥子湖海人豪雲間名秀當其紅燭結華亭之社紫衣銜尊論之杯走馬橫塘彈箏茂苑翩翩北海之賓奕奕南皮之客亦一世之風華也及其故園花盡江左鶯飛同張嵊之捐軀等王琳之遇難又何其嗽嗽慷慨者乎彼徒謂有才情賦江南而傷蕪城者又惆然自恨已

贊曰夜月要離春風李白酒市詞仙吳宮俠骨

顧太學杲

子方涇陽先生從子負氣使酒罵坐悲歌歷落旁若無人也居恆與吳應箕張髯抵掌言天下可悲可嘯事輒嗚嗚痛哭哭罷繼以歌間操不律爲詩古文醉灑襟袱袒鞭誼哭墨間脊有淚聲也既無可如何輒覽鏡自嘆曰大丈夫不問封侯何日但問沙場何日耳卒之果然

贊曰子方猴獄不可一世太湖千頃中有雄鬼

盧進士象觀

幼哲九台司馬弱弟少岐嶷亮大節每讀史至興亡成敗及昔賢忠孝事徬徨歎息夜不遑寐若有自命者弱冠舉進士即遇中原大故乾坤流血鬼嘯狐鳴則脫身從亡命少年彎弧往鄰洞筋擢髓飴之也幼哲死天下之能爲幼哲與不可不爲幼哲乃卒不爲幼哲且并不樂有幼哲者覥其面矣

贊曰幼哲一死歷千萬祀而不死者其心則死

又二子篇

余既爲十子贊矣又一爲江陰黃子一爲太倉張子張子成進士讀中祕書稱名太史志稍酬矣冉耕芣苢照鄰病梨文章十命又可悲也黃子吳中釣碣耳戊子九月聞黃子死不死又何以爲黃子也時年已七十矣

黃貢士毓祺

介子負倜才少與弟毓祁齊名孝緯孝威連鑣馳譽蓋縱橫藝苑者四十餘年無何而十上南宮數奇不偶杜康橋下豈無痛飲之

入黃歇冢前時有悲秋之客埜故園流涙者又十餘年甲申西凮半横戈提槊哭函關不應椎博涙不成北走淮南走海流離瑣尾而卒以死嗟乎白首臨刑霜風覆面田横島上之客聞而悲之

贊曰七十老翁亦又何求西風太古落照千秋

張太史溥

天如好讀書奥麗喜賓客紬卷十行俱下削稾無元不窺所讐有十三經注疏通鑑記事本末歷代名臣奏議漢魏百名家凡數百卷其文豐蔚典贍兼家丞庶子之長崇禎丁丑余與仲馭朗三詩酒婁上見其賓客輻輳幨帷如雲口授吟諸手校墳典筆歌賞笑五官並應絶歎爲二劉更生未幾而玉殞蘭摧同輩傷焉然至甲申三月三光霧漲九廟煙飛風流都盡矣天如之死未爲不幸也況思曼才情茂先書乘炳烺當世者乎

贊曰琴觴昔夜縱酒婁東周梅今日泉穴相從

附

陳山人祼

白室先生壯遊名山大川所至爭客之得其筆墨如隨珠鄴錦槖中致千金裝者屢矣輒散去不顧張祐之禪智李白之酒樓庶幾似之所見雲煙萬狀蜃樓海市雁峰玉版幾萬里遊益老腕益奇晚乃歸隱於虎邱也貴人姻家假屋以居之或詢之曰僦寓耳絶不及貴人姓氏以此知先生眞有道人也先生山水渲染不媿古大家曾作雪景江南春二圖並一詩見寄晴窗展對每呼墨寶蛋不知先生能詩然先生不使人知者多矣

贊曰樂哉斯人遯世無悶玩物丹青逃禪詩醞

伯仲篇

余伯也無祿生廿有九年而奄爲萬曆己未今彈指三十年矣余念之如一日若初歿者時私述其生平梗概而識之不敢忘叔也長余二稔少同嬉長同學銜哀失恃同抱至痛也自己卯春補任民部余送之京口咽不成語目斷長江黯焉神悴何意竟成長別予伯兮叔兮棄予如遺焉嗚呼痛哉因抆淚爲伯仲篇戊子十月二日書

伯子文學孫謀貞貽

兄孫謀甫弱冠才名大噪縱筆數千言波委雲屬試輒冠軍執經問奇屨錯於戶海內多稱孫謀才子才子云而余伯也實悃愊愨至行人也往余大人奉命江以西孰湖口稅璫甚力流言爲沸道路匈匈余伯也一夕嘔血數升遷延無幾何而卒夫伯至性天植有如此者邑玉潭之上讀書遺廬故在焉深山自給日惟菽豆在罇一日雨雪而道遇號寒也者輒愴然解衣贈之里長老迄今能道其事吉水鄒爾贍先生顏其墓曰篤行好學吾父傷而自爲之記爲之銘與傳則鄭相國以偉李宗伯騰芳李太史光元諸巨公也又其爲諸生時吳門姚太史顧爲友江上李侍御北面執弟子焉余伯也輒深自遜匿若不以爲重也者昔范忠宣未貴時讀書帳中頂如墨色自布衣至宰相器識淵沈人稱是父是子呂晦叔

幼嗜學至忘寢食父異之曰後日必爲公輔余伯也而祿蟬聯熠熠詎讓古人乃竟蹇躓弗庸賫志以歿傷哉伯也所著有大全性理發註及當壚度世諸傳奇

贊曰伯之生也吾宗爲有人吾父爲有子而天下所仰爲龍文豹霧之在山伯之歿也吾宗爲無人吾父爲無子其升沈感歎又豈徒余一人之雪涕而漣漣嗟乎伯也批郤導窾涵泳鑽研其所勤勤朝夕者惟欲究性命而學聖賢在家爲質史在國爲方虎是豈烏衣曜尾西閣飛詠之翩翩雖則無年吾宗之興廢吾父之傷心繄焉嗟乎胡不永年

叔子農部則兼貞達

兄則兼生而雋穎美丰容家君絶憐愛之少以疾故遂愛而忘其勞也十八補弟子員歷甲子丁卯試旋以家君任入太學初補南大僕主簿爲附長鄒匪石先生賞識轉南水部母王安人疾余叔也日夜焚禱願以身代母也母疾革哀毀踰禮家君呼而前曰孝

有蓋乎勉其大者遠者而已叔與[illegible]跽受教乙亥家君捐館號泣如之余叔也居平昵乎麴生多長夜飲飲且豪人咸目之曰酒人余叔也雖酒人乎而至性敦行往往感動路人余叔也又豈酒人乎己卯補任民部尚書郎觸璫下詔獄自北寺移西庫與石齋黃先生稱金石交董工部梟巢民部庭秀黃太史文煥相唱和爲後璫以不法遣顯戮烈皇帝知前之詔獄冤也洗濯之隨補順天知事無何而有甲申三月之變罵不屈賊賊創之甚罵益力賊碎其首棄屍馬糞中三日後有晉陵陳錦衣者憐其忠具棺殮焉嗚呼余叔也貌恂恂處子耳而臨難不避大節皦然雖其生平使酒好氣不以權貴少挫用是多拂人意人亦多以是少之而遇正人君子未嘗不折節勤禮握手交歡晚也瀕死者數矣死盜死璫死詔獄而卒不死死於地天崩裂之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叔也得死所哉

贊曰悲歌駡座而能駡甲申三月之賊駡也可傳酒酣使氣而能

殉甲申三月之難使氣也可傳少而彈箏擊鼓張筵豪飲者二十載中而崎嶇歷落風雨患難者又十數年殘骸燕市落照西閩痛酒徒之零散咽泉石之可憐惟余爲余父請卹長號拜疏將余兄之烈死白之闕下也然志未酬而忠未錄者又日夜而痛我心矣嗚呼盍有待焉

書事七則

宜興陳貞慧定生

書事七則起自甲子至癸巳三十年矣彈指隙駒怳夢寐又如昨日事也而陵谷屢遷有史傳所不勝書者區區聚散存歿之感又不足道嗚呼士生其間何多不幸歟合而識之知予所感者多矣況乎書不盡言者哉甲午十一月陽羨陳貞慧定生識

書事七則此予通家陳定生翊甲子至癸巳塡膺裂背不能終鬱諸胸中從幽憂寂歷時私書之者也嗟嗟七事非不肖所目覩亦所確聞七事中人非所師所友亦所欣慕嗟惜願或有聽見紛劃初不謂然而今始謂然亦有今猶謂未肅然而終不謂大不然者胭脂井闌賞心亭下木脈庇空擊老奴曲江池難呼先鬼統稍前後局略如檣傾楫折而猶鋼長年伏枕慨慨而尚揮稿鵲向夕陽疏雨窗陰逢底關之正恐河山易毀此情遺劃不去耳乙未六月下旬年家秫米識（原名韡寀）

書甲子會推

天啟甲子冬十月貞慧侍先子於燕中時葉文忠已去國趙忠毅爲太宰高忠憲爲總憲先子語及時事每有憂色歎曰璫勢愈熾去漢熹平間不遠矣未幾忠毅忠憲同日解職先子時以少宰攝部事推部院大臣輔臣顧秉謙而語璫所屬意某某以利害相恐嚇先子正色拒之曰某知有宗社而已遑恤其他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璫怒以所推爲高邑私人坐大不敬首削先子籍及佐憲楊公漣左公光斗時漏下一鼓先子曰吾固知有今日矣無何御史李公仲達來握手太息曰師行得矣秋葉幾何疾風愈甚奈何擬疏爭先子曰無庸也務勉之獨我乎而其疑子也又甚於我侍御漼淚別去明日繆西溪太史一蹇乘蹩躄來曰此行蝶玉加榮矣擔壺榼送之郊外浮白酬嘯語無所避或謂公得無有耳而目之者公曰丈夫即死死分耳吾腹有丹者在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耶嗟乎繆公之談笑仲達之黯然友誼千載可見若夫諸君子被璫禍本末次第國史書之天下知之矣

先是甲子春予有家難高忠憲素重先君力救之舉孝廉訴生目予父子爲東林餘孽顧猶未敢須言攻東林也入夏起試金陵時則傳鄒互訐之禍移而入閹部天子之威斷不伸於一璫甚而小璫敢於圍葉文忠私宅敢於擊斃萬工部郎秦淮水榭怱怱草草無復生氣是冬在東林鄰園中見邸報一日而盡逐銓憲大堂吏垣河南道七八人皆正人也登小艇失足墮水中幾死歸與先刑部欷歔相對嗟乎今日述此何異迦文氏自敘往劫種種魔障乎（秫米附叢）

書江陵武陵先後奪情事

神祖丁丑張江陵相奪情時抗疏者趙公用賢鄒公元標沈公懋學崇禎戊寅楊武陵相奪情宜城沈壽民徵君首攻之繼者劉同升修撰趙士春編修壽民君典從孫趙則定宇孫而劉又南皐同邑也後先數十年間奪情同爭奪情者邑里同而張與楊又楚人同亦奇矣江陵天資慘礉其氣力足以挾持天下實爲我朝才相非武陵者比今人見天下法紀陵夷多稱江陵夫自古未有不孝而忠者嗚呼弒父之子弒君之臣孰爲無才乎

先後巧合大是異事江陵在當日不可謂之無功然其馭敵制寇稍稍就緒者前有華亭新鄭築其基後有蒲州吳門湊其局耳江陵有一長處盡廢其人多用其黨所以成功然其媢馮保壞科場令甲百口莫辯況後日人品更污於江陵者乎武陵不能容盧九台而江陵能用戚南塘此亦執政升降之大局也（秫米附識）

書甲申南中事

崇禎甲申之三月變甚於唐之廣明元年以事起非常道路之口譌傳不一其時村墟積雨人跡罕至而吾宜又當僻壤北來賓耗無從得之然心日怦怦終不敢以草莽賤士置君國不問也隨於四月初八日從涅濼中策蹇至南京越一日盧進士象觀至各各問訊而道路所傳猶之村墟僻壤云大司馬史公可法正前一日

督師渡江益怦怦不釋時大宗伯爲姜公曰廣姜公爲先世門下士余往叩之所聞猶之道路也益怦怦是日撫湖沈文學士杜至相與流涕久之既又聞南中諸大老每集議事堂惟相向攢眉竟日無一語或仰視屋之梁恩咄嗟而已聞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競以靴尖蹴地作歎息聲各各散去以爲常余益怦怦再日余又往見姜公姜公見余握手喜曰有一佳訊昨史公書來云上已航海而南東宮亦間道出矣出司馬札示余余時喜不勝告之沈子盧子不一日而北中逃亡者踉蹌至云上於三月十九日自經煤山繼至者亦云田夫野老無不巷哭龍市者至十七日傳北中一大老止一僕羸騰徒步進通濟門來問之則舊輔臣魏照乘也魏亦先世門下士余即往訊之曰信言死事者歷歷可數再欲詳其顛末曰余亦倉皇出都門外多得之道路云時南中諸大老畢來問訊始得其實而上之自經已幾一月矣盧子沈子與余大慟失聲約曰世事至此吾輩即死死無忝仁人志士海內自不乏吾輩

不死當圖其所以不死者言已盧子沈子與余各各散去當其時司馬宗伯方謀迎立實遲疑未決也而鳳泗巡撫馬士英以得北中消息最近阮大鋮又先期竄身福邸中蚤夜密籌計挾劉澤清高傑黃德功劉良佐爲援約從既定方以書來餂司馬司馬答書有福邸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議士英大鋮得書執以爲司馬後日罪案五月朔日以四鎭兵擁福王南下改元爲洪光矣嗚呼夫以金陵重地不異假壤司馬宗伯重任所傳不異道路以潢池萑蒲之竊發致君國大變而當事泄泄閒絕不聞而姜史二公又人望也語云不有老成其何能國乃決大計定大策事權宜無他屬者始失之游偵不以時繼失之需遲不能豫奸人抵巇蹈隙外挾强鎭內圍冊立而司馬宗伯竟同贅疣無能出聲息其間溫嶠祖逖無一人出爲江左中興計者嗚呼天爲之哉抑人爲之耶

若論民間昭穆立福王亦未爲謬況先福王有殉國忠烈乎獨其立後無一人佐之行正事者初猶炤存門面至劉孔炤內訌

阮大鋮外煽以弘光主之荒淫即使世局不敗劉山陰總憲史姜數公尚留三鎭不協一黃靖南與之分過宮闈醜穢亦使宇內解體況事事顛倒哉其中機穀不特正人闇邪人尤黠不特邪人自就死地正人亦全無成局馬貴陽一朱异耳高傑爲妄動之李全黃得功爲無援之韓岳左良玉爲無門第之王敦而臨春結綺中擁一不識字之叔寶桃葉山前韓擒虎青驄馬又誰沮之阮大鋮入浙盼盼爲樊若水而竟爲笮翻嗟嗟乙酉春南都是何局勢而諸生間擬題糜紳營薦本何烏衣諸郎之多也（稿末附識）

防亂公揭本末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鋮大鋮以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游實上下其手陰持其恫喝馬次尾憤其附逆也而鳴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以爲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杲

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鑕爲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鋮罪無籍揭士大夫與交通者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瘤潰爛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隨削一藁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毘陵爲張二無金沙爲周仲馭雲間爲陳卧子吳門爲楊維斗浙則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爾止仲馭卧子極歎此舉爲仁者之勇獨維斗報書以鋮不然之灰無俟衆溺如吾鄉逐顧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窘無所託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書不載時上江有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聞會楊與顧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遲留不發事稍稍露矣阮心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者絕不有仲馭也而鋮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敢視就使者焚之鋮銜之刻骨揭發而南中始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恚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者亦袞足與絕鋮氣愈沮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陵

副呂逵遂不果上鉞遂有酬誣瑣言一揭語雖鶻起中實狠鷙至己卯質跡荊溪相君席中酒闌歌遏襟解纓絕輒絮語貞慈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向相君泣大鉞身雖在陽羨山中乎而所以窺伺吾輩者益急無有間背傒道上祭子往來如織時予寓宋憲副園中同人枉顧鉞多爲相圖也且悖且恚鉞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兒崽子焜燿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然鉞腐心咋齒日夜思所以螫吾輩謀翻局特未有路耳居無何荊溪再召竊心喜鉞得間矣幸天子明聖堅持其局不變議隨起隨滅無何甲申弘光事起鉞曰此奇貨可居也賓緣官兵部尚書以迎立首謀福邸舊案將盡殺天下酬所不快下周公鑣雷公演祚於獄發其端時語所親曰吾五六年來三尺童子見阮大鉞名姓輒詈而唾者非若若耶若知有今日以揭中最切齒者十八列之上曰此捷戴潞藩以圖不逞者又造爲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紹徽點將錄故事一網殺之貴陽馬相曰大事方定如此人心不安姑緩之是時也予適以先人卹典留南中且逆知鉞之眈眈余也以周雷在繫旦夕勞問或謂余且遜謝亡去予歎曰禍已成無益況友在難何忍去益旦夕二公自若鉞日夜中之莫可解矣一日持余僕至鎮撫誣予爲仲馭打點且云仲馭以五百金賄都御史郭公維經將并中郭甲申九月十四日兩旂尉至余寓蹤跡余所與仲馭往來書札無所得因出一票但聞曰駕上來駕上來數十人蜂擁予去時河南侯子適至爲予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間而爲求援於練少司馬時漏已下司馬馳詣貴陽曰書生何罪必欲死之耶貴陽曰非我意出圓老練曰其先人清德重望至今思之未忘當十世宥者奈何即殺其後人馬相默然顧視燭影移時曰拘之司敗何如練不答既曰遣之出境去何如練謝而退時舊錦衣劉僑者亦在南中致書鎮撫馮大意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後來必有公論吾衙門久且年老閱歷多紀綱門逹可鑒也馮亦邏迴者久之而王相國鐸亦有書至鎮撫遂不得周内乃於十五晚拘予私衙具五毒阜衣圍牌縱橫勢張甚馮作色曰汝何故在京爲周鑣打點予不爲動徐曰某書生也不任打點於周某實爲兒女親家難中忍不一顧馮曰汝有家人口供以一單示有送銀郭都御史一款予曰無論周某素以名節自愛非行賄者郭老先生清廉矯矯居官正直南中無不聞豈受賄者馮曰汝何得交郭公予曰某之得交郭公以先世有舊耳非因周也馮又佯作色曰此事不小然終無所鍛鍊云初見其拘票首予次吳應箕次仲馭弟周鍾吳與馮有舊先宻以意示梅錦衣惠連得免其傳牘有云此輩夜聚曉散蹤跡詭祕以無實跡姑發回原籍嗚呼甚哉阮以快快不快所願曰俟我巡視地方未晚其時逮御史黃澍明年乙酉逮督撫袁繼咸輔臣吳甡逮宗室朱容藩又逮御史左光先逮翰林陳名夏逮諸生沈壽民張自烈沈士柱逮大司農侯恂洎其子方域方夏逮副都御史金光辰請君子凡號爲清流者惴惴懼重足立矣

四月左帥良玉稟甲東下意靖君側至九江南都震恐鉞以爲雷周所構不除之爲內應不已謂貴陽甚指薄募往語至達旦飛片紙賜死矣屬有飛霜之異諸不靖者尚借爲風雨尋有五月初八日之事清流之禍遂獨中於雷周二公而國事不忍言矣嗚呼

丙戌八月阮大鉞渡仙霞嶺白日忽紫漆燈欲遁縣衢不能前空中聞有兵戈劍戟聲鏗鍧裕鐵如百萬怒雷大鉞馬上嗄唶連呼饒我饒我不逾時馬驚墜深谷中肢體糜潰以死僕從隱隱見穿紅袍者一人綠袍者一人綠袍爲介公紅爲仲馭李侯云（附記）

阮司馬大鉞之先世督部公諱鶚者予高祖方山公嘉靖甲午同年也其家故多博雅士如大鉞之叔自華尤奧異然予初不識之崇禎癸酉冬姚孟長先生赴南掌院任暇間談及大鉞所填詞曲十錯認春燈謎予因從錢兵部其若索觀之曰事固有敗於激者若大鉞此曲乃思自湔非思翻局萬一挺而走險過

其攀附正人之一綫而明爲仇敵號召黨羽濟以詭險天下事去矣其若與張二無諸公皆以予言爲平甲戌春大鋮忽持年家弟刺過予一見傾倒欵獻手抱予兒繼貞稱六世兄弟予雖訝之而心憐其夙游趙忠毅廡下抑丁艱在魏閹未横前或非梁首何必峻拒反深其毒往答拜之即奉留裝筵出童子演春燈謎酒間娓娓自訴吾與孔時仲達厚他人交搆致罹黑冤十錯認所以自雪本情冀公等照覆盆耳子乘醉應曰世間錯固不止十但保公自家不錯何患人錯昔人誤答一轉語墮野狐身而後賢解之曰輾轉不錯復是何物願公從此實之爲國家起見勿生仇恨也自是又十餘年而兩都大變大鋮託彭天錫相謝因相招阮鬍已蟒玉執權薛子來大者侍從小者綑摩京堂太史惟所命之以報人棄我取之德不亦快乎予答天錫吾不復以一字復阮鬍但爲語鬍前此猶是從井救人今日乃是李代桃僵此時何時而猶以腐鼠相嚇哉今日見定生所敘述

益服數君先見而余與維斗終是寬一著然據予無著本懷覺一切原無定相若使鵰馭得宜安知鄭貴妃不能脫簪魏奄不能帖息掃除役一扶之一挫之遂至於此天下事豈獨中原宮府不宜異同也（補采附識）

書癸巳毘陵事

余自甲申乙酉屏處荒村荆棘之息延及五載自戊子四月始入城又四載爲癸巳春一至毘陵俱以難故時居毘陵久毘陵故孔道其邑之士大夫頗幾與賢士大夫交非若吾邑士大夫借地僻得文其固陋者其時有濟上人從匡廬來肩瓢笠曰託鉢於市余同楊逢玉訪於太初庵清苦倍於他僧甚學道而有得者私心慕好之既遇楚黃萬子既又遇東魯耿子二子於濟上人有夙昔歡一爲同年生數人相見欷歔以爲隔世先時黃六湛館於楊靜山與余間日一杯酒於逢玉家中時言數君子之爲人數君子雅相善也又善予予亦雅善數君子也遂與數君子晨夕無間云一日莊子爾定治齋於楊組玉園飯數君子數君子咸集數君子外又爲介子兄欽伯許中翰弟鍾若一爲園主人一爲余余時方幸得數君子游忘其身之爲憂患也其後萬子別去云將返楚爲尊人具七十觴余亦還里惟耿子濟上人留郡余歸不一月時時心動語諸子曰不知何祥也既聞萬子耿子莊子同被縶未幾余亦以周季子事幷余子朝被縶至潤城爲七月初九日予從容不屈得解歸過毘陵與濟上人黃六湛楊靜山楊逢玉相見甚方幸余之再生而又惜數君子之不得其音耗也臘月二日客言諸君子捐軀絕脰者已半月因欵向日組玉園中一聚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嗟乎諸君子之死果死耶而余之不死其果不死也耶他日不能無死死何以見諸君子地下因書其事以語濟師六湛逢玉欽伯頗憶組玉園中一飯否

回首兹事黯然銷魂淡歸元度倦游久矣乃無端而聚頭磕膝致貽斯禍若論世事自貽伊慼若論法事沮人道心乃未幾而又有秦吳等禍所謂驢事未盡馬事又來可歎也（補采附識）

書華吏部事

華吏部允誠以不薙髮戊子四月十二日被縶南京十四日不屈死姪孫尚濂年十八易姓名從行死之是日僕薛成亦死之十八日吏部僕還僕朱孝痛主不屈又死之嗟夫二僕者非有誦說詩書之素倉卒顛沛之際甘死如飴亦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今世風日下求所以勸忠於士大夫之流亦不可得然如二僕者又何以稱焉噫此豈人奴也哉抑吏部實有以風之也夫後六年癸巳而有耿戶部僕死事更烈詳見方太史錄中

嗟乎鳳翅虬膺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所謂藐姑射之神人也其姪孫二僕嘗亦不食煙火與公偕來偕往者矣嗟乎二十餘年通籍十年吏部而其家無曳紈綺豪僕此余所熟識者毋論其餘（補采附識）

書周季子死事後

余與仲馭交最久酒闌時一見其弟季終坐無一言幾疑爲張晉侯如婦人女子既過於白門嗜酒色任俠自喜異之既過於里中慷慨大言言天下事數娓娓至古今成敗攘袂起益異之甚人之不可測如此今獲見其死事本末斧鑕鼎鑊一以談笑處之將古所謂從容就義者非與余直不敢謂季今人也已人固不可測如此乎初季無知者以仲故既而倜儻使氣人爭疾之謂季妄人妄人甚者如仇今無論賢否疏戚稱道之如一因歎世人率無志使有志而獲遂盡如季余又安得盡測之又安計流俗之爲譽爲毀耶

予不識周季子而識仲馭仲馭之死固別有機穽創使果不苟立亞光亦可謂負卓識者矣仲馭若彼季子可知抑由自定生紀述使酒罵坐談笑就刑中季子在焉呼之或出（納米附識）

右秋園雜佩山陽錄書事七則三種明陳貞慧撰按貞慧字定生宜興人少保陳于廷弟六子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是書爲其子宗石所刊缺杜鵑永定海棠二則則其子維岳宗石所補也定生身居望族名重黨魁念故國而傷心走空山而灑涕其秋園雜佩侯君朝宗所謂其詞微其旨遠其取類也約其稱名也博當天地閉塞之時灌園有不能盡忘者至於絕屣荒江麇驅原野魯陽未能揮日精衛空思塡海類多車笠之同盟縞紵之舊雨山陽一錄嗚殺志哀至於推原禍始維持國本書事七則尤可考焉是書流傳頗罕粵雅叢書止刻秋園雜佩一種跋云未見山陽錄七則幷脫書事二字亦可見此書之足貴矣今得宗石原刻付梓定生所著尚有皇明語林雪岑集如有以稿本見眎者當幷付剞劂焉書事有納米附識攷納米爲武進薛寀入　國朝爲僧亦前明遺老也光緒丙申正月穀日武進盛宣懷跋

七夕夜遊記

七夕夜遊記

沈逢吉

辛丑歲。家居落落。曹偶胥空。駒隙流光。屈指又過半年矣。時當巧日。薄暮出錢塘門外。柳梢微月。星色爛然。虫醒鳥眠。深入秋思。不覺酒興如湧。遙望橋頭。箏影飄揚。遂登小樓。臨湖獨酌。樂幾忘歸。而市酒者。因識余爲城中人也。促余起。予步出店中。但見耿耿銀河。飛橫天際。而予已頹然醉矣。復遶裡湖。隨風長嘯。踞湖堤石而坐焉。四顧寂寥。荷香風送。迴思城市喧闐。應營營未息也。此情此景。同志維何。天上鵲橋。今其度哉。兀坐凝思。移時渴甚。忽見數武外。隱隱有樓閣數間。趨近之。朱扉半扃。望見小院。雙燭熒熒。意爲寺院。乘醉徑行。至則四壁無塵。清雅可愛。香燭供者。小幅李謫仙象也。轉視小案上。硯池筆匣。設色俱極精工。半杯苦茗猶溫。聊以止渴。而傾聽人聲寂然。忽見筆筒內有紙箋一幅。展視。乃七夕詞。調寄憶江南二首。詞曰。七月七。瓜果設庭中。乞巧穿針兒女技。在天在地誓深宮。銀漢自空空。二云七月七日。鵲訴離衷。盡夜綢繆今夜再。情覺雖障太陽紅。分手各西東。字句清新。神情綿邈。視硯間墨迹未乾。不覺余

之技癢矣。遂亦以七夕爲題。作多麗詞一首。詞曰。自古來歡娛磨折相纏。嘆雙星。恩情過篤。謫居兩地情牽。對朱顏暗驚月冷。分紫手頓失珠圓。錦帳長空。鴛幃慣冷。世人還說巧姻緣。花開謝尚多。時刻羞見並頭蓮。願羲仲寅賓挽日。覚我流連。恨當前鵲兒悮報。銀河隔斷堪憐。暮相逢。前程似後。悲離別。後會如前。織未歸耕。金梭稍織。耐心再到早秋天。一年年。良宵一度。勝億萬千年。轉勝過紅塵夫婦數十年。因另取一紙書之。後戲注云。秋河作此準算茶金。書畢。微聞內有女子笑語聲。一云甜姐。此時牛女離愁。未知從何訴起也。一云小婢子。癡耶。我固謂汝如木偶。半晌何爲者。乃想到天上去矣。鶯聲細軟。嬌態可思。余知爲主婢二人。疑是巨家莊上也。遂逡巡欲出。又聞語云。適自外來。閉門未。婢不答。竟出。予欲行。已被婢子攔住。亟呼甜姐快來。恐失物矣。余曰。日昨途迷。悞造貴莊。知非爲竊盜來者。而主人已從屏後出。予視之。二十許麗人也。半妝綽約。衣裳素雅。見余亦不致詰。取案上箋視之。笑問曰。君得非沈姓乎。予驚曰。是也。何以相識。女笑曰。相逢何必曾相識也。遂謂婢子去將茶來。婢含笑而入。予轉不

自安。再三研詰。女曰。曾於孤山放鶴亭壁。見有詩句。讀之泣下。詰其欵。爲秋河沈某。今見箋上字樣相同。故相問耳。予沈思良久。曰。余去年在孤山。醉後有感懷詩。末有贏得青山句。得毋是乎。女曰。是矣。我歸而錄之。其稿猶在也。因於譜書中檢得之。予孤山詩云。虛度韶華二十春。昂然七尺屈風塵。不如死在西湖裡。贏得青山葬我身。又自解云。桃李饒他先遇春。歲寒松柏耐風塵。忍將一掬西湖水。斷送經天緯地身。余看畢。曰。醉後塗鴉。蒙卿采菲。曷勝汗顏。女曰。予固知爲才人筆也。今見多麗詞。果然矣。余笑曰。休矣。勿令人無地也。頃覩憶江南詞。殊有珠玉在前之媿。言頃。婢已奉兩甌茶至。女呼治酒。予辭曰。宿酒未醒。且未識君之姓氏。何敢造次。女嘆曰。我欲明言。未免君疑。然言之君亦鄙我。揚州籍。烟柳中人也。柳氏。字自憐。性頗落寞。故不得當路歡。流寓在此。予曰。我久謂此中無人。今得之於卿。乃慚平日見聞之陋。然余也。敢謂有才無命。卿誠有色無緣矣。因相與欷歔泣下。少頃。婢陳酒饌。予固辭出。女言夜色蒼涼。將安往乎。曷不爲長夜飲也。余欣然從之。女固善飲。有自製酒數種。奇名異色。芳爽非常。

予素不勝酒力。每卿一爵。予常半之。射覆猜枚。巧思百出。雖楮所不能殫述也。余席間以其名戲之曰。腹有詩書氣自華。爲償渴想到卿家。問卿姓甚卿言柳。儂笑卿身是柳花。柳即依韻應云。薄命誰憐柳自嗟。秋河今夕照奴家。勸君莫作楊花看。奴笑君身是菊花。秋河予號。用在七夕。隨不遜強。菊花蕊笑予瘦也。終夜戲謔。開人懸想。天明分袂。不勝丁嚀。越日過之。則庭戶依然。紅枕香杳。沿村訪問。絕少人知。噫嘻。嚮昔之遇。幻耶。真耶。抑浮生之事。大都如此耶。

恨塚銘

恨塚銘（幷序）

文沖舊侶陸伯周撰

過審者必折福。況是婦人。好淫者無眞情。遑言妓女。因此兩宗的義。成爲一段新聞。文異非諧。事非杜撰。有如孔墓。探來五父之衢。可補塗碑。莫認三人之市。當此榴紅似錦。蕉綠如油。有筆墨之餘閒。喜聰攘之俱靜。懷天寶風流之舊事。敘巴山夜雨之餘哀。名曰恨塚銘。藉完每日課。綠有朱門貴女。金屋嬌娃。系出鳳城。猶居半石。溯唐朝之富貴。寵賜溫泉。冠隋室之勳名。封爲柱國。傳來奕葉。不墜宗枝。家有簪纓。門成冠蓋。買后以投懷而見寵。謝公因最少而生憐。蕉是傍生。業從嬌長。女之諸兄有肄文業者。女亦從之。謝道蘊之詠絮才。因心作則。衛夫人之簪花格。信手拈來。爲是油頭。竟成綉口。眞以靈犀竅活。故能雛鳳聲諧。尙嫌未及賜衣。進士但嫌不櫛。試較伏生孫女。淹博何如。不闘蔡琰姑娘。聰明乃爾。由是四聲諧韻。巧更溢于迴文。七步成詩。快倍逾于擊鉢。愧殺中郎阿大。甘爲劇裴之豚。定知學士文人。讓用何充之豸。諸兄中有習武藝者。女又從之。以脆骨之嬌姿。挾易筋之內力。鐵胎槍好。能舞梨花。玉臂弓柔。慣穿柳葉。秦眞玉非壯夫可敵。寶線娘得保姆眞傳。借劍器于公孫大娘。得衣鉢于長安女子。揎袖現雪花之臂。時人任看。企擋舒楊柳之腰。天生神力。是故弓鞋兩三寸。的的移來。能將銅鐧十七斤。呼呼亂舞。（彼所用之銅鐧右手重九斤左手重八斤每對客起舞貯以錦匣約值銀三十元） 誠璇閨之雌虎。爲巾幗之英雄。文武能兼。見聞亦學。加以精通樂府。普譜涼州。玉管銀箏。固屬可空冀北。銅琵鐵撥。又能高唱江東。舉凡文君之琴。湘妃之瑟。江釆蘋之笛。秦弄玉之簫。無不妙到十分。的是與採三昧。既喜心靈手敏。又欣喉潤吭清。每爲樊素之歌。試學小紅之唱。慣將文藝。譜入琴絃。（彼能手打洋琴口誦曹一士仁親以爲寶文按腔合拍聞所未聞洵絕技也） 有纏綿悱惻之哀。淚傾司馬。鏗揮灑縱橫之致。目送飛鴻。此又非子夜所能。而定知周郎所樂顧者也。恨塚銘借鐘川岳之靈。爲嫌不櫛。尤號閨門之秀。寧祗知書。加以落落大方。非小家之碧玉。又是亭亭脫俗。似出水之紅蕖。間年恰在瓜初。倚日倍形杳貴。譬修眉史。文君之十幅

何奇。則有心旌。爲后之千金轉眄。宜其畫屏未列。爭來射雀之人。不煩彩線遙牽。始得乘龍之客矣。而乃體已及笄。易占不字。願守荊山之璞。盡聞金谷之珠。牡丹留無子之香。海棠淵有宗之籍。怕犯尅夫劫數。謝絕紅鸞。特安處女清操。免歌黃鵠。棣萼亦嘉其志。椿萱乃遂其求。于是分以家資。別開門戶。特錄四婢。撥事八姑。如許紅顏。偏教獨處。得母翠羽。仍與長埋。此固氤氳使者所未安。亦有瞌睡先生之有不佞者矣。夫靜極則思動。寂處則寡歡。未必日玩琴書。即可夜安衾枕。用是廣羅閨友。以破寂寥。頻帶家人。駕言遊玩。則有某氏女者。富饒父業。好扮男妝。雖是巾幗之內容。竟襲冠裳之外貌。自謂蓮花不染。詎知荳蔻先開。與女萍水相逢。遂爾苔岑同契。如磁之引鐵。似漆之投膠。乃泛棹于珠江。復開筵于晝舫。招有名之花旦。耳鬢相磨。豈已過之瓜期。心腸眞硬。體面之不拘若此。形骸之放浪云何。不待劉楨平視無避嫌之禮。竟同韋后隨緣操自擇之權。有鄭衛之遺風。採蘭以贈。得梁陳之習俗。鄉果何嫌。居然大會無遮。觀甚外言不入。是誠怪事。翻作美談。父母置若罔聞。昆弟那知禁戒。馬無羈轡。越道而馳。蜂逐香車。撲幃不去。是故牆茨之播。每生于詩禮之家。野草之歌。易啓于綺羅之地也。日沈湎而不回。水趨流而愈下。不分晝夜。招集綴狐。翻起秋風。又思鬥蟀。齊來錦織。嘗少女亦爭雄。紐卻金絲。集壯夫而會獵。以溫文之女史。竟緊蹤平人趙。過門檻則評足品頭。近身傍則挨肩擦腕。縱乏薔薇之刺。應知瓜李之嫌。而乃絕不識羞。反行鬥力。未舉孟光之臼。先懷賽武之刀。曾有睹眼狂且潑皮無賴。橫加輕薄。欲討便宜。女乃倒豎柳眉。略伸藕臂。遂使之五體投地。雙手爬沙。陳貞麗打翻阮大鋮。扈三娘活捉王矮虎。喝箇當場大釆。竟然轆倒冬瓜。且看貼地纖痕。仍是小如春筍。顧婆娘雖勇而師氏何存。按諸斷背之鳴貞。實筋之表潔。眞逕庭之迥異。涇渭之懸殊。婣嫩難容。人言可畏。所女既以女元龍律己。復認毋大蟲爲師。縱慾則無限心猿。傾偈則自誇腰馬。食過當年之夜粥。遂成此日之沙壘。至于筆墨之能工。管絃之精妙。絕無自貧。視作等閒。是蓋另有腦筋。不同肺腑者歟。夫水不溶流則易濁。山多缺陷則漸崩。女既不專嘗蘇。第知揮霍。莫點呂巖之石。終成趙鑒之貧。試觀富貴王孫。尙有錐地俱無

之日。況是驕淫女子。齊兗銅山遽倒之時。故始則肆應到十分。而繼則七穿又八裂。認識長生之庫。作外府之收藏。慣登避債之台。向誰家而賒借。從前首飾。金變爲銅。以後腰纏。囊罄空袋。恰似豐年饑歉。境況難堪。本然維日無多。家財竟罄、早識赤貧之易。應嗟白擾之非。時也。怙恃俱無。伶仃倍苦。豈乏金閨密友、而臨存遺門外之羹。欲求玉樹諸兄、而濯懷詠泥中之句。未歸司馬。何以富壚、迫作流鶯。藉圖鄉錦。朱淑。貞。出。于。無。奈。魚元、機、殆。有。前。因。恨煞天鵝、竟成野雉。爲填花債。又啓貪饞、因彼美之多謀。作貪夫之警戒、緣有某甲。專好提丁。本屬富豪、非常鄙吝、諸多機械。四面能通、觀到銀錢、一毛不拔。能矚中公之犬。咄咄稱奇。每聞盜跖之雞。孳孳爲利。顧眼雖藍色。而心射紅顏。每圖路柳之歡。應承白水。不料沙梨之質。成自青磚。忝居翻老之名。屢撻鬍娼之債。見孔方兄則棒足。四圍押滿倒鈎鬚、遇藍褸漢則裝腔、一副磨光冷鐵面。是眞盜跖。富乃不仁。甚于王戎。貪而成劣。鬻鄭相難盈之谷。心忘象齒終焚。築周王避債之台。面與牛皮同厚。天生使獨。之子不倫。山尙能移。此人難改。無情變成淵侼。舉家難與周旋。獨其兄念係同胞。故與彼勢難隔膜。慣將苦口。藉化頑心。每訓以多藏則厚亡。放利則招怨。秤薪而炊者。非家庭之福。鑽核乃賣者。傷天地之和。子常以黷貨而貽危。猗頓以散財而愈富。消長盈虛之理數。確有循環。貪婪刻薄之行爲。殊非大器。縱爲兒孫惜福。惟慳儉乃能長。亦須朋友通情。勿便宜之必佔。諄諄告誡。切切規箴。詎頑石尙解點頭。而仲兗轉嫌多口。不獨風吹馬耳。顧左右而言他。竟如沙逆蛇鱗。致縱橫之不弟。其兄乃喟然嘆曰。莊公以害段而養奸。荀伯以惡僨而坐視。人之所忍。我則不安。齒衍。間。道。以。耗。其。財。庶使。貪、梟。不。滿。其。禍。歟。因恩彼眼雖藍、其鼻則白、前此之攝頭香鄉。許口甑忘者。以遇非其人。故權操諸己耳。倘得裂繒之褒姒。恃美而奢。自將覆壁之虞公。因貪成敗。餂之以古井。困之以香城。十二迷樓。層層設伏。三千色界。處處竊財。既爲香餌之魚。定作入籠之鳥。綠珠既到。金谷旋衰。此爲倚翠之恆規、亦洩彼書之積憤。三恩既定。一意孤行。不爲司馬牛。而作申公豹。每逢暇日。代覓李星。恨無金屋之阿嬌、難倒銅山於鄧尉。而果也草灰蛇引。柯斧犀通。竟得我心。恰逢女面。見其身輕似燕。喉嚼如鶯。眼有怒睛。口饒長舌。輕丟羊蠢。居然自豪。有甚龍驚。踐之必敗。蓋女瞽揣心字、錯讀毛詩。憶怪事于空桑。及身欲試。動問情于香草。錯脚難翻。翠袖輕籠。果擲潘安之訣。碧油斜睇。杳窺宋玉之牆。不堪月照羅幃。遂致風吹裙帶。擇來面首。還才于獵艷之場。誠何心肝。寄跡于平康之巷。船灣廣惠。（廣惠乃客棧名在羊城南關增沙）不圖再見羖羊、鄉號溫柔。引得幾多蛺蝶。汚泥既染。頓忘身自何來。艷幟既張、眞覺命都擲去。若問當時甲弟。戀桑田于樂却胥原。竟開此日丁簾。隸花籍于溫邱。辟鄧。縱異被籠于肅擒。已同侑酒之流鶯、怪煞諸兄。家無夏楚。致將彼美。袖領春風。玉自瑜瑕。鐵誰鑄錯。此甲兄所以豐圖省饞。壞珮厮磨也。嘗小姑之無郎。齊樓待聘。念寡人之有弟。金穴宜鑄。得彼的盧。爲渠耗猶。雖傾國則派鬻未及。而破家則游刃有餘。苟能妲已入宮。自有焚台之手段。推引漁郎問渡、尙須帶路之皮條。由是開筵坐花。送爐黃豆。唐太宗命齊王撒笛。阮大鋮爲李氏梳櫳。兄既引水入船。女遂因風駛帆。射穿楊之目箭。數點秋波。畫異樣之眉圍。兩彎月暈。指欺玉筍。擎杯而低約雙乾。脚印金蓮。貼錢而故數半現。最難。想。體。是觸。人。私。語。之。時。那肯。放。鬆。正輿。子。借。藏。之。日。甲已心苗火熱。骨節酥完。口展如瓢。涎流似酒。加以另開眼界。復銜身家。嵌綴明珠。指戕碻石。尋綠華之金條脫。腕力難勝。楊太眞之玉搔頭。髮光彌媚。執蘇小題詩之扇。穿麗娟藏屑之衣。絕無勾院之派頭。愈表大家之色相。既貪日暮。似醉如癡、擬伴醉而自留。恐饑色渴。欲乍颺而遠舉。又被情牽。搖曳心旌、頻搖腦袋。祇作鷺鷥笑。樣樣逢迎。愛聽蝴蝶啼。聲聲喚住。女知其情覺已急。擣鬼堪憐。乃滅燭以留髡。半牽衣而攬臂、點洛陽之花譜。尤豬高駢。細瀏上之柳絲。縛襪章固、甲遂迷魂入陣。戀愛忘家。撕扇求歡。揮金不惜。買來渠屋。極衣裳鑄鼓之鸖奢、占得巫山。覺脂粉芳香之俱賤。十六甫綠楊濃葉、蔭此小星。（甲購屋于十六甫贊銀六千餘元以爲小住眷）五百年紅豆情根。價于今日。得償父推誠之愛。歲已一週。而本人吝惜之私。時常半現。女知其豬肝食龍。燕羽終差。初則花粉隨情。久則豆萁失色。既有貸粟謨周之慮。宜蓄因糧於楚之謀。欲求異日之賄。還當趁斯時而簽定。可知虎邱無兩。斷難久駐春光。須知兔窟

嘗三。應宜預留地步。願項王可以破印。則趙姬雖望偷蓑。苟欲奩有賸儲。恐是餅。從。指。豐。試觀寶開梳匣。皆到偷竊。浣火布誤作衣穿。遠擲愛姬而去。辟塵珠或爲油漬。結成內子之冤。每有。遇。外。寵。則錢。貫。千。緡。遞任。答則鈔。慳。一。帖。者。況其掌紋疊絡。眼孔如錐。密底算盤。插針不入。磨圓滑石。飲墨偏多。祭及淵魚。專貪水蟹。經其備六宮之粉。一任花錯。空五庫之錢。萬無芥及。則登天。猶易。買日。難。艮矣。欲遂私圖。當從智取。劍由腹發。繽密雖窺。火把竊煎。銷鎔使化。乃能破淮南之吝。而徐遷鄰下之資。是以預用情絲。打成軟索。每當甲至。僞作寅恭。消夜則淺碧同酣。玩月則小紅低唱。薛治兒之舞劍。煬帝稱奇。踏搖娘之彈箏。劉郎愛聽。慣呈雜劇。務結濃歡。然而罩技雖工。盡到東君之眷。或亦幽懷乍惱。忽來西子之顰。情至無聊。恐將成病。乃擬中郎之射雀。仿學士之聯吟。約夫婿以消閒。知彼傖之不諳。迫得則羅賭具。立定方針。喝雉則過于吽嚚。鬥牛則失諸不雅。莫如葉子戲。鬥巧而文。庶使楚客驚。因勞可免。甲已暗爲穿鼻。何敢批鱗。姑與隨緣。居然對博。女既心兵較巧。又面子爭光。負則默默含愁。勝則洋洋得意。甲以有心迎合。故對手皆輸。朱序以賀陣求容。呂公竟棄城不守。每逢終局。必覆全軍。未償承嗣之籌。笑署孟嘗之券。在甲。明。知。假。楓。斷。無。妻。索。夫。逋。惟。女。預。布。神。荊。眞是。神。出。鬼。沒。如此者約有數十次。于是乎積欠爭萬金。部據分明。匣藏以待。（女每于賭罷卽命甲將所輸之數登于簿上以爲他日索還根據）一縱分袂于異日。傷盆水之難翻。亦操券于斯時。免貨出之空入。嗚呼。不事。矛。盾之。盜。出于。枕。席。之。佳。人。抱虎同眠。任蠶劇食。北之輕言贖裂。不忍拋徐。脫香。藉之芙蓉。爲情漢之桃葉者。富舉爲股。墾。毋惹秦災。縱云蟪蛾知春。遺情驚院。仍嬰蜻蜓點水。輕印鴻泥。荷散花而不着身。則賦柳自無賦足。我作生公苦口。無非人鑑。龜茲。君如李斧後身。或可鬼爲狐祟。此乃借題生發。聊效忠言。須知紀事詳明。仍觀正傳。甲既毀中深入。女亦格外奇警。營翠齋之三升。又沽石綠。裁紅羅之萬匹。復購泥金。絳蠟通宵。傳燭五侯之宅。朱幰帶路。懸鈴七姐之車。光婢僕于烝廷。如仙姬之謫界。厭居省地。擬泛香江。勒甲同遊。目注夫家之貂。先庚預告。擬除客棧之廳。（女未至香港卽先俶某客棧同駐香車既至據爲太空洞命買網紗數匹以圍之棧伴以綠色香進女頗悅另購耕江者贈前所買分贈各伴其豪奢如是）詠齊子之翱翔。粉光乃留。赴楚王之宴。飲。綴貂何如。男女小權。恰符西例。夫妻同乘。請認南威。笑來茂苑之狸。精于接木。射落如皋之雉。恨作枯楊。女已嫁。有。外。遇。甲遂。帽。添。新。彩。勸其速反。免彼招搖。蓋齊君。或。以。車。來。而崔。相。原。非。酒。醉。也。奈女野性難馴。家情已淡。似玄宗之三國。屢誇門面之高。生蘇小于六朝。頓覺春心之蕩。驕駿馬馱呆之曲。鳳趾隨鴉。吐膏出待死之絲。雖鳴求牡。笑指新台。水解。朋着貌之鑑。餘任教舊。蟲巢空。恨紅顏之薄倖。始則若離若合。休書尚屬狐疑。繼則明去明來。私約居然圖巢。緣女久諳港例。知巾幗可以自由。預備衛需。迫藏砧因而成訟。是以甘于不潔。使之難堪。未爲紅拂之奔。先賜綠巾之戴。既執宛春以怒楚。隨爲呂相之絕秦。情何忍耶。謀誠狡矣。甲果忿恨如焚。憫羞成怒。寧可慳鐵打破。焉能啞鼓不鳴。卿無義我無情。勿怪焚琴煮鶴。神都憎鬼都厭。總須入莖追豚。擬請律師。報明案吏。拘拏逃妾。求准出差。坐其罪于賄遷。瞥斯仇之圖報。此風不可長。免他人又蹈覆水若能回。則老夫豈無芥蒂。詎甲方思訟。而女已猜知。畫成竹之在胸。張弓先發。施念秧之辣手。傳票休遲。控婿水以償金。訪公堂而對簿。呈來欠數。係的筆之無訛。若定爰書。眞覆盆其莫訴。甲始夢中乍醒。錯後難追。方知此日受愚。弊在前時之戲賭。炙齊增能言之餜。無以辨證。執蘇秦親寫之書。便成實據。因歡買恨。弄假成眞。魚既吞鉤。鴻將羅網。爰求外結。以免終凶。願出朱提藉鬆紅勒。司馬駱不禁嚇。魯仲連遂講和。女亦得好便休。舍難取易。所讓多少。忘却二成三成。（原欠六萬元而女自稱除得十六甫之屋外實收到銀五千八百餘元想係縻于謝費故不能記清也）惟嬰通融。總之一了百了。訟雖既結。斂亦旋分。因果難明。表曾代抱。可見笑啼俱假。女眞辜負夫恩。亦思貪吝成災。甲勿仍爲馮婦。嗟夫獼猴恃智而易欺。雌雉因淫而被獲。性有所僻。害卽由生。小青死于聰明。合德敗于驕侈。古之覆轍。今盡書紳。女既自命多才。我已代憂薄福。當其輻輕身脫。墉被牙穿。歡莳非于終風。古疾發而據石。好馬棄回頭之草。寒蟬過新樓之枝。裳贈昌宗。謂兩家之情願。秩童章后。藉雙陸以烝淫。歟

客。開。鐵、慣居。東道。有郎。如。玉。愛宿。西。家。方期壻得金龜、好逑喜詠。不料人同蒼狗。變幻無常。異琴瑟之和鳴。祇粧奩之倒貼。說甚齊眉案好。問何去其何從。忽驚。削肉囊空。貨悖入兮悖出。轉葛裘之價換。便杼柚之將完。淫婦破家。甚於浪子。斯人處世。直似春蠶。因迷鸞水之津。褰裳莫涉。道到羊。城之屋。瀛釜。無。多。（此屋卽奪甲者實時復爲甲所奪得某神解圍故所得無幾）悔稽。燕。婉。于。東。寧。人無鄰。忽。遂寄。鶼。樓、于。南。越、妬學。張。蠶萬丈游絲。桃花牽片。五更夢斷。桑梓迷蹤。（女居安南三年在牌館爲知客）憶少時靜處深閨。侍兒繞座。恨爾日飄零異域。蕩婦無家。惱不絕于予心。顦容憔悴。大弗理于人口。皮肉橫陳。然猶負氣如恒。蝙蝠依舊。以纖纖之弱女。毆赳赳之武夫。因有土豪。橫欺館友。無寃自結。負債不償。恰似薛剛。名曰通城虎。又如李俊。綽號混江龍。擅劍稱強。欠錢貼。打。女乃明知招禍。代抱不平。當面發拳。易如食栗。渾身是膽。那計拔鬚笑鷄肋之。難。堪。打傷。老。子。竟娥眉之。弗。若。愧殺、男兒。是故春夏習文。亦要秋冬講武。欲列菲公之五乘。須扛施舍之千鈞、縱未能鄧弼金才、不可學仲尼無勇。每有突來橫逆。明係欺淩。理遣情恕之俱窮。勢絀力微則受虐。假使覩鷄駮而知肩卸。覩獲跳而惜拳尖。得張三豐之眞傳。爲北宮黝之無懼。何至縛雞乏力。泣馬添痕。床慨膚傷。鞭從肉跳哉。似此土豪。空爲地痞。良由疏于技擊。以致貽厥羞慚。頭是蠻繪。身遭猫麵。卽如僕也。居夫最怕食肥。本縣曾經吃苦。年當弱冠。路遇賊梁。飽餐無賴之拳。幾碎支離之骨。隨陸自慚無武。王徐因叔從遊。趙大夫竟爾銘鎗。滕世子於焉試劍。五載得沙門之秘。買舉難欺。三年報殺谷之仇。孟明洗恥。膚雖欲裂。筋已漸彊。現當展信二毛。猶有甄傳兩臂。殆愿韓淮陰之口實。故向王征南而心傾也。回憶當年。宛如隔世。茲則所操勝券。專恃旋鎗。蓋地轟鳴。拔山何用。如笑昔時企馬。僅存今日屠龍。縱獨勝破打之土豪。而竟至吃虧于堂客。女自鬪此蠻。知結深仇。身同弱絮無依。心悔禍根輕種。早知猛虎難敵。地頭龍盡作。飛鴻去如。雲裡鶴。由是東裝返港。賃屋爲家。私檢歸囊。尚餘十笏。仍裝十架。獨佳一囊。掛四壁之圖畫。是女史閑居之所。開十幢之屏幌。作賓筵轟飲之場。夫旣樹有春鶯。自必花招浪蝶。燦鮮明之芍藥。人到西湖。隱隱約

之枇杷。客知北里。恨無浣水。製薛濤箋錦之箋。可有天風。送唐苑霓裳之曲。晉調則按腔合拍。箏笛無聲。文學則信口成吟。珠璣耀彩。恰似人來。湓浦共許。無雙。未知。卿入。昭陽。應排第幾。信得入于佛界。破爾情禪。洵非三百女閭。有茲尤物。于此而不作驪客到。幽僻人迷。戶限爲穿。衣香爭嗅者。必所遭爲魯男子。抑相識蓋程先生。始矜眸仍是青盲。或觀面失諸白過。誠以相思之豆。難于解語之花。未有會鸞鳳而論蘆葦之聲。棄雞豚而戀菜根之味者也。既奪花魁。應添苔潤。博千金而始笑。積萬鎰其何難。得碧蒼爲玉汝之成。多招人客。宜賣白據珠媧之富。直埒王侯。料得杜之百寶箱章之雙鉤錢。陶之銷金窩。宋之貯錦廚。儘可身兼奚頻齒數。而乃倚門。雖巧去路偏多。若遇波俏郎君。便似風癲女子。指牽牛于銀漢。忘顧犬于金夫。晉面桑身。與心越。愛讀枕中之秘。花蝶合歡。自空齋內之資。艾猴得食。始也爭。騎文。馬。怕遇。杜。牧之。春。旣而知是樂豬。遂讀巫臣之擄夏。頓令門堪羅雀。水莫藏魚。旋貿家私。藉充詐費。隨所歡以偕去。聿往星坡。得其樂則忘疲。又拋風濕。（女辦識一美少年楊鶴洋貼比至困乏乃約往南洋此光緒丙戌年事也）東烏西落。水程計歷七天。北雁南飛。鄉井又分兩地。誰作居停之主。向乏葭親。孰知同渡之人。慣爲花賊。心貪似壑。口則如簧。女固曖昧不明。彼又多謀善騙。以寅吾之老馬。烹于產之生魚。誓表穴之俱同。有如白日。實機關之預伏。賫往紅霞。（紅霞係地名乃穆拉油所屬距新架坡兩日水程爲當娼者有入無出）恨他覆雨翻雲。蟻穿九曲。任汝呼天哭地。猿叫三聲。本屬名花。慘遭惡果。所云嫖客。盡是粗人。或則鑄髮雞皮。稱爲老州府。或則牛頭馬面。眞似活鄷都。女乃有眼難乾。守身不辱。日求爲死。時欲雉經。拚歸泉壤而烟消。趾作讒台之夜度。幸逢搗羽。不甚狠心。欲枕而怕聽鵑啼。賣鑰而轉傷牛死。代設兩全之策。以開再造之恩。勸趙璧勿在秦亡。宜張冠改歸李。戴證故他家之白鶴。以償我地之青蚨。兩不相虧。一於叫做。女聞言竊喜。依計而行。私竊米塔之椎。同泛檳城之楫。（檳城乃英屬三洲府之一卽此能也距紅霞甚近）悄尋娼院。先落媒家。行遣條鬼馬陰謀。看那令生龜晦氣。眞風雲之勢。晦借艇。割禾不旬日而事成。吹糠見米。搗則楚弓。復得。竟食鷺鷥女

亦。淺。俯。能、歸、放開、鶴。鴟、撫脊痕之倘在。淚濕衿頭、向新審而從良。（該埠設有隨署乃保護婦女者而居民稱爲新審不知何解）力擯席脚。縮因籍雖脫而寄邸無依、迫作鞋案師。專數琵琶仔、無論南音北調。無板不精。奚煩東借西移、空護皆裕。歷盡崎嶇之路。與鬼爲鄰。又開方便之門。招郎入舍、蓋其夙稱。才。女。挑燈、閑。說。牡、丹、亭、故而。時。悲。情。覺。慳。悅。怕。臨、芳。草。地。於以知婦人識字。固能帮夫婿持籌、特恐。豔、虎、不。成。轉至引貓偷食、屢見貽羞雖薄。每由私和詩章。買絲閨南國之風。昭諸吟咏。酬簡待西廂之月。直矣淫森、苟非畧識之無、未必踰閑若此。故無才是德。似覺拘墟、惟有。慈。而。言。易饒、見。地、夫以純筋之中國。而襲外貌于歐洲、宜其未得眞源。適以迭開弊竇。觀于女之覆轍。可爲人之前車矣。日月駒馳、靑春易逝、關山罹渺。黑海徒羈、女雖免厥飢寒。寗願甘于淹滯、望故園之鄉。樹未免傷情。戀新埠之烟花。（粵人呼檳城爲新埠）終非久計。而況裴耶之杵、斷難物色于風塵。豈眞裴氏之箔。無復縈懷于漢士。爰同倦鳥。急轉歸驄、返游女之鞭絲。辭歐師之席位。計離港地。兩稔寄黃爰住石街。一枝紅白（女以丙戌年以戊子歸在香港石街某號二樓居住其侍婢亞微亞靜愍女向日之義贈囬身契遂相約不嫁連袂事之）燕仍。築。壘。總不。離、楊。柳。樓。台。鳥已。驚弓。那敢。作、桃、花、春。浪。連婢共成三。口。新水。原、憐。擇人。要齡雙。眸。梨雲休。錯、用是玉知音、價珠不。斷。彈。雖非枯井無波。心同槁木。已似深坑潰石。眼自無花。屢思。度、曲。秋。娥。料。瞬、便。成。婺子。特著繫細月老。好心代做媒人。嗣得某商。視爲眞主。盟深幽。讐、悟。捐黏花鳥之非。寗甘終身。厭詩詠草虫之願。敢冀三星四照。歡敵。體于鳴。鸞、幸毋十日一寒。或負心于換馬。則江流不轉。而石爛猶存。商戀其誠。且知。有。放。桐。之。艾。女得所託。遂覓。同。偕。柏。之。羅。即以斯樓改爲側室。韻事有孚。昔之樂。增亦彬彬。寗居乏盂碗之敲。汝毋屢屢。誓不謂千里姻緣之線。至此牽成。百年好合之詩。由斯賦詠。哉。孰料好月難圓。災星未滿。偷居妾媵。懶謁姬娣。姊袂。誠。良。益鈴自掩。閫垣詎能無耳。瞞得幾時。冤家眞正有頭。吽聲前世。方作新人之笑。郎買嫌。囬。已爲大婦所聞。但將醋唾。先向其夫審犯。究江氏之金釵。可憐此子非夬守平常之鐵弁。纔聞獅吼。便化羊嘶。背操門有頭無。魂飛魄

散。魏。微早知。肉跳。屎滾尿流。執筆招供。和盤托出。狐埋狐搰、作開路之先鋒。牛送牛喪。甚滅門之令尹。無半的丈夫。相帶幾個娘子軍。好似白虎星。直抵黃龍。府。女方鳴爐初爇、驚枕斜欹、憐瘦影于菱花。檢新吟之草稿。忽聽樓梯雷動。門扇山搖、先見。案、心。人。氣如。牛、喘、後隨。胥。面。婦。聲似。鵝、鳴。知彘嬉之跟踪。率家人而尋鬧。春光既洩。時勢難圓。急捧茗以求容。再三下拜。作負荊之請罪。千萬包荒。雖久修榛栗之儀。算已盡桃根之禮。詎婦不知收脚。錯打念頭。欺女體曲如蝦、身輕似燕。愈覺妬心之發。擬行剝鼻之刑。非徒追走江妃。巢思鳩占。直是效尤呂后。酒作鴆資。竊不止于釵分。勢將鄰于瓦裂。女乃仰天大笑。忽地生嗔。何處爛泥、來此撒野。裝腔做樣。漫云奶奶稱呼。挖肉補瘡。請試姑姑利害。一聲火起。反轉猪肚皮。七竅煙生。沈來鳥面目。戳時遲。那時快。躍近身傍。入門易。出門難。放下頭去。婦方踟躕似鼠。女已揉健如猿。老虎擒羊。神獅搏兎。似翻筋斗。用力不費半分。咬實牙關。索性多打幾下。好似寇仇路遇。那分嫡庶家規。商也咄咄嗟嗟、呼呼荷荷。心難。左。右。袒。作李。亞。子。之。葱。柔。目看。大。小。紅。唱遏。廷。篤。之。花。門。嗣見婦非女敵。甚于鄒楚之攸殊。因而我替卿愁。不忍越秦之坐視。縱冠以救。沸鼎纔停。轉防水待。牽長愈多。後竊力勸山荊歸去。靜養傷痕。願拋卻下之居。碎琴不返。庶霽閨中之怒。受杖能輕。女亦知冰炭難容。鳳粒必斷。前情遽絕。都緣。妬婦。之。津。後會難逢。勿化望夫之石。懷枕畔同眠之夢。付諸冷露繁霜。作樓頭感舊之吟。不外行雲流水。自悔裙釵好武。由性兒蛇入竹筒。獨肩粉黛擔情。叫樣子馬無豆棧。胡不重張旗鼓。再倚簾櫳。揀个知心。同他案首。寧東隅之已逝。尚有桑榆。信西洛之非遙。仍牽薜荔。分錦衣而來子晳。入情網而異羅敷。惟須力籌萬全。庶得事毋再誤。寧徒愚人之宅。竟致相忘。弗歌嚼彼之星。又云做小。南針既定。北斗重歌。黏又翻閱。鴛復求。續摩挲雲毋。疊經舊增留痕。惆悵春。皇屢使彼姝不偶。得勿涅籍之絹。殘粉之麗。歷盡恒河之沙。始化延津之劍耶。蓋由太過驕淫。是以屢遭磨折。慨豫章之風。動起滅鯨波。望白下之春。回迷離燕石。龍作葉公之好。人乏知音。馬悭伯樂之逢。卿眞薄命。是故年年炷玉。祇添春女紅愁。從數日日焚香。未得空王青盼。腰圍漸瘦。身世難言。顱秋樹面之

桐。雖成焦尾。而設石頭之果。仍是知心。爰得某生。似爲佳偶。我未成名卿未嫁。贈羅隱之新詩。客來不速女來窺。利張珙之情來、此則徐娘半老。方悔前塵。彼爲越客雙挑。春挑情竇。翕然以合。竟宿成交、女憐燕白之才。願假鸞顛。生作[illegible]黃之賞。食到猪肝。喜讀雙聲。一番橫放。雖離半步。萬縷纏成。好似佛門。纏綿同登歡喜地。不知人世。別離猶有奈何天。較之惜惜之投庵。師師之題帕。仍居鄙下。雖列盧前。除是海枯。始歡雲散。然巫。峽。既。云。獨。占。豈長。安、貴。易。久。居。杏錦誠佳。柳絮奈弱。家中日用。漸漸難支。袖裡風清。頻頻告竭。援典裘以應。恨無質庫之鸕鶿。豈烹宇能炊。厨作飲泉之蚯蚓。情因貧淡。迹遂來疎。處處感于北門。賦文通之南浦。枝頭春去。草脚霜枯。帕斑。薛。氏。之。紅。別時。休。見。寫盤。義。山。之。素。逝水。同。沈。拭珠淚以贈君。由茲隔絕。傷玉容之無主。依舊伶仃。情裡分離。愁中作別。未完三疊。已斷九迴。況乎音信不通。青鸞渺渺。想是枕痕空在。黃鶴茫茫。早知難免傷離。胡不拚同餓死。即化韓憑之蝶。勝聽阿杜之雞。昨宵。夢。與。郎。逢。醒來。轉。苦。何日。填。回、妾。恨至死。纔。休。肌祗皮存、而淚洗。乃食幾分鴉片。藉消兩道蛾擘。忘却引而愈長。蓬垂溺之成癖。風起。青。蘋。之。末。積久彌深。田無。黑。米。之。耕。支持倍苦。每夜天明始睡。白晝酣眠。半時風韻何存、烏雲塗滿。縱欲與人度曲。接客陪筵、亦嫌巴里之粗。竟似廣陵之散。貼體之侍兒辭去。僅剩孤身。潑皮之惡少頻來。頓成賤質。韋娘一度。毫子三枚。以尹邢避路之嬌姿。爲儼父同牢之醜態、可惜名門小姐。流落如斯。直如下乘私娼、無廉若此。日則躬操井臼。夜則面對煙燈。新愁只管堆眉。誰爲開解。舊事何堪回首。我見猶憐。划爲霧未草稱。更被天加荼毒。命歸絕路。趕逐私窩。當鬻。鴛、之。亂。飛。間此。豸。其。奚。託。檢點隨身各器。煙局爲先。笑詢寄是何方。風車伺轉。撫蕭條之行李。絮被無溫。慨痒棲之飄、蓬穩垣過返。乃鴒原既非急難。致蟻壞無可營居。鄉黨羞稱。家庭不禮。引作王孫之恥。雖爲將伯之呼。色因煙癮而愈衰。誰收廐馬。禍以時乖而疊至。自入迷龍。衣笥俱、完。瓶罄告竭。慣打張仙之彈。二嫗亦作奇珍。試觀陳仲之廚。三日竟然絕粒。讀傳慕夏姬之秘、能嫁襄陽。慶時感季女之飢。頻居灘水。乃倚託于盲詞之婦。而寥居夫鼠眼之工。代理管粧、藉分錢鈔。（女在稚荷塘某盲婆處爲歌壇粧索手）但得棲身有所。不至餬口無門。便勝三匝之烏。略息五窮之蝸。詎隨遇而未能知足。竟因貧而驟起貪心。移央禍于師徒。作鄒亡之女賊。敢于胠篋。易似探囊。因飛逐客之書。喪家狗竄。愈唱懊儂之曲。涸轍魚枯。貫繩床以作蝸居。撫井欄而傷螬食。幸是能歌之鳥。免爲待死之豬。爰賣曲于花筵。遂乞靈于檀板。憶昔身非賤骨。赴羅盤于荆門。迄今而竟無皮。作卑田于穀埠。（女衣食俱絕乃持歌板賺赴穀埠之花舫候客筵將散在船頭度曲其聲悽楚每有餽以小洋者多寡不齊）數聲河滿。雙淚川流。慘更甚于楚國之些。哀不減于秦廷之哭。樂地非樂天所顧。誰憐商婦琵琶。亡家與亡國相同。可有陳王衣缽。使觀桓伊之笛。定有餘哀。非寧子夜之詩。尙饒新作。浮生若此。不死何爲。而果也二豎旋侵。三姨先夭、易簀于方便所。種玉于亂葬墳。灶無賣藥之人。蠹魚乾鷄。塚乞積楊之客。狐兔同穿。知無青草留餘。王摩詰賦來。月夜恰在黃槐開後（女死于辛丑八月上浣五日）班婕妤賦怨秋風。辟歎灰成。鮑徒時唱。花開自落。誰題沒字之碑。幾現旋消。鬼附無名之墓。亦可悲矣。尙何言哉。無何生賈舟歸。踏得女經玉碎。似剜心頭之肉。魂與俱飛。拭穿眼角之皮。淚猶未乾。匿訪眞娘之墓。得諸曼父之衢。履未蠟而先登、跟蹤埋碧。酒浮蛆而未奠。雜遝成紅。愁深宿草。風淒。恨殺春花秋落。縱使孤墳哭破。寧能來倩女之魂。怕言再世重逢。轉空切韋臯之望。但得經營乎馬鬣。免教蹂躪乎牛眠。得徐子之弔臨。便朝雲之不死。于是仿淳于之作序。覓安民以鐫碑。鬱鬱佳城。免隨陵之碣斷。滔滔恨海。竟合浦之珠沉。爰爲之銘曰。

長恨成歌。代誰而作。
登摩幻身。情田自鑿。
麗華香奩。名馳西絡。
日月幾何。腰垂空橐。
從此天涯。鳶飛魚躍。
可是人奮。幾填溝壑。
再詠小星。黃裳示虐。

家有溫泉。諷鬆帷薄。
不繫之舟。散珠之索。
糞土覩之。錢由揮霍。
低首事秦、南枝北托。
栖彼株林。採蘭贈芍。
鳥幸脫籠。帶波輕掠。
符拔似麟。煙絲俱惡。

十年守貞。紅塵揮腳。
柳絮春深。因風飄落。
玉砌台階。珠穿簾幙。
越女仇吳。詩人惡醋。
李益王魁。紛然交錯。
車返香江。樓台隱約。
識到鰥生。頭甘藥螫。

其奈。綠楊。癡鶯。力弱。水浴文鴛。倉啼飢鵠。迫我馳驅。祖鞭急著。爲唱陽關。欲行且却。詎料生離。遂成死諾。劃地無鋤。呼天無翮。覩此孤墳。愁雲漠漠。爲封佳城。青山綠郭。魂如有知。應歸丁鶴。

勺軒文鈔

序

嗚呼吾國文學之敝至今日而極矣其文之衰耶抑道之衰耶豈天之將喪斯文耶抑斯道之已墜於地耶然而山之顚水之涯晦明風雨之中蒹葭霜露之際必有人爲勸名山之著述作一綫之綿延者吾嘗於江陰章君叔雲之文見之余生當同治之初值湘鄉曾文正公提倡桐城學派之後天下甫平四方無事庠序之間沐浴文化雍雍如也後五十年西學悖興莘莘學子率以厭故喜新爲事於是有所謂新漢學者唾棄桐城之學以爲才力薄弱不足復道一如昔日鄙夷宋學者然章君之文蓋適與近世風氣相反余往復讀之不勝今昔之慨焉夫古之爲文者固

無所謂宗派也明道而已其次則以文勝然亦不離乎道者也唐韓子詔太學諸生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發爲文章其書滿家攷其心得曰書曰易曰詩曰春秋左氏曰莊曰騷曰史記曰子雲曰相如之九家者韓子之師也皆六藝之菁華道德之淵藪也唐代文章推韓子以陽剛勝宋代文章推歐陽子以陰柔勝外此若柳氏蘇氏曾氏王氏或偏於剛或偏於柔然瑰瑋淵微各盡其術皆不離乎大道者也至明茅氏鹿門出乃有唐宋八家之目夫八家者未可爲定評也然而學秦漢文之階梯也秦漢文者學周以前諸經與周末時諸子之階梯也茅氏善評文而其自爲文未必饜於人人之心此外有王遵巖唐荊川歸震川氏而震川氏爲尤著論者以爲之三家與茅乃學唐宋八家之階梯也然而未可爲定評也清初桐城方氏望溪出劉氏海峯繼之姚氏姬傳大昌之於是有桐城派之目厥後惲氏子居崛起於陽湖張氏皋文繼之李氏申耆又繼之於是有陽湖派之目然以古文論桐城陽湖本出一原未可以分派也蓋陽湖有莊方耕莊珍藝洪北江孫淵如劉申受宋于庭諸家或以攷據鳴或以駢儷勝乃眞陽湖之適派也道咸以來湘鄉曾氏大肩桐城宗風推尊姚氏至比於古之聖哲而英髦俊彥亦風起而雲從者豈時會之偶然哉蓋文者道之所寓也本乎天性協乎人情賅乎物理故因文以明道而其人性情之剛柔品行之高下見

焉故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凡文之精深堅卓者必其人之沈潛篤實者也上下百年開爲桐城之學者其品詣大都清剛儁上不惑於勢利不入於歧途雖未必皆聖賢豪傑要皆不失爲潔身自好之士故經湘鄉提倡之後繼起者若孫芝房郭筠仙薛叔耘黎純齋張廉卿吳摯甫氏其功業文章類能震耀海內彪炳當時無論經濟家訓詁家義理家詞章家率皆奉爲圭臬彼欲埽而棄之者蓋於桐城學之本原未嘗發其堂而窺其奧也徒欲標新領異自張厥幟以爭名於時而已矣今章君獨不然其爲文上溯周秦兩漢下逮唐宋八家兼及震川望溪而要以桐城爲歸宿其擬姚氏古文辭類纂序曰

文與道爲一無道以貫之其文不能傳卽傳亦難必其久又與黃曉浦書曰我輩辦事祇求可以對良知可以對天地由是觀之其胸懷之高朗履行之精純蓋修養有素故其文曲折奧衍若江漢之朝宗務軌於正理無錫楊君味雲誌其墓稱君之學含茹經史實能冥搜眞蘊洞啟扃鐍是以根深柢厚發爲詩文冲夷醇粹如其爲人嗚呼此足以徵君之文行一以貫之矣周易大義升降往來道終古而不息故剝之上爻曰碩果不食夬之彖辭曰揚于王庭言文者宜教布化備哉燦爛類萬物而通神明也孔子作雜卦傳憂深慮遠而終之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言中國文明之氣無時而或息也是以賁之

彖傳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觀乎人文者先觀其人品而已矣怐愗之徒欲闢山徑之蹊間而廢蕩平正直之途此其蹙蹙靡騁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能行也章君之子作霖爲余及門弟子手君勺軒文鈔一編款款懇懇請序於余爰略溯文派之源流與夫文行合一之大旨俾天下後世讀君文者知特立獨行之君子必不奉世俗之取舍曲學以媚於一時且有以知君之文行高明悠遠蓋吾國文明不息之機於是焉寄矣君別有論文瑣言一卷詩鈔二卷作霖已爲印行不復作贅詞云民國十八年歲次己巳九月愚弟唐文治謹序

序

丁卯正月予以事將還申寓遇黻雲於柳氏藥肆爲予言居鄉不樂將摒擋家務偕予作申江寓公未幾耗音自故鄉來而黻雲竟死矣嗚呼悲哉猶憶早年以文字相切磋盧丈上達嘗目爲西城兩文豪及今思之猶一昔耳惟予之爲文得力於望溪制義爲多而涉獵廬陵震川以爲歸宿黻雲則厚自期許上追龍門下逮湘鄉旁及方姚張惲以濟其旁魄萬有之力故其爲文如長江大河令人不見端末其素所蓄積然也今黻雲往矣獨其文可傳於世世有解人當信斯言非妄獨黻雲志趣則與予殊絕平居馳騖功名冀得一當以爲快改革後小試南安五閱月以清

廉不勝賠累求去居鄉六載會遭亂君蒼黃轉徙感事傷時卒至鬱鬱以死以是知窮達有命不獨能文之難也今嗇哲嗣孫宜刊其遺文索序於予既爲述其崖略而終以知命之說進孫宜勉乎哉戊辰九月世愚弟曹家達頓首拜序

序

予友章君繳雲致力於詩古文辭甚深其致力於古文也尤深於詩上自左國莊騷下逮湘鄉曾氏莫不窮極而探討之而要以桐城爲歸故其爲文時入實川望溪諸公之室識者稱之顧猶撝謙自矢藏之篋衍不以示人有勸其付梓者輒笑謝之丙寅春予慫恿君刊其集謂集刊自人恆不如刊之自我之慊心貴當況今者干戈漂泊南北相持苟不及時殺青則茂陵之稿易卽飄零他日豈尚有所患之求乎君大感動乃先出勺軒詩鈔付梓梓既竟復擬以文鈔付刊而地方變故風起雲湧其時予避兵青溪君則悤悤避地吳中感事傷時遽以疾歿於旅邸哲嗣孫宜

悲君之㱃恨而終未及覩斯集之告成也乃於扶櫬歸里料量喪葬畢後即首以君所著勺軒文鈔三卷付刊而促序於予詢不愧繼志述事者予竊維向者君與予及夏子艇齋陳子蕊亭弱冠訂交俱以用世自期初不期以詩文鳴也乃忽忽三十年來艇齋與蕊亭一則著績外交一則蜚聲司法稍稍得償厥志予與君向不欲以詩文見者今乃不得不以詩文見顧君用力猛造詣精向雖不欲以詩文見今尚得以詩文見予則性喜涉獵百無一成已屆尼山學易之年竟招五十無聞之誚即欲以詩文見而不可得焉此則悲君而尤以自悲者矣孫宜能讀父書工六法詩文亦頗有門徑予愛孫宜固深望其詩文之有成但雅

不願其他日僅僅如乃父之以詩文見也民國十七年戊辰八月如弟謝鼎鎔謹序

福建南安縣知事章君墓志銘

無錫楊壽枬撰

妹壻章君紱雲以疾卒於蘇州返葬江陰其孤作霖作楫書來乞銘嗚呼紱雲少於余者四歲曩嘗語君巽曰當銘吾藏也今乃銘君君諱廷華字紱雲世爲江蘇江陰人曾祖大鱗祖培慶世有隱德父成達廩生早卒本生父成義同治庚午舉人直隸延慶州知州當世稱爲循吏君幼承庭訓砥行殖學不習而成爲人氣和而行清於事之是非人之賢否臧別白不爽而遇人溫溫無圭角莅官居家一以廉靜慈仁爲本其治學也含茹經史根厚柢深發爲詩文沖夷醇粹如其爲人延慶公告歸將建義莊贍族未成遽卒君敬承遺命督諸弟刻苦自立卒成先志癸巳補邑庠生丁祖母承重憂服闋一應鄉試而科舉罷遂壹意治經世學江蘇學使唐公奇君文咨送北京大學文科從林畏廬郭服初先生遊益肆力古文上溯周秦兩漢下逮唐宋諸家皆能冥搜眞藴洞啟扃鐍著論文瑣言讀者咸服其精識畢業授度支部七品小京官余方以參議清理國內財政欲得君爲佐而君遂知政變亟棄官歸壬子余任長蘆運使以君筦昌延榷局課最逾歲復辭歸蓋君母龔太夫人嬰篤疾迄老弗瘥君宦學四方歲時恆歸省而不忍與母久離也甲寅復出任福建高等審判廳書記官長以母病假歸未幾丁母憂服闋會外交總長陸公徵祥山東巡按使蔡公儒楷交章薦君遂以知事分福建補用旋

知南安縣事南安山邑多盜民植罌粟邑西鄉九溪者叢菁深密爲盜窟又爲煙藪君請於大府督軍入山捕治盜遂解散復勸民拔煙苗改蓺五穀身歷三十餘鄉兩月而竣事於是課農桑興學校政成民和謳吟載途以爲數十年無此官也而君以積勞成疾未滿歲遽謁告歸紳民籲留不得乃競爲詩以張其行所傳柳城鴻雪集是也戊午再出爲江西高等審判廳書記官長不久復棄去季世吏道日偷君守正義度不能諧俗遂不復仕歸里後集勝流日結社觴詠其詩初學中唐晚宗蘇陸所著勺軒詩鈔爲邑先輩繆藝風金粟香所歎賞閩詩人陳石遺選入近代詩鈔中其論文瑣言余亦采入雲在山房叢書遺文在匧尙無定本輒不禁泫然君本負用世志鬱不得施始以詩文問世非夙志也君產故不饒以勤於治生恆若有餘余嘗過君家見庭宇場圃掃除潔清瓜疇芋區豚柵雞塒位置井井吾妹青袖操作子女讀書聲琅然舉家熙熙有自得之色余謂此生人之至樂而益歎君治家之法不可及也君雖傲然退休乎然於鄉里善事銳身堅行不肯少撓避嘗佐淮北工振蒞事未嘗言勞江陰面江負山爲軍事扼塞甲子冬躪於兵君倡設兵災善後會民始復業今春兵事再起君偕紳耆犒慰其軍得無恙民治更始人情驟遑故常君居鄉和易不攖衆忌然亦墨墨不自安舉室至蘇州爲作楫娶婦移寓甫三日夜半遘危疾猝卒丁卯夏

歷四月十八日也春秋五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配楊氏吾仲妹也子作霖作楫女二君體狀英碩天性寬厚論者謂宜享大年乃洊歷世變轉徙兵間感時憤事侘傺以終嗚呼傷哉吾妹治家一守成榘作霖作楫恂恂孝謹蓋能保其家者也君其可無恨銘曰

衆方詭遇競儇巧君獨葆眞厲素操解殺嬉敖齒未髦川嶠林潛翳厥曜終以幽憂殞蘊寶鬱鬱松阡神所保窆石鐫辭奠君兆

勺軒文鈔目錄

卷一

孟子辨名實說
讀史記趙世家
感安重根事書豫讓傳
擬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序
擬汲長孺論救魏其侯書
擬傅青主與當時諸老書

卷二

與吳偉青書
與謝幼陶書
與朱黻廷書
與黃曉浦書
復陳東巖書
紫荊書屋記
記登洪山寶通寺塔
記黃鶴樓舊址
記博士泉
青雲譜看桂花記
記先府君建置家廟事
書陳家渡蒞盜始末
南安中學校捐册弁言

跋陳東巖山水
業師梅笑山先生詩鈔跋
先德錄跋
紫荊書屋藏書目錄跋
論文瑣言跋
初刊勺軒詩鈔跋
憶蘅室詩草跋
勺軒詩鈔跋
勺軒刪餘詩鈔跋
絅齋賸稿跋

卷三

祝母趙太夫人七十壽序（代）
陳秉斛傳
章母祝太宜人家傳
王母黃太孺人家傳
高茂卿傳
陳硯農先生家傳
王考佩卿府君事略
嗣考貽穀府君事略
顯考宜甫府君事略
誥授奉政大夫度支部主事問之焦公行狀（代）
張用九先生墓誌銘
祭武進吳應銓先生文
陸伯雲哀辭
張列三主政哀辭
內姪楊景杰哀辭
亡兒壽祺壙銘

勺軒文鈔目錄終

勺軒文鈔卷一

孟子辨名實說

江陰章廷華紱雲

聖賢之功在萬世不在一時其心之不肯一日忘天下者即其功也急急於功以徇一時之譽則非聖賢所敢出吾讀孟子與淳于髡辨名實一章知孟子救世之功斷斷乎非常人所能識也孟子抱伊召之才繼周孔之緒値戰國蘇張孫吳讙紛擾之際至梁至滕至宋曉以利害告之仁義舉三代聖君賢相良法美政一一進說之以冀其一悟而卒不可得至退而爲客卿於齊用心亦良苦矣觀其與宣王論鼓樂論田獵論囿論好貨好色正言之不足譬況

之譬況之不足反復之悱惻忠愛勤勤懇懇百計以望宣王之一用欲以救齊也欲以救齊者救天下也即孟子之功也彼髡也烏乎識之髡曰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不足爲賢者亦思名實所以未加於上下者責在何人乎孟子固不忍明言也不忍明言而引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以喻之而髡漠然舉百里奚相秦之事以折之而髡仍漠然至此而孟子猶可與之辨名實哉與言去就直以不辨辨之耳然而孟子救世之功淳于髡仍未之識也

讀史記趙世家

太史公之敍趙世家也於武靈王胡服事言之最詳自吾欲胡服曰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曰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於是遂胡服於是出胡服令於是胡服招騎射嗚呼王眞英雄哉當是時羣臣非之天下笑之親貴如公子成力辨之趙文趙造周袑趙俊之徒令下而又諫止之王稍猶豫未有不爲其所動者矧樓緩肥義之口尤能據理以抗王邪凡朝廷之施禮致也貴乎漸朝廷之制法令也主乎斷歸決而躊欲前而卻此玩法者之所以日衆而後世之法轉至於不勝其繁也王能度天下之勢制天下之宜至於改易更革不至撓天下之欲駭天下之情終適乎天下之望而止信乎英雄之舉動非常人所識也雖然武靈王君主也胡服之變生於

王心出於王口以上臨下勢固順也而下之阻撓搖撼者猶且出其端以陳說於王前王且幾幾爲其所動則夫後之人主本無改制之意而欲以布衣疏賤之士立談之頃上格君心破羣疑而定大計使在朝之親賢貴戚無絲毫障礙焉不又難之尤難耶此秦惠王之用商鞅苻堅之用王猛所以不可幾也

感安重根事書豫讓傳

日本故相伊藤博文統監高麗考查東方事件至哈爾濱車站爲韓人安重根飛彈所中旣見獲就鞫重根曰重根死士也伊藤氏之來實無韓殺伊藤所以報韓也已而伊藤創重死而重根亦被殺嗚呼家國垂亡之際明知無苟

延之望而猶有一二義俠出萬死以捐軀此在貪利無恥者固若無耦甚且愚之要其忠變亙百世而不能泯也豫讓報知氏之仇痛心三晉之分知而趙襄尤肆慘毒於知伯至漆身吞炭變易姓名事終無成徒以身殉然家人朋友固恐其難而讓獨不謂難者亡國之戚甚于僇身安重根者亦豫讓一流人也韓我故藩或習聞豫讓之風乃能死其仇國之宰相且讓緣一己之恩怨重根迫全國之公義同一復仇豫讓私重根公吾服重根不能不哀豫讓

擬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後序

古無所謂文也道而已文無道以實之其文斷不能傳即傳亦難必其久也六經尚矣秦漢迄魏諸子百家龍興雲起各本所得以鑄偉辭雖不敢曰悉合於道然如莊周屈原賈董馬班之倫或本憤世之意以著書或託救時之念以立說要未背乎聖人之道兩晉清談六朝靡麗故抉藩籬與道爲敵而文體之卑靡乃甚昌黎崛起始有古文之名古文者言乎其返之三代也昌黎而後唐末文又稍弱歐曾諸公相踵而興古文之學復盛雖以蘇氏之好自馳騁臨川之性情偏執而於臨文之際仍不敢大戾聖人之言而曰必與道俱未始非昌黎漸被之力也陸王起而專言心性明七子與而高談復古附會者薄韓歐爲不足道一若非三代之書不敢讀非聖人之言不敢言此唱彼和羣相師效積久遂衍爲空疏無具之陋習即彼陳同甫葉

水心諸人之論事功亦語近雄誕未必悉衷諸道有明歸震川氏有鑒於此挽頹振靡一以韓歐爲歸國朝望溪氏繼之而起幾追震川而上而文章之體於是乎大正蓋古今文家論述之大成不外乎是矣嗚呼一藝之興必有宗主之人又必有同時並起者相與闡明推廣而性質所近斷難强同意氣之見亦時所或有必謂茲編所纂能統天下之口耳而同嗜之又烏敢必要之不離乎聖人之道者近是而文體亦庶幾略備矣是爲序

擬汲長孺論救魏其侯書

臣聞賞罰者所以進退賢不肖之具也是非者所以權衡賞罰之柄也朝廷有眞是非而後賢者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其罪可以至於著是非淆而賞罰失當甚非所以示大公於天下也臣故不得不爲魏其辨也伏維武安侯以王太后故聲生勢長田園甲第富埒王室其意氣之盛豈惟魏其輩莫與之侔凡自丞相以下無不望而畏羨之可知也顧因杯酒之嫌致怒於剛直不好面諛之灌夫因爭田之隙又致怒於默默不得志之魏其武安怒灌夫魏其持之急灌夫魏其持益急而武安益怒魏其之以蜚語獲罪咎固自取亦勢使然耳尙何是非之足云乎且夫好訕而惡暮者人之情也瓦釜雷鳴而衆口鑠金者又古今所同也使魏其至今不失相天下吏士趨勢利者不去魏其歸武安即魏其果矯先帝詔信有罪臣恐廷論時轉有爲魏

其掩且讓出死力以救之者矣今因申救灌夫之故誣以矯詔之罪且至棄市而舉朝竟無一人爲魏其辨者此其故何也蓋以今武安魏其處勢如此欲於衆論中求一眞是非爲臣知其難矣惟陛下熟思之陛下如不以臣言爲然竟置魏其於死地恐天下後世讀史至此曰帝之殺魏其爲武安而殺也是張外家之勢也則實臣所不願陛下有此事也竊願陛下得是非之眞而後權衡賞罰爲天下幸甚

擬傅青主與當事諸老書

某識拜書於諸老先生臺前屢承存注不知所爲豈犀區愚悃猶不足取諒於左右耶人各有心必欲强而同之難

矣僕稟性異人少嗜黃精餌穀食短於言言輒以迂直忤當路甲申以來憂抑含辠黃冠奉母幾不知人世間復有樂趣垂以甲午遘繫蒙難瀕死則且視天蓋地遠死之不遑生意頹然而謂枯朽之質猶足以隨諸君子之後乎況僕師事莊列者也穴居蟄伏後生小子或倣所學抃不敢以違俗之語相告何能傳强躍駿有所建樹以副諸君子之厚望僕老矣得恣情絳事沈酣麴糵借兒子譯汝汝沒世已爲萬幸諸公其諒之昔成周盛時上有周召下有夷齊諸公固比肩周召矣僕雖不克爲夷齊然竊慕之君子愛人以德幸勿再以溷我

勺軒文鈔卷一終

男作霖校錄

勺軒文鈔卷二

與吳葦青書

江陰章廷華綾雲

葦青足下垂察古亦有別今亦有別不與知己一言者自僕始然僕承先人餘蔭有負郭之田以資生庋架之書以養性忽焉脫棄里門跋踄數千里外知己如君并勿遺慮蝸話舉中之所蓄一證之僅束裝就道時飛一紙書決然告去雖至不肯何至忘情若是蓋僕自去春偏嘗奇禍方寸歷亂便思離去家庭冀保垂謝之弱以綿先人之緒意已久矣君亦略聞之矣背夏徂秋從役白門狃世俗蠡管窺測營營於朝廷將廢之科舉若其中得失有大利害存焉者於是後之所志濃而前之所志又略淡九秋遭斥擬夢頓醒才知科舉者國家所以覊縛人者也前百十年明天子在上洞照萬里羣有司兢勤精慎以科舉爲朝廷大典不敢稍慢擧士亦各盡所能上副長育人材之盛意然幽巖深谷中尙有孤芳自賞不屑屑章句帖括邀求一日之遇願終身考道窮經自老其材爲獨善地者今世變岌岌自庶人以上皆知朝章國紀日事改良科舉已若贅物我反沈溺之恐三尺童子亦將尾其後而訕笑也然使舍棄科舉棲神巖谷積月累歲抱一經以消磨光景效曩昔幽人逸士之所爲則時有今昔之不同世有治亂之各異閉關自守時士大夫以潤色昇平爲盛山林廊廟均有位

豈今天下多故國家需才孔急凡農蠶鐵河工海防民風士習以及中外交涉何一事不當練習何一人不當講求似此株困里門老死巖壑直共草木以同腐耳僕所以毅棄家人生產外不謀入內斷諸己憑風乘潮而入鄂也僕能究心治術於民生國計當今有用之學稍稍貫澈得一當以施諸人或亦君所大快否則沿湘泛湖適於江河達於燕齊馳乎鄒魯之郊放乎吳越以歸與君暢飲十日一滌塵襟然後再盡資斧長揖宗邦税駕東土飈馳太平洋飽觀泰西新政兼究明治所以維新之故於學界中商一部居子願始足君謂何如

與謝幼陶書

十九亭午相顧判袂君止我行別不能話比諸河梁南浦更黯然矣途間風肥帆飽舟子擱篷腳高蹯船尾從杏雨柳烟中并程前駛兩晝夜便抵金焦山麓換輪舟瞬息百里信宿過小姑泊琵琶亭畔隱約中認廬山面目幾許怪峯奇巒排雲映日塵襟俗慮爲之稍稍滌蕩亦一快事然新詩張本都在眼前無小謝才思以驅遣吟料點綴江山又一恨事也廿六日抵武昌麗裝甫卸積霖悶人欲登黃鶴樓搜尋古蹟覘漢陽烟樹以鑒頻年渴思風伯雨師尙未許可足下近與何如挺齋在吳江恐未悉鄙人蹤跡便希轉達臨風佇盼一言

與朱微廷書

昔歲連袂出京渡黃河宿白下過梁溪車站促膝小輪中諧談歡笑以抵里門是我兩人最密邇之時一轉瞬間而君西我南如勞別燕積月累歲道路萬千欲一見而不能遠得豈意料所及哉然使郵筒尺素時相來往彼此情狀得借管城子貢獻輸寫則萬里猶一室也何足恨何足恨乃者韓雄逐鹿牽動全球節節阻滯處處留難我所寄書或不得達左右左右所指陳而開示者或不獲畀諸我同是天涯作客之人思念及此能無黯然耶顧足下以楩杞之材數歷磨礪再三四歲於國必棟梁於家必堂構無有不成大器者延華老無成就青沿術則實惠未及於民有所譽方愧不處言學問則根柢難信諸已有所作亦慚無揚而復重勞足下齒牙獎借益令人置身無地矣溯自三年至今挂號閩海兩棠記室一袋南安簿書裹身拘攣手足塵俗撲人擾亂眉宇中間因事言歸或一兩月或四三月然所謂享清閒之福聚家庭之樂者其境亦百無一二轉不如足下屏去一切煩惱專心求學之爲愈也今夏閩事急挨被歸家思依想一半祇而贛應陳蓀翁又電促西征命宮其殆多驛馬耶執事聞之能無笑我同學中如雲恐如星散詠沂潛內發承之寵學部友梅老於交通梅修蓀生久不通聞問龍笙作宰江西已兩任極有名到此兩見面兩及足下足下念之否耶鄉人得意者挺老外推美齊兒弟蓀翁倘有名無實年底到今歲乃作但穀賤賦重

催租亦非易事邑中交通除道路外彷彿錫滬電話達四鄉電燈萬戶矣祇須好事者出頭闢公園築馬路建新世界亦一小上海也足下聞之信否邇者歐事平和吾國內亂尚無止日奈何此皆權利思想太濃故爭競之心亦集於此耳玉體想安健歸國之期約在何日甚懸懸也風來有棱雲飛欲凍故人萬里珍重加餐爲祝

與黃曉浦書

客窗無賴懷思萬端而佳翰忽來慰我飢渴尋繹再三不啻於陸入寶山於水登珍珠船也大箸中辯書使筆鋒利援證確當可以開執雌黃者之口天下無眞是非久矣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本難强不同者同之况先有偏好偏惡之見橫梗於胸耶則其所以別白酸鹹辨察正涇判斷黑白者可深問耶竊謂我輩辨事祇求可以對良知可以對天地彼見橐駝言馬腫背者又何怪而何責爲明達如足下當不以此蜉蝣之撼芥蒂於中也僕涵跡京內外將廿年塵慮太濃道力太薄事業學問較足下百不及一而閩中五載覺性情之合氣誼之投無有出足下右者聚時不愛惜光景以之磨礪道義砥礪學業太半爲酒食徵逐所攪奪迄遙隔數千里外乃追恨而深艾之亦已晚矣豫章繁奢不及閩綠裝書廉於閩俸餘稍稍購置已如擁百城惟春來事務略多顧視日晷殊少閒暇可以探討爲恨耳中年以後之人記憶力銳減游移惝怳昨見今

志奈何奈何惟足下有以教我附錄近作一首不足言文因與足下有應求之雅故呈而政之延華謹白

復陳東巖書

別袂經歲積感逝水山河相間光景莫接縑素往還時稽殷浩明月孤缺便思仲弓月之初旬接誦賜書出入懷袖諷誦再三歡稔依人王粲已脫征衫小病相如暫臥秋雨酉憶達曉卯盼抵昏莊生入夢訝君角藝藏鉤報客疑君通名孤年渴思不著可知伏維閣下采馨湘浦歸沐蘭陵文辭則飲液班馬繪事則宗乳李趙逸藻霞起雄毫雷動快何如之若鄙人者齒富志衰貲薄夕息酒食波逐圖史塵棲一暴之日曷望墟枯無本之水難言潤根古人千秋之業文仲不朽之箴知無分矣又況西盼長安樂鹿作月北顧燕代煉荊棲烟鼠子蜂屯傳館之歎寂如點羌旅距遐亭之鼓洶起心計桑孔羅算舟車矯詔陳廿頓師沙漠戶口則虛耗大半風俗則彫敝十九問戰和兩策沸如蜩螗脾水陸千軍窟如狐兔假使和議中止戎患不減鼙鼓南驚刀戈東指金焦山麓踞虎環吞鐵甕城頭長鯨肆吼是即司農羽檄星火荒屯幕府牙兵日夕重閉而壘埃血漬海氛已腥烽燧鱗比哭雲欲結生是邦者樂乎否乎此則謀對宜材顧求廣漠大樽既遠將浮江湖方之洗耳抑又甚焉含閒大小粗適堪慰屬懷惟二三父執漸近晨星柳誠懸鮮脫塵緣梅花夢冷錢仲文遠登鬼籙杏塢春寒

子山思舊之銘士衡嘆逝之賦閣下聞之諒同情也河豚爭上春筍怒生澄江風味如是如是伏望閣下鼓毘陵之棹稅春申之駕共倒平原十日之觴借繪元宰五日之石不勝企禱之至臨風翹想未盡所懷

紫荊書屋記

予家舊居由廳事折而西有室四楹夙爲予姪讀書處庭植紫荊兩株間以杏桂梅竹之屬王考府君命之曰紫荊書屋予六七齡時識字其中塾師某先生去吾家不百武知先世事最悉每津津稱我先人風雨是室聯翔孝秀盛事以爲小子勗覩庭前花木蒨蔥暢茂又每嘆菁莪之氣之鬱萃於斯者蓋良厚而於命名之故則以小子稚昧無知未之告告亦不克詰也稍長獲覩王考府君年譜於昆弟一端諄諄戒者至再三始識先人用意至深且遠必以紫荊命名者蓋取田氏之意以爲儆勸欲後之人有所觀感也嗚呼世之所以期子弟者勳業耳富貴耳崇原敦本之事反忽而後之而我王考獨以爲人必於本原之地緜毫無所欠缺乃可以言勳業言富貴故其期望無已之盛心深懼夫傳世貽遺詰誡之語不克際於子孫之耳而子孫之賢不肖又不可預必爰附同氣連枝之義於實有可感之物俾後之居此室者觸物興懷本和氣以致祥而不至大傷吾意然則爲子孫者宜如何仰體先德曲衛力保以博我祖考在天之歡設稍有彼我之見參乎其間是如

山之疾雖碎首而莫之贖也而況操戈鬩牆之大惡哉予於諸昆弟中序最長尤宜闡述先志以求繼承勿替然身先之道拖懶貿多每當夜闌鐙灺悄念父行太半徂謝愚兄弟智算能鮮不及先人什一而庭前花木亦較幼時所見略有同異有不知泣涕之隕落者已

記登洪山寶通寺塔

塔距武昌小東門十里羸在寶通禪寺後寺背山僻房勢峻與萠壁並峙塔立山之腹累石甃瓦既堅既牢周可數十匝高七級難以丈計夕陽在山炊烟欲起洪生孟生偕章生登塔洪生振衣旋折直躋塔頂孟生未及半愕眙足不成步扶尻於石匍匐而下章生躡半塔攀危闌瞭望江

皖烟樹四顧無際塔下人如鼠伏雀李忽股慄作孟生狀而洪生適自上下覓孟生不得人笑章生亦大笑洪生曰若止此幾幾孟生若得笑孟生若笑孟生若躡頂不躡頂者將爲孟生笑也章生曰我笑孟生使孟生笑我豈我哉洪生需我我躡頂洪生諾諾章生躡頂一覽乃偕洪生下塔找以笑孟生洪生宜與人孟生武進人旅鄂久江陰章生誌以行時光緒甲辰三月十九日也其明日章生爲之記

記黃鶴樓舊址

環武昌城二十里巖亙其中者有山三岐兩山迴圓形若墩者俗稱花園山與臙脂山肩歧腋附自巡撫下十數署相依如屏幛獨蛇山高且長尾垂東郊爪甲不可辨首直抗於城之西城在腰長江抵其腮背帆檣出沒左拱右揖登臨者彷彿在江腹風濤稍歇隔江人聲約略可聽江之陽大別對峙晴川閣鸚鵡洲首銜尾逮又可歷歷指客曰是即黃鶴樓故處也樓燬二十一載不能復今上官就廢址縮窄師泰東西定時法搆自由鐘樓樓前仙人石殆舊樓後昔無宇好事者就西偏構屋可十楹爲遊人憩眺處傍仙人石者曰待仙循待仙平行目懷自目爲護目倚晴都以樓名憶黃也樓止燬以臺額曰湧月其後軒爲官胡二公專祠祠廊有士人奉呂仙斗母之神住持其間遊畢與客在倚晴坐茶予語之曰蛇之首咄嗟怪哉何萬影摩

盪起伏盡在其前也使其籠截黃鶴至今存登高俯遠乾端坤倪左右山川之勝與夫嵐末雲煙之異象又當何如昔晉羊祜登峴山有山在而土昔湮滅之悲予於斯樓亦難尖今昔之感焉爰并樓址旁芈詳記之若夫樓之興廢有志乘可稽故勿贅時光緒甲辰三月上巳明日也

記博士泉

武昌小東門跨小別之尾迤南山塢奇石壁立上作睥睨闤闠之勢泉從石罅中流晝夜不絕俗名海蟾洗石處白石面細認有隸刻博士泉三字可識泉激爲池式如犢鼻廣才四五弓深不盈尺泉在石清可鑑人入池糅雜黃土色蒼然居人都飛歃夕陽在山牛羊嬉草時牧童爭濯足

其中宿雨初霽春蕪乍解予偕陳參軍步訪其地以斯泉之味不可不知也呼奴子擔竹竿洞其節傳於石趾作橫斜勢盛之以水器肩而歸煨火烹茗彷彿惠泉風味噫泉亦有遇有不遇哉觀此乃益知遇之難而楚人之陋者多也光緒甲辰季春江陰章廷華記

青雲譜看桂花記

出南昌順化門二十里而贏水陸相衡舟車互易坡陀昂起入行如螺旋遶平池荷畦稻田有琳宮湧現其上者卽青雲譜也譜廣可五畝左寬右狹正室三重末爲殿殿東西翼以廳廳各三楹西復繫以樓廳前蒔以雜花草支以棚而籐垂之殿前廊以庭庭之中有頎然長楞然大者則

老桂存焉其爲狀也屈曲如宿櫰槎枒如古松柏其爲體也中洞而外堅綿歷歲月精凝液結而傳皮生幹爲傳幹分枝爲傳枝萌蘖爲傳蘖發花爲而心之空者幹實之爲今則駢列五幹幹之上且無數枝無數蘖無數花爲會垣中相傳唐桂者卽此也當花盛時香氣噴薄遠達十數里外名流契賞俱集於此予來南昌不及歲而竟與之遇豈非幸耶憶予蹤跡所至於浙南布政使署見宋本海棠於閩長慶寺內見宋本荔支當時志得意滿私謂天下花木之茂之古諒無過於今目中所見者不謂又有爾乎海棠荔支而上者不禁笑幾者之自隘也且以昔之所見視今之所見而其數不敵若以所見視所聞以所聞視所不聞

其數恐益不可知此又足悟學問之無盡藏也譜中住持爲雲巖道人富風雅環謂皆位置登楚揚稱譜原名闢始爲周王子晉得道之所又漢梅福游釣處今池東曠地有池一泓猶稱梅池至晉而奉祀許眞人旌陽逮明淸之際八大山人戢影於此乃名青雲圃今且易圃爲譜雲巖能保大之數典不忘其祖則堂備之新衣鉢之傳當永永勿替也抑眞人得道於江陰之青暘故吾鄉之青暘亦名旌陽里厥後始來贛棲託於此神異屢見則吾之來此其能已於故鄉文物之感乎斯遊也同遊者期於盡與比及回舟則已滿城燈火矣已未八月上旬江陰章廷華記

記先府君建置家廟事

先府君自延慶歸田之五月卽於南街興國禪院旁購基一方欲以建置家廟而四鄰皆强有力者無餘地可拓遂中止其二年得城南隅購田三畝强淸流夾翼古木蔭被周遮千百步外才見闤市烟火卜曰於宅宜幽邃滌蕪穢闢蒿萊高者平之窪者阜之造支祠十有五楹始於光緒癸巳八月以明年甲午四月訖功涉寒徂暑躬足督役鉅細之費一以已任用錢五千餘緡用工九千餘日落成有日矣府君顧而語曰吾家自宗偉公遷居塔前至今十有二世迄無祠宇吾父存時常以是爲念歿時又以是遺命吾之建斯堂也完先志也竭蹶而爲之則亦成之矣必待有餘而後謀天下豈有可成之事哉中五室祀二十九世

以上諸祀歲於春冬致祭後爲義莊設中議公佩卿府君之位前之左樹度藏祭器子孫飲食衣裳則於右樹便其際地期以時雍治而樹藝之嗚呼我府君上承先志立廟於斯其隆於生我一本之誼固然然觀乎是恆志雖有時類田家者之所爲非幷欲蒞林泉之趣以怡養天年與東漢徐郭諸君子周旋耶而竟以皆工獨居一病不起不能稍享餘閒是始念所及耶此則非不肖孤所忍詳述也矣

書陳家渡獲盜始末

陳家渡入淵孔道也上官分員遴勇屯船樓其渡所以詰奸伺盜者甚密光緒已亥冬日有賈舟艤宿渡旁夜深敵篋錢光燭承塵板外巡員覘其財伺酣卧移舟突入劃以刃盜印鈔三千兩而去舟人蹤搏同遇害賈兒才十歲餘潤水抱柁以手濡泥印巡月之際欲泣途丐主家糾族於遞以鳴官官驗實密以月日詰鈔主姓既兌鈔者兌鈔者至鈔主陽與委蛇而陰以白官官詰勿吐實擁至舟驗指手印視之脩伏案貫舟敞戶已腐破不可目於是巡員以下三十人讞之法

章子曰昔孟氏有言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信乎哉今觀昔盜戢也然彼十歲兒千慮百陋於倉卒中設計鳴父冤較俗浦鄉所稱吳致達於讞決排賊欲以泣血瀝縣官庭者將年更群所思亦更險而尋根復讎若是是亦明且智矣獨過關者之窮極凶惡不得彰

列祖公其人者播遷而席清之貞足於邑者也

南安中學校捐册弁言

閩省中學校之縣立者惟南安一校南安山國公有之款素寡中學校曷以立僉曰民國四年周知事振理沒收各鄉闘費諜諸南邑七紳王君登瀛吳君拱宸吳君增濬君翔墀鄭君家珍陳君鼎元經營再四而成者也爾三年來吳君增主持校務不遺餘力本作育人材之盛意持百折不回之苦心俾南邑學子殷殷向上學額歲增而士風日美宰斯土者方爰護維持之不暇忍於其銖積寸累之基金攫而取之罄而沒之耶不意前知事朱城任內陡值匪亂救援之急有如水火七千餘元之款可希冀中校補助金者一旦移而用之於辦匪是不啻爲匪所攫奪也去歲廷華來宰是邦見校用孔亟基金將涸日夜思所以挽救之術而卒不能得賢紳負無旣極今與吳君等另籌他策於本邑屠宰附加項下每歲加捐若干元作中校常年經費並立册勸募由廷華首先捐廉以爲之倡他日莘莘士子爲國干城固不特南安一邑光也廷華行有日矣土壤細流愧無寸補所願後之來者志歐公之志勿再遇朱公之時相吳君之可以進行者而提挈之則斯校庶幾日見擴充而壽我棫樸之選其亦未可限量也夫民國六年仲春知南安縣事江陰章廷華識

跋陳東巖山水

東巖余長姊壻也嗜畫於山水尤工顧東巖郎工畫畫畢輒屬人屬東巖者葢募甲辰春仲余送姊入鄂東巖語余曰某於山水將二十年所賸者才此六卷盍爲某題其端余念東巖自孤露劬學旣冠遊皖楚出入賓佐洎今插足宦海旦暮在巨公貴人側其特兀不可俯仰狀如屛崖削崖拔然峻壁之表有未許人攀躋者而今乃於東巖山水中遇之則東巖之寄意山水者葢至深遠人之珍東巖山水者倘亦知東巖意所在否耶

業師梅笑山先生詩鈔跋

右業師梅笑山先生古近體詩若干首延華欲爲先生付梓者已久志焉未遑卒卒以至於今可愆也自先生歸道山全稿爲其至戚邵君正蒙所藏後經黃先生藝閣詮次首尾去什之二三定爲四卷屬郭君漱芬繕錄成帙隨之行篋者十餘年癸丑仲春延華權運燕平馳書索閱是稿才入延華之手人事叢集日月不居四五年來又復南遊在海僂僂風塵未獲從事及此客秋自閩返里始與謝君冶齋悉心參訂就黃先生所藏本復去什之二三今春詮次旣完爰用海上仿宋版印行之夫延華非能去取先生之詩者也惟念十四五齡時隨侍先君子延慶任所從先生讀鐙課誦見其豪情勝概所以寫山川而狀景物者無不曲盡於歌行中且時時語人曰吾於古體詩其庶幾乎即先生至友如夏膝初朱敬齋諸丈所言亦莫不然先生

存年五十有二延華前後在先生之門者將十年先生愛延華也摯延華知先生亦較深當先生易簀時曾手指詩草語其家人曰是須託之章子紱雲故延華之於先生之詩愈不敢不矜愼也已未仲春門人章延華跋於豫章高等法院

先德錄跋

延華無狀學識行能不及先人萬一顧於先人行誼則刻不能忘恆欲得有道之文以傳之自壬寅至今南北奔馳十有八載見師友中治古文學者輒不自量上狀略以丐文其或不獲徑自請求者必轉輾相託乞人爲一言之介懷甯姜先生繼襄所撰嗣父貽穀公家傳無錫楊先生模所撰先父宜甫公墓誌銘得之最早然均非延華力所能致姊夫叔卿介於姜婿兄味雲介於楊者也其由延華徑自請求者則爲甯鄉劉君宗向先祖父佩卿公墓表一首閩縣林先生紓先祖父墓誌銘一首侯官陳先生衍先父墓表一首劉君爲大學同舍生較暱故所求較易林陳二先生主大學壇坫文名動海內雖視延華爲受業弟子然於文不輕易徇人之請一則大學畢業時憐延華之愚且誠而錫之銘一則於延華南安卸篆後許延華能繼先志而乃爲之製表也而先生行文之矜愼如此餘如壽言四首係先父再任延慶時爲先祖母潘太淑人開觴稱壽得諸紳儕中者居庸關道記一首又豐潤張先生佩綸爲延

人紀績之作均於先德有門受業而錄之以示後之來者

己未冬日廷華謹識

紫荆書屋藏書目錄跋

余家書籍自咸豐兵燹後先中議公王考府君創置大半其宏篇鉅製欽定二十四史等書乃先大夫官延慶時援圖書集成之例附股刊印者而逐歲所增詩文各集則又廷華所陸續購置者也倉卒五六年來編目之事屢起屢輟固由塵俗紛挐無恆心以專治亦廷華根植淺薄於甄書原委以及目錄體例未能詳貫之咎今歲家塾延請同邑繆嘯仙拔萃訓誨諸弟先生固以經術鳴於時者也而廷華侍聆緒論竊其邇雨之高學識之精博斷非同時輩流所能企及僅以考據目之猶皮相耳爰乞訂定凡例分經史子集四目而各系子目其開離析合併較昔時藏書諸家略有變通者亦經先生精核而審定之編成計書目兩冊即以先生所著凡例十有一條弁諸簡端昔湘鄉曾文正公圖畫聖哲遺像三十二人謂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蓋以言乎專也玆錄所編經史子集各有專書即曾氏所云三十二人之著述亦大略兼備心誠求之更何事馳思廣鶩為哉廷華懵學寡識承先世餘蔭歲月荒嬉了無寸進束書不觀之誚夫何敢辭而吾家子弟倘能博涉約守懲廷華覆轍從經世有用之書悉心研究焉則固先人在天之靈所企盼而深慰者也光緒辛

丑仲秋廷華謹跋

論文瑣言跋

右瑣言百數十則本一己之探索尋古人之奧窔積十年之久僅僅得此蓋廷華弱冠時沈溺帖括壬辰薄遊燕趙才稍稍注意散體文字庚戌入大學得從郭服初林畏廬兩先生學古文辭復略識前人門徑是秋所述太半宣南角蠡時隨筆抒寫者彙而錄之藉誌研求之一得云爾甲寅冬日廷華自識

初刊勺軒詩鈔跋

吾友謝君劬陶既自輯其騄渚蘭陵京峴諸什攜以分餉儕輩又索余癸丑以來紀事贈答之作慫恿付印余曰詩境無限人之力詩也亦無底止能者入唐賢堂奧含宮嚼徵以取其神其次亦各出手眼與北宋諸鉅子相頡頏要其能自樹立卓然成一家言者必皆有獨到之處廷華少溺帖括不攻詩三十後間一試作又隨手棄去癸丑迄今雖積存若干首然自視皆覆瓿中物何詩之足云劬陶囅然大笑曰子胡自隘乃爾昔高達夫五十為詩不為晚藝之精不精亦視其力而已充子之力所詣當不止此竊即此稍稍收拾俾二三離索之友意外手君一編得以馳商互雀豈不甚快且學術淺深必藉較乃見他日君力詣勤或於酒酣耳熱仰天嗚嗚時以之自鏡亦未始非計之得者予語塞乃徇劬陶之請用針筆板寫印之並識數語於

此乙卯季秋紱雲章廷華自識

憶蓉室詩草跋

憶蓉室詩草寃人梁溪楊浣芬所著也浣芬知詩於唐人元白諸體尤有夙嗜少從外姑張太夫人課讀即不廢詠歌于歸後兒女多累余又旅食他方家政惟一人是賴其於詩遂不時作作亦散棄居半客臘余自閩海假旋出示所著勺軒詩鈔浣芬玩誦不置并從故簏中檢舊作付余曰名山之業何敢望君竊願就正有道以留鴻雪余因稍稍整理乞老友謝君冶盦爲之評隲冶盦固提倡風雅之人於閨閣文字尤多寬假竟擇若干首慫予以針鑱板寫印之浣芬見此得毋笑余之孟浪而以冶盦爲好事也耶

丙辰仲春廷華識

勺軒詩鈔跋

詩有閒居之作有行旅之作余自癸丑迄今在燕平壹次者一年在南安任所者半年在福建法院者四年其間以事回蘇者三次因而遊杭遊穌遊京者兩次赴津者一次今旅贛又五月前後且六年矣此六年中積詩幾四百首所以紀事所以懷人所以誌遊蹤而狀名勝者均在於此曰行旅之作可也乙卯秋日曾於左海寫印百十首以餉同好歲月不居三四年來玩覽物華流連景光稿又倍之詩境不必進於前而視前所寫印者豈尚多可删之作爰合前後所積乞吾友曹鷯南謝冶齋去其不可不去而留其可以留者得一百九十一首綜爲二卷鈔存之夫影與聲一往而不能復回者也以鏡攝之則影常存以器收之則聲常在余於詩猶之以鏡攝影以器收聲也事過境遷心目中所求索而不得者一展卷而如履舊遊如獲故物焉不既快然自足矣乎蹤迹所過而意爲留之則謂此卷爲余六年來之遊記也可若欲持以示人則余何敢己未春日紱雲章廷華自識

勺軒删餘詩草跋

今歲春暮余既集癸丑以來詩屬友人曹鷯南謝冶盦擇其可以留者鈔存一百九十一首秋涼夜永酒後茶餘一鐙熒然偶檢删餘賸稿流覽數過覺其中寫景言情之作

可留爲紀念藉證當時鴻雪者尚有百二首並以庚辛間家居時所存詩三十五首匯錄之名曰勺軒删餘詩草其尤不堪者則悉付灰燼焉夫余之删錄是册非疑乎友人抉擇之不當而狃於己見也亦不過存其痕迹而已後之來者倘不曲爲原諒漫援古人編輯外集之例或竟以之災諸梨棗則非余今日別錄之本意也己未季秋江陰紱雲章廷華自識

綗齋賸稿跋

綗齋治古文辭甚力義法宗桐城方姚而氣體醇力直追湘鄉曾滌生上元梅伯言諸先生詩不多見此乃戊戌歲在宣南寓舍時所作感事懷人有觸即發性情中詩也茲

與羹青遺稿合刊一冊敢云闡幽乃後死者之責耳回憶三十年前余與雨君鑽研故紙抵掌論文幾無閒日甚或痛飲狂歌抗談時事均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幾何時雨君墓木已拱余亦倦遊返里老態漸增瞻首無窮之願望銷靡殆盡翻雨君詩篇不禁感慨係之癸亥季冬章廷華謹識

勺軒文鈔卷二終

男作霖校錄

句軒文鈔卷三

祝母趙太夫人七十壽序（代）

江陰章廷華紱雲

天下卓越奇特之事有時可以強而幾惟庸德庸行俗流所視爲平易無奇者聖賢反以爲難能其於男女一也詩曰無非無儀又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言女貴有君子之德不必以才節見也源遠者流長本固者枝茂家道之隆氏族之盛以及子姓之賢且才大都關於母教也哉今歲十月爲祝母趙太夫人七旬設帨之辰親族戚黨僉謀所以爲太夫人壽者太夫人均固卻之長君丹卿乃撮舉太夫人之閫德懿行足以迓天庥而集蕃祉者詢言於予予

攷士大夫家之盛衰恆視世澤淺深爲準世澤深者其子孫長久世澤淺者不獨科名富貴不可恃也文章事業足以潤身而不能庇其子孫晚近士大夫家其可慨者多矣丹卿以特科成進士入銓曹政變以後歸而勸業興學弟楨卿茂才並轡聯鑣均有聲於時自世俗觀之可謂門庭之盛而予獨有羨於丹卿者則其家庭教育之善而世澤之方長也初丹卿之祖蕊香先生績學勵行以名孝廉謁選京師與予同居邑館者將兩載其時朝夕晤對互相切磋最爲契合嗣其尊公鶴修封翁隱居求志雖未克時相過從然至丹卿以主事分吏部則與予又有前後輩之雅予是以知丹卿兄弟以養以教以至於成名皆其母趙太夫人勸勉之力丹卿之言曰吾父抱道不遇未竟厥施吾母嘗引爲隱憾雖苦志課子大率都承嚴訓而一言一動必飭以規矩尤時時以擇交爲言謂子弟讀書必使名賢碩德漸染者多而後德器可以成就遠廷華等得有寸進吾母顧而教之曰汝父力學恨未發聞於當世今乃所以報汝父也然吾聞吾家自鄉賢公以來多隱德報當逮汝曹其勉之吾兄弟二人以次成立不敢隳先世之訓蓋母教則此又曰吾母性好施與急人之危無稍吝色然於師巫卜祝從不輕施一錢族有慶弔事無疏暱貧富必親往有所賻賵必從豐子孫出就外塾吾母則戒之曰今世工商農業皆爲專科學之足以治生兵家法家之言好亂者

所邇吾不願汝曹效之也而亦即祝氏日益昌大之漸太夫人引年介壽之徵也士佳老矣回思與令祖蕊香先生校藝論文時忽忽已五十年而家國之變有令人感慨無窮者然苟根本之不忘流風善政之未盡泯滅及今爲之未始不可維持也今者太夫人年屆古稀丹卿兄弟猶秉承母教兢兢爲地方謀公益興善舉培養德澤綿綿延延以貽子若孫則信乎其不忘根本者因爲推論家國盛衰之原而稱引太夫人德爲祝氏慶倘亦太夫人所樂聞而欣然爲進一觴也乎

陳秉翔傳

秉斛名桂居邑東大橋鎮素性坦白無絲毫私詐家世業

異於塵俗紛華豪富不寄意鄉鄰有嫌釁居閒排說冰釋而後已睚眦之來能順受弗設報復心居恆輒舉善事以勸里黨其尤爲人所難能而鄉之人嘖嘖弗衰者有兩端道光末邑境大旱農人無所食號哭聲達原野秉斛焦唇敝舌百計乞振所居旁近十餘村均賴以存活咸豐四年粵寇蜂至男婦奔集江干急不擇生有欲赴水自盡者秉斛買舟以渡噫秉斛非雄於貲者而好行其德若是是可以傳矣

論曰天災流行無代蔑有狃於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說蚩蚩爲袖手坐視無一人倡義而振救之則千萬人之性命將爲所託世衰俗薄四民而外別有自號善人者侈談

施濟因循以說王公卿相前一若富貴功名悉憑其闢至覬天災人禍竟得一售其術此所以爲世詬病也若陳君者又曷可少哉

章母祝太宜人家傳

太宜人邑歲貢生祝公秀峰之女也幼好書史喜誦唐人詩尤工於鍼黹年二十四歸贈公澧塘先生爲繼配時姑閔太宜人春秋高內政壹委新婦太宜人故明敏又解書數處置家務咸當姑意贈公四旬後病虛怯不離藥餌者二十年太宜人事之無懈贈公歿家政益劇雖勞悴而喪祭之經必慎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事必周且挈子姓之冠昏必如禮咸豐庚申粵賊陷邑城太宜人盡室避江北比南還舊廬燼矣乃賃居周橋歲戊辰幼子丞基即芴山堂舊址構室數楹迎太宜人歸太宜人乃曰當庚申甲子閒不料其有今日也衣食粗足吾其終矣有餘則施諸貧乏無告者以是宗族戚黨閒無不嘖嘖稱太宜人年八十四以疾卒方太宜人來歸贈公時前娶沙太宜人遺子女各一人子紹基女後適李氏太宜人飲食教誨一如己出太宜人生子二振基丞基女二長適沙氏次適蘇氏孫六人錫奎最幼光緒壬寅舉於鄉河南候補知縣曾孫六人玄孫今四人

贊曰吾邑章敬涵張曼生兩先生庶幾蓄道德能文章者其於文不數數徇人請也光緒壬午太宜人八十壽辰兩

先生則約旨斂辭敘太宜人懿行以爲無愧鐘郝爲是其賢聲豈特無閒於門以內哉

王母黃太孺人家傳

黃太孺人邑東鄉王蘭孫先生之母而吾友恩浩大母也年二十歸履貞贈君事姑與太姑均盡歡歸贈君二年里中無賴子以官事中贈君贈君他避太孺人支拄門戶爲贈君伸雪獄終得白贈君能酒恆以酒自託太孺人時警止之而贈君卒以此羸瘵逝矣時太孺人有子女六長才十齡餘姑許太孺人尙存太孺人以慰以撫未嘗暴頻困之狀一語於姑前咸豐庚申太孺人挈室渡江北蘭孫先生陷於賊許太孺人聞失家孫悲且致疾太孺人泣禱徹

遘疫洊旬蘭蒸先生自賊中脫歸而後許太孺人疾乃愈亂平南返室廬蕩然資用益不給而許太孺人猝以疫歿太孺人料量喪葬如禮太孺人性儉勤善自勞苦暮年益喜施與常節縮衣食以周人之急又喜諸孫讀書及蘭蒸先生歿太孺人哭之慟而訓孫逾篤光緒丁酉九月太孺人病恩浩自省試歸怖恐無狀太孺人曰余病無害汝勿怖汝今且捷汝父夢語我矣揭曉果如太孺人言人謂太孺人神氣清明故如是越二年以微疾終年八十有八恩浩蘭蒸先生出太孺人緣孫也奉太孺人之訓不違今以揀選知縣分發熱河

贊曰余叔母王太宜人太孺人之季女也太孺人故與先

王母潘太淑人相得歲必來來必積旬月予丱角時見太孺人來則喜躍欣舞趨告太淑人及歸又且踵且遮牽衣不聽行太孺人和藹之狀今猶歷歷可誌也

高茂卿傳

高光照字茂卿江蘇江陰人貌魁梧膂力過人咸豐庚申之亂居民播蕩遷徙十室九空茂卿隨家人避往邑東常山灣其父負之行茂卿恐勞親力再三辭雖繭足不言苦最後渡江亦如之時茂卿才七歲也亂平家計奇窘無力就學隨父營營城子業頗茂卿時時以不識字爲恥暇則就東鄰錢氏館舍中聽講月累歲積默識心通遂亦曉解字義略作短簡舍旁有弓場值歲科兩試諸生齊會集講

藝者光緒某年山陰夏公同善督學江蘇諭士文武兼重茂卿恨未青一衿忽詣前角力一發而滿觀者咋舌不數月旁涉刀石馬步之學卽以獲售時家人方嘖嘖茂卿致身黌序於營業必較懈而茂卿固勤且慎爲生平寡爽不肯受人憐且亦未嘗言貧乖兒嫂以救嫂性卞急一不遂卽遷兒茂卿視姪如子輒理解而身護之壬午冬法越事起衣物藏南鄉親串家父病索寒衣急茂卿日夜從風雪中奔取卒以致疾抵家而目竟不起年三十有幾

贊曰余家祖廬與茂卿家相毘連少時卽聞茂卿事光宣閒遊學京師其姪鼎文亦往往述家世泰運茂卿生平今其孤子鑫深懼先人行誼就湮復出事略丐傳余因思古

今來勳業爛然據高位有氣力足以震耀耳目者自國史以至邑乘且爭采之惟此纔田鄉井一行可風如茂卿其人遺軼曷可以升斗計而豈獨茂卿也耶

陳硯農先生家傳

先生姓陳氏諱會蔭號硯農清封中憲大夫兵部職方司主事始遷江陰合浦侯第十八世裔孫國學生曉初公之子軍機章京同治癸酉廣西鄉試副考官慧卿公兼祧子也七歲曉初公遭洪楊之難無所依時慧卿公受同邑曹恭恪公之聘於京師卽挈之從讀旣冠讀益勤而慧卿公以章京儤直樞垣兼校方略無暇晷得自課乃令執贄於侍御徐公袍泉先生之門徐公與慧卿公交誼厚訓迪異

儕輩先生制舉業乃大進然其文格益遒上而距時俗之所謂程式愈遠矣光緒乙亥恩科陳氏子姓應北闈試者共四人揚藝先生爲最榜發獨見遺慧卿公乃爲先生納貲以主事觀政兵部丙子二月慧卿公病歿京寓遺命先生兼祧先生奉兩母扶櫬遵運河南下歷六十餘日而抵家當是時族衆頗有覬覦遺產謂先生不應兼祧者先生泣於衆曰不肖孤之後慧卿公乃遺命也遺產可不受遺命決不可違衆議乃寢未幾又遭嗣母仰太恭人之喪殯葬各如禮仍奉本生母賴太恭人侍養京邸又數赴秋試終不售甲申湘鄉曾忠襄公調先生襄辦兩淮書局事務先生亦以老母春秋高陳情南返由是挈眷居邗上居

江甯者又四載丁亥冬以齒疾肝胃症逝世年三十六歲生平重義氣見貧乏不能自存者輒解囊相助遇親友更殷摯或笑其不治家人生產先生亦一笑置之配盧江章氏子四長保宗有至行辦里中公益事尤具苦心容歲與廷華共事圖中法院出先生事略丐傳廷華鄙不文其焉敢辭

贊曰叔世以科目取士流俗之所震驚而崇拜者不曰某也擢巍科即曰某也登顯宦於庸德庸行大都淡漠視之矣以予所聞如先生之善處倫常骨肉間甚有曾閔諸賢經歷之境而先生怡然不以爲苦且隱忍容默終其身不一白人而人亦鮮有知之者則其至性過人之處豈彼耽

耽科目中人所能企及耶而又何惑乎俗流之恝而訾之也耶

王考佩卿府君事略

府君性伉爽重氣義少孤境窘甚被服藍縷不可目年十二曳敝屣至市上富鄰某嗤曰是子形狀陋劣何如賣漿兒矣府君聞而怵息慨然念家道之衰落也非淬厲勤修無以自立由是屏迹市肆壹意劬學然家貧硯田外無長物炊火數數絕戚黨咸勸府君謀餬口地乃抑志爲縣掾道光壬辰江南鄉試充謄錄役闈題爲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分卷中有漏題成於二字者府君謂其墨發之念程式綦嚴恐擯於校讀爰藉筆就瓦蘸互硯注之榜將發前執事坐堂皇持撤珠墨是卷在魁選墨色不符衆譁然疑弊作逮府君進是時侯官林文忠公爲監臨官用法嚴諸曹吏目睹股慄咸爲府君危府君以實對再三詰神色自若終曰一時不忍耳林凝然片晌既而改容曰吾獨忍乎哉顧汝證何在府君猝不獲伸據衣凝思摩巨食二指不自知其血淋漓染衣也良久憶瓦之所在取以驗得釋揭曉都人士閧傳漏題魁選者蓋三吳名士某某也暨陽濱大江於常郡八邑中勢轉高兼之河渠淤淺水澀不通咸豐六年夏秋之交全境亦旱邑宰上聞大吏以餉需急遣員更番苛駁邑宰惶恐災將寢府君爲主潛援抱牘詣宰曰民困如是而更殺之公其忍乎願代公辨之屆時侍宰

側稚陳災狀痛搦利害再駁再辨災獲允而七邑亦援案獲請邑有王和尚者悍民也歲旣旱飢民嗷嗷王首出劫瓜鄉中無賴子踵起勢甚洶然案律不至死府君請於宰曰民氣漸囂薄懲不足遏盜風殺一而儆百不爲忍宰韙謂王於法後飢民食未罄幾譁而盜不作府君主讞數械上官中有案斷不遂者於清稗案內索瘢斯羅織成罪一時諸戚友勸府君出同事皆以自脫府君斥曰牽連同事者出則此獄成矣否則余尙有歸日子身任之可耳及逮赴省垣吾父蹟牽衣涕泣請以身代府君責以大義謂汝曹攻書苟順足矣奚效婦女子狀爲後其事竟得白府君趨人之患甚於己私當粵逆倡亂挈眷避江北夜泊河干

聞岸上飢民呼號聲其地粥廠貲罄將以明日停止府君傾旅囊助之而廠賴以不廢又嘗從質庫出有客色忸怩將進趑趄府君詢其故客曰自燕返杭中途遇劫欲質錢緡餘爲旅資顧歲闌又襤褸不耐寒是以未決耳府君惻然遂舉已所質與之客曰我急君亦急君不急己急而急人急敢請君姓氏府君笑曰子速去予豈爲名耶後一歲客踵門餽羊酒府君笑揮之出其他津梁道途之廢壞不治孤嫠之衰疾無告者府君必竭力規畫罔不稱賴殆難縷舉平生以建家祠設義莊爲志限於境未遂又以少孤未獲上酬罔極爲終身疚每祭必哭哭必失聲有弟性躁急府君推甘讓肥曲如其意弟得瘵疾晝則調湯藥以進夕則煥衾以覆其身暖器以侍其溺想數寒暑無倦心曾率子姪溫肅交施而不稍假辭色當府君棄養之年廷華才六齡耳迄今憶及心猶戰慄其威嚴亦可想已府君膽略絕人宵行遇白衣婦踉蹌前府君哀而問之不應迹之又不及步里許忽入一家不見府君知其非人急叩扉扉啟呱呱聲不止促其家老嫗入視之則三歲兒墜地號泣婦已縊梁欲絕矣又於水祟肆虐之區奪得一兒事迹均若近誕而邑人士至今豔傳之府君姓章氏諱培慶字佩卿籍隸江蘇江陰縣曾祖諱履謙祖諱紹韓考諱大麟曾祖妣氏曰戈祖妣氏曰張妣氏曰吳以清光緒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歿於里第距生於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年六十有四葬定山北麓首乾趾巽以吾父官贈通議大夫直隸延慶州知州配祖妣潘太淑人庶祖妣吳宜人子成達郡優廪生成義庚午舉人直隸延慶州知州成禮附貢生光祿寺署正銜成智縣學生成渠宛平縣學生女適同邑國子生劉淇孫廷華繼華鼎華振華藻華孫女七人曾孫四人潘太淑人歷嘗艱苦內政肅然而秉性寬和接人無疏戚溫溫若春風之煦物意郎倜拂未嘗疾言厲色廷華幼時恆隨太淑人寢處撫畜辛勤越十數載回溯慈容益增愴恨生於嘉慶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距府君沒二十二年春秋八十有六曩者業師梅笑山先生嘗詔小子前曰汝王考府君仁

心義膽有古豪俠風雖未得垂遇奇事一展厥志而行誼事實卓有可傳宜敬謹詳述以示後昆顧廷華駑愚鈍之資學不加修何足以述祖德惟念世變日亟若再濡緩無紀恐後來愈莫得其梗概敢就習聞諸庭訓與邑人士所共稱道者撮敘厓略以俟當代立言君子寵之傳銘俾式鄉邦而信異世小子實感且不朽云

嗣考貽穀府君事略

我府君孝友篤踐載諸邑志邑人士識與不識類能稱道之獨其躬行之篤與夫力學之艱苦廷華輩已難言其詳況在後來敢就聞知敬述一二府君性愨謹不妄言動年六齡大父延師課讀命共寢處非師指不敢出戶庭師出亦鍵戶跬眠歲暮霄寒大母憐而出府君且曰師來而府君未及入塾師訴諸大父大父丰采尊嚴督府君尤峻裂衣而凝之以刃非家人救護幾不免弱冠後粵寇蜂起舉家倉皇奔避府君於兄弟五人中最長時時以身翼護諸弟或遇崇岡峻嶺則負稚攀縋以挽於前夜宿必集諸弟講解書義再經三覆而後已賊氛驟至必匿諸弟於曲室而已爲之障蔽後避居如皋車馬湖亂離手足緊居一堂乃延師訓迪之蓋閱二三年之久歷千艱百阨未嘗以爲煩苦於賊蹤紛竄中猶刻刻以勸學爲先亂平返里府君益思奮起以娛親心其攻舉子業也必覃思深索滿彀而後止於經史若有夙嗜一編凝坐弗通弗已心得則首尾端楷默繕成帙有所疑更識之以俟剖晰即酷暑嚴寒不肯稍有間息鄉試屢薦不售光緒丙子科闈藝入彀堂備矣而仍不售府君天性肫篤事大父母先意承志無幾微憫心大父病府君與諸叔父更番侍寢聽於無聲從不失分寸營治藥物從未假手奴僕病益篤府君籲天禱救刲股以進而病果瘳同治丁卯大父以邑中清釐事被逮省垣府君請以身代大父不許府君乃百計營護借先中憲公兩刺腕血瀝情狀聞當道感府君孝思之誠竟白大父冤大父仁心義膽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府君必極力贊襄之大父惡世俗鬩財分居事府君必先其意之所出進諸弟而詔告之自府君既歿之十有餘載廷華猶見先中憲公涕泣道曰愚兄弟智慮能鮮得於學問躬行稍窺厓略而籍名膠庠中者伯兄力倡之也當顛沛轉徙遺書散佚上無師傅之督飭下有習染之汙人非伯兄誨範那暇何以有今日而伯兄之攻苦力學竟艱於一第鬱抑不得自伸齎恨以歿豈所謂命耶豈所謂命耶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袁氏諱成達字貽穀邑優廩生貤贈奉直大夫曾祖諱紹韓祖諱大麟考諱培墉生於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卒於光緒元年十月初九日享年三十四娶姚王宜人以仲弟中憲公子廷華爲嗣女四長適府經歷庠生陽湖陳欽次三四未字殤

顯考宜甫府君事略

府君姓章氏諱成義字宜甫號師竹二十三世祖諱建宋時從龍渡南始遷江陰曾祖孟常公諱紹韓祖祥林公諱大麟考佩卿公諱培慶以府君官三代均誥贈通議大夫曾祖妣氏張祖妣氏吳妣氏潘均封淑人府君於兄弟五人中行二生而氣體充强天性肫篤十餘歲時粵寇方熾轉徙流離輒學弗輟嶷然有大成之量事先大父佩卿公暨先大母潘太淑人先意承志烝烝色養昆弟間友愛尤摯同治丁卯先大父以邑中清糧事被訐對簿省垣禍幾不測府君隨兄貽穀公百計營護爾刺腕血禀當道事白歸里益思奮迅功名以娛親心庚午舉本省鄉試副主試侯官林公天齡激賞閱藝目爲偉器計偕入都假館讀顧

猶關城歸省以贊甘旨春試再報罷先大父勖府君及時效用勿鶩科名勿絆家累光緒丙子晉豫旱荒府君遂偕無錫李觀學秋亭等募南省義賑數萬金赴北振濟義心實力當道欽感事竣議敘直隸州州同分發直隸備用開先大父病馳歸醫禱罔應府君哀毀骨立喪葬事畢擬奉母家居不規仕進會普祥峪吉地興工承修大臣宜春字公府君入學受知師也耳府君名趣赴工程處効力先大母命之出不得已應命嗣以樸敏耐勞在事出力奏保光緒五年冬奉旨以知州仍留原省歸候補班補用六年四月到省受督憲李合肥相國之知委辦津河廠仁堂事派修堤河淀隄工又迭辦電報總局天津縣讞局籌賑局等

務府君推誠讓善視公事如己事期滿甄別李公以樸誠好善堪勝繁缺奏保遂補延慶州知州八年六月檄飭赴任延慶在居庸關外土瘠民貧盜竊滋熾惡衿奸胥上下把持借徭漁利府君體民情咨訪風土慨然以清訟累嚴捕務廣生計爲大綱日坐堂皇事至即決閒仿陸清獻公自追牌法從不假手胥隸又鋤一二棍惡以創警之期年民氣大和乃減徭役濬水利墾荒土優加伍伯工食責以專力緝捕力行保甲寓頓一空又自招壯勇時出晒訪或單騎微行遍歷村谷就詢疾苦猝擒雕惡懦安暴慓頌聲四起又以文風不振士氣日茶籌增書院經費捐數百金爲倡月招高才生至署中解說文義勖勵品學諄諄然如

父師之誨子弟凡可以爲民興利除弊者知無不爲爲無不識所宵孜孜罔恤心力十一年四月調署蔚州知州蔚治行激於上臺盜欲試以繁劇也蔚界重山中民情險健好訟甲宜府府君接篆甫兩月清積案二百餘起其民又好鬬輕生命案月數見藉尸訛索屢釀鉅案府君聞報必單騎馳往首禁攀累量給吏役工食不使與事主地甲交接平情懲辦民氣以靖紳耆咸詫爲數十年未見其他因公設施與延略同會解延慶交代案銀款解僕道病逾限才數日上憲幾欲揭參後廉得其情獲免而府君積勞成疾蔚地苦寒先大母亦氣體不適十二年正月具牘乞病李公不許牘再上准開缺任傳語慰留潘太淑人命之回

憲眷如此誼忍違乎乃至省就辭銷假是年冬仍回延慶州本任蒞境之居庸關當西北孔道郵傳紛沓關之南口至岔道計四十里曰關溝道陂陀起伏亂石縱橫人畜懍慄無坦步必鄉導乃得前將雨寒冰更多僨躓差務過境多藉夫馬爲民病者數百年府君初任即思平治丈量規畫費鉅中止至是毅然任之函稟上憲經畫條目邀州紳樸敏者董治其事推誠任之設柬捐牲消諸名目過往者貲數文數十文而止積至萬串集款動工涓滴核實乃鑿石起土刈木疏泉度廣狹以豐溝涂因高下以築堤埂逐日逐段分趨有功商旅雲來謳頌市路有鑿古僧手投數十金於工局曰助工誌慶也是役也事創工鉅前後四年

用錢二萬六千餘緡堅實平坦車騎暢行府君於在事者詳請優敘己則欿然不自功也州有義倉積穀耗折賠累率任霉變府君權歲之豐歉價之盈絀以時出納閱兩載易新穀溢原額夙弊頓革南門外廣濟橋孔道也夏令嬀河暴漲坍決病涉府君權護隄濬引河重築橋身水患以息他若黃龍潭上水磨下板橋諸處皆爲建閘築隄至今利賴至於修城垣廣義塾立施藥之局創保嬰之章購經籍以實書院發棉衣以惠惸嫠與廢舉墜殆難枚數治盜尤盡力州城有劫案其魁在數百里外懸賞購擒千金不吝州東境二道關者昌平盜窩也山險道惡往捕輒拒傷案纍纍民不安枕庚寅冬月府君選勇役借練兵弱率以往乘夜抄襲之擒獲者二擒治者一匪黨星散延民酌酒稱慶值潘太淑人八旬生日躋堂進觴壽禱羅至獻旗繖衣牌者相屬不絕曰使君福我願太母遐齡長爲吾延民福也府君膺氣堅定狎險不驚嘗冬日晨起蒞治事房有捕盜子藥半箭呈驗未撤爐火爆於箭藥炸火發氣迷漫一室器物騰躍木壁震裂府君爲火氣飛羅至庭觸挑而北回視火冒帷上炎奮躍入室捽帷及承塵蓆席於地以身旋壓之焰始息家人咸集復護府君出時屋宇尚動懸馬驚嘶尚有藥一箭在室閒非躬冒其難禍幾不測又嘗行蔚州道上下峻坂臨深淵馬逸不能止車轅將僨御僕驚號他僕躍至抑勒之車輪已半出於外非有陰佑必無

幸也府君從容自如亦不呵叱御者曰死生有命其益當內勘耳府君宦情素淡念潘太淑人春秋高不忍以終養爲請十八年二月請假修墓李公許之延民呈阜如失其牘乞留轄府州之巨紳庶以格於例不得遂州紳等復上書李公廳陳政績有勤政愛民遇事勇爲蒞任七載爲地方興利除害不能枚舉等語蓋深以去任爲惜而又不欲奪府君之素志也去任時士民攀轅悲泣與阻不前揚鞭易衣餞獻相續五月奉潘太淑人旋里修祖墓葺宗祠別立先大父家廟置祭田建宗塾又遵先大父遺命創立義田勸施於家諸彥未竟偶以督工家廟觸暑嬰病遽爾不起時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十日也嗚呼痛哉綜計府君生

平處已接物悉本至誠在官亦以誠爲本任延慶時禱雨數次卻蓋徒步占雲忘渴皆甘澍隨降又嘗巡視東鄉水道山漲突至所立隄岸岸動府君默禱逾時水竟改道每聞直省災祲必感動流涕立斥重金助賑而不肯已名服官十餘載自奉菲薄而於所當爲及睦婣任恤之事無稍吝惜戚族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待伯叔父友悌肫肫伯父嘗盛暑患病邪陷欲死府君與同帷臥處察色伺氣經月弗離瘡癩盈膚汗漬蚊嚼不覺也叔父濬甫公臥病始患肛癰致治洗滌日必數四府君躬任之繼成瘵病料量湯藥候視起臥亦歷二載餘無倦色侍祖姑母姑母從姑母皆聚處於家曲盡恩義念猷卿公不逮祿養祭享必痛哭失聲時進諸叔父及廷華等泣陳遺訓孝養潘太淑人視聽形聲無微不至同籍後尤不忍剖離撫視仲父履甫季父禾甫愛誨兼備怡怡一室引世俗異財別居事爲戒嘗笑謂子弟曰吾此日天倫之樂雖百城不易也每見戚友尊酒從容情話纏綿而撝抑自下雖疏遠無失禮書問往返手答不倦治家嚴肅日有常度晝作事勤敏終身如一日也府君生於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享年五十配先妣龔恭人壽七十有一平生秉性溫淑接人無疏戚溫溫若春風之煦物隨府君遊宦十有餘年未嘗稍事紛華雖嚴寒不御裘也理家事儉約有度戚黨有比之鍾禮郝法側室王氏子三廷華縣學生優級師範科舉人北京大

學校文科畢業清度支部七品小京官民國爲任福建高等審判廳書記官長署理福建南安縣知事龔恭人出鼎華清候補州判粹華早卒王氏出孫錫祺壽祺晉祺幼殤作霖作楫作楨現肄業高等小學竊念府君辛苦畢生未忍事一日之閒即所施行亦未獲大攄志抱而廷華等庸駑無能弗克負荷先業深恐風範所垂歷久漸湮用特略次顛末敢乞當代立言君子光錫銘誄俾詔後昆歿存均感曷有既極

誥授奉政大夫度支部主事問之焦公行狀（代）

公焦氏諱兆鵬號問之籍隸陝西渭南縣之南焦村曾祖自統祖榮棟俱贈資政大夫考振甲誥授通奉大夫湖北補用知府通奉公有四子公其長也生性敦慤而精敏年十五通奉公命率諸弟就傅授經公與共眠食持誦周至雖夜深猶篝鐙講說必使貫澈而止幼學有成人之度矣弱冠治舉子業學使者器之擢上第補邑庠生屢試秋闈不遇乃承通奉公命援例爲京曹就銓度支部會計司主事是時定興鹿文端公總部務釐剔稅則清查出納四時令公進稽課册公晝夜鉤稽條分縷晰盡得要領或有奸弊輒梳抉而廓清之册成僚友服其能長官亦以是倚重爲光緒庚子之變都人士盡室遷徙者無算公屹立不爲動或趣之他徙謝曰食君之祿敢愛死乎無何鑾輿西幸命公隨扈從大臣先駕進發部署行宮供張公檢校巡視

所至奉職惟謹抵西安辦理度支亦如職然其時公已憂憤內傷強自支拄矣厥後力疾從公者又十年歲己酉丁父通奉公憂而繼母嚴太夫人又同月歿公星夜奔赴哀毀骨立舊病益劇遂於宣統二年九月十五日歿於里第距生同治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七配趙淑人側室李孺人子二殿均法部員外郎趙淑人出還善李孺人出女二長適翁城度支部七品小京官郭某次適同里國學生趙某以某年月日葬於南焦村西塋公操履篤實無城府樸弇亦不爲詭越難幾之行以驚異儕輩見人善稱不絕口不善則規切之惟恐不及以故敦樸之士皆樂從公遊母孫太夫人早喪公痛祿養之不逮祭必哭哭必失聲事繼母

嚴太夫人殿太夫人均以孝聞家素貧而周人急官部署時鄉人旅遊來都丐公出結者公必卻其金遇寒暖更解衣助之戚黨某病歿母老子幼幾不能存公賙卹十餘年待其子成立乃已其他行誼多類此竊考古之行狀皆鋪舉治績上諸史官以垂法後葉公中道靡組未克展布厥才而受國之祿奉親之年朝昔一本至性無絲毫假飾有古君子之風茲某從殿均遊久故知公最深謹敘述崖略以俟當代偉人採擇錫之銘誄傳誌云

張川九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錫齡字用九別號吟香姓張氏先世自曲江之淮堧有彥通公諱達者遊宦常州卒葬江陰秦望山麓遂占籍

三傳至天秩公徙居流璜里即今流璜張氏曾祖景行祖恢基父容春先生其四子也幼讀書能通大義稍長慨然自勵與劉錫蕃余蓮村同遊薛晴巖先生門應郡縣試數前列而院試卒不得伸先生慨家計之日艱帖括之足以縛人退而悔曰所貴爲人子者能養親也今錫齡鑽研故紙敝精而費日無以謀菽水養親奚爲於是青鞵布服襆被出里門婢精壹意於刑名家言挾以干鉅公貴人爭資禮之先生持平守正不枉不撓有時羣疑劫劫下情鬱不獲達先生探究理勢出一言剖之關閉節解風生冰釋黠猾者無所用其姦故鉅公貴人亦倚賴如左右手客遊數十載自處約敕所入俸錢必獻容春公容春公憐少子先

生體親意待之益厚韓氏妹早寡守節先生敬而衣食之晚年購田數十畝傍舊居營新宅數楹冀奉容春公歸侍頤容春公先遊路疽疾以歿先生星夜奔歸喪已殯哀毀骨立素天性誠篤然也由是家居葺宗祠修譜牒暇則寄懷吟詠偕朋輩詩酒瀟灑塵壒之外不爲世網所羈以光緒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壽七十有八矣配奚孺人號賢淑與春爲先生置妾妾乃有夫女卽介完歸不反金前先生卒女一適同邑吳肯錢以光緒丙申冬月葬於祖塋之昭次與奚孺人合兆既葬十有八載孫錢蜀爲罹行之文予維古人誌石皆埋墓前數尺外無妨幽宅有錢之請於古爲合且予先世又曾受澤先生者雖不文曷敢辭遜

銘曰

昔我祖考枉逮大府罹疑障塵積毀如斧寸舌不能折其誣纓血不能雪其侮胡德於公披肝輸膈一語轉圜若然冰剖公謂我祖分義俠爲賜我亦云公分判高爲伍敢銘其阡以詔萬古

祭武進吳應銓先生文

嗚呼善惡人爲禍福天與不有貞修詎錫禮祜纘纘吳公邦家之桂細緎遺型更僕難數幼遭猜寃含辛茹苦長而歧嶷棄儒就賈始居母憂哀毀幾瞽天錫一鍼霍然疾愈繼殞弟殯長逵風雨視姪如兒毋閒爾汝家計稍豐倡修族譜博訪周諮繩其祖武績溪之源固公所敘蘭陵之派亦公所稱拓其餘貲立祠妥祖玉帛鼓鐘有堂有廡嗚呼人生於世數十寒暑論定蓋棺洵非虛語公之居家百廢具舉卽其孝友已堪千古及物之仁況非煦煦邑境大荒窮檐酸楚舉辦平糶賴公部伍嚴杜叢餘災黎鼓舞邑醫饑餉不絕如縷都督頻譁劫如狼虎公措鉅金民克安堵邑有津梁稍傾卽樹邑有孤嫠稍恬卽煦邑議濬河公爲勘估費省功倍不遺細鉅邑議治道公爲支拄剔莽删榛無或戲侮邑西有河大木橫阻行旅趦趄不言而怒公也惻然是衡是撫邑之商會公斷設處公任評議輸肝瀝膽滯訟冰釋明逾大府商無怨讟案無積滯邑中同業創建公所踴躍輸金以振貧窶欲公且廉實難其主僉謀强公

三請乃許挈領提綱有倫有序凡此數端蠹衆所根本正源清仁深利溥以之型鄉可化愚頑以之臨民可消雀鼠胡天不弔長埋抔土嗚呼昔歲庚申枉臨吾宇草草杯盤僅具雞黍兩夜一鐙情懷互吐勗我箴言可模可矩荏苒駒光懸年才五何我瓦朋同聲哭父渺渺京華迢迢江滸志切循陔心傷陟岵素旐在堂白雲在戶言有勿宣哀其曷禦薦酒陳詞悲懷或抒嗚呼尚饗

陸伯雲哀辭

城之北市廛海大百方之人無賢否蠢蠢咸摩肩駢足喧鬨邪許於其閒而風尚所扇移變狙伏之習漸靡之不以爲怪氣囂且薄至攘奪其天性卽一二治舉業談詩書籍名膠庠中者其話言容止猝接之亦往往有闒闟態予因是愈不忘吾友伯雲伯雲城北人也予於總角時卽心識其爲人稍長益習朋試於有司其齒頭於予其入學先予一歲入學五歲而伯雲病再一歲病革而伯雲亡伯雲性施篤於家人骨肉閒尤誠摯父行有擠產者幾微不能容勢且鬨鬩伯雲跽父前涕泣開解引古人孝友實蹟婉譬默移之而門內以和祖公年七十頹然矣賴伯雲解滯導歡以娛天年母屏葷約食薄於奉己伯雲遇院課獲上賞輒以其半取果蓏粲粲盈盤捧進祖公前以其半市鮮蔬提攜以侑母饑其於口體之養兢兢不忘如此足以覲其他矣伯雲自與予交入城必詣我詣我必盡脫形迹舉

夙疑相質證繇遇風雨阻不得歸又同臥一席各出心得以角即或値更闌爐落翦燭更起抵掌論古今忠姦嬉笑詼諧繼以歌詠而伯雲家所君山麓與予家才一城之隔予亦常常過其室有時攜予登山背聱偶弔春申殘魄從江流潺湲中隱約認金焦兩點心曠然小倦踞石扶坐攀長松俯瞰山足波濤鏜鞳音如洪鐘淙然久之伯雲或拈句示予予或拈句長嘯則又互慰大歡怡然相嘲謔予雖不知詩見伯雲詩清新若蓋亦識其中有至趣其於文深切喜往復得先輩義法每攻一藝必工必止死之年禮延主講陳先生翔翰欣其所詣日進數誡再謂是子殆未可既而縣公合江李先生紫瑚於時進院中優等而試予亦在列與伯雲其几攜思見其形色槁瘁心慮其不永人世矣而伯雲猶忍疾殫精嗚呼伯雲存時登其堂內外秩秩雍穆溫肅朋知戚黨中方謂陸氏與有日也自伯雲殁氣象不作矣明年伯雲父竟以憂憤死其妻與長子又同月卒伯雲一人係乎家之隆替者豈不重哉當其調諧一室盡背見涵化彼我町畦蓋亦天下至難之行也伯雲母予從姑與予言伯雲事悲咽不忍聞故作哀辭以卒予交誼且以兒伯雲之便聚云辭曰

物固不可以異於族也君何不幸而獲天之篤然天既毓此瓌異之質兮而其摔而碎之也又何其酷嗟予伯雲乾坤水火兮江海鐙觸目紛紜之世途安知非長逝者之福而指江干與山麓兮輒不禁其腸迴而九曲

張列三主政哀辭

距列三死之百有餘日江右楊君希三手治杯酒盤蔬就太學齋舍設列三影像張之壁間祭之告以某月日將集同舍生追悼於行館某月日將歸君櫬於里詞繫纍若邪勝曰列三之以身殉學列三之孝也余聞之乃益信列三之爲人而自聞前後同學七年未獲如楊君締交之深茲欲親炙之而不可得矣夫人汲汲皇皇奔走數千里外勿論所注意何在而綿歲引月至於天倫之樂絕不戀顧者必非人情即太學同舍生先後無慮千百苟非家計艱窘或距京師綿邈闊軌路汽舟之所冀達亦未有累歲不一歸覲者列三家漢江之南漳又饒於貲願自光緒甲辰由本省文普通校升送京師大學五閱寒暑才卒業卒業才一歸歸不兩歲又負疾入都孜孜焉仕學兼營瀕死無一息之安暇乃自頓乎而自楊君言之則列三在校時未嘗不念歸歸未嘗不依依其一再出門未嘗不惆悵所以矯强爲此者其心將以有所得而歸爲父母榮也乃背遵父母之命也嗚呼聖賢豪傑不能無意於世況列三重之以父母之命哉方列三疾且亟猶時時就枕呻吟私冀病去庶幾達吾父母屬望之心可不謂孝也耶而卒不可得不重可哀耶余聆楊君言益悲列三之志爰綴辭以抒余哀辭曰

緊昔歲星之將暮兮霰雪紛其無垠旅賜闔以寡儔兮心宛結而如霧望衡湘而目斷兮悲蓀荃之歇芬父乎母乎不磨兮雖擗摽而奚云觸蘭蘅之萎露兮流江不改其沄沄抱空月而長往兮誰辨其墮魄與頹雲惟精靈之不死兮終必有以昌其閒傷吾道之日孤兮帝乃弗遺以張吾之軍

內姪楊景杰哀辭

景杰年才十四於楊氏幼行中容觀最偉習學舉筆累千言不竭東西文鍵記若夙習見之者無遠邇疎密僉謂吾外舅用卅公有孫內兄味雲中翰有子光緒甲辰四月余於鄂垣忽得內子來書告景杰以二月二十九日夭矣悲

夫天下可慘之事孰逾於此不經骨肉之慘者亦曷知其爲最可慘也憶辛丑仲秋味雲邀余買小舟飛棹指惠麓品泉晚風夕照敞窗延納景杰立左吾兒壽祺踞右余與味雲爲之講釋字義過皇甫墩指兩堤樹色命賦景景杰軒軒然脫吻成句壽祺不克綴句亦合掌大喜背誦唐人五言詩數首其情景俱若前日事而今安在哉欲再求此樂可得耶可得耶壽祺亡余嘗恨弱之不能至此也味雲長者所遺亦若是可哀已乃綴之以詞云

瓌玉兮不使之全奇葩兮弗待其妍善人庶幾有後兮而復斬以年吾欲舉此理以問彼昊天恐蒼蒼者亦還遽而莫究夫眞詮

亡兒壽祺壙銘

兒生於光緒丙申三月十六以癸卯正月二十殤其前一日余在友人家坐談僕人悤遽來告二寶病疫速示醫兒排在二家中人稱之二寶昵辭也余歸攜手問兒所苦期期不即答再三呼始吐一翁字晝夜治罔效兒三四齡時牙牙不能話早曉餐手一箸向作抖擻狀六歲延師投讀讀甫月而解字義識而歲能舉所解字義拼綴成句課餘輒筆作字應手者朱墨雜圖袖以傲羣兒劣則顛赭甚且嚙指性卞急逆之不能受余每憂太剛則折今竟折矣兒殤十有二日六歲兒晉祺行三者亦以疫殤始余憐壽祺明慧還曰晉如代壽稍薄我悲孰知其速晉死也悲夫疫

平以晉祺之棺瘞諸亡弟粹華墓趾於長兒錫毓墓側復爲壽祺晉壙家人曰無以識之年遠壙夷誰復省覩者乃粗述一二埋諸壙中系之銘俾有稽焉銘曰

城之東有抔土兒所宅物毋侮章廷華乃其父

勺軒文鈔卷三終

男作霖校錄

跋

先君子遺著有勺軒詩鈔二卷勺軒文鈔三卷詩文瑣言一卷詩鈔已於甲子乙丑開經　先君子手定付刊論文瑣言曾一刊於都門去歲復經舅氏無錫楊味雲先生刊入雲在山房叢書中文鈔三卷屢經朋好慫惥付梓　先君子以未敢自信曾賦詩謝之丁卯春　先君子棄養蘇寓舅氏既手撰墓誌自津門見寄復貽書諭（作霖）曰先人篤行實學凡爲人後者斷不可任其湮沒若父詩文均有功力詩已有傳本行世而遺文則尚無定本宜速校定付刊則若父學行庶不致湮沒無聞也（作霖）謹受教而倰刊先君子遺文之心蓋與寢食俱矣同里謝冶龕世丈

先君子蘭譜交也（作霖）時時以詩文相質正往則世丈必以刊行勺軒文鈔相詔勉故（作霖）之刊行　先君子遺文爲益不容緩爰哀輯遺文得若干篇都爲三卷即請舅氏及冶龕世丈重爲訂正付之剞劂嗚呼　先君子造詣所及諸父執均數數言之（作霖）曷敢贅一辭亦何容贅一辭而維誦遺文往復再四中有述先德詔後昆者都凡數觀然則　先君子之爲文豈徒斷斷於義法章句也哉戊辰秋日男作霖謹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９７
作者＝
页数＝７６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